

《 ~ 奧林匹斯之火 ~ 體育部的女神們 》 [18+][fin.]

作者: 柚木

Powered by [紙言](#)

聲明 - 本文包含性描寫，屬18禁作品，閱讀前請先了解 -

一、未滿十八歲或地區法定成年年齡、或心智未成熟、精神失常者，切勿閱讀；若對性愛動作，生理反應，男女性徵部位覺反感者，亦請三思而後閱。

如未滿十八歲人士，請按以下連結離開：

<https://www.shikoto.com/>

二、進行任何形式的性行為之前，務必注意衛生及安全情況，如未有生育計劃亦必須先做好妥善避孕措施

三、本故事所有地點、人物、機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四、本故事內或含有性愛、犯罪、道德不正確之行為，純出於劇情需要，讀者切勿仿效，作者恕不負責一切惡果或肩負任何法律責任。

五、本故事內容為故事創作、純供讀者閱讀時作休閒、娛樂、消磨時間之用，並未針對任何族群、性別、國家作出貶損、或宣揚任何性開放、女性物化、濫交等有違社會倫理意識之思想。

六、本故事文辭為娛樂讀者，於性愛描述上實有誇大之嫌，讀者切勿輕信、模仿及深究，亦切僅記科學化的正確性觀念，以享歡愉。

柚木熱內盧

20150613

附 | 角色人設

基本角色簡介

- 小果 | 故事男主角與敘述者，長跑運動員，似乎喜歡巨乳。
- 花姐 | H:162 B:34(D) W:24 | 小果的親姊，已退役前體操隊主將，現為專職體操教練。
- 樂璇 | H:156 B:30(C) W:22 | 體操隊成員兼隊長，專攻自由體操與平衡木。
- 藝莉 | H:162 B:31(E) W:23 | 體操隊及啦啦隊成員，日漢混血兒，富家千金，專攻自由體操。
- 訢澄 | H:168 B:32(C) W:22 | 體操隊及跳水隊成員，專攻跳馬。
- 森琪 | H:148 B:29(B) W:21 | 體操隊成員，法律系碩士生。專攻高低槓。森瑤的親姐。
- 森瑤 | H:163 B:31(C) W:22 | 花式溜冰隊成員，森琪的親妹。
- 絲明 | H:164 B:35(F) W:23 | 學生議會幹部兼任體操隊會計。
- 伶馨 | H:165 B:33.5(D) W:22 | 現任學生議會主席。
- 鹿儀 | H:164 B:33(D) W:23 | 啦啦隊總隊長。
- 靜蜓 | H:160 B:30(B) W:21 | 體操隊及體育部的行政支援人員，就讀於管理系
- 雨薇 | H:158 B:32.5(D) W:22 | 台灣中華民國代表隊隊長，世青資格賽個人全能第三名。
- 戀音 | H:161 B:33(E) W:22 | 京都藝妓。
- 小翼 | 樂璇的童年玩伴，因車禍而昏迷11年至今。
- 阿軒 | 訢澄男友
- 小桃桃 | 校園電台特約播音員，金雞子喉片亞太區代言人。

序 | αὼν | 永恆

序 | αὼν | 永恆

樂璇深吸一口氣，站在「12米乘12米」比賽區的其中一角。

我第一次親眼看見她穿起自由體操的隊服，顏色源自我們大學校色的藍色相間海水波紋。平常她練習的時候，都是穿著寬鬆白色運動褲與運動上衣，直到這一刻，我才明白，為什麼樂璇會是大學聯賽的名將。

不單是因為她的技術，更是因為她的美貌以及身體。

那恍惚是神話中的女神像般，每一寸也恰到好處，沒有多一份的臃肉。

會場開始播放樂璇她親自挑選的管弦樂舞曲。她不喜歡美式或是中式那種熱鬧party喜慶的風格，而選擇了像小型派對般輕鬆活潑的清爽電音。

她抬高雙手，有點矮小的身體像塔尖般美麗高挺，然後以對角線的軌跡往前奔跑，跑到半場之後，雙腳那麼輕盈就跳起來了。

當她的身體憑空的那一刻，我知道我胸口間的某種東西發酵了，就好像當水變酒，當水變成冰，那個無法捉摸卻又確實的瞬間。

樂璇突破所有物理制約——至少對我來說是那樣——地心吸力、離心力、加速度、空氣阻力。她向前躍跳，翻起了前空翻、一次、落地、再一次、落地、垂直單次轉體360度。

張開的雙手，像白鶴修長的美腿。

亮白色的射燈下，她的身影凝止成永恆。

Ω

我叫小果，先說好了，我不是綽號看起來那麼可愛柔弱，我可是田徑部的主將，專攻長跑，身體也鍛鍊得精練，雖然我沒有趕潮流弄得滿身肌肉（我也不喜歡肌肉）。我絕對不是「小果」聽起來那麼好欺負。

我會有這個名字，是因為我姐，她叫「花姐」，有花就有果，因為身為背負盛名的「花姐」，我就一直給別人說是「呀，你就是花姐的小弟了吧」「有花姐當姐姐真幸福呀」「可以幫我偷拍花姐洗澡的照片嗎」

總之就是這樣。

我姐是學界自由體操的連續兩屆冠軍，也是有名的校花，畢業之後，兼職學校自由體操的教練。

也因為她，我變成了體育部的行政助理。

「樂璇學妹太厲害了，結束動作的轉體，根本已經超越了我的全盛時期呀。」我姐一邊看著分數表，一邊對我說。

「全盛時期？那個方面？交男友還是信用卡欠債？」我坐在場邊的椅子上，無所事事的將頭靠在觀眾席的圍欄上。

「如果我們學校其他項目的成績也有突破的話，半年後的世界青年賽，我們搞不好可以出賽。今年的主辦國是日本耶，喂喂，日本京都耶，我除了畢業旅行之後，就再也沒有去過了，呀，好想去呀。」

果然，跟大部分的港女同樣，我姐也是一個完美的崇日西，鸚鵡生勾勾。

「但靠樂璇一個人不可能吧。」我說「至少要有四個項目呀，唔，我們學校就只自由體操比較出眾而已。」

「這我當然知道呀，不然我就不用那麼煩啦！嗚好想去京都呀呀呀呀呀！」

我姐說到興起處，不斷用簽字版拍著我的頭。

「好啦好啦去死吧妳。」我揮手擋開。

「那邊我先走囉，剩下來的就交給你。」我姐說。

「呀？」

我用「你個腦裝屎架」的眼神看著我姐，我姐卻早就了然於心般，拿起包包，站起來說：「我要去約會呀，搞不好是你未來姐夫呢，是個企業才俊喔，幫妳姐我加油喔，啾～」

我姐噁心的向我拋了飛吻。怎麼沒有人說她是公廁呀，這個女人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呀。

我姐跑掉以後，我只好捧著一大堆文件、各種奇怪的器材、急救品走向更衣室，所謂行政助理，其實就是打雜，每有任何體育組的出賽，我便負責安排場地呀，旅行車呀，物資器材等等，總之就的確是打雜，的確是打雜。

都多虧了我姐，知道體育組缺了這個職位就找我去，雖然職位是兼職，但工作量卻不見得很輕鬆，大學就只會出那麼點微薄的薪水，又是我姐拜託的工作，想跑也跑不掉，唉。

我將紙皮箱丟到長椅上，呼了一口氣。

好吧，校際公開賽結束了。還好今天是我校主場的比賽，不用長途跋涉，洗個澡就可以回宿舍了，二年級的商學院課程不見得輕鬆，我還有大量presentation要處理呀。

但這時候，我看見了某件事物。

眼前的儲物櫃上，掛著一件藍白色相間的衣物。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對了，我去洗澡之前忘記鎖門了，是我的錯。」

樂璇看了看我身後虛掩的門。

是嗎，是這樣嗎，原來是樂璇妳的錯，那麼朕IP都唔撚洗CHECK，就Forgive You吧。

「好，那沒關係，我就幫妳鎖個門，然後祝妳身體健康，比賽順利……」

「喂。」

樂璇抱住浴巾，拉住了我的衣袖。

濕溼的黑長直髮之下，是注視我的眼神，眼神裡卻沒有我預期的鄙夷或是責備。

「我一直想問你們男生一件事……」她說。

「是，怎麼了。」

「你們男生在看我們女生比賽的時候，腦裡會想很多色情的事情嗎，比如在意淫我的身體啦，或是看完以後，回去那個——」

樂璇舉起手，做出了一個恍惚握住了棍棒，然後上下套弄的動作。

百萬富翁問題遊戲，一百萬題目，樂璇到底在說什麼呢：

- A：打飛機
- B：打手槍
- C：打丁
- D：自瀆

「有時候會。」

「哦，是喔，那麼小果，我是你打手槍的對像嗎？」樂璇問。

恭喜你！新的百萬富翁誕生了——BBA二年級的小果！

「為什麼要問這個。」我問。

侷促的更衣室中，飄盪著混雜了洗髮精花香的空氣。

「我一直感到很好奇呀，剛才比賽的時候，小果你又一直用奇怪的眼神看著我，我差點就失準了，我想知道你到底在想什麼呀。」

妳是千反田愛瑠嗎！？《冰菓》都爛尾了喔！為什麼要對這種事情好奇呀。

「其實呢.....我剛才是真心欣賞樂璇妳的動作，尤其是妳的轉體動作，太漂亮了，連我姐都說妳很厲害。」

「欸～連花姐都這樣說嗎，那太好了，我一直怕自己表演得不夠好，今天才是第一次校際公開賽，我前一晚一直怕得要死。」

樂璇歡喜的嬌笑起來。

我緊張的情緒不由得放鬆下來，花姐這種前輩的鼓勵，對她來說一定很重要很珍貴。

「那沒什麼事情的話，我先走了，再見。」

趁氣氛良好，我趕快想逃離現場，最好比賽的興致可以蓋過樂璇剛才看見的畫面。

「喂喂，小果，所以你今天晚上，會想著我自瀆嗎？」

樂璇卻依舊扯著我的衣角，死纏不休的問。

夠了吧，我看著披著浴巾的她，白嫩的肩膀上猶有熱水的蒸氣，透紅的雙頰像兩片美麗的雲霞，浴巾的輪廓好似描述著她的身材。

「男生可以單靠想象來解決生理需要嗎，那就是用腦袋就可以了嗎？這也太神奇了，喂喂，你想象我的身體到底是怎麼回事呀，胸部很大嗎，我其實也並沒有——」

嗚呀呀呀呀呀呀呀，不要再說了！

結果，我真的讓樂璇沒法再說了。

我抱住樂璇的身體，她瞪起眼頗為驚訝，但又轉而吐出圓圓的舌頭。我看著得像得逞了某種詭計的笑容，便低頭強吻著她的雙唇。

反正我都給妳遞到了，一不做二不休，妳又那麼好奇，我就給妳看看我的美麗新世界。

「嗯.....小果.....怎麼啦.....哈、咕、唔.....不要突然.....」

樂璇被我緊緊抱住，我的舌頭強行掰開了她的雙唇，感到她嘴唇裡措舌不及的軟滑溫熱。

我不理會樂璇雙手的敲打，用力抱住她，不斷舌吻她的小嘴唇，她混亂的呵氣混雜了驚惶，倉促的呼吸令她張開了嘴，我的舌頭乘機侵入她的口腔裡，在裡面大肆搗亂，粘滑的唾沒沾滿了我的唇邊，我的意識被舌吻冒升了舌吻時會有的奇特興奮，雙手也開始撫摸著樂璇光滑的玉背。

對了，她雙手敲打著我，那麼就沒有手抱住浴巾了。

「咕.....等、等一下.....嗯、呀.....哈.....門.....」

我喘著氣，放開了被我吻得花容緋亂的樂璇。

偉大的地心吸力。

毛巾掉下來了。

「門.....還沒有鎖。」她嬌羞地說。

傳說古希臘有件蛋散叫戈耳狄俄斯，他綁了一個非常難解的繩結，後來，偉大的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希臘以後，來到繩結之前，當他的臣民在討論怎麼解結，他卻很乾脆的揮劍，斬開了繩結。

這一刻，將更衣室門上鎖的我，簡直就是亞歷山大大帝，I am King of the World！

樂璇雙手掩蓋著她的三點重要部分，我輕柔地抱起了她，重新輕吻著她，這一次，她沒有反抗，反倒輕輕抱住了我，我們的嘴唇交疊，柔軟與濕潤不斷交纏，我感到我的下身開始繃硬起來。

「呀.....你不是第一次吧.....那麼熟練的嘴巴、唔、嗯.....」

「怎麼可能，也太少看我了把，那麼，妳也應該不是.....」

「當然不可能是啦，不過我上一次戀愛的時候，還沒有成為正選隊員，所以我一直不知道你們這些男生，看著人家比賽的時候，腦裡在想什麼.....呀.....」

對話模式 stop！！！！

我各符其實的推倒了樂璇，讓她躺在長椅上，浴巾墊在她的身後，她像法國學院派女體畫裡的女模特兒，不敢直視我的眼神下，是泛起桃紅色的美麗裸體。

嬌嫩尖挺的胸部，櫻紅色的乳首，修長的腰肢，像夏天草原的有點凌亂又生機盎然的陰毛，我低下頭來，吻著她的粉乳。

「哎丫.....丫.....好癢呀.....嗯.....呀.....」

樂璇的皮下神經似乎化成了螞蟻爬滿了全的她身，我一邊吻著樂璇一邊的乳房，另一手也握起她就算趟下來，也依舊尖挺的胸部，彷彿為男人的手心而設計的形狀令人無法自拔，我一邊搓弄，一邊吸啜她的乳首。「丫、丫.....不要.....吸.....呀丫.....哈.....那樣.....會.....伊呀.....會那個啦.....」我含在口中的小蓓蕾被我刺激得瞬間挺立，我用力吸吮著像軟糖那樣可愛的質感，另一手中小尖端也充血了，我搔著樂璇乳暈上的小顆粒，五指不放過乳肉任何一寸皮膚，直到樂璇的氣喘裡充滿無盡的情慾。

「妳.....好像比我想象中更敏感.....」我放開口，挺起身，挑逗著兩顆乳首說。

「你到底是怎樣想象我啦.....這不是女生一般的反應嗎？呀——」

我手探向她的股間，已經泛濫成災的軟肉，絕對不是，絕對不是一般女生，是女神呀！

我觸碰著樂璇的早已濕潤粘滑的陰唇，她發出一聲驚異的尖叫，滿臉紅暈的她輕閉起雙眼，身體反射性的繃緊著，反倒她的身體變得更為敏感，我的指尖伸入她的前腔，滾熱的愛液立刻俘虜我的指尖「呀——那裡不要——呀伊嗯——丫哈——不——呀、哎呀.....」但她的雙腿還是不自由主地慢慢張開，令

我的指尖更深入，我變換手勢，用中指按弄蜜穴的肉壁，姆指輕撫著一顆花端仍未完全充血的小紅豆，另一手繼續愛撫著樂璇令眾男生都夢寐以求的美乳「呀！！！！那裡真的不行——會、不行——呀——哈、丫、恩——弄太快啦——」我的指尖挑撥出一陣又一陣的愛液，樂璇的嬌喘與淫聲淫穢的交響著，臉上已經是意亂清迷的神情，半是渴求半是無助，我握著鼓漲的美乳揉弄不停，然後便感到她的陰核完全勃起了。

我放開手，讓樂璇有了喘息的空間，然後脫下了早已汗濕的衣服與褲頭。

樂璇迷朦的眼神看著我挺立的下身，她伸手毫不避忌的輕撫著，我的下身傳來像風一樣輕微又舒服的快感，她毫不生疏地按了我的根部，然後抹了抹我的馬眼流出來的前列腺液。

「如果就在這裡停止，然後小果你今天晚上，就想我的身體自我解決怎麼樣，應該會射很多吧...」她以說著笑話的語氣道。

如果有任何讀者知道這句對白該怎麼接下去，請用各種方式通知本人。無酬。

我一言不發，抬起了樂璇的雙腿，露出微微張開像飢渴的嘴唇的蜜穴。她嬌聲說：「呀.....真的要嗎.....怎麼會.....突然就.....呀丫~~~~」據說女人一輩子說的話比男人多一百倍，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就信了，我扶著陽具，壓在她的淫穴前方，大量的愛液令我毫無窒礙就插入了，樂璇發出女生獨特而悅耳的叫嚷，我在前端前後感受了一會那令無法忘懷的嫩肉，然後一挺到底。「丫、丫——太快了啦.....呶呀——丫、丫不要.....太深啦——人家好久沒——丫丫」

我忘情的挺動著，小莖不斷抽送，不斷在樂璇的肉壁中突進，每頂到深處，喘息的樂璇便發出妖媚的淫叫，她反手扶著長椅，穩住被我用力插動的身體，花心湧出一浪浪濃重的愛液，我將她的雙腿抬到肩上，對體操運動員來說，這不是什麼痛苦的動作吧「丫~啊丫~丫~怎麼.....怎麼你會這一招.....這樣真的太、太深啦.....不、不要啦——呀——呀不要——呼呀！！」

我揉搓樂璇恰好可握的雙乳，胸前是樂璇像動物般翻開的雙腿，我漲痛的龜頭努力壓到樂璇蜜洞的深處，在緊繃的肉壁中衝鋒，異常的快感令頭暈眼花，我已經無法思考，我只知道撫弄樂璇的乳蕾，挺動陽具令樂璇不斷淫叫，「呀啊——呀——要、要.....壞掉啦.....穴穴.....呀.....你的.....恩太漲啦... ..龜頭.....不要.....啊啊啊」

樂璇嬌喘連連，喉頭一緊，我感到她的雙腿也繃硬起來，她難道是要.....我不管那麼多，被射精感所充斥的小莖也已經快麻木了，樂璇的蜜穴盡處變我異常緊窄，令我的龜頭好像要爆破般的難受，終於，樂璇像要死去似的大叫：「啊呀——不行啦、不行啦.....今天、不、不要射.....裡面、不、不要啦.....丫、頂到.....啦呀呀呀呀呀呀呀」

樂璇全身觸電似的抽搐，我抱住她嬌嫩滿是汗水的腰身，將陽具挺到她的最深處，直到她高潮的花心洩出湍湍的愛液之後，我拔出漲紅發亮的陽具，將所有的精液都濺射到她的身體上，令她的腰上，乳房上，都是滾熱的白濁。

「怎麼連臉上都有啦.....」

也許是太久沒做了，射得有點激烈，竟然有幾點精液飛濺到她的臉上。

高潮的餘韻令她仍舊意識迷亂，我拿來新的浴巾，抹去她身體上、臉上的精液。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她側躺著身，讓我照顧病人一樣抹著她背上的汗。

「還不是妳害的，說什麼打手槍，意淫……」我說。

「我可完全沒有說過那個動詞。」樂璇說。

說實在的，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我們沉默著整理好身體了，她因為似乎經歷過比賽、熱水澡、性高潮，似乎真的累了，便靠在我肩上，我們並肩坐著、看著那片被脫下來的藍白色隊服。

「小果，有一件事我想問你。」

糟糕了，男人最要命的關口來了，做了愛，射了精，滿足生理之後，就是心理，要告白了！樂璇要逼我告白了！

「我們學校，有可能到日本京都去比賽嗎？」樂璇說「就算只是一次也好，我好想有一次，真的能成為世界的中心，讓全世界的人都看見我。」

告白了。

樂璇對她心目中的夢想告白了。

對世界告白了。

因為樂璇的這段話，便開始了我跟樂璇，還有體育部其他女生，那充滿汗水、眼淚與更多汗水的故事了。

壹 | Πλοτος | 普魯圖斯 α

壹 | Πλοτος | 普魯圖斯

穿著黑色蕾絲胸罩與短褲的老姐，驚訝的看著坐在書桌前的我。

「到、到底怎麼了，小果你是生病了嗎？還是遇到什麼事了！快給我說，姐會用盡全力保護你！」我家偉大的花姐說「你怎麼會那麼認真在看體育部的財政收支呀！」

「.....」

我選擇用沉默來回答。

「是、是傷害太深所以失去了語言能力了嗎！？」我姐說「是失戀嗎？怎麼可能，你已經一年半沒有談戀愛了！還是說女神被別人搶走了嗎？就說了你平常花錢不要那麼省，這城市的女生始終喜歡出手闊綽的男生。來，給你一點零用錢，小果，嗚，你到底怎麼了，不要再那麼認真的研究財政報表了，姐姐會很傷心的。」

你媽才會傷心啦。竟然生了你這樣的女兒，還要把我生出來給你管教。

「我只是有點好奇.....到底我們大學體育部的資金，是怎麼回事。一看才知道，唉，原來資金那麼短缺.....」

「不、不要再說了。」我姐掩面說「我弟不是這種人，他明明每天都得過且過，書又不好好唸，女朋友跑掉一句怨言都沒有，每天就在家裡打手槍，但又不拿我做性幻想對象，他原來是好好的一個廢物，你到底是誰啦！把小果還來！」

「媽的！快把衣服穿起來，妳要穿著胸罩晃到什麼時候！」我怒道。

「你姊我難得又升cup了！是33-D！貨真價實的D-Cup！快要接近E哦！難得我退役之後還能發育，來，要不要摸摸看。」

傳說無論你姐姐有多漂亮，有多淫盪，跟他同一成長的弟弟，會因為看過太多的陰暗面，所以不會對她有任何欲望——這不是傳說，是120%的絕望真相。

「噢，原來你真的是小果呀.....那個對本女神完全沒有興趣的小果。」

給我回去奧林匹斯山去不要為害人間了！

但我姐的胸部真的愈來愈雄偉了，到底為什麼？當年身為自由體操主將的她，一直害怕自己胸部太大影響表現，所以一直祈求胸部不要發育。可能是意志力太強，那時候我姐的胸部一直只有B-CUP，但畢業退役之後，竟然會二段進化，真是神奇的生命體。

「那你到底在看什麼，為什麼突然對體育部的財政有興趣了。」我姐說厭了廢話，坐在我的書桌

邊說。

「你之前不是說，如果體育部能夠有四位成員在資格賽出線，就能夠成團去日本參加青年世界賽嘛。我後來想了想，總覺得我們學校為什麼不能做到呢，原來是資金短缺呀。」

沒錯，Money is Everything。

大學的資源全都投資在商學院或是國際學生的身上，「體育」這種不生蛋的項目，學校根本置之不理。自由體操因為偶爾會有點成績，也因為那是最不需要器材的項目，才会有那麼一點資助，至少不需要選手自費，但其他的項目就.....

「體育比賽從來都是生意。」我姐簡潔的總結了「即使奧運會也是，如果沒有明顯收益或是榮譽的項目。尤其是在我們的城市，大家都在追求短期利益，沒有人會願意付錢給你去比賽，然後落敗。但沒有資源配套給你訓練，你又沒法有什麼好成績，這就變成了失敗的螺旋，所以體育界就一片荒蕪了。」

膚淺的城市。我心裡不禁說。

「不過呀.....」我姐說「到底為什麼小果你突然對體育部社團有興趣了，快跟姐說，快！」

我姐突然傳來抱著我，乳罩的花紋與兩顆肉球壓在我後腦上，同學們千萬不要對「乳枕」充滿幻想，那其實非常不穩定而且不舒適。

「快把衣服穿起來！」

「是因為樂璇嗎？我看她最近訓練突然變認真了，而且跟你感情好像變好了，訓練之後，你們好像總是在聊天吧.....」

「怎、怎麼可能！」我心虛地說。

「不是嗎，真的不是嗎，對了，我有一次在更衣室碰到要換衣服的樂璇喔，她的胸型好漂亮喔，真的像白起司一樣呢.....曄，你勃起了！弟你勃起了！原來如此——！」

「不要亂摸你這痴女！」

我擋開姐她探到褲頭上的手。

但我好像的確有了生理反應.....

「可憐的老弟，吃不到的女神就只能用性幻想解決，也難怪啦，樂璇很多人追的.....來，給你摸摸姐的咪咪，今晚好好打個手槍.....」

「妳到底多想我摸妳的胸部啦！」

「怎麼了，不喜歡嗎.....」

「不要把胸部挺出來！」

「那麼……」

「也不要把奶罩脫下來！」

嗚，樂璇都是妳害的，自從那天起——

Ω

樂璇用賣萌等級的笨拙動作爬到滿是灰塵的平衡木上，雙手張開像學習飛行的鳥般維持平衡，她的身體左右搖晃，我非常擔憂地看著她，準備她一旦掉下來，便會穩穩將她抱住。

「我不知道妳姐是怎麼看的，可是我覺得呀，體操本來就是極度自戀的運動。」樂璇說。

我只是長跑運動員，沒有參加過體操的經驗。自戀的運動嗎？我不太能理解，長跑的話，只要朝著盡頭一直跑就可以了。

樂璇終於找到了平衡感，並擺的雙腿站直了，將雙手並靠在的身體雙側。

「你說呀，穿起隊服的我性感嗎？」

「……我們都已經這樣了，你以為我是性冷感嗎？」

「快回答啦！到底性不性感啦！」樂璇追問。

「超性感，非常性感，如果那天沒跟你做愛，我一定會回去打丁，打到精盡人亡，這樣可以了吧！」

「對呀。」樂璇站在平衡木上，直視前方，滿意的地笑了「我非常喜歡這種感覺喔。」

「什麼意思？」

樂璇向我嫣然一笑，然後舉起了腿。

「你、你不要亂來！」

她是想做平衡木上的最簡單平衡轉體，可是，站在平地上，跟站在國際標準只有10cm的平衡木上做同樣的動作，根本是兩回事，這用腦袋簡單想也知道。

樂璇收起左腿，單足站立，身體輕盈左轉，眼看她剛好轉了360度，回到原來的角度，正當她以為能成功完成動作，想要重新放下的腿，卻發現原來作為支點的右腿挪動了，落下的左腿找不到立足點。

「嘩……」

「小璇！」

她的身體往平衡木的另一端掉下去，我趕快跑過去，張向雙手——

「嘩呀——！」

「呃呀！」

我抱住不知道是她的那一個部分，雖然她很輕，可以下墜的力度，還是將我撞到了。

我們兩個倒在旁邊的軟墊上，我撐起身體，樂璇剛好就躺在我下方，頭髮散亂，吐了吐舌頭。

「10cm嘛，就是跟你的雞雞差不多長嘛，我還以為很容易就能找到平衡點了。」

不要胡亂用別人的身體部位來決定平衡感好嗎！

「平衡木跟自由體操不是同一回事呀。」我說。

不單是平衡木，競技體操的另外兩個項目：跳馬，高低槓，也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混練的。

我將學校資金短缺的事情跟樂璇說了，她卻突然忽發奇想，說：那麼我把平衡木也練一練，不知道可以出賽了嗎。

結果，我們兩個人就跑到器材室，找出那塵封的平衡木。

然後，樂璇殿下的平衡木初體驗——完敗。

「咧～就試一下嘛，不試試看怎麼知道呢。」

我撐著手臂，看著在我眼前這片帶著稚氣卻又美麗的臉孔，她察覺到我的視線，笑說：「我真的有那麼漂亮嗎？」

「我姐說妳很多人追呀，所以不要懷疑。妳是我姐那種等級的校花。」

「嘻，可是我跟你這其貌不揚的運動宅『那個』了喔。」

原來妳是錦戶亮嗎！？我又不是新垣結衣！

我的手臂撐軟了，就低下頭，親吻著這個渴求別人追捧的女孩。

「唔……咕——唔……」

我的手伸進她的褲頭裡摸索著，她卻說：「小果，你剛才問我是什麼感覺嗎？」

FUCK！女人為何就要這種時候跟主題無關的話呢！？

與主題有關的話是什麼？！我也不知道啦，前戲的時候說無聊話的女生，全都給我切腹去吧！

「就是成為所有人目光中心的感覺」樂璇迷矇的雙眼看著我，伸手撫摸我的臉「當我站在場中心，你們就儘管覺得我漂亮，儘管覺我性感，要意淫我也好，視姦我也好，全都沒所謂，覺得我淫穢吧，覺得我高貴吧，來看我精心鍛練過的身體吧，來看我跌倒過無數次才學會的高難度動作吧，胸部也好，長腿也好，股間也好，我將靈魂與肉體，全部都獻給你們看喔～」

「變態。」

女神。

兩個名詞幾乎是同時在我腦裡出現，只是我說出了前者。

我吻著她的頸際，搔癢的快感令樂璇腰間不安份地扭動，我拉開她運動外套，內裡是淡紅色的花邊胸罩，那天發生的太倉促，我都沒有時間好好欣賞她的身體。

「嗯.....小果.....呀.....怎麼今天那麼、呀.....溫柔啦」

我從她的頸際吻下去，直到鎖骨，到胸前，到豐盈的乳肉前，包圍在內衣裡的胸脯鼓起成完美的半圓狀。我用手握在掌心裡，隔著內衣揉動，樂璇嘴邊呼出享受的嬌吟。

正當我想解開樂璇的胸罩 - -

「喂，你們兩個是誰呀？」

我跟樂璇嚇了一跳，轉頭望向門口的方向。一位長頭髮身材修長的女生，就在站在我們的不遠處，看著在地上纏綿我的我倆。

「哎呀.....哈，我剛才進來又忘記鎖門了～」樂璇冒失的笑了。

妳現在就給我切腹！

壹 | Πλωτος | 普魯圖斯 β

器材室只有幾個小小的通風窗，往室內透露著微弱的陽光，那個女生向我們走來，然後問：「你們兩個在做什麼？」

我們只是在體能訓練喔，剛好我在做掌上壓，然後樂璇在做仰臥起坐，為什麼要交疊在一起做呢，是因為要節省生活空間——

「做愛！」樂璇舉起手大叫。

妳是小學生嗎？！妳小學時代的性教育是真槍實彈的嗎？

「喂——」

「噓。」樂璇突然向我打了個眼色，要我安靜，為什麼？

「是哦，做愛呀，又來了。你們體育部的人，可以不要老是濫用場地嗎，唉……」

咦這種語氣，怎麼像完全不意外？

「我們才剛開始喔，妳就衝進來了喔，藝莉（えり）～」

えり？藝莉？

好奇怪的名字，是日文嗎？

慢著，所以樂璇認識這個女生嗎？

而她也認識樂璇？

「那我豈不是打擾了你們？抱歉了，可以請你們先站起來嗎？我想拿一下你們身後的啦啦隊錄像記錄。」

等一下，啦啦隊、藝莉。我好像聽過她的大名……

樂璇披著運動外套，扶著我站起來，我也只好站起來，而當那個叫藝莉的女生朝我們走來，想去拿著我們身後儲物櫃的啦啦隊錄像，樂璇卻敏捷像鼯鼠一樣跑到藝莉的身後，然後突然反扣著藝莉的雙臂。

「呃呀——！！咦咦？怎麼了！小璇怎麼突然就——！」

「快！小果，快掀起她的上衣，然後把她的咪咪拍下來，記得要連樣子哦，那麼我們就有資金了！藝莉是跨國企業的千金喔，你真的不知道她是誰嗎？」樂璇緊緊抱住掙扎的樂璇。

呀。我突然想起來了。

學校美式啦啦隊的經理，漢日混血兒美女：藝莉。

大企業千金，性感的身材，優秀的人事管理能力，根本就是歷史人物呀。

我沒有見過她本人，可是這個藝莉這個名字我實在聽過太多次了，えりの中文化就是藝莉吧，剛才聽樂璇說的是日文，我反而想不起來。

「小璇你在說什麼啦，好了啦，你們的事情我絕對不會說出去，放開我好嗎。」藝莉緊張地失笑說。

「小果，快點！」樂璇說「快非禮她呀，那麼她就不得不資助我們了呀！」

這是要綁架藝莉的貞操來換取資金的意思嗎？

「我聽說藝莉的胸部有31F哦，小果你的真的不摸摸看嗎！」

「不要、不要亂說啦小璇，只、只有E啦！」

藝莉努力的否認，慢著，這重要嗎？而且這種對白我好像在哪裡聽過，呀，我眼前浮現出我姐那孔武的身影，31E，不是跟我姐差不多大小，而且上圍只有31.....？那麼纖瘦的身材，會有E-CUP胸部豈不是十分壯觀？

當我用數學家的腦袋計算著圓周率，樂璇卻逼著藝莉走到我的面前。

「慢、慢著，小璇妳是認真的嗎？什麼資助啦，是什麼回事.....呀丫！」

樂璇用膝蓋頂向藝莉的腰背部，藝莉就像的觸電似的挺出了胸部。

伏熱天時，藝莉的毛衣外套之下，是紫色的小背心，圓潤的雙峰以漂亮的形狀像在呼喚我的掌心。

她的臉頰也剛好穿過氣窗下的光芒，這是漢日混血兒的結晶嗎？白得有點離奇的皮膚，貓眼般圓靈奪目的雙眼，尖細的鼻子與下巴，淡色戰抖的嘴唇，雙頰是緊張與害羞的澀紅。

「這位同學，你真的、真的要.....？」藝莉瞳光影動，是驚訝與無助的眼神。

「ありがとう。」

我稍一點頭，說出我生平唯一會的日文。

再伸出手，抓住了一對E-CUP巨乳。

「いやややややややや！！！！」

「小璇，いや是什麼意思？」我問。

「就是跟『我非常享受，再多摸一點』的意思哦。」小璇笑說。

「不要亂說啦，你們不要鬧了，那個、丫.....不要.....」

藝莉的雙乳雖然沒有我姐那麼雄偉，但卻令人讚嘆的堅挺，衣服的粗糙加上的柔軟的彈性在我的掌心中柔成一團，加上藝莉被樂璇緊扣而無法脫身，過度緊張的身體反而令她像在配合我一樣的繞動，口裡則吐著絕對會令人誤會的嬌嗔。

「不要顧著摸呀，也用手機拍下來嘛，這樣才有證據。」

「不、不要，那到底是什麼回事.....」

「算了，總是要解釋的吧。就我來解釋好了。」我說。

我故且放開雙手，藝莉的嗔息告一段落，她用受傷者的不甘看著我，我便將我跟樂璇的想法告訴了她。

說到尾，就是樂璇想去日本參賽，而我們整個體育部也資金短缺。

「就是這樣？」藝莉聽完之後，只簡單的反問說。

「對，就是這樣。」我回答。

「要資助我們嗎？藝莉妳跟日本那邊的老家談談，很容易就能拿到錢了吧。」藝莉身後的樂璇也這樣說了。

「我不要。」

藝莉卻扼要地說了。

「為什麼？」

樂璇沒想到藝莉會一口拒絕。

「要資助你們，你們總得像個樣子好嗎，體操團隊裡，就只有樂璇你比較有點成績，平衡木呢？跳馬呢？高低槓呢？繃床呢？更別說甚麼韻律操與冰上芭蕾舞了。」藝莉說「我家是有錢，但不是沒有腦袋。要資助一整個體操團半年，再加國外比賽，那不是一筆小錢，而且你們現在連出賽資格都沒有，我人在外地，你要我怎麼樣跟家裡說呀，總得有個理由吧。」

說的也是。我想無論藝莉家裡再富有，她不過還是大學生的長女，不可能隨便從家中拿出那一筆錢。

「理由？有呀，不就是裸照嗎？快動手小果！！！」

「不是啦！如果你們是認真的話，就先聽我說！」

我們聽出藝莉有話要說，都安靜下來，藝莉雙眼盯了我片刻：

「我聽說你就是花姐的弟弟吧，她可是學界的體操女神呀。」藝莉眯起眼看著我說「我以前有想過加入體操隊，但因為啦啦隊先找我在先，之後就沒有時間了，可以將我強行塞進參賽名單中嗎？以前我有練過自由體操與韻律操哦，跳馬也會一點。如果我能取得日本青年世界賽的資格，回到京都的話，我可能就有辦法用到的家裡的錢了。」

我跟樂璇相看一眼，都像觀看完魔術表演的觀眾，要在其他人眼裡確認，我們看見的是否同一種真實。

再然後，我與樂璇相相視而笑，就在藝莉來得及反應之前——我親向藝莉的嘴唇，而樂璇，則替我掀起了藝莉的小背心。

壹 | Πλοτος | 普魯圖斯 γ

我作為男人就算了，捕獲女人的肉體是我們天生的職責。

但到底為何樂璇也要掀起藝莉的衣服，這實在令我蠻驚訝。

那天強吻樂璇之後，似乎已經令我技能覺醒。我一邊握抱住藝莉的纖腰，一邊急驟的吻著藝莉，藝莉的唇上有唇彩的化學品味道，但也有陽光的香氣。她被我吻得應接不暇，雙手不知所措地握住我的雙臂。

「唔嗯.....又怎麼了、不是.....咕、嗯.....」

藝莉一開口，我的舌頭便機可乘，這或許是生物的本能，當別人（最好是異性）的舌頭突入妳的口腔裡，像小生物一樣東掏西搗，在那狹窄濕潤的嘴腔裡，為免難受，你還是會作出一點配合——例如現在的藝莉，小舌頭正惶恐地跟我的舌頭交纏著，我們的嘴唇發出了蠕濕而誘人的親吻聲，直到我感到藝莉有點應接不來，才放開心，凝視她端雅的雙目說著。

「藝莉，妳說想加入體操隊，是認真的嗎？」作為體操隊成員的我，以認真的語氣問。

「呼.....呼.....我說了是，就是了，有我參賽搞不可好以，可是你們兩個就.....丫.....」

我扶在藝莉腰間的手，撫到她的胸上。藝莉的小背下，是淡綠色的高級蕾絲胸罩，我輕輕托在掌中，指尖稍稍按弄著乳罩滑嫩的絲質觸感與細膩的花紋針織。

「えりちゃん～遊びましょう～」樂璇在藝莉的耳邊說。

感謝女主角樂璇提供日文翻譯！我的故事終於要日文化了嗎！然後是動畫化！漫畫化！等我呀新房昭之！

「やた、も.....なんだよ.....ああ.....、はああ」

溫馨提示：我會的日文已經用光了，請用單手自行Google Translate。

已經無法思考眼前亂像的藝莉，雙眼雖然帶著哀求，但全身乏力似的扶住我的前臂，而我前臂卻輕撫她的雙乳不放。

「小果，就說藝莉醬的胸部很大吧。我看看.....曄，都硬成這樣了。」

樂璇原來抱住藝莉的雙手放下伸，拉開了我長褲的褲頭，然後挺直的股間就蹺起來了，握在手中套弄著。

「你們、你們這樣.....真的好嗎？丫.....不要再摸人家的.....胸部啦.....」藝莉一看見我的下體，便全身一震，雙頰翻紅。我吻著藝莉的耳腮，傾聽著她的喘息，然後對藝莉說：「可以把胸罩拿掉嗎？」

「不行.....不要、丫！！」

我快速解開藝莉的罩扣，將胸罩捲起。藝莉的雙乳不是我姐與樂璇的渾圓狀，而是下緣飽滿的釣鐘型，垂垂的下半球略略分開，型成像幽谷一樣美麗乳溝，兩點豔紅正柔軟欲張。

「怎麼你們都不聽我說話啦.....嗚、呀.....不要呀.....丫呀.....捏太大力啦.....呀.....」

「這是我們政府最近的作風，藝莉醬你沒有拒絕的權力哦。」樂璇又開始亂說話了。

『有波，真係唔搓？』 - - 強弱懸殊的雙方，從來不可能有商有量實現性愛，而只是強者對弱者的狎玩。

我雙手握住一對壯觀的豐乳，手掌不能完全握滿的乳肉從指間與掌邊溢出，我只是輕輕揉弄，藝莉已雙腿酸軟，雙眼一亂，便靠在我的身上，嬌弱的身軀散發著的熱帶水果似的香水味，我雙手更是乘勢對藝莉的乳房又捏又揉。

「嗚.....我、丫.....我不管了.....啦、不要、弄髒衣服.....啊呀.....小璇.....妳、怎麼也會.....哎呀... ..?」

我正抱住藝莉，又發現樂璇竟然拉開藝莉短裙的綁帶，黑色的短布裙飄落到地上，裡面黑色的蕾絲內褲。樂璇用手在藝莉的股間前後搔弄，令藝莉全身發熱顫抖。藝莉生澀又無奈地喘息著，對了，樂璇是女生，藝莉大概知道如何拒絕男生，但沒有想像有一天竟然要拒絕女生吧。

「以前是室友是時候，我就想看藝莉醬妳的裸體啦，呵呵。」樂璇對藝莉說「想不到今天終於有機會了。」

「嗚.....嗯.....呀哈這、這樣呼呀.....內褲.....會濕掉呀.....丫」

樂璇向我打了個眼色，我便會意，將藝莉抱到剛才我跟樂璇翻滾的軟墊上。藝莉全身軟弱無力，手臂略帶抗拒，但樂璇竟已跟藝莉舌吻起來了，藝莉雙目茫然，而樂璇則滿臉享受，全情投入，這傢伙該不會其實是.....

故事的第一回就已經3P會否太過份，將來動畫化（？）應該會燒掉不少製作費吧。但我也不顧不了那麼多，我也籌備了好幾億的資本正等待爆發呢。聽藝莉的語氣，她似乎是很怕衣服會弄髒，我便如其所願，脫掉她身上的所有衣物，連同自己的衣物也整體疊在一邊了。

「你也脫太快了吧，那麼想要藝莉嗎？我可要吃醋了囉~」才剛脫下外套與長褲的樂璇對我說。

說實在，我此刻才真正感受到3P絕對不是易事，如果一個女人對兩個男人，那至少女人身上「可用的器宮」不只一個，但一個男人一碌，面對兩個肉體，還真會有應接不暇的手忙腳亂。辛苦了南佳也。辛苦了吉村卓。

「小璇.....呀、是誰啦、丫、丫、嗯.....好酸喔.....丫呀.....」

「是我。」我將手探到藝莉裸露的股間，輕撫她濕涇充血的菩蕾「樂璇的手沒空呢。」

因為樂璇正趴在我的背後，堅挺的雙乳壓在我的背後，手心伸到我的胯下，靈巧地套弄著，好像

幫我要催谷更多的快感，我對擱在我肩上的那張慾求滿滿的圓臉說：「小璇妳想先要嗎？」

「嘻～都可以呀。」樂璇挽起了月牙彎彎的微笑。「做愛也好，體操也好，人多一點不就更有趣嗎？我們女人又不會像你們男人，硬了就想射，濕了也不一定立刻想要，妳說是吧藝莉醬。藝莉醬應該比我更想要吧，對嗎？」

所以3P也不是極限？是這個意思嗎樂璇殿下？

「我不知道啦.....呀.....都是你們兩個.....把我弄成.....呀！！小果.....指頭、指頭輕點.....呀.....咪咪也太用力啦.....丫哈.....！」

我一邊挑逗著藝莉的陰蒂，一邊刺激她的豐乳與乳首，勃起以後的棗紅色乳首點綴在白麵粉團似的乳肉上甚是美麗，樂璇用挑逗的氣息吻著我的耳沿，小手的套弄令我差點失守，我深吸了一口氣禪定意志，然後分開藝莉的雙腿，將龜頭壓在溫熱的蜜穴前方，再進入之前，我說了平生的第二句日文。

「ありがとう。」

「呀丫——！！你就只會，哎呀.....只會說ありがとう嗎！好熱呀.....小璇、小璇、他的、他的那個.....人家的裡面.....丫呀」

說算是中文，我還是不知道藝莉夾雜在叫床聲裡的囈語是什麼意思。但不重要，我聽得出她已經開始享受我的抽送了。樂璇俯身到藝莉身上，低下頭來對藝莉因為抽送而前後晃動的雙乳又揉又吻。藝莉害羞地雙手疊在眼前，完全不敢正視眼前的我倆，一小嘴只能無助地的呼叫著性欲的吐息。

「丫 - 丫 - ！不.....呀.....呀啊.....輕點.....呀、抵得太裡面啦.....呀呢丫、丫。」

我的陽物在藝莉緊窄的小穴中挺動，毫不憐惜的抓住她的雙腿，令她翻開的蜜穴更深的抵受我的抽送，我的龜頭輕易抵到最花心盡處的頸窄處，微微抽蓄的蜜洞令我的下體十分舒爽。剛才樂璇的小手早已令藝莉瀕臨決堤，但我不願那麼快就結束跟藝莉的初體驗。我決定做一點事情分散注意力。

「哎呀.....怎麼突然.....咕唔、好壞哦.....小果.....丫哎.....」

我的左手伸到樂璇抬起的小屁股上，輕輕拍打之後便將她的內褲脫到大腿處，用手指陷入樂璇那粘滑得誇張的蜜洞裡，有節奏地摳動，論體液的豐富度，還是樂璇稍勝一籌，被快感所捕獲她的趴在藝莉的胸前無力輕喘。我一邊指弄樂璇，一邊繼續用下身疼愛著藝莉的小穴，藝莉雙腿繃緊，迎接我一次又一次的突進，然後像被人扼住咽喉似的用喉間浪叫：

「呢.....那個.....快要——呀丫.....怎麼會.....今天太、、太奇怪.....丫、丫、丫、丫、丫」

我感到藝莉的嫩穴深處已經變得又滾熱又敏感，她小腹緊縮。樂璇吻著她慾紅的臉頰說：「藝莉醬要來了嗎，好快喔，小果有那麼厲害嗎？嗚對我原來都沒有動真、丫.....哎呀.....不要連我都.....丫呀.....」我挖弄樂璇的肉壁令她閉嘴。我感受到藝莉淋漓的愛液，龜頭粗暴向前挺動，一次又一次地撐開藝莉緊窄的淫穴，直到的下身都是麻木的射精感。我指尖與小莖也加速，同時欺壓著兩個女生的私處，然後伸手折起藝莉修長的腿，用力壓到藝莉身上，令龜頭再抵到更深處。

「要去啦去了.....呀不行.....呀、今天不要、呀丫丫射在、呀呀呀呀呀、射裡面.....丫丫丫丫丫 -

- ため！！いや！！！！ああああ！！」

藝莉跨越言語界限的浪叫之後，伴隨著花心的猛洩是雙腿的劇烈抽蓄，盡處的肉壁似乎要壓破我的龜頭。我抽身拔出，才剛離開藝莉的穴肉，便不受控制地的洩射，到眼前的昏花都冷靜下來，除了嗅到濃烈的腥氣，卻看見了樂璇扁起小嘴的臉。

「藝莉、小果.....你們兩個是要作弄我嗎.....」

我射出精液不少是洩在藝莉的小肚上，但大部分卻落在樂璇的臉上了，弄得她雙頰、嘴上都是白花花體液。

「誰叫我要射的時候，妳要轉頭來看。」我喘息說。

「人家想看藝莉高潮嘛。」樂璇說用手抹了抹臉，然後裝可愛的舔了舔手指。

「你們不要說啦.....今天太過份了，我都沒試過三個人.....嗚.....」藝莉全身攤軟有氣無力的說。

「我也沒有。」我說。

「我也沒有喔~」樂璇說。「YEAH！我們都人生首次3P了！GIVE ME FIVE！」

這值得高興嗎？但想到大部分人也不會有可能有這種經驗，我還是輕輕拍了拍樂璇高舉的手，然後說：「其實才2.5P吧。」

「什麼2.5P啦」樂璇失笑說「那半個人是什麼？」

「妳呀。」

「呀？.....呀——！！」

我挪動身體扶正樂璇的屁股，趁下體仍未完全軟下去，便進入了樂璇的體內，樂璇被突如其來的插入，脖子緊縮，口中嬌吟著：「啊呀.....呀.....藝莉丫.....救我.....至少、.....呀、給我抹個臉.....」

我當然不會讓藝莉有這個機會，我扶起了高潮過後惘然的藝莉，讓她跪在我的身邊。我一邊享受在樂璇體內的嫩窄，一邊吻著藝莉那秀美的臉，她茫然問：「唔.....唔.....體操隊.....一直是這樣淫亂的嗎？」

「怎麼會呢，別看現在這種狀況，樂璇這幾天也很認真，她真的想要去日本比賽。」

「那.....我也是呀。」藝莉好像不服輸看著我，然後主動吻起我的臉。

貳 | Ουρανός | 烏拉尤斯 α

貳 | Ουρανός | 烏拉尤斯

「小果，真沒有別的隊服嗎？」

「沒有啦，不然太大件，不然就是舊式設計。」

因為臨時來不及造新的隊服，藝莉只好穿著我在藏庫裡翻出來的舊隊服，那應是給比藝莉身材更瘦小的女生穿的，結果藝莉穿起來卻顯得十分緊窄，尤其上半身。

「可是，這好緊.....我穿得不舒服。」

豐潤的E-CUP美乳應該給綁得很難受吧。藝莉一直用手調整著大腿內側與脇間的衣沿，似乎她還不習慣暴露太多的身體部位。

「我就說了我們沒有預算嘛，你的新隊服要大半個月才能造好。」我看著她羞澀的動作「而且妳也不要一直這樣扭來扭去。」

「可是這真的太緊了.....」

「真的太色情了。」我說。

藝莉的一記手肘撞向我的胸口，換來我痛苦的慘叫。

「藝莉學妹！初次見面！你好！」穿著教練服的花姐從走道中步出，熱情地緊握著藝莉的雙手「妳要參加比賽嗎？真意外呀，我從小就聽過妳在啦啦隊那邊大名喔。」

妳小時候就知道藝莉是用腳來跳啦啦隊的，對吧。

藝莉深深的低下了頭，非常恭敬地握著花姐的雙手：

「不，前、前輩妳見笑了，啦啦隊都是小事，其實我、我心慕體操團很久了，但我家人、一直反對，我也沒有時間，所以、所以沒有辦法，剛好有機會、就拜托小、小果.....」

怎麼連說話都變得口齒不清了。原來我家的女魔頭，有那麼值得人專敬嗎？

「也真難得呀。我家小弟對這種事情向來都愛理不理，難得這次會受妳所托。喂學妹，你跟小果之間，不會發生了什麼不得了的事情吧.....」

「姐妳是時候閉嘴了。」「小果不是跟小璇在一起嗎？」

然後，我跟藝莉像在審判前出賣了對方的囚徒，訝異看著對方。

下一秒，我就被典獄長判死刑了。

「小果你這混漲——！」花姐捏著我喉頭說「已經做了嗎！跟樂璇做愛了嗎！你把妳姐當成什麼了呀！你身為行政助理竟敢勾搭我們的隊員！媽的！說！你們都做愛了嗎？一天做多少次！用什麼體位！樂璇的咪咪比我的咪咪要好摸嗎！！！」

「呃.....沒、呀、沒有.....」

「花、花姐！你這麼大力小果會.....！」

「嗚，小果又交女朋友了，以後都不理我的咪咪，嗚.....」

從來就沒理會過，也沒摸過好嗎！

「算了，回家再跟你算帳，先處理正事。」花姐放開施暴的手，然後擠出笑容望向已經驚呆的藝莉「學妹妳要加入當然很歡迎，可是規則終歸是規則，學妹妳雖然有中學時期在日本比賽的成績。可是呀，我們大學學期初已經有過甄選了，資料又要呈交到學生會與校務部，沒有甄選成績，很難突然把妳編成正選呀.....」

說的也是。如果每天都有一堆人說要加入體操隊，那我們也很麻煩。所以不管是誰，也必需要有甄選的成績。

「辦法不是沒有，除非.....學妹妳答應我一件事。」花姐臉色凝重地說，我很少見我姐會如此認真，難道要藝莉都做某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嗎？「只要藝莉醬妳答應這件事，那麼，我就可以強行把妳的名字編進正選去了。」

「是.....？可以做到的話，我一定會做。」藝莉既緊張又認真的回答。

「那就是——」花姐深吸了一口氣，就像要宣告歷史級的重大決定「我們將來去日本比賽的時候，酒店！食宿！交通！可以全交由藝莉妳資助嗎！對了，藝莉妳是本地人，京都嚮導就交給妳了！嗚欸！我仰慕京都的懷石料理很久了喔！可是都吃不起呀！然後呢，還有.....」

「.....」藝莉睜著眼「我沒可能動用那麼多錢，而且.....也不是京都人。」

「那沒關係！其他地方也——呃呀！」

我助跑跳起，使出非常帥氣的旋風踢，目標是我姐的大胸部。

食屎啦，死港囡。

Ω

「總之，好、決定了。」花姐舉手模仿指揮官「從今天起，直到四個月後的資格賽，我小花會由兼職教練，轉任為總教練，小果兼任人事經理及總編制，藝莉故且是小果的副手，然後樂璇是我們總隊長！雖然目前確定的正選成員就只你們兩位，但不用擔心，為了京都料理，我們一定會博盡無悔，衝出全亞洲！」

藝莉與樂璇用崇拜的眼神鼓掌。

話說為什麼女生都那麼崇拜我姐？我姐名氣是很大，但我從未想像過她是什麼偉大的人物。

「樂璇繼續專注自由體操，平衡木也已經開始上手了。藝莉會自由體操與跳馬吧，那很好。目前就先主攻這三個項目，我再留意儲備名單中有沒有能上場的成員，如果你們身邊有任何朋友對體操有興趣，也儘管拉她們進來。不要管地方配額的問題了，也不要管什麼學生會校務部了！總之先拉人進來！」

喂喂，甄選成績呢？那個換來京都豪華團的重要條件呢？

「好！開始練習！藝莉你過來，我先教妳基本的體操形式。」

然後花姐將藝莉帶到場邊。

「一切也很順利嘛～」樂璇走來用奸計得逞的眼神說「來，幫我壓一下腿。」

我走到樂璇的背後，用力按在她的背上，樂璇軟若無骨的身體輕易便屈下去了，雙掌毫不費力就抵到了腳尖。

「所以.....我們就真的朝著京都進發了嗎？」我說。

「當然呀～我什麼時候有開過玩笑了？」樂璇從聲音從軟墊上反射出來。

「總覺得很兒戲呀.....」

這時候，樂璇翻過身來，皺起眉頭看著我：

「我做所有事情也很認真的，什麼時候有兒戲過了，做愛也是呀——」

「小聲點啦，你想我姐聽到嗎？」

「哼，你們這些男人，認真時間就只有1分鐘，總是以為我們女人的思考周期就只有60秒，我的夢想比你持久多了，好嗎。」

那天在器材室裡1打2大戰數個回合，仍然屹立不倒的男主角是誰呀。正是在下好嗎。

樂璇撇了撇嘴，撐著地上分開了八字腿，我握住她伸出的雙手。幫她伸展下半身的肌肉，她抬頭像有點不滿的看著我：

「喂。」

「怎麼了。」

「練習結束後陪我去一個地方。」

「小璇妳性慾也太強了吧，又要做——喔呀！！」

一個計時器從遠處飛來，完美地擊中了我的頭部。

「我都聽到了喔！」花姐從場邊大嚷「兩位小Lover，要談情說愛可以等練習結束以後嗎！」

在汗水、淚水與體液之前，揮灑的應該是我的血液吧。

貳 | Ουρανός | 烏拉尤斯 β

「好，辛苦兩位了！今天就先這樣吧。」

我姐以軍人手勢向藝莉與樂璇敬禮。

「哎呢.....」

藝莉全身攤軟，側趟在地上。

「哈哈藝莉醬不行了嗎？你不是啦啦隊的大將嗎？」

早已習慣了訓練的樂璇拉起藝莉的雙手左右揮動，但藝莉還是像死屍似的毫無知覺。

「嗚，不行了啦。啦啦隊才沒有那麼費力氣的動作。」

「藝莉，如果妳要參加公開賽，那至少一個禮拜要四次同等程度的訓練，還好妳肢體反應都已經訓練得很好了，以前也有練過體操，只是生疏了，平衡感要在提升，但很快就會習慣啦。」我姐說「我看，我們難得全員集結，今天晚上要不要去喝酒？」

全員集體才四人吧？而且妳要喝酒，這、這不行呀.....我姐喝了酒以後會比現在還可怕.....

我姐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向我招了招手。我走過去之後，她便輕聲跟我說：

「你跟小璇要約會吧～放心我不會打擾你們的。來，這是姐給你愛的鼓勵。」

姐的伸手握住我的手心，我感到她手裡有個小小的硬物，我張開手。

未拆封的安全套。

這算什麼鼓勵！你老弟早就達陣了好嗎！

「放心都用針處理過了。男人都喜歡射進去吧，小璇不會發現的。」

什麼叫用針處理過了！而且我根本不需要旁門左道就能做到了好嗎！

「不過看藝莉這個樣子，今天就解散吧，我有事情先走啦，學妹後天見～！」

將生育率的責任托付給我之後，我姐就迅速逃跑了。

「我先陪藝莉去沖個身，」樂璇扶著靈魂似乎蒸發掉的藝莉「校門口那邊等。」

留下來收拾場地的我，端詳著手中的普通裝安全裝，也開始猜想：到底樂璇要找我去哪裡？

到我跟樂璇下了公車，眼前卻是一座療養院。

「我們是要……」

「探病！」樂璇像小學生的招牌舉手動作。然後打了一個呵欠。

剛才在車上，她靠在我的肩膀上一直睡，直到下車才醒來，即使是她，也會有疲累的時候。

看病嗎？我感到口袋中的安全套劃過天際，像流星般殞落了。

我跟樂璇步向療養院，她在療養院門口的花店買了一束簡單的康乃馨。

然後我們穿著療養院無人的花庭。

「小璇，住院的……是府上的哪位嗎？」我試著問。

樂璇卻搖了搖頭，看著淡黃色的花束說：「只是老朋友而已。」

「那麼為什麼要帶我來？」

傍晚無人的山徑裡，只有我們並肩步行的腳步聲，更顯得療養院的幽靜。

「小果，」樂璇看著前方說「你有想過，那天我為什麼完全沒有反抗，就跟你做愛了嗎？」

呃，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是甜故的男女主角吧。」

「這只是符合文本類型的答案，不付合劇情邏輯喔。」

樂璇一本正經否定了我的答案。

「那麼，我也不知道。」我老實回答「反正愛情嘛，就是那樣突如其來。」

「喂。」樂璇轉過頭正眼看著「我好像沒說過，我跟你是情侶吧。」

咦？我不禁停下了腳步，站在原地。我用ctrl+F搜尋文件檔，截止目前，除了上一行以外，果然都是找不到「情侶」一字。

「呵呵呵呵呵。」樂璇看著我停下的腳步便笑了「你們男人才害怕沒有名份吧，我一不承認你就慌了，如果想要女朋友的話，要不要向藝莉告白呀，我看她對你還不算太抗拒，聽說有些日本女孩都很開放。」

「妳這也是認真的嗎？」

「唔……這次嘛，是有點開玩笑啦。不過藝莉真的可以考慮。」

樂璇向我遞出手，我伸手握住，扣著她意外有點粗糙的五指。我們像情侶般步向療養院。

Ω

我們步進療養院裡。入口接待的女護士看著樂璇便說：

「你好，阿鈴，又來看小翼了嗎？這位是.....男友嗎？」

「阿鈴」？我望向樂璇，樂璇卻笑說：

「你問他吧，他說是就是。」

「好吧，那請循例到這邊登記。」

樂璇幫我也填上了名字與探訪門號，我注意到她簽上的名字還是「阿鈴」，而門號是3045號房。

黃昏令療養院的走廊都染成了琥珀色。我們步出升降機，來到三樓，走向3045號房，樂璇完全不需要摸索，她說是老朋友，那應該真的來過很多次了。

我很想問樂璇「阿鈴」到底是什麼意思。我是行政助理，肯定樂璇的真名就是「樂璇」，但療養院的走廊始終是令人不安的過度安靜，樂璇也始終沒說話，我更是問不出口。

推開3045號房的門，裡面匿大的空間裡，只有一張病床。

病床上躺著一個女生。

「嗨～小翼，我又來看你啦，還不只我一個喔，也帶朋友來了。小果，你自我介紹吧，放心，小翼聽得見的。」

她就是小翼？我步向病床，看著那黑色長髮的女生，看著她閉上的雙眼，如果不是旁邊的心電圖隨著心跳發出唸 - 唸 - 的聲音，我根本不會到她的身體仍會隨著呼吸緩緩起伏。

是重度昏迷病人嗎？但既樂璇都這樣說了，我故且禮貌地向小翼那消瘦的病容說：「小翼你好，我叫小果，嗯.....我是小璇在大學體操隊的行政助理，也算是她的.....呃，總之就是朋友。」

「小翼你看，小果在害羞啦。」樂璇笑說。

看著樂璇明明一如尋常的燦笑，我卻有了莫名的糾結。

樂璇拿掉花瓶中枯老的玫瑰，換上了新的康乃馨。然後拉我坐在病床邊，她執起小翼在被單下的手。對小翼說：

「小翼，我成為了自由體操的正選隊員了，目標是半年後日本京都的青年世界賽呢。」樂璇用充滿興致的語氣說「然後跟小果感情也變好了，我們有做愛喔，非常開心的Sex～」

「喂喂……」

「然後呢，有天我跟小果碰上了我的前室友喔。妳記得她的名字嗎，對呀，就是藝莉，我有說過吧，藝莉是日本混血兒。藝莉超漂亮身材又好，原來她有練過體操，我跟她住了一個學期也沒聽她說過，然後我們就3P了～小果一直捏著藝莉的胸部不放，跟我就只是用背後位而已，還射得我滿臉都是。你說呀，男人是不是都一個樣子……」

是我搞錯了嗎？難道對昏迷不醒的病人說這些話才是正確禮儀？而且那天是妳自己一直趴著吧。

但無論如何，樂璇興致勃勃地，把跟我相遇以來的事情，都添鹽加醋的說了一遍，包括我，藝莉，我姐，日本的青年賽……

病房裡，就只有樂璇的聲線，與小翼電子化的心跳。

Ω

大概大半個小時之後，樂璇終於將故事都說完了。她站起來，從抽屜中拿出梳子與剪刀，替小翼整理長髮，把過長的瀏海都剪短，然後又用濕毛巾幫她抹了抹手臂跟臉部。

最後，她握住小翼的手，像是依依不捨說：「小翼，我們會再來看妳的，下一次叫藝莉也來吧。」

樂璇低頭吻了吻小翼的臉頰，待我也跟小翼告別以後，我們便離開了病房。

我們離開療養院的時候已經入夜了，外面是刺鼻的泥土濕氣。樂璇呼了一口氣，牽起我的手說：

「我們去那邊的公園坐坐吧，你應該有夠多問題想問我了。」

樂璇領著我，走向只有她才知道的黑暗深處。

這實在不太像這個故事該有氣氛，對吧？

但看著樂璇牽著我的手，我故且就先忘記口袋中的安全套。

貳 | Ουρανός | 烏拉尤斯 γ

小翼是樂璇小學五年級的同班同學。

兩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小時候，兩人住得很近，便像眾多同性的女友人，每天都一起上學，一起下課，一起遊玩。

跟孩童時期便喜歡表演與好動的樂璇不同，小翼是比較安靜與內向的女孩。所以她跟樂璇的交往，都是以樂璇為主導，樂璇就好像是小翼的姐姐，帶著小翼到處去冒險。

也許每個人都是這樣，小時候一丁點意外的鼓勵，便會決定我們整輩子的人生。樂璇孩童時期的興趣，其實先是舞蹈、唱歌，然後才是運動。但有一天，在體育課的彈床活動時，當其他學生都笨拙地像懂得垂長彈跳，樂璇便已經懂得做點簡單的旋轉動作。

老師當然十分讚賞這充滿運動神經的小女孩，同班的小翼也看呆了。

「小璇，你旋轉的時候，像飛起來了。」

「是嗎？原來我有翅膀呀？」

「空中的景色.....好看嗎？」

樂璇思考著然後說：「還好啦，可以的話，我想跳到更高位置去看。我在空中旋轉的時候，漂亮嗎？」

「嗯，好美.....」小翼讚嘆地說。

——樂璇跟我說到這裡，站在公園給小孩遊玩的平衡木上的她，突然沉默了。

公園裡的平衡木只是一片簡單的木版，比上次樂璇跑上去的寬闊多了，可以讓樂璇並足站著，她背著手緩緩踱步。

「然後呢？」

故事聽到一半的我忍不住問。

「然後.....小翼就出車禍了。」樂璇說。

突如其來的結局。

我臉上的肌肉一陣緊繃，想起那昏沉不醒的小翼。

如果小翼是樂璇的小學同學，跟樂璇年紀相同的話，那麼，小翼已經昏迷了將近十年。這些年來，當樂璇不斷成長，而小翼，卻只是一具無知覺的驅體。

「很沉重，是吧？」平衡木上的樂璇俯視著我，笑說。

「對呀，一心來看甜故的讀者都因為這一段跑掉了。」

「沒關係啦，上一回就3p過了，接下來我也會負責很多H場面的。」

所以我應該要期待嗎？你們也期待嗎？

「小翼她一直只能是這樣子嗎？」我問。

「我也不知道.....」樂璇說「但我有做過資料收集，重度昏迷的病人。很多也是突然就去世了，像睡著睡著就不願意醒來，生命不知不覺就消失了，連『再見』也不會說一句，就那麼簡單的.....」

樂璇突然180度轉身，身體沒有一點動搖，看著我，笑說：

「可是呀，11年了，小翼仍然活著。」

看著樂璇的笑容，我卻莫名的難受。

「我相信如果小翼想死，一定能夠做得到，但她一直活著，直到今天。」樂璇說「我不知道昏迷的感覺到底怎樣，但至少，小翼沒有死去，她仍然有心跳，仍有呼吸，我仍可以捉到她的手，我仍然可以吻到她的臉，看著她的身體，由小女孩一天一天成長成少女。」

樂璇又轉了半圈，站直身體，看著眼前的平衡木。

「所以，我早就決定，要替小翼活著，我要替不能活動的她，去嘗試所有的事情。體操也好，運動也好，性愛也好，我要替小翼享受人世的生命，然後將經驗與感受帶回去。告訴她，體操真很有趣，3P真的好累哦。我知道她聽得見的，我知道的。」

樂璇突然舉起雙手，像自由體操前的預備動作。

「小璇！你想.....」我驚叫。

樂璇的上半身突然像墮進水池般向前翻轉，雙手揮動牽動整個身體的重心，令身體上下顛倒，左腿從後像柳枝般優美地揮向前方，右腿也繼而擺動。樂璇的身體像旋轉的風車，以肉眼不能捕捉速度劃破夜色，無聲地向前垂直翻轉了一圈，落地，立正。

挺身前空翻（Front aerial），如果我沒有記錯，那在平衡木上，至少是D組的高難度動作。

雖然樂璇立足的木版闊得足以雙腳併攏，但終究是狹窄的平面。她不過只是練了三四天平衡木，能做出這種無手撐360度前空翻，簡直是連「不可思議」都無法形容那麼神奇。

正當我想拍掌，樂璇的身體卻開始搖晃，說了聲：「哎呀.....？」她失去平衡落地的瞬間，我再次過去，將樂璇從離地不足30CM的兒童級平衡木上抱了下來。

「嘻嘻，原本以為總算第一次成功了，卻還是會頭暈呀.....」樂璇拍著額頭說。

勞累了一整天。還突然來一個Front aerial，會頭暈也是當然的。

我抱住樂璇輕盈的身影，看著她靠在我臂懷裡傻笑。

「小璇你這……」

白痴？是嗎，她真的是我本來想說出口的白痴嗎？還是說……

「女人青春有限。」樂璇彎抱著我的頸際說「再過幾年，我們張開雙腿，就真的只能做愛，而不能做什麼翻直轉體呀後空翻之類。我不想老了的時候，去看小翼，卻什麼也不能跟她說，說我只是無所事事的老了。這樣對得起一直躺在床上的她嗎？」

我明白樂璇為什麼要帶我來。

她想我知道小翼的存在，知道她的生命其實正與另一個人共享。

這就是為什麼她總是忽發奇想想做就做，比賽也是，體操隊也是，連跟我一起也是。

就算是最頂尖的女體操運動員，像美國的柳金，中國的鄧琳琳，大概在23,4歲便無法再繼續比賽，只能退役。何況業餘的我們。

對了，包括我姐也是。

樂璇目不轉睛的看著我，似乎期待我會說些什麼動人的話，但抱歉，我是運動員，除了吐槽以外，其實我並不擅長用語言表達自己。

像所有的運動員，我擅長的，是動作。

我低下來頭，親吻著樂璇。

樂璇用唇邊哼的笑了一聲，便跟我舌吻起來。自從在更衣室裡意外相遇以後，開啟了新關係的我們，也忍不住好幾次在宿舍，更衣室裡溫存。但那都是想要探索對方的身體，把未用過的體位都用一次，看看對方高潮的反應，聽聽對方叫床的悲鳴。直到現在，當我的舌頭感受到樂璇那柔軟的舌尖，我才真正覺得，我碰到了她那顆長了羽翼的內心。

我的右手抱住她的蠻腰，左手也開始游到樂璇的胸前，隔著衣服握住樂璇像小皮球似胸部，在胸際上揉搓打轉，推劑著柔軟的乳肉。我的嘴唇吻弄著樂璇細滑的嘴邊，我的左手才輕握了一會，她的呼吸便開始急促起來。

「唔、呼、不過我不覺得性欲很強呀。」

樂璇紅彤的小臉似照亮了周遭的黑暗。

「至少比我碰過的女生更活躍呀。」我說。

「如果我認真說……今晚就暫停一回，可以嗎？我真的有點累。」樂璇說。

我呼了口氣，放開在胸部上的手，去撫著樂璇的秀髮。

「老實說，其實我也快精盡人亡，妳還好，但再加上藝莉真的要我的命。」

「等一下！我跟你也只跟藝莉才做過那麼一次吧，你怎麼擅自假設跟藝莉會有第二次了。」樂璇立刻搶白說。

「就說了我們是甜故的男女主角嘛。」我隨口說。

「就說了不符合劇情邏輯嘛。」樂璇模仿我的語氣。

我們牽著手離開公園，站在巴士站旁，等著各自歸家的巴士。

樂璇跟我並不是坐同一台巴士離開，她看巴士快到了，便跟我揮手道別，我突然想起了一個問題：

「那我們是男女朋友嗎？」

「哈哈你果然還是忍不住問了。」

「因為我姐會問呀。」我說。

「那麼……」樂璇認真的考慮了一回「怎麼說呢，現在的我呀，只是想能跟更多人經歷各種事情，挑戰更多的體操動作，參加更多的比賽，去更遠的地方。小果我的確很喜歡你，可是如果我們是情侶，我們就只能屬於對方。我就不能擁有藝莉，也不能隨隨便便跟藝莉或是別的女孩發生關係了。」

為什麼妳要擁有藝莉呀？其實從跟小翼開始妳就是雙性戀變態吧。

「所以我們就先努力去誘騙更多的女生嗎，無論比賽上還是床上。」我笑說。

「Oh Yes！Exactly！」樂璇又綻起她那招牌的燦爛微笑，雙手做出老派的手槍射擊動作。

這時候，巴士來了，我目送樂璇上車，我說：

「晚安，女神。」

「下次來我家玩吧，跟藝莉一起。晚安。」

樂璇對我的一句「女神」置若罔聞，但她並不知道，那是我以參加LOL聯賽那麼認真誠懇的心情，說出的一句話。

一個晚上就這樣過去了，我獨自坐在車上。眼前彷彿都是樂璇的身影，以及她在床邊對小翼說話的溫柔聲線。

我又忽然想起，為什麼樂璇探病登記的時候，要自稱「阿鈴」呢？

算了，有機會再問吧。

我驚訝地發現，雖然剛才跟樂璇纏綿了一會兒，但我的身體卻幾乎沒有升起任何性欲，那跟我們之前幾次的肉體接觸都不一樣，那麼溫柔而美滿。

我將口袋裡的安全套拿出來，隨手便丟出窗外。

希望不要有人撿來用，會戴套中出的。

貳 | Ουρανός | 烏拉尤斯 完

叁 | Naiás | 娜伊亞絲 α

叁 | Naiás | 娜伊亞絲

我刻意換了沙灘褲與T恤，步入空氣中滿是氯氣臭味的室內游泳館。雖然我們學校特意斥資建了一座泳館，但一如所有體育設施，根本沒有多少人使用。應該說難得進了大學，所有人也奉旨花天酒地，醉生夢死，忙著談戀愛忙著辦活動，運動這種花力氣又總是徒勞無功的行為，根本沒有人理會呀。

我想，就算我們真的能到日本去比賽，除非最後成績斐然，不然大概也沒有人注意，我們學校其實有體操團的存在。

下午的游泳館裡，只開放了三道泳線，2米深的溫水池，大概只有不到十個人在游泳。

「你來了呀？怎麼不下水了？」

我腳邊的水池裡濺出一團白色的飛沫，冰藍色的泳池裡，冒出樂璇的臉孔。

她扶在池邊，推起泳鏡，小紅唇像魚似的噴了一口水柱。她沒有戴泳帽，一頭長髮只用髮絲綁住，濕成了水晶色。

「不是說泳池邊等嗎，怎麼妳就先跳下水了。」我蹲在池邊說。

「難得來到嘛，不游一下嗎？這種熱天游泳好舒服哦。」

樂璇撐起腿，面部朝上，雙手蹣跚，在水裡浮游。看動作絕不是新手，這傢伙連游泳都擅長呀...

...

「小果，你該不會是.....不會游泳吧？」樂璇冷眼看著我。

「別開玩笑了，我初中可得過校際自由泳比賽的銀牌呀。」

「那快點下來呀！看我的！」

「喂！嗚欸——！」

樂璇冷不防拉起了我的手，我腳掌一滑，整個人失去平衡便掉進了池裡。富有游泳經驗的我，趕快旋轉身體，令頭部朝向池面，在水中睜開眼之後，便看見了樂璇泡在水中的身體。她披著單薄的白T恤，若隱若現的衣料之下，是淡綠色的三角布比堅尼。

我冒出水面，雙腳划動，抱住撐在池邊的樂璇，左手探進她的白衣裡搔著她的背。她「唔」地推了推我的胸口說：

「不要亂摸啦，就裡有救生員，動作可疑會被趕出去的。」

「我看妳玩得那麼開心嘛，不是說找到了有潛質的新隊員了嗎？」

樂璇今天找我來泳池，當然不（只）是為了鴛鴦戲水。她說找到了合適人選，叫我幫忙說服那個人進體操隊裡。我追問是什麼人，她只是說，你看了就會明白。

「她在那邊。真的不要摸了啦，等一下再弄嘛.....」

樂璇抱怨著我不安份的雙手，同時伸手指向我身後。我在水中轉過身，望向她指尖所指的方向。

跳臺。

其他封閉的泳線盡頭，是10米高的跳臺。

跳臺上，一個穿著水泳裝的女生。正在做熱身運動。

「妳說的新隊員，該不會是.....」

樂璇的雙手從後抱住我的肩膀，把我當成浮台。

「對呀。我認真思考過了。」樂璇在我耳邊說「我的萌屬性是運動加腹黑嘛，藝莉是千金小姐加大和撫子也許有加一點病嬌，花姐就是御姐與無鐵炮。那麼我們的後宮就差傲嬌、蘿莉、無口女.....」

妳是蒙奇D路飛嗎？找團員純粹憑個人喜好嗎！？

而且妳的屬性分明就是變態呀？為什麼我姐又會算在我的後宮裡了？這段話要吐槽的點太多了吧。

「好啦老實說吧。我們的預備隊員裡沒有人在練跳馬，要在空中不斷做轉體動作，不是一時三刻能練成的。那倒不如找現成的就好了。我有調查過哦，她不只會高臺跳水，彈版的也會，那麼去練跳馬的話，一定會比較容易上手，至少比我跟藝莉好多了。」

現成的。就是指這名跳水運動員吧。

她穿著白色的一件頭競泳水著，一頭盤好的金色長髮非常耀目起眼。站在臺邊背對著泳池尖舉雙手，凝立了數秒的身體稍一屈膝便躍向了空中，然後便是令人眼光繚亂的空中轉體，最後宛如一根針那樣插進水裡，令池面綻花一輪優雅的白色水花。

「她叫訖澄。我在更衣室裡偷看過了，非常不錯的身材哦，絕對會對你胃口的。」

變態屬性鑑定完畢。

Ω

「體操隊？」訖澄解下髮夾，用毛巾抹著一頭染成亞麻色的長髮「你們的意思是，叫我加入體操

隊？」

「沒錯！有泚澄妳的體態加上對轉體動作的熟練，一定可以拿到名次的，除了獎金以外，我們還可以到京都旅遊喔，食宿交通全免喔。」

等一下，藝莉什麼時候成為了我們的福利隊隊長。

直到泚澄好幾次的跳水之後，我們便走到池邊攔住了泚澄，樂璇二話不說便提出了邀請。當然，泚澄皺了皺眉，然後就二話不說的回答：

「怎麼可能。」

「對嘛。」我同意的說「嗚呀！」

樂璇維持面上的笑容，卻一拳擊在我的腹部。

泚澄看著莫名奇妙的我們，站起來步向跳臺，大概是無視我們繼續練習。

她模特兒般的美麗臉孔完全沒有任何表情，高挺的鼻子總像有某種高傲，盤成髮髻近看更為閃爍悅目了。所以根據樂璇的團員資格名單，她是哪一種屬性？傲嬌？無嘴女？

「等、等一下，你先聽我說嘛澄澄。」樂璇衝過去攔腰抱住泚澄，死纏爛打的將雙腳拖在地上。

「誰是澄澄啦？而且妳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泚澄驚訝地皺起了眉頭「喂你管一下你女朋友啦，她是怎麼回事呀？」

泚澄看著我說，我唉了口氣，走過去拉起樂璇亂踢的雙腿，可是她還是看起來像章魚一樣，用雙手死網住泚澄的腰不放。

「就半年嘛，半年就夠了，澄澄幫一下我們嘛。反正也就是在空中轉來轉去而已嘛，妳一定可以做到的。」

泚澄眉頭深深皺起，大概也在努力想一個理由可以制止回絕樂璇。

終於她說了：

「我.....不喜歡團體活動，總之，就是不喜歡團體。跳水一個人就可以做到了，可是如果是什麼青年賽，一定要是團隊名義，所以，絕對不行啦。」

泚澄語意不詳地說。「不喜歡團隊」？這算是合理理由嗎？樂璇不可能接受這種理由吧.....

「嗚，那不要團體好了，我叫藝莉另外包個場地跟飛機給妳，妳以獨立名義參加就可以了。」

妳不如叫藝莉去征服世界吧。

「總之，放手.....」泚澄試圖用蠻力，將樂璇的手從腰上分離下來。

這時候拉著樂璇雙腿的我，看著她包裹著泳衣中的小巧屁股以及股間的摺紋，便忽發奇想，將她雙腿往左右掰開。果然，不到一秒鐘，樂璇尖叫一聲，放開了抱住泚澄的雙手，掩住差點走光的私處。

「你、你想做什麼？」樂璇也免不了失笑說。

「果然妳還是有一點羞恥心的。」我得意笑說。

「澄、澄澄！不要走！」樂璇從地上爬起來，「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泚澄！我要挑戰妳！」

「什麼？」

聽到最後一句話，不單泚澄回頭了，連我也呆了。

挑戰？挑戰什麼？

「十米高臺跳水！」樂璇認真的說「如果妳輸了，就要加入體操隊。」

「慢著，樂璇。妳根本就不會跳水.....」

「我派小果出賽！一回合決勝負！」

我跟泚澄用同樣的眼神看著樂璇，然後又相看一眼，眼裡都是：心諺一句.....

Ω

「如果你不聽我指示，我以後不跟你做愛喔。」

樂璇將我推到跳臺旁邊，在我背後輕聲說。

「那我去跟藝莉.....呃。」

樂璇捏了一下我的腰，又說：「那、那如果你不聽我說，我就用對付藝莉的方法，對付泚澄。」

我用鄙夷的眼神看了一眼我身後的小變態，她臉上卻是異樣嚴肅的表情。

如果我們不斷用一個方法要脅女生，那根本就是犯罪好嗎？

我望了一眼站在旁邊冷眼看著我跟樂璇的泚澄。一套白色競泳水著令她優美的身段凹凸有致，臉孔是比得上藝莉與樂璇的女神級，如果體操隊能有她加入，是真的會生色不少。但突然有兩個不認識的人衝出來說要你加入，你也會是泚澄的反應吧。

「好啦，好啦，我跳就是了，反正就不會贏吧。」

跳水嘛。以前去露營的時候，我有跟朋友白痴地從崖上跳到山泉裡的經驗，但說什麼空中轉體多少週半的技術，我當然不會。

我站在台邊，左右腳半隻腳掌懸空，下面是十米高的高空。我望向身後的樂璇，還是搞不懂她在想什麼。

「小果，如果你昏迷不醒，我會去看你的，也會幫趁醫護人員不在幫你用手和嘴巴，放心吧。」樂璇突然說。

「妳說什——」

下一秒，樂璇突然雙手一推，我整個人從跳臺上掉下去。

「嘩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下墮的離心力化成了驚訝與恐懼，令我不由自主大叫。

墜落的過程中，我好像聽見了泚澄的尖叫，然後，就是腦裡爆發一陣鼓聲似的巨響，我便眼前一黑——

叁 | Naiás | 娜伊亞絲 β

白色的光管，好刺眼。

我睜開雙眼，意識好像被人強行用棍棒攪動過，胸口裡充滿了緩緩旋轉的暈眩感。我感到有人在按壓我的胸口，嘴唇上有來自他人的氯氣與唾液味。

「呃？你醒來了，那就好，那就不用叫救護車了。」

我呼了口氣，撐起身體，想重手抓回身體的感覺。額頭卻突然碰到某人的嘴唇，她尖叫一聲，抱怨道：

「怎麼起來都不先說一聲，你們兩個到底是什麼回事。」

我的意識再開始清晰起來，眼前是披著毛巾，仍然穿著白色競泳泳裝的訖澄，她那頭披散下來的金色長直髮像一整片流動的金箔。

她好像有點不安意思的掩住了嘴唇，是因為我剛才起來時不小心碰到她的嘴唇嗎？所以，幫我做心外壓與人工呼吸的是她嗎？

她看著我說：「身體還好嗎？頭部會痛嗎？要我去找其他的醫護人員嗎？」

我最後的記憶是被樂璇推下了跳臺，大概是因為與水面碰撞的沖擊力，一下子就昏厥了。訖澄說：「不是說要決勝負嗎？你竟然就先失足掉下去了，出人命了我可不能負責的。」

我失足掉下去了？明明是那個淫盪的雙性戀小惡魔狠下毒手，怎麼就跟我認知的不一樣，對了，那一定是：

「失去記憶了。」我說。

「呀？」

「到底發生什麼時我完全不記得了，可以再幫我做人工呼吸讓我缺氧的腦——」

一片毛巾「撲」地丟向我的臉面，訖澄說：「我有聽過跳水跳到休克，跳到眼角網脫落，失憶我還沒有見過呢。你們兩個真是，一個就算了，另一個也昏倒了，算什麼回事。」

另一個？

除了我之外，另一個也昏倒了。跟我一起進游泳池的，不就只有另一個人嗎？

我嚇了一跳，立刻從病床上跳下來。訖澄沒好氣地替我拿掉頭上的毛巾說：「醫生就她只是受驚暈倒了，躺一下就沒事，不要太緊張啦。我覺得你們兩個才不會那麼容易就出事。」

狹小的醫護室中只有兩張病床，我原來躺著是第一張，而我眼前的另一張床上，是失去知覺的樂璇。

看見我「失足」，所以就昏倒了？明明是妳把我推下去的。我跪在病床前，注視她微微傾側的臉。在我身後的訢澄嘆了口氣說：「為了要我加入，就需要這樣嗎？兩個人來拜訪我，兩個人來拉我入團，然後兩個人都出事了，兩個人都要我照顧。真可笑呀。」

訢澄嘲諷說。我撫了撫樂璇散亂的髮絲，她這副樣子令我無法不想法前幾天看過看小翼，好像被囚禁在世界深處的小翼.....

「小璇她這樣拼命，當然有她自己的理由。」我回頭坐在樂璇身邊，握住她的手，對訢澄說「但說到尾，她也是懷抱信念，想盡辦法，能夠站上日本的體操舞台。」

「信念.....」訢澄沉吟著。

「我想無論任何運動，跳水也好，體操也好，甚至我專練的長跑也好。你都要相信自己能做到，最後才會做到。不可能突然就成功了。」

訢澄無言地看著我。她的頭髮吹乾以後是標準的金亞麻色，像北歐人的深邃目光裡，是玻璃般尖銳清澈的雙眼。

「我不知道小璇為什麼會盯上妳啦，弄出那麼多麻煩，我還是先說聲抱歉。但我想跳水隊不只妳一個人吧，她會選擇妳，一定是因為她相信妳，相信妳能夠跟我們一起努力進軍。」我說「對了，妳說過妳不喜歡團隊活動吧，我不知道原因，但這就是『團體』，小璇這傢伙可是我們的隊長，她就是這樣，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已經把訢澄你當成隊員了。」

「嗯.....」訢澄輕輕撥動著金色的長髮，然後說：「所以說，你們是.....認真的嗎？我從來沒練過體操.....」

「就不試一下嗎。」看她有點動搖了，我趕忙順水推舟說。

「可是.....我男朋友不會同意的。」

訢澄這樣說了。

原來她有男朋友呀？這樣一來妳的後宮天堂不就幻滅了嗎，我瞥了一眼毫無跡象會醒來的樂璇。

不過她這種等級的美女，沒有男朋友才奇怪吧。

「他不喜歡我參加有太多公眾目光，要與太多人合作的活動。跳水沒有多少人看，我也練得不錯，他才勉強同意。」訢澄說。

「那就真的很.....」面對這種感情上的阻力，我也不道知道該怎麼解決。

「不過，既然如此。就試一下吧。」訢澄卻突然這說了。

「咦？」

訢澄臉上展現了一個確實的微笑，這好像是我第一次看見她這樣單純的微笑，她舉手伸了一個懶

腰說：「女人嘛，就是會耍任性的，像你女朋友一樣。總是那麼聽聽話話也不太像我，體操能夠練起來，應該也好看吧，你們下一次的練習是什麼時候？不過我可不保證有什麼成績，只是試一下而已。」

「兩天後，禮拜五下午三點，山下二號體育場館。」我雙掌合什說：「非常感謝，泚澄同學，不論是體操還是人工呼吸。」

「.....這件事千萬不要說出去，也絕對不要給我男朋友知道。」

她回復到原來冷峻的臉。好像有一個叫「冰美人」的萌屬性吧。

「那麼，這傢伙我會處理的了，麻煩妳了泚澄同學。」我說。

「再見。」泚澄用意味深長的眼神看了我們兩人，披著毛巾便走了。

門輕輕關上了。那麼，接下來就是.....

我走到醫護室的門前，鎖了門。

我回到病床前，看著身體攤軟了的樂璇，掀起她的白T恤，露出她穿著綠色比堅尼的上半身。

我伸手，握住她的胸部，剛好一手可以確實握住的美妙形狀，我輕輕用力揉弄，微妙的柔軟感令我的下身迅速地勃起了。

我立刻將沙灘褲脫下來，充滿自信地握住畢直的陽具，挺向樂璇的小臉。

我先用龜頭輕輕摩擦樂璇的臉頰，臉頰上充滿彈性的肌肉令我感受到別緻的快感，然後是鼻子，嘴唇，我像用蠟筆一樣，用陽具塗劃著樂璇孩子氣而可愛的臉。

這樣也不行嗎。

那麼只好行動升級了。

我用手拉起陽具，然後放手，肌肉的彈性令陽具像皮鞭一樣，重重地打向樂璇的臉頰，發出悅耳「啪」的一聲。

咦？還不行嘛，那再一次，我拉起陽具，準備再一次名符其實「鞭」打樂璇的臉。這時候——

「嗚呀呀呀呀呀呀！你是變態嗎？怎麼會這樣，我要對花姐說！你竟然用雞雞打我的臉，平常一直說我變態，明明你才是最變態吧。HEN - TAI - ！大變態！超變態！鬼畜級的變態！」

樂璇突然甦醒過來，像小老鼠般靈活地躲縮到牆邊，躲過我了LV2的陽具攻擊。

對了，突然「甦醒」。

我爬到床上，使出了傳說中的「壁咚」技能，用凌駕的眼神看著在我陰影裡縮起來的樂璇

「妳就不感謝我真的說服了泚澄加入嗎？我一看就知道了，妳裝作昏倒，是為了讓我有機會說服她吧。」

樂璇的嘴角泛起了某種充滿邪惡的笑容。

我醒來以後，聽泚澄說樂璇昏倒下，當下的確是著急，但回頭一想又覺得奇怪，是她自己下毒手，又怎麼會給自己的行為嚇到呢。從頭到尾什麼決勝負的都是幌子，只是苦肉計加製造對話機會而已。

所以，我怎麼可能會感天動地，像弱智韓劇一樣蹲在她的床邊呼喚昏睡的她呀。才不會有這種情節呢。

「妳還真的敢把我推下去呀。妳剛才有聽到吧，如果我休克了，眼角網脫落了，妳怎麼負責呀。」我捏著她的臉頰說。

「你平常給花組訓練得那麼好，才一點點沖擊力嘛，一定可以的。」樂璇笑說，然後便抱住了我。「不過，剛才我偷偷看見澄澄那麼用力幫你做心外壓，我真有點嚇到，看著你昏迷我就想起小翼，你沒事，真的太好了……」

樂璇的語氣開始像深秋的天氣，逐漸充滿涼意。

我嘆了口氣。抱起樂璇親吻起來，她的嘴唇才趕緊配合著，甚至渴求地將舌頭我的嘴裡，又努力地吸啜著我的舌頭，對我的嘴唇又咬又舐。看她那麼需索，說到底她還是擔心我的吧。

「Yes！將龜頭的味道還給你了！」樂璇伸出修長的舌頭笑說。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一定要教訓妳這惡魔！

我靠在牆邊，抓住樂璇的腰用力，令她彎下身趴在我的身邊，然後將外露的陽具端向她的臉前。她伸手握住我的下半身，用手輕按著我的馬眼及莖部，令我的下身一陣亂跳。

她嘟了嘟嘴，臉上泛色生理性的羞紅，輕吻我的龜頭笑說：「剛才欺負我的是這裡嗎？」

叁 | Naiás | 娜伊亞絲 γ

我扶著根部，用前端輕輕磨擦樂璇的小嘴，樂璇像生產期的蜻蜓，輕吻著我龜頭下端，還發出濕潤嘴唇上的水份，與皮膚分離的滋滋聲，好像故意要我用下體感受她嘴唇的柔軟，臉上是似是淫穢也似天真的微笑。

「男人都喜歡用這個來碰我們的嘴巴嗎？」樂璇用指尖摩擦著滲著前列腺液的馬眼說。

「只要是女人的身體，不論任何部分我都想碰碰看。」我回答。「尤其是妳的。」

「嘻。這是甜言蜜語嗎？」樂璇的舌頭從嘴巴裡遊出來，開始舐著我的龜頭。

「當然呀，200%重甜。」我慢慢將前端放進樂璇的嘴巴裡。

「唔.....嗖.....唔卜.....」

說起來，「咸故」到底什麼時候變成了「甜故」，是誰想出這美麗的避諱？實在應記一功——「呃呀.....」樂璇突然用力吸啜，小手溫柔地套弄，一種有別於性愛的柔軟快感令我渾身一震，打斷了我的智性思考，樂璇有點口齒不清的問：

「咕.....我的嘴巴有哪麼舒服嗎？」

我唔直接答你，用動作答。我按著樂璇的後腦，沒給她多嘴的機會，她也開始有致前頷動頭部，柔軟嘴巴細心地套弄著我的小莖，嘴腔裡的舌頭也靈活地在我的馬眼處打轉，像春風一樣溫暖的鼻息呼到我的下身，我拉開了樂璇的白T恤，撫著她健美的玉背。

「嗯.....咻——唔、嘖、呼.....好癢哦.....啜.....」

到底為什麼這種狀態，女人還是可以說話呀？樂璇舔了一回，把我的前端都弄得濕搭搭了，便放開了口，手腕一邊套弄，一邊用舌頭舐去我流出的準備液，不斷吸啜的動作令樂璇白皙的臉上泛起了帶氧的紅暈，她將垂下的頭髮撥到耳後，像受過訓練的白海獅，伏在床上，頸部柔軟的帶動嘴巴，有節奏地起伏著。

「呼.....唔、唔.....啾、啾.....咻——咻——嗯.....」

我的手掌解開她比堅尼的背上和肩上綁帶，抽走了那片淺綠色的小布。我一邊感受到小嘴的套弄，一邊將手探到樂璇的胸前，下墜的乳肉形狀顯得更加豐滿，我承在手中用力握弄，樂璇忍不住發出一聲低吟，用無辜的眼神瞧了我一眼，含住一竿粗壯仰視我的小臉顯得十分俏麗，我撫她的臉以示鼓勵，手中的乳肉卻不斷使力。

「嗯.....咕——唔唔——咻唔.....呼.....唔.....」

胸部的快感樂璇的雙眼輕閉，小嘴的動作也變得遲鈍，但一道蛇舌卻還是努力地輕撫著我的莖首，我的下身開始傳來了針刺般的緊繃，不由自主在樂璇嘴巴裡搖動。我感到掌心中是勃起了的小顆粒，使用指尖輕捏，這一下終於令樂璇腰間一縮，終於忍不住放開了嘴巴。

「嗚～好過份.....這樣叫人家怎麼舔啦，輕點嘛.....」樂璇皺起眉頭似乎有點微愠，可是還是低下頭去，眯著眼睛，專心地吸吮我的分泌物，嘴唇仔細在龜頭上游走，輕重有致地啜弄著龜頭根部最敏感的部分，她眼見我的龜頭不一回便漲成了亮晶晶地朱紅色，便自豪地問：「想射了嗎？不要再突然射在臉上啦，我可真的會生氣的。」

我握弄著樂璇的軟乳，小莖拈在在她的唇前，然後對她說：「既然都這麼說了，就只好射到嘴巴裡。」樂璇嘻地說：「先捏一下我的臉讓我知道，不然會嗆到的，唔.....呼.....」接著便低頭吞沒了我的下身，這一次便吞得更深，一口氣大半根被樂璇的口腔擄去了，溫婉柔和的快感傳遍我的全身。

我的右手繼續不忘搓揉她飽滿的乳肉，有意無意的摩擦她敏感的乳尖，樂璇嘴邊無力吐出被玩弄的輕吟，她的加快套弄的速度，嘴邊也用吸吮，舌根使起柔勁頂弄，「啾-咻、咻、咻、唔咻、咕唔.....唧咻.....」就在她不知第幾次突然用力用舌頭頂弄龜頭的時候，我下盤一緊，趕緊捏了捏她的臉頰，然後她在嘴裡不可收拾的發射。

「咕.....唔唔——咕.....咕嚕.....」

射到差不到最後，我故意將小莖提出，最後兩撮白濁，還是落在了樂璇的鼻頭與嘴巴上。樂璇回神過來，發現又中計了，便揮手不斷鎚打著我的大腿，口裡卻滿滿是我射出漿液。

「唔唔唔唔唔唔咕唔唔嗯嗯嗯！」

「聽不懂說人話。」

「唔咕唔唔唔唔唔唔。」樂璇皺眉抹著鼻上的精液。

我從身後的桌上為她取來了紙巾。笑說：「不用勉強吞掉啦，我相信小翼不介意沒聽到這一段。」

可是當我這樣說，樂璇卻捏住鼻頭，喉間發出咕嚕的一聲響，吞掉了我所有的體液，然後吐出亮晶晶的舌頭，體貼著地手擠出殘餘的點滴，然後舔掉：「我是不介意喝掉啦，不過味道總是那麼奇怪。」

我將紙巾濕了水，抹乾淨了樂璇的臉。樂璇便下了床到盥洗盤前用水漱著口，我不經意想起一個問題：

「對了，小璇，妳之前的男朋友，是為什麼分手的。」

「咕嚕嚕嚕嚕嚕嚕嚕。」

「你是不懂人類的語言嗎！」

「當然不是因為性生活。」樂璇吐掉口中的水，抹了抹嘴說「就因為我加入了體操隊。我跟你說過嘛，那時候我還不是正選，所以忙著練習，也到處參觀了不少社團。他說我太顧著自己了，便提出分手，我就說可以呀，我本來就太不懂什麼戀愛的。」

聽起是來是很理性的劇情。我還以為是受不了樂璇鬼靈精怪之類的理由。

樂璇漱了口，爬回床上便跨到我身上，抱著我親吻說：「如果是你就沒有這種問題了，反正幾乎每天都會見面。」

「不是說現在的妳不想要確定情侶關係嗎？」我想起了那天晚上在療養院外的話「然後氹得有男朋友了，妳不可能推倒她了吧。」

「情侶什麼的不重要啦，一起開心愉快不就夠了嗎？」樂璇倚在我肩膀上磨擦著我的身體。「那讓他們分手就好了，不讓女友做自己想做事情的男人，絕對不是好男友。」

妳果然是惡魔呀。我抱著樂璇的屁股，下半身仍未脫去的綠色三角布壓在我的陽物之上，摩擦著樂璇的私處。我吻著她的粉頸，樂璇發出撒嬌似的輕吟，然後說：「男人都好過份，逼人家用嘴巴都只顧自己舒服……」

聽見這句話，我望看她那滿臉期待的眼波，便抱起樂璇，將她放到床上。先從她的嘴巴開始吻著，然後是頸項，鎖骨，胸口，雙乳，乳首，腹部，肚臍，直到我的嘴巴輕吻著下半身的淡綠色三角布，小璇拉扯著我的頭髮滿足地吁起氣來。我解開樂璇的三角布，拉開布料，一片深紅色微張的花瓣就在眼前，唇邊都已經沾滿了濡濕的粘液，我輕吻已經濕得糾亂的陰毛，然後吻向她的蜜穴。

「丫哈……」

樂璇悠長的呻吟穿過我額頭。她的庭前老樣子泛濫滂沱，我嘴唇一下子便沾滿了散發著微弱體味的愛液，她的下體沒有任何尿臊味，反而仍有著池水的氫氣，我伸出舌尖輕點她正在勃發的小蒂，樂璇驚叫一聲，然後身子一震。我的雙手繞過她的雙腿，握住她的雙乳，撥弄著一對小豆。

「呀丫……小果……唔呼……好麻喔……丫……這樣舔會濕透的啦……呀丫……」

樂璇的身體像擱淺了的魚一樣抖動，身上的水濕因為情慾而變得溫暖。我把頭埋在潮熱的穴前，繼續舔弄，直到唇上的一顆小尖端完全挺起，我便爬起身，看著樂璇已經變得妖嬈的臉，用雙指進入攪弄著樂璇的前庭，稠濃的愛液隨著我的指尖發出潺潺的聲音。

「咿丫……把人家弄成這樣……小果……我想到水裡做哦，可以嗎？」

「你要我挺著勃起的雞雞到處跑嗎？而且游泳池有工作人員呀，下一次啦。」

「唔……」

樂璇聽見便不悅地厥起了嘴。已經不知道只是慾念迷糊還是認真的耍脾氣，但看著這道白桃色透著紅霞像快要溶化了的身體，我才不管她要到水裡去還是火裡去，我挺起無法軟下去的陽具，抵出龜頭，抵進了她那彷彿液化了的淫穴裡，開始挺動。

「丫丫呀——都不理我……丫啊……嗯……呀、丫啊」

嘗試過各種方式以後，我發現樂璇最投入的，還是男上女下的正常位。她每發現我迷戀地注視著她的肉體，她的臉上便會浮現某種除了性慾之外的愉悅。我的小莖在她的嫩穴裡長驅直進，來回挺動的動作令滿滿的淫水發粘結的聲響，緊窄的肉壁令我射過一次的下身重新感到酸爽。我低下頭吻著樂璇只管浪叫的嘴唇。

「啊丫、小果.....好硬喔.....怎麼啦.....哎丫、丫啊 - 你嘴裡.....嗯、都是小小璇的味道啦。」

什麼是小小璇？與旺仔小小酥是否有不可告人的血緣關係？我小腹收起，深深挺進她的體外，一下子衝刺到最花心，腫脹的龜頭令樂璇哀叫一聲，腰間繃緊起來，配合著我的動作擺動下身，緩緩收縮的蜜穴令我舒暢得頭皮發麻。我抬頭欣賞著她將雙手攤在耳邊，享受著的快感臉龐，我下身加速，雙手握著尖挺彈性的乳尖，令樂璇渾身亂顛，喉頭嬌媚的喘著氣。

「不、不要～丫呀.....小果你太快啦這樣我會先.....呀呀呀」

樂璇最敏感的不用說當然是分泌驚人、學名小小璇的花蕾。我們兩人的下身都已經完全濕粘得難分難解。但除此以外，樂璇的耳沿和乳首也是核心的敏感帶，我用雙指撥弄她兩點淡色的桃紅，充了血的小圓點有別於乳肉的緊韌，每次搔弄都令她拋動中的身軀花枝亂顛。

「啊丫丫、丫、小果.....好深哦.....這次真的會洩啦.....丫丫.....都是你啦、一直弄人家的...」

我推揉著乳肉不放，下身急速挺前，樂璇連脖子也開始滲露出胭脂似的薄紅，雙眼輕閉。我感到小穴深處病態似的緊縮，我的龜頭更是不遺餘力的用力頂弄，一片狼藉的交合處緊密的相撞。我馬眼的保險銼快要鬆脫了，我捏著樂璇的小臉，她會意舔著我的指頭。

「呀呀——丫丫呀！小果——.....今天可以射進去喔、算是賠罪啦、丫嗯！可以喔」

我聽見這聽句話，更加義無反顧地急挺，樂璇微曲著小腹，我撫摸著她像蒸出了紅霞了的美麗身體，一對拋動的嬌乳沾滿了汗水顯得更滑不溜手，就在我再一次抵到她的花蕾之後，她的肉壁緊緊收縮起來，哀叫連連便將一沫透明的水花竟然噴濺在我腰間，我驚訝之餘也將眼前一花，便在樂璇體內失控似的射精了。

「呃呀、呀呀丫～～呀丫好燙.....小小璇好燙呀.....！丫丫丫丫呀——」

樂璇老樣子誇張地高潮以後，便像昏倒似的喘著氣。我也呼了口氣，還不捨得拔出，拿著毛巾抹著樂璇猶有餘韻的身體，她似乎很享受似的嗯嗯微笑。我抹了抹被她的體液弄濕了的下身，那竟然有微弱但確實的尿臭味，說：「小璇原來你會.....」樂璇伸了伸舌頭說：「剛才一直在水裡嘛，都沒有機會上廁所，所以就.....不過還是不要經常這樣做，小小璇真的會痛。」

樂璇平復氣息以後，便看著抹過不停的下身抱怨說我射太多了，一定要到浴室去。我們便分別離開了醫護室，我稍稍沖過身以後，樂璇卻仍未出來。我無所事事地回到泳池。

原來已經是黃昏。木材色的明亮落霞穿過天窗，池水粼粼光片片。我突然心血來潮，來到無人跳水台上，我環顧四周，將近晚餐時間，觀眾席上沒有任何人，泳區也只有兩個人游泳，大概也沒有注意到我。

泚澄一定無數次從這裡掉下來，再上來，再掉下去吧？我想起她總是冷若冰霜的臉，每一次她站在這裡俯視眾人，再將自己拋到十米的高空裡，無所憑依地旋轉時，到底在想什麼呢？跟樂璇一樣，充滿著渴望整個世界來愛撫她的好奇心嗎？還是不過單純的自我滿足？

我吸了一口氣，感到莫名奇妙的孤獨。然後我深呼吸，躍向空中，這一次我做好了準備，不再紛亂，墜入滿池金黃色的浮花裡。

叁 | Ναϊάς | 娜伊亞絲 完

肆 | Πίστις | 皮士緹斯 α

肆 | Πίστις | 皮士緹斯

據說跳馬，是源自真正的馬匹訓練。只是後來莫名奇妙有人想到（一定是像樂璇這種人），單是跳上去越過不夠有趣哦，要轉幾個圈再完美落地也好玩呢，才會有了現代的跳馬比賽。但相對自由體操、平衡木、高低槓而言，跳馬的所有動作，都必須在一次的起跳與落體中完成，所以反倒是最高風險的項目。

最後一套像樣的隊服已經給藝莉了，實在再沒有合適的隊服給泚澄。泚澄只好穿著一般的緊身Tee與短褲，將亞麻色長髮用像髮夾夾起。

起跑之前，我姐跟她解釋跳馬的原理，而泚澄的表情，仍舊像油畫上的古典美女那樣似笑非笑。

我姐退到泚澄身後，然後用力拍了一下掌。

泚澄深吸一口氣，瞪起眼眉，便向前衝刺。助跑過後，她的身體在彈版前傾側起來，然後側手翻，成功地用雙腳踩落彈版，再直接撐到跳馬台上！雖然沒有任何轉體動作，但看得我不禁驚嘆歡呼。

正當我期待泚澄會天才式完美落地，泚澄嘗試在空中垂直轉體卻失敗了，旋轉的轉速比下墮的速度要慢。她整個身體幾乎以平趟的方式墮落在軟墊上，發出響徹場館的巨響。

當然就在她失敗落地之前，我看勢頭不對就已經衝過去了。還好我跟姐早就多鋪好了幾重更柔軟的軟墊，不管泚澄以任何方式落地，都絕對不會受傷，反正練習落地動作對她而言還太早了。

我爬到軟墊上，伸手扶起了泚澄。

「呀.....失敗了嗎。」泚澄靠躺在我的手臂上，雙眼放空似的看著天花。

「沒事吧，如果會暈就先躺著，不用急著起來。第一次來說，能成功捉到彈版與跳馬台的距離就已經很不錯了。」

雖然我的語氣是安慰，但我說是實話。

「還好，我沒事。」泚澄看了我一眼說「相比以前跳水失敗的痛楚，這舒服多了。」

對.....如果跳馬失敗，雖然也會有危險，但大多就是落在軟墊上而已。跳水的話，就不定就會像我昨天那樣.....

我姐也來到了，她卻一臉氣憤地說：「太過份了.....！」

「咦？」我驚訝地看著我姐「泚澄可只是第一次練習而已，不用生氣吧.....」

我姐卻一把拉起了我的領口：「我以前跌得頭破血流，你可以完全沒有扶過我一下，為什麼呀！？小果你好偏心.....」

「你什麼時候有頭破血流過了，一直插嘴說這種話你不覺得無聊嗎？讀者都笑不出來了。」

「嗚嗚嗚嗚嗚 ~ ~ ~ ~ ~ !」

「不要哭！」

「不要！我不要！小果已經有小璇了，還去調戲別的女生，太過份了！」

我望向在另一邊練習平衡木的樂璇，她也看見了我扶起訖澄，卻竟然滿眼雀躍興奮，她根本就在期待我趕快跟訖澄培養感情，然後確實的拉她進團，再把她推倒吧。姐妳太不了解樂璇了。

訖澄坐起來，稍微拉了一下衣服，然後便說：

「我沒事，我這種狀況還可以嗎？還是要直接把我趕出去了？」

「絕對無問題！訖澄同學我批准妳加入了！她的身材比較高，我看練個自由體操也應該會很不錯的。」

「呃，我只是來試一下的跳馬.....」

「一定要練自由體操呀！來來來來來，我跟妳說說剛才跳馬的問題，主要是力道掌握得不對.....」然後我姐回頭對我說「小果，接下來是藝莉要練跳馬，你先來照顧她吧。」

我姐挽起訖澄的手臂，原來似乎真的只是玩票性質，來試試看跳馬的訖澄，便頻頻回頭，不知所措地看著我。

我用「一路好走」的表情向訖澄揮了揮手。訖澄的體格不錯，本來也有體育經驗，除了差不多165的身高對體操員來說有點太高之外，看她剛才的試跳，要在半年內取得成績也並非完全沒有希望。

穿著體操服的藝莉按照訓練的編排走向我這邊，我打招呼說：「嗨、藝莉。」

可是藝莉卻只是耳根一紅，無視了我，就走到跳馬的跑道上，壓了壓腿，準備練習。

Ω

「藝莉醬今天心情不好呢。」

練習結束後，樂璇洗了澡。我拿著吹風機，輕撫著樂璇性感的後頸，替她吹乾頭髮，濕透了的頭髮捧在手中，像蘆薈般冰涼柔軟。

「是嗎？她不都一直很安靜？人家是有修養的日系貴族大小姐呀。」

回想起來，藝莉雖然加入了體操隊，但只偶爾與樂璇閒聊耍玩，那份溢於言表的優雅脫俗，並非樂璇與我姐可比的。

「唔……」樂璇深思著「是因為我一直摸她的咪咪嗎？」

妳一直做這種事還敢若無其事的思考是否有做錯！？

「可是我們是室友的時候，我就一直這樣做啦，她都習慣了吧。我一直想摸摸看小藝莉，可是上一次你一直弄，我都沒機會呢。」

不要把無法淫褻的原因怪到我身上好嗎？

「總之呢，就是我感覺到了，而且她今天練習的犯錯次數也變多了。你沒注意到嗎。」

這一點倒是真的。藝莉今天跳馬也好，自由體操也好，犯錯也有點頻繁，而且都像是時機捉不到，出腳次序有錯，那樣比較低級的錯誤。

「藝莉醬是很體貼的，跟你說一樣呀，是大家閨秀，所以很少會表露太多的感情，到底發生什麼事了。」樂璇用毛布抹乾了身體，戴起了白色的胸罩。「小果，要不要再來一次3P，好好治療她錯挫的心靈吧！」

「妳是那一個學派的心理醫師！弗洛伊德都要哭了！」

「呀對了，今天我要討論project！心理學史，我差點忘了！」

樂璇用預言了災難般的眼光回頭看著我。

順帶一提，樂璇是心理學系的，別問我為什麼。

「嗚，小果。好煩喔。」樂璇回頭抱住我的雙腿，用臉部摸擦我的下身「你幫我做好不好，我再你給全套服務吧。」

「你的全套服務CG我已經回收了，所以已經沒有議價能力啦！而且功課自己做！你是初中生嗎？」

「那麼兩套全套服務——」

「零的多少倍也是零！給我去看《半澤直樹》！」

「死小果，呀～」樂璇用口輕咬我隔著長褲的下體，然後說「我知道藝莉醬今天還有啦啦隊的事情喔，在山下足球場那邊。經理人先生，你要不要去找她，跟她好好談談。」

「這樣嗎……」

我仔細地吹著樂璇的長髮，差不多都乾透了。體操以後還有啦啦隊嗎，那一定會很疲累。樂璇哼著口哨，抹著自己的陰毛像在檢查修剪的長度，然後便穿起白色蕾絲內褲，使用滿懷惡意的眼神看著我，然後說：

「射精前要先跟藝莉醬示意呀。」

「妳到底在想什麼呀？」

「不要胡亂中出呀！」

「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不要一副我是慣犯的語氣。」

樂璇綁起了馬尾，穿起看來溫文的襯衫與黑色毛冷外套，套起了綠色的中短裙，然後抱住我的頸
脖，親吻我的臉頰：

「我喜歡小果，也喜歡藝莉醬哦。」

肆 | Πίστις | 皮士緹斯 β

話雖如此，要去討論心理學史之前，樂璇還是旁敲側擊的催促我去找藝莉。

「你們一定要相親相愛喔，那麼以後不論多少P也一定很方便了。」

對樂璇來說，3P說不定就只是像Uno，只是一大堆人聚在一起就必然會進行的聯誼活動。

我送樂璇到圖書館以後，便踏上步向了足球場的道路。要我去找藝莉？我也不知道有什麼能跟她說的，我們最親密的交流只是建築在體液之上。在藝莉眼中，我的角色應該只是樂璇的（疑似）男友與助手，練習的時候，我跟她的對話也僅此於體操隊的編排上，一句起，兩句止。

下午五時多，儘管陽光已經變得柔和，但暑氣仍然像怨靈般纏繞這炎熱的城市，我走了一回背上已經流滿了汗。總覺得最近日子已經變得好漫長，一起是因為跟樂璇在一起這大半個月裡發生太多事了。

還未看見足球場，便已經聽見澎湃熱情的音樂，還有群眾同時的叫囂口號呼喊。那是啦啦隊的練習吧，我們學校女生不少，致使美式啦啦隊的成員質素也很高，也得過不少獎項，不少女學生也慕名加入。我走到觀眾上，看見正在練習的啦啦隊。

「嘩……」

我不禁驚嘆著。那差不多有一百人，分成四個小方陣隊伍，雖然有男有女，但大多是女生為主。隊員們穿著同款式的美式啦啦隊服，上身是桃紅條紋的緊身白底小背心，胸前用顯眼的淺橘色可樂字體，印刷著我們學校的名字，下半身是性感短小的深紅色膝上百摺裙。一整片綠油油的足球場，被啦啦隊們佔領得像要散發出加洲的陽光。

藝莉也在那裡面嗎？我掃視著人眾的臉，距離太遠了，一時間也找不藝莉。看著那麼多女生又踢腿又彎腰又蹺臀，我腦裡開始形成藝莉穿著啦啦隊服的樣子，然後如果樂璇穿起來也應該很不錯……

我搖了搖頭，揮散腦裡的幻想。再認真看了一眼，還是沒法在隊伍中看見藝莉。

可能到樓下去看會比較清楚吧。我轉身離開觀眾席，回到地上，步入足球場的正式入口，然後走進通往球場中心的通道。

就在經過走道的時候，我便聽見了眼前的轉角，傳來清晰的咆哮。

「妳是認真的嗎？！」

「對……我考慮過了，學期才剛開始吧。那麼我退下來，新人還是可以接手的。」

這把夾帶著軟軟的口音，像小鳥般清脆的聲線，不就是……

「你把啦啦隊當成什麼呀！喜歡來就來，走就走嗎？」

「我……還是可以作為隊員練習，只是如果要處理太多行政的工作，我沒辦法……」

「不行！妳說走就走嗎！沒有人能夠立刻接手那麼複雜的工作！」

「抱歉，我已經決定了，就算妳不同意，下一次會議，我也會提出。」

「妳耍什麼小姐脾氣呀！我們都沒妳家那麼有錢，妳把我們當成什麼了！是妳們有錢人的興趣班嗎？」

「這是我自己的決定，與我的家族無關，請不要侮辱我的家族。」

「妳這——！」

我步出走廊裡，果然，是兩個穿著啦啦隊服，吵得面紅耳綠的女生。

其中一個，便是堅握雙拳的藝莉。她嚴正厲色，臉上透露著罕見而嚴肅的怒意。

「喂，藝莉醬，原來妳在這裡呀。咦，我是不是打擾你了……」

我故意故作無知的插嘴說。藝莉本來咬牙的臉，看見我便像立刻洩了氣。另外那個女生也穿著啦啦隊服，銳利的雙眼既怒且冷地看著我，只是呼了口氣，又藝莉說：「總之，我覺得妳這樣不負責任，不論出自任何理由，妳也是背叛了整隊啦啦隊，上下一百多人的成員！」

說完，那個啦啦隊女生便一面氣憤，直接走向球場。

我走到藝莉面前，看著她呆在原地，一臉消沉的臉：「妳還好嗎？」

「你為什麼會知道我在這裡。」藝莉說。

「因為，我最近在研究一款由貴國發行的偉大電子遊戲。」

藝術鼓起了圓滾滾的雙眼，雪女般清秀的臉充滿了疑惑。

我撥動頭髮，以說出神明的聖名那樣恭敬的語氣，說出答案：

「尾行。」

藝莉的手肘再次毫不留情的擊向我的腹部。

Ω

我將硬幣投進販賣機裡，然後買來了罐裝綠茶與咖啡。

「綠茶。」藝莉不用選擇便回答了。

我們離開了球場的待客室，來到球場外側的迴廊處，日色已漸漸西斜，天際的盡處已經漸淡成蒼藍色。我們並肩坐在塑膠椅上，身後依稀是球場上的音樂與叫喚，藝莉卻穿著啦啦隊服，閉口不語，

拉開了綠茶的拉蓋，喝了一口。

「剛才是那個女生是.....？」我問。

「啦啦隊的隊長。」藝莉的頭低垂著，她只是從體操服換成了啦啦隊服，深棕色頭髮還是用黃色的髮帶綁成了馬尾。

「是小璇要我來找你的。」我直接說出了我會出現的真正理由「她說你心情不好。」

藝莉聽見這句話，抬頭看我了一眼，便迅速又低下頭去。

我當然知道藝莉看見我總是會尷尬的原因。我便趕忙回歸正題說：

「藝莉，你想辭掉.....啦啦隊的人事經理嗎？」

總結剛才在走廊裡聽見的話，如無意外是藝莉想要辭任啦啦隊人事管理的工作，但啦啦隊的隊長卻為之鎮怒，便引起了一連串的對責。

「我也知道，這樣做真的有點不負責任，始終學期初定下來的時候，我沒有拒絕。」藝莉說「但.....如果不先辭掉行政的工作，我就不能專注在體操那邊，而且，啦啦隊多少只是因為我家人的影響，才會加入，從來不是我的第一興趣。」

「家人？」

「我父親的家系是經營老牌銀行業的，就是.....比較保守。」藝莉看著天空說「我是長女，有一天必須要繼承家族的生意。所以中學之後，便派我到家族生意轄下的地區，算是見識也好，學習也好。我本來想讀書之餘，繼續練習體操與芭蕾舞，可是父親既說，女孩子在異地，太過拋頭露面不好，也不能參與太危險的運動，所以就堅決不讓我參加甄選.....嗯，怎麼了？」

藝莉察覺到我的眼神像發現了埋藏在熱帶森林的國家寶藏。

家系？老牌銀行業？我聽樂璇說藝莉是千金小姐的時候，本來預想只是跨國企業高層，遠洋物流區域經理之類。我實在是井底之蛙，被貧窮限制了想象呀。

慢著，那我豈不是跟一座金礦3P了？

「但我並不是想只是讀書上課，體操既然不行了，那時候就剛好聽見啦啦隊在招生，也在找人事管理，我想美式啦啦隊也有體操成份吧，便用學習管理為理由，才勉強說服了我父親。但心裡始終覺得.....為什麼呀？我不過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為什麼要跟別人討價還價，就這樣一整年過去了，直到碰到了你跟小璇，聽你們說了日本青年賽的事情，我就想，只要拜託你，說不定就可以不用甄選。」

說到這裡，藝莉望向我，眼光是猶豫與自責，便說：

「小果，我一直把啦啦隊當成替代品，現在又想跑掉，是不是很任性也很不負責任.....？」

原來如此。也就是過去一年，其實藝莉也在做違心的事情。

不過，關於這種事情，整個月都陪著樂燃燒生命的我，幾乎不用思考，便有了答案：

我執起藝莉的手，她驚訝地看著我。我沒給她動搖的空檔，便趕快說：

「藝莉醬.....雖然我不知道妳的家族有多了不起。但聽我認真說一句：管他們去死吧。」

「啊？」藝莉意想不到，便笑了「什麼呀哈哈哈哈.....」

「小璇她說過，女人再過幾年，張開腿就只能做愛了。藝莉，如果妳真喜歡體操，就不管你老爸還是你老媽，儘管去體操吧。妳的命是妳的命，別人不能決定要妳要做什麼。」

藝莉聽見我這樣說，掩嘴咯咯笑了半天，然後才嘆了口氣，豁然開朗地說：

「別這樣說啦，我爸在其他事情上還是很疼我的，我絕對不能不管我家族的事情.....對啦，你跟小璇又從哪裡找來一個美女呀？」

「訢澄嗎？呃.....要解釋有點複雜。總之，就跟妳一樣。」

「跟我一樣！？」藝莉驚叫，瞪眼看著我。

「不、不、不，我不是指那回事上。」我嚴正否定「只是想說，她被小璇看中了，就逃不掉了。」

「唉，小璇真是的，以前當她室友的時候，她沒事就會抱著我.....雖然是也不會怎麼樣，但她好像有種脫離世俗的感覺，令她身邊的人會不知不覺就會跟著她的步調走。」

的確是這樣，如果不是樂璇，我也不會認識藝莉。

「藝莉.....可能應該要說抱歉比較恰當，但其實我還是想要說聲感謝，不論是配合小璇那小魔頭也好，為了體操隊那麼盡心也好。ありがとう。我真的只會這一句。」

「是不用那麼客氣.....」藝莉看著仍然被我握住的手，低頭撥弄著頭髮「那天我們三個.....其實也是半推半就，所以你不用感到抱歉.....」

其實我要說的不是這件事。但眼見藝莉垂眼窺伺著我，雙頰漸漸浮現出胭脂紅，像雪原上的夕陽。我好像又聞到那一天在她嘴唇上嘗過的味道。

「那麼，那真的感謝妳，藝莉醬，妳的身體好漂亮，比小璇的還要更.....」

我靠近藝莉的臉頰，晚風徐來，吹起她雪白肩膀上的陣陣汗香。

「是嗎？我在你眼中，有那麼的.....唔.....」

到我感覺到的時候，藝莉已經扶著我的胸膛，而我們的嘴唇已經交疊起來，藝莉不太會舌吻，我便只是用舌頭輕舐著她的嘴唇，品嚐著她唇彩的味道。我抱住了藝莉，手掌隨著爬昇的慾念，從腰間上移到她豐滿的胸口下方，漸漸急促的呼吸隨著相吻的節奏而紊亂。

「小璇不在呢.....」藝莉稍一放口，語意不詳地說「就只有我們兩個.....」

「其實我不喜歡群體活動。」Credite to 辻澄！

「什麼意思啦.....」

我看著藝莉羞澀的微笑，想繼續貪戀她的小嘴唇，我的手機卻突然發出「叮咚」的訊息音，我差點想將手機丟到球場裡慶祝利物浦順利奪冠，就在抽出來的瞬間，我們都看到了來信人的名字：變態小小璇。

「這是誰呀？好可愛的匿稱。」藝莉窺見了，幸災樂禍地說。「但我直覺你還是看一下比較好。」

可愛嗎？那可是有一次我們在床上打鬧，樂璇搶了我的手機強行輸入的，根本就已經是色情熱線的店名了吧。

但藝莉都這樣說了，我便也只好看著手機，如果內容不是關於生命危險，拯救世界，那麼樂璇妳就最好給我去——

[璇：喂，小果～弗洛伊德的英文是什麼呀？]

FUCK YOURSELF！

一定是這樣！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Sigmund.fuck.yourself！

正當藝莉看著我想要把手機屏幕捏碎的恨意而不斷嬌笑，樂璇又傳來了一道新訊息：

[璇：溫馨提示，藝莉醬的性感帶是鼻子喔～]

我看著藝莉，她鼻子輪廓的確非常秀美英俊，但我從來沒聽說過有女人的性感帶是鼻子。我故且要藝莉把頭靠過來，然後吻了她的鼻頭。她困惑地說：「這是.....這個城市的風俗嗎.....？」

我將樂璇的訊息展示給她，她不解地偏著頭，然後認真思考說：

「不是吧，我的話.....是脖子與大腿內側才對呀.....咦？」

對不起，佛洛伊德，妳是最好的，You really genius。

肆 | Πίστις | 皮士緹斯 γ

「隨便坐就好，要喝茶嗎？」

披著外套的藝莉脫下了運動鞋，開了燈，眼前的房間令人錯覺在進門的瞬間便穿越了一萬公里的距離，來到那東亞的島國。玄關過後，是一目了然的單人起居室，和式的榻榻米地鋪，仿木的書桌、淡紅色的床單、碎花拼布窗簾，古色古香的方形紗燈罩，配合著米色的牆壁，充滿了居家的溫暖感。

「怎麼了？」藝莉笑著我讚嘆的表情。

「該怎麼說呢，比我想象中簡潔，還以為藝莉醬妳的房間會是公主等級的那種豪宅。」

「因為在我正式以長女身份，接管家族生意之前，父母都逼我過節儉的生活呀。」

「是哦，那還真佈置得十分用心。」

我脫下了鞋，坐在榻榻米上撫摸著蓆草的堅實感。

「這裡的房間都好小，大小都不是用疊來計算，我等意算好了大小，然後從日本特別訂造榻榻米空運過來的，花了好一筆錢，難得一個人住嘛。」

一點也不點節儉好嗎！

我站在書桌前，掃視著藝莉書架上的書，都是她國際金融管理系的課本以及不少日文書籍，當然除了漢字以外，我沒有一個字認識。我說：「藝莉醬，我要不要跟妳學一下日文呢。」

「可以呀。」藝莉拿出罐裝茶葉，開啟了電熱水器「日文其實比中文要簡單多了，中文裡面一堆四字成語什麼的，我跟媽媽說了那麼久，還是不太會用。但你看，小璇跟我住的時候，學了半年就大概會說日文了。」

藝莉是漢日混血，父系是日本人，母系是華人，所以中文才那麼流利，但因為她在日本長大，說話還是會多少帶著一份溫柔的口音。

「那上次樂璇跟妳說的話是什麼意思？」我隨口問。

藝莉看顧著熱水壺的臉，卻又緩緩變得暈紅，每次提起那天的情況，她便也條件反射的害羞。我並非故意要作弄她，不過日式嬌澀本來有著獨步世界的美感。她斜斜著地傾注著眼光說：「好像是說，『一起來玩吧藝莉醬』.....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她還真的記得呀。藝莉為免破壞氣氛，便趕快換了話題：「對了，小果，我有認真考慮了一下，我覺得，我們這樣一直自己躲起來練習是不夠的。」

「什麼意思？」

藝莉用貌似很高級的砂瓷茶具泡好了茶，將其中一杯遞給我，然後說：「雖然體育團體最重要是比賽成績，但我覺得，公眾目光也是很重要的一環，正式比賽時，甚至會影響評審的主觀觀感。就像

我們學生的啦啦隊，因為名氣太大了，所以只要跳出某個模樣，就算不是一流的演出，也會得到不錯的名次。」

「是這樣嗎？」

「嗯，我覺得名氣也是很重要的，公眾的壓力真的會影響評審，而且我們未找演高低槓的人選吧。所以呢，我想不如弄些海報或是網路宣傳，去催谷我們體操組的人氣，也順便吸引新血。」

我喝著香氣幽幽的茶水，聽起也頗有道理，不愧是銀行家的女兒呀。

「那我明天跟我姐說說看吧，她也應該會同意的。」我說「真厲害呀藝莉醬，這種事情小璇跟我姐就絕對想不出來。」

「是嗎？也還好啦。那麼.....我先去換個衣服。」藝莉帶著羞澀地說，步向廁所。

「等一下！」我將茶杯放下來，立刻制止了藝莉。

「咦.....怎麼了？」藝莉不知所措地看著我。

並不寬廣的單人宿舍裡，我兩步便從後抱住了藝莉，藝莉雖然沒有意外，還是「丫」地哼了一聲。

「妳想換什麼衣服呢？」

「就.....普通的衣服。」藝莉背靠著我的胸膛說。

「藝莉，你沒聽過那個神話嗎？」

「是.....？」

「當普羅米修斯離開奧林匹斯山，交給人間男人們的第一道聖火，令男人有了生殖衝動的，就是『啦啦隊服』呀！」

沒錯！藝莉今天下午換過啦啦隊服之後，練習過後就沒有再換衣服了。她說，早上穿的便服都沾滿了汗，穿過的衣服脫下來後，洗好之前絕對不會再穿，這是她的習慣。她離開球場時，便只披了一件黑色的毛衣外套，裡面卻還是性感豔麗的啦啦隊服。剛才走到學生餐廳裡，都引來了不少男生的注目。

「騙人。」藝莉小姐簡單直接便否定了人類文明的起源，她轉身輕鎚著我胸膛說：「小果你該不會其實是有服裝性癖吧.....」

跟藝莉吃飯的時候，我把如何認識樂璇，捕獲訛證的經過都說了。

「怎麼會呢。」

「那麼.....」藝莉帶著試探的眼神說「我去換セーラー服，要看嗎？」

「什麼服？」

「呀對了那是日文，就是日本女學生的校服，亞美利堅船員會穿的那種，領口有一圈藍色的，中文叫什麼呢，好像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水手服！」

「對了！水手服！我離開日本的時候，怕自己會太懷念，就帶過來了，要看嗎？嗯？」

我抱著藝莉的細腰，啦啦隊緊身背心裡的挺拔雙峰正壓在我的胸口，這已經令我蠢蠢欲動了，可是——

是水手服呀！！

水手服VS啦啦隊服！

世界大戰抹黑宇宙了！CAN YOU FEEL！

「呵呵呵呵看你煩惱的樣子，反正我只有一個身體嘛，這次沒穿就下次吧，不用想太多啦.....」然後藝莉便乖巧的說。

是嗎，那我可以預訂體育服套餐嗎？

但人生的經驗告訴我，做人必須活在當下，循序漸進。我低下頭來，吻著藝莉的頸脖，她身子一軟，便靠坐在書桌上。

「唔.....怎麼一來就吻人家的.....呼嗯.....唔.....」

我像犬隻般舔吻著藝莉腮下的頸脖，藝莉喉間發出了微微顫抖的呻吟，夾帶著不能抗拒的歡愉，好像我在她的肌膚上吻破了缺口，然後注入性欲的催化劑。我脫下她的毛衣外套，輕撫著她的裸露肩膀，然後沿著手臂游下去，摸到了渾圓的豐乳。

「呀啊.....小果.....一直吻我的頸脖的話.....嗯唔.....我會.....丫~」

我雙手握住一對闊別以久的雙乳，輕捏著帶有了塑膠感的小背心，隔著乳罩與外衣的美乳摸起來特別堅挺，加上頸間的敏感，藝莉抽泣似的低吟，身體變得像貓一樣不安又柔軟，我的背項感受到她想要穩住身體而抱住我的雙手。我再一次舔過她的像絲綢似的頸間，然後注視著她的果然已經失焦的雙眼，再吻向她的嘴唇，繼續享受令人愛不釋手的E-CUP軟乳。

「唔.....咕嗯——丫丫——唔.....先輕點啦.....」

我們跟藝莉抱著對方，不徐不急地接吻，我像要收集柔軟度的經驗，隔著衣服從各個角度撫弄藝莉不能掌握的巨乳，E-CUP的大小剛好具有沉甸甸的感覺，但又不失柔軟，摸在手中仍有堅挺。藝莉都被我弄得氣喘連連，幾乎都吻不下去了，只懂張開口被我舔咬著她的嘴唇與唇頭。我看她也太可憐，便拉起她的玉手，放到我的褲檔上，她便解開了我的褲頭，掏出我挺直的下體輕輕套弄。

「嘻.....那麼快變成這樣了啦，要怎麼做才好呢.....」藝莉有意無意地瞧著我的下身，我說：「

我說怎麼樣妳也會答應嗎？」藝莉挑著眉頭看著我：「太變態的事情我可做不出來喔，其他都還好啦，例如嘴巴.....」聽見藝莉這般羞澀又直白的言論，我差點就兵關不守了，我憐愛地吻著她最敏感的頸間，在她耳邊說：「今天藝莉醬都累了吧，不用太操勞，先繼續用手吧，藝莉醬的咪咪太漂亮了，我還沒有品嚐夠.....」

這一直是令我覺得非常矛盾的兩難。女生幫我口交的時候，我就不能完全地撫弄她們的胸部（就她們跪在我面前，算硬把手伸下也得彎點腰，非常不舒服），尤其面對藝莉這種有著神級巨乳的少女，我都寧願先放棄一點快感。藝莉聽見我笑話她便羞著輕打著我，我掀起了藝莉的緊身小背心，裡面是粉紅色的運動內衣，需知道品嚐一對乳房，就像品嚐上海小籠包，從外表到湯汁到餡料也充滿著層次，我便加重力度，疼惜著一對粉紅色的丘壑。

「丫呀——嗯.....好麻喔.....小果.....呀.....你的好熱.....嘻、一直跳.....嗯丫.....」

藝莉半張著眼，享受被我舞弄乳肉的快感，小手卻十分聽話的套弄著我的小莖，溫暖的掌心撫擦著我的龜頭，令我的海綿體反復經歷澎漲與收縮，泵送著將要發射的體液，前端不知不覺便傳來涼意，前列腺都沾濕了藝莉的小手，昇起了體液的異味。我感到掌心的兩團軟肉變得更為的鼓漲了，粉紅色的內衣上突出了兩顆小尖端，我稍為用指尖搔動。

「唔丫.....！這樣、這樣、哎唔.....會使不出力啦.....嗯丫.....」

但藝莉口裡說不，小手卻很誠實，甚至更靈活地加速套弄了，我感到胸口一緊，藝莉也感到的前端已漲得圓亮，五指更是像採花的少女般在龜頭上又按又壓，我穩住腳步，雙手承托著豐滿的下乳，忘情地吻起藝莉的粉頸。藝莉抬起頭嬌吟，便輕輕地在包皮的連接處反手一推，隨著我喉間的低鳴，大量的精液便落在藝莉小手與啦啦隊裙上。

藝莉看著被噴了一灘花白的紅色百摺裙，噘著小嘴說：「還好明天不用練習。」然後又用裙子覆蓋我的抹著我猶有殘液的前端，驚訝地發現我竟然沒有軟下去，我便說：「我有特殊性癖嘛。」

我將藝莉抱起來，放到榻榻地床鋪上，將髒掉的啦啦裙腿下來，房間裡都充滿了精液的腥氣與情慾的體味，藝莉雙腿不安分的曲起來，卻被我抱在掌中，當我的指尖摸過藝莉的大腿內腿，她便窒息似的吸了口氣，這裡果然是她敏感帶。她說躺在枕頭上說：「小璇真的不會介意嗎？」我回答：「大概只會介意沒找她來加入吧。」

不過想起在更衣室裡的對話，樂璇真的沒猜到嗎？不可能吧，甚至應該要歸功於她不斷暗示我要推倒藝莉，我才真的把藝莉醬推倒了。藝莉聽見我那樣說，臉上便泛起半是嬌澀半是偷情似的得意感。我脫掉自己的衣服，俯身與藝莉舌吻，吻了那麼久，藝莉慢慢開始學會舌頭的技巧，與我的舌尖交響出粘滑的水聲，我推起粉紅色的運動胸罩，一對巨乳重見天日，在藝莉的胸前散開了。

「不要盯著看啦，好難為情.....嗯呀.....啊丫.....小果你真的.....嗯.....好喜歡弄人家的.....丫呀.....咪咪。」我從頸脖開始向下來吻去，直到我將頭埋在藝莉的胸前，嗅著柔軟的乳香，然後使用舌頭在深紅色的乳尖上打轉，因為一直被的揉弄，兩顆小可愛早就挺立了，乳暈都泛起了充血的顆粒，我赤手握住一對軟肉，推擠著彈力滿滿的軟肉，間或舔吻著乳首，令藝莉渾身酥麻，同時將手探到藝莉的腿間，撫摸著光滑的腿側。

「嗯——小果——不行啦.....這樣摸.....會、會、呀丫哎呀.....會、嗯、濡れた.....」

又要進入日語模式了嗎，我還是趕快把日文學起來好了。我上下其手，一邊揉弄著藝莉的美乳，

一邊輕撫她的美腿，藝莉的小手是習慣使然嗎，便也握起我的陽物上下套動，我又進入了一輪的作戰狀態中。我的指尖隨著藝莉的大腿，慢慢向上探去，然後按在的淡紫的繡邊內褲上，我的手指才剛碰到，綿質的表面卻已經濕透了。

「いや.....」藝莉突然說了，我怎麼覺這兩個音節有點耳熟。藝莉看著我停下了動作，便諒解的說：「いや的意思『不要』，不過，我說的『不要』也不是真的不要，嗯.....」感謝藝莉老師讓我終於學會人生的第二句日文，然後藝莉執起我的手腕，令我的手指撫向她的庭前。我馬上拉下了藝莉的內褲，一片飽滿的粉色肉瓣已含苞待放，微張的雙唇上是晶瑩的露水，我用手輕抹，藝莉便似要暈過去似的呼氣：「呼啊啊丫——那裡.....呀哈.....小果、丫.....小果.....」被我刺激了那麼久，藝莉全身都像要綻放出的花蜜了，藝莉口中叫嚷著不知名的語言（肯定不是日文），我憐憫起曲起了藝莉的雙腿，用小莖對著藝莉櫻花色的帶雨梨花，用龜頭輕推勃發的恥丘，擠出滑潺的愛液。

「丫、唉呀.....不要、欺負、呀丫.....人家啦、入れて.....」

「『い(入)れて』是什麼意思？」

「唔.....不告訴你.....」藝莉擺弄挑逗的眼光說。

我應該要立刻錄下來去請教樂璇教授嗎？算了，性愛學日文，有生之年應該還是可以學會的。我吸了口氣，將被愛液沾濕的小莖壓進小藝莉裡，緊窄的腔道立刻便像軟體生物一樣包住我的前端。藝莉呻吟聲剎那變得妖妮，我挺著陽物穿過肉壁，抵達深處，然後聽著藝莉輕柔的叫床聲，有致地抽送，享受著藝莉的淫穴。

「哎啊.....那裡.....丫、丫、丫、都進去啦.....嗯.....」

藝莉的小穴雖然不及樂璇那麼敏感，但卻更顯得柔軟而緊窄，藝莉的下身配合著我的抽插，提著臀部的靈巧地配合，令我的前端在蜜穴中舒適非常。我覺得自己好與藝莉融為一體，藝莉平常像月亮似安靜優美的雙頰，浮現出月全蝕的紅霞，輕咬著的嘴唇與撫媚的眼光似渴求更多，我不覺加重了力度，雙手按握藝莉拋動的雙乳，借勢揉弄。

「哈丫、小果、啊啊、好像.....丫呀、怪怪的、哎丫、おマ○コ.....」

那又到底是什麼意思？而且為什麼會出現「○」，作者可以解釋一下嗎？藝莉自行抱起了大腿，讓我可以撫著她的巨乳用力抽送，我的龜頭頂弄著充滿愛液的花心，發出淫穢響亮的水聲。藝莉小臉緊緊地皺起來，吹吐著潮熱的吐息，我一邊抽插，一邊用指尖撫弄著勃起了像果實似的陰蒂，藝莉抬著頭，被刺激得淫聲哀叫起來。

「不要、丫、いや.....丫、呼呀、嗯呀要、要.....呀、哦丫丫丫」

藝莉的纖腰一緊，澎湃的淫水便從被我抽送中的淫穴與湍流而出，弄得床勢濕成了一片。我稍事拔出，輕輕按摩著剛高潮了的軟肉，我撫著藝莉的臉說：「小藝莉洩了好多喔，要先歇息嗎？」藝莉吻著我的指尖，伸手摸了摸我仍然挺立的下身，喘息著便說：「沒關係哦，不過今天還是不能射進去，好嗎.....」

果然不能胡亂中出嗎？我扶著藝莉的腰，讓她過身來，趴在床墊上蹺起屁股，藝莉的臀部渾圓美麗，但我下身的腫脹令我無遐欣賞。我扶著小莖，對好的了位置，藝莉小手幫忙一推，我便重新進入了滾熱的淫肉裡繼續抽送

「好深.....哦恩這樣做.....呀.....小果的、丫呀、好漲呀.....」

我分出雙手，探到藝莉的胸前，撥起仍然掛在藝莉肩上的啦啦隊服，全身是汗是藝莉，令一對沉沉擺動的巨乳都變得像玉器般滑嫩。藝莉的小臀按著節奏的前後聳動，令我的每一下插去頂到緊窄的花心，我低下頭來吻著藝莉的後頸，我們兩人像動物一樣忘情交合。「呷恩.....那裡、マ○コ、やた呼、呼恩.....」

聽著藝莉在我耳邊的浪叫，我感到龜頭都快要被血液綻破了，藝莉挺起的腰肢令小穴便得更為緊縮，我每一下的抽送都必須更用力地摩擦肉壁。藝莉被我推了一回便全身顫抖，我整個人貼在她的背上，藝莉偏起頭來舐著我的耳朵，在我耳朵催眠似的說：「那啦、好酸啦.....哎丫、また入れた啊呀.....小果.....又來啦.....」

我也感到身體的水份像完全蒸發了，喉乾舌躁的我只好緊抱著藝莉的身體，作出最後衝刺，我一手握住美乳，一手掙弄藝莉的小豆，藝莉的小穴也已經再次瀕臨失守，蹺起的臀部連連抽搐，藝莉的雙手將床單扭起了麻花，酸麻的下身用力一挺，藝莉再次求救似的呼叫。「不、不要.....哎呀丫丫丫丫だめた、あつい丫丫丫啊啊」我撫著我跟藝莉的交合處，小雙唇隨著藝莉最後的叫喊亂顫出滑溜的愛液之流，我在爆發前一刻才拔出來，龜頭像壞掉的機械般瘋狂抖動，一道道的白濁巨枉便全射在藝莉身的庭前與屁股上。

甫一完事，藝莉已經累得出說不出話來，雙腿軟軟地攤下去，連清理身體也沒力，我替她用毛巾擦去身上的各種體液，脫下了激情過後的啦啦隊服，便在藝莉身邊躺下，藝莉倦透了而迷糊的雙眼看著我，她問：「你跟小璇都是這麼激烈的嗎？」

我看著眼前這片美麗的臉孔，想了想便說：「小璇嘛，她根本就是性愛當成體操一樣是遊戲，然後樂在其中吧。」

「這樣也不錯呢。」藝莉笑說。

我抱著藝莉問：「所以藝莉醬也樂在其中嗎？」

藝莉嬌嗔一聲輕扭我的腰間，然後用小手把玩著我沉睡了下身，便說：

「接下來的日子裡，不管是體操也好，各種事情也好，也請你跟小璇多多指教了。」

肆 | Πίστις | 皮士緹斯 完

伍 | Διόσκουροι | 狄俄斯古里 α

伍 | Διόσκουροι | 狄俄斯古里 α

我帶著酸軟疲勞的四肢，在體育館中設置給藝莉與泚澄練習用的跳馬。體操團都只有我一個男人，結果我就負責了所有粗活，時間一久了可真吃不消呀。

「看你累成這個樣子，哈哈。」

休息時間，剛練完了一輪自由體操，穿著體操服，披著汗巾的樂璇，拿著水瓶咕嚕咕嚕的喝著水，然後將水瓶敲向我的胸口。我接過喝了一口，冰涼的清水令我的身體回了一口氣說：「妳不想想看，我寫了三千多字的做愛場面，喂～小璇，不如下次妳只有叫聲好嗎？我累了。」

「不行！我的身體又漂亮又性感，你要想盡辦法去形容得活色生香呀！」

「來來去去不就是那些字！我都快詞窮了！」

「明明就有夠多了啦！小果你仔細聽呀，包括小莖、龜頭、馬眼、雞雞、包皮、陽具、雞雞、小穴、穴穴、蜜穴、淫穴、肉穴、嫩穴、陰部、陰道、庭前、花芯、花蕊、肉洞、菩蕾、腔道、屁股、小臀、雙峰、雙腿、美臀、肉壁、小豆、乳頭、乳房、乳肉、乳側、乳尖、胸部、胸脯、軟乳、巨乳、豐乳、乳首、丘壑、乳溝、乳暈、乳輪、小蒂、花蕾、股間、陰毛、下乳、愛液、淫水、花心、陰蒂、肉瓣、陰桃、陰唇、恥丘、精液、白濁、濃漿、腥氣、前列腺液、海綿體、舌頭、嘴唇、舌尖、吐息……」

「妳是解剖學家嗎！妳這變態痴女！而且我敘述從不使用『雞雞』！只會用於對話！太沒格調了！」

「動詞的話：脫下、挺出、蹺起、張開、突入、插入、抽送、搓弄、挖弄、摳弄、握弄、搓揉、摩擦、挺動、撫摸、粹弄、輕捏、輕弄、輕撫、輕啜、輕握、輕碰、輕搔、輕抹、輕咬、搔弄、含弄、吸啜、挺立、打轉、挑逗、攪動、頂壓、澎漲、收縮、按壓、套弄、抽搐、勃起、充血、泛紅、舐咬、拭擦、舔弄、抵壓、呻吟、嬌吟、低鳴、低吟、哀叫、喘息、氣喘、嬌喘、浪叫、拋動、升起、拔出、抽出、射出、噴發、潑濺……對了，小果，你有點濫用『輕』這個字喔，要注意一下呢。」

「形容力道不是『輕』就是『重』嘛，我努力渲染妳跟藝莉在床上的溫柔，好嗎？」

「原來你是用心良苦呀。再接下來是形容詞類：柔軟、尖挺、圓挺、堅挺、淫穢、滾熱、滾燙、微溫、微暖、溫熱、潮熱、溫暖、豐滿、漲硬、堅硬、渾圓、豐潤、畢直、濕涇、淋漓、赤紅、朱紅、暗紅、漲紅、潮紅、豔紅、桃紅、深紅、櫻紅、棗紅、挺立、嫩滑、粘滑、粘稠、濃稠、潺潺、汨汨、濕潤、濕嫩、飽滿、微張、緊窄、鼓漲、輕柔、沉甸甸、堅韌、彈性、光滑、晶亮、嬌澀、羞怯、妖繞、妖妮、妖冶、嫵媚、晶瑩、舒爽、酸軟、酥麻……」

「偉大的漢語呀……」

「對嘛，如果你只是保留叫床聲反倒會詞窮呢，能配合叫床與口交的擬聲詞實在有限呀，只有：呀、啊、哎、欸、丫、哼、呼、嗯、唔、咕、咻、嗖、嘖、啜。所以藝莉醬的角色很重要呀，能把上

面的字詞都轉成日文，詞彙量就直接乘2了。」

「是哦，就像おマ○コ嗎？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小穴！」

樂璇像小學生一樣舉手回答。

「為什麼會有○在中間呀？」

「因為完整的『おまんこ』對日本人來說是『放送禁止用語』，總之那是很複雜文化問題啦，不要欺負藝莉醬好嗎。」

「我才沒有欺負藝莉醬！」

「而且有一點遮掩才顯得色情嘛。」

「會嗎？」

「○○○○○○○○○○○○○○○○○○○○○○○○○○○○○○！！！」

「不要騙字數！根本就是看不出那到底是什麼了！妳是空知英秋嗎！」

「你不也一直狂用一堆心型符號的，那有資格說我……」

「那是在描繪妳們誘人的叫床聲！」

「小果好兇～！」

「就說了不要騙字數！」

「不好意思，請問，這裡是體操團嗎？」

就在我跟樂璇胡謔著甜故的藝術，一把陌生的聲音引起了我倆的注意。

我們回頭，望向入口處，是一個穿著便服，戴著粗框眼鏡，非常矮小的女生。她站在入口的位置，眼神像落入陷阱的小白兔，可是當她看著了一眼樂璇的體操服以後，便深吸了一口氣，將明顯已經演練過大概有一千次的對白說出：

「請、請問這裡是體操團嗎？我要加入！」

我看了一眼樂璇，樂璇也看了我一眼。

下一秒——

「嗚欸~~~~~好可愛的蘿莉！眼鏡娘呀！身材也不差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可愛！！！！」

再下一秒——

我攔腰抱住了想要撲過去的樂璇。

「不要侵犯幼女呀。」

「放手啦、好可愛！超可愛！超級無敵可愛！跟小小璇一樣可愛！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千萬不要變童呀。」

「不、不、不要再說了！我才不是小女孩！」那個矮小的女生大嚷著說，激動使她的臉色泛起紅暈，她推了推眼鏡「快、快點讓我加入啦，不是在招收新人嗎？」

對了，藝莉的動議得到接納以後，便開始準備宣傳。因為我們沒有人懂得設計海報，便先在Facebook上弄了個專頁，除了介紹我們的體操隊，也說我們正在再次招募正式隊員。

所以這位小女生是看見了網頁的宣傳而想加入的嗎？可是，為什麼她的態度那麼著急？

「好可愛喔超可愛太可愛了，總隊長我批准妳入團！以後就當我的專屬玩伴吧！」

那個女生聽見樂璇的前半句便笑了，可是聽見後半句便又陷入五里雲霧裡。

「所以，到底，是怎樣了.....？」

但無論如何，她的身材也真的太適合了。因為我們是業餘運動員，也不是千挑萬選、從小就訓練的國家級體操運動員，所以體操團成員的身高都不太達標，例如樂璇身高是156，藝莉身高是159，泚澄是164，我姐也有162。

相比之下，眼前的女生.....大概只是有151，不，大概更矮，可能只有148左右。

「咦，怎麼啦？」

藝莉與泚澄察覺到這邊的騷動，便走過來看。

「藝莉醬，小果因為要跟我爭奪新成員而大打出手了，快幫我嗚嗚嗚嗚嗚嗚、呀~」

我敲了敲樂璇的頭，便對藝莉說：「藝莉醬，有新人要加入，叫我姐過來吧，她會處理的了。」

藝莉理解點頭，正當她想去找我姐，女孩的身後，卻又突然跑出了另一個比較高的女生。

比較高的女生喘著氣，乘其不備，用雙臂鎖起小蘿莉的雙手，似乎要拉她回去，然後喝道：「回去！爸媽不會同意的！你不要再搗亂了啦！」

蘿莉用刺耳的反抗尖叫：「放開我！我要！我要參加！」

較高的那個女生雖然沒戴眼鏡，可是從她們面部的輪廓，說語的神態，就能推算兩人的關係。

「是姊妹嗎？」

訢澄冷靜地替我說出了答案。

看起來，是姐姐為了阻止任性的妹妹參加體操隊，趕來將野生的妹妹帶回家去。

「等、等一下。」藝莉走上前去安撫兩人「既然妹妹想要參加，要不要就讓她試試看，然後再決定，反正我們也不是來者不拒，姐姐先不要激動。」

「呀？姐姐？」高挑的女孩看著藝莉，浮現出不耐煩的表情「我才沒有說要參加體操隊，唉，又給誤會了，怎麼會這樣。都是妳呀，一副白痴臉。」

聽見她這樣說，我、樂璇、藝莉、訢澄都墜入靜默，一秒之後才意會過來，難道說.....

「快放開我！你要把你姐拐帶到哪裡去啦！那有像你這樣不聽話的妹妹！」蘿莉這樣說了。

「爸媽早就說了妳碩士畢業前不能參加其他課外活動！如果被遞到我也會受罰！那有像你這樣不成材的姐姐！」

比較高的那一位，其實是妹妹；而比較矮的那一位，其實是姐姐。

我們都無言以對，看著兩姊妹爭執，先打破沉默的，還是我們偉大的隊長樂璇，她像小學生般舉手大叫：

「姊妹井！」

Ω

十五分鐘後。藝莉與我姐，總算合力安撫說服了兩人，既然難得來到，就先不要急著離開，向他們介紹我們體操團的志向、成員、目的。

然後兩姊妹就在互相咒罵的過程裡自我介紹：比較矮小的是森琪、法律系碩士三年級；比較高挑的是森瑤，社會學系二年級。

也就是說，兩人是年紀相差五年的姐妹。

我望向身為姐姐的森琪，又望向身為妹妹的森瑤。兩人的臉都屬於鵝蛋狀的可愛型，又因為身高的落差與我們對姊妹的認知完全相反，所以完全沒有姊妹的味道，說是同年也有人會相信。

「森琪妳想加入嗎？」我姐對森琪說。

森琪果斷回答：「嗯，雖然我年紀不小，而且也不——」

「不行！前輩你聽我說，絕對不能讓我姐加入！她都快不能碩士畢業了！千萬、千萬，不要讓她

加入呀！」森瑤哀求說。

「你別插嘴啦！」森琪怒道，但她的身材令她看起來沒什麼威嚴。

「嗯……」我姐也對著這種家庭糾紛也難得露出苦惱的臉，她說：「這樣好了，我們就來一次正式的甄選吧，森琪妳那麼想要加入，心裡一定有某個目標項目吧。妹妹也請稍安無躁，體操隊也不是想進來就進來，我們也得先選拔，看看森琪的表現，再由雙方共同決定森琪是否能夠加入，好嗎？」

「呼。」聽見我姐大義凜然的話，森瑤也只好用無可奈何的表情看著她姐「真是的……」

「好了，森琪，妳想試那一個項目呢？」

然後，森琪推了推眼鏡，堅定地說：

「高低槓。」

聽見森琪的話，坐在我身邊充當觀眾的樂璇，立刻雙眼放亮，啪啪啪地拍著我的手臂，嘴裡帶著興奮的笑容，指著森琪「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的撒起嬌來，一副女兒渴望父親把barbie買下來送給她的神態。

「知道啦，知道啦」

我撫著樂璇的頭髮，她便心滿意足的笑了。

我站起來，隨著我姐去設置那十年不用一次的高低槓。

唉，寫甜故真的好累呀。

伍 | Διόσκουροι | 狄俄斯古里 β

據聞，高低槓是由男子體操的雙槓發展而來，只是不知道為何又會變成了一高一低。大概又有人覺得，一個女身型單薄的女生，在高槓與低槓之間飛來飛去，特別有難度與特別好看吧。高低槓的器材難找，也很難找到專業訓練，除了像我姐那樣得天獨厚的天份，也很難突然會跳出一個女生，說她練過高低槓。

森琪是躲著森瑤偷偷過來的，所以沒有準備衣服，她身上的寬身上衣與長褲也不適合高低槓，我便將最後一件舊隊服找出來給森琪，雖然有些老舊，但矮小的森琪穿起來，倒也十分適合。

她換過隱型眼鏡，將頭髮綁成了可愛的小雙辮，站到高槓之下。

「還真的會有種熱衷於體操的路人呀？」

所有人當中，最缺乏體操經驗的泚澄說。自從第一次試跳之後，她雖然沒說喜歡，但也沒說不喜歡，這幾次練習她也有到場，練了兩個多禮拜，總算能夠成功安全落地了。

「有沒有稍為感到興趣了？」我看著泚澄那優雅的眉毛。

「不太有。」

泚澄搖了搖頭，決斷的語氣十足話題終結者。

森琪站在高槓之下，我姐對她說：

「放鬆，不要勉強自己，記得就算失手，也盡量想辦法掉在軟墊上，我跟小果會在旁邊，妳就放膽去做吧。」

森琪脫下眼鏡以後，一雙眼睛裡似有著未諸世事的緊張，抬頭看著橫桿的眼簾又像有多少興奮。齊蔭的瀏海，櫻嫩的小嘴，柚子般柔軟的臉頰，令她看起來更顯稚氣。

她雙手沾滿了鎂粉，像萬歲似的高舉雙手。森琪選擇在高槓上槓，我從後扶著森琪似是未經發育的腰肢，她點了點頭，數聲了一二三，我用力抱起她，她也縱身一躍，抓到了橫杆，我放開手，感覺不像抱過一個人，只像抱了一團空氣。

我和姐退後，森琪好一會兒沒有動作，好像她不是抓住了欄杆，而只是像衣服一樣單薄的被掠在杆上。如果正式比賽，這麼久不開始動作，早就被取消資格了，正當我和姐都想著，是否森琪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之際.....

森琪看起來沒有肌肉的雙臂，竟然似違反物理常識一樣引體上升，將自己的身體拉起。

她的臀部收起來，稍一擺盪，便成功在高槓上倒立。

我的驚訝還在潛意識深處不足以成形，森琪便已經向下迴旋，然後——

正手回環360度，跳轉180換低槓，低槓分腿迴環360，倒立換握（half

turn) 180 · 分腿回環360跳接高槓。【作者注 1】

「呼.....」

一氣呵氣連續兩次飛行動作，回到高槓上的森琪，舉重若輕的呼了口氣。

「嗚嘩.....」

「這.....」

「琪琪~~~~~！I LOVE YOU~~~~~！」

「すごい.....」

「.....」

以上反應依次序是我姐、我、樂璇、藝莉、泚澄。

森琪看著我跟我姐，然後面帶難色的說：

「抱歉，我就只會迴環跟飛行動作而已，葉戈爾分腿、特卡切夫那些我都練不起來，落地動作也有點忘記了，這樣夠資格嗎.....」

「只會」？小妹妹妳知道「只會」兩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嗎？

妳剛才的連串動作，一般人想做到其中一項，就可能要花一整年、甚至幾年的時間去訓練了。

我身後傳來飛奔的腳步聲，樂璇衝過來扶住了我的肩膀，興奮地對半空的森琪大叫：

「花姐！立刻讓她進團！絕對可以進團！不！我覺得已拿到世青賽的冠軍了！我要她入團，死也要！殺了我也要！把小果殺了也要！琪琪千萬不要走！妳走到南極去，我也要把高低槓拿過去給妳！」

「為什麼要殺了我.....」我說。

「是嗎，太好了，我還怕自己不會落地動作，所以.....」

「不！那絕對不重要！」樂璇一揮手，就擊散了森琪的負能量光波「重要的是琪琪妳真的太厲害了！太可愛了！還有，屁股也太性感太堅挺了！好想『啾~』的吻一下喔！」

喂喂。

「什麼，那.....」森琪聽見最後一句，果然剎那雙頰飛紅，身體不穩一震，雙手不自覺地鬆開「哎呀！」

我「嘖」的一聲，再一次發揮體操隊人肉軟墊的本色，撲過去抱住掉落的森琪。

她面朝下方倒在我雙臂裡，受了樂璇的暗示，我也不覺瞄向她的臀部，嗯.....其實我也注意到了，就森琪的身高來說，胸部已經算發育的很不錯，即使穿著體操服，胸前也有一道顯著隆起的曲線，但整體而言，她的屁股雖然不算圓潤，卻像小蘋果般成熟地蹶起，配著小學生似的腰肢，更是有種不協調的性感。

「謝謝……」

森琪撐起身，卻好像察覺到我的視線，便迅速別開染著紅暈的臉頰。

「好吧，就跟小璇說的。」我姐抱著雙臂欣然說「這樣突出的表現，我沒有理由拒絕妳入團，那麼恭喜了森琪……」

「不行！」

一聲尖叫，劃破了正想熱烈慶祝終於找到了高低槓選手的我們。

森琪的妹妹——森瑤，一臉不悅的站在遠處，剛才她雖然也看著森琪的表演，可是始終皺著眉頭，不發一言。她繼續說：

「從一開始，我就說了，我們的父母禁止我姐在畢業前參加各種課外活動，這絕對不能妥協！」

「可是……如果等我畢業之後！就沒有機會去日本比賽了哪！」

森琪站著對質，雙個小粉拳用力揮動。

「絕對不行，把衣服換回去，跟我走！」

森瑤徑自走到森琪面前，就想把她拉走。森琪雖然是高低槓健將，但似乎拗不過她妹妹，便只好給拖著走，雙腿卻死命的賴在軟墊上。我跟我姐面面相覷，臉有難色，如果當時人的家屬親屬反對，我們也沒辦法強逼對方加入呀。

「住手。」

突然，有人分開了森琪與森瑤的手。

「剛才花姐也說過了，琪琪能否加入體操團，是『我們雙方』的決定，不是單憑森瑤妳一己之見就能夠決定的。」

樂璇難得眯起雙眼，表情是說不出的認真。

「那妳想怎麼樣？」森瑤一副寧死不屈的神態，看著樂璇。

樂璇看了我一眼，咦，怎麼會，難道她又要我……

「決鬥吧！」樂璇高喊。「我贏了，琪琪就要入團！不管任何人反對！而決鬥的項目由妳來決定，那妳才會輸得心服口服！」

「哈，我無理由要接受呀，如果輸了呢？」森瑤不屑地說。

「輸了的話，我們體操團就解散！」

「什麼！？」

「什麼！？」

「什麼！？」

「……」

以上順序為我、我姐、藝莉、泚澄。

「哼。賭那麼大，而且題目由我來定呀。」森瑤說。

「請不要這樣……」森琪想制止奮不顧身的樂璇「其實，我也不是那麼的——唔咕？！」

樂璇突然抱住森琪，像羅密歐般低頭深吻，背離家族的茱麗葉臉上浮現前所未有的豔紅，雙眼瞬間蒙起一層迷亂，雙腿軟軟的，快撐不住又站直了。

雖說我跟藝莉早就知道樂璇的癖好，但這一下不單我們，連森瑤也驚呆了。

「啾卜~呀~」

樂璇心滿意足放開嘴，發出誇張的接吻聲，然後像宣示擁有權般抱住森琪，森琪臉上羞紅未退，只能埋在樂璇的胸前。

「露琪亞我救定了！放馬過來吧朽木白哉！」

到底是誰跟誰呀？原來我們不是海賊團呀？

「聽不懂妳說什麼，」森瑤苦惱地搖了搖頭，但還是撐起腰「……好吧，看來妳也是不會罷休。比什麼也可以嗎？」

「對！」樂璇威風為凜凜地說。

「那我先問一句……」森瑤胸有成竹地說「你們會溜冰嗎？」

樂璇望向我，我望向藝莉，藝莉望向泚澄，泚澄終於搖了搖頭。

「好。」森瑤說完，就想轉頭離開「體操團解散。」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下一！」

樂璇急道，拉住了想轉頭離開的森瑤。森瑤以嘲弄的微笑說：

「不是說題目我來定嘛，定下來了，你們又沒有人能出賽，那不就直接取消資格了嗎？」

「我、我們是不會溜冰啦！可是也能比賽呀！沒有人說不會溜冰就不能用溜冰決勝負呀！一定要！怎麼可能不上場就認輸！」

「唉……」

森瑤再次搖了搖頭，看著樂璇燃燒的雙眼，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作者注 1】

女子體操項目裡，流變最大，動作最變化多端的，可算是高低槓，自1952年被列為奧運項目後，動作持續演變，又有無數知名動作因各種原因被禁。筆者才疏學淺，未能找到統一的動作名稱，文章中部分動作的名稱乃出自個人翻譯。對高低動作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http://wagymnastics.wikia.com/wiki/Uneven_Bars_Skills。

另外，文中的所有體操動作編排純屬個人幻想，本人非常專業運動員，或有誇張失實之處，敬勿深究。

伍 | Διόσκουροι | 狄俄斯古里 γ

藝莉的雙腳穿著黑色絲襪，纖幼的小腿，秀美的大腿，粉紅色的碎花裙。她的下半身好像正刻意誘惑我那樣不斷顫抖。

「你也不要一直盯著看啦.....」藝莉察覺到我的眼光便羞道。

「妳的雙腿還是靠太近啦，來，試著再分開點。」

「這樣嗎.....」藝莉緩緩的，小心的，害羞地張開雙腳。

「是不是感覺比較好？」

「嗯.....有一點，可是.....」

「那我要放開雙手了。」

「可是，小果，這樣、這樣我會——」

「YO~HO~~~~~」

溜冰場上，我努力幫藝莉抓到踩冰的平衡感，就在她終於成功悟到如何在冰場上的站立的瞬間，樂璇像北風似的衝來，撞開了我跟藝莉相握的雙手。

「哎丫。」

連跌倒都顯得非常可愛的藝莉，就非常可愛地跌倒了。

「你YO~HO~個什麼東西啦！」

我對著彷彿化成了氣流的樂璇大吼。

「YO YO YO YO~HO~~~~~」

「增加音節又怎樣了！妳這死痴女不要再橫衝直撞！」

可是我的聲音好像已經再追不上樂璇滑翔的速度，她穿著紫色運動外套與短褲配legging，戴著紫色手套，回頭向我拋了一個飛吻，便又遠遠地滑到另一個半場去了。我扶起了屁股狠狠摔在冰地上的藝莉，她試著站起來的同時，腳下的冰刀一滑，結果又變成了向前失足，完美倒在我的懷裡，長袖薄荷綠拼花襯衫下的柔軟雙峰，再一次投靠我的胸口。

「為什麼小璇可以那麼厲害啦？」

「這個嘛.....我只能說，平常只能靠雙腿來走路，實在太屈委她了。」

其實我也吃了一驚。那天森瑤問我們誰會溜冰，我們都無言以對。

但在樂璇對森琪誓不罷休的愛意之下。森瑤便說：一個星期後，在大學附近的溜冰館決一勝負。

為了任性把體操團賭上去的隊長大人，我們一行人，便決定用一個禮拜時間去學習溜冰。

當中以樂璇最為具有天份，不，連天份也不足以形容，根本就像一尾魚，在地上爬了二十年，終於能夠跳回廣闊的大海裡去了。

而我，泚澄也只學會了基本滑行，唯一意料之外的是藝莉。她完全無法體會在冰上的平衡感，過了兩天，還是得靠我牽著她的手，才能站立或是移動，只要一放手，她就完美轉型成賣萌角色了。

「為什麼連我也要來呢？」

穿著淡白色繡花長袖連身洋裝的泚澄，無所事事的滑了幾圈後，便來到我跟藝莉身邊，靠在欄杆上歇息。

繼樂璇之後，泚澄的滑冰是最穩妥的，連我也比不上。

「妳也是團員之一嘛，對決的時候，妳也要上場呢。」

「就為了那個小女孩嗎？」泚澄摸著稻草色長髮說。

「森琪我們都年長吧。」我笑說「還是說，妳真的能眼白白看著體操團解散？」

「唔……」

泚澄發出一聲令不無法猜透她在想什麼的沉吟，便轉身滑開去了。

「大家都學會了，為什麼就只有我……」

藝莉氣鼓鼓的噘起了嘴，這一次貴族千金的自尊心似乎真的受創了。

「在日本的時候沒試過嗎？我還以為日本會下雪，所以妳一定會溜冰。」

「每年冬天，我也是跟父親去滑雪而已……」

抱歉！賤民小果向藝莉公主請安！

「嗯，總之……不用想太多，溜冰這種事情，就像騎單車，妳跌倒了一百次，到第一百零一次學會之後，就這輩子都不會再跌倒了。來，妳再試牽著我慢慢滑行，對，好了，腰不要抖，再慢慢挺直身子，冰面會自然有滑度，所以順著去就好。」

我試著在藝莉不察覺的情況下，放開雙手，藝莉半張著嘴，驚惶地看著自己好像不受控的雙腿，用前傾的姿態，慢慢向前滑動。可是當速度變慢，藝莉想用左腳加速，便還是失了平衡，我趕快把她抱住。

「嘿，藝莉醬，你該不會是想小果一直抱你，才故作笨拙的吧……」

「才不是啦！」

樂璇又轉回來了，像音樂盒上的人偶般，繞著擁抱的我們轉圈，吹了個口哨又轉到別處去，為什麼她連軌跡都可以控制得那麼細緻，她真的是初學者嗎？

「辛苦兩位了，有什麼需要幫忙嗎？」

這一次來到我們身邊的，正是森琪。

她穿著簡便的灰色毛衣外套與深綠色格紋中長裙，像洋娃娃般滑到我們這邊來。

森琪因為妹妹的影響，也早就學會了溜冰，也在這一個禮拜裡充當我們的溜冰教練。她看著在稀疏的人群中來往穿梭，如入無人之境的樂璇，也說了：「小璇她好厲害，流暢度比得上我妹了。」

「森瑤在溜冰隊中很厲害吧。」

「嗯……」森琪點頭說「她應該是最厲害的那一個，只是跟團體的其他人一直合不來，所以名氣一直不算突出，但如果算單人項目，她是數一數二的。」森琪目不轉睛地看著樂璇的身影「但小璇簡直就像生下來就會，如果像我妹那樣，從小就開始練，一定是世界級的花式溜冰高手。」

「呀，這麼說來，我們體操隊似乎九死一生了。」

森琪選定的決鬥方式與場地，不用說，就是溜冰。

她沒有說到仔細的比賽內容，但那都先不用管，我們現在有作戰能力的，就只有樂璇吧。

「抱歉，因為我弄了那麼大的麻煩……」

森琪臉帶深切的愧疚。雖然我們已經知道她才是姐姐，也知道了她比我們都年長，但可能真的因為妳的身高如何，妳的日子也必如何，森琪完全沒有前輩的氣息，甚至言行舉止都真的帶有蘿莉的生怯。

「琪琪～我們繼續去玩呀，教我花式！我要學轉轉轉轉轉轉轉轉的那種～」

樂璇完全不會疲累似的，在冰上來來回回滑了數十個迴圈，突然便又衝過來，精準地執住了森琪的雙手。樂璇望向抱著藝莉的我，示威似的吐了吐舌頭，「咧～」的一聲，便又把不知所措的森琪拐到遠處去。

「小果，體操團會不會真的解散……」藝莉認真的擔憂著說。

我思考了片刻，說樂璇太衝動嗎？經歷過跟訖澄的那一次，我又覺得樂璇不是莽撞型的，至少她不會拱手放棄她珍愛的人和事，我拍了拍藝莉的額頭說：「我也不知道，但她是小璇嘛，遇見她之前，她不也沒想過有今天嗎？」

然後，藝莉還是害羞著敲了我一下。

Ω

「呼，腿都酸了～」

藝莉總算學會滑行與持續加速之後，我們便回到更衣室稍歇，看她的情況，今天大概是學不會轉彎，但比起前兩天，也算是前進了一大步。藝莉脫下了冰鞋，八字型的攤直了酸軟雙腿，臉上繃出了貓咪般舒爽的臉。

「腿很酸嗎？給我按按看。」我看周圍沒人，便乘機從後抱住了藝莉的腰。

「什麼啦，老是想那些奇怪的事情……」藝莉扭動著身體，似有還無的掙扎。

從到過藝莉房間那天之後，我不是陪著樂璇，就是陪著藝莉。她當然知道，我碰到她的大腿內側會有什麼後果，剛才在溜冰場上練習時候抱了那麼多次，我多少有意猶未盡。

「訢澄先回去了，小璇與森琪大概還在玩吧，就有我們兩個了。」我吻著藝莉的耳邊說。

「不要～這是街外～」藝莉給我吻得聲線都軟了。

「那回房間就可以了嗎？」我沒樂璇的表演慾，根本沒想過要在公共場所。

「你們男生呀，果然給了你們一次，就每天都想要……」

藝莉還是囉囉嗦嗦哼哼嗯嗯，當然我也樂得跟藝莉調情。但這時侯，一種特別而熟悉的聲音，都傳到我跟藝莉的耳裡。我們相看了一眼，臉上都是詫異的表情。

女生的呻吟聲。

藝莉嘴唇一動，我連忙用食指按著她的嘴唇。

嗯……呀……那邊……不行……

我跟藝莉靜下來以後，那女生的聲音便更是清晰。我們都脫了冰鞋，我牽著藝莉，攝起腳步，小心地繞過儲物櫃。

丫……咕唔……不要……唔哈……

聲線並不激烈，雖然語氣不強硬，但的確是在抗拒，偶爾還會傳來接吻的悶聲，而且這把聲音比小璇要來得尖細，但我是聽過的，是誰……

我與藝莉來到無人更衣室深處，確定聲音來源是一列儲物櫃走道的最後方。我們像間諜般背靠在儲物櫃上，然後我先探頭出去。

走道的盡頭，是兩個女生。

其中一個女生，正對另一個女生上下其手，將她幼小的身軀壓在坐椅上，探頭對她的頸邊又吻又

舔，右手摸進了女生的裙裡，曖昧的聳動著。

我將頭縮回來，藝莉看見我臉上詭異的笑容，便報以疑惑的眼神，我便跟她換了位置，讓她扶住儲物櫃，背靠在我的胸口，要她自己小心探頭出去看。

她看了一眼，也立刻把頭縮回來，臉上同樣是乍驚乍異的失笑。

在坐椅上纏綿的，正是樂璇與森琪。

伍 | Διόσκουροι | 狄俄斯古里 8

攻的當然是樂璇，受的當然是森琪。

我跟藝莉深吸了一口氣，還是忍不住繼續探頭出去。只見森琪似乎已經放棄抵抗，也抱起了樂璇的頸際跟她舌吻，森琪臉上掩不住緊張，而樂璇老樣子滿臉陶醉，她伸手拉開森琪毛衣外套的拉鏈，掀起她的上衣，推開胸罩，便握起森琪嬌小玲瓏的乳房，輕重有致地搓弄。

「唔嗯.....小璇.....嗯.....先停一下.....嗯、ㄚ.....」

樂璇用指尖靈活地挑逗森琪淡紅色的乳尖，森琪被吻得喘不過氣，半閉著眼呼著囁嚅的吐息。樂璇的手繼續進攻，掀起了森琪的短裙，手掌放在森琪的股間上起伏按動，技巧看來比我還要熟練，雖然隔著絲襪與內褲，但森琪也趕快掩了嘴，阻隔自己的浪叫。直到樂璇也吻得累了，兩人雙頰的四片嬌紅，額頭相印，慾罷不能。

兩人十指緊扣，樂璇又執起森琪的另一隻手，咬著她的食指，然後緩緩吸啜，一如她平常幫我口交的神態，森琪無法抵受這種嶄新的肉體刺激，只能掩著嘴巴。

然後，樂璇在森琪的耳邊說了什麼，森琪便妥協似的點了點頭。

這時候，樂璇的眼角，突然瞄向我與藝莉的方向。

像每個偷窺被發現的人，我和藝莉嚇了一跳，立刻將身體縮到儲物櫃後。

藝莉背靠在櫃上，在我懷中呼著溫熱的吐息，臉上是跟森琪與藝莉相似的紅暈，我摸了摸她滾燙的臉頰，額頭甚至滲出一陣薄汗。

我們都漸漸清楚樂璇的性向與喜好，但那麼露骨的同性之愛，至少我本人，也還是第一次看見。上一次跟藝莉樂璇的三人行，樂璇雖然也有跟藝莉親暱，但那似是貪著好玩而已，但看剛才樂璇與森琪，兩人都好像浸泡在濃濃的媚藥裡。

妳到底在搞什麼呀隊長大人？也要幫我們體操隊的加上六色彩虹的濾鏡嗎？

藝莉深吸了口氣緊抱著我。走道另一邊則傳來森琪與樂璇整理衣服的聲音，然後是成雙的腳步聲，朝另一邊的出口遠去了。

我和藝莉都好像閉氣了一個世紀那麼久，立刻放膽大口呼吸起來。藝莉抬頭看著我：

「小璇她原來真的是女同性戀嗎，我還以為她一直是鬧著玩.....？」

「其實我也沒親口問過。但不得不說她的技巧很熟練。」

「好奇怪喔。我現在腦袋裡都是那種畫面了啦.....」藝莉將緋紅不減的臉埋在我的胸前。

「呃，一定是衝擊太大了。」

對我來說，衝擊最大的不是樂璇的百合味，而是我第一次以旁觀者的角度，看著她跟別人投入歡好，雖然是女生，但那種無法言喻的悸動，難道就是傳說中的Mindfuck嗎？

「小果，」藝莉呼喚著我「你的那個、好硬.....」

藝莉將小手放在我的褲檔上，細細撫摸著，我這才發現自己勃起了。真的，我沒有說謊，我大概不是荷爾蒙多得可以灌溉乾地的中學生，不會跟藝莉攬攬抱抱幾下就有反應，剛才抱著藝莉，我完全沒有性興奮的感覺，反倒現在是藝莉提醒了我。

「明明跟人家抱的時候都還沒有，看著小璇就硬了，還壓在人家身上，把人家當什麼了啦，まったく.....」

藝莉幽幽地說，髮絲散發似蘭花似的甜香，我知道這是她動情的生理象徵。我的手在藝莉的腰上摸索，探進了藝莉的薄荷綠色的薄襯衫裡，撫著她的玉背，勾勒著胸罩的背帶，我輕吻她的嘴唇：「不是說不要在外面嗎？」

藝莉醬環抱著我的頸脖，眼神似有催眠的力量。我不由分說便跟她相吻，舌頭與舌頭之間又是一番糾纏。藝莉甚至學得像樂璇，使壞的輕咬我的嘴唇。我雙手在藝莉的身上游走，故意不作任何動作，只是隨意撫摸她那柔軟而性感的胴體。

「知らない.....」藝莉雙唇上沾滿了我倆的津液「當然要回去房間再做也可以，唔～不知道啦... ..」

藝莉皺著眉頭，似乎無法接受身體的渴望，又似因為渴望無法滿足而困惑，我也是第一次看見這副情欲泛濫的模樣。應該歸功於百合的魔力嗎？還是樂璇的魔力？

我抱著藝莉，環顧四周，終於看見了公共場所都會有的密閉空間：工具室。

我牽著藝莉，走到工具室的門前，握住門把，如果運氣好的話.....

打開了。

如果漩渦鳴人的主角威能是嘴遁，那本人（小果，20歲）的主角威能，一定是隨時隨地都能夠找到做愛的場所。

我開了昏黃的燈，工具室都是各種清潔器具，還有一個殘舊的盤洗盆，但空間比我想象中來得大，甚至有兩個堆疊起來的大紙皮箱。我鎖了門，用紙箱頂在門後，我像摟住隨風飄動的薄紗般抱住藝莉，藝莉雙手抱著面，滾紅的雙頰呼了口氣：

「怎麼會.....我怎麼會跟男生來這種地方，如果給我爸知道一定會殺了我。」

「藝莉醬以前都是規規矩矩的談戀愛吧。」我哼聲說。

「嗯.....」藝莉含羞答答點頭「但都是在日本的時候，所以都是在男生的家裡，不然至少去時鐘酒店.....」

我為免聽見太多襟兄弟回憶錄，便吻起了藝莉的臉頰，然後滑落到藝莉的頸間。藝莉緊抱著我，

全身散發寒帶小動物般的微溫，我依著慣例舐吻著脖上的肌膚，一手承著她的美乳，她除了發出情慾的呼吸，也主動拉開了我的褲頭，纖纖的玉指隔著內褲，輕按我的前端。指尖輕輕搔過，挑逗我的每一寸神經線，按壓我的下陰，我的龜頭便涼涼的滲出液體狀的生理反應，我吻著藝莉：「藝莉醬也太主動了，跟平常不一樣呢.....嗚呢——！」

藝莉聽見我取笑，指尖便報復似的劃過我的龜頭，我慘叫一聲，也禮相往來握住藝莉的雙乳。

「嗯.....小果.....嗯唔.....唔 - 」

藝莉穿著的薄荷色拼花軟襯衫本來就很單薄，仔細看就看得出裡面的胸罩，一對堅挺的巨乳似到手到拿來，剛才在溜冰場時我已經看得目不轉睛。我搓揉了一回，便仔細打開襯衫的鈕扣，裡面是白色綿質的胸罩，圓潤的球面上有粉紅色的花朵圖案，雖然那美觀又性感，但我還是忍不住解開了罩扣，解放一對鈞鐘狀的豐乳，然後一邊用手握弄。

「丫呀.....嗯~~會沒力啦.....丫呀.....咿嗯.....」

雖然這樣說，但藝莉的鼻間還是發出舒爽的輕吟，豐軟的胸部被我握在掌心打轉，軟軟的乳肉輕輕鼓脹，充血乳首更加尖挺的翹起，我便張嘴啣在嘴裡，藝莉身體一緊，「丫」的尖叫一聲，突然抱開我了甘飴中的臉。

「等一下，再這樣就，我會先不行的.....」藝莉低著頭說，用幾乎我聽不見的聲線說。

藝莉靠坐在紙箱上，被我握著雙乳的身體不住沉重地呼吸，似乎這小房間的空氣太悶了，正當我擔心她是否真的呼吸不順之際，她卻吻了吻我的嘴邊，然後對我說：「小果，好奇怪，為什麼我腦袋會一直會有那些想法.....」。

「雖然妳說的是中文，但我還是聽不懂.....」

「小果你先閉上眼睛，好嗎？」

「嗯？」

「快點啦！」

「是是是.....」

在藝莉的催促之下，我便閉上了雙眼。果然，女人有某些想法，對男人來說仍是普朗克等級的不確定原理，是人類無論如何都無法捉摸，就在我在黑暗裡思考著世界的真理，造化之神奇之際.....

我的馬眼突然感到一抹柔軟，然後是有點粗糙但卻濕潤的彈性，帶來像某種生物用嘴巴吸啣龜頭的快感——噢，生物？我張開雙眼。

那個世上最性感的生命體：藝莉跪在我的前方，正用櫻唇舔啣著我的前端。後來有幾次，藝莉在我循循善誘之下，也曾經幫我用口，但這還是第一次藝莉主動去做。藝莉嘴上功夫一如她的性格非常細膩，她幾乎不會張開口，只是像品嚐剛去皮的芒果，用嘴唇在龜頭表面輕輕吸啣，偶爾吐出舌頭舐透了前端的每一寸輪廓，配合對小莖的套弄，令我的下體充滿著驚喜的快感，當我撫著藝莉的臉頰，她發現了我張開了眼俯視著她，眼裡便是無盡的羞怯。

「藝莉醬的嘴巴，太舒服了.....」我忍不住稱讚。

「啾～呼、嘖.....嗯小果のおち○ぽ.....熱熱的，唔嗯.....咕唔——」

藝莉用臉部摩擦我的莖際，像蜘蛛的嫩指在我的前端撫弄不停。藝莉抬著頭，繼續舐弄我的馬眼下方，我的龜頭激烈一動，滲出一道舔滑的液體，藝莉微笑著，伸出舌頭俐落地舔去了，繼續用小嘴啾啾有聲地吸吮著前端，令我的下身持續不斷地跳動，充墳了確實的射精感。

「好了啦.....這樣那就追平啦.....唔.....」藝莉站起放開嘴巴站起來。我用感恩與虔誠的心，毫不避忌地吻著她的嘴巴。她笑意盈盈地看著我，我摸向她的腿間，探進粉紅色碎花裙之下，長筒黑絲襪的盡頭，摸向她的內褲，卻發現那裡早已春意瀾漫，藝莉察覺到我的意外的表情，便啐地撇著頭：

「都是小璇害的，人家看到那種場面，就變成這樣了，還一直弄人家的咪咪，好過份.....」

看著藝莉我抱怨，我溺愛地吻起她最需要呵護的頸間，令她的身體繼續放鬆，然後脫下來她的裙子與內褲，小藝莉果然已經完全盛放，沾滿了愛液而腫脹起來，我用食指壓在的小豆上輕輕打轉，藝莉便咬著嘴唇嬌吟起來。

「哎丫.....！丫啊.....呀哈、咕、不.....」

我按著節奏擺動小穴，令蜜洞稍為綻放以後，便停下動作，想了想片刻，便對藝莉說：「嗯.....我想一下，好像是這樣說吧：『私はアホ、あなたとセックスしたい、私のおち○ちんは小さいです』是嗎？」

「.....」

藝莉聽我說完，先是呆呆的看著我，然後忍不住嬌笑起來。看她這樣，我知道又中伏了。

「是小璇教的吧，怎麼會呀哈哈哈哈哈。」藝莉笑過不停。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樂璇從不介意我跟藝莉的關係，甚至當我跟藝莉突破以後，她也有種較勁的心態，無論日常還是床上，都變得更加粘人。有一次當樂璇問起我跟藝莉歡好的細節，我便乖勢問：怎麼用日文禮貌地邀請女生做愛？

「『我是白痴，想跟妳做愛，我的下體很小。』」

「.....」我用投降的語氣「那到底要怎麼說.....」

藝莉舔了舔食指，然後沾滿唾沒的指尖輕捏我的馬眼：「不告訴你～」

「你們兩個是在作弄我嗎，氣氛都沒了.....」

藝莉吃吃笑著，我抱著藝莉，要她轉過背對著我，圓潤的小臀頂弄擦著我滾熱的陰莖。藝莉分開雙手，撐住紙箱，我壓在她的身後，探頭跟她接吻，然後再次輕撫她又濕又熱的蜜穴，藝莉呻吟了幾

聲，便帶著魅惑的笑容說：「好啦，教你一句吧.....」

如箭在弦的我已經不想再學什麼日文了。藝莉卻反手握著我的陽具，溫婉的說：

「入れてください.....插進來嘛」

嗚呀！淫賤說話用日文講，果然特別淫賤！雖然藝莉醬說這句話完全沒有妖冶的感覺，卻但有著小女孩初嘗禁忌的青澀，每個音節都像愛撫我的大腦，這已經不是語言能夠回答的問題。我馬上提腰向前，進入藝莉的身體裡，藝莉悅耳的哀叫著，翹起屁股，我握著她的腰間一竿到底，前後抽送，刺激緊嫩肉壁。

「哎呀.....！丫、好過份丫.....呀丫、嗯、丫」

藝莉一邊浪叫，雙手穩住身體，腰間配合我的插送緩緩收動，令我的動作更流暢，泛濫的淫穴被我攪動得蜜液連綿，彈性美臀不斷衝撞我的下身，我伸手向前，握住晃動的巨乳，龜頭再一次用力頂向花心，藝莉的纖腰便繃得更緊。

「嗯呀.....小果.....嗯好深哪.....呀.....那裡啦、丫丫.....」

我玩弄著一對飽滿的乳房，配合下身的挺動，令藝莉一時快感連翩，墮在我手心的乳似一手無法掌握，又沉穩又柔軟。我夾起兩顆乳尖，藝莉脖子一縮，小穴深處又滲出一輪淫液「又、又來哪.....不要那麼急嘛.....丫呀.....我會.....丫呀.....咕唔.....唔.....」

我傾前身去，藝莉轉過頭來，張嘴跟我舌唇交疊，我按著手中的乳尖，像要哺乳似的拉扯著。藝莉咬起我嘴唇，用哀求的眼神皺著眉頭，卻又嬌吟起來。我的下體加速衝刺，腫痛到極致的龜頭用力在腔內的深處插送，一次又一次的壓向花蕊。藝莉的小穴也開始隨著她的扭動而抽搐收緊，我的下體在濕嫩的肉壁被擠壓得十分酸麻。

「呀丫哎.....那裡會.....怪怪的.....嗯.....不要嘛.....好脹喔.....」

藝莉的小屁股有意無意的打轉，淫嫩的肉壁緊擦著我的我前端，我的馬眼隱隱約約的刺痛，在腔道內不斷抽動，藝莉抬起喉間撓人的叫床。我緊握藝莉的雙乳，用指尖在她嬌挺的乳首上輕按，搔著乳暈上的小顆粒，藝莉全身無法承受的微微顛抖。我被藝莉用嘴巴弄了一輪，早已蓄勢待發，我看藝莉也快攀到潮熱的高峰，便札好馬步，扶住她纖幼的腰間，抬起她的左腿，更深入的抵達緊窄的肉蕾。

「呀啊啊.....幹嘛那麼深啦.....不、不要射進去啦.....很難清理啦.....嗯.....丫.....」被情欲麻醉得近乎暈厥的藝莉輕聲說，接著雙手一軟便匍伏在紙箱上，好像要張開雙腿，任由我在她的淫穴中搗玩，我摸著她的吐著熱氣與淫聲的嘴巴說：「那麼藝莉醬想我射在哪裡了。」藝莉的小穴不斷脈動，她只懂哼著淫叫沒有回答，卻咬著我的指頭，滿臉嫣紅，不斷激烈的喘氣，她整個上半身趴在紙箱上。我的龜頭刺向淫穴的盡處，然後緊緊壓抵然後不斷撞擊，用手輕捏小穴上充血的小蒂，這使藝莉喉間一緊，對我的指頭又吸又咬，下身激烈的抽搐，尖叫起來。

「丫 - ！真的.....不行啦——好壞——咿丫丫丫.....小果、呀呀呀、藝莉醬不行啦.....丫丫呀呀呀呀——！！！」

然後藝莉的腔內劇烈收緊，緊網著我的小莖，洩出大片溫熱的愛液，流在紙箱上，沾了一團水濕

的黑影。藝莉高潮過後便挺起身，讓我仍未發射的小莖滑出，然後轉過身，彎下身來，帶著迷朦的目光，靈巧地含住了龜頭，她的手腕一動，我便按著藝莉凌亂的髮絲，將精液都射進她的嘴裡。

「咕——！！唔……………唔呼………恩………」

直到我糧絕彈盡，藝莉才放開我垂軟的下身，然後掩著嘴，我撫著她滿是汗珠的額頭，理好她的頭髮，說：「要喝嗎？」

藝莉唔唔地堅決搖頭，然後走到那破舊的盥洗盤前，將我的子孫都吐掉了。

整理衣服後，餘韻未退的我們在工具室裡攬抱著，我說：「今天的藝莉醬太誘人了。」

「平常就不是了嗎……」

我吻著藝莉的臉頰：「要不要以後都這樣？」

「什麼叫都這樣？」藝莉知道我笑話她，便又噘起小嘴。

「就是嘴巴都變得那麼主動……」

我懷裡的藝莉嬉地笑了：「我才不要……看心情啦。」

我們又嬉弄了一會才離開工具室，望向剛才樂璇與森琪的交纏的位置，我又想起那飄盪著詭異氣息的畫面，但為什麼樂璇那麼快就推倒了森琪？真的只是一時興起？還是無法抑壓她的蘿莉控？

還是說，那天她說要姊妹丼，是認真的？

伍 | Διόσκουροι | 狄俄斯古里 完

陸 | Χιόνη | 卡奧涅 α

陸 | Χιόνη | 卡奧涅

我跟樂璇在宿舍的床上相擁著，她用手套弄著我晨勃的陽具，熟練的手法在龜頭與莖上繞轉，令我的下身開始按捺不止抑壓的朝氣。

「怎麼又想要了，昨天不是已經做了兩次。」

我用指尖梳著她散開在我枕頭上的秀髮。

「因為加上3P的那一次，藝莉已經有三個H-Scene了，我作為女主角才也只有3次，一不小心就給會被超越啦，這樣可不行呢。小果果然是巨乳控，藝莉醬好性福哦。」

樂璇認真的扁起了嘴，我從沒想過樂璇會有正常人的吃醋或是妒忌之心，便捏了捏她的鼻頭：「不是吧，加上妳跟森琪的那一場，就有4次了。」

「唔～」樂璇不滿地抱著我的頸脖「那次人家跟琪琪都沒有到，晚上不是也你來幫人家嘛.....只是你都偏心不寫跟我的床戲，就只寫藝莉醬。」

那天離開溜冰場，我便收到樂璇的簡訊，結果那天晚上，樂璇還是賴在我的宿舍裡。

「如果每一場床戲也寫出來，等到2020日本奧運都完了，讀者也看不見我們到日本去比賽哦。」

我將手伸著的樂璇的薄衣裡，隨意地搓弄著樂璇溫暖柔軟的胸脯。

「嗯.....那麼，我跟藝莉，你比較喜歡誰呀？」

樂璇靠在我的肩上，眯起眼睛問。

「這實在不像是妳會問的問題。」

「嘖。」樂璇嘟起了嘴巴「要思考就是說答案不是我了，男人真是不專一的生物，要我選，小果一定是正室，藝莉醬是情婦，琪琪是妾侍.....」

「這不就每個人都喜歡嗎！有什麼資格說我不專一！」

「嘿嘿嘿～」樂璇伸出舌頭，渴求地舔著我嘴唇「快點啦，等一下還要決鬥呢.....」

樂璇捉起我的手探向只穿著內褲的腿間，前陰果然又變得濕軟了。

「明明體操團都逼在眉睫要解散了，妳還在做這種事.....」

對，等一下我們就要到溜冰場與森瑤決戰了，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樂璇會在這個時候求歡。

「小果，其實我每次面對重要比賽之前，都會非常緊張呢。我是那種毫無束縛才可以發揮得最好的類型，現在這麼緊張不行啦，一定會輸，所以.....」樂璇抿著嘴，瞪著期待的大眼「給我嘛~」

地球人已經無法阻止樂璇大神了。但我又突然想到一個問題：「跟我一起之前，妳就是正選隊員了，那麼那時候妳是怎麼解決.....」

「你猜猜看，沒有男人，可以怎~樣~解~決~」

我的指尖在樂璇像是從未乾爽的過外陰上輕撫，樂璇舔著嘴唇，躺平身體張開雙腿，握著我的手腕，像控制著我的左手，模仿她仍然獨自一人的歲月。我的指尖先在她勃起的小觸角上打轉，然後按進了小穴裡，泡滿了愛液的前端。

「嗯哼哼.....好舒服喔.....丫.....小果多疼愛.....小小璇嘛.....啊.....」

我掀起樂璇的上衣，兩團乳肉在晨光下展現著圓潤美麗的輪廓，雖然論大小樂璇當然比不上藝莉，但樂璇健美流麗的身材，配著這堅挺的美乳與櫻色的乳首，其實與藝莉也不分軒輊。我伏在樂璇身上，舐著還未勃起的小軟點，指肚在腿間的蜜縫上摩擦，摳動出濕溼的水聲。

「丫呀.....哈、哈.....唔喔~！幹嘛咬人家嘛.....哎呀~好暖啦.....」

樂璇的乳尖在我的嘴巴裡充血，慢慢挺立，我用舌尖撥弄了一回，便忽爾用牙齒輕咬。樂璇刺激得腰間一抖，我的指尖乘勢深入溫室的淫穴裡，撫弄著敏感的肉壁，樂璇的身體滲出發情的汗氣。我抬起頭，看著樂璇著的美乳被我愛撫成柔軟的形狀，樂璇握起我欲欲若試的陽物，柔聲說：

「小果的手指好會弄.....再幫我弄一回嘛，小小璇都好想要.....丫哎呀——！」

我伏在她的跨前，輕吻著晶瑩的陰核，樂璇尖聲浪叫的同時，我的雙指挖進了樂璇的肉穴前方，在肉壁稍前的位置來回打轉，蜜穴在我眼前像一朵鮮花般綻放，露出蜜洞上擴張的小孔。樂璇的喉間大口大口的呼著氣，手掌抓起了掰開的雙腿，呼吸漸漸急促起來，「好像要.....丫、丫好酸呀.....呀...」我的雙指隨著她的嬌喘而加速，突然樂璇的下身微微抬起，小小璇的肉唇一縮，小孔便噴出了兩三道小水柱。

「哎呀.....呼、呼~不小心就.....嘻嘻」

我抬起頭來，樂璇用手背拭著我臉上的潮水，我用她的愛液塗抹在她的嘴唇上：「妳怎麼愈來愈容易就去了。」樂璇舔著我的指頭，笑說：「那不好嗎.....小果不喜歡看我這個樣子嗎？」我挺起身，用龜頭撫壓著水光的淫穴，樂璇攤開雙臂，軟語說：「小小璇裡面好想要喔.....快點嘛.....」

怎麼我覺得樂璇說話愈來愈露骨了？但這樣與藝莉的嬌羞相比也別有風味。我的下身便柔柔的插入，擠出的愛液讓床單濕了一片，我扶著樂璇的細腰向前挺動，直抵核心「丫、丫、明明就好硬嘛.....一直吐糟什麼.....唔丫——！！」我的龜頭碰到花心最軟柔緊窄的小瓶頸，樂璇咬著下唇，全身繃緊，兩條犴腿顫抖不停，我毫不憐憫地繼續抽送，直到樂璇的小穴開始收攏，我握著雙乳，夾弄著兩顆由櫻花色而變得豔紅的小點。

「呶呀.....那麼激烈.....我、丫呀——！頂到啦、丫、小小璇的.....那裡！」早上起來也非常敏感的我不想作持久戰。我急忙加速，令樂璇無遐歇息，肉穴深處的肉壁壓著我的莖前，我馬眼酸痛地急

欲爆發，我低頭親吻著樂璇快要失神的臉，樂璇嚶嚶的說：「小小果好漲喔.....那麼快就要射了嗎？」

「我們還要穿衣服還要洗澡還要打打鬧鬧。」我一邊感受到著樂璇的緊窄一邊說。

樂璇緊抱著我，咬著我耳朵說：「呼、好啦.....那麼全部射進來喔，全部都要射到小璇的身體裡.....」我受到小璇的鼓勵，趕快更用力的埋頭苦幹，我抬起腹部，每一下都插入到樂璇身體的盡頭，樂璇澎湃的分泌令我們相交的位置滋滋有聲，我的小小莖在溫暖緊窄的腔道裡大肆衝刺，直到樂璇再一次喘起高潮的吐息。

「哈呀.....丫、丫那麼用力、丫、丫呀小小璇.....壞掉啦.....丫丫丫丫！」我的也龜頭劇烈噴發，將晨早的第一道血脈奉獻給樂璇女神。我的下身律動了好一會兒才停歇，雙頰暈紅的樂璇喉間滿足的鼓動，臉上帶著充實的微笑。她緊抱著我，閉起眼靠在我的頸間，我仍未離開的下身，仍然感受著她片溫暖的泉源，樂璇像禱告似的說：

「小果，我要帶著你的生命上場了。」

Ω

換過冰鞋，站在溜冰場上，我看著穿著體操服的樂璇、藝莉、森琪三人。而訢澄因為還沒有適合的衣裝，便穿了運動外套與長褲。

「為什麼要換體操服，你們不冷嗎.....？」

「是有一點.....」藝莉生硬地站在冰地上，生怕一移動就會跌倒「可是那是小璇堅持.....」

「冷什麼！我已經完全燃燒起來了！這可是關乎體操組未來以及森琪的去留呀！呵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樂璇像超越撒亞人般緊握雙拳，她大概幻想自己有黃金色的鬥氣吧。

溜冰場上空無一人，連觀眾席也清場了，這可能是森瑤用花式溜冰隊的名義預約了空檔。橢圓形溜冰場的兩側，各放置了兩個冰上曲棍球的龍門，我們決鬥的內容，該不會是.....

一片冰藍色的身影，從溜冰場的另一端滑出。

「擘~你們都盛裝赴會了，很好。」

那把帶著高貴感的聲線說，也不知道是稱讚還是諷弄。我們五人望向森瑤，瞬間都無法語言，因為除了森琪之外，我們都是第一次親看見花式滑冰的隊服。

以冰藍色為主調的長袖連身超短裙，肩膀像北極冰空的深藍色，漸變成大腿上的淡藍色裙擺，胸部與腰間是大片漩渦狀的深紅色繡花圖案，袖口和裙擺處也有花瓣狀的曲線剪裁，整件衣服看起來像一朵倒轉的龍膽花，肩頭、手袖、裙擺都有閃爍爛漫的小晶石。裙擺之下是淡白色的絲襪，以及森瑤那及得上訢澄的修長美腿，她用髮簪綁起了腦後梢的低盤髮髻，留下兩鬢深咖啡色的曲髮在臉旁，像極了十八世紀的貴婦。

「好漂亮.....」藝莉說出了我的心聲。

「感謝。」森瑤聽見便說，「你是藝莉吧，啦啦隊的名將，怎麼會跑到體操隊去了，妳的腿要再直點，這樣站得不夠穩喔。」

聽見最後了一句，藝莉肩膀一震，果然一眼便被看穿了。

「瑤瑤，看在你那麼漂亮的份上。」樂璇說「要不要停戰，妳也一起加入體操隊吧。」

「不可能。」森瑤果斷拒絕「妳不單私自把我姐擄去了，還想我投降？說笑。」

森瑤從身後拿出一個小軟球，就是藍黃相間，給幼稚園小孩子丟著玩，一手可以掌握的那種小軟球。她拿在手中上下拋動，然後收左右腳，單足在冰面上滑行。

不會吧。

她不單可以用冰鞋一腳平衡，還可以一邊滑動一邊拋球。

大姐，我們都只是LV5，還在新手村裡學走路的初心者呀，會否太殘酷。

「規則很簡單，我們雙方，各自鬥快把這個球丟到龍門裡，進一球得一分，最快得到十分的那一組就勝出。第一球猜拳決定，進球之後，就交由對方在場中央重新開始，出界的話也是，不限規則，不設裁判，可以任意進決防守，有問題嗎？」

森瑤拋著球，我們有五個人，而她就只有一個人。

「記得你們賭了什麼～姐你輸了就給我乖乖回家。」

樂璇滑到場中心，跟森瑤猜了拳。森瑤勝出。

「妳滑得不錯呀，練很久了嗎？」森瑤看著樂璇說。

「這種事情很講天份的。咧～」樂璇孩子氣的吐了吐舌頭

總之我們就負責防守吧，想辦法阻止讓森瑤將球丟進龍門就好，我跟泚澄與森琪說：「你們滑得比較穩，你們負責守住龍門，我跟樂璇做遊擊兵，至於藝莉，你就.....盡量小心，不要摔倒。」

樂璇只顧瞪著森瑤，像要用氣勢把她壓倒，其他三人則點了點頭。

「我數三聲，然後三聲之後開始囉，三，二，一。」

說「一」的瞬間，一強陣風吹過。

「咦？」

我和樂璇對看一眼。

剛才，好像有什麼東西，穿過了我們之間的空隙？

然後我們回頭，是藝莉的尖叫。

「ㄚ - - - - - !」

我與樂璇連擦攔截都來不及，森瑤便已經來到藝莉身邊，藝莉本能反應之下，想撲前搶去她手上的球。森瑤卻腰身一偏，腳下的冰刀劃出一道大弧，在冰面濺出一抹雪霧，就像海鳥般輕盈的繞過了藝莉。藝莉失了重心，整個人大字型的趴倒地上。

我跟樂璇擺起腳步滑過去回防，但見森瑤已經來到龍門前方，森琪情急之下便衝出去，似乎想跟森瑤正面對決。但森瑤背起手，將皮球收在身後，森琪的手繞過去之際，森瑤腳步一扭，便優雅轉身，舉起掌心在森琪背上一堆。森琪驚叫一聲，便跟藝莉同等下場了。

剩下的泚澄雖然知道自己不是森琪的對手，但她還是不作一聲，趁森瑤推倒森琪的瞬間，俯身出手飛撲過去偷襲森瑤。森瑤聽見身後有冰刀劃過的聲音，發現來不及退開，便左腳一撐，身子騰空躍起，在空中旋轉一圈。泚澄收不住速度，與那朵冰藍色的身影錯身而過。森瑤單足落地，舉手便甩出小軟球，丟向龍門。

「一分。」

軟球落下，站在龍門前的森瑤回頭，像收起了羽翼的天使，看著潰不成軍的體操團。

我扶起了摔到雙手通紅，快要哭出來的藝莉，望著叉起腰的森瑤。

我瞬間覺得自己是Dark Soul準備無限輪迴的死靈武士，而她是雪國裡擁三排血槽的女王Boss。

回頭望向樂璇，她的小嘴像聽見冷笑話似低皺著。快想辦法呀，女神陛下！

陸 | Χιόνη | 卡奧涅 β

「還好嗎？如果真的想退出也沒關係。」

四周寒氣凜凜，我用紙巾抹著藝莉臉頰上的雪水，剛才摔到冰地上那一下必定很痛吧。她鼻頭紅紅的，不知道因為太冷，還是因為剛才摔到，還是只是想哭，她抽了頭鼻子，用力搖頭。

「不要。我要繼續，這是體操團的戰爭，我是團員，不能只坐在一邊看。」

看著藝莉那堅定的眼神，我姐又不在旁邊，我便忍不住親吻藝莉。

「好啦！要浪漫等我們勝利以後才浪漫！別小看藝莉醬！」

隊長大人從後拉起我的衣領，將我拖回場中心。

森瑤站在場中心氣定神閒的迴轉滑步，彷彿我們對她來說，根本連對手也算不上。

「辛苦你了，一個人照顧那麼多美女，連我姐你也有興趣嗎？」

森瑤戲謔地說，我好想回答，不是我對妳姐有興趣，是樂璇對妳姐有興趣。

樂璇將球塞給我，然後對我說：「照剛才我所說的做。」

我稍一點頭，眼前的森瑤就像無法對抗的高牆，我們的作戰計劃真的能湊效嗎？算了，反正都已下海了，就怎麼都要拼拼看。

樂璇同樣數了三聲之後，決戰繼續。我執起球，正面滑向站在龍門前方的森瑤，森瑤喔了一聲：「想正面突破嗎？還是……」

我不斷逼近森瑤，森瑤也不徐不急的朝我滑來。她沒有防守的意思，只是好奇我會怎麼做，我盡量引開她的注意力，就在森瑤出手想搶去我手上的軟球之際，我急步剎停冰刀，然後用力將皮球丟過森瑤，傳給已經滑過大半場的樂璇。

樂璇說，在冰上的世界裡，無論比速度，靈活度，平衡感，我們也妄想比得過森瑤。

但有一點，是我們唯一就夠勝過森瑤，那就是：

隊友。

樂璇手一揮便接到了球，朝向龍門進發。

森瑤看著並不意外，只是說了：「果然是長傳急攻呀。」

沒錯，雖然長傳急攻踢法陳舊，但就5打1的形勢來說，這是最有效的戰略。

森瑤毫不緊張，只是以左腳作為支點，右腳的冰刀一蹬。

她的身影便像一道藍色的光芒，射向樂璇。

我「咦」了一聲，立刻大叫：「訖澄！森琪！擋住森瑤！」

我也馬上用力前進，可是遠遠追不上森瑤的速度，我也預想到森瑤當然會回防，但我沒想到，她有能使出如此可怕的「縮地術」，妳是沉睡森林的成員嗎？樂璇看著來勢洶洶的森瑤，也加緊滑動腳步，可是森瑤已經不是溜冰了，簡單像在冰上飛行，一下了便靠近了還不到攻門距離的樂璇。

我配置了森琪與訖澄防備森瑤，森琪再一次衝出揮起雙手想阻止森瑤，但這一次，森瑤明白最真正的阻止其實是樂璇。她冰刀一偏，整個身子以不可思議的角度飄開，以S型的軟跡前進，連帶將訖澄俐落的甩在身後。

「嘖！」

森琪與訖澄雖然攔截失敗，但也為我爭取到了那麼一兩秒，能夠追上森瑤的時間。就在我差不多碰到森瑤，想將她拉住之際，滑行中的她竟然原地盤旋，帶著離心力的手肘擊向我的胸口。我悶哼一聲，身體的軸心往後倒，屁股著地。

「小璇！快攻門！」

我守不住森瑤，便趕忙大叫。樂璇俯身前進快，眼前她可以丟出攻門了，但同時，森瑤卻已經趕在樂璇前方，就在她與龍門之間的位置停下來，糟糕，她擋住了樂璇攻門的軌道——

「卍解！」

做乜鳩？

樂璇突然大喝一聲，森瑤本來得意的笑容也呆住了。

「嘩呀呀呀呀呀呀呀 - - - ！」

一個笨拙的身影，高速撲向森瑤。

藝莉。

「噶呀呀呀呀呀呀呀 - - - ！」

藝莉視死如歸的高呼，森瑤察覺身旁有異，想揮手擋開，但藝莉一味加速，奮不顧身的撞上去。森瑤咦了幾聲，神色完全反應不及，兩人便同時慘叫，倒在冰地上。藝莉死命壓住森瑤，令她無法起身。樂璇「嘻」的笑了，腳步扭轉，便躲過了倒在地上的兩人，將球丟進龍門裡。

「一分~」

樂璇回頭，模仿森瑤的語氣。

我趕忙過去再一次扶起了沾了滿身雪水的藝莉，撫擦著她濕透了的肩膀。她花容凌亂，卻好像不

顧身上的髒亂，振奮地握住我的手臂說：「終於得分了啦。」

「作戰成功，」樂璇檢著軟球回來「すごいいね，千本櫻藝莉。呀！怎麼打我啦！」

我敲著樂璇的頭，她氣鼓鼓地瞪看呵護著藝莉的我。

「什麼卍解千本櫻藝莉！根本就只是肉球戰法好嗎！秋道丁次是《火影忍者》的角色呀！」

「什麼丁次啦，藝莉又不胖！すごいいね，千本櫻巨乳～呀！又打我！」

「好了，不要責怪小璇啦，這樣一來，我也不是一無事處了。」藝莉溫柔地說。

樂璇哼起抬起了鼻頭，為自己的作戰策略而得意洋洋。

這時森瑤站起來，揮走了戰衣上的雪水：「真虧妳能想得出來呀，不過就只能用一次吧。下一次我可會毫不留情的避開了喔。」

說的也是，這一次只是太過意料之外，森瑤才來不及躲開，知道了樂璇的謀劃，那麼下一次不管是誰撞上去也不足為懼了。

森瑤接過球，重新回到場中心，右足揮起伸展著，深吸了口氣，這不就是反派「那麼我要認真了」的節奏嗎？果然，她數了一、二、三之後 - -

森瑤原地劃了一個大圈，便從場中心滑向場邊，一下了避開在場中央預備攔截的我們。森瑤有著出神入化的平衡感，身體幾乎與冰面成50度的夾角，雙腿翻飛，以拋物線的軌跡，迅雷不及掩耳的拐向龍門。

訖澄與森琪朝森瑤衝過去，但森瑤以弧道前進，只懂得以直線前進訖澄與森琪，無論再氣喘連連，也無法跟上森瑤的移動位置。轉眼之間，森瑤已經靠近龍門，她揮手丟出軟球，眼前軟球快要進門的時候 - -

「合體技！」

樂璇突然再一次大叫，我回頭望向不知什麼時候，來到龍門旁邊樂璇與藝莉。

她們兩人早就背靠著龍門，看準軟球掉的軌道，樂璇高叫：

「樂璇X藝莉推推！」

兩人用力撐出腳步，用全身的力道背推龍門框，龍門瞬間移位，軟球「撲」地落在邊框，沒有進門。樂璇與藝莉倒在冰上（可憐的藝莉醬.....），樂璇旋即站起，撿著軟球衝過來，將軟球傳給我：「小果！反攻！」

我忍住去看著森瑤面上表情的好奇心，算了，大概也像只懂像我那般傻笑吧。『不限規則』。樂璇一定因為聽到這句話，才想到這些異想天開的戰法。我擺動冰刀，滑向森瑤那邊的龍門，因為我本來就沒有離開場中心很遠，身後雖然是森瑤冰刀敲動冰面加速的腳步，但與我仍有一段距離。

我咬緊牙關奮力前進。身為男生，我的手勁本來就比女生們來得強，也有打過籃球，在龍門遠處，我便像投籃似的將軟球射向龍門，雖然軟球沒有籃球那般受力，但加上滑行的速度，球還是精準地落入了龍門裡去了。

2 : 1

「YEAH！！！！嘩哈哈哈哈哈我愛你呀小果！！！！！」

雀躍的樂璇從後抱上來，我差點跌倒。

「真心？要告白了嗎變態小小璇？」

「嘻嘻嘻～我再考慮考慮。」樂璇勾著我的尾指，在冰面上迴轉「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少年JUMP裡的角色，每次攻擊前都要喚一次招式名字了。」

「為什麼？」

「因為，」樂璇小學生似的舉起手高叫「純粹就是太爽了啦！」

陸 | Xióvη | 卡奧涅 γ

還記得，後來有一次，我跟樂璇在藝莉房間裡，等待著藝莉為我們烹調午餐，玩著手機的樂璇突然從後抱住我，靠在我肩頭上說：

「你什麼時候開始叫藝莉醬做『おひめちゃん』（小公主）呀。好偏心呀！」

「嗯.....就不知不覺間，因為不管哪個方面去想，她都是真的『おひめさま』（公主殿下）嘛。」

「一點小事情就慌張，溜冰白痴，看見別人做愛就忍不住興奮也算嗎？」樂璇說。

「妳說的那些，明明就很惹人憐愛呀。」

「咧~」樂璇說「人家也很想當一下公主啦，快叫我！快叫我！」

「不要。」我堅決否定。

「呀！！！！！！！！！」

「不要捏我的陰囊！整晚被妳們兩個榨乾了！汗血工廠嗎！」

「如果藝莉是『公主』，那我到底是什麼角色呀.....」

「痴女。」

「呀！！！！！！！！！！！」

「也不要咬！」

「我想想看哦，如果藝莉是公主，那麼澄澄是親衛隊隊長，琪琪是內務大臣，瑤瑤是貴族議會主持，明明當然就是財政大臣，那我們的國家還差魔法師，弓箭手，吟遊詩人.....」

「原來我們在是勇者鬥惡龍還是Final Fantasy的世界裡呀！」

「學生會那邊分明就是大反派呀！呀呀呀呀呀！那我到底什麼角色呀，喂，種馬.....」

「誰是種馬！原來我只是性奴隸嗎？」

「我是女皇嗎？不對吧，我又不是藝莉醬的媽媽，是小偷？也不像，雖然我會空翻.....」

樂璇緊抱著我，對我又捏又咬，似乎想從我身上找出答案。

樂璇到底是誰？

這個問題，其實我早就有答案。

即使藝莉醬是我最疼愛的小公主，即使森琪是最體貼的女僕，即使森瑤是我最佩服的外交官，即使絲明是我們最信賴的會計人員。

樂璇也永遠是我心目中的——

Ω

メカミ。

女神。

「小果！把我接住！」

「搞什麼！」

任性的樂璇大神歡呼一聲，加速滑步，然後撐在身材最高的泚澄背上，接過泚澄高舉的軟球，把泚澄的身體當成跳馬台，凌空躍起。

原來從一開始，想要攻門就是樂璇呀。

攤有超人跳躍力的樂璇，一口氣越過了泚澄與森瑤，森瑤詫異地看著頭上掠過的陰影，樂璇手臂揮動，軟球便擲向龍門。

樂璇大概沒想過到底是要怎麼落地，在後方的我趕忙衝前，溜冰鞋的滑度與速度感難以控制，明明是寒氣四散的冰面，我卻急得滿頭大汗，但我總算來到樂璇預定落地的位置上。

「呃呀 - ！」

「嘩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樂璇從天而降，壓到我的身上，我眼前一花，也搞不清楚她到底是哪個部分落地，又到底是哪個被我們接住，我沒有那麼大的力氣，可以撐得住下墜的女生，便在倒地的同時，緊緊抱住樂璇逼免她受傷。

到我視線重新清晰，是溜冰館刺眼的天花，以及把我後腦沾濕了髒冷冰地。

「不要抱那麼緊啦、會有反應的啦.....唔.....」

樂璇的臉孔在我的胸前竄出來，俯身看著我，然後吻下來。我以為那只是要禮貌性的吻，結果又是樂璇風味的強烈濕吻，像要我嘴腔中的空氣都抽走的French Kiss。她說不要我抱那麼緊，結果是她抱得非常緊，我連推也推不開。

「好啦，你們兩個就有那麼需索嗎？」

泚澄扶起了擦嘴微笑的樂璇，藝莉也扶起了我，幫我弄走腦後的髒冰。

「想不到.....我們竟然可以做到，就差一分了。差一分就成功了。」藝莉帶著感動的語氣說。

我望向森瑤，她原來悠然自得，揮灑自如的笑容都沒有了，臉上像鋪滿了一皺眉就會崩裂的冰霜。

9：9

靠著樂璇各種匪夷所思的戰術，包括叫我將龍門翻倒，四個女生列隊用肉身撞在龍門之前，將球收到泚澄的衣服裡去，叫森琪蜷縮在冰地上連人帶球滑進龍門裡.....等等。

在森瑤精準如雕刻般的滑冰軌跡之間，樂璇竟然找到得分的間隙。

我們雙方都差一分，決鬥就會結束。

但這一次是森瑤的進攻，就機率而言，我們只有兩次成功攔截森瑤的進擊，有一次樂璇雖然把龍門推倒了，但森瑤很輕鬆就從反攻的森琪手上，把球奪過來再攻入傾側的龍門裡。

我們重新站在場中央。最後一分了。

只差一分就勝出，只差一分就落敗。

「瑤瑤，再說一次，一起加入體操隊嘛。」樂璇說「日本的世界青年賽也有花式滑冰項目，妳不想出賽嗎？我們學校跟學生會體育部，才沒有那麼有遠見，為了妳一個人就提供妳出賽的旅費，但如果加上我們體操團就絕對有可能了。」

森瑤沒有回答，握著軟球，左右滑步，似乎為了最後一戰進攻，而為冰刀的滑度作最後測試。

「奇怪。」森瑤冷笑說「明明是你們差一分就輸，為什麼反過來說服我，而不是哀求我了？」

此話一出，森瑤冷不防小腿一動，冰刀劃出像風聲似的腳步。

「藝莉醬！澄澄！琪琪！」樂璇大喊。

泚澄與森琪意會過來，立刻滑向龍門，藝莉也努力想跟上去，三人似乎想重施故技，將龍門封閉，可是森瑤看透了樂璇的戰略，轉向追逐藝莉三人。

「哎呀！」「咦呀！」「森瑤——」

比賽以久，森瑤早知掌握了他們三人的弱點，分別在三人最難平衡的部位腰部、大腿、肩膀輕推，三人便像武林高手的手下敗將，即時翻倒在地。話說藝莉醬今天到底跌倒多少次了.....

森瑤將龍門三人組攔倒之後，繼續朝龍門前進，眼見她轉眼便要舉手投球了。我便立刻大叫——

「小璇！你過去龍門那邊！藝莉醬，你們準備反攻！」

樂璇望了我一眼，雖然不明所以，但還是聽命轉到龍門那邊去。我吸了口氣，雙腳以生平最快的

溜冰速度，成功擋在森瑤面前。我喘著氣，而森瑤還是那帶著那與生俱內，如北風刺骨的冷笑：「速度提升了喔，但你覺得攔得住我嗎？」

「妳真的有那麼討厭妳姐參加體操團嗎？」

「那是我父母的意思。」森瑤冷冷地說。「她是長女，將來要成為律師，不能將時間荒廢在些事情上。」

這令我想起藝莉。

「我覺得，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無論如何也不是荒廢時間。」

森瑤「哼」地笑了：「但我也不會蠢到要體操隊的未來賭上去。」

「那不就表示。」我舉起手，森瑤也擺起駕勢戒備「妳喜歡花式溜冰的程度，更甚於小璇喜歡體操嗎？」

「……」

不知道是默認還是懶得反駁，森瑤沒有回答。

「我只是覺得，妳能夠溜冰溜到這種程度，一定經歷無數的年月與訓練，妳應該比其他人，更了解要放棄自己興趣的痛苦。」

「我沒說過我不了解。」

「如果只是在這小小的溜冰場，你會滿足嗎？明知道自己能飛翔，卻只是留在地上，你甘心嗎？」

森瑤深吸了一口氣，左腳的尖刀迴動，打滑出一個小半圈，用旋轉身體的方式掩護軟球，想晃過我的身體。我看準時間點，截出雙手，森瑤反射性的縮開，但我要搶的不是軟球。

我抱住了森瑤。

「你……」

「希望我們到日本的那一天，溜冰場上能看到妳。」

本來，我想強逼自己進入那種精蟲上腦，將理性與人性拋諸腦後，吻了再說的心理狀態。但那時候，森瑤聽我那樣說，瞳孔裡似有水藍色的水晶，以漩渦的形狀散發著真實心思的光芒，在黑色的宇宙裡如銀河般迴旋，那像極了她在冰面上旋轉的美麗身影。

我以尊敬與榮幸的心，吻向森瑤的脣唇。

森瑤的身體漸漸變得柔軟，我輕易便奪去她手中的軟球。

樂璇見機來到我身邊，向我打了一個「GJ」的動作。我甩手將軟球丟給她，樂璇接過，滑向另

一邊的龍門。

我仍然沒有放開森瑤，希望愈能爭取多一點時間就愈好，我聽見幾道劃冰的聲音，那是預先回防的藝莉、泚澄與森琪。

再然後，我便聽到軟球落在龍門裡的聲音。

我終於放開了森瑤，她的唇蜜有一片半月型被我奪去的唇印，眼眶裡滲出了一抹薄薄的淚水。

「抱歉。」我誠懇地道歉「我不能丟下那位懷抱著天空的小女神呀。」

我知道再說多餘的話也沒意思，也許她不會原諒我也沒辦法，便放開一言不發的森瑤，回去另一個半場。我的身影才剛閃出，一件藍白色相間的體操服便又撲上來了。

這一次我沒有跌倒，穩穩將她抱住。

樂璇吻向我的嘴唇，然後舔著唇邊：「好香呀，這就是瑤瑤的味道嗎？」

樂璇兩眼都笑成了細線，我撫著她的臉，說：「都是跟妳學的，死痴女。」

「咧～我沒有教過你沒事就去吻別的女生吧，藝莉醬會吃醋哦。」

「這種小事我才不會。」

藝莉雪白的雙頰因為寒氣泛起紅暈，她溫柔地抱住我。

「よかった.....我們做到了，體操隊不用解散了.....」

這時候泚澄的手也放在我的另一邊的肩頭上：「嗯.....真想不到，你還蠻有一套的嘛。」

最後是熱淚盈眶，跟我握手的森琪：「我已經不知道該怎樣感你了，多虧了你，我終於可以入團，體操組也保得住了。」

「我想，妳還是先去看看森瑤吧，妳們家裡的事情我們就無法幫忙了。」

森琪點頭，便朝她妹妹的方向過去。樂璇牽起了我的手，看著挽著我手臂的藝莉，眼珠一動，小嘴帶著笑意輕噓，要我低下頭來給她耳朵，我當然知道她在想說什麼。果然，她在我耳邊輕聲說：

「琪琪入團了喔，那天跟藝莉有在旁邊偷看吧，琪琪的身材也很不錯，要不要就來個5P.....」

5P？是把泚澄也算進去了嗎？

我捏著樂璇的雙頰，她發出「哎呀呀呀呀」的叫聲，我說：「妳下次再任性把體操團賭下去，我真的不知道多少個P才救得了妳。」

「不會啦，小果妳那麼持久，可以的——呀！不要打我！」

藝莉聽見我們鬧起來，便好奇問：「你們到底在說什麼……」

不過看樂璇與藝莉兩大美女就在我身邊，一左一右是性感的體操服包裹的小美臀，5P就算了，但偶爾來點群體活動似乎也不錯嘛……

就在我的手慢慢靠近兩人的腰肢，想討點油水之際，一把聲音卻劃破了安靜的溜冰場。

「訢澄！我終於找到妳了！妳在這裡做什麼！她們是誰！那個男生又是誰！」

我們望向場邊，一個淺啡色短髮，戴著眼鏡，長相頗為帥氣的男生，在欄杆處大吼大叫，滿臉怒氣。

訢澄臉上浮現出難以想象的心虛表情，趕忙滑過去：「阿軒，你怎麼會……」

「我打你手機你又不接！」那個叫『阿軒』的男生高喊，聲音響亮得令館中隱約產生回音「我問妳的朋友，她們說妳這幾天經常去溜冰館，我就過來看一下，想不到妳還真的在！這到底是什麼回事！為什麼妳會溜冰！妳之前怎麼沒有跟我說！」

阿軒？難道他就是訢澄……

「你先不要生氣……」

訢澄走到場邊想勸阻，他卻穿著皮鞋走到溜冰場裡，想拉走訢澄：「跟我走！跟我好好解釋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先等一下，他們都是我的朋友，我給你介紹……」訢澄柔聲說。

「我才不要知道！跟我走！」

樂璇眉頭一動，我知道她想衝過去幫訢澄，但卻被我瞬息拉住了，她只得咬著下唇，一臉憤恨。

經驗告訴我，情侶之間如果有爭執，我們外人插手的話，只會愈幫愈忙。

「快點跟我走！」

「等、等一下，先讓我換個鞋……呀！」

被拉扯的訢澄腳步一亂，便在冰面上跌倒。那一刻我覺得樂璇的手，幾乎要把我的手掌捏碎。

「先生，為了安全著想，請不要穿著冰鞋以外的鞋子進溜冰場，如果你要找人，可以請先去換鞋，不然就在請在場外等。」

「妳是誰呀……呀！」

森瑤高速閃身，穿著滑冰鞋的一瞬之間來到阿軒眼前，剎步之際，故作不小心地碰到阿軒的腳跟。阿軒便滑倒了。

「先生你要不要先到外面去換個鞋。」

「.....」

阿軒滿臉不忿，但他看著不認識，神態凌厲，又穿著一身貴服的森瑤，便爬起來，回到更衣室裡去了。

「我還以為，妳們每一個都是他的後宮呀。」

森瑤伸手扶起了訖澄，冷冷地看著我。我們來到訖澄面前，樂璇激動地牽起了訖澄的手：

「他是妳男朋友嗎？怎麼可以這樣對妳！媽的，我要去教訓他！藝莉醬、琪琪跟我來！」

「不、不要。」訖澄拉住了樂璇「千萬不要。」

「不用害怕呀，男人就是得勢不饒人的下體動物！不好好馴養他們可不行呀！」

喂喂喂喂。

「說到尾是我錯，我應該先跟他說我到哪裡去，去做什麼。我知道他多半會反對，所以才.....」

樂璇聽見訖澄這樣說，便也無言以對。

「放心吧，沒事的。」訖澄挽起優美的笑容「因為我愛他。」

陸 | Χιόνη | 卡奧涅 完

柒 | Χάριτες | 莎妮蒂斯 α

柒 | Χάριτες | 莎妮蒂斯

好餓。

醒來的時候，我先看到的，是藝莉酣睡的臉。

陽光透過白窗紗，小和室裡通透明亮，但藝莉那嫵靜的睡相，好像本來就會散發陽光，有兩小撮頭髮落在她的鼻前上，像低音和弦那樣輕柔的呼吸吹起了秀髮。我替她撥好了頭髮，然後輕吻著她的臉。

側睡著的藝莉，用幾乎聽不見的聲線嗯的一聲，沒有穿衣服的她睡得很沉，似乎不打算醒來，被窩裡我還隱約感受到她的體溫。

我回頭望看另一邊。是樂璇，果然還是全身赤裸，攤開四肢，毫無顧忌，張嘴打呼的睡相。這個樣子我看過太多次了，有好幾次，她還幾乎把我從自己的床上擠下去，靠在她懷裡的森琪倒睡著很安穩，裸體的兩人比真正的姊妹還像姊妹。

醒來以後的第一件事，果然是肚子像扭曲似的飢餓，昨天晚上喝了不少，吃得卻不多，又耗費了那麼多的體力。我小心地從兩片美麗肉體中間的溫柔鄉裡抽身，離開被單以後，初秋的晨早寒氣令人為之一震，我坐在榻榻米上，呃呀，我忍住不叫出聲，全身各處異常的酸痛，尤其是手腕，腰間跟肩膀，關節的肌肉好像溶化了。

昨天晚上借著醉意的我，完全不覺得自己有如此操勞，不.....我知道就一定會痛得要命，只是那種氣氛，就當然將什麼後果也拋諸腦後。我穿起單薄的衣服，替睡得東歪西倒的樂璇與森琪蓋好被子，便步向藝莉房間附設的廚房。

我注意到地上有一盒藥品。

對了，昨天晚上大家也有醉意，如果樂璇那變態搞錯了，該不會其實是喉糖.....

我翻過盒子的正面，太好了，的確是避孕藥，盒內的藥錠也較昨天晚上少了三顆。

別了，小果一二三號，我還不想當爸。

夢魘離我遠去，我真的醒來了。我帶著疲乏的身軀，先上了個廁所，軟軟的下體短期內應該沒有起來的意欲，昨天晚上辛苦你了。

上完廁所，我便走到廚房，說是廚房，其實是放置洗衣機、乾衣機、雪櫃、盥洗室以及晾衣服的工作平台，勉強只能容納兩個人，晾衣架上掛了各種顏色的衣服與內衣。藝莉作為世界級的千金，她願意窩在這種地方，也算是難得了。

我打開儲物櫃，裡面也只有速成麵，速成咖哩，罐頭以及各種簡單的食材與調味品。由此實證了，即使你老爸超x1000000000000000000有錢也好，你吃下肚的也只是簡單的食物，老麥絕對是明

智之選。

我打開雪櫃，有少量的雞蛋，水果，蔬菜，以及昨天晚上吃剩的火鍋配料，呀，我餓得要死，就隨便弄一點吧。鍋子呢？昨天晚上藝莉拿到盥洗盤裡之後，就被我跟樂璇拉到床單上去了，接下來我們四人都沒有離開床單的範圍，關東煮的湯汁還殘留在盥洗盤裡。我便開了水龍頭，洗刷著鍋子。

沖乾淨以後，我開了電爐，拿出雞蛋、蔬菜與乾麵，嗯.....我對廚藝沒有研究，平常煮食也是把所有東西一口氣倒進去煮熟就是了，跟藝莉那薙切繪理奈等級的手藝根本就沒法比呀。

「你想做什麼菜，我好期待呀。」

有人故意放輕腳步，突然從後抱住我，其真正身份可能性有三，但根據我背上充滿份量的彈性，我肯定真正的胸手就是藝莉。

「おひめちゃん，毫無頭緒。」我順口說出剛學了一點的日語，握住藝莉的雙手。

「おひめちゃん是指我嗎？嘿.....這是在取笑我嬌生慣養嗎。」

我在藝莉的臂彎中轉身，看著她剛睡醒的臉，略顯得凌亂的長髮，她穿著單薄的奶白色紡紗連身睡衣，令全身該突出的部分更顯突出。

「好色情的眼光，一起來就這樣了。」藝莉說。

「沒有男人忍得住不看吧。那麼早就醒來了？」

「你剛才偷吻就把人家弄醒了啦，身體好累，怎麼又搞成這樣.....」

藝莉似是還有睡意，便閉起雙眼埋在我的胸前，我輕撫藝莉那純天然不施脂粉的臉，緊抱著她說：「我也累得骨頭都快散了。」

「明明最爽的是你。昨天我跟森琪睡了以後，你跟小璇還在做吧，我都聽到了。」

「她說要享受二人世界呀。明明就是四個人.....」

「小果，如果呢.....」藝莉在我的胸前抬起眼「有一天要你在小璇與我之間選一個，你會選誰呀？」

怎麼這個問題有點耳熟？

「無法選擇，真的。」我仔細地吻著藝莉的櫻唇。「小璇在我心中很重要，妳也明易，沒有小璇，就沒有這一切，不管是妳，體操團，還是4P，好啦不要捏我啦，就算她有天因為任何理由離開了我，我的心永遠會有一個空缺，而那是其他女生無法取代的，尤其看著她比賽，看著她成長，看著她一天比一天胡來，一天比一天淫亂.....但，我也不是說藝莉妳不重要。我等著那天，妳帶我到日本的家裡，去認識藝莉妳過去二十年的人生，妳的困惑，妳的期盼，然後好好記在心裡，再好好疼愛眼前的妳。」

「.....嘻。男人果然是性慾得過滿足之後，才會說出那麼美的話嗎？」

藝莉看著我，雙眼閃爍著雪融似的水光。

「就性慾而言我吃太多了，就食慾而言我真的餓了。」

「那麼……」藝莉環抱我的頸間「就是再餓一下也還好嘛。」

「嗯？什麼意思。おひめちゃん。」

我故作無知，但也掀起了藝莉睡衣的下擺，撫著她的美臀。

「如果我跟小璇是同等的話，那麼……」藝莉微笑著，臉上掠起嬌豔的紅霞，鼻息傳來動人的花香「我還沒有享受過二人世界呢。」

清醒過後的早上，便又是遍地春色。

到底好好的一個體操團隊，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Ω

「嗝～」樂璇打了個酒嗝「那不過就是男朋友而已嘛！憑什麼那樣呼喝吐澄！氣死我了！」

「我倒是很意外呢，吐澄比我想中要來得專一，當她說『我愛他』的表情，實在太甜蜜了。小璇別喝那麼多啦……」

「咧咧咧咧咧咧咧咧咧咧～」

穿著短衫短褲的樂璇，像大叔般坐在榻榻米上，拿著啤酒喝得滿臉通紅，一邊咒罵吐澄的男朋友，當藝莉開始勸止，樂璇便成為了完全體大叔，不斷吐著舌頭。

我幫森琪盛好了關東煮的竹輪與雞蛋，我自己也不住喝著關東煮的酒，真是了不起的手藝，我從未喝過那麼好喝的味噌湯。

「森瑤她還好嗎？」

我對問戴著黑框眼鏡的森琪，近距離去看，森琪那稚氣的臉更顯不出她是才是長女。

「就……還是那個樣子，她從小就很倔強。」森琪接過我給她的碗子「不過她有遵守承諾，在父母面前對我加入體操隊的事隻字不提。」

「唔，妳別誤會，那時候我吻她也是逼不得已，這是我們隊長的風格。」

「哈我知道，小璇嘛……」森琪喝了點酒，雙頰也泛起血色，對了，她不知道那天在溜冰場的更衣室裡，其實我跟藝莉在偷看吧。

「我倒是真的很欣賞森瑤，尤其她的溜冰溜得那麼漂亮。」我看啤酒沒了，就又倒了一杯。

「森瑤喔.....」森琪思考著說「雖說我是姐姐，但那時候，我爸媽本來沒打算再生一個，這樣說有點奇怪，但森瑤其實是『意外』，所以直到森瑤出生以前，我的父母沒有給我培養出當姐姐的感覺，後來因為瑤瑤性格比我來得剛強，反而比較像長女。溜冰也好，其他事情，她都喜歡一個人悶在心裡，一個人盡力，不喜歡別人稱讚，也不喜歡別人責備。她會不知所措呢。」

這該說是高傲，還是身為次女的自卑呢？

「我身為姐姐。」森琪繼續說「有時候也覺得自己不成樣子，不懂得照顧妹妹。」

「這樣的姐姐才是最棒的，看我家的花姐，都快給她煩死了。」

「呵呵，可是就因為花姐，你才那麼會對女人吧。」

這是在稱讚我嗎？我看了一眼森琪，她帶著曖昧的微笑。是因為她知道我跟樂璇與藝莉的關係嗎？

「喂喂喂喂喂，那邊的小弟弟，不要騷擾我家的小琪琪呀，想動手的話先喝過我再說吧。」

「誰是你的小弟弟呀！不要再喝了妳這死酒鬼！」

已經成為究極體大叔的樂璇，靠過來搭著我的頸脖，滿身酒氣。我搶去了她手的啤酒瓶，她把臉緊緊皺起來。

「嗚哭哭哭哭老公不要丟下我，抱我～抱我～」

「你是人格分裂嗎！？」

樂璇整個人跨坐在我的身上，我只好像哄女兒般抱住她，藝莉把榻榻米上酒瓶都收起，六瓶、七瓶.....也喝太多了這傢伙，樂璇靠在的頸上不斷打著飽嗝。

「我還以為啤酒會買太多，沒想到小璇真的那麼能喝。」藝莉說。

看著樂璇似乎真的醉了的臉，我便掃著樂璇的背令她舒服點。

「小果你好體貼喔，我們來做愛嘛.....」

樂璇笑嬉嬉地說，藝莉與森琪雖然聽見這句話，臉色都瞬間一變。

「好好好好，妳先不要喝，咕——！！！」

樂璇把酒灌到嘴巴裡，然後卻突然吻上來，我便也被灌了幾口，差點噎到。樂璇把舌頭伸在我的嘴裡不住攪動，深情跟我相吻，看到這種場面，藝莉又一定會.....

「嘿嘿，你答應喔了，我們一定來做愛，YEAH～！」

到樂璇終於吻夠了，她便跨在我的腰上舉起雙手大叫。我擦著樂璇髒亂的嘴邊說：「別亂說了，

你知道這是藝莉的房間，森琪也還在呢.....」

誰知道，樂璇卻突然在我耳邊說：「我 - 才 - 沒 - 有 - 醉 - 啦。」

我驚訝地看著樂璇，雖然她全身的血液都好像泵到臉上去了，但的確還是她平常的表情。這可怕的大叔，原來只是在裝醉嗎，樂璇突然從褲袋中拿出一個橘色的小盒子。

「妳們看！我連避孕藥都幫妳們準備好了！小果今天我要中出20連發！」

「這是青春與夢想的史詩長篇！不要突然變成東京熱好嗎！」

「還是說你跟我生個小BABY.....」

樂璇用期待的眼神看著我，呃，出現了，每個男人都只能ORZ的LV100父親詛咒。

「藝莉醬，森琪你們不要介意，她就這副德性.....」

「沒關係，小璇喜歡就好.....」森琪卻耳根通紅的說了。

「咦？」

「哈哈哈哈哈果然是我疼愛的琪琪，愛死妳了！」

樂璇從我身子撲到森琪身上去，把她壓到地上強吻起來。森琪像被馴服了的野兔般乖順地閉上雙眼，兩人一如那天我跟藝莉在更衣室裡看見般，旁若無人的溫存起來，兩個女生的雙唇交疊發出令人感官都軟化的聲音。這時候，藝莉在榻榻米上爬過去，拉開樂璇說：「好了啦.....」

太好了。至少有藝莉是清醒，樂璇也太不成體統了。

「至少先等我鋪個床墊嘛.....」

我的酒意好像突然消散了，又好像突然全都湧到胸口，樂璇伸手，將我拉我她胸前。

柒 | Χάριτες | 莎妮蒂斯 β

「呀～小哥好壞，喝醉了就亂摸～」

我倒在樂璇的懷裡，她按著我的頭，我被埋倒在她一對柔軟的美乳裡，她身上充滿了像薰衣草似的體香以及醉人的酒氣。我抬起頭來：「你是80年代的JK（日本女高中生）嗎！？」

「小果先輩～中出前記得先告白喔～」

「什麼東西……唔——」

樂璇再一次抱著我強吻起來，嘴唇接連的緊咬我的嘴巴，也許是習慣使然，每一次樂璇這樣做我也會配合，用舌尖撫摸她那柔軟得過份的舌頭，酒精與加速的心跳令我的意識像落入了迴旋型的滑梯裡一去不返，樂璇柔軟的部分變得更柔軟，我用更激烈的動作舔弄親吻樂璇的小嘴，我脫掉了樂璇的短褲，而樂璇也解開了我的褲頭。

「咕……呼……嘻嘻～明明就想做，呵～～～！」

樂璇的眼角拋著媚光，然後大喝一聲，便像拉桌布的待應般拉開了我的牛仔褲連短褲，握起我半硬的下體，用力套弄，還用指尖掙開我龜頭下方的包皮，在她指尖的刺激之下，我的前端便漲紅著竄出頭來了。

「哎丫——！你們怎麼不聽我的，先鋪床墊啦！」

負責收起桌子與電鍋的藝莉抱著兩人份的大床墊放在地上。看見了我赤裸的下身便驚呼。

「小果也不會那麼容易就射呢，對吧，啾～」

樂璇低下頭來輕吻著我的前端，發出令人血脈亢張的唇音，然後望向身邊看得目不轉睛，又詫異又緊張的森琪。樂璇不懷好意的笑著，然後拉著森琪的手臂，森琪不覺便趴在我的跨前，我的前端感到她用鼻子呼出的溫熱吐息。

「琪琪沒那麼近距離看過吧，小果雖然不算很雄偉，但形狀還算不錯呢。」樂璇說。

「紅得好可怕……」森琪透過鏡片觀察著我的下身。

「要不要含在嘴裡看看，慢慢變硬的感覺很有趣哦，小果也會很舒服呢。」

我冷眼看著樂璇，樂璇卻是惡作劇得逞的吐舌。

「不要怕哦。只是不要用牙齒咬到就好，除非妳是故意要讓小果難受啦，你看像我這樣……唔……咻、嘖……咻唔……」

樂璇像訓練官，熟練地含著我的小莖，然後閉起眼，專注顫動頸間，溫暖的口腔吸啜著我的敏感處，把我的前端都弄濕以後，又伸出舌頭在我的馬眼下方打轉，小手緩緩的套弄著。森琪用生物課上看著解剖白老鼠的眼光，看著樂璇的口技。

「琪琪到你啦。」樂璇笑說。

「我還沒有這樣做過，連前男友也沒有幫他做過……」

「放心啦，小果很容易滿足的。」

「那麼……」森琪用失禮了的眼神看了我一眼，然後撥開了下垂的長髮，小嘴微張，像試食節目般將我的龜頭慢慢包含著在嘴唇裡，生澀而陌生的口腔令我下身一緊，森琪模仿著樂璇的動作，用嘴巴小心地愛撫著我的嘴唇。

樂璇抱起我的頸際笑著說：「看你舒服成這個樣子，怎麼一直不說話啦。」

「妳有看過演第一身視角的群交男優有對白嗎？」我掀起了樂璇的上衣，今天她穿著白色的蕾絲胸罩。

「怎麼一副很難為的語氣，琪琪（嘴巴上）的第一次可是獻給你了呢。」樂璇跟我一起看著專心地替我口交的森琪。

「對嘛。你也太幸福了。」鋪好了床墊的藝莉也坐在我的另一邊。

「藝莉醬吃醋了喔。」樂璇看著藝莉說。

「呃呀 - ！」

我的下身突然感到被牙齒劃過的酸痛，森琪聽見我的驚叫，便趕忙的放開口說：「對、對不起，我弄痛你了嗎？」樂璇趕忙過去抱著森琪說：「才不會呢，小果你說是吧。」我也只好說：「不用介意，這是常有的事，小璇還經常故意亂咬。」

樂璇抱著已經六神無主的森琪舌吻，我也感到呼吸粗重的藝莉靠在我肩上，柔軟的胸口似乎困難的起伏著，我轉頭吻著藝莉，看著她那緋紅的臉頰與鋪了一層碎花的瞳孔，我便知道淫亂的病原體樂璇已經感染了藝莉，我執起藝莉的小手，她乖巧地套弄我的下身，我咬著藝莉的耳朵說：「藝莉醬也要用嘴巴嗎？」

「我、我、呼、呼……」

藝莉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眼前的畫面已經完全封閉了藝莉的聽覺。一雙水靈的眼睛睜得老大，看著樂璇與森琪倒在剛鋪好的床墊上，樂璇脫去森琪淡黃色薄紗上衣與白色的短裙，露出平實的淡藍色胸罩與黑色的內褲。樂璇伸出舌頭，像螞蟻般從在森琪嬌小的身軀上遊走，從頸際到柑橘似的乳房，從纖幼的腰間到肚臍，然後手掌伸入森琪的內褲，黑色碎布之下的指間一收一放。森琪喉間哀鳴一截，全身的神經都像已經被樂璇的指尖拉扯著。

「丫……小璇……不要……呀、啊哈、嗯……那裡很……」

「琪琪答應過我喔。」樂璇像男生似的壓在森琪身上「如果跟瑤瑤賭贏了，就要陪我和小果一起做愛呢。」

我想起那天更衣室，最後樂璇好像對森琪說了什麼，被快感所侵吞的森琪只得無力點頭。原來樂璇連我貞操（？）也賭上去了。

「可、可是.....藝莉同學也在.....這樣.....」

我望看靠在我頸上看得非常投入的藝莉，她回神的眨了眨眼：「如果我在會不方便，那麼我可以先躲.....」

「不用！」樂璇制止了體貼的藝莉「我之前沒有跟琪琪說過吧，小果與藝莉醬的第一次，也是我促成的喔，而且是3P。」

「3、3333333333P!？」

全地球也沒有那麼多人，馬爾薩斯都要哭了。

森琪難以置信地說，藝莉則羞得把臉埋在我的胸前。

「所以，琪琪不用介意喔，我們一起來玩吧~~~」

「丫——！」

樂璇脫下了森琪的內褲，露出稀疏的陰毛與若隱若現的陰唇。森琪羞叫了幾聲，緊緊地閉著腿，樂璇趴下身子，用力分開森琪的雙腿，然後埋首在森琪的庭前。藝莉看見兩個女生口交的場面，也不禁「丫」的驚叫，我伸手解開了藝莉衣服的背結，剝下她的白色碎花連身裙，露出誘人成套的櫻花色內衣，藝莉的眼光離不開樂璇與森琪，一方面又因為被我愛撫著而輕吟。

「小果！Change！」

「什麼.....」

樂璇突然喚道，執起我的手掌拍起掌來，慢著，我沒有說過要——可是樂璇已經推開了我，熊抱著藝藝親熱起來。藝莉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氣氛，完全按著樂璇大神的步調走了，甚至不甘示弱地用各種撫弄回敬著樂璇，看著兩把妖妮的女聲，被冷落的我（？）望向床墊上的森琪，被脫去內褲的她，下身被樂璇弄得一片水濕，滿臉羞紅她的顯得比平常更像蘿莉，我撫著她滾熱的小臉說：

「我事先不知道妳答應了小璇這種事，所以不用勉強配合我。」

森琪扶著眼鏡，然後轉過身搜索著地上的避孕藥，她取出了藥錠放在口中，然後喉間一動便吞服了。森琪吞吞吐吐地說：「可、可以啦。我想成為你們的一份子.....」

我望看跟藝莉互相愛撫挑逗的樂璇，我們是體操隊，不是邪教呀女神閣下。

但聽見森琪這樣說，我也毫不猶疑的低下頭，吻著那既是蘿莉也是御姐的嘴唇。森琪也跟我拙劣的相吻著，我解開森琪的胸罩，她的雙乳雖然說不上豐滿，大概比樂璇小了一個罩杯，但配在瘦小的胸口上，卻像冰淇淋般白嫩翹起，一對豐紅的乳首像點綴的櫻桃，引頸以待的我立刻張嘴品賞。

「哈.....丫、嗯.....啊丫、嗯、唔哼——小果.....」

森琪的乳尖在我嘴中緩緩挺起，充血乳暈泛起可愛的顆粒。我探到森琪的腿間，輕撫濡濕的蜜穴，久未與男生親熱的她雙腿繃緊，隨著我在穴前的手活而流出粘濕的愛液，森琪喘著氣，半閉的雙眼浮現出欲情的泡沫，我抬起森琪的雙腿，用龜頭摩擦那柔軟的小嫩穴，森琪「咕唔」地喉間一緊，我說：「真的可以嗎？還是要小璇就好了.....」

「我、我都想要.....」森琪看了一眼剛被藝莉脫了內褲的樂璇，轉頭跟我說。那到底，是我跟樂璇共享森琪？還是森琪跟樂璇共享著我了？我懷著哲學家的想法，將堅硬的肉體塞進了森琪的小穴裡，我的前端立刻感到一陣極端異常的緊窄，整個龜頭都被堅韌的肉壁緊壓得發麻，我先沒有動作，而是先撫著森琪繃緊的腰間說：「琪琪好緊呀.....會痛嗎？」

森琪嬌嗔幾聲，搖頭說：「有一點，但沒關係，只是太久沒做.....丫.....你的也好硬.....丫呀、等、等一下、啊呀丫.....」我開始在森琪的蜜穴中柔柔挺動，我低頭看著她被我抽送而拋揚的身體，原來嬌小的她，便顯得更嬌小，淡紅色的外陰沾滿了被我擠弄的愛液，滑潺緊嫩的淫穴令我的小莖感受到獨特的快感，我鼓了口氣，用力貫通的森琪的蜜穴。

「呷丫——怎麼.....呀.....頂到啦.....丫呀、哈啊.....那裡、丫、丫、」我抵到森琪最緊窄的花蕾，緊得令人無法突破，只得一次又一次的頂撞，令森琪夾雜著快感的慘叫起來。我握住森琪的小雙峰，翻開她的雙腿，我忽發奇想，握著森琪的背項，將她整個身體抱起來，小巧的她正好抱著我，跨坐在我硬物之上。

「呃呀.....！哎！！太、太深啦.....這樣.....我、我要.....哈呀！」森琪緊抱住我的肩膀，小腿跪在床墊上，下沉的小穴受不住我的頂弄，可是每提起身子，肉壁便又被我的龜頭所刺激，收縮的花心澆出更多的淫水，令我的抽插更暢快。我吻著森琪那失神的臉，腰間有意無意的提起，用前端疼愛著森琪的花心，在盡頭緩緩打轉，從小唇裡流出的愛液，沾滿了我的根部與陰囊。

「擘~琪琪的小穴很棒嗎？」

樂璇不知何時靠近過來，吻著我耳邊說。

「緊得有點不可思議。」我回答。

「小璇?! 丫、丫不要看呀.....丫呀——」

森琪看著樂璇，趕忙掩起了臉，森琪的羞恥感令肉壁收縮得更緊，我扶著森琪的小屁股加快拋動，嫩穴的每一次昇降都令我舒爽無比，直到森琪下身累了，便嬌喘著跪坐在我腰間，雙腿有氣力地戰抖，溫暖的小穴包裹著我的小小莖不斷抽搐。樂璇代替我呵護著森琪的上半身，她吻了吻滿身汗水的森琪說：「琪琪要來了嗎.....？」

「嗯、小璇.....丫呀、丫唔.....小果他.....好會.....丫」森琪皺著眉點頭，然後便是我一邊抱著森琪的屁股挺動下身。森琪一邊跟樂璇舌吻著的詭異畫面，但更詭異的是，連藝莉也來到我的身邊，她滿臉慾求不滿的潮紅，胸罩的肩帶滑落到手臂上，露出雪白的半顆豐乳，她悻悻的說：「小璇弄人家弄到一半就過來看琪琪了，嗚，小果.....」

藝莉吻著我的頸間，執起我的手指，探向她的腿間，要我在她濕得似乎要滴出水的內褲輕壓。我聽著藝莉被我指尖刺激的嬌吟，加上森琪與樂璇的唇音。我一邊撫弄著藝莉的私處，一邊握弄著森琪尖翹的乳房，樂璇也在森琪的陰蒂上用指尖打轉，森琪的窄穴劇烈的收縮，我的小小莖再也把持不住，

挺到森琪的深處。「呀呀呀呀——丫呀——小璇.....好熱、好多呀——呀丫.....」

我的馬眼噴發出無數的漿液，全數貫注在森琪高潮的蜜穴裡，混雜的體液令我們的下身一片粘滑。高潮過後，我將好像連靈魂也消耗了的森琪放在床墊上，再慢慢拔出，森琪的蜜洞裡流出一抹白色的濃精，樂璇睜著眼，看著我們剛分開的下身，帶著詭異的笑容說：「曄，原來被中出的小穴是這樣子的，好厲害喔，我也好想有一根雞雞.....」

不要扶他！

我望向觀看全程，在我頸邊不斷吐氣的藝莉，她用昏沈的眼神舔著因為呼氣而乾燥的唇間，我便決定用我的嘴唇滋潤她的嘴唇，然後將藝莉扶到被單上，樂璇卻竟然拍打著我背：「呀呀呀呀！不是到我了嗎！小果好偏心好偏心！呀呀！」

我決家無視樂璇，看著床墊上如花似玉的藝莉，被樂璇弄得鬆動的櫻色內衣令她散發著色情的氣質。我握著藝莉的豐乳，吻著她的頸間，在她耳邊挑逗說：「藝莉醬好變態，看著別人做愛就會興奮。」

「嗚，明明我都是被逼的.....」藝莉扭動著身體否認。

「看著我跟別女生做，藝莉醬也一樣會興奮嗎？」

藝莉抱著我的頸際，撫著我開始回復元氣的下體，幽幽的眼神好像不想承認。

「我會.....有點吃醋喔。」

柒 | Χάριτες | 莎妮蒂斯 γ

看著藝莉那帶著微笑的嘴角以及猶有妒意的眼角，本來隨著汗氣而消散的酒精好像又溶進了血液，藝莉的臉上嫣紅幻化成桃色的氤氳，藝莉看著我痴迷的臉也不禁笑了，我低頭吻著藝莉的每一寸柔軟的膚色。

「琪琪你看，小果又硬了，又硬了啦。」樂璇說。

「遠看倒不覺得那麼大，剛才真的有點嚇了我一跳。」森琪說。

「是因為琪琪的小穴很緊吧，藝莉的手技原來也很靈活呢。」樂璇說。

「不過男生不是射過一次就會軟下來嗎，我前男友都是這樣.....」森琪說。

「可能小果是運動員吧，所以就持久力來說真的不錯喔。」樂璇說。

「射太多對身體不太好吧。話說.....藝莉同學的咪咪好漂亮喔。」森琪說。

「對呀，乳頭還是紅色的，唉~我就只有這一點比不過藝莉。」樂璇說。

「咪咪比較大做起來是不是會比較舒服？」森琪說。

「我也不知道，我咪咪也不小，應該是看男生的手法吧。」樂璇說。

「小果什麼時候會插入呀，這次也是射在裡面嗎？」森琪說。

「經本小姐的極限測試，小果一次晚上最多可以五次喔，不過第五次基本不是射出來、而是流一—哎呢！！」樂璇慘叫。

「小璇！？」森琪也跟著慘叫。

我執起枕頭，以第一宇宙速度丟向樂璇。

「他媽的！你們煩不煩呀！我跟藝莉在做愛啦！你們去磨豆腐又好69又好不然就加入4P！不要聲音導航好嗎！」

「好啦不要生氣啦，我就知道小璇不會罷休。」藝莉也跟著撐起身子「小璇，我們就先一起做吧，不過只限一次喔。」

一次？那是什麼意思。藝莉卻曖昧的笑著。

「嗚~藝莉醬果然是最好的，不像小果看到大咪咪就把人家拋棄啦。」

樂璇跟森琪靠過來，然後藝莉在樂璇耳邊細語了什麼，樂璇嘻嘻的笑了幾聲，然後用力點頭，我跟森琪因為聽不見兩人的話，也只得默然相看。藝莉離開樂璇的耳朵後，樂璇一左一右的扶著我的大腿，兩人都看著我，我又看著兩人，正當我莫名奇妙之際，藝莉與樂璇像學生姊姊般低下頭，一起用

嘴巴吻著我的下體。

「嗚呀.....」

當然我不是這樣就射了，但正謂有咩爽過俾女仔含？答案就係俾兩個女仔含。

兩張小嘴在我的小莖上遊走，藝莉用手套弄著我的根部，舐著我的莖側，而樂璇則繼續發揮她如瓊的巧舌，用舌尖舔著像我重新漲硬的前端，這時候我非常痛恨自己的下體為什麼不再長一點，那麼就能有更大的面積能夠享受了。

「呼嗯.....有琪琪的味道哦.....啜、咻.....唔、藝莉好會.....」

「不要說啦.....唔咻、只限嘴巴哦.....咻、唔咕.....」

森琪睜著難以置信的目光，看著趴在我的跨下為我服務的兩人。我看著森琪，表現出一副無辜的臉，意思是：這並不是出自本人的調教。我跟森琪咬著耳朵：「其實我不喜歡群體活動。」森琪「呸」地笑了：「所以你現在是在被侵犯嗎？要我幫忙提告她們嗎？」對了，森琪不單是法律系，更是碩士生，我一時語塞，便只好吻起森琪。森琪像孩子似的跪在我身邊，扶著我的肩膀，從動作上感到她比剛才放鬆了不少，是因為氣氛都熟絡了吧，我伸手撫著她的蜜縫說：「還會痛嗎？嘩呀——！」

森琪搖頭的時候，這時候我突然感到龜頭一痛，卻是樂璇輕咬著我的龜頭，她笑著吐了吐舌頭。藝莉笑說：「小璇才是最愛吃醋的吧。」「我才沒有。」樂璇擺起臉，繼續低頭舔著小莖，兩片小舌頭輪流的侍奉著我敏感的前端，藝莉溫柔的小手緩急有致地套弄著，令我全身酥麻，我乘機扶著森琪，握弄著她性感的翹臀，指尖在她的小豆上打轉，我便聽見了三把聲音，兩片唇聲，一道嬌吟。

「呼、啜.....哈，小果在弄琪琪啦.....琪琪興奮的樣子、咕唔、好可愛」

「小璇不要整根都含住啦、我也、唔啜.....唔、咻、嘖、嘖.....」

「丫、小果.....不要、那裡.....剛剛才.....丫啊、不要.....」

我抱住森琪嬌小巧瓏的身體，低頭吸吻她的小乳房，令她的乳首再次勃起，在森琪腿間的手掌感受一輪新的淫水。而我的下體則興奮不斷，好像被抽離了我的身體，成為了藝莉與樂璇嘴上的玩物，她們偶爾用力吸吮我的龜頭，偶爾又用力按壓我的馬眼，兩片小舌前後遊走，我本來儲備給藝莉的持久力，剎那便被燃燒殆盡，我撫著森琪濕溼的秘裂，故意用只有她聽得見的聲音說：「看好喔，我要射了。」森琪疑惑了半秒，才失笑起來。就在藝莉或是樂璇再次伸出觸碰頂端的瞬間，我馬眼一癢，便突然射出大股的精液。

「丫——！」

「丫——！」

藝莉和樂璇尖叫起來，我抱住的森琪卻看得目不轉睛：「原來是這樣，好神奇.....」

「怎麼不說一聲就射啦！」

「怎麼不說一聲就射啦！」

有如阿良○木火○與阿○良木○火的同步怒嗔，樂璇與藝莉抬起頭瞪著我，結果是藝莉臉上沾了比較多，樂璇只沾上了丁點濁液。看著兩人我不免哈哈笑了起來，說：「我為免你們爭著要嘛。」

「我才不會要！」

「都射到藝莉醬臉上去啦！」

我執起藝莉預先準備的毛巾，抹著藝莉鼓著小嘴生氣的臉，樂璇則沾起臉上的漿液，突然就塞進了森琪的嘴裡——我就猜到她会這樣做，森琪的舌頭碰到樂璇的指尖，嘗到異味才發現那是什麼，她吐了吐舌頭說：「嗚.....苦苦的，有種很怪很重的腥味。」

我說：「小璇偶爾會全部吞掉喔。」森琪驚道：「全部.....？」樂璇再將我的子孫沾在唇上說：「感覺像是戰勝什麼了不起的事物嘛。」然後便吻起森琪，森琪挑著眉頭，似乎不抗拒唇上傳來的味道，樂璇便撲倒了森琪，兩人又再次吻得難分難解。

我立刻將鏡頭轉回到身藝莉這邊，還好沒有噴到藝莉的頭髮，我哄著她說：「我想讓森琪看一下啦。順便也想藝莉醬習慣一下我的味道.....」「才不會習慣啦！」藝莉揮手大嚷，我想她平常那麼注重整潔，不說一聲就弄了她滿臉（這一點真的是意外），她会生氣也是應份的。

既然道理上說不清，我只好吻著藝莉抹乾淨了的頸間，她的態度與身體也即時軟化，整個胸口發出軟膩的嬌吟，我再一次將藝莉扶到床墊上，她說：「下一次記得先說一聲啦.....」我說：「那下一次就可以吞.....呃呀！」

果然女人是不能強逼的，藝莉用膝蓋攻擊我的胸口，看見我吐著悶氣便得意的嬌笑起說，我回頭望看樂璇與森琪，森琪似乎也放開了，她回吻著樂璇的肉體，兩人手腕在對方腿間妖異律動，像吸盤的兩張小嘴發出像做愛似的嬌吟。藝莉攤開身體，柔聲說：「那麼.....這次真的到我了嗎？」我逼不及待地脫去了藝莉的胸罩和內褲，兩顆巨乳手到拿來。

「嗯.....變態、哎唔.....呀、哈.....唔嗯、那麼快又起來啦」

看見藝莉壯觀的美乳，我的下身又挺直了。我摟住充滿彈性的兩團脂肉，在手中或爪弄或打轉，兩顆紅色的尖頂在刺激下變得堅挺，我用指甲輕刮那乳頭上的小凹洞，快感一下子佔領了藝莉醬的意識。我的十指更加捏掐不停玩弄著藝莉的美乳，藝莉套弄著我勃起得有點麻木的陽具，喘息出悠揚的呻吟。

「嗯呀、好癢呀、呀丫、哈呀、おっぱい.....」我聽見便問：「咪咪（おっぱい）怎麼了？」藝莉綺麗的眼裡不無驚訝，我說：「我當然是從女性的身體部分開始學日文，快告訴我，藝莉醬のおっぱい怎麼了.....」藝莉哼了幾聲不願意回答，我便舐著藝莉的乳尖，直動顛抖的兩顆頂端，都被我的津液沾染得發亮，我像要推擠出乳汁似的推壓著乳肉，直到我的耳朵都是藝莉急促的嬌喘，眼前的雙乳泛起敏感的紅暈，藝莉執起我的指尖輕舐：「ほしい.....」這句話我可不會，日語果然博大精深，她還是繼續說：「ほしいの.....」

柒 | Χάριτες | 莎妮蒂斯 δ

藝莉擠著陽具的掌心加快套弄，牽引我的指尖探去她的腿間。藝莉的分泌並不特別豐沛，但此刻她連大腿內側都沾著粘液。對了，從一開始藝莉便想要了吧，看了那麼多肉搏場面難怪她會受不了，我突然意會到ほしい的意思。我用『很想要吧』的眼神，抬起藝莉的雙腿，露出她濕透微張的小紅唇，她便像得到糖果的孩子，既不想承認被取悅，卻又不由自主的滿足微笑。本來想再疼愛一下的小穴我，也當機立斷，進入了藝莉的身體裡。

「哎呀.....！！嗯唔、咿唔.....丫、丫、小果、丫呀.....」

我挺直向前，抽送著被愛液淹浸的淫穴，藝莉的雙腿架我的肩上，小臂微微抬起，濕潤的肉壁承接著我的每一次突入，被攪弄的小穴因為急速的活塞而發出淫穢的滑音。我撫著藝莉的唇邊說：「藝莉醬濕得好誇張呢.....」「人家就沒有琪琪那麼窄啦，丫——哎呀、輕、輕點、丫啊——！」聽見藝莉引人憐愛的妒意，我便更提起腰間，每一下都深刺著蜜穴，柔軟的外陰被我碰撞得咄咄作響。藝莉雙目半閉，享受穴肉被我的龜頭用力磨擦，嘴裡浪叫不停。我吻著藝莉優美的雙腿，壓到藝莉最堅緊的花蕾，用龜頭用力觸碰，藝莉雙腿抽搖，溫暖腔道便收縮不停。

「咿丫.....不、不行啦.....這樣、啊.....」

藝莉半張臉埋在床張裡只顧哀吟，正當我想繼續抽送，藝莉突然制止了我的動作，示意把她把抱住，我以為她只是來得太快而想歇息，她卻突然翻了身，趴在我胸前，像出浴的仙女般抬起了上半身，她害羞地說：「我好久沒有這樣做啦，如果不小心弄痛了，記得要我馬上停下來，哈、嗯唔.....呀.....哈呀.....」

藝莉撐著我結實的胸膛，跨坐在我的腰上，纖腰軟若無骨的擺動，緊窄的小穴緩緩地套弄著我漲硬的小莖，滿頭大汗的藝莉呼著氣。她掌握好節奏以後，腰間的速度便逐漸提升，臀部在我的大腿上不斷起伏，令我的龜頭輕而易舉就頂到她的花心。

「這樣.....呀.....丫、好壞哦.....丫、丫哎、好硬.....」

一對雄偉的巨乳隨著藝莉的嬌吟而晃動，仰視之下更令人覺得眼花瞭亂，我抬起手承在掌心搓揉著，撥弄著勃起的乳首，藝莉被我的這樣一弄，動作便因為快感而遲緩下來，濕潤的肉穴由上而下的緊套我的下體，使得藝莉的蜜蕊受到更重的刺激，我分出一隻手輕摸藝莉穴上的小肉芽，她「丫」一聲，雙手一軟，便伏在我的胸前，我抱住她笑了：「這樣就不行啦藝莉醬？」

藝莉鏗著我的胸膛叫：「這樣弄人家，叫人怎麼動啦.....丫、怎麼啦、咿呀、おち○ちん、一直、丫呀呀.....」雖然藝莉的騎乘不到數十下便後勁不繼，但我卻握住藝莉的美臀，抬動著她的下身，令陽物繼續頂弄著藝莉，藝莉一邊叫床，一邊迷亂的吻著我，胸前的雙峰壓成了扁球狀。我的龜頭開始腫癢，我伸掌拍打著藝莉醬的屁股，發出清脆的一聲「咄」，藝莉尖叫起來：「不要這樣，好羞人啦.....！」

看她認真生氣的臉，我再次把藝莉翻到床墊上，稍微放慢了抽送速度，感受著緊繃的肉穴瀕臨高潮的抽搖說。我說：「那下次我獨個兒欺負藝莉醬的屁股喔.....」藝莉啐道：「那有那麼多下次啦。唔啊.....怎麼突然——丫、丫呼...哎呀~要壞掉啦.....」我加快抽插，藝莉的皮膚像鋪滿了淡紅色的花粉，腰肢不自覺配合我抽送輕輕收縮，而我的馬眼也開始守不住。藝莉的小腹隨著我的挺動而繃緊，花心緊緊地吸著腫頭的龜頭，我用最後的理智問藝莉：「射進去嗎？」藝莉抱著我的臉龐，舌尖舔著微

張的嘴唇，氣喘連連準備迎接高峰。她有氣無力地說：

「嗯剛才、剛才趁你跟森琪.....丫哈、丫、啊.....我有吃藥、可以啦、丫、丫、いいよ、出して
~」

聽見「可以」兩個字，我不管之後的話是什麼意思，但我知道藝莉醬在渴求著我的生命。我集中精神，艱難地藝莉的深處挺動，說到底是第三次了，小莖的感覺已經有點麻木，我握著藝莉滿是汗水的雙乳，聽著藝莉高亢的叫床聲，感受著滾熱的穴肉，小莖迎來強烈的尿意，我腰間一抖，馬眼一癢，便放肆地在藝莉的小穴裡射出了所有的白濁。

「啊啊啊啊啊啊——小果！小果！呀不不不要呀丫丫丫」

被內射的同時，藝莉的雙腿猛顛，也洩出了大灘淫水，我的腰間傳來肌肉過度勞動的刺動，筋疲力盡的倒在藝莉身上，藝莉帶著疲憊卻滿載而歸的笑容說：「我好久沒有給射進去啦，小果射好多，裡面暖暖的。嘻。」藝莉輕吻著我，看著她那天真無邪卻又滲透著情欲的眼神，我好想繼續跟她溫存下去。我意猶未盡的搓著藝莉的雙乳：「那下一次的第一發就要給藝莉醬。」漸漸降溫的身體為藝莉帶來睡意，她惺忪的笑說：「已經有三個『下一次』了喔.....嗯.....小果.....」

藝莉閉起眼，帶著酒醉與高潮後的餘韻入睡了。我替藝莉簡單的清理過身體，便替她蓋好被子。正當我也感到有點寒意，一團溫暖的肉體卻從旁抱住了我。

「你不會把正室都忘了吧。藝莉醬初中出おめでとう~」

我轉頭一望，是樂璇只帶著些許紅暈的臉，是酒醒了嗎，她的身體構造該不會跟我們不太一樣吧。我問：「森琪呢？」

樂璇的眼睛撇了撇身邊，森琪像墨魚般卷在被單中睡著了，只露出一頭長髮與赤裸的肩膀，藝莉舉右手的食中雙指，指尖散發著女性下體獨有的體味：「藝莉醬開始騎乘的時候呀，我的黃金二指已經早就征服了琪琪啦！Golden Finger！」

難怪剛才森琪與樂璇都那麼安靜，所以她一直無聲地看著我跟藝莉高潮嗎？還真難得，樂璇站起來，關了燈，墨藍的夜色注滿了小和室，樂璇跨坐在我的身上，緊緊地抱住我，我摸著她的小腦袋說：「真的要做嗎？妳不累嗎？」

這時候，我突然樂璇的喉間傳出某種獨特的聲音，那不是樂璇日常狂放的笑聲，也不是她奸計得逞的嬌笑，也不是她在床上放盪的淫叫，而是——

抽噎。

樂璇的下巴靠在我的肩上，用夏夜蟲鳴那樣輕微的聲音嗚咽著，溫暖的小水滴落在我肩膀上。我扶起樂璇的臉，濃夜裡，她晶瑩的雙眼都滿滿是淚水，我突然心頭一緊，憐惜地吻著她的淚水：「怎麼啦？」

她帶著微笑搖了搖頭，用稀薄的聲音說：「我不是傷心啦，只是覺得突然好想哭，我們體操隊不用解散了，琪琪也加入了，嘻，也一起做愛了，好開心，我們4P了，好想每天都這樣，小翼知道，也一定會很高興的，嘻呵呵呵，小果，我好喜歡你，也好喜歡你們喔.....」

有人說，女人的眼淚，才是愛情的泉源。

我感到眼角也好像模糊了，她平常神一樣的任性、胡來、淫亂之下，一定也會緊張，會疑惑，會驚慌，會害怕。我抹去了樂璇臉上的淚水，跟她帶著鹹味的嘴唇平淡的相吻，將她放在睡著的藝莉與森琪中間。

「你累了就睡吧，雖然我也想好好享受二人世界呢，但抱住我就好了。」樂璇撫著我的臉頰說。

「不，」我說「我要做，我要小小璇。」

「丫.....」

我挺起不知何故沒有軟下去的陽物，進入了樂璇的身體裡。

「小果.....丫.....好深.....哎呀.....」

不像我們平常做愛那麼激烈，我先插到樂璇的深處，停留片刻，像要用小莖吸收樂璇溫潤的愛液，感受她的緊嫩，之後輕輕抽出，再深深的插入。我望向藝莉，確定她沉沉的睡了，我靠在樂璇的耳邊，聽著她愉悅的歡吟，然後說：

「小璇，這句話不能讓藝莉知道。」

「啊丫.....怎麼啦.....呃呀.....」

「其實我最喜歡跟你做愛，小小璇才是最棒的。」

「唔.....不要說這種話啦.....小小璇會怪怪的、呀丫、」

說完，我屈起樂璇的雙腿，她發揮體操選手的柔軟度，滑潤的下身緊緊包裹著我的小莖，我搓著她形狀可人的雙乳，仔細地抽送著。

「好舒服哪.....雞雞.....弄得小小璇好舒服.....丫呀、哈呀」

「4P雖然很有趣。但我還是喜歡跟小璇兩個人，自由自在地做愛喔。」

「知道啦.....嘻、丫！丫！怎麼還那麼硬啦、丫呃、啊啊.....」

樂璇的蜜穴還是濕漉漉的一片，我流暢自如的抽插著那溫軟的器官，粘膩的淫水在我倆相撞的位置飛濺。我們的毛髮都濕成一團，一種神奇卻又充實快感，填充著我本來已經麻痺了的小莖，像剛曬乾的米粒般又飽滿又細膩，我無法抑壓想射精的衝動。我撫著樂璇也經翹出了的陰蒂，她展開的身體也泛起了潮熱。

「丫、好奇怪.....怎麼會那麼快就.....射啦，全部都射給小小璇啦~丫、唔丫！！」我忍受著全身上下的酸軟，下身繼續抽送，直到樂璇的花蕾劇烈地抽搐，噴灑出幾抹潮水，我也坦然的射出了所剩無幾的精液，灌注到樂璇的身體裡。

「小璇這次來得很快呢。」

我吻著眼神熹微的樂璇，眼角猶有淚光的她笑說：

「因為女生都愛聽這些奇怪的情話啦，都是你一直說，聽得小小璇都熱了。」

「小璇.....告訴你一件事。」

「嗯？」

「我還想要，好想繼續在小璇身體裡射精，好想小璇被我弄得潮吹，然後不住淫亂的叫床。」

我毫不停歇的繼續抽送著，與樂璇結合似乎成為了我的生物本能。我也為陽具的堅硬而覺得神奇。這一定又是樂璇女神的魔法。

「喔.....嘻，可以呀，小果想射多少次都可以喔.....丫、唔.....」

樂璇說我的極限是五次，但我都忘記了，那天夜裡，到底我跟樂璇高潮了多少次才停歇。

不知道樂璇的叫聲會否吵到藝莉與森琪，希望藝莉隔天醒來不會吃醋。

柒 | Χάριτες | 莎妮蒂斯 完

捌 | Πυανεψιών | 蒲雅莉薛斯昂 α

捌 | Πυανεψιών | 蒲雅莉薛斯昂

溫暖的陽光普照大地，我跟四位體操隊的成員：樂璇、藝莉、泚澄、森琪，坐在咖啡館室外茶坐的圓桌旁，而我姐則穿著型格白色襯衫，配著紅色皮帶的黑皮褲，站在咖啡館桌前，趾高氣揚像要發表演說的獨裁者。

「哈哈哈哈哈雖然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又好像經歷了一番曲折，但總之，我們體操隊終於能成團了！再一次歡迎妳們四位成員！YEAH！！！」

「YEAH！！！！！」

唯一配合我姐的是樂璇。

而我則漫不經心的喝著熱紅茶，享受著初秋的惠風和暢。這些話我昨天晚上已經聽我姐說過了，體操比賽可以個人名義，也可以團隊名義出場，而以團隊名義出場的最低標準是要一次填報基本的女子體操四項（不包括個人全能）。

現在有了擅長高低槓的森琪，那麼就能以團隊名義出賽。以團隊名義出場的最大好處是，因為掛著大學的名義，所以就很容易從校方或其他單位得到資助。

「最激勵人心的，是我們的成員，竟然都是女神級的美女。我覺得我們單是外表與身材就十分滿分了！廢話不多說！資格賽將在兩個月後，十一月底舉行！參加表格我替各位拿到了！請各位成員填妥之後交給小果。」

我姐將參加表格分發給樂璇她們。

「接下來，有兩件事想跟各位報告，第一、我們缺乏一名獨立的會計人員，雖然小果與藝莉也是商學院的，懂得會計，但藝莉要訓練，小果也有職務，接下來需要處理各種資金和設備費，所以，我們需要一名會計專員。第二、體操隊會參與下星期的『秋日祭』。」

「啊？」

首先感到驚訝的是藝莉，一如我所料。

秋日祭。是大學眾多大型活動之一，也是學生會（SU）舉辦每年都會舉辦的全校活動，活動內容包括歌舞表演，園遊競技，攤位遊戲，各種千奇百怪的社團活動。

如果作為參加者，那會是由早到晚不可多得的狂歡節。但對主辦單位或是協辦者來說，都是非常消耗精神體力的活動。

「可是，我們要訓練吧，根本沒有閒暇呀。前輩的意思是我們只是去玩一下嗎？」

「藝莉醬，非常遺憾，我們將會是園遊會的協辦單位之一。」我姐嘆了口氣說「我們不能不給學

生會面子，不然就拿不到學校的比賽資助了。」

聽見我姐這樣說，藝莉也氣餒地無言以對。

這就是政治外交。大學雖然資金充足，但既不是無限也不是來者不拒，所有校內組織如果想得到校方的活動資助，就需要透過學生會引薦，如果能打好跟學生會的關係，就比較容易取得補助，反之亦然。

「秋日祭」的主辦單位是SU，當SU伸出友誼之手，而你拒絕的話，就等於把組織推進自食其力的萬尺深淵了。

「前輩～」樂璇舉手問「請問園游會我們要負責什麼？」

「這個嘛，我還不知道。」我姐搖頭說「我追問SU可是沒有答覆，我也不知道他們在搞什麼鬼，只希望不是太麻煩的活動。」

樂璇聽罷便咬起凍咖啡的吸管，眼珠沉落，似乎在思考。

「好！這就是今天要報告的所有事情！雖然還未想到如何解決會計人員與『校日祭』的問題，但沒關係，希望在明天！」

也就是管他的，由它去吧——的意思。

我姐叉起腰，像準備征服半個歐洲，擊垮沙俄的哥倫布般，揮手指向遠方。

「看哪！我親愛的女神們！我們的目標就在海洋的對岸，那充滿古蹟、美食、和服的京都，無論眼前多少何困難，無數的險阻，我們也要歷盡艱辛，衝破難關！看見了嗎，蔚藍的海洋正照耀著璀璨的未來，光明與勝利正在地平線的另一方呼喚著我們！」

我姐指著眼前的一排偽豪宅，這樣說了。

「不好意思……」泚澄舉起手。

「泚澄同學！不要被眼前的荒謬所蒙蔽，廣闊的海洋就在妳的心中！」

「前輩，可否先聽我說……」

「想象！Imagine！感到了嗎，地中海夾帶著果香的海風！」

「我考慮要退出體操隊，所以資格賽可能就……」

「沒錯！這就是我們追尋的夢想……咦？妳剛才說……？」

我們轉頭看著泚澄，泚澄收起了那優美的微笑，冷峻而深沉的眉角似是帶著幾分歉意，她將資格賽的參賽表格推回去，站起來說：「我還有事情，所以要先走……我會再好好考慮。感謝這一段時間，各位的陪伴與教導。」

偉大的哥倫布張大嘴巴，看著船員沍澄喝了一口熱咖啡，拿起手袋，站起來，放下買單的錢，轉身跳船。

「媽的！」

我姐突然雙拳敲在小圓桌上，樂璇、藝莉、森琪都嚇了一跳。

「小果你坐著幹嘛，給我追上去呀！你不是總編制嗎！你的團員跑掉了你還在喝紅茶？！我不管，你給我把沍澄捉回來！不然我把你雞雞剪掉！」

「怎麼可以……！」

藝莉竟然相信了我姐發怒時的胡言亂語，掩嘴驚訝。我（的小弟弟）好幸福呀藝莉醬！

但我也知道，這始終要解決的問題。我便轉身離開坐位，衝出店外去找沍澄。

Ω

我連跑帶跳的衝下樓梯，追上了剛離開咖啡館，下了樓梯的沍澄。

「沍澄！」

她聽叫叫喊，似乎是猶疑了片刻，還是走了兩步，才停下來。

「是因為男朋友嗎？」我單刀直入。

那天在溜冰場裡，藝莉提議沍澄不如帶她男友一起去吃飯，或是找個地方慶功，可是沍澄最後還是跟著阿軒走了，而阿軒則一臉不屑，鄙夷的看著我們，樂璇還一直對他做鬼臉。

「那天在游泳館裡就說話過了，他不會同意的。現在給他發現了，雖然他沒有明言，但當我要來見你們，他也總是抱怨。我想，退出只是時間問題。」

沍澄對我說，臉上沒有一絲猶疑。

「可是……體操隊難得有4個人！終於可以成團了，妳離開的話……」我握緊拳頭說。

「你們還有時間找到新成員，也可以用個人名義參賽。雖然這個月我基本會跳馬了，但還不到能出賽的水平，我參加也是湊人數而已。不是嗎？」

「雖然是這樣說，可是，可是，對我想到了……」我握緊拳頭說「如果只是報名，但不參加訓練，到正式比賽時也臨時退出，那就可以了。」

「你搞錯了，總編制先生。」沍澄略一搖頭說「阿軒不是不喜歡我參加體操，而是不喜歡我參加他無法掌握的群體活動，換了你們是泳隊，田徑隊，話劇團，AKB48，結果也是一樣。」

『我不喜歡群體活動』

我想起那天在游泳館裡，訢澄說。

「雖然我知道，感情是兩個人的事情。但他如果什麼也不喜歡，妳就什麼也不做嗎？」

「感情需要的就是妥協。」訢澄看著我「雖然我偶爾也會瞞著他去陪朋友，之前也是騙他說去圖書館，然後就來找你們。可是在我心目中，跟他的感情永遠是在一位。」

訢澄的告白令我無法反駁，說到底，那是因為她已經下了決心。

「反過來說，你希望我會為了體操隊，而放棄阿軒嗎？這樣說你明白了吧。」

可是我喉間還是像噎住了，腦袋像被包裹在一層薄膜裡無法思考。

「再見了。祝你們旗開得勝。」

訢澄挽著手袋，對我點頭告別。然後她轉身，陽光之下的亞麻色長髮像金絲織成的瀑布，在人群之間傾瀉，但還是逐漸遠去，被人群淹沒不見。

我才發現我的指骨開始腫痛，放開手掌後，掌心都是半月型的指甲痕。

訢澄就這樣離開了嗎。

好像看到一半的電影，突然中斷了。

這一個月來，她在軟墊上空翻，跨越跳馬台，在溜冰場上與森瑤決戰的身影，像被陽光燒灼過後的殘影，在我眼裡旋轉縈迴不止。

「愛情需要的是不是妥協，而是體諒。單方面決定另一半的行為，那不是愛，而是操縱。」

是樂璇的聲音。我回頭，樂璇、藝莉與森琪像童話故事裡深閨不出的皇女，依次序在樓梯上走下來。

「我們都聽到了。」藝莉說「好不甘心呀，為什麼因為別人，就要放棄自己的想做的事……」

對了，我終於知道我現在的感覺，是不甘心。

「所以，體操隊就只能以個人名義出賽嗎？」森琪擔憂地說。

「不用擔心～」樂璇抱住了森琪的肩頭「沒事的，訢澄是我們的團員，沒得到本隊長的同意，怎麼可以說走就走！」

「妳難道又想……」我看著樂璇那蠢蠢欲動的臉。

「本小姐看上的女人，怎麼可以讓別人獨享，妳們說是嗎！」

「丫 - !!」 「咿呀——!!」

樂璇突然竄到並肩站著的藝莉與森琪背後，探出雙手各從左右抓住兩人的胸部。不能不說是非常有衝擊力的畫面。

藝莉與森琪尖叫一聲便追打著樂璇，樂璇躲到我的身後，跳到我的背上，我抱起她的雙腿。我說：「留一點豔福給小人呀，樂璇大神。」

「那你還不好好侍俸我，還沒事就把人家弄到床上去！」樂璇笑著捏著我的背項「對了，小果，關於『秋日祭』那邊，我也有一個想法，你聽我說……」

捌 | Πυανεψιών | 蒲雅莉薛斯昂 β

練習結束後，我拿著藥膏，推開藝莉包裹著雙腿的浴巾，一雙猶有暖意的雪白美腿觸手生溫，像脫殼的蛋白。

應該沒有男生會捨得放過這雙美腿。直到看見到小腿上的片片瘀青與紅腫。

藝莉看見我的表情便笑了：「心痛嗎？」

「我寧願受傷的是我。」

我用看起來沒什麼用的藥膏，塗抹著藝莉的腿上瘀青的部分，輕輕按摩，更衣室裡飄起了藥草的清香。

「就說了妳不要那麼拼命。」我說。

「訢澄不知道會不會回來，如果她還是決定退出的話，那我至少能夠代替她出戰跳馬，然後再隨便找個人湊人數，那我們就能以團體出戰了。」

雖然藝莉這樣說，但想到剛才的畫面，我還是覺得很莫名的難受。

藝莉跳馬的選定動作是側手翻上彈板，再半空翻上跳馬台，再後空翻落地。

雖然沒有任何轉體動作，但對世青賽的分區資格賽來說，跳馬並非競爭激烈的項目，只要能夠有轉體動作再成功落地，要取得出賽資格也非難事。

這套動作藝莉已經練習了差不多一個月，但都是在雙重軟墊的保護之下，不算正式完成。

藝莉的堅持的令我姐點頭同意。我便抽走了保護的軟墊，有如正式出賽的情況。

藝莉練習完自由體操，堅持不去休息，便穿著新造好的體操服，綁好了整齊的馬尾，深吸一口氣，身體化成了一道水藍色的流星，落到彈板之上，再翻身到跳馬台上。前面的動作很流暢，但正當她雙手撐在跳馬台上，打算用力一撐，準備後空翻向前落地之際。

藝莉卻手臂一軟，尖叫一聲，我急忙跑過去，但還是無法阻止她整個身體摔在跳馬台上。

目睹整個過程的我，只能愛憐地撫慰著藝莉腳上的瘀青。

「沒有傷到上半身，也沒有骨折。花姐說也可以繼續練習，那就已經很幸運了。」

「妳還想要繼續呀.....」

我看著藝莉閃閃生輝的雙眼，她卻伸出溫暖的掌心輕撫我的臉頰：「別那麼寵我嘛。剛開始練啦啦隊的時候，也差不多摔成這樣，這種程度的傷是小菜一碟，比賽還有兩個月就到了，而且還要參加秋日祭，訢澄又突然離隊，我們可要加緊練習。」

藝莉剛洗完澡的身體飄散發著玫瑰香，她跟樂璇應該是用不同牌子的沐浴露。

「只是練習體操嗎？」我抱著藝莉身上的柔軟白浴巾。

「你又在想什麼啦.....唔.....」

藝莉嘴裡抱怨，可是嘴巴還是靠過來，跟我充滿默契的相吻。我本來正在幫小腿療傷的雙手，也慢慢爬進浴巾裡，從小腿爬到大腿的內側，我使出掌心上下摩擦，藝莉吻咬著我的嘴唇便開始亂了套，呼吸倏然喘亂。

「真是的，又亂摸人家.....」羞紅在藝莉臉上渲染開去。

我抱著藝莉的腰肢，她跨起腿坐在我的身上，稍稍滑落的毛巾，令我眼前出現了一道深邃的乳溝與白沙丘似的北半球，毛巾的下緣曖昧地蓋住了我的褲檔，以及的藝莉雙腿盡頭的所有秘密。

藝莉搭著我的肩頭，姿態撩人起挽起長髮，低頭渴求著我的嘴唇，溫婉的小舌頭愈來愈靈巧，軟軟的嘴唇回應著我頑皮的雙手，一邊輕吟一邊在我的唇上打轉。我抱住藝莉的小屁股又掐又捏，感受著臂部的美妙彈性。

正當我弄得藝莉嬌喘連連，她也正想用手解開我的褲頭，準備與我更進一步之際，便傳來電話的響聲，那不是我的電話，而是藝莉的。

本來氣氛火熱我們也沒打算理會，可是電話實在響過不停。藝莉嘆了口氣，她也明白，每對愛侶也總會碰到這種尷尬的情況。

「我去看一下，順便關掉吧。」

我只好無奈點頭，藝莉便抱著浴巾，走到包包前，拿出雪白的日系手機，看到來電顯示時，她卻咦了一聲。

「怎麼了？」我問。

「是鹿儀.....她很少會打給我。小果你等一下，這我一定要聽。」

鹿儀？鹿儀是誰？

藝莉有點情急地按了接聽，神色凝重，只聽她不住「嗯、嗯、嗯」，然後她說：「是這樣嗎.....可是我、唔.....」她用擔憂的眼神看了我一眼，然後說：「好吧，那麼.....我還是先過來好了。嗯，等一下見。」

藝莉掛線以後，看著她深思的臉，我大概也知道她想說什麼了。我便只好故作體貼地從後抱住了她。

「妳如果有別的事情就先走吧。」

藝莉轉身難過地噘著嘴：「嗚.....難得小璇不在。可是，那是啦啦隊那邊，隊長打電話給我，說啦啦隊也會參加秋日祭，而且學生議會有了新的活動指示，我是核心成員，所以一定要過去看一下...

...」

我差點忘了藝莉仍然是啦啦隊的成員，上次她說要辭任人事經理，但會保留隊員的身份，不知道後來處理得怎樣了，我也沒有問。

「鹿儀就是隊長嗎？上次我看見跟妳吵架的那一位？」

「嗯.....我跟她向來不太合得來，只有避無可避的正事才會打電話給我，所以我知道這一次也是真的是要事。抱歉了小果，我真的要過去。」

我梳理著藝莉因為接吻而凌亂的頭髮，用依依不捨的眼神看著她，但到底還是說：「小事啦，妳當然是先處理正事。」

藝莉聽著便蹬起腳，給了我一個深情的goodbye kiss，羞澀地說：

「下一次.....才欺負藝莉醬的屁股吧。」

Ω

藝莉急忙穿起衣服，我替她再吹乾了頭髮，便送她離開了體育館，看著穿著白色長袖上衣長黑色紗裙的她離開，我被激起的性慾也像隨風而逝了。

樂璇這天難得請假，她說有急事，不能不去處理。可是當我追問，她又死也不肯說是什麼，我怕她又衝動搞出什麼爛攤子，追問了一回，她才說了。

「總之不是跟氹澄有關。」

樂璇那像女神又像惡魔的詭計我從來都猜不透，我知道如其逼她說出來，不如等她先處理好。

昨天她跟我說關於「秋日祭」的想法，也同樣語意不詳，只說了什麼「要做就不如大幹一場」「學生會憑什麼指使我們」「我們才不要聽他們說」——總之就是完全聽不懂。

我回到場館裡，果然，被遺棄的不單是我的性慾。

我家那位死港女，練習一結束便立刻逃跑了，練習過後的道具像廢墟般全丟在場內。我心裡用盡這輩子最狠毒的話（咪咪變成A-CUP吧）咒罵我姐，可是還是得收拾。

但就在這時候，我看見了一個小孩子，似乎想爬到跳馬台上，可是因為身高卻撐不上去，跳馬台1.25米的標準高度，對她來說實在是個挑戰。

她蹣跚起了與臉龐不相襯的性感臀部，但不管她又撐又跳，費盡力氣就是爬不上去。

我故意放輕腳步，走到她身後，抱起她的腋下，她受驚尖叫起來。但我還趁她還沒有尖叫完，便把公式資料上只有37KG的她，一口氣抱到跳馬台上。

森琪坐在跳馬台上，被嚇了一跳的她揮拳鎚了我一下：

「嘩呀！怎麼了！？琪琪？！」

森琪張開雙腿坐在墊上，像是被母親丟下了的小孩（倒是跟她的外型很配），放聲大哭，還一邊自暴自棄地鏟著軟墊。我抓住了她的鏟紅了的雙手，她卻還是閉著眼，淚水滂沱高聲痛哭，整個場館都迴盪著她的哭聲。

「琪琪？妳沒事吧，怎麼突然就……」

「嗚嗚嗚嗚嗚嗚嗚！」森琪淚眼汪汪，喘著嗚咽說「我、是不是、很沒用呀！小果、為什麼我、為什麼我總是要、要靠別人！連妹妹、妹妹比我厲害！我連想玩體操、也、也要躲著她、入團、也得靠、小璇、有小璇、才能贏過、我妹！連做愛也是、我想要小璇嘩嘩呀呀呀呀呀、卻沒有她那麼敢說出口！也總是比、小璇、先高潮！為什麼啦！如果、不是小璇、不是他們、我什麼也做不了、為什麼我、那麼沒用啦！我只要想玩體操，為什麼呀！為什麼，我不能呀！」

重組句子（15分）？

除了好像有一點奇怪的內容，就是森琪覺得她自己很無用，什麼也得靠樂璇跟我們，也覺得自己比不上我們。似乎是這個意思。

對於這種歇斯底里的哭泣女孩，我也真的無計可施。便只好把她抱在懷裡，拍拍她的肩頭，說著一些「才不是呢」「怎麼會」的場面話。

「體操隊的大家、也好漂亮、也好性感！就只有我像個小孩！我不是小孩啦！我已經24歲了！有咪咪也有屁股！嗚嗚嗚嗚嗚嗚嗚我已經不是處女了，才不像我妹！為什麼呀就只我一個這樣呀！嗚嗚嗚嗚嗚！為什麼呀小璇那麼性感，藝莉身材那麼好那麼漂亮！嗚嗚嗚嗚嗚呀呀——！體操隊出事了、我什麼也做不到！！嗚……」

我又好像聽見了不少奇怪的內容。但森琪喊累了，哭累了，終於慢慢安靜下來，我繼續抹著她梨花帶雨的臉，她哭得滿眼紅腫，不住吸氣。我只好安慰說：「沒有妳的高低槓，我們才麻煩呢，而且妳的高低槓真的很厲害，才不是沒用的小孩……」

「我才不是小孩！」

森琪雙手揮拍著軟墊。像極了小孩。

「好好好，不是小孩。」我只好認真說「但妳相信我，妳對我們來說很重要。體操隊裡每個人也不是可或缺的，妳也好，藝莉也好，泚澄也好，琪琪，妳要相信妳自己。」

雖然這只是安慰的話，但我作為幾位隊員的看護人（大概），也只能盡力這麼說，而這令我又想起泚澄。她真的只是能夠隨時取代的預備軍嗎？真的只是湊人數的團員嗎？

「小果……你人真的很好，那麼會安慰別人。」森琪抽著頭鼻頭說「難怪小璇與藝莉同學那麼喜歡你。」

我倒覺得不是因為這一點。就在這個時候，一雙帶著淚鹽味的嘴唇印上來，我驚訝地看著閉著雙眼，眼角有著淚珠的森琪，她放開口說：

「雖然知道是安慰話，但也很感謝你，我知道的，自己的身材看起來就是個幼女嘛，跟小璇與藝莉比起來什麼也不是——咕唔！？」

我緊抱著森琪，不讓她鬆開我的懷抱，不管她的掙扎，便伸手進她的白色小背心裡，解開了她的胸罩，也順道解開了我的褲頭，握住剛才半途而廢，重新勃起的陽具。

「等一下啦！」

森琪在我耳邊大叫，我耳膜一痛，不得不停下動作。

「對不起，剛才發生了一點事，我有點忍不住……」我看著衣衫凌亂的森琪，吁了口氣。

這都是藝莉的錯，一定是這樣。

「小果……你真的不會把我當成孩子嗎？」

我好想告訴她，對輸精管來說，18歲與25歲與30歲與45歲的女人也是一樣的。

但我當然不只是用輸精管思考，我把森琪抱在懷中，吻著她滿是淚痕的小臉說：

「我好想念琪琪可愛的咪咪與緊窄的小穴呢……」

然後，森琪主動抱著我舌吻起來，而且比樂璇還激烈。

捌 | Πυανεψιών | 蒲雅莉薛斯昂 γ

我直躺下來，任由森琪放縱似的強吻著我。她的舌上技術雖然不算很靈活，但卻有種展現自我的渴望，森琪將小臉傾前。我抱起森琪的小身軀，吻著她那柔軟的紅唇，總是用嘴唇刻意發出尖銳的舌吻聲。我掀起她的小背心，推開胸罩，捏玩起她的一對小雪球。

「唔～～呀唔.....嗯啜，丫.....唔.....」

在我的搓弄之下，森琪的兩顆圓點那快便勃起了，我用指尖挑彈著其中一點小紅豆，充血的乳暈浮現出絲絲皺紋，我稍作搔弄，森琪整個身體軟軟的在我身上的摩擦著，身體裡的血液似乎都在挑逗著她的五臟六腑。

「呀.....你對女生經驗果然很豐富呢.....」

「跟妳說一件事，雖然不是秘密，但就是突然想到，從沒跟其他人說過.....」

「嗯？」森琪緊貼著我的身體。

「因為小時候比較晚入學，所以小璇與藝莉醬也比我年輕。我對『姐姐』沒有經驗呢，除了琪琪妳。」

——雖然我家有一位美國太空總署也想研究的兇猛生命體。

森琪聽見便嫣然笑了。她動情似的，趴在我的胸前魅惑地說：「那小弟弟想森琪姐姐怎樣疼愛你了？」

剛才是誰才跌了一下，就哭得像連娃娃音都跑出來了？

但妳既然想聽小弟弟的意見，我便只好脫下褲子，高高聳起一杆紅棍，森琪偏起身子，握在手裡上下套弄，指頭按了按我的馬眼，我的前端便涼颯颯的，森琪笑說：「怎麼那麼快就流了那麼多？」

我當然不會蠢到去告訴森琪，那其實是因為藝莉。剛才被藝莉弄得畜勢待發，現在有由森琪「接手」。我的下身可真的十分舒爽。森琪說：「比上次我用嘴巴的時候還硬呀.....」我拭擦著森琪柔軟的嘴巴說：「那這次要不要也試一下.....？」

森琪低垂著眼簾，沒有回答，只是慢慢爬到我的跨下，正當她將準備張嘴，我卻讓她的下半身轉過來，用屁股朝向我的臉，她回頭驚道：「咦，這是什麼.....丫——！」我瞄準了森琪腿間的恥丘，隔著深紅色運動褲按埋著。森琪尖叫一聲，伏在我的跨前，只管握住我的玉莖，我拍打著她高挺的屁股說：「都24歲了，不要弄個69式就大驚小怪啦。」

「我才、才沒有大驚小怪啦.....你輕點啦，不然叫姐姐我怎麼用嘴巴呀，唔、啜、有點鹹鹹的味道.....唔、啜.....」

激將法使用，敵方投入度↑↑↑

因為是倒過來的關係，森琪的舌頭與嘴唇落在我龜頭平滑的上半部，那是稍為一用力，便會連頭

皮都酸軟的部位，我眼前的景物都像糊掉了。

我只好將森琪的下身當成救生圈，我脫下森琪的運動短褲，裡面是小蝴蝶結的古典繡花淡黃色內褲，套在森琪瘦小的雙腿上與平整的腹部上，像是小孩子想要裝成熟，令人有了要蹂躪的衝動，她的幽谷壓在我的鼻子上，傳來女生陰部的體味與絲絲汗香。

「呷丫.....好變態，怎麼聞人家的那裡啦.....呀.....你的呼吸吹到啦.....」

森琪嬌呼著，小腹又收又放，我抱她的屁股不讓她躲開，輕吻著內褲的綿質，待森琪嬌喘著，腿間漸漸滲出了水濕後，便脫下了這條設計美觀的內褲。一片甚是誘人的三角形墨色毛髮之下，便是森琪淡粉紅色的桃源，兩片肉唇微閉著，像熱帶地區的貝類，沾染著粘滑的養份。我用嘴唇輕吻著這片幼嫩的花瓣，用指頭在軟軟的肉芽上打轉。

「哎丫.....不要捏啦.....嗚.....連小璇也沒那麼近距離的看過，丫不要親.....」

森琪的小蒂充滿朝氣地勃出，我的舌尖便抵上去舐弄，然後將雙指伸進密縫裡，森琪超乎常人的緊窄緊包著我的指尖，只是輕輕摳動，淫水便流滿我的指尖。我的小莖感到森琪粗重的呼息，但她堅持將我前端含進嘴裡，一邊用手套弄，一邊吸吮不停，小舌頭在尖端上流轉，雖然是稚嫩的技巧，卻令敏感的我接連抽搐。

「唔、咻、嘖、咕唔.....咻唔.....」

我們互相嬉玩著對方的生殖器，森琪似乎要反擊我的指尖，嘴巴突然加速，快速摩擦我的龜頭，小手推擠著我敏感的馬眼下方，感到漿液將近缺堤，便說：「琪琪，可以射在嘴裡嗎？如果不行，先暫停也可以。嗯.....？琪琪？」

「唔——唔、唔咻~~嘖、嘖、嘖唔——！」

她好像有話想說，但抱歉，我卻實在沒有外語天份。我的小莖被森琪刺激得近乎麻木，眼前彷彿在召喚我的閃亮肉穴也使我按捺不住，我乘森琪的小嘴又套上來了，稍一勃動，便在森琪的嘴裡激烈地射精了。

「咕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呼唔.....嘻、唔恩.....」

積累了良久的熱濁終於得到釋放，我確實地感到大量的精液穿下下體，然後注入森琪口腔裡。

森琪抬起頭。我也扶著森琪的屁股撐起身。只見森琪眉頭輕皺，摸著抵緊的嘴唇。

「咕嚕。」

她竟然不哼一聲，就吞掉了。

「嘩~」森琪吐著舌頭「果然是很重的味道，差一點我就要吐出來了。」

森琪拿起剛才跳馬台旁邊的水瓶，用清水洗刷著嘴中的腥氣。我恩慰她抹著她的額頭，她喝完了水，得意地吐著舌頭說：

「姐姐我是不是很厲害呀～才第二次用嘴巴，就成功幫你解決了，射了那麼多還能吞得一乾二淨～」

「那姐姐可以我讓我再射一次嗎？」

我拿掉森琪的水瓶，讓赤裸下身的她分開雙腿，跪在我的跨上。我刻意用仍然漲硬的下體，輕輕觸碰她的蜜穴，森琪敏感的縮了縮腰身，摸著我滿是她唾液的小莖。

「每次想到那麼硬的東西要插進身體裡，就覺得好可怕。」森琪耳根通紅說。

「我也有點好奇琪琪的初夜呢。」我用手指輕沾在穴前的愛液。

「那都是高中的事情呢，只記得很痛呀，然後很快就結束了……」

「跟我做至少不會痛吧。」我抱著她的纖腰，讓肉壺緩緩下沉，半個龜頭已經撐開了桃縫，「今天也射進去可以嗎？」

「可以啦……但你不要太急……呃丫……嗯唔——！」

森琪扶著我的肩頭，深吸著氣，蜜洞一點一點壓下來，每一寸窄小的穴肉也為我帶來強大的快感，森琪在我的耳邊呼著潮息，夾雜著肉穴被撐開的嬌吟。最後我碰到一處既柔軟又異常緊緻的肉蕾，整根陽物被溫熱包覆。

「哈、唔呼……好漲、嗯丫、丫、丫……頂到人家啦……丫呀」

我的小莖被壓得酥癢難當，森琪柔軟的腰身也開始上下律動，慢慢加速的小穴吞吐著我的硬物，緊窄的肉壁摩擦著我的龜頭，我一手扶著她的腰間，一手撫摸著她的嬌乳。

「琪琪學得好快喔。」

「別取笑人家啦，呼、呼……唔呀……更漲了啦、丫呀、嗯丫好壞……唔……」

森琪邊喘息邊拋動屁股，我雖然坐著，也配合節奏鼓動根部，令每一次深入也正中花心，森琪採取主動的體位令她愛液橫流，動作愈流見流暢。在舒爽的快感裡，我突想到了一件事。

每個與身高不足150的女生做愛的男生，也想到的一件事。

我緊抱森琪，突然提起腰間，插入深處，森琪羞叫起來，以為是終於換我來動了。

但之後，我卻抱起她的雙腿，突然站起來了。

她發現整個身體騰空，便尖叫起來，我說：「雙手要抱緊呀。」

「怎麼會……哎丫……啊呀——、不要呀……呀啊啊……」

我挽著的她雙腿前後搖動，陽物向前猛撞，每一下抽送都毫不憐惜，借著森琪自身的重量，突刺濕透的穴肉，森琪被弄得長髮翻飛，無處受力的驚恐令她全身繃緊。連帶小穴也開始緊搐，我倆相碰

的下身，在無人的場館裡發出響亮的啪啪聲。

「這樣會壞掉啦.....丫.....丫啊丫.....這樣會來啦.....唔啊.....」

挺動了一回，我也感到這個俗稱「火車便當」、學名「抱起黎屌」的體位，實在要運用到全身肌肉，即便是運動員的我也已經滿身大汗。我懷著對男優們的無盡敬意，將森琪放在軟墊上，輕撫她驚魂未定，但又在高潮邊緣的臉龐。

「還是正常位最好呢。」

「你知道就好啦.....小果.....好硬喔.....哎喔.....小穴好滿、小果.....」

我抬起她的雙腿，繼續挫入花蕊裡，幼小的身軀像奶酪般任何由我的衝撞，我每插一下，森琪便又軟膩又哀怨的嬌吟起來。射精的慾望再一次沖昏我的頭腦，我加速抽送，令小莖獲得更多的快感，也使得森琪的嫩穴驟然緊促，她緊抓住我撫弄著她雙乳的雙手，淫聲不絕。

「啊丫.....嗯呀、哎呀、小穴好熱、丫丫丫呀呀」

看著森琪那痴迷的臉，我便微微抬起森琪抽搦的下身，讓她的身體微弓起來，一根硬物直頂花心，森琪的肉穴急劇收縮，洩出大片淫水，我也狠狠的射精了。

「咿啊啊啊啊，小果的那些、好多丫姐姐不要啦丫！！！」

我憋著氣，將所體液直噴在森琪的蜜蕊處。懸在半空的她燙得雙腳亂顛，良久之後，臉蛋上仍是疑非的微笑，神情恍惚地喘息，滿頰醉紅的她顯得異常可愛。

「姐姐有滿足到嗎？」

我側躺下來，讓她酸軟的小腿靠在我的大腿上，輕力按摩。

「結果小穴還是有點痛.....」森琪羞赧地微笑「可是，小果射了好多呀.....」

我仍然沒有離開森琪仿若溶化了的下身，輕輕一動她便嗯的一聲。

「因為森琪姐姐太可愛了。」

「不用再哄我啦.....」森琪靠在我胸前說。

「才沒有呢，琪琪真的很可愛呀。」

「我是說『姐姐』這一點，尤其小果你有一位真正的姐姐，我知道自己離姐姐的角色，還遠得很呢。」森琪用小指頭按著我的胸口「我知道.....發脾氣也好，大哭也好，事情也不會因此而改變，好像森瑤就是比我剛強；我就是沒小璇與藝莉那麼吸引；我就是那麼矮小連跳馬台也爬不上去；我就是會被你抱起來欺負.....這些我都沒法反抗。」

我們面對面，躺在軟墊上，我撫著被亂髮掩蓋的臉蛋。

森琪握起了我的手，放在柔軟的胸前：「可是……」

「嗯？」

「可是每當只要有你跟小璇……」森琪臉上是聖像似的微笑「我好像又沒那麼害怕了。」

捌 | Πυανεψιών | 蒲雅莉薛斯昂 δ

「嗚嗚嗚嗚嗚嗚嗚 ~ 琪琪是我的啦！」

「小聲點啦，她在睡覺呢.....」

「我不要！我不要！小果好變態，把琪琪中出了！把純潔的琪琪還來給我呀！」

「最沒有資格說這句話的是妳吧！？百合與4p是誰啟蒙的呀！？」

「我不管！才不在你身邊半天，就把女人的帶回家啦！我要離婚啦，膳食費是伙每天都要免費吃剛出爐的蘋果批！」

「到底是誰跟誰離婚啦！？原來妳的感情要用蘋果批計算的嗎？」

「之前還叫我不要侵犯幼女，自己就去體內射精了！好過份好過份！」

「就說了她不是幼女，都24歲了，給她聽見又要發脾氣啦！」

「我又沒批准你可以開後宮，你內射個屁呀！」

「那不內射就可以開後宮了嗎！而且後宮的罪魁禍首妳吧？！」

「為什麼每句話要用感嘆號呀！吵死了！」

「明明就妳突然就進來大吵大鬧！」

「一進房間就看見小蘿莉睡在自己的枕頭上！不管哪個女生也會抓狂吧！把我純潔的枕頭還來呀呀呀呀！」

「原來枕頭比琪琪更重要嗎！？」

「我不要再有用感嘆號了啦！快把人家的嘴巴封起來呀！」

「噢，好吧。」

「唔.....唔嗯.....」

我總算用嘴巴，制止了另一張無定向喪心病狂的嘴巴。我一如既往，一邊吻著樂璇，一邊在撫摸她的身體，她也發出了舒軟的輕吟，這傢伙根本就只是想撒嬌而已，正當我們交換著舌頭，卻突然覺得舌尖劇痛。

「呀丫！？」我叫道。

「嘻嘻嘻嘻，看你下次還敢不敢不說一聲，就把別的女生帶回來，這是作為正室的懲罰。」

樂璇吐著嬌傲的舌頭舐著門牙。我只好說：

「那下次我記得會先跟妳說的，這次是森琪說她不想回家，我只好把她揹回來呀。」

在體育館的激情過後，我還是得收拾場中的器材，森琪搬不動什麼跳馬台高低槓，便坐在一邊休息，結果就睡著了。我收拾好之後，把她揹起來，問她要不要送她回家或是回宿舍，她卻說不要回去。

「琪琪不想回去見瑤瑤吧。」樂璇說。

「是嗎.....為什麼？」

樂璇來到床邊，坐在地上，看著沉沉睡去的森琪。森琪喜歡把自己捲在被單中，捲得緊緊的像一條春卷。剛才我們吵鬧了那麼久，森琪也沒醒來，看來真的是累了。

「我想，琪琪的父母一定給了她很大的壓力，大到瑤瑤明知姐姐喜歡體操，但還是要站在父母那一邊。」

我也在床邊坐下來，與樂璇一起看著森琪的睡相，像看著女兒的父母。

我也滿懷感慨地說：「瑤瑤信守承諾，守著她的秘密，而她又無法向瑤瑤分享我們的事情。相比起她的家人，她更願意留在我們身邊呢。好可憐的琪琪。」

與家人之間難以溝通，寧願守在朋友身邊也不想回家。應該是每一個當兒女的，也經歷過的階段吧。

「好了，」樂璇站起來，對我說：「那就讓她好好睡吧，你來陪我去一個地方，我給你看一點東西。」

Ω

「呼，小璇，不要再.....讓我先歇一下好嗎？」

「活該，誰叫你跟琪琪做了那麼多次！」

我揹著樂璇，步步艱辛的走上陡峭的山彼，朝著大學後山的觀景台進發。雖然樂璇體重只有42kg，就她的身高來說算輕了，可是我今日的HP都差不多見底，這傢伙還竟然像樹熊般死纏著我，要我揹她上山。

「呼唔，真的不行啦，妳先下來.....」

「不要！繼續走，上呀，拉屎藏！」

「不要拉頭髮！雙腳也不要亂動！妳好歹也幫我抹一下汗好嗎？」

「誰要你沒跟我說就揹著琪琪回家，本宮也要同工同酬~」

那請問為什麼我沒有標準工時也沒有最低工資。

「我還以為要去看小翼呢。」

說起小翼，樂璇便沉默了了幾秒才說：「你想念她嗎？哈，小翼一定會很高興啦，我前陣子自己才去看過她，秋日祭之後，我們一起去吧，把琪琪，藝莉醬也叫上，不知道澄澄會不會也想去呢.....」

樂璇似乎沒跟藝莉與森琪說過小翼的事情。不過也難怪，無論怎麼想也是難以開口。

我喘著氣，拖著沉重的步伐，終於眼前蒼蔭的山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處由黑色木材搭建而成的觀景台與開闊的景色。

「呵～安全登陸～」

樂璇從我背上跳到地上，我卻不管骯髒，雙腿軟在地上，抬頭讓高處的新鮮空氣灌入我的肺部，洗淨汗流浹背的疲累。

「你也太誇張了，才登個山就這樣，以後怎麼滿足我們三個呀～」

樂璇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了手，像要邀請我參加一場正要開幕的盛宴。我握起她溫暖的手心，站起來。

我們並肩站著，看著眼前的天地。我們的大學雖然沿山而建，但地勢不算起伏，站在觀景台上，便能看見那鋪平在山下眾多建築物，各種形狀不一大樓之間，是走道，天橋，綠樹與花園。校園裡種了不少楓樹，在日落西斜的天色下，點染著金黃色的秋意，天穹則像一幕漂成橘色的帷布，右方是西沉的夕陽，左方是晚霞的微藍，昇起的月亮落在左上角，似是一顆白灰石製的粗糙釘子。

「妳要給我看的，就是這片景色嗎？」

穿著無袖牛仔布連身長裙的樂璇靠在我的胸前，她說：「不只是景色喔。」

她接著握起了我的手，掰出我的食指，含在嘴裡，舔濕了我的第一節指頭，便放開口，將我的指尖舉向前方。

然後，她朝我的指尖吹了一口氣，微小的涼意。

風。

起風了。

整個世界也在飄動，所有事物也吹出了風聲，樹葉，花草，枝椏。校園裡的植物像海浪起伏，柔軟成各種優美的形狀，每一種顏色也隨著餘暉而變幻，好像連天空，土地，宇宙，本來安靜的萬物，也突然活過來了。

「我們沒有人能看見風，但當風吹過，萬物就會改變。」

樂璇這樣說。

也許是晚風的溫度，我身體表面的毛孔好像緩緩收縮，令我滿身流過靜電那麼微弱的顫動，我緊抱著樂璇溫暖的身軀，也想將自己胸口的溫暖，傳達給樂璇。

「我今天去找學生議會的一位朋友。她叫絲明。」樂璇說。

「然後呢？」

「我跟她說，我們體操隊，不要再聽命於學生議會了。」樂璇說。

我雙手交疊，抱著她柔軟的小腹，樂璇的及肩短髮隨風飄揚，我聞到混雜了夜色的清香。

「明明跟我說，學生議會不會同意的，除非我們能夠聚集所有的體育社團，一起反抗學生會。」

「你的意思是，要所有體育隊伍，成立一個有別於學生會的組織嗎？」

「嗯，那我們不論練習也好，比賽也好，公開活動也好，就會有自決的權力。」樂璇看著恍惚自成一國的校園說「明明她會幫助我們，所以，秋日祭的時候，我們不會再參加什麼園游會了，而是另一個活動。」

樂璇拿出了手機，是學生議會的專頁，屏幕上是一張剛出爐臨時設計的海報，海報上各種爆發似的明亮色彩，活動名字是：

Maple Speed。

「小果，你知道自由體操的場地大小吧。」

「十二米乘十二米。」

「真是的，明明那麼細小呀，但為什麼對我來說，會像眼前這個世界那麼廣闊呢？」

「因為.....那就是你的世界呀。」

「小果，我想你一直在陪在樂璇身邊，留在這個世界裡，可以嗎？」

我看不見樂璇的表情，只聽見她的聲線，穿過了所有或活動或靜止的事物，清晰傳到我的耳裡。

「我的世界才沒有那麼廣闊。」我握著她的雙手說「不過，你就是世界的中心。」

夕陽西下，世界繼續變幻。

風仍在吹，我們依然相擁。

玖 | πλιτόδρομος | 獨利托多莫斯 α

玖 | πλιτόδρομος | 獨利托多莫斯

《～奧林匹斯之火～體育部的女神們》這個故事，雖然名字略厭長了一點，也看不出跟奧林匹斯與火有什麼關係，說是「體育部」但女主角卻來來去去只是體操隊的成員。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甜故。

再次重申，這是一個甜故。

無論是在紙言的分類，還是膠登原post的標題，也帶有「甜故」兩字。故事內容也名副其實地充滿了各種性愛，從最基本的單對單床戲，到日語化的色情對話，到女主角（們）總會忽爾變得淫蕩的性格，到寫得作者詞窮句盡、長達近萬字的4P，男主角幾乎無限射精，女角們動不動就高潮，也絕對是為了挑起讀者性慾的甜故。

雖然在這個城市不太可能，但如果有天這本書真的實體化，其封面及封底必定會印有不少於面積百分之二十的法定警告字句（根據香港政府特別行政區《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390章24條）。如果做成動畫，一定會是另一套《炎の孕ませおっぱい乳同級生》，也可能是《空之色、水之色》，如果畫成漫畫的話，希望由如月群真老師，或是尾崎未來老師，或是みちきんぐ老師負責作畫.....

所以，有誰可以告訴我，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藝莉穿著性感的啦啦隊服，站在天橋的前方。

她舉起手上的手槍，冷酷無情的指向我。

我半跪在地，抱住昏倒的樂璇，她的左額上一片鮮紅。

「不要呀，不要這樣呀，おひめちゃん.....」

「我說過，說到底我是女生，什麼妒忌醋勁佔有慾，我還是會有的。」

那不是藝莉的聲音，那不是我認識的藝莉醬！

原來，這就是第一萬零一個理由嗎.....

「可是.....我喜歡你們每一個呀，小璇也好，藝莉醬也好，琪琪也好。在我心目中，你們每一個都是不可取代的。」

「難道，就不可以只愛我一個嗎？」藝莉說「跟小果一起真的好開心，做愛也有滿足到。可是，為什麼除了小璇之外，那天第一個到你的房間裡去的，竟然是森琪。為什麼那天晚上我到你的房間去，你就因為已經跟小璇與琪琪做過，而累得無法勃起.....」

「但這不代表我不喜歡藝莉醬呀！我那天晚上，不是抱著妳在地上入睡了嗎？藝莉醬，不要這樣.....」

「可是，如果我說，我希望小果從此以後都跟我在一起呢？」

「我本來就打算從此以後都跟藝莉醬在一起了，只是……」

「只是，如果我要你放棄小璇的話，也可以嗎？」

「不可以！」我緊抱著樂璇像突然變得瘦弱的身體「只有這一點我做不到！」

「我早知道了。那天早上，在我房間的廚房裡，我就知道了。」

「我以為妳會明白！」我異常悲憤的高喊「我以為藝莉醬不是那些膚淺的女人，只會爭風吃醋，我以為妳會跟我一樣，感受到小璇寄託在我們身上的希望。我以為藝莉醬也能接受喜歡小璇的我！我以為藝莉醬也能夠喜歡體操隊！難道妳只是一個普通的富家女嗎！えりちゃん！」

藝莉好像連呼吸也停止了，成為了無感情的人偶。

但那是我的錯覺嗎？她握著手槍的手好像開始顫抖……

「藝莉。如果妳下不了手，就讓我來吧。」

她的身後，走來另一位同樣穿著啦啦隊服，身材同樣性感，但氣質與臉容都比藝莉來得成熟惹火的女生。她手上也拿著手槍。可惡，怎麼偏偏在這個時候……

「鹿儀。這是我跟這兩個人之間的事情，我自己來解決。」

她就是鹿儀，啦啦隊的隊長。

前方的天橋出口被藝莉與鹿儀封鎖了，唯一的退路是回到大樓裡去，可是這樣一來，我們就會被困在裡面，而無法進攻。

我緊抱著樂璇的身體，用渴求真相的表情望向藝莉，可是藝莉卻沒有動搖，面上是前所未見的冷漠。

「さよなら。體操隊。」

藝術說完，然後扣動扳機。

我眼前的整個世界，染成了一片赤紅。

Ω

電話仍然傳來無法接通的訊息，我無奈地掛了線。

更衣室裡，樂璇擦乾身體，戴起黑色胸罩，穿起印花T恤與蘇格蘭綠格紋外套。我趁她下半身仍

然赤裸，便抱起樂璇的大腿，撫摸著在我眼前抖動的白嫩屁股。

「怎麼了啦，仍找不到藝莉醬嗎？」

樂璇坐在我的大腿上，扣著外套的扭扣，我的指尖掃著她腿間柔軟乾爽的毛髮。

「嗯，不論電話也好，訊息也好，她也沒有回答，我有點擔心她.....」

「嘿嘿嘿，你是做了什麼事情惹怒藝莉醬呀？」

「就是沒有我才擔心，三天前，她只是說啦啦隊那邊的事情無法抽身，所以要請一天的假，但就這樣就音訊全無了.....」

「女生的心意是很細膩的，你覺得沒有，不代表藝莉醬覺得沒有呀。」

我抱著樂璇，深思起來。平常千依百順，溫柔嫵媚的藝莉醬，會因為什麼事情而生氣呢，如果就我記憶所及，我們相處以及，她唯一發脾氣的，就只有惡作劇把她射了滿臉的那次，可是藝莉醬的脾氣不重，稍為哄哄，她便會消氣了。

她也並非那麼沒交待的人。我們大部分時間也是面對面相處，不需要依賴通訊工具溝通，但有時候我為了練習日文，會跟她用手機說些沒頭沒尾的甜蜜話，她也總會回覆。

訊息不回，電話不接，這還是第一次。

「想不到呀。小璇，藝莉醬不會有事吧.....」

我擔憂將頭埋在樂璇的背上，樂璇似乎想著如何安慰我，片刻她的背項才傳來她的聲音說：「沒事的，可能是啦啦隊那邊真的有些事情在忙吧。」

現在只能這樣想了。如果說到感情的層面，我想一萬遍，也想不到藝莉醬會背棄我們。也許是藝莉醬突然消失了的失落感，我突然覺得無比寂寞，我的指頭探向樂璇濕嫩的花蕊，她身體一顛，嬌叫一聲，卻從我懷裡竄出去了。

「今天就夠了喔。」樂璇咬著嘴唇說「雖然我也還想要.....可是明天就是Maple Speed，可不要把體力都耗掉呢。」

我嘆了口氣，只好張開樂璇的性感蕾絲三角褲，她扶著我的肩頭穿上了。我說：「可是一直聯絡不到藝莉醬，明天怎麼辦。」

「就隨機應變吧，小果，她是我們團員，一定會出現的。」

樂璇穿起了深藍色的短褲，握著我的手說：「抱歉啦小果，我還約了明明，我有太多事情要跟她商量的，晚上也得回家一趟，順便去看看小翼。所以.....我今天晚上就不睡你那邊了。」

絲明是樂璇認識的學生議會朋友，這兩天我一直聽見她的名字，卻沒有見過她本人。

「是商量那什麼獨立運作的體育組織吧，那妳好好加油。」我說。

「嘻……」樂璇深深地擁抱了我，然後將掛著的體操收著手袋裡「呀對了，差點就忘了體操服，琪琪與藝莉醬有記得帶走吧。」

「藝莉醬的體操服都是每天更洗的，琪琪的那套在我的房間裡，我明天會拿著給她。」

「不要拿琪琪的衣服來打手槍呀。」

我敲著樂璇的頭，她笑嘻嘻地吐吐舌頭說：

「那明天早上見了，我們體操隊一定會是第一名的！」

藝莉醬失縱了，樂璇要去忙，森琪也要回家，難得熱鬧與溫香軟肉的體操隊，少有的地剩下我一個，我收拾好更衣室的物品，再到體育場館裡，確定都整理好了，正當我準備關燈之際，我看見了觀眾席上了一個女生。

女生？

奇怪了，為什麼這個時候體育館會有人坐著，她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坐在那邊的，是觀眾嗎？不可能吧，有誰會來看只有兩個人的體操練習呀？

她正低頭按著手機，似乎沒有發現場上已剩下我一個。

我是行政助理，閉館清場也是工作之一，便只走到場邊，對她說：

「不好意思，我們要閉館了。」

她繼續按著手機的屏幕，似乎在輸入訊息，寂靜的體育館中只有我一個人的聲音，非常響亮，她沒可能聽不見。

「不好意思～同學，我們要閉館了！」

她還是聽不見，不，是裝著聽不見吧。我沒好氣，只好抬高聲線說：

「同學，我們要閉館了，可以請妳離開嗎！」

她抬起頭了，看著我。

美女呀。大美女。

雖然我身邊已經有兩位美女了，森琪雖然是蘿莉臉，但也是得天獨厚。但這個女生，是那種當你看見了她的臉，腦裡就會浮現了漂亮、高貴、美麗、標緻、清秀……的諸多形容詞，卻又發現不如「美女」兩個字來得簡潔的程度。

她站起來，收起手機。她不但漂亮，身材也散發壓倒性的誘惑感，簡直跟藝莉有得比，不，藝莉還是比較清麗，而她卻像有著性感的磁場，向外發射著吸引目光的電波。

她穿著純白色的花袖襯衫，領前是洋紅色的貴族領結，下半身是黑色及膝短裙，她一步一步的走下階梯，像模特兒的腳步下，是亮皮尖頭高跟鞋清脆的踱步聲。

喀、喀、喀、喀、喀、喀、喀。

七步，她走到我的臉前，靠到場邊的圍板上，跟我對望著，微曲的黑色長髮下，是淡色的唇彩。

看著她靠近，我卻一步也無法移開。

「還蠻帥的嘛。體操隊裡的果然都是俊男美女呀。」

溫婉而不甜膩的香水氣。她到底是誰，如果學校裡有這種等級的美女，我一定知道，她到底是誰，快想起來.....

「你是要找人嗎？還是說.....可是我們都閉館了。」

「閉館是一回事，我要不要離開，是另一回事。」她將手肘架在圍板上，托起下巴。我被她的視線看得渾身不自在，像心裡所有的想法都被她看穿了。

「可是，其他人都離開了.....」

她胸前衣服的扭扣有點疏落，從衣服的間隙裡好像看了柔軟雪白的事物。

「我知道。那個跳躍力很好，自由體操很強的女生，就是隊長樂璇吧，她的平衡木也走得很優雅。比較讓我意外的，是練高低槓那位小女孩，原來這個年代，還有人會這種高難度的運動呀。」

剛才她一直就在看了嗎？從來沒有人會看我們練習，我也直覺沒去留意觀眾席有沒有人。

她認識樂璇嗎？但如果是樂璇認識，又來看我們練習的人，樂璇不可能沒跟我說。

「我看你跟樂璇的關係不錯呢，練習時的身體接觸也很曖昧，是情侶嗎？」

我有無數的問題想問，結果是她先提問了。

「不過呀。」她思考著說「體操隊就只有三個人嗎？明天Maple Speed不會太勢孤力弱了嗎？」

「妳到底是.....」我終於忍不住問。

「我只是好奇，來看看想要帶領所有人從我手中獨立的那個組織，裡面的成員到底是什麼回事而已。」

我們有人帶領從她手中獨立？難道.....

「如果你跟樂璇是情侶關係，我可以假設，收服了你之後，就能夠收服樂璇嗎？我們學生議會也差一名活動規劃者呢。」

『我們學生議會』。

呀，我想起來了，因為我之前一直沒留意，學生議會的事情，她就是——

她定睛注視著我，瞳孔的光芒既堅定又明亮，如果說樂璇是飄忽不定的烈焰，那她就是無比透徹的美鑽。

「唔……我不抗拒你的長相呢，」她擺出一副在思考的表情「我想到最簡單的方法是這樣的，我色誘你吧，你要不要倒向我這一邊。」

「呃，這、唔——」

當我正無法解讀出任何信息與相應的對答，她已經捧起我的下巴，然後吻上來。我來不及反應，她的舌頭已經擅自伸我的嘴巴裡，她的舌吻又靈活又激烈又成熟，我不覺被她牽著走了，慢慢才跟得上她的節奏，跟她雙唇交疊。她的胸口貼在我的身上，襯衫是下彈性豐滿的觸感，不行、面對挑釁我可以忍，但面對胸部我就不行——

就在我正準備伸手摸向她的胸前，她卻適時地離開了，臉上卻沒有生氣，只是像煞有介事般深吸了一口氣，抹了解下唇兩旁糊掉的唇彩。

「技巧不錯，不只一個女生的經驗呢，該不會整個體操隊都是你的玩物吧？」她撥了撥一頭烏黑亮澤的微曲長髮。

「當然不是，鼎鼎大名的伶馨同學。」我說「怎麼可能是玩物，我疼愛她們每一個呀。」

學生議會主席。伶馨。

也就是說，她就是舉辦秋日祭、吩咐體操隊要參加園游會的始作俑者。

說是始作俑者可能有點誤差，她始終是本年度的學生議會主席，這一切都得由她的來負責，而體操隊又確實是學生議會轄下的團體。

「絲明的Maple Speed很有趣呀，如果不是我並非體育部的人，我也想下場參加呢。」伶馨說「不過我猜，那麼狂妄的遊戲，不可能是絲明想出的吧，你的女友動了不少手腳呀。」

樂璇想體操隊與其他運動隊伍獨立自決，也就是要脫離伶馨的控制。

「很抱歉，」我試著最冷靜的語氣說「我家的樂璇有點胡來。」

「所以你要倒向我這邊了嗎？」伶馨用指尖輕拂自己的鎖骨說「我看過體操隊的財報表，你們資金不多呢。如果你制止你的那位小情人，我保證在這方面非常寬鬆。」

伶馨的提議與其說是脅逼，不如更像是看似真心的提議，就似那些滿口說著「win-win」的政客。

「再次抱歉，」我回答道「我的小情人不只一位，就算我過得了小璇這一關——先別說這完全不

可能，也不可能過得了藝莉醬與琪琪。」

「嗯哼，」伶馨卻毫不意外「豔富不淺嘛，既然這樣，我先走了。剛才我已把手機號碼傳給你了，記得存起來呀。多少男生想要我的電話呢。好好照顧你的那些女友吧，小果。再見。」

連我的通訊方式與名字也知道了。

看著伶馨從走道遠去的身影，我摸著臉上的餘香。

『我可以假設，收服了你之後，就能夠收服樂璇嗎』

我想起她的話，仍然無法肯定，這就是敵意嗎？

玖 | πλιτόδρομος | 獨利托多莫斯 β

一夜之間，整所學校都掛上了秋日祭的直幡，以學生議會的主色金紅相間為主調的佈置蔓延了整個校園，小至窗戶，大至大樓的外牆，也洗去了悠閒的氣氛，而成為一場鋪天蓋地的慶典。

「還真是聲勢浩大呀.....」

「伶俐是有數的女性主席，她當然不想給別人看扁。」樂璇說。

我將一片水藍純白相間的花織布，別在森琪穿著體操服的腰間。

「這布片做得好漂亮，真難相信是一個人完成的。」我借故撫摸著森琪的屁股。

「別小看明明呀，她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樂璇回答。

「絲明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女生，我開始有點好奇了。」我說。

「你很快就會跟她碰面了，那時候你就明白。」樂璇故弄玄虛的說。

樂璇將及肩的短髮綁成短馬尾，腰間也圍著同樣的織布，像一道水藍純白相間的短裙。事源是Maple Speed要求所有參賽者都穿著隊服出賽，但如果只穿一件頭的體操服，大腿就光禿禿了，太暴露也太危險。所以樂璇便拜托絲明製作了三片約莫半米乘半米織布，當成臨時的短裙。

「還是找不到藝莉嗎.....」森琪說。

我憂心忡忡的握著手中剩下來最後一片織布。觀眾席上，樂璇看著跑道，沒有言語。藝莉，妳到底.....

「對了，今天啦啦隊也會參賽吧，難道藝莉.....啊。」森琪又再說。

樂璇不動聲色將走到森琪身邊，突然就親吻下去，然後抱著她的臉頰，又摸摸森琪的頭，微笑說：「放心，無事的。」

之後樂璇握起我的手心。藝莉是我們的團員，也是我們最重要的同伴，只能相信藝莉了。

校園響起了管弦樂，那不就是華格納的什麼交響曲嗎？就是在電影《現代啟示錄》裡膾炙人口的那一首（注1），樂璇笑說：

「還真是誇張呀，這可不是我設計的了。」

追問之下，果然，Maple Speed的基本框架是樂璇的主意，但細節與實際執行，則由絲明負責。

音樂開始淡去，然後是一把清澈響亮，明顯是故意裝可愛的女聲。

『Ladies &

Gentlemen！上午的遊行，話劇表演太無聊了嗎？魔術表演老是穿崩嗎！Nevermind！接下來就今年第一次舉辦的大型競賽——Maple

Speed！！我是校園電台重金禮聘的特約旁述員，媒體傳播系一年級，金雞子喉片亞區太代言人，人氣爆燈的女主音——小桃桃！』

誰呀？

『各位男fans記得在小桃桃的專頁上按讚嗎？各位女同學！妳們的男朋友有迷上我，而冷落妳了嗎！不要妒嫉，因為我是小桃桃～Yeah！！！！』

「你認識她嗎？」樂璇問。

「完全不認識。」我回答。

『事不宜遲，Maple Speed即將開始！今天就由小桃桃全程旁述，伴你同行，Stand By You！報導這史無前例，由體育隊伍擔綱演出，整個校園都是舞台的大型比拼！興奮嗎～My little kids！不行！太安靜了！就先跟我喊這次活動的口號吧——秋日校園，正式啟動！楓葉競速，唔等發叔！』

「這可不是我想出來的標語呀。」樂璇說。

「我想也是。」我回答。

『山頂既朋友！山腰既朋友！山腳既朋友！生Cancer既朋友！跟我小桃桃一齊嗌！楓葉競速，唔 - 等 - 發 - 叔！』

四周竟然真的傳來和應的呼喊：

唔 - 等 - 發 - 叔 - ！唔 - 等 - 發 - 叔 - ！

反對甜故泛政治化！

『Very Good！接下來有請十三隊參賽隊伍進場！掌聲熱烈歡迎第一隊，Super Running - ！田徑隊！！他們的代表顏色是 - 黃色！』

大約有十數人的田徑隊，揮舞著黃色的小旗幟，穿著長跑的背心的短褲步出跑道，圍觀途人興奮歡呼，隊員向觀眾回應揮手。連大運動會也沒有這麼多觀眾吧。

「效果比我想象中要好呢。」樂璇說。

「我們也要揮手嗎？」我說。

「嘿嘿，當然哦。我們要成為世界的中心嘛。」

小桃桃透過大氣電波激昂地介紹著各隊隊伍，終於——

『充滿外國勢力的欖球隊之後！是天外飛仙，360轉體的體操隊！他們的代表顏色，是.....水藍色！！！！』

幾乎每一個參賽隊伍都有十個人以上，而我們，就只有.....

三人。

雖然如此，但跑道周圍的觀眾還是興高彩烈揮手吶喊，尤其看見騎在我脖子上，穿著性感隊服的樂璇。

「嘩哈哈哈哈哈多謝大家！啾～我愛你們～」

樂璇揮著水藍色的旗幟，一邊揮手一邊飛吻，可憐抱著她大腿努力維持平衡的我。森琪則一臉不知所措，只是拉著我的衣角跟著走。

「小果！加油呀！小璇好帥！小果你第一名的話，姐姐以後在家裡永遠不穿衣服哦！」

「看！是花姐！花姐~~~~她在喊我們啦！為什麼突然走得那麼快啦，喂～」

痴女出沒注意。有人可以報警嗎。

午後的秋日陽光和煦宜人。我們來到跑道上列隊，人丁單薄的體操隊，簡直像被其他隊淹沒了。

『最後壓軸出場！是超人氣，萬人崇拜的女子美式啦啦隊，她們是唯一達到最高參賽人數五十人的隊伍！男士們！Raise up all you HEAD！Turn it on！她們的代表顏色.....是鮮紅色！』

啦啦隊一出場，歡呼聲便大得連空氣都像震動起來了，去找藝莉那天，我就親眼看過啦啦隊的威勢，現在她們列陣出場，每一個女生身上都穿著表演用的小背心與百摺短裙，一片深紅色的浪潮席卷跑道。

「有看到藝莉嗎？」我趕快問仍然騎在我肩上的樂璇。

「人太多了，看不到.....」

可是，如果藝莉以啦啦隊的身份出戰，而不是體操隊，那不就是說她.....不，不可能的，一定不會！

所有隊伍都進場了，十三種顏色的旗幟，交織出一片色彩繽紛的海洋。

『相信各位參賽者，都了解比賽規則了吧，但為免各位觀看的小朋友，小女孩，小男孩，小屁孩不了解，小桃桃再讀一次比賽規則吧，仔細聽哦：

Maple Speed | 楓葉競速 遊戲規則

- 遊戲目標：以用最快速度抵達山下校區的中央公園，在終點插上代表旗幟，名次設首三名。
- 武器：每位參賽者將獲得手槍一把。子彈共六發，不提供彈藥補充，子彈是特製的漆彈，顏色是各隊的代表顏色。
- 死亡：被非代表顏色的子彈擊中兩次者，立刻終止遊戲。除此以外，不得以其他方式攻擊對手，違者全隊停賽。
- 場地：在比賽區域內，室外室內均可射擊，離開比賽區域視為放棄比賽。亦不得惡意攻擊工作人員、非參賽者或活動無人機，違者全隊停賽。
- 室內空間：共有五個室內空間，設「室內時間」三十分鐘，以隊伍為單位。如全數三十分鐘用盡，則隊伍任何人也不得再於進入及於室內逗留。違者全隊停賽。
- 一定要買下個月發行的小桃桃1st寫真集！

好殘酷好複雜的遊戲呢！要聽神明的話喔！」

我頭上的樂璇傳來一陣怪笑，我便捏著她的大腿，她敲打我的頭說：「痛啦！我是不是很厲害，能想出這超厲害的遊戲！」

「妳不要開始兩秒就被秒殺了。」

「小果你一定會英雄救美的。嘿嘿嘿~」

工作人員向我們分發預先準備的道具手槍，我沒有用過真的手槍，但這手槍不論冰冷的金屬手感還是重量，都十分仿真。這裡面是漆彈吧，那麼如果我用來射擊，對方身上就會被濺上一片水藍色，是嗎？

根據旁述，各隊的代表顏色分別是：

田徑隊：黃色

男子足球隊：綠色

羽毛球隊：青色

拳擊隊：黑色

男子欖球隊：咖啡色

體操隊：水藍色

男子籃球隊：橘色

水泳隊：深藍色

單車隊：紫色

劍擊隊：灰色

花式滑冰隊：白色

女子排球隊：粉紅色

女子美式啦啦隊：鮮紅色

如果每人都只可以射擊六次，但要中槍兩次才退出，也就是說，不需要完全清理敵人。

「因為這是比Maple Speed，不是Maple Battle呀。就當我們沒有遇到任何一個敵人，只要第一個在山腳插上旗幟就也就贏。」樂璇說。

不會遇上敵人？這不可能吧？我們只有3個人，只需要6發子彈，就可以把我們全員淘汰了。

『Okay！各隊伍將會由工作人員帶領前往出發位置！打招呼了嗎？先禮後兵了嗎？帶著小桃桃的照片作為護身符了嗎！跟母親說再見了嗎——說笑啦，小桃桃會一直陪伴大家喔！第一屆Maple Speed，楓火連城！FIRE！』

Ω

「琪琪！快過來我這邊！小璇，還好嗎？可惡……」

我回頭握起手槍，他們迅速躲回牆後去。

「小果，不要開槍！」

樂璇急道。拉起了我跟森琪，衝進山上宿舍的後巷，糟了，是死巷，我們只有三個人，加起來只有18發子彈，如果併火力的話，被秒殺只是時間問題，怎麼辦。

靠在我身上的森琪全身戰抖，我抱著她說：「森琪姐姐害怕了嗎？」

「才不是啦！只是……槍聲太大了。」森琪喘著氣說。

「小璇，為什麼我們不能反擊？」

「不，等一下……」樂璇靠在牆角，頭竄出去。

呼！樂璇趕把頭轉回來，然後她又再次把頭伸出去，呼！又是一聲槍聲，她又縮回頭，她到底想看什麼？

剛才射在地上爆開的子彈是灰色，那是……劍擊隊？

『嘩！開始比賽才十五分鐘，只有3人的體操隊就已經陷入絕境了！？劍擊社8人不斷將體操隊逼回山上去，體操隊毫無還手之力！還未燃燒，就已經殆盡了嗎！另一邊，男子足球隊、男子欖球隊、男子籃球隊也朝著同一個地點前進？男仔們難道打算聯盟戰鬥？把四皇拉下來吧！！！！』

為什麼小桃桃能夠知道我們的情況？對了，是無人機，我望向高空眾多如鳥群般盤旋的無人機，那一定是小桃桃在直播室監看我們的戰況吧。

「小果，等一下聽見我叫你，你就拿著雙槍衝出去，但千萬不要開槍。」

說完這句話，樂璇將手槍交給我。我茫然接過，那是什麼意思……

「咦……小璇！」

突然，樂璇就衝出後巷！她到底想——！？

森琪「丫」地尖叫，然後是劍擊隊開火的一輪槍聲，但見樂璇突然跳起空翻，落地，再跳起，空

我們前方傳來了槍聲，我立刻攬著樂璇與森琪躲到樹後。

聽聲音是很遙遠，是其他隊伍。

「這種氣氛好棒喔，亂世佳人.....」在我懷中的樂璇突然笑咪咪地說，然後靠在我的胸前「小果，要不要我們乾脆來個3P再說，琪琪妳說呢。」

「小璇可以我就可以了.....」森琪羞道。

「呀！」「呀！」

「我完全笑不出來。」我敲起著兩人的頭說，樂璇「咧」地吐了舌頭，我聽著身後的情勢說：「我想先找找看藝莉醬，她到底到哪裡去了，還是說.....她根本沒有參加？」

「如果藝莉不是代表我們，」森琪用像是自己也難以語氣說「而又有參賽，那麼她就是代表.....」

正當想著如何回答森琪令人不安的假設，又傳來了那無遠弗屆的廣播聲。

『太、太、太、太可怕了！小桃桃都震驚了！各位聽眾！以下我所說，絕對沒有刪剪，是真人真事現場直播！不要懷疑！男子足球隊、男子欖球隊、男子籃球隊已全軍覆沒了！Valar morghulis（注2）！』

咦？

樂璇，森琪也不敢驚訝，這三隊人馬加上起至少有三十多人，幾分鐘還聽到他們要聯手什麼的，怎麼可能全軍覆沒.....？

『是美式啦啦隊！她們到底是做了什麼呀！三隊男子進入禮堂裡之後，啦啦隊進去不到一分鐘，所有男生就中彈陣亡了！到底發生了什麼！是影分身色誘術嗎！這就是我們的忍道！在隊長鹿儀與主將藝莉的領軍之下，出現了，比獲更可怕的紅魔鬼！The Red Devils！』

藝莉？

怎麼可能？

我聽錯了嗎？

藝莉真的參加了Maple Speed？而且是啦啦隊的主將？

注1：華格納 - 《The Ride of the Valkyries》<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mrP9nIbbIQ>

注2：美國電視劇《權力的遊戲》的經典台詞，意思為「凡人皆有一死」。

玖 | πλιτόδρομος | 獨利托多莫斯 γ

「小果！小心！」

一股莫大的衝力撞向我，就在我失去平衡倒下的瞬間，身邊響起了槍聲，然後我身後的森琪一聲慘叫，我翻身抱住森琪，連滾帶躲，靠在銅像之後。

我胸前是森琪溫熱的嘆息，她頭髮都濕了，我問：「沒事吧？」

「我.....中槍了。」森琪呼著氣說。

我摸向她的背後，摸到粘滑的粉漿狀，我將手心拿到眼前，指尖都變了青色。是羽毛球隊的子彈。

森琪看見，伸手捋緊我胸前的衣服，紅了眼框，一臉不甘。我摸著她的頭髮說：「不要想太多，是我不好，我顧著去追藝莉.....」

森琪輕輕搖頭，呼吸著氣要自己冷靜下來，這時候，樂璇也以跳躍空翻的方式靠來我的身邊，跟我一起躲起來，她滿頭大汗說：「不行，啦啦隊完全堵住了下山的路，拳擊隊跟單車隊合作想進攻，現在他們正在四方攻防混戰，我們不可能從中突破，咦，琪琪.....？」

樂璇靠在我懷中的森琪，視線落在她的背上。我不忿地鎚打地面，粗糙的石地令我的拳頭火辣地痛：「都怪我.....」

樂璇皺了皺眉，只是溫柔地抱著我紅了的拳頭：「別這樣說，至少.....我們三個人都沒有一個人陣亡呀。」

『Hey！Hey！Hey！有人家庭觀眾剛剛問，到底為什麼小桃桃坐在直播室裡，看無人機的攝像也能知道比賽的所有細節，哈哈，小桃桃不是無所不知，只是剛好知道而已（注1）~好了，繼續最新戰報！目前已有三隊出局，一隊失去作戰能力！』

『山上第二校區的車道旁邊，啦啦隊、拳擊隊、單車隊、排球隊正在激戰中。另一邊，啦啦隊進攻終點的分隊，也遇田徑隊發生遭遇戰！啦啦隊似乎想一邊牽制對手，一邊奇襲終點，好靈活的戰法呀，血染東方一片紅！（注2）』

我們身後仍然傳來頻繁的槍聲。就正如小桃桃的旁述，我們下山的時候，遇上了正在攻防的四隊人嗎，我們本來躲在後方伺機而動，慢慢推進，可是，某次我探頭出去，卻看見了藝莉。

樂璇叫我不衝動，她先去探路，我跟森琪留在原地，可是當我再一次遙遙看見藝莉持槍的身影，卻按捺不住，衝前高喊，結果被羽毛球隊的人發現，還連累森琪中了一槍。

「你們都沒有開槍吧？」樂璇說。

我跟森琪皆搖著頭。就算我們有信心百發百中，也不可能解決三隊人馬。說到我們體操隊的優點，就只有人數少，移動方便，易於匿藏而已。

「我們先往後退，看一下有否其他的通道，或是先躲起來，等啦啦隊他們打完再說。」

我點了點頭，便跟在樂璇身後，像野戰軍人般靠在阻擋物與陰影前進，從下山的原路折回去山上。

我眼裡還滿是藝莉的身影，剛才我從樹叢看見她持槍作戰的身影，是我看錯了嗎？不，我不可能看錯，那咖啡色的頭髮，無數個晚上靠在我身邊睡著的甜美臉孔。

為什麼？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藝莉要代表啦啦隊出賽，卻斷絕跟我們聯絡？

無法排除的氣結在我身裡累積，凝結成不安的火花。

我們來到一段樓梯旁邊，離槍聲已經很遠了，這裡應該安全，可是要通往山下，就一定要經過第二校區。樂璇也說過，這遊戲是比速度，而不是比戰鬥能力，所以人多勢眾的啦啦隊很聰明，一邊牽制對手，一邊分隊偷襲急攻。分秒必爭呀。

「小果，小璇，反正我已經中槍一次了，不如就等我去當利誘……」

「不行！」「不行！」

我與樂璇異口同聲說，森琪嚇我了一跳，我也有點意外看著樂璇，然後相視而笑，對呀，我們已經失去了藝莉，怎麼可以再——

「丫——!!!」

但就在這個時候，一個男生突然從身後的草叢裡冒出。

他抱住了森琪的頸脖，手槍抵著她的太陽穴，急步退到樓梯上。

「琪琪！你——!!!」

樂璇咬牙切齒的大吼，然後跟我同時舉起槍，指向眼前脅持森琪的男生。他身上穿著的運動衣印著球拍的圖案，是剛才的羽毛球隊。

「雖然不管射中那個身體部位都可以，但為了氣氛關係，還是指著太陽穴好了。」他看著我們說「你們兩個，把體操隊的代表旗幟丟給我。」

「不要！」森琪大叫「反正我都中槍了！你們直接開槍呀！不要浪費時間！」

要完成遊戲，必需在終點插上代表隊伍顏色的旗幟，每隊就只有一支，如果失去了旗幟，雖然不會被當作「死亡」，卻無法完成遊戲。

我深吸一口氣，將收在我口袋裡的旗幟拿出來，望看樂璇，樂璇頭髮上掛著汗珠，兩眼充滿可怕的恨意。男生說：

「我數三聲之後，先放下槍，然後將旗幟丟來我的腳下。」

『嘩嘩嘩嘩～～山上校區出現了人質脅持事件！體操隊的成員被羽毛球隊脅持了，交換條件是代表旗幟，是人性的考驗嗎！？是友情的代價嗎！？愛隊友還是愛勝利！這就是等價交換的原則！（注3）』

「小果！不要管我！快開槍呀！我不會真的死呀，這只是中彈遊戲呀，我才不要體操隊輸在這裡！！」

森琪尖叫著，急得滿眼淚水。

「小璇，你覺得呢。」我問。

「我不知道。你決定。」樂璇壓抑怒氣著說。

「三！」男生大叫。手槍緊緊抵在森琪的太陽穴。

「小璇！妳快開槍，小果.....不要.....」

「二！」

媽的，有什麼辦法嗎？要跟他比速度嗎？試一下誰開槍會先打中對方？不，我一槍也沒有開過，手槍有後挫力，我無法預測準確度？而且那個男生身上沒有彈痕，森琪卻已經中了一槍，就算我射中他，他再開一槍，還是一定能打中森琪。

我看著滿眼淚水的森琪，心中浮現無限的憐愛與悲痛。

「一！放下！」

男生喝道。我深吸了一口氣，便慢慢將手槍放到地上，樂璇也無言依著做了，然後遞出旗幟，森琪卻只是不斷抽泣。

「快點將那支旗丟過來！快點！」男生開始不耐煩，大聲叫道。

比賽的勝利比較重要嗎？還是會否犧牲森琪比較重要？

確實這只是遊戲，犧牲的森琪話她又不會真的死去。

不過，我想這根本不需要選擇。

我揮起手，準備將旗幟丟過去。

可是，一種特異的聲響，中斷了我的動作。

是.....滾輪在磨擦金屬的聲音？

只是我一個人聽見了？不，聲音愈來愈大，愈來愈近了，那是什麼.....

男生也聽到了，他緊箍著森琪，手槍仍不放鬆，卻忍不住回頭。

滾軸溜冰。

穿著滾軸溜冰鞋的冰藍色身影，踩著樓梯的欄杆高速滑下來，她抽出手槍瞄向男生，男生一驚，將抵在森琪太陽穴的手槍，瞄向欄杆上的人。

呼！

那人雙腿一躍，從欄杆上跳起身，整個身體在空中翻騰，男生一槍沒有打中。樂璇大叫：「琪琪，過來！」森琪應聲掙脫男生的手臂，撲向我的懷裡，樂璇迅身檢起地上的手槍，扣動板機。

呼！呼！

兩下槍聲。

空翻落地的那人，也開了槍。

男生運動服的衣上，出現了一前一後，白色與水藍色的彈痕。

我與森琪，一起用驚呆的目光，看著眼前的她。

森瑤。

她站起來，單排的滾軸溜冰鞋沒有一絲的滑動，她檢起男生的手槍，敲了敲他的肩膀：「要離場的話，那邊花園過去就可以了。謝謝。」

她身上冰藍色的滑冰服依然華麗奪目，男生茫然若失地離開後。她檢查著手槍的子彈數，樂璇喊了一聲：「瑤瑤……」

森瑤應聲舉起雙槍，指向我們。我跟樂璇也只好舉槍指向森瑤。

又有兩個穿著同樣隊服女生，從樓梯上連滑帶跳滑下來，來到森瑤身邊，難道花式滑冰隊，平常都是用單排的滾軸溜冰鞋來訓練的嗎？

『すごい！花式滑冰隊在千鈞一髮之間解救了體操隊，但來者不善，花式滑冰隊是正義之師，還是黃雀在後！但花式滑冰的移動方式實在太帥了，小桃桃都五體投地呀！這片天空就讓給你們吧（注4）！』

「你們先走。我很快跟上來。」森瑤簡潔地對身邊的隊友說。

兩名隊友點頭，滑起滾輪，像風似的吹過我與樂璇身邊。森瑤看著我們說：「少了兩個人呀？那個不會溜冰的富家女呢？那個廿四孝的女友呢？妳姊也是，都24歲了，不要沒事就哭，還是妳只是為配合氣氛，而演出？」

「我、我……」森琪想要回嘴，卻是因為抽噎而咽哽的聲音。

「你呢。」森瑤又用一對手槍指向我說「怎麼不親上去，對方是男人，效果應該比上一次更強呀。」

懷恨在心！森瑤看著我冷笑說，她絕對是懷恨在心！然後她看了一眼躲在我懷裡的森琪，又說：「你跟我姐感情似乎不錯呀，要做我姐夫了嗎？」

森瑤根本不期待我們能否回答，只是不斷將絕對零度的言辭丟向我們而已。

終於，她把雙槍都收起來：「我不打算在你們身上浪費彈藥。」

我跟樂璇見狀便都放下了手槍，地面照理不可能比冰面更平整，單就移動而言，滾軸溜冰比滑冰更具難度，可是森瑤還是流暢得有如在空中游動。

「瑤瑤！」樂璇突然大叫。

森瑤停下腳步。樂璇再喊道：「快加入體操隊呀！」

森瑤果斷舉起中指，頭也不回就下了斜坡。

看見她離開了，我們三人都呼了一口氣，雖說只是遊戲，但剛才的忘命演出也實在是太驚心動魄。我檢查著森琪的身體看她沒有受傷，她卻只是抽著紅腫的鼻頭。我說：「剛才那男的有弄傷你嗎？你借故摸你嗎？」

「沒有……」森琪搖頭。

「明明就是你在亂摸呀。」樂璇說。

「我才沒有！屁股受傷了怎麼辦！」

「想不到她也參賽了。」森琪看著前方說「我完全不知道呢……」

聽見花式滑冰隊的時候，我也想起了森瑤，只是沒想到會是用這種方式相遇。我對森琪說：「但不管如何，她還是救妳了。」

「我、我才不要給瑤瑤牽著走！我一定、一定要贏！」森琪用力捏著我的手臂說。

「瑤瑤好帥好漂亮哦，好想要好想要好想要～」樂璇滿臉春情的說。「琪琪，快點慫恿瑤瑤呀，我都急不及待想吃姊妹丼了……」

「什麼是姊妹丼……」森琪疑惑說。

在樂璇開口解釋之前，我趕快拉走了森琪。我們應該繼續循原路下山嗎？花式滑冰隊應該也會遇上啦啦隊、拳擊隊、單車隊，她們到底打算……

『Breaking News！蛰伏已久的花式滑冰隊突然出現了！以不可思議的身手背刺交戰的中啦啦隊、拳擊隊、單車

隊，三隊人馬各有損失！攻防戰瓦解了，花式滑冰隊將啦啦隊逼進了第三校區！另一邊，女子排球隊突襲田徑隊，田徑隊旗幟被搶，然後追擊啦啦隊！水泳隊也開始行動了！頂上戰爭一觸即發！我要成為海賊王！」

我們來到三方攻防的位置，所有人果然都退走了，到處都是三種顏色的彈痕，還真多虧了森瑤她們幫忙開路。

那麼，藝莉也被逼退了嗎……？

樂璇說：「滑冰隊本來就打算等其他人隊伍開戰之後，才突襲背刺吧。她們那種移動方式，論速度與機動性，可沒有人比得上她們。」

喂喂，我們學校不是人文學科為主，博雅敦厚的高級知識機關嗎？

我一路上再沒有遇上任何敵人，戰場都已經轉移到山腰了吧，也就是說，我們比其他部隊都更落後了，而我們面前是分岔路，一邊通往舊校史資料館，一邊通往教育系大樓。

每隊只能留在室內空間30分鐘，就算是1個人進去，也以整隊計算。這道規則是為了避免隊伍躲在室內死守拖延時間吧。

「看起來就都是有伏兵呀，哪一邊會比較……」我思考著。

「進去才能知道呀！Let' s Go！！！」

樂璇卻毫不猶疑，就領著我們衝進了校史資料館。

裡面的窗戶都給黑布封起來了，燈也完全關掉，只是有極微弱的光線，資料館不大，寂靜無聲，出口只要下一層樓梯就到了。只有3個人的我們放輕腳步，盡量不發出任何聲線地潛行。

我們細步靠近樓梯，樂璇握起槍，先行下去探路，看一樓似乎沒有異常，便招手叫我們下去，我也牽著森琪，不徐不急的下了樓梯，但就我跟森琪剛下了樓梯的瞬間——

「呀丫！！！」

是森琪的尖叫，她本來握著我的手突然鬆開了！

一排強光向我們照來，接連是無數的槍聲。

「琪琪！」

「是埋伏！嗚，不管了，縮起身子向前衝！」樂璇急叫。

習慣了黑暗的眼睛被照得似是擠壓般的劇痛，眼前一片昏花，我只得向我記憶中的出口奔去，槍聲接連不斷，森琪呢？她聽見我的叫喚嗎？

突然有一隻手牽住了我，這熟悉的感覺，是樂璇嗎？

「琪琪呢！妳有牽到琪琪嗎！」

樂璇牽著我狂奔，卻突然拐彎，我半閉著眼，重心不穩，整個人摔倒地上，鼻子與肩膀著地，痛得我低呼一聲，但槍聲總算停止了，強光也消失了。我睜開眼，眼前殘光繞動，只見樂璇背靠著牆壁，握起槍守著轉角。

我檢查身上並沒有中槍，還真是幸運，但.....

森琪呢？

樂璇看見我著急的臉，氣餒地搖了搖頭，卻捂住我想吼叫的嘴巴說：「冷靜。森琪再中一槍就要退場了，你一個人再衝回去也沒用。」

我氣極鎚打著牆壁，為什麼，藝莉離開我們遠去，連森琪也出事了，為什麼——！

『Horrible！進入室內空間的體操隊遭到伏擊了！伸手不見五指的世界裡，到底真正的敵人是誰呢？如果剛才選擇了另一條岔路，會否有另一種人生呢？如果命運能選擇！各大部隊目前互有進退，暫時僵持，天下布武！到底誰會先打破這紛亂的戰國呢！』

為什麼連室內都能聽見小桃桃的聲音，這是方丈的千里傳音還是天挺空羅？

「小桃桃沒有說暗示體操隊有傷亡，雖然我也想不到其他可能，」樂璇囁嚅著說「但無論如何，我們也不可能回去火併，而且室內時間有限，我們快離開。」

說完，樂璇便抱著我，滿身大汗的她沉重地喘氣，我扶起了樂璇，心裡千蒼百孔的我，也真的說不出一句安慰的話，森琪才剛脫離險境，便竟然又.....我們就是那麼無能嗎？連一個小小的團員也保護不了。

「走吧。」我說。

樂璇點頭，我們執手相握，望向另一邊的出口。

我們推門離開，初秋午後的陽光淹沒了我們的雙眼。我眯起眼，等待強光消退，但在奶白色的濛朧裡，站著一個身影。

我擋著眼前的陽光，舉起槍向前大叫：「誰！」

「妳、怎麼會.....」樂璇似乎先恢復了視力，用顫抖的聲線說。

世界終於變得清晰，事物顯然它們原來的形狀，美麗而安靜。

站在我們面前的人。

藝莉。

我喜出望外，我幾乎想躍過去擁抱藝莉的時候，樂璇拉住了我。

藝莉面無表情，用手槍指向我們兩人。

「藝莉醬.....？」

我望向藝莉琉璃似的雙眼，那珠靈的瞳孔上，我無法讀取任何感情。

她開槍了。

欸。

子彈正中樂璇的額頭。

樂璇頭部中彈，像斷線的木偶，倒向地上。

我全身血液都凝固了，連聲帶都失去了彈性，令我無法尖叫、慘叫、驚叫、吼叫——我眼皮怒睜，跪在地上抱起了昏倒的樂璇，鮮紅色的粉末在她的額上爆開，像血色的胎記。

「藝莉!!!!!!!!!!!!!!!!!!!!!!!!!!!!!!」

- - - - -
- 注1：《化物語》羽川翼台詞
 - 注2：《機動武鬥傳》
 - 注3：《鋼之鍊金術師》
 - 注4：《飛輪少年》武內空台詞

玖 | πλιτόδρομος | 獨利托多莫斯 δ

「唔.....！呀.....」

藝莉滿足地吐氣，感受著滾熱的濃精衝擊花心，陰道被刺激得頻繁地收縮，然後小穴不由自主的洩出愛液，全身上下充滿了酸麻與眩暈與舒爽，白皙的皮膚上點點一時無法消散的艷霞，我感到下身噴發完畢，便側躺下來，仍然不願意離開她的身體。

我們緊緊相依，雙股交疊，然後溫柔地接吻，享受著高潮的餘韻，迷戀著對方的青春而溫暖的肉體，我撫摸著藝莉仍然鼓漲的乳房。我說：「藝莉最近怎麼都總讓我射進去了？」

「因我想生個孩子，逼我爸讓我繼承家業，不但從此不缺錢，小果也就可以作為孩子的父親，一直留在我身邊了。」藝莉像說夢話似的說。

「心機太重了吧藝莉醬，那如果是生女兒怎麼辦？」

「那我們的兒子就有一個姐姐啦。」

到底藝莉的父親是怎麼的人物呢？我有機會跟他碰面嗎？

當然，我知道藝莉的話都是玩笑。真正的原因，是樂璇成為了體操隊的避孕藥供應商，她用的藥據說也對女生的身體沒太大的副作用。

「藝莉醬那麼希望我能留在妳身邊嗎？」

我摟過藝莉的蛇腰，仍在小穴裡半硬的陽具不經意的跳動，令藝莉敏感地哼了一聲。我再一次欣賞著藝莉的美麗。

如果說，樂璇的世界是七彩繽紛、由糖果屋似的童話所構成，既甜美而又童稚，卻暗藏各種惡作劇；那麼藝莉就是深山雪國的遠景，那麼雪白、靜謐、溫柔、安寧，恍惚能夠包容世上所有的紛爭。

「小果不想留在我身邊嗎？」藝莉醬呶起小嘴說。「即使有小璇也好，琪琪也好，甚至再多的女生，只要你願意像這個月來那樣對我就夠了。」

我們的嘴唇再一次安靜的相碰，然後分開。陽光在藝莉的身體上躡了一層無形的絨毛，我的指尖沿著藝莉身上的曲線遊走，我說：

「那麼.....我要更加努力，讓體操隊存活下去呢，小璇只顧著亂來，藝莉醬，我們一起努力吧，建立這屬於我們每一個人的世界。」

「好呀，我們就一起努力.....丫、小果.....那麼快又.....丫呀、不、先清理一下嘛、啊丫.....」

一團赤紅的火在我額上燃燒。

藝莉的槍法準確無誤，擊中了我的左額。

鮮紅色的粉末令我的左眼一陣澀痛，滲出了劇痛的淚水，我強忍幾乎令我足以暈倒的衝擊。

我已經感受到不到任何憤怒或是沮喪，像行走在冬天的寒霧裡。

這只是遊戲，我跟樂璇不會因為漆彈而死去，死去的只是我們與藝莉之間的感情。

藝莉仍然沒有放下槍，我執起槍，指向藝莉。

「藝莉！快開槍！」

站在藝莉身後的鹿儀說，可是藝莉深吸了一口氣，看著因為刺痛而緊閉的左眼，持槍的指節不斷打戰。我用單眼的視力瞄準藝莉的身體，現在不可能退回有埋伏的資料館去，也不可能坐以待斃。

唯一的方法，是擊殺藝莉與鹿儀。

藝莉用力穩定戰抖的手腕，槍管直指我的額頭。我真的能開槍嗎？她是藝莉，那個令我迷戀的藝莉，在樂璇的世界有一重要席位的藝莉——

「藝莉！」鹿儀大喝催逼藝莉。

呼。

藝莉繃緊著臉，再次開了槍，不行，我的指尖還是扣不下板機，算了，這是一場遊戲，如果藝莉覺得這樣，咦……？

「丫呀！」

我的身體突然被推倒，攤在地上，藝莉的一槍沒有射中，卻驚叫起來。我伏在地上，只見喀達一聲，藝莉的手槍掉落地面。

是樂璇。

樂璇中彈一時昏厥後已醒來，見狀便立我推倒，然後用手槍丟向藝莉，正中她的手腕，解除了藝莉武裝，但樂璇也失去了手槍。

「快回去，小果！總比啦啦隊射殺好！」樂璇呼喝道，牽起我的手。

藝莉見狀火速將地上的手槍再次檢起來，指向我們，鹿儀也立即舉槍了。我跟樂璇立即轉身，衝向資料館的大門，來得及嗎，我跟樂璇都已經各中一槍，再中一槍就會game over。鹿儀跟藝莉只要各開一槍，就能夠——

門打開了。

但不是我跟樂璇打開的。

一排有男有女，我們不認識的男女生。

他們統一穿著白T恤，而白T恤之下，是各式的泳衣，包括沙灘褲、比賽泳衣、比基尼、三角褲。他們一字排開，舉槍指向想回到資料館的我們。他們就是剛才伏擊我們的隊伍嗎？Shit！前後夾擊，這一次.....

「小果！小璇！快趴下！」突然有人大叫。

這實在是變故頻生，無暇思考的我以反射神經擁著樂璇倒向地上，同一時間，我們頭上響起了密集的槍聲。

我來不及回頭看，便聽見了身後兩人一輪奔跑的腳步，待槍聲停止後，果然鹿儀與藝莉便已經從天橋的另一邊逃走了。

我跟樂璇回頭，抬起頭，一隻好像從天國伸出來的。

樂璇握起手站起來了，臉上是意外的笑容。

訖澄。

金黃色的馬尾配著黑金屬質感的手槍，令她恍惚成了動漫裡的人物。

「到底你們跟藝莉怎麼了？」她用無法理解的笑容問。

我跟樂璇看了一眼，也沒有言語，因為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樂璇轉而問：「澄澄妳的男朋友...同意你參加Maple Speed嗎？」

「跳水隊是最後的底線，而跳水隊隸屬水泳隊，他們人數不足，便拉我進來了。」

「那你為什麼要救我們，把我們一起解決掉，不是更簡單嗎？」

「因為我們想不到啦啦隊已經派人過來了，所以一定要先出來逼退藝莉。」訖澄說「我們本來打算用『室內時間』把你們殺掉的。」

「室內時間.....？」我不明所以。

「小璇！」

一個身影從訖澄身後閃出，撲向樂璇，被緊抱的樂璇差點被撞跌。

「琪琪！？」

「我們捉住了森琪，打算把森琪困在資料館裡，過30分鐘，就不只解決了森琪，便你跟小璇也會被取消資格。」訖澄說「但你們跟啦啦隊對上了，如果藝莉跟另外那個女生分隊逼進資料館裡展開室內戰，甚至只要守在門前，那也會很麻煩，反正我們人數也不少，只好先發制人了。森琪就還給你

們吧。」

我恍然大悟，這確實是比槍擊更聰明的做法。任你隊伍有100個人，只有1個人違犯室內時間只可逗留30分鐘的規定，那麼你的隊伍就自動全滅了。

說著，泚澄靠近我的臉龐，冰山美人的高貴五官令我不免緊張，她將手放進我的口袋裡，抽出了水藍色的旗幟，然後交給身後的其他成員。

「不過，這樣你們也沒法贏得比賽，就算扯平了」泚澄說。「好吧，我們要繼續下山了，你們要不要繼續玩，就看著辦吧，順帶一提，因為森琪被我們捉住了，你們體操隊的室內時間就只剩下6分鐘左右了。」

泚澄說完，水泳隊的眾人檢查子彈發數後，便走向天橋的另一端。樂璇拉住泚澄的手說：「澄澄，我們.....還等著妳回來。」

泚澄微笑回答：「你們先解決跟藝莉之間的問題吧。」

水泳隊離開了，似乎想去一邊下山，一邊追擊啦啦隊。森琪抱完了樂璇，便過來抱住了我，嗚咽說：「又是我，都是我，我被她們捉住了，差點就因為我敗陣了，現在還只有6分鐘的室內時間，都怪我.....」

事到如今，我也不知道該如何鼓勵森琪了，不但時間室內時間只剩下了6分鐘，也就是幾乎不能再進入任何室內場所，連旗幟也被搶去了。

樂璇走到天橋的另一邊，撿起剛丟出去阻止藝莉的手槍，抹去頭上的粉末。笑意盈盈的走回來，也難得她還笑得出來，我問：「還好嗎？」

「怎麼可能中一槍就真的昏過去，我是等藝莉鬆懈而突襲呀。呀~~~~」樂璇伸了個懶腰說：「好累呀，連旗也沒有了，小果，我們要不要就直接棄權，回房間去3P算了，琪琪也想要吧~」

樂璇突然用痴漢之手捏起森琪的屁股。

「丫！小璇、先、先不要這樣.....！」森琪縮在我的懷裡，躲著樂璇「可是，我很想贏呀！我才不要什麼也沒做，一槍也沒有開過，只是被抓就輸了，我才不要！」

森琪跺腳道。我跟樂璇互相看了一眼，都嘆了口氣，我問森琪：「那妳打算怎樣做？」

「當然是先把旗幟搶回來呀！」森琪用理所當然的態度說。

「我也不能放著藝莉不管。」我對樂璇說。

「好吧，那麼就.....」樂璇把玩著手槍，似乎打算各種鬼點子「遊びましょう~」

Ω

『啦~啦~啦~！不知不覺Maple』

Speed的遊戲時間已經過了快一半！但觀眾們不要覺得惋惜哦！還剩下一半時間呢！Still another Half！目前仍然活躍的隊伍，也差不多只有一半了。根據場外投票的結果，觀眾們認為能奪冠的隊伍，分別為：第一位 - 啦啦隊，第二位 - 花式滑冰隊，第三位 - 水泳隊。其他的隊伍也不要放棄呀，尤其是只有三個人，失去了旗幟，仍然努力作戰的體操隊~」

「煩死了！小桃桃！」我對著上空的無人機高喊。

『不可以說我煩！小桃桃可是很努力的專播戰場實況，不要放棄呀體操隊，生命滿希望，前路由我創！』

嗚呀，她到底是誰！要是給我看到她真人，我一定好好把她調教！

「進入中央公園的路有兩條，」森琪說著，因為眼睛乾澀，她便脫去隱型眼鏡，換回了眼框的眼鏡。口裡說著與五官相差了至少十年的仔細分析「啦啦隊一直分成兩隊部隊在兩個位置作戰，那麼啦啦隊與其他隊伍，也一定要在兩個關隘之前分出勝負。所以我們一定要再啦啦隊遇上水泳隊前，先解決水泳隊奪回旗幟。現在大家都知道我們失去了旗幟，只要不主動攻擊其他隊伍，大家應該不會理會我們，反正眾人的彈藥都應該消耗得差不多了吧。」

我們來到山腰，埋頭前進，一路上再沒有遇到其他隊伍，但周圍偶爾會看見不少色彩斑斕的彈痕。因為失去了大量的『室內時間』，也不想再遇到伏兵，便只是選擇室外路線，也繞不少路。

我們應該是前進速度最慢的一隊，到了山下一定會又遇上連番激戰，但根據森琪的想法，我們要避開所有隊伍，先在水泳隊手上奪回旗幟再說。

「你們好像陷入了大危機裡了呀。需要幫忙嗎？」

我們走到山徑的半途，突然傳來了女生的聲音。

這聲音，她怎麼會在這裡，她身為學生會的人，不是應該不能參加嗎.....？

斜落的陽光穿過枝葉，一點點水彩狀的柔光落在樹蔭之下，伶馨從長椅上站起來，穿著黑色長衣黑色皮褲黑色高跟鞋，頸間戴著白色貴族領巾的她正向我們微笑，烏黑的長髮在陽光下顯成了咖啡色。

「她是.....？」森琪疑惑說。

「琪琪還沒見過她吧，她就是學生議會的主席，伶馨。」

「小果又見面了，好想念你的吻哦。」

「那、那個.....喔哦！？」我的世界突然從褲檔開始扭曲了。

「小果！？」森琪驚叫。

「我的.....睪丸.....要.....呃.....」

樂璇的手離開了我的褲檔。我只跟她說了伶馨在體育館裡神秘出現，卻沒有說我跟她有過一吻。

果然女人醋勁來的時候，骨子裡都一樣。

「你為什麼會在這裡，不是體育部的人沒法參加吧。」樂璇說。

「喂喂，學生會名義上仍是秋日祭的主辦人。」伶馨的高跟鞋踩在落葉上，向我們步來「我是主席會長，進來視察也是基本權利吧。各位都玩得很投入呢，秋日祭的其他活動都給比下去了。」

伶馨這句話似乎是針對樂璇。樂璇卻眉頭微皺，一副不欲跟伶馨浪費唇舌的態度。

「別這樣子啦，小璇，雖然我們立場對立。」伶馨說「不過我是來幫你們的。」

她從身後拿出了水藍色的旗幟與手槍。

「這.....」森琪瞪大眼睛，一面意外。

「這個遊戲的設定，本來就不公平嘛，人多的隊伍太佔優了，而且不只要鬥快到終點，還要將旗幟插上去才算數，這樣鬥快把別隊的旗幟毀掉不就好了嗎。」

這一點我其實很同意，我想如果大家無視勝利條件是在山下插上旗幟的話，先互相搶奪毀掉旗幟，戰況一定會比現在更殘酷。

「所以我只是幫你們我回復該有的競爭能力，這不算作弊啦。」

森琪牽著我的手有點發抖，我知道她在猶疑，在我們當中，最想贏就是森琪。

「可是，這位伶馨小姐，我們——」

正當樂璇想說什麼的時候，我們身後又傳來了另一把女聲，這一次我倒不認得是誰了。

「不、不、不要聽.....聽她、她的！」

我們回頭，只見一個女生不住喘氣，用一把高級的白色陽傘撐住身子，似乎是奔跑過來。

她穿著一襲連身宮廷裙，衣料是沙黃色的布匹，上面繡著極繁複的墨綠色與金色與相交的植物狀飾紋，領口、袖邊、裙擺也有鮮紅色的大蝴蝶結，加上一對三寸暗紅色短皮靴的白色長筒襪，這不就是傳說中的.....

Lolita! ?

整理得華麗的箔金色長曲髮因奔跑而凌亂，她滿頭大汗，結結巴巴地說：「小璇，妳們是體育部的人，是、是運動員，就算、呼，就算情況再壞，也、也不要破壞規矩，的確，規矩可能對少數人不公平，但、但、但如果你們接受額外的幫助，就是對其他隊伍不公平，更欠了她的人情，千萬不要！」

我回頭望向伶馨，她臉上還是美麗得引人入勝的微笑，所以她是故意引誘我們？

「不用妳說，我也打算拒絕呀。」樂璇用跟老師鬥氣的高傲表情望向伶馨「我才不會讓她破壞妳

這悉心安排的遊戲呢，明明。」

玖 | πλιτόδρομος | 獵利托多莫斯 ε

明明？

所以她就是絲明？

樂璇在學生議會裡的好朋友，Maple Speed的實際設計者與執行人。

從樂璇的口中，我知道絲明是一位善於謀劃，能夠輔助樂璇那遠大理想的女生，曾經設想過，她會像《化物語》的羽川翼嗎？還是《我的朋友很少》中的星空凜？又或是性格有點病氣，像《飛輪少年》中的皇樞？

但任我意淫能力再強，也沒想到她竟然是Lolita。

對了，樂璇說絲明的衣服都是自己手造的，樂璇與森琪身上的短襪布是也是絲明操刀。不過看她身上那襲宮廷服，就算放在凡爾賽宮偽裝時空穿越者，也不會被認出來吧。

我好奇的看著她，她注意到我的視線，卻羞紅滿臉，趕快把頭別開去。

「我、我、我聽說妳進來、比比比、比賽區域，」絲明的嘴唇仍然顫抖著，睜向伶馨「就知、知道、絕對不會、不會有什麼好事。」

絲明像劍士般執起傘，擋在我們三人面前，跟滿身黑服的伶馨對峙，簡直就像兩個家族之間的對決。伶馨氣定神閒地說：「我就覺得啦，那什麼『失敗者只要努力過就無關係了』，『致世上最美麗的失敗者』全都是廢話，如果明知會輸，我才不會繼續遊戲。」

「你管我咧～～！就算妳那麼漂亮，願意幫我本姑娘舔穴穴，我也不要，咧咧咧咧咧咧咧～」

「我可以跟妳做喔，真的不要嗎？」

伶馨舐著指尖，畫面異常誘人。這是針對女性用的色誘嗎？

「做、做什麼也可以嗎.....」樂璇吞著口水說。

竟然湊效了！？

「不、不不要受她引誘！」絲明咬牙說，揮起陽傘，大義凜然的說「妳妳妳們快走啦，她在拖延你們、你們的的的、時間！」

我跟樂璇恍然大悟，除了我們之外，現在所有隊伍都已經下山了，如果有在這裡耽擱時間，那麼就離勝利愈來愈遠了。

『水泳隊試圖突襲啦啦隊，豈料啦啦隊原來早有埋伏，分頭部隊早就回來整合了，五十人的人勢幾乎所向披靡，不愧是Fifty Shadow of Cheerleader! I want you sore baby! 噢～想到James Dornan (注1)，小桃桃都不行了～呀～，不好意思！走神了，另外，花式滑冰隊的旗幟也被啦啦隊搶去了！在希望的懸崖上掉了嗎！田徑隊、拳擊隊、單車隊、排球隊、羽毛球隊也已因為人員或子

彈耗盡而退出了！體操隊卻仍然堅持死鬥！」

水泳隊與啦啦隊對上了，如果水泳隊覆滅，那我們的旗幟也一定會更難對付的啦啦隊奪去。我牽起樂璇與森琪的手：

「我們要趕在啦啦隊之前，擊倒水泳隊！不要管伶馨了，要舔小穴有我幫妳！來吧快走～」

「丫～～～不要說這樣，人家會害羞啦！」樂璇邊被我拉著走邊說。

妳最好會害羞！

「快、快快走！」絲明催促說「小小、小小璇！要贏呀！」

「我上場，就打算贏的呀！」

樂璇邊跑回頭高呼，是嗎，即使我們距離落敗只有一步之遙。樂璇卻是滿臉自信，似乎，對他來說勝利才是理所當然的。

「怎麼樣，你終於跟明明碰面了，明明真的超超超超超漂亮，人又聰明，我跟你說，她是隱性巨乳喔，在那些長裙之下，她的咪咪比藝莉醬還大呢。」

比藝莉醬還要大，那.....這、這還是人類嗎？

「我也沒想到，絲明竟然會是個Lolita。」我故意轉移了話題「而且妳說話.....有點奇怪？是口吃嗎？」

我想起絲明那像牙牙學語，努力又斷斷續續的鶯聲音節。

「她幾乎就是今年的主席，可惜在最後的總選舉，輸給了伶馨。」樂璇說「伶馨一直在利用絲明的腦袋與人脈，所以，如果體育部能夠成事，絲明擔任主席的話，就可以跟伶馨分庭抗禮了。」

女人間的戰爭？

「小果，小璇！快看！」

這時候，森琪突然指向前方的地面。

是一支白色的旗幟。白色.....是花式滑冰隊？

為什麼他們的旗幟會丟在這裡？我走上前撿起來，不是說被啦啦隊奪去了嗎？

樂璇撿起地上的旗幟，像發現了真相的金田一，向我們說：「我想到了！」

Ω

「不要動！也不要開槍，一開槍我就放手了喔，嘿嘿嘿嘿嘿～」

我們三人執起槍，指向花式滑冰隊的所有成員。

廣場旁邊，樂璇舉起手上的旗幟，手伸到天橋的圍欄外，只要一放手，旗幟就會掉下去了。

果然是這樣呀。

花式滑冰隊的隊員，用夾雜了錯愕與憤怒的表情望向樂璇。

「這是貨真價實，你們的白色旗幟喔～哈哈，是幸運之神在眷顧我們嗎？」

樂璇得意洋洋地威脅所有花式滑冰隊的成員。

「為什麼會在你們手上？」

一道冰藍色的身影飄到我們面前，是花式滑冰隊中我們唯一認識的森瑤，她用煩不勝煩的眼神望向我們，花了好幾秒睜在白色的旗幟上，然後說：「你們想怎樣？」

「你們贏不少人多勢眾的啦啦隊吧，我看大家遊戲時間快到，彈藥也耗得差不多了，啦啦隊很快就會發動總攻擊，攻向終點，妳們阻止不了，一定會輸。」樂璇說。

「那所以呢？」森瑤冷冷地說，沒有否認樂璇的話。

「我想妳們幫助我們，奪回我們在水泳隊的旗幟，然後我就把旗幟交還給妳們。」

森瑤望向森琪，皺起了眉頭，又對樂璇說：「你們只是要旗幟嗎？」

「對，之後大家就公平對決，妳們要一口氣消滅我們也好，直接衝向終點也好，隨便你們。」

森瑤用懷疑的眼神打量著我們，森琪說：「小璇是認真的。瑤瑤，妳知道我們不會食言。」

森瑤轉身回到身後隊友身邊，手指不斷指向我們，似乎在討論，片刻森瑤轉頭回來，掩臉說：

「唉，拿你們沒有辦法，但我們也有條件，我們只負責牽制，不會浪費彈藥，要開槍的話就你們去開。」

「Okay，這就夠了，條件達成！」樂璇打起Okay手勢說。

「剛才廣播說，水泳隊跟啦啦隊作戰過後，準備回防，那我們繼續向前走，就應該能夠碰上他們了。你們來領路。」森瑤指著我們說。

「好，那我們來擬定作戰計劃。」

樂璇的計劃是，找人作利誘，挑釁水泳隊，當水泳隊注意我們之後，就由花式滑冰隊作突襲，樂璇跟我再乘機脅持兩位隊員，用來交換旗幟。

「那、那我來好了……」

森瑤用意外的眼神望向舉手的森琪。森琪說：「我身材最瘦小，看起來最無威脅性，我去當利誘吧。」

「琪琪，這樣……」我萬分不情願森琪擔任這種角色。

「沒事的。」森琪微笑說：「我說過，我要贏，之前兩次都是你們在保護我，這一次，該是我去保護你們了。」

Ω

快四點了，天色泛起奶油似的昏黃色，所有人都了解作戰計劃以後，由花式滑冰隊與體操隊結成的盟軍向始進軍。

森琪單人走在最前，我跟樂璇剛跟在後方兩邊的樹林裡，方便隨時匿藏，留下作為誘餌的森琪，令敵人上釣，而滑冰隊則在兩旁草叢裡潛行，準備水泳隊現身後就立刻突襲。

森琪孤身前行，背後落下一道修長的背影，看起來十分孤單。但有一件事令我很在意……

「瑤瑤。」我望向身邊在草叢裡的森瑤。

她看了我一眼，像刀尖般的眼神，沒有回應。我繼續說：「剛才啦啦隊搶去你們的旗幟的時候，妳在場嗎？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在地上發現了滑冰隊的白色旗幟，樂璇就想用來與滑冰隊交換條件加合作。這真的是幸運之神嗎？幸運之神有那麼空間去管大學裡的戰爭遊戲嗎？

森瑤看著我，若有所思的回答：「我們先遇上啦啦隊，那時候她們的遊擊兵仍然沒有回來，我們花了一輪力氣才將她們逼退了，可是還是給她們奪去了旗幟，我還親眼看著她們拿著旗幟。喂，在指揮的，不是妳們隊的藝莉嗎？」

森瑤的最後一句，明顯帶有強烈有指責感，我心頭一震，那時候指揮的是藝莉？

那為何……花式滑冰的旗幟又會掉在地上？

「站住！」

這時候，森琪突然高喊，出現了，是水泳隊，森瑤迅速躲起來，靜待接下來的突襲。而我跟樂璇也躲在樹後。

森琪握緊手槍，指向前方一律穿著白衣來者。

「把、把我們的旗幟還回來！」森琪像孤軍作戰的戰士般喊道。

水泳隊注意森琪擋在路中，先是奇怪，然後是無視。這也一如我所料，如果只有一個女生，根本就無需要開槍，也無必要理會，可是下一個動作，就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其中一個男生，將水藍色的旗幟拿出來，然後丟在地上。

「這是你們的旗幟吧？想要就拿回去。」

「咦……？」森琪與躲在樹後的我跟樂璇，無不驚訝。

「我們的子彈快用盡了，身手最靈活的泚澄也受傷了，那是絕對無可能挑戰啦啦隊，我們打算退出遊戲——」

他這句話當然說不下去，因為埋伏的我跟樂璇已經衝出去，將男生推開。

「澄澄！！！」

我們三人推開那個不重要的男生，也不管什麼作戰計劃了。

被兩個人撐扶著的泚澄看見緊張的我們，倒是沒有慌張，還是一貫從容的微笑說：「腳踝扭到了。」

泚澄左腳的腳踝像豬血般紅腫，這種程度的扭傷，可能要兩三個禮拜才會復元。我深呼吸，抑壓著怒火，試圖揮走腦中藝莉那無情的身影，對泚澄說：「又是因為啦啦隊的攻擊嗎？」

「唔……不，也不完全是，反正這種跑來跑去東躲西躲的運動，本來就很危險嘛。沒事的，這種小傷，不管那個運動員都有經歷過嘛，我也不是第一次了。」然後，泚澄像突然意識到似的說「本來，我只是打算來玩玩看的，誰知太投入就又受傷了啦……拿不到第一名，好可惜呢……」

聽見這句話，樂璇便喊了一聲：「澄澄！」

泚澄望向樂璇，樂璇用起誓似的認真語氣說：

「我們會勝利的，連妳的份！澄澄妳還沒有退出！妳也是體操隊的成員呀！」

「真是……服了妳。」泚澄笑著搖頭「那麼，祝你們旗開得勝。」

泚澄向我們點頭道別，我們目她受傷的身影，水泳隊的成員撐著泚澄離開了。

『What a

Shame！好～可～惜～呢！本來有機會突圍的水泳隊，因為主力受傷，而且彈藥不足而退出。剩下能夠衝擊冠軍的，就只剩花式滑冰隊跟啦啦隊了嗎，而體操隊亦意外奪回了旗幟，不死三人組堅持到現在，難道最後又會再次一大逆轉？Biorg Trinity！（注2）』

這時候花式滑冰隊來到我們面前，森瑤說：「雖然跟預計不太一樣，但根據承諾，你們既然都拿回旗幟了，我們的旗幟呢？」

樂璇似乎還在為泚澄受傷的事情而憂心，她什麼也沒說，便將白色的旗幟交給森瑤。

森瑤接過收在身上，然後，她用手槍指向我的眉心。

「所以我現在可以轟了你這傢伙吧。」

森瑤的眼神通過我的雙瞳，直視我的後腦，我全身感受到她無盡的殺意，是認真的呀！她是認真的！

「瑤瑤！」森琪抓住森瑤持槍的手。

「嘖，我可不想承認這傢伙是我姐夫。」森瑤不屑地說。

等一下，這不重要吧，什麼時候突然成為了倫理劇。

呼。

我們的身後突然傳來了槍聲。

「丫呢——」

花式滑冰隊的其中一人中槍了。我見狀立刻拉著樂璇躲到樹後，森瑤與森琪也躲到另外一邊的長椅後，我們探頭一望，只見一列鮮紅色的短裙佔據了我的視野，森瑤大叫：「是啦啦隊，她們要來了！」

一聲令下，四周便響起滾軸滑輪的聲音，像碎石與碎石之間的磨擦，花式滑冰隊員像煙花像的散開，到處遊擊。

太帥了吧這種戰陣，到處滑行卻又如履平地的滑冰隊，即使啦啦隊分成小隊進攻，也無法一口氣擊倒敏捷度高達99滑冰隊，反而是啦啦隊竟然有不少人中槍伏下離場。如果滑冰隊人數再多一點，遇敵再少一點，那第一名就鐵定是她們了。

但在啦啦隊的總攻擊裡，我看不見藝莉，她又到哪裡去了。

「糟了。」在我身邊的樂璇突然說。

「什麼？」

「滑冰隊彈藥，不夠擊倒所有的啦啦隊成員。」

樂璇一定又在開始數算子彈的發射數，花式滑冰大概只有十數人，啦啦人數再折損也有三十多人，經歷了多次衝突，滑冰的彈藥不會足夠對付啦啦隊。

「那……！」

「我們趁這時候衝向終點吧。」

樂璇笑著執起手槍。然後她望向前方作戰的森瑤。

「瑤瑤！滑冰隊的旗幟在你手上，妳想贏的話快跟我們一起衝！別再戀戰啦啦隊！不然妳們的彈

藥快用盡了！琪琪，我們衝！」

森琪聽見也從草堆裡探出頭，深吸著氣握起手槍。森瑤卻大喝：「不要指揮我！」但還是依樂璇所說般，跟其他隊友不打遊擊，邊防守邊開始推進。

我們三人則跟在她的身後，趁著啦啦隊散亂的時間，與滑冰隊邊射擊邊前進。

「這邊！」

森瑤大喝，然後我們跟她一起奔向進入山下終點的路線：中央公園的小曲徑。我們四人衝入小徑裡，滑冰隊與啦啦隊背水一戰，也有不少成員倒下了，森瑤冷笑望向樂璇：「結果我們滑冰隊還為妳們掩護了呀。」

『戰爭白熱化了！Maple Speed Final Round！啦啦隊已經朝中央公園前進了，花式滑冰隊，體操隊緊隨其後，去呀！旋風麥林號！』

也就是啦啦隊已經有人在我們前方了嗎？

「好了，這一次你們總不能出怪招了吧。」森瑤借著上一次冰上球賽的事情嘲諷我們「勝出的，會是我們花式滑冰隊，再見。」

森瑤丟下我們三人，滑動前進，她想一個人登頂嗎？的確，她沒有義務繼續幫助我們，我們三人也沒有她的移動速度。

我們已經在混戰中邊躲邊跑，都只能喘著氣，看著森瑤的身影不斷朝終點前進，等一下，但前方應該有啦啦隊的人才對呀.....

「不！瑤瑤，妳快回來，前方一定會有埋伏，你的子彈不多.....！」樂璇也跟我想到同一件事。

果然。

兩個啦啦隊成員，從拐角處跳出，是殿後軍，她們早算到了有人會追來，森瑤舉槍，瞄向其中一人，呼，呼。

兩下槍聲，森瑤與啦啦隊的成員各中一槍，那人中槍倒地，似乎本來就先中過槍，可是她還是笑了，因為還有另外一人！

「瑤瑤！」森琪火速向前奔去。

啦啦隊成員又再開槍，森瑤因為急著躲開而失去了平衡，撞落地上，那人一槍沒有射中，打算再補一槍，森瑤狠起眼神，也打算開槍同歸於盡，可是——

咻——！森瑤沒有子彈！給樂璇說中了。

森瑤憤恨交加般睜起眼，眼見躺在地上的森瑤不可能躲過，啦啦隊的女生扣動扳機。

撲咧。

啦啦隊的那女生開了槍，但卻沒有擊中森瑤。

一副黑色粗框眼鏡，架在槍管前方，被鮮紅色的子彈射飛。

是森琪，她竟然想到把眼鏡丟出去。我見機握起槍，射擊啦啦隊的女生，她腰間中槍，帶著痛楚的表情頹然倒向旁邊。

「瑤瑤，你沒事吧！瑤瑤！」森琪著急地跪在森瑤身邊。

猶有餘悸的森瑤，撐起身來看著森琪失笑：「姐你怎麼可以把眼鏡丟出去……」

「瑤瑤妳要贏呀！妳如果這裡輸了，就不能贏了啦！怎麼可以！」森琪卻大義凜然地說。

森瑤睜著眼睛，眼裡散發出雪融似的溫婉，然後發出像聽見冷笑話的笑聲，舉手抹去森琪臉上被飛濺到的沙泥。我們來到兩人身邊，也許是森琪失去眼鏡的錯覺吧，我第一次從兩人身上，看見了姊妹兩人如此不可否認的相似性。

「可是……我都沒子彈了。嘖。」森瑤丟開手槍看著我們說。「你們呢？」

「我還有兩發。」我回答。

「我只有一發……」森琪說。

『花式滑冰隊也敗陣了！現在就只剩下體操隊的不死三人組！體操隊！你們是戰勝啦啦隊最後的希望呀！前進吧！20 Century boys！』

「啦啦隊人數我看也不多了，剛才這一輪對滑冰隊也折損了不少人」一直沒有說話的樂璇，單膝跪在森瑤旁邊「始終他們一直對上各種隊伍。瑤瑤，最後，還有一個方法，可以令我們都勝利。」

「嗯？」森瑤展示出半信半疑的表情。

「將妳的滾軸溜冰鞋給我吧。」

注1 《Fifty Shadow of Cheerleader》 = 《啦啦隊的五十道陰影》。原為色情小說《Fifty Shadow of Grey》。「I want you sore, baby」（寶貝，我想你受折磨）是書中的名對白，James Dornan是電影版的男主角。

注2 《Biorg Trinity》，大暮維人目前連載中的漫畫，劇情非常晦澀，「Trinity」意指三為一體。

玖 | πλιτόδρομος | 獵利托多莫斯 ㄉ

森琪曾經跟我說，其實她很羨慕森瑤。

森琪從不覺得自己是什麼會讀書的人，但卻總是能在上學科取得出茅的成績（就是會有這種人）。從小學、中學、大學，她一路過關斬將，中學進了名校，大學進了法律系，森琪的父母也是專業人士，自然也很喜歡家中的長女，能夠倒模自己的人生。

幼年教育除了要求課本的上知識外，也要有課外活動的表現。森琪的父母便花了點小錢，讓女兒進了體操隊。相比總是一堆人的芭蕾舞，森琪的父母更願意看到孩子成為舞台上的主角。

可是長大以後，要繼續找到練習場地及教練，那就不是小錢了，尤其森琪最擅長的，竟然是最特別的高低槓。加上升學的課業日益繁重，森琪還得花時間去交朋友，談戀愛，經歷過沉重的公開試，進入自由的大學校園以後，連課業都差點荒廢了，父母便勒令禁止女兒再參加任何的公開活動。

但不論森琪得人生怎麼起伏，在她的家庭裡，主角卻仍然是她本人：森琪。

森瑤彷彿一直缺席。

森琪覺得父母不是疼大失小，只是因為一直沒想到要第二個孩子。對於呱呱墜地的森瑤，父母一直不懂得如何去愛惜，只把她看成了第二個森琪，或是森琪的助手。一樣給她去參加體能活動，她便成為了花式滑冰的高手：一樣在學業上催谷她，結果她雖然沒森琪那麼了不起，但至少跟森琪進了同一所大學。

只是，森瑤不是長女，她不是主角，可以自由自在。

森琪一直好羨慕森瑤，不像自己，人生故事中的所有情節都已經被父母擺佈好了。

「我覺得，她在溜冰場上的身影，我在高低槓轉多少個圈也比不上呀。」

森琪如是說了。

「她雖然也很少去比賽了。但如果她去比賽的話，一定不用偷偷摸摸，也可以全心全意的爭取勝利。那才是真正的勝利呀。」

『 - - 瑤瑤妳要贏呀！妳如果這裡輸了，就不能贏了啦！怎麼可以 - - 』

我想起了剛才森琪的呼喚。原來如此，我好像明白了什麼。

「小果，前方要注意左轉！」

在我面前的樂璇大叫，令我回過神來，我咬緊牙關在提起右腳的時候，左腳維持平衡，然後右腳落地的瞬間，撐動腳步，轉向左邊，單是這一下，便差點令我失去了平衡。

為什麼樂璇那傢伙，穿著森瑤的溜冰鞋，竟然可以溜得那麼快，根本就比森瑤還要快了吧。

「小時侯有一段時間，我每天都穿著這個上學去呀。後來老師說大家都在學我，卻跌得滿身是傷，就禁止了，好不公平呀～」

樂璇大神如是說。

森瑤將她的滾軸溜冰鞋給樂璇以後，我回頭再拜託另一位殿後的滑冰隊員，給我另一對溜冰鞋，她們看連森瑤都敗陣了，樂璇又提出了新的條件，便妥協答應。

有了滾軸溜冰，我跟樂璇立刻向前追趕，只希望啦啦隊攻登的人還不太遙遠。那麼，我們便可以趕在啦啦隊之前，插上體操隊與滑冰隊的旗幟。

『鋒迴路轉呀！想不到一直在比賽中表現並不亮眼，多次陷入敗陣危機的體操隊，目前竟然是第二位，他們繼承了花式滑冰隊的移動工具，誓要將啦啦隊從第一位拉下來！遊戲規則可沒說不可以合作使用工具呀！Brilliant！老頭子！你最光榮的什麼時候！！！！』

就在小桃桃鬼號神哭，整個校園也開始傳來歡呼的時候，費盡力氣奔馳的我與樂璇，在中央的空地上處，終於看見了——

一個穿著啦啦隊服的身影，迎面攔截前進中的樂璇。

那健美的體態，淺棕色的長髮與英氣性感的臉孔。

啦啦隊長鹿儀。

就在我發出驚呼之前，樂璇整個身體立刻蹲下，躲開了鹿儀的攻擊，卻也失了平衡一屁股坐在地上，鹿儀見一擊不成，想回頭再次攻擊，我二話不說舉槍射擊。

呼。沒有射中，媽的，踩著滾軸溜冰鞋反而不利射擊，森瑤的動態視力到底有多恐怖。鹿儀閃躲過後，乘樂璇還沒有站起來，便想抓住樂璇的雙手，可是樂璇身手矯捷，一翻身站起來，反過來用槍指向鹿儀，這下好了，樂璇的手槍裡仍有子彈，一定可以.....

「不要動。小璇，丟開手槍。」

但這時候，一根堅硬的槍管抵在我的後腦。

那把曾經在床上令我慾仙慾死的聲線，夾帶著濃郁的汗氣與體香。

「藝莉醬，到底為什麼.....」我不自覺喊道。

「我說了，不要動。」藝莉手中的槍管，用力頂向我的後腦。

鹿儀帶著勝利的笑容，搶去樂璇手中的手槍，然後丟向遠處的地上。Shit，那是我們最後的彈藥。鹿儀說：

「抱歉呢，我的手槍也沒子彈了，現在你們的生殺大權，都操縱在藝莉手中，沒想到吧，最後狠下殺手的，還是你們以前的同伴。」

樂璇臉上卻異常冷靜，晚霞之下琥珀色的瞳孔直視著我，雖然無計可施，卻無比堅定。鹿儀注意我們對望的視線，察看著樂璇的臉：

「妳就是樂璇吧，沒想到是妳挖走了我家的藝莉，聽說妳是男女通吃，是真的嗎？嗯，咪咪還蠻堅挺的，臉蛋也很可愛。」

「是妳不了解藝莉醬。」樂璇說。

從我後腦的槍管，我感受不到任何情緒變化。

就只是冰冷的槍管。

「是嗎，可是，只是我一聲令下，她就會把妳的男朋友斃掉，是妳那麼了解的藝莉。」鹿儀揮手指向我，然後說：「兩個選擇，一、你們將旗幟交出來，等我們取得第一名之後，我會幫你們把旗幟插上去了，那體操隊就有第二名，滑冰隊也有第三名。二、我現在就叫藝莉開槍，體操隊直接落敗。」

我跟樂璇看著對方，沒有回答。

黃昏色的天空傳來無人機的盤旋聲響。大概連小桃桃，校園裡的所有人，看著直播的觀眾，也都屏息靜氣，看著這Maple Speed劇場的最終幕。

「如果你們不回答，就我當你們選擇第二個選項。」

鹿儀繞到樂璇身後，扣起雙璇的雙手，推開我面前，大概是藝莉開槍射殺了我之後，下一個就到樂璇的意思。

「對了，把這個脫下來，看來很有趣。」

鹿儀突然推跌了樂璇，樂璇「呃呀」的仆倒在地。她強行脫下了樂璇的滾軸溜冰鞋，自己穿上，站起來望看我，撫摸著啦啦隊背心上的一道乳溝，說：「很可怕的表情呢，男人。怎麼樣？很想保護女朋友嗎？嗚喔，我也好想有你這種忠心的男友。」

「男友就不了，如果只是炮友，我可以接受。」我看著鹿儀性感妙曼的身材說。

「那好吧，如果你能得第一名，就給你一個晚上吧。」鹿儀伸著惡作劇的舌頭，像舔著無形的棒棒糖「藝莉，開槍～」

公園中沉靜死寂，連一絲風也沒有。

藝莉並沒有開槍。

「藝莉？」鹿儀奇怪道「就算是遊戲，還是捨不得下手嗎？唉喂～妳總不能讓我跟他做愛呀。」

「對不起，小果……」

我聽見了，是藝莉的聲音，像微風般溫柔的聲線。

「藝莉醬.....」

「對不起，我其實也不想.....」藝莉懺悔般說「.....騙了你那麼久。小果，掩住耳朵。」

咦？

藝莉的槍管向左邊移動，我依言掩起耳朵。眼前是眼皮張開，瞳孔放大的鹿儀。

「不可能！藝莉，你的子彈也是鮮紅色的——呀丫！！」

呼。

我的耳邊吹響起了槍聲，水藍色的子彈，擊在鹿儀的肩膀上

『這、怎麼會.....各位觀眾，小桃桃也無言了，到底為什麼.....！』

「如果只是一個晚上，我倒想看看妳被小果弄得不斷高潮的樣子呢。」

藝莉說。鹿儀中槍，穿著滾軸溜冰鞋的雙腿不穩坐倒地上，完全無法相信肩上那片水藍色顏料。

「怎、怎麼會，藝莉，妳.....」

「哈哈哈哈哈！！！！」

樂璇站起來了，她露出比惡魔更邪惡的笑容。

「妳以為，藝莉醬在校史資料館的天橋外截到我們，真的是你們運氣好嗎？妳以為我將手槍丟出去，只要一時情急嗎？妳以為我們撿到滑冰隊的旗幟，是因為有幸運之神嗎？如果有幸運之神，那正就是本小姐呀！！嘩哈哈哈哈哈！！太爽了，就是這種表情！我終於能夠成為計劃通り的大魔王了呀哈哈哈哈哈！！」

在樂璇狂妄的笑聲了，我突然貫通了所有真相。

『 - - 「看起來就都是有伏兵呀，哪一邊會比較.....」我思考著。』

「進去就知道了啦！Let' s Go！！！」

樂璇卻毫不猶疑，就領著我們衝進了校史資料館 - - 』

『 - - 藝莉的手槍掉落地面。』

是樂璇。

樂璇中彈一時昏厥後已醒來，見狀便立我推倒，然後用手槍丟向藝莉，正中她的手腕，解除了藝莉武裝，但樂璇也失去了手槍 - - 』

『 - - 森瑤看著我，若有所思的回答：「我們先遇上啦啦隊，那時候她們的遊擊兵仍然沒有回來，我們花了一輪力氣才將她們逼退了，可是還是給她們奪去了旗幟，我還親眼看著她們拿著旗幟。喂，在指揮的，不是妳們隊的藝莉嗎？」

森瑤的最後一句，明顯帶有強烈有指責感，我心頭一震，那時候指揮的是藝莉？ - - 』

原來，那都是為了能讓樂璇與藝莉交換手槍，在最後關頭刺殺鹿儀。

對了，難怪那之後，樂璇就再沒有開過槍，因為她手槍裡，是啦啦隊的鮮紅色子彈，等一下，那麼說，天橋上那些無情的對話，對我與樂璇都開了一槍，都是為了.....！我們撿到白色的滑冰隊旗幟不是偶然，而是讓我們能夠與滑冰隊共同作戰.....！前幾天我聯絡不上藝莉，全部都是.....！

她從後緊緊抱住了我。

「嗚，小果.....不要生氣啦！嗚，那、那都是小璇的計劃，因為不能讓你識破，也要靠你的自然反應來騙鹿儀。所以我們瞞了妳好幾天，嗚、要開槍射你，我心裡才真的超級難受，簡直就像要殺了我，可是，不這樣做，就不能潛伏在鹿儀身邊，鹿儀就不會相信.....」

此刻，我的感受已經無法用筆墨去形容，如果讀者發現有太多錯字，不要怪我。因為我無法自制。我緊緊地保持藝莉親吻起來，闊別三天，闊別恩怨，闊別生死的吻呀呀呀呀呀呀——！！

『YYY太精彩了！Marvelous！Bravo！究竟有多恨毒的心腸才能編出這麼邪惡的計策！？這已經不是黑暗兵法了！是極黑的布倫希爾德！這就是暗暗果實的能力嗎！？等一下，還未結束.....』

還未結束？

「小果！」

藝莉突然將我推倒在地，是慾求不滿了三天嗎？怎麼可能。

鹿儀她站起來，握著剛射擊完的手槍，鮮紅色的子彈擊在我們身後的樹上。

如果不是藝莉，我就已經出局了。

「妳不是沒有子彈嗎！？也不是已經中了一槍嗎？」藝莉對鹿儀驚叫。

鹿儀哼地笑了，卻沒有回答。轉而瞄向樂璇，樂璇見突然有變故，早已飛身躲進樹林裡，鹿儀不再浪費時間，腳下的溜軸開始移動，奔向終點。

「小果！快去追鹿儀，啦啦隊就剩她一個了！不然.....！」

我望向急得快哭的藝莉，無可奈可只好放開了她的身體與手心。接過藝莉的手槍，便滑起滾軸溜冰鞋追上去，還好鹿儀也不是滾軸溜冰的老手，我很快便追上她的速度。

鹿儀回頭看見奔馳的我，冷笑著說：

「哼，藝莉先前一直想離隊，上星期卻突然答應幫我，還負責指揮，我本來就覺得奇怪。不過看她那麼認真，天橋的時候我差點就相信了，但她之後卻一槍也沒有開，我又開始懷疑，果然，事先撒點謊，是正確的選擇。」

太可怕了，這個叫鹿儀的。她的心計根本就比得上我家的樂璇。她利用藝莉的指揮能力，也猜到藝莉的背叛，便訛稱自己中槍以及已沒有子彈，她中槍也只是跟藝莉同等的演技！

中央公園的中心，出現了一個火炬手形狀的小石膏像，原來應該應該是火炬的位置，成為了可以安插旗幟的底座。

『看見了！各位觀眾，那就是我們的終點！只要將旗幟插上，就得到Maple Speed的第一名，勝利於焉誕生！We are the champions！Who will be the champion！是啦啦隊，還是體操隊呢！觀眾們，歡呼吧，說出你們心裡的第一名！』

體操隊 - ！體操隊 - ！體操隊 - ！體操隊 - ！體操隊 - ！

是我的幻聽嗎？我好像聽見了觀眾的歡呼，真的是為我們而歡呼嗎？

我舉起由藝莉手上接過來、原來屬於是樂璇的手槍，射擊鹿儀，但鹿儀突然一剎步，撞在我的面前。我收步不及，整個人被她撞倒地上，手槍從手中鬆脫，就此飛得老遠，她像騎乘似的，女上男下壓在我身上，用手槍指向我，憤然道：

「就憑你也想讓我高潮！？本女皇人稱早洩女巫呀！不可能！旗幟就在你手上是吧，去死吧！一腳踏兩船的死後宮男！」

『怎麼會！最後關頭體操隊竟然被反將一軍！？終點就在眼前，卻就在最後一百米突然止步嗎！』

「你錯了，不是一腳踏兩船。」我得逞地笑說。「是『三船』。看風頭，殺一人，嗨。」

「啊？什麼？三……？」

鹿儀不明白，當然，因為到底什麼是「看風頭，殺一人，嗨。」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陳某也不知道。

不過，我深吸了口氣，用響徹全宇宙的力氣大叫：

「去吧！琪琪！」

第三個穿著滾軸溜冰鞋的女生出現了。

一直躲在我們身後，靜待我們開路，確保鹿儀前方的路段再沒有任何伏兵的她。

再無人能夠阻止她取勝了。我下場就是為了贏，不是嗎？

『小果！快去追鹿儀，啦啦隊就剩她一個了！不然……！』

我想起剛才藝莉的呼叫，因為，如果我不追上去引開鹿儀，森琪就無法衝向終點了。

趁鹿儀失神，我便立刻抱住鹿儀的腰，運起下身的力道，反過來將她壓在地上。她尖叫一聲，臉上一紅，發難不斷鎚打我的胸口，但我看見了，我看見了！

那身高不足150，幼小的背影。

她踩著溜冰鞋，奮不顧身，毫不猶疑，疾衝向前。

她拿著我們水藍色的旗幟，穿著我們體操隊的隊服，奔向終點。

一往無前的眼神，全心全意的爭取勝利。

『上呀！！！！！！體操隊的琪琪！一百米！五十米！十米！啦啦隊已經回天乏術了！一米，近在眼前啦！琪琪，第一名拿下來吧！やられたら、やり返す！！！！勝利した！！！！（注1）高舉我們的旗幟！讓全世界都看見！讓那美麗的藍色旗幟在空中飄揚！我要爭冠軍！體育之火，永不言敗！！讓水藍旗飄！是體操隊的旗幟！歡呼吧！狂歡吧！此刻！！英雄誕生了！第一屆Maple Speed，第一名：體操隊！』

火炬手小石膏的手裡，是一根小小的水藍色旗幟。

森琪看著我，如火的夕陽之下，喘息的呼吸燃燒起燦爛的笑容。

不對，我沒有聽錯。

真的是歡呼，整個校園的歡呼。

為我們體操隊而歡呼。

為森琪，為樂璇，為藝莉而歡呼。

不只如此，觀眾們的歡呼，還因為……

我低頭望看鹿儀，她的眼光流趟著兩行閃爍的光芒。

她哭了。

我不知那裡來的膽子，抹起這她這位女皇的眼淚，我說：「妳聽見了嗎，是歡呼聲。」

「那又不是為了我們啦啦隊，只、只是你們體操隊的第一名……」

鹿儀別開的眼神配著暈紅的臉龐，多了幾份難得一見的嬌麗。我繼續說：

「不，對參賽者來說，競賽的確有勝負。但對觀眾來說，只要我們盡力了，他們也為我們而歡呼。接受大家的掌聲吧，女皇。」

「哼……」

我站起來，拉起了鹿儀，說：

「不過，藝莉醬我就先帶走了。」

鹿儀抽了抽鼻頭，不服氣地咬著下唇，還是那一聲：

「哼。」

玖 | πλιτόδρομος | 猶利托多莫斯 完

注 1：《半澤直樹》對白，原為「やられたら、やり返す！倍返しだ！」（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加倍奉還！）

壹零 | Παννυχίς | 憑諾克剌斯

「我想到了！」樂璇小學生像舉起手大叫「下一次的活動，就是魔法學園式RPG大戰！我當然是精通劍與魔法的女魔導士，藝莉醬是血包白魔法師，琪琪是森林精靈兼輔助法師，瑤瑤是女飛賊，澄澄是劍鬥士，明明.....唔，是吉祥物嗎？還是旅館的老闆？」

「那我呢？」我指著自己說。

「你喔.....」樂璇說「就擔任記錄點吧。丫！」

我敲著樂璇的頭：「什麼鬼記錄點！？而且不要再搞什麼奇怪活動，這一次就有夠累的。」

「Save point很重要呀！」樂璇義正辭嚴地尖叫「RPG如果沒有Save point，就像做愛沒有高潮，不論多努力也不會有結果！小果，這是你最光榮的時候，你知道嗎？」

「不要隨便決定我的角色！這世上是沒有魔法好嗎！你以我們學校是霍格華茲？」

「想象力呀！用漆彈射人不是不會死，也不會倒下嗎？可是你看，剛才大家都配合演出，何其緊張刺激呀！」

「我剛才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一堆人中了漆彈就倒在地上.....」

「所以我說，魔法系RPG校園戰爭是可行的！全校師生一起參加，故事就說，學校裡分成八個學院，分別掌管不同的屬性，互相剋制的魔法，有一天其中一個學院決定一統天下，便掀起了全校的大魔法戰爭。設抽籤LV制，每解決一個人就升一LV，相距兩LV的玩家不能互相挑戰，呵呵呵呵呵，好期待呀，名字就叫《魔法鬥巨龍》吧！」

「那記錄點的意義到底在哪！？不是完全不需要記錄嗎？！」

「小果，擔任NPC也很有趣呀，你只要重覆說：『這裡有恢復藥，拿去吧。』，就Okay了。」

「為什麼我總是要擔任這種不起眼的角色呀！」

「小璇，小果。」森琪打開門，對我們說「頒獎禮要開始了。」

Maple Speed結束了。

這個天馬行空，用各種顏色的漆彈來互相殘殺的遊戲，終於結束了。

而體操隊竟然是第一名，第二名是花式滑冰隊，第三名是啦啦隊。

冷靜下來以後，我實在覺得不可思議。

從一開始森琪被脅持、到森瑤粉墨登場、然後藝莉的（偽）叛變、泚澄的異軍突起與受傷、伶馨與絲明的對峙、與鹿儀的最後決戰——諸多事件之後，我們體操隊竟然贏得了第一名。

我本來只是陪著樂璇來玩玩看，沒想到，此刻在足球場休息室裡的我們，卻即將要步上頒獎台。樂璇牽起了我的手，我們步向足球場，走在森琪的身後。

「一切都在妳計算之內嗎？」我問樂璇。

「當然不是。我從來不知道我們一定會贏，」樂璇微笑說「我只是計劃將藝莉安插在鹿儀身邊，以及之後的換槍而已，把滑冰隊旗幟故意丟在地上給我們，也不是我的意思，是藝莉臨時想到的計策吧，我確實是幸運之神，幸運就在於我有藝莉呀。瑤瑤，澄澄，明明，伶馨，甚至鹿儀，每一個也令我很意外。而最想不到的……是琪琪呀。」

也是呢。森琪總是害怕自己的弱小，也因為家庭的壓力而遲疑，這是第一次——至少是我們認識以來的初次，全心投入的戰鬥，最後要不是她，我跟樂璇早就輸在鹿儀的手裡。

「妳跟藝莉安排了那麼複雜的計劃，最後鹿儀不是一樣識破了嗎？」我問。

就在樂璇回答我之前，有人先說出了答案。

「但只有因為這樣，鹿儀才會收手，不會再死纏著我，明白我是忠於體操隊，讓我退任啦啦隊的人事顧問。」

前方走道的入口處，是藝莉。

她脫去了體操服，換回了藍白兩色的體操服，也套上了絲明親制的短織裙。

帶著無限溫婉微笑的她，似乎為今天發生的所有事情感到羞澀，小臉上是淡淡的嫣紅，來到我身邊，牽起了我懸空的另一隻手。

「我還是覺得體操服比較好看。」她微笑說。

「可是，啦啦隊服比較性感比較H呀……」我若有所思地說。

「那就H的時候再穿就好了……」藝莉用細得幾乎讓人聽不見的聲音說。

「嗯？什麼？」我好像聽見了非常關鍵的資訊，趕忙追問。

「你們兩個別再調情了！」樂璇踩著我的腳尖說「才那麼三四天不見，有那麼飢渴嗎！？丫！！還接吻！我呢！我呢！我呢！正室在這裡呀！！！！」

我不管醋勁大發的樂璇不斷鎚打我的手臂，先吻了失而復得的藝莉再說。

『Ladies & Gentleman！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我們Maple Speed的冠軍！體操隊！』

運動場中傳來小桃桃的招牌旁述。觀眾席上響起了如雷貫耳的掌聲，閃光燈綻放不停，甚至有人揮舞起藍白相間的體操隊旗幟，所有人都準備迎接這場精彩演出的冠軍。

「這種陣容.....」森琪緊張地看著即將要踏上紅地親說「也太誇張了吧。」

「體育比賽本來就是祭典與娛樂。」樂璇像神諭似的說「唯有這樣，大家才會支持體育部獨立，脫離學生會呀。」

這就是Maple

Speed的真正面目，它不只是樂璇一時興起的集體遊戲，更是由絲明主辦，用來與伶馨談判的籌碼。看見Maple Speed與體育社團那麼成功，伶馨一定會想辦法令學生議會壟斷Maple Speed的主辦權，就好像各國爭奪夏季奧運會。那麼，絲明就能與伶馨平起平坐了。

這時候，我卻放開了樂璇與藝莉的手。藝莉與森琪用驚訝的表情看著我，我說：

「妳們去吧，妳們才是體操隊的正選隊員。」

「不.....」藝莉似乎不能理解地說「小果，沒有你的話，我們不會勝出呀。」

「我沒說我不享受勝出呀，」我伸手輕撫藝莉的臉龐「但相比跟妳們一起站在領獎台出，我更願意成為妳們的觀眾呢。去吧，觀眾都在等妳們。」

藝莉似乎仍想要反駁，但雙眼流轉出一層薄薄的淚膜。樂璇微笑看了看我，又拉起藝莉與森琪的手說：「來吧，藝莉醬、琪琪。我們去吧。」

我目送樂璇步出球場，一手牽著藝莉，一手牽著藝莉，只有三個人的體操隊，像世界杯總決賽的出賽隊伍般。當她們曝光在射燈下的瞬間，眼前的所有觀眾發出響亮的歡呼，閃光燈爆發不絕幾乎令人目盲。

頒獎台的第二位及第三位已經站著滑冰隊與啦啦隊的代表了，在足以照亮整個夜空的燈光與熱烈叫喚下，我看見了，樂璇、森琪，藝莉擠上了頒獎台，工作人員將獎牌與獎狀分給她們，

這也是樂璇的另一項目標。藝莉一直想推高體操隊的人氣，但人手短缺的我們一直無計可施。最後卻由樂璇想出絕佳的方法，就是舉辦公眾活動，然後有所表現。能夠戰勝人氣極高的啦啦隊，能夠與滑冰隊有精彩的合作作戰，最後還得到了第一名。即使這都不全是預計之中，但已經足以令體操隊俘虜大量人氣。

從今天晚上開始，校園裡每一個人都會知道體操隊隊長，就是這叫樂璇的小女生了吧，大家也知道學生議會的成員組織當中，出現了一個不可忽視的體操隊了吧。

就只是一個大型活動，愧她能借機推展那麼多事情。

我望著樂璇，樂璇興奮得露齒歡笑，不時又吐著舌頭，手舞足蹈的揮手。

真不愧是我的女神。

晚上的秋日祭是小型攤位美食節，最後以小型煙花作結，各個社團、學會都自製了各種小食，旨在參與秋日祭之外，還賺取一點營運費用。

餓了一整天的樂璇，看見食物，便牽著森琪，像進擊的巨人般橫掃各個攤位。我跟藝莉自問沒有樂璇的精力，便牽手漫步，悠閒地吃著咖喱魚蛋。藝莉笑說：「這讓我想到日本的祭典，好有氣氛呢，我最喜歡夏天與秋天的祭典了，我房間裡還有和服呢，可惜今天沒有機會穿。」

藝莉換去了體操服（這種緊身的衣服再喜歡也不可能一直穿），穿著紫色小背心，黑紗長裙與毛衣外套，暈黃的燈光照在她淡妝的雪肌上，有種日式陰翳的美。

「藝莉醬.....我真的以為，妳要離我們而去了。」我淡然地說。

藝莉聽見便緊握了我的手，低頭說：「對不起啦，一開始小璇跟我說這計劃的時候，我也有點不太情願，但她卻說，這樣戲劇化的演出，就算最後贏不了，一定可以幫Maple Speed推高人氣，也一定可以令鹿儀氣憤到極點，從此不再糾纏著我。我才答應。我可是花了很大的恨心，才不接你的電話，不回你的簡訊.....」

看著藝莉那內疚的神情，我當然沒有生氣，而是生起了無盡的關愛。

「小璇也真厲害，她明知我擔心你，這麼多天卻一點口風也沒洩露過。」我說「所以在天橋的時候，我真的相信你是為了獨佔我，才與小璇決裂。」

「喂，我看來起像那麼會吃醋的女生嗎？」藝莉冷眼看著我。

「當然呀。」我馬上回答！

「什麼啦！」藝莉生氣地捏著我的手臂「明明就是你老一直在亂搞，我以為小璇加上琪琪，你就滿足了，結果你今天又去招惹鹿儀！你的後宮到底要拓展到什麼地步呀！」

那時候，鹿儀大概以為，就算藝莉是體操隊の間諜，她也有能力不讓體操隊得到第一名，才會賭氣許下如果我得到Maple Speed第一名，就跟我來一發的承諾。

鹿儀呀.....想起她在夕陽下，因為落敗而流淚的臉，還有她那惹火的體態。我突然覺得這才是Maple Speed的最大收穫。

「哎，妳不說我真的忘了。鹿儀跟我的一夜之約，是認真的嗎？」

「誰知道啦！」藝莉擺著臭臉「你自己去問她！」

「藝莉，」我從後抱著藝莉，在她耳邊軟語說「不如我們就跟鹿儀來場3P.....」

「不要！」藝莉像小孩子像的擺手「是誰每次跟我們亂搞之後，就老抱怨說人多很累呀～射到下面都會痛什麼的～我才不管！」

「那我就去找鹿儀做了.....」

「哼，鹿儀她的別號『早洩女巫』據說不是玩笑，每個男生對上她不到5分鐘就投降了。你自己

好自為之！」

「不會呀，我被妳們三個地獄式訓練過，一定可以遇神殺神的。」我撫著藝莉的小腹說，然後，卻突然發現了一件事「咦，藝莉醬，糟了，我忘了.....」

藝莉看我認真的神情，也收起了情侶間的輕挑說：「怎麼了？」

我抓住藝莉的肩頭：「出事了，我竟然忘記了那麼重要的事情.....！」

「是泚澄那邊嗎？」藝莉緊張地問「聽說她受傷了。」

「不不不，泚澄那邊還好，我剛才打了電話給她。」我急道。

「那到底是什麼事情？是學生議會那邊嗎？要跟小璇說嗎，咦，她又跑到哪裡去.....」

「不，也不是，伶馨那邊應該還沒有什麼動靜，她還沒有吃夠吧，你知道她那胃口，不管床上床下都.....來不及找她了，藝莉妳吃飽了嗎？快趕我來！我要趕回我的房間裡！」

藝莉「嗯」的應道，便被我牽著跑了起來。我們像亡命的戀人，在人群裡飛奔，秋夜的涼風撲打在我們的臉上，冷透了我們身上的汗。

我趕上升降機，回到宿舍的房間裡，用通行證打開了房間的門，開了燈，到處放著三個女生的衣服，略顯凌亂，無人的房間。

「怎麼了、到底.....呼.....」藝莉跑得氣喘，緊握著我的手。

「那邊，藝莉，你看，那邊.....」

我指向房間的角落。藝莉站直身子睜開眼睛：「那邊，那邊怎麼了.....丫！」

藝莉未有防備，被我推落床上。我幾乎是罪犯似的壓上去，對著藝莉的嘴巴一輪亂吻，握著她的美乳搓揉不停，藝莉先是嚇了一跳，驚慌地掙扎了半天，才意會過來，便撒嬌鏗著我的胸膛。

她先是裝生氣的不滿嘍著嘴，又忍不住傻笑，變成了極可愛的俏臉：「怎麼啦，哈，那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就是，我想藝莉醬想得到我快瘋了，剛才一抱住藝莉醬，我就硬了。這很重要呀，如果再憋下去真的會早洩，就不能滿足藝莉醬。」

藝莉淺笑著，小手探到我的褲檔，輕刮著我牛仔布上的硬塊，溫柔地說「也不用那麼急吧，我又不會跑掉.....」

「因為要趁小璇還在吃吃吃吃的時候甩掉她。不然照這種節奏，今晚又要4P了。」

群交去死！單挑最高！

「呀~小果好壞，這樣對自己的女朋友。」藝莉嚷道。

「我跟小璇從來沒有確定過關係呢，這吐槽攻擊無效。」

「那我不也沒有嗎……？」

藝莉爬起來，抱著我的肩頭，吻著我的嘴巴，幫我脫去了牛仔褲與皮帶，用手撫摸內褲的突起。

「我還以為藝莉醬早就默認了，後宮路線其實也不需要說得明顯吧。」

「是你們男人才有默認這回事，我們女生可不接受哦，想要就說嘛。」

藝莉咬著我的嘴唇，媚眼柔柔。我讓她跨坐在我身體上，藝莉沾了一天的汗氣，全身散發著令人迷醉的情慾，我說：

「えりちゃんのが好きだ。彼女になって欲しい。」

(我喜歡藝莉醬，好想你成為我的女朋友。)

「『好きです』どなれば良くなる，でも……いいよ。」

(用「好きです」會比較好。不過，好啲。)

我看著藝莉的櫻唇，一字一音吐出飽滿著蜜糖的句字。但世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你喜歡我，而我不是同性戀，而是我只聽得懂最後的「いいよ」。

「那就是可以的意思嗎？」

「嘻。」藝莉拉開我的內褲，套弄著我硬得輪廓分明的下體。笑著我的不明所以「今天晚上小果做什麼都可以喔，えりちゃんは……も濡れた。」

聽見這句話，我便再一次毫不保留的吻著藝莉。

因為這一次我聽明白了。藝莉醬剛說的一句日文是——

『藝莉醬已經濕透了。』

壹零 | Παννυχίς | 憑諾克剌斯 β

我的雙唇在藝莉的嘴上打轉，感受唇肉上的豐潤與溫柔。

藝莉的嘴唇是三人當中最好吻的。樂璇的沒那麼柔軟，森琪的比較薄。藝莉主動將舌頭伸進我的嘴裡，任由我品嚐她小舌尖。我的指頭沿著藝莉跨開的大腿間往上遊走，從光滑的大腿到裙下，拉開內褲，手指探下去，果然是一片濕涇。

「丫.....唔、咕.....啜、唔.....嘻，喜歡嗎，這樣的藝莉醬、丫.....」

我跟藝莉吻得難分難解，兩張嘴巴發出喘急的吻聲。藝莉挺直腰肢，像在鼓勵我的指尖，我便向下探去，摸到一抹粘熱的軟肉，我曲起手指，摳進蜜縫裡，沾滿愛液的肉壁竟然就開始微微收縮。藝莉抵受不住，放開了嘴巴，咬著下唇忍住淫叫。我摸著她滾熱的臉頰說：

「看來今天晚上藝莉醬會大解放呢。」

「哼.....人家想到這幾天，你都一定跟小璇與琪琪在做，就覺得不公平了。」

「所以藝莉醬這幾天腦裡都色色的事情嗎？」

「不告訴你，呀.....嗯、呼唔.....嗯.....」

我舐舔著藝莉敏感的腮邊，藝莉的腰肢便敏感的顫動起來。我一手按著蜜穴最前端的肉壁，一手托住藝莉的乳房，兩管齊下收割著藝莉的性慾。藝莉抱住我的後腦，喉間嬌嗔綿綿，但小手還是握住小莖，緩緩套弄，令期待以久的我不斷抽蓄，馬眼滲出大量的前列腺液。藝莉的眼神說不出的嫵媚：

「擘.....那麼就流了那麼多啦，會不會一下子就射了喔？」

「藝莉要嘗嘗看味道嗎？」

藝莉「噫」地推著我的肩膀說：「又在想奇怪的事情啦，我真的不懂，怎麼就那麼想我喝掉，你又不會有感覺.....」

「那就像，期望女友會心滿意足地吃掉親自製作的法國菜。」

「咧~不管你說得多優雅，那味道還是很奇怪、嗯.....丫呃.....」

既然談判破裂，我也沒打算再糾纏那麼一點情趣上，始終男女之間能做的事情還很多。我將藝莉抱到床上，繼續吻著藝莉頸邊的敏感帶，愛撫著她的乳肉與蜜穴，聽見藝莉瀕繁的淫哼。我便抓緊氣氛挺起陽具，撥開藝莉的內褲，逼切想要跟藝莉融為一體，豈料藝莉卻制止了我。

「讓人家先洗個澡嘛，跑了一整天，滿身都是味道、哎丫.....！怎麼.....」

這算什麼鬼理由，再拖下去，我連血液都要變成精液了。我壓在藝莉身上，藝莉卻堅持將我推開，我用快要哭出來的表情看著藝莉，藝莉卻笑說：

「沖一下身就好了，總之，抱我進去～」

藝莉張開雙手向我索抱，我便只好用真正的公主，把藝莉公主抱抱起來。藝莉環抱著我，低頭羞笑，我帶著勃起的陽具，步向窄小的浴室，在洗手盆前將藝莉放下來：「おひめちゃん，要不要順便鴛鴦戲水了？」

「什麼水？」藝莉困惑地說。

我忘記了藝莉只會很基本的成語，便捏著她的臀部：「bathroom sex。バスルームセックス。」

「才沒有這個詞。」藝莉笑說「不過，等我先.....再做吧。」

我聽不見藝莉在說什麼，只見她羞怯的嘴巴輕輕蠕動。藝莉逕自放下了馬桶蓋，坐上去後便低下頭來，手裡套動著我漲紅的下身，用緊張的眼光注視著對著她鼻子的龜頭：

「就是.....你不是想要我幫你.....嗎？我上次有幫你買漱口水.....」

咦？漱口水？有嗎？原來我的廁所裡有這種東西嗎？

「快點啦！到底是不是要啦！」

藝莉惱羞成怒，握緊我的硬物大嚷。我不禁用慈悲的微（淫）笑撫著藝莉的嘴唇，原來因為如此，她才堅持要進廁所。

「藝莉醬實在太會說謊了，都把我騙得團團轉。」

「人家本來就說，今晚要藝莉醬做什麼都可以.....又是你要人喝掉那個，卻又突然就想進入.....」

媽！好難捉摸呀！

「那麼.....藝莉醬，可以請妳張開嘴巴嗎？」

「大變態.....」藝莉抬眼看著我，然後像給醫生檢查喉嚨般張開嘴巴，發出一聲：「啊.....」

看著這不知道是天真還是玩笑還是淫蕩還是變態的舉動，我便急不及待，將粗硬的小莖放進了藝莉的嘴巴裡。藝莉「嗯」的一聲便含住了，這還是我第一次「插入」女生的口腔，那種難以言喻的征服感，加上藝莉開始吸啜的酸楚，令我全身像泡在熱水裡。藝莉的口技依舊溫柔，小嘴包裹著我的龜頭，舌尖一撥一撥，挑弄著我的前端。

「啜、啜.....咻——唔.....唔、嘖、嘖.....」

我抱著藝莉的髮梢，令藝莉吞沒得更深，嘴巴含著硬物會使唾液加速分泌，藝莉不斷吞嚥的動作，帶動著她柔軟的舌頭，摩擦著龜頭的下方，手腕也繼續旋轉，輕捋敏感的小莖，快感片刻轉化成射精前的尿意，我繼續鼓動著充血的海綿體。

「嘖、嘖～咕呼……唔……咻嘖、咻……」

藝莉啣得了一回便放開口，龜頭上沾滿了藝莉的香涎。她偏起臉頰，舐著我的莖側，又用手推開包皮，仔細地用舌尖劃過龜頭的凹處，吻著滲出體液的馬眼，漲紅的下體與藝莉的嬌赧互相輝映。藝莉吻得嘖嘖有聲，她捏著我的圓頂，帶著曖昧的笑容說：

「啣嘖、好漲呀……？嘻，忍了那麼久，一定很多吧……」

「如果真的太多太嗆，就還是吐出來吧。」

「其實是還好啦……唔、呼……嘖～咻、咕……嗯咻……」

藝莉帶著慾念的雙目，挽起下垂的咖啡色頭髮，伸出舌頭，再次將我的前端卷入嘴裡，頸際有致起伏，吞頭與嘴唇一邊含弄，配合手腕前後套動不停，令我的下身鼓脹到極致，興奮得突突亂跳。

「呼唔……咻—咻—咻—咻—咻—射的時候，記得先提我……嗯嘖……」

藝莉低垂著目光，不敢跟我對望，專心地對付我下體，只見暗赤色的龜頭在嘴唇間一進一出，馬眼便開始急劇酸痛。我捏著藝莉的臉頰向她示意，藝莉手腕便快速套拔，舌尖猛舐嘴裡的龜頭，滿溢的快感湧出馬眼，我扶住藝莉的後腦，挺前小莖，便在藝莉小嘴裡激烈射精了。

「唔！？咕——！！唔哼——！！！！哼……」

忍耐以久的我幾乎發射了十數下，藝莉的嘴角帶著得意的笑意，泡滿精液的嘴巴嗯嗯有聲，她小心地退後頸脖，雙頰微微鼓起，看見馬眼上還有一點滲出的白濁，也體貼地吻去了，然後便閉起眼睛，皺起眉頭，喉間咕嚕幾聲，吞沒了我的所有精華。藝莉吐著舌頭說：

「唔……最可怕的其實不是味道，而是那粘粘的感覺滑過喉嚨，咧……」

我打開洗手盤下的櫃子，果然有新買未開封的漱口水。藝莉接過，表情像是生病的小孩子喝完了苦澀的藥水，在洗手盆前用漱口水漱著口，再用清水沖刷，確保口中不會殘留腥氣。

我用毛巾抹著藝莉的嘴角，她靠在洗手台前，幽幽看著我說：「我從沒想過有天會幫男生吞掉呢……」

「試過一次之後，第二次就會變得輕鬆。」我感激地吻著充滿薄荷味的小嘴。

「哪有第二次呀，我只說了『今天晚上做什麼也可以』，沒說以後也可以呀。」

「那顏射可以嗎？」我笑著問。

「不要！」藝莉用手掌拍打我的臉「怎麼你們男生老是在想這種事情！」

「因為總要是射出來的嘛。」我說出這鐵一般的事實。

藝莉聽見這句話，便把玩起我仍然挺緊，抵著她小腹的陽具，輕聲說：「那怎麼就一定要射在臉上或是嘴裡，明明就應該射在……」

說到一半她自己卻說不下去了，我立刻追問：「所以要射在那裡了？」

結果便又是粉拳亂揮的一輪羞惱，我繼續愛撫藝莉的身軀，脫去了她的長裙與內褲，準備下一回合，我問：「藝莉醬還是要先洗澡嗎？」

藝莉卻抱著我柔聲說：「反正還會是弄髒嘛，等一下再洗就好……」

喂，本來我真的打算好好教妳什麼叫「鴛鴦戲水」呀。

壹零 | Παννυχίς | 憑諾克剌斯 γ

我抱著藝莉擁吻起來，讓她坐在洗手台上。還好我房間的洗手台是連櫃子的設計，能夠承托藝莉的身體。我趨前小莖，張開藝莉的雙腿，便立刻觸碰到藝莉穴唇上的愛液，令我射精後的聖人模式一掃而空。我握著下身，用龜頭摩擦粉紅色的唇邊，藝莉報以求饒的神色。

「丫.....不要欺負藝莉醬嘛.....丫、丫.....那裡會、呼、啊.....」

我故意拭壓著藝莉的外陰，小肉蕾隨著藝莉的哀吟而勃起，挺立的小豆被陰莖摩擦著，瀝瀝的愛液沾滿我的龜頭，強烈的快感令藝莉苦苦嬌吟，十指陷進我的背項，叫道：

「はやく入れて.....嗯.....」

「什麼？聽不懂。」我耍壞的盯著藝莉那苦澀的臉。

「不是說想人家都想得瘋了嗎，快點啦.....呀丫.....」

「快點什麼？我不懂日語哦。」

「唔~~~~~」藝莉敲著我的肩膀，不情願的鼓起臉頰「那個，快點，啦.....」

我掀起藝莉的小背心，吻著她可愛地噉起的櫻唇，握住胸罩裡的美乳說：「藝莉醬才是最想要的吧，小藝莉都濕成這樣了，胸部也漲鼓鼓的.....」

「不要說啦.....哈、唔呀那裡.....」藝莉呵著氣，如春暖的微風，屁股開始扭動起來，渴求陰蒂被觸弄的愉悅「快、快點.....插進來.....」

「嗯.....？」我解開藝莉的胸罩，搓著久別重逢的乳肉。「太小聲了，聽不見。」

「嗚~~~~」藝莉醬緊閉著眼，雙頰紅得似血，突然自暴自棄的吼叫「插進來啦！嗚.....就只會欺負我！快插人家啦！藝莉醬好想要好想要！快插我啦！快用雞雞插小藝莉啦！呢丫——！！丫、唔.....嗚.....」

看著藝莉竟然歇斯底里了，我便又憐惜又好笑，立刻恭敬不如從命，一桿到底，藝莉銷魂的浪叫一聲，淫熟的肉穴緊包著我的下身。她卻伏在我的肩膀上嗚咽著，是真真正正流著眼淚的嗚咽，我親著她的淚痕，失笑說：「插進去了喔，小藝莉現在舒服了嗎？」

「不知道啦！嗚.....人家為了你們去做間諜！又演戲又要裝著順從那死鹿儀！又害怕被識破！整整三天都沒有跟其他人說過一句話！跑了一整天腿都軟了啦！人家好想你啦！嗚嗚嗚嗚嗚嗚哭哭哭~~~把人家當成什麼了啦！我都已經不是正室了！還要射得我滿嘴都是精液！還要人家幫你吞精！還這樣那樣！我好想要啦！超想要啦！插我啦！插死我啦！插藝莉的小穴穴啦！再不來人家就要自慰了啦！還欺負我！去死啦！不舒服啦！才不要你的雞雞啦！以後都不給你了啦！你去插小璇插琪琪插鹿儀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死她們啦！就不要插都濕了大半個小時！還乖乖幫你舔雞雞，幫你吞精的藝莉醬啦！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2015年，使徒來襲！藝莉醬——暴走！？

我想忍住不笑，但還是哈哈哈哈哈地笑了。藝莉抽著鼻頭，雙手像搖滾樂隊的鼓手般拍打著我，我抹著她滿眼的淚水，用我生平（包括對樂璇在內）最溫柔的態度吻著藝莉。藝莉又打又拍的，好一回兒才冷靜下來，我哄著她說：「那現在可以動了嗎？我想要藝莉醬的小穴喔，藝莉的小穴好緊好舒服，插在裡面雞雞好癢，好想動，可以嗎？藝莉公主？」

「隨便你啦，哼.....」

藝莉靠在我的肩上，不讓我看她的臉，但雙手卻緊抱著我。我便抬起她的臀部，搓揉著一對絕妙的巨乳，開始挺前腰肢輕輕抽送，肉穴的愛液跟淚水一樣滂沱成災，隨著我的抽送而收縮，我的耳邊傳來藝莉的嬌嗚。

「嗯.....唔.....呀.....死小果.....哼.....嗯.....呀丫、丫啊——呀丫~」

趁藝莉腰身都軟了，我便捧著藝莉一塌糊塗，又是淚痕又是潮紅的臉。她配合我的動作，腰間前後擺動，讓小莖能夠擦過她每一寸的肉壁，我吻著她的額頭，再問了一次：「這樣小藝莉喜歡嗎？」

「嗯、哼.....只會、丫.....頂到啦.....不要一直頂嘛、丫好喜歡.....」

我跟藝莉相視而笑，嘴唇再一次纏綿，就像我們第一次認識，第一次做愛，第一次到藝莉的房間裡，藝莉緊抱著我，似乎不是我在抽插，而是小穴套弄著著陽具。我脫掉掛在藝莉脖子上的小背心與胸罩。藝莉的頸間胸口都被情慾染紅一片，我握住一對飽滿的乳肉，配合下身的節奏握弄起來。

「嗯呀、小果的那個.....丫~！丫啊哎丫~」

我捧著雙乳，姆指在淡紅色的乳頭上輕按，軟軟的乳輪很快便充血了，正當我想低頭吸吮。藝莉卻緊貼著住我的身軀，雙腿像螃蟹似的緊箍著我，令我除了抽插之外動彈不得，她修長的眼睫毛下是昏沉的視線，我感受到藝莉的腰間開始顫抖，花心也開始收縮，我說；「小藝莉來得好快喔.....」

「唔~ ~ ~ 都是你啦、快負責——咿丫.....だめた...呀、呀——！！！」

我抬起藝莉的雙腿，讓她的身體稍稍傾斜，蜜洞便能張開承接我的突刺，她也能背靠在鏡子上，放鬆身體裡享受釋放快感。我摸著柔軟豐滿的雙乳，藝莉的外陰流滿了泛白的淫水，我倆相接的下身傳來粘液攪混，然後又分開的水聲。

「啊——！！ 嗯.....哎丫哎丫小藝莉、要呼、要壞掉了.....丫呢不行啦.....」

藝莉她咬著下唇，閉起雙眼，雙腿緊閉，胸口窒息似的起伏，臉頰耳腮都紅了。我用龜頭頂向她的花心，令淫穴不斷痙攣，我剎那精關鬆動，我的食指在藝莉的嘴唇上遊走，逗著她說：

「小藝莉要老公射精進去嗎？想要就說喔.....」

藝莉皺頭緊皺，面臨決堤的滾熱小穴抽搐不停，咬起我的指頭說：「嗚.....要啦.....小藝莉要老公射進去、射進去嘛.....」藝莉醬淫語調校完成度UP！我雙手撐在鏡子上，將全身的血液泵向小莖，挺起硬得酸痛的下體，對準收縮的小藝莉花心，再次連射出洶湧的精液，燙得藝莉花枝亂顛。藝莉咬緊牙關緊抱著我，陰核下方的尿孔竟然濺出了潮水。

「老公！呀～丫丫丫——！哎呃啊啊啊啊啊啊！」

我抱著快要昏厥過去的藝莉，讓她伏在我的肩上。我依戀地吻著她疲勞又陶醉的粉臉，她有氣無力地打著我，嗔道：

「死小果……把人家弄成這樣，我家裡的人知道我在說這種低俗的話，一定會派人來抓我回去。」

「哎，我以為藝莉醬要責怪我把妳弄得潮吹了。」

「咦……」藝莉低頭看著自己的班駁狼藉下身，眯起了眼睛似不禁相信「這就是……潮吹嗎？我以為是尿尿了，我們也沒做什麼吧……」

「因為這才是真正的藝莉醬呀，又好色又敏感……」

「哪有啦！」藝莉嚷道「明明就是你一直要人說些奇怪的說，扶我下來嘛，腿都軟了……」

我扶起雙腿因過高潮時過度繃緊的藝莉，握著她的手來到花灑下方，她用毛巾捂住從下體流出的精液，說：「好變態又潮吹又被射進來又那個的……」

「藝莉醬是在說吞精嗎？」

「不準說！那聽起來就是很變態……」

「可是剛才藝莉醬說了好幾次吧。」

「那是你故意弄人家，人家才會……！哼！」

我開啟花灑，調好了水溫，沙沙的水聲升起了軟軟的熱氣，我們在窄小的浴室裡緊貼著對方，我雙手沾了茉莉花香的淋浴泡沫，然後塗抹著藝莉白嫩的身軀，間或不經意地碰到她的外陰與乳頭，她便「嗯」的身子一震：「老是在亂摸啦……嗯啾……」藝莉也不甘示弱，也在我的身體上抹著淋浴乳，化學合成的幽香隨意水蒸氣而騰雲駕霧，我倆一邊接吻，一邊在水花裡愛撫對方柔滑的身軀。

「藝莉醬的身體好可愛好漂亮哦，尤其這裡……」

「呀……嗯……丫……」

熱水刺激血液流動，令藝莉的身體泛著霞氣似的暈紅，一對乳尖也顯得格外鮮豔，我搓揉著滑溜溜的軟乳，豐實的乳肉上流淌著溫熱的水流。我十指握弄不停，又低下頭，吸吮掛著水珠的乳尖，藝莉的身子便立刻軟了，搭著我的肩膀，讓快感沖洗著她意猶未盡的身軀。我的陽具再次勃起，藝莉便握在她手中輕輕撫摸。

「怎麼還硬著啦……明明小藝莉裡面還在流著那麼多的……」

我將藝莉推向白瓷牆上，撥弄她的乳首，然後探到她仍然微張的桃源，那裡滴著溫熱的泉水，不知道那是就純粹的清水，愛液，還是……

「藝莉的小穴裡面，有好多什麼.....？」我咬著她的耳朵，雙指摳進了淫穴裡。

「唔～～精液.....老公的精液.....呀、嗯.....好癢.....」藝莉緊握著我的下身回答，小手有意無意的捋著。

「藝莉醬還想要嗎？」

「因為一直被老公亂摸，又一直逼人家說奇怪的話.....」藝莉搔著我的龜頭。

「現在藝莉醬握住老公的什麼？」我用催眠似的語氣在藝莉耳邊說。

「雞雞.....」藝莉像參加問答遊戲的孩子般說了。

「那藝莉醬想老公插進去嗎？插藝莉的哪裡呀.....？」

「想要，小穴想要，插藝莉的小穴嘛，小穴還想要.....」

我要藝莉轉過身，從後抱著她，用流水洗淨她身上的泡沫，我說：「然後呢，插進小穴裡之後呢？藝莉醬最喜歡老公怎麼做了.....」

「射精.....丫！！好變態呀！我怎會說這種話啦.....」

我抬起藝莉的屁股，藝莉撐在洗手台上，上半身30度的向前傾，雙腿微微分開，我調整位置，龜頭對準晶亮的肉穴，便向前突入，藝莉的身體裡比熱水還要溫暖，那無形的潮熱，好像隨著愛液滲進了堅硬的小莖裡。

「呀丫！！頭會暈啦.....呀、不要、丫哈啊呀！」

我穩好馬步，緊貼著藝莉的身軀，賣力戳插窄嫩的小穴，再次被刺激的花心令藝莉浪叫連翩，蜜穴分泌出脈脈的淫水，傳來不知道是沐浴露還是天然散發的綺香。

「呃、丫、好深、死老公.....你的那個，頂死人了啦.....啊、啊、不要——」

「那個又是什麼？」我握著藝莉拋動的乳房，低頭吸啜著她的頸脖。

「.....龜頭，嗚.....真的不要再說啦，藝莉醬真的不行啦.....嗚.....呃、丫」

我看藝莉二號機的同步率又開始失控了，便趕快緊抱著藝莉，下身先放慢了速度，在她耳邊說：

「好啦好啦，是我不好。但藝莉醬說淫語的時候真的太可愛了。」

「怎麼會，明明就只是變態.....」

「但像小璇那天生的變態，就沒有這種可愛了。這是只有藝莉醬才有的可愛。」

其實應該是只有樂璇才沒有的可愛。但.....算了，女人是只會聽謊言的動物。

「哼.....才不是啦、呀.....老公.....不要碰人家的、呀、小豆豆.....呃、丫 - ！」

我說完了情話，便繼續作戰。我的腰間也開始酸痛，只好加快進度，在藝莉的小蕾上輕按，握住滴水的巨乳賣力抽送，藝莉也順從的提起了屁股，讓我毫不費力就能抵達盡頭。我挺著龜頭，在緩緩收縮的花心打圈，藝莉全身戰抖，不住喘氣「哈、呼.....不要這樣.....丫、嗯呃呀.....藝莉會壞掉啦... ..嗯.....」

浴室的溫熱與香氣令我倆的交合如痴如醉，藝莉被我弄得小舌微吐，我緊捏著藝莉柔軟的雙乳，探頭跟她深吻，我們的舌頭，身體，性器也緊緊立纏，彷彿融為一體，我忽爾覺得龜頭上開始酸麻，滾燙的精液再次整裝待發。藝莉扭動蛇腰，小穴開始再次升溫「啦、唔、呀、丫.....快點、快點射啦老公.....藝莉醬快、丫、快撐不住了、呀、小穴.....好脹、丫！啊丫！」

「藝莉醬自己說了，那老公要射精，射進藝莉的小穴裡.....」我穩住腳步，緊握著藝莉的腰身，借勢加速抽送，藝莉弓起小腹，連大腿都開始抽蓄，準備再次迎接高潮，泉湧的愛液沖走了藝莉腿間的熱水，藝莉回答我說：

「嗯.....射嘛，老公，射精嘛、丫！！小穴要老公的精液.....」

我下身戰抖，握住藝莉沉甸甸的乳肉，忍受著住眼前閃爍的白光，將濃郁的精華射進藝莉彷彿火燒，卻又無比柔軟的淫穴裡，藝莉下身震抖，吐著舌頭亂叫，肉壁猛烈收縮，又潮噴了幾縷騷水，前所未有的激烈高潮。

「老公！！小穴、藝莉醬的小穴好熱呀！！！！哈、呀、—！！呀丫丫丫丫丫丫丫」

我抱起像全身都斷了筋骨，只管喘息的藝莉，要不是我抱住她的身體，她連站都站不穩，要滑倒在浴室裡了。我在馬桶上坐下來，然後讓藝莉坐在我的大腿上，昏靠在我的懷裡。我用花灑澆著她的身體，再一次仔細的清洗著。

藝莉放空了好一回才恢復意識，她依偎著我，陰道裡流出綿綿的白濁，她使用手指沾起來，再惡作劇般沾到我的胸前，虛弱的笑說：

「呼.....真的連走路都無力了。怎麼會高潮成這個樣子。」

「就說了藝莉醬今天晚上會大解放嘛，藝莉醬以後都這樣吧，好可愛喔。」

「不要~如果每一次都這樣，很快就變得不可愛了。」

我取來了大毛巾，抹乾我們的身體，再用毛巾包裹著藝莉，將她公主抱回我的床上去。這時候，窗外突然爆發出耀眼的小型煙火，照亮了一片黑暗的房間，藝莉著迷地看著五光十色的火花，瞳孔裡的倒影一個又一個的星系。

「藝莉醬.....？」

「嘻，我想家了。」藝莉靠在我的肩上說「這個城市雖然大節日也會有煙花，但我覺得，還是比不上日本的花火，尤其夏天的各種祭典.....」

「那什麼時候我們能一起到日本去，順便拜見你的父親大人。」

「當然就是體操隊參加青年賽的時候！」藝莉注視我，眼神像能夠驅散一切的黑暗「小果，雖然現在不太樂觀，但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到日本去。一定要！就像我們只有四個人，Maple Speed同樣能得第一名，我們要以體操隊的身份，跟小璇，琪琪，泚澄，花姐，所有人，一起取得比賽資格，到日本去參加青年賽。」

看著藝莉不下煙火般璀璨那氣魄，想到她是躲著父親，背叛了啦啦隊而留在我（們）身邊，我便頓覺莫名感動。

「嗯，一定。我是妳們的負責人，妳們想要的，我一定會做到。」

「真的嗎，要求什麼也可以嗎？」藝莉突然兩眼發亮。

「呃，例如.....？」

「以後不可以再強逼我說那些變態的詞語！」藝莉醬指著我鼻尖說。

「不行，不答應，淫語play的藝莉醬是最性感的。」

「丫！又說了什麼都可以，騙人！」

「那.....如果只是保留一個詞，那可以嗎？」

「什麼？」

「吞精。以後只要說這個就可以了。」

「唔~~~~不要！」

「快跟我說一次：『老公，藝莉醬今天想吞精喔~』」

「不要！我才不會說這種話。」

「可是剛才高潮的時候，藝莉醬明明說得很流利呀，又小穴又射精.....」

「高潮是特殊狀態啦！我現在又不是在高潮。」

「吞精。快說。」

「不要。」

「吞~~~~~精。」

「不要。」

「吞~精~」

「不要。」

「吞精吞精吞精吞精吞精吞精吞精吞精！」

「不不不不不要！哼！」

「藝莉醬學會吞精了，藝莉醬幫我吞精了，藝莉醬第一次的吞精獻給我了。為了讓藝莉醬吞精，我在藝莉醬的嘴巴裡射了好多精液，然後藝莉醬咕嚕幾聲就吞精了……」

「丫呀！小果你這個大變態！再說下次就不幫你吞——」

啪！我房間的電燈突然亮了，

我跟藝莉醬回頭一望，呃呀，我心裡慘叫一聲，而藝莉也躲到了我的身後。

是拿著啤酒瓶，已經喝得滿臉通紅的樂璇。

除了手上的那一瓶，她手上還拿著兩大袋的罐裝啤酒。雖然我知道她酒量很好，但滿臉通紅得像惡魔的她，實在令我覺得很不安。而跟在她身後的，是臉上也有醉意的森琪，她懷中捧著一大堆零食。

「嘩哈哈哈哈哈妳們果然在是通姦！好啦這次沒有藝莉醬，我們體操隊就拿不到第一，今天晚上小果就讓給妳吧，對了，你們剛才拉拉扯扯的在說什麼，吞什麼的……」

「沒有！絕對沒有！小璇你聽錯了！」藝莉急道。

「是嗎……好吧，那不重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小果！藝莉醬！體操隊大獲全勝慶功宴要開始啦！今天晚上要不醉無歸！誰不喝醉就不準做愛！！小果！快喝！！」

「咕——！！喂妳不要亂灌人喝酒！」我推向突然塞到嘴裡的酒瓶。

「小、小璇，啤酒跑出來了！」森琪從後檢起被樂璇隨手丟在地上，到處亂滾的罐裝啤酒。

「不要把啤酒灑出來！沾到衣服與被單的那味道很難去掉的！丫呀？咕——！」

「說什麼藝莉醬！這是懲罰妳偷跑跟小果做愛，快說！做了多少次，用什麼體位，射在哪裡了！」

我抱開對藝莉灌酒，大聲叫嚷著各種胡言亂語的樂璇。

唉。繼藝莉二號機之後，最具殺傷力的人型兵器初號機也暴走了。

「妳這副樣子還想做愛？血液加速會令頭痛加劇呀。」

樂璇抓著我胸前的衣服：「嗚.....小果只跟藝莉醬做，不跟我做，偏心.....」

她真的醉了。如果是平常，一定先騎在我身上，脫了我的褲子再說。我撫著她的頭髮：「快睡吧。我可不想做到一半妳又會想吐。」

「那明天跟我做，做一整天，你跟藝莉醬做過的，我也要做一次.....」樂璇閉上眼靜呢喃著說。

「好好好，明天再說。」

「要中出的，要射進去，射好多進去，全部射進小穴穴裡.....嗯，小果，大家好厲害，第一名了，要做愛呀，做愛慶祝，小果，我喜歡你，嗯，哼、呼、呼.....」

樂璇前言不對後語，說著夢話就打起鼻鼾來。我抱著她直到她睡安穩了，便攤開她的身體，然後幫她蓋好被子。我站起來，看地滿地的酒瓶，酒樽，便呼了口氣，雖然我沒有樂璇喝得那麼誇張，但身體裡的酒精也始終未能消化。我帶著疲乏無力的身軀，用大垃圾袋收拾起地上的瓶罐。

我步進廁所，嗚嘩，果然是令人作嘔的味道，為免明天早上醒來藝莉會瘋掉，我使用清潔劑至少清潔了馬桶與周圍的穢物，也抹了不少漂白水，然後關上廁所的門，開了抽氣扇，期望明天氣味就會散去。微醺的我握起盛載著啤酒瓶罐，離開翳悶的房間，打算將它們丟到大型回收店去，順便讓夜風吹散酒氣。

我步進校園，秋日祭結束了，相比白天的熱鬧，周遭顯得格外的寧靜，連風也變得特別的清冷，讓我昏沉的意識清晰了不少，到處還有人在收拾著攤位，也有不少像樂璇一樣，到處在歡鬧，喝酒，延續祭典的慶致。

我來到大型垃圾回收站，將大垃圾袋塞進去，剎那感受到節日結束後回饋的落寞，天色清澈，光害不算嚴重的大學夜空，仔細看還得看得特別明亮的星星。這時候，我便聽到一陣我非常熟悉的聲音。

滾軸溜冰鞋的滑輪。

萬籟幽微的晚上，滑輪在石面上來回劃動的聲音特別清脆，像某種粗糙的氣流。我信步朝著聲音走去，是花式滑步隊的人還在練習嗎？還是純粹的愛好者？還是看見今天在Maple Speed大顯神威的滾軸溜冰鞋，便立刻趨之若鶩？

我繞過步道，來到一個小小的圓型廣場。

廣場上，有一位穿著深藍色毛衣外套，輕便米色短裙長髮女生，正穿著滾軸溜冰鞋，沿著圓周的軌跡滑走。她的步伐很是生硬，眼看只是循著滑輪的慣性，感受不用雙腿移動的輕快。

她的身影流動，直到我看見了她的臉。

竟然是伶馨。

因為她戴著粗框眼鏡，也只是撲了點粉底，我看了她半秒，又再看看她的身材。才確定她就是那美麗高雅的學生議會主席。

她看見了，便停下步來，只是隨便地說了一聲：「嗨。」

半夜看到一個女生，獨自在無人的空地上玩滾軸溜冰，這本來就讓人不知道該說什麼。而且又是她，我更是無法想出任何應對的說話。

「喂，接著。」

她卻徑自走到廣場旁邊，檢起地上的某個物事，丟向我。

那東西落在我的懷裡，卻竟然是另一對滾軸溜冰鞋。

「陪我玩一會吧。」伶馨微笑著說。

夜裡的她跟白天感覺有點差距，多了幾份洗盡鉛華的憩靜，像是宮廷園林裡流著泉水的大理石像。

「我以為學生議會要忙著收拾場地。」我說。

「我是主席嘛，又是女生。最擅長就是吩咐別人。」她回答。

我仍然無法完全理解當下的情景，但故且穿起了滾軸溜冰鞋，她便滿意地笑得更甜，然後奔走起來。我跟在她的身邊，伴隨著她的軌跡移動。她心不在焉地說：

「你們今天玩這個玩得好帥好漂亮，令我也不禁向花式滑步隊借了兩對鞋，可是單排的太難用了。我還是由基本學起吧。」

滾軸溜冰鞋有分成雙排與單排，就好比三輪車與單車。我這才看到，原來伶馨穿著的，是較低難度的雙排，而我則是森瑤使用的那種單排。

我看著她的側影，夜風在毛衣與長裙上吹出了皺紋。我問：「妳.....是討厭我們嗎？」

伶馨沒有立刻回答，隨著遊走擺動雙手，片刻才說：「你們就一定要跟學生議會作對嗎？一定要從學生議會獨立出去嗎？」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我也不清楚。我只是追隨著樂璇，而整件事的感覺，就是孩子要脫離她的家人，這不能說是對錯的問題，而是願望的問題。

「那妳呢？難道對身為主席的妳來說，我們運動員想要在自己的國度裡，有更大的自主權，這樣有錯嗎？」

「嗯哼。」伶馨彷彿早已了然於心的點頭「獨立有錯嗎？自由有錯嗎？叛逆體制，追求自決，有錯嗎？因為一己的意志，而破壞制度傳統，有錯嗎？——這是人類歷史上永遠無法解答的兩難喔。」

是嗎。原來，我跟幾位女生的肉體情愛，是人類文明的大難題呀？

那麼，我的答案，就只有一個。

「因為，我愛她們。我愛她們為了自己的夢想，去交付生命與意志。我愛與她們經歷的這些日子。」

「『她們』？喂，一個男生公然說自己有後宮，會成為人民公敵哦。」

「她們沒問題就好了。」

「嘿，好性福的人生，簡直像甜故的情節了。」伶馨意味深長地笑了「愛是最大權利。很不錯的答案。」

「妳不是也穿上了溜冰鞋？妳應該能明白，當妳開始運動，便能得到有別於日常的生命感。妳看。」

我刻意奔走得更快，超越了踩著雙排的伶馨。

「喂，你不要跑那麼快啦。」

「追趕——這就是體育的基本意義。」我說「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世界記錄被不斷打破，我們為之驚嘆。這是人類最基本的渴望，突破自身與世界的限制，追趕未知的極限，不是嗎？」

我好像聽說過，你說話的內容，會隨著說話的對象而改變。因為散發著睿智的伶馨，我竟然也說了這種智性的話語——當然也可能只是與藝莉過激昇天後的聖人模式。

「我、我……」伶馨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看吧，這就是那種感覺。主席大人，雖然我不知道妳……」

「哎呀！」

我身後突然喀咯一聲，回頭一望，伶馨卻摔倒在地上，雙手撐著側臥的身體，氣喘不住。我驟然一驚，急忙回頭。我本來就只是想拋離她一點點，讓她體會運動的樂趣，我沒想到要欺負她或是要她難受。

我跪在她面前，只見她低著頭，全身震抖，張嘴不斷吸氣，看來有點異樣，我說：「伶馨？妳...還好嗎？」

伶馨慌張地將手伸進裙袋裡，抽出一個銀色的L狀物事，然後將下方突出的部份塞進嘴裡，按下頂端的按鈕，便發出了「伏嗖」的聲音。

那是哮喘病人常用的類固醇噴劑。

我扶著她的肩頭，她用完藥以後，便大口吸氣，平復著呼吸。

「我累了，幫我脫掉滾軸溜冰鞋。」她用單薄的語氣說。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我來做，但我還是幫她解開滾軸溜冰鞋的魔術貼，脫下兩隻沉重的器具，露出了穿著黑色短襪的足裸。

「伶馨，難道妳的身體……」我瞧著她虛弱的淺笑。

「是遺傳性氣管機能失調，哮喘只是併發症之一。我不能做任何令肺部有負擔的運動，連做愛也只能慢慢地做，如果要用我來當性幻想對象，請不要想象騎乘位，那我真的做不到。」

她用精緻的嘴唇，說著這別開生面的自我介紹。

「我突然覺妳有點像小璇……」我說。

「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這種騙女孩的方法可不行呀。」她調整側坐在地上，理好亂了的頭髮，按摩著腳踝。

「只是她比你白痴得多，變態得多。」

「而你愛她也絕對更多，是吧。」

她是舞台劇演員嗎？為什麼每一句話都可以不落俗套地接下去？

伶馨抓住我的手臂，身體慢慢靠過來，我又聞到了獨特的香水氣息，她活動身體之後，汗氣揮散起來，令人連腦袋都軟了。

「怎麼樣，妳女朋友知道我跟你接過吻以後，有懲罰你嗎？生殖能力還健全嗎？」

「托你的福，我們贏了第一名，她太高興喝得爛醉了。」

「那我們再親密一點的話，你也不會有生命危險，是吧？」

「我不會因為妳的獻身，就放棄體育部與體操隊。」

「抱歉，我不覺得自己的身體那麼廉價，我只會用來交換我自己的歡愉。」伶馨啾啾細說「怎麼樣？你要吻我嗎？吻還是不吻？That is a question.」

伶馨的嘴角再次靠上來，搭著我的肩膀。是的，她的確有點像樂璇，都有著對世界的獨特演繹方式。不過，不一樣的是樂璇會你知道她哪時是惡作劇、哪時是騙人，甚至妳對不滿她戲弄妳也沒所謂；但伶馨不一樣，我看著她漆黑如穹蒼夏夜的雙瞳，卻完全無法解讀任何的善與惡。

「唔、呼……咳、咳咳——！」

正當我的嘴唇與她再次靠近，即將要相接之際，她卻突然劇烈咳嗽起來，然後猛力將我推開。

對了，我記得上一次在體育館裡，正當我想更進一步之際，她也是以同樣的方式制止了我。我回想起她格外沉重的深呼吸。

「沒事吧？伶馨？妳到底還好嗎，妳的身體狀況是否.....不太好？」

「沒事。咳咳！呼～」她睜了睜咳出了淚水的雙眼，用力深呼吸「無論如何，這是我的身體。」

她扶著我站起來，我陪她來到廣場旁邊，她便彎身穿起了鞋子。她接過我脫下來交還的滾軸溜冰鞋，笑說：「那至少你就不用向樂璇懺悔了。」

我心裡莫名難過。但不是因為這神一般的美女，也不是來到我嘴邊又無法吃下的難過，而是因為伶馨她此刻顯得如此痛苦的身體缺陷。

如果，自己的身體就是極限的牢獄。

我們離開了小廣場，伶馨走在我的前方，我們在某個路口分別，臨別之際，她說：

「『人類最基本的渴望』。感謝你告訴我這句話。但只要你堅持體育組要獨立，而我仍然一天是學生議會的主席，我和你，以及你的諸位愛侶，也仍然是敵人。」

「有妳成為我的敵人，是我的榮幸。」我誠懇地說。

「我回答你之前的問題吧，」伶馨指著嘴巴說「我並不討厭你們，但我也不會隨便放輕我身為學生議會主席的責任。所以呢？你討厭我嗎？小果，那要吻別嗎？我肯定這不會有任何併發症。」

「我仍然搞不懂，」我誠實地說「我不對我否應該要.....跟妳親近。」

「那麼，」伶馨對我報以美麗的微笑，踱起步離開，邊走邊說「到你明白了以後，再來吻我吧。」

壹零 | Παννυχίς | 憑諾克剎斯 完

壹壹 | Σκίρων | 斯喀翁 α

壹壹 | Σκίρων | 斯喀翁

「不好意思。我們這是體操隊，所以.....呼拉圈不是競賽項目之一。」

我姐對眼前抱著呼拉圈的女同學說。那女生的臉剎那就冷了，似乎本來以為我姐會稱讚她的呼拉圈表演。

「我還會有氧體操，我有看鄭金燕，所以學了不少，瑜伽的話，我也學一點，所以——」

「不好意思，我們今天的甄選到此結束。同學妳可以先回去了。」

我領著那個茫然不知所措的女生，離開了運動場，她抱著呼拉圈仍然搞不清楚狀況。然後我回到體育館裡，問：「今天的也全部不行嗎？」

「呀~~~~~」花姐像要發瘋似的怒叫，將新人登記表跟甄選評分表都塞給我。「她們以體操隊是什麼呀！？馬戲團嗎？武術隊嗎！？什麼呼拉圈，什麼瑜伽！？連會什麼泰式人妖拳法的也來面試！而且跳有氧體操的謝多燕！不是鄭金燕呀！現在的女生是白痴嗎！？」

自從Maple Speed之後，體操隊的人氣急劇攀升，因此來面試加入的人也可以說是蜂擁而至，但來的人多，真的懂得體操的人，卻一個也沒有。

但泰式人妖拳法到底是什麼？姐，妳確認那一個是女生嗎？

「呀呀呀呀呀呀！煩死了！泚澄怎麼突然跑掉啦！呀呀呀呀呀呀呀女人好煩呀！」

我看著我姐小背心下雄偉的雙峰，這句話實在太有說服力了。

「我要去洗個澡！煩死了！」

我姐用手扇著臉，一臉惆悵地往走道那邊去了。

樂璇過來挽著我的手：「剛才那個呼拉圈女生不行嗎？我看她胸部蠻大，應該很符合你的口味呀，而且腿也很長.....」

「我已經懶得打妳了，妳自己好好檢討吧。」我說「我們還有不到一個半月就要比賽，沒時間訓練新人。如果再找不到替代泚澄的成員，妳們就只能以個人名義參賽，學生議會就有理由不發補助，更不能背負體育部的名義了。」

體操隊如果能夠得到日本青年賽的參賽資格，加上極高的人氣，那對體育部從學生議會獨立的計劃，一定會有顯著的推動力，

「是嗎這樣.....? 嗯, 好想让澄能夠回來, 她卻又受傷了.....」

樂璇咬著指頭, 亮晶晶的雙眼瞧著我, 似乎很擔憂。

我摸摸好她的頭髮安慰她說: 「我會想辦法的, 一定能讓體操隊浩浩盪盪的出賽。」

「嗚, 我想趁天氣還沒有冷下來, 一起去海邊穿比基尼游泳呀.....」

「原來妳是在擔心這個呀! ?」

「丫~小果~~~~」樂璇揮動著我手臂央求「快點把澄澄拉回來呀, 我要去海邊! 我要穿Bikini~ Bikini~ Bikini~」

「這什麼理由? 平常也可以穿呀!」

樂璇卻突然抱住我, 在我耳邊色誘似的說:

「我買了好性感的比堅尼喔~還有藝莉, 還有森琪, 你不要看嗎, 陽光與海灘, 然後我們就一起嘿嘿嘿, 準備勃起了嗎!」

意志力呀! 不能中了這妖女的計策! 不要幻想! 不要幻想藝莉穿著比基尼在海灘上奔跑! 不要幻想31E雙乳包裹在三角布裡! 不要幻想藝莉的乳搖! 不要幻想全身濕透藝莉緊抱著我! 不想幻想在海灘上捉到森琪, 拉開她下身單薄的布料就插進去!!!

「硬了喔~嘿嘿嘿~」樂璇伸著舌頭在我身上亂摸。「隊長命令! 在天氣變冷之前, 立刻把让澄帶回來!!!」

「就算你這樣說。」我抓住樂璇的雙手讓她不能亂來「我又有什麼方法能把她找回來。」

「我知道現在让澄在哪一間醫院哪一間病房裡, 會有幫助嗎.....?」

我跟樂璇望向身邊, 說話竟然是森琪。

樂璇驚訝說: 「咦? 澄澄進醫院了! ?小果你不是說她只是扭傷了嗎?」

Maple

Speed結束後, 我曾經打電話慰問让澄, 她說只是一般扭傷。只要包紮靜養就沒有問題了。

「我也不太清楚。」森琪回答「因為我知道森瑤認識水泳隊的成員, 便隨口拜託她問問让澄的近況。結果她真的問到了, 也給了我地點, 所以.....!」

「所以!」樂璇甩開我, 牽起森琪的雙手「我們就去探病! 順便把澄澄搶回來吧! 澄澄奪還戰! GO!!!!!!!」

所以這次是Hospital Speed了嗎?

Ω

「我有想過去跟父親說，老實跟他交代我正在練體操，但金錢上有點困難，麻煩他給我們一點資助費.....」

前往公立醫院的公車裡，捧著鮮花的藝莉，坐在我身邊跟我說。

藝莉雖然是世界級的富家女，但她作為留學生的生活好像並不特別寬裕，至少不是錢來張手的地步，除了房租和基本生活費之外，就沒有額外補貼了。

「說到底是我父親，只要我認真求救的話，他還是不會不理我。」藝莉握住著我的手「可是，這就得要跟我爸坦白體操的事情，這真的花費不少心力.....而且我真的好想靠自己的能力，證明我一個女兒在外面也是可以的。我想在資格賽上取得成績再去跟他說.....」

「其實也不需要。」我搔著藝莉柔軟的手心。「小璇她的想法，是讓體操隊成為所有體育社團的標誌，然後，一直很軟弱又各自為政的體育社團，就能夠聚合起來，反抗學生議會了。所以，就算妳拿到父親那一筆錢，小璇也不會同意。因為她的目的不只得這一點。」

「唔，可是.....我們又找不到新成員，這樣下去.....」藝莉憂心說。

「不用擔心。至少我們還有時間，也別忘了我們連Maple Speed也勝出了，」說著，藝莉便展現著溫柔的微笑，我轉而問：「藝莉，我有個問題想問妳。」

「是？」

「妳的行李裡有泳衣嗎？比基尼？」

「比基尼嗎.....？」藝莉思考起來「我以前是有兩套.....」

「是嗎？什麼顏色的？」我趕忙追問。

「白色跟落日晚霞色的，可是我不肯定有沒有收進行李裡，唔.....那時候應該沒想到要游泳的狀況吧。怎麼了，為什麼突然問這個.....？」

「小璇說要等泚澄康復以後，一起到海灘去。所以.....」

「呀！不要，這裡有人啦.....！」

我抱著藝莉的纖腰亂摸著。鮮花的香氣好像從藝莉身上散發出來。

「記得要穿白色的呀，白色的~」我在藝莉耳邊說。

「呸 - 呸 - ！兩位小情侶，現在控告兩位公眾地方公然做愛！」樂璇突然從身後冒出，強行拉開了我跟藝莉「涉嫌違規中出，吞精，顏射，潮吹。」

「等一下！」我抗議說「我今天沒打算要藝莉吞精呀。」

「什麼叫今天沒打算啦！以後也不可以打算！」藝莉捏著我的頸際。

「好啦，別人都聽見了啦。」森琪勸告著我們三人「到站了，要下車了。」

在車上其他乘客異樣的目光之下，藝莉爪著我的手臂，樂璇哈哈大笑，我們四人便下了車。

我們面前是一所典型的公立醫院，寬廣的花園，白色的外牆。這令我想到了小翼的療養院，但醫院相比之下就沒那麼偏僻，感覺也比較溫暖。

我們到詢問處確認了病房，然後登記，洙澄的房間位於東翼。醫院很大，我們走了快十五分鐘，才來到洙澄身處的病房，我們推開門，是六人病房，立刻便看見最靠窗的位置，穿著病人服，躺在床上，腳上打了石膏的洙澄。

她看見了我們，驚訝得連一把金色的長髮都要變成黑色。睜大眼睛看著我們。

「澄——唔！」

我捂住了準備大叫的樂璇，我對她說：「妳也有點禮貌好嗎，這是醫院，不要亂吵呀。」

「澄～澄～我～們～來～看～妳～囉～」

樂璇使用鬼故事般的聲線說對洙澄說。

「呃，可是，為什麼……？」洙澄坐起來，連番看著我們的臉。

藝莉將鮮花插在床前的花瓶裡，對洙澄說：「森瑤好像認識水泳隊的成員，所以我們才知道。」

「嗚，澄澄。你沒事吧，不要嚇我呀。」樂璇過去握住洙澄的手「我們已經預定了比基尼派對，妳身材那麼好，妳一直要快點康復，然後跟我們一起享受陽光與海灘。」

「什麼，比基尼派對？」洙澄看了我一眼，我打了個「妳別管她」的神情。洙澄便微笑樂璇說「沒事，原來Maple Speed的時候，不只是腳扭傷了，腳踝也有點骨裂，難怪我覺得跟以前扭傷的感覺不太像，便來醫院檢查，就這樣了。」

「是嗎，嗚……」樂璇難過地看著洙澄包了石膏的小腿「其實Maple Speed是我想出來的——概念上，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我對不起妳呀澄澄……」

「哈，那倒是不必，反正也是我自願參加的，我本來也只是想去湊人數，結果最後卻愈玩愈起勁，跟啦啦隊對決的時候就失足了。後來我有看直播，從衝線到頒獎禮，妳們的表演太精彩了，尤其是藝莉與森琪。」洙澄笑說。

聽見洙澄這樣說，藝莉與森琪兩人都不好意思紅了臉。樂璇死抓住洙澄的手不放：「那澄澄什麼時候要回來體操隊呀～我們快要比賽了，妳腳傷什麼時候回康復，還來得及嗎？」

說到這裡，洙澄的笑容就尷尬地僵硬了：「不，我不就說了，我要退出嗎，所以……」

「我是隊長，不批准妳退出！不批准！不批准！」

樂璇突然雙手揮舞胡鬧起來，我再次捂住樂璇的嘴，她卻竟然咬起我的手掌。

「呃！」樂璇嘴上的力道令我痛痛癢癢的「那泚澄妳這個月都要包著石膏嗎？」

「不需要那麼久，大概兩～三個禮拜就可以了，因為骨裂並不嚴重，加上扭傷才需要包石膏，其實我是順便來做全身檢查，明天就能出院，你們剛好趕上了。」泚澄說「不過拆石膏之後，什麼時候才能正常活動，那就很難說。」

聽見最後兩句話，樂璇便擺起了死灰似的臉。

泚澄只好安慰說：「不要這個樣子啦，你們來看我已經讓我也很是驚喜，這三天我一直趟在床上，很無聊呢。」

樂璇立刻眉飛色舞的說：「那澄澄你有回想起來嗎？體操的動作，還沒有人跳馬能比澄澄你更好喔，藝莉的轉體也練不到妳那麼流暢呢，妳會想念嗎？那在空中自由自在，轉轉轉轉的感覺～～～」

泚澄像為了應付死纏不休的女兒，用母親般溫柔的笑容說：「嗯，妳硬要說的話，偶爾也還是會……」

「你們在幹什麼！？」

我們四人回頭，向男聲的方向望去。

是阿軒，泚澄的男朋友。那個反對泚澄留在體操隊裡的人。

「阿軒，你怎麼那麼早就來，他們不是，呃，總之……」看見阿軒，泚澄便慌了臉，左顧右盼地解釋。

「澄，我不是叫你不要告訴太多人妳住醫院了，會影響病情嗎？」阿軒對我們一行怒目而視「你們別再說什麼體操的事情，就因為你們！每天要她練什麼跳馬！阿澄她才會傷到腳踝，醫生說她的跟腱早就發炎了，一定是因為在體操隊的時候！」

什麼？泚澄的跟腱早就發炎了？那是什麼時候的事？為什麼我從來沒聽說過。

我用疑惑的眼神望向泚澄，她卻避開了我的眼神，轉而對阿軒呼喊：「你別吵了！這跟她們無關！」

病房中的其他五位病人也望向我們，氣氛繃緊。

我連忙拉起一臉不忿的樂璇，打圓場說：「那泚澄妳好好休息，我們先走……」

「滾。」阿軒推開樂璇原來坐著的椅子。

我跟藝莉一人一邊挾著樂璇，樂璇卻抵緊著嘴，死盯著阿軒，我知道她心裡一定在思考各種酷刑。快要到門口的時候，樂璇卻突然大叫：

「那個叫什麼軒的！你給我聽著！」

「小璇！」我想不到她會突然呼喝，來不及制止。

阿軒用困惑又震怒的表情看著我們，而泚澄則轉過頭，用手掌無助地掩起臉。

「我管你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像你這種人，根本無法讓澄澄有幸福！比我家的小果差遠了！呸！人渣！垃圾！盲腸炎！陽萎！睪丸癌！」

啪。門關上了。

我跟藝莉邊向其他病人道歉，便將咒罵中的樂璇拖出病房。

雖然我也很好奇，到底被別人罵是「盲腸炎 + 陽萎 + 睪丸癌」，臉上到底有什麼表情。

「哼！！！！！！！！！」

樂璇甩開我跟藝莉的手，嘴巴噘得比傷心小丑還要深，兩個嘴巴快彎到下巴了，小臉是生氣的渲紅。我把她抱在懷裡，她埋在我胸前「嗯嗯嗯嗯」地發了一輪脾氣，又敲打我了一輪胸膛，才深吸了口氣，抓住我的肩膀說：

「我決定了！一定要把泚澄搶回來！」

「可是，她的腳不能趕及康復的話，那也沒有意義……」我說。

「我不管！我不管！」樂璇握起拳頭大嚷「就算以後泚澄一輩子都要躺在床上！我也要她離開那什麼鬼阿軒！」

「可是，小璇，這種事情我們外人不能插手……」藝莉也來勸阻樂璇。

「你們三個跟我來！作戰會議！」

樂璇就拉著我們三個人，不知道要跑向醫院的什麼地方。

唉。所以說，給我們體操隊隊長盯上的人，從來沒有一個人能跑掉的。

壹壹 | Σκίρων | 斯喀翁 β

「喂喂喂，我們這樣做是犯法的吧？」我看著她們三個說。

「我才不管！我一定要找出能讓阿軒與澄澄分手的罪證！」

樂璇抱著護士服嚷道。

「這比犯法更不要得……」我吟道。

「不然呢！小果！你看得下去嗎！？澄澄那麼漂亮，人那麼好，身材又那麼好，更是本隊長的隊員之一！沒有她的話，我們就沒法在溜冰場上擊敗瑤瑤，琪琪就不能加入啦！你的後宮就少了一人！而且Maple Speed早就輸了！她是我們的同伴！我不能看著眼白白看著澄澄跟那種佔有慾比性慾更強男生在一起！」

佔有慾比性慾更強的男生？

那我就是性慾比佔有慾更強的男生了嗎？

「藝莉醬，琪琪，妳們也說一下這傢伙呀。」

我望向身後的藝莉與森琪，她們都面有難色。森琪推了推眼鏡說：「可是，我也同意小璇的說法，阿軒實在是令人看不下去……」

怎麼連妳也……

樂璇將森琪搶過去抱著吻起來：「唔～～～嘻嘻～果然還是琪琪最懂我的心意～現在有2票同意了，藝莉醬呢？」

「我、我……」藝莉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樂璇與森琪。猶疑不決「小果，其實，我也有點討厭阿軒那個人，只是我不覺得要她們分手，就像我一直說的，這種我們很難也不應該插手……」

「藝莉醬！你是要忤逆隊長了嗎！？」樂璇跺腳道。

我牽起了藝莉的手，對樂璇示威說：「那這樣就是2對2——」

可是，我話未說完，藝莉醬就站在樂璇身邊說：「可是……我好想穿穿看護士服。」

「嘩哈哈哈哈哈！」樂璇仰天大笑「小果你能看到我們穿護士服，是你的福氣呀，出去啦，我們要換衣服了。」

「就即場換吧，你們三個的裸體我又不是沒有看過……」

「出去啦！」「出去啦！」「出去啦！」

好難捉摸呀！

Ω

「啦啦啦～純情病人俏護士～！」

穿著護士服的樂璇，叉起腰擺著姿勢說。

「噢……」

這家公立醫院的護士服是傳統淡粉紅色的短裙連身長裙，白腰帶加白圓領。因為護士服不是樂璇的，她穿起來有點over-size，但長長的裙擺反而顯得更可愛，這樣真的不會穿崩嗎？雖然前陣子好像有假扮醫生的新聞，但……

「我這樣可以嗎？」藝莉推開門說。

嗚呀，樂璇的是可愛，藝莉的就簡直是婀娜多姿，護士服修腰的設計將藝莉的曲線表露無遺。藝莉看見我色迷迷眼光，便笑著敲著我的頭：「你這是什麼視線啦。」

「**快點治療我！！！！**」我抱著藝莉說。

「那我呢？」最後的是森琪。

我以為森琪的身材很難找到適合她的護士服，誰知道樂璇卻找到一件加細碼的，森琪穿起來，竟然是三人最合身的那位，看起來就像簡直像展示護士服的模特兒。可是她的領口卻是淺黃色，為什麼只她的那一件有差別？是不同組別嗎？

「琪琪也很可愛，快給我摸一下屁股……哎呢！」

樂璇捏著我的腰間：「不要搔擾護士呀，病人先生。」

「病人是……？」我問道。

「當然是你呀！」樂璇指著我說。

「我……？」

樂璇不知道從哪裡偷來一根拐杖，繃帶與鴨舌帽，遞在我面前。

「這……」

「我們絕不能去照顧真正的病人吧，你就先假扮病人。讓我們照顧，那我們才能監視阿軒呀！」

樂璇所謂的作戰方案，不過是要跟縱阿軒而已。

她先入為主地覺得，阿軒這種男人，背後一定有不能讓訢澄知道的勾搭，我們要揭破阿軒的面具，讓訢澄跟阿軒分手。為了能在醫院裡自由活動，便在換洗間裡偷來了三套護士服，開始她的cosplay護士大作戰。

這樣真的沒問題嗎？我非常懷疑，但在樂璇的催促之下，還是在腳上綁起了繃帶，假裝行動不便，執起拐杖，讓樂璇撐著。

「Okay，那藝莉醬跟琪琪去確定阿軒跟訢澄的位置，而我們跟小果則去了解醫院的地型，準備監聽阿軒！作戰開始！欸，等一下，難得穿著護士服，我們先大合照吧！」

樂璇拿出手機，舉起來跟我們自拍，看著她吐著舌頭的笑容，我開始覺得，她根本就跟藝莉一樣，只是想穿護士服而已。

Ω

「聽不到啦。小果你再身靠近一點好嗎？」樂璇推著我的身體說。

身為護士的樂璇扶住左腳傷的我，來到醫院的花園裡。

花園的前方長椅上，訢澄與阿軒正在認真的討論，看兩人的表情，絕對不是在說日常的對話或是情話，而是為某些事情而在互相爭辯。

「她們周圍都沒有人，再過去就就會注意到我們了。妳以為妳是美少女戰士嗎？換套衣服別人就認不出來了。」

「嗚，好想知道呀，她們到底在吵什麼……」樂璇緊張地握緊我手臂，堅挺的美乳貼在我背後，喂，護士跟病人這樣親密會露餡吧。

雖然我也很想知道訢澄跟阿軒在說什麼，但他們兩人刻意選了比較僻靜的位置。

就在我跟樂璇都無計可施之際，訢澄突然握緊拳頭大嚷起來：

「你說，我以後連跳水隊也不許參加？！」

我跟樂璇反射性躲在旁邊涼亭的柱面，注視著長椅上的兩人。阿軒好像又說了什麼，然後訢澄再一次大叫：

「你是想我以後什麼也不做，只是乖乖地坐著嗎？」

而阿軒也抬起聲線：「妳的身體本來就不算好，是妳說無聊，自己瞞著我去去參加什麼跳水隊，我看跳水隊的比賽不算多，對學校的跳水隊也不強，對妳身體不會有太大重的負擔，才勉強同意。結果妳去又跑去參加什麼體操隊，什麼楓葉競賽，看，都弄成這樣了！這一次我再也不能妥協。」

「因為活動而受傷是很平常的事情！我不見得那有什麼問題！」

「我才最不明白！」阿軒急嚷「受傷有什麼好！發炎有什麼好！？打著石膏一天不能正常走路，

這是妳想要的嗎！阿澄！如果像妳說的那樣，體育運動就一定會令人受傷，那我就更不能妥協！」

「我——」訢澄一時語塞。

「妳回答我！是或不是，妳喜歡受傷嗎？！阿澄。我是想保護你，你反而而覺得我有錯，是嗎！？」

我突然感到手臂一緊，是樂璇（偷）看得太緊張，握住我的手臂。

可是訢澄卻沒有回答，抱起手轉過頭不再回答。

阿軒站起來，似乎想離開冷靜一陣子。

我跟樂璇待阿軒走遠了，便立刻用護士加病人的組合，跟在他的身後。

樂璇扶著我一拐一拐地前進，阿軒的步速卻偏快，我們快要跟丟了。

「小果你走快點呀！」

「到底是誰叫我扮斷腿的病人呀！？」

「嘖！」

樂璇甩開了我的手，自顧向前跟上去，拿起電話說：「琪琪，接手！我去追阿軒，你來跟小果匯合待命，西翼入口，藝莉醬去監視訢澄！」

說完，樂璇竟然就一溜煙的不見了。

護士丟下病人，自己卻跑掉了？我是否應該去看個心理醫生？

我現在身處在西翼病院的走廊，我應該折回去找訢澄吧。聽了她剛才的對話，我有些話想跟她說。

至少，阿軒的質疑，令我好想對訢澄說說伶馨的故事。

這時候卻有人拉了拉我的手，是戴著黑框眼鏡，穿著可愛護士服的小森琪。

「剛才有什麼進展了嗎。」

「訢澄跟阿軒好像有點爭執.....只是，我聽完了以後，也有一些話想跟訢澄說。」

「是嗎。」森琪拉起護士服的裙擺說「你看，我看起來是不是很成熟，跟我平常比起來是不是差很多呀。」

女生穿起了護士服是不是都會性格轉換，怎麼都不好好聽我說話。

「呵呵呵～我以後不要當律師了，去當個護士似乎很不錯。」森琪抱著臉，一臉陶醉的說。這看

起來就有夠小孩子的了。

「噢，護士長，等一下，不對吧，妳不是護士長，妳是誰.....？」

眼前，一位穿著護士服的護士對我們說。

等一下，穿著護士服的護士，那就是在公立醫院裡穿著護士服的護士，不是像樂璇，藝莉，森琪她們偷了別人的護士服，然後假扮是護士的護士。亦即使是真正的穿著護士服的護士，也就是——

真正的護士。

我牽起森琪的手就拔足狂奔。

「等一下，你們是誰！為什麼會.....！」

注：我們正在潛入醫院，是真正的犯罪，家庭觀眾切勿模仿。

我丟開拐杖，用手機跟樂璇與藝莉通傳我們的身份曝光了，叫她們注意小心。然後拉著森琪想衝進後樓梯，不行，前面也有護士來了，糟了，被抓到可不是道歉就能解決那麼簡單。

「小果，這、這邊或許可以——！」

森琪突然反過來，牽起我，將我拉開另一個方向，轉進了一道死巷，正當我奇怪，而後方又有追趕的腳步聲之際。森琪竟然從衣袋中抽出了一道鎖匙，插進其中一扇理應上鎖的門裡。

喀嚟，那道門竟然真的打開了，森琪拉著我竄進去，鎖上門。

我們緊貼在門上，聽見門外一輪腳步聲，先奔跑過來，又奔跑離開。

「呼~」森琪聽見腳步聲遠去以後，都呼了口氣。

我握起森琪的手，檢起她手中黃銅色的鑰匙，匙上貼著一個號碼：0217。

「我在這衣服的口袋中找到的，似乎是衣服主人的物品。本來我也不知那是什麼，我剛才看這房間的號碼是217，才想到大概是.....」

我環顧我們身處的房間，是檔案室。到底是堆積如山如文件夾，大概是數位化以後，這些老舊的文件就被丟在這裡了。

「妳似乎剛好抽中了護士長的衣服呢。」我拈著森琪淺黃色的圓領說。

也因為這樣，森琪才會被注意到，以及口袋裡有檔案室的鑰匙。

「那不就暗示了，我的確很適合走成熟路線嗎？」森琪推著眼鏡，像秘書般說。

「那不是暗示了這醫院的護士長，跟妳一樣矮小嗎？」

我擔心著樂璇與藝莉安全，她們卻都回覆暫時沒有問題，而樂璇仍然在跟縱阿軒。

「誰矮小啦！我才沒有矮得連跳馬台都爬不上去！」

森琪的氣憤打斷了我的思緒，我連忙掩住了她的嘴，為免聲音傳到外面去。而且我根本沒有取笑她矮得連跳馬台都爬不上去，妳是愛德華德·艾力克嗎？

我彎下身，看著森琪那不忿的臉。我說：「好啦，森琪明明很可愛。」

「什麼可愛啦！我是成熟穩重！拿到Maple Speed第一名的是我呀，探聽到洩洩進了醫院的也是我呀！」

森琪抬著頭，展現得意的笑容。該怎麼說，高度對人的形象來說的確很重要，就像一個身材高瘦的女生，你就無法直覺她很友善，反之，森琪那小巧玲瓏的身材，也實在.....

「難得這次瑤瑤會協助我們呀。」我說起一開始便埋藏在我心裡的問題。

「我也有點意外，可是她也沒說什麼，就將洩洩住院的事情跟我說了，我本來也想在練習結束就跟你們說，沒想到小璇那麼興沖沖來了。不過.....」森琪擺起眯眯眼說「為什麼又要摸我的屁股？」

「密室加護士服，這不就是H-Flag嗎？」我看著她淡色的小嘴唇，忍不住吻了上去。

「唉~」森琪沒有反抗，任由我揉著她的屁股「年輕人果然還是喜歡像性感的小璇，不然就是藝莉醬那種巨乳。我這種毫無長處就只能排在第三位，逼不得已也不會跟我H。」

「是因為妳一直都被小璇私有化，不然就是我被小璇私有化。我也好想跟琪琪一起到處去玩呀。」

「真的嗎？那下次陪我去『馬卡龍魔法樂園』！」

「那是什麼.....」

「噢，你不知道？年輕人怎麼搞的，就是很有名的Puella Magi Macaron Magica。我超喜歡那套動畫的，可是都只有小孩子在去，所以.....雖然還是可以找小璇陪我去啦，但我覺得跟男生去比較像樣。」

所以那到底是什麼？但不管是馬卡龍還是馬龍白蘭度，現在也不重要了。

「好好好，那現在可以H了嗎？」

我雙掌齊出，抱起森琪的雙臀，用我的身體感受著她的柔軟。

「小弟弟真不懂禮貌，是這種語氣來拜託前輩的嗎？」

「森琪姐姐快點治療我好嗎.....」

「好啦，是小弟弟不舒服吧，唔哼.....嗯啾.....呼.....」

森琪一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跟我接吻，一手摸在我的褲檔上，掌心溫柔的撫摸小弟弟，我的褲檔沒多久便漲得緊緊的。我舔著森琪薄薄細細的嘴唇，用舌頭逗弄著她探過來的舌尖，經過了幾次的肉體關係之後，我發現森琪的技巧其實算不錯，果然是薑愈老的辣。

壹壹 | Σκίρων | 斯喀翁 γ

「小弟弟好硬呀，要不要姐姐幫你打手槍，哼.....不要顧著摸姐姐的屁股啦，啊.....」我牽起護士服的下擺，拉下森琪的淡綠色內褲，捏著她像彈床似的股肉，指尖滑進森琪的股溝裡，劃過她的菊穴，向前碰到腿間的滑潤，我說：「那姐姐幫我打手槍，我也幫妳摸穴穴好嗎.....」

森琪嬌笑吻著我，吹著暖暖的呼息，拉開我的褲鏈，執起我勃起的陽物，前後套弄。我也繞過森琪的大腿，觸碰著她的陰唇。「嗯——好暖好脹呀.....呀、哦.....這樣舒服嗎？哎呀.....那裡.....嗯」

我摸到了森琪的小陰核，指尖打轉，森琪軟酸地呻吟，小豆豆充血腫脹。我吸啜著森琪的嘴唇，看著快感佔據了她的眼神，我將手指壓入小穴裡，粘粘的淫水令肉壁顯得格外具有彈性。

「嗚嗯.....這樣要姐姐怎麼幫你打手槍啦.....先不要、丫哎.....啊呼.....嗯.....唔.....」

我挺直身子，按著森琪的肩膀，她跪在我的跨前，帶著曖昧的微笑，吻了吻我的陽物。「小璇說得對，你果然很喜歡女生幫你用嘴巴.....嗯、啜.....咻.....嘖.....嗯唔.....」

我的小莖滑進森琪粉紅色的嘴巴裡，她在嘴巴上還是新手，便慢慢地前後含弄，雖然偶爾牙齒還是會碰到，但嘴巴的溫度與舌頭的觸感仍然無與倫比。我抱住森琪頭髮，擅自抽動起來，森琪嚇了一跳，有口難言地看我，無法阻止在她舌頭上前後移動的小莖。

「嗯！？——嗯、嗯、唔.....啜、咻.....嘖、嘖、呼.....」

隨著我的動作，森琪不自覺地吸啜起來，喉間吞嚥著過多的唾沒。我為免她太難受，只動了一回便離開了她的嘴巴，水亮的龜頭拈在她的嘴上。她抱怨道：「.....你對小璇跟藝莉醬都是這樣做的嗎？」我哄著她說：「沒有，只對琪琪才會這樣，因為琪琪的嘴巴太可愛了，好想插插看。」

森琪展現微笑，舔著我青根暴現的表皮。我再次將龜頭插入森琪的嘴巴裡，森琪啜啜作聲地吸吮，我也前後挺動，感受著與有別於做愛細膩快感，直到我覺得箭作弦上了，便抽身而退，抱起滿嘴唾液的森琪，將她放在老舊的寫字桌上。

我解開護士服上襟的鈕扣，醫院的暗室加上護士的打扮，以及森琪嘴上淫亂的唾沒，整件事令人無比興奮，我解開森琪淡粉紅色的胸罩，搔著一對粉紅色的乳頭，森琪主動索吻起來：「嗯.....丫... ..呀、小果.....姐姐頭好暈呀.....呀、丫、」

我捏著森琪半圓型的嬌乳，吻遍她的乳肉，感受著指間的柔軟感，然後跪在地上，張開她的雙腿，一淡紅色的蜜縫正含苞待放，我將嘴巴湊上去，親著那女體的異香「哈丫——！！不行，我會叫出聲、咿呀.....呼.....嗯、嗯唔.....丫呀.....」森琪渾身繃緊，拉著我的頭髮，嘴裡叫吟，我用舌面在蜜唇上下舐動，不經意地摩擦著軟軟漲起的突觸，森琪身體裡的氧份都好像從蜜穴裡揮發，令她呼吸困難，嘴裡嗚咽不明。

我站起來，吻著森琪充滿渴望的稚氣臉孔，輕挖著她柔軟的小穴，她抱著我舔著我嘴唇說：「姐姐好想要.....快點給我.....嗯.....」我抱著森琪的屁股說：「一點也沒有大姐姐的.....呃呀！！」當我這樣說完之後，森琪竟然握緊我勃硬的小莖，像要把它像香蕉般捏破「我警告你！死小果！快點——！！」

我看著森琪異常兇狠的眼神，那不像藝莉知道我的淫語play而配合我，森琪卻是認真的。

「呃，我只是.....」我忍受著小弟弟的疼痛。

「快點啦！」森琪目露兇光地說。這是什麼，裡人格嗎？

我知道對藝莉的方法大概無法用在森琪身上，便我將陽具插入貼在森琪的陰唇上，慢慢壓進充滿彈性而緊窄的淫穴裡，沾著愛液慢慢挺動，肉壁套弄著龜頭，森琪滿意地叫起床了，我挽住森琪膝蓋，腰部向前壓，繼續深入。

「呶丫~~那裡、小穴、小穴.....好熱丫、丫哈、呼、」

森琪躺在桌子上，手掌反撐住牆壁，張開的護士服裡露出的兩顆小乳房，隨著被我抽送而顛動。我用陽具撐開森琪緊嫩的淫腔，頂到花心深處，桌子發出搖晃卡吱卡吱的聲響，森琪收起下身，輕輕扭動，感受到我的戳插。

「丫呀、那裡、哎呀、呀丫、呀丫、插壞姐姐啦、嗯呀.....」

森琪雙眼似昏睡似的閉合起來，嘴裡淫聲亂吐。我的小莖酸麻難耐，驀然想到樂璇與藝莉仍在戰鬥中，內疚感油然而生。我便挺硬龜頭，猛點森琪的花心，握住小雙乳的圓頂，拉扯著充血的乳頭。森琪眉頭緊皺，咬著下聲，狀甚痛苦，但嘴裡還是教人慾念騰升的叫嚷。

「不行啦.....呀！！小穴要去、要去啦.....丫！嗯！不要射進、射進去.....！！！」

我又忘記了問樂璇大人拿一點避孕藥傍身，真是失策。森琪的淫穴是三人中緊窄的，每次跟她做，都有令我想狠狠地在她的深處裡大噴發。我只好忍住射精的衝動，握住森琪的腰肢，用龜頭刺激森琪抽搦的淫肉，淫水涓涓流出，森琪吐出舌頭，雙道幼腿夾著我的腰身，失神大叫。我按摩著森琪的陰蒂與尿孔，讓她全身放鬆。

「姐姐、姐姐要洩啦.....死小孩、丫呶丫！喔呃.....呀呀呀呀呀！！！！」

我捂住森琪的嘴巴，她卻還是毫無顧忌的尖叫起來，淫穴像快要夾斷我的下體，我再次頂到肉穴的深處，她下身一抖，慘叫幾截，尿孔便洩出點點潮水，混著愛液沾滿外陰，仍然挺硬的陽具一時捨不得離開森琪的溫香暖玉，但我知道現時不能丟下樂璇與藝莉，便退出來，走到桌邊，將陽具抵在森琪潮紅的雙頰上。

「呀哈.....洩死姐姐啦.....難怪可以征服小璇跟藝街醬.....啜、唔.....」森琪舔起我脹成紫紅色的、滿是自身愛液的陽物。我抱起她的頭，將龜頭塞進她的嘴裡說：「那射在姐姐的嘴巴裡好嗎？」森琪意識迷糊，含住我的小莖稍一點頭，我握住根部稍一套弄，龜頭激烈發射，所有兵糧便送進了森琪的嘴裡「呃咕~~唔——唔唔咕——！！！」

射精後，我扶起森琪的身體，她抿著嘴，輕易便吞去我的精華，跟藝莉比起來，簡直就像是無足掛齒的一回事，森琪雙目仍然忪惺，竟然抱著我說：「第一次跟男生做得那麼舒服呢.....以前的男生都當我是小女孩子草草了事。再來一次.....？」我吻著森琪的臉，愛撫著她的乳房說：「再做小璇與藝莉醬就可能有麻煩了，下一次再跟夠姐姐做過夠吧。」

果然，當我穿好褲子，拿出褲子裡的手機，是樂璇的簡訊：

【快到天台！】

Ω

我跟脫去了護士服的森琪，推開天台出口的鐵門。

蔚藍的晴天之下，是穿著護士服，站在天台邊緣的樂璇，站在我們與樂璇之間的，是淺棕色短髮的阿軒。

樂璇身後的欄杆正在維修，用鮮黃色的膠帶封起來，以及有人靠近失足。

我跟森琪見狀立刻衝過去擋在阿軒前方。阿軒拿起手機，拍下了我們三人的臉。

「假扮護士闖入醫院。你們就等著在法庭上見吧。」阿軒嘲笑著說。

「到底怎麼了？」我問身後的樂璇。

「他想捉我去保安室！我沒地方逃才來天台的，你跟琪琪剛才在做什麼呀，太慢了吧.....」樂璇抱住我的手臂說。

唔，我跟森琪相看一眼，都默不作聲.....所以樂璇與阿軒已經對峙了七分鐘了嗎？

「他想捉你去保安室，也就是說.....」我說。

「嘿嘿，我被發現了~」樂璇一副天真無邪的語氣說。

「你們到底想做什麼？」阿軒用煩厭的眼神打量著我們「我叫你們不要再來找阿澄了，有那麼難懂嗎？為什麼扮成護士跟蹤我？我愈來愈不懂為什麼阿澄會跟你們在一起了。」

「哼~」樂璇在我身後不服輸地說「連自己女人的心也不懂，你憑什麼做人家的男朋友！」

「妳這——！！」

阿軒無名火起，向我們逼近，我擋在樂璇與森琪前方，也不自覺退後了。

現在最麻煩的，醫院已經知道有人假扮護士，雖然森琪也立刻脫了護士服，但此刻偏偏阿軒卻又拍下了樂璇身穿護士服的證據，如果他真的拿去報官，那真的要森琪大狀（未畢業+未有執照）來幫我們打官司了。

當務之急，是先把照片拿回來再說。

「你以為澄澄是你的寵物嗎？你憑什麼脅逼她退出體操隊與跳水隊！要是我有這種男朋友，我寧願從天台跳下去，也不要聽你的話！咧咧咧咧咧~~~~~」

但我們的隊長大人，似乎已經沒有庭外和解的打算。

「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事，不用你管！」阿軒說出經典的台詞。

「我就是管！」樂璇毫不退縮地說「澄澄跟著你這腸胃炎，根本不會有幸福。你說，上一次澄澄微笑的是什麼時候丫！你說呀！」

「我不要跟你說這種廢——」

「但我知道！」樂璇打斷了阿軒的話，指向自己的胸口激動地說「就是在Maple Speed裡跌傷的時候！看著我們體操隊得到第一名的時候！今天我們來探病的時候，澄澄面上都是心滿意足的微笑、微笑與微笑！是呀，受傷很痛苦，沒有人願意受傷，可是澄澄是真心想贏，盡了力才會這弄傷了腿！服從他人的安穩，永遠比不上忠於自己的痛楚！！你這皮下粉瘤懂個屁呀！快跟澄澄分手啦！」

我來為大家總結，目前施加在阿軒身上的詛咒，分別是：盲腸炎 + 陽萎 + 睪丸癌 + 腸胃炎 + 皮下粉瘤。

聽見樂璇指罵的阿軒，眼裡怒火迸發，但卻又不想跟我們白費唇舌。他拿起電話，糟了，如果他一報警，我們便萬劫不復。

我上前握住阿軒的手，他驚訝地看著我，在他開罵之前，我趕快說：

「抱歉，小璇她是隊長，所以的確有點激動。但請你聽我們說。我們體操隊目前遇到莫大的困境，才一直想扯澄回來幫忙。」

聽見我凝重的說辭，阿軒尚餘的理智果然暫時停止了打電話的動作。很好，接下來就是.....我死盯著阿軒的手機。

「我們差一個人就可以用團體名義出賽，要加上扯澄，才湊夠四個人，所以——」

「軒！停手！」

天台的鐵口被人用力撞開，撼在牆上，發出巨大的響聲。

是扯澄。她行動不便，扶著她死撐上來的，是滿頭大汗的藝莉，藝莉看著爭執的我們，也驚訝地睜大了眼。

「阿澄？妳怎麼上來，妳的腳.....」

「無論如何，小果他們也只是對我有期待，相信我才會這樣。阿軒，不要吵了，跟我回去，我聽你的就是了。」扯澄扶著藝莉的肩膀，包著石膏的腿辛苦地懸空著。

「澄澄！不要！」樂璇聽見這句話便急道「妳不值得為了這個人犧牲妳的天份與能力。阿軒，好吧，當我求你了，你怎麼才願意放人？我們體操隊不能失去澄澄。」

阿軒一下子似乎不知道如何反應，我見機想奪去阿軒的手機。阿軒感到手機被我強行奪去，本來就像怒不可遏的他，高喝著忽然用手推向我的胸口，力道異常的大，像把一天下來的都所有怒氣都發

洩在我身上，我防備不及，腳步一失，整個人向後跌了兩步，然後第三步，我的左腳就懸空了……？

咦？

圍欄的維修膠帶擋住了我的身體——不到0.1秒，但那些脆弱的膠袋，本來就不是準備承受一個成年男性的重量，我失去平衡的上半身，瞬間感受到重力的拉扯。

天台上的所有人都迅速向上升了，這是為什麼？咦？

這種感覺我好像有過，就在我跟樂璇第一次去找訖澄，我被推下跳台的時候……

樂璇掩著嘴，我第一次看到她那麼驚恐，為什麼？

小璇，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嗎？

妳為什麼要害怕——

壹壹 | Σκίρων | 斯喀翁 δ

雖然我也覺得是時候了。

我只是一個平凡人，父母不是上流階層，也不是達官貴人，工作了半輩子，養活了兩個孩子，一個叫小花，一個叫小果。小花雖然是美女，但因為性格太殘暴，所以也不算得天獨厚；身為運動員的小果雖然女人緣不錯，但長相身高也不算突出，對於身邊的事物，也沒有太多的要求。

能夠與樂璇、藝莉、森琪三人走到這地步，我此生已大獲全勝了。物極必返，這個月我那麼幸(性)福，我就在想，總有一天，我會大難臨頭。

唯一的遺憾，是雖然三人也是心甘情願，但說到底，也是她們三人在滿足身為男性的我，而我，卻沒有做過什麼，去報答她們。

琪琪，努力呀，雖然妳生得像蘿莉，總是被人輕視，但有一天，妳一定可以獨當一面，不論是在家裡，學業上，還是競技場上。所以，不要尖叫了。

藝莉醬，不要哭。三人當中，我最放心的是妳，但想到我離開以後，妳會被別的男生佔有，我就有點妒忌，哈，原來不止妳在吃小璇的醋。原來我也會。

小璇.....最令我不放心的是妳，最令我牽掛的也是妳。

妳就像希臘神話中的伊卡諾斯，背著蠟造的翅膀飛向太陽。

妳那股烈焰般的衝勁，總是令我很佩服，又令我莫名很擔憂。我曾經對自己說，身為(準)男朋友，如果有一件事是我真心想為妳去做.....

就是有一天妳跌倒的時候，我能夠把妳接住。

就像妳在體操場上，在平衡木上。

不管什麼時候，妳跌倒了，也有我在。

但抱歉，先跌倒的是我。

不要露出那麼恐懼的表情啦，小璇，這不像妳。

對了，還有伶馨，鹿儀，訢澄，森瑤，絲明。妳們的千嬌百媚，我會一直記在心裡。

還有老姐，雖然我口裡說不，但身體也的確說不，我對妳沒有一絲性慾，只是身為雄性動物，我有時也會想摸摸看妳的巨乳，可惜沒這機會了。

再見了。各位。

「不要呀！！！！！！！！小翼！！！！！！！！」

樂璇用盡生命似的高喊，然後衝過來，想抓住我的手，但來不及了，我已經掉到天台之下。藝莉醬，琪琪，不，不要過來，這邊很危險。

雖然有機會的話，我也再一次握住妳們的手。

樂璇握住了我的手。

咦？

我不是要從醫院的天台上墮樓了嗎？我連辭世詞都組織好了，為什麼？我沒有.....

我低頭望向立足之處，天台的邊緣之下，原來還有一處像棧道般的狹窄空間。

也就是，這醫院天台的面積，本來就比下面的樓層來得細小，所以掉出去以後，不會直接往下掉，而是落在下面樓層突出的天花頂上。

也還好我最後抓住了樂璇的手，如果我繼續失去平衡，那可能就會失足繼續往下墮落，同樣已哭成淚人的藝莉與森琪也伸出手來，我抓住三人的手，吃力重新跑上去。

訖澄看見我奇蹟生還，按住胸口不住用力吸氣。不知道是緊張還是安心。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小翼！不要走！不要丟下我一個！！不要呀！！我不要呀！！！！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小翼！嗚嗚嗚嗚嗚嗚！不要啦，我什麼也不要啦！也後也不玩啦！！！！妳不要這樣！！小翼呀呀呀！不要走呀！！嗚呀呀呀呀呀呀呀！！！」

樂璇撲在我身上，撕心裂肺地痛哭著。雖然我也是三魂七魄未定，但樂璇是第一次在我面前哭成這樣。她閉著眼，慟然啣哭，哭得滿臉淚水，雙手死命緊抱著我。我撫著她的頭，在她耳邊說：「沒事了，我回來了，以後也不會再走，小璇，聽見了嗎.....」

她是想起了小翼的遭遇了嗎？小翼是因為車禍才會昏迷至今，如果我也走了.....

藝莉與森琪擦乾眼淚，看著仍然呼天搶地的樂璇也一臉意外。即使我已經抱住了樂璇，她還是無法制止的大哭，好像要把十一年來的眼淚都流乾，眼淚把我衣服的都沾濕了，終於，她哭累了，伏在我的肩膀上，似是半昏半睡似的，嘴裡還是唸著小翼的名字。

啪！

一記掌聲，劃破了所有人混亂不知所止的思緒。

阿軒驚訝地看著看訖澄。

他無法相信，剛才那一巴掌，是訖澄出手，搥痛了他的臉頰。

「阿澄.....？」

訖澄淚眼盈眶，是因為我嗎？還是因為跟阿軒的爭執而終於崩潰。

「為什麼要這樣.....」泚澄抑壓著哭聲，對阿軒飲泣著說「我從來沒有想過背叛過任何人，我不想令你難過，我也不會令小璇小果難過，我只是盡力做好自己，為什麼會發生那麼多事情？我已經那麼努力了，我幾乎甚麼都聽你的了，我好累，為什麼你還是這樣，我真的已經好累了.....」

泚澄單腿撐不住身體，跪在地上，阿軒想把她扶起來，手卻被泚澄生氣地打開了。

藝莉呼了口氣，稍為平復心情，便過去扶起了泚澄。她在泚澄耳邊說了什麼，泚澄微微點頭，穿著護士服的藝莉便扶著泚澄，從天台的出口離開了。

阿軒回頭看著我，左頰紅腫的他，眼裡仍是無法消除的悲憤，看著我的眼神仍然又憤怒又難解。他卻沒再說什麼，就離開了，糟了，還是無法消除他手機裡的證據，可是得先顧著樂璇.....

森琪擔憂的看著我說：「現在怎麼辦，小璇她.....」

我握住了森琪的手：「至少我們都沒事，妳先去幫藝莉醬吧。我先陪著小璇就好了。」

森琪沉沉地嗯了一聲，便離開了天台。

天台上剩下了我跟樂璇。

我伸開雙腿藉地而坐，讓她靠在我的肩頭上。她原來已昏睡過去了，我緊抱著她，睡夢中的她還是偶爾會全身戰抖，口中諛諛有詞，是哀求的語氣，小璇，妳到夢見了什麼？

是小翼嗎？

還是我？

Ω

泚澄看著窗外，終於日落了，探病時間已過。醫院雖然本來就很安靜，但日間有外人探病，多少有點熙攘。

晚霞落在樹葉的枝桠上，將醫院的花園都鍍成金黃色。她驀然明白，原來已經秋天了，雖然室內恆溫，總覺得格外寒冷，白色的病人服似化成了一層霧，令皮膚都是寒意，尤其是哭過之後。

泚澄拜託護士拉起薄紗，將她與其他五位病人都區隔起來，好讓她一個人靜靜。

紗布下出現了粉紅色的裙擺，是巡房的護士。

泚澄轉過頭，繼續望向窗邊，她已經累了，不想跟其他人對話。

護士卻用刻意抬高了八度的奇怪聲線說：「跟男朋友吵架了嗎？」

泚澄背著護士，雖然不想理會，但還是點了點頭。

「感情這種事情本來就很難說，他給你的，你不一定想要，但你明知不想要，卻又喜歡那個人。」

」

訢澄背著護士，這種老生常談的人生大道理她已經聽慣了，便問隨口應了一句：「護士小姐妳像很有經驗呀.....」

「呼～我也談過不少戀愛呀，」護士繼續用奇怪的高音調說著「女人還是有主見一點好，不然作為男生，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跟你們相處，難得現在我身邊那位女神很活潑，就怕她太活潑了。」

訢澄訝異的地回頭。

她本來抿緊的嘴唇，突然不自然地抖動，不施脂粉但天生麗質的五官彷彿都在抽搐戰抖，她也許知道不能笑，如果笑了就太弱了，不過，她還是忍不住，淚眼帶淚地爆笑：

「撲哈哈哈哈哈！小果你在做什麼呀！哈哈哈哈哈——唔！」

沒想到總是一臉冷峻的訢澄，也會笑成這個樣子，我便伸手捂住她的嘴巴。訢澄掙扎著拉開我的手，然後喘了口氣，抹著眼角的淚水。

「抱歉.....沒想到妳會笑成這個樣子。」我說。

「沒關係。哈哈、呼.....你跟小璇她們轉了玩法嗎？真重口味呀。」

訢澄坐起來，面對著我，打量著我身上的護士服。

「當然不是，小璇雖然是痴女，但性癖還算正常。」我回答說「因為我是希夫烈謝的影迷，我太喜歡他在《黑暗騎士》中扮演的Joker了。」

當中有一幕，是Joker假扮護士混進醫院裡，去跟仍未墮落的Harvey Dent對話。就像我現在正穿著護士服，跟訢澄對話。

不知道訢澄有沒有看過這部傑作。她沒有回答，耀眼的落日下，她只是像平常般，用清澈透明的瞳仁看著我。

「好啦，真正的原因，是我剛才想逗小璇笑，便穿起來了。她果然破涕為笑了。」我說著。

「是嗎，她還好嗎？哭成那個樣子.....」訢澄問。

「她的情緒向來很浮動.....但現在沒事，尤其我身穿護士服的衝擊，已經大於一切。」我說。「但有一件事，我是認真想妳幫忙。」

「是.....？」

「阿軒手裡有小璇的罪證，可以拜託妳幫忙消除嗎，我也不知道可以用什麼方法，但.....就只能拜託你了。」

我跟訢澄說了她出現之前，在天台上發生的事，以及為什麼要cosplay護士的原因。

「明白，我會想辦法的。」泚澄點頭。

「那麼，」我在椅子上坐下來說「妳真的要連跳水隊也退出嗎？」

泚澄深呼吸，似乎怕說出不正確的答案，終於才說：「喂，小果，我是美女，對吧？」

我倒沒有想到泚澄突然這樣問，但她卻不似說笑，直視著我，指了指自己的臉。

我揚了揚眼眉，肯定地回答：「嗯，對呀，妳是美女，而且是大美女。」

泚澄聽見這個答案，然後用胸口重重地呼了口氣：「很多人總是覺得，美女就是花瓶，就是只會被別人追，只會穿衣服化妝，我中學時一直對這種想法不以為然。可是一進到大學，就發現，咦？我中學時甚麼也沒有做過呢，我就算不是刻意的，也的確成為了別人眼中最刻板、最無聊的花瓶。」

我不其然想象泚澄中學時的樣子，那時候她一定不可能是金髮吧。泚澄繼續訴說：

「大概就因為我以前確實不太運動，所以其實阿軒說得對，我的身體其實本來就比較弱。但正因為如此，我更想去挑戰不同的高難度運動，我不想一直令別人覺得我很弱，不只是一個放著好看的美女。但，似乎阿軒說的也是事實，始終，身體是有極限的。」

「不，泚澄，妳的身體還沒有到極限。」我立刻接上說。

泚澄聽見我如此果斷的回話，正眼看著我。

「妳認識學生議會的主席伶馨嗎？」我說。

「有聽說過.....」泚澄回答。

然後，我便將樂璇對體育部的構思，Maple Speed的因由，我們跟伶馨相遇的往來，還有那天晚上，我跟伶馨在小廣場玩滾軸溜冰，她有先天氣管病的事情跟泚澄說了（當然跳過某些奇怪曖昧的段落）。雖然我已經盡量簡明扼要，但說完已經日落西沉，窗外是幽藍的天色。

「所以，」最後我說「當聽見阿軒說妳身體很弱，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伶馨。我覺得，有資格說身體有極限的。是她，不是我們，也不是妳。」

泚澄安靜聽完了，沒有對伶馨的故事，以及自己的身體作出任何評價。反倒說：

「如果我不歸隊，你們用個人名義參賽，在學生議會那邊，是不是會很麻煩？」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體操隊不會以『體操隊』的名義，而只是樂璇，藝莉，森琪三個名字出賽。這不是小璇想要的結果，也不是我姐想要的結果.....雖然她們兩人的動機不太一致，不過她們兩人都想以『體操隊』的名義，風風光光地獲得佳績。」

「所以還是派你來說服我嗎？」泚澄說。

「哈，小璇她們去吃飯了，我潛入之前，還叫我把妳NTR，那妳就不得不從了。」

「NTR (注 1) ? 」 訖澄不明白說。

「就是明知你有男朋友，還是要把妳推倒。」

訖澄「哼」地冷笑了，然後聳了聳肩頭，坦然說：「就算你把我NTR了，我也不一定會回去呀。」

「對，就是這樣。」我笑說「所以我就沒這樣做了。」

但也可以是『反正都沒有結果，不如先NTR了再說』——我心裡的惡魔這樣說。

「你回去吧。」

沉默了片刻後，她對我說。

我望向訖澄，她臉上帶著溫軟的笑容。

也許在別人眼中，她仍然是高不可攀的冰山美人，但就這個月來的相處，我知道這個笑容，是她真正發自內心，沒有城府與阻隔的微笑。

「所以我需要跟隊長大人說，妳要正式退團了嗎？」

「不，小璇很善良，我也知道她的很信任我。我不想傷害她」訖澄說「你就跟她說，等我腳傷好了以後再談。」

「可是，妳知道小璇不會罷休，不是拖字訣能夠解決的.....」

「但我的確也需要時間療傷，」訖澄說「對了，我可以保證。阿軒是正人君子，他絕對不會有什麼外遇之類，對我也是認真的。所以叫小璇不用再去跟蹤什麼的，如果有天我會跟阿軒分手，不會因為別人，只會因為我們其中一方提出。」

「不，我向來不同意讓你們分手，我不認為這能解決問題.....」

「除非你來強吻我吧。」

訖澄突然這樣說了。

「咦？」

精神科之後，是時候去看耳科了嗎？

「你都有三位女友啦，」訖澄像有點挖苦般說「跟女生接個吻很簡單吧。那所以，如果你吻了我，再拍個照.....不，其實也不用，你直接跟阿軒說，我跟你接吻了，我也不會否認，那麼我們就會分手，而小璇也達到目的了。」

訖澄仍然是那樣潔淨的微笑，她不像說笑，也不是伶馨那種誘惑，只是那麼單純地給我一個技術

性的選擇。

嗚呀！是泚澄呀！又是另一個神一般的美人，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了嗎？而且是真的NTR，是別人的女友呀！所有男人都有過的幻想，不用負責任，就算有問題也可以推卸給女方 - -

「別說笑了。」

我伸出拳頭，輕碰泚澄的額頭。

她也笑了，別開頭去，嘆了口氣。我摸著泚澄金色像柔軟金箔的頭髮說：

「當你下定決心以後，再回來吧。就算退一百步去想.....妳無法參賽，也無法成為體操隊的成員。但只要妳單純想跟我們在一起，去玩又好，去日本又好，小璇也一定很歡迎。」

「嗯，知道了。」泚澄點頭微笑說「替我跟小璇，藝莉醬，琪琪說聲感謝。照片那邊，我會想辦法，至少先拖著阿軒不讓他報警。」

「那我先走，唉，還要換衣服。累死了，都怪那個死小璇。」

我身上的護士服是樂璇那套，她穿起來有點寬鬆，而我穿起來則雖然不會露餡（也還好頭髮不是平頭），但也渾身不舒服。

「好好看著小璇吧，在你這樣的男友，她很幸福。」

「有你這樣女友，阿軒才是呢。」

我們道別以後，我便快速竄到廁所裡，脫下了護士服，穿回便服，再若無其事地離開已過探病時間的醫院。

我打電話給樂璇，確定她們的位置，也跟她回報剛才的對話。

果然，在電話另一端的她立刻，就用哭過以後的沙啞聲線怪叫起來：

「呀呀~~~~~怎麼搞的~~~~我要澄澄啦！不是叫推倒她的嗎！把澄澄還給我呀！」

「她會回來的。」我說。

「嗯.....？」

「相信我，小璇。泚澄她會回來的。」

「為什麼.....？」

「就像妳說的呀，『微笑』。她一定會記得，跟我們在一起，才会有真正的笑容，愛情是一切，但有時候也可以什麼也不是。」

「呀~~~~~你說什麼說，聽不懂！我要澄澄呀！我要澄澄！」

我哄著耍著孩子氣的樂璇，離開了醫院。

天已入黑了，如山澗清溪般的秋夜，醫院出口的花徑只有幽暗的路燈。

我想起訖澄剛才的笑容，像與日落的華光相合了，照亮了黑暗中的歸途。

~~~~~

注1：「NTR是日文“寢取られ”(Ne To Ra

Re)的羅馬拼音縮寫.....NTR以中文來理解，就是“被他人強佔了對象(配偶、戀人、準戀人等)”、被別人戴了綠帽，可以用在男性之間，也可以用在女性之間。舉個栗子~~比如A和B是一對，C把B推倒了就是A被C NTR了，或者C NTR了A。」(引述自《萌娘百科》<http://zh.moegirl.org/NTR>)

壹壹 | Λαβύρινθος | 勒布林陶斯 完

# 壹貳 | Σελήνη | 塞勒涅 α

## 壹貳 | Σελήνη | 塞勒涅

「呀~~~~~好煩呀！為什麼！為什麼！」

樂璇推開滿桌的筆記，趴在桌上雙手揮動。

「安靜點，這是圖書館。」我說。

「為什麼呀！為什麼小果你沒有考試，我卻每一個科都有考試呀！丫呀！！！」

「誰叫妳是心理學系，又選了那麼多課。」

「為什麼商學院就什麼都不用做就只是上台presentation！去死吧商學院！去死吧BBA！根本就不是真材實學，每個都穿著西裝襯衫在哪邊耍屁！說幾句冠冕堂皇的話就自以為是天之嬌子！你們以為大學是招聘會嗎！學術的崇高，人類的文明都毀在你們商學院手裡！你們知道嗎！」

「真是一針見血的發指控呀。古美門樂璇。」我將被樂璇推開的筆記檢回來，放在樂璇面前「所以妳就努力拯救人類的文明吧。」

「丫~~~~小果，我已經坐了四十分鐘啦！屁股都要石化了！再坐下去，以後你從後面插入的時候，就感受不到屁股的柔軟度了，你忍心嗎？嗚.....好想去玩體操呀，救我呀藝莉醬！」

安心吧，藝莉醬。樂璇正活得好好的。

「嗚.....小果，我想要.....」樂璇充滿香氣的身體壓過來，刻意用乳軟壓著我的手臂。

「為了不想溫習，妳還真的是無所不用其極呀。」我用誓不低頭的眼光看著她「妳現在是體操團的隊長與負責人之一，如果你考試的成績太差。學校有權終止你的體育活動。」

「咧~！」

樂璇聽見我這樣說，使用憎惡的臉吐著舌頭。低頭看著滿桌的心理學筆記。

「如果伶馨知道妳成績太差，那就一定會利用這一點——」

「知道啦！知道啦！」樂璇拿著原子筆，用筆尖不耐煩地戳著筆記。

「嗯~那我為了不防礙妳學習。我去哪邊散個步，藝莉醬與琪琪今天也有事，絕對不會偷腥，你放心讀書吧。」我拍了拍樂璇的頭說。

「咧~！」

我拉了拉樂璇的舌頭，便笑著站起來，走到書架裡去。

這是大學最古老，也是最殘舊的圖書館。從差不多一百年前大學創立的時候就落成了，環境是十九世紀的洋式舊木建築，書架上也全都是上世紀，上上世紀，甚至上上上世紀的老舊古書。

在大學眾多的圖書館裡，這是最不受歡迎，甚至盛傳鬼故事的圖書館。特別適合樂璇這種無法安定，又會大吵大嚷的女生溫習。

雖然在我記憶裡，學校從未真的因為體育社團的負責人成績太差，就勒令終止體育活動，但想到我們的對頭是伶馨，就總覺得什麼也有可能發生。

而且Maple Speed之後，包括泚澄，伶馨，體操隊也好像起了不小的漣漪。如果一直在她們三人的酒泉肉林裡，還真的無法好好思考，剛好趁Mid-term，便先讓樂璇安靜下來好了。

我穿過修道院似的迴廊，陰天像灰塵似的陽光飄進圖書館裡，令維多利亞式的酒紅色木材與精細的植物花紋更顯陰森，書本都是我連書名都不懂的第三外語。我好像身處陌生在的時空，每個腳步都是木板地扭曲的腳步聲，似乎轉角就會遇上傳說中的魔法師與幽靈。

我本著好奇的心，隨手拿起其中一本，書名叫《Nana》，作者叫Zola，封面是一幅女生的肖像油畫，穿著華麗的宮廷服。不太會閱讀的我看著書本像蚯蚓似的外文.....這是什麼，法文還是德文... ..我可一個字也不會，想到正在苦讀中的樂璇，我是不是也該讀點書？剛才樂璇對商學院的指控，其實也恰如其份呀。

我闔上書，封面女生的感覺總令我覺得很眼熟，是錯覺嗎。

我將書本放回去，一定是錯覺，現代又有誰會穿成這樣？

我伸著懶腰，在無人的圖書館中向前走。

書架的另一邊響起腳步聲，是人經過的身影。

誰.....？

那好像是長裙的影子，是樂璇在作弄我嗎？不，樂璇今天穿的是迷你裙，不可能。

天色突然轉暗了，煤氣燈設計的電燈還沒有亮起，我站定一望，那人影瞬地不見了，是在躲著我嗎？這是什麼感覺.....心寒？

我前方是書巷的盡頭，身後也是書巷的盡頭，只要我看著其中一邊，就看不見另一邊，我好像身處在無限的迴廊裡，不論走向那個方向，也可能有人在我背後.....

我深吸了口氣，急步離開書巷。

我眼前一黑。

「去死吧。」

冷寒的語氣在我耳邊說。

「嘩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出、出現了！

我拼命向前跑，可是幽靈死纏在我的背上，還哈哈大笑。

「喔呀！」

碰隆。

我一頭撞到書架上，等一下，這種味道，背上那突出的雙峰，還有那就算是地獄傀儡師也能趕跑的笑聲.....

我握著我臉上的雙手說：「我以我姐的名義發誓，真正的兇就是妳，變態小小璇。」

樂璇張開了雙手，我眼前果然是一個堅硬的書架。額頭還隱隱作痛。

樂璇騎在我的背上說：「我溫完習了，去玩吧去玩吧！！！」

「妳少騙人了？就算是記憶面包，你也不可能那麼快就吞進去吧。」我抱著她穿著黑絲襪的雙腿說「妳在跟蹤我嗎？有看見其他人嗎？」

「其他人？沒有呀？我才剛撲上來，你就像見鬼似的到處跑了。」

不，就算樂璇跟在我的身後，也不可能在旁邊的書巷裡。

那剛才的身影，到底是.....？

「小果，真看不出你那麼膽小呀。就叫你不要亂跑，要牽好本小姐的手呀。」

樂璇跳到地上，抱著我說。

不，剛才我一定看見了誰。可是.....

「是妳不要亂跑，好好牽著我手吧，每次都是妳帶麻煩給我。」

我說完這句話，樂璇就噘起嘴，將頭埋在我的胸前說：

「我不要，我不要小果你再出事.....從天台上掉下去這種事情，一次就夠了，我不要發生第二次，不要再丟下我一個.....」

醫院那天的晚上，樂璇就做了一整夜的惡夢。雖然我跟她之後都沒再刻意提起，但果然，她始終無法忘記那天在醫院裡發生的事情。

「趕快跟我告白呀。小璇，那我就可以留在妳身邊了。」我撫著她頭頂說。

「喂，是你跟我告白才對嗎，這種事情應該是男生來做吧。」樂璇抬眼看著我說。

「我什麼都跟妳做了，告白也對我沒好處，我才不幹。」

「是嗎？我的屁屁你還沒有用過吧。」樂璇不經意地說。

咦？

這是向惡魔交換靈魂的條件嗎？

「屁眼，肛交，anal sex。我沒有跟別的男生做過哦，所以是真正的第一次，還保留著。」樂璇揮起指頭說。

「我沒有這種癖好……」

這是實話。

「是嗎，那麼……」樂璇放開了我，退後一步。

然後，她將雙手伸淡粉紅色的迷你裙裡，再慢慢向下拉。

紫色蕾絲內褲沿著兩道柔滑的細腿滑下來。樂璇雙腿分開，刻意讓內褲被拉扯成蛛網似的平面，停留在大腿的位置。

樂璇抓住我的手，放在她的屁股上，擺出慾女似的表情：「小果還是喜歡前面的穴穴嗎？」

## 壹貳 | Σελήνη | 塞勒涅 β

我左右張望，雖然在這個商業都市裡，圖書館已經跟廢墟沒有差別了，但這裡的確是老舊的圖書館，世界文明的寶庫，莊嚴的學術機關.....

我靠近我家的樂璇，雙手緊抱上去吻上她的臉旁，她開始在我耳邊發出嬌嗲的吐息。正當我想順著她的意思，摸向她已經紫色內褲脫下來的私處，她卻突然拉下紫色內褲套在我的頭上，我沒好氣地拿來下說：

「你這什麼玩法呀？」

「好可愛哦～」樂璇親著我的嘴巴說「好癢好癢～快點快點～」

我的手從裙擺翻進去，抱住圓潤的小屁股，雖然沒有森琪那麼翹突，但彈性十足，我跟樂璇親匿地接吻，十指在股肉上捏揉，無意間碰到緊皺的肉輪。樂璇被電擊似的，誇張地縮起腰間：「哎丫～呵呵.....還是想要我的小菊花嗎？」

「我真的沒有這種興趣。」我伸進樂璇的白色雪紗背心裡，按摩著她溫暖的小腹。」

「真的不要嗎？」樂璇打起亮晶晶的雙眼問「不想插插看我的小菊花嗎？」

我靠在書架上，樂璇雙臀環繞著我的頸脖，小背心領口下是一道婉曲的乳溝，我吻了吻她的胸口，說著：「妳以為性愛的是人體實驗嗎？」

樂璇又噘起了嘴：「當然不是呀，性愛是人與人與之間的親密體驗，特別是對女人來說，只有情感上真正喜歡的對象，才能誘發神經分析學的什麼『神經傳遞質』。現在的我，只有小果才可以哦，我只會跟小果一起的時候，才會濕成這樣啦.....」

「看來妳真的有好好唸書。」

「好不公平，女人只會對特定的對象有感覺，但男人就是無差別的針對肉體，一摸人家就硬了...嘻嘻.....」

樂璇咬著舌頭，用如飢似渴的目光看著我，小手放在我漲硬的褲檔上，然後拉開褲鏈，拿出我半硬的小莖，握在手中上下套動，緊貼著我的身軀是兩顆挺乳的乳壓。樂璇沒有弄到幾下，我就脹硬了，我按著樂璇的肩頭要她跪下，她沒有反抗，卻撒嬌說：「等一下也記得幫我舔喔～啾.....」樂璇跪在我面前，伸出嘴唇吻向我的龜頭。

喀隆。

本來被傳說中的「神經傳遞質」完全支配了的我們，被突如其來的巨響嚇了一跳。

聲音從樂璇身後的書架傳來，她像受驚的貓咪般陣起來抱著我。

又安靜下來了。

「那、那是.....？」樂璇小心翼翼地望向身後的書架。

這一次連樂璇也聽見了，那我剛才一定沒有聽錯。真的有其他人。

「小璇，聽我說.....」我輕聲道。

「是.....是吸血鬼嗎？還是七十三年前因為分手自殺而被詛咒的怨靈？還是圖書館傳說殺人事件.....？」

七十三年因為分手而自殺的怨靈？那是甚麼？樂璇卻一臉期待地說著，與其說是驚慌，不如說是未出發先興奮。

「可以先放開我的下體嗎，我明白人緊張的時候抓住身邊的事物，但.....」

「嘿嘿嘿～那是愛的護身符～」

這是什麼？性愛僻邪大法？

「我剛才就聽見奇怪的聲音了，」我認真地說「我本來以為是妳，但我此刻肯定沒有錯，應該有人在跟蹤我們？」

「跟蹤？」樂璇不解地環顧地這連本校學生也沒有興趣，陰森老舊的圖書館「為什麼呀？」

「如果.....」我也試著猜度對方的動機，有誰是我們的『敵人』？然後說「是學生議會的人嗎？難道.....他們想跟蹤我們，乘機拍下我們在公眾場所做愛的照片？」

天色愈來愈暗了，是雷暴雨嗎？已經幾乎跟晚上沒有差別了，但因為這是老舊的圖書館，不到晚上不會亮燈，我緊抱著樂璇溫暖的身體，她「嗯嗯」地點頭，面上總算認真思考起來，然後乖乖地將陽具收回我的褲子裡。

不，最壞的情況，是那人已經把我們摟摟抱抱的照片拍下來了。

我牽起樂璇的手，急步向剛才發出聲音的位置走過去。

「等一下！先把內褲還我啦，喂.....！！」

仍然沒有人，剛才那聲音像是重物掉在地上的巨響，但周圍也不像有能夠發出巨響的事物。我急步視察著書架之間的走道，沒有任何人。樂璇挽著我的手臂，緊張地說：「會不會是我們聽錯了，只是窗聲.....」

「不，我還看到了，在妳偷襲我之前，我好像看著了長裙的影子.....」

「長裙？」

昏暗中，樂璇的虹膜仍然水亮。我笑說：「害怕了嗎？」

「怎麼會～老子甚麼鬼也不怕！」樂璇拍著心口說，放開我的手跑到書巷裡「那麼，我去這邊，你去這邊，三十分鐘集合！不要被抓走了喔～」

說完，樂璇就興高采烈地在無人的圖書館書裡奔跑起來。

話說我今天好像是來監督樂璇溫習的吧？怎麼又會變成這樣。

唉，算了。樂璇始終是樂璇，用她的話來說，坐久了她就會石化了吧。她一溜煙竄到圖書館的暗處裡，連腳步聲與影子也不剩。

這圖書館連地下一共有三層，雖說老舊，但面積寬敞，藏書豐富，走道也很錯綜複雜，要玩躲貓貓的話，說不定可以玩大半天。

但如果有人來監視我們，得手以後，他會做的第一件事是.....

我離開身處的一樓，然後跑到樓下。

古色古香的教堂式高窗上傳來密集的雨聲，像無數的淚珠撥灑在玻璃上，雖然看天色也猜到要下雨，但秋天也難得會暴雨，是冷鋒面吧。雨水滂沱，窗上雨痕密布，剝落的白粉牆上都是蟲行的陰影，散發著不祥的味道。

轟隆。

打雷了。小璇.....！

奇怪，我怎麼會想到樂璇。她並不害怕打雷，但我心裡的不安愈來愈濃烈，我急步跑向圖書館的大門，大門卻半開著，雨風夾雜的寒氣正吹拂木製的門板，地版上滿是雨水，我望向櫃台，怎麼連管理員也消失了？

我記得跟樂璇進來的時候，好歹有一個女圖書館理員，怎麼不見了？

我關上了圖書館的大門，雨水還是沾深了襯衫的衣袖。我擅作主張，打開了管理員櫃台的小桌燈，昏黃的燈泡暈開了，像濾色片般令圖書館變成了七十年前的老記憶。

我深吸口氣，那麼，現在圖書館裡除了我與樂璇，到底還有誰。

我突然想起了，不知道在那一本懸疑小說裡讀過的一句話：

『最可怕的不是誰消失了，而是誰出現了。』

人就是那麼犯賤的動物，你愈戒了，就會思考更多色情的事物；你愈害怕，就會思考更多恐怖的事物。

然後，我發現地上有一行水濕的鞋印。

袖口濕透的寒意沿著我的手腕爬到我的胸口。我發現那串鞋印從大門處出現，經過我身處的櫃台，然後步向圖書館的深處，鞋印的形狀前大後細，看起來像高跟鞋，跟穿著長裙是的同一個人.....不

· 是人嗎？

我放輕腳步，沿著鞋印向前走，鞋印繞到通往一樓的樓梯處，卻沒有走上一樓。我逐漸遠離桌燈照明的範圍，雨聲依舊擾人，周遭都是灰濛的世界，所有書架，櫃子，桌子都變成了墓碑似的輪廓，鞋印消失在一道木門前方，木門前方是通往向下的兩個階梯，是舊式的地窖嗎？整道木門與凹進去的門框也散發出不祥的氣息。

我握住門鎖，沒有上鎖，我再深吸口氣，拉開門把。

「不要呀————！！！！！！！」

原來那不是地窖，只是儲物室。

她全身濕透，瑟縮在充滿霉味的角落，拿著老舊的鐵製提燈，白洋燭火光憧憧。

她金棕色的曲髮都淋得軟成一團，拿著剛脫下來的黑白雙色宮廷服。

「妳是……絲明？小璇的那位朋友？」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關關關，門上門！關門、關門！」

蜜糖色的火光裡，絲明正坦露著長腿與腰肢，她穿著白色的蕾絲內衣，深邃的乳溝完美示範何謂樂璇所說的「隱性巨乳」。

我想起跟她初次見面時，穿著的那種厚重的Lolita服，教人完全看不透她的身材，但現在一脫，真的比藝莉的豐乳還要大，而且有一種快要漲裂的壓迫感。

燭光照著她蒼白的臉孔，像極了古堡裡的女鬼。

只是這位女鬼身材有點太誘人了。

## 壹貳 | Σελήνη | 塞勒涅 γ

「呃？竟然是這樣？」

「嗯.....我.....我本來、本來.....就是.....就是.....圖書管理員.....」

櫃台之所以才沒有人，是因為換班之後的管理員——絲明，躲起來了。

「我不是故意要嚇妳，我以為是學生議會的人監視我跟小璇，所以才追過來.....」

我一直窺見的長裙，原來就是Lolita打扮的絲明。

絲明既是圖書館理員，也是書蟲。她的興趣是歐陸文化，所以經常流連在老舊的圖書館裡。

「妳一直在偷看我跟小璇嗎？我們之後在哪裡.....妳也看到了？」

「我不是.....不是、故意的，」絲明那像花瓣般細薄的嘴唇囁嚅著，說話的方式仍然是斷斷續續，似乎她喉間有某種令她無法正確斷句的機關「我去找.....找書看.....就看到.....看到了你們.....在、在.....在那個.....就.....」

所以剛才的巨響，其實是絲明偷窺我跟樂璇親熱，受驚而掉了手上的書本。

回想巨響的時間點，是樂璇正要替我口交的時間.....

「呀，抱歉，嚇到你了。」

我代表我的小小弟弟，向絲明誠懇致歉。

察覺到我注意到她以後，她便趕快逃跑，又發現我跟在她身後，便想先離開圖書館再說。誰知一出大門便是驟雨，冒雨前行的她，立刻被淋了全身，便又折回來，躲到儲物室裡，正想將濕透的衣服脫下來，我就推門進來了。

除了「隨時找到做愛空間」的技能以後，新技能：神之換裝時間——發動了？

我在尷尬的氣氛中四顧張望，在這儲物室裡找來了一塊尚算乾淨老舊的大布，披在絲明的身上：「妳先把衣服脫下來，我幫你晾起來，濕著對身體不好。」

絲明雙頰通紅，怯生生的雙眼緊張的低垂著，但還是在布下脫下了她的古典連身裙。我替她扭乾了Lolita服的雨水，晾在舊書架上，下面點滿白色的洋燭，用熱氣稍微烘乾濕掉的衣料。絲明則坐在角落，披著舊布，低著頭，雙手包著洋燭的燭火取暖。

「我還以為真的有幽靈呢，哈哈哈哈哈。」我說。

「換班、換班時、同學、同學學、跟我說，今天只、只只只只有、一男一女。沒、沒沒有太多人的時候，我會、會會會去找、書書書本，看，想不到.....一男一女，那、那就是.....就是你們.....」

絲明縮在布匹裡，嘴唇一字一字的碎碎唸著。我一邊聽著，心思想漫遊到另一件事情上。

因為舊布不可能完全覆蓋絲明的全身，所以她深藏不露的美好身材還是非常地亮眼，尤其一對高貴飽滿的雪白巨乳，在浮晃的燭光像古堡外柔軟的初雪，如果有人用油彩將這個畫面畫下來，一定是世界級的歷史名畫。

「不不不、不不.....不要看.....」

絲明察覺到我的目光，將身體布匹拉得更緊，躲在陰影裡。

自從Maple Speed之後，我就沒有再跟絲明見面了，雖然在Maple Speed的時候也只是一面之緣，但樂璇偶爾總會提到她有幫忙處理體操隊的帳務，而她本人，不論氣質還是衣著（與隱性巨乳），也令人無法忘懷。

不過也同樣由於我只是與她第二次見面，我倒是不知道該說什麼，又是在這有點偶然巧合的情況。我一時也予欲無言，我應該要離開了嗎？把她一個人丟在這裡好嗎.....？

「伶馨、有有有、有動作了.....」

只有燭芯隨著燃燒而裂開的聲音之間，絲明突然說了，聲音卻比蠶絲更輕。

「動作.....？」

據樂璇所說，去年絲明與伶馨爭奪學生議會主席的位置，最後卻是伶馨登上了寶座。這兩人之間的關係，似乎跟伶馨的性格般同樣深不可測。

「嗯.....我還看、看看、不不出她在計劃什麼，但好像、在在在在研究什麼、什麼、解解、解解解、解謎、遊戲戲、古、古古書甚麼的.....」

絲明抱著雙腿，似乎跟空氣在說話。

「所以，」我呼了口氣「接下來又會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絲明無力地點了點頭說：「我、我我我、總是贏不過伶馨.....所以.....也許幫不上、不上什麼忙。小璇、小璇、一直、一直直、要我協助，可是.....伶馨、伶馨馨馨、太厲害，也太、太太太漂亮了.....」

各位觀眾，聽見這位彷彿來自羅曼諾夫皇朝冬宮（注1）的貴族美女，說著自怨自艾的說話，你猜我會怎麼說？不用派出古美門，也一定是：

「怎麼會呢，絲明妳也很漂亮呀。我看跟伶馨根本就不相伯仲吧。」

絲明濕溼的髮絲間，透視出瞳孔的火光，既鬼魅又典雅。

「不.....不一樣.....我跟伶馨.....認識.....認識很久了.....她、她.....很聰明.....」

絲明欲言又止地說。她看了我一眼像觀察著我的表情，又趕快回頭。

「你們.....認識很久.....了？」我問。

「嗯.....」絲明點了點頭「很久、很久以前了.....」

我想繼續追問下到底什麼是『很久以前』，可是又總覺絲明要說的話，早就說了。

「這樣呀.....」我只好說「絲明妳喜歡跟小璇做朋友吧？也願意幫助體操隊吧。」

絲明稍為縮了縮雙腳，似乎是用膝蓋掩起發紅的臉，然後再次陷入沈默，但還是點了點頭。

「這就夠了呀，這對我在心目中，妳已經比伶馨更聰明更漂亮更值得我們疼愛了。好啦，我先去找小璇了。」

我看靈異事件的謎團解開了，絲明又怕生，這樣孤男寡女（女的更脫了一半）也不妥當，而且樂璇還在外面一個人。

絲明的臉頰是自顧自通紅著，然後又躲著我的眼神，機械式的點了點頭：「嗯、嗯.....」

「如果下次妳碰到我們，其實也不用躲起來，直接跟我們打招呼就好，不會打擾到我們的。即使是剛才那種情況.....」

絲明的臉頰又更紅了一點，不過還是用力點了點頭：「嗯、嗯、嗯、好好好、好的.....」

「對了，明明，」我轉身之前，還是決定問一個我一直好奇的問題「你是怎麼認識小璇的？」

絲明聽見我的提問，精雕玉砌的臉龐沒有絲毫變化，雙眼仍然既典雅又空靈，良久才回答：「有、有一次在義、義義工、活活動課，我們認識、認識了。她。她.....她說我的衣服、衣服、很、很很漂亮、又說我.....那個、就是.....那、那個.....」

絲明說到了一半突然語焉不詳，我自然追問：「小璇說了甚麼？」

絲明那圓臉的紅暈卻擴散到耳窩去，整張臉像被抹上了茄紅色的水彩：「我我、我的.....胸部、胸部.....很大、很漂亮.....！就、就這樣.....我們認識了。」

我們大學確實有所謂「道德教育課」，也就是學生每學年都要參加兩三次強制的義工活動。所以樂璇與絲明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認識的嗎，話說樂璇會做什麼義工呢？我想像起兩人認識的情狀，目光也不其然再次瞄向絲明的胸口。

絲明立即就用布匹把自己的窩得更緊了，幾乎都變成含羞草了。我說道：「啊，原來是這樣，要做小璇的朋友，辛苦你了。」

「不、不不.....」絲明用蚊聲音量說「不辛苦.....我.....我怕、怕人.....不懂、懂懂說話、不懂跟、跟跟人相處.....小、小璇人很好.....」

「哈哈，」我禁不住笑了「如果她知道一定會很高興。那就是下次再見吧。」

絲明沒有回應，只是眨了眨眼，抑或以她的標準而言其實已屬回應了？我離開儲物室，回到幽暗的圖書館裡，雨聲總算安靜了。

我突然想起剛才那本外文書，封面那穿著宮廷服的油畫少女帶來的熟悉感，原來正是絲明呀。

絲明提醒我們，伶馨那邊的確有動作，所以我對學生議會的猜忌，也不算是我的過慮。

是我的錯覺嗎，我總覺得絲明跟伶馨，有點某種命運的牽連感，至少，兩人身上都有同樣逼人的貴族氣息。

我步上一樓，樂璇呢？她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我隨意在書巷裡蹣跚，雷雨結束之後，連空氣都好像格外寧靜，天色漸漸變亮，一片片幾何狀形的光線，照亮了晦暗的圖書館。

我繞了幾個圈，終於在一道書巷的盡頭，看見了一個背影。

白色的雪紗小背心，粉紅色的迷你裙。

她扶著書架的角落，探頭出去，好像專心的觀察著什麼，裙擺掩蓋的小屁股正蹺著，對了，她的內褲仍然在我的口袋裡呢。

我故意放輕腳步，從後方不徐不急地靠近，她仍然沒有察覺。我一邊走，一邊拉開我的褲鏈，將半軟的陽具拿出來套弄，想想樂璇的痴態，想到絲明的巨乳，一下子便勃起了。

直到我站在她身後，她仍然渾然不覺，到底在看什麼？

我按照心裡模擬了幾次的動作，一手抬高她的腰間，一手執住陽具，用膝蓋分開她的雙腿，腰間由下而上的往上頂。

「呷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丫丫丫！？丫……」

插入成功。出会って1秒で合体！

「連『是誰』也不問就開始叫床了嗎？妳這死變態。」我抱住她的腰間說。

樂璇撐住書架，回頭吻著我，蜜穴柔柔地描搔。

「知道我沒穿內褲的強姦犯，只有一個吧，是強姦play嗎？呀……不行哦，渲染色情犯罪，會引起公眾輿論的，隨非得到我同意吧，那就不是犯罪了。」

「我最親愛的小璇，」我舔著她的腮紅「請問，我可以姦了妳嗎？」

「嘻，可以哦～」

世人已經無法阻止樂璇的變態了。

~~~~~

注 1：冬宮，俄語

· 俄羅斯聖彼得堡的標誌性建築，始建於1721-1762年，屬俄羅斯巴洛克建築。建成之初到1917年羅曼諾夫王朝結束，一直是俄國皇帝們的皇宮。極盡奢華，體現了十八世紀俄羅斯歐陸化的最高傑作。現稱為「艾米塔吉博物館」。（部份資料引述自維基百科）

壹貳 | Σελήνη | 塞勒涅 δ

我插入最樂璇的深處，樂璇下身一震，小穴隨著她的呼吸要收放自如，軟軟的肉壁像融化的糖漿，令本來沾了雨水，滿身寒氣的我都融化了。我緊抱住樂璇，貼近她溫熱的臉頰，說：「果然還是小小璇才是最好的.....」

「知道就好了，嗯.....呀.....不是答應了幫人家舔穴穴嘛.....丫、呀.....」

樂璇扶著書架，我慢慢地挺動起來。好在書架都是舊式的黑檀木，又沉實又厚重，樂璇可以穩步張開雙腿，讓我礮探她的秘洞，用股間碰撞她的充滿彈性的小臂，陽具與穴肉摩擦的刺激令淫水徐徐流出。我摸了摸樂璇的腿緣，果然都濕透了。

「妳還真是誇張呢.....」我掀起她的背心，解開她藍色胸罩的鈕扣。

「人家早就說了，很想要嘛.....唔.....丫、不要、哎丫.....別人會聽見的啦.....」樂璇隨著我的抽插而挫動屁股，淫穴緊窄地套弄著我的陽物。我推開樂璇的胸罩，握她的一對美乳說：「放心，沒有人，妳可以放心叫床了。」

「才不是呢.....丫、好深.....呀、哈.....呃呀.....小果.....伊啊.....」

不單是書架，連其他陳設都是木製，吸音能力甚強，樂璇的浪叫在書巷裡像斷斷續續的交響曲，混雜著燥熱的呼吸聲，一片白色的雨後陽光落在她的玉背上，隨著她被抽送的身體而抖動。剛才絲明說了只有我們兩個，所以我就放心使出了1秒插入，我一手把玩著樂璇的軟乳，一手摸向樂璇的陰核，每次用到這一招，樂璇都會立刻墜入快感的漩渦裡。

「呃呀.....不要、死小果.....嗚.....哦呀、丫、那裡、不要弄小豆豆.....嗯丫」

樂璇抓住我的手，不讓我狎玩她的小蒂。我卻搔起樂璇的乳首上，擠壓著樂璇的乳肉，我抬起樂璇的左腿，樂璇喘叫著讓拈起腳，花心被我一下到底，我停下動作，用龜頭頂著花心打轉，弄得蜜洞如魚嘴般頻頻收縮，樂璇滲出滿身的體汗，貼在胸前急遽的喘著氣。

「要洩了啦、嗯.....丫、小小璇好酸.....丫呀！啊！」

我穩住身軀，像採集乳汁似的捏拉著樂璇的左乳，樂璇股肉亂顛，喉間開始哀鳴起來，我吻著她說：「小小璇又要尿尿了嗎？」她羞著扭動身軀，穴肉緊套我的陽具。她說：「小小璇好舒服，壞掉啦.....嗯.....呀.....要來啦.....丫、啊、啊.....」我繼續衝突著滿穴的愛液，按摩著樂璇的恥丘，刺激著小穴上的尿孔。猛然一頂之下，樂璇像鳥鳴似的丫叫起來，小腹一縮，花心淫液亂洩，幾道潮水直射木版地上。

樂璇雙腿軟軟地發抖，我先行離開她的身體，抱著她藉地而坐，她濕透的陰毛貼著我仍然脹硬的陽具。潮慾滿臉的樂璇抱著我溫柔地輕吻，很會排汗的她髮線盡濕，嘴裡都是濃濃的桃息，她說：「小果今天好硬哦，小小璇一下子就給插壞了.....」我卻覺得還是平常的表現，我安撫著她的仍然溫熱的嫩穴，說：「因為今天也要射很多進去呀。」

「嘻嘻~」樂璇緊抱著我，自起抬起身體，扶著我挺直的陽具，套進她的淫意猶存的愛穴裡，我以為樂璇要騎乘，她卻張開雙手：「老公，抱我~」

「是是是。」

我抱住樂璇，她用雙臂緊摟著我。我用力撐起身體，挽著雙璇的身體向桌子走去，樂璇咬著嘴唇，嘴裡哼聲輕吟，享受著陽具隨著我的腳步而輕突肉穴的快感。我將樂璇在桌上放下來，脫掉她的背心與胸罩，低頭吻著她勃起了的乳頭，用舌尖翻滾糖果似的紅提。

「呼.....嗯.....丫 - ！又咬人家.....好壞.....嗯.....」

樂璇眯起眼，軟軟的張開身體，灰色的光線之下，她的身體似乎是世上唯一的生命，我握住兩顆盈盈的軟乳，對彈性的乳肉又舐又咬，腫硬的下身再一次在淫穢的肉穴裡進出，樂璇再次享受著新的快感，抹著臉叫起床來。

「丫、嗯.....好硬呀.....嘻.....總是欺負小小璇.....哎呀~」

我按著平常做愛的節奏，揉搓著她的雙乳，有致地頂突著樂璇的淫穴，溫熱又細窄的嫩肉令我的緊硬的小莖酥軟舒爽。樂璇也發揮她身體的柔軟度，分開雙腿，M型的撐在桌上，腰間隨意扭動，令小穴無意抽搐。

「好棒呀.....老公.....小小璇又熱啦.....呀丫、呀、哎呀.....」

我忍住射精的衝動，低下頭跟總是淫聲亂語的小嘴親吻著，樂璇一邊嬌喘，一邊熱烈地將舌頭伸到我的嘴裡，像早春的藤蔓恣意攀爬，又隨著陰道的刺激而咬著我的嘴唇，臉上都是美麗又情慾的喜色，我一次插到盡處，她便閉起眼吐氣，蜜洞一緊，我差點就要失守。

我當機立斷，抽離了樂璇的身體，下身突然變得空虛的她，皺起眉頭看著我：「不要欺負小小璇啦.....我也不要這一套.....快繼續，好癢好癢好癢好癢~」我沒理會樂璇的抱怨，跪在桌前，樂璇尖叫一聲，但在她阻止我之前，我便已經親上那片可愛的肉瓣，輕吻著。

「呀.....怎麼突然.....呀、老公你變態死啦.....咦呀、不要吹.....」

我的手指伸進樂璇的小穴裡，雖然因為被陽具抽插而稍微擴張，但粉紅色的肉壁仍然敏感。我舔著樂璇的陰核，手指在肉壁的前端輕按，潮吹過後的下體散發著尿燥味。指尖挖出滿滿的愛液，流滿了我的嘴唇。

「小璇不是最喜歡老公幫你舔穴穴嗎？」我掙弄樂璇的肉芽說。

「可是.....哪有人突然做到一半去舔的.....小璇更喜歡給老公插啦.....」樂璇拉住我的頭髮，聲音從我頭頂有氣無力地傳來「呀.....又來啦.....又想尿尿啦.....」

喀咯。

咦？正當我享受著樂璇的淫聲，玩弄著她的性器。我身後卻傳來了腳步聲。

是有人進館了嗎？那聽起來像高跟鞋，輕細的腳步聲。

難道.....

「怎麼啦.....」樂璇柔聲問停止了動作的我。樂璇沒有聽見嗎？

我站起來，抱起了躺在桌上的樂璇，她吻著嘴上的愛液，說：「滿嘴都是小小璇的味道，變態老公.....是不是想射啦.....快來嘛.....」樂璇套弄著我的陽具，我心裡卻想著另一個女生，如果她又在偷看的話.....

我脫下了樂璇身上僅有短裙，然後坐在椅子上，讓樂璇背對著我，樂璇乖乖她抬起屁股，收納了我的脹得又痛又麻的陽具，她茫然說：「怎麼突然要後面來啦.....」我回答：「是露出play喔。」樂璇不明所以，我分開她的雙腿，向正前方張開她的肉穴，如果站在前方，應該能看到我紫紅色的陽具，正插在兩片粉唇裡吧。

「不要.....不要張開啦羞死了.....呀丫、呀喔、丫、嗯.....」

我們前方是一排書架，書架上密密麻麻的古書，周圍都是疏落的光柱，我看不見書架後到底是否有穿著高跟鞋的女生在偷看，也許有，也許沒有，樂璇卻配合著我的調教，胡言亂語起來，扭動興奮的腰肢。

「穴穴都看光光啦~~老公好壞.....丫、老公最變態了.....哎呀，不要看人家的小穴穴嘛.....呼呢.....」

樂璇開始用力呼著氣，全身都泛著汗氣的芳香，小穴壓著我的小莖，肉穴亂跳，我我抱著她的腰間說：「還好嗎.....看妳高潮愈來愈誇張了。」樂璇抬起腰，回頭吻著我說：「呼、嗯、呼、人家第一次露出play嘛.....只限這一次啦.....老公的龜頭脹死了，還不射嗎？再做小璇就要暈了啦.....」

樂璇的腰肢扭動起來，快速地套動我的陽物。陰唇與小莖相和的位置發出淫穢的粘滑聲，咕瀝、咕瀝、咕瀝、咕瀝，我繃緊下身，跑起樂璇的雙腿，讓她整個身體騰空，然後下沉，挺直的陽具怒抵最緊窄最敏感的深處，樂璇痛苦地嬌吟，我的小莖一硬，火燒似的馬眼瞬間爆發，讓精液都灌進樂璇的盡頭。

「呀丫丫丫丫丫——！！好熱、好熱——老公——丫丫丫丫！！」

樂璇被滾熱的白濁射得放聲尖叫，雙腿抖動，又再一次向前洩出了斷續的水柱，水珠射到空中，又灑落地上。高潮過後，樂璇喘著氣靠在我身上，仍然在快感的後遺症裡。精液倒流出來，流滿了樂璇仍然與我結合的下身。

呼.....呼.....呼.....

這次我聽得很清楚了，的確是喘息聲，而且是女生的喘息，就在我們前方的書架後。

我有意無意地打開樂璇的雙腿，讓躲在書架後偷看的絲明，看見我倆一片狼藉的性器。

「怎麼啦？老公那麼喜歡我露出嗎？」

「小小璇太可愛了，要讓更多人看見呀。」我在背靠著我的樂璇耳邊說。

「嗚.....想不到我真的愛上了一個變態.....」樂璇作態的掩著臉。

「話說妳怎然叫我做『老公』。實在跟妳很不搭。」我搔著樂璇仍未軟化的乳頭說。

「咧～人家偶爾也想走純愛路線嘛。小果，我沒帶毛巾，射那麼多，要怎麼清理啦……」

「這一點我早就想好了。」

我總算離開了樂璇的身體，檢回剛才脫下來的牛仔褲，拿出口袋裡的紫色內褲。

「抹了那麼多精液要洗很久的……而且你要我要穿什麼離開呀！」樂璇抱怨道。

「不要穿就好了，剛才妳不也是這樣。」我用內褲抹著樂璇陰戶上的體液「頂多我去買一條新的給妳就好。」

「嗚，記得要性感的喔……」

我們稍微清理好身體以後，便穿回衣服，雨過天晴，又是午後的斜陽，陰森的圖書館突然變得很溫暖。樂璇收起筆記說肚子餓了，我們便離開圖書館，手牽著手，走進安靜的校園裡，周遭都泥土的濕氣，滿地被雨水打落的楓葉，像沖刷在海岸的金黃色海星。

「這圖書館也蠻不錯呀，才不像傳說中有什麼鬼故事。我們以後常來吧，還可以偷偷的做……」樂璇笑說。

「唔……」我稍想了想「只是因為今天剛好沒有人吧。」

剛才偷看的人大概是絲明吧。

我本來想跟樂璇說我碰上絲明了，也想問問她們做義工的事情，不過現在如果問了，樂璇一定會去找絲明，那就變成好像我拆穿絲明剛才偷看的事情。

想起絲明那敏感纖弱的氣質，恍惚用指尖輕碰都會碎裂的內向，我還是把話吞回去了。

「不是還有一個女生嗎。」樂璇卻突然看著我說。

「咦？」

難道樂璇也發現了絲明？

「穿著暗紅色衣服那一位呀，她一個人坐角落讀書呢，你突然插進來的時候，我正在監視她是否學生議會的人。你不是也有看見嗎？我還奇怪你為何敢這麼做呢哈哈，老公你果然也是個變態。」

嗯？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著！？

『——換班的同學跟我說，除了一男一女，今天就沒有其他人進館了——』

咦？

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紅色衣服！？

那不可能是絲明，因為我比她先離開地窖，她不可能先我一步來到一樓，還有絲明的衣服是黑白雙色，而不是暗紅色的.....

如果絲明沒有說謊，樂璇也沒有說謊.....

「我們開始做愛她就不見了，好識相哦。你的露出play是要展示給她看吧，真是的，下不為例哦。咦，小果，你的臉色怎麼都灰了，是射得太激烈了嗎？不是吧才只一次.....」

「嗯.....不，沒事。」

「你覺得她會是學生議會的人嗎？穿深紅色衣服的——喂，怎麼突然走得那麼快啦！小果！」

「肚子餓了，快去吃飯吧。」

我只想用最快的速度遠離圖書館。我才不想要什麼靈界play。

壹貳 | Σελήνη | 塞勒涅 完

壹叁 | Σφίγξ | 斯芬克斯 α

壹叁 | Σφίγξ | 斯芬克斯

旅行車上都是各個社團的幹部，劣質冷氣機散發著難聞的塑膠味，加上顛簸的山路，像凝固了的車廂空氣令人不免有點噁心。從一個小時開始，窗外便已經是蔭綠的樹林，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到抵達，原來我們的城市有那麼廣闊的郊區嗎？

「這到底是哪裡呀？」坐在我身邊靠窗位置的森琪問。

「我也不知道，就算在地圖上標示出來，也不過是綠色平面上的一個小點吧。知道也沒有用。」我說。

「學生議會到底在想什麼？」森琪推了推眼鏡說，拿出手機「連信號也開始收不到，這也太偏僻了吧。」

「應該是想，到底伶馨在想什麼。」我說。

我想起那天在圖書館的儲藏室裡與絲明的對話。

『——伶馨有動作了一』

「你跟那位伶馨小姐認識很久嗎。」

鏡片之後，森琪用專業人士眼神看著我。

「啊.....當然不是啦。」

我心虛的回頭一望，樂璇與藝莉坐在我跟森琪身後。樂璇穿著白色印花T恤與牛仔短褲，藝莉穿著米黃色的露肩連身碎花長裙，兩人扣著手，互相依在對方的肩頭上睡得正沉，一幅姊妹情深的畫面。

「就是怎麼了？放心跟姐姐說吧，我不會跟小璇打小報告的。」森琪靠過來逼視著我。

我與伶馨不過是泛泛之交，向來態度很曖昧的她實在令人難以看穿。絲明對跟似乎認識很久了，而樂璇因為體操隊與體育部的立場，更將伶馨當成敵人。伶馨也自稱是我的敵人，但我始終感受不到，她身上有任何惡意。

「喂，到底怎麼了，快說～」森琪拍著我的大腿。

我抓住森琪的手，將她拉到胸前，吻著她說：「姐姐是妒忌了嗎？」

森琪冷眼看著我：「怎麼可能，我的正室是小璇，你只是炮友而已，真的荒謬，把自己看得那麼高。哎.....」

我翻起森琪的格子短裙，探進內褲裡撫著她的陰毛。她差點尖叫起來，卻立刻咬著下唇忍住了，她拍著我的肩膀說：「想幹什麼啦，還在車上呢。」

「妳不發出聲音就不會有注意到了，坐了兩個小時的車，大家都快昏迷了吧。」我吻著她薄薄的嘴唇，輕聲說。

「給別人知道體操隊是如此淫亂就糟了。」森琪皺著眉頭。

「那以後不要跟我做？」我威脅著森琪說。

「哼～這由不得你拿主意，身為前輩我才有主導權呀，咕唔.....不要.....」

森琪的神態竟然透露著森瑤的高傲氣質了。這才是她們姐妹的本性吧。

我的手在內褲中往下探，就在快要碰到森琪的嫩唇之際，車停了。

「各位！我們到埗了！」

坐在車頭的學生議會幹部，站起來用擴音器說。

車上所有學生都立刻精神為之一震，我跟森琪也立刻坐正了身子，她拉好了短裙上皺紋，撇了我一眼，然後我倆便忍不住竊笑起來。

「嘩～終於到站了～呵欠.....藝莉醬，快醒來啦！」

樂璇伸著懶腰，從我們身後探出頭來。

「咦，琪琪，小果，你們在笑什麼？是不是趁我睡著了，就慾火焚身.....」

「才、才不是啦！」森琪趕忙否認。

「那就是有啦，」樂璇捏著森琪的臉頰「哈哈，琪琪快張開嘴巴，讓我聞聞有沒有怪怪的味道～～」

那妳要不要聞聞看我的指尖？

學生議會名義上就是學生社團之間的自治機構，權力沒有學校真正的行政機關那麼正式，但對於各社團活動、場地、補助，協調，還是有極大的主導權。

學生議會其中一項工作，就是每年秋天，舉辦一次大型社團集訓，這當然是做給學校看的「功課」，可是這也是各社團與學生議會幹事打交道的機會，所以有不少社團還是會派員出席。

這次出席學生議會社團集訓的，同樣是體操部的主力四人，我，樂璇，藝莉，森琪。據我所知，身兼體操隊會計的絲明，也以學生議會幹事名義出席。

據森琪與藝莉所說，森瑤與鹿儀也分別代表滑冰隊與啦啦隊參加了。我曾經問過泚澄，她說腳傷在身，而且水泳部向來自立自足，不太常參與學生議會的活動。

我們拿著行李，下了車，站在老舊的大鐵閘之前，繡跡斑斑的黑鐵柵欄，久未清理的老藤蔓，似乎是殖民時代的老大宅。

先到埗的學生議會幹事拉開大閘，又是一道山路，這目的地到底有多隱蔽？

「欸～原來這城市也有這麼漂亮的建築呢。」挽著行李袋的藝莉說。

「漂亮嗎？不是陰森嗎？」

我們走到石階上，面前又是一個滿是老樹與濕氣的陰鬱轉角。

「日本也有很多類似的洋館呀，我東北的老家大宅也是類似的建築呢。好親切哦。」

藝莉東張西望的期待著。洋館？不愧是大財閥的女兒。

「哈哈看到了看到了！小果，走快點啦！」

兩手空空走在最前方的樂璇揮手大喊。

「死小璇！給我回來！行李自己拿！！！」我怒道。

我拿著兩人份的行李，總算登上了陡峭的石階，來到一片山中的平地。

包括我在內，所有人都看呆了。

我們眼前是一個迷你的歐式庭園，石版地中央走道，灌木樹叢，夾道是老舊的大理石雕塑，正前方是荒廢了的噴水池，而在噴水池向後方，是一幢奇特的建築物。

那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嗎？

「哈，果然是真正的維多利亞式建築，比我家大正時期那和洋交雜的風格純正多了。」

維多利亞？大正時期？

建築物以灰白色為主調，寬廣的鐵制窗櫺，深邃的教堂式窗戶。外牆是密集排關的古典式廊柱，一共四層的結構厚重挺拔，充滿眼花撩亂的壓迫感。

最特別的，是它並非矩形結構，而是……六角型？不，八角型？

因為站在正前方看不見全貌，所以無法判斷。但從牆身奇異的角度，以及每個轉角的頂層都有一個尖塔，可以肯定一定是某種正多邊型建築。

「這邊下去就是海邊了，我們能游泳嗎？」樂璇掂起探頭說。

建築位置的視野不俗，位於懸崖邊緣，拔地而起高度之下，是一片平靜的海岸。緩慢的浪濤沖刷著無人的海灘，微弱但確實的海潮聲隨風而至。眼前恍惚就是19世紀大型風景畫。

「好啦，我們進去吧。」

我見眾人在開始陸續進入建築物內，便對顧著看海的三位女生說。

我嘗試尋找森瑤或是鹿儀的身影，但來參加的人不少，我一時之間還是看不見認識的人。

「嗚欸……這是……」

連向來大驚小怪的樂璇也噤聲不語，驚呆得小嘴微張。我們跟著所有學生繞過乾涸的噴水池，步上大門的階級，進入玄關。門後果然又是《唐頓莊園》等級的大理石廳堂。

等我們所有人都進來集合以後，學生議會的成員便關上大門。

學生議會幹部成員站在我們前，在大廳的另一邊聚集，包括穿著古典Lolita裝十分顯眼的絲明。

然後，一個穿著男裝長褲皮鞋，黑色雙排金扣外套，戴著水藍色貴族領巾的帥氣黑長曲髮女生，從前方的階梯上走下來，步履清脆，十足貴族的子嗣。

就算是男裝，也同樣是美不勝收的伶馨。

她帶著官式的微笑說：「歡迎各位蒞臨『八卦館』，大家先不用驚訝，這裡其實我們城的官方古蹟，最近開始活化，所以可以租借入住。大家就當這裡是一般的旅館好了。」

八卦館？

伶馨雖然說這裡是『一般的旅館』，但這裡絕對不一般，不論是建築方式、裝設、佈置、燈飾、也絕對不一般。

我們此刻身處八卦館室內的中央位置，大概可以視為大廳，三層的建築是中空風格，每層都一圈華麗的迴廊，一層層層遞上去，直到透明玻璃天空，中央垂吊著看來古物是大型華麗燭燈。

不過，最引人注目，並不是八卦館的內部。

而是就在所有面前，八卦館地下大廳的正中央，有一個展示台，台上一個深綠色夾萬。

伶馨走到夾萬前，伸手放在看是那沉重的夾萬上，說著：「各位同學，這就是今年的集訓內容，而獎項，當然就在這夾萬當中。」

Ω

「社團集訓？」

我在大學的茶座裡吃著午餐，樂璇卻突然揚起手機說，坐在樂璇身旁的藝莉，也探頭過去看。

「嗯嗯，發給所有社團領導人的公文，學生議會傳來的。」

我打開手機的電子郵箱。果然，是學生議會主席伶馨親自撰寫的郵件，信內只有簡單的幾行字，沒有海報，也沒有圖片，內容是在十月底將會舉行社團集訓，希望所有社團派出幹部，踴躍參加。

最奇怪的是，集訓地點竟然保密。

這種所謂的集訓，從來只是公式活動，表面上說是為了培訓幹部的領導能力，但實際只是無謂的集體遊戲以及社團間的聯誼宿營。

「伶馨親自策劃的活動！這是戰書嗎？」樂璇怒氣沖沖地說。

「不，妳想太多了。」藝莉擺著手說「這集訓一直都有，一直也是由學生議會負責，去年啦啦隊也有參加，最後還勝出了。所以今年由伶馨做主辦人，也很合理。」

「是嗎……」樂璇看著手機，若有所思喝起可樂。

「『勝出了』？」我問藝莉「這集訓要分勝負排名嗎？」

「呀咧？」藝莉發出地道的驚呼「你們不知道嗎？你們上學年還不是體操隊的成員嗎？」

樂璇搖了搖頭，回答：「我是上年度下半年也加入的，所以上半年有沒有什麼集訓，我不是很清楚。」

我也搖了搖頭，回答：「我是今年度才被我姐拉著來打工，所以也不清楚。」

至於藝莉，我知道她去年就是啦啦隊的成員，她也是在那時候就已經認識鹿儀。

藝莉似乎有點難以置信地看著我們無知的臉，然後說：「好吧，是這樣的。我聽說的，也不知道是否就是這樣。因為學生議會每年都要舉辦集訓，這是大學校方要求的工作，可是很多社團就覺得好麻煩，不想花時間應付學生議會之類的，參加團體就愈來愈少了。學生議會深感這樣下去，也很難跟大學校方交代，經過大學、學生議會、社團代表的三方交涉後，從四年前開跟，參與集訓又勝出的社團，就會獲得獎項，而獎項的內容……稍為『學生議會決議權』。」

學生議會決議權？我好像聽見跟體操隊世界很不搭調的用詞。

「那是什麼？」樂璇問道。

「具體細節我也不是很清楚，」藝莉偏起頭想著說「但好像是一種有限度的決議特權，去年啦啦隊就是因為獲得了這項決議權，所以才獲得球場的優先使用權。」

「這什麼什麼權，有那麼厲害嗎？」樂璇兩眼猛瞪。

「據我所知也不是什麼都可以，我真的不太知道細節……」藝莉看著樂璇說「可能去問問妳那位叫絲明的朋友，會比較清楚。」

「那麼，」我插嘴問「比賽的內容是甚麼？」

藝莉望向我，回答說：「這每年都由當屆的學生議會去決定。去年是沙灘排球.....」

「咸濕排球、不、沙灘排球.....」

我望向穿著淺藍色印花T恤的藝莉，她似乎察覺到不懷好意的眼神，便連忙說：「我去年沒有參加啦，不過鹿儀有去，據說就是因為她，才贏得了第一名。」

「所以.....」我故且試著兩位女生的意見「我們要參加嗎？」

樂璇深吸一口氣，經過大概有那麼一兩秒又疑似只是做做樣的子深思熟慮，放下手機：「哼，去就去呀！我就看那死伶馨就搞出什麼事情，而且，我也不想眼白易看著其他的社團獲得那什麼什麼權啦.....雖然我聽不懂那是什麼。藝莉醬，我們待會去琪琪吧。」

「那麼，」我對樂璇的想法不予否認「那我去問問泚澄。」

「嗯.....不知道今年是需要準備泳衣呢？」

藝莉搔著臉珠，然後偷偷地看著我一眼。

壹叁 | Σφίγξ | 斯芬克斯 β

我們站在人群大約中央的位置，遙看著伶馨展示的夾萬。

那是電影中很常見的經典智能夾萬，深綠色的厚重外款，看來有如完全固體般沉重的外型，有著數字鍵盤可以輸入密碼。

「大家不想用得太複雜，」伶馨清晰地解說著「獎項照慣例是『學生議會決議權』，而獲得獎項的方式也很簡單，就是解開這個夾萬的密碼鎖。」

伶馨拿起食指，像藝術品拍賣官，伸手往夾萬上的數字鍵盤，按下「0」。

鍵盤在圓柱形的透天大堂中發出清脆的「呖」，聽來像鳥類的叫聲。

「密碼是9位數，最快解開密碼的隊伍，就能獲得『學生議會決議權』。怎樣，很簡單吧？」

伶馨向現場所有人投以真誠的淺笑，可是現場卻鴉雀無聲。

「一共有三日兩夜時間，這密碼鎖沒有錯誤限制，你喜歡用強行試出來也可以，手法不限」伶馨說「這就是今年的集訓了，不用打排球，也不用流汗，除了解謎以外，再沒有其他活動、三餐照常供應。是不是很省力氣呢？那麼大家就努力吧。」

伶馨的唧唧說著，但現場所有人，仍然瀰漫著一份被戲弄又無法反抗的死寂。

接著，伶馨轉頭就走。正當很多人，包括藝莉、森琪，臉上也是一臉疑惑之際，伶馨走到一半又回頭說：

「啊，對，我循例給大家一點提示，咳、」伶馨用響亮的聲線說著，卻突然咳嗽了兩聲「這個謎題在歷史上的真實事件，而最後解開的，是這幢八卦館的清潔傭人。所以，答案就在八卦館當中，所以我沒有騙大家，真的很簡單呀。祝各位好運囉。」

我看著伶馨轉身過去，步履優美的背影。

這算什麼鬼提示？

Ω

「搞屁呀！」樂璇踩在房間的彈簧床上跳著「你玩甚麼『大逃殺』我也沒有怕！死伶馨算什麼鬼推理劇場！這算什麼集訓啦！老公！把我接住！」

「喂，等一下，啊呀！」

樂璇從床上一躍撲前，借著彈簧的彈性以優美精準的弧度躍前，我慌忙從正面接住她的身軀。她抱住我的頸吻著我的嘴唇，落地說：「啾卜~呼呀！不如我們先不管了，來個4p啪啪啪再說。」

「妳別亂來啦！」我說著，還是忍不住揉了揉樂璇牛仔短褲下翹實的屁股「藝莉醬.....妳，還好嗎？」

正當我跟樂璇擁抱著胡混的時候，看見藝莉坐在另一張床上，拿著手機深思不語。

「我在看這邊的地圖.....」藝莉入神地看著手機屏幕「學生議會把這三天的供餐時間，注意事項，平面也電郵給我們了。」

我與樂璇相看了一眼，便也來到藝莉身邊，一左一右在她身邊的床上坐下來。

「嗚欸.....」樂璇露出看見車禍照片般的表情「這什麼鬼啦，這是這邊的平面圖嗎？這是什麼？風水陣？」

藝莉手機上顯示的，是八卦館的三層平面圖。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咦？」藝莉倒是有點驚訝地來回看著我跟樂璇「你們不認識這個東西嗎？」

她塗了瓷甲的指尖指著手機。我跟樂璇更覺得奇怪，便一同搖了搖頭。我問：「妳.....是什麼意思？」

「易經《八卦》呀。」藝莉張嘴說著，「我以為.....每個會中文的人都會呀？這不是什麼古學經典嗎？」

我完全摸不著頭腦，樂璇也難得一臉困惑。這是什麼誤會？就像我們以為日本人都很尊重三文魚嗎？

「抱歉了藝莉醬，」我認真地說「妳就當我們什麼都也不懂，認真解說一次吧。」

「咳唔，」藝莉清了清喉嚨「我也不是很懂啦，可是我媽是華人嘛，所以也有點研究，而且日本也很多學者在研究這個。簡單來說，這個八角形的圖案，就是做『八卦』，而你們看見剛才門上那三行的『橫線』，都叫做『卦』，一共有八個卦，所以就叫『八卦』。」

我們體操隊分配到的房間在二樓，學生議會的幹事帶我們來到房間前，門上很怪異地沒有房號，只有一個「」的圖案標記。

原來這個東西叫做卦呀。

「關於『八卦』的說法及解釋有很多。」藝莉放大了手機上的「」的圖案解說著「但有幾點是不會變的：首先，卦一定是由三行橫線造成，中間斷開的代表『陰』，不斷開的『陽』，每一行都叫『爻』（粵音：饒），所以像這個，就是橫線是『陰爻』、『陽爻』、『陰爻』，陰陽陰。第二，八卦每個『卦』都有名字，分別是乾（）、坎（）、艮（）、震（）、巽（）、離（）、坤（）、兌（）。」

「啊????」樂璇頭上的問號大概足以敲破她的腦袋「這什麼奇怪的東西啦????」

「真的說起來就很複雜。」藝莉帶著理解的微笑「《易經》基本八卦，又或是完整的六十四卦，是用來占卜的，所有有點抽象。但總之呢，你們都先記住這些吧：八卦館每層的每個房間，可以都以卦為名。如我們就在『二樓的坎室』。」

「這到底跟這一次謎題有什麼關係.....？」我問藝莉。

藝莉也扁起可愛的小嘴搖起頭：「我還不知道.....但我想，一定就這八個卦有關，而且也跟這幢八卦館的結構有關。」

樂璇站起來跪在床邊，抱起雙臂，像是小學生面對數學難題般呼了口氣，完全無計可施。

我故且試著思考，密碼有9個數位，那麼就八卦共有8個，最基本的感覺似乎對不上。

「藝莉醬，」我問道「八卦可以分別代表數字嗎？」

「可以呀，」藝莉也似乎心有靈犀，想到類似的事情「古人相信八卦可以代表很多事物呢，包括數字。不過我有點忘記了，要查看看.....」

這時候房間打開了，是森琪。

森琪一關上門就重重地呼了口氣，像在模仿五秒前的樂璇。

「差點迷路了，」森琪說「完全沒有頭緒，確實這裡就一幢老建築而言，每扇門上都有奇怪的圖案，我去一樓及三樓都看過了，跟我們這一層完全一樣，當然房間裡就不知道了。」

我們剛才進房以後，森琪似乎耐不住滿腦的疑難，說要自己出去走走，看看周圍有沒有甚麼頭緒。

森琪又走到窗前，推開古香古氣的大玻璃窗，柔和的海風瞬間注滿房間，甚是涼爽。

「琪琪，」我走森琪身邊「妳也想解開謎題嗎？」

「反正都來了嘛，」森琪跟我回答「我還以為上次什麼Maple Speed一樣要打個你死我活，我可連紗布藥水都帶來了，結果.....不是這麼回事呀。」

我不禁笑了：「妳也想到太周到了吧。不過，這次的集訓，確實很出人意料。」

我想森琪站在窗前，彷彿各懷心事地看著窗外的海洋。

如果就景觀與居住環境而言，這八卦館倒是頂級。

如平面圖所顯示，一樓以上房間都是環形結構，每一層有八個房間，我們二樓的「坎室」也個是不實用的梯形，但房間裡卻是瑰麗的維多利亞風格。各種高級的雕飾與彩色花紋令人像回到了伊莉沙伯一世的時代，更設有足足三張雙人張，衛浴空間也十分寬敞，恍惚是高級的國外旅遊行程。

我們的房間正對著懸崖外的海岸，秋高氣爽的藍天之下，是延伸到水平線的碧藍海洋。

「好啦！！大家都不要這樣都不說話啦！像甚麼體操隊了啦！」

樂璇突然站在床上大喊起來。我、藝莉、森琪三人都倏然望過去。

難道體操隊就要喧嘩上等嗎？

「我們你們說呀！！」樂璇一副老江湖的模樣「我平常諗書諗不去的時候，就會出門到處亂逛，躲在房間裡根本就沒有用呀！不懂就是不會懂！你坐到天荒地老也不會懂。」

不要把妳偷懶的藉口那麼正當地說出來好嗎？這女魔頭到底是靠什麼考上大學心理學系的？

「所以！老公！藝莉醬！琪琪！」樂璇用指揮的語氣說「我們各自就出去探險吧！兩個小時後再集合！然後我們來提議一個9位數字的答案！錯了也沒關係呀，就這樣吧！！」

~~~~~

作者注 1：八卦出指儒家經典《易經》，就學術角度而言，八卦並非如坊間傳聞般神秘，有驅鬼僻邪的異能，而是古代中國人占卜，參照人生與世界的工具書。八卦每一封由「爻」組成，直線為「陽」，斷線為「陰」，按方位劃分而成八卦圖。八卦微言大義，又可互相組合，成為涵義更深的「六十四卦」。易經的研究博大精深，橫跨中國歷史，不茲詳述。

## 壹叁 | Σφίγξ | 斯芬克斯 γ

「啊！」藝莉突然用掌頭敲著手掌「我懂了！！」

「什麼！？」我驚喜地說「妳解開那密碼了？」

我與藝莉下著樓梯，前往一樓大堂，那裡已聚了眾多參加者，在密碼鎖上試著各種密碼，數字鍵盤輸入聲此起彼落，但回報都是錯誤的警告音。

「我知道為什麼伶馨要設定這種解謎遊戲了，」藝莉恍然大悟地看著我說「因為如果一旦沒有人猜到，就不用把『表決權』交出去了！」

我聽完藝莉的解說，也不覺呆站在梯級上：「這.....原來如此.....根本就是獵人考試嘛。我都想直接休刊了。」

「那是什麼意思？」藝莉不解地說。

「沒有，」我制止自己的胡謔「這種做法.....確實是，嗯，非常巧妙。」

「對，我們一般總是覺得，」藝莉繼續說「集訓嘛，就一定是競技項目，什麼球賽啦，體能比賽啦，那就一定會有名次勝敗，那麼最後不管結果如何，伶馨都會把『表決權』交到其他人手上。可是現在就不同了，三天兩夜時間，如果沒有人猜到，就真的沒有了。我們都是自願參加的呀，我們無法說伶馨這不公平。」

我瞬間感到這背後的算計，又想起伶馨剛才那在大廳中悠然自得的笑容。

伶馨知道我們有意讓體育團體組成體育部獨立，如果集訓是體育活動，那麼最後勝出者就算不是我們，舉例是水泳隊好了，我們體操隊也可以跟水泳隊合作。

然而，就正如藝莉所說，如果這次到最後也沒有人成功解謎，那伶馨就不用擔心有這種政治危機了。

「好可怕呀，」藝莉咬了咬下唇「伶馨小姐，人又漂亮，身材又好，還那麼聰明，大可怕了啦。」

我握藝莉的雙肩，吻了吻她的嘴唇：「放心吧，我家的藝莉醬也一樣又聰明又漂亮身材又好呀，我們一定可以成功解謎的。」

「嗯！」藝莉難得沒有吐槽的油腔滑調「我一定會努力的，我就不信有那麼困難。」

我跟藝莉一起來到大廳前，藝莉站在圍繞在夾萬的參加者中間，看著那堆像驗屍官的人群，不斷試著錯誤的密碼。

「不.....」藝莉專注地想著「這怎麼可能？無理だ，也不.....也不對。」

我看著夾萬像可憐的生物般一直發出拒絕的怪叫，心裡其實一點頭緒也沒有，但藝莉卻已經完全

沉迷到解謎遊戲裡了。我便摸摸她的腰說：

「藝莉醬，我去周圍看看，待會再來集合。」

「嗯嗯，」藝莉心不在焉點頭「好的，老公加油.....唔.....」

九位數字的密碼。

這實在有太多可能性，就算這個年代大家都多多少少玩過逃離密室的遊戲，但此刻身處在如此非同尋常的舞台，我的大腦已經超載了。

我試著在地下大廳裡隨意走動，欣賞這真正令人目不暇給的古典建築。我相信這八卦館必定是上世紀、或是上上世紀的上流階層所建，只是隔入了傳統的八卦觀念。我走向無人注意到的一扇木門，試著輕輕推門，卻發現門並沒有鎖。

那是一間老舊的客廳，裡面放著各種的雜物，也有各種梯子、油漆、踏台等等的工地用具。我想起伶馨剛才提過，這是正在活化的古蹟建築，大概目前仍然工程進行中。

我關上這扇無關痛癢的門，完全無法找到任何思考的切入點。

我獨自走向大宅大門旁邊的偏門出入口，悄悄地推門出去，室內清爽開闊的空氣撲鼻而來，我立即將熙攘的討論聲拋諸身後，推門外出。

八卦館外是西式的官廷庭園，但都明顯已經日久收修，不論水池或是花園都落滿枯枝敗葉。我繞著八卦館的外牆往前走，庭園的範圍比我預期中寬闊，我在平靜的陽光走了一會，踩著良久無人清理的枝葉，仍然看不到任何圍欄或是出口。

啪沙。

我身後傳來了腳步聲。

我好奇回頭一看，竟然是她。

「啊.....我就忘記了，原來我沒有運動用鞋子。」

「妳在.....跟蹤我嗎？」

我望向穿著黑西裝的伶馨，她正用短跟鞋踩了踩地面，甩掉踩到的碎葉。

「如果你們能夠拿到『表決權』，那我會很苦惱，利害關係之下，我總得要打探情報。」

伶馨往前走了兩步，繼續用她那如長夜般令人看不透的雙瞳看著我。

「果然藝莉醬是對的、哎，不，難道.....！」我登時說「妳這麼說，我是走對路了嗎？原來解迷的方向是在八卦館外，不是在室內？」

否則伶馨也不用故意跟我了，對吧？

伶馨默默地定睛看著我，然後嘴角失守，噗哧失笑，然後按住小腹發出嬌美的笑聲。

「丫哈哈哈哈哈～～你想太多了，你真的是……哈哈、咳咳咳、唔、咳……」

伶馨也許是笑我太過激動，氣管又開始發出挫折的促音。我關切地走前，她卻揮了揮，拿起她的類固醇噴製吸了一口。

「呼～雖然我個人不希望你們能拿到『決議權』，但我自問很公平，給你們所有的提示就已經是所有的提示了。」

伶馨坦然說著，表情完全沒有戲弄我的氣息。我也只好說出我內心的想法：

「妳出的謎題……太困難了。我想我們體操隊能想拿到『決議權』也不錯，但實在沒有信心。」

「困難嗎？」伶馨眼珠一動，用詢問的眼神看著我「我倒不見得，我說過那很簡單的。因為……我提到的那位成功解謎的清潔傭人，就是我的養父。」

Ω

在我眼前的，是一棵古老的大榕樹。

與城裡常的大榕樹不同，在我眼中這一棵大榕樹卻散發著完全不一樣的氣質。那麼深沉、那麼厚重、那麼孤獨、卻又那麼實在。

我伸手獨碰那魁梧樸拙的樹幹，表面既然不溫暖也又冰冷，樹皮上蒼勁的裂紋透露著不朽的木質。我初次覺得，我好像感受到這老樹的呼吸。

「我也很久沒有來看這棵樹了，但從我小時候我爸帶我來看開始，我就覺得它深深吸引著我。」

伶馨踩在老榕樹像海浪般板根上，跟我一樣伸手輕撫老榕樹的表面。舉頭看著茂盛的枝葉。

老榕樹的樹蔭像一片盛夏的雲，數以萬計的深綠色葉片，構成了那千絲萬縷葉蓋，在陽光之下盛著黃金色的日照。

「這些紅線是……？」

我發現老榕樹的樹幹上，框綁著大約五、六道組紅繩。那那紅繩久經風雨，原來大概是鮮血的色澤，現在呈現出陳釀已久般的酒紅，像是老榕樹自有永有的血脈。

「我也不知道，」伶馨撫著老榕樹，然後深呼吸說「我小時候來的時候，也想過這問題，早知道那時候就問問我爸，可惜沒有機會了。八卦館的文獻裡，也找不到解釋。」

伶馨的養父，早就在四年前過世。

伶馨跟我說，她其實是孤兒。在孤兒院中長大，8歲的時候，被一位中年男性收養了，那就是他後來的養父。

伶馨養父在收養她之前，本來是八卦館的清潔傭人，而八卦館原來館主，是一位靠賣辦起家的本地富商。館主膝下無子，所以視館中所有員工及傭人為家人，死前解散了所有傭人，再付上一筆令眾人都足以安享餘生的遣散金。不單如此，館主想到身後要有人接手八卦館，就在死前出了一道謎題，能夠解謎的人，就能獲得八卦館的業權及相關資金。

伶馨養父成功解謎，也因此接手了八卦館，一躍成為富商，乘著城裡的經濟發展，財富比當年館主更富足。他當時已經年屆五十有多，未曾娶妻，只想著自己身後，也一樣有人要接手自己的一切，便決定到孤兒院收養一位後人。

「我問過我爸，為何那麼多男孩女孩，偏要選我。」伶馨背著我，像對著榕樹告解「他說，因為我很聰明，但更重要的，是我有這個氣管病。如果不救我，可能我就那時就活不下去了。」

伶馨的養父對八卦館有極為的深厚感情，後來用財富設立了基金，用作保育八卦館及城中其他需要保育的古蹟，這亦是他給予伶馨的訓練。

「所以，你們別以為其他人也一樣隨便能夠進來八卦館呀，」伶馨回眸對我說「你們那麼榮幸在它正式開放之前就能入住，是因為真正的業權人，就在你面前呢。」

「很抱歉，伶馨。」

聽完這不知能否稱為曲折的身世，我這麼說了。

「為什麼？」伶馨過轉身，坐在一片像山脈般的板根上。

「當妳跟分享這一切給我聽的時候，我仍然在想這當中是有解謎的線索。」

伶馨再次清脆的笑了，這次她似乎刻意放輕了笑聲的節奏。她帶著綺麗的笑意對我說：「真是負心的男人呀。不過我還是那句話，要說的提示我早說了。不過，你不問我嗎？」

「問什麼？」我說。

伶馨蹺起優雅的雙腿，饒有趣味地看著我：「問我：『為什麼我要告訴你些』。」

「呃，這個.....」我搔了搔頭，望向疏條交映的榕樹「對呀，為什麼呢？可能我今天已經太累了.....又或是，我身邊的每位女生，都有著不一樣的背景，不一樣的身世，我就習慣了承受這些故事。」

「原來如此，」伶馨站起來，拍了拍大腿的泥灰「看來是我太自以為是了呀，你果然還是對我沒有興趣。」

伶馨說著又回頭望向老榕樹，那對她來說，彷彿就是教堂中的信仰象徵物。

「啊……不，我絕對不是……只是……」我艱難地搜索著用詞「因為妳是學生議會主席，也因為妳反對體操隊與體育部的獨立，不，我在說什麼呢。真是的，好啦，伶馨，你為什麼要跟我說這些。」

伶馨總算滿意地笑了，穿過樹蔭的陽光像一片片輕紗般落在她臉龐上：「因為你還有一件事不知道呀，她果然沒有跟你說。」

「她？」我如墮五里雲霧。

「我在孤兒院的時候，認識了一位朋友，她長得比我漂亮，氣質又好，腦袋也不見得比我笨，我一直以為她會先被收養。如果我爸卻先選擇了我，結果她最後即使到成年，還是沒有被收養，始終都是一個人。原因是，她有嚴重的口吃。」

口吃。

我想起那身華麗得像來自另一個時空的衣裝。

「妳說的，該不會就是……」

「就是近來跟你們走得很近的絲明。」伶馨說「我們認識已經有一輩子了。」

## 臺叁 | Σφίγξ | 斯芬克斯 δ

「啊.....わかんない！（我不知道啦），好難呀！完全想不到啦！」

日沒將至，可惜的是這邊海岸並不西向，我們沒能看見海平面上日落，但秋天的晚霞渲染成一整片漸變的橘紅色，彷彿風一吹起，就會從雲間吹出深紅的楓葉。

藝莉卻似乎沒有任何閒情逸致，只是跪在地上，把彈簧床當成書桌，用便條紙寫著各種數字組合，但不少寫下來就被她塗去及劃去了。

「妳也不用太傻腦筋了，」我從窗邊來到她身後，也跪下來，捏她的肩膀「看呀，妳連肩頭都繃緊起來了，快放鬆點。」

「唉啊～」藝莉靠在胸前，讓我好好地按摩她的雙肩「9位數字有太多可能性，可能是隨機數列，可能是有意義的排列組合，也可以是數字加起來的總和，或是乘績.....嗚，這好傷腦筋呀。」

藝莉一整個下午都是苦思著這道謎題，結果卻仍然是毫無頭緒。樂璇下午本來宣稱兩小時後在房間再集合，結果呢，我跟藝莉準時會合回來，樂璇與森琪也沒有。

我想樂璇大概是帶著森琪去哪裡胡混了。我一點也不意外。

「那麼.....就不要想呀。」

我直截了當地對藝莉說。

藝莉訝異地回頭，怔望著我說：「怎麼可能呀，這关系到『決議權』的呀。」

「可是，我們還沒有想到推行體育部獨立的細節吧，目前最要緊的，其實是世青資格賽。其實我姐也有微言說，我怎麼讓你們參加這種無謂的集訓，我也是說這與學生議會的補助，她才放我們來呀。」

藝莉聽完了，只是拿起一張寫著各種數字的紙張，若有所思地說：「可是.....如果我們拿不到，就會給別人拿掉，例如鹿儀.....」

我這麼聽著，突然心裡就有了底。可能是藝莉知道鹿儀也有參加，但卻不希望被鹿儀擊敗吧。唉，女人的戰爭。

我稍低下頭，湊向藝莉的臉旁，輕吻著她白嫩的頰旁，說道：「我家的藝莉醬這麼厲害都想不出來，鹿儀怎麼可能會想到呢。」

藝莉我吻著便輕柔的呼吟著，而我當然是故意吻著她的敏感帶。藝莉說道：「你不要太少看鹿儀啦，她不是那種只有外表的笨蛋，聰明得很呢、丫.....老公、嗯.....」

我繼續吻著藝莉泛起殷紅的臉珠，雙手她的肩掃到她的背項，然後撫過她脇下，往前輕輕捧起她美滿的乳峰，在細薄的紗裙質料溫柔撫摸。我說：「不過，我是認真的呀，想不出來就不要想了。這三日兩夜的旅行，就當是我們好好放鬆。對了，藝莉醬最後有帶泳衣嗎？」

藝莉靠在我懷中搖了搖頭：「沒有.....我不知道會來到海邊。嗯唔.....、不要.....嗯.....」

我在衣服上愛撫著藝莉的豐乳，輕柔地搓擠著她的乳側。藝莉口裡說不，但身體已揮發出蘭花似的汗香。我挑逗著她說：「真的不要嗎？看妳耳朵都紅了，想被老公欺負了吧。」

藝莉身體愈來愈嬌軟，呼息一點點粗重起來，卻說：「嗯.....，人家、人家腦裡都想著密碼、嗯.....，這樣好奇怪.....唔～」

我的雙手一邊揉玩著藝莉的乳房，另一手開始在她身上漫游走，不經意輕撫著她的小腹與腿間，然後我說：「我有一個方法讓藝莉醬可以馬上忘記密碼的事情。」

「哼.....」藝莉卻輕嗔道「不就是.....嘛.....老公就總想著色色的事情.....」

「沒那麼簡單呢，藝莉醬來這邊。」

我一口否認，藝莉倒是有點意外又好奇地瞧著我。我牽著藝莉的妳，讓她地上站起來，然後我叫她坐在另一張空著的雙人床上。

「所以又要.....咦、老公.....？」

我用手掌包覆起藝莉溫熱的臉蛋，摩挲她白裡透紅的桃頰。她大概以為我要她用上嘴巴之際，我便她面前的跪下來。

「我就老實吧，」我跪在地上，雙手放在藝莉被米黃色裙擺掩蓋的大腿上，她仍然一臉困惑「我唯有就沒有嘗過藝莉醬的呢。」

「咦？那什麼意思.....欸！哎呀、ㄚ、いや（討厭），老公不要、ㄚ～」

我迅速地掀起藝莉長布裙，把頭伸進她的腿間。

「ㄚ、小果、うそ（不會吧），不要這樣、ㄚ，不要脫.....嗯ㄚ.....」

藝莉隔著布裙敲著我的頭，起初幾下粉拳還算認真，但當我脫掉她的淡黃色內褲，分開藝莉的雙腿，抱起藝莉的屁股，將私處拉近，然後輕吻，淡淡的愛液沾上我嘴唇，她發出嬌羞的呻吟，只是有形無實的掙扎著。藝莉的長裙依稀著光，暖黃色的晚霞令足以令我看到修剪整齊的陰毛，色澤迷人的性器，以及瀟灑的濃烈的體香。

「怎麼這樣.....ㄚ.....那是什麼，不要、不要吻那邊.....哎呀哈.....」

我唯一就差沒幫藝莉用過嘴巴。狹小的裙擺裡，我用舌尖挑弄著慢慢充血的陰蒂，藝莉的雙腿漸漸放鬆，雙腿分得更開，我舐著洞口的軟肉，雙手愛撫藝莉最敏感的大腿內側，愛液便像海綿的水份般滲出。

「哈呼.....呀呀.....這樣會、這樣藝莉會.....呀、ㄚ.....」

藝莉的私處滲出可愛的熱氣，散發著情慾的氣息，陰核與內陰已經受刺激而軟軟腫脹，我挺起身

離開裙擺，呼吸著清新的空氣，藝莉捏著我的鼻子，一臉不滿：「人家還未洗澡啦，很髒的.....」

我脫去藝莉的長裙，輕撫藝莉的外蹠的陰唇，湊近她的臉龐說：「才沒有呢，藝莉的味道是三人當中最香的。」

藝莉通紅著臉的說：「我才不信。話說，原來你已經嘗過小璇與琪琪的啦.....」

我當然使出「秘技·轉移話題」，說著：「我嘴上都藝莉醬的味道了，那藝莉醬是不是不會再吻我.....」

藝莉哼就了一聲就抬頭吻著我，我們互相吞嚥對方的津液，她咬著我的嘴唇說：「騙人，才沒有很香呀.....」

我忍不住又吻了一回藝莉，將頭埋在她穿著深黃色乳罩的乳溝前，吻著柔軟的乳肉，然後伸手解開胸罩扣，一對圓潤尖挺的巨乳便盪漾而出。我伸出舌頭，從沉重的下乳開始輕吻。

「嗯.....唔呀.....哼.....好壞哦~好癢.....唔.....」

然後張嘴含住淡粉色的乳首。柔軟的乳首在吸啜之下敏感挺立，我用剛服侍過小穴與嘴巴的舌頭，舞弄著令豔紅的尖端，藝莉呻吟著抱著我的後腦，我又吻向她的右乳，輕咬著同樣脹紅的紅豆，探到藝莉的腿間，在陰核上輕按。

「丫——哼.....嗯唔.....咪咪好脹.....呶呀.....」我舔遍了每一寸的乳肉，然後捧著沾滿唾液的雙乳，脹鼓鼓的乳房手感十分美滿，我一邊搓揉，再次跟嬌嗔的藝莉相吻，我脫去藝莉身上所有的衣服，她白皙豐盈的裸體浸泡在蜜糖色的黃昏裡，像極古典油畫中的裸體模特兒。我問藝莉：「藝莉醬想要嗎？」

藝莉醬羞羞地輕拍我的胸口：「又來了，又欺負藝莉了.....」

我脫去皮帶與長褲，藝莉拉開我的內褲，握住我的下身套弄起來：「好溫暖.....藝莉想要.....」

「是嘴巴想要嗎？」

「那裡啦.....小藝莉想要.....」

「那張開給我看好嗎？我好像沒有好好看過藝莉醬的小穴穴呢。」

「唔~~怎麼老是欺負人家啦。」

「藝莉醬明明就是抖M，最喜歡給欺負吧。」我緊握著藝莉的巨乳說。

「才沒有.....只是老公老是在亂來、丫、呀、不要再.....」

「那快給老公看，藝莉醬濕透想要的小穴。」

「唔.....」

藝莉嘴裡嘟囔著，雙腿一點一點的張開，像被魔法分開了鰭尾的人魚，細白雙腿的盡頭是粉紅色的陰部，陰唇隨著腿間翻開，露出滿愛液的深紅色腔肉。藝莉的羞紅從臉頰蔓延到頸間，用快要斷氣的聲音的說：

「老公，插這裡.....」

我挽起藝莉的雙腿，將她的身體拉向我，我用勃起的陽具壓向小穴：「這樣可以嗎？」

「丫.....頂在前面，好難受.....裡面想要.....」藝莉咬著下唇，陰道似有特殊的引力，讓龜頭不自覺地滑進暖熱的小穴裡。

「最重要的話還沒有講呢。」我跪在床上，蓄勢待發。

「嗯.....那個、老公、插進來，插藝莉的小穴.....丫——！！」

我長驅直進，無視藝莉肉穴的堅窄，一口氣頂到最深，藝莉尖叫起來，兩團雙乳在斜撐著的身體上拋動，乳肉在暮色下帶著汗濕，我握著藝莉的纖腰，向前抽插，藝莉挺起的小腹令恥丘格外繃緊，濕窄的穴肉令小莖快意無比。

「呀丫.....老公的.....好硬喔.....哎呀、哈、丫呀.....」

藝莉呼應著我的頂突，張開的下身也輕輕挪動起來，讓小穴能夠被陽具更完美的刺激，然後每一下能夠插到最需索的花心，被撐開又舔合的穴肉抖出津津的愛液，我一手握住洋梨似的巨乳，一手摸向陰戶上的肉色珍珠，用姆指挑逗著。藝莉便難受的尖叫起來：

「丫丫丫——不要~不要.....小藝莉會.....啊丫、不要哪.....」

藝莉吐著熱氣，雙手撐不住，便躺倒在床上，我將她抱起，讓她盤坐在我的跨上，小莖插在淫穴裡輕轉，吻著她茫然的臉說：「這麼快就不行了嗎？」藝莉環抱著我，雙腿緊夾著我的背後，咬了咬我的嘴唇說：「都是老公啦，弄人家的那裡.....嗯，老是頂人家的.....呀」

「那這一次由藝莉來動好嗎？」我抱著藝莉的屁股，長挺的陽具頂在藝莉的嬌蕊裡。

「老公最壞了.....哎呀.....又頂到啦.....丫、丫好麻.....不行啦.....」

藝莉嘴裡吐糟，但還是在床上撐開雙腿，讓身體晃動起來，我埋頭吸啜著突起的乳尖，舐著乳暈上的皺紋，享受著藝莉的淫叫，以及肉穴上下套弄著陽具的快感，高級彈簧床的震幅令我跟藝莉的交合得更暢快。我吸啜著藝莉身上的潮汗，輕拍她的屁股：「我們也買一張彈簧床吧。」

「藝莉沒錢啦.....丫、老公、小藝莉被弄壞啦、那裡、要壞掉啦.....」

藝莉的淫肉開始微弱的痙攣，今天仍未發射的我也格外敏感，馬眼開始充滿酸酸的射精感，我握緊著藝莉的乳房，下身借助床褥的彈性，撞向濕糊的肉壁，房間裡都是我們相撞的咄咄咄巨響，間或帶著淫液的水聲，我挺緊又腫又麻的龜頭，對藝莉說：「老公要射了，射進哪裡好呢.....射進藝莉醬的嘴巴裡，然後藝莉醬幫老公吞精好嗎？」

「才不要啦.....小穴想要.....丫藝莉也要去啦.....老公射進穴穴裡，射藝莉醬的小穴啦.....」缺堤

邊緣的藝莉蹲起雙腳，大腿快速地騎動，女上男下的羞恥感令藝莉意識昏亂，眼裡都是肉壁被陽具摩擦的歡迎，我猛力頂向藝莉的花心，令她抓住我的背項，淫穴驟緊，淫水亂泄的瞬間，將藝莉送上高峰的同時，我也低鳴一聲，將熱濁射入藝莉的身體。

「呃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丫丫啊啊啊——！！」

我抱住藝莉的屁股，確保我能夠將精液射向藝莉的花心，高潮過後的藝莉無力地抽搐著，亂叫了好一回兒才停歇，然後便伏在我的身上喘息。

「呼.....呼.....老公好過份.....」

這時窗外的天色已褪出幾份蒼藍。我撫著藝莉濕潤的髮絲：「現在藝莉醬是不是完全沒有在解謎的事情了。」

「哼.....」藝莉敲起我的背「剛才嚇死我了啦，這什麼鬼變態.....」

藝莉是說我替她用嘴巴的事情吧。我正眼看著藝莉，笑說：「妳反應很好呀，應該很值得被我用嘴巴開發。哎呀，哈哈」

藝莉用指尖戳了戳我的眉心：「你到底在想什麼啦，呼.....有點冷，我要穿衣服囉。」

我放開了藝莉，然後跟她各自開始整理衣服。我看著藝莉在晦明不定的夜色中、優美地穿回內褲與胸罩，一襲連身裙套起雙腿。我說：「我還以為小璇會突然突進來，大吵大嚷說我也要我也要之類。結果卻沒有，那傢伙到底去哪裡了呢。哎.....原來她傳信息給我了。」

我隨手拿起褲袋中手機，上面顯示著。

【變態小小璇：在飯堂集合！】

藝莉拉好紗裙背上的拉鏈，探頭過來看也說：「那好吧，我們也去吃飯吧。我好餓，都想太多了吧。」

我見藝莉的神情放鬆了不少，便收拾起床上寫著各種數字的紙張，與藝莉離開了房間。

## 臺叁 | Σφίγξ | 斯芬克斯 ε

「我不是針對任何人，」樂璇側起嘴尖輕蔑著說「我是說所有猜錯答案的人都是垃圾。啊！別打我啦！」

我揮手敲著樂璇的頭頂：「妳去偷聽別人，還敢說別人都是垃圾，妳才是真正的垃圾吧？阿拉垃圾樂璇。」

「那是誰啦。」樂璇朝我用力吐出舌頭：「集思廣益嘛。」

「什麼鬼啦。」我罵道「妳這哪叫集思廣益？根本就只是犯規而已。」

原來一整個下午，樂璇與森琪都在到處竊聽其他集訓參加者的討論內容，聽見覺得有可能的9位數就記下來，然後拿去試。當然截至目前為止全都失敗——幸好都失敗了。

「你才沒有資格罵我啦！」樂璇反駁道「你整個下午想了個什麼出來，而且.....哼，你跟藝莉醬咄咄咄了吧，根本都沒在用腦袋呀。」

樂璇湊過來嗅著我的身體，是聞到藝莉的體香了嗎？她的鼻子到底是什麼構造。我望向正與森琪討論著牆上掛畫的藝莉，她應該是沒有聽見。我說：

「就算不咄咄咄也想不出來呀，那倒不如咄咄咄。」

「所以說你們男人靠不住，」樂璇打量著我說「我們的思考器宮是大腦，而你的是雞雞。」

我捏起樂璇那富有彈性的臉珠：「那妳以後別跟我做愛呀，別來要我的雞雞呀。」

「這.....」樂璇深吸一口氣，卻竟然是一副無話可說的表情，這傢伙的思考器宮才不是大腦吧。

「好了，別鬼扯了。總之，我作為體操隊的人事總監，下令禁止我們任何人再去偷聽別人的猜想。我們要贏就堂堂正正，輸了也心服口服。」

「好啦好啦~」樂璇一臉心甘情不願「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不想眼白白看著其他團體，把『決議權』搶走呀。」

我心底並不反對樂璇的想法，體育部獨立的想法確實是出自樂璇，但她對於如何執行、如何起草提案，完全沒有任何想法。有「決議權」可能會相對容易一點，但沒有的話，或許可能就要從長計議。

「好啦，」我以示安慰般摸著樂璇的頭頂「我們到底要等誰，我肚子都餓扁了。」

學生議會設立的飯堂在地下一樓的宴會廳，剛才我與藝莉下來的時候，樂璇與森琪已在門前等著。她卻要我們等一下，還有人會來跟我們一起吃飯，我便問她今下午都在做什麼。

「欸，她來了~嗨！明明~我們在這，來，老公，還有，藝莉醬！琪琪！我為大家介紹，上次M apple Speed太匆忙了，這位就是絲明了。」

絲明從八卦館的大廳另一邊細步走來，有點修長的身材穿著連身灰玫紅色的古典洋裝，上面華麗的花紋依舊令人眼花繚亂，她那成染著鉑金色的頭髮綁著一道可愛的繡花綁花帶，帶著遲疑的腳步向我們來。

她看見我，本來就怯生生的眼神就立刻躲開去。對了，我們之前在圖書館很神奇地遇過了，而且她還在偷看我跟樂璇.....

「哈囉，絲明同學。」藝莉在Maple Speed的時候在執行臥底任務，所以跟絲明是第一次見面「妳好漂亮呀，我有聽小璇說過了，妳在Maple Speed有幫忙我們吧，也有幫忙我們體操隊處理會計吧。感謝妳呀。」

「你好，絲明同學.....」森琪推了推黑框眼鏡說「你的衣服都是自己的做嗎？好像魔法少女喔。」

絲明有點稚氣的臉上升起怕生的紅染：「你、你們.....你們好，藝莉同學、森.....森琪同學。我...對.....衣服都是我自己.....自己做的。」

「還有你呢老公，怎麼不說話，別見人家咪咪大就動歪腦筋了。」

「.....妳才是故意令絲明害羞吧。」我冷眼看著樂璇「那.....絲明同學，很久沒見了，這次的集訓妳也有幫忙吧。」

我一時沒有說話，是想起今天下午，伶馨跟我說起的事情。

伶馨與絲明其實都是孤兒，而且來自是同一間孤兒院，同年的兩人從孩童時期便認識了。

據伶馨所說，她自己先一步被收養，之後卻一直沒有聽見絲明有被收養的消息。那就是說.....

我看著眼前已經亭亭玉立的絲明，即使她的氣質生怯得像隱居在雪原裡的頻危動物，我還是無法想象她竟然是無父無母的無家孤兒。

此刻絲明十足古時初次接觸外人的閨女，雙手內向地緊握著，圓圓的臉上帶著散不去羞紅，胸部倒看得出的確非常有份量.....啊，不！絲明瞧了我一眼，又低開頭去，她大概知道我沒有把之前在圖書館裡見到她的事情說出來。回答著：

「小、小果.....您好，嗯.....我.....沒有參與、參與太多.....但也有.....也有幫忙。」

「好啦！明明會跟我們一起吃飯喔，」樂璇挽起絲明的手臂「嘿，明明，你是不是知道那死伶馨的真正密碼答案，我想妳幫忙去竊聽一下。剛才小果那老頑固不讓我們去偷聽，那沒辦法了，我只好派妳去偷聽.....」

我窺看絲明認真聽著卻不明就裡的表情，開始疑惑到平常絲明與樂璇是怎麼相處的呢？

「嘩，人也太多了囉，呼～我先拿飲料。」

「那妳的托盤給我吧，我幫你拿，」我對森琪說「你要吃什麼？」

「謝啦，」森琪將托盤交給我「給我拿點炒飯炒麵就可以了，加點雞與蔬菜吧。我不喜歡牛肉。」

森琪說完就心安理得地離開隊伍，走向另一邊的飲料區了。

大概是因為是參加集訓的人數眾多，所以學生議會安排了一天三餐都會是自助餐形式，提供尚算豐富的各種食物任由我們取用。只是我們一進來，取餐區前已經排起長龍了。樂璇、藝莉與絲明見人多，就只取了一點麵包吃著聊天，而我則與森琪則去取主菜。

我百無聊賴地拿著兩人份的批盤排著隊，聽著各種關於解謎的討論，實際我發現就算偷聽了也沒有用，至目前為止大多數的推敲都太過天馬行空，什麼數一下八卦館一共有多少窗戶，掛畫的編號是否提示等。我雖然也沒有一籌莫展，但我卻頗肯定伶馨所說的「簡單」，確實是「簡單」，只是我們還沒有發現而已。

好容易才輪到我來到用餐區，我先替森琪取了食物，才開始替自己夾著意大利麵。正當我想勺一點醬汁之際，便碰到另一位同樣想拿勺子的女生手指：

「啊，不好意思，咦.....瑤瑤？」

「.....你要這樣叫我嗎？我跟你可沒有什麼關係呀。」

森瑤身穿著不起眼的T恤與牛仔褲，依舊用零下一百度的尖銳眼神看著我，她手上也拿著托盤，碟中已盛了不少食物。

「那.....森瑤同學，」我只好用畢敬畢恭語氣說「妳也來參加了集訓啦。」

「我都是跟著來湊人數的，」森瑤回答「我們滑冰隊雖然不仰賴學生議會，但關係一直算不錯。我姐.....她沒搞出什麼事吧？」

我坦然一笑，心想湊人數不是真實理由，來監視森琪才是吧。我跟她一起在隊伍中拿著食物，一邊說：「就跟大家一起解謎呀。」

「你們想勝出嗎？」森瑤夾著蔬菜，似隨口問道。

「妳也知道，小璇那鬼頭鬼腦，想法很多。我想她也不清楚『決議權』事實上是什麼，但總是先拿到手再說。」

「那我應該要阻止你們勝出呀，」森瑤說道「要是樂璇又要弄什麼鬼大亂鬥，那我姐又可能會煩到我了，你們要她堅持要參加什麼世青賽，這就已經夠麻煩。」

「那從來都是琪琪自己的——」我突然察覺到森瑤話中的異樣「等等，『阻止你們』，這麼說，瑤瑤妳知道答案了！？」

我連夾食物的動作都凝止了，森瑤卻泰然自若地說：「就算我解出來了，你覺得我會現在說出來嗎？」

我的思緒一陣糾亂，她是在虛在聲勢嗎？還是說她真的.....森琪就說過，森瑤其實比她頭腦要好，只是不喜歡爭勝。

「你也不用驚訝成這樣，」森瑤冷笑說「我就說了，我只是來湊人數的，你就當我是來渡假的吧。」

因為我驚訝得停了腳步，有領餐的人要催促我向前行。我只好再胡亂夾了點什麼，然後問森瑤：

「瑤瑤.....不、森瑤，我知道這樣不對，但.....是否能夠有一點提示.....」

森瑤仍然一臉面不改容，再勺了一起點蒸蛋：「我沒有興趣參一腿裡這所有的爭端裡，我不想應付學生議會，也不想倒向你們體操隊。好了，就這樣了，再見。」

Ω

「明明心算很厲害的呀！」樂璇喝著餐後的熱茶「我去年要修什麼統計學，有什麼不會算的，丟給她，她一下就解決了。明明，我問妳， $2325+3353$ 是多少！」

原來如此呀。難怪你跟絲明感情這麼好了。

「5678.....」絲明雙手握緊茶杯，立刻就回答了。我雖然沒有拿計算機出來驗證，但我想那的確正確答案。

「欸，すごい～（好厲害）。」藝莉拍手說。

「明明要幫助我們吧，對吧！」樂璇振奮地說「她也想解出謎底吧。」

絲明低著頭，用微小的振副點了點頭：「嗯.....嗯，我想.....我想幫體操隊.....我也會.....也會幫忙。」

我們吃完飯，在圓形的飯桌上討論起來。樂璇便說起要這次也要絲明一起幫忙解謎，因為絲明的算剩能力非常強，也懂得不少電腦編程。

我完全無法聯想這位嬌羞甜美的Lolita敲鍵盤的樣子，不過那可能是因為數學好的話，有部份的電腦編程就很容易掌握吧。

「明明，」我對絲明說「妳這樣做可以嗎？妳說到底是學生議會的人。」

絲明沒有看我，只是點了點頭：「可、可以.....其、其實.....真的只有伶馨.....她、她知道密碼... ..我我、我們.....其實也在猜著.....所以、所以沒關係。」

「大家別管小果了啦！」樂璇突然敲起桌子，瞪著我說「這是你死我活、與時間競賽的比賽，你還要裝什麼鬼正義！我們別關他了，藝莉醬！琪琪！你們有什麼想法嗎？」

我以不置可否的表情面對樂璇的指控。藝莉率先說：「我不知道的想法對不對，但大家記得伶馨說過吧，是一位清潔傭人找到的答案。那清潔傭人呢，就是每天都會在八卦館各處清潔的員工嘛，所以我想他會很留意四周的環境，所以我還是覺得，真正的謎底，就在八卦館的環境之中。」

那傭人是伶馨的養父——這句話在我腦裡一閃而過。

「嗯～」樂璇裝模作樣地思考著「非常有道理。所以呢？」

「然後，因為謎底是9位數字，而八卦館當中其實沒有太多關於數字的事物，最大的特徵，就是八卦館特別的建築結構。所以我就想.....那會不會是乘積出來的數字。」

「乘積出來的數字.....」森琪也問了「那是什麼意思？」

「例如如八卦代表分別代表1至8，那麼12345678不管怎麼排列也不夠9位數，所以我想不是在於八卦及其代表號字的排列，而是各種數字如何加起來或是乘起來。我試過各種算法與組合，例如把 $1 \times 2 \times 3 \times 4 \times 5 \times 6 \times 7 \times 8$ 算出來，再乘以3，因為有三層樓嘛，可是那答案——」

「120960。」

絲明一瞬間就回答了。我、藝莉與森琪還是收不起驚訝的表情，藝莉繼續說：

「對.....所以，還是不夠9位數。我就也試過三層樓不是指 $\times 3$ ，而是指3次方，所以就是——」

我們這一次都自然地望向絲明，絲明稍為一閉眼，唸著道：「40320的3次方.....嗯.....不行，數值太太了。不只9位數。」

「沒錯了，所以.....也就是這樣。」藝莉無助地噘了噘嘴「我還是沒法找出答案。」

森琪抱起雙臂說：「我想我們也想得太複雜了。因為是清潔傭人吧，所以不可能用到什麼次元這種太難的算法，如果是乘積的話，我想還是會簡單的嗎。」

「簡單點嗎.....？」藝莉拿出手機，放在圓桌中央，再次展示起八卦館的三層平面圖「因為有8個卦，3層樓，所以 $8 \times 8 \times 8 \times 3$ .....也不對呀，這不用想也知道數字值太細了。」

「如果.....」森琪這時候說了，指著手機畫面說「那位清潔傭人根本不知道這是八卦呢？」

「咦？」藝莉聽見森琪的問題，突然露出靈光乍現的眼神。

「我們因為有藝莉醬，」森琪說著「才知道這是八卦吧。如果清潔傭人本來不知道，只會以為這是橫線組合的話.....那麼，對他來說，一層就不是有8個卦線，而是有24道橫線了。」

「對啊！」樂璇也附和著說「我家的琪琪太厲害了！」

「如果循這個方向想，」我問絲明說「妳有什麼想法嗎？」

我們所有人都不其然望向絲明，絲明感受到我們的眼光，瓷白的雙頰又快速泛起羞紅：「24.....」

24x24x24、13824，不行.....24x24x24x3，41472.....也不行.....」

「如果反過來，」藝莉急問「一個卦是3道『爻』，也就是你們所說的橫線，3x3x3.....這樣算上去的話呢？」

「這.....」絲明呼了口氣，像是一台計算機的按下了「AC」鍵。「那其實是.....3的24次方.....數值、太.....太大了。」

「啊.....對呀，我們才說不要用次方的。」藝莉帶著氣餒的語氣說。

「可是.....」絲明卻接著說「如果是24x8x24x8x24x8，是7077888，再乘以3的話，就會變成21233664.....這已經是.....已經是、八位數了。感覺就差.....就差那麼一點點.....」

我已經跟不上絲明心算的速度，可是這樣子乘下去，真的可以.....

「啊~」樂璇皺起眉頭闔起眼「到底還差什麼呀，八卦，二十四道橫線，三層樓高。」

「如果.....」森琪像說著秘密邊說「『九位數字的密碼』，就在暗示『9』呢？」

我們再次自然地望向絲明，她薄薄的粉唇色嘴巴一動：「21233664x9.....嗯，1910.....不，191102976，對、對.....答案是191102976，咦.....是9、9位數！」

絲明瞪起深棕色的瞳孔說，樂璇也像如電擊站起來，雙手啪地按在桌上：「對了，就這這個了！琪琪，妳也太厲害了！我們快去！快！！」

樂璇的動態甚至引起了周邊其他人的注意，我、森琪、藝莉、絲明面面相覷，但我見森琪也是一臉欲欲若試，便也說：「好啦，我們也去吧。」

我們便急步離開飯堂，森琪一來到大廳往前直奔。因為想到突破口的是她吧，所以她最想知道結果。果然是森琪與森瑤也分享著同樣的大腦遺傳基因嗎。

「老公，你覺得.....這可能嗎？」

藝莉問著。因為絲明的穿著令她步伐有限，我們便陪著絲明落後在森琪後方。

「唔.....我真的不知道。我總覺得.....」

正當我心裡仍然疑惑不解，我們已經來到夾萬前方。宏偉的八卦館大廳中空無一人，夾萬在中央的燈光之下就某種後現代的極簡藝莉品。

「明明！剛才是數字是什麼，快說！」樂璇急逼地問。

「191110、呃.....191102976！」

絲明似乎被樂璇的緊張所感染了，連說數字也開始舌頭打結。

「1、9、1、1、0、2、9、7、6.....」

森琪與藝莉站在樂璇兩旁，像觀摩著高難度手術的學徒，連呼吸也放輕著，留意著樂璇的食指逐個輸入密碼。

輸入9個數字後，樂璇接下確定。

唸唸。

「咦？」樂璇發現夾萬的門紋風不動「我沒有按錯呀，191102976，對吧。」

樂璇環顧我們所有人求證，絲明只是確認著點頭。

我們所有人默然無語，大廳中連一絲風聲也沒有。

「會不會.....是倒過來？」森琪再一次用嘗試的語氣說。

「對，有道理，來，倒過來是，6、7、9、2、0、1、1、9、1.....」

唸唸。

我們再次陷入死寂，像連我們本人也被關進夾萬裡去了。

「啊！！！！死伶馨！！！！死夾萬！！！！這什麼鬼啦！！嗚、呃啊~~~~！！！！」

樂璇像是深深不忿，竟然揮拳就打在夾萬側旁，當然這姓「死」名「夾萬」的敵人完美奉還了樂璇的力道，令樂璇撫著指頭猛跳吃痛。

「妳就別亂來了，」我抓住樂璇發紅的拳頭呵護著「也別弄傷手，會影響比賽的。」

藝莉、森琪與絲明走到夾萬，三人細語了幾句，又再嘗試輸入什麼。結果一樣都是唸唸，錯誤。

「啊~我放棄了。」森琪轉身回來，看著我跟樂璇，也是一臉無計可施。

「今天大家就先休息吧。」我對四位女生說「反正我們還有兩天時間。藝莉醬，我記得我們有帶一點啤酒與零食來吧。」

藝莉回答：「對，我也贊成老公.....今天我們都累了，明天再來吧。明明，你要不要也要來我們房間。」

「嗯.....好、好的.....」絲明點頭說。

「啊~~~~~！！！！我最討厭夾萬了啦！！！！」

樂璇舉起雙手大叫著宣示，可惜夾萬仍然沒有回應。

我果然還是應該去攻略森瑤嗎？



壹肆 | ριάδνη | 阿里阿德涅

「呼.....呼、唔.....呼.....」

我在溫暖的被窩中醒來，雖然仍未入冬，但剛夢寤的身體一離開綿被的覆蓋範圍，如我的腳尖，就會瞬間感到一陣難受的清冷。

「呼.....呼.....呼.....」

呼吸聲。

我的面前傳來呼吸聲，但這並不是我的呼吸聲。

我的身體仍然殘留著睡眠的舒適感，現實世界的觸感仍未完全恢復，我抱住了一個人在睡。是藝莉嗎？還是樂璇？或是森琪？

「呼.....呼.....」

也許是昨天太努累，我有點貪睡地抱緊懷中的女生，聽著她平緩起伏的呼吸聲，感受著她溫暖柔軟的身軀。

「早安呀.....」我張開眼睛，在微弱的晨光中輕聲說「藝、不、咦.....啊！唔——」

我發現我懷抱的這位女生，並不是我預期中的三位體操隊隊員，而是絲明。

不論是理性還是感性還是直覺，我都認真感到驚訝，我幾乎就是驚叫，可是卻被絲明掩住了嘴。

「不.....不要.....張聲.....她、她們，還在睡.....」

絲明那晶瑩圓潤的雙眼既驚且羞地瞧著眼，深棕色的瞳仁像亙古的樹木。我稍稍探起頭，發現其餘兩張床上都有人在睡，看被單的分佈，似乎是樂璇與森琪睡一張，而藝莉則自己一個人睡。

我向絲明點頭示意，她才放開她的手心。我也馬上放開抱住她腰間的手，吃了這麼一驚我已完全清醒了。我偷偷看著與我同在一被窩中的絲明，還好她仍然穿著昨天的深玫紅花紋古典裝，豐滿的胸脯倒是不經意地頂在我的胸前，隨著她的呼吸擴張起伏。她箔金色的長髮散下來了，睡了一個晚上稍變得凌亂，卻有一份自然的美感。

「我記得.....」我想著昨天晚上的情景「我是一個人睡的呀，妳怎麼來到我的床上了。」

「我、我.....本來是跟小、小璇、還有.....森琪同學.....睡、卻、卻.....吃噏.....嗚.....抱歉.....」

絲明才說著，可能是因為醒來的時候稍為寬開了被單，她鼻頭一抖就打起噴嚏，我拉起被單蓋她的頸際，她像受驚的小動物般縮得緊深，我則深深感受到她的胸前份量。我試著伸手抹了抹她帶著睡

汗的臉頰，卻像一抹就抹去她了臉上的雪白，而露出一片赧紅。我說：「然後呢？」

「小璇.....她.....她睡相.....很.....嗯.....很.....就是.....我會醒來.....所以我就想找跟藝莉同學.....」

我忍不住發出譏笑，絲明看了我一眼，又躲起了目光。說著：「不，我不是笑妳，而是.....我每晚都跟小璇睡，她做起夢甚至會揮拳打人，我花了兩個禮拜才習慣。所以我懂的。」

「我、我.....記錯了.....記錯了床.....結果、結果.....是.....你.....」

「.....是這樣呀。」

我終於明白過來。昨天晚上我們晚飯過後，無功而還地回到房間裡，就拿起行李中自備的啤酒喝起來，一邊吃著零食閒聊著。樂璇一碰到酒精就自然不會安靜下來，又開著手機播放卡啦OK影片亂唱亂跳，又胡亂灌著我們喝酒。我與藝莉被那夾萬那謎題煩惱了一整天，雖然也不是怎麼配合樂璇，但也由得她胡來了，聽著鬼哭神號的歌藝，也至少不用再在9位數字密碼上白費心神。

記得藝莉很快就在疲倦與酒精的作用下昏睡了，我稍稍梳洗過後，也在另一張床上躺下來。我最後的記憶是叫仍然跟森琪、絲明聊著天的樂璇，把燈光調暗下來，然後我也直接抱頭就睡。

「我一直.....我一直.....」絲明用彷彿對著被窩告解的語氣說「我.....以為你是藝莉同學.....睡到一半.....你、你抱住我.....我才、才發現.....」

「那.....非常抱歉」我只好說「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只是.....我平常不是抱著小璇就是藝莉醬，所以.....習慣了。」

絲明倒是立即搖了搖頭：「沒關係.....你也、你也不是故意的.....我也、那.....啊.....」

我見絲明欲言又止，雙頰的羞暈又更紅了幾份，就問道：「怎麼了？」

「我.....我很久.....沒有、沒有.....跟其他人一起睡.....所以.....」

房間裡仍是未明的深邃幽藍，絲明的淺金髮恍如沾上了一點點若隱若現的寒霜。我驀然想起昨天伶馨所說的，關於她們兩人的背景。我並沒有就此而問過絲明，應該說，我完全不知道應如何提及。

於孤兒院中成長的孩子，每天等待著被領養的不安，沒有家人足以憑依的童年。

「明明.....」我決定對她說「伶馨跟我說了，妳們兩人孩提時的事情。孤兒院的.....事情。」

絲明眨了眨眼，她的眼珠抬起來看著我。她第一次注視著我那麼久，雙眼就像隱含著預言的水晶球，然後她說：「嗯.....是的.....我們、我們.....都是孤兒.....我.....是.....最後一個離開、孤兒院的.....人。」

當伶馨昨天跟我說起故事，我問她，為何要跟我說這些。然後她回答：

**——我想她不會跟你們說，而如果我不說，也許你們就不會知道了——**

——我並不討厭絲明，她大概也不太討厭我，只是我們的人生不一樣罷了——

伶馨在老榕樹下，如此意味深長地回答著。

「妳的意思是，」我問絲明「妳到最後.....也沒有被領養？」

絲明臉無表情，既不哀傷也不難過，只是輕輕搖頭：「我一直、一直跟院長.....跟院長生活.....直到她去世、她去世.....我也離開了.....」

我仍然覺得難以找到適當的言辭去回答，只覺得身體被注入了冰冷的寒風。我嘗試抱緊絲明，那不是出於性慾、或對她美好肉體的渴求，而是我真切希望她至少能被另一個人擁抱。

我本來想繼續追問她跟伶馨的交情，還有兩人身處同一大學、同一學生議會的經過，卻又直覺這時候提到另一個女生似乎不太好。我只是聽著絲明輕柔的呼吸，看著那令我想親吻的細薄雙唇。我問：

「對啦，關於那個這次的解謎，你怎麼會想幫助我們？」

「因為.....」絲明幾乎不用思考便問答：「小璇說過，說過.....要到京都去比賽.....要有學生會補助、也要、也要.....體育部自主獨立.....什麼的.....我、我想幫你們.....拿到『決議權』。」

「有『決議權』就可以做這一切了嗎？」

我記得藝莉提過，這項特權也不是天下無敵的。絲明回答：「也、也不是.....那麼簡單.....『決議權』更像是.....更像一項快速提案權利.....可以讓.....讓學生議會優先處理.....但.....內容、內容也要看有關的部門.....」

我試著重組絲明的說法。那也就是說，其實「決議權」是一項緊急命令，可以讓學生會優先處理提案方的內容，但要通過的話，還是得到所有涉及組織的認同。那這麼聽起來，也並不是完全沒有限制。

「我大概明白了。不管如何，也感謝妳幫助我們。」

「不、不會.....」絲明悄聲說「我都有點想.....退出學生議會.....專責加入、加入體操隊.....負責會計.....」

「不，千萬不要。」我斬釘截鐵地說，絲明立時用奇怪的眼神望向我「我們需要在妳學生議會裡，那會有很多有用的情報。」

絲明這才明白過來，然後低頭淺笑，無聲打了個呵欠。對了，她昨天晚上沒睡好吧，我撫著她因為羞豔而暖烘烘的臉蛋，她也自然抬起眼睛看著我，我果然還是忍不住。我不覺湊向她的嘴唇，絲明被在被窩中懷抱著身體有點緊張，但她輕輕閉上雙眼，她的身體有一份很薄弱卻清澈的香氣，我的手也開始摸向她的小腹——

「我的心靈！Unlock！！來吧！呼呀！！！！！咕啊~~~~」

我與絲明渾身一震，我翻起身看著另一邊的樂璇，她往空中揮起拳頭又咕咕地捧腹大睡。那到底

是什麼，她是想unlock夾萬到做惡夢了嗎。

窗外天色泛起晨曦，我轉身看了一眼床頭的時鐘，還只是6點多。我對絲明說：「好啦，被小璇起來發現我們抱在一起，也可能有點麻煩，時間還早，妳可能再睡一回吧，我去藝莉醬那邊。」

絲明沒說什麼，只是點著頭。我便攝手攝腳地離開自己原來的床上，來到藝莉睡的床鋪上，確認那總是平靜地側睡的她，便從她背後偷偷地溜上她的床。

Ω

「好啦！我們來重整旗鼓吧！我也不要被死夾萬擊倒！」

早餐過後，我們在八卦館地下大廳的迴廊上站著圍成一圈。樂璇用堅定不移的表情對我們說。

「我還是覺得我們想得太遠了，」我也說「我總覺得那跟什麼算法，跟加減乘除的沒有關係。我不覺得伶馨會行使這種刁鑽的把戲，她的想法可能會很巧妙，但照理會更簡潔一點。」

樂璇便說了：「可是『9位數字』是重點吧，我們總得想出個方向，到底如何湊成『9位數字』。」

「不過，」我再說「我同意昨天晚上藝莉醬跟琪琪所說，其中一個最大提示是『清潔傭人』，那就是當年的解謎者是非常了解八卦館的環境細節，所以我想一定是從我們可以看見的事物入手。」

當我這麼說，藝莉卻瞟了我一眼，眼裡似乎有話想說。這時候樂璇先搶著說了：

「那好吧，這樣好了。我們一共有五個人，我們分別仔細研究八卦館的環境細節。我負責地上跟大廳、琪琪是1樓，藝莉醬是2樓，小果是3樓，明明就負責花園吧。」

這樣雖然有點亂槍作鳥，但也不失為一個方法。我點頭說：「我同意，那麼就行動吧。我們中午再來集合。」

「okay！解散！」

樂璇拍掌說著。然後當我們開始分頭行事，藝莉卻湊近我，拉著我的衣袖說：

「哎，老公，我問你一件事：你怎麼知道那位清潔傭人是『他』。」

藝莉用試探的眼神說，我腳步驟停，瞬間就明白了。因為我知道那是伶馨的養父，所以不可能是女性。

「這、這.....」

「真是的.....」藝莉眯起雙眼，用一副已看穿我心思的語氣說「我就只問一句，那是跟伶馨還是絲明有關？我想應該不是澄澄吧。」

「呃.....是伶馨。」我也只好回答「但.....我想、那內情比你們想像中更複雜.....」

「竟然不是明明呀。」藝莉回頭看了一眼已走到遠處的絲明「今早你突然在我床上，而明明在你床上，我還在想發生了什麼。」

我深吸一口氣，看著藝莉那像捉奸成功得意洋洋的表情。我只好握起她的手說：「就是這樣，藝莉醬，靠妳的腦袋，我們一定會成功解謎的。」

「少來這一套了。」藝莉嘆了口氣「我只是擔心你有沒有記得要明明吃避孕藥呀。」

「……」我覺得自己像被冤枉偷看國家機密的盲人「早知道我就不那麼紳士、真的把明明——欸！妳別打我啦老婆大人！」

## 壹肆 | ριάδνη | 阿里阿德涅 β

我站在三樓的環型迴廊裡，嘗試代入伶馨養父的時空。

即使伶馨說起她的身世也許確實不是為提示，但如果她說的是真的，那麼真正的解謎人，只有她的養父。

如果我這邊的清潔傭人，我每天會留意的事物是——

我循著走廊往前走。八卦館一共4層，每一層也是環型的，那就是不會有盡頭，而你只會循環不息的往前走著。

每一扇門上都表示著卦象，如果有隊伍入住的話，也表示了隊伍的名稱，如「單車隊」「排球隊」「啦啦隊」等，我嘗試拿出平面圖逐一對照。我無法像藝莉一樣記住那什麼「乾卦」「震卦」的名字，但從房門的標記與平面圖的比對來看，平面圖沒有任何錯誤，也沒有任何提示。

我一邊仔細觀察一邊往前，完全沒有任何發現。

我開始打量四周維多利亞風格的陳設，包括英式煤氣燈造型的吊燈，古典主義風格的迴廊柱，以花卉設計的古風牆紙，還有各種似乎是擺設用的木櫃。我嘗試打開其中一個木櫃，裡面除了灰塵與古老的氣味外，什麼也沒有。

難道真正的答案是櫃子的格數——不，又來了。我又陷入這過度複雜的推敲裡。

我故且放棄各種猜想，放空腦袋。

「咦……」

這時候我注意面前出現了一層往上的階梯。

那階梯是房間與房間之間的，在地圖上確實有標示出來，但並沒有說明通往哪裡，地下、一樓與二樓也沒有同樣的階梯。

八卦館確實只有四樓，如果再上去的話，那是天台嗎？

我走上階梯，走到盡頭的門前，是鐵製的防火門。上面沒有任何警告字句，我嘗試推著手把，頗為沉重的鐵門便往外開了，清爽但強勁的涼風撲面而來，這果然是通往天台的吧。

我難以想象在天台可以發現什麼，但我還是故且走出去。

「哎？妳是……」

出乎我意料之外，天台上竟然站著一個人。一個女生。

空曠的灰色天台混凝地面上，她穿著居家的短褲，上身披著鮮紅色外套，側著身背對著我，一頭帶暗紅的深棕色頭髮非常濃密豐茂。

她聽見身後的腳步聲，也回頭過來，一樣先是露出驚訝的表情，然後又立刻恢復平靜，帶著高傲的微笑對我說：

「怎麼樣？你也抽煙的嗎？」

我驚異的有兩件事。首先，是這女生拿著一盒香煙，口中已咬住其中一根，正拿著火機準備點燃。

第二點是，她是啦啦隊隊長——鹿儀。

「我.....我不抽煙。」我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妳會.....抽煙。」

「我們才見過一次面吧。你以為很了解我嗎？」鹿儀用她英氣煥發的美貌對我說「還有，你那麼驚訝是為什麼？我們不都成年了呀，抽煙喝酒全部都是合法的呀。」

鹿儀點起了煙，非常熟悉地呼吸了一口，霧白的殘煙繞鼻上升，消散在今天甚是明媚的陽光之下。

她說的確實沒有錯，我們都是已經是成年的大學生了，任何人抽煙也不能說有什麼問題。我看她漫不經心的表情，只好換了個話題說：

「妳.....對於這次的解謎沒有興趣嗎？」

鹿儀往地上抖了抖煙灰，不以為然地說：「哼，我們啦啦隊什麼都有了呀，人氣、收入、場地、隊員。你以為我們還缺什麼嗎？這無聊的解謎遊戲，我個人倒是不感興趣.....對了，如果說我個人還缺什麼，就是藝莉吧。她這樣因為你這後宮男就跑掉，上次Maple Speed還敢背刺我，我總覺要教訓一下她呀。」

聽她如此不屑地提起藝莉，我的全身血管不由得一陣滾燙。我反駁說：「藝莉醬不是為了我，體操才是她真正的興趣，Maple Speed的行動也是她同意的計策。妳沒有任何立場去怪她。」

鹿儀邊著我說著，表情卻漸變得陰沉，然後用不悅的聲線說：「啊哈，你這麼說，反而是我的問題了嗎？啊？旗下的主將隊員隨便丟一個理由就跑到別的队伍去，我全心全意比賽，她卻用啦啦隊的名義，借著我的信任背叛我。我反而不該生氣嗎？！」

鹿儀愈說聲線愈是呼喝，我不欲示弱，說道：「藝莉一樣是全心全意去比賽，她與體操隊勝出了就是勝出了。那代表鹿儀妳——」

剩下的話我沒有說下去，因為我知道說出來的後果或許會不可收拾，而不其然鹿儀抽著煙走前，來到我身前，對我怒目瞪眼。

「你想說什麼？」

只有我們的兩個人天台吹著乾燥得近乎粗糙的風，鹿儀的長曲髮飄散出像雲朵般形狀，與她的怒容十分不配。

「我只是說.....」我努力地選擇著詞彙「在競技場上，藝莉沒有任何責任。我們每個人，都只能為自己的勝負負責.....」

鹿儀用難以置信的表情看著我，然後用力吸了一口煙，呼出來的濁霧飄到的面前。好重的焦油味，她抽的煙到底有濃。

「真的不敢相信.....我、我，」鹿儀連她精緻的眉毛都像燃起的怒火「我竟然跟你這人有一夜之約。媽的。我到底做了什麼，為什麼我要給你這混蛋睡一個晚上。」

「呃，妳不說的話，那件事我倒不是不太在意——」

我這說倒是真的，雖然我朋友很少但後宮很多，但也沒有到對每個女人想要來一發的地步。

豈料我這麼說以後，鹿儀的怒火就更盛了，她幾乎咆哮地說：「我想要做的事情，從來沒有一件做不到！你這混帳，可惡！已經奪走了藝莉，還敢在我面前胡說八道！哼，我看你這莫名奇妙的跑上來，不是為了抽煙，那就是你在解謎吧。你在解謎，也就是說你還沒有解出謎底。對吧。」

我不知道她怎麼突然改了話題，只是自然而然地回答：「這.....是的。」

「好，那我就跟你再鬥一次！」

鹿儀的指頭夾著燒了一半的香煙，直指向我的面門，那煙上的火屑就像要直燒我的眼球。

「等一下，鹿儀，」我勸著說「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坦白說我能夠理解妳對藝莉的不滿，但那不代表——」

「不代表什麼！」鹿儀喝道「你給我說下去！」

我皺著眉鱗，只好原句搬出：「.....不代表，你要將啦啦隊及體操隊的勝負押上去。」

其實我一說完就知道覆水難收，但沒辦法，鹿儀此刻根本就是一個火藥庫，早晚都是會引爆。我實在應該剛才一見到她就轉身離開。

她張聲怒道：「我就是要這樣做！我不跟你賭任何事物！我只要勝負！我贏了，我不會要藝莉回來；就算你輸了，你也仍然可以跟我上床。不過，我就是要看你輸，我就是要那令藝莉死心塌地的體操隊輸得一敗塗地！」

雖然我完全無意再生支節，當她說到體操隊的份上，我也自然不可能退縮。

我也強硬起語氣，正面迎戰鹿儀那逼人的眼神說：

「既然妳這也這麼說出口，我也就直接跟妳說。這次的『決議權』我們志在必得，而我們得到了之後，我們就會推行體育部獨立運作，那時候，我會要求啦啦隊加入體育部，而如果妳拒絕的，我們就會直接把妳從體育社團中孤立。」

鹿儀吸了最後一口煙，面上帶著必勝的自信燦爛笑容：「等你能贏了再說吧，就看是我吞掉你們體操隊，還是你能夠吞掉我。」



## 壹肆 | ριάδνη | 阿里阿德涅 γ

「看呀，出事了吧。」藝莉捏著我的肩頭「誰要你招惹那麼多女生呢。」

「這是小人的錯嗎？公主殿下。」我放開捂著臉的手說「我沒有要挑釁她呀。」

藝莉站在我的身後，發出幸災樂禍的嬌笑，用手臂抱住的肩頭，豐盈的雙乳壓在我的頭後。她說：「嘿嘿，鹿儀是很看重勝負的，她可是在我們面前狠狠地輸了一次，而且輸得體無完膚，怎麼可能會服氣呢。」

「那怎麼辦呢.....」我嘆著氣說「我們也是毫無勝算呀。」

剛才在天台上與鹿儀突然其來的衝突過後，八卦館中突然多出十數名的啦啦隊在周邊遊走。那大概是鹿儀下達了全面開戰的指示，要所有人盡全力把密碼找出來。

我儼然接下了鹿儀的戰書，但我一離開天台，就心知這已經騎虎難下，而我們體操隊連一點可以勝過啦啦隊的本錢也沒有。

「那麼，」藝莉突然吻了吻我的臉「老公你贏過鹿儀就可以了呀。不是嗎？」

「妳說的那麼輕鬆，上次Maple Speed，我們要不是有水泳隊、滑冰隊的加持，早就輸了吧。」

「我不準你這麼垂頭喪氣，」藝莉拍了拍我的頭「我說你可以就可以，你給我再贏鹿儀一次。」

「藝莉醬，」我看著她笑意盈盈的側面說「妳好像.....很喜歡看我跟鹿儀決鬥？」

藝莉的腮頰帶著嫣紅，卻毫不否認說：「鹿儀那傢伙在啦啦隊裡總是高高在上。但就我本人嘛，怎麼說啦，我好想看她輸給老公喔。她不是說過，輸了就跟你上床嘛，再輸一次會怎麼樣呢。呵呵。」

「公主殿下.....」我皺起眉頭說「原來妳有這種性癖呀，喜歡看自己的老公跟別的女人上床嗎？」

「不，」藝莉笑著搖頭，溫暖的臉龐像撒嬌般貼著我的臉說「我是喜歡看，是老公連鹿儀都可以擊倒的場面。」

雖然女性喜歡看自己心愛的男生得到勝利是無可厚非，藝莉此刻甜蜜的支持也是又迷人又幸福，但我心裡依然忐忑不安。

「喂喂，現在都戰爭狀態了，你們還在唧唧我我呀。」

樂璇、森琪與絲明朝我與藝莉身處的位置走來。藝莉卻仍然緊抱著我說：

「不可以嗎？我最喜歡親著老公了呀。老公需要打氣呢。」

剛才我與鹿儀在天台對峙過後，回到八卦館裡大概只是十分鐘，我便察覺到啦啦隊的全員出動氣氛有異，便立刻在體操隊的群組裡發了短訊。樂璇與藝莉就說，大家先到庭園外最近大門的長椅上集合。

樂璇見藝莉展現著滿滿濃情蜜意，似乎不太能理解，只挑了挑眼眉說：「既然都這樣了，那我們也全面迎戰吧，反正那死鹿儀都輸過一次了。琪琪，明明，你們有什麼發現嗎？」

森琪與絲明都搖了搖頭。然後森琪先說：「我在一樓有看到有些擺設上附著編號，雖然都是不9位數，但我都盡量拿去試去了，最後全都是錯誤。」

絲明則說：「庭園裡.....雖然、雖然.....很大，可是.....可是.....沒有與八卦有關的事物.....我肯定、肯定那跟解謎無關。」

我望向藝莉，負責二樓的藝莉也是搖了搖頭。我先問樂璇：「那小璇妳呢？妳有發現到什麼嗎？」

「當然是沒有呀！哈哈！」樂璇卻仰天大笑說「有的話我第一時間衝去開夾萬了，還等什麼呢。而且，地下一樓跟庭園的一樣，沒有跟八卦相關的事物。」

我用力吐了口氣，說道：「我在三樓也是一樣。好了，那麼事到如今，我們都可以肯定，這次要解謎，條件還是在那八卦圖案上面，大家都同意吧。那麼，藝莉醬，這邊最熟悉八卦的是妳了，妳來說一下妳覺得值得留意的事。」

藝莉總算放開了我，然後拿起手機，清了清喉嚨說：「那麼，我先說我自己覺得奇怪的重點吧：

**第一、八卦館的八卦，也就是房間門牌掛列都是亂序的。我查過，八卦卦象的排列有好幾個說法，但都不是八卦館的排法。八卦館每層的八卦排序都是混亂的。**

**第二、如果說要用八卦代表數字，那一樣也有好幾種說法。我也不知道那一點是比較正確，但如果以遵遁第一點，再順序去看的話，那麼就會是乾=1，巽=2，坎=3、艮=4、坤=5、震=6、離=7、兌=8。另外，也有說法說乾=1，坤=8.....之類。不過，不管我們如對應，八卦館的數字也仍然是亂序的。**

**第三、真正的《易經》說的其實是六十四卦。其實伯兩套八卦互相乘出來的六十四個結果。例如上面是坤卦、下面是乾卦的話，則可以代表『泰卦』，本身可以代表數字『11』。由於八卦館的八卦排列是亂序，那就是一樓加上二樓，二樓加上三樓，都可以得出16組數字，而加起來就是32組數字。**

大概就是這樣了。大家覺得如何呢。」

眾人聽完了藝莉有條不紊的說法，樂璇一樣是一副正在全力思考，卻完全沒有頭緒的表情。森琪則是靜靜地聽著，絲明一直眨著眼，似乎已經在算起心算。

「我覺得，」我決定率先發表意見「第三點太複雜了，甚麼64卦的話，這樣又會進了算術的迴圈。如果要我說的話，我覺得重點還是第一及第二點，也就八卦的排列以及對應的數字問題。」

「這樣的話，」藝莉接著說「我們先回房間裡吧，這邊風大。我來把各種數字排列的可能性畫下

來給大家。」

Ω

中午後的陽光非常明媚，這城市到了秋天，仍然殘留著不少暑氣。我望向窗外的海岸，碧海藍天各自悅目，如果不用煩惱這些謎題，我們應可以到海邊嬉水暢泳了吧。

「嗚.....想不出來。」

我站在窗前，我身邊的絲明正在書桌前，看著滿桌八卦圖案以及手繪的平面圖，想了老半天以後，閉起眼又用雙掌敲起頭殼。

我來到她身後，笑著抓起她的雙拳，說道：「妳想不出來就想不出，也不用鎚自己的頭吧。」

「我、我.....想過、想過.....各種數字.....組合，可是.....還是.....還是不行。」

我緩緩地張開絲明握起掌的雙手，讓她攤開雙掌，再用我的雙手輕握著說：「那就先不要想呀，雖然說是啦啦隊來搞局了，但鹿儀花了老半天，也沒有解謎成功，那證明我們還是有一點時間。」

其實我完全是為了安慰絲明，我剛才一直在留意手機的訊息，看樂璇是否有匯報。

我們回到房間以後，藝莉便開始手繪起八卦館的平面，以及不同卦象對應的數字可能性。樂就璇根本坐不住，也誠實說她的腦袋不會想這種事，就拉著森琪出了門，就要去監控啦啦隊員與鹿儀的行動。

我心想這確實也是戰術之一，如果能知道啦啦隊的動態也對我們有利。反正以鹿儀的性格，她想到答案的話，就不可能隨便說出來而被樂璇偷聽到，我便同意了。

至於藝莉呢，此刻的她正在浴室裡泡著澡，她說用腦過度，想要先好好放鬆。

「伶馨.....為、為什麼.....」絲明的雙手沒有反過來握住我，像只是平放在我手掌上「總是這麼厲害.....我完全、完全追不上.....她、她。」

我揉著絲明有點細薄而冰冷的手心，我說道：「妳很在意伶馨吧，想要贏過她嗎？」

「那年.....她.....她的養父.....差點、差點就選了我.....我、我沒有怨恨.....我知道自己說話.....怪、怪怪的、所以.....沒有怪伶馨.....但、但我也好想變得、變得跟她一樣.....有她那麼漂亮、聰明、成熟.....很會、會說話，會說笑話、會演講、會、會說服人。」

絲明的聲線像隨意撥奏的豎琴弦音。我想起伶馨那總是機智伶俐的口才，那是絲明一輩子也追不上的終點。

「明明，妳站起來。」

我拉了拉絲明身後的古典木椅，絲明便低著頭站起來。今天換上一身翠綠色的長裙，鉑金色的頭髮綁起方便行動的馬尾，只在兩鬢留了幾縷曲髮。

「妳剛才說，覺得自己說話很奇怪。對吧？」

絲明點了點頭。身後是趟開的窗戶，明淨湛藍的海洋像人像畫的底色。

「那你妳試著跟我說，」我撫著她雪圓的臉「『我喜歡小果。』」

絲明呆愣著眨了眨眼，臉上卻是剎地一紅，然後竟然用揮起拳頭我打來。原來她也會打人呀。

「我、我.....那.....！」

絲明的嘴尖發出不成語句的單字，兩眼像要瞪向我又像不敢動。

「等一下、明明，我不是要戲弄妳，妳先聽我說一遍，用妳平常說話的方式就可以了。」

我定睛看著絲明那透澈的雙眼，她臉旁的金色髮絲在隨著海風輕柔飄盪。絲明半張著嘴，喉間隱約動了動，說著：

「我、我.....我喜歡、喜歡.....小果。」

絲明帶著宛如會散發著玫瑰花香的紅暈，我握住她的雙手說：

「對，就是這樣。妳再說一次看看。」

絲明這次稍稍抬起雙眼，看著我，嘴唇像陽光下無聲的潮汐，輕聲說：

「我.....喜、喜歡.....小果、我喜歡.....小果.....」

絲明抽了抽鼻頭，雙眼突然泛起一陣薄薄的淚膜。

我將絲明一抱入懷，撫著她的背，對她不斷說著。

「對呀。我知道呀，我也聽懂了呀。明明，我聽懂了呀。妳看，我聽懂了妳說話呀。」

「我.....喜歡、喜歡、嗚...我喜歡.....小果。嗚.....」

我聽見了絲明的嗚咽，稍稍放開雙臂，卻見絲明竟然流下眼淚，那透鏡般的眼珠像打磨出了淚水。我抹著她面上的淚說：

「哈哈，妳怎麼了？」

絲明的嘴角低垂著，眼裡流著透明的清淚，她對於自己淚也似乎很是驚訝，只是不斷握住我的手臂：

「我、我不知道.....啊、我、好喜歡.....嗚.....好喜歡、小果.....你聽、聽懂了.....嗚.....」

我終於明白。

絲明從小時候到今天，她一直知道自己口吃的缺陷。也許在孤兒院裡被取笑過，又也許在孤兒院被白眼過。她總是將伶馨想起超越的對像，也同樣因為希望能夠變成像伶馨一樣，卻始終沒有辦法。

直到今天，此時此刻。我才是第一個，在她整輩子至今的悠長日夜裡，對她說我聽懂她說話的人。

那麼簡單又那麼細微，卻是絲明等到今天才聽見的肯定。

「好啦，我知道了。」我微笑著，輕捧著絲明的腮旁「妳快擦擦眼淚，等一下嚇到藝莉醬。」

「嗯.....好的、擘呀~~」

窗外捲起了一陣突如其來的海風，變化莫測的海洋氣流捲起書桌上的紙張，在我與絲明身邊啪沙啪沙地翻飛。

一張張無生命的白紙像群起飛翔的侯鳥，吹襲著絲明的髮絲與臉旁，我輕擁著閉起眼驚叫的她。

紙張映著輕柔又明亮的陽光，我輕吻絲明那帶著淚鹽味的嘴唇。

白紙如雪片般沉落，落在我與絲明的腳邊。

我放開絲明的嘴唇，她雙眼帶著在陽光下閃爍的餘淚。

「這有帶給妳什麼靈感嗎？」我用指頭掃著她的嘴唇說。

「唔.....沒、沒有.....」

絲明搖著頭，漲紅的臉龐低羞著。我便握起她的雙手繼續按摩著她的手背。

這時候，我們身後的浴室響起了急驟的開門聲——

「啊！！我想到了，老公，明明，是二進制.....哎.....你們兩個在做什麼嗎？」

藝莉從浴室中幾乎是跳出來，她已穿好衣服，但臉上仍有泡完澡的紅霞，髮絲的水滴仍未乾透。她拿著剛才拿進去浴室說要做資料收集的手機，表情一臉興奮，但看見我與絲明，又一下子變得像準備要教訓學生的訓導主任。

向來易羞的絲明倒是機警，馬上滑步躲到我的身後，遮掩起她紅臉與帶淚的眼眶。既然我又犯了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也只好大言不慚地對藝莉說：

「我們都老公老婆相稱了嘛藝莉醬，那妳也不用那麼驚訝，妳也知道我喜歡巨乳吧。呃呀（絲明在我身後戳著我的腰）.....好了，二進制是什麼回事。」

藝莉冷冷地擺出一副『虧你說得出來』的表情，將手機放到我手上說：「我剛才一直在《易經》資料，發現原來有人將八卦為人類世界最早發明的二進制。」

「那是什麼意思？」我依稀記得我中學時數學課好像有學過，但也已通通還給老師了。

「那、那是說、只用、只是1及0來表達所有數值.....」絲明這時候從身後竄出來，指著藝莉手機上的八卦，急促地道「可以.....將將八卦、視為1、0，我想.....我想『橫線』是1、而『斷線』是0。二進制」

「對、對，就是這樣！」

藝莉猛地點頭，她注意到絲明發紅，便向我投以質問的眼神。我只好先示意搖頭，說：

「我還是不懂，是什麼意思？」

藝莉撿起地上的一張紙，拿起書桌上的水筆，向我解說道：

「二進制呢，其實就是用1與0不斷遞加，以表示數字。例如0是0，1是1，那麼2是什麼呢？就是『10』。如果『11』就是十進制的『3』，『101』就是『4』。」

「那所以.....？」我大概明白了二進制的原理，但仍然未明白關鍵。

「八卦本身可以作為二進制的表示，如明明剛才說的，例如乾卦（☰），都是三道『陽爻』，就是你們說是『橫線』，111，那就是『7』了。重點在於，『111』這二進制的數字，如果從輸入密碼的角度去看，就已經佔了三個數位。」

「啊.....」

我不敢發出輕呼。伶俐的養父——這位曾經在八卦館工作的傭人，不論他對八卦的認識到何等地步，他一定知道陰爻、陽爻，這兩個組成卦象的基本元素。如果他在原來館主的影響之下，稍微再知道一點八卦的背景，知道可以用「1」與「0」來代表八卦的話.....

「這、這樣.....」絲明從地上拾起被吹落的八卦館平面圖「只有有三、三個卦像.....就足以湊成『9位數』.....八卦館、正正好有三層.....！」

「對！就是這樣！」藝莉朗聲說著「每一層選一個卦象，再用二進制表示，就行了，我就差這一點沒有想通——」

「藝莉醬！」我說。兩位女生的對話令我心念電轉「妳說八卦館的八卦排列是亂序的吧！那是亂成怎麼？跟原來的八卦對比起來有什麼特別？」

藝莉被我這麼一說，馬上從手機中找出了最傳統的八卦，然後絲明把手繪的八卦館三層平面圖放過來對比。

「如果說乾卦是在北方，那麼一樓的乾卦是錯位的.....」藝莉唸著道。

「是、是這個.....」絲明用顫抖的指尖激動說「這是叫做.....艮卦（☶）！三層.....三層的艮卦.....位置.....位置是不變的！」

「丫！！」藝莉伸手拍一下自己的頭「我怎麼會沒有發現，對呀！原來如此！八個房間不是全數錯亂的，亂的只有七個！唯一總是在同一方位的『艮卦』（☶）就是解答！那這麼一來！就算是清潔傭人，不需要任何深奧的知識也可以察覺到！丫！！はずかしい（好慚愧）！艮卦換二進制的話，排列是『陽陰陰』，也就是『100』，只要三個艮卦疊起來，換成二進制就是『9位數字』，我怎麼一直想答案是三個不同的卦呢，一樣也可以呀.....」

「別自責了藝莉醬，艮卦換成二進制是什麼？我通知小璇，馬上去開夾萬。」

我拿起手機，打開我們體操隊群組，樂璇在外面做諜報吧，那麼最有機動力就是她了。

我馬上在手機中輸入——

【果：小璇，我們想到密碼，妳馬上到大廳去，別引起注意。】

不到一秒，樂璇便回覆了。

【變態小小璇：okay！密碼是什麼？】

「密碼是什麼！」我抬頭問藝莉與絲明。

「100100100！」藝莉與絲明同聲回答。

【果：100100100】

【變態小小璇：thank you！】

樂璇難得簡潔也沒有鬼扯地回覆著，我拿著手機，不禁呼了一口氣，這才發現自己剛才數分鐘內心跳一直加速，連握住手機的手都竟然有點酸軟。

「哈哈，」我望看一樣緊張得額頭泛汗的藝莉與絲明「藝莉醬，明明，呼哈，都結束了呀，果然還是我們體操隊厲害——」

然後，我們的房間呯地打開了。

進來的是樂璇。

樂璇拿著一瓶可樂喝著，揮手笑說：「各位有什麼進展了嗎？我去跟縱鹿儀被發現了，那死鹿儀還找啦啦隊員困著我，嘲諷了我一輪，還發怒起來還故意推了我一下。」

「呃.....小璇，」藝莉悄臉失色地問「妳不是去了開夾萬了嗎？」

「什麼意思.....？」樂璇困惑地問。

藝莉奪過我的手機，展示我剛輸入的對話框：「我們、我們剛把密碼.....傳給你了.....」

樂璇張口結東，伸手摸向灰色麻布短褲的褲袋，連裡袋都拉出來。

裡面什麼也沒有。

下一秒，我們所有以前所未的速度衝出房間。

Ω

「琪琪，快跑！！！」我拿著電話大吼「你在地下大廳對吧，把所有跑向夾萬的啦啦隊的隊員都推倒！」

「推、推倒.....？」電話的森琪大驚。

「對！啦啦隊竊取了我們的密碼！！」

電話中的森琪傳來某種怪叫，我立刻就掛了線，從梯級上一躍而下，來到一樓範圍，我看見了！

「鹿儀！你給我站住！！」

我在迴廊間高聲大號，周邊的學生們對我與身後的樂璇及藝莉訝異的眼神。

鹿儀此刻正從迴廊的另一邊，朝通向地上大廳的樓梯跑去，她看見我們，故意揚起手中的手機示威。

那是樂璇的手機。

「媽的！！」樂璇怒極大叫「你死鹿儀！！！有種就不要耍這種小花招！！」

妳最沒有資格說這句話——在我腦裡一閃而語，但這不是教訓樂璇的時候。

「嘖！你們——」

我與藝莉、樂璇衝向前方，想要追上鹿儀，豈料出現了一列啦啦隊員擋在我們面前，我們剎地停步，再回頭一望，又有另一列啦啦隊員從後而來，將我們封殺在迴廊之中。

「怎麼會、怎麼會這樣……」

藝莉焦急地前顧後盼，眼裡都是急得泛起淚水。就算我們暴力一點，將這些啦啦隊員都推倒，那大概是都不及阻止鹿儀。

「FUCK！」樂璇口出惡言，突然跑向走廊維多利亞式的欄杆前「你們別小看我呀！！！」

「等一下，不要，小璇！你不能受傷！」「やだ！あぶない。(不要，那很危險)！」

我與藝莉都來不及阻止樂璇，她已經像猴子一樣跳到欄杆上。八卦館是殖民時期的古典建築，地上大廳的樓底目測也有兩米多，那絕對不只是一層樓而已，就算是樂璇，如果從這裡跳下去——

「琪琪！瑤瑤！」樂璇卻朝一樓大叫「我在這！」

就在我們眼前，樂璇從一樓一躍而出。

## 壹肆 | ριάδνη | 阿里阿德涅 ε

然後，這是過去五分鐘內，在地下大廳發下的變故。

森琪本來與樂璇一樣，試著跟縱啦啦隊員，以監視啦啦隊的行動。森琪與樂璇分開行動，步伐又比較低調小心，便一直跟著其中一位啦啦隊員，來到了大廳。

森琪首先收到我的電話，要求她阻止啦啦隊員前往夾萬。

她並不理解這項指令的意思，但與此同時，她留意到有一個人正在一樓飛奔，那是啦啦隊的鹿儀。

森琪不明就裡，但大概也知道出了要事，便也拔起腿向夾萬方向跑去。

正當她見鹿儀已大概下了樓梯，雙眼只盯著夾萬往前跑，她就聽見樓上有人高喝：

「琪琪！瑤瑤！」

森琪抬頭一望，卻發現是攀在欄杆上，正準備要飛躍而下的樂璇。

她失措地放聲尖叫，只管衝到樂璇所危站的位置下方，然後她發現有另一個人也來到她身邊。

是森瑤。

「姐！快騎到我的肩上，快點！！！」

森瑤背向一樓的欄杆，稍低下身，森琪腦裡已一片空白，只懂得照著做。她跨開雙腿，騎到森瑤脖子上。森瑤呼了口氣，站起雙腳，肩抬起森琪的身體，握緊住她的雙手。

「我來了！！」

森琪回頭一看，只見樂璇在欄杆上往外一躍，一下Parkour式的靈活轉身，雙腿便撐在一樓的欄杆外部，然後雙腳再一撐，一轉身便抱在森琪背上。樂璇雖然不重，但那突然其來的加速度重量還是令她幾乎往前倒，她死命抓住森瑤的手心，森瑤也驚叫著往前踉蹌了兩步。

「可以了！！哈哈，我愛死你們兩姊妹啦！」

樂璇抱到森琪背上，卻快速捉到平衡，她輕巧地踩住森瑤的肩頭，放開森琪的身體，再縱身一落，便已經安然落地。

「死鹿儀！來啊！我們就來決一死戰吧！」

樂璇這一下從天而降，在大廳著地後，反而距離夾萬較近。鹿儀用不可思議的表情緊盯著樂璇，也一樣死命往前跑。

「哼，那你就跟所有人鬥快吧，」鹿儀高呼「密碼就是——呃呀！！」

鹿儀似乎要故意公開正確密碼，要大廳所有人都知道答案，那麼這時候對樂璇而言將會全民皆兵。

不過，就在鹿儀正要張嘴放聲之際，幾個枕頭接連從二樓的位置擲下，其中一個正中鹿儀頭上。

軟綿綿的枕頭就算從二樓的丟下，也當然沒有殺傷力，但這一下異想天開的攻擊也還是令鹿儀剎了兩下步。

鹿儀拿開擋住面上的枕頭，望向二樓，卻見是一位穿著娃娃裝的金髮女生，紅著臉又驚又懼地看著自己。

鹿儀並不認識這位女生，但她回神過來，跑到夾萬面前，樂璇也已經來到了。

體操隊的隊長。啦啦隊的隊長。

「死鹿儀.....呼.....」樂璇上氣不接下氣「沒想到.....妳竟然夠膽耍這種陰險的小手段。」

「呼.....」鹿儀也喘起了氣「彼此彼此。呼.....是妳跟縱我在先.....」

「密碼、那密碼.....」樂璇伸手扶著夾萬的平台「是我們想出來的，你不能、呼、不能搶去.....」

「哼。」鹿儀抬起胸膛「你們Maple Speed的時候用藝莉來做奸細，我現在就給你們十倍奉還！」

鹿儀的手指伸向夾萬，正要按下密碼鍵。

「鹿儀！慢著，你聽我說！」

好了。作為男主角的我，終於從一樓來到地下大廳。

本來困住我們啦啦隊員叫隊長鹿儀情勢不妙，樂璇也逃脫了，再沒困住我們的需要，就也都全數跑向樓梯。我與藝莉跟在他們身後，也一併來到地下大廳。

我們急步跑到夾萬前方，圍繞在樂璇與鹿儀兩人身旁，包括周邊看戲的所有學生，也好奇地觀察著這場獨幕劇。

「你還有什麼要說？」鹿儀看著我「這次分明我贏了，你們家的隊長技不如人，是你們輸了。」

我想事件大概是這樣的：樂璇去跟蹤鹿儀，如果被鹿儀識破。鹿儀先派人去反跟蹤樂璇，監看到她的手機密碼後，便故意偽裝發現樂璇，困住她跟她作口舌之爭，乘樂璇不覺偷去她褲袋中的手機。再之後，只要等我們任何時候通知樂璇有關密碼就可以了。

就算我們不會把密碼傳到群組之中，鹿儀也可以用樂璇的手機，大致掌握我們的一舉一動。偷去樂璇的手機對她來說絕對有好處。

「對，我同意……」我平順著氣息說「我承認，這一次是我們被妳耍得團團轉……」

「你知道就好了。」鹿儀臉上帶著勝利的微笑。

「可是，想到答案的，始終是我們體操隊的藝莉與絲明，這是不爭的事實。」我說著。

「那又怎麼樣？」鹿儀冷笑說「昨天的規則早就說了呀，就算你隨機試出來也可以。不管是誰，不管任何方法，只要輸入密碼，就是勝利者。」

「確實如此！」我急道「那麼，我們來合作好嗎！」

「哈？」鹿儀擺出聽見冷笑話的表情「合作？合什麼作？」

「我們共享最後的『決議權』，這一次由我們體操隊與啦啦隊共同擁有『決議權』。」我用我最大的誠意說。

「呸，你們憑什麼跟我分享勝利，嘩哈，你以為我沒有提防嗎——」

正當鹿儀嘲弄著，樂璇一個箭步想撲前，大概是想推倒鹿儀，叫我們去輸入密碼。

可是鹿儀一個閃身，腳尖一勾，反而是樂璇跌了跟噲。

「丫，鹿儀！！不要！老公，這——」藝莉在我身旁尖叫。

鹿儀似乎不再想與我們多廢唇舌，她伸出食指，輸入100100100。

呖呖。

錯誤。

一片死寂。

八卦館大堂中所有人，一片死寂。

鹿儀回過頭來望向我，整張臉瞋目切齒。

我望向藝莉，藝莉也是茫然自失。

樂璇站好腳步，臉上由驚惶轉為死裡逃生的欣喜。

首先打破這場默劇的，是站在人群中的森瑤。

「喂，你們真的不知道嗎？就算沒有做資料收集，不知道卦象順序是從最底下往上數的，也可以想想看，八卦館是一層層往上的，所以三個重疊的艮卦（）替代為1 / 0兩個數字的話，數字是由下往上，不是由上往下呀。」

答案原來不是100100100，而是001001001。

鹿儀難以置信地看著這位漫不經心的女生，食指就放在夾萬的鍵盤上方，卻按不下去。

「好了，鹿儀。」我走到鹿儀面前「這真的是我們都輸了，勝利者是滑冰隊。」

鹿儀瞪了我一眼，眉心不住抖跳，似是怒不可言，但又無從發作。

「不，」森瑤卻攤開雙手說「我什麼也沒做呀，沒開夾萬，也沒有說出密碼。你們還是想過辦法鬥快吧。」

我望向鹿儀，鹿儀只用不忿的雙眼直盯著我。樂璇卻在旁邊嚷叫：

「老公！快！快按下去呀，先開了夾萬再說——」

「小璇！你先別說話！」我對樂璇喊道「怎麼樣，鹿儀，如果滑冰隊放棄了，那我們平分『決議權』也不錯吧。」

鹿儀的臉容從憤怒轉困頓，她彷如看見另一個次元的生物：「你憑什麼……你到底憑什麼……？」

我努力地苦思著要說服鹿儀，人群中卻響起來了一個人的掌聲。

人群從中分開，伶馨穿著白襯衫與黑長褲，踩著高跟鞋步出。

「體操隊，啦啦隊，」伶馨拍著手，帶著微笑道「我實在要說，你們兩隊隊伍都太精彩了。我從來沒想到會發展出這種場面，人家弄一個安安靜靜的解謎遊戲，就不是又跑又跳，累過老半天的。結果，是你們都坐不住呀了。」

我與鹿儀與望向伶馨，她就像古典戲劇來到最後一幕，負責要收尾的超自然力量化身。伶馨繼續說：

「我同意這位體操隊成員的提議，」她伸手向我示意「我從來沒看過『學生議會規例』上有列明，每年新增的『決議權』是有限數量。咳、咳……所以，身為學生會主席的本人決定，今年集訓由體操隊受啦啦隊勝出，兩隊隊伍均獲得一次的『決議權』。至於滑冰隊的那位隊員，我也很欣賞妳的參與，而確實解出正底謎底的是妳，如果你們也想要『決議權』，也可以在下次學生會議之前，來找我。」

## 壹肆 | ριάδνη | 阿里阿德涅 ㄗ

樂璇閉上雙眼，小嘴緊緊地扁著，完全就是一個準備受罰的小孩。

我舉起手掌，藝莉與絲明也掩起了嘴，森琪則咬著下唇避開眼神。然後，我從右上方揮掌，擱向樂璇的臉頰。

但就在我的掌心距離她的臉大概是1cm左右，我中斷力道，最後只輕輕拍了拍她那像小麵糰似的臉珠。

「啊、老公……」樂璇張開眼，一副快哭出來的表情。

「唉，算了，」我無計可施地搖頭「我打不下去，等會妳又哭又叫，又去我姐告狀之類，我也不知道要如何處理。妳知道錯就好了。」

「嗚~~~~~」樂璇一下撲進我的懷裡「我知錯了！！嗚嗚嗚嗚，小璇知道了，以後也不會了！！」

樂璇小跳著欣喜地說。藝莉也按住胸口一臉釋然，然後過來對我倆說：「好啦好啦，都結束啦，我好餓喔，你們要不要吃什麼？我們去飯堂找學生議會要點東西吃吧。」

「嗯嗯~我同意！！」森琪也馬上點頭。

「那就走吧。」我摸著樂璇的頭髮說。

這圍繞著一個夾萬，一幢古建築的解謎遊戲終於落幕。根據伶馨至高無上的判決，我們與鹿儀，同時獲得今年的決議權。

鹿儀不知道是氣結，還是不忿，還是到底難以接受，最後還是不發一言，把手機還給樂璇之後，就離開了八卦館大堂。

我們則回到了房間裡，而我首先要處理的，就是樂璇竟然從一樓跳下去這件事。

樂璇那時候攀到欄杆上，她知道森琪在大堂，然後也看見了湊巧在場的森瑤，便叫了兩姊妹幫忙。

我當然知道森瑤大概不是湊巧在場，而是一直留意著森琪的動態。

但故勿論如何，最後還是靠森瑤思路敏捷，一下就想到騎膊馬這種戰法，而樂璇則說，她以前也有練過一點parkour的動作雜技，所以最後得以安全落地。

可是，即使樂璇是天賦異稟的體操奇才，即使她有信心可以快速抓住平衡，但如果一旦失敗了，那麼從高處墜下嚴重受傷的，可能就不只是樂璇自己，而是加上森琪、甚至森瑤。

距離世青資格賽也只有約莫一個月，如果樂璇受傷了，如果森琪受傷了，我要如何跟花姐交代呢？

為此，我回到房間就說這次一定要懲罰樂璇，至少讓我打她一巴掌。

樂璇也知道自己闖了大禍，哭喪著臉來到我面前——結果我還是打不下去。

我們一行人離開了房間，我乘機慢慢放慢腳步，靠到絲明身旁，問著她說：「想不到妳會把枕頭丟下去，這實在是令我大開眼界。」

剛才與鹿儀的追逐戰當中，絲明並沒法跟上我們的速度，所以她一個人留在了二樓。

絲明雙肩一震，似乎被揭破了什麼不得了的謊言。絲明拉著我的手臂，囁嚅著說：「我.....沒你們跑得那麼快、我、我.....站在二樓.....見鹿儀.....見鹿儀跑向夾萬，就.....想、想到把東西丟下去.....本來、本來我想丟小璇的、小璇的可樂瓶.....」

我冷眼看著絲明：「妳.....是想皇天擊殺鹿儀嗎？」

絲明羞惱著捏著我的手臂：「我、我也想到.....那、太、太危險.....房間裡也沒有有用的、的東西.....我只好用枕頭、枕頭.....試看看.....你、你別笑啦！」

我實在禁不住笑聲。我抱了抱絲明的肩頭說：「不過妳那一擊也確實有用，至少給予小璇追上去的時間。Good Job！」

絲明別開了頭，大概被別我稱讚而太過害羞了吧。

此時我的手機收到了短訊，我揚起屏幕一看。

【伶馨：待會來見我吧，老榕樹那邊】

【伶馨：如果你沒有儲存我的聯絡。那麼我是伶馨】

Ω

我再次被老榕樹所吸引。

在日光之下，在秋天的晴空之下，在不同時間的天色下，老榕樹都會展現出完全不一樣的氣質。我開始感受到這不只是一株古老的植物，而恍如是生命週期極為漫長的沉睡巨靈，用最超然沉靜的姿態，連繫著天與地之間無盡的靈魂循環。

午後的陽光照在老榕樹上的樹幹上，散發出一份暖和的實木樹色，繁密的葉蓋隨風響鳴，有如遠方的海潮聲。

「剛才我說的不是客套話呀，」伶馨說坐板根上說「你也知道我身體狀況，我是真的為免野外活動，又弄個沙灘排球什麼的，才設定為靜態的解謎遊戲。可是結果還是發展成這樣了，我該說你們是創意無限呢？還是太過於亂來呢？」

「那妳得去問問我們的隊長大人，」我聳聳了肩頭「我對她也是沒轍。不過我就正式感謝妳吧伶

馨，不是有妳的仲裁，我們不知道要僵持到什麼時候。」

伶馨塗著赭紅色口紅的雙唇泛起微笑，說著：「你是真的這麼想嗎？那你應該要如何感謝我呢？」

伶馨拍了拍她身邊板根的位置，我只好走過在她身邊坐下來。

我跟她並肩坐著，老榕樹的板葉在我們頭上婆娑搖曳，偶爾有綠葉飄落。伶馨身上傳來典雅沉穩的香水氣。

「伶馨，」我對她說「即使到現在，妳還是要阻止我們讓體育部獨立嗎？」

「我說過了，」伶馨悠然說「這是我的職責，在我擔任學生議會主席的這一年，我不能任何任何社團走過來，對我說他們要分離出去，那就由得他們去。」

「啊，」我笑著概嘆「我認真開始喜歡明明那說話方式了。總比每次都要動腦筋反駁伶馨妳來得簡單舒適。」

「嗯哼～」伶馨發出帶著些許嘲諷的微笑「你果然是比較喜歡絲明多於我呀，是因為她的身材嗎？」

「我也不是要這麼說，而且妳真的覺得我是那麼膚淺的男人嗎？」我看著伶馨的側臉說「我不否認明明的身材實在很吸引人，但我更喜歡她那單純、率真又愛害羞的臉。」

「那麼……」

「擘……伶馨，等一下，這……」

伶馨毫無預兆起翻起身，扶著我的肩頭，張腿就騎在我的身上。我的腿間感受到她刻意進逼的柔軟部位。

「我竟然比不上絲明嗎？」伶馨抱住我的肩頭說「我也真的比不上你身邊那些千嬌百媚的女生嗎？」

伶馨穿著貼身的白襯衫，精準的剪裁完美展現她的身體曲線，豐挺的胸脯，纖巧的腰肢，豐沛的香水味。我感受到的下身開始不受控制。

「我就說過不是如此，只是……」

「只是甚麼，啊……」

伶馨挪動下身，身體跟我貼得更緊密，她神秘的腿間往前摩擦，我的褲檔一下子就甦醒過來。她兩頰緋紅，吁著氣發出嬌吟。

「因為我知道，」我伸手扶著她的腰間說「我知道妳一定會用這一點要脅逼我，要我放棄小璇的想法，要我放棄讓體育部獨立，呀，伶馨。妳這樣……」

伶馨將兩肩頭髮撥到背後，然後用手解開自己的白襯衫鈕扣，一顆然後又一顆，直到她白襯衫完全躺開，露出裡面被黑色蕾絲胸罩包裹的乳房。

「如果我說不是這樣呢？」伶馨用她尖細的指尖撫著我的臉「如果我說，我真的只是想做愛呢？你可以跟我做嗎？」

「可是.....」

伶馨牽起我的手，放在她的胸部上。她的雙乳很豐滿，充滿嬌嫩的彈性又渾圓可握。

「嗯.....我好久沒有做愛了、唔.....我一樣.....也只是想要、啜.....唔啜.....」

我一手挽著伶馨的腰間，一手輕搓著她的豐乳，伶馨吻下來，伸出舌頭挑逗著我的嘴唇，我便也張嘴應接，舌吻著她帶著口紅氣味的絳唇。

「唔丫.....、小果、啊.....、我想要.....啊丫」

伶馨那優美的腰間開始徐徐挺動，用她的秘部摩擦著我的褲頭。我已勃起的下身被她一再刺激，也開始燃起熾熱的欲望。我翻起她的裙擺，抓住她穿著黑絲襪的屁股，繼續跟她緊密的濕吻。

「嗯啜、唔.....唔呼.....丫.....咳唔、咳.....啊、不、咳.....咳咕.....！！」

「伶馨！？」

我正如伶馨相吻正酣，伶馨卻突然吐出異樣的咳嗽聲。她慌忙推開了我，然後掩嘴不住乾咳，整個上半身像被衝撞似的起伏抖動。

「咳、咳唔.....！！咳咕.....！！啊.....怎麼會、咳.....」

伶馨乾咳好了一回，喉間又突然傳來刺耳的氣促聲，到她放開掩住嘴的手，那上面竟然是一攤鮮紅的血。

「這、這.....」我心頭一陣糾結「伶馨妳到底.....？」

伶馨卻笑了笑，從裙袋中拿出一道手帕，然後從脫離我的懷抱，從我身上來到草地上。用手帕抹著手中的咯血。

「不好意思，嚇到你了吧，」伶馨慘然苦笑「但這絕對無你想象中嚴重，我的氣管本來就是這樣，這也是為什麼.....我不太能做愛。」

我站起來，只見伶馨似已是習慣自然地，用手帕抹著嘴角的血絲。我完全想不到合適的言辭。

伶馨見我沉默不語，又說了：「我真的沒事啦，好可惜呀，差一點點就成功了。我說真的呀，我是真的想做愛呢，我們女生也有需要的，對吧。」

我低著頭，突然連伶馨那總是帶著蒼白的臉色也不敢去看，只是牽起了她的手。

伶馨稍為拉好衣襟，然後走進我懷中，靠在我的胸前，像在聽著我的心跳。

「如果可以的話，」她說「你也想跟我做的，對吧？」

「對，」我肯定而確切地回答「伶馨，我想。我很想。」

伶馨閉上眼抬起頭，雙唇吻上來，靜靜地緊密著良久。我也閉上眼，聆聽老榕樹在我倆身邊發出像遠古歌謠的生命之聲。

Ω

她站在懸崖邊緣的一片小丘陵上，日落前橘色晚霞夾雜著風雨將至的烏雲，厚重的晚風吹拂她腳邊疏落的野草，也吹拂著她身穿的翠綠色長裙。

仔細一看，會發現她的長裙並不只是翠綠色的，雪白的仿紗上編織著更多華麗細緻的圖案，如深藍色的紋理，如棗紅色的碎花刺繡，如金色的細絲針織。當風吹過來，搖動她撐著的白紗陽傘，揚弄她繁疊的古典裙擺，她身上的各種色彩便宛若春日盛開的群花豔卉，恍似記憶或夢裡不成形的流彩，更像她頭上漫溢流動的鉑金長曲髮，在世界盡頭的峭壁上綻放出翩翩起舞的蝴蝶。

「妳不冷嗎？」

我走近絲明的身後，對她說。

她的肩上擱著陽傘，搖了搖頭，應道：

「我已很久.....很久沒有.....沒有看到海。」

我踏上她所身處的小丘陵，站在她身後，遙看前往夕映下的海洋。下午後天空便開積起雲片，令此刻暮色有點沉鬱，但那像雞尾般鮮豔的烈酒色海洋，仍然浪濤著冷清的沙灘。

「明天早上我們還有半天時間，」我說「小璇藝莉醬想到海邊去玩，那我們一起去呀？」

夾萬的謎題解開後，八卦館的集訓算是結束了，但形式上我們明天下午才坐車回大學，所以其實多了半天的自由時間。

絲明的側臉噘了嘴唇，回答說：「那.....我、我不會游泳，也.....也沒有泳衣。」

「藝莉醬她們三個也好像沒有。」我淡然說「可能就是去玩玩水吧。」

「嗯、那、那好吧.....」

絲明輕輕點了點頭，我握起她在晚風中有點轉冷的手。

「這次真的辛苦你了。」我對她說「我不知道妳會否覺得體操隊太亂來，或是小璇總是會搞出各種麻煩，但如果妳確實是這麼想，卻仍然想跟我們在一起，那我非常感謝妳呀，明明。」

絲明也試著握起我的手，我記憶中這是第一次。

「那、那個.....其、其實.....在孤兒院.....的生活、生活，並沒有、沒有.....那麼可憐.....我、我跟老院長一起、一起生活.....其、其實很好。」

「是嗎？」

我很幸運不是孤兒院的孩子，家裡也有一位煩人的姐姐，所以確實無法想像孤兒的生活。

「有些被領養的孩子.....反而、反而.....不那麼幸運.....可能是養父母.....脾氣很差、又可能.....他們的新兄弟姊妹.....欺負他們.....要做、要做很多家務.....有之後回來看我們.....我們的.....一直在哭...」

我試著想像那些孩子的處境，從一個悲慘的童年，走向另一個更悲慘的童年。那並不只能用悲劇去形容。

「當然也有.....也有不少幸運的例子.....像伶、伶馨.....」絲明舐了舐嘴唇，貌似很少一口氣說話這麼多話「我一直.....沒有找到新、新父母.....後來就覺得.....這樣、這樣也不錯.....一個人生活。」

絲明望向我，雲間透露出耀目的餘暉，她的圓眸映照著陰晴不定的晚霞，我仍然在眼裡看得某種長年累月的孤單害羞。

「妳現在就不是一個人了呀，雖然我知道這樣很老套，但我想，明明妳至少喜歡待著我們身旁吧。」

我伸手抹著她耳際飛舞的鉑金色髮絮，那像一陣幻化成風的夕陽。

絲明淡櫻色的嘴唇勾起平淡的莞爾，無言地點了點頭。

我們互相靠前，我輕抱住絲明的身體，絲明把頭埋我的頸間，鼻頭悄悄地呼息著，像今天早上睡來的時候，她清醒後的呼吸第一口空氣。

「好啦，天色暗了，這邊風大，我們先回去吧。」

「嗯.....」

我牽著絲明，從小丘陵踏著荒草地轉身，步向八卦館。

八卦館就像前朝的歷史遺物，在入夜前鍍上了一層明亮的沙礫色。

海風吹著我與絲明的背項，我好像在風聲裡聽見了老榕樹的脈膊。

# 楔 | 之一

根據我的文件檔，故事寫到這裡，已經有359頁，一共約22萬字。

我沒有正式算過，但我估計已經超過《巨乳游泳部》的字數了。

字數唯一代表的意義是時間，不論對作者還是讀者而言，都昭示著要了解這個故事，就得花時間。

根據我的藍圖，故事大概只進行了4分之1或5分之一。不過可以明言，這不是流水式的甜故，故事的每個人物，都會有屬於她們的結局。

寫了兩個月，除了工作，幾乎是每天寫，每夜寫，跟樂璇，藝莉，伶馨她們相處的時間，絕對多於我跟朋友相處的時間（雖然我本來就很少朋友）。

也許日子有功，她們每一個人的臉孔，便愈見清晰，我愈能在她們的瞳孔裡看見她們的生命。

關於諸位女神們，還有很長的故事與旅程。

雖然我總是很任性在甜故裡加入各種完素，從校園遊擊戰到推理懸疑，但這都是她們的故事。

如果我說「這不只是普通的甜故」又太偽善，所謂甜故，說穿了就是性幻想，而我也不過是個會性幻想的男人。

我不想創造神作，偉大的文學作品只有在偉大的民族才會誕生。我只希望，管位在享受性愛描寫的同時，仍然喜歡她們的故事，儘管小弟不才，偶爾文力不遞。

感謝各位一路支持。

體育部將要迎接溫馨寒冬了。

柚木  
2015

## 壹伍 | Κυμοθόη | 古莫托昂 α

### 壹伍 | Κυμοθόη | 古莫托昂 α

我坐在沖身室的馬桶上，而森琪坐在我的大腿上。

她的屁股正貼著我赤裸的跨下，用陰戶與手掌將我的小莖夾在中間，磨擦著陽具著的熱力。通風不良的廁格令森琪穿著的體操服都帶著汗氣，我抱著她纖幼的腰身，吻著她頸後的汗珠說：「已經第四天是這樣了，妳到底怎麼了？」

「嗚.....我緊張得胃都要痛了，你還敢說，快跟我做啦.....」

我摸向森琪的蜜縫，粘熱的愛液發出悅耳的水音。距離資格賽只剩下六天了，樂璇，藝莉，森琪也都專注練習，以她們的成績，只要不失誤，取得名次應該不成問題。但人類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女人的生命裡就更缺乏理性一詞。

「我都快要吐了，不知道該怎麼呀，每天都偷偷摸摸的練習，高低槓一失誤就完了，完全沒有補救的餘地，怎麼辦，姐姐我快昏掉了。嗯.....」

她語意不清的抱怨著，我剝下森琪上半身的體操服，吻著她幼細嫩滑的美背，捂住一對饅頭似的小美乳。森琪是三人唯一沒有大賽經驗的，樂璇就不用說了，藝莉好歹也曾經是啦啦隊的。不單如此，這還是森琪的人生裡，第一次以體操隊運動員的身份去比賽。

初次脫下家族面具的她，感到格外緊張，也算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抬起森琪大腿，讓她的腿間張開，她扶正我的小莖抵著陰唇，我說：「那要插了哦。」

「快點啦，姐姐好想要，快插進來.....丫.....好粗、丫死小孩.....呃呀」

我讓森琪的身體沉下來，前端緩緩被吞沒，挺進森琪緊窄得像未經人事的小穴裡，柔韌的肉壁令我的龜頭的每一寸也爆發出強烈的快感，痕癢難當的我，立刻拋動森琪的小身體，用陽具挺弄她的淫穴。

「哎呀.....慢點啦.....呀.....丫呀、不、哈呀、呃啊把我放下來啦，我自己動啦.....呼.....」

我便放下森琪的雙腿，她張開被插入的股胯，腳尖剛好撐在地上凡彎腰反手抱住我，小腹前挺，一腔淫肉緊緊套上來。我壓在她的屁股上，推向森琪的花心，她哀嘖一聲，乳首都挺立了，回頭需索著我的舌吻。

「唔.....好棒哦弟弟，姐姐最喜歡這樣了.....唔、啜嗯.....呃丫、那裡、哎丫」

我揉弄著一對尖乳，搔著森琪敏感的乳首，扶著跨間挺動著，森琪柔軟的腰間上下律動，小莖頻頻抽插愛穴，淫水洩過不停，每當我用龜頭頂向花火，整個肉穴便連同恥丘劇烈抽搐。她似是想刻意攝取性慾的快感去沖昏頭腦。

「琪琪這幾天也太淫亂了，簡直變得像小璇似的。」我舔著她滾熱頸間說。

「那個剛來完了，又加上比賽的事情.....煩死了啦，好想要呀、喜歡姐姐的穴穴嗎，丫、呀丫、快插我、弟弟的雞雞好大喔.....唔呀、呀呀呀、丫.....！」

森琪抱住我的頸間，眯起雙腿，腰間忙亂的承接著我的硬物，堅挺的臀部用充滿的彈性的力道壓向我的大腿。我輕拍著股肉，捏著充血突出的乳尖，微弱的痛覺夾雜著淫慾，令森琪全身發抖，被抽插的小穴開始收縮。我探向她的陰蒂，一邊挺動，一邊在發芽的肉豆上打轉。

「不、喔——這樣按.....姐姐會尿啦、哎呀、哎丫啊啊、.....小穴呀、小穴好痛苦、不要、呀呀... ..」

我摸著被小莖撐開了的嫩唇，沾起粘稠的淫水在陰蒂上指壓，才剛捏得興起，森琪便慘叫起來，雙手撐在廁所的門上，下身用力騎乘，窄細的粉穴弄得我的陽具又麻又痛。我按著節奏，用龜頭一下頂向抽搔的花蕊。

「呃呀呀呀.....唔——丫丫丫丫丫丫」

森琪嬌嚷起來，雙腿亂震，尿孔洩出紛飛的潮水，劇烈收縮的淫穴差點令我精關不守。高潮過後的森琪雙手一滑，便軟倒在我的懷裡。我抱起來恍惚失去意識而不斷喘息的她，將她放在馬桶上，挽起她的膝蓋，可愛的小琪琪全都濕透，滿是晶亮的體液，我將漲紫色的陽物，捅進粉紅色的嫩穴裡。

「姐姐也太自私了吧，自己去了就不管我了。」

「嗚.....還插人家、穴穴壞掉啦.....隨便你、丫、漲死了.....呀唔、呃、喔呀.....」

纖巧的森琪用雙臂繞著我的股間，斜靠在便塔上。我用漲硬的下體用力抽插，擠出剛排放的愛液，發出發屁似的聲響。森琪害羞的掩起臉，不敢望看被我蹂躪的蜜壺，我頂進森琪最緊窄的深處，龜頭癢得快裂開了，便抓緊森琪的雙腿，在她的體內猛射出滾盪的精液。

「呀丫——！呀丫——！呀丫——！呀丫——！哈.....好多哦——還有.....？丫.....」

森琪閉著眼，被我噴發得滿臉痛紅，我安全移除下體，一行白濁便流落到森琪的臂肉上，再滴落馬桶裡。我用衛生紙清理著她的下身，輕吻著她失神的小臉。我說：「有比較放鬆了嗎？」

「嗯.....做完愛以後腦袋空空的，好像比較好了。嗚.....姐姐害怕死了啦.....」

森琪再次跨在我大腿上，依依不捨我的吻著我，像喝求著父愛的小女孩。

Ω

「呀呀呀呀呀呀呀~怎麼辦呀小果！老姐我好想躲到南極跟企鵝隱居了，救我呀小果！！！！！！！」

體育館的走道裡，花姐全身像失去了所有骨節，投降似的靠在牆上。

就在資格賽不到一個禮拜前，我們竟然收到了學生議會的新公文，公文內容是：

『本學期的體育隊伍出國比賽補助即將截止申請。有意申請者，請於限期前交妥隊員資料、參賽資格認證、所需補助等文件。請注意必須按照申請格式及人數要求。』

這倒不是伶馨的惡作劇，而是每學年學生會的溫馨提示。

我們體操隊的最大問題，是參賽人數。

作為人事經理加打雜的我，並不算是隊員之一，花姐只算是學校的受薪員工，絲明只是掛名的後勤及會計，所以就算樂璇她們能得日本青年賽的資格，樂璇，藝莉，森琪，加起來只有三個人，連申請補助的基本資格也不合，更不用說補助的份量能否足夠遠征京都了。

「小果，」花姐靠過來，用哀憐的眼神看著我「不如用你們贏回來的『學生議會決議權』，那麼不論多少錢也可以.....呀！」

我幾乎不用思考，便推開了我姐的臉：「那是小璇打算用在體育部的獨立運動上，絕對不行。而且.....」

我想起了鹿儀，她一樣也有決議權，會因為這樣而阻止我們嗎？

至於伶馨的做法，我也無法做不能理解，她仍然會以學生會主席身份，用一切方法阻截樂璇的體育部獨立運動。

「你跟小璇她們說了嗎？」我問。

她搖了搖頭，臉上無盡的苦澀，只是說：「怎麼可以在這個時候擊沉她們，她們苦練了那麼久，就算最後不能去日本，我也至少想她們能夠專心出賽，她們是真心想贏，真心喜歡體操，我怎麼忍心.....」

我嘆了口氣，說的也是，就算要我跟樂璇坦白，我也不一定能說出口。

「怎麼辦呀小果，老姐我已經無計可施了，呀呀呀好想做愛然後把這些事情拗諸腦後呀，怎麼辦呀！」

「不要大庭廣眾說出這種有傷風化的事情。」

雖然在半個小時前，我才剛安撫了另一個同樣苦惱的靈魂。

「訢澄那邊有回音嗎.....」

我姐終於說出了最後的希望。

「沒有，上禮拜我從八卦館回來後有跟她見面，但.....她似乎下不了決心。」

「唉.....怎麼會這樣，難得的體操隊.....」

我看著我姐少見的消沉，也忍不住拍了拍她的肩膀說：「先專心比賽吧，資格賽之後還有三個月時間，金錢的問題說不定可以解決，我比較擔心『必須由學生議會審核後』這一點……」

「我的京都豪華團會不會泡湯呀，嗚……」

這時候的我，也沒有心情去教訓這位死港女了。

Ω

我站在商學院的教學大樓前，拿著兩杯剛買來的Latte。

臨近傍晚，秋天的空氣中帶著乾澀的味道，高氣壓與微涼的溫度令四周的空間都變得份外透明，柔和的陽光令校園裡的花草色澤更顯豐富，恍如一片片新鮮的油彩。

整點一過，眾多學生便魚貫離開，在眾多長相平凡的路人裡，她那清麗的臉孔顯得格外迷人。穿著米色的布裙與淺綠色圓領的毛衣的她，看見我便綻放驚喜的笑容。

「咦……你怎麼會在這裡，今天……不是休息不用練習嗎？」

「我想妳嘛，藝莉老婆。」

「不要別人面前這樣叫我啦……我們體操隊的內部關係曝光麻煩了。」

「大學生男女關係很亂是常識吧。」

我牽起藝莉的手，周圍的世界傳來了濃烈的妒嫉與羨慕。

藝莉接過Latte，笑說：「唉，隨便你啦，如果校刊來問我們：『聽說你們體操隊每天都在group sex』，那你打算怎麼回答呢？」

「我會說，才不是這樣，是我每天都被她們壓在床上……呀！」

藝莉掌摑我的臉說：「去死啦，明明就是相反。」

「那今天晚上也照舊……」我的手偷偷攬向藝莉的腰間。

「不要~~~~」藝莉尖聲說「小璇呢？妳有問過你家的正室大人嗎？」

「什麼正室啦，我才不管這個。」我死抱著藝莉的說「不用練習的日子，小璇白天都不知道跑到哪裡去，只是晚上回來佔著我的床位睡覺，妳又不是不知道。」

「呵呵呵~夫妻生活就這樣呀。」

「所以我決定了，今天晚到藝莉你那邊去好了~」

「為什麼是你來決定呀！」

我跟藝莉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著天，藝莉呷著咖啡，舔著嘴上的奶泡，挽起我的手臂說：「怎麼了，是不是有話想說？關於我們的？」

我沒有回答。這是女人的直覺嗎？

「沒有呀，只是想吻妳而已。」

我吻著藝莉有著咖啡甘香的嘴唇，她咯咯笑起來說：

「不想說嗎，那麼.....要不要陪我散個步？」藝莉看著我的瞳孔，融化成軟軟的花蜜「老公。」

## 壹伍 | Κυμοθόη | 古莫托昂 β

「從八卦館回來後，你好像變得有點怪怪的，是不是在八卦館發生了什麼事？」

我跟藝莉來到大學校園裡常見的花園裡，商學院位於山腰的位置，景觀還算開闊，日照一退，落差的氣溫轉化成晚風，像藝莉的長髮那樣柔軟。

我始終沒將伶馨的事情，跟她們任何一個人說。

樂璇自然不可能喜歡伶馨，我也不覺得她能夠與伶馨理性溝通，說出來會令事情更複雜，但我不想像隱瞞著樂璇，而只跟藝莉或森琪說。

「就是『決議權』的事情嘛.....就像你所說，伶馨是故意的。」

關於八卦館的解謎遊戲，最後伶馨判定體操隊的我們，與啦啦隊的鹿儀，各自都有「決議權」。

我一開始以為那是公平公正公開，但藝莉後來跟我說，並不是如此。

伶馨是故意不讓我們體操隊獨佔本學年的「決議權」，而刻意讓啦啦隊也擁有相同的特權。

那麼，我們在面對學生議會的時候，就不是唯一擁有特權的隊伍，而伶馨也大概知道，鹿儀與我們之間相爭的關係。

所以到頭來，我們還是走不出伶馨的思維。

藝莉站在我的前方，靠在圍柵上看著奶油色的天空。

「一定不只是因為這一點。」藝莉的側臉笑說。

我站在藝莉身後，執起藝莉的秀髮，看著藝莉深棕色的長髮，在我的手裡浮遊。

藝莉笑說：「不打算回答嗎？我猜，小璇，琪琪也一定不知道吧。」

有人說，當男人跟女人超越了友誼，女人最後不是留下半顆心，就是留下一把眼淚。本來被伶馨的眼淚壓在心頭的我，現在還多了體操隊補助的事情.....雖然說有一天她們也是得知道的，但無論如何，不是現在。

「只是覺得，」我聞著藝莉身上淡淡的潔手霜香氣「呼，藝莉醬，妳也知道，我是這學期才被我姐拉來打工的，沒想到那麼快就要面對世青賽大賽。對了，妳會害怕嗎？」

「害怕嗎？唔.....」藝莉抬頭思考起來「什麼是害怕呢？」

「嗯？」

「怖い、恐ろしい、恐れる、きょうふ.....」藝莉醬說「是害怕比賽會落敗嗎？害怕失手的時候被取笑嗎？害怕小果會離開我嗎？害怕我跟小璇、琪琪從此不再是朋友嗎？」

我抱住藝莉的腰間，枕在她髮梢上說：「對於最後兩個問題，我可以肯定回答『絕對不會』。」

「那麼，還有什麼值得害怕的？」藝莉說。聲線有如聖詩。

「琪琪今天有找我陪她練習，她可是非常緊張，還跟我說.....」

我將森琪這幾天的異常，以及她恐懼的心情跟藝莉說了。

「你這人真是的.....」藝莉抱怨說「那有人會跟自己的女友說跟別的女生做愛呀？」

「小璇會死纏著我詳細交代，她很喜歡聽，每次都聽得很興奮.....呃呀！」

藝莉踩著我的腳尖說：「琪琪只是害怕自己做得不夠好吧。就像在啦啦隊裡，一人失誤就會連累全隊。以前我也會害怕，但想想看又覺得，大家信任我，才會把放在主將的位置，既然我背負了所有人的期望，就更不能害怕，一定要發揮得最好才行呢，那樣想，我就不會害怕了。」

藝莉的體溫從背上傳到我的胸腔：「藝莉醬，其實妳仍然想留在啦啦隊裡，對吧.....？」

藝莉握住我的手心說：「說到底.....我在啦啦隊裡，也待了差不多一年，雖然鹿儀跟我相處不來，但她是好隊長，她真的把啦啦隊帶領得很好，大家也很信任我。我這樣跑掉了，應該有不少人會生氣.....」

「藝莉醬，一定以來辛苦妳了。」我說「小璇腦筋很好，但說到『隊長』她實在不夠稱職，我也只是打雜而已，我沒辦法把妳們帶得像個團體。」

「呵呵，怎麼突然這麼客氣啦，不要嚇我嘛。」藝莉拍著我的額頭說「我很喜歡我們現在的關係呀，體操也好，體育部也好，對抗伶馨也好，我也樂在其中呢。」

「Group sex呢？」我立即問。

「丫！」藝莉轉身過來，戳著我的嘴唇說「怎麼又扯到那些事情上去了啦！明明前一個話題還那麼認真。」

我湊上藝莉的嘴角，品嚐著她的嘴唇，笑說：「校刊問題：『請問藝莉同學，你喜歡群交與吞精嗎？』。」

「回答：『體操隊的人事經理是變態』以上！」

「就回答一下嘛，至少讓我知道藝莉醬的喜好。」

「嗚，多少次也好，人家就是無法喜歡那粘粘的液體，滑過喉嚨的感覺嘛.....」藝莉噘起小嘴說。

「那所以其他都很喜歡了，包括各種體位，淫語play，4p，口交.....」我搔著藝莉的小腹。

「好啦好啦別再說啦！我喜歡啦！喜歡啦.....總之就不討厭吧。」藝莉回答說，將手放在我的臉

上「所以.....你別想太多，我也好，琪琪也好，最重要小璇相信你，我們也都相信你，也相信大家，才願意留在體操隊裡。我知道體操隊要走下去一定不容易，但至少大家也還在，那還有什麼好擔心，跟森瑤對戰也好，Maple Speed也好，八卦館也好，我們不是都戰無不勝嗎？」

我抓起藝莉的手，夕陽在她的指尖上鍍了明亮的晚霞。我吻著她的食指，陽光的味道原來是如此甜美。

「怎麼啦.....」藝莉看著我，羞紅了臉。

我環抱著藝莉的腰間，將她拉進我的懷裡，毛衣的兩團柔軟，嘴唇上的溫柔，通通令我愛不釋手。我用舌尖翻開藝莉的微笑，挑出她小嘴裡的桃舌，翻卷這片小小的柔軟肌肉，不住在藝莉的嘴巴上打轉，雙手按在屁股上揉按。

「咕.....呼.....嗯.....啜、唔.....先回去再做啦.....唔、啜.....」

「偶爾試試野外露出也很有情趣嘛。」

「唔~~~~不要，都晚上了，蟲子又多。」藝莉抗拒著說「而且你才跟琪琪做完吧，那麼快又...真的呢、都硬了.....嗯、啜.....呼.....」

幽暗的晚霞之下，藝莉將手放在我的褲檔上，搔弄拉鏈附近的突起物，繼續與我相吻。我將手放在毛衣上，加上衣料的厚度與質感，藝莉的巨乳顯得更加柔軟，她的乳肉就算隔著衣服仍然十分敏感。

「哼.....老是欺負人家，嗯.....丫.....不要、會發出聲音的哪.....丫」

過足手癮之後，我卻放開了手，緊緊抱住藝莉，卻再沒有其他動作，她似乎有點意外的看著我。我說：「我也好想要藝莉醬，但現在我覺得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是嗎？不會是去找小璇愛愛吧？」藝莉笑說。

「鬼才知道她在哪裡。」我回答「不，只是作為你們的領隊，我想至少能為妳們做一點事情。」

「那.....今天晚上還要來我那邊嗎？」藝莉含羞答答的問。

我將宿舍的電子卡塞進藝莉的手裡：「你先回房間等我吧，順便幫我收一下地上的衣服，都是小璇亂丟的。」

「竟敢指使身為日本財閥繼承人之一的本宮幫你收拾房間呀.....」藝莉接過我的電子卡，冷眼看著我。

「愛してるよ，おひめちゃん。」（我愛你呀，小公主。）

我吻別了藝莉之後，便隻身跑向山下的臨時宿舍。

不能就此放棄，不論是體操隊的日本青年賽，還是體育部的獨立。

伶俐的做法很簡單，我想她對於我們要不要去日本，有多少人出賽，不是那麼在意；在意的，反而我們是否真的不顧一切，甚至拒絕補助，也要爭取脫離學生會。

但我並不打算屈服。

唯有解決了學生議會補助的困局，我才能夠毫無保留地支持她們三個，帶領她走向更遙遠的未來。

我來到山下的女子宿舍門外，拿出手機打電話給她。

「對，無錯，現在，就在妳宿舍的門口。」我說「求妳了，無論如何，我現在也要見你一面。」

「.....」電話裡是沉默的空氣。

我知道她大概也猜了我想說什麼。

大概是五分鐘後，穿著起居服的訖澄，拿著拐仗，穿著拖鞋的左腳上綁著繃帶，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

她臉上帶著幾份不知所措，金色長髮用框固定好了。她之前有跟我提過，腳傷已好得差不多了，只是走動仍然有點炎症痛楚，拐仗也其實以防萬一。

「如果是要我參賽，我就說了，我有會打算，只是——」

「不，」我打斷了訖澄的說詞，在只餘一片橘紅餘暉的天色下說「這次妳的最後機會了。」

「等一下，什麼、這什麼意思.....」大概是這不像我平常的言辭，訖澄也不解地皺起眉。

「我們來決一勝負吧。」我向訖澄伸出手「我們來決勝負，如果妳輸了，妳就可以退出，如果我贏了，妳就要作為隊員參加世青賽選拔。」

訖澄失笑地看著我伸出手心，露出大惑不解的表情：「這是什麼意思啦？你怎麼突然那麼小璇了？這決甚麼鬼勝負。」

對了。我可能也被樂璇感染了，但這確實很公平，至少給我們雙方都有一個機會。任何人都應該至少有一次可以爭取勝利的機會。樂璇平時.....也是這樣想的嗎？

「猜拳，三局兩勝制。」我堅定地握起了拳頭「而我每一局也會告訴妳我的出拳，我接下來第一局就會出『剪』，妳如果早就決定要離開，妳贏了我就可以了啦。」

## 壹伍 | Κυμοθόη | 古莫托昂 γ

日落了。我們倆人頭上的夜空再沒有餘暉，剩下了一片像經年老去的蒼藍天色。

學校的街燈照落在我倆身上，下課後的學生都幾乎散去了，只有偶爾經過的學生會瞧向我們，又或是望著泚澄那頭引人注目的金髮。

「你的意思，」泚澄想弄清我的說法「是我跟你猜拳，然後你會告訴我你的出法。我贏了你的話，我就可以退出了。」

「沒錯，就是這樣。」

我伸手的拳頭仍然懸在半空，泚澄用露出無計可施的微笑，揉了揉雙手，問道：「這是有什麼詭計嗎？是騙我相信你會出『剪』，然後我出『掙』，你就會出『包』嗎？」

「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我將早預定好的答案說出「那麼妳也出『剪』就好了呀，不就贏了嗎，而如果我是說真的，也只少會打和呀。」

泚澄美麗精緻的臉露出無法反駁的神情，抿了抿嘴邊：「所以，你是認真的嗎？真的要猜拳嗎？」

「是的，」我回答「如果我輸了，我會如實跟小璇她們說。可能小璇還是會很不甘心，花姐也會，但我說話，她們多多少少也會聽，我也保證那之後小璇就不會再纏著妳了。」

泚澄目不轉睛的看著，那帶著獨特有淡灰色澤的雙瞳，活像是靜夜映著月亮的銀鏡。她輕輕呼了口氣，摩擦雙手，然後回答：「那好吧，我就相信你。」

泚澄終於也伸出手，斜斜向下地垂在身前，跟我一樣擺出猜拳的預備動作。

「準備好了嗎？」我問道。

「嗯。」泚澄點頭應道。

「我是認真的，」我看著她那像剔透的雙眼「你準備好了嗎？準備好決定聽小璇的話留在體操隊裡了嗎？準備好聽阿軒的話退出體操隊了嗎？」

泚澄臉上淡雅的笑容漸漸隱去，轉變成無比堅定的神態，然後點頭：「準備好了。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深吸了一口變冷的空氣，失去陽光後的校園好安靜，連明黃色的燈光也像被靜寂的秋意冷卻了。

「好，我說『包、剪、掙』，然後就出。我再說一次，我會出『剪』，」我喊道「包、剪、掙。」

我舉起手臂揮出，如我所說般出了「剪」。

泚澄也以一樣的動手揮出手，她緊握拳頭，出了「掄」。

她勝出了，1：0。

泚澄垂眼看著我倆不同形態的手掌，她抽了抽鼻頭，用有點模糊的語氣說：「原來.....你是認真的嗎？」

「我也許確實受了小璇的影響，」我回答說「可是，我不會像她那樣惡作劇，騙人騙到最後。我對妳是絕對是認真的。」

「你對我是認真的.....」泚澄揚起眼眉，像察覺到甚麼般狐疑地看著我。

「不不不，」我這才察覺自己一時脫口說錯了話「我不是那種意思，我說的是這個遊戲，猜拳啦、體操隊啦、就是體操隊的事情啦哈哈。我就說了自己不會NTR嗎，哈哈。」

泚澄的眉頭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優美般輕皺著，她收起手搔了搔臉頰：「哎，我還在想，你是否嫌自己的後宮人數不夠多呢.....」

「呃哈哈哈哈哈，」我只好趕快轉移話題「妳剛才已經一勝了啦，再來一次妳贏了我話，妳就可以正式退出體操隊了。」

泚澄塗著淡紅色唇膏的嘴巴悄悄一動，然後往自己感到寒冷的手心呵了一口氣：「那你這次要出甚麼。」

「我會出『包』。」我再次伸出手，以預備動作的位置懸空著。

泚澄也再次伸出擺出預備動作，她突然又問：「你們有找到新的隊員了嗎？」

「沒有，」我搖頭回答「除了妳以外，我們暫時找不到其他的人頂替跳馬的位置。藝莉醬與小璇也嘗試去練跳馬，藝莉醬的情況不太看好，她完全無法在空中做到像樣的轉體動作，如非必要，我跟我姐也不會要她上場，受害就麻煩了；至於小璇，就不愧是小璇，這兩三個禮拜也上手了，現在也有個模樣，所以如果沒有妳的話，就會要小璇身兼參加跳馬，不過這樣我們人數不足五個人，還是無法以『體操隊』的團體名義出賽，只能以個人名義。妳也應該聽說過吧，這一直是學生議會的規定，一定要有四名隊員。」

泚澄的目光看著我倆對峙的拳頭，她說道：「小璇出賽跳馬的話，其實也有希望吧，她的天份你跟我也知道。如果我出賽，那反而不是有勝算的.....妳也知道這不是我的本業，腳傷也還未完全復元。」

「因為，」我直視著泚澄說「妳是小璇找回來，我們大家也接受的成員。在與瑤瑤對決的時候，在Maple Speed的時候，在八卦館的時候，我們的路上早已有妳的足印。如果妳真的要離開，在我眼中從來不是問題，但我想要的，是妳真心真意、肯定的答案。」

「你怎麼就知道，」泚澄抬起眼看著我，帶來一句尖銳的反問「我會是真心，或不是真心的呢？」

」

「來吧。」我先不回答泚澄的詰問「『包、剪、掙』！」

我一樣照舊出履行諾言，揮手出了「包」。

泚澄也出掌了，她卻出了「掙」。

1：1。我們打成平手。

「咦，輸了。」泚澄擺出驚喜的表情笑起來說「我還是以為你第一局是賣乖，第二局就誘騙我出『剪』，而你就會出『掙』，但當我這樣想準備出『包』去贏你，你就會出『剪』。原來我想太多了嗎？」

「澄澄，妳很不會說謊呢。」

我這麼一說，泚澄臉上就泛起了令人懷念的紅暈。她這標緻的美女臉紅起來，實在是目不暇給。

「我.....」泚澄別開眼，百辭莫辯「呵呵，好啦，我是試試看的。反正我贏了一局嘛，我想感受看看，如果我輸了，要留在體操隊裡，如果我要繼續騙阿軒，我會有什麼感覺。」

「那妳有什麼感覺？」我重新擺出猜拳的準備姿勢。最後一局了。

「我不知道.....」泚澄搖了搖頭，金色的髮絲像羊毛線球般飄晃「我沒騙你。我現在仍然七上八下，我真的做不了決定。我不想騙阿軒，但我也明白小璇與花姐的難處，如果只是一次比賽，我也許可以幫忙。坦白說，第一次你跟小璇來找我，我根本不知道你們在幹嘛，只覺得像兩個莫名奇妙的神經病，但後來看見你們這麼努力了，坦白說你們待我也還好.....我、我.....我確實改變了想法.....」

「莫名奇妙的神經病.....」我用吃壞肚子的表情重覆泚澄的話。

「呵呵，」泚澄收起下巴不好意思地甜美嬌笑，似乎是因為她平常很少口出惡言吧。她說「你別怪我會這麼想呀，你也知道我是說實話。」

「我當然知道。因為，」我頓了頓，凝視著泚澄帶著淡淡紅染的臉龐，決定說出「我對妳絕對都是認真的。」

這時候吹起一陣輕柔的晚風，幾片枯脆的落葉飛掠而過，沿著靜謐肅瑟的秋夜，劃破我與她咫尺之間的距離。泚澄臉上的突然升起一份自信，她微微抬起頭，臉上的紅暈卻依然不減，擺出猜拳的預備姿勢，說：

「那好吧，接下來的這一回合，你不用告訴我會出甚麼，就讓上天決定——」

「我會出『剪』，跟第一次一樣。」我趕快說了。

「啊呀！！」泚澄難得氣急地跺了一下腳「嗚 - - 」

泚澄似乎已忘記自己有傷在身，跺了一下腳之後縮起來。我慌忙扶住她的手臂：「沒事吧，妳也不用這麼激動.....」

「你這樣！你這樣說出來……」泚澄抓住我的手急道「就不是由上天決定嘛，這樣、這樣……這樣不論我贏了輸了，我不就是、我不就是……」

『我不就是自己做了決定了嗎，不論是欺騙阿軒也好，令小璇失望也好。』

我心裡替泚澄獨白著，然後看著她的窘態忍俊不禁，說道：「女人口裡說不，心裡卻很誠實嘛。放心啦，不論結果如何，我也不會把過程說出去。就當這是上天決定好了，來吧，澄澄。」

泚澄用優雅的弧度噘著嘴唇，放開我的手臂，左腳小心著地，然後另一手擺出猜拳的姿勢。

「好，準備，『包、剪、揼』！」

這一次，她再也不是看著我們的雙手。

我看著泚澄，泚澄也看著我。一起揮出決定勝負的猜拳。

Ω

「不要碰我！快把廁所刷乾淨！髒死了！！！」

「是是是……」

「藝莉醬，你聽我說嘛，剛才我去……」

「說什麼呀！氣死我了！」藝莉怒道「上次我就整理好了呀，衣櫃分成三格，最上面是我的，中間是小璇，下面是琪琪！這樣就不會搞混！怎麼會亂成這樣！」

「因為小璇都亂穿呀，除了藝莉醬的咪咪比較大，胸罩大小不合……」

「丫丫丫！這床單的污漬又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會發黃！」

「好像是小璇某次潮吹時有點小失禁，所以……」

藝莉著頭巾，拿著掃帚不斷抓狂尖叫。

我回到宿舍之後，還來不及的匯報泚澄的狀況，便被親愛的藝莉醬叱責去打掃。她剛才拿到我的宿舍房卡以後，就來到的房間裡，然後就發現整潔狀況不似預期。

「難怪上禮拜你跟小璇都賴在我的房間，這房間根本就不能住人嘛！！！你們到底是怎麼搞的！還敢叫我上來！」藝莉收起地上的大堆內衣說。

「別生氣嘛，你知道這個城市的年輕人，就算有鉛水也能活著。」

我一開門，就被罵得狗血淋頭，連泚澄的那個「泚」字，都硬生卡在喉嚨裡了。

雖然因為最近忙著練習，樂璇距離「整潔」兩個字真的太遙不可及了，衣服，被單，窗簾也沒空去洗，廁所也好久沒清潔過，開始發出污水的臭氣了，難怪藝莉會大發雷霆。

這時候，房間的門鎖響了。房門被轟地推開。

「ただいま（我回來了）！」。

穿著黑色長外套與深紅短裙黑絲的樂璇，臉上綻露著光輝的笑容。

「嗨～藝莉醬～～你來了呀，你們在做什麼呀？竟然沒有做愛呢？小果陽萎了嗎？」

「你一整天到哪裡去了.....」我問樂璇。

「這種季節當然去逛時裝店呀！」樂璇將手袋放地一丟（我注意到藝莉的眉頭揚起了）「我拉著明明陪我去呢，我們倆姊妹聊了好多事情呀，哈哈哈哈哈～」

樂璇一躍到我的床上，抱住枕頭說。

「你們在做什麼呀，大掃除嗎？不用了啦～藝莉醬，兩三天又會打回原型啦。」

「呀～不要～」藝莉跺腳說「這種環境怎麼可能會舒服，別說做愛了，連睡覺也會不舒服呢。」

「你們先聽我說，剛才我去找洩.....」我說。

「嘿嘿嘿～就是要把東西一掃，褲子一脫，雞雞一插，丫～就開始啪啪啪！」樂璇高舉雙手說「這才夠激情嘛！！」

「什麼啦！這跟動物有什麼差別了.....就是要把床墊都整理好，再慢慢前戲，配合氣氛與對話進入狀態！那才是性愛！」藝莉握住掃帚爭辯。

「洩.....」我嘗試說。

「嘖～嘖～」樂璇揮指頭「人類本來就是動物，性愛的衝動與快感都是源自動物性，想做就做，到處翻風覆雨才是真正的性愛～」

「人類是所有生物中唯一有高度文明與社會文化的，在整潔的生活環境裡，享受舒適的家居設施，再與伴侶相互交流，讓環境催化性慾才是SEX！」

「洩澄那邊.....」我再嘗試說。

「咧～藝莉醬妳說得那麼冠冕堂皇，以後不要跟小果在街外攬攬抱抱呀！也不要讓小果在房間以外的地方捏妳的咪咪呀～」樂璇擺起不屑的臉。

「那、那是調情啦！」藝莉漲紅了臉「而且是都小果拉著我做的，又不是我喜歡.....」

「是這樣的，體操隊與洩澄.....」

「我就不一樣了～嘿～」樂璇從後竄起來在背後抱住我，嬌嗲地說「只要感覺來了，老公想在什麼地跟我做都可以喔.....小璇最喜歡老公跟我露出play了～琪琪被我開發多了，跟老公做愛也愈來愈放開了，對吧～」

「我才是不一樣！」藝莉不甘示弱說「老公知道藝莉醬害羞就會想要！用淫語來催情讓藝莉享受，最後在與老公融為一體，那才是小璇做不到的！」

「妳們可以先聽我說嗎.....」

「小果！快說，說你比較喜歡小璇的野性風！」

「小果！你最喜歡欺負藝莉醬了！是吧！」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我煩躁至極，尖叫起來，樂璇與藝莉掩著耳朵驚訝地看著我。

「妳們可以聽一下我說話嗎！這可是跟體操隊生死悠關呀！」

「什麼.....」「是什麼？」

但我卻拿出手機，發訊息，要森琪立刻過來。

「不過，我決定了，反正都解決了，先等琪琪也過來再一起說吧。不過，既然你們很想知道那種性愛方式比較好.....」

我輪流看著我背後的樂璇與眼前的藝莉，她們都一臉困惑，完全被我搞得一頭霧水。

「那就都來試試看，就知道了。」

「哎呀～」「等、等等啦還未打掃好.....呀！」

我將藝莉抱過來，再與樂璇一起三人滾到床上去。

Ω

我出了『剪』，而訖澄也出了『剪』。

打和了。比數照舊是1：1。

我倆不發一言，四周的林間草丘升起深秋的稀疏蟲鳴。

「咦.....」我驚訝地望向訖澄「這、這是.....？」

我說過我會出『剪』。如果訖澄想贏我，離開體操隊，就會出『掄』；如果訖澄想留在體操隊裡，欺騙阿就會出『包』。

「我說了呀。」訢澄回答「我說要由上天決定，我才不會容許你插手。」

我看著訢澄很恬然輕盈的微笑，該說她是倔強，還是說她仍然猶疑不決呢。我問道：「那麼這一來，我們就無法決定。」

「不，」訢澄搖了搖頭「我會代表體操隊比賽，我答應你。你可以小璇說。」

我的心跳驀然加速，我故作鎮定說：「妳說真嗎？那阿軒那邊.....？」

「我一直做不了決定，」訢澄說「但其實我早知道了，我是想兩全其美，是我會代表體操隊出賽，也會繼續為了體操隊而欺騙阿軒，但同時又不想離開他。這就是我出『剪』的理由，還好，到最後你果然還是沒有騙我。」

「這樣真的好嗎？」我想起訢澄每一次在阿軒，那深情又專一的姿態。

「我很任性吧？」訢澄問。

「比小璇差遠了。」我回答。

「好了，」訢澄認真地說「那就直接說吧，我記得你們比賽那天是禮拜六，我跟阿軒禮拜六都一定會碰面，我那天是跑不開的，所以小果，你要想個辦法。」

「唔.....」我深重地呼了口氣「這一點，真的要花點腦筋。」

「要不要你來假扮我？」訢澄忽爾說「我來買個金色假髮給你，反正我們身高也差不多。」

「妳不怕男友突然開啟了真理之門嗎？」我冷眼聽著訢澄異想天開的設想。

「哈，」訢澄脫口說出「他沒有那麼積極.....唔.....」

訢澄說了一半，突然又飄開眼神，雙頰紅紅的欲言又止。我故且回到正題：「但無論如何，這樣就夠了。澄澄，歡迎歸隊。」

我向她伸出友誼之手，她也伸手跟我相握，她的手心很纖薄，略帶冰冷。訢澄說：「我問過醫生，我的腳傷應該三天後就可以復元了，所以可以來得及比賽，中間需要訓練嗎？」

「這我跟我姐商量一下，」我回答「可能也不用，為免你在阿軒面前打草驚蛇，之前妳的表現到現場練練，已經足夠了。不過我們猜拳沒有分出勝負，總覺得有點差了什麼。」

「就差一局而已嘛，」訢澄放開我的手，莞爾道「就先留著吧，未來我們或許仍要上天來決定其他的事情。」

## 壹陸 | Λευκοθέα | 琉歌娣雅

終於來到這一天。

「那就麻煩妳了。」

站在汨澄的女生宿舍面前，我對絲明說。

絲明脫去了她華麗的Lolita服，而穿著簡單的白色仿紗連身長裙。我這才發現，絲明的身材比藝莉更稍纖幼，即使衣服不性感，豐滿的上圍曲線也顯得非常養眼。

「不、不會.....」但她還是老樣子撐著陽傘「這是、這這是小事，但我.....我怕、我會失敗。」

「我以為妳不會脫下Lolita服呢。」我無視絲明總是怯生生的憂慮，恭維著說「這樣也很好看嘛。」

「有、有點點、不不習慣，但、但沒、沒關係.....」

我的電話響起來，是汨澄。電話裡的她說：「準備好了，你們進來吧，地下一樓的傷殘人士廁所。」

我掛線之後，我走到陽傘的陰影裡，輕撫著絲明薄金色的髮絲。說：「那麼，體操隊的未來，就繫在你一個人手裡了。」

「別、別這樣說.....」絲明蒼白的臉上浮現著羞紅「你你、你讓我害怕的話.....我怕、我怕會、露露餡。」

面對這種算不上高明的計策，我也其實說不出任何安慰的話。

「沒關係，你想著澄澄比你付出更大風險，那就好了。」

我只是牽起了絲明的手，將她帶進了汨澄的女生宿舍。

Ω

「呀呀呀呀呀呀呀呢呢呢呢呀呀呀呀呀。」

「不要再鬼叫，吵死了！！」

我對老樣子趴在牆壁上尖叫的花姐大喝。

「嗚，老姐我的胃痛得快要破掉了，為什麼呀，為什麼比我自己比賽更緊張，呀呢呢呢呢呢呢呢

呃呃呃 ~ ~ ~ ~ ~ ~」

「胃痛就去吃胃藥，不然就去喝水，再不然就直接退出，煩死了。」

「嗚，身後人渣誠的你，對老姐怎可以如此無情。」花姐按著肚子，用皺成一團的臉看著我「如果是藝莉醬胃痛.....」

「藝莉醬才不像妳那麼沒教養，老是亂叫。」

「如果是小璇胃痛.....」

「小璇的人生沒有『害怕』兩個字。」

「如果是琪琪胃痛.....」

我沒有回答，因為答案是：她會找我做愛抒壓。

「總之.....你給我安靜一點。」我對花姐說。

「訖澄那邊，真的沒有問題嗎？」

「現在只能相信訖澄與絲明了。」我義正嚴詞地說「總之，你是教練，麻煩妳不是一副要死不死的臉，會嚇到她們的。」

休息室的門把轉動，清脆的聲響。

樂璇站在中央，牽著藝莉與森琪的手步出，她們都穿著光潔如新的體操服。

藍白相間的海水狀波紋既美麗又性感，度身訂造的緊身裝，將三人妙不可言的身材表露無遺。

樂璇在臉上抹了腮紅，她的瞳孔裡是急不及待的熱烈；藝莉則帶著冷靜的微笑；森琪卻是藏不住的緊張，她的胃應該跟花姐般痛苦地扭曲著吧。

「怎麼啦，花姐，小果，你們在吵什麼嗎？」樂璇問。

「沒事.....」花姐擺手說「你們可以嗎？」

「Okay！狀態大勇！YEAH！！！！」

樂璇像勝利者般高舉藝莉與森琪的手高呼起來。

「那麼，我們循例來誓師吧。」花姐說。

我們五個圍成一個圓圈，用最老派的姿態，五隻手掌交疊在一起，然後由身後隊長的樂璇大叫：

「體操隊必勝！！！！YO~HO~~~~！！！！！！」

但在融成一團的掌心裡，我仍然感到森琪的戰抖。

Ω

資格賽在遠離大學的某室內競技賽裡舉行，一大早我安排好了泚澄與絲明的事情後，便長途跋涉的離開了學校，來到比賽場地。

體操在這個城市裡不是熱門運動，參加的人數也不多，所以一天之內就會完成所有賽事。賽程分別是：1 ) 高低槓、2 ) 自由體操、3 ) 平衡木、4 ) 跳馬

「沒什麼觀眾呢～好無趣哦～」

我們來到進場之後，便坐在選手休息席上，樂璇卻一抬頭便說。

匿大的體育館，入坐人數應該不足100人。有不少是沒事做的老伯老太婆，剩下則是城裡為數不多的行家，或是其他參賽者的支持者或家人。

「我才不要給性無能的老人視奸呢.....」樂璇嘟囔著說。

「不要歧視老人呀，也記得要讓坐。」我說。

「小小璇都興奮不起來了啦～」樂璇揮著雙腳說。

「跟那個到底有什麼關係！？」我驚叫。

「男人站在舞台上享受征服，女人是享受被征服。」樂璇嫵媚地抱著腰肢說「丫～好想讓場館裡每個男人都硬起來呀，這樣才有成就感呢。」

「妳乾脆去當脫衣舞孃吧。」我拍著她的額頭說。

「咧～老公好色！」樂璇掩嘴說，一面鄙夷「上次把人家雙手綁著女女女，還敢叫人跳脫衣舞，下次會不會把人家吊起來呀.....」

「絕對不會。」我淡然回答「反正不論怎樣吊妳，也不能把妳吊到明白。」

「呸。」樂璇皺起嘴角「沒情趣。」

『高低槓第一次召集，請所有選手各就各位。』

「喂喂，開始了，開始了！」樂璇拍著我的肩膀說。

森琪站起來閉上眼，深深的吐納著，小小的身軀似乎風一吹過就會跌倒。

樂璇上前握住森琪的雙手，親吻她的嘴唇。打氣說：「不要緊張，大獲全勝之後我們再來4P吧！」

鬼才會因為這句話而打起精神。

果然森琪沒有回答，只是稍為點了點頭。

我從樂璇手中接過森琪的手，將她領到場中央高低槓的比賽區域前，她仍然是一句話也沒有說。我明白，她腦裡一定在不斷複習高低槓的動作吧。

『高低槓最後召集，請所有選手各就各位。』

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森琪是出賽的第一人，也就是說，這不單是森琪生涯現役的第一戰，也是她資格賽的第一個項目。不但體操隊，觀眾也一定會注視她的表現，也很難怪她會緊張得搖搖欲墜。

這時候，森琪卻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臂。

「她、她也在……」森琪戰戰兢兢地說。

「誰……？」

森琪指向觀眾席，我望看指尖的方向。

雖然距離很遠，但我認得出來，那是森瑤。

「她為什麼要來……」森琪皺著眉頭說。

我望向森瑤，森瑤端正地坐著，看著我跟森琪，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就教堂上的聖像，無法從她臉上讀取出任何想法。

『1號選手：森琪！』

大會的工作人員喊了一聲，電子計分版上也顯示了森琪的名字。

森琪低著頭，用冒著槍林彈雨的神情，走到高低槓前，她依舊是用高槓上槓。我扶住森琪的腰身，準備將她抱起來。

她卻抓住了我的雙臂，兩眼都是淚水，咬著嘴唇輕輕搖頭。

「琪琪……」

「小果，為什麼，我忘了，怎麼辦，等一下上去要怎麼辦？」森琪急道。

我輕輕抱住森琪，我對懷裡的她說：「你不是大姐姐嗎？你可是比我大四歲呀。」

「我沒想過會如此可怕，為什麼瑤瑤要來看呀？是想我看出醜嗎？想在我失手落敗之後，就把我抓回家裡去嗎？」森琪用沙啞的聲音說。

叮，第一次鐘聲響起了，再不上槓，就會被取消資格。

「不會的。我不會讓瑤瑤把妳抓回去。」我說。

「可是、可是.....如果我掉下來了，如果我.....」森琪說。

「琪琪，」我說「我仍然敢說，我很喜歡妳哦。」

森琪抬起淚眼看著我，似乎有點意外。

「雖然對妳而言，可能是喜歡小璇比較多。」我笑說「但妳真的好可愛，尤其是琪琪的小穴真的好緊，還有琪琪老是裝作一副大姐姐的樣子，卻又被我弄得不斷高潮。」

「我、我才不是裝的.....！」森琪漲紅著臉，急著想要反駁。

我將森琪舉起來，她跳起自然抓住了高槓，好，終算讓她上槓了。

「妳明明每次都尖叫著說不要，小穴就亂洩了。」我說。

「那是因為姐姐我想要！」森琪吼道「是你按著姐姐我的節奏，跟姐姐我做愛令我高潮！主導權在我手裡！」

叮，又響起了，再不開始就要被取消資格了。

「是嘛。原來是我被琪琪你逆推倒了。」

「為什麼要討論這個。」森琪說哭著眨說「可、可是.....我真的好怕，怎麼，姐姐我好害怕，小果，怎麼辦。」

「就試著想著高潮的時候吧。」我說「想著姐姐你用扭動腰間，讓小穴不斷被刺激，然後高潮，那飛起來的感覺。」

「『飛起來的感覺』.....」森琪諗道。

「對，就是姐姐你跟我做愛的時候，高潮時的感覺，還記得嗎？」

森琪點了點頭。我抱住她懸吊起來她的身體，對她的小腹說：

「我站在地上等妳。去吧琪琪。」

森琪深吸了一口氣，握住高槓的手臂繃緊著，身體著魔似的向上升，如一根釘子似的在高槓上倒立，然後正面向下迴旋。

會場刺眼的燈光下，森琪好像是纏上藍白色雲霧的仙女，無聲穿梭在兩道高低槓之間，翻起了優美的軌跡。

體操運動裡，很難說那一個項目的難度最高。自由體操講求優美的體態、節奏與彈跳力；平衡木講求極高的平衡感；跳馬需要瞬間的爆發與迴轉力；高低槓需要的，是一種特殊的動態視力與空間感

。

當身體不斷迴轉，在視點不固定的情況裡，仍然能抓住高低落差的槓，那如果不是從小練習而習慣，常人根本不可能做到。甚至很多奧運級的選手，在比賽時，也依然會因為換槓而出錯。

高低槓整套動作加起來，其實大概只有1分鐘多一點，那些眼看輕而易舉、一瞬之間而形成的流麗動作，是森琪十數年來的功力結晶。

森琪再一次從低槓迴環，正手換槓到高槓，再迴環三次之後，雙手一脫，縱身一躍，在空中用最穩當的360度前空翻，然後落地。

森琪張開雙手，軟墊上濺起了雪花似的鎂粉。

森琪的雙眼回過神來，似乎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

場上響起了雖然不夠飽滿，但仍然真摯的掌聲，場邊也同時傳來樂璇與花姐那鬼叫的歡呼。

「我、我.....小果.....我.....」

森琪不知所指地向我走來，我拉住她的手臂，將她再一次抱在懷裡。

我望向觀眾席，森瑤仍然坐著，目不轉睛看著我們。

為妳姐姐而驕傲吧，森瑤。

森琪的體操舞台，現在才要正式拉起帷幕呀。

## 壹陸 | Λευκοθέα | 琉歌娣雅 β

裁判經過差不多十分鐘的討論後，電子顯示版上，名字「樂璇」旁邊，終於顯示了分數。

13.033。

在六位已經出戰的選手中，暫時排名第一。

「嘩哈哈哈哈哈第一名~第一名~~~~」

樂璇像跳著求雨舞的野人，一下撲進我的懷裡。

「太厲害了小璇.....」仍未出戰的藝莉說「我沒可能有這個分數吧。」

「13分，這太誇張了吧.....」森琪也掩嘴說。

森琪雖然也是高低槓的首名，分數是10.933，就只重新訓練了不到三個月的業餘運動員來說，已經算很難得了。但跟樂璇的分數相比.....

「喂，你們有需要那麼驚訝嗎？」樂璇看著我們說「這對本小姐來說都是 a piece of cake 啦！」

雖然參賽者不多，但說到底由國際體操總會(FIG)舉辦的資格賽，所以計分方式也遵從國際規定，13.033的分數，就算放在到奧運會上，也同樣13.033。

我望看花姐，她眼裡跟我同樣的眼神。

果然，我們姊姐，都想到同一件事。

我緊抱著樂璇溫暖的身軀，將她埋在我的胸前，她卻呼吸困難地說：「呀！怎麼啦！怎麼抱那麼緊啦！」

「沒事，只是小璇妳實在.....太厲害了。」

「哼哼~當然。」樂璇揚起得意揚揚的臉「小果~跟小翼說，小翼會很開心吧！我資格賽得到自由體操隊的第一名！」

「那當然，小翼一定會非常非常非常高興。」我心不在焉說。

樂璇搭著我的肩膀，雙眼流轉，咬著嘴唇說：「老公~小小璇.....想要。」

我看著樂璇那像有著引力的眼神，我知道她是認真的。

「還有平衡木呢，先等比賽都完了吧。」

「唔～你看著我那麼性感的身材，不會想跟我做愛嗎？嗚，站在那麼多人眼前做體操，小小璇會濕啦……」

「那如果正式青年賽的時候，妳豈不是會高潮！？」

「性飢渴的女人會散發特別的吸引力哦，看分數就知道了～」

我推塘著歪理連篇的樂璇，並不是我的不想做，樂璇堅挺的美乳都壓在我胸前了，在樂璇變態查克拉之下，每一次我都只有繳械的下場。但首先，的確還有平衡木的賽事，第二，真正的決勝分，不在她們三人，而在最後的泄澄。

「放心啦！澄澄一定會來的，要相信明明呀～」樂璇又哀求著說「真的不做嗎……？」

此刻我覺得自己是山西大熊貓——媽！我唔想扑野呀！

「呀～算了。琪琪，我要尿尿，陪我去上廁所！」樂璇轉而捉走了森琪。

「不要對琪琪亂來呀！記得還有平衡木的比賽！」我不忘在樂璇身後提醒說。

樂璇笑著吐吐舌頭，便跟森琪走進走道。我望向我家的老姐，她向我展示手機，上面是一個充滿數字的表格。

「如果是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第八名晉級的Aliya Mustafina是14.433分。但在總決賽的時候，第八名的Sandra Izbaa，分數只有13.333。」

聽見這句話，像有一陣狂潮在我的血管中亂轉。Aliya Mustafina是俄羅斯選手，除了是有名的大美人，也是高低槓與平衡木的高手。

樂璇的分數竟然只跟她相差1.4分？

而且分數甚至直逼奧運會的第八名？

剛才裁判用了那麼久的時間商議分數，大概也是因為不相信，一個默默無名的大學女生，能有這種水平。

「姐，如果樂璇一直維持這個成績，那麼……」我用鬼故事似的語氣說。

「嗯，我去聯絡FIG的朋友，問問她們的意見。」花姐站起來，看著我微笑「小果，看來你的正室女友，果然是世界級的呀。」

花姐走到場外去用電話，剩下我跟藝莉。

她握住我的手，縱使向來冷靜的她，也說：「小璇太厲害了，我、我……」

「就別跟小璇比較了，不論作為女人還是運動員，她都是個變態。」我轉頭吻著藝莉「還是藝莉醬比較像個人。」

「少來了。」藝莉嬌羞地笑說。

「妳練習的最好成績是11.500，目前排第三名的是9.700，只要發揮一貫水準，藝莉醬也一定可以取得參賽資格，衣錦還鄉的。」

藝莉鼓了口氣再呼出：「『衣錦還鄉』……？就是驕傲的意思嗎？」

「就是從少女變成女人的意思，尤其是當性生活非常和諧……哎呀。」

藝莉再一次笑著掌摑我的臉。

『7號選手：藝莉！』

「那麼……見せてください（請欣賞吧）。」

藝莉充滿自信的微笑，然後步上12米乘12米的軟墊，靜立在角落裡，隨著充滿節奏感的體操音樂響起，藝莉便張開雙眼，一雙美腿向前助跑，雙手高舉，準備使出她最擅長的直體轉身。

森琪與樂璇也順利取得世青賽的資格，藝莉表現是三人中最穩定的，也大概不用擔心。

最後就只需要等泚澄行動了。

## Ω

我牽著絲明走進女生宿舍，大清早的宿舍非常安靜，我們若無其事的來到一樓的傷殘廁所，敲了敲門，泚澄便將門打開。

泚澄穿著寬鬆的外套與短褲，與絲明初次見面的她，眼裡也不禁讚嘆。

「欸……出動到那麼漂亮的美女呀。」泚澄說。

絲明聽見這句話，跟我相握的手心便驟然縮緊。對了，我們都習慣了樂璇那種不正經的性格，沒有真正稱讚過絲明的美貌，但其實她確實是堪比泚澄的美女。

「因為澄澄妳也是美女嘛。」我說。

泚澄大概是習慣被別人稱讚，只是呼了口氣說：「我的手機，所有隨身物品也要留給絲明嗎？」

「對，如果阿軒發現妳手機不見了，會很奇怪吧。」我說。

「也是……那麼就麻煩妳了。」

泚澄握了握絲明的另一隻手，然後她瞄了一眼絲明的胸口，失笑說：「不過我的身材沒那麼好呀，這樣可以嗎？」

「如果、用緊一點的胸罩……我可以……」絲明聽見便說。

「不，也不用那麼辛苦，我早說了我身體不舒服，阿軒應該不會碰我。」 泚澄笑著說。

「跳馬是最後的項目，大概下午兩點半才會舉行，時間點可以嗎？」我問。

「嗯，這兩天阿軒才午餐後才過來，順便買午餐給我。我預先準備好了大堆垃圾，垃圾車下午一點會過來一次，他會下去丟垃圾，那時候就交換吧，放心。我會先跟你講解我平常的小動作，或是各種習慣，不過妳也主要抱著腳傷，躺在床上而已。」

絲明點了點頭。沒錯，這就是我想到的計策。

用絲明來扮演泚澄的替身。

泚澄的腳傷其實四天前就康復了，沒對阿軒說出已康復的事實，然後我們就起一起為絲明準備了偽裝的繃帶。泚澄則裝作仍未康復，更在兩天前染了感冒，一直故意以沙啞扁平的聲線說話，讓絲明也可以輕易模仿。

這樣她就可以扮演一直躺在床上睡覺的角色，而就算阿軒覺得泚澄有點異樣，也不會太在意。更不會想到，一個仍有腳傷女生，能夠去參加體操比賽。

泚澄到會長比賽結束之後，便會立即回去宿舍，根據泚澄所說，阿軒今天只會在她宿舍留過大概40分鐘，大概三點多便會離開去圖書館。

如果順利，不論阿軒還是體操，也同時能兼顧了。

雖然這次的計策距離完美非常遙遠，但我們想到也只有如此了。40分鐘其實不算長時間，根據泚澄的說法，阿軒這人平常都算規舉，見她說不舒服就不會亂來。當阿軒說要離開時，絲明用「感冒」的聲線，輕輕「嗯」一下，或直接裝睡就好了。

「這樣說，絲明妳能明白嗎？」泚澄最後再次確認。

絲明沒有回答，只是從袋中拿出一叢金色的假髮。

Ω

「曄，藝莉醬好漂亮哦……」

藝莉在墊上分開雙腿，雙眼輕閉，身體隨著背影的弦樂徐徐轉動，在藍色的墊上像綻放出一朵藍白色的朝顏，那是她獨創的舞蹈動作。

我望向不知何時回來了了的樂璇與森琪。

「那麼快就尿完了？」我說。

「廁所在清潔，先忍一好了。」樂璇看著藝莉的體操，看得目定口呆。

因為亞洲人的體格與肌肉活性也不如歐洲人，因此，亞洲人向來不特別擅長自由體操，而在講求細膩精準的高低槓與平衡木上突圍。樂璇有如此亮眼的成績，也因為她的擅長各種空翻，也具有美國女孩似的爆發力，密集的動作連接之間足令人眼花瞭亂。藝莉的動作則比較溫柔，彷彿是屏風上的大和繪。

藝莉一翻身站起，最後一次向前助跑，先做出側手翻，再接直體前空翻360，完美落地。音樂結束，藝莉舉手，伸展她那美妙的體態。

我們與在場的觀眾都鼓起掌。我拿著毛巾與外套，迎接下場的藝莉。

「藝莉醬，今晚我要抱著妳睡！太可愛了啦！」樂璇先我一步衝進藝莉的懷裡。

我將外套披在藝莉身上說：「鐵定沒有問題，體操隊三人一定可以到日本京都參加世青賽。」

「小璇。」藝莉喘順了氣，難得主動吻著樂璇的額頭「我們當中就只有你會平衡木，加油呀。」

「好！我一定會拿第一名的！」樂璇再次舉起雙手大叫。

我望向計分版，有樂璇的先例，這一次沒有多花時間，成績便出來，11.266。雖然不是最理想的成績，但足夠藝莉醬成功晉身第三位。

自由體操還有一位選手便結束，再下來就是平衡木。

我望了望手錶，快將近下午一時了。

訖澄與絲明也將要進行替身交換，我的心跳，竟然比面對她們三人比賽時還緊張。

## 壹陸 | Λευκοθέα | 琉歌娣雅 γ

樂璇氣定神閒地站在平衡木的盡頭上，腳尖一點，身體便像躍出水面的遊魚，做出接連兩次的撐手後空翻，稍為深吸一口氣，向前小跑兩步，前空翻720落地，身體不但沒有任何搖晃，甚至可說是如履平地。

再一次接受觀眾掌聲的她，向我們拋了一個飛吻。

「丫嘩嘩嘩～～～結束了啦。」樂璇接過我的遞過去的水瓶，大口喝起來「藝莉醬！開始準備機票和酒店吧！我們要遠征京都了！」

計分版顯示成績是14.000，比自由體操的分數還更高，我與藝莉相視一眼，都是既驚訝又佩服。的確，如果說自由體操是樂璇的專業，那麼平衡木簡直是她的本能。

「14分呀，好不吉利哦。咧～」

樂璇對計分版吐了吐舌頭，似乎沒發現自己取得了何等駭人的成績。

我望向手錶，下午一時五十八分，跳馬將會於兩時二十分開始召集。

「老公～我們今天晚上到哪裡去慶功好呢，哼哼哼哼哼哼～」樂璇披著毛巾依在我的手臂上，柔軟的腹部摩擦著我的手掌，全身都像散發著粉紅色的光芒。

「還要等泚澄過來呀。」我好像聽見了自己不協調的心跳。

「等澄澄過來一起5P嗎？丫！」

我用拳頭敲向這位世界級的體操名將。我說：「你難道就完全不緊張嗎？」

樂璇捂著額頭說：「澄澄說了過來，就一定會來呀！是你去說服人家的呀，你反而不相信人家嗎？」

雖然這樣說也沒錯，但我心裡始終七上八落。理論上絲明只要躺在床上，用被單遮住自己的臉孔，扮演沉睡的感冒童就好了，好在泚澄的金髮十分具標誌性，絲明買來的金色假髮應該也能濛混過關。

嗯，我們的計策並不出色，甚至有點愚蠢，但正因為如此，阿軒才應該不會想到，有人會做替身交換這種蠢事，躺在我女友舍宿床上的，竟是另一個我不認識的女生吧？

「小果！隊員登記還有十分鐘就截止了，來得及嗎？」森琪緊張地抓住我的手說。

花姐剛才已經前往體育館入口，讓泚澄一下車就能看見，然後立即帶路前往登記處。

「應該沒問題。泚澄一點半離開學校，坐的士過來的話，絕對夠時間，可是……」我用呼吸舒緩快要窒息的肺部「這樣好了，小璇，藝莉醬，妳們去我姐那邊，看看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琪琪，妳來跟我去報名處那邊，雖然不能做什麼，但……」

但至少比坐著祈禱來得好。

我們分頭行動，樂璇與藝莉醬應了兩聲便跑開了，我跟森琪則來到登記處。登記處的兩位女員工無所事事看著桌上的時鐘，等著時間一分一點過去，然後結束工作。

八分鐘、七分鐘.....森琪握住我的手說：「泚澄不會來不及吧.....」

「不！絕對不會！」我莫名憤慨說。

森琪終於可以一展所長；樂璇終於可以參加日本的青年賽；藝莉也能夠在體操場上引以為傲.....只差泚澄，我們就可以團隊名義晉級，申請學生議會的補助，這一點她也很清楚，怎麼可能在最後才退縮。

「姐，你真的要去日本嗎？」

我們身邊卻是另一個突如其來的問題。

森瑤站在走道的另一邊，抱起手肘看著我跟森琪。

「瑤瑤.....」森琪說。

原來她還沒有離開嗎？

「你要怎樣對爸媽解釋？就當你只是比賽當天才早機去晚機返好了，媽一直在監控妳的銀行與信用卡戶口。如果妳花錢去買機票，甚至只是在日本花了一點小錢，就一定會穿崩。」

「這.....到時候再算！」森琪果斷但毫無說服力地說。

「難得有青年團能到日本去參加世界賽，報紙也應該多少會報道吧，妳是賭爸爸不會看見報紙上的『森琪』兩個字嗎？」

「那.....不接受訪問總可以了吧！」森琪急道。

「你真的以為能一輩子騙下去？」森瑤說。

「至少、至少騙這一年，我也不可能永遠是運動員！到底要怎麼到日本去，我相信總有方法的！我都走到這一步了，瑤瑤妳為什麼還是要站在爸媽的那一邊！」

森瑤穿著長裙T恤與緊身褲，臉上冷冰冰的，像審問犯人的警官。

「你們還有人要登記嗎？時間快到了哦。」工作人員突然對我們說。

我望向桌上的時鐘，還剩下一分半鐘，怎麼會.....！我拿出電話打給樂璇：

「小璇！你在我姐那邊吧！泚澄呢？泚澄還沒有到嗎？」

電話是樂璇老樣子永遠嬉笑的語氣：「下車了，剛下車了啦，現在正跑過來！怎麼了嗎？你們那邊發生什麼事了嗎？」

「你們走快點！還有.....一分鐘！」

「一分鐘！？」樂璇也不禁驚叫「你以為我有隨意門嗎？澄澄，快跑！盡力你最快的速度吧，藝莉醬會跟你說位置！」

4 5 秒..... 3 0 秒..... 2 5 秒.....

我的耳朵貼著電話，聽見不止一把喘氣聲。

工作人員開始收拾桌面了，森琪滿手汗水抓緊我的手臂，我只聽見電話裡是樂璇的奔跑的腳步聲。

2 0 秒..... 1 5 秒.....

走道的盡頭終於傳來腳步聲，我看見了跑得滿面通紅的泚澄。

1 0 秒.....

FUCK！我不覺伸出手想將泚澄拉過來，似乎這樣就能令她跨越時間的限度，就差 1 0 秒，就差那麼一點。

啪咧。

一聲物件墮地的巨響。

工作人員驚叫起來，我望過去，卻是桌上的時鐘都掉落地上，筆芯電池都滾出來了。時間停頓。泚澄幾乎是失足的衝過去，捉住我的手臂，頭上金髮紛亂，不斷喘氣：「趕、呼、趕得及嗎？呼.....」

「不好意思，手滑了。」森瑤說。撿起地上的時鐘。

我帶按著胸口不住喘氣的泚澄過去填表登記，工作人員茫然若失，卻又無言以對地將泚澄的名字寫在賽程文件上。

「姐，」森瑤重新組裝好時鐘，時間一點一滴繼續順行「要是爸媽因為妳而情緒不好，我也會受罪的。妳如果那麼視死如炤，那我建議妳還是先想個萬全之策吧。」

Ω

「澄澄澄澄澄澄澄澄澄澄澄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 ~ ~ ~ 我是不是在做夢呀！！！」

樂璇熊抱換了體操隊的泚澄，雙腿小女孩似的亂跳。

「好啦，我要上場了。」泚澄笑說。

「今天晚上一起慶功吧！一起來嘛澄澄！我會叫明明也來的！」

聽見這句話，我看了看藝莉與森琪，她們回報過來都是複雜的眼神，我們都知道，對樂璇來說所謂慶功就是……

「我還是得先回去宿舍乖乖待著，我怕阿軒去完圖書館突然又拆返回來，買晚餐給我這位『病人』甚麼的。」

「嗚……」樂璇噘起嘴說「我好想妳呀澄澄，多陪我一陣子嘛。」

『三號選手：泚澄！』

泚澄放開了樂璇，便跟我一起走到跑道上。我調整彈版的位置，望著非常緊張的泚澄，我握住她的雙手要她深呼吸，她照做了，但一點舒緩的感覺也沒有。

「放心，我可以的。這樣坐輪椅打石膏撐著拐仗一個月，終於能動動筋骨了。」泚澄說。

「我不想給妳太多壓力，但……體操隊就看你了。」

「輸了也好，就一了百了。」泚澄笑說「不過，我也想去日本京都玩玩呀。」

「那就去吧。」

我跟泚澄輕輕相擁，然後我便退到場外。

「你跟澄澄的感情什麼時候變得那麼好呀？」樂璇鬼靈精地問我說。

「有嗎？」我想了想，還是如實地說「只是一般知己吧，泚澄看起來冷豔，但是很明白事理的。」

「呵呵呵呵，到底是明明先會被你弄上床，還是澄澄呢，呵呵呵呵呵呵——呀！」

我再次用拳頭中斷了樂璇不懷好意的竊笑。

唵——！響笛一吹，泚澄便奔馳起來，如白馬的兩腿騰飛，側手翻上彈版，倒立上馬，第一跳先做出簡單的前團身空翻540，成功落地。

「嗚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看著泚澄如同武神般立正在跳馬台前方，樂璇便歡呼不斷，我掩住她的嘴巴：「別防礙比賽呀。」

雖然看著泚澄那得意的微笑，我也有想歡呼的衝動。

我的手機卻突然響起來。我本來打算專心看泚澄比賽，但看到來電顯示，卻不得不接。

是絲明的來電。

「怎麼了啦？」樂璇察覺到我的表情瞬間冷下來。

我接聽了，只是「喂」了一聲，便聽見絲明著急地說：「那、那那、他、發、發現、了、我、我不是……」

泚澄準備第二跳了，我立刻退到角落，掩嘴對電話說：「絲明？妳說什麼？先不要急。」

「泚、泚澄澄、男友友、阿軒、軒軒！」絲明尖聲叫說「他、發發發現了！在去找、找找、你你們！」

我全身有如遭到雷擊，阿軒發現了，而且正趕來會場？那麼……

我望向什麼也不知道的泚澄，她在起跳前最後一次閉眼，將精神沉澱成空翻的形狀。

「我、我、我要怎麼、怎麼辦？嗚……」絲明追問說。

「不沒事的，明明，」我壓著聲線說「妳待著就好！再跟妳說！」

我聽見絲明似乎快哭出了，可是我還是忍心說完便掛了線，回到樂璇身邊，她正看得入迷。

伏。泚澄第二跳也成功了，雖然落地有小退步，但那絕對足夠晉級，掌聲一瞬間響起。藝莉、森琪與我姐也終於發出等待良久的歡呼。

我對樂璇耳語道：「阿軒他發現了！正趕來會場！」

「呀～什麼？」樂璇鼓著掌，沒有仔細聽見。

「我說，阿軒，泚澄的男朋友正趕來會場！比賽結束後，我們立刻帶泚澄離開！」

「哦，這件事呀，不用了啦～」樂璇卻好像早有所料，完全不在意。

「什……」

泚澄走下比賽區，帶著勝利者的淺笑，藝莉走過去握手說：「泚澄同學太了不起了，如果不是最後有點小失誤，一定可以拿第一名。」

「我腳傷才剛好嘛。」泚澄說著然後望向我：「所以我也能到日本旅遊了嗎？」

無數的問號與迷惑在我心中亂轉成圈，泚澄的笑容好像溶化成一片金黃色，樂璇到底是什麼意思，不，要先帶泚澄離開，總之一定要帶泚澄離開，對了，泚澄不能留在這裡，可是——我急步過去牽起泚澄的手，泚澄一臉驚訝：「怎、怎麼了，喂，小果……」

正當我打算先把泚澄帶離場館，塞上的土，再想其他辦法之際——

阿軒就在站在我面前。

我感到被我牽著的沁澄，全身一震。

「阿澄，我真想不到呀.....」阿軒呼氣說，似乎也是飛奔過來。

「我、我、阿軒.....我只是.....」

一如所有亂了心神的女人，沁澄的聲帶瞬間變得哽咽。

「阿澄。」阿軒深吸口氣，平順呼吸說「我想，這對我們兩個都好。」

「不，我只是，軒，你聽我說.....」

沁澄甩開我的手，想走到阿軒面前。阿軒卻臉無表情地舉起手，阻止沁澄靠近。

「我看了妳的比賽了，」阿軒冷冷地說「我想，妳還是很喜歡這樣做吧。」

沁澄的雙眼泡滿淚水，聲線一下子乾涸了。她搖頭說：「不，軒，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跟你說，你、你都不聽我講。」

「是的，」阿軒那帥氣的表情令人不安地平靜「我剛才一直想，妳真的那麼喜歡這種比賽嗎？妳剛才從高空跳下來，真的會那麼開心嗎？我真的想不透，妳也想不透吧。對了，也許錯的一直都是我。」

「不、不要.....」沁澄似乎已預料到接下來的對話「軒，不要這樣.....」

「妳剛才真的很開心吧，」阿軒的雙眼像失焦地想著說「妳跟妳這些朋友那麼興高采烈，甚至要騙我才在不在乎。」

「不是的，軒，」沁澄全身抖動，淚水劃過她的臉「我就是不想你難過，不想你不開心，才只能這樣。不要、軒，不要——」

「阿澄，我們先分開吧，」阿軒望向沁澄說「我也好，妳也好，我們都需要好好想想。」

那天，沁澄的跳馬分數是10.566，以第二名獲得日本青年賽的參賽資格。

壹陸 | Λευκοθέα | 琉歌娣雅 完

# 壹柒 | Λάμια | 拉彌亞 α

## 壹柒 | Λάμια | 拉彌亞

我守在天台的出入口，望向站室前方的樂璇，我說：

「把手機給我。」

樂璇帶著裝傻的笑容，伸著舌頭說：「怎麼啦～叫其他人先回去，帶人家來這裡，不是要開始啪啪了嗎？要在天台野戰嗎.....？」

「我說，把手機給我。」

我的手凝在樂璇面前，臉上沒有一絲笑容，更別說小弟弟的興致了。

樂璇也察覺到我並非說笑，她皺起嘴巴，不情願地外套的衣袋中拿出手機，說：「我只是想體操隊的大家都——」

我沒有讓樂璇說下去，只是將電話搶過來。我們都知道對方的密碼鎖，解鎖之後，我打開通話記錄，在1時42分，果然後有一系列撥出的電話，總數共有三通。

致電方登錄名字，全都是【澄澄】。

「那個嘛.....」

樂璇咬著指頭，抬起眼裝可愛，一副奸計得逞的詭詐。

我問絲明到底為什麼會東窗事發。絲明回答說，在替身交換後不久，泚澄的電話便響了，來電人被屏蔽了。絲明起初立即掛斷了，可是不久後，電話又再次，第三次地響起了。絲明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阿軒察覺有異，沒幾下便揭發躺在床上並不是泚澄。

我們事先當然有想過電話來電的問題。泚澄說，自己很少通電話，都是短訊軟件為主，也裝置了反詐騙電話屏蔽，所以會打來的，就只有真正的熟人或有要事。

如果突然將電話關機或轉為睡眠模式，這都不是泚澄的習慣，更會讓阿軒起疑心。所以兩者取其輕，就叫絲明照樣讓放著電話，撐夠40分鐘就可以了。

但我們算漏了一個人。

「小璇、不.....」我緊握著樂璇的電話，用力搖了搖頭「樂璇小姐，妳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嗎？」

體操隊的全體成員包括樂璇，當然早就知曉計劃。她竟然借計拆穿，令泚澄與阿軒爭吵。

難怪她毫不緊張，對她來說，泚澄只要離開了宿舍，她就可以進行她的奸計了。

「難道.....你就不想澄澄那個什麼軒分手嗎？」樂璇啞然失笑，問道。

「我從來沒想到那個份上，我只是想要泚澄能夠比賽！」

我這樣說著，聲音突然不覺提高，我的吼叫如煙消散在天台的低空壓裡。

樂璇的笑容驀然冷凝下來，注視著我的雙眼，浮現著被責備的哀傷。

「你在認真生氣嗎.....為什麼？這樣不好嗎？澄澄會跟阿軒分手，然後就能專心在體操隊上，她也不用退出跳水隊.....」樂璇輕聲說。

「就算他們有天要分手，也是她們兩個的事！不是妳能夠干涉！現在這樣.....現在這樣！他們兩人的事情，應該由他們兩人來決定呀！」

「那又能怎樣呀！！」樂璇生氣地頓足。「你要澄澄如何瞞過阿軒去日本！世青賽之前要怎麼練習！你不是沒見過那死人軒！一味要澄澄跟他的說話做！不讓她到處跑又不讓她給別人看！分手當然會難過，但小果你忍心看著澄澄被阿軒困起來嗎！你想想看，如果我不這樣做，澄澄不就要一直說謊，一直難受！每天都——」

「你這是在欺騙泚澄！」我說「泚澄永遠不知道是誰讓她跟阿軒分手！我肯定泚澄仍然深愛阿軒！我們憑甚麼要破壞他們兩個！」

我也沒想會自己會如此生氣，但只要一想到，剛才泚澄明明得了晉級資格，就跪在地上靠在藝莉肩上啜泣的臉。我胸口就如火燒般難受。

「就憑我們都喜歡澄澄呀！」樂璇卻毫不畏縮，指著我說「你看到了吧！剛才你也看到了吧！那甚麼軒根本就不了解澄澄，澄澄看見他就只能哭，但跟我們一起呢？笑得多開心呀！她多想去京都去玩呀！你知道嗎——不！你根本就知道，死老公！你分明也喜歡澄澄，你自己心裡根本一直知道！你敢說你不想跟澄澄做愛嗎！你不想用你那雞雞在澄澄體內射精嗎！裝什麼正義啦！」

我喜歡泚澄？樂璇一連串的咆哮令我一下子茫然若失，特別是最後的指控。

「不，不是這樣，」我試著反駁「問題不在於這裡！我們不能這樣干涉別人的感情，就算、就算澄澄她要難受也是她自己的選擇！妳喜歡澄澄也好，我喜歡澄澄也好，那也跟澄澄無關呀！」

「去你的啦！」樂璇雙腳亂跳，高聲大喊「就是跟我們有關！如果我們有能力！有方法令澄澄更開心，那為何不去做呀！如果你有能力去愛澄澄，你為何不去用盡一切方式去愛她呀！是呀！我就是野蠻呀，我就是蠻不講理呀，我就是歪理連篇，我就是想見到澄澄跟老公你在一起，那你們兩個也會更開心了呀！我至少會承認呀！我真的做到呀，這又有什麼錯了！不像你啦，一直故作什麼正經，又老是去關心澄澄。你如果那麼尊重澄澄的想法，那天就不要去找她猜拳什麼的呀！不要留她在體操隊裡呀！你是將所有責任推到我身上，全都是我小璇的錯了呀，好了嗎？」

樂璇叫著叫著聲線都沙啞了，睜圓的雙眼泛紅滲淚。我只覺雙手顫抖，胸口一陣鬱結的悶熱，腦袋也開始有點昏沉暈眩。

「不能這樣呀.....」我用最後的氣憤搖了搖頭「小璇，我們不能這樣呀。我們怎麼可以因為只為了這些理由.....就算我喜歡她，就算我也愛體操隊的每一個人，就不顧一切.....琪琪的父母也反對她

參加比賽呀？妳要殺了她的父母嗎？單純因為愛，就容許任何事情.....？」

我望向樂璇，看著她眼裡無盡的不忿。

樂璇緊緊抵住下唇，忍住淚水，一時無言以對之後，又說：「那、那不是一樣的，琪琪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那.....總之，我不要澄澄再跟阿軒在一起.....」

我彷彿連嘆氣的力氣也沒有，只是轉過身，不再面向樂璇，走向天台一旁，扶著沉髒的牆壁，閉起眼深呼吸。

一閉上眼，就又浮現出訖澄剛才哭得步履不穩的情況。

阿軒說完他的決絕就轉身離開，訖澄雙腿般失去支撐，跪倒在掩臉啣哭，藝莉與森琪上去看顧，但訖澄只是一直在哭。

最後我跟花姐決定大家先解散，藝莉與森琪先送訖澄回宿舍，順便接應絲明。

體操隊全隊出線了，以團體名義獲得日本京都世青賽的資格，也符合了獲得學生議會補助的條件。

然而，我們沒有一個人笑得出來。

「老公、小果.....」

樂璇走到我身邊，拉了拉我的手，軟著聲線說。我卻無法回應。

「我知道你一定不會同意，才沒有跟任何你說。我知道澄澄不可能永遠瞞下去，才這樣做，但...要不要提出分手，訖澄要不要接受，那同樣不是我能控制的，不是嗎.....？老公，小璇真的做錯了嗎？我只是想、我認識的、我喜歡的每個人都開開心心的.....」

我回頭一望，樂璇那粉圓的臉上，都已經掛著兩行清淚。看著她在淚光中流轉、卻毫無一點惡意與偽裝的眼神，我就再次感到我對女人眼淚毫無抵抗力。我伸手摸起她的臉，捂著她暖暖的淚水：「妳要守住這個秘密一輩子嗎？妳一輩子也不讓澄澄知道妳干涉了她的感情嗎？如果澄澄之後只會更難過呢？」

「阿軒根本配不上澄澄，澄澄在阿軒身邊，永遠不會幸福.....」樂璇落著淚，以混濁的聲線說「但我們可以的，我們一定可以讓澄澄笑起來。如果澄澄從此哭一輩子，我就會用一辈子的時間讓她笑。」

樂璇堅定地對我說著，我的視線莫名朦朧。我張開雙臂，溫柔地抱住了樂璇。

樂璇的身體依然那麼柔軟，那麼溫暖，輕輕的，像源源不絕的陽光。

「老公不要生氣好不好.....」樂璇像寵物犬般吻著我的臉頰說「小璇給你綁起來了強姦play好不好，舔雞雞然後顏射小璇好不好，還是老公想用假陽具插小菊花與小小璇也可以，還是想看小璇尿尿，什麼都可以哦，老公不要生氣，不要不說話嘛.....」

我沒好氣說：「我真的沒有那麼重口味。」

樂璇聽見我的這樣，低皺的雙頰才終於一笑：「那你想要什麼，什麼都可以喔。」

她說著就突然拉開外套的拉鏈，就想把裡面的將體操服脫下來，我赫然一愣，握住她的手說：「妳這是怎麼了？」

「道歉時要露出胸部嘛，不是這樣嗎？」樂璇笑說。

「不是這樣吧……」我沒好氣地說。

「還是道歉時要露出陰部？老公想看嗎？」

樂璇甜笑起來，指尖趨近腿間的尖端，想拉開體操服的衣料。

我哭笑不得地拉住她的手：「道歉是道歉，露出是露出，妳別再亂來了。」

樂璇大概是見我又收起了笑容，便又垂頭喪地說：「所以……老公仍然在生氣嗎？還是……我還是去跟澄澄坦白比較好。」

「不不不，」我急忙制止「千萬不要，也不要告訴我們體操隊的任何人，這件事目前就只有妳跟我知道。答應我可以嗎？」

這時候如果再揭發這種事情，洩露的情緒一定更混亂，我也無辦法保證藝莉與森琪的反應。

「嗯嗯，我知道，我知道！」樂璇衝進我的懷裡「我不會說的，死也不會說的。」

我暗自嘆息，撫著樂璇細柔的髮毛：「事已至此……小璇，以後想做什麼，尤其與體操隊成員有關的，一定要先跟我說，就算你明知我會反對。一定一定要先跟我說，我到底是體操隊的人事總監，我的目標跟妳一樣，都是要大家可以用最佳的心理狀態出賽，一起遠征京都。我跟妳任何一方的決定不一定也是對的，但至少如果有任何後果責任，我們就一起承擔，好嗎？」

樂璇埋在我胸前的腦袋不住「嗯嗯」點頭，像終於得到父母原諒的小孩：「知道了老公，小璇都知道了。」

薄雲密佈的天空開始轉暗，天台上吹起叫人難以承受的風，我輕吻她的額頭：「好啦，回去吧。」

「今天晚上……」樂璇牽著我的手，像試探我的情緒般問「我們本來就約好了去卡拉OK開派對慶功，現在……還要去嗎？」

「當然去呀。」我抱住樂璇的肩頭說「我們體操隊終於全線達陣，今天晚上就甚麼也不要管，大家一起去玩過夠吧。」

這的確是事實，我知道這時候洩露需要平復，但藝莉與森琪需要的則是釋放，與其要她們都為洩露而擔憂，不如就有一個晚上讓她們都暫時忘記一切壓力。

「好耶！！！」樂璇終於回恢了平時的亢奮「Let's party，今天晚上不醉無歸。還有喔老公～」

「嗯？又怎麼了？」

樂璇又擺出鬼頭鬼腦的表情，勾了勾手指，我只好靠上耳朵，去聽她的鬼話。

「今天晚上，我想猛吃老公的雞雞。嗯嘻嘿嘿～」

## 壹柒 | Λάμια | 拉彌亞 β

「Everyboby ! Partytime ! ! ! 」

3

樂璇拿著米高峰震耳欲聾的高呼。

那透明的液體原來是伏特加，酒氣在我的五官七竅裡飛奔，眼前幽暗的卡啦OK包廂突然得五光十色。我身體一軟，落入兩團柔軟裡，然後是森琪與絲明的尖叫。

「別亂摸啦呀！」「噢丫——！」

我望向身邊滿臉侷促的絲明，好像是穿越到錯誤時空的時間旅行者。

「絲明，妳既然也來了就不用這麼緊張.....」我不禁好笑地說。

「來吧！一起狂歡吧！我們是天下第一的體操隊！」

樂璇開始五音不全地高歌。體操隊在餐館裡小慶功之後，就轉到卡啦OK續攤，花姐明天還要工作，所以吃完飯就先回去。泚澄下午由藝莉送她回去宿舍之後，就有沒有跟我聯絡了，我也知道不可能邀請她出席這種場合。

「バレンタインデー・キッス！  
バレンタインデー・キッス！  
バレンタインデー・キッス！（注1）  
リボンをかけて！！藝莉醬，給我乾了這個！」

藝莉接過手中的透明杯，鼻子嗅了嗅那金棕色的液體，便不免咳嗽起來。

「這是威士忌.....？」

「對呀！喝了身體會很暖很舒服的喔！」樂璇用導人向善的語氣說「大家也喝吧！」

樂璇卻真的舉杯就乾了一杯伏特加，還囁了一口酒氣便又開始震耳欲聾的唱起來。

我跟藝莉，絲明相看一眼，都懷疑各自杯中的液體真的能喝下去的嗎。

「死小孩！裝什麼純情！都把人家中出了！叫你喝就喝呀！」

突然，有人抓住我的領口，用莫名的力道把我的拉前，將杯中的烈酒倒進我的口裡，眼前是森琪的滿臉怒氣。

「做得好！琪琪隊員加十分！」樂璇大叫。

喂、等一下，這、剛才的是誰，好像是森琪，我認識的琪琪嗎？噢.....？

「呼.....」

我從櫃台拿到了熱毛布，藝莉接過便捂到紅得眼神都暈開了的臉上。

「要不要去廁所吐出來比較舒服？」我掃著她的背說。

「我不會吐.....喝到吐這種可怕的事情，我才做不出來.....」

她雖然這樣說，但眉心都皺亂了。我扶著像懷孕了的她，說：「真是的，可以有一次不要搞成這樣嗎，體操隊都要由性交隊變成拼酒隊了。」

既然樂璇大神開了頭，在場所有人也當然不能倖免，藝莉也半推半就喝了好幾杯威士忌。需知道烈酒不像啤酒，啤酒喝再多也只會吐和暈，烈酒超過40%的酒精，卻能讓任何人一口氣擊破清醒的界線。

喝了不少伏特加的我，眼前的景物其實也已經散發著酒醉的暈光。

我一度想去阻止根本樂璇與像轉換了人格的森琪，但想到我跟樂璇的下午爭吵，心想也許被酒精淹沒也是一個不俗的解決方法。

「我還好啦，我爸很會喝酒.....」藝莉迷迷糊糊的說著「我成年以後也跟著他學著喝.....」

「欸，是嗎？」我扶著藝莉回去「好難得呀，有爸爸會教女兒喝酒。」

「我爸是做生意的嘛.....我是獨女，將來要接手生意，少不免有這種場合」藝莉擺手說「我爸、唔呼、以前就流連過不少酒館、料理屋、居酒屋什麼的.....」

「似乎是個很有趣的人呢。」我看藝莉有點口齒不清，便只是順口應道。

「嗯.....一點也不有趣，我爸爸以前很愛玩，我的童年呀，那個.....嗯.....」

我一邊聽著藝莉不知道能算抱怨的碎碎唸，推門回到包廂裡，主音樂璇與森琪唱了兩三小時都累了，幽暗的房間裡只有音樂在放，可是.....

有兩個女生在接吻？

又來了嗎？又進入了性愛模式了嗎那死痴女？

可是待我看清楚之後，我只懂緊緊握住藝莉的手，那是.....

絲明與森琪？

森琪跟穿著白長紗裙的絲明在親嘴，雖然只是像禮貌似的接吻，可是這已經有夠衝擊力了。樂璇拿著酒瓶大叫：

「你們回來啦！我們在猜拳喔！贏了的人可以下命令，叫輸的人做任何事！你們也來加入吧。」

「雖然我兩個月的私生活很淫亂，但我對這種國王遊戲並沒有興趣。」我回絕說。

「什麼啦～接吻而已嘛。我跟老公也會哦。」藝莉卻突然這樣說了。

「藝、藝莉醬！？」

藝莉突然抓住我的臉，就將嘴唇貼上來，小舌頭更是突然活躍，我完全應接不及。

「嗚呀～藝莉醬變得好主動哦！！」樂璇笑著拍手。

「呼～老公，藝莉醬頭好暈.....」藝莉吻個夠本之後，便晃著失神的雙瞳說。我將藝莉醬扶到沙發椅上，讓她躺下來枕著軟墊。

樂璇走過來說：「咦？藝莉醬醉了嗎？原來她醉了是這樣的子的，好可愛～」

藝莉嘴裡發出幾聲呢喃之後，便不醒人事了。我拍著樂璇的額頭說：「你還敢說，不是每個人都能喝烈酒呀。喂.....咕噁一嘩，死小璇，妳酒味也太重了吧！」

樂璇就好像數十秒前的藝莉，二話不說就吻上來，嘴裡都是刺鼻的烈酒精，她舌頭在我的嘴裡恣意揮舞，片晌才舔著嘴唇說：

「藝莉醬竟敢偷跑！我們來玩接吻遊戲吧！琪琪！明明！來嘛，來嘛！我要吻過夠！」

樂璇撲到絲明身上去，黑暗無光的角落加上酒醉。我只看見兩片蠕動的人體，然後森琪也爬到我身上來，她皺著眉頭貌似很難過說：「小果，瑤瑤很壞吧，老是一副姐姐的樣子，可是我才是姐姐呀！」

「是、是.....」

有人說，男人喝醉了，頂多會斷片，會借醉行兇（各個方面的）；但女人喝醉了，不但如此，更會轉變成另一人格，會造出超出邏輯與想像的行為。

「小果，我要做愛，我要你跟我做愛，不要再把我當成小妹妹了，我都知道！你平常根本就是帶小孩的心態去看我，嗚，我不要，咕.....！」

正當我想著如何拆解，森琪卻胸口一緊，嘴巴突然鼓起，我慌忙將嘔吐袋拿過來，大叫：「嘩嘩嘩，小璇！小璇！琪琪要吐了！妳快帶她去女廁！」

「琪琪！忍住呀！先等到了廁所再吐啦！」樂璇也難得緊張起來，便扶著東歪西倒的森琪離開了包廂。

兩人出剛出門，便有一隻手抓住我的手臂，掌心傳來顫抖的不安，我看了一眼，是髮盤都亂了的絲明。她似乎不敢相信自已剛才所經歷的事情，只是說：「我、那那那個、我我我.....」

對了，還有絲明在呢，我差點忘了。我站起來稍稍調亮包廂的燈光，將卡拉OK的音量收細，在

場果然是一片衝亂，到底是打翻的酒瓶與杯子，還有躺在沙發上完全昏迷了的藝莉。

絲明的眼神似乎是剛被出賣了，我抽出衛生紙擦著她髒亂的嘴角，撫著她燙紅的臉說：「別介意，小璇就是這樣。而且我也不瞞你，我跟她們三個都有肉體關係。」

「我、我我、知道……」絲明眨了眨眼。

是樂璇告訴她的嗎？我笑說：「那你要不要先回去，妳留在這裡，我不能保證妳的貞操。」

絲明抓住我的手，嘴唇像風吹過的蠕動，卻又什麼也沒有說，良久才吐出三個字：「我、我我、也並不是……」

「嗯？」

「我、我我、不不不是……第、第一次、第一次。」絲明說。

「呀？」被酒精泡得沉重的腦袋，突然變得更沉重。

「中、中學，有一個男生、喜喜、喜喜歡我……跟、跟我我、一起、起，就、發發發發生了……」絲明低頭說「他、他說、男、男女朋友、朋友、很很、很平常……」

我稍為清理好桌面後，帶著也甚是疲累的身體坐在絲明身邊。今天一早就緊張到現在，啊，好安靜呀。我嘗試拿起其中一個不是誰喝過酒杯，聞了聞杯中的透明液體，又是伏特加。我喝了一口：「那……妳覺得、嗯，妳喜歡這件事嗎？」

絲明全身像身處陌生地區的家貓，貼緊在我的身邊，用只有我聽得見的聲線說：「我、我……還好、還好，也，也沒有不至於討厭，只是、很很很害羞，特別是……那男生、那男生都很愛、很愛摸我、摸摸、摸我的……那……」

絲明愈說愈說不去，我摸了摸她略帶燥乾的頭髮，她輕靠在的肩上，也許她喝得不算多，身上並沒有顯著的酒味，只有她獨有的幽微香氣，不知道是肥皂、香水還是衣服的味道。我闔了闔眼睛，絲明的身體顯得格外柔軟，我吻了吻她的額旁：「摸什麼？」

「就、就是……」絲明握起我的手「就是我的……我、我的……胸、胸部……」

即使在並不明亮的燈光下，我也看見絲明的臉龐泛起悅目的暈紅。我不禁望看著她就我眼前的胸口，那純白長紗裙並不是低胸的，但那豐盈的形狀與份量，仍然是那麼奪目嬌人。

「好啦，」我感受到了我的褲檔迎來壓力：「如果明明妳累了，就先回去吧，我帶妳去坐車。」

絲明卻立刻搖了搖頭，蚊聲說著：「我、我……不……不回去……我想、想……還是……跟大家……一起。」

我不覺把絲明擁得更緊，再吻著她的額旁，聽著她溫暖洋的呼吸。我的腦袋在酒精中忽漲忽退，記憶的懸崖洗刷出八卦館的形狀，伶馨與絲明。她們本來是相依為命的一對，但後來伶馨有了更多，而絲明則只有愈來愈遠的伶馨。

即使我們在八卦館的時候，曾經締過那麼多瑰麗的畫面與回憶，但我也無法逆轉絲明的童年。沒有人可以。

我突然又想起她一個人在幽暗的圖書館裡，面無表情的看著燭火，像被遺棄了的名畫。

「明明。」我對她說「如果妳不離開，這次我可能會忍不住……」

絲明張了張嘴，也知道我想說的是什麼。

上次在八卦館的時候，因為我們說到底是幾個人睡同一個房間，即使最後一晚我們解謎成功時，樂璇、藝莉與森琪也玩開了，絲明也還是含羞答答，規規矩矩的，我除了偶爾牽牽她的手，就自然沒法對她有額外的行動。

「那……那個……」絲明呼吸喘急起來「小果……小果……要想我嗎……？」

我伸手搭住的腰間，輕撫著她的小腹。為了劇情需要我可以忍，但看見大奶我就不行，更何況在這種燈光幽暗又有酒精催化的環境下（好啦，我沒有忘記藝莉醬，但那似乎也是另一種催化）。我對絲明說：

「我好想要，我好想要明明，好想像其他男生一樣摸妳的胸部，也想進入妳的身體裡。」

「那……我、我、我我……」絲明抬起醉醺醺的雙眼，如磨紗玻璃的眼珠卻是醞釀已久的溫婉「我、我也喜、喜歡……小果……嗯……唔……」

我湊到絲明的嘴上，輕吻著她微略乾燥的嘴唇，她的鼻息裡都是滾熱的酒氣，我將絲明的腰肢拉過來，讓她柔柔地靠在我的身上，手掌摸向那傳說中的巨乳。

-----  
注1：《バレンタインデー・キッス》（Valentine day kiss），1986年由国生さゆり原唱，秋元康作詞。至今翻唱無數，包括AKB派生團體「廊下奔走隊」，及眾多動漫聲優。

## 壹柒 | Λάμια | 拉彌亞 γ

絲明的嘴巴比一開始的森琪還要生澀，好像不理解為何人類接吻要把舌頭伸來伸去——雖然我也不理解。我摸到絲明那襲白紗裙的背後，玉背上是可解開的綁帶，我拉住線頭，一點一點拉開，絲明像初經人事的少女，非常肉緊的抱著我，她說：「可、可是.....在這裡的話.....藝藝莉、同同學、還.....」

我再次望向身後一睡不起的藝莉，她的身體在夢鄉裡沉沉起伏，我吻著絲明挺直的鼻樑，說：「放心啦，就算藝莉醬醒來，也不會怎麼樣。她才不那麼小氣。」——只會背地裡一直捏我一直抱怨而已。我繼續邊吻邊摸，拆開蛋糕的綁帶似解開絲明的衣服，當鍛帶都鬆開之後，絲明縮起肩膀，讓衣服滑下來，朦朧的燈光之下，絲明害羞地抱住豐滿的雙乳。我將手伸進她的臂間，握住她純白色的胸罩，在乳肉上輕撫著。

「嗯.....」絲明縮起脖子害羞地嬌吟著「男人、為為什麼.....丫、呼.....那麼喜歡.....嗯、摸摸、胸胸部、嗯.....」

「因為女生的胸部很一被摸，就會發出很可愛的叫聲吧，像明明妳這種聲線與大咪咪，會讓我們的雞雞很硬呢。」

「嗯.....所以、男、男生、喜歡、喜歡聽.....丫、人家的、人家的、咕唔.....哼唔.....」

我連胸罩都還沒有脫下來，絲明便已經在我耳邊發出令人耳殼都軟了的嬌音。我貼近絲明溫熱的臉蛋，吻著她臉上的粉妝及酒氣，沿著品嚐到鎖骨，向下吸啜著彈性的乳肉，絲明全身都像飛散出的絨毛似的快感，我便啪地解開絲明的胸罩扣。我終於有幸看到絲明一直被埋沒的美乳。

雖然燈光幽暗，但絲明的胸部仍然像晨曦的石刻般美麗，相比同屬巨乳的藝莉，絲明的雙乳猶如兩顆天國的巨型水滴，淡紅色的乳首似是初生的嬰孩。我握在手裡，吹彈可破似的彈性脂肪一手無法掌握，漲盈的乳肉從指間溢出，絲明慌忙掩住嘴巴，不讓自己發出羞恥的嬌吟。

「咕——！！小果、小果、唔.....呼.....好、好癢.....唔唔~」

隨著我的揉弄，兩顆蓓蕾便蹶起頭來，粗糙的小顆摩擦著我的手心，乳暈皺成悅目的豔紅色。我用舌頭輕舐，絲明便渾身一震，胸口與乳肉急遽地吐納著，胸前泛起一片淡紅色的血氣，我將絲明的身體正面翻到沙發上斜躺著。我居高臨下的吻著她，試圖讓她習慣接吻這回事，同時分開她的雙腿，輕按她腿間的內褲。

「呀.....唔.....那裡、唔.....唔.....真的要在這、這裡.....嗯.....」

內褲上鼓起的小軟丘沒幾下便濕了，我手掌滑進去內褲裡，指尖碰到粘滑的肉皺。絲明顯得十分生怯，雙腿都繃硬了。我便按摩著她的大腿說：「妳愈緊張、等一下會叫得愈大聲呢，放鬆點。」絲明扶著我的肩膀，眼簾似快要哭出來說：「可、可是.....我好、好久沒有.....沒有.....我有點怕、怕... ..丫」

我解開褲頭，讓挺立的陽具露出來，引導絲明的手握住。絲明先是一驚，才慢慢握住了，然後生硬地套弄著，我壓到絲明身上，親著她微啟的嘴唇。她說：「那東西、小果的那、那東西.....好燙... ..嗯.....呼.....嗚.....」我拉開絲明的內褲，她大概是感到性器暴露在空氣中了，怕得腰間一縮，但我

卻已經劍拔弩張了，表皮繃緊的龜頭抵在絲明的蜜洞上。

「呃.....唔.....唔、唔.....呼、嗯嗚.....」

我知道絲明經驗大概不會很多，便試著輕柔地前進，絲明感到肉穴被撐開，便驚恐地閉著眼，緊緊咬住下唇，可是喉間還是不住輕吟，一副欲拒還迎的淒楚。這使我的下身更加不受控的向前進發，享受緊窄的肉壁與溫暖的淫水，我刻意放慢了速度。說到底我也擔心絲明的叫床聲會吵到藝莉。

「啊.....！小、小果.....哈.....啊唔、太深啦.....呃、呀.....」

從絲明的話聽來，她已經好幾年沒有嘗過人事了吧。難怪下身呈現著某種特殊的緊緻，單是包裹著我的陽具，便已經讓肉壁不能自控地抽蓄，但不論是男性的本能還是我的龜頭上的搔癢的快感，也沒有給予我大腦憐香惜玉的指令，我抓住絲明的巨乳，半跪在沙發上，開始挺動。

「丫.....！這、這樣、啊、哈.....會叫的.....嗯丫、掩、掩住、我的嘴巴.....哦丫.....」雖然我的動作已經有夠慢了，但絲明的似乎仍未能承受肉穴被刺激的快感，脈脈的愛液隨著穴肉的收縮而滲出，我撫著絲明滿頭大汗的額頭，吻著她說：「那就叫吧。」絲明抓住我的手臂，用力搖了搖頭，可是下一秒當我將陽具深插到她最緊窄的花心，她便慌忙掩嘴，但還是無法阻住在指間滲出的叫床聲。

「啊丫——！！！！嗚.....怎、怎麼這、這.....丫、呼.....咿呀、呀、喔.....哈呀.....」絲明的雙峰在我的抽送之下賞心悅目的前後拋動，眼睛眯成了兩道線，股間都是潮水與汗液，纖腰的肌肉如小貓般弓起戰抖，肉穴深處開始收縮，卷壓著我酸麻的龜頭。

「小果、你的.....丫丫呀.....好漲.....別、別這讓、不要啦~ 嗯嗚嗚嗚.....啊呀嗚嗚嗚嗚嗚——！」這回到我掩住絲明的嘴巴，加速抽送，令前端充分享受到肉穴的緊緻，雙手緊握住絲明的美乳。絲明經驗不多，這裡也不是能舒適地交歡的場所，我便速戰速決，用小莖抵弄著肉壁，令射精感沒多久便達到臨界，馬眼一緊，便不慍不火地在絲明深處初試中出。

「咕——！！！！唔嗚嗚嗚嗚——！呼唔唔.....」

絲明雖然還沒有高潮，但大量精液在淫腔裡翻滾的刺激也讓她打戰了好一回兒，我看她平息下來，才放開手，離開她的身體，用衛生紙清理我倆的下身，絲明拉好衣服，縮在我手臂上抱怨道：「怎、怎麼.....射進去啦.....」我說：「我又不想弄髒你的衣服，也總不能射在嘴裡吧。」

絲明抹乾過多的精液後便穿起內褲，但雙腿仍然不安份地磨擦著，她蚊聲說：「你、你又沒有先說要嘴、嘴巴.....那、嗚.....」絲明不知道是醉了還是因為性愛而羞得頭腦昏沉，她把身體蜷縮起來好像要從此就消隱在黑暗裡。我抱著她在耳邊說：「明明的身體好舒服，可以的話我想再來一次呢...」

「嗚.....那、那個.....怎麼.....嗯.....好壞.....」絲明的嘴巴碎碎唸了什麼，可是我實在聽不見，我只好撫著她後腦，希望她不要跑進另一個次元去了。我望向仍然趟著的藝莉，她仍然睡得很沉，太好了，偷情大成功。

片刻過後，樂璇也與森琪回來了，不過森琪是兩腳離地的被背上樂璇背後。

「呀~~~~~」樂璇將陣亡的森琪放在沙發上「你們怎麼那麼弱呀，才喝幾杯就倒了，我還想唱呢。小果，你來照顧一下琪琪，咦.....明明怎麼了？」

「明明也醉了呀。就說了烈酒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喝呀。對吧，明明？」

絲明還是縮在我身邊，不住的詛著咒語似的音節，但總之她就是進入了待機狀態吧。樂璇探頭過來，卻看不見絲明的臉，但她鼻頭一動卻說；

「怎麼有種怪怪的味道，像漂白水還是清潔劑.....」

我感到絲明的身體打了個冷戰。這死痴女的鼻子也太靈了吧。

Ω

本來還打算跟我來個K房性愛的樂璇（『我要找回初中生的回憶！』），總算再我的勸說之下，先送醉倒的眾人回去（『初中生的妳還未足歲能合法性愛吧？』），半醉半醒的絲明扶著我還算能走（只是一直在我耳邊抱怨內褲濕溼溼不舒服）。我便背著藝莉，樂璇背著森琪，坐上的士回去。

因為我的房間只有一張床，我們便來到藝莉的房間，我在藝莉的手袋裡找到鑰匙，早就把這裡當家一樣的樂璇，便翻找出床墊，讓藝莉，森琪都睡好，絲明上廁所沖身之後，便也睡去了。

「呼～好累呀。」關燈以後，樂璇在窗邊攤著身子說。

「你也終於懂得『累』這個字了呀。」我在她身邊身躺下來說。

「哼哼～」樂璇突然在榻榻米上攀到我身上，膩聲說：「老公～」

「怎麼了，我可真的累了，可以放過我一晚嗎？明天才給妳吃雞雞好嗎？」

事實是我已經把最珍貴的資源奉獻給親愛的絲明了。

「嗯哼哼哼哼，」樂璇卻抱住我，伏在我的胸前「只要老公不生我的氣就好了。」

「小璇.....」我摸著她柔軟帶著汗氣的頭髮，確定房間所有人都沉沉睡去，才對她說「抱歉。」

「嗯？」樂璇的眼裡折射著微弱的夜色，清澈的瞳孔裡有數點白光。

「今天我可能語氣太重了，我不同意妳的做法，但我可能也沒有資格這樣罵你。就像妳說的，我也想澄澄待在體操隊裡，要去我拉她回來參賽的。就算今天能過關，可能下次、下下次，下下下次，只有一次阿軒再跟澄澄爭吵，也一樣是我的責任。」我看著藝莉房間的天花說著「而且，我也沒有打算將真相跟澄澄說。我跟妳成為共犯了。」

樂璇聽完以後，卻沒有說話，只是枕在我的胸前，好像在聆聽我的心跳，來驗證我說話的真偽，直到我差不多只為她睡著了，她才像說夢話般：

「好想這一天不會結束，太美好了。小璇拿了兩個第一名，體操隊能夠到日本京都市比賽，澄澄回來比賽，明明跟我們一起是那麼的開心。」

我的胸口好像被樂璇枕得軟下去，空了一個黑色的漩渦。這種感覺是.....孤獨？是樂璇身上散發出來的孤獨？

「美好嗎.....？」我在黑暗中皺了皺眉「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呢。泚澄跟阿軒的事情還沒有著落，琪琪也得再次處理跟家人的問題，體操隊要申請補助，要再次跟伶馨打交道，體育部還未正式開始獨立.....還有很多事情等著我們。」

「沒關係呀，我知道小果一定會、仍然會留在我身邊，那就好了.....」

總是笑容滿臉，到那裡也有我們陪著她、每次弄多少麻煩，也有我們幫忙處理的她、總希望她喜歡的人能夠留在身邊的她、就連做愛也拉著其他人一起做的她.....

「小璇，你寂寞嗎？」

樂璇抬起頭輕吻著我，便閉起了眼，安靜的夜裡並沒有樂璇的回答。

壹柒 | Λάμια | 拉彌亞 完

# 壹捌 | χώ | 艾歌 α

## 壹捌 | χώ | 艾歌

「我們上報了呢。」

草地上穿著輕便運動裝的藝莉，拿起手機說。

「咦！！真的嗎真的嗎！！！」本來仍然在做著關節運動的樂璇衝過來說，森琪，絲明，連泚澄也忍不住好奇，靠過來看著手機。

「你不要擋住我看不到！」我推開樂璇的頭殼說。

「欸～<大學勁旅異軍突出 勇奪資格賽雙冠軍>，是指我吧！我是自由體操與平衡木的第一名，那是在說我吧！」樂璇興奮指著自己說。

「可是那裡面沒有名字呢。」森琪劃著藝莉的屏幕說。

「可能是想等FIG的晉級名單正式公佈。」藝莉說「我們是最後一站，在之前日本，馬來西亞，台灣等等國家都已經比賽過了，很快就會有正式名單。」

「本小姐不會突然變成大明星出道吧！」樂璇笑說。

「如果你出道了，我一定會負責流出妳的閃卡。」我說。

雖然我們還沒有拍過什麼床照。

「我要去日本當女優！」樂璇回頭瞪著我說「然後抓你去當男優！用蠟燭插你屁眼！」

「小果，你過來一下，我有話要跟妳說。」遠處的花姐突然喚我。

我看我姐臉上帶點詭異的表情，知道她有要事要說，便若無其事起身起來，走到她身邊。她拉著我的手，稍稍遠離了女生們，便說：

「我將小璇資格賽的成績與錄象傳給了FIG的朋友，他們也非常驚訝。」

是說樂璇在資格賽上獲得意外高分的那件事吧。

「他們說，如果要參加奧運的分組賽，就必須加入官方隊伍或是國家隊。」

「參加奧運、參參參參加奧.....？」我結結巴巴地說。

那就是每四年才有一次，每一次都24小時全球實時轉播，廣告商爭相死拼一兩秒曝光率的那個大運動會？

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文明結晶之一？

別說奧運冠軍了，單是成功被選拔參加分組賽，便足以成為歷史的足跡。

「很具衝擊力吧，是嘛。」我姐笑說「但你知道，以小璇的資質，這絕對有可能。」

「那、實在是.....」

我望向遠處穿著深藍色連身碎花裙的她，在草地上笑得合不攏嘴，跟森琪，絲明，藝莉亂成一團。

「我想你認真跟小璇解釋這件事。」花姐說「不是『參加奧運』那麼簡單，而是整個過程，體操，運動，運動會，隊伍。最後再問她的看法。」

「她大概會一口說好，然後就說要拉所有人進軍柚木熱內盧 ( Rio de Janeiro )，不，里約熱內盧 ( Rio de Janeiro )。」

「但這終究得靠她來決定。而且，加入代表隊，就等於將生命賣交給了比賽，連生活吃喝，交友狀態，能不能喝酒做愛，都可能受限制。你覺得小璇她可以嗎？自走炮先生。」

樂璇的腦瓜裡，不是鬼點子就是性愛遊戲。

奧運嗎。

「還有。」花姐再說「你這小子不知得了什麼狗屎運，體操隊竟然一堆美女，你要戴套也好，不戴也罷，好好照顧她們的身體還有心理狀態，體操隊對外的態度，參加公開活動也得小心。現在她們是世青賽代表隊了，不再是你柴娃娃的後宮團。」

花姐難得那麼認真，作為弟弟的我也不禁動容，我說：「我知道了，我一定會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這時候，我姐將一盒東西塞到我的手裡。

0.01mm超薄安全套。

「我從日本訂回來給你的喔！要珍惜著用呀，很貴的~」

「去死吧！你老弟我從來都是真性中出！」

「呀~藝莉醬，我們來計劃一下到京都的行程吧！酒店跟溫泉方面.....」

我姐又回復她平常的白痴相，飛奔到藝莉身邊糾纏不休。

資格賽結束了。體操隊凱旋而歸。

快要迎接十二月，大學後山的草原上吹著微寒的風，乾爽明亮的空氣都得變得如綿花般柔軟，天空散發寒冬的濕氣，低沉的氣壓令天空都是烏雲。看樣子季風要來了，鋒面雨一過，便是真正的寒冬。

。適逢比賽過後的靜休期，樂璇便提議到學校的後山野餐。這一次總算全員齊集，泚澄拗不過樂璇，連帶在我與花姐的鼓勵下，還是被抓出來。

泚澄穿著長袖淺藍上衣與白色長裙，她側坐在鋪好的布墊上，只是聽著其他人的對話而微笑，本來專屬絲明的無嘴女角色，卻被泚澄奪去了。

我來到泚澄身邊，想對她說點什麼。她卻像故意避開我的視線，跟其他人裝作若無其事。她當然知道我想問什麼，這是體操隊中每個人都關心的問題。

「好！我們來玩《勇者鬥巨龍》吧！」樂璇突然大叫。

「那是什麼……」所有人都茫然了，我便也問。

「呀！」樂璇看著我抱怨道「上次我才跟你提過呀，下次的公開大型活動，魔法學院大混戰！現在加上花姐，一共有7個人，首先抽籤分配角色，主角是『勇者』，敵人是『巨龍』，但勇者先必找到『魔法師』才可以刺殺巨龍，而巨龍可以尋找『森林精靈』去迷惑魔法師；然後第三勢力是想坐山觀虎鬥的『商人』——」

「誰要玩那麼複雜的遊戲！而且設定跟上次不一樣，說好的魔法學院呢！」

「小果好笨～」樂璇撲到藝莉身上亂搔起來「來玩嘛來玩嘛藝莉醬！呀~~~~」

「小璇不要亂摸～好啦好啦！」

得到藝莉應許的樂璇立刻意氣風發，開始在袋裡找出廢紙拆成七張，再上面寫好角色，分別交給我們每一人。我望向花姐：「難得你會陪小璇亂來呀？」

「你們去比賽我也是壓力很大的。」她笑說「偶爾年青一點不要緊吧。」

我打開抽中的紙條，上面寫著兩個字：巨龍

我望向樂璇那不懷好意的笑容，該不會……她是故意讓我抽中的吧。

## Ω

但我並沒興致玩這種角色扮演版本的捉迷藏遊戲，只是樂璇興致既在，花姐又難得參與，我便便作裝裝樣子，走進林中待命。我是身為大魔王的巨龍，不要被抓到就好了吧。

樂璇講了一大堆規則，我一句也聽不進去。我只是想著泚澄的事。

資格賽隔天之後，泚澄雖然有回應體操隊的訊息，但就算大家出來會面，她的嘴唇上都像鋪了一層半透明的薄膜，笑容也像用淡色的水彩塗上去那麼薄弱。

而我們都知道，她跟阿軒之間的戀情，始終需要了結。

也許因為我知道始作俑者是樂璇，看著她默默承受，我也說不出的難受。

我走在充滿褪色枯葉的林間，白樺樹的樹蔭也斑駁疏落了，灰白色的枝桠將陰沉的天色分割成零碎的多邊型，樹幹吸收了多餘的腳步聲，四周一片死寂。

其他人真的按照自己的角色，在投入遊戲嗎？樂璇大概是吧。我真的不能想象絲明在扮演什麼角色呀。遊戲範圍是這片小樹林，在大學裡生活的我，倒從未發現這片樹林原來如此寬廣。

「抓到巨龍了。」

就在萬賴俱靜而我胡思亂想的時候，有人突然一拍我的肩膀。

我嚇了一跳，回頭一望，卻是嬌笑的藝莉。她掩嘴笑說：「你反應也太大了吧，巨龍不是很可怕到處噴火的嗎，那有像你如此膽小呀。」

看我的雙龍出海！

「丫！！！」

藝莉的雙乳被抓著個正著，尖叫起來便追打著我。我繞了半個圈以後，便一如所有嬉玩的愛侶，從後抱住了藝莉。我說：「妳是什麼角色呀？如果是魔法師，那我就要開動了喔。」

「你的角色要先找到『森林精靈』才可以吃掉『魔法師』吧。不過……」藝莉揚起手中的紙條「我是『騎士團長』呀。你不能吃掉騎士團長呢，只能吃掉資助騎士團長的『商人』，令商人不能僱用『殺手』去攻擊你，但同時我也會失去資助，所以不能攻擊『勇者』……」

「呀呀呀呀。虧你能配合小璇那傢伙，我真的快被她煩死了。」

我牽著藝莉，在一顆尚算乾淨的石頭上坐下來。她說：「那巨龍先生要沉睡了嗎？我倒是很配服小璇，她看似亂來，甚至她自己也不懂解釋，但她的想法不都是很有趣嗎？」

「是嗎……」

「你在想什麼嗎？」藝莉用充分體貼的眼神看著我。

我吩咐過樂璇，她設計泄澄的事情絕對不可以跟任何人說，我也自然不可能對藝莉坦白，便只好說：「只是……覺得泄澄很可憐而已。」

「是呢，分手是女人最難克服的傷痛呢。」藝莉若有所思地說「特別那是我們真心喜歡的對像。」

「難道藝莉醬妳也……」我望著藝莉，她的雙眼仍然那麼可人。

「你會想知道嗎？」藝莉微笑著說「除了初戀讓人覺得很錯愕之外，之後幾次倒是還好啦。傷心總是會有的，最初大家都願意一起才會相愛嘛。」

「那如果妳是泄澄的話.....？」我問。

「哭吧。」藝莉很乾脆地說「如果泄澄真的來問我怎麼辦，大家也是女人，我只有這一句而已，泣け。」

「唉～女人真是很難懂呀。」我抱著藝莉的腰間說。

「對呀，還敢老是欺負我。」藝莉吻著我的鼻子說。

「如果我離開了妳，妳會很痛苦嗎？」我問。

藝莉沒想到我會這樣，呼了口氣說：「大概.....所有肌肉都溶化掉那麼痛苦吧，不過，我想不但是小果，小璇，琪琪，明明，泄澄，我們體操隊裡任何人出事了，我也會很難受吧。」

聽著藝莉的大愛，我情不自禁便吻著她的嘴唇，借勢拉開她外套的拉鏈說：「那趁我還健在，先來好好享受吧。」

「什麼啦！」藝莉著欲拒還迎的推著我「還在遊戲啦。你不是巨龍吧，快去抓人.....」

「我的巨龍已經蠢蠢欲動了呀。」

「什麼意思啦！不要、嗯.....」

對了，藝莉醬不知道「巨龍」近年在中文裡已經有別的意思了，就像「啪啪啪」也不再只是「啪啪啪」，樂璇取名是時候是故意的，絕對是故意的.....

我將藝莉的手拉到褲檔上，她老樣子將雙唇緊成死魚似的不悅：「人家不要在這裡！」

「就一下子嘛。」

我成功拉開藝莉的拉鏈，露出裡純白色的單薄上衣，衣料透露的碎花胸罩將一對雙峰撐成美麗的山丘。

## 壹捌 | χώ | 艾歌 β

「嗯.....等一下有人過來就.....嗯、啊~」

我將手伸進藝莉的白色上衣裡，在河水似的微涼空氣裡撫摸著藝莉的美背，她柔滑的肌滑似暖暖融化的牛油。我握住她的左乳，按摩著乳罩裡的軟肉，跟絲明的相比，藝莉醬的雙乳沒有那驚人的乳量，但還是豐滿得來卻又盈盈可握，手感仍然是四個女生最美滿的。

「過來就過來吧。」我愛撫著藝莉，吸啜著藝莉的粉脣與腮紅「小璇一定會9秒9把衣服脫掉加入；琪琪我會拉她加入；至於明明嘛，哼哼哼哼；我姐會在旁邊用手機拍照吧。」

藝莉靠在我的身上，身體因為乳房被玩弄的快感而漸漸失去抵抗力，她呵氣說：

「那扯澄呢.....而且你什麼時便跟明明上床的呀，好過份，唔.....啜、唔.....咕.....」

就在妳在在卡啦OK包廂醉得不醒人事的時候呢，就在妳的腳邊——這樣說我應該會巨龍不保吧。我只是回答：「就在我想著藝莉醬，可是藝莉醬不在我身邊的時候呀，妳也知道嘛，平常雖然看不出來，但明明的咪咪也很大嘛，但還是藝莉醬的比較好摸呢。」

「去死啦，都只是用下體思考.....唔嗯丫.....」

我成功借機自白我跟絲明的關係後，便解開藝莉的胸罩扣，將上衣與胸罩捲起來，一對羞嫩白哲的乳房便如秋收的果實，落在我的掌心裡，藝莉倒抽一口涼氣，將身體縮在我的懷裡。我捧著乳肉說：「這還是藝莉醬第一次野外露出呢，藝莉醬的咪咪好可愛。」藝莉的雙頰紅得像高山症，她羞道：「別說了啦.....嗯、快點完事吧.....有點冷.....」我撫摸著柔滑的乳房說：「咪咪也會冷嗎？摸起來好暖呀。」藝莉點頭道：「當然會啦.....尤其.....」藝莉說溜了嘴，又打住了。我搔著她充血起皺的乳尖說，逗著她說：「哪裡會冷呢，老公來弄暖和點吧。」藝莉哼地敲著我，嬌吟著說：「乳頭.....丫.....！老公.....最壞了啦.....唔唔.....呼唔.....」

我承著藝莉的玉背，低頭吻著藝莉的乳尖，暴露在野外的空氣裡，那深紅色的小顆粒立刻便收縮起來，挺立成紅棗色的小肉蕾。我含在嘴裡稍作吸啜，酥軟的快感刺激著藝莉的乳肉，令她喉間喘促嬌嗔。

「好癢.....丫啊.....唔.....哎啊.....呼.....」

我握住藝莉的美乳，用指尖推捏著乳暈，再低頭吸哺另一邊的乳頭，用牙齒輕砥著，充分挑逗已勃起的小糖果，直到我單是用手搔癢，便已經足以令藝莉全身散發無法抑制的性欲，藝莉掩著臉說：「怎麼有人會想在外面做這種事啦，嗚.....丫.....」我捏著引導藝莉的手拉開我的褲鏈，讓她將我的陽物握出，我說：「那老公也露出好了。」

「你果然是比較喜歡小璇，都學會小璇那套變態了。唔.....」

藝莉握住早已挺立的小莖，一邊跟我舌吻，一邊用手套弄。兩個月來，藝莉已經摸清了我的敏感帶，手指靈活地上下握弄，適度在馬眼與龜頭上摩擦，我則仍然愛不釋手地玩弄著藝莉的胸脯，相互愛撫令我們愛意流溢，我在藝莉耳邊說：「好想插進小藝莉裡喔.....」

「真的要嗎？等一下我們被撞——」藝莉用害怕的眼光看著我。

「那藝莉先讓我更想射，就可以快一點了。」

「哼.....」

藝莉像被寵壞了的小孩，帶著微笑慢慢低頭，用嘴巴親著我的龜頭。

啪沙。

說時遲那時快，本來只有喘息聲的空氣裡，傳來第三者的腳步聲。

藝莉尖叫一聲，將衣服拉下來掩住裸露的上半身，躲進我的懷裡。我環顧四周，在不遠處的一株樹幹後，擋不住的墨綠色裙擺像動物的尾巴，我安撫著藝莉說：「不要怕，妳看.....」

藝莉聽見我這樣說便回頭，然後我喚了一聲：「明明？」

穿著墨綠色貴婦裝的絲明握住樹幹，不知所措地冒出頭來，低垂著眼光的她看著我跟藝莉，我向她招了招她。她便像做錯事的孩子，低著頭走過來，耳根上泛著輕微的紅霞，她逐步走近，視線卻始終看著被藝莉握在手裡的陽具。

「妳也太愛偷看了吧。上一次在圖書館裡也在偷看我跟小璇。」我牽起絲明的手說。

「我、我、我不是故意、故故意的.....」絲明好像有點內疚地說「我早、早早、就在這邊、躲著，你、你你們、在、在聊天、沒發現、現現、發現我.....」

聽見她這句話，我望向藝莉，都不禁笑起來。這是什麼，存在感太過薄弱之錯嗎？Dororo兵長？

「好啦，那現在怎麼辦呢，藝莉醬。」我跟藝莉相擁著說。

「我也不知道，老公你決定.....」藝莉用指尖搔著我的龜頭說「其實我真的不想在野外做，老公射出來就好了。」

「那麼.....」

我拉著絲明在我身邊坐下來，跟藝莉兩人剛好一人一邊，絲明害羞的雙眼像能讓她匿藏自身的樹洞。我吻了吻她的嘴巴，她也生澀地伸出舌頭回應著，我問她說：「明明以前有用過嘴巴吧，像剛才你看見藝莉醬那樣。」

絲明搖了搖頭。藝莉與絲明身上都散發著各自獨特的體香，令夾在中間的我不知人間何世，我對藝莉笑說：「那這就有人跟藝莉爭喝了。」

「什麼啦.....我才不要.....唔、呼.....啜、咻.....」

藝莉毫不避忌地低下頭，把我的前端舔在嘴裡，溫柔地吸吮著，絲明看著便粗重的呼吸起來，好像看見什麼兇殺案的現場（？），我享受著藝莉舌尖上的挑逗，一邊擁吻著絲明，握住她那鼓脹的胸

口憐愛地揉搓，令她嚶嚶輕吟起來，她茫然地說：「呼.....唔.....我也要.....像、像藝莉同學、那那那樣.....嗎？」

「明明快幫我一下，來幫小果早洩啦。」藝莉的嘴唇沾著我的馬眼笑說「我不要再被第三個人看見了.....咕唔、嘖嗯.....」

「那.....」絲明不覺也彎下腰來，用好奇的眼神，看著我被包裹在藝莉雙唇間的陽物，便也戰戰兢兢地騰出舌頭，輕碰著我的莖身，然後模仿著藝莉的動作，用半張的嘴唇包覆著我的陽具。

這也不知道是第幾次享受這種雙重快感了，偶爾跟她們亂搞的時候，樂璇與藝莉總是很踴躍地折磨我，我也早已習慣了三人的嘴巴。初次學舌的絲明為我的龜頭帶來嶄新的快感，雖然她只是生硬地含住，然後吸啜，藝莉則很純熟地刺激著我的各個敏感帶。

「嗯.....可以舔一下龜頭這裡喔.....啾啾小果很喜歡呢.....嗯唔.....」

「這樣嗎.....呼.....這樣.....咻.....嘖、咻、咻.....」

兩美的嘴唇在我的脹成紫紅色的陽具上遊走，我則握弄著兩人因為彎腰而低垂的乳房，輕柔的搓握著，令兩人都感受到快感，但又不至於過於強烈而打斷嘴上的功夫。藝莉張嘴大力吮弄我的龜頭，令我突突亂跳，前端一下子火燒的憋悶起來。

「小果要射了喔，要由絲明來嗎？」藝莉對絲明笑說。

「射.....?!可、可是我.....」絲明惶恐說。

「小果老是逼我幫他喝掉啦，我才不想喝呢，不如就由絲明代勞吧。」

「可是，我、我、我也不喜歡、喜歡、男生射、射射射、射出來、那那、那些的味道、味道.....」絲明說。

「是嗎，那就只好射到地上、咕唔——!!!?」

難怪女人聚在一起任何話題都可以聊得天荒地老。我便決定站起來，用力按著藝莉的頭部，將瀕臨爆發的陽物塞進藝莉的嘴裡。藝莉大驚地打著我的大腿，我卻是緩緩挺動起來，藝莉皺著眉頭嘴裡嗯啾有聲，投以抱怨的眼神。我說：「我只是想射在藝莉醬的嘴裡呢，不用吞掉啦。」

聽見我這樣說，藝莉才總算乖乖地用加速含弄。絲明則湊過臉來看得目不轉睛。看著藝莉小手掙動，嘴裡漬漬作響，臉上帶著紅霞地吹奏著，讓我青根暴現的小莖在嘴裡一進一出，直到我酥麻難當，根部一抖。

「唔.....!咕撲 - - - - 嗚唔嗚嗚 ~ ~ ~」

我在藝莉的嘴中噴發出大量的精液，應接不暇的唾沒與白濁從藝莉的嘴角滲出。絲明半張著嘴，紅著一張臉看得目定口呆，眼見藝莉專注地按壓著我的根部，悠然自得地用嘴巴承接我的濃精，確定我都射乾淨以後，便吻著龜頭完事。

「嘩咧.....」藝莉掩嘴將精液吐在地上「好多.....」

絲明看著我拿出衛生紙抹著藝莉的嘴巴，絲明說：「藝莉同學、妳妳、的.....技巧巧巧、好好好厲、好厲害.....」

「明明想學呢。小公主殿下妳教一下吧。」我對藝莉說。

「為什麼我要幫你調教女生呀，我才不要。」藝莉起臉說，又問絲明「明明你到底是什麼角色？」

絲明無言從裙袋出拿出紙條，上面寫著樂璇的字跡：商人。

藝莉「咦」了一聲，牽起絲明的手就跑開。

「小果是巨龍啦！他會把妳吃掉的！快走～」

「喂喂喂喂，剛才在吃巨龍的是藝莉醬吧.....」

「等、等一下藝莉、同同學，不、不要走、走走走、那那麼急.....！」

「我教你別的技巧吧，其實玩弄小果的身體也蠻有趣的呢。」

兩個女生手牽著手，像神話中突如其來的精靈，又突如其來的消失了。

我穿好褲子，射精後的空虛感從四面八方我襲來，果然藝莉說得沒有錯，做愛還是在房間裡做比較好，至少有溫馨洋溢的後戲。

神呀。給我這樣的一個後宮，我真的能得到幸福嗎。

「好幸福呢。」

是神的回答！！！！

我轉頭一望，只見她站在樹後看著我。雙眼好像結了冰的湖泊。

「澄澄.....」

泚澄卻轉身離去，似乎是戲看完了，就散場了。

「慢著！」

我衝上前，牽著泚澄的手。

她沒有反抗，不，應該說是，她的掌心好像失去了一切的觸覺，只是肉塊狀的死物。

「抱歉讓妳看這種畫面。我沒注意。」我誠心誠意的說。藝莉口中的第三人真的出現了。

泚澄只是搖了搖頭，然後說：「.....這是年輕男女該做的事。凡是情侶都會做的事情，你不需要道歉。」

「澄澄，你……」

她低頭看著地上的枯葉，眼神像在哀悼那些死去的生命。

「如果我也像她們那樣幫你做，你也會喜歡我嗎？我也會喜歡你嗎？」

也許是聖人模式作祟，我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的性挑逗，我身體裡所有殘餘的性慾都是隨著訢澄的眼神而枯萎了。

我抓住她雙手的手腕，取而代之的，是我莫名想掌摑訢澄的衝動。

我沒說錯。是掌摑。這不是怒氣，也不是甚麼施虐癖，而是我寧願可以透過衝擊去喚醒這衰頭喪氣訢澄。

「別說笑了。別像孩子那樣自暴自棄了。」

但我只是這麼說。因為我根本沒有資格責備訢澄。

聽見我這句，訢澄的臉頰一抖，雙眼便滿是淚水。

「體操隊裡，最成熟最穩重的是妳，妳最沒資格開這種玩笑。」

訢澄的眼緣落下了豆大的淚水，像雨水點敲響了的地上的枯葉。

她淚流不止，但卻默不作聲，似乎淚水只是她身體裡多餘的水份。

「哭吧。」我說「澄澄，我……是我叫你去騙阿軒的，你責怪我也所謂，但我此刻希望妳聽我說，只管哭吧。」

我想起藝莉的話。

哭吧。

在秋天的最末。

# 壹捌 | χώ | 艾歌 γ

當秋天來臨，人們便會明白世事萬物的命運。

曾經盛開的花草，曾經嫩綠的樹蔭，曾經灼眼的楓葉——當時侯到了，繁華終將落盡，或許寒冬之後會絕處逢生，但在那之前，這是必須面臨的逝去。

時間的命運。人的命運。

指針撥動，指向未知的未來。

午後的陽光散射著雲層，天空溶化成金黃色的霧。

訢澄站在樹林的盡頭，看著泛黃的天色，只是啜泣。

「阿軒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男生。」訢澄用沙啞的聲音說「很多人看我的外表，以為我會找個有錢人，什麼法律系，醫學系的男友，我是有這方面的追求者，但.....」

我回想起初次看見訢澄的時候，那一天，她站在十米的跳水台上。

一身流麗的白色泳衣，從天而降的眼神，無容置疑的美貌。

「或許有一天我會屈服，我會嫁給一個能取悅我，又能讓我生活無憂的有錢人，但在那之前，我想趁年青，選擇我真心相愛的對象.....阿軒他真的很照顧我，也許是有點自卑，有點怕我太外向，但他的確知道我體質本來就不好，也不善於面對大賽，身體又受過傷，才那麼堅決，不讓我碰體操.....」

黯黯的天際之下，訢澄的背影恍若化成古老的遺跡，寒風侵蝕著她那單薄的輪廓。

「也許.....那時候.....」我由心而發地感到愧疚，沉吟著說「我真的應該要阻止小璇拉你進團。在公在私，妳也不需要幫助我們。」

只是兩個多月前的事情，想起來卻像老去的記憶。

訢澄染得漂亮的亞麻色金髮，也長出了黑色的髮根，與金髮交錯參雜，那褪色的漩渦就像某種古老的魔法正在逐漸消失。

那時候，我多少陶醉在樂璇的甜蜜關係裡，也多少對冷豔秀美的訢澄感到興趣。

「那是我自己的決定.....」訢澄搖頭說「我想這都是注定的。想來，我也只是覺得體操很奧妙，才試試看，我本來也在認真考慮退出，沒想到那之後會發生那麼多事情，最後.....都是我自己的決定.....」

秋末郊外那無型與沉重氣壓在我心裡不斷凝積，想跟訢澄說出真相。

可是.....

「是我三番四次瞞著阿軒，我明知他不喜歡也要騙他，他也一直忍受，直到此刻他才說要分開。最後甚至沒有罵我、沒有怪我，我想我已經算賺到了。」

可是想到樂璇的一切，我就是說不出口。

就像我無法想象夏天會下雪，我也無法想象因為泚澄而內疚難過的樂璇。

「『抱歉』，澄澄。」我說「或許妳覺得我不需要道歉，但無論如何，這是我需要說的。」

「小果，我.....我並不想傷害任何人，我很愛阿軒，我也願意跟你們相處，跟你們一起玩一起笑。為什麼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卻又如此痛苦.....」

泚澄按著疼動的胸口，縮起身子抽泣著，她的眼珠好像有無窮無盡的淚水。

我搭著她顫抖的肩膀，我無法回答，知道這時候只能夠等待泚澄把眼淚都哭盡。

「小果，我仍然很愛他，」泚澄說著，聲音蒼老得帶著皺紋「我這幾天不斷想，我好希望他會回心轉意，好希望他突然回來找我，仍然希望他能夠重新接受我.....我真的好想你，阿軒.....」

我這幾天也設想過，如果我們能在時空中重歷一千次的因果。

當中有多少次，泚澄還是會欺騙阿軒？阿軒還是會離開？樂璇還是會設計泚澄？

而我仍然會為樂璇掩飾？就像秋去冬來，日夜交替的定局。

「小果，我到底能怎麼辦，現在我還能怎麼做.....」泚澄回頭看著眼，淚眼如注。

「我不知道，我不能替你回答。我只知道.....」我忍受著心痛的感覺，用最平靜的語氣對泚澄說「我能陪在妳身邊而已。不只是我，還有小璇，藝莉醬.....」

泚澄抱住臉，渾身戰抖，直到她抬起頭，發出我聽過最淒勵的呼喚。

好像整個世界都在呼號，直到泚澄的哭聲變成回聲，盪漾成無聲落下的楓葉。

不知何故，我眼前卻想起了樂璇的笑容。

那永遠綻放的笑容。

在泚澄嘶心裂肺的哭泣之下，卻突然變得遙遠而不可思議。

Ω

「下雨了.....」

絲明從走道裡看著窗外說。

「慘了，我都沒有帶傘。絲明你有帶吧，平常那把白傘。」我說。

「我、我我只是陽傘.....不、不不擋雨.....所以.....」絲明說。

「竟然是這樣呀。」

在那之後，又過了一個禮拜。

泚澄向花姐告假，說想休息兩個星期。我沒有問她到底要去哪裡，大概不知道比較好，這時候她最需要的，是她自己。

這天不用練習，我跟樂璇與絲明負責清點道具，以及準備交給學生議會的資助申請書。當然一如我所料，樂璇弄了不到幾分鐘，就說很無聊又跑掉，我以為她會在會場裡翻筋斗，結果體育館內也空無一人。她不知跑到那裡去了。

結果堆放著物資的走廊裡剩下我跟絲明。因為體操隊準備跟學生議會申請補助前往京都，花姐也開始聯絡本地的奧運代表隊，校園記者、新聞記者、校務處的各種事情應接不絕，絲明肩負的文書及會計工作也變多了，她便經常留在體操隊這邊，跟我也似乎愈來愈親近，至少單獨在面前時不再那麼怯生生。

「小果.....」絲明突然喊道。

「嗯？」

我看著窗外的雨景，空氣碎裂成下墜的點與線，灰涼的雨水帶著草腥味。

「泚澄.....那那、那件事之後，大家、大家的氣氛.....氣氛有點怪。」絲明跟我視線相接，再習慣地躲開去「我、我們不是拿了.....好成績、成績嗎，為什麼.....？」

「這個，」我靠在椅子伸起懶腰「大家沒有預料過，來自我們自己的哀傷有那麼沉重吧。」

「來自、來自我們自己的、我們自己的哀傷.....」雨聲幾乎能夠覆蓋絲明的話聲。

「就好像.....」我摸了摸絲明的頭髮，捏了捏她圓滾滾又潔白的臉珠「如果有天妳發現，喜歡Lolita其實是錯的，會令旁人，甚至自己很難過，但妳又無法不喜歡，那怎麼辦？」

絲明穿著淡藍色的連身繡花裙配高領襯衫，活動來自十九世紀英國莊園的貴族。

她沒有回答，那雕像般內斂的俏臉皺起眉頭，偏起腦袋似乎認真深入地思考著我的話。

「我也很納悶呀，」我再說「這種氣氛要持續到什麼時候呢？雨停之後嗎？」

喀、喀。

這時候，前方的後門突然有人敲門，清晰的敲門倏然引起我們的注意。

膽小的絲明立即牽起我的手臂。喀、喀、又響起來了，敲門聲。

雖然走廊幽暗，我當然並不像絲明般害怕，只是覺得奇怪。如果要進來體育館，走正門就好可以了，為什麼.....難道是樂璇嗎？

我帶著一步一驚心的絲明，走到門前，打開了門。

門前那人撐著非常少見的白色透明雨傘，雨勢急重，響亮的水花落在傘面上又再散開，朦朧的雨痕擋住了那人的臉。

「欸欸～這裡不是正門嗎？歹勢～請問哪裡可以找到體操隊同學們嘛，我聽說她們在這裡耶。」

這是.....國語？

但與我們以前上普通話課聽到的北京官話不一樣，有某種.....軟軟的口音？

「不好意思哦。」她收起雨傘，背著我們退進走廊裡，甩掉傘上的水份「我不會說廣東話咧，我只懂得那個『巧犀利呀』（ㄉㄛˊ ㄩˋ ㄌㄧˋ ㄚˋ ㄩˋ），欸，你們是不是聽不懂呀，啊咧，那怎麼辦.....」

她穿著橘色的毛衣外套與淺綠色小背心，牛仔皮熱褲配黑色絲襪，背上鮮紅色的背囊。

「請、請問.....您您，是、是是要要找人、找人嗎？」絲明怯生生地說。

雖然有點生硬，而且依舊結結巴巴，但絲明的國語倒算字正腔圓。

「欸塞！太好了！」她回過頭來看著絲明「欸，這同學～妳好漂亮耶，妳的衣服超可愛滴～是蘿莉塔嗎！在哪裡買的，質料看來不錯哩，欸欸，在哪裡買的？」

「謝謝.....謝謝、您好.....我我、衣服、我我我、自己做.....」絲明回答說。

「那.....這位是你男朋友嗎？好帥喔！聽說這裡的男生都超帥的，我們那邊每個都像長不大，丟臉死啦。」

「呀.....拿果.....鵝闖、鵝闖.....」

不好意思，我沒有任何語言天份，日語也是多虧了藝莉公主才多少能講一點。

「我外婆是廣東人，我聽得懂粵語哦。」

屌那媽，妳早講丫！

她的臉看起來就不是廣東人，除了皮膚特別白，兩頰也非常圓潤，卻又不是孩子氣娃娃臉，而是與下巴弧成美麗嫵淑的鵝蛋臉；眼角也沒有一般嶺南女孩的尖細，而像兩顆水晶造的杏桃。鼻子尖挺像粉砌的屋樑。

「這邊不是正門，你是找那一位？」

「我想找體操隊的樂璇小姐。」她馬上回答說。

聽見這句話，大概是我跟絲明臉上都露出驚訝的神情，她便又再問：「幹麼這種表情咧？你們認識她嗎？」

「你找.....樂璇小姐，有什麼事嗎？」我故且問道。

「丫~對了，忘了自我介紹。我是台灣國家體操代表隊的成員。」她說「我是來這邊當交換學生的，大概兩個月。我就想知道，能在資格賽上，把我平衡木成績擠成第二名的，到底是怎麼的女生呀。」

「台灣.....國家代表隊？」

「嗯，我叫雨薇，沒想到這裡跟台北一樣，老是在下雨哩。搞不好是因為我的名字裡有『雨』字，都變雨女了，好哀傷喔。你們呢？哎呀~」

正當她將手伸出來示好，手腕上的雨傘卻一滑掉到地上。

她彎身想撿起雨傘。我卻看見了外套之下的草綠色小背心，低垂領口裡，是一道圓潤的乳溝與豐滿的乳側，還能看見黑色的乳罩。她撿起了雨傘，抬起眼，卻發現我的視線。

她迅速地站起來燦然大笑：「你這色胚~！」

色.....杯？那是什麼？

壹捌 | χώ | 艾歌 完

# 壹玖 | Βορέας | 波尼亞斯 α

## 壹玖 | Βορέας | 波尼亞斯

「喂·小果·我地係度呀·你去邊呀？」

熙來攘往既酒店商場入面·樂璇同森琪向我揮手。

我將岩岩買返黎既熱朱古力·交俾佢地兩個。

樂璇好似刻意打扮過黎·著住長袖闊領米色冷衫·深紫色短裙同黑絲。冷衫係疏針花紋·可以睇到入面既白色短袖引心內搭·仲露左黑色既bra帶·加上佢有前有後既身材。好多男仔路過都忍唔住望多幾眼。

「小璇.....」我諗緊某件事。

「望住人地心口做咩喎~」樂璇扮曬怕醜咁話「平時又唔係睇唔夠。」

「姐係呢.....」

「人地著得性感少少姐·就咁多人視姦我·琪琪妳都快啲著性感啲啦。」

「吓·我.....」好像糖妹咁高既森琪·耷低頭望左自己身一眼。

森琪著住樸素既灰色長袖連帽外套同短褲黑絲·雖然無樂璇咁性感·但望落都十分可愛。

「啊~冬天果然係要飲熱朱呀~」樂璇一臉梳乎。

「小璇·姐係呢.....」我望住佢舔緊自己嘴唇上面既朱古力·大叫：「到底點解突然會變左廣東話架！！！！點解呀！！！」

點解會咁架！個故唔係用書面語架咩！難道依個就傳說中既作畫崩壞！？柚木你去左邊呀！無野丫嘛！

「起~~~」但樂璇好似完出唔出奇「咁有個台妹角色丫嘛·為左表現港台文化差異·咁就佢地用語體文·我地咪用粵語囉~」

「但係個故一直都係書面語嘎！成廿幾萬字·依家先黎轉！？」

「如果用書面語·我地講野睇落同雨薇無乜差別嘛·係咪先。」

「點會呢。」我諗起平時講野既風格「台灣人有好多特別既語氣詞·仲有好多台語（閩南話）俗語·雖然睇落好似一樣·但實際上有好微妙既差別。」

「係咩？邊度有呀.....」樂璇碌大對眼。

「梗係有啦，好似『耶』『咧』『欸』『囉』依啲語氣詞，都係台灣人會比較常用，一般書面語係無乜。」

「但粵語親切啲丫嘛。你唔想聽我用粵語叫床咩，老公.....」樂璇咬著杯緣扮曬可愛。

「琪琪，你出句聲啦，你唔覺得用書面語其實無問題咩！？」我望住一直唔出聲既森琪。

「我讀law，daily都係用英文多.....」

「.....差啲唔記得你係law master。」我摸了摸森琪的頭說「妳會考有無10A？有無興趣選港姐？」

「吓.....？」森琪睇黎唔明我講緊咩。

「唔.....老公.....唔好啦.....丫、好大呀.....果度、唔~拮死人啦衰人.....老公射曬啲精入黎啦.....好多啊.....」樂璇眼仔碌碌，不懷好意係我耳邊嗌。

「我覺廣東話寫甜，都係流於太過低俗。」

「咁『雞雞』就好聽過『jerjer』咩，『咪咪』就好聽過『波波』咩，咁『穴穴』就好聽過『閩』.....唔！」

我即刻掩住樂璇個嘴：「你女主角黎架，起碼唔好講粗口丫，講粗口會打冷震架。」

係依個時候，有一個非常可愛甜美既身影出現係我地面前。

「嗨。小果！這邊到處都人很多咧，咦這位難道就是.....」

「你好，我就是樂璇。你是雨薇是吧。」樂璇非常得體的說。

「嘩~沒想到妳那麼可愛咧，我都輸了啦，哎喲。」雨薇摸著臉頰說。

這天她上身穿著桃紅色的緊身圓領上衣，下身是深藍色百摺裙，加上棕色絲襪與尖頭高跟鞋，配合深棗色的長卷髮。簡直像是天橋上的模特兒，尤其上半身那突出的陰影.....

「呀！」我發現樂璇捏著我的手臂「不是說要用粵文嗎？」

「隨便了啦~反正上了床一樣呀。」樂璇擺起眼道，似乎對於粵白之爭再無興趣。

我終於明白為何樂璇要特別打扮，她是不想被雨薇比下去吧。台灣女生穿衣服是世界知名的甜美呀。

「什麼啦，你們在聊什麼啦，什麼床上.....」

雨薇的口音仍然清澈軟膩，聽得人耳朵都像要溶化了。

「沒事！沒事！」我立刻揮手說「我來給你介紹，這也是我們的團員，她叫森琪，是專攻高低槓的。」

「森琪你好喔～」雨薇握起森琪的手握起來「好可愛好可愛，是國中生嗎？那麼年輕就能成為代表隊了，巧犀利丫～」

「我、我才不是國中生！」森琪用口齒不清的國語說。

「抱歉小果，那天以為絲明是你的女朋友，原來樂璇才是呢。」雨薇笑說。

「呃，這個嘛……」我望向樂璇，她冷著眼瞄著我，似乎有點期待我會如何解釋我們的關係。

但雨薇根本不在乎我的回答，而是直接牽起森琪與樂璇的手說：

「來吧，來吧，快帶我到去玩吧！好期待喔！」

看雨薇臉上的神態，我終於明白了。

就像孩子會妒忌新出生的弟妹，人都害怕自己會被取代。

雨薇，簡直就是另一個樂璇呀。

Ω

「薇薇！左邊！」

「OK！丫璇～是時候啦！」

「呵！樂璇200%動力火焰射球！」

蓬！黃色的汽墊球盤用肉眼不能捕捉的速度，直射進我方的球洞。

5-10·輸了。

「又輸了！小果你怎麼那麼弱呀！」藝莉不滿地拍著我的肩膀。

「對面是樂璇二次方呀……」我氣餒地抱頭說。

「薇薇！勝利姿勢！YEAH！」樂璇趾高氣揚的對我跟藝莉使出V字手。

「YEAH！」站在樂璇身邊的雨薇便學習樂璇的動手，一同使出V字手。

然後兩人便手牽著手大笑起來。

原來是我多慮了嗎？

的確是多了一個樂璇，但不到十數分鐘，樂璇（本人）便跟雨薇混熟了，兩人同步同調，簡直是失散多年的姊妹。

「小果！陪我去夾公仔！」森琪像小孩子般拉著我的手說。

「丫琪想要去夾洋娃娃是吧！我也要去！」雨薇大嚷著衝過來。

「我也要，我也要！我們比賽吧！看誰夾得多！藝莉醬，明明！我們一組！」

樂璇不甘後人，也衝過來挽住藝莉與絲明的手臂。

「好呀！那輸了怎樣！」雨薇挺起胸部說。

「就把內褲脫下來戴在面上跳AKB！」樂璇揮出食指說。

「誰怕誰呀！Challenge Accepted！小果不要輸呀！」雨薇抓著我的手臂說。

「慢……慢著，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

樂璇與雨薇氣勢如虹，拉著所有人就衝向夾公仔機。

我們正身處傳說中的「馬卡龍魔法樂園」，也就是我之前說好了要森琪去的代幣遊戲樂園。

那天因為下大雨，雨薇還有別的行政程序要辦，只等了一回沒看見樂璇就回去了。只是跟我交換了電郵。我跟她們說起雨薇，她們都顯得十分詫異，我們從沒有想過竟然會在比賽之前，遇上真正的國家隊。

而且，花姐對比過雨薇與所有人的成員，除了平衡木之外，其他三項的分數也比樂璇高。如果算總成績的話，雨薇更是女子全能的第三名，

雨薇以一般大學交換生來訪兩個半月，大家也知道，所謂exchange，說穿了就是旅遊。雨薇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大城市，對各種新事物非常好奇。樂璇就想發揮待客之道，一起來個導攬團好了。

雨薇的宿舍還未安排好，便先住在旅館，我們便來到附近的酒店商場。

「左邊！左邊！左邊！左邊！停停停停停！不要——！！」

雨薇靠在我的背後，握住我的雙手操縱夾子的位置，背上飽滿的柔軟感令我心神為之一盪，也許就是這樣，我手一晃，機器夾子卻抓了個空。

「哼哼～樂璇有夾到兩個，雨薇只有一個。沒關係，《恋するフォーチュンクッキー》很簡單就能學會。」樂璇得意地說。

「嗚……」雨薇同怨恨的眼神看著我「你不是看著女朋友就放水……」

「才不是，我才不想看什麼戴著內褲跳AKB。」我回答。

「那就辛苦你囉～我有各種內褲，請隨便挑一件。」雨薇拍著我的肩頭笑說。

「為什麼是我！」我訝異說。

「我要求再挑戰！丫琪，這邊還有什麼能玩的！」雨薇牽著森琪的手說。

「那邊還有射擊遊戲。」森琪也不知從何而來的興奮。

「好，這次輸了的話，要戴著胸罩跳Exile！我要求交換隊員！藝莉醬，過來我這邊！丫璇，小果給你～」

「我才不要那廢物！」樂璇笑說。

「我也不要！」雨薇也跟著笑說。

喂喂喂.....

Ω

「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哈呀——！」

樂璇拿起一瓶Corona啤酒，一飲見底。

「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哈呀——！」

雨薇也跟著樂璇，將金黃色的酒液變成空瓶，「啪」地將酒瓶放在茶几上。

兩人連續分別喝三瓶啤酒，暫時還臉不紅氣不喘。而我的感覺，則好像看見了燎原火與典章。

經歷了遊戲樂園、電子遊戲中心、與自助餐之後，我們來到雨薇下榻的旅館裡。

兩人不知鬥了多少個回合（包括夾公仔、射擊、射擊喪屍、跳舞機、鬥快剝蟹腳、疊雪糕球.....），最後買了一大堆啤酒，到房間裡拼過你死我活。

「藝莉醬，明明，我有不好的預感。我們還是先回去吧。」

我攝手攝腳的躲到絲明與藝莉身後，樂璇與雨薇開了第四瓶的啤酒，大叫：

「不準走！給我坐著！」

我望向藝莉，藝莉只是拿著啤酒，苦笑搖了搖；而絲明仍是老樣子的不知所措；森琪玩了一整個晚上，喝了半瓶啤酒之後，便拿著玩偶趴在藝莉的大腿上睡著了。

「你還蠻有一套嘛。」樂璇灌了口啤酒，讚賞著雨薇。

「當然呀，我最厲害的平衡木竟然被打敗了，怎麼可能！」雨薇喉間吞嚥著酒液。

「原來我平衡木目前是世青第一呀，我真的太厲害了。」

「所以，我是專程來擊敗妳的，丫璇。」

「做得到就試試看呀，薇薇。」

兩人又喝完第四瓶啤酒，都呼了口氣，酒精作祟，雙頰終於都翻起紅暈。

樂璇與雨薇睜了睜眼，撐著茶几站起來。

「小果，快過來！」雨薇突然說。

「我.....你們要喝就好了，我先不用.....」我揮手說。

「人家叫你過去就過去嘛！」樂璇卻在一邊嚷著。

「躲在一堆女生後面像什麼樣子。」雨薇笑說「快過來！」

她拉起我的手，將我拖離了藝莉與絲明的溫柔鄉。

據我所知，樂璇那死痴女才不會喝了四瓶啤酒就醉了，但雨薇的眼神卻已經有點恍惚，所以還是樂璇比較強嗎？她雙手搭住我的肩頭說：「小果，體操隊裡如此多正妹，你最喜歡那一個.....」

我感到藝莉與絲明的視線都釘在我的背後，樂璇拿起酒瓶，一言不發的喝著酒，我突然感到意料之外的緊張感。

「你女友在面前哦，有種就回答呀。」說著雨薇左腿一軟，我慌忙扶著她的腰肢以免她跌倒，她掩嘴咯咯笑起來：「還敢吃我豆腐，你這色胚.....」

「不瞞你說。」我回答「現在你看見的所有女生，都是我的女友。」

「哈哈哈哈哈！」

雨薇再次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爆笑起來，這句話到底有什麼好笑？妳難道真的醉了。

「丫璇妳果然厲害，連妳的團員都那麼誇張～來，給我戴起來，說好的。」

「什麼？喂——！」

雨薇接下來的動作令我驚訝著眼珠都要掉出來，她放下酒瓶，伸手探進裙下，然後彎身放下拉，一道淡粉紅色的蕾絲三角褲，便沿著她嬌美的雙腿滑下來。她收起腿拿在手上，在我大腦完全短路的情況下，她將內褲反過來，像面罩一樣套在我的頭上，我的鼻頭聞到一陣獨特的異香.....

「欸.....哈哈哈哈哈！」樂璇看見我的樣子便捧腹大笑。

「哈哈哈哈哈真假呀！這難道是變態假面！」雨薇笑得站立不穩，靠在樂璇身上。

我好像也聽見了藝莉與絲明雖然不想被波及，但仍然忍俊不禁的笑聲，看見抱成一團的樂璇與雨薇，我突然想起了泚澄。

澄澄，你最近還好嗎？快回來吧。再這樣下去，世界會毀滅的。

## 壹玖 | Βορέας | 波尼亞斯 β

特別聲明：本故事純屬虛構，人物背景均無意諷刺、影射、醜化任何國籍或族群。

我將完全沉睡了的森琪，從雨薇的房間，公主抱到藝莉房間的床上。

「房租.....？」我幫森琪拿掉懷中的獎品洋娃娃，幫她蓋好被子。

「我們有六個人，加上人頭費，再攤份還是很便宜。」

藝莉看時間太晚，森琪又睡著了，便提議不如把隔壁的單人房也租下來，她跟絲明與森琪睡一張床就好了。

「咦，想不到連浴袍也有呢，明明，我們有衣服可以換了。」藝莉走進廁所，將衣櫃裡的大發現告訴絲明。

「哦呵.....真的呢.....」

絲明正對著鏡子，解開她頭上的蝴蝶結，身穿貴族上衣與宮廷短裙的她非常性感可愛，說起來，我還忘記稱讚她呢。

我走到藝莉與絲明的身後，乘機摸向兩人的屁股。

「呀 - ！」「不要亂來啦.....！」

我不顧兩人的尖叫與抱怨，親著絲明的臉頰說：「明明，藝莉醬，上次在樹林裡只做了個開頭，今天晚上我們不如來.....」

「可、可可是、森森、森琪同學學、也在.....」「我累了！想睡覺！」

兩人分享著同一份卸妝綿，清理著面上的脂粉，態度貌似十分堅決，但我知道，這時候只要再堅決一點，嘴巴再甜一點.....

「今天藝莉醬與明明太可愛了嘛.....」

我在臀上的手掌開始往上遊走。

咯隆咯隆咯隆咯隆咯隆咯隆咯隆咯隆咯隆咯隆咯隆咯隆！！！！

房間的大門被人奮力敲打，整個房間都像震動起來。

「你去處理一下！」藝莉抓住我的領口將我推出廁所。

奇怪了，為什麼藝莉的態度那冷淡.....

我冒著震耳欲聾的嘈音，打開了幾乎要倒塌的門，果然是滿臉醉態，笑個不停的那兩位鄰居。

「你們兩個玩歸玩！這裡是酒店！吵到別人就麻煩了！」我義正嚴色地說。

「小果！」雨薇卻板起臉，指著我的鼻頭說「3P是不對滴～」

「對呀對呀哈哈哈哈哈。」樂璇捨著雨薇的肩頭說「所以我們平常都是4P比較多。」

「一、二、三、四。」雨薇迷糊地算著房間中的人頭「加上丫璇妳，應該是5P才對吧。」

「不～」樂璇像老頭子似的揮著手「之前明明還沒有被死小果弄到手啦，我也是前幾天從藝莉醬口中才知道，不過我也不意外啦哈哈。」

正當我想起碼回嘴了一兩句，便突然有人圈住我的頸脖，我聞到濃重的酒氣。

「哈哈哈哈哈你想想看如向謝罪吧！藝莉醬～歹勢，你家的老公借來玩一個晚上！」

「請便，我累死了，明明，我們去換個衣服就睡吧。」

是藝莉的醋勁，很強的氣！慘了。

「慢著，放開我……」

「挖才ㄅ要ㄅ（我才不要咧）～」

雨薇將我拖出了藝莉的房間，藝莉在我面前逐漸遠去，絲明還在後方像幽靈似的揮手告別，然後她們那邊的房間就關上了。

「你們到底想怎麼！」我掙扎著躲開雨薇的手臂。

「一起來玩唄～」雨薇在我耳邊說。

「一起來玩嘛！」樂璇拉著我的手說。

你們是朋友嗎！？我要跟妳們絕交！

雨薇應該是真醉，而樂璇我分不清她到底有沒有醉。

我被兩人拖進了原來的房間，濃然的酒糟味在空氣裡迴盪，我看了一眼連地上都有酒瓶。一個樂璇就已經有夠忙的了，現在多了一個，威力絕對不止倍增。

電視上放著夜間音樂頻道，原來已經是夜深了。可是兩人卻將我用力推開雙人床上。一左一右的跪在床邊。

「小果！我跟薇薇還有一件事沒有分出勝負呢！」樂璇眯起眼睛看著我。

「對呢～在那檔事情上，我也不要輸咧～」雨薇憤然道。

那檔事.....難道.....

下一秒，樂璇就撲到我的身上，用帶著酒澀的嘴唇強吻著我，她還來不及將舌頭往我嘴裡伸，我自然反應將她推開。

「怎、怎麼了？」我驚道「呀——！」

樂璇生氣地拍打我的大腿。

「嗚！人家要跟老公接吻啦，就像平常那樣，吻得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的！」

「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雨薇在一邊推波助瀾。

「可是.....唔！」

樂璇再不廢話，抱住我的頭就纏吻起來，嘴巴微張不斷吸啜我的嘴唇，小巧有力的舌頭挑動我的舌尖。我便只好閉上眼睛稍為配合，抱住樂璇跟她舌翻連翻。

「唔.....嗯.....老公最喜歡跟小璇舌吻了，對吧~」

「好了，換我了換我了！我也要喇舌（注1）！」

我才剛被樂璇放開了，雨薇卻不知何時便匍匐在我身邊，嘴唇的角度剛好是我轉頭的位置，柔順帶著唇彩的小嘴唇便跟我相碰，她也像樂璇那樣，伸手抱住我的頭不讓我逃走，小舌頭依樣粗暴地伸進我的嘴巴裡。

我知道這時候如果說話，搞不好會咬到雨薇的舌頭，我便只好用滾轉嘴唇，半被動地隨著雨薇的舌吻，而吞嚥著她嘴裡的蘭香。她的技巧絕對不是新手。

「呼.....」雨薇吻得氣喘，便擦了擦嘴「丫璇妳調教得不錯喔。」

「當然啦~啾~」

「唔呵呵呵，唔.....啾。」

兩個妙齡少女，就在我面前毫不避忌地相吻。

雖然我已經看慣了，但能樂璇如此自然地接吻的，雨薇還是第一人。

「看來舌吻也分不出勝負呢。」樂璇吻著雨薇說。

「對呀，對呀~那進入下一階段吧！」雨薇抱住樂璇的腰身回答。

「Okay! Ready——」

樂璇解開我短褲的皮帶，拉住我的褲頭。

喂·難道.....不會吧.....

「Go！」

雨薇與樂璇合力一抽·我的短褲就連內褲被脫下來。

我半硬的陽具（連續與兩個美女接吻·誰還能把持得住）正趴在大腿上·雨薇低頭睜起眼睛觀察道：「看來不是很雄偉的形狀啊。」

「持久力才是王道啦。」樂璇才低頭跟雨薇打個照面。

「可以讓我說句話嗎？」

作為男步我舉手說。

「沒問題。」「請說～」

「請問你們要決勝負·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而且為什麼要評論我的小小弟弟呢？」

「女人最強的武器就是自己的身體呀！」樂璇說。

「對耶～性愛跟體操都一樣·就是要學會運用自己的身體！」雨薇說。

「所以·啜 - 」樂璇輕吻我的陽具「誰能讓小果你先射——」

「誰就是勝利者.....唔」雨薇舐向我的龜頭。

「說了·輪流每人半分鐘！不要犯規！」樂璇說。

「妳才是啦！男人的雞雞都一樣·才不管他是不是你老公！」雨薇說。

「喂喂喂.....可以聽一下我的意見嗎.....嗚呀.....」

「啜.....咻——嘖、呼、啜嘖唔.....」

樂璇先拔頭籌·用手套弄硬了我的下身·便將龜頭含在嘴中·上下吸吮起來。樂璇口腔的吸力令我下身繃緊·跳動不止·豔紅色的臉頰一鼓一陷·比平常吸啜得更為用力·赤紅的小莖沾滿了唾沫·在樂璇的小嘴裡進出。

「嘩·丫璇好會咬咬·時間夠了·換我！唔.....」

「薇薇.....你不要.....」

「我不會輸的.....好可愛的小雞雞·啜卜、唔.....嘖、嘖、嘖.....」

無論我比常的生活在有多淫亂·這實在出乎我意料之外·才認識不到一個禮拜的交換生·竟然挽

起頭髮幫我口交。她把我的陰莖含在嘴裡，仔細地用手套弄，一邊遞出舌尖，輕柔地撫著我的馬眼，在冠狀溝上遊走，搔癢感瞬間轉換成尿意。

樂璇趁雨薇專注著舌上的功夫，便攀到我的身邊親吻著我，她舔了舔嘴角說：「老公，還是小璇的嘴巴比較舒服吧、丫.....」她抓起我的雙手摸向她的雙乳，雖然我已經搞不清楚是什麼回事了。但我還是放不開樂璇那雙堅挺的美乳，樂璇隨著我的捏揉喊出淫聲溫氣的嬌喘，我在雨薇嘴裡的小莖，立刻又硬了一圈。

「啊——！！丫璇好奸詐！說好了是用嘴巴來決勝負嘛！」

「人家的咪咪癢了.....當然是老公給我揉一下嘛、換我了！」

樂璇趴到我的腿邊，推開雨薇，便重新佔領我的陽物，用舌面磨擦馬眼下方最敏感的相連處，適時吻啜我的前端，針刺邊的射精感逼近馬眼。雨薇笑意吟吟地搭在我肩上，看著我說：「怎麼樣，喜歡小薇幫你咬咬嗎？」我看著她妖嬈如花的臉，看她剛才的從容熟練，她也一定經驗豐富。我問：「你不覺這劇情發展的太快了嗎.....」她啾地吻上來說：「兩個半月眨個眼就過去囉，那當然是趁朋友家人都不在，趕快做做各種各樣的事情囉。」我說：「各種各樣的事.....呃呀——！」

我的下體突然刺骨的疼痛，聽見我的慘叫，雨薇都跟我望向我的下體，樂璇得意地舔著門牙，這死痴女是故意不讓我跟雨薇聊天吧。她按摩著我的根部，吸吮著我的分泌出來的前列腺液，雨薇笑說：「時間到！換我！」

樂璇抬起頭來擦著嘴，雨薇再次俯下身子，本來我都打算放鬆心情讓她們亂搞了，豈料這一次，雨薇除了含弄之外，竟然翻身用六九式的姿勢騎到我的身上。

雨薇的臀部正對著我的面門，深藍色的百摺裙與棕色絲襪的盡頭是.....

噢，雨薇剛才是不是把內褲脫下來了。

我撩起她的裙子。那像蜜桃似的屁股下，是深紅色的菊穴，與半濕的肉穴。

「丫——！！薇薇說家人奸詐，你才是犯規吧！」樂璇不服氣地拍打著雨薇的背。

「呼.....咻.....唔、妳有咪咪，人家也有穴穴嘛丫.....這樣看人家會.....」

雨薇的下體帶著甜膩的慾紅，像草莓果醬，我不禁用手輕輕拭擦著她柔軟的外陰，她渾身一震，腰間一縮，嘴巴卻吞得更深，我不經意頂到她的喉間，她咳了一聲，用指尖摩擦龜頭，吻起莖身。看著雨薇微開的淫穴，我下身有強烈的衝動想發射，才不到數分鐘，我應該不算早泄吧。

「不行！太過份了，換我了！」

樂璇推開雨薇的身體，硬吻到小莖上去。

「咕.....喂、還不夠半分鐘吧！咻.....」

雨薇不惶多讓，繼續吸啜。

「我不管了！老公你敢在雨薇口中射出來我闖了你！」樂璇瞪著我說。

「嘻嘻，快射嘛～小薇的嘴巴準備好了囉.....」雨薇向我拋著媚眼。

兩個女生爭先恐後的舔著我的下體，在赤紅的表皮上周處遊走，就算我現在射了，也分不出勝負吧，這邊又沒有奧運級的高速攝影機，能判斷到底最後達陣的是誰，女人到底在想什麼呀？

「都給我停下來！」我大喝一聲。

爭得頭髮散亂的雨薇與樂璇都瞬間一呆，轉頭望著我。

「妳們兩個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我跪起來，握住陽具說。

兩個女生似乎意會不來，我嘆了口氣。

「不論妳們再努力，這也是我的身體。所以.....」

我突然用力套弄下體，本來就被弄得快要脫弦的精液，便一觸即發。

「呀——死小果！不——」

「哎呀——」

我對著樂璇與雨薇的臉，輪流顏射著兩人，兩人躲避不及，臉上都沾了不少白濁。

「這樣那能分出勝負呀！」樂璇氣鼓鼓的抹著臉說。

「嗯.....讓小果最興奮是明明是我嘛。」雨薇起身伸展著懶腰，沾起精液，試著放進嘴巴裡。

「是我啦！最後讓老公受不了的是我！」樂璇抓住雨薇的肩頭辯駁。

「不服氣嗎～那就再來一次呀。」雨薇塗抹著樂璇臉上的精液。

「對呀對呀！再來一次！」樂璇挺起身子對我說。

「好吧，那就第二回合。」

兩位女生看著我，異口同聲地說。

- - - - -  
注 1：閩南話俗語，即「吞吻」，讀音近「la tsih」。

## 壹玖 | Βορέας | 波尼亞斯 γ

「Cheers！老公（小果）也來喝吧！」

兩人左右兩邊跪在我面前，又開了剩下來的啤酒，一起灌進嘴裡。然後樂璇與雨薇又輪流將酒瓶塞進我的嘴裡。我一邊應付著她們，用毛巾抹淨乾了雨薇與樂璇臉上的漿液，卻抹不掉她們雙頰的嫣紅。

「接下來要怎麼分勝負呀.....」雨薇打了個酒嗝說。

「哼哼哼哼那就簡單啦。薇薇有3P過嗎？」樂璇問。

「沒有咧～怎麼可能在自己家鄉做這種事，不論男男女，男女女，女女女也沒有過喔。」雨薇笑著回答。

正常人也不會有這方面的經驗吧，而且女女女是什麼回事？

「那雨薇會高潮嗎？」樂璇眨著眼睛問。

「那個嘛.....」雨薇看了我一眼，似乎有點不好意思，但還是說「如果對手刻意讓我去，我還是會去啦。」

「那麼.....先高潮的就先輸掉！」樂璇下戰書說。

「這種條件妳一定會被秒殺吧，變態小小璇。」我忍不住說。

「我不會！」樂璇擺手嗔道「你沒看我每次都讓琪琪高潮！」

「我也有試過跟女生呢.....那倒是要領教領教囉。」

雨薇摸向樂璇的大腿，沿著樂璇的黑絲遊走。

「小果～！」「老公～！」

兩人掀起衣服的下擺，雙手一舉，樂璇的毛衣外套與內搭、雨薇的緊身圓領桃色上衣，便都被俐落的脫下來，剩下（樂璇的）黑色胸罩與（雨薇的）淡粉紅色胸罩。

這到底是什麼場面？人中之龍嗎？（注1）

但不管如何，我被兩人這麼胡搞蠻纏了一大輪，大腦已經一半是酒精，剩下一半的是精液了。我吻向右邊的樂璇，挑逗她嘴巴裡的軟物，另一手摸向雨薇的屁股，解開她百摺裙的扣子，她的屁股便如新鮮的水蜜桃般溢出。我撫向她的股溝，而兩隻溫暖的小手，也我再次勃起的陽具上輕輕套弄。

「小果，到我囉，吻我吻我～唔.....啜、唔.....」

我吸吮完樂璇的舌頭，便轉到雨薇的俏臉上。剛才是雨薇突然吻上來，這一次是我主動吻上去。

雨薇吻技驕人，櫻桃小嘴柔軟而有彈性，隨著我愛撫她的臀部而輕呼著誘人的吐息，而我也重施故技，脫掉樂璇的迷你裙與她深紫色的內褲，拭擦她一如既往濕透的穴肉。樂璇卻抓住我的手腕不滿說：

「啊.....呀.....唔~~~老公怎麼先弄我啦.....不公平啦！丫、薇薇內褲都脫了.....」

「那徇眾要求，薇薇.....」

我親著雨薇嬌媚的臉頰，指尖遊向她濕潤的秘裂，發掘仍未發芽的陰蒂。

「丫璇好敏感喔.....丫、啊哈.....那裡.....哎喲.....」

「才沒有.....呀.....只是老公太會弄.....呀、小小璇好酸、啊呀.....」

我分別撫弄著兩女的小穴，她們把玩著小莖的力度也漸漸加重，輪流搔著蹺起的龜頭。我的兩指分別深入兩人的蜜洞，按摩著門庭的肉壁，令兩片肉瓣分泌出足夠的愛液。然後我再來到兩人背上，使出左右互搏，解開了樂璇與雨薇的胸罩扣。

兩人看見對方的胸罩瞬間晃開，都嬌笑起來。

「嘩塞~丫璇的咪咪好漂亮哦.....好美麗的碗型，我來捏捏看~」

「丫~~！可惡.....怎麼台灣女生的胸部都那麼大呀，軟軟的.....嘻」

我怎麼好像失去了男主角的位置？但乍看之下，的確是雨薇的胸部比較大一點，她的形狀是水滴型的，也就是胸罩脫掉後會稍稍散開。小璇乳首的顏色則比較淺，而雨薇是接近藝莉與絲明的暗紅色。

我將兩人的身體抱得貼近，一低頭便埋在令人窒息的乳香裡，然後輪流吻著兩邊的乳肉，手中繼續玩弄兩人的陰戶，我的後腦傳來兩把嬌喘聲。我已經分不清到底是誰是誰了，只知道我吸啜著其中一人的乳尖，令赤色的小尖端充血變硬。

「薇薇的奶頭硬了哦.....好可愛，我也要吸吸看.....」

「不行.....丫怎麼變成在夾攻人家啦.....呶呀.....丫、」

我揉著雨薇的軟乳，與樂璇一左一右的吸哺著乳首，雨薇大概沒經歷這種刺激，雙乳沒多久鼓漲起來，浮現隱若的嬌豔。我的小莖已蓄勢待發，說是分勝負，但主導權在我身上吧，而且也沒有說輸了會怎樣，不過如果硬要說，我比較好奇哪一邊輸了之後的反應.....

我趁樂璇沉迷在雨薇的胸前，便順手將兩人推向床上，兩片只有剩絲襪的肉體便相擁交疊，雨薇在下，樂璇在上，我便扶著樂璇的屁股，執起下體，送進樂璇的淫穴裡，開始挺動。

「呶呀——！！怎麼是我先、丫、丫、老公不要頂、老公通販賣國.....」樂璇腰間猛抖，滿嘴胡言亂語，伏在雨薇身上浪叫起來，雨薇也緊抱著樂璇的腰間，吻著一臉陶醉的樂璇說：「我第一次那麼近看到女生做愛喔、丫璇妳表情好浪喲.....呀、不要——」雨薇也突然叫起床，似乎是樂璇不甘示弱，用指尖摳玩著雨薇的肉穴。

我挺動了好一回，用龜頭把樂璇的淫肉都砥礪了一遍，弄得她下陰濕漉漉的，便挽住她的腋下將她抱起，坐在床上。我在她耳邊說：「薇薇過門是客，就讓她一個回合嘛。」

「丫丫丫——不行啦……不要！小小璇不要輸……老公、呀哈——！！」

「薇薇，你看，這是小璇的穴穴，很可愛吧，說實在我真的很喜歡……」

我用膝蓋分開樂璇的黑絲美腿，讓雨薇看見陽具頂插著樂璇淫穢的小穴。雨薇似乎明白我的暗示，便攀起身來，俯撐在樂璇的陰戶前方，近距離觀看樂璇被我抽插的私處，她說：「原來穴穴會被撐成這樣子呢……丫璇的流了好多水喔，啜……」雨薇說著就朝向樂璇的蜜庭吻上去，連帶我正在抽送的小莖也吻到了，我的前半根正被緊嫩的穴肉套弄，而後半根卻被小舌搔吻。我握住著樂璇的雙乳，讓她劇烈的叫嚷。

「丫啊 - ！丫啊 - ！死老公！啊呀——死薇薇——噢呀不行啦——！！不行啦——！！」

我感到樂璇的花心劇烈抽蓄，深諳她身體習性的我便立刻拔出，用指尖拭擦樂璇的小豆豆，樂璇掩面悲鳴，小尿孔便瞬間釋放，噴洩出斑斕的潮水。雨薇「哎哟」一聲，半閉著眼，被樂璇顏射了滿面。

「就說妳會被秒殺嘛。」我吻著渾身戰抖，只懂喘息樂璇說。

「嗚……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樂璇羞極靠在我懷裡，高潮過後的身體嬌軟無力「你跟薇薇欺負我……！還要我在薇薇面前尿出來了……嗚……！」

「那我去中出薇薇給妳報仇了。」

「哼不管了啦！」樂璇捲起被單耍起脾氣。

我轉身抱住雨薇，讓雨薇躺下來，她咬了咬嘴唇說：

「人家比較喜歡在上面咧……」

「先讓我好好招待妳嘛。」我撫弄著她的美乳說：「那麼妳滿足了嗎，擊敗小璇了。」

「哪有～」雨薇輕拍我的肩頭，兩頰暈開著情欲「是你故意讓我唄，如果你輪流著做，搞不好……呵呵。」

「那原來薇薇也很期待嗎……」我摸向雨薇的腿間，陰唇都被樂璇弄得綻放了，小肉穴正期待以久。

「唔……你就想入入看囉……人家為了比賽，好久沒做咧……丫啣……呀……」

我推開雨薇穿著棕色絲襪的雙腿，插入她的身體裡，開展了我倆的第一次。溫軟的蜜肉雖然沒有樂璇那般潮湧，但她還是非常純熟地輕擺腰間，與我的攻勢交融匯合，肉壁收縮自如，令前進的小莖舒暢不已。

「喔、呃呀……丫璇好幸福哦……有那麼好的『老公』、呀嗯……再進去點嘛，沒關係，丫啊……」

」

我聽從雨薇的渴求，下身挺入，繃緊痕癢的龜頭突刺雨薇的花心。我握捏著她拋動的乳肉，小莖逐步加速，雨薇雙腿張得更開，緊夾著我的背後，身體軟若無骨地扭動——我這才驚覺，她可是正牌的國家級體操選手，體態身材也萬中無一的。

「哎唔.....好硬.....唉唷.....呀、丫呀.....」

雨薇的叫床聲恍如她的小嫩穴，既甜膩又放盪。我們的下身緊緊相貼，我急驟地頂向雨薇的花蕾，緊窄的深處摩擦著我的龜頭，令我馬眼急癢。我知道雨薇還未登頂，但連幸兩女的我卻已經無法忍耐，我抓住她的雙乳猛頂深處，然後不能自控地猛烈爆發。

「呀哈——！好突然喔.....好熱吶——丫丫丫！！」

我鼓足拼勁將子孫灌入雨薇身體裡，直到只能意猶未盡地輕插著滿是精液的愛穴。雨薇嚙了口氣，撫著我滿身大汗的胸口說：「唔.....好暖喔.....但人家到底還是沒有去耶.....」

「沒關係，還有兩個半月嘛。」我轉頭望向旁邊的樂璇「喂、小璇，你要不要.....噢？」

我本來想問小璇要不要先洗個澡再繼續戰鬥，但她卻縮在被單裡抱住枕頭睡著了，難怪剛才我跟雨薇做愛時難得那麼安靜。今天她玩了一整天，又喝了那麼多，高潮完就倒頭大睡了，真是的。

我離開雨薇的身體，清理著我們的下身。

「欸～扶一下我嘛，我還沒有吃藥咧。」雨薇伸手說「要不要陪我洗個澡。」

我將雨薇帶到浴室的浴缸裡，替她放了熱水，聽她指示在她的行李裡找到避孕藥。

「你連這個也準備好了嗎？」我將藥丸與溫水遞給她。

「一個單身女子去外地交換，怎麼可能沒半點風流咧。」雨薇咕嚕一聲，吞服了事後丸，然後向我招手「欸欸，來一起洗吧。」

我當然恭敬不如從命，便也泡進水裡，雨薇背靠在我的身上，全身放鬆的享受著熱水浴。

「小果。」雨薇在我懷裡說「你很疼丫璇咧。我說她很幸福，不單是說愛愛那方面喔，是各方面喔。」

「是嗎？」我抹著雨薇的香肩上的水珠「我老是替她收拾爛攤子而已，沒妳看來那麼美好？」

「我倒覺得妳們都樂在其中呢。還有，你跟藝莉醬也很有夫妻相，也很照顧丫琪，絲明也很信賴你呢。」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隊員，叫訖澄。」

「嘩塞～」雨薇驚喜地說，伸起手掌數算著「這樣加上我，我看看、女女女女女男，WOW～不就是.....6P了嗎？」

「不是呢。」我回答說「我跟澄澄只是普通朋友，不是像小璇藝莉醬她們那樣，而且.....她最近的狀況有點複雜。」

「是『只是』，還是『還不是』？」雨薇回頭耍壞說「可是我沒有見過她耶。」

「對，就在妳來之前，剛好發生了很多事情。所以她告假了.....」

「哈～那我真的中大獎啦。沒想到來當個交換生，順便刺探軍情，也能交到這樣的朋（炮）友。你跟她們到底是怎樣開始這種關係的呀？」

「這個.....說來話長，差不多有27萬字那麼長。」

「沒關係丫，我還不想睡。就說說看嘛。」

「那要從我們體操隊的制服開始說。」我用手捂住她泡在水裡的一對豐乳，享受著令人滿足的手感「說完之後，可以再來一次嗎？」

「哼哼，那就看你說得有冇有趣囉。不過，」雨薇靠在我臉旁說「還是那句話，我喜歡在上面～」

水溫好像溶化了我倆的身體，令我的記憶也如水蒸汽昇騰。

我抱著這位異國美人，訴說了一個關於體操隊的故事。

## 壹玖 | Βορέας | 波尼亞斯 完

-----  
注1：《人中之龍》（龍が如く）系列，由SEGA獨創的電子遊戲，以日本黑道為劇情主題。當中每到大型決戰，主要角色便會揮手脫上半身所有衣服，裸露背上的紋身。

## 廿 | Περικλς | 伯里克里斯 α

### 廿 | Περικλς | 伯里克里斯

樂璇與雨薇穿著運動裝，分別站在兩道平行的平衡木的盡頭。

「OK，開始！」

花姐一聲令下，計時器的聲響，便劃破了寂靜無聲的場館。

兩人高舉雙手，向前屈體，撐手空翻，平衡木5米的長度，足夠選手撐手空翻三次。兩人流麗的肢體彷如彈簧，在窄小的木條上翻動，雨薇翻到了盡頭，樂璇也同時撐手後空翻回來。

好像有兩根看不見的細線，同時操縱著兩人的身體，令兩人的身體速度，動作，彈性也完全同步，唯一的差別，就只雙手按在平衡木上時紛飛的鎂粉。

藝莉、森琪、絲明也輕呼著，為眼前的畫面而讚嘆。

但兩人的同步大概只維持了四五次的來回，首先慢下來的，是樂璇。

然後，她撐手的手臂開始微微戰抖，我見狀看了一眼花姐，我姐看見我的眼神，也表示同意的點了點頭。

我走到樂璇所在的平衡木旁邊，跟著她空翻的軌跡，陪伴在她左右。

綁著小馬尾的她已經滿頭大汗，口中不斷吐氣，前空翻的動作雖然仍算流暢，但後空翻則開始凝滯，我窺視另一邊的雨薇，她的動作雖然也放慢了，但仍然能維持流暢度。

樂璇又翻了一段來回，終於在後空翻的時候，雙手按落的位置稍有偏差，她「唉呀」一聲，身體便如被風吹倒的幼樹，整個倒下來。早有預備的我，俐落地伸出雙手，把她接個屁股滿滿。

「嗚……」

樂璇皺著眉，眼睛半閉著，眼神凌亂，應該還在頭暈。

我把她放在地上抱在懷裡，用毛巾抹她臉上的汗。

「我是不是輸了呀？」樂璇抓住我的衣角問。

雨薇看見樂璇失手了，便也停下來，喘著氣兩頰飛紅，她下了平衡木，拿起水瓶喝著水。

我說：「薇薇可是國家隊的，是職業級的每天都在練，妳練平衡木也不過兩個月，已經很厲害了。」

「對呀，丫璇你已經很厲害了，呼～妳是第一個可以把我逼到第九次來回的選手呀。」雨薇也滿

頭大氣，走過來順著氣息說。

「唔~~~~」樂璇埋在我的胸前，不岔的敲著我的胸口「那就是輸了嘛，小璇輸了嘛，嗚...  
...！」

兩人自從成了互相較量的好友，便竟然提議以平衡木的連續空翻來決鬥。

我並不擔心樂璇天賦異稟的平衡感與肌肉活性，但她始終只是平衡木的新手，單次的比賽不成問題，但如果比肌肉的持久力，與平衡木上的體感。那不是一夕一朝就能練就的事情。

所以，一如我跟花姐的預測，果然是樂璇敗陣了。

「呀呀呀呀呀呀~~~~」樂璇埋在我的懷裡，鬼叫起來「我輸了啦，輸給死薇薇了啦！嗚呀呀呀！我要去洗澡！」

我牽著樂璇站起來，給了她大毛巾。她便噘著嘴，嘴裡碎碎唸不停，獨自走向沖身間的方向。

「欸欸，老公大人你不去陪你老婆嗎？」雨薇怪好笑的看著樂璇的背影，披著毛巾，拿著水瓶問。

「她生悶氣如果去煩她，她會更煩的，反而讓她靜靜，沒半天她又會動別的歪腦筋了。」我說。

這時候，花姐握著雨薇的手說：「雨薇小姐歡迎妳大駕光臨，我們體操隊有夠寒酸的，有失遠迎真的太失禮了。」

「哎哟，免客氣（別客氣），我要感謝小果跟丫璇的厚待才對咧。他們有好好照顧我喔，呵呵呵。」雨薇悄悄的向我拋了媚眼。

「是嗎.....那麼，」花姐笑意盈盈的說「下次去台灣旅行，可以打擾妳嗎？我聽說台灣的豬肉紙、太陽餅跟鹽水雞.....」

Ω

「呵.....」森琪全身攤軟靠在我背上，我替她按摩著肩膀「雨薇真的太厲害了。根本不能比呀...  
...」

之後雨薇也跟藝莉與森琪切磋過，雨薇果然是女子全能選手，不但平衡木了得，連自由體操，高低槓也比藝莉與森琪優勝不少。

練習過後，雨薇也拉著藝莉去洗澡了。我對過度用功，全身酸軟的森琪說：「真的不要跟薇薇比較，她是專業的，妳知道自己有進步就好了。」

「呼.....」森琪滿面憂色的說「小果，而且我父母跟瑤瑤那邊怎麼辦呀，我真的想不出什麼藉口。」

「這個嘛.....」

說真的我也不知道，尤其這說到底是森琪的家事。補助申請已經呈交給學生議會了，只等批核，但本地學校的補助其實也不會多豐厚，不可能完全覆蓋體操隊的所有費用，隊員也一定會攤分一部分，財政並不獨立的森琪，最後一定會被父母揭發。

「我也真的不可能憑空消失一兩個星期，如果我媽打電話給我，發現我在海外，那就更麻煩了。」

「別擔心嘛，總是會有方法……」

我按摩著森琪的大腿以示安慰，但到底有什麼方法，我也毫無頭緒。

「唔，我總覺得瑤瑤其實早就想到了，所以那天便說要我們去想，好煩呀好煩呀，為什麼我妹那麼厲害啦，嗚嗚嗚嗚！」

森琪又開始墮入她的「御姐力不足恐懼症」裡，我自然脫口說：「不然我們直接去拜託瑤瑤……」

「不要！不要！我當姐姐的，怎麼可以去拜託妹妹！」

我默不作聲，確實以森琪的性格也大概不想去找森瑤求球。不過認真細想，如果說森瑤已經想到對應的方法，能掩飾森琪的日本之行，那到底是甚麼方法呢？我真的想象不到。

「小、小小果！！」

在體育館的入口處，突然傳來絲明的叫喊。我轉頭望過去，只見她穿著一襲淡桃紅色的輕盈古典紗裙，雙手挽著修長的裙擺急步走到的面前來。

我見她神情有點恍忽，步伐也甚是焦急，便站了起來，她幾乎想要衝進我懷裡般，快步來到我面前，我扶著她的手肘說：「怎麼了嗎？」

「學、學生會、」絲明嘴唇顫動，舌尖像正費盡力氣去搜索出適合的詞彙「伶馨、伶馨她想、想要見我、我們。」

「伶馨想見要我們？」我覆述一次以確認「『我們』的意思是？」

「就是我、我我，」絲明用蔥白的手指指向自己「還、還有你。這、這是為什麼嗎？是我、我們的補助申請、出出出、出了甚麼、問問問題嗎？」

我抱著絲明有點汗濕的後腦，對了，今天是學生議會例會的日子，絲明剛剛去開會又匆忙回來了吧。我試著安慰說：「目前我們什麼也不知道，我們先去見了伶馨再說，現在就過去嗎？」

「嗯、嗯嗯！」絲明用力點頭「她、她她在等我們！」

「好，那我們就過去。」我牽起絲明的手說。

「你們加油呀。」

坐在地上放鬆筋骨的森琪也突然站起來，對我跟絲明說。

我與絲明看著森琪，她卻報以大姐姐般的微笑：「可以的話.....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去京都呢。」

Ω

我與絲明步上山上洋式茶館的入口階梯。秋末最後的一場過去後，寒冬已至，午後的天色非常清澈，山上校區的藍天格外湛藍，那廣袤的晴空幾乎不帶一片雲，卻足以冷卻冬日的陽光，我一步一步登上階梯，呼吸的卻是逐漸變冷的空氣。

我們來到茶館的室外露台雅座，那是從沿山邊而設計的木製平台，我穿著皮鞋踩上去，腳下便是實木吱啞有聲的沉響。穿著白色短跟鞋的絲明卻慌張地拉住我的手臂，似乎怕自己會踩到甚麼老舊的木片，就此掉下山去。

這個茶館是大學裡最老舊的建築之一，仍然是百年前古典建築的精巧遺風，平日最常是用來招呼教授、學者、記者等外賓。當然學生也可以自由出入，只是我們這些燥動又荷爾蒙高漲的年青人，大概沒有這種閒情逸致就是了。

我們就在露台的邊緣，看見了在一張白色圓桌前獨自坐著，面前鋪了一堆文件，正拿著花瓷杯，雅致地喝著熱茶的伶馨。

「好久不見了兩位。首先恭賀你們在體操隊的好成績。」

伶馨察覺我們的腳步聲後，便站起來對我們說。她穿著一身暗蘭藍色的西裝西褲，內搭黑色襯衫，頸上圈住一道暗灰色的圍巾。她那身藍色的布料很獨特，比冬日的天色稍深，又似乎比能與山上墨樹的樹叢融為一體。

「妳身體不好，」我率先說「就不要在這種地方吹風了。」

我這句話也許並不很真誠，但也並不是挖苦。伶馨的臉色比上一次見她時更蒼白，是我的錯覺嗎。

伶馨不以為然地微笑，看見絲明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臂，貼在我的身邊，就往我投以了然於心的眼神：「我喜歡高處呢，這裡的空氣才最好聞，而且.....我也沒有好男友，會隨時阻止做對身體不好的事，對吧，明明。」

伶馨將話頭投向絲明，我看了絲明一下，她卻只是沉著臉，低著眼不去看伶馨，靠著我的身體像是不敢面對某位欺侮過她的舊同學。

「妳想要見我們？」我決定回到正題。

「對，你們還是先請坐。咳.....咳咳.....抱歉。」

伶馨說著就坐下來了，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卻不止猛烈咳嗽，胸口再次發出我聽見過的空洞回音。

她握住手帕掩住口，平復了好一會兒，到我跟絲明都在她面前坐下來了。伶馨便說：

「那好了，我就照直說吧。我們學生議會，無法批出對體操隊的補助。」

## 廿 | Περικλς | 伯里克里斯 β

「無法批出.....」我定睛看著伶馨那濃黑色的明眸「沒有資助？那是甚麼意思？我們不是按條件，出算了世界組資格賽，人數也已經夠四人嗎。」

伶馨似乎已料到我會詢問這問題，便她面前的大堆文件中抽出一張紙，紙上是典型的財務報表。

伶馨用墨水鋼筆指著報表其中一行數字：「這你看得懂吧？這旁邊寫著Maple Speed，就是你們與其他體育團隊合作的那個大型活動。這就是整個活動的支出，明明，這當中妳也有份整合計算的，妳知道我沒有說謊，對吧。」

我感到絲明抓緊手臂的力道又緊了一分。我看著那項『支出』，發現那竟然是一筆極為可觀的支出。

「這.....」我雖然已大概已明白了，但還是將視線投向伶馨，期待她的解釋。

伶馨還是老樣子帶著一抹精準的莞爾，她放下鋼筆，說道：「你們該不會以為舉辦Maple Speed的資源是從石頭爆出來的吧？租了大量的無人機、現場直播的網絡、學校場地的租借費、大量的漆彈與氣槍、現場的急救人員、事後的清潔費，各種的宣傳印刷品、那位叫小桃桃的口述員。當整份財報與帳單事後來到我手的時候，也很好奇，你們.....包括你們的隊長大人，是否知道自己燒了多少錢？」

我張著嘴，喉間一片空洞。我要說點什麼的，對了，我應該要反駁的，可是.....可是，我說不出一個字。

我望向絲明，絲明還是低著頭，但我察覺到她的表情與眼神起了變化，從剛才對伶馨微妙的敵意，變成現在的愧疚。

「明明，咳、咳.....咳，」伶馨咳了兩聲，又望向絲明說「我知道Maple Speed不全是妳的主意，妳一樣清楚學生議會的財務與運作方式，有跟她解釋過嗎？」

「有、有有.....」絲明耳朵轉紅，點了點頭「可、可可是.....小璇.....小璇，她只是問、問問.....能不能做做到.....做做做到，就就可以了。所、所以以.....」

絲明回答後，伶馨又回望向我，向我報以一副『你現在明白了吧』的表情。

我仍然無言以對。我很那時候就疑惑過，那麼多全線直播的無人機到底要花了多錢。我們大學不可能那麼富有吧，結果確實是沒有。絲明大概對樂璇提過金錢的問題，但以樂璇的性格，首先她一定會理會絲明的解釋，然後就先做了再說。

伶馨再從文件堆中抽出一張紙，那是一份活動申請表，活動名稱是「Maple Speed」。

「請是妳寫的吧，明明，」伶馨說「你看這裡，申請方就是體操隊。所以Maple Speed所有支出，都會算入體操隊在學生議會的活動支出報表裡。換言之，咳、咳.....你們體操隊，今年在學生議會這邊的常規支出，資助及補助金額，全部已經用光了。呼~抱歉，讓我喘口氣。」

伶馨一口氣說完，就從西裝衣袋中拿出金屬的類固醇，張嘴深吸了一口。然後拿起茶壺，往瓷杯裡又倒滿了一杯熱紅茶，那茶散發著好聞的柑橘味，是伯爵茶嗎？

我再次望向絲明，嘗試用最最最溫柔又不具任何責備意味的語氣說：「明明，妳.....知道這件事嗎？包括所有項目。」

「我、我我.....」絲明囁嚅著說「我不、不知道體操隊的資助配額、那那那、我我我碰不了，但.....但我、我知道.....Maple S、S、Speed用了、很很很很多錢錢。」

「她說的是實話，」伶馨說「小果，實際上每個體育團隊每年度的資助配額都是彈性的，坦白說，即使是我也無理由阻止你們去日本比賽，如果是一般情況下，至少來回機票方面不會有任何問題。不過，你們在Maple Speed的支出，實在是太過份了，甚至透支了不少其他體育社團的支出，校方完全一致反對。相信你也明白，這次可不是我跟你們作對了，別恨我呀。」

伶馨看著我說完，突然就轉開眼神，探頭望向我身後。我不覺她也遁著她的視線回頭，只發現身後遠處多了一位穿著黑色外套的客人。

「那、那.....」我握緊拳頭，試圖控制不由自主顫動的雙手「那.....伶馨，沒有任何轉機了嗎？」

「在學生會這邊而言，」伶馨收好剛才給我們閱覽的文件「真的沒有了，你們可以直接去找校務處，或是財政處要補助，但你也知道，大概很難吧。」

是的。我知道。這根本沒有可能。

我們大學的體制是由校務處撥款給學生議會，學生議會再撥款給豁下社團，包括體操隊、啦啦隊、滑冰隊等，每個社團每學年度都有一個潛在的彈性資助份額。由於正常來說每年每季的各種比賽或是公開活動可以預料，所以一般情況下，財政資助不會出大問題，校方也不會過問。

不過，如果體操隊就像今年，突然舉辦什麼Maple Speed超超超大型活動，那麼所有資助份額一下子燒光了，就可能需要大學額外補貼。我想，Maple Speed的龐大支出大概令校方冒火三丈，聽見我們又要機票酒店去日本京都，就立刻落闖了吧。

就正如我最最開始說，大學對於體育社團的資助本來就很少。如果現在再去因為資助而去跑求大學校務處，應該可以罪無可恕，即時槍決。

啊，樂璇大神。妳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國家因為舉辦奧運會而幾乎破產嗎？

「所以，已經沒有任何方法了嗎？」

我問伶馨。我明知道我大概不應這樣問，但我還是問了。

「站在學生議會主席的身份，」伶馨優雅地十指交疊大腿上說「我會說已經沒有，你們只能靠自己的財力去日本了。」

我只覺得身體的熱能在逐漸散失，雙手愈來愈冷，靠在椅子上的身體也像軟弱無力。

我們自己的財力？我們所有人最富有的的藝莉，但藝莉也已經明言，不回到日本去的話，根本無法動員她的資產；森琪的中產背景家境也頗優渥，但她卻因為與父母的想法衝突，大概此刻比藝莉更苦惱金錢的問題。

我們都只是大學生，問父母硬要再東併西湊的話，說不定至少可以買到競爭激烈的廉航來回機票錢，再由關西機場前往京都的火車票，酒店也可以到當地再用藝莉的戶口去租，到當地不旅遊不吃高級料理不泡溫泉，但即使如此，我們還要繳付絕不便宜的參賽費用、練習場地及設備租用費、醫療保險費。正式報名時間只剩不到兩個月了，就算現在打工，也不可能存到這麼一筆錢。

「噢，不！還有一個方法、『決議權』……啊，不……那不行……」

伶馨看見我的反應也露出皓齒笑了。我忽然想到八卦館贏回來的決議權，那像特權一樣的強橫行政命令，那可能可以直接要求學校注資給我們。

但不行，那跟樂璇說好了，要用力體育部的獨立運動上，機會只有一次。

「可是……」我雙手握拳「真的沒有其他的方法了嗎？伶馨……這、這，真的沒有其他方法了嗎？」

「你把手給我。」

伶馨聽見的哀求，卻這麼對我說了，然後伸出她的左手，掌心向上，懸在平放在我與她之間。

我不明所以，不覺望向絲明，她也看了我一眼，同樣是夾帶著無助的不明所以。

「放心啦，明明，」伶馨笑說「我不會現在就把你的好男友牽走。」

面前這前無去路的困境，我只好依照伶馨所說，伸出手，張開手掌，小心地放到伶馨的手心上。她的手仍然是有幾份冰冷。

然後，她手掌捲起來，握住了我的手。

「在你面前，咳咳、咳咳、咳唔——」伶馨皺起眉頭，忍受著不安份的氣管說「還有一個有錢人，那就是我。」

伶馨是養父母家族有不少歷史級的文物資產，身前也設立了基金去保育舊建築，而伶馨就是信託人之一，她真實可動用大概不如藝莉那種財閥的水平，但絕對綽綽有餘。

「如果，」伶馨溫柔地看著我說「小果你答應我之前的要求，那麼我就可以幫你們——」

「不、不行呀！！！！」

伶馨還沒有說完，我身邊便穿來了高聲的尖叫，我耳膜也不敢一陣扭曲的怪痛，那尖叫聲在冬天的寒氣中抗散，直到天穹的盡頭，隱約驚動為幽遠的回音。

我訝異地望向尖叫的絲明，伶馨卻似乎並不意外，反而偷笑了。

「不.....！！不行！！！」絲明激動地抖著雙臂，一雙眼框泛起淚光「小果、小小果、不不不答應.....她、她她她、伶伶伶馨，會要你、放放棄小小璇的.....體育部、體育部獨立！不、不不行。」

我用深沉的表情望向伶馨。確實如此。絲明與伶馨終究是一起成長的，她完全猜到伶馨的想法。

伶馨之前就提出過，要我倒向她那邊，制止樂璇的所有行動，而她能夠在所有方面支持體操隊。

我把手從伶馨手心中收回來。

「伶馨，你知道我不可能背叛小璇，也不可能背叛體操隊。如果妳以個人身份幫助我們，我非常榮幸，但如果要用小璇的夢想與體操隊的未來去交換，我絕對做不到。」

不知何故，被絲明的尖叫震破耳膜後，我竟然覺得鎮定不少。

「真決斷呀，」伶馨也收起手「我還在想，這些小錢都不是問題，反正留給我也——咳咳、咳咳、嗚、咳！！咳嗚咳咳、咳咳！」

「伶馨！」

伶馨說著就開始乾咳著，我以為只是她一如尋常的病癥，可是這一次她的咳嗽並沒有終結，身體的搖動愈來愈強烈。她用手帕一手掩住嘴，另一手按在桌上，雙眼開始驟眩，我急忙從椅子站起來，走到她身邊俯下來扶住她的身邊，在她的背上來回撫掃。

「咳咳、咳咳、咳、呼——咳咳.....放心，我.....呼，我沒事，咳——你也真是的，明明就在你身邊，你這麼關心我，好嗎？」

伶馨總算止住了咳嗽，用手帕抹了抹嘴，用微顫的手拿起茶杯。我扶住她的手，將熱茶送到她的嘴前，讓她喝起來。

我發現絲明也站起來了，用複雜又難受的表情，靜靜地看著伶馨。我對伶馨說：「妳真的沒事嗎？」

伶馨的臉色比我剛坐下來時候明顯更蒼白，雙眼奪人的光彩也變得暗啞，她搖頭說：「還活著。只是今天一直開會，工作太久了，你們帶給我不少麻煩呀，體操隊。」

伶馨在桌下握起了我的手，我知道絲明正看著，但我卻完全沒有理由——也不想放開。

「我.....」我發現此時此刻，說話變得無比艱難「對不起，我無法答應妳，伶馨.....雖然我知道妳的身體.....但，我真的無法說服自己。」

伶馨帶著平靜的微笑，抬頭看著我，眼裡不只有溫柔，還有更深遠的無奈與衰亡。為什麼？這是我的錯覺嗎？

「我、我我.....我還有一個方法，方方法！！」

我與伶馨一起訝異地望看絲明。

「我要要、我要用『動議權』.....讓讓.....體育部成立！！那、那那.....就可以向學校、要要求，更多的補助了。」

對了。

這也是一個方法。如果讓所有的體育社團都組合成一個單獨如學生議會的組織，那麼學校給予的補助，就不只是「針對」我們體操隊，而是我們體操隊也可以動用整個體育部的資源。

「是嗎？」伶馨卻完全沒有一絲意外，她放開了我，整理好西裝的衣襟「妳要獨立是吧？那麼，請問妳的動議及文件程序是什麼呢？絲明同學？」

「我、我我.....我我.....」

絲明無言以對。我突然有了平常兩人在學生議會會議中針鋒相對的既視感。

「妳應該知道，咳唔.....」伶馨清了清喉嚨，坐在位置中，看著不卑不亢地看著眼前的絲明說「你們有『動議權』，確實是想做什麼也可以，立刻就可以生效。可是，當動議的內容涉及到其他第三方，第三方就可以反駁上訴，體育社團還有20個，他們知道你們的狀況嗎？你們肯定他們同意嗎？你對體育部的架構、行政、財政動員是什麼？」

「我、我我.....這.....我我.....」

絲明雙手緊握，肩頭繃緊，小臉漲得通紅。我知道不能再這樣下來，便回到絲明身邊，握起她的手，然後對伶馨說：

「今天我們就先回去吧，伶馨妳說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妳.....保重身體。」

「如果你改變想法了，再來找我吧。記得要快喔。」

伶馨用虛弱的微笑跟我說。

Ω

「好啦明明，妳不用一個人傷腦筋了。」

我一手牽著絲明，另一手輕撫著她的臉旁。我們離開了茶館，沿著山路離開山上校園，她帶著生悶氣的臉一言不發。

「我、我。我嗚.....我我.....我不不不、不相信.....我不相信就、就這樣就，去去不了日本.....」

絲明鼓起腮惱得發紅的兩腮，碎嘴就自語自言般說。

我嘆了口氣。這一路上冷靜下來之後，我才發現伶馨可能已經比我剛才所感受到的更體貼了。

她沒有選擇到最後一刻，才告訴我們體操隊的資助已耗盡；也沒有直到發文件到我們體操隊的官方信箱，避免樂璇藝莉森琪她們的情緒刺激，而是先找我跟絲明對談；就她的立場而言，她對我的提議更完全是善意，她本來就沒有理由、甚至是站在樂璇的對立面。

特別是最後她對體育部獨立一事的質問，確實是我們都沒有細想過的事情。我們大概不知不覺都被樂璇帶著走，升空來地面三萬公里以外，都完全忘記了落地時需要的各種細節。

「我們先回去告訴所有人吧，這種事情本來就得要靠大家商量。」我在安靜的下山路中停步下來，牽起絲明的雙手。

「我.....」絲明雙眼泛紅，那琉璃般眼珠注滿是遺憾「我、我我我、想幫助大家.....我我是、我是體操隊.....體操隊的一員.....」

我開始察覺到，絲明可能從來Maple Speed的時候就注意到，這樣下去體操隊未必能夠獲得補助，所以她八卦館的時候，極為緊張我們最後能否拿到『決議權』，當日樂璇說要獲得『決議權』就要體育部獨立，她也是欲言又止。

「呼~妳已經幫了我們很多啦，也以學生會幹部的身份一直協助。」

我們身處的在學生常用的下山步道，站在混凝土石階上，兩旁都是繁疏的樹木。我見上下來往都沒有人，便輕吻絲明細薄的櫻唇。

絲明殷紅著臉，卻把我的手抓得更緊：「剛、剛才伶馨問我、問我我我的.....我完全、完全無法回答.....我怎麼這麼、嗚，這麼笨、好笨我、唔.....啾.....、嗯.....小、小果、嗯唔.....」

絲明那熱淚盈眶的嬌容令我莫名渴求，我繼續細吻著她像羽毛般輕盈的小嘴，舌尖探進她跟她已懂得回應的巧舌相碰，雙手抱住她的細腰，在淡桃紅色的輕紗長裙上的撫摸，揉了揉她鼓漲的巨峰，又抓起她兩片臀瓣認真搓弄。

「嗯.....，呼呀.....啾、啾.....會有人，有人經過.....啾、嗯.....」

絲明被我親吻得羞怯交加，雙手抱住我的腰，全身埋在我的懷裡，只抬臉紅得像快暈倒的臉，應答著我的舌吻。我說：

「那去找她們之前，明明先來我房間的好嗎？」

絲明把熱烘烘的臉貼在我頸間，緊抱著我點了點頭，用她慣有蚊聲應答：「嗯.....嗯，我、我去.....」

絲明妙不可言的身體令我慾火急攀，我再次抬起她的下巴，決定要再吻一輪。

「啾、啾.....唔.....丫唔.....」

我吻著吻著，就親向絲明的頸間，一手握住她的屁股，一手擒住她的巨乳。她輕柔的全身軟軟綿綿，小腹貼在我拱起了褲檔上，不如就在這裡，動作快一點就地——

「Hello·May I 3p?」

「YYYYYYYY、咿YYYYYYYY!!!!!!」

「嘩我你老闆\$@#%\$!%#€@\$我頂\*!#\$^\$!#你\*!#\$老——」

我望向樹叢中突然出現的她。台灣人是否沒有把春袋barbequed的習俗？

## 廿 | Περικλς | 伯里克里斯 γ

雨薇打開我房間的衣櫃，呵呵笑說：「真的耶，前天來的時候都沒有發現，原來都是女生的衣服，最上面有點復古風是藝莉醬的吧。欸！這邊有套套耶。你不是都不用嗎？欸，0.01mm，會不會破掉呀。小絲明，妳看妳看，原來小果也怕我們會懷孕喔。」

雨薇雖然不是第一次來我的房間了，但上一次她只是跟隨樂璇上來參觀吃喝，今天就突然很好奇地到處搜查，還把安全套展示給雙眼呆瞪的絲明看。

「那是我姐硬要給我，不過我是從來也沒有用過。」我整理著凌亂的床鋪說著。

「連衛生綿都有喔。欸塞，早知道我就不要申請宿舍，直接搬進來住就好了。還省了宿舍費。」雨薇說。

「小璇幾乎都我這邊睡，房間裡大部分東西都是她的。」我說「如果妳搬進來的話.....我的床子沒那麼大。」

「當然是你睡地上，我跟丫璇一起睡呀。」雨薇理所當然的笑說。「那小絲明呢，你有在這邊睡過嗎？唉喲，我看你們就租過大一點的房子，一起搬出去住吧，要愛愛也比較方便呢。」

「有.....一、兩次。」絲明低頭蚊聲回答。

當然是趁樂璇要回家的那些日子裡，不然我真的要睡地上了。

「別害羞嘛，有個知己炮友是很幸福的事情呢。啾~」雨薇向我拋了個飛吻。

「所以.....現在，要怎樣做.....」絲明碰了碰我的手問。

「現在當然是來3p囉。」雨薇突然接道。

「咦.....!？」絲明驚叫。

「妳是認真的嗎？」我先把話題撥亂反正「根據薇薇妳剛才的說法，我們現在要逐個隊伍去拜訪，要求所有社團加入體育部，獨立後我們才能夠有足夠的補助去日本比賽呀。」

「逐、逐、逐個隊伍、去去、去嗎？」絲明吞著喉間「我、我我也要去嗎？」

「對，所有。」我果斷回答「我們學校一共有21個體育隊伍，我們只要得到全數同意。」

「那、那那那.....」絲明困頓地說「這、這可能要花.....要花很多、很多時間。」

「呵呵，我猜很不容易吧？對呀，要爭取民意其實很困難喔，小絲明害怕了嗎？嘿嘿，有甚麼問題來找姐姐，姐姐會幫妳解決喔。」

雨薇說著，從後抱住像西洋人偶般的絲明，在她臉頰上親了一口。絲明那瓷白的臉蛋紅得像晚霞。

我整理好床鋪後，便放好枕頭的位置，然後對雨薇說：

「不過說真的，我沒想到薇薇妳那麼會這些事情，好像完全不用思考一樣。」

「免客氣喇。」雨薇用鏗鏘的閩南話回話「我們台灣人嘛，從小知道一直在聽什麼政治政黨。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爭執嘛。」

「有人、有人人人、有人的地方就有，就有有爭、爭執.....」絲明似乎在深思雨薇的意思。

「對唷。所以我才覺得你們很難得呢，竟然沒有爭風呷醋。」

「是因為我，」我坐在床上，像看戲般看著雨薇挑逗絲明的動靜「我這人沒什麼值得幾位女生爭風吧。」

雨薇卻似乎已經不太在意我，只是繞過來來到絲明面前，摸著絲明的臉頰，本來低頭的絲明就低得更深了，雨薇好像變成在路邊招惹純情女孩的壞男孩。她說：

「小絲明妳的好漂亮好可愛喔，而且這副身材，擘塞～讓人好想盡情欺負你喔。來，妳來這邊，坐在我們的好老公身上。」

雨薇牽著絲明，讓她來到我身前，推著坐到我的雙腿上。我自然抱住絲明的嬌軀，吻了吻她羞熱的後頸，聞著她身上清淡的綺香，解開她粉桃紅色長裙背後的繩結。我對全身繃緊絲明說：「明明妳放鬆點吧，薇薇她不會真的欺負妳的。」

「嗯、嗯.....」絲明點了點頭。

「嘿嘿，薇薇要來登船（場）囉。一起把沙鱷打飛遠遠的吧。」（注1）雨薇摸著絲明的嘴唇笑說。

雨薇低下頭來，按住絲明的膝蓋，小唇微啟，深深地吻著絲明。

我感到絲明身子一震，然後她又好像不自覺地配合雨薇的舌頭，雨薇再將絲明恍似失神的小臉進向我，讓她的嘴唇轉過來，我也當然自然而然地吻著絲明。

「啊.....呼、小果.....薇薇.....啊.....」

我邊吻著絲明，一邊解開她紗裙背後的每一朵繩結，與雨薇一起把整道連身裙拉下，結果我們發現，絲明身穿著復古的腰封與蕾絲內褲。

「哎喲喲～」雨薇擺出色迷迷的眼神「這對是甚麼神乳呀，竟然比我、比藝莉醬還要大。嘿喲喲，姐姐要摸。」

等一下，為什麼雨薇會看過藝莉的裸體，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嗯呀.....、丫、不要、不要、哎嗯.....」

雨薇再次從我身上接收了絲明的舌吻，伸出一雙女性的手在絲明的巨乳上撫摸著，然後拉下絲明的內褲，而我也幫忙解開她的腰封。

「哈哈，小絲明的胸部好好摸。」雨薇看著我說「老公妳也太性福了吧，這種巨奶就算在台灣也很難得囉。」

「我當然知道呀，來薇薇，別顧著搞外遇了。」

我脫去了絲明的馬甲，讓她全身赤裸得嬌羞地縮起雙臂，而我此時則跟雨薇肆意地舌吻著。

「嗯、呼.....嗯唔」雨薇俐落跟我相吻「你才是外遇咧，搞清楚好嘛、嗯唔.....啾唔～～」

我偷偷望向絲明，只見她雙眼幽幽，用又驚奇又迷惑的眼神看著我雨薇。當我跟雨薇吻完了，我跟雨薇換了一眼神，便輪流再跟絲明的親吻起來，直到我們的三人的呼吸都替換成情欲的甜膩。

「果然又變成這種劇情了。」我看著雨薇說。

「除了丫璇跟你之外，我想跟每個團員都做愛喔，可以請小果你幫忙嘛。」

「妳不是說我是外遇嗎？」我說「我好沒有義務要幫妳喔。」

「哎～薇薇用身體作為回報啦，欸，老公，我們脫光小絲明了，換我們囉。」

我聽見雨薇這麼說，就先放開絲明，然後我們三個人一起來到我的床上跪著，我與雨薇各自脫去身上衣物，再繼續一前一後把絲明夾在中間。

「明明，」我從後扶住絲明的腰，在她耳邊說「妳看，薇薇的咪咪是不是很漂亮？」

雨薇的雙乳儘管不是絲明這種巨乳級的，但一樣也豐滿可人。絲明點了點頭說：「嗯.....嗯嗯、好好好、顏色、顏色跟形狀.....」

雨薇知道我是讓絲明儘快跟我們的步調，便牽起絲明的手，放在她自己的胸部上說：「小絲明喜歡姐姐的身體嗎？來.....來舐姐姐的咪咪、丫～小絲明.....好色喔.....丫啾～」

絲明似乎不明就裡，但也一樣不知所措地就順著雨薇的牽引，低頭生澀地吻起雨薇的雙乳，嘴唇接連輕吻她深紅色的乳尖。

雨薇讓滿受用，情深款款地抱起絲明，我當然見機推著絲明的屁股，讓相讓的兩位女生倒下去，在床鋪上相擁著。

「嗯啾.....唔啾，小絲明、妳好正哦.....嗯啾、姐姐想要、來摸姐姐.....丫」

雨薇攬抱著絲明，旁若無人地跟絲明親熱著，絲明原來生硬的動作也慢慢變得柔軟。那就在一邊的我，到底該做什麼？去洗個廁所，還是去散個步，看著兩位大美女的同性之愛打手槍，深思正室與外遇之間的界線，深究人類生存的意義與大學社團之間的政治生態.....

還是靠到雨薇身後，直接進入她的身體裡好呢？

「丫——！！哈.....還以為你會先要小絲明咧.....丫璇說你很喜歡大咪咪呀.....呀啊.....唔.....」

我抵雨薇她的小穴，背後插入，剛勃起的小莖感受著細細收縮的陰道，一竿到底，龜頭頂著緊窄花心，推得雨薇小嘴亂叫，軟軟的口音化成美妙的叫床聲，聽得我下半身不由得抽送起來。

「明明，」我對絲明說「不要放過薇薇喔，盡情吻她吧，她比小璇更色喔」。

「嗯丫~小絲明、丫、嗯.....啜.....妳學壞了、唔啜~看姐姐的--」

雨薇像要報仇似的，用雙指插入絲明的粉穴，用舌頭舐著絲明的乳首，指節扣弄起伏，絲明小腹驟縮。

「哎呀.....薇薇.....不要.....丫——哎呀.....」

「丫啲~丫啊~」雨薇一邊叫床，一邊吹著絲明垂下的淺金色髮絮「小絲明好濕哦.....啊~是不是也要老公的雞雞、丫~老公！你這偏心鬼！」

我毫無先兆從雨薇身體裡拔出，然後立刻擠入絲明的身體裡。這令我發現，經驗甚少的絲明，花蕊還是比較緊窄生澀，跟雨薇那種成熟靈活的韻味大異其趣。

「啊丫.....、啊.....小、小果、哎、哎呀~好、好硬.....、好深、好深，丫」

「嗯啲~啜.....小絲明的大奶、嗯啜.....晃得好壯觀、嗯呀~、老公~」

我一邊溫柔地在絲明身體裡推進，同時用雙指替代小莖，按壓著雨薇變得空虛的穴肉，再只用腫脹的前端，一點一寸地輾壓絲明的嫩穴。我抓向絲明散在胸前卻仍然渾圓的巨乳，在雨薇的陰蒂上打轉，同時令兩個女生喘叫不停。整個房都交響著雨薇嬌嗲的浪叫與絲明羞澀的淫呼。

「哎呀~、小果、哎啲.....呼、這、這樣.....啊.....薇薇」

「丫呀！老公.....嗯、好變態、丫呀~怎麼突然又、丫呀~」

趁雨薇吻著絲明不斷吐氣的小嘴，我再次在絲明的身體裡拔出，然後回歸到雨薇的淫穴裡，猛烈抽插起來，作出射精前的衝刺。雨薇不但被我嚇了一跳，也全身繃硬，我脫去雨薇的上衣，解開雨薇的胸罩，捏著她早就挺立的赤色乳頭，對絲明說：「明明，不是老是給別我欺負啦，我們一起讓薇薇壞掉吧。」

絲明看著雨薇皺眉浪叫起來的臉，咬了咬嘴唇，才有點戰戰兢兢的地舉起手，捧起雨薇搖晃的雙乳，好像試探柔軟度似的握在手裡，然後再慢慢再開口，像個孩子似的吸啜雨薇的乳首。我乘勢亂頂花心，馬眼癢得頭皮發麻，我集中精神，握住絲明的巨乳與雨薇的小臂，將陽具插進愛液的泉源，在雨薇的最深處射精了。

「唔——！！丫丫！！！！壞掉.....薇薇真的會.....啊呢——！！」

我對著陰道最緊窄的盡頭用力噴發，雨薇抱住絲明挺起下身，小穴被濃精燙得亂顛，便戰抖著高潮，兩片陰唇像套吮著我的根部，洩出大量淫水，流滿我與絲明的腿間。絲明瞪著眼看著雙頰潮紅，休克似的雨薇，這還是她第一呢看見別的女生高潮呢。

「呼.....好壞耶~射那麼滿滿的算怎樣啦！」雨薇翻過身，靠牆半躺下來，拿起床頭的衛生紙抹著下體，口裡抱怨，臉上卻是美滿的表情。

我帶著射精後的虛弱感，躺在最外側，狹小的床上，我、絲明、雨薇，以男女女位置擠在床上，我趁小莖還沒有軟下去，便用傳教士式插入絲明的體內，絲明嬌吟一聲，閉著眼，又再躲在我的胸前，我捏著她的巨乳柔柔地抽動起來，她也像夢話似的叫床。

「嘿嘿~~~小絲明好害羞哦，連愛愛都不給別人看.....」雨薇也躺下來，從後抱住了絲明。「唔.....不要.....丫.....小果、薇薇.....丫——」我感到雨薇的手好像探到我跟絲明的交合處，雨薇的指尖不安份的亂動，套弄我的小莖，又亂摸絲明的下身。

「禮尚往來喔，我也要讓小絲明壞掉囉！小果插大力點，嘻.....」

雨薇在絲明耳邊說。我抱住像小貓似的絲明，感受著她緊窄的小穴愈來愈敏感，迷糊地吐著鼻息，便跟雨薇相視而笑，探起頭，在快要高潮的絲明面前再次相吻，同時用漲熱的陰莖抽送著絲明的蜜穴，那生澀幼嫩的性器令我的陽物再次興奮，下身不能自拔地蹂躪著嬌弱的絲明。

「嗯~、丫唔~小、小果、丫、會、會、丫~好奇怪、丫」

絲明抱住我的肩頭，羞赧的臉龐瑟縮在我胸前，濛濛的雙眼半閉著，嘴裡隨著我的深入而一聲聲嬌嚷。我與撫弄她軟壓在我胸前的豐乳，搔著她勃硬的乳尖，我愈見漲癢的陰莖不覺加速。

「啊丫~、丫、雨、雨薇同學、那裡、那裡、不、不、丫」

我霸佔著絲明的一對巨乳，雨薇那慾紅的臉便吻著絲明的玉背，摸向絲明與我交合著的私處，然後一手套住我進出的莖身，另一手貌似逗弄起絲明的陰蒂。絲明皺起眉頭，兩眼彷彿要滲出眼淚，張嘴又無助又可愛地淫喘著。我揉著絲明飽滿的乳峰，小莖一下承受不止，便在絲明的身體裡噴發。

「丫唔唔唔唔唔~、小果、子果、丫啣~哦啣~」

我抱著絲明汗濕的髮絲，輕撫著她抖戰的腰際著高潮，讓她安穩地躲在我的懷中，讓我舒適地將陽精獻入她的肉蕊深處。雨薇也從後抱著絲明，吻著她的頸際，在她耳邊說：「呵呵，小絲明出了好多水水喔.....小果是否射了很多給妳呢？哎啣~」

我感到雨薇的手仍然惡作劇地搜掠著我跟絲明的秘部，絲明完全羞成一團，只是搖著頭：「嗯...我、嗚.....人家、人家、嗚.....好.....」

絲明似乎又回到她那內向的小世界裡。我對雨薇說：「好啦，我們不要一直欺負明明啦，讓她先歇歇吧。薇薇，要再來嗎？」

雨薇從絲明身後攀起身後，意猶未盡地吻向我：「當然要呀，唔啾、啾啾~，呼~跟女生3P真的好棒。」

「妳這甚麼奇怪的癖好.....」

「看女生做愛好可愛喔，」雨薇搔了搔絲明的耳窩（絲明發出某種無法解讀的呻吟）「現在我有牙璇、小絲明、那接下來是誰呢？是藝莉醬還是牙琪呢？」

「是誰也不緊。」我說著「只要下次妳不要再嚇我們了。」

「哈哈哈哈~~~~」雨薇仰天發出搖鈴般的笑聲「我就不是故意的嘛，哈哈~笑死我啦，你們倆個剛才的表情。」

Ω

「哈哈哈哈~~~~」雨薇仰天發出搖鈴般的笑聲「歹勢歹勢~我沒有要故意嚇你們喔，抱歉囉。」

雨薇從樹林間步出來，身上穿著黑色的外套，外套上沾著幾片樹葉。我一眼就認出來了，她是剛才在茶館背對著我們的客人。

「妳在、妳在跟蹤我們嗎？」我對雨薇說。

「對呀~」雨薇竟然馬上承認了「不過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我洗完澡換完衣服出來，就看見你跟小絲明獨自離開體育館，我就想著你們大概是偷偷地去愛愛，就想也偷偷跟著你們去，沒有想到你們要去見.....那位伶馨小姐。」

我看了一眼剛才尖叫完就旋即躲在我身後的小絲明，她在我肩後窺看著雨薇。

「所以妳都全部聽到了。」我問道「伶馨所說的那些？」

「嗯嗯~我全都聽完了，不過，伶馨小姐她應該也發現了我吧。」

我想也是。伶馨剛才就曾經探頭去我的身後，不過不知道她是否知道雨薇是誰。

「那妳到底為甚麼要嚇我們呢.....？」

「我才沒有耶~」雨薇堂而皇之地說「我就說啦，我想跟你跟小絲明一起去愛愛，結果你們卻要來處理這種事情，我一時好奇也坐下來喝個茶聽了。伶馨小姐好嚴肅喔，難得她長得那麼漂亮那麼正.....本來我想你們離開茶館就叫著你們啦，結果你們的表情好可怕喔，我都不知道該怎麼上來跟你們搭話耶，便只好繼續跟在你們身後躲在樹林裡囉。結果你們突然又開始喇舌起來，我怕你們在這裡就要開始打炮，我也想要一起做啦！那我只好現身囉。」

「.....」我聽著這看似合理又看似不合理的解釋，只好說「別的先不說，剛才伶馨所說的，關於體育部的事情，我想妳先保密，我要想想去如何跟她們說。」

澄澄的事情已經有夠死局了，再惡化下去的話，我實在無法保證結果。

「歐虧~！」雨薇展現明媚無瑕的笑容「不過耶，就算我多管閒事吧，剛才那體育部獨立甚麼的，我邊聽邊有一個想法，可以讓我說一下嘛？」

絲明這時候慢慢探出身來，雙手緊握我的手心。我對雨薇道：「請說。」

「你們要做只有這些，」雨薇舉起手指「拉攏民意，團結群眾，盡力抗爭，堅持目標，用你們的魅力、想法、善意、願景說服所有的體育社團，從學生議會的手中獨立，重奪財政權與行政權。」

雨薇說完，叫我與絲明一下子說不出話來，又補充說：

「你們怎麼這種表情啦？這不是常識嗎？欸，我們台灣人，可從小就聽著這些民主運動概念耶。好啦，小果、小絲明、我們可以去3P了嗎？」

廿 | Περικλς | 伯里克里斯 完。

~~~~~

注1：漫畫《海賊王》中，有角色名為「娜芙魯塔莉·薇薇 / ネフェルタリ・ビビ / Nefertari Vivi」，其主要敵人為「沙·克洛克達爾 / サー・クロコダイル / Sir Crocodile」又名沙鱷。

貳壹 | Ἴρις | 伊里斯 α

貳壹 | Ἴρις | 伊里斯

樂璇屏神靜氣，執起組合弓，站在她後方的我，實在看不見她有沒有在認真瞄準，搞不好她只是隨便亂射而已。總之，她貌似很認真的瞄準箭靶，然後放手，箭速飛發。我們先聽見中靶的聲音，再發現竹箭已釘在箭靶的紅圈內側。8分。

上兩箭樂璇分別射中了紅圈和藍圈內側，得到13分。

但她的對手，射箭隊那位經驗老到的男生，卻連中兩發黃圈，共取得19分。

就算樂璇有8分，要靠21分勝出，除非對手射失，這實在不太可能吧。

「小璇真的可以勝出嗎？這看來……」身邊的藝莉問。

「我也不知道，但她好像非常有信心。」說實話，我也大惑不解。

樂璇提議用三箭決勝負。到箭隊的男生射最後一箭了，他舉起肌肉發達的手臂，柔軟的二頭肌肉引箭上弦，指尖用力，正蓄勢待發。單憑這套動作的流暢度，樂璇就已經毫無勝算了，為什麼……

但這時候，我注意到在另一邊同樣觀戰的雨薇與絲明。

雨薇失手把手機的掉到地上，絲明看見，便跟雨薇一起俯身，想檢起手機。

雖然距離頗遠，但作為男人，我們天生的金睛火眼一定會注意兩人那豐滿的上圍，雨薇圓潤豐美的乳側，絲明那極具視覺沖擊的巨乳乳溝。而且效果直接乘二。

蓬。

箭矢中靶了。

白圈最外側，1分。

加起來就20分，比樂璇差了剛好1分。

「YEAH!!!!!!!!!!!!!!」

樂璇歡天喜地大叫，丟下組合弓就向我跑來，然後大字型的撲向我。

我把她抱在懷裡，她對我用力一吻說：「贏了贏了！我就說我一定會贏嘛，哈，幹嘛這種眼神啦……」

「薇薇就算了。」我冷眼說「但我早就覺得奇怪，為什麼一定要明明過來，而且她還難得穿著那套有點低胸的銅色古典風Lolite。」

「嘖。兵不厭詐嘛～」樂璇撇嘴道「我本來也打算叫藝莉醬去的，但藝莉醬都沒有低胸的衣服。」

「這種戰術我就不用了。」藝莉敬而遠之的擺手說。

「喲呵！來簽署吧射箭隊！你們輸了呀！要有體育精神願賭服輸呀！」

射箭隊一臉哭喪的。他們正在為失手而哀傷吧。但我不會怪你們，雨薇 + 絲明的雙重胸器，的確殺傷力驚人。非戰之罪，非戰之罪呀！

「真的不會有任何問題嗎.....學生議會那邊。」射箭隊的男隊長問。

「放心啦！就算有問題，也有我們幫你們擋住，現在我們有五個簽名了，加上你們就有六個，離成功不遠啦！」

樂璇從我身後跳下來，笑著遞出鋼筆。

是嗎，一共有21個體育隊伍，這叫離成功不遠嗎？

森琪拿出一份文件，放到射箭隊成員身邊的工作桌上，射箭隊的男隊長有點猶疑，但還是帶著凝重的表情，在簽名欄處，簽下了代表射箭隊的名字。

「感謝你們的支持，」藝莉以典雅的微笑上前「我們以後就合作愉快吧。」

藝莉輕輕點頭，展現那恭敬有禮的笑靨，射箭隊的幾位男生一下都看得目定口呆，都已經忘記自己曾經落敗在一份外行人手中的恥辱了吧。

「好啦！我們去下一家！走啦，掰掰射箭隊！」

樂璇一馬當先離開了射箭隊的練習場，森琪一邊收起鋼筆一邊說。

「原來是這樣呀.....」森琪突然說。

「嗯？」我跟藝莉望向森琪。

「難怪小璇沒有找我站在另一邊呢.....」

鏡片之下，森琪似乎很哀傷的看著自己的胸口。

聽見這句話，我跟藝莉不禁失笑。

「我們之後要去哪裡？」藝莉問我。

「我看看.....唔.....是拳擊隊。」

我跟森琪一邊收起文件，一邊看著一張時間表上的排程。

連同剛才射箭隊的簽名，我們目前「體育部獨立共同提案書」上已經六個團體的支持。

21減6，剩下還有15個團體。到底來得及嗎？

Ω

田徑隊、男子足球隊、羽毛球隊、拳擊隊、欖球隊、體操隊、籃球隊、水泳隊、單車隊、劍擊隊、滑冰隊、排球隊、啦啦隊、網球隊、桌球隊、壁球隊、滑板隊、乒乓球隊、瑜珈部、劍道隊、保齡球隊。

如果以社團種類劃分，學生會轄下的體育社團共有21個。由於行政方便關係，在處理場地申請，資源或人事補助、文件批核時，往往都是將此21個團體一併處理。

由於每個體隊的發展狀況不一，有最老牌的足球隊、田徑隊等，也有近年人氣急升的啦啦隊或是瑜珈部，所以團隊之間甚少會連繫，也沒有大型的共同體育活動。就算是比賽，也校際之間的同類競爭，像Maple Speed這種統合形式的大型競爭活動，我校史上許久沒有聽聞過。

那天晚上七時，體操隊在體育館中舉行緊急會議。我、花姐、樂璇、藝莉、森琪、絲明，在自由體操的場地軟墊上圍成一圈。

當我說出今天下午伶馨對我說的一切，樂璇先是睜大雙眼不發一言，然後又怒氣沖沖的鬼叫。

「啊！！！！怎麼會呀！！！！那幾台爛無人機值多少錢！那什麼小陽桃又值多少人工啦！是那叫伶馨的一直在刁難我們吧！！」

樂璇的反應完全就是我預料之內，我只好再一次詳細解釋伶馨跟我說的所有細節，而絲明也非常努力地解釋其中的細項。

「嗚……」樂璇最後終於頹然跪地，擺出 Orz 的姿勢「怎麼會……我以為、我以為……那不會花多少錢呀。」

樂璇大概也是察覺眾人氣氛的沉重，明白到是次事故不是她耍個警扭就可以解決的，才終於安靜下來了。

然後我又說出了雨薇的說法，眾人聽完，都是一副聽見遠古神話的模樣。

「姐，」我問花姐「我們世界賽最後的參賽報名時限是甚麼時候？」

「1月20日，」花姐咬了咬下唇說「哪天之前，如果我們沒有報名，就當取消資格了。報名的時候，也要把所有保險、練習場地及設施租借費繳上去，理論上也要通知日本當局機票及酒店的位置，所以……對，那天之前，我們必須弄到的補助。」

「現在離1月12日，約莫還有兩個月，」我對所有成員說「雖然薇薇的想法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我思前想後，確實這也是我們目前最後一著。」

「那.....」森琪舉手問「詳細要怎麼做？」

「我跟明明討論過了，」我將手掌伸向絲明「我們會起草一份『體育部獨立共同提案書』，然後爭取所有體育社團的支持，我們的目標全數21個社團，都會在這份提案書文件上簽署，等同支持我們從學生議會獨立開去，然後我們再動用八卦館贏回來的『決議權』，就可以毋須經由學生議會，直接通過獨立了。我也已經想過，關於這份文件，我想交給琪琪，以及明明共同負責好嗎？妳最熟悉法律文件，而明明熟悉學生會的運作。」

「嗯嗯！」森琪聽見我對她的期盼，使用力點頭「我可以！我後天、不，明天我就可以做好了。」

「也就是說.....」藝莉率也說了「我們要逐一去走訪所有體育團隊，要他們同意簽名嗎。」

不愧是我家最冰雪聰明的藝莉，她一說出來，那麼異想天開的事情，聽起來竟又開始顯得合理。

「對，沒錯，」我點頭說「我知道這一點也不容易，被拒絕也是的意料之內，但我們——」

「不能拒絕啦！！！他們不能拒絕啦！！！媽的！！有本小姐在，誰敢拒絕我啦！！！」

樂璇猛然從地上站起來，一臉憤慨地咆哮著，在空盪的體育館裡盪起了回音。

「搞屁了呀！！！」樂璇像要踩穿地版般跺起腳「我們那麼努力要去日本比賽，這是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大學爭光耶！你竟然跟我說沒錢！？你大學裡每天搞甚麼鬼研討會，建建建建建那麼多新建築！你沒錢個鬼啦！就20個社團嘛，我們就去吧！他們不簽的話，就要他們跪下來簽，他們不跪下來，就要他們趴在地下簽，他們不趴著簽，就要他們倒立去簽！！！」

如果來自民主自由之國的雨薇，聽見了樂璇的這番宣言，會否感受到人類文明的悲哀呢？還好她今天晚上約了同學去城裡逛，就沒有跟著我們了。

「如果可以這樣就好了，」我拍了拍樂璇的肩頭「我也希望可以簡單到所有人倒立，就能解決問題呀。」

「嗚~~~~~」樂璇乘勢抱住我的手臂，撒起嬌來「是伶馨那傢伙欺負我們啦，怎麼我們要自己負責任啦！好過份呀！」

「我倒覺得伶馨這一次已經.....算了，」我避免在樂璇面前談及太多我與伶馨的交往「往好處去想，小璇你不是一直很想這麼做嘛，拉攏所有體育社團成立體育部，那這是一次契機呀。如果我們最後成功了，那麼我們就一石二鳥，既有補助，又可以脫離學生議會了。」

「好！！！！啊！！！！！！」樂璇被我這麼一說，然後雙手握拳高舉，已滿身火炎（想象形態）準備好變成了超級撒亞人了「那我們就去吧！！看著吧死伶馨！！我們一定會要你看好！！！」

「那就是這樣了，」我看著所有人說「我今天晚上回去後，就會排出與其他20個社團見面的日程，再傳送給大家。現在.....大家就去吃飯吧。」

「嗚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啊！怎麼打我啦死老公！」

「妳要叫到什麼時候呀，」我拍了拍樂璇的後腦「很吵呢。」

「先嚇嚇他們嘛。」樂璇用豹頭的表情說「好啦！我們來討論吃什麼吧！要烤肉嗎？要火鍋嗎？」

「小果.....我有事想跟你說。」藝莉靠近過來，拉起我的手說。

我見藝莉神色凝重，便牽起她的手，稍稍遠離其他人，來到場邊。

「怎麼了嗎？」

「21個社團當中，是包括啦啦隊的吧，」藝莉的一雙明眸擔憂地看著我。

「是的.....」我稍為一想「是因為.....鹿儀嗎？」

「哼哼，你對她的果然印象深刻呀，」藝莉挖苦著說，不過又轉為認真「你覺得她會同意嗎？」

「說真的，」我回答說「我不知道，但正如我剛才所說，都沒有其他方法了，我們怎麼也得試一試。」

藝莉皺起了鬚眉，握著我的手心道：「我想說的是.....這件事，體育部的獨立運動.....是沒有期限的，鹿儀也好，其他的社團也好，可以一直不同意，但世青賽報名，是有時限的。如果失敗了，就真的失敗了.....對吧。」

我反過來抓住藝莉溫暖的手掌，沒有點頭卻也沒有否認：「妳這麼說.....是沒錯啦。不過，妳想想看薇薇跟我們說那番話，用我們的『魅力、意志、善意、願景』去說服所有人。我們成立體育部，其實所有人也有好處呀，鹿儀跟我們也許有點過節，但體育部對她來說有甚麼不好呢？」

藝莉動了動亮澤的嘴唇，似乎想說什麼，但良久以後，只是憂心忡忡地對我說了：

「如果.....是這樣就好了。」

貳壹 | Γρις | 伊里斯 β

拳擊隊因為沒有自己的練習場地，一直躲在某教學大樓背後的空地處訓練。

「Okay！一言為定！宣傳的部分就包在我們身上。」樂璇一拍胸口說。

「那就拜托你們了.....」

拳擊隊的隊長一身可怕的肌肉，令人想到西方監獄電影裡必然存在的黑幫殺人犯角色。他深深的鞠躬，感激地握住樂璇的手。

「你看！我們有那麼多美女！」樂璇一擺手，掃向身後的森琪、絲明、雨薇與藝莉「只是我們替你製作海報與宣傳片，拳擊隊一定可以蒸蒸日上的！」

然後，拳擊隊便在『體育部獨立共同提案書』上簽名了。

拳擊隊的成員比我們想當中遠遠來得溫柔（到底為什麼）？一個個看起來兇神惡煞的拳擊手，實際上都為大眾誤會了他們的形象、學生議會又不太支持他們而苦惱。正當我心裡擔憂是否戴起拳套決一死戰之際，樂璇便已經完全馴服了整個拳擊隊。

「出乎意料之外地簡單嘛。」藝莉說。

「運動員除了想勝利，也想得有觀眾，這也是人之常情哩」雨薇說。

「小璇終於有點像隊長的樣子了。」我說。

想到要逐個隊伍與擊破，我本來很擔心樂璇能否擔重起這種磨心的角色，但至少到目前為止，除了射箭隊稍為要設計之外，其他隊伍也是勢如破竹。

說到底，大學對體育活動的支持實在太少了，伶馨予人距離感的高冷統治風格也令大家多少心有不甘，聽見有人站出來，要為大家爭取權益，回響竟然比我們預期中來得好。至少目前走訪過的7個的團體當中，包括拳擊隊在內，都已經我們的提案書上簽名了。

連我們自己在內，就已經有8個團隊的簽名，分別是體操隊、射箭隊、拳擊隊、瑜珈部、桌球隊、壁球隊、滑板隊、乒乓球隊。從數字上而言，也就已經達陣了3分之。

「接下來哪一個隊伍？」藝莉我。

「嗯.....是田徑隊，」我回答說「我以前曾在裡面待過，是真正的大型隊伍。小型隊型已經都靠向我們這邊了，接下來，可能會比較費力。」

「如大型隊伍連學生議會面色也不用看.....那麼.....」森琪擔憂地說。

所謂「大型」與「小型」之分，其實就是是否有自己的謀生能力。體育不是生金蛋的生意（我們又不是外國球會），靠得多少也是比賽的獎金，人多成員就自己容易得獎，不用靠學生議會的補助過活。

「也沒辦法。」我回答說「我的想法還是一樣，如果能夠爭取到自主權，就無論如何都應該爭取。明明，妳到目前為止，覺得那幾隊會最難說服。」

絲明是學生議會的帳目會計之一，對各個體育團隊的財政狀況也略知一二。

「足足足、足球隊.....」絲明雙眼放空地想著說「還有、籃籃球隊、水泳隊、滑冰隊、劍、劍道隊，可能.....也不容易.....」

我望向樂璇，她正興高彩烈地跟拳擊隊說著什麼，所有孔武有力的成員都聽得頭頭是道，樂璇完全變成了領導者呀，完全不知道我們這群幕僚有多煩惱呢。

Ω

「組成體育部之後，到底有什麼好處？」田徑隊的女隊長問。

「會有更大的自主權，行政權跟財政權也能擅作主張了！」樂璇像小學生似的舉起手說。

「如果是這兩點，我們田徑隊早就有了。連這跑場與草地足球場的兼職工作人員，也是我們的隊員。我們在外面的獎金，也夠我們的運作。」

「呃.....嘻」樂璇瞬間無言以對，只懂啞笑「是這樣嗎？小果。」

曾經是長跑隊隊員的我，點了點頭。

拳擊隊之後，我們來到田徑隊的社團本部前，所謂社團本部，其實就只是一個鄰近運動場的雜物房。我們在這裡約見田徑隊的女隊長。

「所以，我們暫時就不會聯署了，我們對學生議會版本的體育部計沒有興趣。」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我們來比賽——！」

「比賽？」女隊長用懷疑我們智商的眼神看著樂璇「為什麼呀？我們什麼也沒得跟妳賭呢，應該說.....我們甚麼也不太需要。」

「呃.....這、這.....」

樂璇完全無話可說，來回緊張地看著我跟田徑隊的女隊長。

被看穿了。

樂璇的策略其實很簡單，甚至不可以稱為策略。她但凡遇到不同意自己做法的對方，就會要求對來一場比賽，像對訖澄、像對森瑤、像Maple Speed、像剛才的射箭隊。不能不說，這其實很運動員的做法，我們的生涯確實就是跟其他人比成績而已。

不過，是否要將這項成績，與其他決定掛勾，那就另當別論。

田徑隊是大型隊伍，但比較特別的是這隊伍根本不需要太多資源，像我要跑步，繞到後山跑個夠就是了，不需要場地也不需要設備。田徑隊除了恆常的水、食物及健康飲品資源，最缺的就是醫療，但這靠田徑隊自己的獎金和每學年僅有補助就夠了。

「那你們請回吧，」女隊長說「你們的想法我們心領了。」

「等、等一下、這個，喂妳.....」

樂璇似乎又衝前去攔在女隊長之前，我慌忙抓住了她的雙手，在她耳邊諗道：「妳之前答應過不會再硬來的呀。」

「唔~~~~~！」樂璇看著我，又不滿地耍起警扭。

「這種事情當然不可以一蹴而就，要給點耐性呀。」我說。

樂璇除了任性之外，另一個缺點就是太沒有耐性，但在體育領域幾乎任何運動也能馬上掌握的她，也很難怪。

樂璇皺起小嘴，眼白白看著田徑隊的隊長回去繼續訓練。

「快點給我想個辦法啦！想出來之前不要跟我做愛！」樂璇拉扯著我說。

「就算妳這樣說了.....」我搔了搔臉頰。

「啊~~~~~！！」樂璇揮起手生著悶氣「好煩呀！！你們這團人，簽個名而已嘛！又沒有什麼損失！」

「今天已經搜集到兩個簽名，成績算不錯了。今天才只是第三天，我們已經有8個簽名，這進度很好呀，」我對樂璇說「而且，田徑隊這種團隊至少不是仰賴著學生議會過活，我們還是有機會可以說服她們的。明明，這樣說對吧？」

「嗯.....」絲明用力點頭「拿、拿學生會最、最多補助的.....是、是啦啦、啦啦隊、以、以及足、足球隊。」

樂璇還是一副不甘心的樣子，可是她大概也懶得想了，便把文件塞給我，走到牽起森琪的手說：「好吧，今天就先這樣吧，琪琪，去體育館吧，我們回去訓練！藝莉醬，妳也要來嗎？明明呢？要陪我們嗎？」

「不了，」藝莉搖著頭「我今天有作業要處理，現時在這時間，我先會回房。」

「我、我我也也有文件.....」絲明也搖著頭「所、所以.....我也先回去。」

我見各人都去向了，就問雨薇：「薇薇，妳呢？」

「我今天沒事呀~」雨薇立刻抱住我的手臂，故意用胸部壓住我的手說「欸，藝莉醬，姐姐我今

天借妳老公一用，可以嗎？」

「無所謂呀，拿去。」藝莉擺了擺手。

藝莉瞟了我一眼，貌似毫不在意——但我感覺到了！在那精巧的日本社會人面具的下醋意，她是故意的！她要用眼神讓我感受到！

「嘿嘿，老公～」雨薇用熱香餅上的糖漿般粘人的語氣說「妳要帶薇薇去哪裡呀～？」

我握起雨薇的手說：「很抱歉呢薇薇，接下來我要去的地方，可能有點剎風景。」

貳壹 | 1pic | 伊里斯 γ

「你竟然為了這件事來找我？你是白痴嗎？嘖，浪費我時間。」

「等一下，鹿儀，妳先聽我說——呀，抱歉。」

鹿儀完全不給予我任何反駁的空間，一轉身就想離開，我不自覺用了最老套的方式，一下拉住她的手腕。

鹿儀不耐地停下步來，本來她臉容就甚有一份英氣，現在發起惱怒更是逼人。她用要繼續教訓我的語氣說：

「我還以為你終於來要履行我們的約定呀。結果你只是那麼無聊的男人，又甚麼體育部，甚麼獨立的。這到底關我屁事，你跟你那團後宮要玩家家酒，就自己玩個夠。」

雖然這真的都是我預計之內，但當我真正站在鹿儀面前，承受她的語言攻勢，還是只有默默被萬箭穿心的錯覺。

「我知道.....」我嘗試直視著鹿儀那銳利的雙目「啦啦隊已有足夠的財力，人氣，但我們並沒有要來剝奪你的一切呀，反而是讓妳跟啦啦隊有更大的自主.....」

我沒有說下去，因為鹿儀根本沒有在聽。她只是打開水瓶，自顧自地喝起清水來。我剛才說的話，她根本一個字也沒有聽進去吧。

寒日漸刺骨的寒風裡，才剛練習完的鹿儀，額上正流著與低溫不相稱的汗珠。

體操隊碰到田徑隊的鐵壁後，我便與雨薇來到啦啦隊的主要練習地，大學裡唯一的正規大球場。

我來這裡的目的當然只有一個人，就是啦啦隊的總隊長：鹿儀。

我跟雨薇來到的時候，啦啦隊正在訓練，我們登上看台，在台上看著一眾啦啦隊的練習。

即使在數十人的啦啦隊中，鹿儀亦是極為耀眼的存在，在音樂與舞蹈節拍之中，全身散發出奪目的拼勁與光芒。

作為隊長加指揮加Center的鹿儀，不但接連在空中翻身，或是在人柱上單足站立，還一邊呼喚著口令，一邊笑容燦爛跳著澎湃的美式熱舞，天上那微暗的陰天，也好像被她驅散了。

當她練習暫時結束後，我便獨自上前去找她。她看見我已是一臉不悅，但可能是她的隊員們都在，她還是帶著基本的禮貌，披起外套，跟我來到場邊。

我直接要她參加體育部獨立運動，如果不但被她一口回絕，更被她罵了個狗血淋頭。

喝著水的她察覺到我盯著她的臉看，使用極凌厲的眼神瞪了我一眼，大喝道：「看什麼呀！」

我不發一言，只好別開頭去，說實在，我並不了解她為何要生氣。

「鹿儀.....」我以避開她的臉的奇怪視線說「妳就開個條件吧。妳就當是戲弄我也好，給我一個妳會答應簽署的條件。」

鹿儀喝完了水，扭好瓶蓋，似乎是想想了想片刻，用女皇般的眼神說：

「既然你這麼說，那好呀，條件只有一個：藝莉退出體操隊，把藝莉還來。哈，你這表情，很好，我還是喜歡男人有這種表情。」

我這表情？

我是什麼表情？鹿儀竟然向我投以魅惑的微笑，但當我開口回答，聲線卻低沉得連我自己都意外。

「別開玩笑了，鹿儀。」

「哼，我可沒開玩笑，」鹿儀從紅色的外套口袋中拿出一包香煙，然後嘴唇夾出其中一根「是你想跟我談條件，那我跟你談條件。這就是了。」

「就算我答應把藝莉醬還給妳，那又如何？藝莉醬不會像以前一樣服從於妳呀。」

鹿儀收起香煙，指尖拈著煙頭，然後另一手在口袋中摸索火機：「藝莉對我不重要，但你答不答應我這要求，這才重要。」

天色愈來愈暗，低矮的濃雲像要壓勢整片大地，球場上吹起一陣慘寒的強風，但我卻覺得身體異常滾熱。

鹿儀將火機舉到香煙前，打起火舌，但風一直在吹，那弱小的火苗卻點不起來。

我走上前去，想用手掌護起火種，至少讓她點到煙——

「你滾開啦！！！」

鹿儀見狀便喝道，拿著火機的手打向我的掌心，我感到一陣火燙的刺痛，但我的情緒卻似乎已經適應了鹿儀的暴躁。

「我會再來的，」我說「直到我可以說服妳為止。」

「你、你.....」鹿儀仍然點不到煙，剛揮打完的手微微發顫「你這人，你給我——」

「好厲害唷~~~~~！！！擘~~~~你們都超帥超正的！你們之間都好有愛喔~~~~！」

就當我們劍拔弩張之際，一把甜膩又響亮的聲音卻令我們都抬頭。

雨薇拿著數碼相機，拍著在草地上對她揮手的啦啦隊員。她低頭望向對峙著的我跟鹿儀，笑說：「怎麼啦.....這邊不能拍照嗎？」

Ω

「那個叫鹿儀的女孩，很厲害呢～」

離開球場後，雨薇挽著我的手走著。

「是嗎？」我的臉上感到一點微弱的水涼「咦，下雨了。」

陰翳的天色終於抑壓出雨水，像灰塵般的雨點飛散室我們身上，雨勢很弱，但卻令空氣很沉重。

「我是認真的呀，」雨薇抹了抹頭上的水點「看她空翻的動作就知道了，如果她去練體操，體操隊裡，大概只是有丫璇是她的對手。如果說爆發力，我也沒有信心贏她呢。」

是這樣嗎？藝莉如此討厭鹿儀的原因，會否又是因為妒忌呢？

「哈哈，妳這麼說，藝莉醬會很傷心的。」

「藝莉醬本來就不是練體操隊的料，」雨薇笑意盈盈地的看著我說「她的身材，哎喲～比較適合當我們的床伴。哈。」

我敲了敲雨薇的頭，這時候雨勢突然增強，雨點變成雨絲。我跟雨薇都自然細跑起來，但周邊都甚是空曠：「薇薇妳沒帶傘嗎？」

「沒有欸～」雨薇雙手蓋在頭上「這城沒台北那麼多雨，今天忘記看天氣報告了。」

冬雨下得愈來愈大，地面濺起了沙喇沙喇水音，雨水都已經澆濕我倆的肩頭，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我牽起雨薇的手說：「先來這邊！」

我前方是一種教學大樓，剛有一個凹進去的空間，是防火門的緊急出口，雖然有點狹窄，但管不少那麼多，拉著雨薇便藏進去。

「呼嘩～～～突然就下那麼大雨，還好有老公，嘿嘿，哎呀丫呀丫伊丫～愛的抱抱。」

在那只有一個人肩寬的小空間裡，雨薇突然就緊抱著我，唱起古怪的流行曲。我抹著她髮上的雨水：「妳這樣我們兩個會感冒的。」

雨薇穿著一身酒紅色的長袖厚毛衣，下半是貼身的深棕色迷你短裙，配上深色透視的黑絲襪與球鞋。她嬌人的身材正透過半濕的毛衣貼著我的胸口。

雨薇拈起腳，用帶著水珠的粉唇，輕輕親吻著我，然後說：「不知道.....小鹿儀有沒有帶傘呢。」

」

我聽見雨薇稱呼鹿儀為「小鹿儀」就笑了，抱住她的腰間說：「怎麼了？妳好像很在意鹿儀呀。」

」

雨薇又吻了我一口：「人家喜歡正～妹～嘛，而且小鹿儀不是普通的正啊，是明星等級的。老公你跟牠不是有什麼一夜之約，不爭取一下嗎？」

我又再想起這個因緣際會的奇異約定，只是說：「唔.....我是同意妳對外型的評價，但我真的沒有這個心情。」

「她就是在氣你這一點喔～老公你又不瞄牠的胸，連個變態笑話都不說，不就等於小看小鹿儀了嗎？」雨薇用指尖碰著我的鼻頭說「嗚欸～雨又變大了耶～」

看來我都低估這場暴雨的威力，傾盆而下的雨水席卷而至，淹了一層淺水的地面綻放起旋生旋滅的雨花。我抱著雨薇說：

「真是可惜，妳來了之後好像都雨下不停，沒什麼好天氣。」

「沒有啦，」雨薇像欣賞著雨天般說「臺北老是在下雨，我們反而比較習慣雨天，只是除了夏天，很少下大雨就是了，你有去過台北嗎？」

「有一年暑假的時候，跟家人一起去過，那時候是夏天，天熱很熱。就陪我那白痴老姐一直吃吃吃吃吃吃。」

「呵呵，真會挑時機。夏天是臺北一年天氣最好的時候耶。但其他時間，都總是在飄雨呢，臺北的空氣都有雨水的味道，我們叫那做『雨腥味』，淡淡的，不太好聞卻是很熟悉的氣息哦。」

「文藝少女嗎？」我笑說。

「不是慾女嗎？」雨薇向我拋起媚眼說「那的確就是台北啊，我雖然是新竹人（注1），但國中開始就住在台北啦，都聞慣了。下次老公你來臺北，我帶你去玩吧。」

「那當然好呀、丫、薇薇.....」

雨薇似乎話說夠了，忽爾又抱著我的肩頭，抬起嘴跟我吻著，而且是認真的舌吻。我不知道她為何突然想要接吻，也是雨水勾起她故鄉的記憶，也是這她在雨水之國的浪漫與詩意，又也許只是我們被雨困住了，這是消磨時間最好的方法。

「嗯～～老公、嗯啾.....唔嗯.....摸我.....繼續摸、嗯丫～」

我的舌頭跟雨薇恣意地交接著，翻騰的舌音完全被暴烈的雨聲吞沒了，我開始對雨薇上下其手，在裙擺愛撫起她圓翹的屁股，健美的大腿內側，然後伸手進她的毛衣裡，隔著乳罩揉弄起她的豐乳。

「唔.....唔嗯、丫啾～老公、薇薇的咪咪好癢、哎啾～」

雨薇主動又精準的淫語令我褲檔一陣鼓漲，我愛不釋手地把玩著她的乳房，正當我想直接解開她的乳罩——

「咦.....你們.....那個，這邊會有人經過喔。還是你們已經不介意了。」

雨薇與我驟時凝止了動作，然後望向雨中。雨薇看著她在雨中撐著深藍色雨傘的身影，便舉起三

根手指説：

「Hello, let's 3p?」

「君たちは.....アホですか？」
(你們.....是笨蛋嗎?)

貳壹 | 1p1c | 伊里斯 δ

「你們到底是去做了甚麼呀.....」

藝莉用毛巾擦著我的頭髮，用既溫婉又困惑的眼神盯著我。

她的和室仍然散發著一種令人安穩的氣息，那夾雜了榻榻米、衣服柔順劑與木製傢具的味道，隔絕了窗外滂沱不止的雨勢，彷彿這是一個與世無爭的異空間。

「呼，全都濕了耶」雨薇也用毛巾抹著濕透了頭髮「藝莉醬，可以用一下妳的浴室嗎？」

「可以呀，請用。」藝莉毫不介意地說「妳要洗澡也可以呀。」

雨薇說著晃了晃頭朱古力棕色的長曲髮，就拉開門走進浴室裡去了。

「你怎麼不說話？」藝莉瞧著我「你跟薇薇.....是做甚麼見不得光的嗎？」

「我、我、才才才才，沒有.....」我立刻像被絲明附了身「我跟薇薇、只、只只只是.....在學、學校裡攬攬抱抱、而而而已。」

「うそ（騙人）。」藝莉用指尖戳了戳我的額頭「真是的，小璇也好，薇薇也好，我完全猜不透你們在做什麼。唉~」

藝莉似乎已經放棄去了解她理解範圍的兩人，把毛巾交給我，然後在榻榻米上挪動過去，開始用電熱壺煮起熱水泡茶。

剛才我跟雨薇躲雨的時候，剛好遇見了從商學院圖書館回來的藝莉。她早前就有作業要處理，其中一部的工作就要去查閱系上的論文。

當她回程途上，就剛好注意到彷彿被世界遺棄了我跟雨薇。我們見狀便帶著得救的表情，擠到藝莉那把根本容不下三個人的雨傘。

我們三個人打打鬧鬧（藝莉主要是負責抱怨），前往以距離最近的藝莉住處，再次來到她那令人倍感溫暖的小和室。

由於雨勢一路上絲毫沒有變弱，結果藝莉的雨傘就像1/3永遠除不盡，我們三個人都濕了半個身。藝莉上半身的白色輕紗女裝襯衫都變了透視，露出她裡面的深綠色內衣。

藝莉此刻坐在小茶几，在那古色古香的仿紙日式桌燈前，靜待著熱水沸騰，一邊把煎茶倒進三個茶杯裡，那靜瀾的美態，舉杯聞著質樸的茶香。

「藝莉醬.....」我試著問「妳.....之前是否說話，跟鹿儀是好朋友？」

藝莉眼珠一動，聽見我的提問，但卻沒有即時回答，甚至沒有轉過來看我。

「為什麼.....」藝莉彷彿自問自答「要問到鹿儀的事情？」

藝莉放下茶杯，轉身過來，在我面前跪坐著，用好奇的神情問。

「那.....」我用毫無說服力的語氣回答「只是剛好想到。」

藝莉帶著意味深長的微笑細看著我，卻並沒有繼續追問我任何額外的細節，只是回答：「對呀，我們曾經真的是好朋友，至少我是這樣想。那我認識她的時候，她還只是副隊長，她跟隊友、特別是女隊員都很好，又有領導能力，舞藝又強，所以即使她的姿勢比較高傲，但我們女隊員之間，都蠻尊重佩服她的。」

藝莉目前仍然保留著啦啦隊的成員身份，只是一直沒有再去練習。我笑說：「哈哈，妳說她對隊友很好，我完全想象不到。」

「不然她後來怎麼當上隊長，怎麼能領導足足有一百多人的啦啦隊，」藝莉思考著，習慣性偏起頭「要說後來讓我對她慢慢有.....嗯、介心？我想可以這麼說吧，是因為我知道她對與有關係的男人都很差。」

「這是什麼意思？」

「據我所知，鹿儀一直沒有穩定的男朋友，可是卻有很多『密友』，有帥氣的，有有錢的，有校內的，也有校外的。她也毫不掩飾她跟這些男性的肉體關係，這些男性不斷換來換去。我們是大學生嘛，這其實都不是問題，問題是，鹿儀是彷彿是故意玩弄這些男性，當這些男性想在肉體之上與鹿儀再進一步，鹿儀對他們就會百般侮辱，令他們難受.....這就有點.....嗯.....」

藝莉邊想邊說著，她不習慣在背後出言指責他人，到最後似乎搜索著適合的用詞，卻說不出來。

我卻完全想象到鹿儀對男人的姿態。我才剛被罵了一輪呢。

「鹿儀有個綽號叫『早洩女巫』對吧，」藝莉有點尷尬地笑說「那都是這一年才傳出的笑話，不是她自己改的，我也不是清楚啦。不過呢，她確實總說那些男人在她面前只會早洩.....對，就是這樣了。這可以說是，あくじょ？『惡女』吧。」

我不發一言聽著，正想著該如何評價這番轉述。藝莉卻傾前身體，像「貞子」一樣慢慢跑到我的臉前，用審問的語氣說：「好啦，人家跟你說了那麼多情報，該你囉老公，你打探鹿儀的事情，是為了什麼呢？嗯？」

藝莉的臉就在我的面前，我莫名有點心虛地說「我.....我，總之，我絕對不是要成為鹿儀的密友，也不是要履行我跟鹿儀之間的約定。」

「啊哈～」藝莉擺出『原來如此』的回答「那所以是為什麼呢？」

我一開始就決定了，暫時先不說出我私自去拜托鹿儀，要她加入體育部聯署的事情。

我早就知道鹿儀絕對難以解決，而且在我們談判（或我自以為談判）的過程中，如果加入樂璇、藝莉等人，我隱隱就覺得那一定會失控。

單是剛才鹿儀提出的條件，要我們把藝莉還給啦啦隊，這件事我就完全說不出口。

「親愛的老公。」藝莉用嘲諷的語氣說「你又不講話囉，到底是有什麼秘密與鹿儀有關的，要瞞著藝莉醬呢？人家好想知道哦。嗯.....、唔啾.....」

藝莉扶著我肩頭，慢慢地騎到我的身上。我當然立時抱住藝莉的纖腰，在她雨濕的衣服上，撫摸起她的嬌軀，然後吻起她柔軟的香唇。

「藝莉醬。」我說「我還是想妳們先專心應付比賽，體育部的事情，我能分擔多少就是多少。」

「やさしね（好溫柔哦），」藝莉捧著我的臉，穿著長紗裙腿間壓在我的褲檔上「可是，怎麼說呢？我總覺得，老公跟鹿儀之間有點什麼，嗯唔.....啾.....啾啾.....」

藝莉抱著我，我毫不猶疑地細吻著她嬌柔的舌尖，雙手摸在她豐滿的雙乳上輕柔地搓玩。

「說真的，我覺得這次是想太多了。」我對藝莉說。

「是嗎？」藝莉呷了呷嘴唇「我卻覺得這次我的直覺很準確。」

正當我與藝莉相愛相親的互相試探，浴室的拉門卻拉開了。我與藝莉看過去，雨薇探出身體，她似乎脫去衣服，圍好了浴巾，準備要入浴。她看著我們，欣然微笑：

「欸，你們的衣服都濕著吧，要不要一起洗？」

藝莉看著雨薇，又看著我，問道：「老公你說呢？」

「看妳呀，」我捏了捏藝莉的大腿「藝莉醬，想跟我三個人一起.....洗澡嗎？」

我說著望向雨薇，雨薇又帶著推銷員似的笑臉，舉起了三根手指。

「老是三個人一起，老公會不會累壞呀？」藝莉摸著我的頭髮說。

「任何事情也是工多藝熟嘛，」我牽起藝莉的手說「那就來吧。」

「啾呵～！」雨薇舉起雙手歡呼「收集到藝莉醬了！成就解鎖！」

藝莉聽出雨薇話中有話，乜斜著眼看著我。我故作視而不見，跟她站起來來到浴室前，與圍著浴巾雨薇的擠進藝莉家中不算寬廣的洗浴間裡。

我雙手捏了捏雨薇的臉蛋：「妳來幫我們調好水溫吧。」

「好的～！」雨薇張聲回答「你們快把衣服脫掉，我來幫你們暖暖身子喔～！」

「那、那老公你不要看著我脫衣服啦！」

「有什麼關係呢，」我脫著上衣，看著解開裙扣的藝莉「我不是一直說，我有什麼沒看過？」

「那不一樣啦！！」藝莉紅透著臉嗔道「你快轉過去！！」

「好好好……」

雨薇聽著我們的對話發出爽朗的笑聲。我只好狹窄的梳洗區空間前轉身，面壁脫下全身的衣服，陰莖已幾乎完全勃起了。

我聽著藝莉的動作差不多安靜了，就試著轉身過去，只她剛好抱胸罩脫下去，放在洗衣籃裡。我從後按著她的肩頭說：「準備好了嗎？」

藝莉的位置正面對著梳洗鏡，美不勝收的上半身倒影在鏡頭，豐滿的乳房，櫻桃色的乳尖。她綁著頭髮，羞紅的臉從鏡頭窺視著我的下身：「是老公你已經準備好了吧。」

我輕吻著她的肩頭，待著她綁好髮髻後，挽著她流麗的腰肢說：「當然呀，那我們進去吧。」

我陪著藝莉走進浴室，雨薇早已脫下了浴巾，全身赤裸地調著花灑的水溫，牆上的白瓷被藝莉清理得光潔如新，浴室升起淡淡的暖蒸氣，驅散冬天的深寒。她用神秘的微笑朝向我們，看著我們兩人的裸體，說：「欸……小璇說的沒有錯，果然藝莉醬的咪咪才是最漂亮。」

「這……這、甚麼啦？我們咪咪最大的，不是明明嗎？」

藝莉嬌羞地說。久未三人行的藝莉緊地張掩蓋自己的三點部位，雨薇便拿著花灑將熱水灑向我們。

「明明是名符其實的巨乳，」我環抱著藝莉「但我同意薇薇所說的，藝莉醬的咪咪形狀是好看的。」

雨薇將花灑交給我，我接過來替藝莉與雨薇澆著溫水，雨薇用酒醉似的眼神，吻了吻藝莉的臉頰，然後就去撫摸藝莉的雙峰。

「丫……薇薇……輕點……嗯……」

藝莉給雨薇愛撫得混身酸軟，也抱著雨薇的腰肢，我用熱水澆暖了兩片天仙似的肉體，便將花灑掛到牆上，然後來到兩人之間加入混戰。我抓著兩人的屁股，輕拍股肉上的水滴，隨意的享用著兩人的嘴唇，雨薇執起我勃起的陽具套弄著。

雨薇問：「嘻硬成這樣，想要我們哪一個啦？唔呀……」

我低頭品嚐雨薇尖挺的乳尖，左手也摸到藝莉的腿間，輕撫那一處的粘滑。兩美都扶著我的手臂，叫著悅耳的嬌吟，我吻了藝莉的乳側，她也使起小手輕撫我的龜頭，兩張手讓我的下身勃動不已。我便向著春意瀾漫的兩人說：「藝莉醬不喜歡喝的話，就讓薇薇吞掉吧。」

「什麼意思啦。」

藝莉意味深長的嬌笑，雨薇則不明所以的看著我，直到我在地上墊了毛巾，我在浴缸的邊緣坐下來，拉著兩人跪下，雨薇才恍然大悟。她吻了吻藝莉笑說：「原來藝莉醬不喜歡吞精呀。」藝莉嘖了一聲打著雨薇的肩膀：「哪有女生會喜歡呀。」雨薇挺起身子，伸出舌頭舔了舔我的龜頭，笑說：「很難說咧，不過要選的話，我倒比較喜歡射在臉上……」藝莉也不甘後人，吻著我的莖身：「那就都

給薇薇好了。」

「唔.....啜、啜.....咻——藝莉醬用嘴巴的樣子好可愛喔」

「丫——不要亂摸啦.....嗯、啜.....嘖、嘖、嘖」

兩個女生一邊打鬧，一邊用嘴巴在我的下身上遊走。藝莉還是比較知道我的敏感點，一開始便張嘴含著了我的龜頭，用柔順的嘴唇地撫擦著龜冠，令我馬眼一陣酸軟，雨薇摸著藝莉的雙乳，舐著我的莖身。

「為什麼.....藝莉醬連吸著雞雞的臉，看起都那麼貴氣啦？」雨薇著迷似的望看著藝莉的側臉。藝莉便立刻放開了嘴巴說：「我.....我才不要在這種時候被稱讚啦！」雨薇接替藝莉，吻著我的前端，說：「咬咬也是一種值得自豪的技術喔~啊——唔.....」

然後，雨薇便張開嘴容納了我的下身，我跟藝莉都以為她只是尋常的工夫，沒想到她卻將小莖慢慢愈吞愈深，藝莉像看魔術表現似的掩起嘴，驚叫：「薇薇.....？」

雨薇卻抬眼看著我，深呼吸地提起胸口，讓我的半根陽物都進入了她的口腔裡，然後便碰到一圈窄處，遽緊地收縮著，強烈的快感令我劇烈的抽搐，這就是深喉嗎？雨薇突然咳嗽起來，我的下身從嘴巴中彈出。

「咳、咳.....我還是不太會這套、咳。」雨薇拍著胸口「怎麼樣，藝莉醬要不要學？」藝莉體貼地抹著雨薇的唾沒說：「別開玩笑了，我連液體都受不了呢，又怎麼可能.....」雨薇重新握住陽物，吸著前端的前列腺液說：「唔.....我還蠻喜歡，男人硬硬的東西，在嘴巴裡的趕腳（感覺）.....呼」

藝莉靠上小臉，兩女嘴唇相觸，共同品味著我紅腫的下體，兩人漸漸發展出默契，對我最敏感的前端又舔又吻，完全不給予我冷靜的空隙，我扶著兩人的香肩，看著雨薇與藝莉一左一右吸啜著我的龜頭，瞬間血氣奔騰，我捏了捏兩人的臉頰，白濁便飛散而出。

「呀——嘻.....射了啦射了啦好多呢.....」

「唔~ ~ ~ 不要說要給薇薇，怎麼我的臉上都有啦.....」

雨薇與藝莉被我射得點點花白，雨薇挽起得意的笑容，伸出手指抹起藝莉臉上白點：「暖暖的不覺得很舒服嗎？那是老公燃燒生命的大噴發呀~」藝莉說：「但味道還是好怪呀。」雨薇用食指掂起精液，放進藝莉的嘴裡，藝莉不覺舔了一口，便像吃了苦藥的孩子吐起舌頭。雨薇笑說：「多試幾次就習慣了啦。啜」

雨薇溫柔地吸啜我的前端，啜飲殘餘的體液，同時令我重新挺立。我拿毛巾抹乾淨了兩人的臉，兩人眼裡都有點千迴百轉的情慾，一時間真的有了選擇困難症，雨薇看見我臉上有難色，便笑說：「有那麼難選擇嗎？啊~真是沒用的男人，那我就先把藝莉醬吃掉囉~」

「什麼.....？啊！？」藝莉驚叫起來，便被雨薇推倒到浴室的地版上，眼見雨薇果真像男生似的壓著藝莉，吻著藝莉的腮邊，也許是誤打誤撞，那的確是藝莉的敏感帶。弄得藝莉火燒似的呻吟著。「呼.....薇薇.....嗯、不要.....丫.....」雨薇將手探向藝莉的跨間，撩掠著藝莉的肉裂笑說：「我要報日治時期的仇！」（注1）

??????????

雖然這故事似乎裡有不少政治隱喻，但這對白也太難以理解了吧？

藝莉被雨薇指弄得又嬌美又羞澀，似乎不甘也將手遊向雨薇的淫穴，煙霧迷漫之間。我挺起下身，張開兩人的美腿，眼前兩人互相手淫的景象，彷彿夢境似的失真，我用小莖輕觸藝莉被雨薇攪動的淫穴，藝莉便尖叫起來，雨薇便說：「看來老公還是比較疼藝莉醬呢～藝莉醬呢，想要老公還是要薇薇姐嗎？」

藝莉支吾著不敢回答，雨薇卻用手掌擋在藝莉的穴前不讓我進入，藝莉才嬌聲說了：「怎麼連薇薇都這樣啦，都在欺負我。」雨薇咬起藝莉的嘴唇說：「誰要老公先要妳不要我啦，快說嘛，姐姐最喜歡色色的女生咧。」

我從未跟雨薇說過藝莉的淫語情意結，如果做愛需要天份，那雨薇一定是金田一級數的天材。後宮當道，失去了發言權的我，只好用下體在雨薇與藝莉的跨間亂碰，卻不得其門，雨薇再三催促，藝莉才上氣不接下氣的說：「藝莉醬想要.....想要、啊老公的雞雞，老公.....啊——哎呃——呶呀——」

雨薇聽見便心滿意足的放開手，我壓入藝莉的陰唇之間，將肉莖插入桃色的淫穴裡，愉快地抽送起來。浴室的白瓷磚迴響著藝莉的浪叫，雨薇看著藝莉叫床的臉看得陶醉，我將手伸到兩人胸前，摸著兩對交疊的美乳，也分不清到底是誰的乳頭便亂捏起來。

「呀.....輕點.....呀.....老公輕點.....嗯呃.....」

「呼呼.....看得姐姐穴穴都熱了.....老公快射然後換我.....唔.....」

我只感受到藝莉的小穴被我抽插得頻頻收縮，比平常的她更為敏感。也很難怪，3p的性興奮值不是加法，而是乘法。看著雨薇騎在藝莉身上，展露微張的小淫穴，我也不覺血脈沸騰，猛力頂突起來，刺向藝莉的嬌蕊。

「呃.....唔.....太快啦.....老公、小藝莉會壞掉啦.....啊.....」

雨薇看藝莉著被插得苦樂交集，慾生慾死，玉手也不禁探向自己的秘部，在我面前自我安慰起來，她伏在藝莉身上嬌嗔：「唔藝莉醬快點去啦，姐姐想要死了.....老公不要射光呀，薇薇也要.....」我知道眼前還有無數的考驗，便將硬物推到最深，怒戳藝莉的花心，今天下午已經興奮過的小藝莉，一下子緊繃起來，吸吮著我的龜頭，不打算持久戰的我，一提肛便在藝莉深處爆發。

「呀呀呀——あつい——！！唔.....」

藝莉被熱濁燙得高潮，但我並不給予自己中場休息的時間，一拔出便再插入，轉戰到雨薇早就愛液橫流的軟穴裡，雨薇撐在藝莉身上，屁股被我猛撞，亂叫著道：「丫丫，好壞.....好熱呀、嘻.....藝莉醬的淫水、進到姐姐身體裡了.....唔」

雨薇低頭吻著還在高潮餘韻迷濛的藝莉，我則拍打著雨薇的美臀，毫不憐憫地衝擊雨薇的深處。藝莉大概是一段時間沒看過別的女生做愛了，看雨薇咬唇享受的臉看得出神，我便將雨薇以「逆火車便當」的體位提起來，坐在浴缸邊緣，分開雨薇的雙腿，讓藝莉看見雨薇的陰戶被陽具蹂躪的畫面。

「呃丫——不要不要咧藝莉醬不要看.....好變態呀」

難得的羞恥感讓雨薇的嬌蕊痙攣起來，愛液流滿我的腿間，果然雨薇根本就是另一個樂璇。我對好像在看記錄片的藝莉說：「藝莉醬，剛剛薇薇一直欺負妳，妳要不要也來欺負薇薇？」藝莉扶起身

子，眼神期待說：「老公想藝莉醬怎麼做啦？」我刺激著雨薇突出的陰蒂說：「薇薇還不會潮吹呢，藝莉醬仍然知道要怎麼做吧.....」

雨薇騎在我的跨上，扶著我的雙臂扭動下身，貪戀著被抽送的快感，看見藝莉帶著微笑靠近，便說：「什麼啦.....丫呃...！你們到底想.....呀！」我搓著雨薇的軟乳，用指甲輕壓她乳頭上的小孔。藝莉走來跪在雨薇面前，輕吻著雨薇的小嘴，伸手輕撫我倆交合的私處，在小紅豆上快速撥動。

「丫、丫.....不要，藝莉醬，竟然敢欺負姐姐.....呃丫老公，好暈.....」雨薇的呼吸變得紊亂，我對藝莉說：「藝莉醬加把勁，薇薇，妳放鬆點就好了，就像尿尿一樣.....」我的下身再一次迎來射精前的酸楚，收縮的肉壁緊緊壓迫，浴室悶熱水氣的令我們三人滿身是汗，雨薇扭動腰肢，令她的花心令夠從各方向被我的龜頭撐弄，藝莉深情地舔著雨薇呵叫的嘴唇，指尖愛液飛濺的穴上撫弄，發出咕瀝咕瀝的水聲。

「藝莉醬、老公.....薇薇不行啦、丫、你們最壞啦.....哎呀——呀呀呀呀——」直到雨薇喉間一緊，蜜穴驟然抽搐，令我的小莖一癢，我捏著她的乳尖，毫不保留在雨薇的深處獻出精液，雨薇雙腿的肌肉繃緊起來，哀叫一聲，小尿孔洩出了點點的水滴。

「哈.....唔.....呼、呼.....啊.....好奇怪的感覺.....」

雨薇舔著嘴唇，五臟六腑也似隨著高潮而皺亂了。我離開了雨薇的身體，扶著她站到浴缸裡，然後藝莉也站進來，狹小的浴缸剛好夠容納三個人站著。我拿起花灑打算替兩人沖沖身體，雨薇卻莫名抱住了藝莉吻過不停，又抹向藝莉的滲著白濁的小穴說：「我來看老公射給藝莉醬比較多，還是射給我的比較多呀.....」藝莉回吻著雨薇，也摸向她的腿間說：「應該是薇薇姐吧，老公第三發都比較多呢。」

是嗎，是這樣嗎？我都沒發現。

雨薇卻說：「沒有吧，看藝莉醬還流著，一定是老公比較喜歡藝莉醬的關係。」

是嗎，原來是這樣嗎？我也是沒發現。

藝莉抹著雨薇的雙乳說：「可是算第一次的話，都射在薇薇姐的臉上呢。」

「是藝莉醬比較多吧。」

「是薇薇姐比較多吧。」

兩個女生爭辯著。這到底算是什麼？難道我的人生就是用射精量來決定嗎？

女生呀，果然不管什麼事情，爭到頭上就誓不罷休。我再次體會到，為何會有這次體育部的爭端，因為樂璇，伶馨，鹿儀，藝莉，全都是女生呀。

「妳們爭什麼，又不是限量供應，要多少有多少呀。」

「呀——！！幹嘛啦老公！」

「等、等一下啦.....人家穴穴還有點痛、呀——」

那天晚上，當我們仨的身體到半夜終於有餘暇注意窗外，才發現原來雨一直下過不停。

注1：台灣日治時約為1895年至1945年

貳壹 | Γρις | 伊里斯 ε

第二天，雨還是一直在下。

雨勢雖然沒有昨天那麼劇烈，但泳館的落地玻璃窗變成水幕，窗外的景色像進入了時空隧道般不斷扭曲。

「別這樣啦！」樂璇看著一臉凝重的我「我們贏了就沒事啦！」

我穿著泳褲，做著熱身運動，盡量不顯出責備的語氣，只是說：「但如果我們輸了，我們就沒有條件來第二次談判了。」

「你怕什麼啦！！」藝莉瞪著我說「本小姐都沒在怕，你怕個屁呀！」

我想用理性反駁樂璇，可是同樣是我的理性跟我說那是沒有用的。

這天我們要談判的對象，是泳隊。

泳隊的情況其實一如田徑隊，他們支配了泳館，也人多勢眾，根本不需要看伶馨的臉色。樂璇的動議，她們也只是置之一笑，但樂璇卻一味死纏難打，泳隊受不了便直接說：如果不限男女，游泳四式的總成績能贏過我們，就給你簽名。

我本來想立刻制止，但已經來不及了，水泳隊大概知道必勝，便秒速答應。

這種一次性的比賽，贏了當然是無所謂，但輸了的話，我們就更難繼續討價還價。我寧願水泳部像田徑隊一樣，直接無視我們，至少我還有機會死纏爛打。

樂璇是運動健將，精通自由泳與背泳，我也頗擅長自由泳，藝莉會背泳。絲明與森琪不懂水性，我就只好也兼上了蝶式的位置。

問題是，我們雖然也是運動員，但對面可是專業的泳手，而且我們學校泳隊的實力，向來不弱，而且不限男女，這風險太大了。

例如有名高難度的蝶式，我已很久沒有練習過了。我心裡其實毫無信心。

「小果，他們說次序是背式、自由式、蛙式、蝶式。」擔任聯絡員的森琪說。

「好吧，那就是我打頭陣嘛。」藝莉笑說「老公～幫我拿著。」

藝莉脫下上身over-size的運動外套，嗚呀！原來裡面是傳說中的三角布白色比基尼。大家要明白，白色比基尼，不同一般的比堅尼，三角形的布料會令藝莉的E-CUP美乳有一種快要爆開的性感張力，白皙的乳側與美麗的乳溝令人無法卒睹，腦裡會自動浮現起無論把玩搓揉雙乳的性幻想。坐在看台上的雨薇看見了，也吹起輕挑的了口哨，太經典了！巨乳游泳部！

「丫璇！老公！藝莉醬！加油呀！！！！」

「小、小果！！要、要贏、要贏呀！！」

雨薇不是體操隊的成員，不能代表我們出賽。絲明穿著Lolita服不方便走進泳池範圍，便坐在觀眾席替我們打氣。

「別盯著啦，怪難為情的……」藝莉掩著胸口說。

「我的眼球僵硬不能動了，救我呀藝莉醬。」

藝莉笑著拍拍我的額頭，便跳進水裡，對方也同樣派出了一名女泳手。藝莉戴起泳鏡與泳帽，各就各位，汽笛一響，兩人的身體破浪而去。沒多久便看見兩人的身體浮在水面，奮力比拼，但藝莉醬優雅流麗的泳姿，始終比不過真正的泳手，兩人比的是400米賽，藝莉抵達大概比對手慢了4秒多。

「呼～輸了呀……」藝莉拉著我的手上了水池，不住喘氣，濕透而起伏不定的胸脯十分養眼。

我拿毛巾擦著她的身體說：「還有得追的，只輸四秒已經算不錯了。」

的確已經比我想象中好了，但我想這並非因為藝莉努力追趕，看那女泳手後來才加速，大概是低估了我們而放水。那麼下一棒，他們就會使出真正實力。

「小璇，接下來——」

「哼！！！！」樂璇穿著一件頭的競泳泳衣，握起充滿意志的掌頭「看我的！人家號稱體操隊畢菲特呀！」

所以妳要裸泳嗎？

咻！

氣笛聲再一次劃破場館的空氣，樂璇的對手是個男生，但樂璇雙腳一蹬，身體便像鯊魚般飛射而出，一冒上水便已經領先了半個身位，旁邊的男生似乎嚇了一跳，慌忙發力。但樂璇的身體就是那麼不可思議，她的身體彷彿與池水融為一體，不是她在水中游泳，而是被流水承托，樂璇毫不著力的便抵達池邊，比對手快了3秒。

這樣就只差1秒了。

「啊哈哈！！！」樂璇拿著我的手上了水，看見成績便仰天大笑「就說了呀！小菜一碟，早知我就用狗仔式了！來老公，換你上了，你輸的話我切掉你的雞雞去當水塞！」

我與我的弟弟帶著說不出的憂心，走向池邊，再次動起腳做起熱身。藝莉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握住我的手說：

「不要想太多了，就專心比賽吧。」

「呼～好吧。」我轉身落入水中。

先是比自由式，對手也派出了一個男生。我盡量沉澱思緒，靠在池邊，咻——氣笛一響，我便撐

起腳起步，冷冽的池水沖擊著我的身體，我回憶起中學時期游泳的熱情，雙手翻飛，雙腳撥動，期望就算是一厘米也好，也可以加速，再加速，繼續加速.....

唵。汽笛聲再響，到終點了。

我的肺部微微發痛，我推起泳鏡，看著藝莉與森琪，問：「怎麼樣？」

兩人先是看了一眼，我就大概心裡有底了，但還是藝莉先說：「只輸了1秒，可以再追的，是吧？」

「對呀，小果你已經很厲害了。」森琪也安慰我說「接下來.....是最後的蝶式了。」

「去吧！老公！！」樂璇來到我們握緊雙拳「用你平常跟我們做愛時抽插的腰力，用力插死水泳隊吧！」

「妳小聲點啦.....」藝莉睜起眼說。

「對方派出的.....是女生。」森琪看著水泳隊說。

太好了，先不管我的腰力如何，但至少我不用_屎忽。

我感到難以言喻的壓力，蝶式呀，生死繫於一線了嗎？可是.....

我的那位女性對手戴著泳鏡泳帽，濕成墨黑色的頭髮。我看不見她的眼神，但她一下水便擺出準備姿勢，似乎胸有成竹。

箭在弦上，孤注一擲。我也只好吸呼吸，舒緩緊張的肺部，跳入池中，準備再一次上戰場。

汽笛一響，我便繃起肌肉，再次向前突進，擺動腰間與手臂開始向前撲動，還好我這兩個月性生活頻繁，確實有令我腰部的肌肉得到適度的訓練（？），不致於太生硬，但看前進的速度看來，要贏似乎還是未知之數。

我埋頭前進，進入最後的200米，我把身體最後一分一絲的力氣，都貫注在下半身的肌肉裡。就在這時候，我好像聽見了池邊的所有人發出了驚呼，為什麼？我沒有任何異樣呀？是我的對手嗎？

但我提醒自己，不能亂了動作的節奏。我將所有的雜念拋諸腦後，繼續奮進，總算來到終點。

我一推起泳鏡，便是藝莉與森琪樂不可支的笑容，藝莉合掌笑說：「贏了呀，老公你贏了呀！我們體操隊贏了！」

為什麼.....我的速度不算特別快呀？對方可是專業的泳隊.....

「嘩哈哈哈哈哈！！！」樂璇發出像終極大魔王的狂妄笑聲「知道我們家小果的厲害了吧！別小看能開後宮的男人呀！」

我莫名奇妙的上了水，森琪握住我的手臂說：「小果你運氣太好了，你的對手因為大腿抽搐所以中速退賽了。」

什麼？原來剛才的驚叫，是因為.....

我望向水池的另一邊，那邊的對手坐在池邊按摩著大腿，然後便急急忙忙的回到了走廊裡，咦...
...等一下。

這走路的姿勢，這種長腿，這種優美的步姿.....？

「擘，老公！！你去哪裡啦！」樂璇見我突然丟下毛巾就衝進走道裡。

「你沒發現嗎？」我突然抓住樂璇的肩頭。

「什、什麼.....？」樂璇嚇了一跳說。

「嘖！真是的！」

我身子也來不及擦，便衝進了休息室的走道，在無人的走廊裡，我到處尋找著她的身影。

終於我看見了一個穿著黑色競泳泳裝，高挑的背影，剛才在水中沒看見她的體型，所以大家才沒有發現吧，而且頭髮的顏色為什麼也.....？

「澄澄！」

我大聲叫喚。那個身影停下步來，然後回頭。

她雙腳移動靈活，果然.....什麼大腿抽搐只是演戲。

「你竟然還認得出來呀，別那麼大聲。待會我的泳隊發現我放水，我很難解釋呀。」

她脫下了泳鏡與泳帽，一頭長髮放下來，雖然也有及肩的長度，但看得出來有剪短了。而且，顏色不再是明亮的黃亞麻色，從半乾的髮梢看得出來是像電鍍般的亮棕色，濕了水之後就自然成近黑的深棕色了。

訕澄。

我上前看著她的淺笑，雖然只是兩個禮拜，但總覺得橫渡了一整個太平洋那麼久。

大概是她的眼淚留在我的心裡，而我知道是樂璇騙了她。

我偶爾總會想起那天在樹林裡，在漫天楓葉之下的慟哭。

我擁抱著她那水濕的身軀。

「喂喂，雖然我現在已經單身了呀。別持著自己女友多，就以為單身的女生都是你的呀。」

「啊.....抱歉，我只是.....」

我急忙放開泚澄，但她的笑意告訴我並不介意。

「看你呀，」泚澄偷笑地看著我「你是真的沒有想過自己能贏嗎？」

我氣餒地搖了搖頭，是真的沒有。我回答：「小璇這一次真的是.....我完全沒有任何勝算。我已經在想像輸了之後怎麼辦.....澄澄，呼.....」

我莫名想牽起泚澄的手，但我還是控制著這份難言的衝動。

「不是你教我的嗎？」泚澄又說「踏出腳步之前，要想象出自己能完成動作落地的樣子呀。哎，人事總監先生，你那滿嘴心靈雞湯，果然只是說說好聽而已呀。」

我被說得無言以對，但我卻收不住臉上的笑容。因為我許久沒有見過泚澄的微笑了，這帶點冷峻但又率真的微笑。

「所以他們.....」我警戒地望了望身後無人的走廊「並不知道妳與我們體操隊有關係？」

「你也知道.....就是，阿軒，以前阿軒認識泳隊的人，我怕他會發現.....所以我從來沒跟跳水隊或是泳隊的人特別提過，我是體操隊的人。也許如果他們有看資格賽的新聞報道，就會發現我的名字了，結果.....呵呵，並沒有。」

雖然泚澄若無其事，但提起「阿軒」的時候，言辭間還是有幾份動搖。

「所以妳就混在泳隊裡.....」我說。

「對嘛，該說是你們運氣不錯，還是小璇運氣不錯呢。」泚澄淡然微笑說「我三天前才旅行回來，這兩天都下雨，不能在外面活動，就都在這邊練水。結果突然就聽說泳隊要跟體操隊比賽，還在想到底是什麼回事，才過了兩個禮拜，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呀？什麼體育部要獨立，什麼體操隊在不斷踢館。」

踢館？是這樣嗎？原來其他社團是這樣說我們。

「這個嘛，說起來有點複雜。」我抬頭呼了口氣「不過真的、真的非常感謝妳，澄澄。」

「不客氣啦，我相信你們。」泚澄用夏日海洋般的瞳孔看著我說「我想你們突然要比賽，總有某點理由。水泳隊不過是輸了一場友誼賽，不會礙事的。」

我低頭看了看泚澄拿著毛巾的手，那雪白又修長的五指。我好想把她牽起來。

「不過呢，」泚澄又說「你的後宮團的成員是否又增多了？剛才那坐看台上，坐在絲明旁邊那個女孩叫什麼名字，是團員嗎？長得有點特別。」

「她叫雨薇，是台灣人，是世青賽女子全能第三名。」我回過神說。

「第三名！？」泚澄驚叫「那就是.....也就是我的對手嗎？」

聽見泚澄有把體操的事情放在心裡，我難免有點暗自慶幸。

「對，是妳的對手之一。她比藝莉醬厲害多了，連小璇也未必是她的對手。」

「啊～所以妳就把她弄上床了。」

訢澄淡棕色的眼睛一眨一眨，像要瞳孔後有精緻的鏡頭，要把我的臉拍照保存。我好像從來沒在這種距離下注視過訢澄，訢澄果真是模特兒級的美女，尖細的眉毛，鳳尾似的眼角，白裡透紅的皮膚如高級的信紙，嘴唇是一抹清豔的紅墨水。

「我會寧願說，是她把我弄上床了才對。」

「哎～」訢澄掩起嘴「我是試探著說的呀，結果是真的。嗚欸，小果大人的後宮到底有多少人啦。小璇、藝莉醬、琪琪、明明、加上台灣女生，5個呀！」

訢澄張開手掌，大概是認真感到驚訝，我也實在不知道要如何對應，說：「好啦好啦，要挖苦我就等妳歸隊之後吧。對了，趁現在快走，小璇見我突然不見可能會來找我，看見妳又大吵大鬧起來，被水泳部人的發現，搞不好會敗事。」

「也對，」訢澄急忙問「大概過兩天吧，我準備好，就會歸隊了。對了，小果，我雖然還不知道因由，但如果體操隊剛才輸了，後果會很嚴重嗎？」

我抬起胸口深吸了一口氣，肯定地回答：「會。體育部不能獨立，我們就沒有補助，就不能去京都比賽，樂璇不能在京都自由體操上場，FIG就不能認證她的最後成績，就會失落奧運的參賽資格了。」

「奧運！？」訢澄再次瞪起眼睛：「小璇會參加奧運？」

我這才想起，因為近日變故太多，這「相對」不那麼需要及時處理的奧運，竟然被我拋諸腦後，而我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在不再過度影響樂璇的情緒之下，跟樂璇說出這件事。

「有這種可能，以小璇在世青資格賽的成績。」

「那麼……」訢澄挽起微笑「體操隊已經沒有退路了。」

「是，已經沒有了。」我坦然回答「澄澄妳要我們一起無路可退了。」

「我單身了啦，做什麼也可以。就一起視死如歸吧。」訢澄應道「好啦，我要走啦。改天見」

訢澄揮手，就步向走道的另一端。

「對了，妳剛才說去了趟旅行，那……」我忽發奇想問。

訢澄聽見我的問題，便站著回眸一笑，淺棕色的頭髮好像流動的楓葉。

「日本，京都。」

然後，她便消失在走廊的另一端。遺下在我的腦海裡，永遠不會消失的笑容。

Ω

「噢，小果回來了。」森琪率先發現從走道步出的我，叫著道。

「你去了哪裡啦！！」樂璇仍穿著一件頭泳衣，揮手嚷道「我們才說今天要不要去慶功玩一下呢！加上水泳隊，我們這就收集到九個聯署了！我們帶薇薇去看聖誕裝飾吧！」

我握著脫下來的泳帽，在泳池邊走向看著我們的所有人。樂璇、藝莉、森琪、絲明、雨薇。

我不發一言，走到樂璇面前。藝莉與雨薇明顯注意到我的表情有異，也向我投以疑惑的眼神。

「怎麼了？」樂璇不解地說「你拉肚子了嗎？剛才比賽太緊張了嗎？蝶泳太用力扭到大腸了嗎？哎呀！這到底是——」

我雙手按住樂璇的肩頭，用我這輩大概最認真的表情看著她。

「小璇，妳認真聽我說，這很重要。」

「YES！I DO！」

樂璇笑著大聲回答。

「啊？」這回到我不解了。

「你不是要求婚嗎？嗚啊～～！！幹嘛這麼大力打我啦！」

我揮拳敲向樂璇的頭頂。我承認我好像忘記控制力道。

雨停了，泳館的落地玻璃窗外透露著陽光，玻璃上仍是殘餘的雨水，折射著自然光，在泳館地上塗抹出一片片絢爛的微型彩虹。

「有一件事，我決定要跟妳說，」我握緊樂璇那柔韌的雙肩「奧林匹克運動會。」

貳壹 | 1p1c | 伊里斯 完

貳貳 | Σίσιφος | 西西弗斯 α

貳貳 | Σίσιφος | 西西弗斯

「小果，要開始了！」站在高低槓下來的森琪說。

樂璇站在高槓下早舉雙手，等待我把她抱上去。

「不要趁機亂摸我的咪咪呀～啊！」樂璇說。

我敲了敲樂璇的額頭，便扶著她的腰肢將她抱起來。樂璇呼了口氣，握住高槓，喊了一聲，雙臂發力，便成功將自己的身體引體上升到桿上，她雙腳舉起，嘗試在高桿上倒立，全身顛抖，生疏地調整著姿勢。

終算做到倒立之後，她的身體便迅速地逆時針下墜，嘗試做出最簡單的360迴環。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丫丫丫丫丫～～～～～～～～～～」

因為速度與离心力的緣故，樂璇尖叫起來。但我分不清那是到底驚慌還是興奮。

「小璇！一定不能把眼睛閉起來！」

暫時充當教練的森琪緊張叫道。

「Oh～～～～Yeaaaaaaaaaaaaaaaaahhhhhhhhhh！！！！！」

「賽則有規定選手不能尖叫嗎？」我問森琪。

「也好像是沒有……」森琪說。

「啊呀～～～～波若波羅咪～～～～～～～～」樂璇像遊戲節目的參賽般鬼叫著「嗚嗚呀～～～～～～～～！！！」

但樂璇成功做出了一次迴環之後，卻不懂得如停擺。大概在第二次的四分之三圈之際。樂璇雙手握不住高桿，整個人飛脫而出。

正當森琪尖叫，我已立刻撲向樂璇的落點，精準地抱住了樂璇的身體。

「咦……？呵呵呵。」樂璇發現被我接住了，便笑說「接得蠻準的嘛。」

「我可是陪琪琪練習了兩個月呀。」

「小璇，高低桿第一要訣，就是眼睛絕對不能閉起來，不然就掌握不到兩桿之間的距離與位置了，當然，練到後來，這到底還是憑感覺。」森琪老練地說。

「好吧！那就再來吧！小果記得要把我接住呀！」樂璇放開我說。

「給我去練習落地動作！」

樂璇對我吐著舌頭，似乎樂在其中呢。她又轉頭對森琪說：「琪琪，再教基本的吧，這轉圈圈什麼的之後再練，我們先從簡單的入手。」

「嗯嗯，好的……」

森琪點著頭，就被樂璇帶走了，來到高低槓前，樂璇比手劃腳，著迷地討論著這項她從未接觸的體操項目。

我很清楚樂璇面對新事物時，總是帶著這樣旺盛的好奇心，只希望她不要三分鐘熱度。

「オリンピックか（奧運嗎）……也就是，要去里約熱內盧了嗎？」

藝莉身穿著體操服，手中拿著水瓶。她剛才已經練習完一輪，現在是她的休息時間。

「搞不好2020也會去東京呢。」我對藝莉說「那妳真的是衣錦還鄉了。」

「呼～」藝莉卻顯得有點苦澀「我沒可能吧。我在世青賽能拿過狀牌就已經對自己交代了，而且……我從來沒打算將我玩體操這件事告訴我家人呀，打算守這個秘密一輩子呢。參加奧運的話，可得要化名了。」

「那我呢？」我老樣子打趣說「妳要如何向家人介紹妳的未來老公。難道體操隊人事教練外，還有別的身份嗎？」

藝莉嬉笑著撇了我一眼：「就隨便糊弄過去吧，什麼喜愛群交的變態痴漢之類的。」

「那不是我，是薇薇。」我回答說。

藝莉只是輕聲淺笑，吻了吻我，放下水瓶又去練習了。

我繼續注視著樂璇，她已經開始在低槓上撐起身體倒立，只是下半身還不能太挺直，森琪則在下方指示著各種要訣。我想樂璇以前應該玩過單槓，這些基本動作應該難不倒她。

前兩天我在泳池跟樂璇說出，她將有機會參加下一次的奧林匹克夏季奧運，只要她在京都獲得足夠高分就可以了。

樂璇聽後，她那靈動的雙眼定格了好一會不能語言，那似乎是比我求婚更不可思議的事情。

到她正確理解無誤恢復理性後，她便手舞足蹈地仰天大笑，又抱住藝莉絲明森琪等人亂抱亂跳，叫喊著：

「嘩哈哈哈哈哈，我太厲害了，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參加奧運！」

如果是旁人看來，她大概是精神有毛病的死小孩吧。但她不是，她是樂璇。

然後我們跟花姐開始討論各項潛在準備，包括試著讓樂璇練習所有體操隊四項，讓她學會跳馬以及高低槓。

同時，花姐亦跟我們說：

「既然妳有心要挑戰奧運，那麼盡量不要其他閒事。包括你們在推動的什麼體育部，我知道那是小璇的想法，但我想就交給小果去處理，妳必須專心訓練。」

對此我也十分同意，樂璇在花姐面前也點頭稱好，只是我知道以樂璇的性格，她再克制也只是一時之間。

「小果.....今、今天、今天.....」絲明來到我身邊說「我們.....要跟、羽、羽毛球隊.....會面、還有一個半小時、就要過去.....」

如果那天森琪需要訓練，就會由絲明頂上擔任體操隊與其他體育社團的聯絡方。

「好吧~」我也不覺呼了口氣「希望這一次可以像拳擊隊一樣輕輕鬆鬆，不用再來什麼生死決戰。」

Ω

「小果、是後方！快過去！！」森琪對我叫道。

「嘖！！！」我苦叫了一聲，只好喘著氣一回身，拿起不怎麼順手羽毛球拍搶過去「呃呀 - - ！！！」

我用盡彈雙腳的力道，往後方撲去，試著把這一記遠放的羽毛球救回來。

可是 - - 不行，我即使撲前去，還是差了那麼一點點，羽毛球在我面前像墜落的死鳥，直接著地。

「13：8！」裁判再次判定羽毛球隊得分。

「還可以嗎？」森琪走過來，用毛巾抹著面，看著我說。

我上氣不接下氣，腹腔不住擴張。這簡直就是一場短跑呀。我搖搖頭：「不，呼.....我還可以。」

森琪嚴峻的臉龐也並不輕鬆，一樣也已經滿頭大汗，氣喘不堪。

羽毛球隊獲得了發球權，再一次擺出起手陣容，我與森琪也一樣各就各位。

又變成這樣了。這絕對不是我想見到的局面。

羽毛球隊代表對於聯署「體育部獨立共同提案書」其實並不反對，不過他們卻說，由於他們也總

得要對所有成員及教練交待，要有一個所有人都心服口服的結果，又聽說我們體操隊敢於對決的作風，就提議我們來一場正式三局兩勝的兩人混雙賽，一樣是如果我們勝出，就直接同意簽署；輸了也沒關係，我們可以再挑戰。

而且，羽毛球隊又見體操隊都是女生，也容許我們可以在選手中不限次數換人，只是他們絕對不會放水說是了。

面對如此寬大的條件，我們也很能難退縮，結果我、樂璇、藝莉、森琪，再次被單上陣。

第一局我們藝莉與森琪上場，對方果然打出專業運動員的水準，輕鬆就以21：10解決。

第二局換我跟樂璇上陣，這一次有我這長跑運動員的體質，再有樂璇的加持下，最後險勝18：21。

來到第三局了，先是由我跟藝莉上場，結果藝莉完全無法接應對方的高節奏扣殺，一度直接落後了5分。我們決定換上森琪後，也許是森琪高低槓練回來的動態視力，我們總算挽回了一點敗局。

「啊丫~~~~！！」森琪發出少見的尖叫，總算跳高接應到對方的必勝扣殺。

羽毛球飛翔到對面，然後羽毛球隊卻氣定神閒，男選手一跳步，是連續扣殺嗎？媽的。

運動場的燈光令我一陣目眩，我幾乎看不見羽毛球的軌跡，只能憑直覺了嗎——撲！

很好。擊中了！我一記得上，這大概也是羽毛球隊的意料之外，對面的男女選手接應不及，都搖頭看著羽毛球落地。

「14：9！」

「太好了，追回來了.....琪琪？」

我回頭望森琪，森琪卻單膝跪在地上，用羽毛球撐著地面，我趕忙走上前說：「怎麼？受傷了嗎？」

「不.....」森琪勉力闔了闔頭「只是這兩天我的肩本來就有酸軟.....所以、呼.....」

森琪是高低槓運動員，雙肩反而不能太過過度運用。我扶著她的肩頭說：「這沒辦法，妳不能在這裡受傷，換人吧。」

我向羽毛球隊打出換人的手勢，森琪卻搖了搖頭：「不.....我不能.....」

「換人吧，琪琪。換我來。」

這時候樂璇與藝莉也同樣走過來，而說話的人是樂璇。

我站起來望向樂璇，她臉上其實仍然帶未退去的紅暈，剛才那一局我們追到最後對方18分才勝出。對於體操隊的成員而言，這都不是尋常的運動量。

森琪站起來，抬起胸口不住深呼吸，似乎頗有不甘，但還是把球拍交給樂璇，然後在扶著藝莉走到場外了。

我望向樂璇說：「妳可以嗎？確定？」

樂璇向咧嘴而笑，接過森琪的球拍：「不然呢，這邊只有我一個人會卍解呀。」

「虧妳還能說這種老掉牙的笑話。」我回答。

不過其實我明白她的意思。藝莉的球技只是一般水平，森琪的體力也始終是女生水平，而我能撐到現在，也只因為我是長跑運動員以及是男生。

我們當中既有球技、又有足夠體力與反應能力的，就只有樂璇了，但我亦肯定，她打到現在也絕對不輕鬆，而且早上還完成了那麼密集四項體操隊訓練。

我與樂璇走到場上，她伸手俐落地用手腕霍霍作響地揮舞球拍，看了看對方的陣容，然後對我說：「老公，你先發球吧，扣殺就給我，後方就靠你了。」

「好的。小璇.....記得不要受傷，妳是體操隊的運動員。知道嗎？」

樂璇對我回眸一笑，羽毛球館的白光燈令她的笑容更為燦爛：

「Yes · I do。」

貳貳 | Σίσιφος | 西西弗斯 β

「手！」

樂璇穿著完整的劍道服，手持竹刀，一個突襲的迅步向前，竹刀砍向劍道隊隊員的手背。

「得分！左方勝出」

劍道隊隊員裁判在旁高喊。樂璇終於摘下面具，大汗淋漓的她露出勝利的滿足表情。

「樂璇同學你好厲害呀，」劍道隊隊員心悅誠對樂璇說「要不要加入我們？」

我拿著水瓶與毛巾上前，正當我擔憂樂璇會一口答應之際。樂璇喘著氣搖頭：

「感謝你的邀請，可是我實在是沒有餘暇，而且我還是比較喜歡體操。」

我心裡鬆了一口氣，用毛巾抹著樂璇汗濕的頭髮。這時候絲明也走過來，遞上「體育部獨立共同提案書」與鋼筆給劍道部的成員，他們欣然接過，在旁邊的置物桌上閱讀著的細節，準備正式聯署。

劍道隊只能算是中小型社團，基本一開始已經答應了體育部獨立運動的聯署，不過在今天會談的時候。他們也說不如來試著比一場，就當是讓我們體操隊與劍道隊有過基本的以武會友。

今天藝莉與森琪都有課業在身，而且也有重點訓練，所以我、樂璇及絲明的三人團隊當中，就只好欲欲若試的樂璇出去接受友誼賽。

我悄聲叫樂璇說，玩玩就好，不用太認真。樂璇卻說，如果放水的話，會失禮於劍道吧。

結果，樂璇一共打了兩個會合，對劍道隊的隊員有多認真我看不出來，但樂璇的移動速度，反應神經，與手腕的力道及準確度，確實連我也嘆為觀止，最後竟然兩個回合都勝出。

「呼.....我還是以為那只是用竹刀砍來砍去，沒想到這麼累。老公，水.....」

樂璇接過我的水瓶，打開瓶蓋就咕嚕咕嚕地大口灌著。我抹著她身上的汗水說：

「因為穿著那全套劍道的戰鬥服，就已經有夠累.....小璇！？」

樂璇喝了水瓶中一大半的清水，卻突然按著腹部彎下腰，發出痛苦的低呼。

「嗚、沒、沒事.....我喝水太急了.....沒事、我不會吐。」

樂璇似乎就像生手的長跑運動員，水份流失又快速吸收水份，就會令胃部不適而嘔吐。

我憂心地彎下身來，挽住樂璇的腰間，她臉上帶著少見的蒼白，閉著眼皺起眉頭。我扶著她來到旁邊的木椅上坐下來，說著：

「妳的沒事嗎？不需要先休息？」

「不，沒事。呼呀.....好了。我沒事了。」

絲明捧著建議書回來，看見樂璇的疲態，也不敢輕呼：「小、小璇.....妳、妳還好嗎？」

「沒事！」樂璇就像漫畫中只花了一格突然回復力量的角色「來，接下來是籃球隊對吧！去，來吧！」

我站在一旁沉默不語，只是注視著樂璇那有點散煥的眼神。

昨天最後成功獲得羽毛球隊的簽名後，今天我們行程是劍道隊與籃球隊。

目前包括我們自己在內，已有體操隊、射箭隊、拳擊隊、瑜珈部、桌球隊、壁球隊、滑板隊、乒乓球隊、水泳隊、羽毛球隊，總共有10個聯署，再加上剛剛新鮮捕獲的劍道隊，那麼我已經有11個聯署。

體育部社團一共為21個，理論上而言我們已獲得足夠過半數的名單，不過當中有不少均是小型社團，大型社團如排球隊、田徑隊、足球隊、單車隊等，均未能與我們連成一線。我跟藝莉討論過，如果我們能夠獲得15個聯署或更多，那麼在形勢傾向之下，大型社團可能也會比較願意接受聯署。

「嘩嘩嘩嘩，原來體操隊真的是美女嗎，好厲害。」

我們來到籃球隊的練習球場，籃球隊的陽光男孩一看我們三人便放聲驚呼，絲明立刻驚覺地縮到我身後。

「沒錯呀！」樂璇倒是大方地承認了「別的我不敢說，論成員美女的比率，我們體操隊都絕對不會輸的！」

我掃視面前這些穿著籃球隊球衣，身材高挑，體格敏捷的男生們。我們學校其實沒有劃分男子籃球隊或是女子籃球隊，不過就目前所見，籃球隊還是清一色是男生。這一點對他們而言也不是壞事，籃球隊的規模雖然不大，但有不少是校草級的帥高，因此人氣非常高。

「你們想要我們支持你們發起的體育部對吧？」看來隊長的男生說「老實這不是問題，我們向來對於什麼補助啦、管理啦，都不怎麼在意。」

「是嗎！哈哈，那太好了！」樂璇回頭撇了我一眼，像在說『看哪，比想象中容易呢』。

「不過呢，我們也有一點要求。」籃球隊隊長對我們說。

我這幾天一直聽見類似的說話，心裡驀然暗驚，不會又要要決鬥吧.....

「是的，請說！」樂璇豪邁地說。

「我們.....最近在找球衣的贊助，品牌也找到了，」籃球隊的隊長「可是、可是.....對方品牌要求我們之後的贊助廣告，一定要有男生跟女生，而我們沒有女生成員，連球經也沒有.....妳們是否可以幫忙拍照。」

我試著想象平常看見的體育時裝廣告，確實偶爾也會看見女生作為模特兒，始終女生也體育品牌的目標客群。

「那當然可以呀！！」樂璇立即拍起胸膛「我們甚麼風格也有呢，不論是日系的、蘿莉的、長腿的、巨乳的、可愛的也有！對吧，明明！」

樂璇回頭一望，抓住我的肩頭躲著的絲明全身一震。

Ω

「丫璇，你的落地動作太慢了啦！你不能在轉體結束後再去想落地，一定要在之前想好了！再來一次！」

我站在跳馬台旁邊，聽著雨薇指示樂璇練習跳馬的轉體動作。

樂璇從軟墊上站起來，帶著快要被挫折感磨蝕得麻木的雙眼，回到跳台上，又再一次助跑、跳躍、撐手，轉體跳躍。這一次我看來比上一次好，只是落地時還是退了兩步。

「妳腰板再放輕鬆點啦！」雨薇再次從旁呼叫「跳馬是一次性完成的動作，不要讓自己處於想象到會失敗的壓力。」

雨薇這麼說教了一輪，便來到我身邊，拿起毛巾抹著汗，任由樂璇自行重覆練習跳馬。她身穿著台灣國家隊的梅花體操服，身材比樂璇更為勻稱迷人。我對她說：

「薇薇妳人也太好了吧，我們是妳的敵人呀，妳還願意指導我們。」

「不會了啦～」雨薇氣定神閒地擺手說「你們跳馬怎麼可能贏我呢，就算以丫璇的天份，也不可能在三個月內練得成。丫璇要跟我全面開戰的話，嘿嘿，那真的要等奧運囉。」

雨薇說的也有道理，我們如果能去日本的話，那麼我們體操四項都會碰上雨薇。不過以目前的戰力，能對她有威脅的從來就只有樂璇。

「而且妳還跟我們一起訓練，不怕給我們偷學妳的技巧嗎？」

雨薇是交換學生，實際這兩個月是不用訓練的，可是雨薇說她本來就打算自己繼續練習，既然我們這也有器材，就不如跟我們一起練了。

「你好天真喔小果先生，」雨薇用嬌態萬千的圓眸看著我說「是我已經完全知道你們所有人的弱點咧，老公也好、丫璇也好、藝莉醬也好。你們每個人的底細，都給姐姐我摸～～～光光了啦。」

「怎麼妳說起來可以這麼色情呢？」

「因為我是秘密搜查——」

啪吵。

正當我跟雨薇鬼話連篇，我卻聽見前方傳來一聲重物墜地的巨響。我往前一望，卻見樂璇墜落在軟墊上，撐著雙臂想要站起來。

「小璇！！」

我見狀慌前衝到軟墊前，只是樂璇趴伏著撐起雙臂，像要清醒腦袋搖著頭。樂璇昏眩了雙眼看了看我，傻笑著說：

「嘩嘿嘿嘿.....我掉到地上了呀。我好久沒有這樣落地了，嗚.....」

我快速檢視樂璇的四肢，並無發現任何大礙。我說：「怎麼樣？頭暈嗎？有哪裡會痛嗎？」

雨薇也過來遞上水，樂璇撐起身跪在地上，我讓她小心地喝著水。本來陪著森琪訓練的花姐也過來了，她憂心忡忡地看著樂璇：

「妳太累了吧？我就叫妳不要再只顧著體育部的事情。」

樂璇扶著我想撐起雙腳，我也只好讓扶著她站起來，但我感覺到這不是平常的樂璇，她的雙腳像踩著水著不甚受力。

「不.....我沒事，」樂璇瞪起雙眼對花姐說「我本來就不會跳馬，突然這樣練習，所以才.....是薇薇的訓練太魔鬼了啦。」

我見雨薇神情甚是複雜，便馬上對樂璇說：「好啦，妳別亂說話了，來場邊先休息一下。」

「不.....」樂璇拉著我的肩頭，逞強地皺著眉頭「我、我不用休息，我只是可能是換一下項目、我——」

就在這時候，體育館的入場傳來一陣女生的輕呼與騷動。我們望過去，都見藝莉與森琪突然丟下了手中的訓練，走向其中一個入口。

「澄澄！妳回來啦！」

森琪欣喜的呼喚傳到我們耳裡。果然，在我們的注視之下，已換了一頭楓金髮色的泚澄，正帶著受寵若驚的微笑，以其依舊優美的步伐，徐徐向我們揮手走來。

「哈囉，花姐～小果，還有我的隊長大人，我歸隊了哦。咦，怎麼了，妳在練習跳馬嗎？那不是我的專利？」

泚澄邊輕盈地走著，邊說著親切的玩笑。樂璇放開我的肩頭，臉上綻放出朗聲的歡笑，往泚澄快步走去：「哈哈哈哈哈，澄澄，你回來啦！！澄澄！！我們一直、一直在等妳啦、我們、我.....」

就在我們所有眼前，樂璇才離開跳馬軟墊的範圍，往前跨了兩步，那嬌小的背影驟然就像失去了靈魂的軀殼，毫無先兆之下就倒在地上。

「嘩！！！！小璇，妳怎麼啦——！」

我們所有人同時驚叫，訢澄花容失色，急步邁前，雙手伸出去就接住樂璇攤軟的身驅。

我跑到訢澄之前跪下來，樂璇的雙頰像失去了血色，雙眼令人不安地虛閉著。我摸了摸她的臉跟仍然溫熱的額頭，大叫：「藝莉醬！！去通知急救隊！馬上！森琪，把急救包拿來！！姐，薇薇，你們都去看最近的救護室是否有人在用！如果有急救人員在的話也找過來！」

幾位女生驚惶的回應著，馬上各自跑開。

「小璇……」訢澄張口結舌，跪在地上緊抱樂璇的身體，握住她的手說「小璇、小璇……怎麼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小果？」

我撫著樂璇仍然溫熱的小圓頰，看著她那我最熟悉卻已失去意識的臉龐。

我無法回答訢澄的疑問，這一瞬之間，我竟想起了小翼。

貳貳 | Σίουφος | 西西弗斯 γ

「你們體育部的事情，可以盡快解決嗎？」我姐站在我面前，神色凝重地問。

「這一點.....」我也是面有難色「也不是我們能夠完全掌握，單是啦啦隊那邊，我就不知道結果會如何。」

花姐背靠在牆上，嘆了口氣：「我無意干涉你們青春一直線的大學生活，但作為小璇的教練，我覺得她不可以再這樣下去了。這樣就算你們體育部獨立成功，爭取到補助，以她目前訓練的水準，我也不見得對她在京都的表現有幫助。」

我無言以對地沉思著，無法反駁花姐的分析。近日我也注意到樂璇有逐漸失準，儘管仍然維持一定水平，但遠不及她的資格賽之前的敏捷俐落。

這當然是因為樂璇分了不少心神去推動體育部的獨立，同時我們整個體操隊之中，真正有能力接下所有比併的人，就只有她一個。

我們不能解決體育部的問題，就不能獲得補助前往京都；但如果我們靠樂璇才能有體育部，結果就可能拖累了樂璇的表現。

我與花姐站在走廊中各自無語，然後救護室的門就打開了。

「小果，花姐，」森琪走出來說「小璇醒來了。」

我與花姐走進並不算寬廣的醫療室裡，藝莉與訖澄也在裡面，樂璇躺在狹小床上，正慢慢撐起身來，用像睡醒的眼神掃視著我們：

「哎呀.....你們來了呀。哈哈，果然再鋒利的刀也有生鏽的一天呀。」

我聽見她又開始老樣子的鬼扯，便也鬆了口氣，至少證明她精神並無大礙。我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來，握住樂璇的手說：

「我就叫了妳不要受傷，也不要勉強自己，怎麼妳就不聽我說呢。妳先繼續躺下來吧，別坐著。」

我另一按著她的肩頭，她大概也仍感到疲憊，竟完全不回嘴就繼續躺下，對我說：「哎哈哈.....不就是昏倒而已嘛，這種事情很平常吧，我能活著就好了。不過、呀，又要給薇薇笑我了。」

「才沒有人要笑妳呢，」我摸著樂璇已恢復血色、只有點虛弱的臉龐說「薇薇剛才也快嚇死了。」

剛才樂璇昏倒以後，我們立即通知了學校當值的急救人員，然後把樂璇送到了最就近的醫療室。校內醫生來看過樂璇，說她只是疲累過度，缺乏休息，水份流失太快，情緒大起大落所致。給她注視一點營養液，再開一點基本的頭痛藥及消炎藥，好好休養就可以了。

「好啦，我打斷一下。」我姐突然插嘴說「小璇，你們體育部那邊的事情，妳暫時就別再管了。」

」

「可、可是——」

樂璇又想撐起身後，可以卻又緊皺著眉，似乎頭腦仍然昏眩。我趕忙按住樂璇的肩頭，也說：

「對，妳說參加奧運嘛。世青賽的分數是關鍵，妳一定要有足夠高分，所以我也同意花姐。」

樂璇懇求般望向我，大概想我會站在她那一邊，但我還是搖了搖頭。樂璇便說：「可、可是.....如果沒有我的話，體育部那邊——」

「小璇，我來幫忙吧。」

我們身後傳來訕訕的聲線，我跟樂璇以及所有人都一同望過去。身穿著寬身白T恤與牛仔長褲的訕訕說：

「小璇，妳是體操隊的隊長，妳絕對不能在體操場上倒下。我身為隊員，之前又脫隊了那麼久，是時候負任一點責任了。小果有大致跟我提到體育部的事情，之後就讓我來負責吧.....而且，花姐妳也很清楚，我只是湊人數的，京都比賽的跳馬環節，我根本沒有奪牌的可能。」

花姐帶著微笑，用穩當的語氣回答：「作為妳的教練，我還是建議妳不要那麼悲觀。」

訕訕用了然於心的笑容，走到樂璇面前，從我手中接過樂璇的手，說著：「放心吧小璇，在體育活動上，我或許沒有妳那麼厲害，但忘記我也是美女呀，沒有人能夠拒絕美女的要求呀。所以，接下來，體育部的事情就交給我們，妳就專心訓練吧。」

訕訕逗得樂璇嘻嘻憨笑，樂璇也握起訕訕的手，但還是頑固地搖著頭：「不、就算.....就算妳這樣說，我是隊長，更不能將所有的活動都交給妳，我不能完全不管體育部的事情，而且我就是忘記喝水才昏倒嘛，頂多我這段時間就不跟老公做愛——」

樂璇喋喋不休地說著，又想撐著身體起來，我再次打住她貌似要證明自己已恢復的鬼話。

「好啦！妳別再說了。我是人事總監，花姐是教練。小璇這幾天就先休息吧，體育部的事情就交如我們，還有澄澄。」

Ω

「真是抱歉，妳才一剛歸隊，就讓妳遇到這種場面。」

樂璇今天晚上會在醫療室過夜休息，藝莉與森琪會留下來照料。我們其他人就離開醫療室，我必須先回到體育館整理今天用完的設備，便剛要回去宿舍的訕訕順路走著。

冬日的暮色照得天空一片泛黃，映落在訕訕的楓金髮色上。她的長髮隨著颯颯冬風飄舞，如一道飄流著灼眼火炎的金色河流。訕訕伸起懶腰，呼了口氣說：「呵呵，你之前說過呀，我們一早已經退無後路。既然我回來了，你們去哪裡，我也會陪著你們一起去。」

冬天的校園有一份柔軟的寂靜，我與泚澄走著腳步聲恍惚特別響亮。我說：「所以妳還好嗎？之前.....阿軒那邊。」

我故且試探著問，泚澄卻淡然微笑，搖了搖頭說：「都分開了，就分開了吧。我也不是第一次跟男生分手，去過旅行，換過髮色，那感覺就好多了。」

「聽見妳這麼說就好了。」

我回答說。又再想起我跟樂璇在天台上的爭吵，那是我與樂璇都要用一輩子去隱瞞的秘密。

「被阿軒看管了那麼久，我也要盡情的活動筋骨了。」泚澄笑說「我們還是要跟很多隊伍見面吧，那有得忙了，哈哈。」

「澄澄.....」我看著前方的體育館說「剛才小璇練習跳馬跌倒的時候，我突然能夠體會阿軒的心情、或許他也不是——」

「不，」泚澄打斷了我「結束了就是結束了，看回去也沒用。你不用在意，真的。」

我也不敢說我這麼提起阿軒的事是否明智，或許是因為我內心的幾份內疚。

剛才看著樂璇那跳馬失敗趴在軟墊的上情境，我確實終於能理解為何阿軒會反對泚澄參加體操。

「那無論如何，」我們來到體育館面前「歡迎妳歸隊，澄澄。接下來辛苦妳了。」

「怎麼會呢，」泚澄在我面前停止「接下來要你跟你的女友們多加關照才是了。」

我無法判斷她最後一句話是否嘲弄。泚澄帶著些許淡灰色的瞳仁在火紅的晚霞下格外明豔，配著她毫無瑕疵的明淨笑容，幾乎令我忘記了一切的語言。我呆住片刻才說：

「那明天再見。」

「晚安，明天再見。」

泚澄向我揮手，然後就在我們前轉身離開，我目送著她的背影，好一回才轉身走進體育館裡。

我回到空無一人的體操場上，收拾先必需要收起的用具，例如水瓶、計分表、毛巾、外套等等。剛才森琪拿過來的急救箱，我也得還回原處。

我用塑膠箱裝滿了物資，雙手提起來，走往位於走道另一端的社團辦公室。

在幽暗的走廊上，我發現辦公室的門縫裡仍然有燈光。我心裡感受到有點奇怪，是誰呢？是絲明嗎？剛才她陪著我們送樂璇到醫護室後，知道樂璇身體無礙，醫護室也容納不到那麼多人，便跟雨薇先離開了。

難道她又回來了？但我記得她說過體育館入黑後有點陰森，都不喜歡獨個留下來（她到圖書館都是白天才去，不然就找有其他人當值的時間），除非有我在陪她。

我在門邊放下物資，試著用手拉了拉門把，鎖上了。正當我想從褲袋中拿出門匙，門卻突然打開了。

「小、小果……」

「噢，果然是妳嗎，明明。」

沒想到真的是絲明，我有點意外，她老樣子害羞似的探出半邊頭，伸出胳膊扶住大門，說道：「你、你回來了……小、小璇……還好嗎？」

「她還好，嘴巴活潑著呢。妳在換衣服嗎？那我待會再進來。」

我注意到絲明正光著手臂，雖然絲明也有短袖或是無袖的Lolita服，但我記得她今天的是一件淡紫色英式連身長裙。

我正想說替她關上門，她卻按住門板：「你、你……可以進來……」

我察覺到絲明有點欲言又止，雙眼也像若有所思的不敢看我。我帶著幾份疑惑，但也捧起地的塑膠箱，用身體推門進入辦公室裡，然後我就看見了——

「擘，明明、妳、妳這樣……」

「我是試、試試看，搞、搞不好可以幫上忙……這、這樣……可以嗎？」

在我眼前的絲明，並非穿著她一系列琳瑯滿目的標誌性Lolita服，而是……籃球隊球衣。

絲明那瓷白的圓臉羞紅得像是新鮮的無花果，像做錯了事情的孩子般雙手緊握在腰前，縮著雙肩站在我面前。

下午籃球隊說希望我們能派出一位女生當贊助模特，便先給了我們一件寬碼的柿紅色女裝籃球裝試穿。我們回到體育館之後還沒有跟進，就先把籃球隊服丟在辦公室裡。

絲明的鉑金髮綁成了典型的髮髻，眼簾低垂著，似乎很籃球服只能掩到一半的大腿。我試著伸手摸向她的臉頰，她稍戰抖，我柔聲說：

「沒有呀，很可愛呢。妳的身材很適合妳呢。」

我這句話並不是哄騙，絲明的身材是所有女生中比較修長，並非運動員的她四肢也非常纖細，偏偏又那麼得天獨厚地長得前突後翹，此刻穿著籃球隊隊服的她，展現著白皙的手臂、白皙的肩頭、白皙的頸間、白皙的雙腿，寬身的剪裁並沒有完全展現她的豐滿上身，但仍然透露她作為女生的驕人曲線。

「我……我、如果只是拍照的話，我想、我想我可以的……」

絲明用呢喃般的語氣說，我輕輕地抱著她的肩頭，輕吻著她的額頭，說道：「明明好偉大，我想妳一定不喜歡這衣服。」

絲明用了搖了搖頭，我不知道她是想說「我並不偉大」或是「我並不是不喜歡」，她再說：

「我、我.....我只是.....想幫、想幫.....小璇，小璇、這、這樣可以加快.....體育部的事情.....」

我所認識的絲明從不穿Lolita服以外的衣服，有時候我們一起過夜的時候，她在我或是她的宿舍裡，會穿一些簡單的睡衣，但一樣也古典風格設計，晚上睡覺的時候就算全裸也好，醒來以後一定會套上Lolita服。

我溫柔地攬抱著絲明，輕撫著她溫熱的臉頰：「感謝妳這樣為小璇付出這麼多，如果她知道一定會高興得生繃活跳。」

絲明抬起眼睛，慣性地縮向我的胸前：「我、我那天伶馨面前.....什麼都答不出來、我、我想，除了文件.....預算、算、什麼的、我也、我也盡一份力.....」

絲明的身材完全沒有運動員身體特徵，此刻穿著籃球隊不但眼前一亮，更有一份反差的動人可愛。我緊挽著她的腰間，她充滿份量的胸脯貼在我的懷中。

「其實妳穿著便服應該會很好看，偶爾也穿穿吧，」我對她說「而且也別老這麼害羞啦，沒事就躲到我讓懷裡，這樣不是很好。」

「為什麼.....丫啊」

我雙手抓起絲明的屁股，看著她羞澀無限的俏臉說：「妳這種身材，我很難不去摸妳，像現在這樣。」

「啊.....、那、啜.....真的嗎、啊啾.....小果、嗯呀.....」

我愛撫起絲明的臀部與腿間，吻著她幽香的嘴唇，絲明嬌呼環抱著我的肩。我翻起她寬鬆的籃球隊服，發現她只穿著珍珠白色的內褲，我再撫摸起她的乳側，也發現球衣的領口裡只有胸罩。我說：「到妳跟籃球隊拍照的時候，不會就是這樣穿了吧？」絲明敲了敲我的肩，嬌嗔著說：

「才、才不會啦.....嗯丫、我現在只是、只是穿穿看.....丫~、小果.....丫呀~」

我當然知道絲明只是為把Lolita長裙下之後，就直接穿起了籃球隊服。我把手探進絲明的腿間，摸搔起熱烘烘的腿間，聽著她羞澀的叫聲，用指頭在內褲上磨擦她私處。

「丫呀、啜、啜.....丫啾.....、嗯呀.....哎啾.....丫呀.....」

我雙手隨意地撫摸著絲明的下半身，吻起她呼息的櫻色小嘴，逗弄著她漸漸懂得靈巧回應的舌尖。我轉過絲明的身體，讓她雙手按在辦公桌上，吻著她的頸間，盡情地搜索起她嬌豔的軀體。

「唔丫.....、丫呀、丫這樣好、好害羞、丫嗯~~」

我故意用雙掌到絲明身上到處遊走，偶爾輕拍她翹圓的股瓣，偶爾揉弄著她的巨乳，偶爾拉開她的內褲，抹弄她的陰戶，沿著她纖美的腰身與粉頸，讓她身體上最敏感的部份都沾上我掌心的體溫：「籃球隊的隊員下午都在色迷迷的妳，妳知道嗎？」我在她透紅的耳邊說著，同時拉下她的內褲。絲明趕緊搖了搖頭，嚶聲回答：

「我、我不知道啦...啊~、啊、丫呀~！！小果、嗚、哎丫~~」

我解開褲頭，露出已興奮勃起的小莖，稍稍挽起絲明的下盤，她也乖巧地拈起腳，讓我進入她濕潤緊窄的身體內。我雙手摸進她的球衣裡，握住對她一對鼓漲的巨乳，邊揉玩邊抽送著說：「如果明明穿著籃球衣給他們看，你知道那些男生們會做什麼嗎？」

「哎呀~~！！丫、丫啊、不知道、丫呀~、啊——！好燙、丫~！」

我堅硬的陽物從後挺弄，輕柔有致地動作令絲明嬌聲淫叫，日子有功，絲明也學會輕快地揚起下盤，讓我一下下地確實進入，用硬物戳弄著她的花心。我吻著她喘呼的紅臉：「真的不知道？男生看見像明明這樣的女生，雞雞又硬的時候會怎麼辦？」

「丫啊~那、那會、丫、會、丫啊.....會自、自瀆、會摸自己的、啊~！！啊~！！小果~！」

我在球衣下解開絲明的胸罩，直接執起她體操隊第一飽滿的暴乳，雙手一直搓弄她的乳肉，指頭搔起她充血的乳尖。我性奮的硬物開始急癢，我再傾前身體，絲明也配合抬起泛汗的美臀。我繼續向她的耳窩灌注著想象：「明明愈來愈色啦，明知給籃球隊的男生視姦也要去。」

「小果、小果~！丫呀、才、才沒有、小果、啊~！小果——」

我飛快地抽插著絲明的蜜穴，她乳白的腿間流滿潺滑的愛液，我在球衣裡緊抓著她碩巨的雙乳，滾熱的陰莖最後衝刺，漲癢的龜頭不斷進攻她的花心。我吻著她害羞浪叫的嘴邊：「可是明明還是只能跟我做愛喔，只能給我進入你的身體裡。知道嗎？」

「唔~~唔啾、知道、丫呀~~知道、人家只能跟小果、丫！只、只跟小果做、丫啊~~！！」

我再一次深入到絲明的要害，她甜美又青澀的淫語令我也把持不住，莖端猛洩出滾熱的精液，呼吸她發汗的體香，緊貼著她也迎來高潮的小穴，在她洩著淫水的陰道裡持續爆發。

「丫~~丫啾.....裡面、裡面、嗯啾.....小果的一直、丫.....在裡面、呼、啾啾.....」

我激動的下身盡情地釋放，我邊吻著兩眼羞暈的絲明，直到我身體漸漸平息。我握起她的雙手說：「明明愈來愈會啦，跟你做好舒服呀。」絲明貼著的臉旁，蚊聲應道：「都、都是小果妳.....一直、一直來跟人家、那個.....啾.....」我在餘韻中舌吻著絲明喘息的嘴唇，說道：「我是真的稱讚妳呀，剛才妳的小屁股這樣子動，哪有男生能受得住呢。」我這麼說著，絲明卻用臉頰摩擦著我說：「我.....我只會跟小果.....只、只會跟做小果做、做這些.....」

我心頭一動，然後讓轉身她坐在辦公桌歇息上。我抱著她笑說：「沒有啦，我剛才是逗著妳玩而已.....妳也知道，做愛的時候女生說點色色的話，很可愛呢。」絲明羞赧的臉龐繼續撒嬌地埋在我的頸間：「我、我知道.....籃、籃球隊的男生、用那種眼神、眼神、看著我.....可是、我、我真的只會小果.....這個.....唔啾.....」

我摘下絲明的胸罩，跟她溫婉地細吻著，意猶未盡地撫摸著她的裸體。我說：「其實妳也不用勉強自己，如果你還是會怕的話，我可以找澄澄或是藝莉醬，應該也可以。」

絲明深呼吸著，臉頰散著櫻桃色的嬌霞：「體、體育部的想法.....我也、我也有份構思.....我、如果能幫忙.....那我、我可以的，而且.....」

絲明說著又說不下去，我抹著她耳間汗濕的鉑金髮絲說：「而且什麼？」

「而且.....」絲明細看著我說「你.....你總是、說、說想、想看.....看我穿便服.....唔啜、啜.....」

我憐愛地親吻著絲明，然後我脫下了絲明身上那礙事的籃球隊服。

貳叁 | Σίσιφος | 西西弗斯 完

貳叁 | σπασία | 阿絲帕西婭 α

貳叁 | σπασία | 阿絲帕西婭

「不管你們來找我多少次，不管你們是要誰來找我，結果也是一樣，好嗎？」

嚴寒的深冬之下，鹿儀依然穿著那件鮮紅色運動外套，裡面一件單純的白色T恤，下半身則是保暖的運動長褲。

她依舊抽著煙，用倨傲的神態看著我們，往靜斂的冬日晴空，吹起一道半透明的白煙。

球場上響著聖誕風格的音樂，對了，聖誕將至，啦啦隊今年也會在聖誕舞會上表演吧。

「我們現在已經有14個社團聯署了，明天我們會再去找單車隊，以前單車隊、水泳隊與田徑隊合組過3項鐵人賽。我相信不多出久，我們就能拿到15項體育部聯署。鹿儀同學，妳還不明白形勢嗎？」

我站在泚澄身邊，臉上神態自若，但心想卻暗暗驚訝，原來泚澄強硬起來，竟然是如此精準狠辣。

沒錯。我們把絲明的籃球服照片（裡面有穿背心墊底）傳給籃球隊後，對方便馬上答應聯署。人氣甚高的籃球隊倒向我們是一記強心針，然後在泚澄的遊說及勸誘之下，劍擊隊與網球隊也同意聯署。

「這位同學，妳叫泚澄，我沒記錯，對吧？」

鹿儀手拈著煙，向泚澄說。Maple Speed的時候，鹿儀在混戰之際大概沒有留意當時屬水泳部隊員的泚澄，泚澄亦沒有前往八卦館參加集訓，所以鹿儀對泚澄的印象比較模糊。剛才我們一行人來到大球場找鹿儀，她就端詳著泚澄顯得有點疑惑。

「對，沒錯。」泚澄點頭。

「請問，妳也是他的女友.....之一嗎？」

泚澄夾著煙的手朝向我，那個「他」當然就是指我了。

我正要插嘴澄清之前，泚澄卻冷靜地搖頭：「不，並不是呢。我單身，但我跟小璇、藝莉醬、琪琪都是好戰友。」

「真難得呀。」泚澄又吸了一口煙，舌吐著濃重的雲霧「我還以為他自己說不動我，就派他的後宮們出來當說客。」

泚澄今天穿著深藍色的長袖襯衫與暗棕色皮褲，高佻的身材展露無遺。她好像花了點時間消化鹿儀這不慍不火的嘲弄，然後卻說：

「如果小果是我的男友，那我可不容許他對妳這麼軟弱。」

咦。等一下。我訝異地望向訖澄。她卻完全面不改容，炯炯有神的美眸直視著鹿儀。

不過，她剛才是在罵我吧？對吧。

「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說得太好了啦！！丫澄妳太讚了，一百分！！！」

爆笑的不是我，而是跟我們一同前來，卻只是球場走道裡旁觀的兩薇。

我回頭用無奈又苦澀的表情望向兩薇，兩薇卻是落井下石似地對我吐出舌頭。

鹿儀臉上展現難以理解的冷笑，她往垃圾箱抖了抖煙灰，煙快抽完她對訖澄說：

「我拒絕。我啦啦隊隊長鹿儀，拒絕參與體育部獨立聯署，更絕對不會跟體操隊合作。」

風吹起來，訖澄伸手圈了圈身後飄舞的楓色長髮：「我可以親自聽一次妳的理由或是條件嗎。我怕妳會對小果說謊。」

在這之前我已經跟訖澄說過，鹿儀的理由是她不願受體操隊所創立的體育部支配，條件則是要我們「交還」藝莉。

鹿儀滅掉煙蒂，丟進垃圾筒，有點不解地睇了我一眼：「說謊.....我為什麼會對他說——算了。理由就是，我不喜歡你們的這群人，妳就當我是私怨也好。我已經輸了兩次給妳們，Maple Speed、八卦館。我已經受夠了你們這種任意妄為，以為什麼也可以做到底的態度。如果不是我作為啦啦隊也得有點禮貌，不然我根本不想再跟你們在有任何接觸。」

八卦館我們不是平手嗎？原來對這鹿儀來說是落敗嗎？

我們這一次選擇在啦啦隊中午訓練開始前來找鹿儀。她一看見我便露出極不耐煩的怒容，但看見生面孔的訖澄，便還是擺著冷冷的笑容聽著訖澄再一次就體育部提案。

訖澄聽完鹿儀的答覆，又說：「那妳是害怕輸嗎？還是害怕體操隊比妳厲害。」

「哎，澄澄，這——」

正當我覺得訖澄說得太過，又會惹起鹿儀很好勝的怒火。鹿儀卻只是抱著雙臂，冷笑著說：

「妳挑釁是沒有用的。」

訖澄沉默的臉上沒有任何變化，然後又說：

「那條件呢？妳會有談判條件嗎？」

「哈，」鹿儀又發出一聲冷笑「這一次我連條件也不會給你們，藝莉就送妳們好了，反正那種甘願當別人後宮的女生，我根本看不起——」

啪。

咦？

咦咦咦？？？

我看錯了嗎？是我看錯了嗎

我看見了，訖澄突然一個箭步向前，往鹿儀面前攔了一把掌。

這實在是來得太過突然，不單是我看怔了眼，連鹿儀也偏著頭，雙眼像短路似的呆睜著。

「請不要誤會，鹿儀同學，」訖澄冷峻地說著「這不是因為妳不願加入體育部，也不是因為妳不喜歡體操隊，而是因為妳剛才形容藝莉醬的話。藝莉醬確實只是小果女友之一，但她很清楚自己的想法，也很相信小果與她之間的感情，這是她跟小果之間的交往方式，他們倆人都願意的話，我們沒有人能夠批評。如果妳說妳看不起藝莉醬，那麼妳看不起的，其實是妳身為女人的自己，妳根本不相信女人的真心與相愛的能力。這是我打你的理由。如果妳要回敬，我就站在妳面前，來呀。」

訖澄一口氣說完，挺直身體站在鹿儀面前。

鹿儀那僵硬了的臉，大概眨了三次眼才回過神來，然後報以一抹輕蔑的微笑：

「哼.....看來，哼。妳們這些美女當中，還是有一位值得我敬佩的，那麼，訖澄同學。我們之間無話可說了。」

鹿儀說著，拉好外套的拉鍊，連「再見」也不說，就直接回頭走進球場當中。

然後，訖澄一樣木無表情，既沒看我，也沒看雨薇，轉身朝走道的出口步去。

我望向一樣神情凝重的雨薇，我們交互了一個眼神，便也一起默默地走在訖澄身，直到我們步出了走道範圍，繞到入口之外，大概走了十五點六分之一又零三六米的距離——

「哦擘！！嚇死我了！！小果、薇薇，剛才嚇死我了啦！！我以為鹿儀她真的會一巴掌打回來！竟然沒有，我都準備綁起這頭長髮1on1 pk了！嗚擘！！」

「丫哈哈哈哈哈！！丫澄，妳太可愛太帥了！！來讓姐姐親一個！！哈哈哈哈哈！！」

訖澄突然就像人格轉換般換成猶有餘悸的表情，雙手拉著我的手臂，腿軟似的彎著腰，臉上急速竄紅，胸口不住起伏，帶著既驚惶又驚喜的笑容。雨薇見狀就張嘴大笑，然後攬起訖澄的肩，在她臉上吻了數下。

我也失笑著說：「別說妳自己呀，連我都嚇倒了。我差點都相信澄澄妳真正的性格是如此冷酷呀。」

訖澄扶著我的手臂，大口深呼吸，稍為平復過來才放開我的手臂。訖澄抹了抹自己的臉，看著我用認真的神情說：

「沒有呀，我所說的都是認真的，可能我剛才有點裝出強硬嚴肅的姿態，但我真的是認真的.....包括打她的那一巴掌也是。」

訢澄抬起自己的左手，難以相信地看著自己發紅的手心。

「如果我是妳，」我笑著說「我會把今天的事寫到維基百科上面。」

「哎，」訢澄皺起眉頭瞪了瞪我「你就別這樣再嬉皮笑臉了。我再重覆一次，我剛才說的都是說真的呀。小果，妳對鹿儀太軟弱了。」

「我同意。小果很軟弱，1票。」

兩薇從訢澄身後探出身來，舉著手說。我完全不明所以，繼續以無從說起的語氣說：

「可是妳們也看見.....鹿儀她的態度非常堅決，這如果我也一樣堅決的話，那拖到京都世青賽都結束了，也不會有結果呀。」

「你確定？」訢澄用懷疑的目光看著我「我聽說你跟鹿儀之間有什麼一夜之約。你是怕認真得罪了鹿儀，所以失去這次機會嗎？」

「不不不不不，」我連忙揮手否認「怎麼會呢？我真的沒有那麼貪心，那什麼一夜之約，也是在Maple Speed那種情緒發作之下，我逞一時口快才說的呀。」

「.....所以說你很軟弱呀。」訢澄往我報以受不了的眼神。

「可是、等一下，澄澄妳對我也太嚴苛了吧，這.....」

「我同意。小果對著鹿儀連雞雞都很軟弱，2票。」

為什麼妳可以重覆投票呢？薇薇妳不是來自一人一票絕對公平的民主國度嗎？

「唉，總之呢，」訢澄露出頗為苦惱的神情「我們先繼續去跟其他的社團會面吧。如果到最後還是不行，啊.....我有不太好的預感呀，小果。」

「預感？」我追問道。

「都快要聖誕了，」訢澄思索著回答「我還以為終於可以單身盡情玩過夠，看來並不是呀。」

貳叁 | σπασία | 阿絲帕西婭 β

這城市的鐵路車廂還是無時無刻的擠擁，雨薇緊抱著我，她穿著甜美的淡紅色雙排扣針織外套，堅挺的曲線都貼在我的懷裡，我默默地享受著柔軟感。她笑說：「廣東話裡面，這是不是叫什麼『波扁』（ㄅㄛ ㄅㄧㄢˊ）。」

「是『波餅』（bo1 beng2）吧，誰教你的……」

「當然是丫璇喇，她教了我很多呀，什麼『渣我個大波波』（ㄉㄚˊ ㄩㄠˊ ㄉㄚˊ ㄉㄚˊ ㄉㄚˊ ㄉㄚˊ ㄉㄚˊ ㄉㄚˊ）……」

「你是野原新之助嗎！？可以學正常一點的話嗎！？」

「小果，我還是覺得有點奇怪哩。」雨薇說。

「嗯，什麼？」我看著懷裡的她說。

「為什麼粵語要用『波』來稱呼『胸部』？總覺得有點怪怪的呢，好像說女生的胸部生下來，就是拿來給男生去玩的，『咪咪』聽起來多少有點可愛，『奶奶』就有點色情，而且我們平常還是說『胸部』比較多，你們就一天到晚說『波』……欸欸～幹嘛不理我啦～」

我已經懶得回答雨薇的性生活疑惑，腦裡只縈繞著今天下午訖澄與鹿儀的對質。

「薇薇……」我問道「我對鹿儀真的很軟弱嗎？」

「哎嘻嘻嘻嘻嘻嘻……」雨薇卻像小孩子捉到大人痛腳般譏笑著「老公果然很在意丫澄呢。別人怎麼說你都不在意，連小鹿儀罵你都不在意，丫澄說你兩句，你就受不了對吧。」

我皺著嘴唇，竟想不到可以如何有效反駁。我只好說：「那所以，我應該再對鹿儀強硬一點嗎？」

「丫澄現在是單身了吧，」雨薇卻一股勁說「老公是不是很喜欢丫澄，快去追她呀，我覺得可以耶～」

我沒好氣地拍著她的頭髮說：「妳也知道，我現在沒有這種心情。要說我心裡現在誰比較重要，還真的是鹿儀比較重要。」

我們曾經與絲明討論過，是否可以在放棄啦啦隊或一兩個大型社團的前題下，照樣令體育部獨立。不過絲明回答說，校方也不是笨蛋，如果我們的體育部缺乏大型社團，那批下來的補助可能一樣少之又少。另外，鹿儀手中也有與我們同等『決議權』，而任何社團在審議過程中也可以上訴，這些文件行政程序一拖下來，體育部趕不及成立，那麼我們一樣去不了京都。

所以，我們無辦法冒險無視鹿儀及啦啦隊，體操隊要百分百有把握拿到補助，就先要解決這位女皇殿下。

此刻，她就在車廂的另一端。一個人獨立靠著站立，拿著手機低頭不語。

我與雨薇呢，則在這車廂的這一端，穿著深色外套，互相攬抱著像尋常（也是事實上）的情侶。

簡單一點說，就是我們在尾行鹿儀。

這時下午我們從大球場無功而還，雨薇突然提議的行動。訢澄知道之後不置可否，反正她不會參與就是了。

我問雨薇為什麼這樣做，跟綜鹿儀能有什麼發現嗎？雨薇卻給出了一個我始料不及的答案：

「我覺得小鹿儀有很重要的秘密在身，而且是跟男人有關的。」

「秘密？」我困惑地說「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有也秘密吧，這有什麼稀奇的。」

「你猜猜看，為什麼兩次你們去找小鹿儀，我也跟著去呢？」

「呃.....為什麼？」

雨薇帶著裝模作樣的奸笑，回答說：「我跟啦啦隊的男生們混熟了喔，一說我是台灣來的，他們雞雞都好像立刻就硬了。他們說呀，鹿儀每個禮拜四晚上都會失去聯絡，有什麼事情都會禮拜四晚之後，或是禮拜五早上才回覆。」

結果就是這樣了，我們換過了不起眼的衣服、戴著帽子與口罩，等著鹿儀在練習結束離開球場，便開始一路跟蹤。幸運的是鹿儀看來今天下午沒有課，很快就離開了校園，我們便一路從巴士跟蹤到鐵路裡。

「我還是覺得，」我對雨薇說「就算鹿儀每個禮拜四都失蹤，就算有固定見面的男友或情人，那也沒什麼稀奇吧。」

「你相信我的直覺啦～」雨薇嚷著道「我曾經是不良少女呢，什麼人身上有什麼樣的味道，姐姐我一下就嗅出來了。」

「妳以前是不良少女.....？」我不免有著各種想象。

「你放心啦，我不是什麼砍人賣毒品八大行業之類，」雨薇笑說「只是我有一陣子不愛上課，老是逃課，就結識了各種龍蛇混雜的人物，算是見過世面吧。」

「還真的難以想象.....」我注視著眼前這位戴著口罩，也仍然甜美的小女友。

「愈看愈像了.....」雨薇卻沒有回答看著我的身後「鹿儀她都沒有都看別人一眼，好像心事重重的樣子耶。去見男人前都是這樣吧.....」

「唔.....」我背對著鹿儀，看不見雨薇所看見的「那又怎樣呢？」

「哎喲，」雨薇不悅似輕嗔「你怎麼老是幫小鹿儀講好話啦！她是你們的死對頭耶。真是的，我是訢澄的話，那一巴就打在你臉上囉。」

「可是我是說實話呀.....難道、難道鹿儀會是、呃嗯.....援交少女嗎？」

我說出那個令我十分猶疑的字眼，我完全無法想象這個名詞會用在那美豔高傲的鹿儀身上。

「這可是你說的呀，」雨薇說「怎麼樣，你看不起援交少女嗎？」

「當然也不是，我從來對這些沒有反感。」

相比以感情來欺騙金錢與物資的拜金少女，什麼援交少女出租女友，也至少是明買明賣。

「下車了，她下車了~我們也走吧。」

雨薇拍著我的肩頭說，我們牽著手，像情侶似的混在車站月台的人群裡。我看著遠處，鹿儀身上咖啡色的格紋大風衣還算顯眼。

我不知道跟蹤到底要怎麼做，但正常人也大概不會想象得到，自己正在被跟蹤吧？

我們跟著鹿儀來到地面，是一般旅客會來的購物區，也是親朋好友到街外用餐會常去的聚會地，一個年輕女生來種地方，實在有太多可能性。

聖誕將至，大商場內外都已經五光十色的聖誕燈飾與佈置。雨薇拍打著我的肩膀：

「小果小果，快幫我拍一下那燈飾，超漂亮的!!!」

「妳到底是來幹什麼的呀.....」

雨薇在我身邊肆無忌憚地拍著照，我則注專留意著鹿儀的動態。她似乎有點漫無目的地亂逛，有時在時裝店的櫥窗外駐足，有時候又走進手機專賣裡，劃著最新型號的手機。但如果只是一個人來逛街的話，又穿得太過漂亮了，連臉上都好了妝。

「喂~我們現在是情侶耶，你投入點做點情侶該做的事情吧。」雨薇挽著我手臂嚷著說。

「例如？」

「例如毛手毛腳呀，摸摸我的屁股呀，兩個人像粘在一起的走路呀，沒事就吻我呀.....」

「我可不想成為視像新聞的頭條呀。」我說。

鹿儀自己逛了一回，便進入了一家咖啡館，本來我也尾隨進入，雨薇卻拉住了我說：

「你白痴喔，那裡面那麼小，人又不多，一下子就發現是我們啦。」

「那要怎麼辦？」

「當然是要在外面攬攬抱抱啦，我要好好享受一下異地戀呢。」

雨薇一揮手便又抱住我。但夕陽西下，氣溫開始驟降，我開始感受到真正的寒冬。儘管雨薇的身

體再柔軟再溫暖，看著鹿儀一個人在咖啡館裡面喝著熱咖啡，我突然覺得自己幹嘛要冒著寒風做這種鬼崇的行為呢？

但雨薇雙眼卻抬頭，著迷地看著這充滿金錢與時尚的大城市，看著宏偉的高樓大廈與各種聖誕燈飾，臉上帶著新奇有趣好玩，一次滿足你 n 個願望的笑意，完全轉化成旅客模式了。

「薇薇，妳說之前是不良少女，又怎麼會成為體操選手？」

街上的寒風吹得我一陣冷戰，我便隨便找些話來說。

「因為膩了呀。」雨薇抬著頭說。

「膩了.....？」

「其實當小混混也沒在幹什麼，用台灣人的話來說，就是『打屁』。每天就騎著機車到處跑，抽煙罵髒話，去打撞球，沒事就吵架，然後就跟看起來有點帥的男生愛愛.....可是，這種生活大概一兩年就覺得很無聊，那我就嘗試去唸點書，學學別的事情，就這樣囉。」

雨薇輕描淡寫的說。我挑了挑眉頭，這時侯我該說什麼呢？

「哈哈哈哈哈，不用想著給回應啦，也不過就是這樣嘛。人呀，一件事情就算再喜歡，做久了還是會膩。」

「做愛也是嗎？」我隨口說。

「哎唷～」雨薇嬌羞了吻了吻我說「不知道耶，至少現在還沒有，跟你沒有，跟丫璇也沒有，說起就想再摸摸小絲明的巨乳了.....」

我敲了敲雨薇的鬼頭鬼腦，轉頭看了一眼咖啡館。

鹿儀正在離開咖啡館。

「她要走了！」我驚叫。

「什麼!？」雨薇看過去。

我們兩個都慌忙跟著鹿儀拐過街頭，像跟蹤狂似躲的燈柱後，看著重新走進人群裡的鹿儀保持著距離。

「都是你啦！顧著人家跟卿卿我我！」雨薇抱怨著說。

「.....是我的錯嗎？」

鹿儀接著走進了一家普通的食店，坐下來用餐。

這就顯得更疑惑，一個女生，怎麼也不會一個人在街上蹣跚那麼久，又一個人用餐，那證明了鹿儀今天晚上，一定有事情要做。

「那麼我們也來吃飯吧～」雨薇悠然說「台灣沒有聖誕節耶，我得好好享受一下這美好的節日氣氛？」

「台灣沒有聖誕！？」我驚詫地說。

「嘿嘿，你們不知道吧！」雨薇捏著我的鼻子說：「那跟歷史有關啦，說起來會有複雜。不過你們很幸福呀，活在一個有浪漫聖誕的文化環境裡。」

這一次鹿儀選的店比較寬闊，坐位也多，我跟雨薇可以輕易進去，在不完全被注意到的角落坐下來，一邊點餐吃飯，一邊觀察著鹿儀。

貳叁 | σπασία | 阿絲帕西婭 γ

「說真的，我大概只能幫你們到這邊了，來，老公～啊～～」

雨薇用飯匙勾起日式的黑椒鐵板燒炒飯，遞到我的嘴前，我也只好乖乖地被餵著。

「妳這是什麼意思？妳要回去台北了嗎？」

我記得雨薇才來了大概一個月，所以她應該是明年一月中才回去。

「不是這個意思呢，」雨薇微笑說「而是不管今天晚上我們有沒有發現小鹿儀的弱點.....之類吧～之後要如何做，就要看你們體操隊了，我實在已經沒有再幫你們。我想，丫澄，藝莉醬、丫琪，其實對小鹿儀也已經有自己的想法了。丫璇就更不用說，剩下來就看你而已。啊～～～」

「這一點.....」雨薇看來很喜歡餵著我吃飯來好玩，我又只好吃了一口「我也實在是.....坦白說，我跟鹿儀無仇無怨，她也不會去搔擾藝莉醬什麼的。」

「毋是啦（不是啦）～」雨薇又用台語說「你完全想錯方向了，老公。」

「不然那是.....」我完全不明所以。

「我問你一個很簡單問題喔，」雨薇放下鐵勺，用拳頭支著下巴說「你覺得小鹿儀為什麼不跟你們和好呢？」

「噢、這個.....」

我從沒有想過這問題，我只想起每次會見鹿儀時的火藥味，每次都沒有好收場的結局。

「你就想想看。藝莉醬不見得是那麼小氣的人，她也從沒有直接退出啦啦隊；八卦館那次呢，她雖然說自己輸了，但其實跟你們打成平手，我聽你們的覆述，甚至覺得是你們差點就輸了；最之前那Maple Speed的大賽，啦啦隊其實也拿了第三名。體育部成立，更不見得她有壞處。小鹿儀又不是笨蛋，為什麼不跟你們合作呢？薇薇不懂耶，老公知道嗎？」

「她就討厭我們吧，是私怨吧。」我簡單回答。

「如果真的是那麼討厭，簽個名不就解決了嗎？你們不就以後都不會去煩她了嗎？為什麼不呢？」

「妳的意思的，」我疑惑地看著雨薇「鹿儀也並不討厭我們。」

我窺了一眼遠處的鹿儀，她已用完餐了，只是在用著手機。大概沒有想在在同一家店內，就有另外兩個人一股勁地談論自己吧。

「我很幸運呀，」雨薇忽然執起我的雙手，換了話題說：「我能遇到你們、老公跟丫璇妳們每一個人，你們早就知道怎麼去愛身邊的人，而你們也願意被愛。可是呢，我以前也有遇過這樣的女孩呀，對她們來說，愛意可以比恨意更難接受。」

「愛意比憎恨更難接受……」我重覆著說。

「老公，我可以愛你嗎？像你愛其他女友們一樣。」雨薇像猜謎般說著。

我不禁笑了，反握起她的雙手，只是對她說：「當然可以呀，而且薇薇妳幫我們已經夠多了，是我們要感謝妳才對。」

「別客氣啦，我是真心想要跟你們在京都再見呢。欸，老公，待會小鹿儀的事情結束後，我們不要去開房間。」

雨薇那麼直截了當地說出『開房間』，我幾乎以自己的誤會那意思，可是雨薇的腳已經在我的大腿上輕劃，我就知道我沒有理解錯。我沒好氣說：

「妳還真有這種閒情呀。」

「唔……」雨薇發出嬌憨的抱怨「人家難得來了嘛，老公就人家去一下嘛。」

雨薇穿著球鞋的腳尖在桌上勾到大腿間，我怕她這樣下去就真的要踩到我的褲檔上，便伸手捉住她的小腿說：「好啦好啦，那就去吧。」

「嘿嘿……好，我來看一下房價，哈哈～」

「哎，鹿儀要走了。」

這時鹿儀已用完餐，我拉著雨薇便就跟著出去，外面已經完全入黑了，寒風乘著夜風格外粗暴。雨薇緊挽起我的手，抬頭讓寒風吹拂著她的臉與深楓色的曲髮，她說：「呼～好浪漫哦，我就是這種感覺～」

我們尾行著雨薇，來到稍微遠離鬧市的小公園裡。

晚上七時多，還未到酒殘餚盡的休憩時間，冬風冷冽，小公園裡就只有一兩個漫無目的的老人。

鹿儀從口袋裡抽出一根煙，點燃，然後流暢地抽起煙來。

「小鹿儀還是戒一戒煙比較好耶，她這樣一天都五六根了吧。」

我們走到樹叢裡，我背靠在樹上，而雨薇探頭往外看著。

鹿儀坐在長椅上，孤獨地抽起了煙，蒼白的燈光下煙霧，看起來格外淒冷。

雨薇拿起手機，開啟相機模式。我跟雨薇都知道是時候了。鹿儀每個禮拜四晚上的行蹤成謎的原因，將要解開。

鹿儀抽完了一根煙，用高跟鞋的腳尖抵滅了，又點起了另一根。

就在她的新的一根煙大概抽了五分之三，有一名身穿畢挺西裝的中年男人，來到鹿儀的身邊。

雨薇舉起手機對準兩人，放大鏡頭對焦，我也不禁探出頭去看。

「我說了多少次，妳抽煙沒所謂，但不要抽那麼多，也不要公然地抽。」

冬夜的公園很安靜，聲音雖有點遙遠但仍清晰傳到我的耳裡。那男人語氣倒不像厭惡，而像關懷。

鹿儀沒有理會，只是再抽了口煙，然後便踩熄了煙蒂。即使燈光昏暗，我仍然能看著她臉上的冷峻，她說：

「為什麼不去酒店？今天晚上又不行了嗎？」

「我家裡有事，今天晚上不行了。」

男人抱住鹿儀的肩頭說。

「那這個禮拜.....你會看我練舞嗎？」

「這個、我可能有別的安排，那天下午——」

啪。鹿儀賞了那男人一把掌，無聲的夜裡清澈響亮。

「我.....」

啪。又是一巴掌。就正鹿儀想要用擱出三巴掌，男人卻抓住了鹿儀的手：「好了，如果有紅印，我老婆會發現。」

鹿儀別開了頭，身體是氣極的顫抖，她眼睛怒瞪，強忍著要流出眼淚。

「妳還好吧，」男人對鹿儀說「最近是你們啦啦隊的事情，或是課業壓力太大了嗎？」

「不.....沒事.....」鹿儀用生硬的聲音說「你既然沒空，那就走吧。趕快滾。」

鹿儀似乎罵了那男人一句，但語氣似關懷而不像責備。

「這些你先拿去，我改天再來看你.....」

男人從衣袋中拿出一個信封，放在鹿儀的手裡。鹿儀沒有反抗，接過信封，但與其說她不抗拒，不如說她不在意。

男人抓住鹿儀的雙臂，低下頭來，這一次鹿儀雖然顯得有點抗拒，但最後她還是閉起了眼，昂起頭。

兩人接吻的時候，我聽見雨薇相機的快門，發出像斷頭台的聲響。

鹿儀獨自坐在公園的長椅上。每一次都是這樣。

眼流無法制止的從她的眼角處流下，她並不想哭，但這是她身體深處，源自靈魂的反應，這至少證明了她並非若無其事。

她抹著臉上的淚，間或有淚水滲進她的嘴裡，咸澀的苦味與香煙焦油的味道混成了更重的哀傷，令她的眼角再一次模糊，奶白色街燈溶成半透明的霧。

鹿儀收起信封裡的金錢，然後拿起香煙，咬在嘴裡，點燃起來。

「可以也給我一根嗎？」

鹿儀嚇了一跳，先是被陌生人搭訕的厭惡與憤怒，然後是夜裡孤身一人的慌張。

再然後，是驚訝。

我在她身邊坐下來，乘她仍然訝異著，兩指奪去她口裡的香煙，咬在有唇膏的香氣的嘴煙，然後深吸了一口。闊別良久的香草與焦油隨著呼吸流進我的氣管，穿過我的肺部，令尼古丁滲進我的身體裡，又從鼻孔中呼出去。

我嘗試用Daniel Craig扮演的James Bond的語氣說：「作為女生來說，你抽得還算蠻濃——」

啪。

占士邦在哪一部電影裡被女人掌摑過？歡迎讀者搶答。無酬。

我嘴裡的香煙掉到地上。好可惜呀，我不是煙民，但我知道煙稅很貴。

鹿儀用怨恨交加的眼神盯著我，澄澄呀，妳那一巴掌還在我身上了。

鹿儀掌摑過我後，並沒有說話，只是檢起手袋準備離開。

「鹿儀！」我喊住她說「我只想跟妳說，我看見剛才的事情，妳跟那男人的……」

鹿儀憤然回頭，對我連珠炮發地低吼：「那又怎麼樣！？我男友炮友本來就多的是，就算我是收錢的妓女又怎麼樣？就算我喜歡錢就張開雙腿給男人上又如何？這犯法了嗎？你憑什麼來搞亂我的生活啊！！」

然後，我拿出雨薇的手機。

「薇薇剛才把妳跟那男人接吻的照片拍下來了。其實我並不同意薇薇的做法，」我說著「但如果妳說我們憑什麼，就憑我們必須要讓體育部獨立。鹿儀，正如澄澄所說，我必須要對妳強硬。」

「你們、你們這群混蛋……」

鹿儀咬著眼淚，深棕色的頭髮恍惚成了狂暴的火，燃到她的眼裡想要拼發，把我燒成枯骨。

「鹿儀，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與妳為敵，我只希望妳能聯署——」

「夠啦！！！！」

鹿儀突然放聲高喊，那以女生而言非常遼亮的聲線震撼著凜冽的空氣，公園裡的樹木沙沙作響，城裡微光的夜空響起了回音。

「我會……！！」鹿儀雙眼流起痛恨的淚，在孤絕的路燈下像靈魂的碎片「我明天就會立刻動用『決議權』，禁止你們引用『決議權』為體育部獨立！！夠了！，我受夠！！我就是要與你們為敵！！我就是要、我就是要——恨你們呀！」

貳叁 | σπασία | 阿絲帕西婭 δ

我彷彿將所有神經都切斷，獨自在身心投入柔軟的床褥裡，看著時鐘酒店的假天花，假天花裡裝置了明亮的照明燈。

我其實並沒有太多來時鐘酒店的經驗，首先是身為學生的我們沒有那麼多資金，而我跟以前的女友要親熱，趁著下午家中沒有人的時候在雙方的家裡，反而還比較自在。

我拿著手機，看著通訊錄上的名單，樂璇、藝莉、森琪、絲明、泚澄。我注視著這數位我最熟悉的「聯絡人」，竟想不到我應該可以從何說起。

大概到12小時以後，體操隊將會迎來新一場劇變。我離開床上，走向窗前，看著窗外繁華擠擁的夜色，彷彿感受到即將來到的暴烈冬風。

我不其然想，為什麼會來到這一步？

我們與鹿儀之間如何真的有「宿怨」，那到底是從何時開始？是藝莉決定要離開啦啦隊的時候嗎？是Maple Speed擊敗她的時候？抑或是我在八卦館的天台激怒她的時候嗎？抑或，是剛才那一瞬間，我們才真正成為了鹿儀的敵人嗎？

喀喀。

有人在敲房門，我走到門前，看了看窺視窗，便打開門：

「妳到底跑到那裡去了啦？」

雨薇站在門前，舉起V字手放在頭上，擺出活力無限的嬌笑：「我啊？我去勾引男人了呀。」

「勾引……」我照樣摸不著頭腦「那該不會——」

剛才鹿儀憤恨交加地向我宣戰後，我帶著複雜的心情回去找雨薇，雨薇卻不見了，我拿出自己的手機一看，才發現她早就傳了短訊給我，說要先她訂好的時鐘酒店，而訂房人的資料在她的手機裡。

雨薇的手機在我手心，對於她到底去做了什麼，我是擔心大於好奇。

「嘿嘿，」此刻雨薇卻安然無恙地對我說「放心啦老公，薇薇這身體還是屬於你的，一根毛都沒有被別的男生碰過喲。」

雨薇抱住我的懷裡，我關上門，跟在她慣例地熱吻了幾輪，她又在房間裡到處張望著：

「嘩塞，環境不錯嘛，也很乾淨咧，我看看、有啤酒也有汽水，老公你要喝嗎？」

「我就不用了。」

我搖搖頭說，坐在床上看著好奇心爆發的雨薇，她又跑到去看浴室後，就來到身前，騎到我的身上說：

「老公怎麼不說話啦？跟小鹿儀搞砸了吧。我沒有聽到最後喲，到底怎麼了。」

我不知道雨薇是什麼時候離開樹叢的，便把與鹿儀的對話從頭到尾說了一次。雨薇聽罷，也嘆了口氣說：

「唉～那也沒辦法呀，也只能如此了。」

雨薇挪動著下身，裙下的私處精確在我的褲檔上前後磨擦。我捧起她的屁股，說著：「都是妳惹的禍呀薇薇，如果不是聽妳的，就不會又要再次跟鹿儀對戰了。」

「所以呢？怪我囉。」雨薇扮出明知故犯的笑容「難道不這樣做，老公你又能有突破嗎？丫～～」

我本來想回答那總比現在好，但我知道又被雨薇笑我軟弱了，我使用我全身最堅軟的部份，挺向她最敏感的部份：

「妳剛才到底去做什麼了，快點說。」

雨薇卻嬌嗲地噘起嘴，甜美的紅臉展露誘人的媚態：「那是秘·密，老公吃醋了嗎，妒忌了嗎？就算妳逼供薇薇也不會說、丫呀～」

我抱住雨薇的肉體翻到床上，拉開她黑色的毛衣外套，白嫩的肉體上，是性感的桃紅色蕾絲胸罩，微略透明的質料透視著深紅色的乳首，三角內褲則顯露她略帶凌亂而茂密而陰毛，我拉下她的內褲說：「妳是怎麼也不會說是不是？」

「不·會·人·家·就·是·不·說、啊～」雨薇裝成可愛的娃娃「老公好壞、丫～老公用雞雞插人家、丫～！」

我脫下長褲與內褲，露出陽具，用龜頭壓開羞澀的肉唇後，後毫不猶疑地插入。雨薇抬起頭脖，嘴上的笑容暗示著淫穴被陽物穿過的滿足，快感與疼痛感的交集，令她不禁皺起眉頭，發出妖媚的呻吟。我挺著腰間，緩緩抽送：「妳不說我就插到妳說出來為止。」

「啊～～不說、人家不說、老公插死薇薇也不說.....啊丫唔～～」

雨薇的性器也是屬於敏感型的，幾下動作便讓愛液橫流，借助粘緊的肉壁，我抓住雨薇的大腿，猛力推向深處，龜頭直搗花心，好像要將雨薇的小穴，變成我陽具的形狀。我輕握著尖挺的胸罩說：「看妳喜歡嘛，薇薇姐。」

「呃——老公——慢慢做啦.....不要急嘛——丫！丫！丫！」

聽到雨薇嬌嗲著要我慢下來，我更是奮力亂頂，然後下身壓在雨薇張開的陰戶上，洩出的粘液沾得我跨下一陣冰冷。我慶幸我的長度不算很誇張，但就剛好適合大部分女生的桃源，弄得雨薇閉起眼，小粉拳扭著被單，抬起眼，受用不已的舔著嘴唇。我故意凝然不動，壓著蜜蕊，欣賞雨薇雙腿顫抖，雙頰潮紅的表情。

「丫.....哈.....唔.....討厭啦.....老公、丫不要啦.....」

我低頭含嚼著雨薇微張的小嘴，跟她翻弄了好一回舌頭：「那薇薇姐到底想怎麼呢？」雨薇的花心被我欺壓著，身體散發著性快感的溫熱，不斷吞嚥著唾液濕潤乾燥的喉間，「老公快動嘛，薇薇的穴穴喜歡小雞雞一直動哪.....丫啊.....唔丫——對哦~哎唷.....」

我聽令繼續抽送，雨薇的肉壁緩緩律動，時鐘酒店裡二人世界的放縱感令我精關鬆動，馬眼酸癢著想要噴發，我想解開雨薇的胸罩，她卻制止我的雙手，嬌吟著說：「唔~~~老公.....好漲喔.....要射了嗎.....」我說：「對呀，要全都射進小穴裡。」雨薇卻舔著嘴唇說：「先不要嘛，射在薇薇身上好嗎.....好久沒這樣了.....嗯.....」

聽見這奇怪的要求，我不由得有點卻步。但雨薇卻媚眼如絲，伸手撫摸自己的胸口與腰肢，彷彿那泛汗的皮膚也是她的性器，加上我也箭在弦上了，酸麻的馬眼指示著我的下身繼續抽送雨薇的蜜肉。雨薇腰間一顫，小花心吸弄我的前端，我拔出紅腫的陽具，兩下套弄，一道道白濁的拋物線，便潑濺在雨薇的身上。

「嗯哼哼哼.....老公射好多哦.....滿身都是啦，連臉上都有哩.....好暖哦.....」

由於是今天的第一發，精液濃烈昇起刺鼻的腥氣，雨薇身上散落著點點花白，竟然還用手將抹玩著身上的精華，我忍不住拿起雨薇她放在床邊的手機，把這淫亂的場面拍下來。雨薇這倒是尖叫著，害羞的掩起了眼睛。雨薇說：「待會淫照流出了怎麼辦呀.....」我說：「這是妳的手機啦，妳不想留著就刪掉吧。」

我拿毛巾抹乾淨了雨薇的身體，解開她的胸罩，還好精液沒有沾到胸部，我可不想品嚐自己的體液，我低頭舐著她深紅色的乳暈，半硬的乳頭瞬間勃起，突出像軟軟的糖果：「好啦，不開玩笑了，薇薇妳剛才去做什麼了，跟鹿儀還有那男人有關的吧。喂——」

雨薇說著突然敏捷的翻身，換成我平躺在床上，她俯視我的眼神明顯仍未飽饜：「嗯哼，我就是不說，嘿嘿，我寧願用嘴巴做別的，也不要說.....」

「薇薇，妳，嗚.....」

她竄身到我的胯間，握住我無法軟下的硬物，吻著我的根部，食指與姆指套成圈，捋動著龜頭，然後小舌頭向上遊走，吸嚼著我龜頭下方最後敏感點，我一下勃動，殘餘的精液及新一輪的前列腺液便冒出來了。

「唔、嚼.....」雨薇吸去我的體液，擺著魔女似的淫笑「老公現在要我說嘛？」

「妳這小痴女.....」我摸著她滾熱的臉龐說「來嘴巴再張開點。」

「老公才最痴漢啦啦.....唔.....咻 - 咻 - 嘖.....撲啾.....」雨薇挽起頭髮，含住我重新挺立的陽具，毫不避忌那上面應該都是她自己的愛液，閉著眼，專心將吸嚼我的海綿體寶寶，舌頭在龜頭上打轉不停，虎口靈活的扣動根部。弄得在她的嘴巴裡跳動頻繁，她張開口，彷彿啜飲著解渴的冰棒說：

「小滴滴又要射了嗎？真不持久.....要不要給姐姐喝一點？」

「當然可以，來～嘴巴張開。」

「你想得美咧～」

雨薇卻旋地翻起身，背對著我，胯開雙腿跪下來，美麗的臀部正對著我，扶好我的小莖，對準她濕漉的陰阜，由上而下的吞沒了我，緊緻的嫩腔加上身體的重量，產生了有別於抽插的舒暢。

「嘻嘻……丫……一進來就亂跳……死老公……哼……嗯……」

期待以久的騎乘位令雨薇更為興奮，她扶著我的雙腿抬動腰間，肉壁收縮有致，套弄得我的腦袋都要溶化了，我拍打她的屁股說：「妳背著我，我什麼也看不到呢。」雨薇卻已經全情投入，享受著淫穴被陽具撐開再撐開的快感，嬌嗔著說：「才不讓你看～丫……不讓你玩咪咪，不讓你摸穴穴，不讓你看人家被雞雞幹的騷樣……嗯……誰要你剛才那麼兇、亂插人家的小穴……啊丫……」

我突然想，如果是樂璇會怎樣呢？唔……我應該已經屈服了吧。雨薇刻意加速，屁股飛快地套弄抬起又下沉，我的小腹好像受刑似的酸麻著，窄小的花心不斷吸壓著龜頭，乳白色的淫液粘膩著我的小腹，發出瀝瀝的淫聲。

「哈啊……還是這樣……最棒啦……嗯……老公怎麼不講話……丫、丫」

作為被動一方，我什麼也不能做，也不知道該說什麼。我揮掌拍打雨薇的股肉，雖然不是認真的用力，但也足夠發出響亮的啪啪聲，雨薇尖叫道：「丫——！不要啦——老公打人啦……唔哼……丫——」我擱得雨薇的屁股片片胭霞，微量的痛楚令雨薇的小穴一陣痙攣，嘴裡呼息綿綿，我便坐起身子，抱著她的腰身，第二輪的精液催促著我提腰蹂躪小穴。雨薇她反手環抱我的頸際，滿臉是高潮前的失神，只懂得隨著被頂弄而尖叫。

「啊啊！壞掉啦……老公……嗯、呀……薇薇要壞掉啦……」

我玩弄她腿間外蹺的小珍珠，雨薇一聲悲鳴，全身打戰，花心被龜頭插得猛顛，湧流出溫熱的愛液，如此良夜我也沒打算留有後著，便捂住雨薇的雙峰，在她痙攣高潮的同時，將熱濁灌進她的身體深處。

「啊啊啊——老公好壞丫——！！呃啊——」

我倆的下身像失控似的顛抖，而上半身卻相擁，用舌吻交換高潮後的餘韻，我輕撫著她濕淋淋的下身。雨薇喘著氣說：「歹勢啦，人家可不會像丫璇那樣會噴水呢……」我笑說：「藝莉醬跟琪琪本來也不會呀。」雨薇嘻地笑了：「那就是說，老公也會調教人家麼？啊……」

我將雨薇的身體拋向床上，猶有硬度的小莖強行從後突入，雨薇攬著枕頭羞笑著，屁股像高高聳起，腿間滲著精液與愛蜜，我趁著戰意未退，便再次挺動起來。雨薇高潮過後雖然顯得有點疲累，但肉壁被摩擦的刺激還是令她腰肢輕擺。

「唔……老公要一夜三次郎嗎……啊……怎麼還硬啦、啊！啊！」

我腦裡空白一片，只感到小莖插在雨薇的淫腔裡，不住衝撞酣戰以久的穴肉，令前端獲得源源不絕的快感，粗硬的莖身也令雨薇接連浪叫。我雙手伸前，爪握著拋動的雙乳，用力搓揉：

「不好好教訓妳，妳又去勾引男人啦。」

「啊～才不會啦...啊丫～薇薇只給老公插啦.....丫啊.....丫喲、嗯最壞了.....」

我傾前身體，用盡力氣，以癢痛龜頭突刺著雨薇的嬌蕊，緊貼著雨薇滿是汗液的背，牽拉著她的乳尖。吻著她卻既甜美又淫亂的臉，她輕咬著嘴唇，放肆的淫慾直達她的腦際，在一雙媚眼裡表露無遺。雨薇配合我的攻勢而翻起纖腰。

「我要.....丫跟丫璇說.....老公欺負我.....丫、又來了、死老公.....呀——」

短時間內的連續射精其實會令人精疲力歇，但雨薇的甜膩、小穴的敏感、豐滿柔軟的雙乳，都令我沉醉在馬眼處的快感不能自拔，我集中精神，從後飛快地抽插著雨薇，雨薇滿是體液的嫩穴被插得咕滋作響，再一次迎來高潮的她吐著桃舌，花蕊一陣滾熱，抽搦的穴肉令我小莖一酸，再一次噴發出滾熱的濃精。

「不、丫、不要.....呀.....穴穴好熱——丫！丫！丫！丫」

我眼前一片微暈，只感到雨薇又洩了暖暖的一片淫水，我累極頹然攤在床上，雨薇躺在我的身邊，靠在我肩上呼著滿足的鼻息。她輕聲說：「討厭咧～弄得人家裡面都痛了啦，要人家明天怎麼練習啦.....」我愛撫著她被我抽弄得稍為紅腫的外陰：「才只是高潮過兩三次嘛，這種程度難不到薇薇姐姐的。」雨薇笑著抱起我的肩頭：「那老公覺得，到甚麼程度才會難倒薇薇呢.....嗯啾.....啾啾、啾啾.....」

我與雨薇在床鋪上糾纏地擁吻著，她的手掌曖昧地再次輕撫我的性器，我不知道她只是貪玩還是仍然需索。我看著她那在餘韻中仍然美滿的嬌笑，問道：

「薇薇.....我們現在所做的，是對的嗎？」

雨薇的妙目水靈脈動，她伸手摸著我的臉說：「你是說我們在開房間愛愛嗎？」

「妳知道我說什麼的。」我微笑說。

雨薇輕輕按我的後腦，要我埋頭在她柔軟豐滿的雙乳上：

「老公害怕了嗎？你怕會輸給鹿儀嗎？」

我的耳朵貼在她軟綿綿的右乳上，聽著她的心跳像原始的鼓聲。我說：

「不，輸也好，贏也罷。我更在意的，是鹿儀會否更痛恨我們。甚至.....我也會、我們也會變得痛恨鹿儀。」

雨薇纖柔的指間掃著我的髮梢，我只能軟弱而依戀地擁抱著她的身體。然後，雨薇說著，聲線像能撫平我思緒的安眠曲。

「那你呢？你會選擇去恨，或是去愛鹿儀？」

貳肆 | ρις | 厄里斯 α

貳肆 | ρις | 厄里斯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圓形廣場。

據說，後來有人把那年聖誕發生的事情，稱為「聖誕校園內戰」。

我不知道充滿古早動漫氣息名字是誰起的，但至少我本人其實並不同意這說法。

作為參與者之一，我只認為那是一場對決，一場付出我們每位參加者的心思、力氣、智謀、情緒與所思所想的對決。

這不正是體育活動的精髓嗎？我們參與體育比賽，不正想讓以我們的所有，以勝過與我們比拚的所有人嗎。

跟世上各種真正殘酷血腥的戰爭比起來，我們只是一群為自己小小的夢想而進發的年青人。

如果有人認為那是一場戰爭、或是內戰，我只能說當中最大的差別在於：我們並無惡意，我們只是為我們認為有價值的事物而付出。

至少我們體操隊這一方，是這麼想的。

那天，我步上石砌的梯間，在山上校區的圓形廣場裡，鹿儀已穿著她黑色雙排扣風衣，靜待在廣場中央，手中拿著一份文件。

「想了幾天以後，」鹿儀對我說「我好像有點清醒過來了，那天晚上對你大吼大叫，抱歉呀。」

天氣愈來愈冷了，寂寥的校園裡冷得連雙手有微微發痛，我吐著白氣，對她說：「妳是認真的嗎？」

鹿儀朗聲笑著，用逼人雙眼盯著我：「當然不是呀，怎麼可能呢。」

「所以我們再沒有談判的條件了嗎？」

「沒有了。」鹿儀展示手中的文件「這就是我剛剛發給學生議會的決議權動議，你們體育部，這學年已無法獨立。」

我沒有接過鹿儀手中的，也不需要，但我肯定那是真的。

「真的值得嗎？」我問鹿儀。

「值得呀，」鹿儀抱起雙肘「我多想看你們失落，你們痛哭，你們心裡嚷道『唉呀，我本來就不應該招惹鹿儀呀』。」

我搖了搖頭，說著：「關於那個男人——」

「那與他無關！！！」鹿儀怒吼，圓型廣場裡響起了四方八面的回音，像有無數個鹿儀對我施以詛咒。

「我想說的是……」我直視著鹿儀那明亮與灼人的雙眼「妳值得這樣對妳自己嗎？」

鹿儀沒有回答，雙眼只是凝靜而尖銳地看著我。

我嘆了口氣說：「妳就當我是女友太多，開始妄想女人很簡單吧。我現在是愈來愈真希望，能跟鹿儀妳成為朋友。」

「哼，」鹿儀像無奈被冷笑話引得發笑「但我不想呀。」

「鹿儀，」我呼喚她的名字「我再問最後一次了，妳真的要這樣做嗎？」

鹿儀穿著修長的黑色牛仔長褲與長靴，她交叉雙腳，用厚重的腳跟敲著地面：「我已經做了。」

「那麼……」我也從懷中抽出一份文件：「我們體操隊也引用『決議權』，要求凍結啦啦隊的『決議權』。」

鹿儀得意洋洋地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你們這樣做又有什麼用呢？好呀，我給你們繳械了，那我們的立場就變成一樣的啦，但我們啦啦隊不缺補助，需要補助及獨立運作的，是你們，而不是我。」

「妳說的沒有錯。」我坦然說。

「好啦，那你滿意了吧」鹿儀輕挑地說「體操隊的『決議權』完蛋了，體操隊的『決議權』也完蛋了。快滾吧。」

我搖了搖頭：「我們今天就要令體育部獨立，而我們要求所有體育社團，包括啦啦隊都參與在內。」

鹿儀歪嘴著僵硬地笑著：「喂喂，那我問你們你們都已經用了『決議權』啦，還有什麼方法呢？繼續推動到五年後嗎？十年後嗎？」

「妳果然是忘記了呀。」我卻處變不驚地說。

「啊……」鹿儀那面具般生硬的微笑凝住了。

「妳忘記了嗎？」我對鹿儀說「八卦館裡真正的解謎者，從來都不是我或是妳呀。不是嗎？」

然後，鹿儀眼裡透露出她被沚澄掌摑時，更劇烈的震驚。

我回頭對身後的階梯說：「妳們都出來吧，我們來讓鹿儀見見我們預定的體育部主席。」

「殺了她吧。」

我們大吃一驚望向說話的人，而會說出這種話的，自然就是——

樂璇。

十二月十八日。早上。體育館。

我們所有人在體育館中圍成圈。我把昨天晚上我與雨薇的行動，鹿儀的宣戰（關於她與那男人的關係，我只偏重就輕地說了）向所有人解釋著。

「妳們怎麼這麼驚訝啦，」樂璇掃視著我們說「難道還有別的方法嗎——好啦，明明妳的臉也別那麼害怕，我是說笑而已。怎麼可能殺人呢，哈哈。」

我兀自鬆了一口氣，呃，這不等於我真的相信樂璇會……

「如果，」訢澄向絲明問「我們直接用決議權，反對鹿儀的決議權，那會如何？」

「那、那就……互相抵消……」絲明不用思考就回答說了「但……我們也就無法讓……體、體育部成立。」

訢澄也了然於心地點了點頭。那就是等於兩行子彈列車對撞，我們雙方也會車毀人亡吧。就算我們抵消了鹿儀的決議權，我們自己最要緊的體育部卻寸步難進。

「那真的只能全面開戰了嗎？」藝莉貌似十分神傷地說「我可不想再跟鹿儀這樣鬥下去，很累呀……」

我倒是理解藝莉的憂慮，如果繼續這樣相鬥，我們不但不知道結果，而且還會耗費我們的時間精力。

「丫~~~~~!!!好煩呀!!!為什麼呀!!!」樂璇焦急地跺著腳「為什麼我們只需要想去京都比賽嘛，要搞那麼多事情呢!!!」

——其實這緣起是妳的Maple Speed花太多錢。我心裡默默地說。

「好了，」我拋棄內心的抱怨，對所有成員說「其實今天我召集大家，除了想聽聽各位提出的解決方案外，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再次問大家。」

我掃視眼前我認識的每一位女生，每一位與我分享過感情與經歷的體操隊隊員，我問：

「這只是一個單純的設問：**有人想要放棄嗎？**想要放棄體育部獨立，我們再去找別的方案籌款，那至少能買到機票去京都。」

我一字一詞清晰地說著，說完這簡單問題。To be or not to be。

體育館中無比寂靜，樂璇、藝莉、森琪、泚澄、絲明，她們沒有回答，但也沒有左顧右盼，然後幾乎是同時回答：

「當然是、不可能呀!!!老公你白痴喔問這種問題!!!要開打就打呀，誰怕誰呀!!!」

「到來到這地步啦!當然絕對不會放棄呀!我可不要回老家的機票錢都得求回來呢!」

「我不要!我都、我好不容易才決定就算父母發現也要去!!!」

「小果我都特別歸隊了，特別為了你們東奔西跑，你不會這樣小看我吧?連鹿儀我都槓上了。」

「不、不、絕、絕對.....絕對、不、不要放棄!!!這、這一定有方法的.....!!!」

那像一陣交響樂的叫喚直達我的腦髓與心坎，我嘆了口氣笑了起來：

「呵呵，好的，我明白大家的想法了。那麼，好吧，我們回歸主線，我們要如何逼到鹿儀屈服呢。」

「ちょっとまって(等一下)，」藝莉伸手說「澄澄，妳說妳槓上了鹿儀，這是什麼回事。」

「那、那個呢，說起來有點複雜、那個先不說吧.....」泚澄心虛地看了我一眼，我也只好裝作一無所知。

「如果.....」森琪這卻舉起手「如果.....我們先抵消啦啦隊的決議權，再用決議權令體育部獨立呢。」

我、藝莉與泚澄都用奇怪的眼神望向森琪，然後再互相對望，確認自己沒有理解錯。終於還是由身兼學生議會幹事的絲明說出標準答案：

「森、森琪同學，這、這也不可能、因為、因為.....決議權規定了，只能有一項、一項動議，不可能同時、同時針對.....啦啦隊、又要有體育部.....」

絲明說完後，森琪卻像是驚訝於我們驚訝：

「今年在八卦館拿到決議權的，不是有三個隊伍嗎？」

Ω

十二月十八日。中午。溜冰場外。

「對呀!我們之前怎麼沒有想到呢!」

泚澄拍著手掌輕呼，她平日那冷豔的臉上竟露出恍然大悟的卡通表情，倒是令我忍俊不禁。

「我們都慣了被小璇牽著走，一直沒有想到這一點。」

「難得這一次小璇沒有任何意見呀。」泚澄說。

「哈哈，」我再次笑了「她根本不在意體育部未來要如何運作，她只是想著能不能去京都，是不是真的要殺了鹿儀罷了。」

泚澄受不了地擺手說：「別說這個了，剛才我有那麼一秒以為她是認真的。」

我默然不語，並沒有接著說下去，其實我也曾以為樂璇是認真的。

「好啦，我們進去吧。」

森琪從洗手間裡出來，向我與泚澄說。我見森琪的眼鏡上沾著水珠，她應該是用冰冷的清水沖洗過臉龐。

我們三人經過走道，再一次來到位於校外的溜冰場。

溜冰場上，大約有十名左右滑冰隊的隊員，穿著那藝術品似的冰藍色隊服，各自在冰面上做出流麗高貴的動作，場內都是冰面被劃過敲響的清脆聲。就算不是集體表演，畫面已美麗得如精靈們的共舞。

上一次來這邊，我們還只是一心想要湊夠體操隊的成員成軍。

闊別數月，我們卻已經站在另一個舞台上。

「瑤瑤。」

森琪站在場邊喊了一聲，雖然聲音不大，但眾多身影中，其一個女生回頭望向我，就算再噪吵，她大概還是能聽見森琪的聲音。

森瑤一貫受不了的表情，滑步到我們眼前，腳步依舊敏捷。

「怎麼了，我要練習呀。」

對了，今年聖誕慶典，滑冰隊也是表演隊伍之一。

「我、我想拜託瑤瑤妳.....妳們，啟用『決議權』.....」

彷彿是空氣太寒冷，連聲帶都僵硬了，森琪結結巴巴地說著，森瑤報以理解不能的表情。

我望向泚澄，將手放在森琪的肩上，她卻搖了搖頭，我知道那是她的堅持。

她堅持，要自己親口拜訪森瑤。她的親妹。

「動用『決議權』.....去讓體育部獨立！我們、我們已經有足夠的聯署了，加上你們滑冰隊，那、那一定可以壓下啦啦隊.....」森琪吸了一口氣，總算說完了話。

根據絲明所說，滑冰隊在八卦館事後並沒有去申請認領『決議權』，但也沒有說要放棄。

亦是根據森琪所說，滑冰隊其實是一個鬆散的團隊，團員們比較像是來打工的兼職表演者，校外的表演項目也很固定，從來沒設有什麼隊長之類的職位。

與其說是滑冰隊對學生議會的權力沒有興趣，不如說是沒有人有興趣走出來，肩負這能使用特權的身份。

「你真的猜不到我的答案嗎？」森瑤淡然說。

「我就是知道.....才來親自拜託妳，瑤瑤。我不能眼白白看著，小璇跟大家放棄我們一直堅持的想法，我.....」森琪說著，聲音不覺咽哽起來。

「那是妳們的事呀，」森瑤面無表情地說「我早就過，我對這種事情沒興趣，跟滑冰隊也不會傾向任何一方，我堅持我們的中立。」

森瑤腳步仍然沒半分遊動，似乎會溶化的冰卻在她腳下凝固了。

「可是，可是我們.....」森琪握住場邊的把手，勉強提起聲線道。

「而且，我也不是溜冰隊的隊長，甚至代表也不是，也不懂你們什麼鬼體育部的。姐你跟我說，又有什麼用呢？」森瑤擺開穿著冰藍長袖的雙手說。

「瑤、瑤瑤.....我.....」森琪雙手顫動，好像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欲放棄，要說服森瑤。

「未來姐夫，我姐應該先想辦法躲過爸媽去日本吧。我勸妳還是先帶她回去。」

森瑤說著又擺起腳，在冰面上滑步盪開去。我拍了拍森琪的肩頭，然後向泚澄使了個眼色，她便開口：

「那森瑤同學——」

「你懂個屁呀！！！死瑤瑤！！！」

森琪的喝罵如寒風席卷，整個滑冰場都響起了回聲，不只是我，不只是泚澄，不只是森瑤，連只正在練習的其他隊員都停步不動。數朵藍色的身影，也剎步下來，一同注視著這個在欄杆上絕不起眼的女生。

森瑤皺起眉頭，微張嘴吃驚地看著望森琪。

「妳.....這臭丫頭！死小鬼！！妳是有多自以為是啦！！！」森琪舉起手背，抹著眼邊湧出的淚水「妳比我聰明！妳比我漂亮！！胸部比我大，長得又比我高！！妳根我說妳甚麼都不是、甚麼都不懂！？妳以為自己是甚麼啦！！會有妳來稱讚妳，嘩妳好聰明喔，甚麼都不管，比妳那笨蛋又矮小的姐姐精明多了！是這樣嗎？」

森瑤稍滑前了兩步，對她親姊說：「那、我、我也不是這個意思——」

「妳以為老是聽我們爸媽的話就好了呀！！妳懂個鬼啦！！我每次被爸媽逼我說『好』的時候！妳有幫我說過一句話嗎！妳知道我心裡有多難受嗎！！妳有知道我多希望妳能幫我嗎？？妳就只是不說話！妳就是捧著飯一直吃！！我是妳姐啦！！我是妳唯一的姐姐啦！比妳又笨又固執的姐姐啦！！為什麼我妹妹那麼厲害，就不能、不能一直在站在我這邊嗎？每次都要我們求妳了，我這哭著來找妳了，妳才裝模作樣動一動！妳是在暗爽個屁啦！！！」

除了偶爾孩子氣的哭鬧，我從未見過森琪如此怒號，溫馴如小兔子的她，竟然也會發出這種聲線。

森瑤站在滑冰場中央，怔怔地說不出話，她抬起頭狀若反駁，但又接著低下頭去。

「我、我.....」森琪扶著欄杆，用乾啞的聲線說「我不會說我在堅持的事情很偉大.....我也不會說，小璇、小璇就一直是對的！但、但那是我們想要的目標，那是我們每個人努力那麼久的理由，妳真的就不懂嗎！就當我們不是姐妹好了，我們都一起成長那麼多年了！我聽我父母的話聽了那麼多年！我就唯有為了體操隊付過這麼多，因為、因為我真的喜歡這群人呀！我可以求妳幫我嗎，瑤瑤.....」

我見森琪泣不成聲，便撫著她的背。森瑤終於開口，以被責備的聲音說：「姐妳也不用說成這樣，事實上.....我既不是隊長，也沒有什麼權力——」

「那妳去給我搶回來呀！白痴！」

森琪再一次發出歇斯底里的尖叫。

「妳從小就是最厲害的呀！死瑤瑤！是我先學溜冰的！為什麼妳要滑得比我好那麼多呀！為什麼爸媽沒有逼你去唸書呀！討厭死了！什麼『我不是』『我沒有』！妳是在嘲笑我嗎！啊？妳是在嘲笑身後那些技術比妳差了一百倍的廢物嗎！妳憑什麼呀！給我去把隊長跟代表的位置搶回來呀！！妳比妳後面那些人都厲害百倍呀！！我知道妳每次演出都是主角呀！！妳本來就是隊長了呀！！妳卻說不要！！妳知道這有多蠢多自以為是嗎！！白痴瑤瑤！！」

森瑤背著其他的溜冰隊員，為數眾多道視線，全落在森瑤的背項。她們都面無表情，既不憤怒也不挫折，大概她們都知道，森琪所說的，並非謊言。

「求妳了，瑤瑤.....我已經什麼也做不到，什麼也沒法幫到小璇，什麼也沒法幫到小果.....我不想那麼沒用呀！我好想有妳的天份與聰明！還有自由.....但我沒有——求妳了，妹，可以去幫小璇嗎... ..！」

我抱著森琪的手臂，扶住她發抖的身軀。

森瑤低下頭，別開臉，不讓我看見她飄渺的眼光，只有喉間不明的嚙動。

「姐，我.....」

然後，森瑤的腳步滑了個恍如漩渦的細圈，回身望向她身後的隊員。

貳肆 | ρις | 厄里斯 β

「我是獨女，所以我不太懂呀。」

我們在溜冰場的空地前，午後的陽光下，泚澄的眼眶仍然帶著微紅，原來她剛才聽著森琪的呼喊，邊聽邊流起眼淚。

「我跟瑤瑤一樣，」我想著說「我有姐姐，但怎麼說呢，妳們也知道，我姐是走無腦路線的，我跟她的相處沒有那麼複雜，倒像是打鬧的朋友。」

泚澄抽了抽鼻頭，摩擦起雙手，我見她大概是冷了，便拉好她頸間的圍巾。她說：「我相信瑤瑤大概是真的不懂吧，她從來只是獨善其身而已，為什麼卻被琪琪就是『自以為是』呢，唔呼，這樣想著看，琪琪所承受的父母壓力，可能比我們想象中還要沉重呀。」

森琪自從獲得世青賽的資格，幾乎每天就是一味的訓練，因為她只專攻高低槓，奪得金牌的可能性比樂璇更高，花姐對她自然就更嚴控了。

「看到她們這樣子，」我再次嘆氣說「總覺得家庭很複雜呢，還好體操隊裡的大家都是獨女，連薇薇也是。」

「對呀，所以就都來投靠我們的小果大人了。」泚澄打趣說。

我對泚澄報以「你饒了我吧的」的微笑，泚澄也難得吐了吐尖細桃紅的舌尖。

「那麼、這樣就.....噢，我姐呢？」

森瑤換過了運動外套與長褲球鞋，手中拿著一疊文件步出。

「她說她先走了。」我對森瑤說「她都在妳面前啦哭成這樣了，妳就不要逼得她那麼緊了。」

森瑤眨了眨眼，無辜地說：「連你也覺得是我的錯嗎？姐夫閣下。」

「小果不是這個意思啦，」泚澄卻揮了揮手說「好啦，妳都準備好了嗎？」

森瑤那總莊重的臉吁了口氣，將手中的文件交給泚澄：「唔.....我接下隊長的位置了，那麼再去認領及按你們的意思動用『決議權』就可以了吧。」

泚澄展開文件檢閱著，我也探頭去看，是森瑤作為隊長對體育部獨立運動的聯署。泚澄點了點頭，伸手雙手說：

「十分感謝妳，森瑤同學。作為妳姐的朋友，作為體操隊的成員。」

「那我們也不是沒有好處，」森瑤禮貌地握了握泚澄的手「至少以後出去表演，什麼旅行車啦、服裝車啦，醫療設備啦，我們至少可以多爭取一點吧。」

泚澄展現端雅的微笑，對森瑤說：「對了，我還有一件事情想請問妳的意見。」

我驀然望向泚澄，好奇她還有什麼要問。

森瑤也稍為意外地說：「是的……？」

泚澄繼續說：「關於將要成立的體育部主席人選，妳有什麼想法嗎？」

森瑤皺起眉頭，看了我一眼，我也很是吃驚地望向泚澄，泚澄卻沒有打算理會我的視線。

「這、這個……」森瑤問道「不是你們體操隊的樂璇嗎？」

我一樣用我的眼神投以相同的疑問，這不是就是樂璇嗎？整體個體育部都是她一個人的構想呀。

「不，怎麼會呢，」泚澄搖著頭「我完全接受小璇成為體操隊的隊長，但她不適合擔任體育部的主席呀。」

喂、澄澄，妳這是先斬後奏，以下犯上了吧？正所謂古時二五仔都要行宮——

「那……」森瑤一時無法應答泚澄對話「妳想說的是……」

這時候，我的電話震動起來，我拿起來一看卻是絲明的來電。我心感有點奇怪，不喜說話的絲明跟我主要都是訊息聯絡，如果用電話的，那就不是簡單的事態。

我自然說了句「不好意思」，暫時步離泚澄與森瑤，來到旁邊接聽：

「明明，怎麼了？」

「小、小果、那……」絲明在大氣電波中吐出喘急的聲線「學、學生議會、出、出事了……」

「什麼意思？妳先吸口氣，再慢慢說。」

然後我就真的聽到了絲明深吸一口氣，然後再說：「原、原來……伶馨、伶……馨在三天前、前終止……了、了職務……所、所以『決議權』相、相關，都、都暫時停作審批！」

我手握著電話，剎那說不出話來。

我感受到泚澄與森瑤正看著我，是因為我的表情嗎？

Ω

十二月十九日。

就像很多男人——很抱歉我要拖你們下水——我並不懂什麼花語。我只知道玫瑰花代表愛，而百合花是悼念，菊花大概是活力吧。其他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此刻我手執一束洋甘菊，雪白的花瓣，像雞蛋黃般的花蕊，散發出清淡的微香。

我拾級而上，在城市中最古老的住宅區中沿路攀登。四周都是足有一百年、甚至幾近一百五十年的老住宅大廈，斑駁深灰的外牆，剝落得所剩無錢的油漆，古風的洋式騎樓，殘破的茶色玻璃暗示幾乎已人去樓空，地下的老字號商戶都賣著各種最傳統的乾貨、醬料與衣服，間或傳來收音機走調的電波雜音。

當我知道她住在這一區，難免感受頗為驚訝。我從未問過她的住處，但總直覺住在高檔的單幢獨立平房裡，又或是樓高數十層的公寓，甚至是像八卦館那種誇張的老古宅裡。

我按著地址，來到一幢只有三層的單幢老式住宅前，然後走進沒有鐵門的入口裡，在幽暗的地址中拾級而上，那老舊的燈泡，外露的電線，我幾乎錯覺連手中的花朵都會快速枯萎。

我來到三樓，也就是最頂層，這裡只有一戶人家，上鎖的高級木門前旁邊，是一個現代化的密碼鎖。

我按著她預先傳給我的密碼輸入，木門只是輕輕發出「啪」的一聲鬆開了。

我進門內進，裡面卻像另一個時空。

木製的地版，明亮的防霉牆壁，自動感應開啟的照明燈，玄關及走廊都掛著似乎所值不菲的現代風格掛畫，空氣由混濁變成異樣而幾近人工化的清新。

玄關裡沒有任何人，也聽不見有任何人聲，我逕自脫了鞋，放輕步伐，走進屋內。

由玄關經過走廊後，是一個寬闊整潔的客飯廳，放著殖民時代風格的傢俱，但沒有太多的雜物，一台打開了的高級家用鋼琴，書架上有各種像是文獻或是經典的古書。廳裡並未亮燈，午前的陽光自然柔和，廳內散發著一種老房子等有的靜憩。

我留意到在其中一個櫃子上，放著一張泛黃的合照，是菲林沖曬質感的老照子。

還是孩童時期的她已經透露出典雅高貴的氣質，穿著黑色長裙，站在一位面容溫和的中年男子身邊，帶著以小孩子來說甚是成熟的微笑。

我轉身走向睡房的方向，眾多木門當中，只有一扇是虛掩的。

我拿著花束，推開門，初次步進她的房間裡。

「嗨，你來啦。很抱歉，我不能親自替你開門，也不能迎接你，或是帶你參觀我的家。」

她的房間一樣是殖民古典風格設計，但比簡潔的客廳顯得更為精緻，米白色的暗紋牆紙，各種歐陸風格的木櫃，寫字桌也彷彿是從城堡中搬回來的陳設。

「你怎麼這副表情啦？我不是還活著嗎？我也不像那些什麼日劇韓劇中的苦情女主角，要把頭髮剃光成慘兮兮的模樣呀，怎麼了嗎？」

我來到病床前，看著在床榻中的伶馨。

伶馨穿著純白色的病人服，坐起來靠在雙人床上，身邊是各種儀器，床前的櫃頭則是數種藥物。

她就在我面前，我卻無法觸碰她。

病床四周都圍起了透明塑膠膜，形成籠罩著床病的長方型囚牢，機械氣管連接到塑膠膜的角落下方，持續地發出沉響，替換著伶馨能夠呼吸的空氣。

我走到塑膠膜前，看著那只有陽光就夠進入、將伶馨隔絕在內的世界。

伶馨放下手中的平版電腦，從床上下來，赤腳她的走前塑膠膜前，靠近著我。

「曄，你買了花給我喔？好浪漫呀，我好久沒有收過花了，但還是很抱歉，我沒有辦法伸手去接，你待會幫我在廳裡找個花瓶，放進去就是了。啊.....這、呵呵，小果.....」

我在旁邊的櫃子下放下花束，然後張開雙手向前，抱住了伶馨。

正確來說，是被塑膠膜包裹著的伶馨，膠質而厚重的人工隔膜拓印出伶馨的身體。她溫暖的體溫、她豐滿的上身、她纖細的腰間，都顯得那麼微弱而遙遠，我抱著的彷彿只是自我哄騙的海市蜃樓，

「伶馨，」我對她說「我想要妳。」

伶馨那明顯消瘦而蒼白的臉上，挽起如常優美的笑容。

「我也是，」伶馨的聲線很遙遠，像虛構的合成人聲「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要你。現在就要。」

伶馨說著，她那脆弱的呼息在塑膠膜上形成如薄雲般的霧氣，我輕撫著她那像塑膠質感的烏黑秀髮。

伶馨已接受了超過一年的藥物療程結束了。五天前，她接受了另一次大型的氣管及肺部手術，但卻沒有改善她的病徵，她便唯有在無菌而經過淨滌的空氣中生活，靜待再下一輪的大型肺部手術。

她無法離開病床，也無法前往學校，無法再擔任學生議會的主席，所以她在三天前，正式向校方申請終止職務，學年已幾乎過半，目前主席的位置繼續懸空。

我終於明白，上一次在露天茶座外與伶馨見面，那次她提議用家族資金幫助我們的時候，為何叫我盡快下決定。

「伶馨，」我放開她的身體「妳早知道自己的病情會變成這樣？」

伶馨輕輕搖著頭：「我的病是先天的，本來就沒有療法，呼.....能否變好，會否變差，都是我這副身體就算了。藥物不行，我就要選擇接受手術，手術不行的話、那.....」

我想試著握住她的手，卻發現那塑膠膜很難包覆手的形狀。伶馨平靜地爛笑著，舉起手，用手心貼到膜上，我也依樣張開手心，印到她手掌上。

「妳.....要一直留在這無菌膠膜裡了嗎？」

「當然不是啦。」伶馨嬌笑著道，粗重地呼吸著「呼.....你看太多庸俗的愛情劇了吧。這只是讓我的氣管能舒服點，少點咳嗽，那確實是有用的。甚麼時候能離開，就看我的主診醫生怎麼說吧。咳、咳.....」

「妳下一次的手術，是什麼時候？」

伶馨的掌心想似收合起來，去握住我的手，但她才又發現那是塑膠膜無處不在。她說道：

「你今天來找我，不是為了體育部的事情嗎？」

我深深倒抽了一口氣，遲疑地說：「是的，但.....」

「不用覺得內疚呀，呼.....」伶馨徐徐說著，依舊那麼率直老練「雖然我已經凍結了主席的職能。」

「我希望.....學生議會能夠、能夠給予的滑冰隊隊長森瑤『決議權』，讓她成立體育部，然後...」

「小果，你聽我說，」伶馨喚著我說「我在考慮，要不要再接受手術。」

我按著她的手心，看著在那我觸不到的世界裡，伶馨漆黑的雙瞳流露出深藏以久的痛苦。

「其實手術的成功率只有30%，而且.....接受這種手術，身體要好久才復元，呼.....我的身體會有一道長疤痕，而且復元那幾天可能要灌喉餵食。如果失敗的話，我的身體會需要更多藥物，氣管也會變得更脆弱。呼.....小果，妳知道嗎？我從養父領養我開始，我就努力地接受治療，那都是為了報答他領養我的心願.....但現在、他已不在了。呼.....咳、咳.....」

伶馨又開始乾咳，她趕快抄起床邊的一道全黑色的手帕掩住嘴。我當然知道那手帕為何是黑色，那能夠掩蓋裡面的腥紅。

「如果妳不接受手術，」我說著，發現我的喉間一陣乾涸「那是否代表妳會.....」

伶馨放下手帕，再次緩緩搖頭：「不.....那只代表，我沒有康復的可能。呼.....我的病其實是沒有顯示倒數時間的計時炸彈，從知道有這個病開始，我就早準備隨時會離開，睡夢的時候，上學的時候，做愛的時候，見你的時候，隨時隨地就會離開.....只是這樣而已。呼、你不要這樣啦.....我也會哭的，你知道嗎？」

伶馨的手在膠膜裡挪動，貼向我的臉。我帶著濕潤的眼眶：「那妳更不能放棄呀。不是嗎？」

「如果我說，」伶馨挽起覺悟似的微笑「你們放棄體操部的獨立，我就去接受手術呢。」

「不.....」我在她的手心裡搖著頭「這兩件事不能相比呀，那、那.....妳能活著，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但那與體育部、體操隊，沒有關係呀。」

「『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所以我比樂璇重要嗎？比絲明重要嗎？比體操隊去京都比賽重要嗎？小果，我當然知道那之間沒有關係，但我想知道，我到底有多重要？我、伶馨的生命，在你心目中到

底可以重要到甚麼地步？」

我還是不願接受地搖著頭，我嚙著喉間說：「這、這是不能對比的.....生命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活著的世界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所以、所以我們願意那麼努力，去爭取我們想要的事物，想要遲到的境界，我會說——伶馨，妳很重要，小璇也很重要，明明也很重要，這之間、這之間沒有差別呀。妳不能強行分割這一切呀。」

「可是，」伶馨的雙眼散發出細薄的淚光「你又怎麼肯定你是對的？」

「我、我.....」

我剎那說不出話來。樂璇對訛澄的所做的，雨薇對鹿儀所做的。

「體操隊強行獨立，真的會有好結果嗎？你們這樣催逼啦啦隊的鹿儀，真的是正義的嗎？你們去日本京都參加世界賽，真的能有好成績嗎？我活下去.....又真的是合理的嗎？」

我也伸出手，摸向她在彼岸的臉龐：「也許、也許我們都是錯的.....但，我仍然希望妳能活著，伶馨，我仍然希望，妳能夠離開這個無菌室，讓我觸碰，讓我擁抱，讓我親吻，讓我.....進入妳的身體裡。伶馨，我不能、也不會用任何條件，來交換妳能活著，我只希望.....就當我狂妄一點好了，我希望，我能陪著妳活下去，而妳也能陪著我活下去，我想妳看著我，看著我們前進，伶馨，這足夠嗎？」

伶馨的眼簾眨動，像遠去的黑夜，她終於流下了淚。

她閉上眼，那凝重而滿足的眼淚，劃過她瘦削的臉龐。

「小果，你有信心可以贏過鹿儀了嗎？」

我再次擁抱她的身體，那只有粗糙形狀，像生命成形前的胚胎。

「有。」

然後，我們的嘴唇相貼，隔著那無限遙遠，卻又從未如此接近的距離。

貳肆 | ρις | 厄里斯 γ

我回頭對身後的階梯說：「妳們都出來吧，我們來讓鹿儀見見我們預定的體育部主席。」

鹿儀瞪視著我身後陸續步出的所有人。

首先是瑜珈隊的女生，然後是拳擊隊的大塊頭，劍道隊的女隊長，籃球隊的帥哥明星，射箭隊的男隊長，水泳部四式的主將，劍擊隊的校隊冠軍.....

他們一個接一個步出，直到我們體操隊的樂璇，再來到最後一位——

滑冰隊隊長，森瑤。

我讓森瑤走到我的身邊，示意說：「我們已獲得所有聯署社團的一致同意，推舉森瑤成為預定體育部的主席。」

森瑤瞧了我一眼，動著嘴尖，仍然一副置身其中卻不以為然的表情，說著：「鹿儀學姊，我先說聲抱歉吧，我跟妳其實沒有過節，可是，沒辦法呀，就當我是形勢所逼吧，而我也.....確實不可能對我那位在體操隊裡的笨蛋姐姐坐視不理。」

鹿儀兩頰逐漸轉紅，那是她每次惱怒時的生理反應。她怒道：

「那、那.....那、我不接受！！我不接受這我從未同意的體育部，這、這不可以這樣，學、學生議會那邊.....」

鹿儀雙拳緊握顫抖，我卻拿起手機說：

「關於學生議會那邊，我為防萬一，也已將電郵轉發給所有21位社團的負責人了。鹿儀，妳最好也看看。」

鹿儀用混亂的目光取出手機，打開電子郵件信箱。我不用解讀她詫異的表情，因為我知道伶馨發出的電郵內容。

「這、這.....」鹿儀快速閱讀過來，失笑著說「開什麼玩笑.....」

「鹿儀，」我踏前一步「我們都不怕輸了，妳怕輸嗎？」

鹿儀用力搖頭，收起手機：「那！好呀！既然這樣，這是妳們想要的局面嗎，那我就奉陪到底！那就來吧！」

Ω

致 所有21名體育社團負責人：

鑑於近日眾多團體爭端，惡鬥不絕，本席不欲見事態惡化，且有礙聖誕晚會籌備，乃現接受啦啦

隊、體操隊、花式滑冰隊負責人三份『決議權』提案，並全數通過。

本席及本會經討論後，准予花式滑冰隊體育部獨立，為擁財政、行政自決權之獨立機構，惟學生議會仍可以派員出席體育部會議，並具動議權及發言權。另准予體育部由21位個體育社會所組成：分別為，田徑隊、男子足球隊、羽毛球隊、拳擊隊、欖球隊、體操隊、籃球隊、水泳隊、單車隊、劍擊隊、滑冰隊、排球隊、啦啦隊、網球隊、桌球隊、壁球隊、滑板隊、乒乓球隊、瑜珈部、劍道隊、保齡球隊。

本席得悉是次眾決議者皆行之倉促，未竟協睦，難免相踈，故指示如有不服於體育部決議者，按以下規舉決勝：

- 一、十二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時間以四十八小時為限
- 二、全校室外範圍分為二十區
- 三、雙方各設六名主將，爭競地域，及其多者勝

爭競者窮其力，服膺勝負，勝者乃就任體育部新任主席。

學生議會主席
伶馨

Ω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

「你們.....你們，小果.....你跟小璇這一次真的太，太亂來了.....我的京都之旅呀.....嗚，小果.....我美麗的京都呀.....」

我姐坐在場邊，已經因為強烈衝擊而精神崩潰了。

「明明，」我對身邊的絲明說「妳剛才說，啦啦隊、田徑隊、足球隊等大型隊伍，都已結盟了吧。」

「嗯.....嗯、那個，對、對的.....鹿儀、那、那邊.....都已經、向、向學生議會.....交上主將名單。」

「所以我們再過兩天，就會正式對決了吧。」

絲明點了點頭：「十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兩天時間，學生議會.....會決定哪一方、哪一方可擁有體育部.....行政權。」

我牽起絲明的手，穿著長黑紗裙絲明一邊回答，看著表情豐富的花姐似乎很好奇。

「嗚.....你說過要我帶去清水寺，帶我去泡溫泉，帶我去買和服的.....京都呀，京都你去了哪裡呀.....？」

「明明，現在幾點？」

「十點二十六分。」絲明看了看皮帶手錶說。

「Okay，宣佈死亡。」我牽著絲明離開鬼叫的我姐。

「慢慢慢慢慢慢著！小果！」我姐從來撲上來抱著我「我要怎麼辦呀！救我呀！體操隊要完蛋了嗎？跟京都豪華團一起完蛋了嗎！？懷石料理呢？小璇一定有辦法的，你們事前一定有第二手準備的！就算打輸了，你們也有第二手準備的，對吧！？」

絲明還是瞪著眼睛，看著我身後的雌性動物，明明，不用懷疑了，那的確是我姐，也算是妳大姑姑。

「您好，這邊是體操隊嗎？」

一把粗壯的男聲令花姐不再吵鬧。我們望向走道，只見走來一堆肌肉發達、穿著運動外套、二頭肌似乎比絲明雙腿合起來還粗的彪形大漢。看見他們，我姐立刻尖叫起來：

「呀呀呀呀呀——！！不要呀！不要抓我呀！下個禮拜！下個禮拜我就會繳卡數了！所有的卡數也是！上個月的電話費也是，再兩天就會發薪水！啊，媽媽呀！！救我呀小果！不要讓她們把我抓走呀！！！」

這個女人還有未來嗎？不會老來要依靠我吧？

就在我無動於衷的時候，樂璇、藝莉與森瑤從另一邊的走道步出。

領頭的樂璇看著壯漢便熱絡的揮起手：「嗨~~~~你們那麼早就到了呀！東西準備好了嗎？」

站在壯漢最前面的是一個剃著平頭，頭臚像檣，膚色黝黑的健力士。他向身後的小弟們（？）招了招手，四個壯漢就抬出了一個大布包。平頭大哥說：「都準備好了，璇姐，外面還有二十份，請你簽收。」

璇姐？

我疑惑地望向樂璇，樂璇注意到我的視線，卻得意洋洋向我吐著舌頭。

壯漢們打開背包的綁結，我彷彿看見了一片海洋從中湧出。

一堆寶藍色的布條。

樂璇拿起其中一條，揮手披自己肩上。布條的寬度比她嬌小的身軀稍短，與藍白相間的隊服互相揮映，彷彿成為了騎士的披風，她大笑說：

「做得好！太漂亮了！拳擊隊的男人果然靠得住呀！我向各位敬禮！」

「拳擊隊.....？」躲在我身後的花姐驚訝道。

樂璇將手掌切向額頭，像軍人般向拳擊社敬禮。拳擊社竟然回禮說：

「別客氣！璇姐！」

然後，拳擊隊身後的走道，又再接再連出現數班人馬，包括射箭隊、水泳隊、跳水隊與溜冰隊。他們都分別跟樂璇打招呼。

藝莉這時候拿起一張A1大小的紙張，在眾人面前的地上打開，是的地圖。

「老公蹲下蹲下！」

樂璇從遠處跑過來敲著我的肩膀。我便只好回答說：

「遵命，璇姐。」

我蹲下來後，樂璇跨起雙腿騎到我的肩膀上，抓住我的頭髮。我握住一雙白嫩的美腿，挺起身站起來，頸後感受樂璇腿間的溫熱，她坐在我肩上大喊：

「各位！大家好！辛苦你們過來了！時間無多！我們開始作戰會議吧！」

Ω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十二分。

「這是.....果汁？你們自製的果汁嗎？」

訖澄在體育館外的物資收集站，接過幾位女生們送來的塑膠瓶。她面前的女生說：

「對，這都是我們平常練習後會喝的秘製果汁，有蘋果、橙、蜂蜜等等成份，很好喝的。我們...幾個女生，真的無法參加那麼刺激的活動，也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幫忙，我只希望支持你們。」

我拿起物資的點算表格，認得這幾位都瑜珈部的女生們。訖澄非常感激地接過，向女生們點頭致意：

「這已經非常足夠了！我們一定會將它分發給所有人！感謝妳們。」

我替訖澄接過她手中的大瓶果汁，往到旁邊收集桌上。訖澄跟女生一一握手道別，互相鼓勵打氣，我對她說：

「大家的反應比我們預期中更有士氣呢。」

「真的呢。」訖澄看著眾多在物資站忙得分身不暇的同儕「我想因為我們都是運動員吧，既然決定要戰鬥到底，那就全心程入呀。」

現在明明已經是寒冬了，但訖澄整天又搬又抬，整理我們購置及收集的食物、醫療用品以及野外露宿工具，把長髮綁成馬尾的她，額上倒是冒出一顆顆汗珠。我對她說：

「妳還真的不會累呀，看妳都滿頭大汗了。」

昨天我們正式開始籌備後，泚澄連續這兩天都在打點各種物資人事安排，先是在不同的社團之間到處跑，再次確認社團之間的派員數量，也極力爭取擁有更多戰力的箭隊及劍道隊派出更多隊員，然後又在體育館前設立了物資收集處，蒐集各路人馬的捐獻，聽說她還參與了樂璇她們的戰術會議。

泚澄定睛看著我，遲遲沒有說話，然後才問我：

「.....你怎麼了啦？哈哈。」

我倒是被泚澄弄得一頭霧水，也失笑說：「是妳怎麼了吧？妳還敢問我。」

「哎？」泚澄卻笑說「我以為你說我額上有汗，就是想幫我擦汗的意思呀，我見你平常對藝莉醬都是這樣。」

我沒好氣地笑著，便只用拿起旁邊乾淨的毛巾，抹起泚澄白裡透紅的粉額：

「澄澄，妳是太.....興奮了吧？妳看來真的很開心，完全沒有壓力呢。」

「怎麼說呢，」泚澄穿著淡藍色的風衣外套，叉著腰說「我真的好久沒有如此全情投入做一件事了，這幾天的事情發太有趣了呀，我以前從來都沒有想象過，我可以參與這麼有趣的事。」

我抹完了泚澄的汗水，她的雙眼像折射著金黃色的暮色，說著：「別的先不說，但能夠看見妳如此開懷，我也放心了。」

「怎麼啦，」泚澄把地上一包物資丟到架上「你做了什麼對不起我的事情嗎？」

「不不不不不不，」我心虛地立刻否認「我、我只是.....只是怕妳，分手後，就是.....會難過，但看來我是想多了。」

泚澄眼珠若有所思的流轉，然後說：「小果你好奇奇怪喔，怎麼會把我設想得那麼弱軟，而又把鹿儀設想得那麼可怕呢？」

「有嗎？」我眼顧左右地說「我沒有吧。」

泚澄湊到我臉前：「有呀，我歸隊之後，你對我就一直都戰戰兢兢的呀，好像怕說錯一句話我就會哭，說到阿軒我就會崩潰，才不會這樣好嗎？」

「那就好、呀、澄澄——」

泚澄突然伸手搭我的肩上，伸手拉著我的後腦，像要把我按到她的懷裡去。

泚澄的身高沒比我相差多少，幾乎能夠平視地逼近著我，她那美不勝收的臉鍛上冬日的奶油色，光豔的雙眼令人目眩神迷。被她這麼細看著，我竟然開始心跳加速：

「記得那天晚上，是你來找我猜拳的呀，我說不要，你還一直逼著我呢。」

「那、那是.....因為、我、我們.....我們快要比賽.....」

「小果，你聽我說。」訖澄卻似完全無視了我的支吾以對「其實一直覺得你是在騙我的，不，至少在醫院、你扮護士那一次之後，我都覺得你那麼重視我能否參賽，不只是因為體操隊而已。你知道嗎，其實我從來都不介意，就算我跟阿軒未分手的時候，也從不介意，因為主導權從來都在我手裡呀。以前就已經有很多就算知道我有男朋友，還是會來追我的人，多得跟灰塵一樣呢。」

「啊、呃啊.....」訖澄仍然按我的後腦，她那淡桃紅色的嘴唇說起話來，宛如是盛開的花蕾「我、其實、其實、那.....」

「小果，你喜歡我吧。男女朋友的那種喜歡。」

撲啪。咻~

如果這不是我的錯覺，那我確實是聽見我的心臟漲極然後爆破洩氣。

訖澄終於放開我的後腦，嘴唇曖昧的抵動，像是要嘍起嘴尖以示不滿，又終於守不住嘴角取笑著我的表情。

「我、咳唔.....」我像掩飾般抹了抹頭髮，然後用嚴肅得像對聖座懺悔的語氣說「澄澄，現在的我.....真的只想解決體育部的事情，我們每個人都都付出了那麼多了。小璇、瑤瑤，明明.....妳也是呀，澄澄，妳都這麼努力了。」

訖澄挽起予以理解的微笑，在斜暉下又似乎帶點落寞：「是哦.....那你這刻最想如何解決呢？」

「唉，」我無助地嘆了口氣「妳那天叫我對鹿儀強硬點，我就終於下定決心，要跟她正面對決，可是事情發展到現在，我又覺得.....好想就此終戰。我們真的只能如此。」

訖澄垂著眼想了想，說著：「那可能，是小果你誤解了我說你要『強硬』的意思。」

我又開始困惑了，怎麼最近的女生都那麼難理解呢。我問：「那不然.....我還能怎樣？」

訖澄柔美地莞爾著，捧起旁邊的物資，邊走開邊說：

「像你對我那樣。」

Ω

十二月二十一日，晚上七時四十五分。

還有兩天就是聖誕，除了每年最矚目的聖誕聯歡晚會，大學內各處都掛起聖誕燈飾。

入夜後，我走在山下校區的行人路上，附近的燈柱都橫掛著一行行暖黃的電燈炮，或是五彩閃動的經典聖誕燈。

我穿著厚大衣，站在她所屬的學院前等著。日落後氣溫急降，連在大學裡蹣跚的學生，偶爾在角落裡偷偷親熱的情侶都不見了，所有人都像回到自己溫暖的小窩裡，靜待真正的佳節來臨。

我大概已經等了一個多小時，事實上我不知道她是否會出現，又或許其實我不會等到。

我揉了揉沒有戴著手套的手，天氣愈來愈冷，想到明天就要開始的對決，身體也無端有點寒意。

然後，我終於看見那穿著黑色雙排扣大衣的身影，從學院裡步出，腳上厚重的皮靴踩出行軍似的步伐。

「鹿儀！」

我走上前，在夜裡高喊。

她回頭過來，雙手插在口袋裡，靜靜地看著我，呼吸化成陣陣白氣。

「我們不要再鬥了，好嗎？」我高聲對她說。

鹿儀沒有回答，仍然是默然地看著我，聖誕燈飾照得她的臉影綽不定。

「鹿儀……」我試著再往前一步「那男人的照片我也會叫薇薇刪掉，這樣好嗎？」

鹿儀依然沒有回答，或紅或綠的燈采照在她深棕色的長髮上，呈現出像甜點般迷人的糖霜色澤。

她見我沒有再說下去，便又準備轉身——

「鹿儀！」我深吸一口氣，大喊道「妳不要再管那個男人了，妳不值得這樣，這世上一定會有人更愛妳的人。說真的，我也覺得妳非常漂亮，非常帥氣，非常性感，就算我有那麼多女友了，每次看見妳，我還是禁不住留意妳的身材！穿著啦啦隊服的，不，就算只是穿著白T恤的妳也一樣不得了，妳說可以給我一個晚上，但我寧願不止有一個晚上呀！」

我連珠炮發地說完，再次深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氣。

鹿儀回頭過來，踱步來到我的面前。

她的眼裡折射著聖誕的百紫千紅，像流動迴轉的萬花筒。

「鹿儀……我，我好想有一次去找妳的時候，不是跟妳吵架，不是跟妳對質。我更想看見妳微笑，妳真正發自內心的快樂……妳不值得這樣。妳或許覺得我沒有資格，但那男人一樣沒有呀。」

鹿儀拉住我的衣領，突然使力，抬頭便向我吻來。

是帶著煙味與焦油味，成熟又甜膩的吻，她的嘴唇像散發著香醇的水果氣息。

「你喜歡我嗎？」鹿儀問道。

「喜歡。」我回答。

「太遲了。真的.....都已經太遲了。」

鹿儀推開了我，退著步對我報以一抹淒冷的微笑，然後消失在夜幕之中。

Ω

十二月二十二日，早上八時。

那後來被稱為「聖誕校園內戰」的事件，正式展開。

貳肆 | ρις | 厄里斯 完

貳伍 | Τροία | 特洛伊 α

貳伍 | Τροία | 特洛伊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零八分。

「藝莉醬！明明！」

竟然是伏兵，為什麼我沒有想到——難怪一直看不見赤軍的主力，原來他們一開始的目標，就是要摧毀我們的木陣。

「老公你別擔心，你先——」

啪嗒。

耳機裡藝莉的聲音像被剪刀強制切斷了，陰雲密布的天色下，只見體育場館內外的燈光瞬間全滅，是藝莉主動切斷電源穿的嗎，還是鹿儀她們切斷了電源.....媽的！這樣一來，絲明就不能指揮分隊了，藍軍的隊營將會大亂。

正當我頭腦發熱，想衝向體育館方向，一隻手斷然拉住了我，是泚澄。

她對我搖了搖頭。體育館周邊的通道衝出大堆女生，是啦啦隊的成員，她們手裡都拿著漆彈槍，少看也有五、六十人，鹿儀抽調了不少兵力。

「快。」

泚澄只說了一聲，拉扯住了我緊握的拳頭，我舉起不情願的腳步，隨著她跑入林間小路。

如果本陣被攻陷，那就等於絲明的電腦不能連接網絡發信器，不但分隊會失去指揮，我們與樂璇也將失去聯絡。

「澄澄，我們.....我們應該先去 - - 」

「明明本來就不在本陣中心，找到匿藏地後便有機會再發信號。有藝莉醬陪她，沒事的。那邊的分隊，帶其他人離開，食物物資，能帶多少就是多少。不用堅持死守。」

「知道！！」

森間傳來分隊們的應答，再隨之傳來各路人馬奔走的腳步聲。

泚澄緊握住我的手心，為什麼她可以如此冷靜？為什麼即使本陣失陷了，她還是可以那麼沉著指揮——我無法擺脫腦裡的各種想象，像藝莉邊跑邊還擊的尖叫，絲明抱著電腦驚惶失措的畫面。我們太大意了，我們想了那麼久戰術，竟然沒想到鹿儀竟然用單純的突擊本陣。如果絲明與森琪被抓起來.....我太大意了，怎麼會如此大意！

「呀！」

泚澄突然尖叫，我回過神來，只看見她蹲在小道中央，撫按自己的左腳。

「妳還好嗎？」我也蹲下來看著她。

泚澄綁著馬尾，撫著腳踝，她苦笑說：「這是舊患.....之前一直沒事，可能這幾天、跑來跑去，怎麼會選在這時發作。真的是。」

我望向泚澄顯出略微紅腫的關節，抹著她額上的汗水，蹲下來背向她說：「澄澄，我來背你吧。」

「這怎麼可以，你這樣、啦啦隊搞不好就快要追來.....」

「別小看我，我可經常背著小璇與琪琪到處跑呢。」

我背後的泚澄猶疑片刻，然後一雙纖細的手臂彎上來，圈著我的肩膀。我抱起她的一雙長腿，泚澄身材是諸位女生當中最高的，但體重卻比我想中要輕。

「澄澄，」我揹著她，在林間前方「我們要去哪裡。」

「先去.....圖書館前吧。箭隊應該沒有那麼容易被攻破.....」

「好的。」我回答「妳抱緊了。」

我背著泚澄，帶著顛簸的腳步跑起來，跟隨著記憶中的方向繞向屬於藍軍的圖書館區。

泚澄緊抱著我的肩頭，把頭埋我臉旁，我的鼻頭聞到洗髮水的清香。我的背項與泚澄的身體隔了披風與兩三重衣物，但泚澄的妙曼身材，仍然令我深感榮幸。

如果是平常，她們一定又會笑話我想推倒泚澄，只是一想到她們現在四散校園各處，我才突然驚覺，我從未試過無法確定她們的位置。

我像被流放在戰亂的校園裡。

Ω

從昨天晚上開始，天色就沒有轉晴過，嚴冬的寒流凝固成天上的密雲，即將要壓垮地上的萬物。

我背著泚澄跑得滿頭大汗，額上只覺一陣熱又一陣冷，泚澄只是緊緊地攬著我一言不發。

一臉狼狽的我，總算來到圖書館前，負責防守的分隊隊員看見我倆，都頓時打醒了精神。

我射箭隊的男隊員說：「大本營被攻破了，目前無法得知樂璇她們的狀況，守住各個要道，就像之前絲明對你們說的樣子。」

隊員聽令應答，開始佈兵，我將泚澄從背上放下來，她笑著說了感謝：「腳好多了，應該還能跑。」

我卻憂心地說：「如果又再受傷了可不好，之後還有世青賽。」

「如果我們輸了，」泚澄笑說「就什麼也沒有了吧。」

我剎時無言以對，沉著臉來到飄著水藍色旗幟的旗杆前，在木箱上展開學校的大地圖。

如果大本營失陷了，那麼藝莉、森琪、絲明應該會朝最近的游泳池區跑去，但那邊非常其實靠近鹿儀的赤色區域，只相隔了兩道石橋而已，如果啦啦隊涉水進攻.....樂璇知道大本營失陷了嗎？如果她不知道，那麼她會繼續攻向學生議會的大本營嗎？或許.....FUCK，我搖著頭，早知道我就反對『禁止使用電話及短訊，只能以大本營提供無線網絡通訊』的規則——！

「小果，你不要急。」泚澄將手搭在我的肩上「小璇你們到學生議會區了吧，我們可以先繞過紀念花園，經過登山步徑，應該可以追上小璇，這邊的防守就交給分隊吧。」

「我們不帶分隊過去嗎？」

「藝莉醬與明明可能在附近，以藝莉醬的指揮能力，她比我們更需要人手。我們只有兩個人，反而比較容易行動。」

「說的也是。」我點頭道。

「沒事的，」泚澄伸手湊向我的臉，溫暖的手心抹著我可能污髒了的臉頰「你要相信，你的後宮們比你更厲害呀。」

對呀，我不應該急躁，藝莉絲明她們應該比我更焦急。

48小時的戰鬥，才只是開始半天而已，不能就此放棄。

「那走吧。」我對泚澄說。

Ω

關於佔領規則的追加細節 - -

- 1、雙方均以附有智能裝置的旗杆為憑。在分區中插上旗幟，30分鐘後即會劃分予旗幟所屬隊伍。
- 2、如旗幟被拔走，則需重新啟動計算，不論插入及拔出均不限次數，最後時限結束後，佔領最多區域者勝。
- 3、只有六位主將本人的智能手環，可啟動旗杆的智能計時裝置。
- 4、邊方選一區份為「本陣」，本陣可使用指定的網絡發信號，如被佔領不作落敗，但無法再使用通信網絡。
- 5、不可以雙手或任何部位直接攻擊他人身體，但除有可能他人身體傷害的物品，如火藥、銳器、鈍器外，可自由使用任何道具。

我們的旗幟顏色，是海藍色，是為藍軍；而啦啦隊，想當然爾，是赤紅色，是為赤軍。

我們藍軍的六人主將分別為：小果、樂璇、訢澄、絲明、森瑤、森琪。

決鬥開始後，我們按原定計劃，分成三隊，我跟訢澄負責在本陣外圍防守兼奇襲，樂璇、森琪、森瑤負責直接進攻，藝莉負責大本營兼保護操作網絡指揮的絲明。

藝莉特別說到，她怕直接面對作為敵人的鹿儀會失去冷靜，這次不作擔任主將，只作戰略及後勤支援，特別負責保護專門負責通訊及聯絡的絲明。

我與訢澄紀念花園的方向急步走去，灰沉的天色下，花園與草地太空曠，反而因為太容易進攻及對陣，使得這片區域反而未被佔領。

樂璇與森瑤的進攻目標是山腰學生議會區，只要穿過紀念花園，再繞過一段山路就可以追上去。

「小果，有腳步聲！」訢澄剎停腳步說。

我將專注力集中在耳朵，在登山步徑方向隱約傳來一輪嘈雜的腳步聲。

是樂璇她們嗎？不，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如果不是，那就是赤軍的進攻人馬，我們就一定可以往後退，守住圖書館區。

「這邊！」

訢澄似是跟我想到了同一件事，拉著我竄向一個形狀怪異的紀念雕塑後，我們坐草地上，背靠著雕塑。

訢澄坐下來後，盡量隱藏自己的位置，便挽住我的手臂，穿著深藍色長風衣的她，完全貼著我的身體。

我看了她一眼，她笑了笑說：「到了你這種程度，對女生還會害羞嗎？」

「也不是害不害羞，只是……」

「不好意思呀，」訢澄柔軟的胸口壓著我的上臂，她說「我不像妳的女友們幾乎都是大胸部，我只是……算不錯而已。」

我偷笑說：「妳有那無敵長腿呀，就算我不是腳膠，平常看著也賞心悅目呢。」

「沒有了嗎？除了長腿之外——」

訢澄的玩笑話戛然而止，腳步聲愈見靠近，聽密集的程度，至少有一隊人馬。

那齊體剛勁的步伐節奏，就算不用探頭出去，我也知道不會是樂璇，而是啦啦隊與其他大型隊伍的聯合軍。

我與泚澄相視一眼，似乎我倆面上都沒有什麼好臉色，我們本來的笑意都冷卻了。

啦啦隊如果能夠來到這邊，那就是樂璇森瑤她們的進攻可能不太成功，而啦啦隊有餘力向藍軍的其他領地突襲，這比我們預期的形勢惡劣得太多。

再回頭看我與泚澄境況，此刻如果外面的敵軍只是路過就算了，如果她們要佔領這片區域，那就一定會到處搜索，而我們兩人——

周邊都是空氣，一衝出去就會被發現，而且避無可避，會被捉住吧。

這個遊戲沒有「死亡」制，只要捉到對方的六名主將，無人可以插上旗幟佔領區份，那就等於勝利了。

啦啦隊的腳步聲沒有離開，而且逐漸靠近，開始傳來各種物資的搬運聲。我深吸了一口氣，糟了，她們不只是路過。

如果這時候再不嘗試突圍，再下去就更難逃脫。

我望向泚澄，她冷著臉回看著我。

泚澄那冷若冰霜的神情令我想起剛認識她的時候，那位高高在上，在跳水台上金髮閃爍的女神。

就算此刻的她仍然是她，但我卻能肯定，她已經不再是那麼遙不可及，她嫩白的臉頰更像日出前至柔軟的晨霜。

「澄澄，待會我——」

「不，小果。」

泚澄伸手抱住我的臉，逼視著我，她的鼻頭的呼息像帶著香氣。

「妳比我冷靜，」我輕聲對她說「妳要逃掉，去找小璇，把信息帶給她們。」

「我的腳有傷，會不會再發作也不知道，你又要背著我的話，我們兩個也逃不掉。」

「不對——」

「我們來猜拳吧。我們還有一回合，沒有分勝負呀。」

無論多少注視多少次她那略帶灰色的瞳孔，我心裡仍然為之驚嘆。

如果美女真的有一道標準線，那泚澄無容置疑就是這道標準線的定義。

「還是不對.....我、那——」

「我會出『包』。」泚澄微笑說，像在模仿我秋天時的語氣「快來吧。」

愈來愈多腳步聲靠近了，我聽著了她們說要搜索周邊區域的指令。

我還是對泚澄搖著頭，我急道：「不、不行，不能這時候猜拳，那、那最後一回合，我有別的用途。」

泚澄靠近的臉前，柔聲說著：「是什麼呢？」

「就是.....我想要、我想要跟妳在一起。」

我從沒想到會在這時候說出來，但那是我從她的眼神裡解讀的信息。對啊，主導權從來都在她手裡。

「我還是會出『包』，」泚澄眼眶泛紅，說著「來吧。三、二、一——」

我看著她凝在我倆之間的拳頭，聽著她的倒數，然後揮出了拳。

我出了『包』，她果然出了『包』。

平手了。

她帶著淚眼微笑著：「你看，你沒贏我呀，所以決定權在我手上。」

「不對，不是這樣！」我幾乎要喊出聲來「澄——」

泚澄的嘴唇涼涼的，像透明柔軟的海洋生物，像深邃沉靜的夏夜海岸。

我卻抱起她的身體，這是第一次，我正式以如此親密的情感擁抱她的身軀。

然後，她伸手向我推來，忽爾徑自站起，上半身暴露在雕塑外。

「澄——唔！？」

她掩住我的嘴巴，好像要否認我被她親吻過的事實。

「去找小璇。」

泚澄掏出她腰間一直沒有用過的漆彈槍，從我身邊到雕像以外往前奔跑，開起轟然的槍聲。

我雙手戰抖，抓向前方濕軟的草泥地，乘著後方的混亂叫囂，不顧一切朝往學生議會區的山路衝去。

貳伍 | Τροία | 特洛伊 β

藝莉挑了一個飄雪水晶球，就是那種精品店裡都必定的量產紀念品。她拿在手裡輕輕搖晃，水晶球底下的白色粉末就隨之飄散，隨著水晶球內部的清水降成偽造的雪。水晶球裡的微縮景觀，則是這個城市著名的夜景，海港裡還有古風的小輪船。

「唔.....這種東西，日本應該有滿地都是吧。」

我陪著她在商場裡購物了一整天，此刻站在她的身旁，不予置評的摸了摸這些水晶球的冰冷球面。

「怎麼這麼說啦！」藝莉又再抱怨我的不解風情「城市的紀念品，就是在那城市裡買才有意思嘛。」

我晃了晃水晶球，白雪飛舞。我們都知道這個城市不會下雪，小小的圓球裡透視的，只是浪漫的假象。藝莉卻像著迷地看著這不可能存在的風景。

「妳很喜歡雪吧？」我對藝莉說。

「那有女生會不喜歡雪啦？」藝莉卻武斷地說「是老公這種木頭人才不懂那份浪漫。」

「我沒有說我不懂呀，」我辯解說「我也很期待能看到雪呢，像我們去京都的時候。」

藝莉將水晶球捧在腰前，像是初出茅廬的占卜師學徒，大概是決定非買這水晶球不可了。她嬌笑說：「哈哈，很可惜，京都是難得不太下雪的日本城市，就算有也只是一兩天，然後下場雨就什麼都沒有了。」

「是嗎？」由於我沒有拜透過京都，只好說：「還想著能跟妳一起看雪呢，妳在雪裡一定更漂亮。」

藝莉掛著柔美的甜笑，淘氣地將水晶球放在左眼前，靈動的妙目瞬間被水晶球放大了。她輕輕搖晃著水晶球：

「那我們現在不就一起看著雪嗎？」

藝莉黑色瞳孔裡降下了雪，這無雪的城市在她的祈願之下，為只有屬於我們兩人的景色披上銀妝素裹，那只存在於水晶球與我倆之間的小世界。

「藝莉醬.....你喜歡這個城市嗎？」

「就日本人的角度嗎？還是就是你小老婆的角度？」

「有差別嗎？」我問。

「當然有。」藝莉將水晶球裡的小城市捧在手裡「如果是前者，討厭死了；如果是後者，愛死了

。」

我抬起眼，思考著當中深意。

「這裡的生活既庸俗又乏味，每個人只想盡辦法把別人當賺錢的工具，都不會想想，難得的生命可以做到多了不起的事情。舊的東西全拆掉，新的東西又難看，簡直就是個垃圾堆。」

「ひどいなあ（好過份呀）.....作為這城市土生土長的人，都想在你面前切腹了。」我對藝莉說。

「不過，」藝莉又以元氣美滿的笑容說「因為你們.....我才相信，這個城市還有希望。因為有你們，不論世界有多可怕，我仍相信所有生命都有著非同尋常的力量，仍然能夠有勇氣前進，仍然能夠抵抗各種壓迫。如果這城市裡真的會下雪.....」

藝莉又搖動著手中那永遠不會實現的未來。

「那麼，最美的不是雪景，」她說「而是我會為了每年能跟大家一起賞雪，而努力生活下去。一心不亂，一生懸命。」

Ω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五十一分。

我跑過登山步徑，向學生議會的方向進發。

樂璇與森瑤是速攻隊，她們想從赤軍從空虛的防線橫掃，直到佔據到鹿儀的本陣，直接將體育館與學生議會兩端的區域能夠相接。

但鹿儀似乎看穿了這一點，放棄與樂璇直接衝突，以同時針對本陣與主將的攻擊方式去決勝負。

我甚至懷疑，鹿儀從來就沒有打算要比併誰的佔領區較多，而目標在於令我們無法佔領。

果然論狠心，我還是比不上鹿儀。

那昨天夜裡，向我決絕地吻別的鹿儀。

我費力氣向前跑，氣管難受乾澀地喘息著。曾經熱衷於長跑的我，自從擔任了體操隊的人事經理之後，便再也沒有參與任何長跑訓練或是比賽，此刻橫隔膜開始顫動，散發出令人難受的疼動，真是的，頻繁的性愛根本不能鍛鍊身體嘛。

我終於來到山腰的學生廣場上，看見了那一片藍色的旗幟。

這是絲明的想法，她說學生議會的規則沒有規定除佔領用的旗幟外，不能豎立旗幟，適當的豎起旗幟，也有試探預警的作用。

然後，我再看見了，穿著冰藍色戰衣，外披深灰色外套的她。

她看見我，眼裡是無盡的驚訝——森瑤的臉孔，像跟森琪的重疊了，那杏桃似的雙眼，圓潤的下巴。

「你——怎麼會，咦？」

我喘息著，用力抱住森瑤，她作為女性的身體是如此親切。我好像要將她收進胸口裡的緊抱著她，我不知道她有沒有感到驚訝或是不悅，但我只是不想放手。

森瑤沒有反抗，也沒有抱怨，反而趕快問著：

「我姐呢？為什麼沒有信號了，只有你嗎？其他人呢，藝莉呢？泚澄呢？那穿娃娃裝的呢？」

我胸口抽搐似的陣痛，只是在森瑤的肩上搖了搖頭，然後說：

「鹿儀直搗本陣，守不住了。她們也想進攻圖書館區、我跟澄澄……本來想繞道過來，但遇上了、遇上了赤軍……」

「這、不，我們要回防，再攻下往前拖長戰線，只會更亂！」

森瑤雙眼一眨，推開了我，然後跑向廣場的分隊面前，開始高喊道尋找眾多分隊長，準備指揮反攻

我追上去：「瑤瑤！小璇呢？」

「信號斷了後，我們都知道後本陣大概出事，我們無法聯絡所有人，不敢妄進，所以先停駐在學生廣場，樂璇分兵繼續探路慢慢攻向學生議會。」

「她一個人往前？」

「她有拳擊隊的陪著，」森瑤也皺眉說「我們一直沒有碰到赤軍，猜想赤軍在忙著擴張自己大球場那邊的本陣，所以樂璇不太擔心，想著這樣能留更多兵力防守。」

「啊……」我沮喪地說「鹿儀根本無打算要乖乖玩佔領遊戲，打散我們本陣後，就預備把我們六個主將都擒住了吧。」

森瑤繃緊著臉，恍若萬不得已也不欲說出以下的話：「是的，我們全部低估了鹿儀的鬥心。姐夫，我留下來防守，準備回防，你立刻帶人去找樂璇，就立刻反攻！」

我趕快向她打了OK的手勢，便也跑向其他分隊的隊員，不只是因為我尋找樂璇心切，而是我察覺到——

森瑤刻意沒有追問森琪的狀況。

我走進體育館裡，卻發現在這八點半的晨間，竟然有人比我還早到。

我步出走道，發現森琪已經在其中一張軟墊上。

她沒有亮燈，體育館上層並不明亮的窗戶引進陽光，投落了幾道像被粗糙手工剪出的光柱。

她並非在自行訓練，也並沒有在整理現場環境及物資，而是穿著寬身的T恤與運動長褲，佇立在軟墊上，雙臂高舉過頭伸直，掌心相對合併，然後左腿提起，曲著踩向右腿的大腿上，整個人單足站立，像一根肅穆的塔尖。

這是瑜珈嗎？我不知道是否該打擾她，放聲了腳步，從後慢慢接近。

森琪那矮小的身軀即做起這「塔式」——我可不知道有否官方名字的——的動作，雖然並沒有她令長高或是身長比例變得更高佻，但那身體曲線在凝靜的燈光之下，卻像轉化無視時間流逝的無機物，在泛塵的空氣中超脫自在。

「啊，你來了呀。」

我正想著森琪什麼時候會轉換姿勢，她大概是聽見了我的腳步聲，放下雙手與左腿。

「原來妳會瑜珈嗎？」我好奇地問。

森琪推了推她那黑框眼鏡，運動著肩頭說：「我們不是得到了瑜珈部的聯署嗎？那之後我看著好像蠻有趣的，就去請教她們一下，學了一點簡單的動作。感覺還不賴。」

「是嗎？」

瑜珈部是最先答應我們聯署的社團之一，瑜珈也算是新興的運動，參加者也太多是女性，在我們學校裡還不算是主流。

「嗯，我們玩高低槓的，」森琪又換了姿勢，開始壓起腿「老是頂靠迴轉力飛來飛去，而瑜珈主要是靜態的，總覺得讓我覺得很平靜，感覺很好。」

我摸了摸她總是乾燥的頭髮：「對妳有用那就好了。」

「小果，」森琪握起我的手，比我矮了一個頭的她，卻用抬起頭起，用沉穩眼神看著我「不管如何，我們一起能去京都的，是吧？」

「妳終於下定決了嗎？不再害怕爸媽那邊了嗎？」我輕撫她那孩子般的臉。

「那也沒有辦法了，」森琪坦然搖頭「我無法不擔心，但也無法不去京都。我不知道結果會如何，但我非常肯定，我是會去京都的。特別是泚澄回來以後，我突然很相信，這是我們體操隊一定要做的事。」

森琪的鏡片下雙眼有著非常一般的堅決，晨間的光線照落在她透過著冥悟的臉上。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只是說如果，」我問森琪「妳的父母最後還是發現了，那妳會怎麼辦。」

」

森瑤渾圓的雙眼遲疑著，搜索著各種可能的答案，終於才說：「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們不能在時候放棄。」

Ω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十一分。

「拳擊隊，跟我到下去！箭隊，等我救出小璇後，你們斷後！」

人的情緒的真很奇妙，興奮到極點會哀傷，心灰到極點會有勇氣。沮喪到極點的我，看見山下樂璇等人的分段正被男子足球隊追趕，卻異常的憤怒。

我也拿起防具，隨全幅武裝的拳擊隊疾衝向前方的學生議會廣場。

入夜了，天色只殘留著虛弱的蒼藍，廣場上的自動照明燈仍未開啟，我的雙眼艱難地適應著微弱的光線。

「小璇！快退到這邊！」

直到我終於看見那穿著寶藍色披風與灰白色風衣的身影，她與水泳隊的隊員正被進逼得節節後退，她本來焦慮的臉，看著我便依舊燦爛地笑了。

「哈哈哈哈哈老公呀！來救我啦！英雄救美呀！」

「拳擊隊！防線！」我揮手指揮。

以光哥大哥為首的拳擊隊共有十數人，從兩邊湧手，切斷手執漆彈格的足球隊，槍聲四起，有人試圖著射擊，但都被拳擊隊的護墊盾陣擋下了。

然後就是一陣天空彷彿撕裂的共鳴——一輪鈍頭的竹箭，直射向足球隊的隊員，他們見形勢不對，鬼叫著散開了。

樂璇成功後退，帶著再不畏懼的微笑，撲向我的懷裡。

我全心抱住樂璇那柔軟溫暖的身軀，我撫著那對我來說竟像闊別良久的臉龐：「對不起，小璇，我們守不住，失算了，鹿儀攻陷了本陣，藝莉醬跟明明她們.....」

「沒事的。」剛得救的樂璇雀躍依然，人生中似乎沒有所謂失落「只要我們最後勝出，就可以了呀，不是嗎？」

為什麼呢？

妳真的不會害怕嗎，妳真的不論任何險境都可以如此勇敢嗎？

妳為什麼可以如此奮進坦然地活著？

「怎麼了？怎麼這樣看著我啦，小璇會害羞的。」樂璇撒著嬌說。

樂璇的雙眼總是閃閃發亮，連在這種冰冽陰鬱的密雲下，也有如宇宙深處緻密的星雲。

「小璇，不要離開我。」

我低頭捧起她的雙頰，親吻她豐潤的紅唇。

貳伍 | Τροία | 特洛伊 γ

十二月二十二日，晚間八時零七分。

聖誕與除夕假期在上星期就正式開始了，大多數宿舍與教學大樓都人去樓空，再加上學校都知道學生議會及一眾社團將進行「大型活動」，差不多都全數撤離。

入夜以後的校園變成黑壓壓的幽暗建築群落，我們禁止進入所有室內空間，只好在各個空地札營，到處都有巡邏的斥候分隊隊員，平常平靜的校園此刻甚似危機四伏的荒野。

冬夜來得太早，分隊分派糧食後，便各自佈置起帳篷與營燈，我、森瑤、樂璇圍在木箱上的行軍圖前。森瑤說：「我後來帶分隊嘗試反攻之後，體育館已人去樓空，也不見藝莉她們的縱影，赤軍有佔領體育館等區份，但卻沒有人駐守。我有重新豎立藍軍的旗幟，可是……」

我見森瑤欲言又止，便說：「你們找不到發信器，佔領後也沒有足夠的人數駐守，對吧。」

森瑤點了點頭說：「對的，我們失去了本陣的網絡發信，完全無法掌握我們與赤軍的即時狀況。赤軍似乎到處流竄，神出鬼沒，我有直覺就算我們派人駐守佔領區，也會被赤軍突襲，如果分隊不慎防守較弱，那反而被赤軍捉住，不斷削減我們的人數。」

「原來……鹿儀真的有這麼厲害呀。」樂璇呶起嘴唇說。

森瑤再次點頭：「是的，她不但早就看穿了佔領地的數量不是重點，更保持機動性，讓佔領地成為利誘去借機攻擊，這就叫做『削軍之計』吧。」

「鹿儀不但要消滅我們主將，就要普通分隊也要攻擊。」我的眉頭隱隱作痛「我們完全處於被動，好不利的局面。」

「所以，」森瑤對我們說「我已經下令，將還聯絡到的分隊都聚集在重點的六個佔領地，這地佔領地之間大多是平地，沒有樹林、山間或是河流等屏障，如果鹿儀要突襲我們，我肯定我們守得住，更有機會趁機捉拿赤軍的主將。」

據我所知，赤軍的主將除了鹿儀本人以外，還有啦啦隊、田徑隊及足球隊等隊長擔任。

我暗裡一邊佩服的森瑤迅速的判斷及指揮能力，但同時又明白，這樣子死守，等於將其他十四個佔領區都送給赤軍。

「我們……如果無辦法採取主動，怎麼樣也會輸。」樂璇代我說出了想法「瑤瑤，有什麼方法可以認真反擊嗎。」

四十八小時比我想象中還要快，現在我們再睡一覺，明天就剩下一天時間了。

森瑤闔著眼，認真思考數秒後說：「有兩個方法，一，我們派分隊誘敵，再以伏兵從後追擊，一點一點地削弱赤軍的人手，擴展佔領區。二，我們也一樣全軍突擊，與赤軍相互遊擊，直到我們以眼還眼，可以攻入赤軍的本陣，或捉拿對方的主將為止。」

我與樂璇沉默不語，各自都思量著當中的可行性。

「唔~~~~」樂璇皺起嘴唇「赤軍及那死鹿儀不是那麼好騙，我看來第一項戰術比較不可行。」

「我也同意。」我對森瑤說「我覺得第二項比較可取，既然我們都明白了佔領地反而是次要，那麼我寧願要機動性。」

「好的，」森瑤像真正的軍人般頷首道「我來編制一下手人。先吃飯吧，大家都累了。」

說的也是，剛才我成功解救樂璇後，立即就回到森瑤所在分隊領地，然後我們三個人各自安排分隊穩守後，就一直在討論形勢。這時候被森瑤說起，才察覺到飢餓感。

「那我去拿點食物，老公你要食什麼？」

樂璇拉著我的手說，我回答說：「沒所謂，能喝點熱的、能渴的東西就好。」

森瑤在地圖上劃了一點記號，拉了拉披風，拿起一盞營燈與水瓶就轉身離開，似乎不打算繼續與我和樂璇一起行動。

樂璇走開後，我實在忍不住跟上森瑤，喊道：「瑤瑤！你不擔心琪琪嗎.....？」

「我並不擔心她。」

森瑤淡然的臉色沒有丁點色變，然後又說：

「是她堅持要擔任主將的吧。我家那頭小白兔。」

「嗯，是的.....」

我們曾經有考慮過由拳擊隊的隊長擔任主將，但森琪卻堅持要出陣。不知道那是她出於對體操隊的責任，還只是因為她知道森瑤將會要角，她也不想完全給比下去。

「雖然這是一場關乎體育部與體操隊命運的決鬥。」森瑤看著走動的佈軍說「但說到底不是真正的戰爭，如果我姐真的害怕，她怕的並不是受傷被抓起來，而是不能勝出。那頂多就是被鹿儀綁起來，丟在樹林及帳篷裡等個一兩天，應該沒所謂吧。」

我看不透森瑤那無所謂，到底是反話還是真的無所謂。我說道：「既然連妳也這樣想，我就不要太過神傷了。」

「而且，」森瑤又抬起頭，像是要觀察天色「我總不覺得藝莉或我姐都被捉起來了，如果是的話.....」

「是又怎麼？」我問道。

「不，算了，」森瑤又搖起頭「沒什麼，先這樣吧。。」

森瑤意味深長地說，就像浪人一樣拉著披風，拿著營燈，踩著草地走開了。

「呵喲~~~~！！」一團柔軟繞人的肉體突然跳到我的背上「嘴巴，啊——」

我張開嘴巴，一顆沾滿牛油麵包塞進我的嘴巴裡，我嘴嚼起來，雖然離美味非常遙遠，但已足以稍為我胃裡的飢餓感。

樂璇把沾著牛油的手指放到的嘴前，我便舔起她帶鹽香的指頭：

「妳到底還拿了、唔嚕、啦、唔撲啦——別弄我的舌頭！」

樂璇趁我甜蜜地舐著她的指尖，就指頭挑弄起我的舌尖。她開懷大笑說：「啊哈哈哈哈，老公的聲音好有趣，琪琪很愛吮我的指尖，每次都我的超興奮的~」

我可沒興趣聽自己正室的外遇史，便拍了拍她的大腿：「快下來吧，我們來吃飯。」

樂璇總算從我背上跳下來了，她領到麵包三文治以及熱奶茶。我便牽著她，來到營地邊緣的位置，在較為安靜的位置處席地而坐，分著食物吃著。

「對啦，」樂璇咀嚼著說：「我們體操隊還沒有去過露營呢。」

我想著也發現是真的，而且不單露營，其實體操隊除了訓練之外，真的沒什麼集體活動，平常大家的課業都有夠忙了。我應著道：

「直到世青賽結束之前，都沒可能了吧。」

「啊，好累呀，」樂璇老樣子抱怨著說「好想回房間睡覺，好想洗熱水澡。累死了。到底是誰想到這什麼佔領遊戲的啊。」

我沒有回答，其實那完全是伶馨的構思。那天在她的老宅裡，我問她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她卻只是故作神秘地說：

——有什麼比能夠在校園自由奔跑追逐，更有吸引力呢？

我抱起樂璇的肩膀，摸著她的頭髮：「她還好嗎？不會太累嗎？」

樂璇捉住我的手，靠在我的肩上：「我沒事啦，過去這段時間有澄澄幫我分憂，我才不會像先前那樣倒下呢。」

說到止澄，我心裡又暗自一沉，森瑤沒有發現她的綜影，最有可能果然還是被赤軍捉住了。

我抹著樂璇嘴角的麵包屑，自然跟她輕吻著，然後又自然地像平常一樣，由嘴唇輕貼地親吻，變成親吻的舌吻。我乘著這種附近沒有營燈，便在她的風衣上稍稍揉起她的乳房，摸著她的腿間，而樂璇也自然地抱起我的肩頭。我對她說：

「要做嗎？」

樂璇臉頰紅彤彤地嬉笑著：「老公你有心情跟我啪啪啪嗎？」

我捏著她的臉頰：「我隨時都想插妳這小母犬呀。」

樂璇示威似的昂起頭：「才沒有呢，你最近就跟薇薇與明明做得比較多，特別是明明呀。體育館辦公室的辦公桌都移位了啦，你們不知道吧。」

我搔了搔鼻頭：「有嗎？沒辦法呀，明明太害羞了，總是自然就做起了背後位。」

「死老公～你就是喜歡大奶，」樂璇捏著我的鼻頭「呃，先陪我尿尿啦。」

我皺起眉頭：「流動公廁沒有很遠吧 - - 」

「不行啦，剛才我見超多女生在排的，下午我一直沒法上廁所，我尿在樹叢裡就好。」

我冷眼看著樂璇毫無廉恥的發言：「.....這裡始終是大學好嗎？」

「哪有關係啦！學校裡不是很多野狗嗎？小黑小白還有小黃一號小黃二號呀。啊～～～陪我去啦，不然我就尿在這裡。」

我帶著拿樂璇沒轍的神情，沒好氣站起來，抱歉了小黑小白小黃一號小黃二號，原諒這沒教養的小母犬吧。

我跟樂璇悄悄地走向林間，小心地在枝葉之間走著，我身後營地的燈火與人聲開始隱去。

「喂，小璇，這邊差不多了吧——」

「不要啦不要啦！！」樂璇卻又耍起撒來「再前面一點嘛，老公你怕黑哦？」

幽暗樹林大概掩沒了我無法理解的表情，我只是被樂璇牽著手到處走。

直到樂璇終於停下步來，解開風衣，露出裡面穿著的體操服。我以為她要解手了，她忽然又抱住我，我奇怪地問：

「怎麼啦？」

樂璇緊粘著我，小嘴湊上來就吻：「老公不是想做嗎？這裡可以啦.....」

即係是幾乎無光的林間，我仍然能辨識出樂璇那不安份的雙瞳，我用投降的語氣說：「妳可否有一次不要那麼即興呢？我雞雞要硬起來也要有心理準備呀，你以為我是專業男優嗎？」

我說著就揉起她翹挺的屁股，樂璇故意發出悅目的嬌吟：「嗯～那老公是否真的要看我尿？」

「這裡什麼也看不見吧？好啦，那就來趕快做吧，讓我好好射滿妳這小色鬼。」

「嘿嘿，老公.....嗯～、嗯.....嗯啜.....啜.....」

樂璇的嘴唇像小鳥般有一下沒一下的地啄著我，我愛撫她的下身，扶著她輕擺的腰肢與摩擦的腿間。我就知道她的確是發情了，而我今天經歷過如此跌宕壯烈的經歷，似乎也像劫後餘生的倖存者，想要好好沉浸在性愛的滋味裡，褲檔一下比比平常更繃緊。

我一路吻著樂璇，摸向她堅挺的美乳，隔著體操服美滿地揉搓著，當又想伸手褻玩樂璇的腿間

周遭的草叢突然響起了某種吵雜。

野戰的安全潛意識令我瞬間驚覺，但只消一瞬之間，我連驚覺的餘地也沒有。

一圈電筒照在我們身上，樂璇馬上收好衣服躲在我的身後，但沒有用，光線是360度無死角，我們被包圍了。

埋伏。

是赤軍的伏兵。

「真是熱烈的青春呢。我可沒想一下就能捉住你們兩位主將，該就是我運氣好，還是你們自制能力太低呢？」

從刺眼裡的光線裡，步出了一片赤紅色的被風。

她穿著黑色雙排風衣，踩著深啡色的野外長靴，雙手戴著黑手套，手執啦啦隊慣用的白色儀仗棒，竟像帝后的權仗。

是鹿儀。

我心跳急驟加速，這是開始對決以來，我第一次看見她現身。

鹿儀帶著勝利在望的笑容，千萬個想法在我的腦裡盤旋——要突圍嗎？呼叫嗎？犧牲自己至少讓樂璇逃走嗎？拖延時間嗎？先問藝莉她們的下落——

現在只有我跟樂璇兩個人，如果我高聲呼叫，不，這裡距離太遠了，就算森瑤或分隊聽到我們的叫喚，在趕過來，我們也會被抓走。

我緊握著樂璇的手，手心正冒出緊張的汗。

我看不見樂璇的表情。但我知道，她一定也是死也不認輸的神情。

「好了。」鹿儀揮動著儀仗棒「你要做做樣子反抗，再給我們捉住，還是直接認輸，束手就擒？」

我的心跳奔突狂跳，無計可施了嗎？這樣就要敗陣，就要認輸了嗎？

鹿儀抹了抹她那頭豐潤的深棕紅色長曲髮：「我倒希望你希望可以選擇前者，反正就這樣了，我倒希望可以盡興點。」

鹿儀一步一步向我逼近，長靴的腳步聲像催逼著我的心跳與呼吸。

「老公、」樂璇在我耳邊輕聲說：「不要認輸。記得這一點就好了。」

貳伍 | Τροία | 特洛伊 δ

我像站在鬥獸場中待宰的動物，稍為闔上眼，細想目前的情勢。

我與樂璇被圍困住了，這是當下無容疑置的現實。

森瑤此刻大概在我軍陣地，鹿儀就在我們眼前，有可能已經另外派分隊前往擾敵，防止森瑤救援我們；又或是按兵不動，直到擒住我們為止。不論是哪一個方向，森瑤也很可能無法短時間內解救我與樂璇。

沚澄、藝莉、絲明、森琪，全數下落，我們也沒有任何方法聯絡到她們四人。

我們的本陣被攻陷了，分隊都有一定損失。

至於敵方，我們沒法抓住任何一名主將，不知道對方的佈軍，不知道如果進軍攻擊鹿儀的本陣，我們如遇到怎樣的軍勢或是計謀。

所以，如果我與樂璇也被抓住了，那麼就可能只剩下森瑤孤軍作戰，就算她再厲害，結果也不見樂觀。

我張開眼，樂璇仍然緊握我的手心。

鹿儀大抵看穿了我的心理交戰，她用儀仗捧敲著另一隻手的手心：「怎麼樣？不想認輸嗎？對了，告訴你一件，妳們那位穿娃娃裝的金髮女生，在我手上。」

樂璇按著了我的肩頭。

我回頭一望樂璇那沉重的表情，她向我搖了搖頭，我才發現自己肩頭已經繃緊的酸痛。

絲明被抓住了。果然。

「放心喔，」鹿儀對我說「我知道她是你的小女友，也不會對她做什麼的，我對那種誇張華麗的衣物也沒有興趣，她就乖乖地在帳篷進坐著。你想見她嗎？跟我來說是了。哈，你這種眼神，我真的很喜歡每次提到你身邊的女生，你就有這種眼神。」

我瞪向鹿儀，控制著急燥的呼吸說：「我不會認輸的。」

絲明那被抓住的畫面我在腦裡徘徊，又羞怯又易哭的她，又皮膚嬌弱得吹彈可破，像經不起一點搓揉的她。

「你有選擇嗎？」

鹿儀再踏前了一步，只是她一下令，我們就無力回天。

確實，四周的啦啦隊已經開始收窄包圍，我們根本已束手無策。

「老公，你聽我說.....」樂璇在我耳邊輕聲說「再試著拖延一下下，再一下就可以了。」

我快速窺樂璇，不明其所指，難道，不可能呀、這.....我滿腹困惑，但我還是脫口說了：

「鹿儀，要認輸的是妳。我知道妳明白我的意思。」

我看進鹿儀的眼裡，用認真的語氣啦。

鹿儀眨了眨眼，她那英秀的眼簾張合之間，我再次看見她昨天晚上那份隱抑的淒楚。

「如果勝利就在眼前，」鹿儀再踏進一步「你會放棄嗎？」

「鹿儀.....」我深吸了口氣說「我的小鹿儀，妳所指的勝利是沒有意思的。」

「哼。」鹿儀依舊展現她那高傲的不屑「別說著好聽了，如果勝利是不屬於我的話，難道會屬於你們嗎？」

「妳知道嗎，小鹿儀，」我咬了咬牙，孤注一擲地說了：「薇薇後來其實給了我一些錄音與照片，她一直說要傳給妳，但我反對。」

鹿儀聽見，腳步一下了凝止。她臉上一陣抽搐似的難受，右頰扭動著揮出儀仗棒，大喝：

「啦啦隊，上前！目標！敵方主將！」

鹿儀一聲令下，四周響起了澎湃的腳步聲，我自然反應地轉身緊抱著樂璇——

「隊、隊長——！！快、快後退、是伏、伏兵——！！」

「隊長！本陣被攻擊了！糧食都被搶去——！」

「後方是箭隊，鹿儀隊長、快跑——」

什麼？

我的周遭傳來啦啦隊員的此起彼落的尖叫，眾多電筒光線混亂揮動，一下子整個樹林裡有雷電交加。

鹿儀大驚回頭，當機立斷飛奔。我完全不知就裡，但我放開樂璇，馬上拔腿跑向鹿儀，放聲高叫：

「鹿儀在這邊！！」

然後終於看清了，是身穿冰藍色隊服的滑冰隊員。是伏兵！伏兵以外的伏兵！圍外有圍！

我搶步向來，伸手抓向鹿儀的披風，鹿儀察覺我的腳步，她恨意橫生地回頭一望，儀仗棒一下向我面門揮來。我拔出腰間的漆彈槍，鹿儀卻異常敏捷地一矮身，讓我無法瞄準。

「啦啦隊，撤退！！陣型F！排球隊！上前！」

「呃呀！」

鹿儀蹲身以後突然迎面前我衝來，這下令我始料不及，要開槍也不是，她卻用肘擊撞向我的胸口。我悶哼一聲退了兩步，她腳步一蹬就躍向林間另一邊。

啦啦隊快速重整形勢，由環形組合成後退的方陣，上前斷撞我面前，然後又是身穿保護裝的排球隊隊員，快速掩護了鹿儀身影。

正當我猶疑著是否仍然繼續追擊，後方卻傳來樂璇的叫喚：

「藍軍聽令！不要窮追鹿儀，其他的分隊隊員——能捉多少多是多少！」

Ω

十二月二十二日，晚間九時零二十六分。

「報告璇姐！共抓到啦啦隊員共19人！排球隊員3人，足球隊1人，但主將鹿儀逃去無蹤！」

樂璇親衛隊的拳擊隊平頭大哥說，樂璇威風凜凜地撐著腰說：

「做得好！把她們關起來，善待她們，給她們水與糧食，絕對不能做色色的事情！違者把雞雞切下來！」

「遵命！」

平頭大哥與樂璇互相敬禮後離開，原來我老婆是桐崎千棘嗎？

森瑤站在一旁，恍如是樂璇副官，手執捲起的地圖說道：「成果不錯，鹿儀派來我們這邊雖然不是全部主力，但也是大概她自己最信任的親兵，果然她們沒想到我們白天丟失了那麼多領土，連本陣都沒有了，還會在夜裡直接攻擊他們的本陣，可惜沒能抓住一兩名主將。」

「這、這就已經很厲害了呀。」我對森瑤說「妳們也攻擊了鹿儀的本陣嗎？」

「當然呀～」樂璇卻理所當地說「你以為我下午與森瑤分開行動是為什麼？本來就是用來試探赤軍在其他地區的分兵，我跟瑤瑤早就決定了會在夜裡進攻大球場。」

「所以剛才小璇妳說要去尿尿.....」

樂璇得意得笑嘻嘻地說：「那當然是故意的呀，我跟瑤瑤早就算到鹿儀晚上會派兵來伏擊我們，那倒不如就以我們自己作利誘吧，我也沒想到竟然是鹿儀本人親自上場。」

我呼了口氣，原來被蒙在鼓裡的是我。森瑤察覺到我的表情，冷笑說：

「這種計策愈少人知道愈好，所以我們沒有讓你知道，你也應該不介意吧？」

「妳們.....」我望著眼前把我當成道具人的兩位女生說「沒有別的瞞著我的計策了嗎？」

森瑤聳了聳背搖頭：「真的沒有了。至少.....絲明被抓住了這一點，不是我們的算計，我們可不會放棄主陣的通訊。」

樂璇走上來，環起雙臂抱了抱我說：「如果老公你擔心明明的話，沒事的。我們現在已經算成功反攻了呀。」

根據樂璇及森瑤所說，如果鹿儀晚上會派伏兵過來我們這邊攻擊，那就代表赤軍的本陣未必會預計我們在晚上進攻。結果一輪急攻之下，雖然還沒有足以佔領到赤軍的本陣，但卻搶去了不少對方的物資及糧食。

唯一可惜的是，沒有在本陣發現藝莉、絲明、泚澄或是森琪任何一人的蹤影。不過以鹿儀的作風，就算俘虜了對方主將，也一定會被將之分散匿藏在更難救援的別處。

「我下午也有點失了節奏，」森瑤坦然說「不過我看見鹿儀那遊擊式打法，倒啟發了我不要那麼執著於佔領地或是本陣，所以我就改變指令要求進攻本陣的分隊搶奪糧食了，早知道我剛才就多吃一點。」

森瑤也難得露出了自信的微笑，我由心而發地佩服森瑤，對她欠身說：「辛苦妳了瑤瑤，不.....主席閣下。」

「這種漂亮話就等我們勝利以再說吧，姐夫大人，」森瑤拿起營燈「我想目前鹿儀已在重整形勢，清點物資，日出之前應該不會再進攻了。明天算是下半場了吧，將會是惡鬥，我勸你們早點睡，要.....玩的話，也不要那麼激烈，大概日出前就起來吧。」

「好的，」我對森瑤說「謹遵吩咐。」

森瑤打了個呵欠，向我們揮了揮手，就向營地的另一邊走開。

「呼~~~~~本小姐又成功反擊了！厲害吧厲害吧！」

待森瑤離開後，她就撲入我的懷裡撒起嬌，我回想著剛才的狀況說，捏著她的臉說：

「妳還是真的小母犬呀，連妳老公我也敢利用。」

「要騙敵人就先要騙自己人嘛~」樂璇像小學生般舉手說「不過老公那麼容易就發情硬雞雞，倒是比我想象中來得簡單呀。」

我敲起她的額頭：「難得妳跟瑤瑤那麼有默契。」

「呵呵，我也只是聽瑤瑤指揮的而已，我只是負責跑來跑去執行呀~澄澄找她來當體育部主席，實在是太合適了。」

我深呼吸然後吐出像抑壓以久的鬱結，深深地抱住樂璇的身體，然後問她說：

「既然暫時可以休息了，那我們回去做愛吧。」

樂璇挽起美滿的甜笑：「好呀，瑤瑤叫我們不要玩那麼晚啦，老公要射幾次。」

「唔.....」我抱住樂璇的纖腰說「兩次吧。老樣子，一次口裡，一次射進去。」

樂璇揚了揚眼眉：「確定嗎？不直接在小小璇裡射兩次？」

我輕搔著樂璇的紅唇：「妳今天這麼帥，就想看妳嘴巴含住雞雞的樣子。」

「哈哈~」樂璇放聲嬌笑「好呀好呀，老公快走，去做愛~來做愛~」

樂璇拉著我，嘴裡毫無廉恥地說著大概她發明的低俗民謠（？），快手回到我們兩人所屬的帳篷裡。

「嗯、啾.....老公、呀.....老公.....丫啣小璇的咪咪、丫」

我與樂璇拉上簾幕後，便火速脫去對方的衣服，披風、風衣、長褲、體操服、球鞋、內褲、胸罩，全數被我們四周亂丟。直到我們全身赤裸，面前面跪著，互相愛撫舐吻對方的不同部份。

「呼、丫~、丫啊~，老公的大雞雞、丫.....給我、小璇要吃、唔~」

我揉住樂璇堅挺的吸手美乳吻舐著，輕吻著她淡紅色的乳尖，她呻吟著握起我勃起的下體，用手心上下套弄，然後主動推著我的肩頭，讓我在床墊上坐下。她伏下身來，張口便含住我的硬物盡情吮弄。

「唔咻~、咻啣.....、老公兩天沒射、啣.....這，啣.....好硬、腳~」

樂璇早已在我身上鍛練上熱烈的口技，她那淘氣的臉龐埋首我的腿間，津津有味地吸啣我的陰莖，活潑的舌尖在我的龜頭旋舔撥弄，頻生快感令我不斷輕呼，便按住了樂璇的令她含得更深。

「咕唔、唔咻.....，唔啣、唔咕.....還頂喉嚨、唔咻、撲~」

樂璇吹奏得雙頰潮紅，摩擦著莖身的嘴巴流著涎液。我的前端愈來愈勃漲，壓著樂璇頭髮，讓她動用整個小嘴腔與舌頭貼吮啣我的小莖，不覺頂到她喉間的前端已急欲爆發。

「唔~唔~、撲咻、腳唔~、唔~！唔啾、啾、唔~~~！唔嗚、嗯啾~~」

我捏著樂璇的臉珠，她也喘呼著前後急吮，小手在我的莖根上輕輕套弄，我俯著她那平時趾高氣揚的眼裡，此刻卻幽幽地像做錯事被教訓的小鬼，便雙手抱按著她泛汗的頭髮，在她口裡恣意噴發。

「咕嚕、咕嚕.....嗯唔~~啣.....老公射好多、嗯是老公的味道.....唔.....」

我一邊發射，樂璇便一邊嬌嗚著嚙動喉間，再輕巧地舐套我漸漸平靜的性器，半張的嘴裡是濃稠的白濁。樂璇含情脈脈地吻了吻我馬眼上的殘精，才一口氣吞服我珍貴的精華。

我拿來水瓶與毛巾，抹著她的嘴角，她喝起水嗽完口，然後泛汗的身體進我的懷裡磨擦著：「老公剛才那一發，如果射小小璇就好了，丫呀.....丫呀~啊.....，老公.....啊丫~」

樂璇兩眼汪汪，已經淫欲模式全開了，我讓她在床墊上躺下來，吻玩著她一對教人垂涎欲滴的美乳，雙指緊追她的淫穴不放，刺激起她的陰核。融化似的小陰唇又柔軟又敏感，樂璇嬌喘的狹小的帳篷裡顯得特別清澈。還好選了個不透光的黑色帳篷，不然其他人說能看到春宮皮影戲（？）了。

「唔……丫……老公、丫……啜、唔……丫，小尿孔癢癢的、嘻……」

我的吻遍樂璇的雙乳，舔著柔軟的乳緣，吸啜勃起了的乳頭，淡紅色的小肉蕾在我的齒間緩緩澎脹，乳房被用力揉搓的快感，令樂璇的雙腿不自覺張得更開。我呼吸她身上有著樹木、泥土與汗氣與體香：「妳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尿尿，你要尿完再做，還是做完再尿。」

樂璇臉上升起片片盛開的桃紅，輕觸起自己的性器，猴急地玩弄流滿愛液的小陰唇：「嗯……不知道、小小璇癢死啦……老公快來、丫～，啊……丫呀～

樂璇另一手再次主動執起我勃起的陽物套弄，沾玩著龜頭上的精前液，我便將小莖放在小穴上前後摩擦，血管暴現的外皮抵弄著陰核，粘滑的潮水沒幾下便沾滿我的龜頭。

「哎丫～小璇受不了、啊～老公快插死小淫娃，用老公的大雞雞插人家啦……丫——唔——」

我的前端剛突入，樂璇便歡愉地尖叫，我慌忙掩起她的嘴巴，對她說：「太大了聲啦。」我卻乘勢一竿到底，粗暴地捅開穴肉，直達花心，樂璇嘴巴被我捂住作聲不得，眼神卻如怨如慕，盡是小淫穴被充填的滿足。

「呼……呃丫……頂到啦、啊……死老公……小花心都被撐開了啦、呀……」

我壓住淫穴的盡頭，令樂璇飽足著被龜頭頂插的快感，她喉間鼓動，嘴裡吹著誘人的吐息，子宮口的陰道肌緊窄地吸住我的前端，令我跳動不已，我抵受不住酸麻感，開始抽送起來。

「唔——！丫呃……又要小璇細聲點、嗚……丫這樣插穴穴……要人家怎麼忍住……呶丫、啊——」

樂璇明白外面可能有巡邏的分隊，努力按捺住慣常放盪的叫床聲，可是小穴被陽具突刺的快感又令她無法自制，我握住雙璇拋動的雙乳，低頭吻著樂璇，一邊抬動腰間，深深地頂插著樂璇的嬌蕊，樂璇抱住我的肩膀，在我耳邊浪語起來：

「唔……啜……插壞小璇啦……唔……呃、好喜歡最喜歡被老公插穴穴呀……丫丫、——」

樂璇的聲線有無形的魔力，令我全心無意陶醉在交合的快感裡，痙攣的肉壁包圍著我的硬物，每一下進退都使小莖多一分射精的衝動。我將樂璇的雙腿翻到我的肩頭上，對準淫穴深處用力抽送。

「嘿、丫～啊——嘻嘻、要尿尿、小璇要尿尿老公老公哎呀……嘻、好捧呢丫——」

我用已達臨界的陽具輾壓樂璇的花蕾，狠狠地抽插一片狼藉的嫩穴。我的龜冠被樂璇花心套弄得酥麻，這小色鬼則我蹂躪失神的痴笑，臉上滿是紅暈，吐著色情的舌尖亂叫。

「哎喲～、丫～老公大雞雞、嘻嘻、好喜歡、丫啊～好喜歡老公、嘻丫、插小璇、插死小璇～丫——啊——哎呀呀呀呀！！！」

滾燙的精液令樂璇受用不已，花心陣陣抽搐，樂璇的深處忽然劇烈收縮，渾身戰抖，愛液洶湧而出，小尿孔也射出拋物線的水柱，澆得我的下身完全濕透。

「丫.....丫呀.....射那麼多，小小璇喝不下啦.....嗯.....好暖.....」

完事後我們緊緊相擁，激烈的性愛令帳篷裡凝聚裡了濃熱的體溫，溫熱的液體竟升起隱約尿臊味。我皺起眉頭對樂璇說：「妳還真的尿了呀，喂，妳先抹一下啦.....！」

我悄悄地拉開帳篷的下方，讓新鮮空氣流進社。樂璇打了個噴嚏，用寶藍色披風掩起自己的身體：

「唔嘿嘿.....都是老公你、插那麼激烈，連小尿孔都壞掉了~」

樂璇仍然是陶醉在餘韻中的痴態，我沒好氣地清理著的身體與床墊周邊位置，然後也累極在她身邊躺下來。

樂璇側身抱住我，撫著我的臉旁，我也轉過身，跟她面貼面相擁著，像戀戀不捨地探索著她剛高潮完的身體。

「要再做一次嗎？」我問道。

「嘿嘿，好難得喔，」樂璇笑說「平常都是我想要，然後老公一副受不了的表情。」

「會嗎？」我不覺有點內疚「可能是.....這段時間小璇妳顧著訓練，所以.....」

樂璇緊抱著我說：「我就是知道除了睡覺之前沒什麼機會親近老公，所以總想把你榨得乾~乾~淨~淨、嘿嘿.....」

我更深切地緊抱著樂璇，她消耗不少體力，羽薄的睫毛疲累地抖眨。我輕吻她的額前說：「小璇妳都一直沒有問呢。」

「什麼.....？」樂璇閉上了眼，我知道她已來到夢鄉的邊境。

「鹿儀的事情，伶馨的事情.....」我沿著她形狀小巧的耳窩，掃著她軟軟的黑色髮毛。

「你跟你的小鹿儀、小伶馨嘛.....」樂璇半張著嘴打起呵欠「哼哼.....我才不管啦、老公會粘著我就好.....嗯，這樣就好.....呼.....」

我不及判斷這有多大機率是不真實的夢話，樂璇就已經呼呼入睡。

就像過去無數個晚上，我輕擁樂璇已沉沉安睡的身體，聽著她那比我自己的心跳聲更耳熟的呼吸。

我嘗試暫且忘記鹿儀的臉。

貳陸 | ρως | 愛洛斯 α

貳陸 | ρως | 愛洛斯

就讓我們暫時放鬆肩頭，闔上眼舒緩眼球，細心感受你所身處的環境裡。

也許你正在溫暖的被窩裡，也許是你在人多擠擁的鐵路上，又也許，你正在沉悶的辦公室偷偷（或明目張膽）地偷懶，抑或，你更願意用假期或下班放學後的寶貴時間，在氣氛柔和、陽光明媚的咖啡館裡，閱讀這一個關於眾多女生們的故事。

接下來，你可以親手沖一杯甘香濃郁的咖啡，或是對店主點一杯芬芳細致的Latte，也可以先查看未回覆的短訊，跟進你關心的即新新聞，摸摸你腳邊的貓，窺看不遠處的美女，掩嘴打一個不怎麼優雅的呵欠，或對你的另一半（如有）說：這叫《～奧林匹斯之火～體育部的女神們》的長篇小說，還算讀得下去呢。

當你準備妥當，就讓我們重新回到文字的世界裡。想象那沒有確切輪廓的校園、那只有字詞描述的體操隊女神、那繪影繪色卻從未真實存在的女性肉體。

然後，我們就來說一個故事。一位女生的故事。

鹿儀的故事。

Ω

清晨校園的味道像教堂。

自從離開了田徑隊後，我再不需要參與晨跑，已好久沒在這時候醒來。天色仍然灰沉，但感覺比沒昨天的陰翳，冬天的空氣像山川般清澈，鼻頭都是淒冷的霧氣。

樂璇仍在呼呼在睡，我離開帳篷走到外間的山野，到處都有輪班巡邏的分隊，然後我步上景色較開闊的山坡上，便看見了披著寶藍色披風的她。

其實我們沒有規定主將一定要穿著所屬顏色的披風，但只是一開始用來給不認識主將的分隊隊員去辨識。森瑤這時仍穿著溜冰服加運動外套，包裹著及膝的長披風，即使在冰上成長的她，看著淹沒在薄霧煙霞裡的校園，也覺得太冷了吧。

「早呀瑤瑤，」我來到她身邊問「鹿儀沒有動作吧？」

「暫時沒有，」森瑤回答「她既然用遊擊戰，可能在其他據點或佔領地都有糧食。不過，我想她即將要反擊了，別掉以輕心。」

霧白的天色下，她的臉龐不至於憔悴，但仍然難掩疲態。

「妳有睡好嗎？」我問森瑤。

森瑤看了我一眼，洗不掉的令勞累讓她嚴肅的眼神柔和了不少，倒像平常眼裡總充滿疑慮的森琪。

「還好吧，」森瑤不置可否地回答「對了，你真的要把我姐帶到日本去嗎？」

「不行嗎？」我反問。

「妳最近像下定決心了。所以你的應對方案是什麼？如何讓在我們父母不發現的情況下，帶我姐去京都？嗯？」

森瑤質問著我，然後抬起胸口，頸間像白絹般揚起，著呼吸一天中最乾淨的空氣。

我抱起雙臂，只好說實回答：「我並沒有任何應對。不過，如妳所說，這是琪琪決定的事情，我自然不會反對。」

「我爸媽如果發現了，就不是生氣那麼簡單，之後有任何後果，你能負起責任嗎？姐夫。」

「哈，說到這點頭上，我就說不準了……」我試著令對話的氣氛變得輕鬆點「但琪琪一定要去日本，不是她想去，而是『一定要去』。」

森瑤回頭皺起眉頭，彷彿老師看著冥頑不靈的孩子。

「我們今年的體操隊是有點湊合而成的，下一年大家會發生事，我們也不得而知。如果今年琪鉗沒有去成，這輩子她都會記得這一年的遺憾。瑤瑤，妳也是運動員，又是表演者，一定會希望至少有一次，能站在溜冰場上，努力爭奪世界的寶座或是冠軍。」

天際的濃雲漸見明亮，如稠密糾結的陽光，瀟灑的朝霧如退潮散去。我們再次清晰看見這依山而建的廣闊校園，鹿儀就匿藏在我們舉目所及的某處，新的一天又開始了，我們的目標仍然是未竟之路。

「難道……」森瑤說著「乖乖的不就好了嗎？做律師不好，做長女不好嗎？」

「我一直想問，」我對森瑤說「如果妳與琪琪易地而處，妳會怎麼做？」

森瑤拉了拉披風，清寒的山嵐吹來，她那深黑柔順的長髮纏繞著她的臉旁。她回答：

「這種問題是沒有意義的，倒不如假設我是樂璇或是鹿儀，我怎麼會知道呢。」

我想反駁，卻發現她說的其實並非無理。我點了點頭：「還好妳不是鹿儀，不然我們早就慘敗了。」

「是嗎？」森瑤挽起嘲弄的笑容「如果你們輸了，我姐就去不成京都了，你怎麼就肯定我不會叛變？」

「怎麼會呢，」我對著她側臉說「妳是瑤瑤呀。」

然後，我看了看手錶，早上六時四十七分。

是時候去叫醒樂璇了。

Ω

「鹿儀絕對會向我們發動新一波的突襲，但那大有可能只是佯攻，所以待會如果出現敵軍，千萬不要戀戰，能抓人就是抓人，能俘虜對方主將就俘虜。我們目前有六個佔領地，目前是在下午三點之前，取得十二個佔領地然後穩守。我點算過昨天我們在赤軍獲得的糧食，我預料鹿儀不可能撐到今天晚上，所以會在黃昏之前分勝負。」

森瑤在地圖旁邊，對我、樂璇以及眾多分隊隊長解釋形勢。

「我們的優勢是防守力，包括箭隊、溜冰隊、籃球隊、拳擊隊等等隊員，我們也絕對有充足的糧食，可以撐下去，缺點是我們失去了通訊網絡，沒法太長距離分兵，所以我們必需打最傳統的陣地戰，應對鹿儀所有的可能的突襲。我們要佔領包括學生議會、登山平台、商學院區、文學院區 - - 」

森瑤用圍棋的棋子在地圖上標示出不同的佔領目標。

「我請大家記住一點，這個遊戲始終是佔領地決勝負的，包括我在內，我們至少還有三名主將，就算佔領地被赤軍反奪，我們也可以再反擊再插上旗杆。我們不要戀戰，以陣地為重點，請各位記住這一點。」

森瑤說罷望向我，我點了點頭。然後問：「妳預計最惡劣的戰法是什麼？」

「這個.....」森瑤眉頭一動「我會認為是她俘虜了藝莉、絲明、訢澄，我姐.....也就是森琪等人，然後用人質來抓鬮我們深入，再從中截擊。所以.....各位，不論你們對於看見任何狀況，也請不要妄動，更絕對要保持冷靜。」

我望向樂璇，樂璇也繃緊著臉，沒有搖頭也沒有點頭，我知道她也肯定自己未必能控制得情緒 - 如果鹿儀真的動用人質戰剩。

「好了，就是這樣了。大家還有別的想法嗎？」森瑤說著。

我們都搖了搖頭，然後森瑤再次望向樂璇，我便伸手搭向樂璇的肩頭：

「好啦！！各位，今天將會有一場惡戰，絕對不要放鬆、呵~~~~欠，丫，抱歉，總之！！各位，聽我指揮，出陣！」

樂璇一聲令下，所有分隊隊長齊聲呼應，我們便開始依照森瑤預先劃分好的隊型，各自準備行動。

我與樂璇是前進突擊組，由拳擊隊的精英與小部份的箭隊所組成，後面則是物資後勤。我們在林間小心前陣，稍為任何風吹草動，就會打起手勢停步，待完全無虞後，才會穩定進軍。

森瑤再三警告我們，鹿儀絕對會出兵突襲擾敵，我們只需要防守就足夠了。

我們在寒冷的林中緩慢行進，終於來下一個佔領地，是昨天樂璇被逼退學生議會前廣場，廣場中並沒有立起赤軍的旗幟，果然一如森瑤所料，這裡遠赤軍本陣太遠，鹿儀亦不打佔領戰。

我們花了一點時間巡邏搜索周邊，發現沒有任何伏兵後，便立起了藍軍的寶藍色旗幟，用樂璇的智能手環認證了，後勤也開始用物資建立起防線及物資處，並派人回報森瑤我們拿到了佔領地。

「呼～拿到了，」樂璇伸起懶腰說「鹿儀的伏兵沒有出現呢、呵～～～欠～～～輕鬆。」

我拿出水瓶喝著清水：「妳要打呵欠到什麼時候呀？」

「誰要老公昨天做得那麼激烈，」樂璇擺出惶怯睡眼「累死人家了。」

我不以為然地笑說，拍起她的頭髮：「作為負責射精的人，我都還沒有說累呢。」

這時候負責傳令的單車隊隊員走到我們面前說：「森瑤同學就可以繼續了。陣型照夠。」

「Okay，」樂璇依夠敬禮說「老公，我先去拿個餅乾，有點餓.....」

我剛才好不容易把樂璇拉出帳篷，早餐她也是吃得狼吞虎嚥，我便只好看著走向物資站，可是，她走到一半，卻突然停步下來，望向拳擊隊的方向。

我見她忽然停了腳步，好奇走到她身後問道：「怎麼了？」

「老公.....」樂璇舉起指尖「那邊的兩個人，你認得嗎？我好像.....沒有見過他們，不是拳擊隊也不是箭隊的人呀？」

我循樂璇的目光看去，只見旗幟旁邊有兩個在整理著紙箱，他們臂上也的確有用作辨認的藍色綁帶，可是那神態那氣息.....

「你們兩個！」我故且大喝道「在整理紙箱的那兩個，你們是哪一隊 - - 喂！」

那兩個男生臉上先是出現一閃而過的緊張，然後卻便以視死如歸的神態，將我們剛插上佔領不滿三十分鐘的旗幟拔出。

時間歸零，這個區域就算再佔領，也要三十分鐘。

「是細作!!! 所有人注意，敵襲!!! 準備防守!!!」

「嗚呀!!! 赤軍! 進攻!」

樂璇立刻拔出腰間的漆彈槍張聲高喊，同時拳擊隊已經一湧而上，將兩位男生壓在地上，兩位男生們卻力歇聲嘶的大叫，瞬剎之間林間響起了震耳的吵雜聲。

我衝向防線拿起軟墊防具，前方的林間便已經衝出眾多的赤軍成員，他們每個人都手執各種護具或是漆彈槍。我高呼：

「細作已被壓服了，各位守住陣地！別自行離隊 - - ！」

漆彈槍聲接二連三響起，我朝前方衝陣的赤軍開槍，有人中彈退後，又有人衝前。箭隊引弓射出一輪箭陣，可是又有新一批的紅軍衝來。

「人數好多！！」樂璇從後方跑回來「四方八面也有，傳令兵不見了！嘩！老公小心！！」

樂璇一下按住我的頭，我伏下來，身後的軟墊響起了被漆彈擊中的沉響。我與樂璇相看一眼，然後同時站起來雙槍齊發，敵人一時後退，又一時衝出，槍聲、腳步聲、殺意騰騰的呼聲連續不斷。

「璇姐！守不住了！」拳擊隊的分隊長大喊「要回防嗎？」

樂璇用艱難的眼神看著我，我環顧周邊開始陷落的防線。

這絕對不是佯攻的奇襲，也不是誘敵的戰術，而是 - - 總攻擊。

貳陸 | ρως | 愛洛斯 β

這是很久以後，她才終於跟我說的事。

也許因為那正是盛夏最酷熱的日子，我們都懶得出去。我便在她家裡的露台上乘著涼，不經意發現露台旁的相冊，隨手打開來看，才發現她十六歲時候的模樣。

穿著中學生校服的她，簡單像是剛從河溪裡淘出的原石，就算未經打磨，才看得出那份非比尋常的光芒。

喂，你怎麼擅自打開人家以前的相簿呢？

這很可愛呀，不是嗎？我望看剛從廚房裡拿出冷飲的她。

哎，我以前就最討厭你的這種男生。看見我漂亮只會說我很正，身材很好，很漂亮，我只有外表嗎？不是吧。嘖。

如果有一件事十數年來都沒有變，那就她那聲「嘖」。我肯定她從十六歲時的時候到現在，也是說著同一聲的高傲不屑的「嘖」。

說起來。我望向在我身邊坐下的她。妳從不說以前中學生的事情呀，不免有點好奇。

她用明知故問的冷眼看著我，喝著冰涼的碳酸飲料，烈日在她的皮膚燒出汗珠，她仍然是那麼性感。

你不是都知道了嗎？那男人的事情。

我是說，再之前的，就是妳成長的時候。

她伸手遮在眼前，在陰影看著被烈日照曬的城市，然後說——

如果偏要說的話，那時候、就是你在看的那相簿裡的那時候，我就覺得自己很不一樣了吧。你說我高傲也好，自命不凡也好，我就是知道我不一樣，不但你們男生最在意的身材有夠好，而且更長得足以成話全級話題的漂亮，成績不壞，也會辦活動。還有呀，你們這些男生那時候在我眼前裡，根本就是白痴，一股勁的來追我，那些眼裡只看著我胸部的不說了，有更多人只是要靠我來成就解鎖吧。嘖，你說我自以為為？你們這些男生才自以為是啦，以為我是你的女友就夠了嗎，以為追到我就是人生高峰了嗎？

高中生嘛，大家都是這樣。我嘗試插嘴說。

那我就不是呀。她瞪了我一眼。我至少肯定我跟其他人不一樣，那就是就算我也一樣自以為是，我有自信我的自以為是也比其人有價值。我想要的，是高中生都做不到的事，而我更想有人跟我的想法一樣，能告訴我可以怎麼做，所以我才.....

我握起了她的手。

她望向我，笑容上那份英氣不但從未褪色，而且更臻成熟迷人。

所以，她笑著對我說，你那時候很非常過份呀。真的。

我知道呀，我回答。所以我才說，我會用一輩子來對妳致歉。

Ω

「璇姐！妳先走！」

「可、可是——！」

「別浪費彈藥了，快走！！」

拳擊隊保護我們衝出赤軍的圍陣，可是赤軍人數太多，勢孤力弱的拳擊隊員被拉開抓捕

看來鹿儀應該完全放棄了所有部署防守，全軍盡出，如無意外，我們的大後方也可能兵臨城下。

「璇姐！一定要贏呀！」平頭大哥用黑熊似的背肌抵擋敵軍的進逼，喝著道「成立體育部之後，要告訴全世界！我們拳擊隊，是為了榮譽而戰，不是只有蠻力的好戰野獸！去吧！為體育部而戰！！」

我握著樂璇的手，終於衝出了混亂的林間。樂璇用手臂擦著眼角的淚水。

我們大概是來到商學院最邊緣的位置，我拉著樂璇，立刻拐進學院大廈之間的空地，先找了個陰暗處匿藏著。

「嗚.....嗚.....我.....老公.....嗚.....」

樂璇拉住我的胸口啜泣。我早慣了她平常的情緒起伏，但也是第一次看見她哭得如此痛心。

我輕輕抱住樂璇，安慰著她說：「沒事的.....我們、我們還可以作戰下去。」

儘管我自己這麼說了，但看來我連自己也無法說服，更別說是樂璇，她拉著我胸前外套：「為什麼，為什麼我們這麼努力了，還是.....還是會這樣.....我們會輸嗎.....老公？我們.....怎麼辦？」

我們再一次算錯了鹿儀。

鹿儀前一晚被我們反撲後，很可能猜度到我們會乘勢追擊，而且會穩步推進，就打我們開始第一波行動之後，立刻全軍盡出，攻擊我們所有佔領地。

我不能說這是異想天開的戰術，應該是說是我們太少看了鹿儀氣魄。她一夜之間就捲土重來，以莫大的士氣擊潰才剛站穩陣腳的我們。

現在我們兩位主將在前線被逼得逃竄，就算森瑤守得住營地，主將也只剩下了她一位，那我們花了一個晚上得來不易的軍心，一下子就被擊碎得體無完膚。

「無論如何，我們、我們不能放棄！」我咬緊牙關對樂璇說「瑤瑤一定沒事的，而且也一定有對策，我們只能堅持下去——」

是腳步聲。

「找到了，在這邊！！」

我看見啦啦隊的隊員在視線的另一邊出現，我拉住樂璇的手，往另一邊飛奔。

我們會輸嗎？別開玩笑了。

不是我們不會輸，是我們不能輸。

不只是因為體操隊，不只是因為體育部，更因為——

Ω

「妳怎麼會走到這裡來.....妳在看什麼？不冷嗎？」

我入讀大學那麼久，才第一次來到體育館的天台。

絲明披著一張厚重的金棕相間的鄂圖曼風格針織毛氈，站在天台中央，一動不動，抬頭看著這寒夜的天空。

「明明？」

我們一邊準備著物資，卻發現絲明不見了，我傳了短訊，她才跟我說她在天台。我走上來了，叫喚著她，她卻抬著頭半著張口，似乎聽不見我的呼喊。

絲明就像一具栩栩如生的雕像，她的皮膚又嫩白得吹彈可破，包覆這片金色風格的針織品，倒像不食煙火的聖職者。

我試著拉起她的她，再叫了一聲：

「明明？」

「嗚YYYYYYYY~ ~ ~！！啊、是、是你、丫.....呼.....呼.....」

當我的手觸碰到絲明，她卻像被無形的雷殛所擊中，全身渾然抖震然後尖聲驚叫，我趕忙抓她的雙肩，她才回過神來。

「好啦，」我在夜色中看著她那驚恐的臉，偷笑說：「妳到底做什麼。」

「我、呼.....」絲明吐息著「我在看.....星星。」

星星？絲明說完用指頭指向天空。我也不覺抬頭看去——

是星空。

夜藍的天幕下，綴飾著數以十計、或百計的星星，或明或暗，或隱或現，雖不燦爛仍然清晰可辨的星光。

絲明握住我的手，透澈的雙眼看得目不轉睛。我問道：「妳會看嗎？」

「嗯.....」絲明低下頭看著我「因為、因為.....以前在孤兒院、夜裡.....沒事做.....又、又再鄉郊.....書裡、書裡也有說星座.....」

「是這樣呀，」我點點頭「我這城裡長大的孩子，對這些可是一竅不通。」

絲明垂了垂眼睛，紅起臉來，靠近我的手臂，然後雙手同時牽起握住我的手掌，舉起來，指向星空。

「這裡、這裡.....是最好認的、獵戶座、那是.....腰帶.....然後.....這、這邊是雙子座、那、那有點、那像『H』的.....這、這顆.....最亮的、是天狼星.....即是小、小犬座.....不過，有點難看到.....」

我其實完全聽不懂，也無法想象那公元前先哲以點與線構想的浩瀚體系，但絲明卻流暢地運用著我的手指，像引導著圓規的尖端，勾劃光年以外的無形軌跡，描繪出她眼裡的神話星辰。

「這、這裡也有.....我喜歡的.....天貓座.....冬、冬天才有、但.....很難得出來.....」

絲明放下了我的手，雙手卻仍然抓緊我的手心。我照樣輕撫著的臉頰，梳撥著她的金髮：「好漂亮呢.....想不到我們學校也能看到那麼星星。」

「這、邊也能看、看到星星.....但沒有、沒有孤兒院那麼多，在孤兒院、夏、夏天的時候、能夠、能夠看到銀河.....」

我拉緊絲明的毛毯，卻感到她的手心在顫抖著。我說：「妳冷了嗎？還是害怕？」

「我、我.....」絲明低著眼「我都是.....我、我明天、會、會努力的.....」

明天就是決戰了。絲明將會擔任主將及通訊負責人，她的電腦技術十分出色，可以同時處理大量數據及信號，再向我們實匯報情形。

「沒事的。」我抱住絲明的身體，輕輕吻著她的嘴唇「我們所有人都在，一定會盡全力保護妳的。」

絲明雙唇微動，卻搖著頭說：「我.....我不、不想給大家保護、我.....想要、想要保護大家.....小果、你也是、我想、我想保護你.....我可能、可能做的不多，但我、我決定了.....我、一定要、保護大家.....」

絲明斷斷續續的說著，透澈的瞳孔有如昇起的星象儀，閃爍著遠古時代已守望人間的繁星，那麼微弱影綽，那麼悠久雋永。

「明明。」我擁抱她的身體說「那就交給妳了。」

Ω

「老公！」

樂璇驚叫一聲，指向楓樹林的方向。

樂璇在遍佈枯葉的泥土地上檢起一隻溜冰鞋。

「瑤瑤……！」

溜冰鞋是花式溜冰隊的移動工具，這天也不少滑冰隊也員以此擔重斥候及通訊的工作。

將午中午，冬日的天色又開始黯淡下來，面前是楓葉凋零的楓樹群，尖細的枝桠割裂了天空，寒冷的空氣散發著不祥的氣息。

「似乎往楓樹林中去了。」樂璇拿著溜冰鞋。

「這可能是陷阱。」我望向毫無動靜的林間。

「可是……」樂璇說「我們後方都可能被赤軍佔領了。」

「那沒辦法了……前進吧。」

「嗯。」樂璇只是應了一聲。

我們的退回營地的路線被赤軍搗截了，只好繞了一個大圈，嘗試回去尋找森瑤，但這將會經過大球場附近的地點，如果運氣不好，很可能會遇上赤軍，我們只剩兩個人，想什麼戰術也沒用了。

我與樂璇握住漆彈槍向前進，早已枯盡的楓葉鋪成了泥土色的大地。到處都是楓葉被踏碎，踢開的痕跡，也有各種被丟棄的防具及漆彈匣，能夠想象赤軍似乎與花式溜兵隊有過遭遇戰，且戰且退的同時，花式溜冰隊有可能逃進了楓樹林裡。

光禿禿的樹木像拔地而起的枯骨，寂寥的空氣只有我跟樂璇的腳步聲，到處空無一人。

「那裡！」

樂璇手臂一揮，指向前方左側，是另一隻溜冰鞋，跟剛才我們發現的似乎是同一對。樂璇性急地往前走，我卻心念一轉，慢點、這怎麼可能、怎麼可能突然又一隻溜冰鞋也森林中間。

「慢著！小璇！」

我疾衝向前想拉住樂璇，就在我拉到她前臂的瞬間，她驚叫一聲，身體失足向前，我的本能地拉住她的手身體，這卻令也令我失去重心，地平線與枯葉在我眼前掠過——

我跟樂璇掉在一個剛好能容納我倆的淺坑裡。

「啊哎哎哎哎.....」樂璇喊著痛坐起來。

我站起來，身邊散落著尼龍繩與布匹，還有用來偽裝平地的泥土與楓葉。

淺坑的深度差不多就是我的高度，土層也很粗糙，要爬上去其實沒有難度，但——那並不可能。

啦啦隊出現了。

她再次站在坑洞的邊緣，把我們包圍起來。

「啊呀～沒想到真的會有人中這種陷阱呀。是我高估了你們嗎？」

鹿儀的紅色披風隨風飄揚，像一片即將焚燒我們的火焰。

「怎麼樣呀？沒話說了吧？你之前嘴巴不是硬得很？」

鹿儀索性在坑洞的邊緣坐下來，她拿起儀仗棒，往前敲了敲我的頭。

「森瑤已經被我抓住了。加上你們兩個，可以宣告勝利了嗎？」

「什麼.....瑤瑤！？」樂璇難以置信的叫道「這、這怎麼可能？」

鹿儀撥動棕紅色的長髮，帶著勝利者的笑容說：「我承認你們昨天晚上的攻擊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可是你們那麼積極搶糧食，這也暴露你們的弱點：你們以為一點點地擴大佔領地，我就無計可施了吧？喂喂，我可知道你們的所在地，你們也一定會派主將進攻，我只要派人一邊監視，再待你們到達新佔領地在整備的時候，一前一尾主力猛攻，那不就重新獲得主導權了嗎？論人數，我們不相上下，而且我們有本陣網絡呢。你還真的.....太友善了吧。」

鹿儀再次用儀仗棒的前端敲著我的頭，我並不感到羞辱或是憤怒，剎時之間我反只感到那萬事皆休的平靜。

論兵力，論計策，論指揮，論反應能力。我們都在鹿儀之下，我們理應要輸得心服口服才對。

鹿儀撐起腳站起來，拍了拍長褲上的泥屑，說道：「好了，你們全數主將都在我們這邊了，就看你們兩個要不要直接投降，結束遊戲。當然你們可以一直坐在这土坑裡，要食物或水我也可以給你們，但我並不很喜歡露營，盡快就結束就最好了。」

鹿儀居高臨下地睥睨著我們，我望向樂璇，樂璇的上唇緊闔著，雙眼熱淚打轉，雙掌抖動著不發一言。

我知道的。我當然知道。

如果在這時候認輸，怎麼可能會甘心，不但是樂璇，也包括我。我相信就算是森瑤，也一定不會

甘心。

我再次想起了雨薇的提議。

我沒有聽她的話，果然是錯的嗎？

貳陸 | ρως | 愛洛斯 γ

「嗚欸，薇薇，」我抱著幾乎要倒下的她，嗅著她濃烈的酒氣「妳怎麼會醉成這樣，沒事吧？薇薇？」

半夜一點，我走在人聲仍然鼎沸的酒館街，扶著這一位剛才一看見我，就幾乎是跌倒在我懷裡的女生。

雨薇雙頰緋紅，全身散發出樸鼻的酒精味。我驚訝不單是因為雨薇喝成這樣，而是我知道雨薇酒量非常好，要讓她醉成這樣並不容易。

「我、欸、唔呀.....還好、還好我事先有傳短訊給你.....呼，大人的世界，真不容易.....」

雨薇幾乎全身無力，勾起雙手趴伏我的身上，我勉力抱著她的腰，讓她的手臂搭在我的肩上，但要穩穩感受幾乎暈眩的女生並不輕鬆。

「好啦，妳站得住嗎？要吐嗎？」我在酒吧街的人潮吃力拖著雨薇往前走，她幾乎每走三步就會絆到自己。

「不、不會.....我不會吐，」雨薇揮手說「老公，要不要喇舌，嘿嘿，那傢伙好色喔，唔.....一直想借故摸我，還好我都、我都擋住了.....」

雨薇說著又想撲到我的面門，我趕快躲開說：「妳醉成這樣，我真的不敢恭維，好啦，再來走兩步，的士！」

我總算拖著雨薇來到酒館街的大馬路旁邊，揮手截起的士。雨薇卻像軟體身物一樣粘附在我身上，吐出醞熱的氣息：「嗚，老公、你怎麼完全漠不關心咧~我可是為了你、你與小鹿儀的未來，們如果我真的被弄上床了也沒所謂嗎？被迷姦了撿屍了也無所謂嗎~丫，我無醉我無醉無醉，請你唔免痛情挖，酒若入喉~痛入心肝~（注1）。」

在酒館街拖著一位說著國語、醉得東歪西倒的妙齡少女，別人眼中我是否一樣也有撿屍的嫌疑？我挽住雨薇的腰間說：「妳到底又去做了什麼呀？」

「我、我嘿嘿嘿嘿嘿嘿.....」雨薇發出女生酒醉時特有的猷笑「我去.....去勾引男人，不是說過了嗎？對付渣男，就得要渣女出手，薇薇我嘿嘿嘿嘿嘿嘿、身體就是最大武器，不論體操、做愛、為老公而戰，為小鹿儀而戰.....嘿嘿嘿.....」

的士駛過來了，我拉開車門，費力地把雨薇塞進後座裡，然後也坐進去，跟司機說了大學宿舍。車子便在夜裡穩穩前行，我終於鬆了口氣，雨薇攬住我的手臂，靠在我的肩上，吐著彷彿帶有重量感的呼吸。

「原、原來.....小鹿儀跟他一起.....的時候.....只有、呼，十七歲.....」

「妳說什麼？我聽不懂。」

我抹著滿頭大汗的她，整理著她濕粘而帶著煙味的頭髮。雨薇塗著桃色口紅，化了成熟又魅惑的

妝，更穿著深紅色風衣內搭緊身的毛衣，任誰一看，都會覺得她那是貪慕虛榮喜歡在娛樂場所尋找有錢人的女性。

「老公...歲這個、手機.....錄音、照片.....呼啊.....老公.....給小鹿儀.....」

雨薇掏出手機，還來不及塞到我的手裡，就一下子靠在我肩上昏睡過去。我接住從她手心掉落的手機，然後故且打開她的相簿，拉到最低一看。

是雨薇與那男人的合照。

在燈光凌亂鮮豔的酒吧裡，那男人雙手曖昧著雨薇的腰，看得出兩人都有醉意，而男人正帶著顯示不懷好意的表情，打量掌機自拍的雨薇。

合照不止一副，大概是有二十多副，時間跨度大約有一個多小時。那男人的手始終在雨薇的肩頭，手臂，與頭髮上。

我關掉相簿，然後打開錄音記錄。

是長達一時二十一分鐘的錄音。錄音時間正正是兩個小時前開始。

Ω

我抬頭仰望著鹿儀，她也正俯視著我。

「怎麼樣，要認輸嗎？」鹿儀帶著冷笑說「你一臉不甘心也沒有用，我再說一次，你們的主將，泚澄、森琪、森瑤、娃娃裝女生，以你最愛的藝莉醬都在我手上了，你們別費心機了，輸了就輸了吧。當然你可以期望你們的分隊來救你，那你就在這裡面等著吧。」

鹿儀見我沒有回答，像興致大減就想轉身離開。

這時候，我口袋的手機突然震動了。

樂璇拉住了我的手，我快速看了她一眼。我們都察覺到同樣的異動。

由於這一次對決不可以使用通訊軟件，所以我們所有參與都直接關閉了電訊或無視網絡，只連上本陣的通訊網，由主將使用無線耳機作為通訊。

本陣被攻陷以後，無線耳機自然也就失去作用，現在手機突然持續震動，只可能是來自本陣網絡的無線耳機通訊。

可是.....如果如鹿儀所說，我們所有主將都在已被抓捕，就算有分隊可以反攻本陣，也應該沒有分隊可以操作絲明設有密碼的手提電腦，重設本陣的通訊網絡。

但再疑惑也沒有意義，我趁鹿儀背向我們，快速拿起無線耳機戴到耳上然後按下接聽：

「小小、果，困住鹿儀，發動、攻、攻擊。」

我全身的血液霎時沸騰。

這不可能呀？鹿儀不是抓住絲明了嗎？為什麼絲明這時候能夠有辦法反攻本陣，又有能力跟我通話，難道她逃脫了嗎？但如果是這樣鹿儀不可能不知道，更不可能鬆懈——

「鹿儀！」

我放聲高喊，鹿儀聽見了，又回過頭來，掛起故作饒有趣味的笑容：「怎麼樣？還有什麼要說嗎？」

「妳……妳贏了我們之後，」我問道「會怎麼做？妳要接管體育部嗎？」

鹿儀聳了聳肩，百無賴揮地揮起儀杖捧：「我怎麼知道呀。我早就說了，對你們這家家酒遊戲沒有興趣，也不想因為甚麼鬼體育部與學生議會有什麼過節，就算伶馨硬塞行政權給我，我也會直接解散體育部吧，免得麻煩。」

「就這樣嗎？」我抬起頭說。

「對呀，就這樣，不然呢？」鹿儀帶著隱藏著感情的精巧微笑：「難道要跟你這傢伙上床嗎？」

「這不算是勝利呀。」我揚聲說「妳什麼也沒有得到，算什麼勝利。」

鹿儀倒是擺出被我逗得發笑的蔑視：「勝利是什麼，當然是由勝利者所決定的呀，這又不是你們，你們憑什麼插嘴呢？」

我嘗試左右張望周遭的啦啦隊員，雖然沒有發現異動，耳機也再沒有傳來新的內容了。

我拔出漆彈槍，指向鹿儀。

啦啦隊成員的氣息一下劍拔弩張，均拔出漆彈槍來對著坑洞中的我。鹿儀皺起眉頭，也看來深感不解。我放聲說：

「就憑勝利者還不是妳呀。」

我對著鹿儀的臉開槍，然後我身邊也自然爆發出各種槍聲——

「嗚、你、等一下、怎麼——！！你、你們是、啊！！！！」

正當我以為自己會被啦啦隊射得滿身漆彈之際，我卻發現槍聲並不是來自啦啦隊，而是啦啦隊以外。啦啦隊的眾多成員發出尖叫，整個楓樹林突然陷入一片混亂，不少啦啦隊員互相走避，槍聲與尖叫聲亂成一片，也突然加出震耳的腳步聲與人聲。又是森瑤的伏兵嗎？還是其他分隊？

我在坑中只看得驚惶失指的鹿儀立刻捲起風逃竄，便也馬上伸手按住土坑的邊緣，翻身跳上去。

當我來到地面，各種槍聲卻已停止。我驚奇地看著眼前的畫面，本來圍成一圈的啦啦隊被沖散了，而且不少人已經被反手抓住，清繳了漆彈槍。

才只是數秒之間，形勢突然逆轉。

更令我驚訝的在於，捉住啦啦隊的參加者，不但有穿著各種運動服、籃球衣、劍道服的，當中竟也有是穿著啦啦隊服的。

「藝莉醬果然說的沒有錯，鹿儀.....她不並認得自己的所有隊員。這不是身為隊長的基本責任嗎？」

這把聲線——我轉頭看去。她看著我的表情，便嬌美地噗哧一笑。

「你這表情是什麼回事啦？這套啦啦隊服是藝莉醬的呀，穿起來倒合身呢，我還以為胸部會很寬鬆呢。」

她解下綁起來的髮髻，一頭楓金色的長髮流瀉而下。

此刻她穿著紅白主調的啦啦隊服，莓紅色百摺裙下是白晳完美的一雙長腿。

「你怎麼還是不說話啦.....擘！喂喂，很多人在看著啦，藝莉醬也在呢，她在後面.....」

「我不管了，就算藝莉醬要用360度轉體起跳踢爆我的頭，我也不管了。」

我將她拉到我的懷裡，用盡我全身的力氣擁抱著她。

擁抱著泚澄。

「喂喂，我聽到了哦，夫君大人，如果本公主有那麼暴力的話，剛才就已經捉住鹿儀了吧。真是的，又給她逃了。」

我牽著泚澄的手，回頭一望，是穿著黑色連帽外套，用領口遮掩著嘴前的藝莉，她正伸手把坑洞的樂璇拉上來。

然後，往前擁抱泚澄當然又多了一人：

「澄澄！！！！嗚擘！！！！怎麼會、怎麼會！！！！這、這到底什麼回事，你們不是被抓住了嗎！？嗚——！！」

樂璇見著泚澄便喜極而泣，泚澄也抱起樂璇的肩頭：「對不起了，這說來話長，是計策之一，你們完全不知情，讓你們受罪了，抱歉。」

藝莉也走到我的臉前，翻去外套帽衣，一臉躊躇滿志地看著我：

「呵呵，老公又我給騙了，Maple Speed之後又一次。你真的從來沒有想過，你的藝莉醬才沒有那麼容易認輸？也沒有那麼容易被抓住嗎？鹿儀是騙你們的，她知道你們沒有了本陣無法通訊，她即使還沒有抓到我們，就在你們面前宣稱已經抓所有主將了。」

「可、可是……」我是被騙的受害人，卻莫名覺得需要辯解「明明不是被抓住了嗎？本陣那邊——」

藝莉那平常總是靜斂文雅的嬌容，此刻也綻露出孩子般奸計得逞的笑臉：「明明被抓住了？哈哈，鹿儀真的知道哪位是絲明嗎？」

「啊……？」

我如墜五里雲霧般，大惑不解地望向泚澄。泚澄卻是意味深長地笑著，看來還要透過拖延謎底的快樂來折磨我。

「不過，」藝莉湊到我臉前，用最熟悉不過的嬌妻問責語氣說：「你要牽著澄澄的手，牽到什麼時候呀？」

我與泚澄相視一笑，卻也沒有放手。

絲明就在我面前。

我與樂璇回到我們最熟悉的體育館，我們的本陣。

剛被重新奪回的本陣裡，各個分隊成員正東奔西跑，重新建立資源補給點，也按照重新收到的主陣網絡信息，開始建立起不同的通訊線以及物資線。

絲明穿著輕便的歐式復古學院風長裙，放下手中的手提電腦，我們互相靠近，直到我執起她的雙手。

「明明.....妳，妳沒事吧？」

那的確就是她，鉑金色的頭髮，圓圓的小臉，明亮卻生怯的雙眼，巧奪天工的領口及手袖繡花。

「我、我沒事.....對、對不起.....小果、我、我讓妳擔心了。」

我懷抱絲明的身體，撫著她的背。藝莉站在我身邊便說：「這一次是明明的計策，很厲害呢，你就會不稱讚一下我們可愛的明明嗎？」

我握住絲明的肩頭，看著她因為我的視線而發紅的臉，說道：「真的嗎？妳好厲害，這完全是將鹿儀玩弄於股掌之中了，她一定造夢也想不到，最後狠狠地反將她一軍的，是她一直說不出名字的『娃娃裝女生』。」

「明明，」 訢澄也說了「妳該不會是因為上次假扮過我，才想到這做法的吧？」

絲明望向訢澄，一聲不響，卻乖巧地點了點頭。

「啊.....」 訢澄掩住臉，感嘆地說「竟然是這樣呀，還真的是.....哈哈，我是否該感到榮幸呢。」

鹿儀與赤軍昨天進攻體育館時所捉住的那位女生，並不是絲明。

正確一點來說，是絲明早就準備好了另一套古典長裙（這種衣服她多的是），然後一套跟她髮色類似的假髮，要一位壁球隊的女生扮成她本人，再與兩位分隊成員殿後頑抗，故意佯作走避不及被捉住。

鹿儀就這樣，以為自己抓住了「絲明」。

實際上，如果說面前面的話，絲明只見過鹿儀一次，就是在八卦館的時候。那時候絲明在二樓，鹿儀只抬頭看了她一眼。

根據絲明的推測與人生經驗，鹿儀只會以她的鉑金色頭髮以及Lolita打扮，去辨認「絲明」的特徵。

結果計策真的湊效了，絲明、森琪與藝莉從體育館中全身而退。她們當然知道沒有本陣網絡，我、泚澄、樂璇及森瑤將有機會陷入混亂，但也是她們的預料之中。

藝莉發現鹿儀的打法非常狠勁，以大型遊擊戰不斷進逼，基本上藍軍如果每一次都正面迎擊，面對最有紀律的啦啦隊及大型隊伍，很難能夠真正勝出。

因此，絲明退出體育館後，在附近的林間找到隱蔽的藏身地。藝莉與森琪分散開來，以輕兵便到處遊走，同時監視藍軍與赤軍兩邊的狀況，再暗暗抓住幾位不慎落單的啦啦隊員，奪取她們的衣服，讓藍軍的分隊隊員冒充啦啦隊，以細作形式混入其中，再隨時透露動向。

啦啦隊有一百多人，成員總是人往人來，所以無法全部互相認識。鹿儀又總維持著較強勢的領袖方式，曾經是啦啦隊主力的藝莉，肯定鹿儀無法認出所有人。

藝莉、森琪、絲明，各自堅守崗位，以涓滴之力慢慢滲透，摸清赤軍的動向——再等鹿儀發動真正的總攻擊。

「其實鹿儀也很著急吧。」藝莉坐在我身邊，陪我吃著午餐說「她雖然在你面前虛張聲勢，但心裡知道還沒有抓住我、森琪與泚澄，便兩次嘗試發動進攻，一次是最昨天晚上，一次是今天早上，希望盡快消滅老公你那邊的軍勢。」

至於泚澄，她昨日在紀念廣場衝出去為我引開敵人後，確是被抓住了。

不過，正當她被帶向啦啦隊的帳篷，又旋即被藝莉與森琪的分隊所救下。鹿儀以為既然抓住了「絲明」與攻陷了體育館本陣，藍軍就沒可能重建網絡互相聯絡，藝莉與森琪只是畏於赤軍正在逃竄，她就將精力轉而重點攻擊我與樂璇。

「澄澄被我們救回來了，」藝莉解釋說「聽見我們計劃後，她卻說也要成為細作之一，我拗她不過，只好給她我自己的啦啦隊服，讓她去了。」

直到今天早上，藝莉知道赤軍發動了總攻擊，一直派分隊遠跟在赤軍之後，當鹿儀用陷阱捉住了我們，藝莉就知道鹿儀最鬆懈的時機來了。她馬上派森琪回到體育館附近，對躲了一天一夜的絲明說，即將要發動反擊。

鹿儀本來就沒有打算進行陣地戰，體育館只有少量赤軍駐守，絲明與森琪旋即反攻，一下子奪回本陣，重新架設通訊網絡，那正是我用無線耳機收到的訊息。

絲明對我下達攻擊命令，冒充藍軍的啦啦隊裡應外合，再加上在最外圍的藝莉伏兵，這才終於成就了剛才的逆轉。

鹿儀絕對沒法想像，幾乎勝券在握，就再次被反將一軍。

想起來，上一次在八卦館也因為絲明從二樓丟下枕頭，鹿儀才無法搶先（雖然最後解謎人是森瑤），這一次又是被絲明騙得團團轉。

最膽小的絲明，最兇猛的鹿儀，這是否正是傳說中的鬥獸棋理論，一物治一物？

「澄澄說得沒有錯，」我聽完所有原委，呼了一口氣說「我實在太少看我的後宮了，妳們比我厲

害多了.....妳怎麼了，my lovely 公主殿下。」

藝莉聽見，就呶起嘴尖，擺出煩厭的臉，說著：「你.....跟澄澄，到底是怎麼了？」

我湊近藝莉，貼著她的手臂，用油腔滑調說：「放心啦，妳永遠都是我最親的老婆——啊！」

藝莉用手背拍擊我的臉：「你才說自己少看了我們呀，這鬼話算什麼？連敷衍也不是吧。」

我只好收起嬉皮笑臉，認真地對藝莉說：「我跟澄澄.....真的沒有什麼。至少.....我們現在不是什麼男女朋友之類。」

藝莉細看著我的雙眼，似乎在驗證我說話的真實性，才又終於嘆了口氣：「真是的。算了，我也很喜歡澄澄，你都長那麼大了，自己看著辦吧。」

藝莉像驅趕似揮著手，這是什麼？是面對叛逆期孩子的老媽嗎？我哭笑不得地說：「我需要感謝妳的寬容嗎，老婆大人？」

藝莉卻放鬆胸口，收好餐盒說：「別說這些了，琪琪還在前線作戰，我們先解決眼前的問題吧，老公大人。」

被藝莉這麼一說，我立刻收起了在藝莉面前慣有的輕浮：「那好吧，藝莉醬，吃飽了嗎，要開戰了。」

我站起來，藝莉也牽著我的手站起點頭說：「はい！行こう！（是的，去吧）。」

Ω

「琪琪！有分隊妳左方，七點方向！」

「收到！箭隊，劍道隊，左方七點！」

我站在山坡上，與劍擊隊守在補給線位置，眼中森琪異常敏捷地左閃右避，在箭隊與劍道隊進攻之下，赤軍一下子退守。

「明明，」我對耳機說「前進？」

「可、可以！」安坐本陣的絲明肯定回答「外語學院區，啦啦隊剩剩、2人，足球隊、4人、人...注、注意，有、有排球隊主將！藍軍、5、56人，」

我聽完絲明匯報，再用耳機對森琪說：「森琪，上前。劍擊隊，我們也去！！」

我身後傳來熱血的呼喚，隨我一起拿著護具衝前，追趕正在敗退的赤軍。赤軍見我們氣勢如虹，攻守有致，完全無法應對，登時邊罵邊退。這時我看見了圍住赤紅色的披風排球隊主將，叫道：「澄澄，右方十二點，去！」

「Okay！」

我的耳機中傳來訢澄的應答，排球隊的主將與分隊本想循入宿舍後方的樹叢，從樹叢中卻突然衝出水泳隊的成員，攔截所有逃竄的排球隊成員。

「抱歉啦，我雖然蠻喜歡這件啦啦隊服，可以我們不是你們的隊友喔，來吧，乖乖投降吧。」

訢澄笑意盈盈，雙手拿著漆彈槍指著排隊的主將。那位圍著紅色披風的主將只好垂下手，無能為力地搖了搖頭。

我與森琪也從後趕上，安排分隊帶領這些降兵回到體育館。我對絲明說：

「報告本陣，已逮到排球隊主將，赤軍俘虜一共14人，佔領區+1。」

「收、收到！」絲明的聲線顯得有點激動「小、小璇、藝、藝莉同學那邊、也再佔領一區.....先停步10分鐘！建、建立防守線，再、再進攻！」

「Roger。」

我應答絲明後，便暫時關閉耳機，來到森琪與訢澄面前，見她們都喘著氣喝起水，我便說：「妳們還好吧？」

「要等10分鐘嗎？」森琪焦急地說「瑤瑤在等我們呀。」

「聽明明的指揮吧，」我摸起森琪的頭髮說「妳已經做得很好了，瑤瑤守了那麼久，現在的赤軍一定無法拿下她，放心吧。」

訢澄也這時候說了：「對呀，就聽明明的話吧，她太厲害了啦，每個區域有多少人，我們抓了多少人，有多少防具及糧食，她都記來了吧？這太誇張了。」

訢澄說得一臉亢奮，對於曾經見識過絲明心算的能力我與森琪，倒是沒有太大驚訝，這對絲明來說大概只是加減乘除而已吧。

「妳倒是要一直穿著這啦啦隊服嗎？」

訢澄還沒有把啦啦隊脫下去，仍然穿著這敵軍的打扮東奔西跑，但卻似乎樂在其中。

「這很舒服呀，」訢澄理所當地說「不好意思地說，比那老是緊緊的體操隊服舒服多了，怎麼樣呀？你老婆藝莉醬能穿，我就不能嗎？」

森琪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訢澄，好像有什麼了然於心，像老頭子般揚了揚眼眉，拿著水瓶放空眼神走開了。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好啦.....澄澄妳穿起很好看，絕對夠資格成為啦啦隊員。」

「嘿嘿，真的嗎？」訢澄原地轉了一圈「我也覺得搞不好我其實也適合啦啦隊，只可惜鹿儀姐姐不會讓我進去就是了。」

泚澄拉著啦啦隊百摺裙飄動的裙擺，臉上始終帶著興奮熱烈腮紅。我是第一次看見如此熱情投入的她，說：

「澄澄.....那，關於，我們之前說的那件事.....」

泚澄停下步來，側起耳朵，像是剛才沒有用心聽著我說的話。我只好再說：

「就是，我們之間的猜拳，那.....」

我想要再次牽起泚澄的手，她卻靈巧地一躲身，就讓我抓不住她的指尖，她急步走開說：

「那，哈哈，我們待會再說好嗎？我正玩得很開心啦！」

泚澄細步跑起來走到另一邊，與豎立旗幟及架設防線的分隊聊起來，我只好怏怏然地收起我的手心。

耳機又響起了來，我接通後，是藝莉的聲音：

「各位，我們這解救到拳擊隊的成員，他們就再前方兩個佔領區，可能就可以找到拳擊隊的隊長。」

我心想暗聲歡呼，拳擊隊對我們就像是樂璇與森瑤的親衛隊，如果能救回來，對我而言，可說是反敗為勝的重要一步。

接下來，耳機傳來絲明的應答：她聲線顫抖著。是興奮嗎？是害怕嗎？

我相信是前者。

「各、各位，請、請按指示.....小果、森琪、泚澄，往前，向學生廣場區，目標、救出森、森瑤！藝、藝莉、小璇，守住前線及補給、兩軍匯合後.....進、進攻赤軍本陣、大、大球場！」

貳陸 | ρως | 愛洛斯 ε

鹿儀認識他的時候，是十七歲。

某天鹿儀看見一個地區的舞蹈員選秀活動廣告，她沒有參加沒有興趣，甚至也沒有興趣成為明星，她感興趣的，反而是作為女生，如何能夠成就出獨一無二的魅力。

所以，她附上自己的照片，寫了一點個人想法與簡介，寄發電郵給選秀活動的協辦經紀人公司。

然後，她收到了回信。回覆人是一位相對年輕，藝人成績卻非常出色的經紀人。

他成為了鹿儀的第一個男人，也是她第一位觀眾。

即使鹿儀早就知道他有家室，有牙牙學語的孩子，她還是無法抗拒那男人跟她說的一切。關於展現自己肉體的吸引力，關於在舞台上取悅觀眾，關於舉手投足營造自己的形象，關於運用自己獨一無二的特質，在這平凡無趣的世界中脫穎而出。

即使在很多年之後，鹿儀仍然沒有恨過這個男人，因為就算再選一千億萬次，她還是再做一次十七歲那年的選擇。

鹿儀是真心認同、而且需要那男人對她說的所有想法。

對鹿儀而言，「鹿儀」這位女生，有很大的部份是源於那男人的受造物。

如果否定她與男人的經歷，那「鹿儀」還算是甚麼呢？

——這是那之後，鹿儀跟雨薇說的故事。

Ω

森瑤踩著溜冰鞋，飛速滑步向前：「姐夫、姐，泚澄！快向前突圍，鹿儀要逃了！讓她進樹林就麻煩了！」

我、森琪，泚澄立刻引領分隊向前，可是前方是由三隊啦啦隊隊員組成的分陣，外加不同的障礙物及防線，精準的射擊戰陣令分隊泚澄無法前陣，她呼喚說：

「不行，她們防守太強，我們只能——」

「拳擊隊，陷陣！」

我們身後傳來樂璇的號令，一眾魁梧的拳擊隊成員戰意高昂的洶湧而上，樂璇也手執劍道的竹刀疾跑向前。話說竹刀算是純器嗎？她算犯規了嗎？不過她看來是負責指揮，這種氣氛下也沒有人理會了。

拳擊剛猛的氣勢不畏漆彈的射擊，叫囂著移除大球場後方空地障礙物，樂璇則揮著竹刀，連同另

一拳擊及溜冰隊分隊衝擊啦啦隊的方陣。

「箭隊！」藝莉在後方揮手「前左方第一隊啦啦隊的方陣，放て（放箭）！」

箭隊聽得懂日文嗎？不過看手勢其實也應該可以理解，這種氣氛之下——呃，算了，十數枝銃頭的弓箭精確命中啦啦隊。啦啦隊成員們驚叫著，樂璇再領軍衝前，一下就沖散了防守嚴密的分陣。

「好！」樂璇振奮地喊道：「接下來，左方，拳擊隊，再上！敵將 is doctor lee！嘩啊哈哈哈哈！！！」

樂璇劍指左方的另一啦啦隊分隊，張開血盆大口，發出狂妄的笑聲，像從異世界傳送而來的混世魔王。又是同樣的戰法，拳擊隊與溜冰隊進攻，然後藝莉在後方施以遠距攻擊。

「好了，別掙扎了，這只是一場遊戲，不是真的戰爭。打不過就放棄吧。」

我與森琪來到剛才被樂璇擊潰的啦啦隊戰隊，與分隊成員一同按著啦啦隊員的肩頭，有些人還是似乎心不甘地想反抗。

「不行，」森瑤的滾袖溜冰鞋才我們面前剎停「還是太慢了，鹿儀已經進了樹林。」

訢澄這時候也退回來，敲了敲耳機問道：「明明，如果加上大球場，我們也有多少區了？」

耳機傳來一陣鍵盤的敲打聲，接著是絲明的回答：「目、目前.....藍軍，已有.....15區，更、更重要的.....是計上現時的、現時的俘虜、人人數、赤軍連、連鹿儀在內，應只、只剩15人左、左右...主將剩兩、兩人.....所、所以、我們.....我們大概、贏了。」

絲明說到最後，幾乎是快窒息似的深呼吸著，才敢對我們說最後的「贏了」。

我望向大球場後方的樹林，那是我們學校最邊緣的區份，也是最枝葉最茂盛，最少人會進入的區域。

「明明，」我問道「如果我們死住現在的佔領區，鹿儀反擊的機會大嗎？」

耳機又是一陣敲鍵盤的聲音，絲明回答：「這、這.....我不敢說、說、完、完全沒有機會，但...但、可能性、很低.....很低，只要我、我們等到、時間夠，就、就可以了。」

空地上的戰鬥結束了，氣氛漸次安靜下來，我望向森瑤與訢澄，她們面上都露出頗為複雜的神色，看來我們都在想著同一件事。

不過，理由可能稍有不同。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這種感覺太爽了啦！我終於明白辛苦練等到最後，拿到必勝技能之後那種勢如破竹的感覺！」

樂璇將竹劍槓在肩上，流汗滿臉卻一臉滿足地走回來，我望向她的身後，啦啦隊最後的方陣也投降了。我們已經消滅了啦啦隊的主力，鹿儀帶著殘兵走進樹林，只要我們不輕舉妄動，勝利已是我們的囊中之物。

我望向灰暗冬日下的樹林，那像一片埋藏著暗湧的海域。我說：

「我們要進去追擊鹿儀嗎？」

森瑤率先說：「那太危險了，我肯定鹿儀有詭計，也可能早就設了各種陷阱，我們還是先觀望看看？」

「可是……」訢澄看著天色「如果再等下去，天色就可能會更陰暗，到底進入樹林就更危險了。」

「我們守在這裡，」森琪說著「等著就好了嗎？如果鹿儀衝出來，我們就把她捉住，這是最合理的做法吧。」

我聽罷，望向樂璇，問道：「小璇，妳覺得呢？」

樂璇呼了口氣說：「我是贊同琪琪的意見啦，可是……如果打到這裡，又沒法捉到鹿儀，這總覺得像差了什麼。」

我再次向耳機中的絲明問：「明明，如果……我們用最少的人手進去樹林，妳建議會是多少人？」

「等一下，」森瑤立即搶著道「你難道是想——」

我伸手打斷了森瑤，然後聽著耳機中絲明的答覆：「我、我想……至少、至少留四位主將在外面……派兩人主將進去，20人分隊進去……先、先看看狀況。如果、如果有任何變故、那留在外面的、至、至少可以……」

絲明沒有再說下去，但我們都明白她的意思。

如果進入樹林中的人中了埋伏，或是被逮到了，外面的人至少還可以繼續守下去。

我望向這時從後方走來我們身前的藝莉，我問她說：「藝莉醬，妳認識鹿儀有多久了？」

「唔……」藝莉想著回答「一年多吧。」

「妳覺得，如果我們用死守的方式捱到夠時間，這種勝利她會服氣嗎？」

藝莉眼簾一緊，當然知道我的含意，她還是回答了：「絕對不會。鹿儀是那種要贏，就一定要贏盡所有的人。」

「那麼好吧，」我深吸一口氣說「我進去吧，明明說要可以有兩個人，妳們是否有一個人要跟來，妳們自己決定吧。」

「慢著！」森瑤叫著「如果你被抓住了的話！」

「那就不用管我，我頂多就在樹林裡捱一個晚上吧，」我回答「去到這局面，人質戰術也沒有意

思了吧。妳們不用管我，繼續防守就是了。」

「但、但.....」森琪也急著拉著我的手說「這、這沒有必要呀！小果你沒有必要抓到鹿儀呀！」

我笑著摸起森琪的頭髮，望向藝莉說：「藝莉醬，妳知道這其實有需要的，對吧。」

藝莉帶著為難的臉色，卻又凝視著我，沉聲道：「我.....不知道老公你的理由是什麼，但我想...這一定有某種理由，對吧？這次的對決背後.....不只是體操隊對啦啦隊，也不只是體育部的事。你有話想跟鹿儀說，對吧？」

森琪卻驚訝地說：「怎、怎麼連藝莉醬妳都這樣——！」

「讓他去吧。」

我們都望向樂璇。樂璇卻雙臂交疊，對所有人說：

「小果他既然覺得有必要，就讓他去吧，搞不好，這才是他一直以來的目的。」

我帶著微笑望向樂璇，樂璇也回報帶著笑意的舌頭鬼臉。

「小果，我陪你進去。」

泚澄上前來對我說著，我對她說：「妳確定嗎？」

泚澄看著我堅定地點了點頭：「我想，這裡沒有人比我更適合找鹿儀算帳。」

我對泚澄會心微笑，然後對所有人說：

「好，那麼跟剛才說的一樣，如果我們沒法出來，或是被抓住了，請當我們是棄卒，妳們要死守陣地。明明也是，妳聽到了吧，別花心機或是辦法來救我，繼續守住現在的佔領區。對了.....給我一道寶藍色披風吧，我也是時候裝裝主將的樣子了。」

貳陸 | ρως | 愛洛斯 ζ

好像有誰說過，女人就像Latte，或更正確來是，是奶泡上的拉花圖案。

其實一千杯Latte咖啡的味道都大同小異，但就是那脆弱而花俏的圖案，令你覺得喝了一千杯不同的咖啡。

如果我們的故事是一本小說，鹿儀是這故事的對立面角色，作為主角團的對抗動機，合理化主線的推進理由。

如果我們的故事是一個甜故，那鹿儀更就是故事的動機，如何攻略鹿儀、推倒鹿儀、達致鹿儀的性愛場面，將會故事推進的主要理由。

如果我們的世界只是一本網絡小說，那麼她是否鹿儀，其實不重要。不是嗎？只要有一個女性角色站在主線的對立面，只要有一個女生角色能被主角攻略，最後倒在床上翻雲覆雨，那無論如何也足夠了。她叫「鹿儀」也好，叫「_ _」也好，根本不重要。

我希望現實並非如此。

我希望，鹿儀是獨一無二的存在。應該說，每一位女生也是獨一無二的。

昨天的鹿儀，今天的鹿儀，明天的鹿儀，一秒前的鹿儀，一秒後的鹿儀，< 貳陸 | ρως | 愛洛斯 > 的鹿儀，< 貳貳 | Σίσιφος | 西西弗斯 > 的鹿儀，都是不一樣的。

也許，不只女生，其實不論男女，我們的人生確實只像一杯量產的Latte，味道千篇一律。

但我們在不同場地，不同境況，不同情緒，不同階段所喝的一杯咖啡，卻為我們帶來不同的情緒與記憶。

每次當我想起鹿儀的故事，我都覺得她給予我不一樣的體會。那既非軟弱、既非堅強，既非自傲，亦非驕縱。

甚至乎，非對、亦非錯。

那只是那名為鹿儀的女孩，我小果所愛的女孩，屬於她的故事。

Ω

四季常綠的樹林就似迷宮，籠罩的樹蔭使天色更為幽暗，粗壯的樹幹構成了視線的遮擋物，而鹿儀的赤軍隨時會從附近殺出。這一定也是鹿儀選擇樹林的作為最後決戰地的理由。

欸。我的額頭沉重地一痛。

「小果！」

我竟然一不留神撞在樹幹上了，訖澄趕快把我扶住。分隊隊員聽見我的驚呼，都紛紛戒備，然後才發現是虛驚一場。

「不，我沒事，是我自己不小心。」

訖澄伸手捂住我的額頭，輕撫著我剛才碰撞到的部位：「你怎麼了，是累了嗎？」

我忍住握她手心的慾望，看著訖澄的雙眸說：「只是.....一事想著別的事情，想太得入神了。來，繼續前進吧。」

訖澄眉間微蹙，輕撫著我髮際，也沒有再說什麼，就繼續與我在光線陰鬱黯淡的樹林中潛行。

我與訖澄再加上15位分隊成員，分兩次進入樹林，我們進入樹林約莫已經有5分鐘，聽起來時間雖短，可是每1秒都感覺異常漫長，在泥土地上的每一步都舉步維艱。我的想法與森瑤其實吻合，鹿儀在樹林中一定有伏兵或是詭計，絕對不可能只是匿藏而毫無準備，整片樹林是名符其實是草木皆兵，單是這份心理壓力而人倍感重壓。

「有人！前方兩點！」

我聽見分隊隊員的高聲叫喊，看過去果然是一位手臂綁著赤紅色綁帶的女生，她與我們視線相接後，又立刻調頭消失在林葉之中。

「是誘敵！」我高聲叫道「別追！暫時停步！收窄陣型。」

無論鹿儀是不是誘敵，但肯定是有動作了，而且也要察覺到我們已經進入了樹林當中。我們按照預先的戰術，收窄隊員與隊員可以互相支援之間的距離。

絲明提過，鹿儀可以還有15名左右的分隊成員，而我們人數上絕對佔優，只要維持隊型，鹿儀亦不知道我們派了多少進入樹林，因此就算遇到鹿儀的誓死頑抗，我們一定可以抗擋得住。

我們停步下來，大概過了三分鐘，並沒有敵襲，我再叫道：「繼續前進！維持分散隊型！」

我與訖澄放聲腳步，壓下身子，在枝葉之間一小寸一小寸地前行，樹林裡似乎連風聲都消失，我只隱約聽得見訖澄在不遠處的呼吸聲。

「敵襲！！赤軍出現了！！！」

我聽見左方響起槍聲與叫喚，也馬上喝道：「分隊隨我過來！！！」

赤軍突然從林中冒出突擊，驟看之下大概有數人，我與訖澄的分隊絕對足以應付，我們拿起漆彈槍俯身向前，朝前方穿戴著深紅色臂帶的分隊射擊。

「對方開始撤退了！！！」

嘖。我忍不住啞道。又是誘敵嗎？鹿儀就算到了這個地步，還是打要遊擊戰嗎？我呼喊道：「不要深入！按陣型緩慢前進！！！」

我看了一眼在我後方的泚澄，她點了點頭示意沒有問題，我便回頭再次往前。

十二月的樹林中竟然充滿某種腐殖質的氣息，那有機物的蛻變味道非常濃重，令我一直走一直走滲著汗，各種腳步與枝葉的磨擦聲干擾著我的聽覺。

「又出現了！赤軍敵襲！」

這一次的叫聲是來自我們的左方，與上一次是相反方向。同樣的槍聲響起，同樣前進又剎停，像惡作劇似的混亂腳步。

「跟之前一樣！別深入！目標敵方主將！」

我喊完指令後，心裡暗暗通罵著，難道是鹿儀的消耗戰？也許是心理作用，林間的天色愈來愈灰朦，她想等到入黑的時候，趁我們未退出森林，從後突襲嗎？

「嗚呀、小果——！！」

這時候，我身後泚澄傳來尖叫。

我馬上回頭一望，只見一名穿著深藍色外套、牛仔長褲，手上綁著藍色肩帶的女生，反手扣住了泚澄的手腕。

她這幅打扮確實成功有一秒令我乎沒法認出來是她——鹿儀。

「摘掉耳機，」鹿儀用漆彈槍的槍管，指向鹿儀的下巴「快。」

Ω

我們仍未找到被鹿儀捉住的「假絲明」，很有可能那本來就在被藏在這樹林裡。

當然與「假絲明」一起故意被抓的，還有兩位分隊隊員。我不知道他們或她們是誰，但我想其中一人一定穿著深藍色外套與牛仔長褲。

鹿儀脫去她一身帥氣的赤紅色披風與雙排扣風衣，換上這一身不起眼的衣物後，連續誘敵三次，趁我們變換陣型時稍為有散亂，就混入到我們的分隊之中，然後齧持住泚澄。

我張開眼。

我才看見鹿儀確實已剝掉泚澄的耳機，被齧扯的泚澄並沒有驚恐，更多是猶疑，猶疑作為人質的她該如何反應。

其他分隊隊員見狀，也已經背向我們，一邊防止會否有其他赤軍隊員突襲，一邊包圍齧扯泚澄的鹿儀。

「聽不見嗎？」鹿儀狠盯著我說：「快拿掉耳機！」

「鹿儀、這已經沒有一——」

呼。

鹿儀在泚澄耳邊向天開了一槍，那當然不是電影中那種真槍的巨響，但卻突如其來的射擊板機聲，還是令泚澄叫了一聲。

我呼了口氣，只好把耳機拿下來，然後關上。

「這是沒有用的，」我再次說「明明發現聽不見我們的動靜，就知道林中出事了。我早說過，如果我們出事，就當我們是棄卒，繼續防守，你就算抓住我與澄澄也沒有用。」

鹿儀卻沒有理會我勸說，說著：「叫你的所有分隊隊員，放下武器，然後把衣服都脫下來。妳倒是穿著我的隊服呀，所以妳就不用了。」

我聽見泚澄的要求，心念電轉——她是想奪去我們的衣服，把我們綁在林間，然後入黑後偷偷出去，再混入藍軍當中？

細作作戰如果10人或以上，又能夠解救到啦啦隊的精兵主力，儼然兵行險著，也未嘗不會有效。

「鹿儀……」我搖著頭「妳這樣再打下去，已經沒有意義了。」

「哼，別說廢話了。大家都是運動員，你應該明白爭勝的決心。」

鹿儀用力合起眼，我這才發現她的臉容憔悴了不少，平常銳利的雙眼浮現起紅絲，昨天晚上她是否花了很多時間去準備今早的大反攻？

鹿儀反扣著泚澄的手，用她的身體來掩蓋自己的位置，我握緊漆彈槍，如果這樣子射擊的話，我並沒信心可以鹿儀。

「好吧。」

「小果！！」

我應答著，然後泚澄卻瞪大眼睛喝止著我。

「哈，」鹿儀撇起嘴，笑著對泚澄說「不愧是後宮男，果然有夠憐香惜玉。」

「不，妳誤會了，鹿儀，」我握起漆彈槍「妳也會說，我們都是運動員，那麼我來決鬥吧，最老派的方式，射擊對決，一槍定勝負。」

鹿儀聽著，先是雙眼滾圓，片刻才發出嘲弄的笑聲：「呀哈哈哈哈哈，對決，為什麼呀？你們體操隊果然是踢館踢上了癮了吧，為什麼我要跟你決鬥呀？」

「就憑……如果妳贏了，我不但會按妳意思做，而且……我不會把他的錄音與跟薇薇的曖昧合照

放到網絡上去。」

鹿儀的腮邊，再次惱怒地抖震著，然後對我喝道：

「你、你跟那台灣女生、到底.....到底做了什麼.....！」

「我也是剛才，才突然領悟到，」我說道「其實那男人的錄音對妳來說不會有意義，因為妳是真心想愛他的吧，所以才不會想他難受，甚至破壞他的家庭。所以——」

「你住口！！給我住口！！」

鹿儀歇斯底理的大叫，林間響起驚動的鳥鳴。泚澄閉上眼偏起眼，皺著眉忍住耳際的痛楚。

「老實說，」我乏力地說「我也不想用這種方式對付妳。因為，鹿儀，妳並沒有錯呀。」

鹿儀的雙眼併發出烈炎，但這次卻融化她那如炬的眼珠，流成透明的淚水。

「你、嗚.....你懂什麼.....你、你到底憑什麼這樣、這樣做.....你憑什麼.....」

鹿儀怒容漸漸扭曲成哀慟，止不住的淚水無聲流淌，喉間的聲音顛簸沙啞。

「小鹿儀，」我再說「妳先放了泚澄再說。我們就來比一槍吧，一槍就解決了，妳說不好嗎？」

「鹿儀，妳就聽小果的話吧，他沒有騙你的。我也不會阻止你們，也跟小果一樣，輸了，就聽妳的。」

被挾持的泚澄也對鹿儀說著，鹿儀垂下頭，豆大的淚珠滴落在乾硬的枯葉上，響起如雨滴般的聲音。

「你們.....你們到底.....」鹿儀嗚咽著說「你們到底為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對我、你們到底憑什麼.....」

鹿儀鬆開了泚澄的手，泚澄深吸口一氣，飛奔到我身邊，我握起她的手臂，對她說：「還好吧？」

泚澄點了點頭，然後在我耳邊說：「你有信心嗎？」

我搖了搖頭，說道：「我都有那麼多女友了，就儘管試試吧。」

我以微笑回答泚澄的困惑，站前兩步。舉起漆彈槍，對垂著淚的鹿儀說：

「我們數五聲，就一起開槍。可以嗎？」

鹿儀抹起雙眼的淚水，她的雙眼變得更紅絲滿佈，如血的眼窩呈現出劇烈的痛楚。她哽咽著握緊起槍：

「你知道嗎？我、我真的很討厭你們，特別是你，小果、嗚.....你不能這樣對我，你知道嗎.....

不能這樣……」

我與鹿儀面前面，像我們兩人正在站在獨木橋的兩端，倒下來的人就會墜入萬丈深淵。我說：

「所以才說，小鹿儀，妳並沒有錯。」

「你住口……」

「妳並沒有輸，妳知道嗎，我也並沒有贏，小鹿儀。就像前天晚上我說的，因為我能夠喜歡妳呀，不只是我，還有薇薇，或許藝莉醬也是。」

「不、不要再說，嗚、不要再這樣……」

「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想妳脫離那男人，那並不是真正的感情——」

「你給我閉嘴呀丫！！！！嗚……嗚……！！」

鹿儀再次力歇聲嘶的狂號，舉槍向天一直射擊，再頹然放下手臂，淚水一點一點地稀釋著她雙瞳裡的傲氣。

鹿儀雙唇顫動，頭髮散亂，那已經不再是那平日那高高在上的女皇。

「來吧，」我對她說「五、四、三——」

我站直身子，倒數著。鹿儀也踏穩腳步，戰抖的手掌握住漆彈槍，哀痛得幾乎近空洞的雙眼直視著我。

「二、一！」

呬。

「小果！！！」

只有一下槍聲。然後是汨澄的驚叫。

因為——我並沒有開槍，甚至沒有舉槍。

「啊—— - ！！！」

呬。呬。呬。呬。呬。呬。呬。呬。

鹿儀臉容崩裂，一邊哭叫著，一邊舉槍向我不斷射擊，深紅色的漆彈不斷擊中的身體，我的四肢胸口爆發出被鎚子敲打似的痛楚。

對了，如果我忘記解說，那麼我現在說吧——在這場對決裡，漆彈槍只是許可武器之一，被擊中不會落敗，只須承受痛楚而已。

我把漆彈槍丟到地上，雙手垂開，舉步向前。

「不要！！啊——！！不要過來，你不要過來！！！！啊——！！」

呼。呼。呼。呼。呼。呼。

鹿儀的指痛不住按動板機，我咬牙忍住身上拼發的疼痛，一步接一步，全身的衣服都染上了一片片火紅，體操隊的寶藍色披風紅彩斑斑。

「你、你給我滾！！你快給我滾，我不要這樣、嗚、你這混帳、你給我——」

呼。呼。呼。喀噠。

鹿儀的彈匣終於空了，但她的指頭還是不斷扣動，漆彈槍發出無力的空響。

我來到鹿儀面前，她只張著嘴抽噎痛哭，發出如孩子般無助的哭聲。我撫起她的頭髮：

「小鹿儀，妳已經勝利了，妳知道嗎？妳已經贏了呀。」

「嗚、嗚.....我不懂、我不懂你在說什麼、嗚嗚.....我不懂.....」

天上的密雲默然散去，樹林裡開始滲進柔和的陽光。我抱住悲泣的鹿儀：

「我知道的，妳只想留在有他的世界裡，對吧？那沒有正確，沒有錯誤，就只有妳跟他兩個人，互相認同，互相取悅，狹小又快樂的世界裡。」

「嗚.....我、我.....嗚、嗚.....我這樣也不可以嗎？我就只是這樣也不行嗎，嗚.....」

我看見了。

那十七歲時的鹿儀，只有夢想，只有自信，沒有欺騙，沒有幻滅；那個初次看見如此偉大的世界、與強大的自己，而鼓起勇氣往前走的鹿儀。

就像樂璇，就像藝莉，就像森琪，就像訖澄，就像絲明，就像伶馨。

「對不起，小鹿儀.....是我們摧毀了妳的世界。」

「為什麼、為什麼要這樣.....我、只是想要、想要我喜愛的感情.....你、你卻來這樣對我，你知道、你知道你有多過份嗎？嗚.....」

鹿儀拉扯我的領口，梨花帶雨的臉上終於洗盡銳華，此刻的她只是一位脆弱的女孩。

雨薇曾經說，鹿儀不只是討厭我們再三去找她聯署，更連與我們也合作不想。我曾經聽不明白，現在我終於瞭解——如果鹿儀與我們合作，我們就會關心她，就會了解她，就會無可避免地走進她的心房，那被她自行上鎖，收藏著一片幻夢的荒地。

「我知道，我真的知道.....對不起，小鹿儀，我真的知道.....」

「嗚、嗚啊.....嗚.....你以為、你這樣我、嗚、我會很快樂嗎？嗚、不會呀！我才不會呀、嗚.....！！」

太遲了。

鹿儀她曾經這樣對我說。

「鹿儀」已經是他的受造物，是他改造了鹿儀，是他成就了鹿儀。

鹿儀飲泣著雙腿垂軟，我也隨著她一起跪落地上。

鹿儀只想留在那十七歲時萌芽的小世界裡，那沒有善惡的樂園，但我們卻強行將她驅逐出去，回到這充滿勝負、對錯、真假與悲歡的人間。

我用寶藍色的披風，包裹鹿儀那充滿苦楚與悲傷的身體。

「我不知道如何能令妳快樂，」我對她說「也不知道我這樣做，到底是對還是錯，但我只有這樣.....才可以保護我所愛的人，我所愛的小璇，我所愛的藝莉醬，我所愛的澄澄，我所愛的體操隊與體育部，我所愛的.....妳。」

寒風淒慄，密雲靡散，陽光一瞬如雪。

折翼的鹿儀墜入凡間，仰天哭叫，整個世界與宇宙就只剩下了她的悲鳴。

那場後來被稱為「聖誕校園內戰」的對決，結束了。

貳陸 | ρως | 愛洛斯 完

貳柒 | Χριστός | 嘉彌托斯 α

貳柒 | Χριστός | 嘉彌托斯

直到意識再一次恢復，重新掌握身處的時空，我才意會到已經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今天晚上就是平安夜。我躺在藝莉的和室裡，記得昨天晚上，藝莉體貼地換了暗色的窗簾，完全隔絕外界的陽光。看窗簾上熹微的陽光，應該還未入夜，但一定已不是清早，身體仍有疲累的殘渣，要等肌肉完全甦醒，似乎還要花了一點時間。

我昏沉的腦袋聽見此起彼落的鼻息。那場校園戰爭結束後，加上清理場地，又花差不多一整個晚上。到我們一行人累得相顧無言，回到藝莉的房間裡，鋪了床墊，換過衣服，便像斷線的木偶般集體昏迷了。

我是第一個醒來的嗎？我們一共七個人都塞在藝莉的房間裡嗎？還真是了不起呀，那麼睡在我身邊的到底是誰？我小心翼翼地轉身看去.....

牆壁。

原來我剛好睡在角落裡，我再轉回去，嗯，是森琪。

那是她慣常的睡姿，曲起雙腿，側躺著把臉埋在手臂裡，像是胚胎裡的嬰兒，她穿著體操服換下來以後的運動外套，身上的被單被翻開了，我便伸手幫她拉好。

「唔.....呼.....嗯.....？」

沒想到這個簡單的動作卻讓她驚醒，她嘴裡咀嚼著夢囈，張開惺忪的雙眼。

她看見是我，嘴巴嗚嗯幾聲，便挪動身子縮在我的懷裡，我不知道她到底是否真的睡醒，或只是被打擾的驚夢，我摟住她孩子似的身體，輕撫著她的背項。她柔軟的胸口隨著呼吸無聲起伏，正當我以為她重新睡去了，她卻輕聲吐出了幾個字：

「嗯.....不要頂住姐姐的腳啦.....」

我這才注意到自己的勃起，那其實不是因為性慾，而是因為剛睡醒加上疲勞。但總而言之，我的短褲築起了小帳篷，頂端靠在森琪的大腿上。我微微一笑，順勢吻著森琪的小嘴，雙手在被窩裡摸索她的身體，森琪半睡半醒地張開嘴巴，我們的舌頭在黑暗中交疊，奏起睡沒的吻聲。

「嗚.....姐姐還沒睡夠啦，唔嗚.....！」

我拉開森琪的運動外套，擒住她嬌小的乳肉輕輕搓揉，搔著乳暈令乳尖慢慢勃起，森琪抵住嘴巴抑壓著呻吟，沒幾下令她的吐息便溫熱起來，幽暗中能隱約看見她漲紅的臉，我想脫去她的長褲與內褲，她卻抓住我的手不斷搖頭。

「不要，瑤瑤在旁邊.....」

咦？是這樣嗎？我稍為一探頭，看見森琪背後的确躺著某人。

那人背對著我倆睡得正沉，雖然看不到臉，但黑色長髮的就只有樂璇與森瑤，從那麼規規矩矩的睡姿看去，我肯定那不是我家的死痴女。

我看著森琪哀求的瞳孔，像品嚐糖果般細吻著森琪幼嫩的嘴唇。自從世青資格賽之後，因為變故頻生，又來了令人慾罷不能的雨薇，我好像已經很久沒跟森琪親熱了。此刻她的身體對我來說顯得既親切又誘人，我撥開森琪的手，強行脫去她下身的衣物，指尖探向她的腿間，拭擦著濕潤的陰唇。森琪渾身一震，喉間按捺不住嗚咽起來：

「嗚——唔……！呼……唔唔、嗚……」

我也怕她吵到其他人，便張嘴吸啣她的舌頭，吞嚥著她嘴裡的溫熱，我將森琪拉到我的被窩裡，捏打她堅挺的小屁股，拉下短褲，將陽具插入她的腿間，摩擦著她滲著愛液的外陰。

「嗚……不要……瑤瑤會看到的……哈、哈呀……」

「妳輕聲點就好了，不會聽得見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森瑤會否聽見，但我現在只想要佔有森琪的肉體，便隨便瞎扯。我輕按著森琪的菊穴，吻著她的頸間，森琪雙腿不安地互相摩擦，卻又不覺碰到我滾熱的陽物，她嘴裡意亂情迷地抱怨，卻始終環抱著我的頸膊。

「會叫出來的……不行的啦……嗯……」

「可是老公好想要小琪琪呀，好久沒有進入又緊又窄小琪琪裡面了，琪琪不想要嗎？」

「什麼老公啦，姐姐我才不愛你這種死小孩……呼、呀……」

我低頭埋在森琪的胸前，含弄她的乳頭，用力吸吮收縮挺起的粉尖，輕咬充血的小紅豆。森琪嘴邊嗚嗚作聲，似乎正用力掩緊嘴巴。我用兩指掰開森琪的小穴，輕撫著抖動的肉壁，森琪深深吸氣，抵受不住快感的腰間不斷打戰，卻還是對我不住搖頭。這是什麼劇情，「妹目前犯」嗎？

我又瞄了一眼森瑤的背影，還是深沉的起伏著，似乎沒發現她的姐姐正被我褻玩。

我脫去森琪身上僅餘的外套，將赤身裸體的她壓在身下，寒冷的空氣滲進被窩裡，但仍然不足以稀釋我倆的情慾。我挺起下身，抵著森琪的小淫穴，她還是掩嘴無助地搖頭，我卻緩緩推進了森琪的身體裡。

「唔——唔呼……唔唔咕、嗚……嗚呼……」

森琪掩嘴發出像哭叫的悲鳴，緊窄得過份的小穴令我渾身舒暢，但為免刺激太過，我便一點一點地進入，然後以緩慢的節奏，擺動下身，在被窩裡抽送起來，森琪皺著眉頭，揮手輕敲我的肩膀，可是粗壯的陽具還是令她的淫穴不能自拔地收縮。

「嗚……死小果、嗚……丫——唔、輕點、嗯……」

森琪下半身繃緊，深吸了幾口氣才開始適應我的插入，躺在我的枕頭上深吐著氣，我低頭吻著挺起的小雙峰，下身抑制加速的衝動，注意旁邊森瑤沒有動靜，以確實又穩重的節奏，在森琪淫水淋漓的小穴裡前後挪動。

「呃……唔……呀哈……哎呀……唔……哎啊……」

森琪半閉著眼，開始被肉壁的快感征服，喉間隨著我的抽插嬌吟，我雙臂墊在床墊上，親著她滾燙的臉頰，腫痛的陽具抽插了幾下，便頂在窄小得不可思議的花心處，森琪倒抽了口涼氣，忍不住發出一聲尖叫——

「丫——唔——」

森琪的叫床聲劃破了寧靜的空氣，我慌忙吻住她的嘴巴，凝止身體，陽物深入在小琪琪裡靜默不動，抽搦的花心讓我的龜頭搔癢難當，我看森琪冷靜下來便放開她的嘴巴，她立刻用力猛捏我的手臂。

「死小果、死小果、死小果、嗚……呀……不要、不要一直頂住……」

話雖如此，但一方面我是故意欺負森琪的花心，二是我怕剛才的尖叫好像有驚動到誰，但黑暗中仍然一片安靜，似乎安然無恙，我繼續與森琪在被窩裡偷歡，也許是昨天都處於運動狀態，又再上森琪的小淫穴實在是名器級的細嫩，我的龜頭已經有了射精前的酥麻。

「丫、小果……老是這樣、呀呃……唉呀、不要亂動……丫」

「老公想射了，琪琪要尿尿嗎？」

「唔……」森琪苦澀地搖了搖頭「你射就好、快點射……嗚……」

我稍稍加快了速度，儘量在沉靜裡繼續沉靜，陽物以不徐不急的跟森琪的陰戶相合，豐盈的淫水沾滿床墊。森琪的雙臂纏著我的頸間，配合我的動作收著腰身，窒息似的眼神不住求饒。我露出在被窩外的肩膀滿是冷卻的汗，在森琪身體裡的小莖卻似有火屑拚發。

「又說要射……怎麼又更漲了、嗚……再做姐姐就忍不住會叫……呃、呀」

愛恨交雜苦痛交纏的淫慾令森琪滿眼淚水，看著便惹人溺愛，我抱著森琪的肩膀，集中精神抵弄森琪的盡頭，森琪舔著嘴唇，呵喘著帶著甜香的嬌息，陰道的花蕊被龜頭頂得痙攣連翻，我馬眼的酸癢已達臨界，被森琪的小穴稍一使壓，便噴出了愉悅的濃精。

「唔——快掩住姐姐的嘴巴呀唔——唔——！！」

森琪的肉壁被滾熱的漿液刺激得抽搦，雖然她說不要高潮，花心還是洩出了陣陣愛液。我用力壓住森琪的嘴巴，掌心裡都是無助的嘆息。如果森瑤真的醒來了會在想什麼呢？

「嗚……呼……唔……」

高潮退去的森琪疲憊地放鬆身子，翻過身體背貼著我，我嗅著她身上的汗氣，按摩著她的纖腰，我們無言相擁，看著森瑤在黑暗中沉睡的輪廓，森琪若有所思的悄然說：

「上一次跟瑤瑤一起睡覺，已經是十歲的事情了，那時候她只有五歲呢……」

我吻了吻森琪的後頸，沒有說話。

「好可惜……這一次我又沒有成功救到瑤瑤……」

森瑤在鹿儀的總攻擊以後便被孤立在營地裡，森琪在絲明的大逆轉後，一直在前線想要解救森瑤，但最後因為路線安排，森瑤還是由樂璇與藝莉所救。

「可是這一次，琪琪妳的表現也很亮眼呢，我完全沒法想到妳會在前線作戰呀。」

「會嗎……」森琪輕聲說「我倒覺得那沒什麼，人家可是比你們都年長的大姐姐。」

「其實我覺得琪琪是妹妹也沒什麼不好呀，反正身材也像——呃呀！」

森琪用手肘撞擊我然後說：「人家是大姐姐啦！」

「是是是，可是……反過來，就算瑤瑤是姐姐，也同樣不會是天下無敵呀。每個人本來就有做得跟做不到的事情，就算像鹿儀那樣，也是呀，不是嗎？……」

當我這樣說，森琪便像森林裡的小松鼠般翻身，她用手指抵著我的鼻子問：

「對了，你跟鹿儀到底是什麼回事？為什麼後來她就哭成這樣？」

「人家要哭我怎麼知道為什麼，問你們女人才清楚吧……呀！」

「別敷衍姐姐我！」森琪竟然拍打我剛高潮完還酸痛的下身「快說，你是騙了人家的貞操嗎？」

「我才沒有這個福份，」我失笑了「而且你是學了藝莉的醋勁嗎？我可愛的小琪琪……」

「快跟姐姐說！我要聽！」

森琪縮在我胸前又打又咬，跟我戲鬧起來。

我好像看見了森瑤肩膀聳動，是我的錯覺嗎？

貳柒 | Χριστός | 嘉彌托斯 β

我站在黃昏的窗邊，電話的撥號聲延綿不絕，始終接不上她所身處的角落。

「你到底一直打電話給誰呀？快給我出去好嗎？」樂璇拍了拍我的肩膀說。

「不，再等一下，我想——」

「我們要換禮服呀！快出去啦！」樂璇催促著我說。

絲明為每個人度身訂造的晚禮服，早就存放在藝莉的和室裡。

「妳們就換嘛，反正我早就看過妳們的裸體——呃呀呀呀呀！」

「什麼鬼啦！朕不給你，你不能看！！」這是樂璇。

「誰要給你看人家換衣服啦！出て行け！」這是藝莉。

「你出去就出去啦，還頂嘴！」這是森琪。

「我才沒有給你看過吧.....」這是泚澄。

「小、小璇你別捏那麼大力，會傷到睪、睪丸.....」這是絲明。

我捂住疼痛不已的腿間，跌跌撞撞離開了藝莉的和室。

為什麼我都看過她們的裸體了（好吧，我一時不為意把泚澄也算上了），卻不能看她們的換衣服？這是什麼心理？

從藝莉公寓的走廊可以看到不遠處的校園，平安夜的黃昏裡，戰爭過後的校園顯得格外憩靜，染成金黃色的建築群落就像歐陸的古堡。

我嘗試再打了一次電話，伶馨還沒有接聽，轉到了留言信箱。

我想留幾句話給她，但又覺得無從說起，雖然只是事隔兩天，但感覺已經恍如隔世。

說起來我也要去換西裝。聖誕晚會呀，我還是第一次出席呢。

絲明的手藝當然無容置疑，但到底她為每個人設計了什麼衣服，也實在令我很期待，我回頭看著上了鎖的房間，裡面隱約傳出女生的嬉笑聲。

撲嚕。

我的手機收到一段訊息。

【變態小小璇：給我換好衣服之後去禮堂等著！敢偷看的話就閹了你！】

終算回歸喜劇模式了，真是熱鬧的體操隊呀。

重新走過我們曾經追逐、躲藏、扎營的校園，便才覺得我們大學還真是廣闊。舞會在山上校園最新修繕過的大禮堂裡舉行，我穿著合身的墨藍色禮服西裝配格紋黑領帶，也裝模作樣在領口處加插了淺藍鑲邊的黑方巾。

想著，我已經來到山上校區的大禮堂前方，入口處聳立了兩列夾道的聖誕樹，將人群引導到佈置華麗的禮堂入口，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接待參加舞會的人群內進。因為校園戰爭的刺激，大家對校內活動也格外踴躍，這應該是最多人參加舞會的一年，伶馨一定有考慮到這一點，才容許我們跟鹿儀開戰吧。

鹿儀雖然在體育部的校園戰爭裡落敗，但依舊是聖誕慶典的主辦人，她有責任繼續完滿聖誕舞會的安排，連續作戰了兩天，到了第三天，還是能有條不紊地處理公務，我心裡還是很佩服。

昨天她抱著我痛哭以後，赤軍正式向泚澄終於投降，然後便扶著失神的鹿儀離開了，她什麼也沒有說，也不知道她對於我說的一切，除了淚水還有什麼回應。

我跟著隊伍步入禮堂，翻新過的大禮堂以柚木（指材料）風格設計，充沛明亮與溫暖的裝潢，頭上是半透明的毛玻璃穹頂，隱約是燈光照不亮的漆黑天色，禮堂內人聲鼎沸，接踵摩肩，西裝與晚禮服像揉碎了一地的拼花。

樂璇說要先過來，所以她們應該還沒有到吧，不過一堆女生要換衣服的效率，唔.....我要了一杯雞尾酒，像乏人問津的宅男般無言獨站。

「欸～」

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身一望，是紅玫瑰。

不，是雨薇。

雨薇換了晚禮服，一件式的剪裁，暗紅色的無袖連身長裙，裙擺與胸口的部分悉心剪出了特別的垂擺，乍看之下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蕾。

「嗚欸，我該說什麼呢.....」我打量著她美滿的乳溝。

她「哼」地一笑，搶去我的雞尾酒，搭著我的肩膀說：

「這時候嘛，作為男生當然立刻稱讚我囉，不然咧？」

「太漂亮了，太美了，薇薇你怎麼可以如此性感又高貴.....」

我環抱著她的腰間，向她獻上深情而壯重的一吻。

「恭喜你們擊敗鹿儀呀，雨薇喝著原本屬於我的雞尾酒說「那她們呢？主角們跑哪兒去啦？」

「她們說要換衣服，叫我一個人先過來，應該隨後就會到了吧。」我牽起雨薇的手說。

「今天晚上可是你們的捉捷酒會呢。」雨薇笑說。

「也是呢.....」

雨薇察覺到我欲語還休，問道：「所以最後.....小鹿儀還好嗎？」

我呷了一口雞尾酒：「我也不知道，但.....我真的沒有大獲全勝的感覺。我甚至不覺得有贏了。」

」

場內眾多來賓都談笑風生，真的有不少人是各個體育隊伍的成員，都是我們原來戰友，特別拳擊隊，這一次他們可謂一戰封神，不少人舉酒交杯，祝賀這場對決的勝利。

雨薇二話不說，將手伸進我的褲袋裡，抽出我的手機，搜索當中的資料夾，然後點頭說：

「那男人的照片與錄音還在嗎，她沒有要嗎？或是威脅你把它們刪除掉？」

我搖了搖頭，也許的確是因為這一點，這是我跟鹿儀之間，懸而未決的困局。

這時候，我們身後的入口，響起了歡呼與掌聲。

我跟雨薇回頭一看，群眾聚集在禮堂的入口，校刊校報的記者也一湧而上，圍成一個半圓，相機的閃光燈此起彼落，我跟雨薇苦笑一眼，便也擠進了人群裡。

果然，正是我的五位戰友，樂璇、藝莉、泚澄、森琪、絲明、五人穿著各有特色的禮服，正接受眾人的致敬。

「好漂亮哦、明明也說過要幫我做一套，我就說有自己的不用麻煩她.....早知道要答應啦。」雨薇羨慕地說。

森琪是粉紅色的絨毛連身圓形裙配大荷葉袖，添上深紅色的鍛帶，掩飾她那過份纖細的身材；泚澄則是修長的深藍色吊帶高交叉長裙，搭配黑色短跟鞋，一雙細滑的長腿美不勝收；絲明為自己選了薰衣草色的高領宮廷裝，領口綁了薄荷綠的大蝴蝶領，避免雙峰太過顯眼；藝莉是高腰的珍珠色雪紡公主裙，胸前一片半透明白色布料連接到頸間，若隱若現的乳溝與外露的香肩異常性感。

但是最耀眼的，還是站在正中心的樂璇，上半身是鑲花閃粉的低V銀白色露肩裝，下半身是漸變色的水藍泡泡裙，加上半透明的白色長絲襪與銀色的高跟鞋，乍看起來就像傳說中的雪國精靈，玲瓏有致的身材，優美的胸型，連我也看得目不轉睛。

樂璇正對眾多鏡頭揮手，就像是出席首影的大明星，她發現我站在一旁，但似乎沒打算邀請我加入，只是擠了個豬嘴臉，向我送了個飛吻。

我當然知道她的意思，便沒好氣擺了擺手，由得她去。

——本小姐大獲全勝了，別來打擾我享受這個瞬間。

大概是這個意思吧。

五位美女又獨照又合照，擾攘了半天，直到禮堂的燈光卻瞬地一暗。

所有人望向舞台，射燈亮了，傳來一陣幽遠柔和的背景音樂。是典型的開場表演吧，既然今年是鹿儀擔任主辦人，那麼表演者應該也是——

穿著性感舞衣的女生，散落在舞台上排好了隊型，待音樂的節奏突變快，諸位女生便開始跳起簡單的爵士舞步，會場內響起口哨與叫喊，氣氛剎那變得熱絡，一首歌曲過去，舞者們便簇擁在台中心，接連第二首音樂，是節奏強勁的美式電音，美豔的舞者陸續登場，在眾人當中是穿著酒紅色調短裙舞衣的她；鹿儀。

鹿儀的肢體、腳步、以無法形容的力度與節拍融而為一，即使與舞台隔得再遠，也能感受到她如魚得水的舞步，還有她臉上充滿自信的完美微笑，在美感與性感之間拿捏精準的身體曲線，場內數百人沒有一個人能把視線移開。

我完全無法聯想她就是一天前，那在我胸前喝得撕心裂肺的鹿儀。

只要鹿儀有一天她還在舞台上，你就無法忽視她的閃爍。

從轉身到細步，從彎腰到抬頭，不是鹿儀隨節奏而舞動，而是鹿儀的舞步創造了節奏，再化作透心的悸動。

一曲既盡，鹿儀呼了口氣，抹抹額上的汗，向台下的觀眾鞠躬致意。

我也誠懇地拍起掌來，然後，我卻聽見了抽泣聲。

我望向身邊的雨薇，她雖然帶著微笑，可是還是抹著眼角的淚水。

「怎麼了？」

「不，沒事……」雨薇用哽咽的聲線說「只是想到小鹿儀的故事，我就忍不住了眼淚……」

我抱了抱她的肩膀，我當然明白，鹿儀想要的舞台，想要的觀眾，想要的掌聲——又豈止是一個禮堂如此狹小。

開場表演結束，禮堂打起閃爍的七彩暗燈，配合輕快的背景音樂，聖誕舞會正式開始，眾人喝酒自拍跳舞聊天不亦樂乎，就算是曾經在一天前打得勢不兩立的學生們，此刻都互相熱烈交談著。

鹿儀大概不會主動聯絡我，我應該去找她嗎？我應該說什麼……

一個從後而至的擁抱，打斷了我的猶疑，白嫩的無袖雙臂搭在我的肩上，柔軟的雙乳壓在我背上，我的耳邊吹過搔癢的呵氣，然後是膩人的一聲：「老公～」

雨薇撇了一眼，笑說：「呵呵，不打擾你兩口子，我先去找她們囉～」

待雨薇走開後，我便轉身抱著樂璇，她雙頰化了姻紅的舞會妝，樂不可支地抬起嘴唇等我吻上去，我捏著她的腰間跟她舌吻，用指尖抹著她衣服上的銀色花紋說：「明明的技術也太好了吧，可以當國際大品牌的設計師了。」

「才不是，是本小姐身材太好了，才把衣服穿得如此性感～」

「是是是，最性感是妳了。」我趁人來人往又燈光幽暗，就偷偷用虎口捏了捏她的下乳。

「嗯.....死色鬼。」樂璇噘嘴說「老公看見小璇，雞雞有沒有硬呀？」

「什麼鬼.....」

「快說！快說！雞雞硬了嗎？小龜頭漲了嗎？」樂璇嚟嚟追問。

「好啦好啦，是有一點.....」

「哼哼哼哼哼.....」樂璇像聽見了愚蠢的冷笑話，掩嘴不斷竊笑，雙眼亮晶晶地看著我。

「所以呢，是又怎樣呢？」我撫著她腰肢說。

「老公，你看.....」

說著，樂璇執起我的手，搭在她短裙的邊緣上，帶領我慢慢掀起她的裙擺，水藍色的百摺裙由各種布料揉合而成（辛苦了絲明的心思），活像一團溶化了的迷霧，霧靄徐徐升起，在變幻不定的舞會燈光下，先是露出白絲襪的繡花邊緣，然後是豐美的大腿，再然後是——

陰阜。

我立刻鬆手放下裙擺，緊抱樂璇，用身體擋住樂璇的下半身。

「呀哈哈哈哈哈。」樂璇卻大笑起來。

「妳這死痴女.....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很方便呀！」樂璇卻大笑著說「你們男生不也有些人不喜歡穿內褲嗎？為什麼我們就不行了呢？」

「恩、這個.....」我苦思著可能的反駁，卻仍然無言以對「這應該不是方不方便的問題，而是...」

「不管做愛、尿尿都超級方便的呀，」樂璇卻堂而皇之地說「內褲反而容易髒掉，不是嗎？」

我板起臉應對樂璇的樂不開支，應著道：「是是，妳說什麼都對，最好以後都不要穿，連洗內褲都時間都省力。」

「Okay！」樂璇舉起手答道「小璇知道！除了生理期！小璇以後都不穿內褲！」

「.....妳是認真的嗎？」

「原來老公那麼疼我呀，不想讓別人看到小小璇呀？」

「白痴，那當然呀。」

「就算老公要把雞雞給別人看，用雞雞在路中心晃來晃去，我也不會介意呀。」

「我已經懶得揍妳了……」

「哼哼哼哼。」樂璇暖和的嘴唇吻著我的臉旁說「老公，要繼續看嗎？」

貳柒 | Χριστός | 嘉彌托斯 γ

我並不了解學校的每個角落，但身為甜故男主角的我，就總是能找到安靜的無人角落，就像此刻我身處禮堂二樓的後台，這裡到處擺放了大型的桌椅與支架，似乎是戲劇組的雜物室，隱約還能夠聽見地下一樓舞會的喧囂。

樂璇坐在木桌上，挽住我的頸間，小舌翻滾，好似要從嘴巴裡吸取我的生命，我的雙手也到處摸索她性感的胴體。樂璇每一次高興就會性慾勃發，看她剛才拍照如此興奮，我就想她什麼時候會發作，只會沒想到來得如此的快。

當然，也沒想到她會連內褲也不穿。

「唔.....」樂璇的雙頰都是滾熱的暈紅「有什麼方法可以在人群中做愛，但又不被其他人發現呀.....」

「.....你去問叮噹借頂『石頭帽』。」

「認真點啦！」樂璇捏痛我的腰間。

「我很認真呀！哪有這種方法呀！你不穿內褲就已經夠變態了好嗎！」

「是嗎.....」樂璇帶著明知故犯的微笑「我覺得很舒服很有趣呀，能令老公雞雞變硬，小璇會很有成就感的，你看.....」

樂璇單手撐在桌上，張開雙腿，另一手拉起泡泡裙，再次露出下身蜜縫，深黑色稍為凌亂的陰毛之下，是嘴巴似的深紅色小陰唇，樂璇挺起下身，讓小肉穴像海蚌般微微張開，隱約看見沾滿愛液的肉壁。

我實在不知道這時候該表露出怎樣的表情，驚訝嗎？瘋狂嗎？陶醉嗎？幸福嗎？我不自覺地用手愛撫著樂璇腿間的外陰，脫下她的水藍色泡泡裙，說：「我怎麼覺得妳好像浪費了明明的心血.....」

「怎麼會呢，明明的設計本來是長裙，我說喜歡短裙才改成這樣的，愈漂亮的衣服，露出才愈興奮呀。」樂璇歪理連篇的說。

我用手輕按外陰的肌肉，刻意不碰她最敏感的軟肉，但這已足以令樂璇敏感的下半身發抖，舔著嘴唇繞人地喘息著。

「哈.....老公，小穴穴濕了啦，好冷呀.....」

我看著樂璇慾求不滿的笑容，當然知道她想要什麼。我在木地板上跪下，抱住樂璇的腰間，直視著眼前的性器，不能否認女生下體的確有某種奇異的吸引力，雖然說不上迷戀，但總有種讓人猥褻的衝動。

「你是時候要修剪陰毛了。」我輕撫樂璇的毛髮說。

「老公想玩剃毛play嗎？這樣小璇會由早到晚都濕.....丫！」

我擅自將嘴巴湊到陰唇上，一邊挑逗著陰核，一邊用各種力度輕吻。我的嘴邊傳來輕微的尿臊味，沐浴露的芳香，還有樂璇最原始、難以言喻又熟悉的體味。樂璇嬌喘不停，淫水滲漏而出。

「呀.....哎呀.....老公好壞呀.....哎丫、呃.....嗯.....」

我緩緩地用指尖輕按勃起得像種子的陰蒂，用舌尖舐弄前端的肉壁，樂璇被快感拉扯得渾身騾緊，抱住我的後腦，不知道到底是要我繼續還是要將我推開，我將雙指插入小穴裡，手口並用，指節挖得肉壁水聲四起。

「嗯呼、嗯呼、嗯呼、嗯呼、呼.....老公會弄壞小穴、呀丫.....」

我吻了一回，對濕透泛紅的小肉瓣吹了口氣，然後抬起身子吻向樂璇，她仔細地舔去我嘴上的分泌物，雙眼迷糊地說：

「小璇想尿了啦，老公不是要用嘴巴讓小璇尿尿嗎？」

「這豈不是會被妳澆了一臉.....」

「不行嗎？」樂璇呶起嘴唇說「老公不是每次都澆得穴穴都是精液.....」

「說到底是舞會，我們溜開太久還是不太好。」我拉開西裝的褲頭說。

——而我還沒看夠其他人的晚禮服呀。

「嗯.....那就快點呀、老公.....」樂璇執起我腫脹的陽具說。

我挽起樂璇穿著白絲襪的雙腿，樂璇引導著我的陽物，手心套弄龜頭，令我以強硬的姿態插入，溫熱的壁肌恍如溶化了我的下身，我毫不留情地深入到底，直達樂璇緊窄的盡頭，樂璇腰間一震，花心被頂得抽搐不斷。

「嗯呀呀——！！好過份插那麼深.....呀、啊丫、啊」

舔滑的淫水加上充滿彈性又緊窄的穴壁，令我流暢地抽送著，用堅實的小莖蹂躪著樂璇的小穴，一下一下地衝擊著花心，本來就已經濫泛的體液被插得滋滋有聲。樂璇趁著周遭無人，便張嘴放肆地叫起床來。

「老公好硬呀.....哎啊、丫呀插死小璇啦.....啊、啊.....」

樂璇的花心吸得龜頭陣陣發麻，我無法制止地挺動不已，雙掌撫摸著白絲襪的絹滑，分開樂璇軟若無骨的關節，令小穴張開使我的下身衝撞得更深入，樂璇喘著氣輕擺腰間，勾引著我潛藏著的射精感，令龜頭不慎一酸，我趕快抱住樂璇的屁股，抵在花蕊稍歇。

「呀丫.....」樂璇得意地笑起來「小龜頭頂得好深呀.....哎呀、還一直跳、丫、別以能插到子宮裡喔，漫都是亂畫的，小穴是朝向屁股，子宮可是朝向小腹（注1）——啊丫丫.....」

「感謝你的解說。難怪我的電腦多了那麼多同人期刊.....」

「哪有.....是老公看的.....小璇才不會看群交，看一堆女性愛愛、哎呀、老公、老公.....哎呀」

樂璇舌尖亂吐，小腹微微痙攣，花心像緊縮的橡皮圈。我知道她要來了，便讓她轉過身，抬起屁股，白絲襪盡頭一彎美臀，配上淫水漉漉的豔紅愛穴，可謂既美觀又淫穢，我再次進入樂璇的身體裡，作出最後衝刺。

「唔丫.....呀丫——丫、啊、啊、哎呀——尿尿啦.....」

我穩好腳步深墾著樂璇的淫穴，緊皺的陰道套著小莖一陣酸一陣痛，我一手隔著的晚禮服揉弄樂璇的美乳，一手搔癢樂璇的尿孔與陰核，弄得她低壓著腰身，享受被龜頭亂戳的快感。

「你要在這裡尿嗎？這裡可是.....」我傾前身體吻著她的舌尖。

「嗯.....都忍不住啦老公射進來.....小小璇想要老公的精液.....呀丫呢——呶呀呀呀」

樂璇在我耳邊亂叫。我也撐在桌上，與樂璇身體融而為一猛烈抽插，撞得她的屁股啪啪作響，小莖飛速地摩擦著陰道，馬眼的痕癢感終於像碎開的冰塊，我緊貼她彈性的小屁股，噴洩出滾燙的精液。

「唔~~~~~!!!老公嗯、嗯、丫、呢」

樂璇屁股抖動，我只感到翻滾的潮水回應著我的噴發，在我們相合的下身處橫流而出，滴落在木桌面上，濕了一大片混濁的體液。我們喘息相吻，但正我想離開清理，樂璇卻抓住了我的腰間。

「再等一下嘛，一拔出去老公的精液就跑掉啦，現在這樣好暖好舒服.....」

我用西裝的方巾抹著我倆臉上的汗珠，麻木的小莖仍然插在樂璇粘熱的下身裡，我緊抱著她，在她耳邊說：「妳真的打算光著小穴整個晚上嗎？」

「不行嗎.....」樂璇笑說「今天可是慶祝體育部的勝利呀，本小姐淫亂一點也可以吧。」

「平常就有夠淫亂了。」

「老公不喜歡淫亂的小璇嗎？」樂璇貼向我的臉旁問。

我思考了片刻，回答說：「只對我一個淫亂就當然喜歡。」

「嘻，」樂璇對我的嘴邊獻上一個香吻「老公今晚可以隨時翻起小璇的裙子插進來喔，隨時也可以~」

Ω

話雖如此，我跟樂璇離開會場二十分鐘後，還是衣著整齊地回到禮堂。我們找到在閒聊的泚澄與森琪，絲明、藝莉、雨薇卻不知所蹤。

「小璇你的臉好紅喔。」訢澄看見我們便說。

「我找老公陪我去跳舞呀，就讓我們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嘛。」

樂璇挽著我的手臂說。我卻一言不發，沒法不在意她的泡泡裙，以及泡泡裙裡面的部位。完事後，我跑到二樓廁所去偷了不少廁紙，千辛萬苦才清理乾淨。

「小果你會跳舞嗎？」穿著深藍色吊帶長裙的訢澄看著我說。

「這個嘛.....」

可是我知道女生的性器官構造非常獨特，內射之後，抹得再仔細，還是會殘留體液偶爾滲出，那麼，到底.....

「喂，你有在聽嗎？」訢澄瞪著我說。

旁邊的樂璇竊笑起來，我立刻報以冷眼。都是妳，妳這死淫娃。

「藝莉雨薇她們呢？」我問。

「她們去拿食物了，應該快回來了吧。」訢澄回答。

「哈哈哈哈哈，那琪琪我們去找玩吧，別打擾老公跟澄澄呀。」樂璇牽起森琪說。

訢澄莞爾著望向樂璇，只是細細地看著我的臉，卻也並沒有想要反駁什麼。

「哎，老公，我有話跟你說，」樂璇靠過來，掂起腳，似乎有秘密要跟我說，果然是抹不乾淨嗎？我應該要塞一點廁紙給她才對，可是眾目睽睽之下.....樂璇卻在我耳邊輕聲說：「澄澄是有穿內褲的。黑色三角褲。」

「快給我滾！要尿尿也給我自己上廁所！！！！！！！」

「嘩哈哈哈哈哈哈哈～～～～」

樂璇張嘴大笑，帶著森琪就竄進人群中裡去了。

「有時候真羨慕你跟小璇呀。」

待樂璇走開之後，訢澄便悄悄挽起我的手臂。

「我也不會否認自己很幸福，但要照顧她製造出來的麻煩，還是得花不少心機。」

訢澄髮側的一縷長髮編成垂落的髮辮，美得令人無法忽視。燈光驟暗，輕快的音樂環節剛好結束一個段落，然後是柔和的華爾滋交響樂。

「你到底會不會跳舞啦？」訢澄用手肘撞了撞我說。

「把腳步動來動去做做樣子當然會，但我跳舞的樣子很蠢……」

「沒關係，沒有人在意男人的舞步，我跳得好看就夠了。」

泚澄握起我的手，跟我來到人群中似乎是舞池的空間，上一次跟女生跳舞，已經是中學生時候謝師宴的表演，我已經想不起舞伴的臉——但我大概再過十年、二十年，也永遠不會忘記此刻我眼前的泚澄。我緊握著她的手，她的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扶向她的腰間，她妙曼的曲線與如此貼近。

看著泚澄稔熟的手勢與腳步，我說：「澄澄妳是真的會跳嗎？」

「會呀。瞞著阿軒去學的，如果給他知道我有別的男舞伴，你認識我的時候，我大概已經單身了。」泚澄笑說。

音樂響起，毫無古典樂修養的我說不出曲名，只知道非常悅耳卻明快的旋律。泚澄握著我的手像是小提琴的琴弓，牽引著我隨著音樂翩翩起舞。

看著她那低斂又若有所思的臉，我回想起昨天楓葉林的一切，好像只是一場遙遠的冬眠，醒來卻煙消雲散了。我跟她真有相擁過嗎？我們真的如此親密過嗎？我看著她淡紅色的嘴唇，我們真的有接吻過嗎？我們最後那一回合猜拳的結果，那麼——

泚澄卻看穿我的心思，撫著我的臉頰，整個舞會也隨著我們的腳步而旋轉，她說：

「至少陪我跳完這支舞，好嗎？小果。」

注 1，色情小說中所說的「花心」，正確名稱應叫「陰道穹」(Fornix vaginae)，亦即陰道的盡頭，但並非一般人印象中的「子宮頸」。不少日本成人漫畫描繪男性可以用陽具頂開子宮頸，甚至插入子宮，以身體來結構來說，照理是絕不可能的幻想。至於性交時刺激「陰道穹」是否真的能帶給女性強烈性快感，乃至收縮，抽搐，痙攣，則未有一致結論。

參考：<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0%E9%81%93%E7%A9%B9>

貳柒 | Χριστός | 嘉彌托斯 δ

或許沒有人有興趣知道：在這個感情自由的年代，我的戀愛經驗不算豐富。我的初戀是在十六歲，初夜是在十七歲，跟現在相距只隔三年，然後斷續交了兩個女朋友，樂璇算是我的第四任。後兩位女朋友殘留的印象已經很模糊，即使初戀的確很深刻，回想便總覺遙遠，不過戀愛就是這麼一回事，事過景遷驀然回首，你會覺得那是一場異國的冒險，風景言語都如此陌生，曾經身處其中的我，真的是我嗎？

我不知道跳華爾滋的時候應該想什麼，只知道只能看著你的舞伴，泚澄的眼神比樂璇要安靜太多，卻又比絲明複雜，比藝莉銳利、比森琪堅定、比雨薇單純、比伶馨明亮。她說，很羨慕我跟樂璇，但其實我跟樂璇從來沒說過喜歡對方、很愛對方，走在一起的過程也有點霧水，說我們之間是愛情嗎？也實在不夠模範。

泚澄的舞步流麗非常，修長的軀體就像一朵隨風晃動的深藍色鼠尾草，我集中精神不會錯碰她的腳步，聽著她黑色短跟鞋的踱步聲，與華爾滋的和弦互相呼應。我的手輕摟她的腰間，禮服之下的纖細腰間沒有如柔滑的絲絹，進退迴轉之間便不覺摟得更緊。泚澄的身子幾乎要貼在我的身上，泚澄身上的淡香水味令我想到冬天剛滌洗過的溫暖毛衣。

「哈。」泚澄卻突然笑了，打破了我倆之間只有舞步的沉默。

「嗯？」突如其來的對話令我稍一分手，差點就錯了腳步。

「你沒有話想跟我說嗎？」泚澄問。

「我.....」我嘗試維持至少仍未出錯的腳步「前幾天我突然有很多話想跟你說，但現在各種事情都暫時解決，我反而說出不來了，這種場面之下.....我該說什麼呢？」

「不用介意呀，男女之間的共舞本來就是用來交流感情，打破隔膜，你就隨便說些話嘛。」泚澄續道。

「這個嘛、我一直想問.....」我一邊注意舞步，一邊分神思考「以前阿軒是如此強勢，妳還是堅持偷偷去做那麼多事情呢.....」

泚澄帶著微笑，嘴角一動，深思起來：「嗯.....我們愛上一個人的時候，雖然明知他不是那麼回事，但又總是妄想希望她會改變，不是嗎？」

的確如此，有時候我們會以為愛就是最大的力量，非常的自以為是。

「以前我總是希望，有一天，他會想來看我的跳水比賽；有一天，他會准許我參加體操隊，為我的努力而歡呼；他一天，他也會跟你們成為好朋友.....」

她的聲線還是那麼柔和，像在朗讀一段古雅的詩句。

「然後，就會在聖誕舞會上，被我抓去陪我跳舞，他再驚訝發現：『噢，原來我女朋友偷偷學了華爾滋，跳得也很好看呢，不如以後就不要看得那麼嚴吧』，又或許，有一天.....」

華爾滋的節奏驟然急促，步入尾聲的旋律促逼著我們的腳步。泚澄打住話題，引領著我手腕使力。她邁出弧步，轉了一圈，再一圈，又再一圈，然後又是一圈。我難以置信地看著如在風中飛舞的泚澄，想不到世界能迴轉得如此圓滿美麗。這一支舞，是她獻給我聖誕禮物。

一曲既盡，周遭響起零星的掌聲，泚澄放下高舉的手臂，與我雙手緊握。

「Merry Christmas，你真的沒有別的話要問我了嗎？」

再遲鈍的男人，也知道這經歷了這一切，應該說什麼——再加上我並不遲鈍。

「澄澄，我們的猜拳到頭來.....是完全平手吧。我有資格要求妳任何事情嗎？」

「哼，」泚澄卻冷冷一笑「我們的生活不是一定要有勝負的吧？任何要靠勝負去決定，不是很累嗎？你是男生，問題到底得由你來問。」

我揚起眉頭，不論心跳或是想法都出奇平靜。我繼續握緊泚澄的手說：「澄澄，我們可以成為情侶嗎？」

「我的要求是，」泚澄當然也並無意，她只是再細步靠前，水潤軟薄的嘴唇說著「我希望你能像你對其他女友那樣對我，像對小璇那麼縱容，像對藝莉醬那麼疼愛體貼，像琪琪那麼堅定不移地支持，對明明那麼呵護備至，對薇薇那像密友般的默契。小果，請問，你要做我這樣的男友嗎？」

這還需要回答？

當然要呀，因為這總是由我們男生負責說。

「當然可以呀，澄澄。我喜歡妳。」

泚澄嫣然一笑，湊前美麗的臉孔，我們相吻，然後相擁。

21世紀的當下，如此登而皇之徵收後宮是否不太對勁？但如果我是一片真心，而她又是坦然相對，亦不會傷害任何人，我們也只是找到了一段完滿的感情。我跟她們繼續相戀，這個故事又繼續進行，又有何不妥呢？

至於一夫多妻是否會敗壞社會風氣，有違造物主的教誨？這一點嘛，唔，就不是這個故事的討論範圍之內了。

Ω

「咦，你不是馬上就要帶我去做男人都想做的事情了嗎？」

從舞池中退下來後，泚澄輕描淡寫地說。

「這也不急在一時啦，劇情太公式也不太好。」我回答。

——而且，我今天已經做了兩次，第二次是不到十五分鐘之前。

「真沒情趣呢，你應該否認呀，說『我才不是因為肉體而喜歡你呢澄澄』之類。」泚澄拍打我的手臂說。

「你要這樣說，也的確不是……」

「那就是說，我在你心目中不及她們嗎，唉，小璇那麼性感色氣就算了，人家胸口也確實沒藝莉醬、明明、薇薇那麼雄偉？可是琪琪呢，我連琪琪也比不上嘛，你要說我有完美長腿，唉……」

泚澄突然一連串的自怨自艾。

「我開始明白了，一夫多妻制的煩惱……」

「去死吧你，才不到兩分鐘就來挑剔呢。」泚澄捏起我的臉頰說。

「嗨，久等囉，超多人排隊拿食物的耶～」

我跟泚澄身後傳來雨薇的聲音，我轉身看去，是兩手都捧著食物的雨薇、絲明與藝莉。

雨薇跟絲明看見我跟泚澄十指緊扣的手，似乎不感意外。藝莉呢，她的眼眉一挑，眼珠一轉，跟我相接的視線卻散發出警探般凌厲的壓迫感。

「哎唷，是不是有打擾到你們了哪？」雨薇故意落井下石說。

「怎麼會呢，我肚子也餓了，感謝你們。」泚澄放開跟我十指緊扣的手，走到絲明身邊拿起薯條放進口裡。

我乖乖走到藝莉面前，接過她手中的食物。藝莉用嘲諷的語氣說：「很忙碌嘛小果大人。」

我決定使出男人口遁最強奧義：「甜言蜜語」。我說：「哎呀！藝莉醬怎麼可以這麼漂亮，這套裙子實在設計得太配了，明明妳真的太厲害了，完全就是按照每個人的身材比例來設計嘛。」我對旁邊的絲明豎起姆指，她嘴裡卻咬著曲奇餅，只是臉上一紅。

「是哦，是這樣嗎？」藝莉歪起臉，故意刁難說。

「哎唷唷唷唷唷。」雨薇卻竊笑起來「澄澄，明明，我們去問小璇跟琪琪也要不要吃什麼吧。」

雨薇說著就走起來，絲明迷糊地搞不清楚狀況，還是捧著食物跟上雨薇，可是，泚澄在離開之前，卻突然挽起藝莉的手臂說：

「藝莉醬，那以後就我們就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多多指教）。」

我瞪看著火上加油的泚澄，泚澄擺明報以示威般的微笑，果然待她們走開之後，藝莉就用兇狠地捏向我的腰間——

「話せ（快說）！」藝莉瞪著我說。

「呃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藝莉公主放過小人好嗎！我喜歡澄澄，就像喜歡你們一樣，真的呀，澄澄人很好呢，那是我的榮幸，我一定會真心真意的對待你們每一個，絕不厚此薄彼，時間也會平均分配，只要體力許可，做愛方面也必定盡量滿足妳們，我也要會要求多P，什麼6P5P4P山P我也不要，3P倒是偶爾來一下，不，我不知道這個意思！總之！我一定不會因為多了澄澄，就冷落了藝莉醬 - - 」

「なにかあった（搞什麼鬼），我不是要問這個呀.....」藝莉卻非常困惑的看著我「我昨天就說過啦，你跟澄澄我才不管呢，你以為藝莉醬我真的那麼愛吃醋嗎？」

本來盤算著如何跟藝莉解釋的我，不禁鬆了口氣，但卻覺得更奇怪。

「那到底.....」

「你跟鹿儀呀！我都聽以前的隊友說了！」藝莉用指尖不斷戳著我的胸口「什麼你弄哭了她，然後她就抱著妳哭！你到底對鹿儀做了什麼！你為了贏是去幹嘛了嗎？到底是什麼回事呀！」

看著藝莉那又緊張又惱怒又綺麗的臉，我不敢失笑。藝莉卻怒道：「何笑ってんだ（笑什麼鬼啦）！！！！哼！」然後便果斷轉身背對著我。

我當然毫不猶疑就抱上去，藝莉卻掙扎拍打我環抱她的雙臂。

「いやいやいやいやいやいやいや！（不要xN）不要抱我！你去抱死鹿儀吧！！！」

藝莉肆無忌憚地大嚷起來，還好音樂響亮，對於在人群中打鬧的情侶，大家也只是置之一笑。

「藝莉醬，你先聽我說.....」我親吻藝莉的腮邊。

「呀.....」藝莉耳根一紅，嬌嗔一聲，揮打的雙手果然軟了。

「鹿儀的事情真的不好解釋，那真的是一言難盡，那令她哭得最慘的.....並不是我。」

我可以沒有說謊，如果只是因為我，鹿儀才不會哭呢。

藝莉的珍珠色公主裙是高腰設計，腰修以上是白色繡花輕紗，故意標誌出一對豐腴的雙乳，像甜美的糖霜麻糬。我的後臂觸碰到溢出的乳側，加上外露的美背與靠在我腰間的臀部，令我又開始蠢蠢欲動。

「嗯哼，然後呢？」藝莉專心地聽著我的解釋。

「然後.....藝莉醬，這邊人多，我們到二樓的後台去好嗎？」

貳柒 | Χριστός | 嘉彌托斯 ε

「為什麼會有種奇怪的味道，像女生的.....」

藝莉坐在二樓後台的木桌上，擦了擦鼻頭，不到一個小時之前，樂璇才在差不多的位置上，洩得不可收拾。

「有嗎？是雜物舊木頭的味道吧。」

我隨口糊弄過去，細撫藝莉嫩滑的玉背，享受皮膚滑過指尖的性感。

「是嗎，算了，快說吧，到底鹿儀是.....唔、不要、嗯.....」

我抱著藝莉，用親吻打斷了她的追問，彈性的胸脯壓在我的胸前，藝莉反應不及，自然地騰出了舌尖與我交纏。

「好了，吻夠了吧，」藝莉擦了擦嘴巴「快說，鹿儀的.....呀.....」

藝莉再次說不下去，眉頭一緊，吐出了性感的呻吟——因為我正用手握住她的左乳輕柔揉捏，藝莉戴了隱形胸罩，但沉實的形狀，還是教人不忍釋手。

「嗚.....我就知道沒必要躲開其他人.....根本就想欺負我.....唔.....」

藝莉拍打著我的肩膀，身子像痕癢難當般不斷挪動，我用嘴唇摩擦她的腮邊，揉著乳肉的五指逐漸使力。

「丫、輕點.....老公、等一下啦，老公，你聽我說.....」

藝莉喘了口氣，像微醺的雙頰呼出了蘭花似的氣息。看著如此嬌媚的她，我便輕搔著她的乳側問：「怎麼了，藝莉醬想要嗎？」藝莉搭著我的肩膀，輕咬我的嘴唇，眼裡既逼切又迷亂，然後輕聲說：「想要.....藝莉醬.....唔.....老公.....」

單薄的西裝褲已經無法掩飾我昇起的褲檔，我引導藝莉的手，讓她解開我的褲台，拔出我挺起的陽物，她將前端包覆在手中，手腕套弄，尤其集中刺激龜冠溝，令我快感如雷。我乘勢說：「藝莉醬幫我用嘴巴好嗎，每次都舔得龜頭那麼舒服.....」

「嗚——死老公，藝莉醬才沒有，都是老公欺負藝莉醬.....」

「好嘛，答應妳不射在嘴裡.....」

藝莉似乎是猶豫著，小手只是套弄，用姆指輕壓馬眼上的前列腺液，用溫柔的語氣說：

「那老公先告訴我鹿儀的事情，藝莉醬就幫老公フェラ（口交）.....」

我啞然失笑，回答：「這個時候說這些是否有點——噢丫！？」

「快說！！！！！！」

迅雷不及掩耳之間，藝莉以影后級的速度突然換了表情，從千嬌百媚的小老婆，變成了大興問罪的河東獅。她用姆指的指甲，刺向我馬眼與龜冠相連的部分（*讀者請勿模仿），令我叫苦連天：「藝、藝莉醬、小藝莉、老、老婆、等、呃、呃呀——！」

「快給我說，你不說我不放！」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先放手，我立刻就說.....」

藝莉皺眉噘嘴，雖然一臉不滿，還是悻悻然的放開手，我低頭一望，本來腫脹的龜頭上多了一道橫向的淺痕，我緊握藝莉的雙手，她卻只是愠然不語，靜待我的答案，我只好屈服說：「不是因為我跟鹿儀之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而是，這牽涉到鹿儀的私隱，所以——」

「我要知道！我要知道！どうでもいいかな！（不管怎樣）！為什麼我不能聽呀！！我要聽！我要聽！」藝莉雙手像孩子似的揮舞。

那麼一瞬之間，我像明白了我會對泚澄傾心的原因——至少，我不能想象理智端莊的泚澄會發脾氣。

「好好好，」我抓住藝莉的雙手「首先這要從某天晚上，我跟薇薇到市中心開始說起.....」

我和盤托出了整件事，從一開始體育部的爭端、到雨薇的尾行、鹿儀與男經理人、如何間接導致體育部的分裂與校園戰爭、最後雨薇假扮貪慕虛榮的少女去偷偷錄音、到在樹林我與鹿儀的對決、我那自殺式的做法——

藝莉雙目凝靜，不發一言的聽完了整個故事，不時展現難以置信的表情，到我說完，她仍一回兒沒有說話。

等到直到我的下半身都軟了，藝莉深吸了一口氣，才開口說：「我.....我以後該如何面對鹿儀...」

「妳其實也不討厭鹿儀，不是嗎？」

「討厭一個很累的，對皮膚也不好，本公主可以沒這種時間。只是.....從此以後，我對她友善也不是，關心也不是，故作如常也不容易.....」

我微微一笑，繞著藝莉耳邊的髮鬢，只是說：「就用妳想用的態度去面對好了，雖然我很同情鹿儀，但最後要如何走下去，那是也她自己的決定——說不定她會想繼續留在那男人身邊呢。」

藝莉握著我的手掌心，又再沉默，看著她暗棕色的瞳孔，我好像看到她的腦裡，過跟去鹿儀相處爭執的比段，女人本來就很複雜，女人間的友誼就更是千絲萬縷。

我趁藝莉想得出神，便故態復萌，抱著藝莉，一邊擁吻，一邊摸遍全身，藝莉尖叫了幾聲，但怒氣明顯都消了，我便搔著她的嘴唇說：

「我已經說了，藝莉醬剛才答應幫老公做什麼？」

藝莉「哼」了一聲：「那是在我使用必殺技之前呀，老公已經拒絕了。」

「藝莉醬.....」我用投降的語氣說。

「誰叫你不直接答我呀。」藝莉握起我垂軟的下身，像處理某種海產般隨意擺動起來。

「老公急著想要藝莉醬嘛.....」我繼續哄逗著藝莉「雞雞給弄得好痛呀，需要藝莉醬的小舌頭來治療呢.....」

藝莉聽得耳根驟紅，眼珠骨溜溜地轉，莞爾地咬了咬嘴唇，便從桌上躍下，跪下來輕吻著我的馬眼，用手指輕輕碰沾上了唾沒的部份，笑說：

「這裡嗎？」

「不只這裡，還有這裡也是.....」我將重新抬起的陽具，抵在藝莉的唇上。

「哼，誰叫老公不聽話呀，別以為藝莉醬老是那麼好欺負.....唔、噗.....啜.....」

藝莉說著便櫻唇微啟，讓我把龜頭放在她小嘴裡，小舌頭仔細打轉，吞啜著我最敏銳的前端，強烈的快感重新湧現。藝莉含弄了一回，卻放開嘴巴，狐疑地說：

「是女生的味道，而且還很重.....」

藝莉掌握著我硬得通紅的陰莖，抬起雙眼像拷問的女特務。我想起剛才的大刑侍候，便立刻從實招來：「是琪琪，還有小璇.....」

藝莉噘了噘嘴，又「哼」了一聲：「真是的，才沒看著你半個晚上，就已經變第三發了，浮氣...唔、咻.....嘖、啜嘖、咕唔.....」

藝莉小手輕輕套弄，小嘴巴包覆著龜頭舔吮不停，巧舌摩擦我的敏感部位，吸啜得嘖嘖有聲，小莖被藝莉舔得猛然一抖，漏出了不少精前液。

「唔.....咕、哼.....嗯——不要又偷偷射進來呀，我真的會生氣.....嗯、啜.....」

藝莉看我如箭在弦，便咬得更深，小絳唇前後吸弄，喘急的呼吸使得她雙頰暈紅。我的前端像爆發出零星的花火，便怕會精關失守，便按止了藝莉，挽著她站起來，吻去嘴角她的唾沒，笑說：「現在雞雞都是藝莉嘴巴的味道了。」

藝莉羞著拍打著我，我解開她頸後的綁結，解開晚禮服的薄紗，御下肉色的隱形胸罩，藝莉卻用手掩住了胸前的丘壑，緊張地問：

「這邊真的沒有人會過來吧.....」

我撥開她的雙手，握住一雙完美的竹筍巨乳，說：「剛才我跟小璇也是這邊做呢，藝莉醬叫床不會叫得比小璇還騷吧.....」

「什麼啦，是批評我的聲音不夠.....丫、嗯.....唔.....啊.....」

我搓揉住乳酪似的乳峰，吻向乳尖，用舌頭撥弄深紅色的小豆蔻，另一手深入腿間的內褲裡，探索著沾滿愛液的陰核，藝莉的私處比我想象中更濕溼。

「藝莉醬早就濕了呢，還敢耍壞那麼久，好過份呀藝莉醬.....」

「不這樣.....哎——嗯.....呀唔.....哎唔、啊.....老公只會欺負我.....啊」

我輕咬藝莉的乳暈，一雙乳頭被我挑弄得尖挺豔麗，胸口一片若隱若現的潮紅，我便跟藝莉換了位置，讓她像樂璇那樣撐在木桌上，我拉下白色花紋的內褲，將陽具插入她的大腿之間，沾拭著庭上的淫水，我在藝莉耳邊呼氣說：

「剛才小璇也是用這個姿勢，還被老公插得潮吹了.....」

藝莉她不習慣在房間以外的地方交歡，既緊張又羞恥的她，卻又用野蠻的語氣說：「藝莉醬也要，也要跟小璇一樣.....唔.....」

我從後握住垂軟的雙乳，笑說：「藝莉醬愈來愈色了.....」

「才沒有呀.....呀.....是老公愈來愈色，哎呀.....丫——！」

我抬起下身，將龜頭插入了藝莉的小陰唇裡，藝莉喉間一聲悅耳的嬌鳴，我像模仿跟樂璇做愛的方式，沒抽送了幾下便用力頂向花心，但藝莉不是淫熟的樂璇，嬌嫩的肉壁抵受不如此粗重的快感，腰間剎那弓起，像受驚的小貓咪，花心被龜頭頂得抽搐連連。

藝莉哀叫著抓住制止我的動作，我捏著一對乳尖說：「不是要跟小璇一樣嗎？藝莉的小穴穴也好舒服呀.....」

「呼，死老公輕點啦.....」藝莉大口吸氣，舒緩小穴的緊壓。

「所以到底要怎麼樣？」

「就是慢慢的，一下一下的，用老公的那裡.....呀」

我便稍為退出深處，放輕力道，只在藝莉的小穴前端緩緩抽送，溫暖緊窄的腔壁抵弄著陽具，令龜頭好不受用。我問：

「是這樣嗎？」

「嗯.....丫.....可以再深一點.....嗯.....」藝莉蚊聲回答。

「這樣呢？藝莉喜歡這樣子嗎？」我柔柔地推進，進入窄小的肉穴裡。

「嗯，對啦.....喜歡.....藝莉醬喜歡.....丫、好熱、丫、啊丫.....」

我按著藝莉指示的節奏抽插著，漲硬的小莖前後深入，侵掠得藝莉的小穴淫水直流，本來緊張的

穴肉也變得充滿彈性，令我的陽具快感連綿，我吻著藝莉玉背上的薄汗，香水氣散發出催情的潮熱。我在她耳邊說：「現在呢？可以插藝莉醬的小花心了嗎？」

「嗯.....いいよ（可以啦）呀啊.....哎呀.....」

「用什麼？嗯？」我吻著藝莉的腮邊滲出的汗珠，決定來一點淫語。

「呀.....老公用.....呼呀」藝莉淫慾亢奮，舐著嘴唇說了「快用龜頭插藝莉醬的小花心啦.....啊啊！！」

我搓揉著藝莉拋動的雙乳，再次突入，用腫癢的莖前攻擊藝莉最深處的軟肉，淫穴像小嘴巴般細細痙攣，這一次藝莉沒有抱怨，而是連聲浪叫。滾熱的刺激令我馬眼鬆動，我一邊輕重有致地撞向藝莉白嫩的屁股，一邊說：

「老公射進藝莉的小穴裡好嗎？」

「哎呀——可是，這裡沒法清理.....呃呀.....可是丫.....」

「剛才老公有射在小璇裡面呢，藝莉醬不喜歡老公射進去嗎？」

「唔丫.....喜歡啦.....」藝莉醬帶著失神的語氣說，腰間若有若無的扭動「那我也要，藝莉醬也要老公射進來.....丫、丫.....」

我傾前下身，抓緊藝莉的雙乳，專注猛頂藝莉的盡頭，每一下都教藝莉幽幽淫叫，我吻向藝莉小舌亂吐的小嘴，我們一邊舌吻，一邊取悅對方的性器，直到再也抑壓不住的射精感從我的胯下一湧而上，便在藝莉的小淫穴大肆噴發。

「啊、丫——啊呀呀呀呀——咿啊啊丫丫丫丫丫丫」

滾燙的精液浸泡了藝莉的花心，弄得她雙腿亂顛，潮水四溢。我從後懷抱著藝莉，依照慣例沒有立刻離開對方，而是仍然依戀著相吻，我繼續捏按著一對尖挺的豐乳，讓藝莉深息著冷卻體內的激情。

「射那麼多.....真的是第三次嗎？」藝莉咬著我的嘴唇道。

「不是藝莉公主吩咐要射的嘛？」我吻著她臉上仍然未退的嬌豔「我什麼時候有騙過殿下妳呢？」

「哼，鹿儀的事情，你就一個字也沒跟我說呀！」藝莉擺起臉說。

「我也是很後來才知道的呀，本來事情就很複雜了，知道妳跟鹿儀相處不好，又是這種一言難盡的故事，也找不到的機會說呀。」

藝莉用指尖搔著我的手背，帶著幾份無奈說了：「可是現在想再去討厭她，也討厭不來了，死鹿儀.....」

我讓藝莉坐在木桌上，用廁紙清理乾淨她的下身，替她穿回內褲，拉好她的裙擺、穿好上半身的

禮服，藝莉默默無言，看著我照料她的一切，卻突然撫著我的臉旁，溫婉地說：「老公，如果你去找鹿儀，就跟她說：『藝莉才不會小氣呢。』」

我握緊藝莉的小手，心裡頓覺奇怪，只是說：「我怎麼會突然去跟她說這種話。」

藝莉卻替我理順了短髮，拉好我的領帶，像送丈夫出門遠行的妻子，輕吻著我便說：「誰知道呢，哼。」

貳柒 | Χριστός | 嘉彌托斯 ζ

我跟藝莉步下離開二樓的樓梯，回到舞場，她挽著我的手臂，臉上仍舊若有所思。

我知道藝莉雖然愛吃醋，但的確就像她所說，她不是那麼小氣的女人。鹿儀的惡意本來就是種發洩，並非特別針對藝莉，聽完了鹿儀的故事，她跟鹿儀之間的記恨，應該都煙散雲散了吧。

鹿儀跟藝莉其實很像，鹿儀是為了夢想，去相信一個謊言，到頭來落得孤身一人；而藝莉呢，也是為了夢想，而（暫時）背棄了家族，差別只是在她身邊有我，跟小璇一對了，接下來，就真的要來日本京都了吧，這對藝莉來說是否也是一種壓力.....

我深思至此，不禁想開解一直悶聲不響的她，與此同時，她卻也說話了：

「嗚，裡面感覺還是很奇怪，都是你.....」

她捏著我手臂的皮膚，雙腿走動的動作明顯較之前生硬。

「原來你是在擔心這個呀.....」

「當然呀，」藝莉煩悶地踩著我的腳尖「早知道就不讓你射進去，都是你這變態，每次都說些奇怪的話，弄得人家變得很奇怪.....」

「好啦好啦，」我安撫著藝莉的背「是老公不好，要先陪你回房間嗎？」

「也是不用，」藝莉伸出指尖，用力刮向我的下唇，像要教訓我的性慾「我再上個廁所就好了，我自己去，不然你又做奇怪的事.....」

我跟藝莉暫別以後，便又混入了人群當中，舞會正進行中最高潮的中段，人群該喝的也喝了，該吃的也吃了，該認識的也認識了，該拍的照也拍完，便開始隨著音樂狂歡。主辦單位找來了校內的搖滾樂隊，開始演唱各種澎湃的流行曲。

燈光加上如蟻群的人們，一時之間我也不知道去哪裡找樂璇她們，而且我也不太肯定她們是否都聚在一起。要打電話給她們嗎？她們會聽得見手機的聲響？不太可能吧.....

我口袋中的手機震動起來，伸出來一看，來電人是伶馨。

「喂。」

我趕快接聽著，電腦中傳來大氣電波的雜訊音，那是世上唯一能夠振動我耳膜的頻率。

我閉上眼睛，花了一點時間，確認那不是我的幻聽、不是身邊人群的喧嘩、不是留言信箱的自動語音。

「嗨。」

是她。是她的聲音。

伶馨。

「喂。」

是妳嗎，真的是妳嗎？

「哈囉，」是她水晶似的笑聲，但聽得出很是虛弱「我收到了，你們贏了吧——玩得開心嗎——」

伶馨說著話，聲音斷斷續續。

我左顧右盼，試圖找個比較安靜的角落，可是除了人群之外，還是人群，還是得回到二樓的後台嗎？噢，偉大的後台呀。

「我——那個——」

伶馨就說了什麼，但舞台的歌聲一陣高喊，群眾一陣狂號，噪音像倒進我耳裡的粗糙沙粒，令我聽不見伶馨的聲音。

「伶馨？伶馨？你說什麼？你再說一遍！伶馨……」

「我說——」

撲。

她的聲音消失了，世界恢覆成令人煩擾的原狀。我再次撥打她的電話，可是都轉到留言信箱，也沒有再收到新的信息。排山倒海的歡騰擊碎了身體，不成形狀的只有無法言喻的空虛。

眼前有人歡笑，有人打鬧，有人相吻，但都顯得毫無意義。

我不知道我對伶馨是不是愛，或是喜歡。

我只知道自己對她的感覺不像樂璇、藝莉、森琪、絲明、雨薇、訢澄。跟她們都不一樣——沒有那麼熱烈溫暖，而是微冷得一陣廢棄老城裡的初秋涼風。

我握著手機，像遇溺而失去求生意志的無主孤魂。我莫名想在舞會裡尋覓她的身影，但我知道，她並不會在晚會裡出現。

「嗚……」

突然，有人拉住了我的衣袖，令我茫然地回頭。

「救我……」

我的世界再次出現了色彩，是金棕色的漂亮貴婦頭，深綠色的大蝴蝶領，淡紫色的長宮廷裙。眼有淚光的她撲向我的懷裡，把頭埋在我胸前，痛苦地說：

「救我，小果，頭好痛好辛苦.....」

我低下頭，用盡生命的所有力氣，親吻絲明。

突如其來的吻令絲明全身一震，嚇了不少的一跳，吻技還是很生澀的她，先是傻傻的張著嘴巴，像個初經人事的無知少女，漸漸才抱起我的肩膀，舌頭努力回應我的放肆。我們在人群裡相擁，雙唇粗暴交纏像。

Ω

我用托盤捧著熱紅茶與大量的曲奇餅與麵包，步上二樓。

我在走廊裡純熟地左轉右拐，推開標示著「非工作人員請勿內進」的門。

是的，又是二樓的後台，這裡快變成體操隊的秘密基地了。

絲明端坐在舊木椅子上，面無表情地緊握雙手。

她接過托盤，放在膝蓋上，然後點頭道謝，捧起熱紅茶呷了一口。

我也拉來一把椅子，坐在她的面前，我摸了摸她的額頭：「頭痛還好嗎？」

絲明搖了搖頭，我思考著那是代表「沒事」還是「不好」，還好她自己說了：

「聽不見音樂，就好多了.....」

我覺得可憐又可笑，抬起身子，吻了吻她的額頭。

絲明原先跟著雨薇與訢澄去找樂璇與森琪，她們發現樂璇正跟體育部的其他成員玩得不亦樂乎，便也就加入了，絲明不習慣人多吵鬧的環境，便只好做做樣子，然後就站在一旁，人來人往之間，便也失散了。

然後便進入了搖滾樂環節，這對連音樂也不太聽的絲明來說，簡直是無間地獄。她想去找樂璇，說要先離開會場，可是人潮湧根本就找不到，流行曲強勁的節拍敲打著絲明的腦袋，漸漸敲出了痛楚，還好就在那個時候，她看見站在會場裡呆立不動的我。

「如果你不習慣這種地方，就不要來嘛。」我牽著她的手說。

「我也不知道.....會那麼多人，那麼吵.....音樂又奇怪.....」

我揚了揚眼眉，雖然我也知道絲明像中世紀修道院裡的聖女（雖然已經不是處女了），既純真又遠離煙火。但這到底是缺點還是優點呢？說不定八卦館還真的比較適合她。

絲明沒發現我正在量度她的人生，逕自拿起一把曲奇餅，放在嘴裡，咄卡咄卡的嚼起來，塗了腮紅的兩頰可愛地聳動，吞嚥之後，又再拿起一把放在嘴裡，她發現了我視線，兩眼羞垂著說：「為、為什麼要看我.....吃東西.....」

其實這沒什麼原因，主要是因為我坐在妳對面——但作為一個有五位、不、已是六位女友的男人，我當然沒有這樣回答，便說：

「因為妳吃東西的樣子很可愛嘛。」

「不、不要看.....！」

絲明竟然捧著托盤九十度轉身，斜著身子，用身體遮掩自己進食的樣子及動作。

我只覺得莫名奇妙，便站起來去窺看，絲明正在嘶咬著麵包，咀嚼不停，像那是山珍海錯。絲明發現我狂追不捨，便又再轉了180度，將身體轉到另一邊去，繼續跟過去，她卻急得一頓腳，差點就打翻托盤上的曲奇餅，又是那副急得快哭出來的聲音：

「別、看我、吃東西！不準、不準看呀！」

我雖然難以理解，但也不忍心再戲弄絲明，便只好揮手退到一邊說：「好好好，妳慢慢吃，不要噏到.....」

我退開後，絲明維持側坐的姿態，我只看見她的雙手摸向托盤又抬起，曲奇餅與麵包被咬碎的聲音不絕於耳。我注視著看著絲明的背影，又看了看毫無動靜的手機，伶馨的殘影還是揮之不散。

沒多久，絲明便把食物都吃個清光，將托盤放在木桌上。剛才我扶著頭痛難當的絲明來到二樓，問她要不要喝什麼，她說也要食物，我便回舞會隨便拿了一大堆，原本還拿擔心太多，她竟然都吃完了。

我再次坐在她面前，她還是低著頭不敢看我，我看她嘴角有曲奇餅屑，便用指尖沾去，絲明的臉頰像剛剝殼的水煮雞蛋，瀰漫著柔軟的溫熱。

「我.....我肚子很容易就會餓，所以、要吃很多.....小果你不要看.....」

「呃.....哈。」

人類的表情非常微妙豐富，這個時候我想的表情應該是「真有趣呀 + 哦，是這樣呢 + 這種事情有什麼好害羞？ + 是嗎、是這樣嗎？ + 真看不出來呀 + 所以胸部就發育那麼好嗎？ + 那到底要吃多少？」的組合——但到底是什麼樣的表情，請讀者自行想象。

我試圖回想絲明以前吃飯的情景，絲明跟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是否真的吃得比較多？因為她一直太安靜了？存在感太低了嗎？還是她刻意躲開我們而默默進食？

我握起絲明的雙手，只是相對無言。一樓的搖滾樂曲聲響愈來愈重了，這樣絲明可不能回到舞會裡，可是我跟絲明之間又沒有太多話題，她是別人如果不跟她說話，她就絕對不會開口的類型，雖然她的確秀色可餐，看多久也不會膩。

「你、你也別.....這、這樣.....一直看著我.....」絲明被我看得羞紅滿臉地說。

絲明太過可愛的憨態令再次輕吻著她，我問道：「頭還痛嗎？」

絲明輕聲說：「還有一點.....那、可、可能.....昨天晚上，也也、也睡得不好。」

藝莉的小房間對絲明而是陌生的床鋪，而且還要七個人擠在一起，我倒是能夠理解。

「真的辛苦了妳啦，」我握起絲明的雙手說「這次是靠妳，我們才可以一下子反敗為勝，明明妳真的很厲害。」

絲明被我稱讚著，臉色愈見紅豔：「我、我.....能、能幫到、大、大家就好了.....小、小果你、你也辛苦了.....」

我試著回想整場持續兩天的對決，如果不是靠絲明奇計及精準計算，我們早就是鹿儀的手下敗將。我認真地說：

「對啦，那我給明明一點獎勵吧。明明想要什麼？有什麼想吃的嗎，我來請客吧，什麼也可以。」

「哎.....」絲明驚訝地看著我，貌似從來沒有想過這類問題。

「明明你從Maple Speed開始就幫了我們很多，也幫我們在各方面抵擋著伶馨，這一次甚至反勝了鹿儀。妳想要什麼獎勵——這麼說，妳現在最想要什麼，妳來說說看。」

絲明握住我的手的指頭蠕動著，看來正在仔細思考，她想著想著便低下頭，臉頰的紅暈卻愈來愈濃。我正奇怪她在想什麼，她卻說了：

「接吻.....」

即使是身在安靜的二樓裡，即使是近在絲明面前，這次我真聽不見，我靠前去：

「妳說什麼，我真的聽不到？」

「接、接.....接吻.....」絲明的聲音變得比綿花還要輕。

我剎地一呆，再三確認自己沒有聽錯。我問：

「這、這、明明的意思，妳想跟我接吻作為獎勵.....？」

絲明塗了釉色的指甲揉著我的手心，緊張得做錯事要找借口的小孩。

「我、我.....我因為、因為、頭痛.....是因為緊張、不安、煩燥、失眠導致頭腦血壓的失調所致、只要找方法使血壓回復正常.....就可以，就可以舒緩，接、接吻很、很舒服.....那所以.....」

「呃.....哈哈哈哈哈。」

我先是恍然大悟，然後才笑了。原來是這樣，原來她想說的，是剛才我強吻她的那一回事。是嗎，原來接吻有這個作用嗎？為什麼最近女生對人類生理結構好像很了解？

「是真的啦！不、不要笑啦！」絲明滿臉通紅，大力鎚打我的手心。

「我不是在取笑，也不是不相信。真的。」我說道「那、那.....明明、妳確定，不用吃大餐？不用吃火鍋？不用要其他的？」

絲明羞紅不退，卻只是微微點頭：「我、我想要什麼.....小果、你、你都會.....認真做，對吧？那.....我、我反而.....不特別想、想要什麼？我.....本來就、就什麼都沒有.....我只想、只想跟小果你.....一起、這樣子一起、啜.....h、嗯啜.....h」

我便傾前身子親吻絲明的嘴唇，她的嘴裡有紅茶的幽香、奶油曲奇的濃郁、麵包酵母的清甜。我仔細品嚐著絲明小小的舌尖，像一片永遠吃不完的軟糖。

我放開口，欣賞羞赧得格外美豔的絲明，由於我短短一個晚上便發射了三次，已經是一個年輕男性該滿足的限度，我對絲明那犯規的肉體並沒有特別渴求，只是想單純地享受接吻那青澀的快慰。

「衣、衣服的鈕扣、在.....在前面.....裙子是相連的、脫了上身、就.....就也會掉下去.....」

但當我聽見絲明咬著嘴唇的解說，如果我不做點什麼，她又會否以為我在戲弄她呢？

貳柒 | Χριστός | 嘉彌托斯 η

當一件事情重覆太多次，你對那件事的想象力會變得愈來愈遲鈍。

如何保持對某件事貫徹始終，那是一種磨練，也是一種學問。對運動如是、女朋友如是、寫長篇小說如是、做愛也如是。

「唔.....呼.....唔嗯.....唔、啜.....」

相比樂璇或是森琪，絲明帶著更確實的體重，她拼起雙腿，側坐在我的大腿上，跟我努力舌吻。我抱著她，撫摸著她的身體，流過手心的，是像融化了的宮廷長裙，跟充滿彈性的女性曲線。

我稍為歇息，挽起絲明的髮絲：「明明喜歡接吻嗎？」

絲明微微一笑，並沒有回答我的提問，只是像撒嬌的女兒，用臉龐拭擦我的腮邊，舐刷著我的左頰，她抱得異常地緊，我差點就從椅子上掉下去，好像我是這個紛囂的世界裡，唯一的避風港。她將小嘴唇投進我的唇裡，繼續跟我相吻。

「呼.....唔.....啜、嗯.....呼.....唔嗯~」

我拉開絲明深綠色的蝴蝶領巾，抹開她上半身的衣服，深藍色的胸罩裡，是令人窒息的巨乳，我埋頭深息著絲明清麗的體香，夾開她玉背上的胸罩扣，解放了一對龐然大物。

「會冷嗎？」我雙手繞著乳肉打轉。

絲明還是沒有回答，只是帶著微笑搖頭。

低頭輕咬著淡紅色的乳首，絲明一聲嬌呼，抓緊我的後腦，卻無形把我壓向她胸脯，我一手掙弄柔軟的尖端，刮著乳頭上的凹洞，嘴裡的小肉蕾充血勃起，我忘形地吮吻著乳暈上的皺紋，隨著喘息而鼓起的見似，似要掙破我的手心。

「丫不、不要.....嗯.....好癢.....啊丫.....」

我教絲明張開雙腿，跨坐在我的身上。我翻起絲明臃腫的長裙，拉開她的繡花內褲，也許是我的心理作用，總覺得陰阜比平常更濕潤，我探索著裙裡愛液的泉源，用掌心前後愛撫，沒幾下手掌便滿是絲明的分泌物。

「法國人、法國人、發明宮廷服.....哎丫——據說宮廷服是為了避免貴族之間的通姦、所以.....嗯呀.....所以才、啊.....」

我知道喜愛閱讀的絲明知識淵博，我只好說：「那我們現在不是反駁了這個說法了嗎？」絲明扶著我的肩膀，雙腿撐在木版地上，我指頭不斷翻弄她的性器，淫呻不停的她雙腿微顫，吞吞吐吐地說：「法國大革命前後.....呼啊.....唔嗯.....很多貴族.....啊、也很放盪.....啊哈.....」

這是「絲明百科」嗎？我不忍心折磨她太久，抽出都是亮晶晶粘液的指尖，她的體溫壓在我的褲頭上，令我再次帶著酸痛勃起了。絲明「啊」了一聲，在我耳邊說：「小果.....你的那裡.....碰到我

了啦.....」

我卷下絲明的內褲，哄著她說：「這次明明做主動好嗎？」

絲明看著我，眼裡既彷徨又緊張：「那個.....到底要怎麼做.....」

「先幫老公脫掉褲子.....對，然後是內褲，不用怕，雞雞不會咬人——啊，還打我，然後用手套弄，對，明明的小手好舒服.....」

絲明生澀地按照我的指示，令我再次赤裸下身，握住我的小翔柔柔套弄。我並不是想刻意調校絲明，只是我有點疲憊，正常位（森琪）+ 正常位 / 背後位（樂璇）+ 口侍奉 / 背後位（藝莉）的三連戰，令我懶得思考體位，我抓著絲明雙臀，抬高她的下半身。

「然後，是這樣嗎.....？」絲明握緊我挺直的下身，誠惶誠恐地問。

「嗯.....很好，然後呢，等明明覺得硬度夠了，就把小穴穴套上去。」

絲明粉臉紅得彷彿酣醉，咬了咬嘴唇說：「可是.....那.....什麼時候才覺得夠硬.....」

「當然是明明想要的硬度呀，沒關係的，這不需要害羞.....」

絲明聽見我的安慰，卻還是狀甚苦惱的低著頭，只是用手不住捋弄我的肉莖，直到我差不多都按捺不住，我的龜頭終於感受到溫暖可人的陰戶，一腔淫肉彷彿從天而降。

「唔——好熱.....啊.....嗯.....呀丫」

絲明的下身一點一點地吞沒了我的下身，緊繃的肉壁令我堅挺抖擻，本來麻木了的龜頭被花心覆蓋，重新喚醒快感。女上男下就是有這種好處，每一次都可以插到最深。我抹著絲明額上一點點斗大的汗珠說：

「不用急，慢慢抬起屁股，再壓下來，明明哪裡覺得舒服，就動哪裡吧。」

絲明遲疑抬起腰間，引動私處摩擦我的肉莖，復又沉下，每當我的頂端頂向深處，她會咬緊牙關呻吟，我扶好她的腰間，令她在刺激的生理快感之間，逐漸掌握了腰身的力道。絲明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可是.....啊哈.....你的.....丫——都亂動、呀啊、唉啊——」

「因為明明太棒了呀，不管咪咪也好、屁股也好，小穴也好.....」

我握住一對搖晃不定的豐乳，球狀的軟脂在我的手心裡游動，我配合著絲明的動作，緊握十指，嘗試加大揉玩的力道，像果乾似的乳頭抵弄著我的手心，我抵抗不住強烈的性奮，用虎口擠弄乳尖，含在嘴裡。

「丫——！小果、不、不要咬.....會沒力.....呀啊——丫不要看——啊~」

我翻開起礙事的長裙，看見陰毛下的一雙桃唇，像嘴巴似的套弄下身，淫水沾滿了紅腫的莖身，

我稍為一碰蹺起的陰核，絲明尖叫一聲便全身抖軟，緊抱著我，呼散著熱氣的身體似乎都要蒸發了。我理著她稍為散亂的髮絲說：「小穴是不是太舒服了？」

絲明被我插得充實的花心不住攣動，發出似乎是無意義的答應：「嗯……嗯、唔……」

「要不要換個姿勢？」

「沒關係……嗯……啊——哎丫、啊啊——唔呼……」

絲明再次抬動纖腰，看來已經習慣了抽插的她，腰間開始像深海無脊生物般優雅擺弄，緊窄的小穴愈見敏感，被陽物頂弄得淫水瀝瀝，我的龜頭開始酸軟發麻，腦袋也開始昏眩起來。我在椅子上穩住姿勢，抬頭跟她雙唇交纏。

「唔嗯——那裡……啜、唔呃……那裡好脹……丫、丫啊」

絲明雙臂緊箍著我，雙眼惶忪，嘴裡浪叫不停，我知道此刻只要專注享受美妙的性愛，我把玩著沉甸甸的下乳，勃動的陽物快感暴昇，準備噴發——但藝莉生氣的臉卻在我腦裡一閃而過，絲明的長裙應該更易沾污吧，我說：

「明明要去了嗎？妳會弄髒我射在外面就好了——唔……」

沒想到，絲明搶吻著我，像剛在才禮堂裡的我們，只是角色互換了。在絲明翻騰的舌頭上，在她泛濫的小穴裡，我感受到的是倔強。我們兩額相印，絲明嬌弱地說：

「我想……呃啊、跟平常一樣、就好、啊……一起……咿呀——」

我心裡昇起了無限的感激與疼愛，我捏緊絲明的美臀，逼使她壓著腰身，肉壁縮得更緊，抽搦的肉穴反客為主，令挺硬的莖前猛撞她的花蕊，澎湃的快感折磨著我腫痛的陽物。我故意問道：

「平常是怎樣？」

「丫、小果——射、射進來、哎呀……射進來！唔、唔、唔……」

我在椅上盡力提起下盤，挺出爆發邊緣的陽具，無法控制的射精感湧到馬眼。我抓緊盪漾不停的F-CUP巨乳，輕擰著她的乳尖，雙腿一震，精液穿過火灼似的馬眼，射進絲明的小肉穴裡，絲明喉間一動，潮水也奔流猛洩。

「呀——小果——丫、丫、丫啊啊啊啊！！！」

絲明銷魂地嬌呼，蓋過了舞會的音樂，她攬抱著我，跨下與我緊緊相合，直到我倆都洩盡能洩的體液。高潮散去，聖人模式的我感受著下半身的疲軟，我撫著她額旁說：

「頭還會痛嗎？」

絲明上肩上的汗濕散開了絨毛似的光，她依戀地倚在我的臉旁，回答著：

「不會痛了……」

Ω

也許是我的錯覺，我總覺得做愛過後的絲明，沒了平常的陰冷，連膚色都變紅潤了。

「怎、怎麼了嗎.....」

搖滾樂結束了，舞會步入尾聲，台上的樂隊開始演奏歡樂的聖誕爵士樂曲。我們便從二樓回到舞會裡。

我打量著絲明說：「我好像在書上讀到過，性愛會激發女人的什麼激素，令女人變得更漂亮膚皮更好、更有女人味，看著就覺得這是真的.....」

「才、才沒有這種.....東西.....」絲明羞道。

「不然看小璇吧，小璇跟我一起之後，不是愈來愈性感了嗎？」我隨口胡謔著。

——應該是愈來愈變態才對。

沒想到，絲明卻像信以為真，雙眼恍惚閃動，像回想著樂璇的轉變。對了，她們應該狂歡夠了吧，該是時候去找她們了，我牽起絲明的手，她畏縮地抓緊我手臂，我們步入人群，舞會的人數似乎沒有顯著減少，也看不到哪裡有體育部的成員，

「小果，那邊.....」

突然，絲明拉了拉我的衣袖，我說：

「找到了嗎？」

「不是，是她.....」

我稍一回頭，便看見在人群裡，站著一個穿著黑色連身長裙禮服的女生。

她拿著玻璃杯，定睛看著我跟絲明，對我們點頭示意。

我細心一想，作為女生來說，她平常的衣著都很樸實，甚至沒有她姐姐那麼色彩豐富。站在一堆女生當中，她絕對不會是很顯眼的那一位。

可是，此刻亭亭玉立的她，卻像定義了何謂舞會。

端雅、沉靜、美麗。

「我們還是去打個招呼吧。」我對絲明說。

我便挽著絲明的腰間，步向森瑤。

貳柒 | Χριστός | 嘉彌托斯 θ

也許以往是森琪總在身邊，所以每次看見森瑤，對話都總帶幾份焦燥感。

現在當我逐步靠近森瑤，看她修身的簡潔黑色連身長裙，深紅色的鑲花長跟鞋，臨時燙卷了垂放在肩上的長曲髮，酷似森琪的雙眼，簡潔不失尊貴的淡妝。我卻開始思考，森瑤，妳到底是誰？

我當然知道她是森琪的妹妹，說不定是我未來的小姨子。但就像森琪常說自己不是個稱職的姐姐，比森琪更成熟更理性的森瑤，或許也可說是不稱職的妹妹。

森瑤就像森琪在這世界裡的安全網，總想辦法阻止森琪觸犯太多的事故。

「太美了，真的。妳剛才說要回去換衣服，但我真的想不到，會是這樣.....」

「就不要奉承我了，」森瑤瞄了一眼絲明「你身邊美女都多成這樣，什麼類型都有，給姐夫你稱讚我會折福的。」

旁人聽起來這句話可能有點尖酸強硬，但就我的經驗來說，這是森瑤的「禮貌」。

我說：「如果妳要找琪琪的話，我也不知道她在哪裡呢，或許我試一下打電話.....」

「不，我不是來找我姐的。」森瑤微笑說「我只是來陪溜冰隊慶功，我的隊友也玩得很開心呀。」

「是哦，這一次真非常感謝妳.....對了，我現在要叫妳主席了吧？」

我們勝出了，那固然就是體育部會正式成立，而森瑤將會擔任體育部的第一任主席。

「這個嘛，」森瑤拉了拉肩上的頭髮「想來我也是半推半就的，唉，我不如就還是辭職吧，主席還是給你們做好了。」

「不不不不，」我連忙說「千萬別這樣，我們可以徵得了之前聯署的同意推舉妳出來的，這來換來換去難免有點欺詐，而且.....瑤瑤妳非常厲害呀，這一次大家也絕對佩服於妳的表現，我們由妳來帶領絕對是好事。」

森瑤揚了揚眼眉，對我一口氣的讚揚顯得不置可否：「啊，算了，那就去吧，反正，我也答應要隊友們，要帶她們參加花式溜冰世青賽，她們才讓我擔任隊長的，這也不能回頭了。好吧。」

森瑤像自言自語地說著，我才恍然大悟。

那一天在溜冰場裡，森琪公然對森瑤歇斯底里的喝罵，確實也許能在打動到森瑤，但她也不可能無端就當上隊長。

「妳一定可以奪冠吧，主席。」

「哼，我可沒有你們那麼熱血奔放，我可不會把話說死。」

森瑤說著。那滾圓的雙眼、漆黑的瞳孔、無比堅定的語氣，我心頭一動——

每當她的姐姐用幾乎同樣的眼光望向我，卻都是因為害怕、因為無助，想我陪著她，哄她睡覺，抹走她的眼淚，或是給予她性慾上的安慰。

她們果然是兩姊妹，無可否認的血緣關係。森琪那遲疑到最後卻總能把守的堅毅，森瑤那嘴硬心軟卻始終會一往無前的勇毅。

「我姐她變了。」森瑤意味深長地說。

「是嗎……」我笑說「如果琪琪能聽見當面這樣說，她一定很高興。」

「不，我不是指變好。而是變得更衝動了。」

「呃，可是她至少令妳……」

「包括在睡著的妹妹旁邊做愛，還一直叫床，原來我姐也能發出那麼女人的聲音。」

我耳根一紅，果然我沒有看錯，森瑤果然被吵醒了。

「不……那不是衝動……」

就好像正在觀看電影突然中斷了，我跟森琪都望看絲明。

等一下，這叫什麼？我剎那忘記了那個名詞，就是有兩個或以上的人在對話，但一直不在、或從來不會說話的第三者突然說話，那好像有個名堂。

對了，插嘴。

絲明竟然會插嘴，那簡直就是樂璇會安靜。

「那不是衝動……是勇敢。」

絲明抓緊我的手臂，眼神確實到就像把話刻進森瑤的耳裡。

我與森瑤都不禁互相看了一眼，又再望向努力組織著詞句的絲明。

「琪琪，她……她很勇敢，妳被鹿儀困住……她一直問我，要去……要去救妳、妳、妳在哪裡……那是勇敢，不是衝動……！」

雖然還是斷斷續續帶點顫抖的聲線，但我聽得出無法以字詞表達的激動。

原來絲明所指的不是我跟森琪親熱，而是校園內戰時的事情。

森瑤避開絲明的視線，呷了一口飲料，我不知道那是真正的被駁倒了，還是出於禮貌不過份爭辯。森瑤窺視著我的表情，我也苦思著該說什麼來打破沉默。

還好這時候她撲過來了，總是最勇敢的那個人。

「瑤瑤！！抓到你了，快陪我一走玩呀！嘩哈哈哈哈哈！」

「那個，樂璇同學，請、請不要——」

樂璇從後抱著森瑤，雙頰緋紅，醉意醺醺，應該是喝了不少香檳。

森瑤比她高了幾公分，掂起腳想把她掙脫。

「老公，明明！你們別站著看呀，快來幫忙抓住野生的瑤瑤呀！」

「什、什麼，野、野生？」

森瑤似乎沒聽過這種表達方式，樂璇依然像長臂猿般死纏不放。

我喜聞樂見地看著眼前滑稽的畫面，說道：「主席，妳就陪我們體育部的隊長們玩玩嘛。」

森瑤手足無措地應付著樂璇的死纏爛打：「什、什麼啦！怎麼連姐夫，你都這、樂璇同學、妳要——」

樂璇像綁架般雙手環抱森瑤的腰，硬生就要將她拖走：「來呀來呀，我們體育部的主席，來玩吧來玩吧，阿主席啊，呢首歌唔易唱架喎！哈哈，對呀我們來唱歌吧！」

我與絲明站在原定，見證著森瑤心不甘情不願被樂璇拖行到人群之中。

如果說絲明是鹿儀的天敵，那麼森瑤的天敵，會否就是樂璇呢？

Ω

「乾！乾！乾！乾！乾！乾！乾！」

禮堂中央，我被逼站在百多人的面前，將瓶中的劣質紅酒灌進我的胃裡，看著對面陣營的雨薇，早就把整瓶紅酒喝得一滴不漏。

「薇薇姐！薇薇姐！薇薇姐！薇薇姐！薇薇姐！薇薇姐！」

不知何故，雨薇似乎認識了不少本地人，在啦啦隊中人氣也不低。

紅光煥發的雨薇翻倒了杯子，做出手槍的手勢，吻向雙指，瞄準我的眉心射了一槍。

「真是的！你可以帥一點嗎！？氣勢都輸了呀！」樂璇捏著我的腰間說。

紅酒的酒精雖然不至於讓我醉倒，但瞬時之間也夠我頭暈目眩，我抓住樂璇的肩頭想要反駁，卻大大的打了個酒嗝。

「小果？」

訖澄扶住腳步一滑，幾乎跌倒的我，她摸了我的額頭說：「你還好嗎？」

所有的物件散發著蒼白的光，連訖澄的臉也不例外，我輕撫著訖澄格外迷人的臉。樂璇卻拉開了訖澄說：

「澄澄，輪到你了！哼！我們可是不會輸的！」

「那我們派出森瑤！」雨薇拉著身邊森瑤說「討伐她們吧！瑤瑤！」

工作人員都已經準備收拾了，舞台上也早已沒有樂手。場內只有大學生，自行買了一堆紅酒，在聖誕舞會上公然拼酒，這會否成明天報紙的頭條？

「小果？小果？你還好嗎？」這次扶好了我的是森琪。

森琪用絨毛闊袖抹著我臉上的汗水，擔憂地看著我，真是的，粉紅色的娃娃裝，怎麼連森琪總是那麼可愛，太可愛了。

「唔——！？不要.....呀，這不是房間裡啦.....小果！？」

我抱著森琪又吻又摸，好柔軟好可愛呀，真的太可愛了，可惜我都硬不起來了，不然我不只要把你拐到日本去，還要把你拐到二樓後台去——

「小果我扶你去廁所好嗎，嗯.....？」森琪緊張地說

我用力搖了搖頭，呼著酒氣，對森琪說：「留在這裡，看好小璇不要讓她亂來，我們不知道澄澄的酒量，所以.....你留在這裡，我去個廁所就回來。」

森琪嗯嗯點頭。我穩住腳步，酒精的酸性開始融入我的血液裡，產生強烈的酸痛感。我帶著沉重的身軀，離開用盡最後一份力氣狂歡的人群。我離開禮堂，走向廁所，呼，我推一樓廁所的大門，隨便選了一個廁所，充滿酒精甜味的尿液，嗯.....怎麼有種很陌生的感覺.....

對了，原來我的性器官除了射精之外，還會尿尿，我怎麼好像忘記了呢。

作為一個男人，能於某時段內在女性體內射精的次數比小便多，應該也算是某種成就。

小便過後，我用大把冷水拍打臉部，這使我瞬間清醒不少。

「呼.....」

我吁了口氣。看著鏡子那彷彿變得陌生的臉孔。

衝動嗎？勇氣嗎？

其實鏡子裡的這個人，從來沒有思考過這一切，相比之下，他抱持最大的想法，是擔心。

他擔心的小璇太亂來；擔心藝莉醬會吃醋、要面對家庭；擔心琪琪會害怕；擔心澄澄會仍然會難過；擔心明明太孤獨；擔心伶馨的身體；擔心鹿儀的執著；擔心瑤瑤與琪琪的關係；即使獨步天下的雨薇，他會擔心她會有危險.....

這是他留在她們身邊的原因。他沒把她們看起炮友，而深愛她們的原因。

我用馬龍白蘭度的姿態，指向鏡中的他。

孩子，你做得還算不錯，Just keep fucking.....Non、keep going。

我離開廁所，雖然我還不至於醉倒，但酒精已經讓我暴露了所有的弱點，過度瀕繁的性事，校園戰爭的疲累。現在回去的話，一定會被抓著拼酒，我擦了擦眼角的水滴，步向二樓的後台，非常熟悉的階梯，以及皮鞋跟木版地的腳步聲。只是這一次，我是一個人過去。

我推開門，十分熟悉的味道，但不是女性體液的味道，而是——

煙味。

她靠在木桌上，看著滿身酒氣的我，不覺說了：「你怎麼會來這裡.....」

可是她眼皮一動，就好像了然於心：「是那一位呢？樂璇嗎？藝莉？我真的想知道妳最喜歡的那一個？正常位嗎？不過我看這桌子似乎有脆弱，背後位應該是最好的吧，你喜歡背後位嗎？」

她左手夾著煙，用右手敲了敲木桌。

鹿儀換去了表演的那套短裙舞衣，而是換上了應節的聖誕女郎裝，黑色的長皮靴，白綿花的襯邊，低胸V領令雙峰十分誘人。

「怎麼樣？不稱讚我漂亮嗎？我的乳溝不性感嗎？你如此多的女友，我以為你嘴巴一定很甜。」

我順手關上了門，靠在門上讓我的腦袋冷靜下來。

這不是鹿儀。

我的意思，她不是她，是另一個她。不——我喝太多了。總之，這又是那平常的鹿儀，而不是就在一天前，在森林抱著我痛哭的鹿儀。

「小鹿儀，妳還好嗎？」

鹿儀吸了一口煙，煙端的火屑像發光的飛蟲，一團白霧從鹿儀的鼻裡呼出，像鬼魅似的霧，我從沒看過那麼漂亮的煙，籠罩著那麼漂亮的臉。

「你這是什麼意思？」鹿儀冷冷地問。

「呼，妳知道是什麼意思的，」我把頭靠在木門上，放鬆著太多酒精的腦袋：「我親愛的小鹿儀，妳到頭來還要不願意接受我關心妳呢？」

她舉步向我走來，濃重的煙味非常刺鼻。

鹿儀將手伸進我的西裝裡，撫摸著我的胸膛，嘴唇靠上來吻著我，可是不再粗暴，而是非常親切，灌注著感情的吻。她的嘴唇塗滿了赤紅色的唇膏，散發著化學品與香煙的焦油味，像某種濃烈的血液。

貳柒 | Χριστός | 嘉彌托斯 |

「鹿、鹿儀.....妳.....」

我趁著嘴唇轉換方向，便推開鹿儀，可是她卻按著我的胸口，讓我動彈不得。

「來呀，快來關心我呀。」

鹿儀精準使用著她的嘴唇，每一下都令我感到她的柔軟，渴求，舌尖的靈活，豐富的經驗，她引領著我的手撫向她的胸部，那麼美好的形狀與手感。

鹿儀純熟解開我的皮帶，拉下我西裝褲的內褲，就像已經做過一千次的動作。

「等等，鹿儀，妳別這樣.....」

鹿儀的下巴跟我相碰，她微微抬起的雙眼就像黑夜海上裡的燈塔。她握住我垂軟的下身，用虎口前後套弄，嘴角揚起微笑，像水果糖般的甜美。

「來吧，我來讓你跟我做愛，我來讓你關心我，我是你的小鹿儀了。來吧，來上我吧。」

「不，鹿儀，這樣不對，這不行的.....」

鹿儀的手心非常舒服，手法當然也無懈可擊，但我今天晚上已做了四次愛，非常激烈的性愛，加上我喝了不只一瓶的紅酒。

「沒關係，就算跟我上床，也不需要罪惡感，真的，不需要覺得對不起女友們.....」

鹿儀吻著我臉旁，右手繼續套動，左手夾著香煙，在我倆之間升起了裊裊的白霧，然後，在我倆因為濕吻而喘急的呼吸之間，她終於發現了異樣。

我的陰莖仍然垂軟。

鹿儀驚訝地微張著嘴，用即使在我們對抗的時候，即使每一次她落敗的時候，也沒有如此的震驚。

「你、你難道.....」

「我就說了嘛，這樣不對。」

「原來你是.....性無能？」

因為鹿儀的這句話，加上她發自內心的表情，讓我醉意全消。

「怎麼可能，別胡鬧了。」

我像平時教訓樂璇的樣子，用指節敲起鹿儀的頭。

「可是……」鹿儀無辜又無解地看著我下身。

我拿開鹿儀的手，穿回西裝褲與內褲：「小鹿儀，妳知道嗎——」

鹿儀後退一步，抹了抹臉上糊開了的唇膏，難過地看著我，不住搖頭，像是徹底被擊倒了，眼淚從她的眼角滾滾而下，燒盡了的煙灰太重了，跟淚水同時墜落地上：「不！我不知道！」

我走上前靠近不住啜泣的她，我想至少能做點什麼，但鹿儀卻背向我，哭叫說：

「別過來！」

「我叫你不要過來！你給我滾！！」

「鹿儀……」

「你、你給我滾呀！！我叫你快滾呀！！！」

我站在她身後，聽著她哽咽的啜泣，醉意隨著她的眼淚而蒸發。我對她那抖擻的背影說：

「我敢說，沒有男人不想跟你做愛，但也沒有男人，會想跟自我厭惡的女生做愛……我也是，就算他也是。」

Ω

我坐在宿舍的床上，抱著樂璇失去了意識身軀，褪下她的黑色大衣。

還好她們事先準備了每人一件的風衣，沒有這件風衣遮掩她的屁股跟大腿，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把她背回來。

我接過森瑤手中的熱毛巾，廁所內再次傳出森琪淒厲的嘔吐聲。我對森瑤說：

「小璇跟薇薇我來照顧就好了，你去幫澄澄照顧琪琪吧。」

森瑤嘆了口氣步向廁所，我將熱毛巾捂到樂璇的臉上。

如果計算酒量的公式是：「喝酒的數量 / 嘔吐的次數」，那麼這次聖誕拼酒大會的名次如下：雨薇 > 樂璇 > > > > > > > 泚澄 > > > > 藝莉 > 絲明 = 森琪。

聽說，絲明與森琪都只是喝了兩杯廉價伏特加就吐了。

因為藝莉的公寓在校外，我的宿舍還比較近，還算能保持清醒的我、泚澄、森瑤便拜托拳擊隊與溜冰隊幫忙，千辛萬苦把五個女生都搬回我的宿舍裡。

我抹著樂璇嘴角的唾液與髒物，燙熱的水氣似乎讓她清醒了點，她微張茫然的眼神說：「老公...好熱呀.....」

「當然呀，這是熱毛巾。」

「我說小穴.....小穴熱熱的.....唔~老公.....」

「別吻我，臭死了。」

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女人醉成這個樣子，還能想到這些事情，我不管她的胡言亂語，抹乾淨了她的臉，便拉好枕頭，墊好她那顆淫穢的腦袋。樂璇嗯唔一聲，轉而抱向旁邊昏睡了的雨薇。

「老公.....射進來啦.....」

「慫慫啦.....嘍咯×ㄊ.....」（安靜啦.....別碰我.....）

雨薇說著夢話，轉過身子背對樂璇，然後樂璇便抱著雨薇打起呼來。

確定兩人都睡去以後，我替二人蓋好被子。然後望向攤在她上的絲明與藝莉，兩人之間雖然沒醉得樂璇與雨薇那麼誇張，但一樣沉沉睡去，我替兩人解開腳上的高跟鞋。然後走向廁所。胃酸的臭氣撲鼻而至，森琪吐完了，藉地而坐，合上雙眼背靠在瓷磚牆上，像乾電池用盡的玩具娃娃。

「怎麼不把她把抱出去？」我失笑說。

「她看見是我，就一直掙扎.....」森瑤淡然說。

真是的，我該說什麼呢？

我在瓷磚地上蹲下來，用毛巾抹了抹森琪的臉，輕而易舉把她公主抱起，她看著是我，便居然哭了。

「嗚~~~~~小果，瑤瑤，瑤瑤她欺負我啊，瑤瑤好壞，說我喝醉，我才沒有醉啦！我一點都麻煩啦！小果，嗚.....」

「是是是知道了。」我抱著亂動不停的森琪步出廁所。

我望向森瑤，森瑤卻沒有任何表情，似乎森琪的口中「瑤瑤」，並不是她本人。

我把森琪放在藝莉身邊，抹去她哭過不停的淚水，隨便說了些話，哄著她兩句，她也閉眼睡去了。

我回頭對森瑤與泚澄說：「麻煩妳們了，如果妳們累了也可以留下來，我房間倒是還有位置。」

森瑤冷笑一聲說：「我不想再欺負我姐了。」

泚澄也說：「什麼位置啦，不是只有地版嗎？那我回自己宿舍就好了，反正我還能走。」

「那我送妳們回去。」我說著拿起外套。

我陪森瑤與泚澄離開了房間，離開了男生宿舍。走到外面，狂歡過後的校園安靜冰冷得不像真實。我兩位女生說：

「妳們還好嗎？有玩得嗎開心嗎？」

「還不錯啦。」泚澄抱了抱臉旁說「不過也好久沒喝那麼多了，還好沒有要喝到吐。」

「哎。」森瑤沉聲說「別老是要我唱歌就好。」

「妳還真的唱了呀！？主席。」

我們三人簡單的聊了兩句，只是大家也到底累了，便一路沒有再說話，只是走著。

「我的宿舍在這邊，姐夫你就陪泚澄同學回去吧。」

走到半途，森瑤停步，指向身後說。

「那麼，辛苦你了，主席，我們下一次再來.....合作。」我對森瑤說。

說話剛落，我本來以為森瑤又是一聲冷笑，或是反駁或是不顧而去，她卻只是淡然笑著：

「好。」

森瑤回答，帶著微笑轉身，離開了。

雖然還是沒有告別，沒有揮手，但她答應了，還有下一次。

目送森瑤遠去後，泚澄挽起我的手臂，在黑夜裡步向她的宿舍。

我們兩人享受著安靜的並肩，皮鞋與高跟鞋交錯的腳步，聽著倆成對的腳步聲，來到女生宿舍的門前。

泚澄背對著宿舍，我們執手相看。

「結果到今天。」泚澄說「送我回來的是你呀。」

「妳不是說。」我問「妳早就看了穿我那麼緊張妳是否入團，其實是一直喜歡著妳嗎？」

「唔.....」泚澄噘了噘嘴「有男人會不喜歡我嗎？」

「原來妳是這樣想的呀？原來妳才是玩弄男人的女巫呀。」

「主導權從來都在我手裡。」泚澄靠向我面前「也是我要求你成為我的男友的，以後你得聽我的，知道了嗎？」

「妳說什麼都好。」

泚澄的兩頰上的丹霞在夜色中美得動人。我輕輕吻向她，跟她溫柔地舌吻著，她的舌尖像帶著芭蕾舞的韻律。這雖然是我與泚澄的第一次舌吻，但我竟完全不覺得陌生或是意外，那好像是我們早就已經預示過的未來。

「我以為會更激烈點。」

我們的嘴唇分開後，泚澄故作失望地看著我。

「原諒我吧，今天我已經.....太激烈了。」

「後宮無雙的小果大人，終於要倒下了。」泚澄用指尖輕碰我的嘴唇說。

也許是酒精殘餘的作用，我突然有種奇怪的幻想，如果泚澄穿起旗袍，一定會天下無敵。

我攬向泚澄的腰間，說：「還是說，妳.....想要？」

泚澄微微一笑，沒有回答。我再一次吻向她，當然，這一次就如她所願了。

直到泚澄重重地回了口氣，平順呼吸。

她揚起手推開了我，站在我的前方笑說：

「你回去吧，我的五位好姊妹等你照顧呢。」

「所以我才叫妳留下來呢。」

「哼哼哼哼哼哼.....」

泚澄卻莫名笑了。像看穿什麼詭計的笑容，便轉身踱起步，頭也不回步向宿舍。

然後，泚澄卻又突然停步下來，雙眼怔怔地看著我。

「澄澄？」

泚澄眨了眨眼說：「對了，我還有一件事想求證。」

「是的.....？」

「那天，就是我們.....去預期比賽那天.....」

夜裡校園吹著晚風，吹散了泚澄的語句，我細步向前：「妳說什麼？」

泚澄見我靠近，卻又帶起來微笑，然後問道：

「對啦！我想問的是，你跟藝莉醬、小璇、薇薇她們，是否真的會多P？」

「呃.....」我倒是有不好意思地搔著臉「我們.....是會，但我都不是刻意要這樣做，得看她們的意

願。」

「原來如此～」訖澄滿意地點頭「那我得趕一下進度呀！晚安啦！」

訖澄以無法分辨是否認真的語氣說，還回頭拋了個微笑才離開。

我呆立當場，不覺發出一聲傻笑。

訖澄也醉了。對，雖然她說沒有，也看不出來，一定是她醉了。

我伸了個懶腰，鬆動酸麻的全身，獨自沿著原路走回宿舍。

結束了。真的結束了。

校園戰爭也好、體育部的分裂也好、晚會也好、體操隊的資金短缺、訖澄的感情問題——都結束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為日本京都的世青賽，甚至為樂璇或許會參與的奧運好好準備了。

就唯有鹿儀始終沒有止住淚水，剛才在禮堂二樓只是一直罵我。我無可奈何，也只好離開。

但都結束了，真的都結束了。

咦。不。

我一時忘了，還有一件事。

我拿出手機，一邊向前走，一邊撥打伶馨的電話——

仍舊是留言信箱，我再打了一次，仍然是留言信箱。

她.....

我的宿舍門前，站著一個女生。

她穿著黑色的女裝西服，頸上綁了暗紅色的領巾。

我不敢相信眼前的這一切——雖然這句話很老土，但我還是要說，真的，是她，就站在宿舍門前，然後向我走來，跟我相擁，跟我相吻，是她。

「伶馨.....」

她看著我驚訝的表情，笑說：「來跟你說聖誕快樂呀。」

「妳怎麼會在這裡？」我握住她的肩頭「妳不是還不能離開那麼無菌室。」

「沒事的，今天晚上是平安夜，就算世上沒有神，沒有聖靈，我們都能普天同慶，不是嗎？」

我凝視著伶馨那帶著期盼的雙眼，我握起她冰冷的雙手說：「妳的手術什麼時候要進行？」

「大後天。」伶馨回答說「大後天你就不要打給我了，那我可能真的聽不見。哈哈。」

「妳害怕嗎？」我問道。

「當然呀，我每一次進手術室，每一次被麻醉，每一次醒來聽著醫生跟我說結果，我都非常害怕。」

「我去醫院陪妳，好嗎？」

「不，不要，」伶馨搖頭「我不想讓你看見我手術完的樣子，滿身插著各種膠管，那很可怕的。沒有男人能喜歡這樣的女孩。」

「可是——」

「噓，要倒數了。」

她舉起食指，擋在我的嘴唇前方，然後數說著：

「三十、二十九、二十八……」

伶馨看著手錶諗道。到底什麼時候開始，連聖誕節都要倒數？

基督至大的愛，是帶著至大的悲憫，賜予人間可憐悽愴的救贖，值得我們歡慶嗎？

如此脆弱的生命，如此無助的命運。我們值得相愛嗎？

還是正如伶馨所說，即使如此，我們還能施予一點歡欣慈愛？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伶馨帶著沙啞的喉音，高叫起來。

「**MERRY CHRISTMAS!**」伶馨舉起雙手說。

「Merry Christmas……」

我哀憐地看著伶馨，伶馨摸了摸我的臉，笑說：「怎麼這種表情啦？」

「妳是偷走出來的嗎，再這樣妳到底——」

伶馨的用親吻阻止了我的發問，然後說：

「這一個章節已經夠長，是時候結束了。難得的平安夜，不要再問任何事情，就陪我好嗎？陪我在校園裡走走，陪我唱唱聖誕歌，哼一首小步舞曲，陪我翩翩起舞——」

伶馨舉起我的手，繞過的她頭頂，原地轉了一圈。

「好嗎？」

好吧。

貳捌 | Χριστός | 嘉彌托斯 完

貳捌 | λεος | 艾妮愛絲 α

貳捌 | λεος | 艾妮愛絲

熱氣蒸騰的浴室裡，我坐在雨薇背後，擠出茉莉花香的沐浴露，用海綿弄出泡沫，洗刷著雨薇的玉背。雨薇卻突然尖叫一聲：

「丫！輕點啦！你想揉破我的皮嗎！？」

「呀.....抱歉。」但我並不覺得自己太過用力。

「老公，幫我洗腳！」樂璇卻逕自把左腳墊到我的大腿上。

「你等一下.....」我隨手捉開了樂璇的腳。

「你別洗到一半呀，肥皂留在皮膚上太長時間會很傷到皮膚的。」雨薇抱怨說。

「老公，幫我洗腳！左右腳也要！」雙璇這一次右腳也墊到我的大腿上。

「我就說了一——」

「老公，你不沖水就我自己洗好了。」雨薇接著說。

「等——」

這時候有人敲著浴室的門，是藝莉的催促聲音：「老公你們好了嗎？明明說想要上廁所！」

「是尿尿就進來，她們沒關係的。」我回答說。

「.....」

可是藝莉並沒有回答，而門也沒有打開。

「藝莉醬的意思，是小絲明不是要小便。」雨薇靠後身子我在耳邊說。

我怎麼會忘了，靚女唔會○○定律——這個故事也不例外。

「老公，洗腳，洗腳！！！」

「老公，沖水～」

「老公，明明好像有點、嗯，痛苦.....」

一人多妻制？後宮？鴛鴦戲水？

啊？

Ω

「咳唔！今晚是聖誕節，所以我們再來慶祝吧！」

在我那狹小的房間裡梳洗過後，雖然已經是中午了，但我們還是出外去找我們的早餐。

在露天咖啡館裡，我享受著飽足麵大利麵後的休閒，但吃完了三文治的樂璇，卻站起來舉手大叫。

我沒有理會樂璇，望向木然看著桌上熱咖啡的森琪，摸了摸她的額頭。

「琪琪妳還好嗎？」

「不好。」森琪搖了搖頭「頭還是好暈……」

「哈哈哈哈哈琪琪妳也太弱了吧，明明她喝的跟你一樣就沒事呢。」

「樂璇大神……」我說「你忘記昨天晚上，我跟澄澄、瑤瑤是花了多大力氣，才把妳們搬回來嗎？」

「那我們今天晚上到藝莉醬的公寓去吧！」樂璇指向藝莉。

藝莉看我了一眼，喝著伯爵茶的她，似乎沒打算花氣力拒絕。

「看，澄澄來了！澄澄！今天晚上我們再來party吧！」

我望向穿著毛衣長裙，腳步依舊優雅的泚澄。她聽見樂璇的話也暗暗吃驚：

「昨天晚上不才剛……」

「昨天晚上是體育部！今天晚上是體操隊！小果，叫花姐，瑤瑤也一起來吧！」

森瑤什麼時候變成了體操隊的成員？我嘆了口氣。雨薇看見我的表情，便放下一直按過不停的手機，吃吃笑了起來。我說：

「你有人性嗎？雨薇小姐。」

雨薇卻沒有回答，拍了拍手掌，令所有人望向她。

「這樣好了，我們來交換禮物吧。你們有準備禮物嗎？」

交換禮物？我不明所以地看著雨薇。

而包括樂璇在內，所有人都搖了搖頭。

雨薇便說：「嗯哼～那今天下午我們就各自去買禮物，不用太貴的就可以了。如果丫琪累了也可以先去休息，晚上再來開派對，這樣好嗎？」

「Good Suggestion！不愧是我們體操隊的台灣分隊長！」樂璇豎起姆指說。

台灣分隊長.....？

「然後呢，」雨薇繼續說「這一次來國際生宿舍的平台吧，露天派對好嗎？也不用再打擾藝莉醬。」

「哈哈好好呀好呀！」樂璇興奮地說。

雨薇卻搭著我的肩頭：「不過呢，我這位好老公之前答應過我，待體育部的事情結束以後，就會帶我到城裡去享受聖誕節。所以，借我一個下午可以嗎？」

我疑惑地望向雨薇，但雨薇卻向我打了個眼色：跟我說的去做。

樂璇倒是不甚在意，她只是想一路Party hard吧。她高叫道：

「好呀好呀！～那我們先去買禮物吧！琪琪！來吧！不要發呆了啦！」

Ω

「到底為什麼.....？」

聖誕節假日，即使白天城裡也人滿為患。

「你答應過要陪我過聖誕的嘛。」雨薇牽著我的手，欣賞著各個櫥窗，心不在焉地說。

「我是答應過，可是.....」

只是妳每一次要我單獨陪妳，都是為有各種詭計，不是去跟縱鹿儀，就是去色誘男經理人.....

雨薇注視著高級的時裝，看夠了，便背靠在玻璃上，觀察著我的表情，然後搭著我的肩膀，昂首用勾魂的眼神說：

「怎麼樣，人家可是你的小三，沒有男人能夠抗拒小三的召喚呀。」

我懷抱身穿深紅格紋風衣的雨薇，的確，如果她願意話，這個世上每一段婚姻也會面臨危機。

「老公，告訴我，昨天晚上你做了幾次？」

「你猜猜看.....？」

「自從我把藝莉醬留給你以後，你就不見啦，可是後來藝莉醬有回來，你就還是人間蒸發，說嘛

· 人家想知道咧.....」

「四次，不過只有三次在禮堂裡。」

「四次?!」雨薇失笑掩起了嘴。

「你有發現嗎?小璇連內褲都沒穿。」

「原來如此，難怪~」雨薇抬起眼點頭說。

「什麼.....?」

雨薇用膝蓋撫擦我的大腿內側，笑說：「有反應嗎?唔.....」

我突襲雨薇的嘴唇，獻上絕對能令她滿足的濕吻。然後對她說：

「薇薇姐，老公硬了。」

「哈，」雨薇帶著勝利的微笑說：「那現在就要去旅館了嗎?不過.....這種節日旅館滿滿是情侶了吧。」

「那妳.....到底為什麼要約我出來?」我愈來愈無法理解。

「哼哼，」雨薇笑過不停起來「至少我檢查過了，你不是性無能。」

「性.....」

這三個字勾起了我的記憶，仍然停留在大腦皮層的記憶。只要一眨眼，眼皮闔上又張開之間，那不足一秒的黑暗裡，我便能看見鹿儀的臉，她的身體與體香，還有眼淚與哭叫。

「別的女人。」雨薇指著我的眼睛說。

「是嗎?」我故且不否認。

「讓我來猜猜看，是誰呢?澄澄你已經攻略成功了，所以不是，瑤瑤?不，瑤瑤不是你的菜，這我倒肯定。那就剩下兩個可能性囉，你那高貴的伶馨小姐嗎?還是.....我們無人能敵的大明星小鹿儀?」

「呃.....」

「Bingo~咻-」

雨薇再一次做出她的招牌手槍動作，射向我的額頭。

「那麼，跟我來。」

雨薇再次牽起我的手，帶我在節慶的人群中穿插。

「薇薇，你到底是……」

雨薇的腳步很明確，不是隨便亂逛。但這個城市的一切都她來說理應非常陌生，就算她有某個目的地，但更重要的是她要去的原因。

雨薇沒有回答。我發現了，我們正在步向這個城市有名的夜店區。

由於這幾天是聖誕節，酒吧、夜店、各種的派對場所也幾乎是全天候通宵營業吧，街上到底是世界各國的狂歡人士，昨天大學晚會的歡騰好像增強了了一千倍。我愈覺奇怪，以雨薇的性格，就要到夜店也一定會叫上其他人。

雨薇左右張望，似乎是搜尋著夜店，終於來到某道後巷。

後巷裡站著一個女性的，剛好背對我們的她，穿著聖誕裝手裡夾著香煙。

我不禁止住了腳步，雨薇卻拉著我向前行。

鹿儀回頭，卻是憔悴失色的臉，雙眼滿是密佈的紅絲。

她看見雨薇，再發現雨薇的身後，卻怒極大叫：

「你怎麼連他也帶來，我只是叫妳來見我而已！妳叫他滾回去！」

鹿儀說著就轉身離開，雨薇卻拉住她的手大叫：

「那男人的相片與錄音我早就刪除了！全都給了小果！現在只有小果有證據！」

鹿儀站住回頭，一臉憤慨無助，我注意到她身上的聖誕裝，跟昨天晚上碰見我的時候完全一樣。她是連續兩天都穿著同樣的衣服嗎？

還是說……

她整個晚上都沒有睡？

貳捌 | λεος | 艾妮愛絲 β

鹿儀閉上眼，像要濕潤她的眼睛，可是當她再次張開，卻還是佈滿了蛛網似的紅絲，惡意在她眼裡不斷攀爬。

她望向雨薇，又望向我，確定雨薇並非虛張聲勢以後，向我伸出了手說：

「給我。」

我沒有回答，街上的吵鬧變得非常遙遠，好像那是來自另一個世界。

「我說！把他的相片與錄音都給我！你答應過我的！」

鹿儀突然大叫，打破了後巷的死寂，我跟雨薇都嚇了一跳。

「我只答應不會放到網絡上去.....」我將手放在外套裡，握住手機。

「雨薇妳說過的！」鹿儀怒氣沖沖地說「妳會把相片錄音都給我的，對吧！」

「不好意思，小鹿儀，讓我提醒你，你沒有使用那些證據的自由～」雨薇微笑說「照理來說只有我才有，而現在哩，我就授權小果有資格使用囉，我記得丫琪是律師吧。」

「呃，不，還不是，還有資格試——但也的確就是這樣。」

「我不管！」鹿儀大概懶得與我們鬥嘴「絕之快點給我。」

「妳要用來.....」我試問著。

「我要怎麼做是我的自由！你說過有他去騙其他女生的證據嘛！那就給我拿來！快點！」

鹿儀張嘴欲裂，瞪著悠然自得的雨薇。雨薇卻悠然自得地笑說：「那就交給你了老公，我有點渴，我去先買個飲料，你們慢慢決定要怎麼做囉～」

雨薇揮揮手就離開了後巷，再一次剩下我跟鹿儀。

我其實也是滿腹困惑，搞不清楚雨薇又有什麼詭計。鹿儀困難地深吸了口氣，然後丟掉手上的煙頭，從煙盒中拿出另一根，可是她的手不住顫抖，連打火機的火苗也點不上。我關切地走上前，說道：

「鹿儀、那妳要不要先——」

「你到底還想怎樣！！！！！！！！」

鹿儀全身像遭到電殛似的抖震，力歇聲嘶地對我大叫。

「你為什麼要總是這樣對我！！為什麼！我是啦啦隊的隊長，你就搶走了藝莉醬！我想要贏Ma

ple

Speed的第一名，你就用盡方法來擊敗我！我說不加入你們那什麼鬼體育部，你就是來跟蹤我！我就連、就連我的感情生活，你也要來干涉！你說他你喜歡我，那就可以了嗎？那你就做什麼也合理了嗎？好了、我什麼也不要.....我什麼也不要了！啦啦隊！藝莉醬！體育部！我全都給你，我全部讓給你了！我都聽你說了，我都認輸了！但你最後還是不放過我！跟你做愛你又不要——到底你還想怎麼樣，你還想我怎麼樣.....」

鹿儀抓住我的手臂，五官扭曲，涕淚俱下。

「我只是不想看見你這樣——」

「可是我想呀！就算是假的也好！我為什麼不能騙我自己！我為什麼我不能讓那男人騙我？！為什麼我的努力就不是努力，為什麼我們真的要真心真意喜歡身邊的所有人，為什麼我不能喜歡我喜歡的人，就算他是騙我的也好！為什麼.....」

我無言以對。如果訖澄不總是理性，還是無法選擇放開阿軒，如果她跟鹿儀一樣呢？我又會怎樣.....

「你的電話號碼.....」我拿出手機說。

「什麼.....？」鹿儀淚眼汪汪地看著我。

「我把照片及錄音傳給妳。我沒妳的電話與號碼。」

「不，給我就好，直接給我你的手機。」鹿儀緊握住我的手機說。

這時候後巷的出口響起了的腳步聲，我知道是雨薇的深藍色皮靴。

「嗨～～這邊的氣氛跟台灣果然好很多耶，以後我要不要每年都來過聖誕呢？」

雨薇懷中捧著三瓶飲料，然後將一瓶紅茶塞給我，另一瓶運動飲料塞給鹿儀，鹿儀愕然地說：「我沒有想要.....」

「相信我嘛，去完夜店酒醒過後，喝運動飲料是最舒服的。別這樣子啦，妳要哭要罵，也至少讓自己舒服嘛，聽姐姐說嘛小鹿儀，我在台北夜店打屁的日子比妳多著呢～」

雨薇喝著罐裝咖啡，說著充滿說服力的解釋說。鹿儀將信將疑，打開塑膠瓶的蓋子，喝了一口，然後便咕嚕咕嚕地喝起來，看起來雨薇的說法有點道理。

「好了，你們兩個談好了嗎？準備要把照片錄音賣給哪一間週刊呢？還是先寄給他本人敲他一筆呢？」雨薇來回看著我們兩人說。

我望看鹿儀，鹿儀正準備把蓋子扭回去，但就在這個時候——

她腳步交錯，雙腿一軟，手上的運動飲料卻已掉到地上。我扶住鹿儀的身體，她眼珠掙扎著不要闔上，眼珠亂轉。

「鹿儀！？鹿儀！！！」

「你這.....」鹿儀拉住我的胸口「你這混蛋.....you.....asshole.....」

鹿儀終於還是失去所有的力氣，昏倒過去，雙手鬆開我的衣衫。我緊抱她垂軟的身軀，摸了摸她的額頭，沒有發燙，為什麼.....？

「薇薇！快叫救護車、快——薇薇？」

雨薇若無其事地走過來，冷靜地觀察著鹿儀的臉色，然後將地上的運動飲料，踢到旁邊的水溝裡，半透明的白色液體流滿一地。

「女生去夜店第一要旨：只能喝bartender或店員給你的飲料，千萬不要喝別人給你的飲品，就算是最好的朋友。」

「薇薇，你.....？」我難以置信地看著雨薇。

「恭喜你呀老公，撿到屍了～還是一等一的大正妹！」雨薇在我的臉上親了一口說「好了，那現在你要把她搬到時鐘酒店去呢？還是搬回我的房間裡？」

Ω

「為什麼小鹿儀會有我的電話？這我也很意外，應該是問啦啦隊的男生要的吧。」

我在雨薇的國際生宿舍裡，雨薇跨坐在我的雙腿上，而鹿儀則睡著在她身後的床上。我跟雨薇一邊愛撫，一邊親吻，我翻起雨薇的短裙，抱著黑絲襪裡的蹺臀。

「哼唔.....如果小鹿儀醒來了，看見我們這樣，會怎麼樣呢.....啜」

「妳不是說藥下得比較重嗎？」

我拍打雨薇的屁股，發出響亮清脆的一聲「啪」。

「丫！幹嘛打我屁屁！你以為那時候我毫無準備，就去色誘刺探那經理人嗎？這些藥對男人女人都很有用呀～」

雨薇晃了晃手中的安眠藥劑。

「那現在可以告訴我，這樣做到底什麼意義了嗎？」我將手伸進雨薇的毛衣裡，搔著她溫暖的皮膚。

「嗯，你可以乘機跟小鹿儀來一發，先斬後奏，然後說『別吵了，以後妳都是我的人』——這樣？呀.....」

我握住絲質的胸罩，搓著豐挺的乳肉，雨薇的腰肢起伏得令人充滿遐想。

「這叫『強姦』好嗎？」

「那麼.....啊.....跟她說『妳恨那個男人嗎？我幫你去報仇吧』、我來幫妳插他屁眼！哎丫」

我抓開胸罩，用姆指摩擦著雨薇的乳尖，乳頭很快便勃起得漲硬。

「那一樣是『強姦』好嗎。真是的，我還真的不明白，就算把照片給她錄音也沒有問題.....」

「是嗎？」雨薇握住我的雙手，不讓我繼續胡來「你真的想這樣嗎？」

「可是.....」我埋在雨薇的胸懷裡「如果這是鹿儀想要的，就算她說謊，我也沒有資格去揭穿。她都哭成這樣了，我也確實不忍心。」

雨薇抱住我，沉默了好一回才說：「老公好體貼呀，可是，這不是都白費功夫了嗎？我們花了那麼多功夫，最後小鹿儀還是落得被男人玩弄的收場嗎？薇薇姐才不要這樣的故事咧～」

「那所以.....」我抬頭看著雨薇。

「所以呢，不如就還是不要暗戀！去強姦！啊！！」

我敲起雨薇說：「妳身為女生就不要開口閉口都是強姦的了。」

雨薇身後傳來衣服的蟋蟀聲，我看見鹿儀的身體蠕動著抬起了膝蓋。雨薇見狀立刻我身上跳下來，拉好了胸罩，跑到門前說：

「小鹿儀要醒了，我去替你們泡個茶～」

「這次別再加什麼藥了！」

「歐虧（Okay）！」雨薇說著便溜出了房間。

門才關上，便是版單翻捲的聲音，我轉頭一望，鹿儀失去焦點的兩眼開始清醒，當她發現自己身處陌生房間，反射神經令她抱著被鋪整個人縮向床角，可是後腦卻喀地撞在牆上。

「鹿儀！妳先靜點！這是薇薇.....也就是雨薇的房間！你、呃、你突然暈倒了，我們不知道怎麼辦，唯有把妳背回來。」

鹿儀搖動頭部讓頭腦清醒過來，她總算將眼神落在我身上，可是卻一臉鄙夷，然後翻開被鋪看著觀察自己的衣衫，可能是因為藥力的問題，她雙眼終究還是遠遠不及平常的逼人。我說：「你只是睡了三個多小時，要不要再睡一回.....」

鹿儀按著額頭呼了口氣，似乎沒發現被下藥的真相，她抱著臉說：「你們到底、啊.....想我怎麼樣.....你到底還想怎麼樣.....」

這個得要問罪魁禍首薇薇姐。但我什麼也沒說，只是將手機放在床邊。

手機的屏幕上，正是那個男人的照片，她抱著雨薇自拍，對雨薇毛手毛腳的照片，當然有錄音以

及對話中的調情記錄。雨薇的臉已經處理得模糊了，那男人卻清晰可辨。

鹿儀立刻把手機搶過去，用手指劃動屏幕，掃視了幾張照片，然後雙腿拼坐，把我的手機收在胸前。我說：

「妳還好嗎？要不要喝點 - - 」

「不要吵！」

鹿儀卻大喝道，卻把臉埋在雙腿之間，然後就此默然不語。

我走近床邊，想在床邊坐下來，她卻又大叫：

「不要過來！！！」

我便又乖乖的坐在椅上，看著鹿儀，一時之間我們兩人共處在這完全沉默的空間裡，小房間裡只有令人窒息的死寂。

然後，我便聽見了啜泣的聲音。

我知道她不需要我的安慰，也不想要。便從雨薇的桌上拿來紙巾盒，放在床邊。

鹿儀沒有抬頭，只是抽出紙巾塞到自己的臉上，肩膀隨著她的低泣而發抖。

門把扭動，雨薇捧著三杯熱茶回來了，她看見床角的鹿儀便說：

「哎喲，早安呀小鹿儀，妳突然暈倒嚇死了人，還好有小果在呢。他很紳士喲，我說要幫你換衣服，他還不要呢～」

鹿儀對雨薇的（屁）話充耳不聞，還是埋首在膝蓋裡。

雨薇泡了三杯香橙茶，我喝了一口，帶點微微的苦澀，我說：「怎麼味道有點怪.....？」

「什麼啦，這是川寧仕女伯爵茶，不是便宜貨呢，死小孩真不懂事。來，小鹿儀，聽姐姐的話，喝一口暖暖身子好嗎？妳穿那麼性感去睡覺，我怕妳會感冒。來嘛.....」

雨薇握住鹿儀的肩頭柔聲說，鹿儀抬起臉，帶著紅腫的雙眼與通紅的鼻頭，接過雨薇的馬克杯，然後啜飲起來。我看著雨薇，以為她會對鹿儀提起那男人的事，可是她卻什麼也沒有說，一直擦著鹿儀的手臂，似照顧病人般勸她喝茶。

我再喝了好幾口淺棕色的茶液，香橙味道很濃很香，但喝起來還是怪怪的。

「小鹿儀好乖，都喝光了～要再喝一杯嗎？」然後雨薇便拍手笑說。

「不.....我可以離開了嗎？」鹿儀望向雨薇。

「隨時也可以呀，老公你說呢。」雨薇回答。

雨薇收起鹿儀的杯子，走到我身邊，卻突然在我耳邊輕聲說：

「我有兩種藥，一是安眠藥，二是催情藥唷。」

「什……！？」

雨薇說完，便迅即竄出了房間，關上門，門把在外面發出咔嚓的聲音。

我衝動門前，扭動無法打開的門把，大叫：「薇薇！死薇薇！喂！？」

當然沒有人會回答我的叫喚。同時，我的身體卻升起一陣無法抗拒的溫熱，熱得我頭腦昏沉，眼前的房間散發著詭異的甜味。

鹿儀捂著額頭，呼吸變得沉重，身體不穩地左右搖晃。我跪在床邊，抱住了她身軀，她臉燙得像沸水。她看見我，鼻頭一酸便淚如雨下，抱住我的肩頭痛哭起來，豐碩的雙乳壓在我的胸口，濃烈的體香令我的感官更混亂，我感到藥力開始發作，下身開始不能制止地膨脹。

我望看我那杯只喝了三份之一的川寧仕女伯爵茶。啊，鹿儀可是喝了一整杯呢。

貳捌 | λεος | 艾妮愛絲 γ

我捧著鹿儀哭得可憐兮兮的臉。要罵的罵了，要鬥的鬥了，要輸的也輸了。

夢想的幻滅，男人的真像，自欺的孤獨。她全都看見了。

在我面前的這個女生，不再是高高在上啦啦隊隊長；不再是每個年青男人都會意淫的女神；不再是夢想著能夠登上演藝舞台的少女。我抹去她臉上的兩行眼淚，可是眼淚還是一再流下來。

她只是單純地哭了，只有哀傷的淚。

我猜雨薇這次的藥劑量一定不輕。我只覺得眉心無以名狀地沉重，感到胸口愈來愈熱。我努力維持呼吸的平順，可是鹿儀微微翹起的紅唇，卻像一片血色的海洋，令墜進去的我，呼吸愈來愈重。

「小鹿儀，妳還好嗎？妳.....」

我自己也有點支撐不住暈眩地搖著頭，鹿儀卻啜泣著說：「我、我不知道，原來真的會那麼傷心，我知道他有家庭，一直在知道，他對我說的話都不能完全當真.....可是我都裝作不管，原來到最後要承認的時候，真的會那麼難過.....」

當我想理解鹿儀的話，她卻突然跟我雙唇交接，濕潤的舌頭上有香橙的味道，淡淡的煙味。

可是，不——

我推開鹿儀，注視著她像酒心巧克力般可口的髮色。

我搖了搖頭，試圖讓腦袋冷靜下來。雨薇的房間沒有暖氣，我的背上卻一陣薄汗。

鹿儀痛哭著說：「我真的好討厭這樣，我不想只是跟其他人一樣.....嗚、我比其他人都漂亮，我、我就只能跟大家一樣嗎.....」

這是藥力造成的效果嗎？為什麼鹿儀變得那麼溫馴，平常那趾高氣揚的她呢？她靠向我的肩上，試圖想攝取我更多的關愛。

鹿儀的低胸聖誕裝露出鼓漲的北半球與乳溝，我的手心與脹痛的下半身也快要按捺不住——不，再這樣下去，我要怎麼向藝莉交待，藝莉真的會生氣，真的會殺了我吧？助けて！お嬢ちゃん！

「啊——！！！！！！」

鹿儀驚訝地看著尖叫的我，我抓住鹿儀的肩頭說：

「鹿儀，妳還是可以的，就算沒有他，妳還是可以的。」

鹿儀瞪目結舌，一雙修長的眼睫毛哀怨地眨了眨。我看著她說：

「妳還是能夠指揮過百人的啦啦隊，滿嘴毒舌高傲，又美麗又性感，連抽煙都像廣告模特兒，跳

舞精湛得令迷倒全世界，讓全世界的男人都勃起——我一直希望跟這樣的小鹿儀做愛。對了，就算是已經失去了一切，仍然能充滿自信的小鹿儀，這才是我喜歡的、我崇拜的小鹿儀。」

鹿儀聽完卻深吸口氣，兩頰紅得更濃了，她按住起伏的胸口艱苦地喘氣。我關切地說：

「沒事吧，還是要先躺下來……」

鹿儀卻抱著我的雙頰，眼膜化成了溫熱的泉水。她說：「我心跳得很厲害，為什麼，告訴我，為什麼……」

我好想告訴她，那是因為妳乖乖喝了一大杯有催情藥的仕女伯爵茶。可是，鹿儀又再次俘虜了我的嘴唇，我忙著應付她的舌頭，無法阻止她伸手解開我的褲頭。再拉下我的內褲，然後她低下頭，眨著眼，對著紅腫的部分吹了口氣，潮紅的臉上若無其事笑說：

「是因為我所以才變成這樣嗎？」

「呃……當然，鹿儀，不，啊……」

鹿儀俯下頸脖，吻向我的龜頭，軟膩的唇肉摩擦我的馬眼。我雙目一陣昏眩，鹿儀輕吻了沒幾下，便推擠莖身，吸去露珠似的前列腺液，也同時吸去了我所有的理性。我看著鹿儀挽著她豐潤的頭髮，張嘴吞沒我的龜頭，在嘴裡含弄起來。

「嗯、啜——啜——咻、呼、唔……嗯……」

鹿儀的口技異常地老練，比樂璇雨薇還更純熟，舌尖不斷打轉，刺激著我的每一寸神經，口腔柔的吸力像要催促著我，她完全不顧我的敏感，好像我的下體不過是她正在品嚐的美食。

「嗯……嘖……跳得好厲害，還好你果然不是性無能……唔～」

鹿儀放開我濕漉漉的龜頭，扶住我的硬物，張嘴輕咬我的冠狀溝，強烈的生理反應令下身一震。鹿儀的紅唇啜吻不停，小舌頭在莖身到底遊走，我努力抑止太早來臨的射精感。鹿儀露出像醺醉般的痴態說：

「喂喂、小鹿儀的嘴巴很厲害吧，咻……嗯……沒關係，如果想射，射到我的嘴巴裡就好了……唔、呼嘖……」

我忍耐下身快決堤的快感，回答說：「太厲害了，真的，比小璇、藝莉醬、薇薇都更厲害、嗚——」

鹿儀對於我答覆滿意，臉上重新煥起自信的微笑，小嘴緊緊吸啜，嘴腔急速套弄，青根暴現的表皮滿是亮晶晶的香涎，強韌的舌根抵弄得馬眼酸癢不已。催情藥力加上鹿儀嘴唇的新鮮感，令我的精關一點一點失守。

「呼……啜、要嗎？要射在我的嘴巴裡嗎？還是喜歡射臉上都可以呀……啜、呼、嘖、嘖……」

「鹿儀，為什麼妳這麼會……」我摸著她的髮絲說。

鹿儀的嘴唇靠在我的龜頭上，帶著略帶哽咽的聲音說：「這是他教我的。他說，女人上了床就要儘力享受，每分每秒都去刺激男人的性慾，要牢牢記住自己的吸引力。」

我帶點難以言喻的心酸，便說：「那妳呢，妳自己真的喜歡這樣做嗎？我知道不是每個女生都喜歡精液的味道.....」

「那藝莉醬呢？她喜歡嗎？你的其他女友呢？」

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要這樣問，但想起每次費盡唇舌遊說藝莉幫我口交的情景，我便笑了：「藝莉醬呀，她一聽到精液便會瘋掉；薇薇的話倒是很會這一套；小璇不喜歡我不說一聲就射，但也不介意吞掉；琪琪也會吞掉，但她一做愛就會很慌張；明明還不太懂得用嘴巴，還在一點點學習中.....」

鹿儀卻問：「那我呢，你覺得小鹿儀我怎麼樣.....唔、咻啜、咻啜」

鹿儀抬起雙眼看著，嘴唇緊套我的莖身，我再也無法抑止莖身的暴漲，當鹿儀的舌頭再一次撥弄我的龜頭，海綿體開始背離我大腦的指示。我皺著眉頭，用僅餘的語言神經選擇合適的讚美：

「妳，妳太厲害了，不論舌頭、嘴巴，節奏，動作，那也太厲害——」

「嗯咻.....咻啜、唔——那你射在我厲害的嘴巴嗎？嘖、嘖.....」

「當然要，小鹿儀，嗚，小鹿儀、咕唔.....！」

「唔.....咻呼、咻呼、哼.....唔——！」

我抱住鹿儀的頭，她小嘴吞吐，我在她溫暖的嘴裡激烈射精，她腰間輕抖地吸啜著。待我噴發完畢，她抹了抹嘴唇上的殘液。抬起身子，喉間幾下聳動，便吐出了乾淨俐落的巧舌。她伸手去拿了我喝剩的仕女伯爵茶。我還來不及制止，她便逕自喝起來。

「鹿儀，那不能.....！」

「什麼啦，我連你的那些都吞掉了，你喝過的茶卻不行嗎？」

「呃，不是這個問題.....」

我默默看著鹿儀把帶有催情藥劑的茶液喝過清光，她閉上眼深息著，臉上的紅暈像劇烈的酒醉。她彷彿變了另一個人，倒向我的懷裡，五指搓弄我的龜頭，阻止我疲軟下去，看著我說：

「小果，我可以.....可以、真的可以被你喜歡嗎？」

我的感受像被強行放大了數千倍，鹿儀那罕見的溫柔令人我心盪神馳，就連空氣也變像她雙峰那麼有彈性，就像床鋪也變像她的頭髮那麼香氣沁人。

「可以呀，」我抱住鹿儀「當然可以，我一直是妳的粉絲呀，就算觀眾席上只有我一個人，妳也要為我表演，而我會為止而更喜歡妳，小鹿儀，呼.....」

「那、呼.....我還想要，小果，我想你因為我而興奮，因為我而高潮，不再可憐我，不再關心我

· 只是渴求著我，想佔有我.....」

鹿儀不只臉頰，連頸脖與身體都好像散發著情慾的漩渦，而我的下身也仍然蠢蠢欲動，鹿儀的目光似哀求又似是哀怨，看著便頓覺心痛，我說：

「我會的，妳以後只要演出，啦啦隊也好，跳舞也好，我一定會去看。我是你粉絲團的第一號粉絲，好嗎？」

「嗯.....說好了。」鹿儀熱淚盈眶，挽起滿滿的微笑「那麼我們上一個的約定.....」

「你已經用嘴巴幫我做了.....」

「你不是我的粉絲嗎？只要我的嘴巴夠嗎？」

鹿儀將我的手放在她的腹部上，牽引著我解開她聖誕裝的鈕扣，脫下黑色的前扣胸罩，展露出一對圓錐狀的美乳，我忍耐不住揉搓的衝動，握住把玩。

「嗯.....ㄚ.....再用力點.....嗯.....呀對.....」

快感令鹿儀軟了身子，躺倒雨薇的床上，我抓弄著白嫩的胸脯，拭擦暗紅色的乳頭，我感受到難以言喻的不真實感。我從沒想過認真會有這一天，鹿儀呀，那多少人心中的女神呀.....

鹿儀撫著我的臉頰說：「再粗暴點，就像你想我打了一千次手槍，終於可以跟我做愛那樣.....呀ㄚ！」

我聽見便俯下身子，聞著鹿儀熱帶果實似的體香，吻著尖挺的乳尖，將兩顆小紅莓舐得挺硬，然後夾著乳暈用力拉扯，鹿儀尖叫一聲，握住我小莖的手不覺緊了。

「ㄚ——嗯.....嗯.....ㄚ呀.....這樣.....」

我扭動著鹿儀的乳暈，她半閉著眼吐氣呻吟叫得更為陶醉，我解開她的短裙，脫下黑色內褲，剃成一片小片三角形的陰毛下，暗赤色的陰唇上沾滿淫水。

鹿儀見我注視得目不轉睛，便笑著問：「漂亮嗎？」

我低下頭，抱起鹿儀健美的雙腿，吻向淫熟的小淫穴，飄散體香的愛液沾滿的我嘴唇，鹿儀連聲尖叫，抬起恥丘渴求著更多的歡悅。我舐著陰核，用雙指插入她的蜜縫，攪動著粘稠的淫水。

「啊.....好棒.....好喜歡這樣.....啊、繼續.....啊ㄚㄚ」

我手口並用褻玩了一回，鹿儀的一對陰唇已經像花瓣般張開，粉色的肉洞沾滿愛液。我用指頭在晶瑩的陰核上打轉，吻著她的肉壁，溫熱的體液滲滿腿間，我抬起身子，吻著鹿儀喘息呻吟的嘴唇，她掙動我的下體，說：

「好想要.....小果、啜.....我想要.....」

我已經分不清這底是藥效，還是鹿儀到了床上就是如此，我愛撫著鹿儀的身體，豐滿彈性的雙乳

，勃起了的乳頭，白皙的皮膚，腰間流麗的肌肉線條。鹿儀的手心急驟地套弄我的下身。我的下身像燃起了火焰，便帶著迷濛的慾望，挺進了小穴裡。

「丫——啊.....啊丫、啊丫、啊啊呀呀」

我戳開鹿儀的淫肉，抵向陰道深處，鹿儀喉間一緊，隨著我的抽插，呼喚著一聲又一聲淫蕩的尖叫，我的龜頭抵壓濕透的穴肉，緊窄的觸感令人舒暢入骨。

「啊唉——之前死也不跟我做.....現在就那麼激烈.....嗯呀.....」

鹿儀伸展雙臂，挺起胸腹，享受著我充實的突刺，我抓住前後拋動的乳丘，恣意搓握著乳肉。每當我的五指每次陷入乳脂裡，鹿儀便會發出妖冶的呻吟，不覺便弄得她的胸口上都是我的爪痕。我說：

「小鹿儀妳的胸部，太棒了，不論型狀彈性也好完美——」

「啊，那繼續揉，丫繼續揉我的咪咪.....丫、丫你也別小看我.....啊丫」

鹿儀握住我的雙臂，擺動腰間，穴肉嫵熟而柔軟，堅窄的肉壁令我的小龜頭急速升溫。我抓住鹿儀的雙腿，抬高她的屁股，令她陰戶向前翻起，我跪在床上，向下狠插。

「丫——！！哈.....這樣、丫呃、好深丫、嗯呀.....」

小房間裡迴響著我的下身與鹿儀大腿不斷相撞的聲音，鹿儀漲紅著臉，看著自己的小穴一再被插入，擠出著暖暖的愛液。我把心一橫，完全不顧鹿儀的節奏，猛撞痙攣的淫腔，令龜頭的快感暴漲，然後一鼓作氣在鹿儀的花心奮力射精。

「呀——！？呀！呀！這樣——呀丫啊啊呀呀呀呀呀」

突然其來的陽精令鹿儀高聲浪叫，我低呼著噴發出大量的精華，直到最後才慢慢拔出陽物，白濁從小穴裡湧出，流到鹿儀的小腹上。正在鹿儀還在失神，我便將鹿儀的身體翻過來背對著我，我抓住她的腰間，抬起她的美臂，將仍然滾燙的小莖，再次插入她滿是漿液的淫穴裡：

「小鹿儀那麼性感那麼想玩，再給我插過夠也沒所謂吧。」

「丫——？！呃呀.....小果.....好過份、嗚、漲死了.....丫！」

我扶住鹿儀的屁股向前突刺，粗大的龜頭從後猛頂她的花心。鹿儀趴在床上，配合我的進出前後晃腰，我摸向她翹突的陰蒂，夾在手中捏弄，弄得鹿儀嬌喘連遍，嬌蕊陣陣收縮。我壓下身子，吻著鹿儀的耳邊說：

「想到妳平時囂張的樣子，我早就想教訓妳了。」

「呃呀.....有嗎？是你們每個男人.....丫、老是一副看著人家就要勃起的蠢相.....丫啊、丫呃——」

我承托住鹿儀下垂的豐乳，捏拉著興奮皺起的乳尖，令乳肉變換各種形狀，鹿儀全身亂顛，眉頭

緊皺。

「哎呀.....要來啦.....穴穴好熱.....哎丫、丫」

她張嘴向我索吻，屁股柔柔打轉，令我的小莖又是一陣酸爽。看著鹿儀淫亂得像變成了另一個人，我驀然想起有一回事，叫「言葉責め」還是什麼的，總之就是用咒罵來激發女生的性慾。

「死鹿儀，平常兇得要死，看妳現在還是被我插得要尿尿了嗎？嗯？」

鹿儀啐了一聲，吻著我說：「都是因為你亂插.....人家才沒有說要.....丫呀呀、要高潮.....不要丫、丫、那裡、丫哈、丫」

我感到鹿儀抬起下身，小腹不斷抽搐，我捏緊一雙美乳作最後衝刺，鹿儀的淫穴熱像融化的巧克力，淫水涓涓滲流，花心緊迫著我的馬眼，我輕咬她的耳朵說：「妳不要我也要插妳，妳這口裡說不的淫娃，老是來勾引我的死鹿儀，嗯？一直都想給我插是吧！」

我不覺對鹿儀的咒罵著，鹿儀發出夾雜了悲痛與享受的淫嚷，我腦袋一熱，龜頭一漲，精液穿過帶著灼痛感的尿道，直射鹿儀淫慾的溫床。鹿儀被燙得屁股一抖，潮水噴洩而出。

「哦哦丫丫丫人家、人家是才沒有，啊啊啊——嗚，沒有啦、哎丫丫——！！」

我們相擁著在床上躺下來，鹿儀卻似乎意猶未盡，抱著我吻過不停，我安撫著她溫熱的雙乳，端詳著她滿足的臉。因為聖人模式而稍為清醒的我，仍然難以置信，這到底是那一位鹿儀？那傲慢不遜的鹿儀？還是一位沉醉在性愛甘願被我辱罵的鹿儀？

「你說過的，記得要做到.....」她虛弱地說了。

「什麼？」我一時回不過神。

「嘖，臭男人，已經忘記了，你說過要做我的第一號粉絲.....」

「真的，只要妳有一天還站在舞台上，」我握起她的手，吻著她的手背「不，就算妳不舞台上，只在我面前，我都一樣會注視著，為妳而心動，為妳而興奮。如果妳仍然想要追求各種夢想，仍然想成為眾人的目光中心，我也一定會陪妳去。」

鹿儀嘴唇一動，眼角又流下淚，她笑著掩起眼：「你真的好過份，我以前十年也哭不了那麼多次，哼，就是因為你，我這幾天哭得眼睛都腫了，嘖，都是你.....」

我讓她靠在我的懷裡哭過夠，說道：「我不會再對妳說『對不起』的，但可以的說，就讓我用一輩子來致歉。」

鹿儀抹著淚沫，脈脈不語靠著我，嘴巴又再一次想遞到我的嘴上——

咔嚓。

門突然打開了，我跟鹿儀嚇了一跳，反射性拿起被單蓋住我們赤裸的身軀。

雨薇看著我們緊張的樣子便哧哧竊笑，她說：「哎呀～小鹿儀弄得我的被單那麼髒，記得幫我洗乾淨呀。你們真是的，如果我放了攝影機，這段色情影片可值錢了。」

「什、什麼……？」鹿儀驚恐地說。

「呵～騙你的啦，來～」

雨薇坐在鹿儀身邊，扶起茫然失措的她，抬起她的下巴，便強吻著鹿儀。

鹿儀雙目驚呆，唔唔作聲揮手掙扎。

對了，我記得雨薇說過，她跟女生也不是沒有經驗，雖然不像樂璇那麼明顯，但她對女性也確實有些癖好。

「好吧，小鹿儀，我陪你去洗個澡。」雨薇用被單包裹著鹿儀的身體，扶著她下了床。

「那我也……」我也從床上跳下來，檢回自己的衣物。

「你給我坐著！不要妨礙薇薇姐泡妹！」雨薇卻喝道「順便幫我收拾乾淨！」

等一下，慢著，我靈機一動，難道從一開始，什麼跟縱偷拍色誘，根本就不是為了我或是體操隊，而是……

她早就看上了鹿儀？

貳捌 | λεος | 艾妮愛絲 δ

樂璇用懷疑的眼光瞧著我，揚起鼻頭嗅著我頸間的味道。

「是女生的味道……」她說。

「是薇薇，我們下午都待在一起嘛。」我趕快說。

「是嗎？薇薇的香水是這種味道嗎？怎麼好像有點不一樣？」

「有嗎？怎麼可能呀，除了薇薇之外，也沒有別的女生了吧哈哈哈哈哈。」

樂璇完美展現了野原新之助式的死魚眼，乜斜著我表情，似要從中摸索出謊言的頭緒。我並不是怕樂璇知道我跟鹿儀之間的韻事，而是藝莉正站在旁邊分發著餐具。

我實在不知道如何跟藝莉解釋。雨薇一手策劃這「桃色陷阱」，大概也料到有這點麻煩，才借口下午跟我要約會吧，而且還把派對的地點定在國際生宿舍，那麼我就順理成章可以借口說跟雨薇在房間溫存，而掩蓋了鹿儀的存在。

「小果，過來幫我起爐～」訖澄在一旁招手說。

「好！立刻就來！」我抓緊時機立刻脫身。

樂璇與雨薇討論過後，便決定舉行燒烤晚會。我們買了食材飲料、紅酒白酒，用完即棄的燒烤架，便在國際生宿舍的平台上設置著烤爐。我接過訖澄的手套，開始跟她一起研究如何堆疊灰黑的木炭。

「各位大家好！聖誕快樂！！！！」

「哈哈花姐你好！總覺得好久不見了！」樂璇招手說。

我姐穿著大衣戴著聖誕帽，捧著大袋禮物向我們揮手說。

她跟森琪，絲明，藝莉寒暄過後，便走到我旁邊，搭著我的肩膀說：

「老弟，才一陣子沒見，怎麼你的後宮團好像又壯大了？」

「媽的。」我冷眼看著她「我在校園內奮死作戰，出生入死的時候，妳在哪裡呢？在夜店裡抱洋鬼子嗎？」

「你知道我不喜歡外國人的尺寸呀……」

「我才不會知道！！！！」

「不過恭喜你們呢，體育部成立了，那麼我們體操隊的資助就有著落了！嗚呼，我的京都豪華團回來了！」我姐雙手合十，心花怒放地說。

「.....你最關心的只有這一點嗎？」

「呼~」我姐叉起腰吁了口氣，收起了笑容「當然不是，還有很多事情，第一、小璇可能會參加奧運那邊，很快會有消息了。第二、面對京都的世青賽，我們要加緊訓練，只剩下兩個月時間了，第三、當我們去了京都，體操隊對體育部名義上的行政程序不能停擺吧？小璇絲明藝莉在都不在的話，就要在大學裡只找一位外務部負責人，肩負起行政的責任。」

我點燃了炭精，放進裡炭堆裡，用紙皮煽起風，讓熱力穿透木炭。

我姐說的沒錯，體育部成立了不代表解決了所有問題，之後如何與學生議會分庭抗禮，雖然體育部是體操隊的掀頭發行，例如從程序上而言，我們也需要向森瑤「申請」體操隊的補助，然後當我們日本，又如何分身去處理體育部的程序，全都是問題。

「關於第三點，我已經找到了合適人選了，是她自薦的，是個女生喔。哎喲，會不會又被我們的小果大人吃掉呢.....」

「信不信我把妳丟進火堆裡烤一烤。」

「待體育部的正式體制建立好之後，我約她跟你們見過個面吧，她叫靜蜓，安靜的靜，蜻蜓的蜓，你可以先記住她的名字。」

靜蜓？

很少人會用昆蟲作為名字吧，女生就更少見了。

木炭開始燃燒起來，灰白的木質裡是豔麗的晚霞色火屑，炭燼昇起了熊熊的暖意。我放上乾淨的燒烤網，對準備食物的森琪與絲明大叫：

「琪琪！明明！火可以了，拿食物過來吧！」

樂璇聽見便雀躍跑過來，拉著我說：「老公幫我烤雞腿！我要吃雞腿！」

「要吃什麼自己烤！不要煩我！」我逕自拿起雞翅烤起來。

「嘖！沒用.....把雞雞切下來拿去烤掉啦。」

「.....你是為了說這句話才來煩我嗎？」

「薇薇呢？怎麼還不見薇薇呀？」樂璇張望著問。

「應該是禮物還是沒有打包好吧。」我回答。

這只是事實的一半，另一半的事實是，鹿儀洗完澡以後還一直留在她的房間裡，雨薇要我先過來找樂璇她們，她自己陪著鹿儀。

「老公！我派你去接薇薇過來！手上的雞翅都先給我！」

我將雞翅交給樂璇，回來後應該只有雞骨了吧。但我還是默然離開了平台，因為我也很好奇，到底雨薇在想什麼，為什麼她要留住鹿儀。

我走進宿舍走廊，步向雨薇的房間。聖誕節大家都在外歡慶，沒有節目也不會想留在宿舍裡，走廊裡夜色清澈，顯得格外安靜。

鹿儀跟我發生關係過後，便陪雨薇一起洗了澡。我則收拾好狼藉的床單，然後便歇息著待藥力過去。鹿儀洗澡回來後也變得斂靜了，她一言不發，雨薇替她吹乾頭髮，找衣服給她替換。

鹿儀一句話也沒有跟我說，我也自然不敢跟她說話。

「喂。」

正當我走一半，卻有人叫住了我。

我望向旁邊的小花圃，站著一個妙曼的身影。

看著她在月色之下冷冽的臉，我便帶著微笑說。

「我剛好在想著你的事情.....你要來一起參加嗎？我們在辦燒烤晚會。」

我走上前靠近鹿儀，但她卻移開一步，即使我打算做什麼，她也打算維持著我們之間一等的距離。

鹿儀沒有回答我的邀請，只是回復到了平常高傲冷漠的神態，身上穿著雨薇的毛衣與長裙，披著深紅色的格紋毛毯。看著欄杆外的天色，我又試著說：

「還是你說要回去了？」

鹿儀還是沒有回答，入浴後的她洗去了平常妝容，天生麗質的她即使補了淡淡的粉底，只穿著日常的衣服，也別有一番清麗。她瞟了我一眼，冷冷地問：

「你看夠了嗎？」

我知道剛才發生的激情，只是催情藥物與密室的副作用。鹿儀雖然不打算否認，但也是否沒打算當成一回事呢？我故且鼓起勇氣，說著：

「我說過的，不管你在哪裡，我也會是你的觀眾仰望著你。」

鹿儀聽罷，卻低頭冷笑一聲，然後說：「我只是想把這個還你。」

說著，鹿儀從懷中拿出了我的手機。

「呀，我還真忘記了.....」

我接過手機，打開相簿，卻發現——

「不用看，我全都刪除了。照片、錄音、雨薇跟她的對話截圖。」鹿儀拉了拉身上的毛毯說。

那個男人的黑歷史，一張不漏，全都不見了。

「包括線上備份，我也幫你全部消掉了。」鹿儀補充說「雨薇沒有騙我吧，她真的已經沒有照片了吧？」

「就算她還有，我也會找機會要她刪掉。」我回答。

鹿儀看了我一眼，雙眼反照著月亮，美得驚心動魄。她嘴唇一動，似乎想說什麼，卻還是什麼也沒有說，又轉回頭去，夜風吹拂著她吹乾了的淡棕色頭髮。

「你不問為什麼嗎？你不是很愛對我說很多有的沒的，很愛對我說教嗎？」

良久，她的背影才問。

我嘗試靠近她的身後，這她沒有挪動腳步，我身體的陰影投落在她身上。

「妳要怎麼對他，是妳的自由，我要做的已經做過了。」

我將手放在她的頸上說，她也沒有甩開，只是依舊背對著我。

鹿儀的呼吸聲忽爾變得粗重，她帶著咽哽的聲音說：「只是刪掉了，我什麼也沒有做。我知道...即使我以後不再見他，再不回覆他的短訊，他也不會主動回來找我，對他來說，我只是.....」

夜幕深寒，她的背影好像冰凝了周遭的空氣。我輕掃著她背上毛衣的毛線。

「小鹿儀，好好對待自己吧，就算你不相信我其他的話，也請妳相信這一句。」

鹿儀抽起鼻頭，然後拿出煙盒，說著：「你去找雨薇吧，她在房間裡。」

「那妳呢？妳不來嗎？燒烤派對。有食物有酒呢，免費的。」我笑著道。

「哼。」鹿儀又冷笑一聲「也有藝莉醬呀。」

說到這裡，我卻想起藝莉昨天晚上的一句話，現在是時候了，我靠近鹿儀的耳邊，對她道：

「藝莉醬要我跟妳說：『她才不是那麼小氣的人』。」

說完，我好想走到前面去看鹿儀的表情，那一定很有趣也很可愛——但她不會想我去看，也當然不會願意給我看。

「你走吧，」鹿儀咬起香煙「我想抽根煙。」

「可是，妳真的.....」

「別那麼故作情聖了，你那邊有好幾位女友，難道你會留下來陪我一個，而丟下你的後宮們？」

我無法回答。我知道她始終是鹿儀，情慾與哀痛消去後，她終究是不可一世，傲慢自負的鹿儀。

她點起煙，吸了一口，我則伸手握住她垂著的手心，她只嘖了一聲，卻沒有掙扎。

我聞著她身上平靜的煙味，我沒有說什麼，她也沒有說什麼。

「那我先去找薇薇了。」

我放開手，鹿儀沒有回答，甚至沒有點頭，但我知道她有聽見。

不知道她會否記得我們在床上那忘形的激情，又會記得那完事後的柔情蜜語，又是否會當真？下一次的啦啦隊表演在什麼時候呢？她會否繼續登上舞台呢？她表演的時候，會否留意在座位上有沒有我這位「粉絲」嗎？

「你們兩個怎麼不過去呀？」

我跟鹿儀轉頭望向走廊，卻是換了衣服，拿著大袋聖誕禮物的雨薇。

她帶著響亮的笑聲，走近鹿儀，鹿儀有些慌張地說：「不，嗯，我差不多要回了。抽完這根——」

「走什麼啦！妳身上的衣服是我的呢！今天晚上睡我房間吧！我們姊妹淘聊通宵，我跟你說小果最喜歡的體位與癖好喔～」

雨薇衝上前，一把拉起鹿儀的手。

「我、那個我、不——」

鹿儀雙頰泛紅，焦急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想要求救，但雨薇卻始終緊握著她的手掌不放。

「老公你先幫我禮物過去，不要偷拆呀，我陪小鹿儀抽完煙就過去了。」

「哦，好吧。」

我求之不得接過雨薇手上的禮物，回頭走向平台，只聽身後還是雨薇的笑聲與鹿儀不怎麼自在的低語。

我回到平台，連穿著運動外套的森瑤也已經來了，正跟訖澄閒聊著。其他人則正在吃喝聊天，樂璇看見我拿著禮物回來，便奇怪地問：

「咦……？怎麼只有你回來，薇薇她人呢？呀！死老公不要吃我的香腸呀！」

我放下禮物，拿起樂璇碟上烤香了的香腸咀嚼起來。

「我餓死了。對了，她們等一下就會過來。」

「『她們』……？」樂璇不明所以「瑤瑤也在這，還有誰……？」

這時候，所有人的視線都朝向我的身後，本來熱絡的派對氣氛一下子都變得肅靜冷卻了。森琪、絲明、森瑤、泚澄臉上也浮現了複雜的表情，一時無法應對。

連樂璇也詫異眨著眼，不斷瞧向我，似乎要靠我去確認眼前畫面的真實性。

我望向藝莉，她揚起的眉頭也顯然十分意外，但卻也不動聲色地觀察著其他人的神色。

我望向平台的入口，是雨薇，還有被她手牽著手的鹿儀。

「各位好喔～」雨薇泰若自然地向我們笑說「我今天剛認識這位新朋友，小妹人在異鄉，不介意我多帶一位朋友過來吧。」

鹿儀低垂著眼睛，面無表情，似乎已經放棄了抵抗，任由雨薇去了。

先打破尷尬的，倒是最不了解我們人際關係的我姐。花姐說：「當然可以呀！薇薇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朋友呢！來，請坐～要吃什麼要喝什麼自己拿就好了。」

我姐拉來兩張椅子給雨薇與鹿儀，鹿儀說了聲「謝謝」便披著毛毯坐下來，雨薇便走到餐桌旁邊給她拿了白酒、零食與剛烤好的肉片。睡了大半天又哭了大半天的鹿儀，也獨自默默吃喝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呀？」

藝莉火速竄到我的背後問。

我深吸口氣，當然不可能直接回答，我繞著圈子說：「就是薇薇認識的新朋友呀！啊！」

藝莉踏著我的腳尖：「不淮敷衍藝莉公主！」

我望向雨薇，雨薇坐在旁邊鹿儀說了幾句話，鹿儀便喝著白酒，看樣子似乎沒打算跟雨薇以外的其他人交流。

「嗯……我有點餓！」我決定先繼續推塘「琪琪，明明！雞肉串都烤好了嗎，給我一點可以嗎！」

「死老公給我回來呀！給我好好解釋呀！」藝莉在我身後大叫。

我靈活老練地躲到雨薇身邊，挽起雨薇的手輕聲問：「妳那些催情藥到底是什麼回事？」

雨薇往盤子上夾了大量新鮮的鮮蝦雞肉，似乎是打算連鹿儀的份也一起烤了。她淺笑著說：「什麼催情藥？這世上才沒有這種東西呢。」

「啊？」

「我只有兩種藥，第一種是安眠藥，第二種是避孕藥……」然後，雨薇在悄聲說「所以老公放心

·我剛才才給鹿儀吃了避孕藥。」

「可是、可是.....」

我是聽錯了嗎？但不可能，回想剛才的心跳，潮熱，性慾，那全都不是假的。鹿儀也因為喝了那杯什麼伯爵茶而判若兩人，如果不是藥物，到底.....？

「呵呵。」雨薇奸譎地笑「我只是有仕女伯爵裡，加了適量的艾碧斯酒呀，把你們鎖起來，沒想到就簡單促成了你倆的美事，真不錯呀。」

「艾碧斯酒..... (注 1) ？」我驚訝地看著雨薇。

「相信我嘛，你們兩個會發生關係，只是因為你們都想而已。」

雨薇說完便走開了，而我則愣立當場。

我望向鹿儀，鹿儀安靜地坐在塑膠椅裡，她察覺到我的視線，也望向我，可是便又低下眼睛，像是百無聊賴地用手梳理著頭髮。

我想，我還是過去招呼一下鹿儀吧，我相信藝莉不會介意的——而就算介意，我也沒辦法了。

貳玖 | λεος | 艾妮愛絲 完

艾碧斯酒 (Absinth)：苦艾酒，烈酒的一種，味道苦澀濃烈，酒精濃度由~40%至到~70%不等，市面上常見的Fruko Absinth濃度約為~70%。未成年請勿飲酒。

貳玖 | Πανδώρα | 潘多拉 α

貳玖 | Πανδώρα | 潘多拉

「欸欸～我們再做一次好不好～」

機場的咖啡廳裡，雨薇握住我的手柔聲說。

「昨天晚上做了那麼多次還不夠呀……」我用投降的語氣說。

「早上洗個澡就全都沒啦……」

「『全都沒了』……？」我對雨薇的說法微微感到驚訝。

「就是你射進人家小穴裡的那些啦……」雨薇抱著頭髮說。

「……」

「啊，好想繼續留在妳們身邊呀，真的好開心呢。」

雨薇撲向我的懷裡，一雙媚眼仍像她的聲線還是那麼膩人。

「反正三月在日本就會再見面，也差不多一個月而已呢。」

「可是，到時候我們就是敵人了耶。」雨薇回答。

轉眼便到一月中，學期始末了。體育部成立後，體操隊順利繞過學生議會的審核，得到大學部的出賽資助。京都世青賽近在眼前，所有事情就像晚冬的天色，透露著初春那明亮溫暖的先兆。

雨薇作為短期交換生的生涯也將結束，身為國家隊核心隊員的她，就要先回台北，再如期三月初到京都參加世界賽。昨晚盛大的歡送會過後，今天中午便是分別的時候了。

雖然只是一個月，但終究隔了一個海峽，說不會不捨那是不可能的。想到這裡，我摟住雨薇腰肢的手，便又摟得更緊了。雨薇在我懷裡笑說：

「連我都這樣了，那未來跟你的藝莉公主怎麼辦呀？」

「這個嘛……」我搔了搔額頭「當然是，時候到了再算。」

「你們這些男人真是的，肉體得到了就什麼也不管了～」雨薇望向旁邊說「小鹿儀，你說是吧？」

我轉頭一問，鹿儀拿著托盤，上面是剛買回來的沙拉與熱咖啡，她若無其事地坐下來，跟了一口咖啡，然後打開沙拉的盤子，澆上橄欖油，似乎我跟雨薇只是拼桌的路人。但鹿儀明白，如果她不搭理雨薇，雨薇便會死纏不休，便說：

「男人嘛，來來去去也是那個樣子。」

「對嘛對嘛，你聽到了嗎，連小鹿儀都笑你啦。」雨薇嬌嗲地撫著我的胸口說。

樂璇說不喜歡道別，所以昨天晚上便鬧了個晚上，現在還在宿舍裡睡死了。今天早上我負責送雨薇到機場，而雨薇則硬拉著鹿儀過來。

「小鹿儀，我回去以後，妳會不捨得我嗎？」雨薇笑著問。

鹿儀把曲髮綁成馬尾長辮，穿著長袖綿衣與牛仔短裙，佩搭帥氣的黑色雙吊帶。她低頭吃著蔬果沙拉，一副不想回答的食相，但發現我跟雨薇都盯著她看，她冷眼瞧了我一回，才說：「反正機票很便宜呀，不是嗎？」

「呵呵呵～」雨薇掩嘴笑了「是說小鹿儀會坐飛機過來看我嘛，咬喲，好期待呀～」

聖誕節燒烤晚會時，大家也知道雨薇與鹿儀成為了朋友，但這並改善鹿儀與體操隊的關係——雖然她本人與體操隊成員也似乎沒這打算就是了。

至於我跟她嘛，則也沒有更進一步，鹿儀愛理不理，我也保持距離。不過這樣也好，藝莉也沒對我與鹿儀多加追問。

鹿儀吃著她的早餐，我跟雨薇則有頭沒尾的說著情話，距離雨薇登機還有好一段時間。

「欸欸～老公。」雨薇用腳尖撓著我的小腿說「我真的還想要咧。」

我窺看著鹿儀的反應，她吃完了沙拉，喝著熱咖啡，按著手機。

雨薇看我沒有回答，繼續用短跟鞋的鞋尖挑逗著說：

「老公你不想要嗎？整整一個多月不能碰薇薇姐咧，人家的身材那麼好，又那麼會騎乘，又會深喉嚨，唔～老公都不想念薇薇姐嗎？」

鹿儀還是喝著熱咖啡，按著手機。

雨薇穿著連身的米色洋裝紗裙，圓領之下是豐潤的曲線。我說：「這裡可是機場，什麼休息室貴賓室可是很貴的。」

雨薇卻說：「又不一定要有床鋪才能做，裝什麼純情啦，你平常跟她們在更衣室不都是內射連發。」

鹿儀搔了搔頭髮，開始在手機上輸入什麼。

「那更衣室至少有沖身間好嗎？」

「人家都不嫌你是在嫌什麼啦。」雨薇抱怨說「而且這樣很浪漫呀。」

「浪漫？」我無法理解地說。

「就是子宮裡帶著心愛男生暖暖的生命，登上飛機，然後分隔兩地.....」

「那吞進肚子裡不是更有意義嗎？」

「去～嘸情趣。」雨薇撇著眼睛說。

就在這時侯，鹿儀卻收起了手機，拿出她的香煙，對我跟雨薇淡然地說：「行李就給我看管吧，我去吸煙室，你們之後過來找我吧。」

「哈哈。」雨薇心滿意足地說「那小鹿儀要不要也一起.....好啦、說笑而已～」

Ω

我從傷殘人士廁所的鏡子裡，看見我自己擁吻著雨薇，雙手在她的胸口上性急摸索的畫面。曾經有人說過（真的不是我），每對交合的男女，其實表情都非常淫亂難看，AV的厲害之處，就是把做愛的女人把得美輪美奐。

我將雨薇轉過身來背對著我，拉下她連身洋裝的拉鏈，脫去她上半身的長裙，解開櫻花色的胸罩。我看著鏡子，兩顆水滴似的軟乳落在掌間，我用食指搔著淡紅色乳暈上的顆粒。雨薇「嗯」了一聲，倚在我的頸間，欣賞著鏡子裡雙乳被我把玩的春宮。

「嗯.....怎麼辦啦.....老公不在薇薇身邊、嗯啊、呼.....」

我吻著她的腮紅，雙指撥弄乳頭，兩顆小按鈕上下擺動，充血勃起。我夾起乳暈，擠著乳頭中小凹洞。雨薇雙眼微閉，全身酥軟，反手撐住我的手臂，臀部抵在我突起褲檔的上，她喘息著說：

「丫、嗯.....老公，如果我想要，可不可以去找別的男人呀.....」

我握住雨薇翹出的雙乳，捏住乳尖溫柔地搓弄，讓掌心記住這一對柔軟性感的芳物，我說：「才一個月妳都受不了呀？」

「不公平嘛，我就獨守空閨，你就跟她們就隨時可以做、3P、4P、都沒我的份，說來我還沒跟丫琪做過呢.....丫～」

我探進雨薇的腿間，拉下她的白色內褲，勾進濕淋淋的淫穴，用雙指摳動敏感的肉壁。雨薇抵受不住，撐在洗手盆上。我吻著她的頸間，雙手並用，一手猛搓咪咪，一手把陰道的愛液攪弄得咕滋作響。

「丫啊.....這樣弄人家.....噢丫叫我怎麼忍耐一個月啦.....我決定了、哈、我要去找男人.....跟別的男人、像跟老公一樣做愛.....嗯丫.....」

雨薇的嬌音亂吐，我吻去她頸後的潮汗，雙指更加用力，弄得她穴肉抖動，粘滑的淫水沾濕了我整根手指，解開褲頭，執起勃硬的下身，準備給予她一發難忘的回憶。

雨薇卻忽地轉身，抹了抹紛亂的髮絲，歇順氣息，便跟我再次舌吻。我們愛撫著對方的性器，雨薇的玉手搔癢著我的龜頭說：

「說笑的啦，只有一個月就要比賽，我是主將要專心訓練，都要禁慾了。」

「所以這是最後晚餐了嗎？」

「嘻嘻～一定要讓我吃到飽喔～」

雨薇放下馬桶的廁所板，低頭親著我的陽物，故意吻得嘖嘖作聲，粉色的嘴唇印遍了我的莖身，然後噙著嘴，吞沒了我的馬眼、龜頭、冠狀溝。她的嘴角帶著笑意，口腔專注地吸啜著。

「唔……啜、啜、啜、啜、啜、咕唔……」

「有那麼好吃嗎？」我笑著問。

「我都習慣了老公的味道啦，老公的龜頭又圓又漲，好可愛……唔哼？！」

我知道時間有限，便抱著雨薇的頭，挺動腰間，主動抽送著她的絳唇。

「唔咕、呼……喀唔……唔……嘻嘻咕……啜咻——」

雨薇按照我速度，我每一突入，她使用小舌輕輕舐弄。她似乎覺得這樣很有趣，便看著我竊笑起來，好像還說了什麼，但我已經聽不見了。我說：「可以頂到喉嚨嗎？我會輕點……」

雨薇含住我的硬物，毫不猶疑的點了點頭。我便稍稍用龜頭抽擦著舌面，然後小心前進，不久便頂到一處柔韌的關隘，雨薇閉著眼，有技巧地吞嚥著，刺激我的前端猛烈戰抖。我頂得雨薇喉嚨咕咕幾聲，便立刻拔出來了。

「咳、咳……嗯呼、快點讓丫璇學會這一招呀，我要跟她決勝負。嗯……」

雨薇抹去眼角的淚水與嘴邊的涎液，吹奏著我的前端，小舌頭接連劃過馬眼，雙唇像嫩穴般套動。我龜頭漲熱，幾下搖動，便在雨薇的嘴裡射精了。

「咕唔～～～！撲、嗯……咻、呼……嗯、嗯嘻……」

雨薇放開嘴巴，用手指沾著唇邊溢出的白濁放回嘴裡，然後掩著嘴，小嘴連動，便吞去了我的所有子孫，她舔乾淨了莖頂上殘餘的精液，才用清水嗽了口。我把握時間，坐在馬桶上，讓雨薇跨開腿間，扶著我的肩膀坐下來，挺好陽具，插進淫汁滿溢的肉穴裡。

「丫～～唔、唔、唔啊……老公不要一進來就那麼漲嘛、哎喲哎丫」

「誰叫薇薇姐那麼會騎乘呢。」我拍打著她的屁股說。

雨薇扒按著我的肩膀，滿臉媚態，擺動下身騎乘起來，一對桃色的小陰唇吞吐著我的陽物，小莖重新振作勃動前頂，插得雨薇淫聲大作。

「明知人家的小穴那麼緊.....還亂動.....嗯、丫.....老是欺負人.....丫呀.....」

「最緊的是琪琪吧，然後其他人都差不多.....」

「死老公.....看我教你好看.....嗯、唔、哎呀」

雨薇不悅地拍打我的肩頭，撐好雙腿，張開赤色的下身，使力抬動屁股，彈性的肉穴壓迫我的龜頭，像某種生物般頻密撫擦著我的莖端，馬眼傳來源源不絕的滾熱，小莖瞬間繃硬發痛。

「呼、怎麼樣.....還是薇薇姐最厲害吧.....嗯、呃丫——」

我傾前身子，輕咬著雨薇的乳頭，揉著雨薇的美乳，緊抱她的屁股，讓她的下身每一下都與我緊緊相合，漲硬的陽具每一下都突入她的花心。我叫雨薇稍停下來，雨薇嫵媚地笑說：「怎樣~受不了想射了吧？」

「我想好好獎勵薇薇姐呢。」

「什麼.....?啊~!」

我讓雨薇站起來，張開雙腿背對著我，再從後插入她淋漓的肉洞裡，我頂用龜頭壓向窄小敏感的花心，輕輕挺動，然後用手快速摩擦雨薇的陰核，雨薇撐在抽水塔上不斷呻吟。

「啊、不要、這樣.....啊、會尿尿啦.....嗯啊.....」

我毫不顧忌雨薇的呼救，一邊抽送，指頭繞著小珍珠快速打轉，廁所迴盪著雨薇的哀叫，忍耐不射令我的下身更為鼓脹。我抵向嬌蕊，輕輕一捏陰蒂，雨薇雙腿一震，幾道潮水飛射而出，滴落在廁所裡。

「呀丫啊死老公.....羞死人了啦、啊、啊呃——」

雨薇潮吹過後，小穴仍在餘韻裡不住痙攣。我便趕快抽插，濕溼的肉壁把龜頭磨得一陣癢又一陣熱，我對喘息的她說：「薇薇是不是想要老公的精液？」

「要啦超想要滴、薇薇要老公的精液，全都要~啊.....把老公熱熱的精液射進來，射滿薇薇的小淫穴、快點、丫丫啊——」雨薇吻著我耳邊回答，激勵我滾熱的下身失控地頂突。我奮力擠著雨薇的乳肉，跟雨薇吻得昏亂，直到我馬眼滾熱，便抱緊雨薇纖腰，射出了大股大股的濃精。

「丫丫丫哎呀呀呀小穴穴壞掉啦、啊呀呀呀」

我像要用盡生命力氣似的發射，直到囊盡彈絕。雨薇抽起身子，讓多餘的漿液落在馬桶裡，然後只抹了抹大腿的水濕，便把內褲套回滲滿精液的下體上。她看著我粘乎乎的陽物，又低下頭吸了幾口，然後對我的馬眼獻上情深的一吻，用帶著口音的粵語說：

「濕曬啦~老公，我愛你，多謝你，掛住你，啲」

看著雨薇的班機從跑道上慢慢前行，爬升，飛揚，逐漸遠去，成為無際天空裡的一點黑影。

我望向鹿儀，她則望向天空。

「想不到你跟會薇薇成為朋友。」我說。

「是她突然纏著我而已。」鹿儀抬著頭回答。

飛機航入天空的邊界，直到肉眼無法辨認的遠方。

除了不捨，我其實並沒有多大的寂寞，我知道我跟雨薇都確實地走進對方的心裡，這不論我們相隔多遠，只要能夠見面，多久的分離也不會稀釋我們的感情。

「走吧。」鹿儀說。

然後，她便轉頭步向機場的出口，我尾隨上去。

我跟雨薇溫存過後，便去吸煙室找鹿儀，雨薇跟鹿儀又牽手又相擁的告別，然後我便跟鹿儀一起，目送拉著行李的雨薇，揮著手滿臉笑意的步入禁區。

「對了，」我對鹿儀說「薇薇要我們相親相愛。」

「那所以呢？」鹿儀連看也沒有看我，邊走邊說「嘖，不要啦～！」

我試著握起她的手，卻被她一手甩開了。我只好像十五歲時追求鄰班心儀不遂的小毒男，帶著尷尬的表情走在她身邊。

「不過，我倒應該多少跟她說一聲感謝。」

鹿儀走著，又若有所思地說。我花了半秒才意識她說的，是雨薇聖誕節時的行徑，我說：

「如果妳是真心感激薇薇的話，那總有機會的。反正妳們都是朋友了呀。」

鹿儀繼續一臉不置可否，她的表情距離她真實的情感比台灣海峽還遼闊，然後她又問：

「那從頭到尾都她一個人的想法嗎？」鹿儀問道。

「關於行動的部份，是的，」我思索著如何正確回答「但我也算是有參與在內，至少我不反對她的行為。」

鹿儀這才終於轉頭過來，用依舊倨傲的眼神說：「你就那麼想我脫離那段感情，然後趁機佔有我呀。」

「呃、這……」我本能上想要辯解，那確實是雨薇的從中作梗，但當我直視鹿儀的目光，我就故作鎮定說：「這……就算是這樣，不行嗎？我很喜歡小鹿儀妳那天在床上的表現呀。」

鹿儀嘴邊自然地歪斜著，正當我以她又要出言不遜，臉頰卻還是顯眼地染紅：「嘖，死臭男人。」

鹿儀又回頭繼續往機場的出口走去。我心裡鬆了口氣，非常佩服自己經過多位女友的訓練，還是懂得一點演技式對答。我問：

「妳最近啦啦隊那邊要練習跟表演嗎？」

「當然要呀，你以為我很閒嗎？」

鹿儀頭也不回地答道，我再問：

「那妳下次表演是什麼時候？」

鹿儀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髮際，片刻才說：

「.....下下禮拜六，下午，山上的小體育館。」鹿儀接著說「是與美國女子啦啦隊的交流活動。」

「那我會去看。」

「.....隨便你。」

鹿儀轉開頭看著別處說，我只看得見她的後腦。

她是在偷偷微笑，還是只剛好別開了頭呢？我希望是前者。

我們步出了機場，灰藍色天空赫然開闊，像一片空曠潔淨的未來。

貳玖 | Πανδώρα | 潘多拉 β

成為體操隊的人事經理之前，我是一名長跑運動員。

跑過長跑的人都會明白，長跑與其說是一種競技，不如說是一種單純的練習。在亞洲人的肌肉先生較缺韌力與爆發力的前題下，跑20km、40km，需要的不是從來都不是速度，而是忍耐力。忍耐汗液留在身上的不適，忍耐雙腿的痠痛。

到最後衝線的時候，不會有太大的喜悅或者勝利的感覺，只會有：「呀終於跑完了呀！你媽的總算跑完了呀！我這麼辛苦到底是在幹什麼呀！」——類近的感覺。

我跑到草丘上，索性全身趟平，攤向草地，望向冬末灰濛的天空。

我按停了手錶上的計時器：56分鐘。我環繞了依山而建的學校慢跑了兩圈，差不多就是10公里，比以前的記錄慢了不少，尤其是上坡的時候非常吃力，身體似乎已經忘記曾經的毅力。

一月下旬，仍然寒冷的冬風吹打著我臉上的汗水。我歇夠了，便站起來，準備回到體育館沖個身，她們的訓練都結束了吧。

「原來你去了跑步。」

快要來到體育館的前方，她卻剛好從體育館裡步出。

「對呀，好久沒跑了，所以便突然想去亂跑了。」

我望向訖澄，她穿著白色運動外套與長褲，綁了長辮，拿著手提袋似乎是正好要離去。我走上前牽起她的手說：「訓練結束了嗎？那麼早呀？」

訖澄卻搖了搖頭，只是說：「還沒結束，小璇她們還在練。」

「那妳……」

「我練得有點不太順，犯了幾次錯。所以……就跟花姐說，想先歇一歇。」

就像各種科目的筆試，有時候大腦會突然短路，令我們莫名其妙地不斷犯錯，運動也同樣，尤其訖澄練跳馬，不是成功就是失敗，她的失誤要比其他人來得沉重。我撫著她的手心說：「那就先休息吧，別想得太嚴重。」

說著，我傾前嘴巴想吻上去，訖澄卻一偏頭躲開了。她帶點嚴肅地說：「花姐不是說訓練時不能親熱嗎。」

「呀，嗯……我忘了。哈哈。」我裝傻地說。

由於我跟她們關係匪淺，樂璇又是那種不安定的性格，有我在的話，根本不能有認真集訓的氣氛，我姐便下了禁令，只要在體育館裡訓練，就一定不能有任何親匿的舉動。

四位體操隊成員的訓練節奏都上了軌道，我處理完了所有的雜服，覺得留在裡面也沒用，便不如出來跑步了。

「不過我現在不是在體育館裡了。」

訖澄微笑說，然後閉上眼睛，嘴唇微微抬起。

我沒好氣地的一笑。她總是這樣，先是理性地拒絕你，然後才給予你通融的情份。我抱住訖澄的細腰，然後我們不愠不火地抵碰對方的舌頭。

「哼……」訖澄繞著我的指節「如果你有空，來陪我去個地方吧。」

Ω

寒假的跳水泳池裡空無一人。我穿起訖澄給我的泳褲，泡在泳池的水裡，游了幾個圈讓身體暖和起來，順便沖沖身上的汗氣，然後，我便看見穿著白色比賽泳衣的訖澄步上跳台，做了簡單的熱身操後，便站在跳台的邊緣，背對池水。

訖澄的身影依舊絹白勝雪，比例完美的一雙長腿稍一屈膝，身體便躍向空中劃了一個孤型，然後雙手旋動，做出簡單的垂直轉體，像短刃似的切入池水，濺開了后冠似的水花。

她在水裡翻身，冒出水裡，蛙式向我遊過來，我拍了拍掌說：「太精彩了。」

訖澄抹去臉上的水份說：「有嗎？這是我練跳水時，第一個學會的難度動作呢。」

她又划向池邊，再一次上跳台，還是同樣準備動作，這一次她反身一躍，做出抱腿空翻，但時機掌握得不好，令壓向水面的時機來得太急，令水花濺成了雜亂的白沫。

「哎呀呀呀～」訖澄笑說「我就是不太會空翻呢，小璇看錯人了。」

我替她整理濕漉的頭髮說：「怎麼會呢，小璇的直覺是所向無敵的。」

「是嗎，那我再來一次好嗎。」

「好啊。」

訖澄游到池邊，步上跳台，再一次做出空翻的動作，不過這一次的時機捉得較準，水花的形狀也更為細緻了。訖澄向我游來，說：「這一次呢，好看嗎？」

「澄澄只要穿著泳衣就已經很好看了。」我說。

「嘖，人家又不是問這個。」訖澄回頭報以抱怨的微笑。

訖澄在泳池裡隨意地變換著泳姿，她除了擅長跳水，也擅長自由泳與背泳，尤其是潛在水裡擺動輕腰的白色身影，在淡藍色的水面下，簡直像深海魚那樣優美。

「呼～最近顧著練跳馬，我也好久沒游泳了，總覺得身體不太靈活呀。」

游了好一會兒，她便扶著我的肩頭，跟我一起靠在池邊歇息。

「你還是很喜歡游泳跟跳水呀。」

「才不是呢，只是擅長而已，以前阿軒什麼也不讓我做，我就什麼都偷偷做一點。游泳是大眾運動，阿軒管再嚴也很難反對吧，而跳水就只是因為成績比較好而已。」

「我寧願你說喜歡呀，那沒有天份的人比較公平呢。」

泚澄在水裡輕飄飄的彷彿沒有重量，透明的水滴流過她的頸間，沿著胸丘流下去。

「呼～」泚澄抿了抿嘴「可是跳馬呢，我可是不擅長又不特別喜歡。資格賽過關的時候，我一直覺得：『欸～運氣太好了，這樣小果跟小璇就不會失望了』，到現在，我還是這樣想。」

「是嗎，可是這樣也很不錯。」我說。

泚澄瞳孔一動，似乎有點意外，她說：「咦，我以為你會鼓勵我，說什麼『反正你已經堅持了那麼久』、『不要放棄繼續努力』、『什麼呀你很有天份呀』之類的。」

「嗯……」浸泡在池水裡承受著浮力，令我有點昏昏慾睡，我說「這樣說吧，小璇是生下來就屬於體操場，藝莉醬是喜歡，琪琪是天賦，薇薇是嗜好，可是澄澄妳嘛……我覺得，人做事情不一定要太明確的目的，有時候，『只是想做下去』，這就已經是個很充分的理由了。不是嗎？」

泚澄靜靜聽完，游泳館裡迴盪柔軟的水聲，她卻重覆我最後一句話：

「只是想做下去。」

「妳的情況比藝莉醬更特殊，真的是我們臨時拉妳進團的，不過不管你的成績如何，我跟小璇也不會失望，能夠看見妳站在比賽場上，我們就已經很開心了。所以請不要有壓力。」

「難怪花姐把你趕出去了，一點激勵士氣的作用也沒有呢。人事經理先生。」

自從認識兩薇之後，我們深明白到國家級運動員的水平，不是我們些業餘的大學運動員能夠堪比的。能在京都世青賽上衝擊獎牌的，大抵就只有樂璇跟森琪而已；藝莉有能力進入決賽，但不一定有名次；至於泚澄，能進入決賽就已經很不錯了。

我跟我姐其實都了然於心，甚至泚澄她本人也很清楚。

「好了，回去吧。」我看天色開始幽昏，便吻著泚澄說。

「嗯。」

我爬上池邊，披上毛布，然後蹲下來，握起泚澄的雙手，拉起她的身體離開泳池，然後把毛巾披在她身上，拭乾她的手臂。

我撇了一眼沖身室說：「那外面等吧。」

可是當我轉身舉步，泚澄卻突然牽住了我的手。

她問：「你跑去哪裡啦？」

我看著泚澄稍有怨懟的臉，不禁有點慌張。

我回答：「去沖身呀，不然.....？」

泚澄還是沒有回答，雙頰像剛蒸好的糕點般泛起紅霞。

Ω

我跟泚澄在泳隊的器具室裡鋪了軟墊與舊布，然後我便坐在泚澄背後，拿起吹風機，耐心地吹乾泚澄的一把長髮。海帶似的頭髮在我掌中心慢慢變乾，變回漂亮的楓金色。

「這個真的有必要嗎.....」我禁不住說。

「當然呀，濕了的長髮貼在身上很不舒服的。」

「我不是指頭髮，而是如此剝有介事的.....嗯，就是好像很刻意.....」

我吹乾最後一縷頭髮，收起吹風機，泚澄滿意地檢視著髮尾，再轉身面向我，素顏的她仍舊沉魚落雁。她伸手環繞我肩膀，雙頰的羞赧是我認識她以來最深的，她用指尖輕劃我的臉頰，淡色的瞳仁釋放著某種神秘的光采。她說：

「我比喜歡這樣嘛。我知道你跟他們想做就做，有夠青春奔放啦。」

「我是覺得像變成了某種儀式.....」

「像儀式不好嗎，哼.....」

泚澄閉上眼跟我相吻，泚澄的吻是所有人當中舒服的，她好像全心投入到嘴唇上，感受著我們嘴唇的柔軟，嘴腔的熱度，舌尖上的氫氣味。她好像很想喜歡這種緩慢細緻的吻，一邊吻一邊咯咯發笑。

我勾起泚澄泳衣的肩帶，她便縮起肩膀，讓我翻開橡膠質感的白色連身泳衣，裸露出她的上半身，我放開她嘴巴，便看見一對尖挺美麗的嫩乳，雪白的肌膚，淡粉色的乳尖。我握在手裡，剛好盈盈滿握，我的掌心才碰到泚澄的乳肉，她便縮起脖子輕呻了一聲，羞著笑說：

「果然太久沒做就會變得比較敏感。你記得輕點.....嗯.....呼」

我小心翼翼抓住雙乳，十指打轉，在軟膩的乳膩上輕按，用姆指搔弄乳頭，我繼續吻著泚澄，泚澄忙著呻吟，便吻得更慢更深了，她伸手放在我泳褲褲檔，用掌心前後摩擦，讓我的硬物突出暴現。泚澄舔了舔嘴唇說：

「呵呵.....嗯你的那個、嗯、呼.....摸起來沒有想像中那麼大呀，嗯、呼嗯.....」

「妳是想象了什麼，我就是一般亞洲人的平均值呀。」

「沒辦法，你有那麼多女友，讓會讓人有些假設。啊.....」

我低頭吻著泚澄的乳側，是微微苦澀的池水味，她的皮膚非常溫暖柔軟，我不斷啣吻著乳頭，泚澄喉間嬌喘，還是無法阻止兩顆小糖霜充血勃起，滲起鮮豔的潮紅。

「小果.....」泚澄突然叫道。

「怎麼了？要輕一點嗎？」我說。

泚澄卻稍一搖頭，嬌柔地說：「乳頭好舒服，你再吻。」

我失笑一聲，泚澄聽見我笑了，便拍打我的大腿。我解釋說：「妳是我遇見的第一個主動指示我的女生，而且還那麼沉著優雅，小璇是變態，所以不算。」

「我想要當然會說呀.....這樣不行嗎。」泚澄難得噘了噘嘴。

「好啦好啦，是乳頭嗎？」我捂著泚澄的下乳說。

「嗯，乳頭被吻得好舒服.....唔.....啊~~小果.....丫！沒關係.....你再咬.....唔、唔.....」

我用舌頭舐擦著泚澄的乳蒂，我試著用牙齒輕咬，泚澄尖叫一聲，我以為她很抗拒，沒想到她卻鼓勵我繼續。我又吻又咬，弄得兩個乳尖都是滿是唾液，兩顆粉色的圓點都紅腫翹突。

泚澄呼著熱氣，執起我的手摸向她的腰間，沿著小腹向下探，她吻著我說：「濕了好不舒服，幫我脫掉。」我沒好氣好地說：「你游完泳當然是濕的呀.....哎呀~！」結果當然又是一下掌擊，她悄聲說：「小穴——你們是叫小穴的嗎？」

「不，」我搖了搖頭「小澄澄。」

「好奇怪，還是小穴比較好——小穴濕了，泳衣繃緊好不舒服，幫我脫掉。」

我遵命拉著泳衣的開口往下拉，泚澄稍一抬起屁股，便全身赤裸了，她滿不在乎地雙腿微開，讓我看見濕漉漉的粉櫻色下體。我挽起泚澄的修長美腿，伸手搔弄她的陰唇。

「丫.....嗯.....進去一點嘛.....嗯.....對了、丫啊丫.....嗯啊.....」

泚澄用手臂撐著身體，雙腿緩緩張開，指導著我的雙指觸碰陰道壁，我溫柔地勾動指節，讓泚澄閉著眼睛低吟，享受肉壁被按摩的快感，粘熱的愛液滲滿了她的跨間。她呼了口氣說：

「你弄得小穴好癢.....嗯想要了，小果，進來好嗎？」

泚澄的語氣簡直像高級烹飪節目的主持人，性愛不過只是一種品味。我牽起她的手，放在我的泳

褲上說：「澄澄應該是先幫我用嘴巴吧？」

「什麼應該啦，藝莉醬說果然是真的呢.....」

「藝莉醬到底說了什麼.....」我冷眼說。

「你猜猜看？」

泚澄微笑著，拉下了我的內褲，當她看見我赤色挺立的陽物，也如同每個女生，臉上閃過一陣複雜的表情。但她還是握住莖身，柔滑的掌心上下套弄，似乎認真觀察過我的形狀之後，便跪著低頭，細吻我的龜頭，再含在嘴裡，輕輕地用嘴巴前後套弄。

「噗——唔.....嘖、啜.....咻.....」

泚澄的口技不算很純熟，慢吞吞地吸啜著我的前端，輕柔地用舌頭摩擦我的龜冠，但也足夠我青根跳動，在她打轉的小舌裡勃硬發癢。她用力啜了幾下馬眼，放開口笑說：「這樣夠了嗎？還是說你要在我的嘴巴裡、呃、射精？」

我抬起泚澄的下巴，抹著她嘴角的唾沒，輕撫她的下體說：「下一次吧，我現在比較想要小澄澄。」

「就說什麼『小澄澄』的很奇怪呀。」

「那可以插進澄澄的小穴了嗎？」我禮貌地問。

「可以呀，我很要這個呢。」泚澄握住我的龜頭回答。

我便讓泚澄理好頭髮躺下來，我分開她的雙腿，用陽物抵擦著她的肉穴，沾滿淫水以後，便進入了她的身體，小莖穿過緊窄的肉腔，在前方前後抽送，讓泚澄習慣我的形狀。泚澄擺著幽幽的眼神，嘴角似有還無地叫起床。

「呀.....好棒呀.....啊.....小穴酸酸的.....嗯、唔.....小果，整根都進來嘛.....」

我輕摸著泚澄的髮梢說：「我突然好想聽泚澄叫我老公呢。」

泚澄卻啐道：「怎麼突然說這個啦，琪琪跟明明不也只是叫你小果嗎？」

我傾前身子，準備長驅直進，看著泚澄豔紅的臉龐說：「她們還是小女孩嘛，澄澄可是又成熟又帥氣又美麗呢。」泚澄微微一笑，呵氣如蘭地說：「真是的，嗯哼.....老公，整根都插到底嘛，小穴裡面也想要.....哎丫丫.....」

我將泚澄的雙腿槓到的肩上，下身前推，突入泚澄的最深處，泚澄浪叫一聲，縮起小腹，花心抽搐著迎接我的頂撞，滑溜的愛液令我挺動得十分舒暢，溫熱的腔道擠壓我的莖身，產生一陣陣的強烈快感。

「嗯呀.....呃呀.....老公頂得裡面好舒服呀.....丫呀.....啊.....」

我吻著泚澄白哲得像雕塑的雙腿，用龜頭一下一下地碰撞著窄細的花心。泚澄還是嚶嚶細語地呻吟，眉頭輕皺，配合著我的節奏收縮著小腹，感受著性愛的歡愉。泚澄做愛時不抱怨也不撒嬌，只是專注享受肉體能產生的快感最大值。

「哎呀.....花心好撐哦.....啊丫.....老公再用力點好嗎.....」

我握起泚澄的雙乳，揉住一對圓挺的乳肉，傾前身子，抱起泚澄的腰身，往深處用力抽送，泚澄咬著嘴唇，肉壁按連痙攣，被我插得水聲四濺。我捏著她最敏感又脹立的乳頭，逐漸加速。

「丫——！！哎啊——丫、丫不行啦.....老公、啊啊」

「老公也想射了，澄澄如果不想我射進去.....」

「唔~不、我想要.....嗯射進來就好、哎丫！哎丫！」

泚澄腮頸通紅，搖動的肉穴令我的莖前陣陣酥麻。我有致地掌握著節奏，雙手夾扭泚澄的乳尖，脹到極點的陰莖奮力狠插，插得泚澄掩臉羞叫，雙腿亂顛，滾熱的花心猛然收縮，我馬眼灼燙，精液噴洩而出。

「丫丫丫哦哦老公啊啊呀呀呀呀呀哎丫.....」

泚澄呼號著悅耳的尖叫聲，尿孔洩了幾道潮水，噴在我們相交的下體上。我將精液都射進泚澄深處後，便拔出下身，肉瓣裡冒湧粘稠的白濁。我放下泚澄攤軟的雙腿，伏在下來她相擁，用舌吻和愛撫來感受餘韻。

「哼哼.....為什麼射那麼多給我啦。」泚澄伸著懶腰地淺笑

「因為我喜歡妳嘛。」我親著她腮邊說「澄澄不喜歡嗎？」

「怎麼會呢，跟你做愛很舒服呀，精液射得小穴好暖好舒服呢，來點小潮吹也很不錯，身心都好像釋放了。」

「那要不要每天訓練後，都身心釋放一下呀。」我握住她的手說。

「每天做不就沒有意思了嗎。」泚澄伸手輕碰我的鼻頭。

「小璇那傢伙真的可以每天要.....每兩天？」

「跟每天有什麼差別啦.....」

「每三天？」

「好啦，每個禮拜吧，有點期待才會更想要呢，避孕也更有規律了。」泚澄攤開手心像揭曉謎底的說。

「每個禮拜太久了，每五天好嗎？」

「你還有其他的老婆呢，我在為你體能著想呀。」

「這妳可不用擔心。」

「什麼.....呀.....怎麼那麼快又硬了啦.....丫啊.....」

「說好了，每五天幫澄澄釋放身心。」

「啊不要.....不要擅自決定.....先抹一下再做啦.....等、丫呀哎呀！」

只是想做下去。

果然是個很充分的理由。

貳玖 | Πανδώρα | 潘多拉 γ

原來是貓。

絲明會認識樂璇，是因為兩人都參與了同一項義工服務學分，義工的內容原來前往流浪動物中心，擔任半天的義工助理。

我不知道樂璇為何會選擇這項義工，但很有可能只是湊巧，又或是那不用早起之類的理由。

不過，絲明倒不是如此，而是她真的喜歡貓。

「妳好呀絲明同學，好久不見了，這位是妳的男友嗎？很帥呀。」

中心的員工女士對絲明說，絲明穿著一身輕便的深灰色調居家風格古典長裙，透紅著臉比手劃地腳說：「對、那、那個我.....我之、之前、比較忙、所、所以.....這、這是我、對.....我的男友。」

還好絲明最後總算承認了，我也打招呼說：「您好，我是第一次來幫忙的，拜託你們多多指教了。」

「哈哈，就不用我們出馬了，」女員工卻說「絲明同學比我們還更會照顧貓咪呢，你跟著她做就可以了。」

我望向絲明，絲明原來也剛好看著我，我們目光一相接，她還是羞著立刻別開頭：「我、我.....也、也就是.....一般的、一般的義工，今、今天.....也一樣吧。」

女員工便問說：「對，最近領養的人算是多了一點，所以數量上要照顧倒是少了一點，那麼我今天就把5號房的交給你們吧。絲明同學你來帶領就好了，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找我喔。」

流浪動物中心都是負責照顧顯然被丟棄、走失、或是受傷的流浪動物，當中也不只有貓，還有狗、兔子、甚至鳥類等小動物。絲明說，事實上棄養的人比我們想像中要多，所以流浪動物中心劃分成不同的房間方便管理，好幾個房間都堆滿了臨時飼養動物的籠子或木箱，5號室安置的，就是各種被送到這邊的貓咪。

「擘.....」

我一步進去5號房，就不覺輕呼著。我不討厭貓，但還是第一次被那麼多數量的貓所包圍凝視，像誤闖進原住民族的領地。眼前不同籠子裡都安置著各種毛色、神態、大小的貓咪，有的甚至堆疊接近天花了。有些小貓看見有人走進來，就開始發出不知道是歡迎或是戒備的喵喵叫。

「喵~大家好嗎？」

絲明卻沒有絲毫的不自在，自然走進去，對貓咪們揮手說起來，然後便走到其中一個籠子前，用指頭逗了逗裡面的三隻小貓。

「哈囉，你們還在呀，身體都快好了吧，我來幫你們換水吧，喵喵。」

籠子分便有兩隻小黑貓跟一隻三色花貓，看來都仍是幼貓的體型，毛髮都有點凌亂，可能是被救回來的流浪貓吧。三隻貓不知道是否真的認得絲明，看見她都一樣像孩子般輕聲叫著，絲明準備打開籠子，然後望向我說：

「小、小果.....那、那我們.....我們就、就是要幫、幫忙換水、換貓砂.....清、清理排泄物.....食物、食物則員工們處、處理.....因、因為、有些、有些貓貓、貓貓是、新到的.....所、所以.....可能會、會害怕.....或想要到外面、總、總之.....開籠、籠子的時候、如果、如果牠們、跳出來.....要、要捉好牠們。」

「啊好的.....」我理解地說「對了，明明，有一件事——」

「好啦，」絲明的注意力又已經回到小貓上「這是我的男友，你們不用害怕喔，嘿嘿，喵？喵喵~，來吧.....」

絲明打開了籠子，果然其中一隻黑色的貓咪非常好動，一下子就想跳出來，我上前一把抓著那毛茸茸的身軀，然後抱在懷裡。牠起初是有點掙扎，但大概知道我也沒有惡意後，便只好乖乖地扶在我的手臂上。

「那、那麼呢.....」絲明對我說「我、我們大概.....大概會清、清洗一下、飲、飲水器.....沖一下就可、可以了.....真、真正的清潔.....中、中心會、會處理.....」

絲明純熟地將裡面的喝水器取出，然後到房間內設的洗水盆沖洗好後，又重新裝裝設了清水，這段期間我便成為了貓保姆，抱著手中的黑貓或是逗逗籠子裡對外面沒那麼好奇的其他兩隻小貓。

絲明把處理的飲水器放回原處，然後先伸出手，跟我手臂上的那隻小黑貓逗玩起來，臉上展露溫柔專注又陶醉的美滿微笑：

「嘿嘿，被抱著很舒服吧？要不要一直被小果抱著呀？好啦，要回去了啦。喵。」

絲明伸手接過我手中的貓咪，放回籠子裡再關上門，抽出籠子下面的貓砂，再對我說：「那、那貓砂.....的、的話也、也一樣.....清掉換新的就好.....一般、一般都已經有貓的、貓的尿尿、跟.....大、大便。」

「對了，明明，我想說.....」

「是、是的？」

我對握住貓砂盆邊緣的絲明說，她圓瑩剔透的大眼看著我，我問道：

「為什麼.....妳對貓說話的時候就不會口吃呢？」

絲明眨著眼，像在理解我提問的真正意思，然後眼睛睜得更大了：「會、會嗎.....不、不是、不都.....都是一樣？」

「不一樣呀！」我訝異地說「妳跟貓說話的時候很流暢呀，一點斷斷續續也沒有。不然，妳現在對貓說幾句。」

我指向籠子裡的三隻貓，絲明將信將疑，望向三隻正張著眼、好奇地觀察著我們這兩個奇異大型生物的貓。然後絲明說

「哎.....會嗎？我對喵喵你們說話的時候，說話會比較正常一點嗎？不就是跟平常一樣？我本來就不太愛也不太會說話呀.....怎麼會對著貓咪就比較好——」

「妳聽妳聽！」我趕快打斷「這完全是一點結結巴巴都沒有呀？」

絲明回頭看著我，皺起眉間甚是困惑，竟像是被戲弄般羞紅了臉：「我、我.....沒、沒有呀.....就、就跟、跟平常一樣呀？小、小果.....你、你到底、底.....在說什、什麼啦.....？」

我凝視著絲明，難道這是絲明風格的玩笑？不可能吧？她一都直很介意自己說話口吃，如果能克服她就不那麼在意了。

這到底是什麼回事呢？喵。

Ω

「辛苦兩位了，今天就先到這邊吧，嘩~籠子跟貓砂盤都洗乾了，有男生幫忙果然不一樣呀。絲明同學你的男友很可靠嘛。」

「不、不會.....不會，能、能幫上忙、能幫上忙就好.....我、我再貓貓、貓貓玩一會.....就回去。」

「可以呀，那你們自便吧。」

結果，一整個下午我跟絲明都在擔任義工，照料著各種貓咪，絲明負責換水跟換貓砂，而我就當然負責清洗空著的籠子與貓砂盆這些體力活。

我一邊做，一邊看見絲明不亦樂乎在跟貓咪打鬧說話，非常肯定她只要對著貓，就能毫不口吃地流暢說話，不過她本人似乎並無自覺。雖然這想著有點神奇，但我也就沒有再提起了，為免她以為我老是在戲弄她。

半天下來，我身上都沾了不少貓毛，一直聽著各種貓叫聲，抱著不同貓咪，有些比較焦躁還不斷在爪抓我的外套，但跟這些語言不通的小動物相處多了，也的確讓人心情放鬆，看著這些貓咪活潑地好好活著，也似乎對世間的生命多了幾份樂觀信心。

「你還在呀，為什麼沒有人來領你呢？你長得這麼漂亮。小果.....你、你、來看看、看這隻.....小白、白貓。」

我來到絲明身邊，站在其中一個籠子前，裡面是一隻白貓。牠是成年貓了，體型很是修長，毛色是一塵不染的雪白，但不是那種蓬鬆的白毛，而是有點短短的整齊毛髮。牠在籠子百無聊賴地轉著圈，螢火蟲般澄亮的雙眼散發流浪貓特有的凌厲，其中一隻耳朵上有一個三角型的缺口，整體而言是一隻感覺有很架勢的貓。

「牠來很久了嗎？」我問絲明說。

「嗯.....」絲明點了點頭「上、兩、兩個月次、我來、來的時候.....牠、牠就在了.....聽、聽說、受、受傷了、很、很可憐.....到、到現在都沒有人、沒有人領養.....怎麼會、會呢。」

聽員工的解釋，這邊的動物都是容許領養的，只要有興趣的人附上自己的資料，居住的環境，以及養各種動物的經驗，通過審核後，就可以來選擇領養的動物。

那當然，要選擇哪一隻貓，或是哪一隻狗，就只能單憑飼主本人的興趣，也不能強制他們選擇。最後這些貓狗小動物會不會找到新主人，也只能看運氣。

——就像孤兒院裡的孤兒。這想法在我腦裡一閃而過。

絲明把手指伸進籠子之間，那白貓倒像已認得她，湊前聞了聞絲明的指尖，再用舌頭舔起來。絲明像獲得某種獎勵般一直笑著，我說：「明明、妳怎麼就.....嗯，沒事，妳倒是真的很喜歡貓呀。」

我本來想問，為什麼妳不自己養呢？

然後我就想到那根本不可能。

絲明她跟我說過，老院長離世後，她就離開被逼閉關了的孤兒院，那時候她只能申請多人共住的社區宿舍，住到獲得大學獎學金以後，就搬到學校的宿舍來了。這種條件之下，根本不可能養寵物。

「嗯.....我、我很、很喜歡.....」絲明逗著白貓說著「我小、小時候.....就喜歡了.....以前、有、有三兩隻流浪貓.....會固固、固定來孤、孤兒院外面玩.....我看、看著牠們，心裡.....心裡就會、平靜.....開心起來、我、很、很喜歡.....對他們、喵喵叫.....總、總覺得他們.....聽著懂。」

「搞不好牠們真的聽得懂。」我打趣說「反而是我們聽不懂貓語。」

「我、我想也是.....」絲明莞爾著說，著迷地看著這隻白貓「對、對不對.....小白貓？喵~喵~。」

我陪絲明大概跟不同的貓咪逗玩了一會後，就差不要要離開了。臨行之前，絲明都對貓咪們說：

「我快要去日本京都啦，不用想我喔，如果你們之後還在，我會買日本貓肉泥給你們的.....你們保重，希望你們都能找到新主人。」

我們再過兩個禮拜就要出發，絲明像對著認識已久的老朋友，誠懇地牠們一一道別，不時要握握貓咪從籠子間探出的貓爪。

我對絲明說：「我們才去頂多兩至三個禮拜吧，回來我們再來呀。」

絲明洗淨了雙手，挽起我的手臂，問說：「小果.....你、你喜歡、這些貓.....嗎？」

我摸摸絲明的金髮：「我喜歡照顧著貓、逗著貓說話的妳多一點。」

絲明倒像是預料到我會這樣回答，也沒說什麼，只還是羞赧起兩頰，挽緊我的手臂，笑得甜絲絲地低著頭。

我跟絲明準備步出這滿是流浪貓的房間，我不覺望向剛才絲明介紹的那頭白貓，發現他正端坐著，斜陽下像古埃及的尊貴神使。

貓用犀利的雙眼正視著我，發出一聲響亮的：

「喵。」

我無法理解貓的意思，但那似乎是貓對我的一聲神諭，一聲吩咐。我不能拒絕，也不能忤逆。

我看著白貓那尖銳的眼神，只好也對貓這樣回答：

「喵。」

貳玖 | Πανδώρα | 潘多拉 δ

森琪像受驚的小柴犬般躲在我的懷裡。

「準備好了嗎？」我對她說。

「準備好了.....」她點頭說。

咋躡。我滑鼠左鍵一按，瀏覽器的視窗出現了運算的圓圈，然後出現了以下頁面：

【感謝閣下的訂購，成功核對款項後將發出電子機票】

但就在同一時間，森琪卻回頭按住我的手腕：「慢著！還是等一下，我再想想如何跟我爸說——」

可是當她看見屏幕上的字句，便哭喪了臉，哀號著啪啪啪地敲打我的胸口：

「嗚！！！死小果！按那麼快做什麼啦！我還沒有決定好啦！！！」

「又是妳回答『準備好了』.....」

「我是回答『準備好了』！不是說『可以買了』，你這死小孩！怎麼都不專心聽姐姐說話啦！！嗚嗚嗚嗚嗚嗚現在怎麼辦呀！！真的要去日本京都了！我爸我媽三個禮拜找不到我，一定會報警一定會去瑤瑤，嗚嗚嗚嗚嗚，小果，怎麼辦呀嗚嗚嗚！」

森琪歇斯底里地的小粉拳沒什麼力道，反倒有幾份像在鎚骨。

「當然是要去日本去，不然我們一直是為了什麼.....」

「二月中已經開學了，藉口說要旅行也不行！那我到底要怎麼騙我爸媽呀！」

「就到時候再想想.....」

森琪哭得稀里嘩啦，呶起小嘴，騎在我的雙腿上嗚咽著，搖晃著我的肩頭說：

「什麼到時候再想啦！不到兩個禮拜就要出發了呀！嗚嗚嗚嗚嗚嗚！」

我緊抱森琪的身體，撫著她的背讓她安靜下來，我看著屏幕的帳單號碼，知道就算果斷上一頁，機票也不會憑空消失。

森琪只是在鬧脾氣，她也清楚即使沒有任何借口，我們還是得收拾行李，拿著電子機票、護照、簽證、資格賽成績單，如常出發。

過去一個月，我與花姐都在處理一眾體操隊員前往日本的安排，包括通知世青賽官方，申請訓練場地等等。我們不需要在日本逗留超過30日，所以簽證不是問題，唯獨是機票問題——卻卡在森琪身上。

我們取得體育部的補助後，其實並沒限制我們要買哪一班機票，但為了出行及處理方便，我們當然是傾向所有人購買同一班機。

我們一直要森琪給我們護照去訂機票，結果她們卻一拖再拖，一直像充耳不聞，沒有將護照交給我們。

直到時間緊逼，再無法耽擱了，我今天只好拉住森琪，逼她一定要交出護照。

結果，她又開始回到那不知道是否該跟父母坦白的迴圈裡，就算我陪她來到她的碩士生宿舍，把她抱在懷裡了，她還是一副進退不得的無助。

我看見網頁上已成定局的機票資訊，對森琪說：「妳最近不是在練瑜珈嗎？我還是妳淨滌情緒，身心都覺悟了之類……」

「那也只是我自己的覺悟呀！！」森琪嚷叫著說「我淨滌了我自己的情緒又如何呀！我如何淨滌我爸媽的情緒呀！？」

「……」

看著森琪這麼力歇聲嘶，我也只得無言以對。

不過要訂的機票也訂了，該做的也做了，這至少是我們體操隊奮鬥了大半年的目標。

「小、小果……」森琪問我說：「你完全沒有任何辦法嗎？如果我的爸媽真的發現了我去日本了，而且可能是三個禮拜……」

我很誠實地說：「如果妳對妳的父母也沒辦法，我又怎麼會有可能有呢。」

「嗚、嗚……怎麼會這樣……嗚、你出去啦……」

森琪說著就真正的哭起來，鼻頭通紅地抽噎著。我撫著她的頭髮說：「琪琪妳先聽我說——」

「嗚！！嗚嗚嗚嗚嗚呀呀呀呀你不都幫姐姐想想看怎麼辦，還說是我老公！每天就想著要內射我中出我，射得我整個小穴跟嘴巴都是精液！！其他就不管了！！嗚嗚嗚不理你呀死小果！嗚嗚呀呀不理你呀！！你給我滾出去呀！！」

我當然知道這是森琪再宣洩情緒，因為多出校園內戰的支線，她後來的訓練就已被我姐逼得非常緊張，偶爾跟我們一起吃飯時候也一言不發。即使我有責任管理她們的情緒，但我對於情緒總是易受外事牽動的森琪，我有時候也無法為力。

「琪琪，還是我們先——」

「嗚！！你滾呀！！死小果，你出去找你的後宮呀！！不要再煩我了呀！！」

說著森琪就掙脫了我的懷抱，一下子跳回她的床上，用被單捲起自己，躲進沒有外物能夠干擾的密閉空間裡。

我站起來，嘆了一口氣。

我走到床邊，盡最後的綿力，拍了拍那被單上顯形的人影，便收起森琪桌面上的護照。

我放輕腳步離開了森琪的宿舍，打開門。

藝莉在外面仍然等著我。

Ω

我將森琪的護照，交給在宿舍門外等著藝莉。

「麻煩妳了。」我誠懇地說。

藝莉說要幫我們處理各種跟日本體操總會對接的文件，包括各種繁瑣的文件副件等等，也包括京都的生活起居，預訂酒店，食店，旅行車等事宜。這些事情當然也可以由我來做，但藝莉自告奮勇要處理，她說自己是當地人，總得要盡一點地主之誼。

果然，此刻在我面前的她笑了：

「僕が日本人であることを忘れだか？（你忘了我是日本人嗎）？」藝莉接過森琪的護照說「我聽見琪琪大吵大鬧了，她又鬧脾氣了吧。」

我再次嘆了一口氣，點了點頭。森琪碩士生宿舍在三樓，我雙手靠在欄杆上，看著宿舍裡安靜的內園：「我姐總是三令五申，要我顧著妳們的情緒，有時候我也覺得.....是否我做得還不夠呢？」

藝莉收好森琪的護照，拍了拍我的肩頭：「你已經做得很好了呀，至少.....澄澄最近的表情很不錯，明明也變得更開朗了。琪琪，唔.....性格是比較難處理一點吧，但我覺得可以的。不過呀.....我好像聽見了，琪琪說你『射得她滿口都是』.....？」

藝莉用鄙夷又敬而遠之的眼神看著我，我也無奈地說：「.....才沒有那麼誇張。」

「所以過程是真的，只是程度『沒有那麼誇張』。」藝莉像法官一樣重整著我的口供。

「饒了我吧老婆大人，」我用投降的表情對藝莉說「妳知道琪琪發脾的時候，什麼都說得出來，她又不是妳呢，一點脾氣都沒有，總是那麼體貼。」

藝莉當然知道我是趁機轉移話題，不過她倒沒有說穿，而是帶起溫婉的笑意嘆了口氣，也說道：「哎，比賽的緊張多多少少會有的，但我是你們最不用擔心的那一個吧。雖然是我仍然是瞞著爸媽回去，但我終究是日本人呀，那有日本人會怕回去日本呢？我還是那句話，我能夠作為體操隊代表，能到京都比賽，那就已經滿足了。」

藝莉的雙眼明淨的陽光像打掃過的高貴瓷器，我忍不住抱了抱身穿白色毛衣的她，沒有任何肉體意味，只是一種蔚藉般擁抱。我說：「希望過去我們所做的一切，小璇才亂闖出來的事情，不會令妳感到失望。」

樂璇名義上是體操隊的隊長，實力最強橫的也確實是她，不過說到整個體操隊團隊裡有穩定作用的，往往都是藝莉。

藝莉也伸出手輕輕抱起我的背後，把臉埋在我的肩上，深吸了一口氣說：「不會呀。我為你們而驕傲呢，回到去年的話，我連想象能參加體操世青賽的預賽也沒法，也無法想象能夠脫離啦啦隊要，能夠與鹿儀這麼多次正面對決都能贏。相信體操隊吧，老公，這一躺京都之行，一定也會有完美結局的。」

「妳確定嗎？」我輕撥她臉旁的髮絮。

「もちろん（當然）。」藝莉點頭回答。

我輕輕吻著藝莉的櫻唇，藝莉也以嘴唇透露出她柔和的溫情，那仍然是沒有一絲性慾，而只是一份純粹而真摯的親密。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我對藝莉說「如果有時間，我倒想去妳的老家看看，或是去妳在東京的住處看看。」

「啊喲～」藝莉掩起嘴「老公終於要考慮入贅我家了嗎？」

我冷眼看著藝莉：「.....妳看來還真的認真的呀？」

最近藝莉總是我說起我們之間的未來，她總打趣說要我入贅她的家族，那是方便的解決方法，理由當然是——

「當然呀，我是財閥的獨生女呢？我父親是『公家』之後，也就是曾經的貴族，你進我家門以後，別就是一個體操隊，一百個體操隊也養得起。到時候別說是六位女友啦，你要多少位女友都可以。」

藝莉帶著淺笑地認真說著，我挑起眼眉回答：「真是寬容呀藝莉公主殿下。」

「有錢的男人不都一堆老婆，我爸年輕時也有不少情人呀！你的女友都是本公主的朋友，我怎麼會有所謂呢。」

「啊.....是這樣嗎？」

忽然就聽見我未來岳丈（大概）的風流韻事，小輩該說什麼呢？

「就算妳要把你的鹿儀姐姐拐到我家裡來，我也沒所謂呀，怎麼樣？夠吸引吧？雖然我不知道她願不願意委曲就是了。」

「藝莉醬，妳又來了.....我跟鹿儀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吧。」

藝莉用挖苦的語氣說，我則用投降的語氣回應。

自從聖誕那一段時間後，藝莉每兩三天就老是試探我對鹿儀的口風，但我可沒有說謊，我有空是

會去看鹿儀的練習，偶爾陪她抽抽煙，她心情不太壞也願意牽牽她的手，僅此而已。我們在雨薇房間裡發生的翻雲覆雨，再也沒有重演過。

「少來了，聖誕燒烤那天晚上，她都偷偷看著你呢，我認識她那麼久，都沒見過她那種眼神。我一直等著你的自白呀，老公大人。」

藝莉以退為進般摸起我的臉，我深深地吁了口氣說：

「那.....總之，真的有點複雜，但我絕對沒辦法把鹿儀拐到妳家去，好嗎？」

藝莉噘起嘴，顯露著將信將疑的複雜眼神，也說了：

「唉，搞不清楚你們兩個都弄什麼.....那麼神神秘秘的。算了，那麼，琪琪的機票終於也搞定了，我們要真的去京都了。來好好準備吧。」

「對呀，」我也放鬆胸口說「要開始準備物資了。」

「對了，老公.....」藝莉又用深邃的眼神看著我說：「你就當我只是想多了吧，或者只是.....總之，我想再認真問一次.....」

我疑惑地看著眉頭深重的藝莉，說著：「怎麼了？」

「你真的要跟我們一起去日本嗎？」

我剎地一愣，從來沒想過她會這樣問，我失笑說：「不然呢？難道我留下來嗎？」

「我有一份直覺.....」藝莉直視著我瞳孔深處的靈魂「最近每次說起我們要離開去日本，老公你都有點.....愁緒。還好吧？你不會想，也許.....留下來？我們只是去比賽，你可以留下來的。」

藝莉的說法從技術上而言其實沒有錯，我所謂「人事總監」的職稱，與比賽跟本沒有關係，從外界看去，能跟去的我只是在當雜工，就算沒有我，她們一樣能夠比賽。

「為什麼妳會這樣覺得？」我問藝莉。

藝莉搖了搖頭：「說真的我不知道，我本來以為是因為鹿儀.....但後來也肯定不是了。可是，老公你心裡，是否還記掛著任何人呢.....？」

藝莉牽起我的手，那麼柔軟溫暖的掌心，那麼關切善良的眼神。

「藝莉醬，妳沒有錯，」我回答說「還有著她.....伶馨。」

貳玖 | Πανδώρα | 潘多拉 ε

我們從來無法學會如何去道別。

即使我們已經準備了一輩子的時間。

我拿著一束深紫色豔麗的花束，站在木門門前，按下門鈴片刻之後，她開門了。

「哈囉，歡迎呀，擘，你又買花給我了，這是風信子吧。挑得不錯，哈哈。來，進來吧。」

伶馨穿著白色的病人服，黑色的長髮披在肩後，歡笑著接我手中的花束。

她招手讓我進去，我便像前幾次一樣，走進這總是只有她一個人的老宅裡，脫下鞋子然後關上門。

看著伶馨欣賞著花束的笑臉，我卻完全沒有半份笑意。我端詳著她的臉說：

「伶馨.....妳又瘦了，妳有好好吃飯嗎？」

伶馨原本那秀麗雅致的臉龐更為消瘦，顴骨下的肌肉幾乎都要凹陷進去了，血色蒼白而黯淡。她卻似乎不打算回答我的話：

「對不起呢，茶葉剛好已用完了，新的明天才送來。我泡了一點熱蜂蜜，我們來喝吧。」

伶馨捧著花束，牽起我的手，老樣子要把我帶進她的房間裡。

快入夜了，伶馨一個獨居的老宅裡只亮了幾盞暗燈，老窗櫺外是寂寥的晚霞，舊區老房子牆身間透露著一小片蒼藍的夜空，房間裡的事物像某種孤獨老去的遺跡。我喉間驟然緊壓，甩開伶馨的手。

「小果——」

「不，伶馨，」我站在原地，拒絕伶馨的腳步「為什麼妳會瘦成這樣？妳答應過我，妳會無事的，不是嗎？」

伶馨把風信子緊緊抱在懷裡，背向窗戶的她，令我幾乎我看不見她陰沉的目光。

「是的，我答應過你，」伶馨說「但很可惜，小果，你也知道，這都不是我們說了算。對不起小果，我不會無事，你也知道。」

我佇立不語，努力尋覓適當的言語回應，可是我只能看著伶馨那瘦削的雙頰，那如死灰般的臉色。

「來吧小果，在你去日本離開之前，至少讓我們好好相處。」

伶馨再次握起了我的手，她牽著我的手心是如此虛弱無力，又如此沉重。

伶馨的手術失敗了。

以目前的醫學而言，她的氣管再也無法康復。

Ω

伶馨的房間裡已經撤去了那無菌保護膜，也再不需要任何空氣淨化器。

對她而言，那都已經沒有需要了。

伶馨的手術宣告失敗後，她一直在房間裡靜養，即使手術無法拆除她那沒有顯示時間的計時炸彈，但她為了壓制病情，還是需要吞下各種藥物。

手術後的因為持續的手術後嘔吐，加上又要重新服用各種藥物，她連嘔吐了好幾天，到了後來還得一天到晚掛著營養液，從那時候起，她身體就開始顯然消瘦。

「妳要不要吃點什麼？」我站在她身後說「我看見樓下的餐廳還有開，我去買點東西回來……」

「不，」伶馨拉著我的手「不要，你不要走。你就留在我身邊，好嗎？」

伶馨另一手將花束放進房間的花瓶裡，熟悉地整理起長短不一的豔紫色風信子，讓花束看來簇擁起伏，開得更為燦爛。

她的房間裡亮著老式蠟燭型壁燈，古雅的前殖民風格卻顯得有點陰森，書桌只有幾本老舊的小說，床邊櫃上是清水與藥丸，也有幾個鍍銀的餐盆。伶馨說除了有醫生團體定期來監察她的病情，她也仍有慣用的傭人定期打點簡單的起居。

伶馨整理好花束，轉身望向我微笑，然後投向我的懷裡。

她深深地把臉埋在我的胸前，彷彿像春天的蝴蝶撲向花蕊般，要把全身重量都注向我身體。

我也舉起雙手，卻無法把她抱緊——

伶馨的身體變得如此單薄，那不再是我曾經擁抱過、渴求過的美好肉體。

「小果，你不開心嗎？」

「為什麼……」我嚥著喉間說「為什麼我會開心？」

「體操隊戰勝了啦啦隊，由森瑤擔任主席的體育部成立了，體操隊也得到了補助，啦啦隊及所有人大型隊伍也拼入了體育部了，你們也終於獲得補助，可以前往日本京都有了，這樣不好嗎？」

我終算把手放到伶馨的背上，抱著她病人服下透露的瘦骨嶙峋。我說：

「是的。妳說的這些，都足以讓我非常開心，可是……」

「這樣還不夠嗎？」伶馨抬頭看著我「你為何還如此難過呢？我不是仍然活著嗎？」

伶馨稍掂起腳，抬起嘴巴親吻著我。她的嘴唇上有藥物的化學品味道，雙唇像是久經暴曬般乾燥。

我撫起伶馨烏黑的長髮，搖著頭對她說：「不.....不對，妳答應過我，妳會為了我，而再努力活下去，不只是『活著』，而是『活下去』，不是嗎？」

伶馨扶著我的手臂，淡然笑著，吐著單薄的呼吸，她的雙眼那黃昏下的湖畔倒影那麼虛幻：「咳.....咳咕...咳！不行，抱歉啊小果，我說不出來。我不能這麼隨口的答應你，然後就那麼不負責任地.....死去。我說不出這種偽善的約定。」

我仍然搖著頭：「不、不是的，伶馨妳不會——」

「怎麼不會呢？你看，我的身體都變成這樣了。」

伶馨說著解開了她的病人服，逐顆鈕扣開口後，坦露她那並沒有穿著內衣的身體。

伶馨的喉間下方，有著一鮮肉色的長疤痕，從鎖骨位置一路延伸她的左乳上方，將周邊雪白色的皮膚捲成深紅色的皺摺，如一道奸毒的蜈蚣侵著她的身體，再前進一步就會鉗斷她的咽喉。

「小果，你還願意來看我，還願意來送花給我，還願意在去日本前跟我道別，咳、咳.....這對我來說已經很幸福了。可是，那生命一點一點消逝的感覺，你懂嗎。」

我只得搖著頭，無力地否定伶馨的自白：「不.....」

「每次你來看我之後，我也嘗試對自己說，不要那麼悲觀吧，也許還有可能的。可是，這兩天我幾乎是連水也喝不下去，吃下去的飯又吐出來，努力連同反胃的感覺也吞下去，才能服下藥丸。這個房間、這些燈光、這老房子、窗外的景色，對我來說愈來愈具體了，似乎我擁有的，就只有這麼一點點了。小果.....」

伶馨再次輕喚我的名字，又再抬頭吻了吻我。我撫著她再沒有紅暈的臉頰：「伶馨.....不應該是這樣的、這樣、這——」

伶馨還是那般坦然笑著；「不然又能、唔、唔嗚、咳——等一下、這樣不行、小、果、唔——」

不可以這樣。

我不容許這樣。

我抱緊伶馨的身體，強吻起她的嘴唇，粗暴地將舌頭探進她的唇間，伶馨原來打算配合，但後來卻開始掙扎：「唔、咕、欸、不行、嗚、小果.....丫、啊、丫！不行——！這、這樣、咳、咳——咳、咳！」

我亂吻向她的頸間，握起她的雙乳，不管一切揉弄起來。伶馨發出不知是痛苦或抗拒的尖叫，然後胸口再次傳來不祥的乾咳。不行。不可以這樣——我抱起伶馨的身體，將她丟向的她床鋪上，拉

下她的病人長褲。

「小果、丫！不要、現在不行、絕對不行——我會、丫呀、丫、啊～～！」

我脫去伶馨的長褲與內褲，露出她的私處後，便壓到她身上，吻起她已經被切割過的皮膚，親吻著她瘦得透出胸骨的身體，緊抓著她的乳房，吮吸著她仍未勃起的乳頭。我伸手握緊她的頸間說：「妳不是一直都想跟我做嗎，我現在想要了，伶馨，我要妳。」

「不、不可以，」伶馨猛力搖著頭「醫生說、我的氣管會、咳、咳、不、不要——啊丫！！小果、丫呀……」

「我不管。」

我立馬我自己下身的衣物，然後用指頭摸向伶馨的陰戶，探入刺激出足夠水份後，便執起我異常堅硬的下體，用力插入。

「丫！！！！嗚、小果、快停、嗚——丫不要、咳、咳、我會、咳——丫啊」

長久未經人事的小穴被陽具的侵入，肉壁已經微抽搐，分泌起潤滑的愛液體液，我毫不留情地大肆摳動肉壁。伶馨張著雙腿，抓住床單呻叫。我卻毫不留意，抓她消瘦的大腿，不顧一切地大肆蹂躪。

「妳憑什麼自行決定！少來了，妳憑什麼決定妳不想活下去？妳現在不一樣叫著床嗎，妳聽見了嗎？妳的身體讓妳淫叫了呀！」

「嗚、那、丫呀～～才、才不是、嗚——咳、啊丫、丫啣～、丫呀小果——！！」

伶馨用手臂掩住紅腫的雙眼，流著汨汨的液水，嘴裡發出夾雜著咳嗽的嬌喘，病弱的臉色開始凝聚出淡紅的血色，我舐吻她滾燙的腮邊，用陽具頂向她溫熱的花心，剛硬的龜頭放肆地抽送她的最深處，刺激著她洩著淫水的肉穴。

「妳是想要就給我說想要呀！妳敢說妳不舒服嗎？怎麼樣！想要嗎！」

「丫呀～小果、咳、丫呀、啊！丫裡面、丫、嗚、咳、丫——」

伶馨還是一直搖著頭，間或發出虛弱的咳嗽。我抬起她的雙腿，槓在的肩上。我堅硬的性器最硬深入的角度，幾乎是上而下地戳插著她的陰戶，撞擊著她的大腿間，發出肉體相合的鮮活聲響。

「快給我說出來！我求妳了……伶馨、妳跟我說，跟我說想要、求妳了……」

我漸漸放緩動作，卸下伶馨的雙腿，只聽見伶馨掩住雙眼，抽噎著不斷啜泣。我伸手拉開她的手臂，卻已哭得花容紛亂，她顛動著嘴唇說：

「你、你、嗚……至少要讓我避孕嘛……唔、啜……、唔啾……」

我低下頭，吻著她重新濡濕的嘴唇，她吐著靄暖的氣息，抱著我跟舌頭打轉，我撫著她仍然不失豐滿的美乳，然後說：

「不，我偏不要，我就偏不要讓你避孕。」

我再一次開始抽送，伶馨半閉起雙眼，雙腿的繃緊開始舒緩，腰間配合我的動作，柔軟地和應起來，但我仍然不減力度，用盡力氣突刺。

「啊丫……！小果、丫呀……！你的、丫……你的好熱、啊呀～！」

伶馨的雙乳隨著被我衝撞得顛動，形狀渾美的乳峰前往拋晃，那比雨薇還要渾圓，堪比藝莉的尖挺。我愛不釋手的抓搓，五指尖壓入乳肉裡。我一邊抽送一邊呼喝說：

「妳還沒有說出來，妳想要嗎？快說！」

「我、丫啊～想要、嗚嗚……咳、我想要、啊……！我很想要啦、跟我做、嗚——！小果、丫呀啊～！」

伶馨的雙眼又泡滿熱淚，喉間哽咽地應答著，她伸手撫起我的臉，眼淚止不住地湧流著。我作出最後衝刺，頂著伶馨嬌蕊的龜頭驟然癢熱。

「伶馨、我、我要射了，我要射進妳的身體裡，妳要嗎？妳想要嗎？」

「我、嗚、丫、咳……我想要！嗚……啊！我想要、丫～！給我、丫、丫啊、哎呀、啊丫～～！！！」

我拼命擺動腰間，肉莖彷彿前所未有的緊硬，伶馨的花蕊深處冒出暖暖的淫水。我感受到馬眼的快感突然暴增，只顧抽插著伶馨美好的身體，意識昏沉之下，灼熱的精液便暴噴而出，暢快地射進伶馨的體內。

「呃呀！！呀——啊——丫啣——、小果、丫！！哈呀呀呀呀——」

高潮過後，我倒在伶馨身上，聆聽她喘急凌亂的呼吸。

我們靜靜的相擁著，直到夜幕深沉，直到我們身上的汗水漸漸冷卻，直到世間只剩下我與她的呼吸。

「小果……你知道你對我有多自私嗎？」

伶馨終於說了，溫柔地笑著，雙眼仍然流著淚。

「我知道，」我抹著她臉頰的淚水「我就是野蠻，我就是蠻不講理，我就是歪理連篇。是我自私地要求妳活下去，要我自私想地佔有你的肉體。」

「如果、嗚、如果……」伶馨再次泣不成聲「我這樣就走了，我會比你更難過，你知道嗎？嗚、我、嗚、嗚啊——！」

我抱住伶馨的身體，讓她在我的懷裡放聲啣哭。

這是我們的第一次。

我第一次與伶馨做愛，也是第一次聽見她如此放任地哭喊著。

「我買花的時候，」我看著她的淚眼，說道「買了一下老闆，風信子的花語是什麼，其實妳知道的吧。」

伶馨抽起鼻頭，然後回答：「.....重生。新生命的重生。」

「伶馨.....」我抹著她的髮梢「我當然不是醫生，也不是科學家，我四天後就要去日本了，甚至不知道如何跟妳道別。」

「那所以呢.....？」伶馨帶著哭泛起微笑。

「所以，」我看著她的雙眼說「我決定不去跟妳道別，我很快就會回來的，妳給我好好活著，給我好好吃飯，給我好好吃藥，等我回來，我們再來做愛，知道嗎？」

「不，不要。」伶馨卻搖了搖頭，然後說「我不要等，現在就要。」

伶馨抬頭，激烈地吻著我。

那天晚上，我們一直在做愛，我與伶馨的身體一直交合著，直到歇疲力歇，直到地老天荒。

直到我們仍然自私地需要對方。

貳玖 | Πανδώρα | 潘多拉 ζ

就在後天。

後天我們便會登上客機，前往日本京都。

今天是體操隊最後一次的練習，歷時一個月的戰前集訓到此結束。明天將會留來整理行李，賽前最後整備，辦理短暫離校等事情。

練習結束後，趁幾個女生都去了沖身間，花姐拿著計分版觀察起來。

她面帶憂色地說：「琪琪的狀態.....怎麼說呢，妳的動作的連接及細節進步了很多，但整體卻有點不穩定，有時候一開始做錯一個小小的動作，後面就會全錯。你有好好看著妳的小女友嗎？」

「我可是非常疼愛琪琪的.....」我沉吟著說「可是，嗯，妳也知道，她家庭比較複雜了點。」

「這樣嘛。」聽見我這樣回答，她也不好說什麼「但要比賽了吧。」

「這我也知道，如果能夠有方法的話，我也很想知道呀。」

我姐看著積分版思考著說：「小璇狀態大勇，應該不用擔心了；藝莉醬的難度動作連得很不錯，而且節奏感愈來愈好了，回到日本她應該會有發揮吧；訖澄也進步了不少，但就欠缺了點信心，你要多鼓勵她；最重點的琪琪，她可是我們奪牌的另一希望，如果因為狀態而落敗會很可惜的，你不能掉以輕心，一定要讓她發揮最好水準。」

「教練不是妳嗎？為什麼要我說這些。」

「因為教練只是負責她們的身體狀況，不負責她們的情緒狀態呀，Mr.後宮。如果要認真執行的話，我更會禁止她們戀愛或做愛呢。」

我雙手交疊，嘆了口氣。我明白，她們再厲害也是女生，心理質素很容易就會影響比賽表現。

我姐的手機響了起來，對她的私生活沒興趣的我，站起便打算離開，豈料我姐卻拉住了我的手。我奇怪地望著她，她卻對著電話應了幾聲，然後說：

「對，對，妳向前直走就是了，經過準備室就會看見比賽場，呀！我看見妳了！妳看一下左後方的觀眾席。嗨~」

我看見一個女生步向場中央，拿著手機，視線在觀眾席上徘徊，終於看見了我跟我姐。

她戴著粗黑框眼鏡，穿著白色襯衫，灰色針織厚毛布外套配牛仔長褲。她望看我們，禮貌地抬起了手，拉下了頸上淡綠色的圍巾。

我姐揮手說：「小果，這位就是靜蜓，會幫我們處理體育部對外事務的靜蜓。去日本之前，就讓你們先見個面吧。」

靜蜓？

我們步下樓梯，走到她面前。

她身材不高，長相端秀，氣質沉靜，外型很是瘦削，長頭髮用髮夾定成了馬尾。整個人一如她恰如其份的衣著，看著非常舒服但不起眼。

我們握了握手，靜蜓微笑說：「請問.....我的臉上是不是有什麼，為什麼一直看著我的臉？」

「哎呀！死老弟！」我姐用力拍打我的肩頭「靜蜓你別介意，這傢伙豔福不淺，以為全世界的女人都是他的，小果！別看人家長得漂亮，就盯著人家看呀，沒禮貌！」

「不會，我是管理系的，」靜蜓的聲線像清水般透澈「我在寫有關非牟利組織的論文，如果能參與你們的事務，也能作為很有趣的個案。」

我姐看著我說：「靜蜓也認識學生議會的朋友，所以對你們應該很有幫助。」

體育部剛成立，很多程序與制度未有定案，絲明有學生議會的經驗，便先兼任體育部的文書會計，對接學生議會的財政資助系統。

因為我們要前往日本京都，所以必須臨時找人來頂替先絲明的位置。

我看著靜蜓鏡片後的雙瞳，那種莫名的感覺愈來愈真實。

我認識的女生雖然不算少，但肯定是第一次跟她見面。

那種感覺在我心頭縈繞不散，卻又無以名狀。

我姐道：「對了。除了小璇之外，妳不認識其他成員吧。妳等一下，她們正在沖身，等一下就會過來了。」

「你認識小璇嗎？」我問。

「不，不認識，只是有看過她的報導以及比賽的錄象，太精彩了。」靜蜓笑說。

網上可以找到資格賽所有的比賽片段。想不到，名不經傳的大學體操隊比賽，還是有人會去看，應該是之前資格賽的報導，引起了靜蜓的好奇吧。

我的身後傳來一段飛奔的腳步聲，靜蜓驚異地看著我的身後。我卻處變不驚，稍稍傾前了背項，背著雙手——然後，一個散發著洗澡水熱氣與沐浴露香氣的身軀，便騎到我的背上來。

「嗚嘩好累呀！老公背我背我！！我們回去收行李吧！要帶好多避孕藥喔！會不會不夠用呢..... 噢，這位是.....？」

口沒遮攔的樂璇亂叫了一輪，才注意到站在我面前的靜蜓。

我介紹說：「這位是靜蜓，將會幫忙我們處體育部的行政事務。當我們身處日本，她也會替我們

擔任聯絡人。」

靜蜓禮貌伸出了手，樂璇也從我肩上把手伸出去握了握。

「久仰大名了，樂璇同學，妳的體操表現非常精彩呢，我算是你的粉絲哦。」靜蜓說。

「哦.....是嘛，謝謝.....」

我察覺到樂璇的語氣有點遲疑，與日常總是活躍蹦跳的她迥然不同。

藝莉她們也走過來了，我姐引領靜蜓說：「這幾位是我們的正選隊員，藝莉，森琪，泚澄，還有擔當會計的絲明。不用那麼謹緊，隨意就好。」

靜蜓與她們一一握手。樂璇伏在我的肩上，還是看著靜蜓沉默不語，我好久沒見她如此安靜了。

直到靜蜓跟其他成員寒暄過後，樂璇終於忍不住問：

「那個，靜蜓.....請問我們之前是不是有見過面？」

靜蜓聽見，回眸一笑。她說：

「怎麼會呢？今天我們才初次見面呀。」

「是嗎.....」樂璇困惑地說。

「好了，雖然有點倉促，但我們正式歡迎靜蜓入團吧，」我姐搭著靜蜓的肩頭說「掌聲鼓勵！」

我們簡單地拍了拍掌，靜蜓非常大體地點頭回禮。

「好吧，那今天到此為止，各位可以回去休息，明天同樣時間在這裡集合，我們作最後整備。」

說完，藝莉便跟泚澄討論著什麼，應該是京都的行程吧；絲明悄悄走近了我，應該是想找我陪她回去；而我姐正在跟森琪說話，大概是訓練表現的問題。

靜蜓想看著我說：「體操隊看來很熱鬧呢。」

我撇了一眼攤在我背上的那個小鬼頭說：「托賴，都是女生當然就會熱鬧。」

但樂璇卻沒有回答，還是目不轉睛的看著靜蜓。

Ω

「我好像在哪裡見過靜蜓呢.....」

「有嗎，會不會是上課時碰到過？」

「嗯.....也許吧~好了，可能真的是什麼課上有一面之緣的朋友，想不起來，算了。」

「不是要回去收行李嗎？為什麼要留下來。」我看著射燈下的樂璇說。

「呵呵，當然是要跟老公過二人世界，然後啪啪啪！」

樂璇背對著我，脫下運動短褲，露出光潔白嫩的屁股，以及長著凌亂陰毛的赤色小穴。

這個動作到底算是蔑視還是調情？

「那可以回去再做嘛.....」我見怪不怪地伸著懶腰說。

「不要！我要在體育館裡做！我要在場中央被老公一直插一直插！然後尿尿！」

樂璇像宣示民主思想的社運人士般說，然後隨意地做著側手翻，挺身空翻，單足站立轉體等動作。

記得那一天，我才這在這裡，第一次看見這個女孩的身香。

樂璇只要站在自由體操的軟墊上，即使她什麼也不做，也注定會散發某種耀目的光芒。

那時候是，現在也是。

「丫！我想到了！」

樂璇的鬼腦袋突然靈機一動，飛撲過來，我張開雙手把她接個確實。

「怎麼樣呢？」我拍著她的屁股問。

「我要帶我送給老公的假陽具到日本去！一定要！」

「別鬧了。」

「咧~人家故意挑跟老公長度差不多的！枉費我一片苦心。」

聖誕節那天，樂璇選給我的禮物，是一根粉紅色的電動假陽具，有震動與自轉兩種功能——當然，我是一次也沒有用過，不管對樂璇還是對我自己。

「我自己就有一根活生生的，為什麼要用第二根假的呢？」

「我看AV總是會有這種情節嘛，女優張開腿綁著雙手，讓假陽具插在穴穴裡，然後假陽具就會插得女生濕漉漉，女優受不了想拔掉，卻又無辦法——男生不都喜歡這種凌辱玩法嗎？」

「我每一次都會把這一段跳過去，都直接看前戲或本番。謝謝。」

「呀！老公好冷淡！」樂璇耍賴地搖著我的肩頭「小璇要嘗試新玩法啦！」

「妳先給我穿好內褲再說好嗎！妳到底多久沒穿過內褲了！房間裡的女裝內褲都可以拿去BBQ了！」

自從聖誕舞會之後，樂璇只要穿著裙子或運動裝，就不會穿內褲，對於性事頻繁的我倆而言，某程度也算是方便，但終究不是良好習慣。

「心理學說，壓力太大就要靠露體癖來釋放呀！」

「那是病態！別說得理所當然好嗎！」

「死老公什麼都不懂！本小姐每天都累死了啦，還管這樣管那樣！」樂璇噘著嘴，像樹熊似的抱著我。

我躺下來攤在軟墊上，她伏在我胸前，閉上眼沉穩地呼吸。

訓練進入最後衝刺階段後，我的白痴老姐也算盡了教練的本份，每天都逼著她們四人從早練到晚，催逼她們的體能極限。

即使是樂璇，她也放棄了性慾而保存體力，以往我們幾乎每晚都會做愛，最近這個月，都是愛撫一回就哄著她睡了

雖然她滿嘴啪啪啪，但其實都在逞強，我知道她已經很疲勞了。

我輕掃著她的背，看著她安穩的臉，心裡希望她能夠好好睡一覺。

「真的做到了呢。」樂璇卻突然說。

「嗯？」

「嘻嘻，」樂璇張開眼，看著我嬌豔地笑了「第一天在更衣室遇見老公你的時候呀，你這死變態色迷迷地在摸我的體操服呢，然後突然就把我推倒了，我應該去告你強姦才對。對呀，那時候怎麼沒想到呢。」

「我也沒想到，你這大學體操美女名將，竟然是個變態痴女。」

「我還記得，你那天射得人家滿身都是，我覺得好浪費呀，那之後我就去訂購避孕藥了。」

「原來是這樣，妳到底是訂購了多少，為什麼會用不完.....」

「那天我問老公你，我們體操隊，可不可能有那麼一次，能夠站在世界中心，讓世界都看見我們——我是這樣說的嗎，大概吧——能夠到日本京都去參加世青賽。」

回想起來，雖然只是大概半年前的事情，但就遙遠得像孩童時回鄉的記憶。

「然後大家就出現了，藝莉醬，琪琪，澄澄，明明，瑤瑤，薇薇。發生了好多事情呀，呼~我們怎麼會這麼厲害，這麼勇敢，這麼淫亂呀，連4P都做了。對了，什麼時候也跟澄澄一起5P呀，我期待老公你把我們全員中出呀。」

樂璇搔著我的褲檔，溫柔的指尖令我有了些微的反應。

「原來妳也懂得淫亂這個詞。」我吻了吻她的額頭。

「啊！加上薇薇與明明就可以7P了，」樂璇算著指頭「嘩～這到底要怎麼做呀，我們排成一列蹺起屁股嗎？還是圍著老公張開雙腿.....唔，想不到。」

樂璇沒在意我跟鹿儀或伶馨的關係，所以最大值應該是9P才對。

但我還是說：「你可以別去幻想這種只在H漫才做得到的事情嗎？」

「但我們真的做到了，真的。」樂璇與我四目交投，漆黑的瞳仁還是閃爍著宇宙似的深邃「我不是說7P，而是體操隊四項達標，要去日本京都了，好神奇，要去讓世界的觀眾都看見我們了。全員一起去，所有人也一起去.....」

說著，樂璇抵了抵嘴，眼眶竟又紅了起來。

我拉近了樂璇的臉，吻去她眼角的淚水。

「怎麼突然又哭了。」

「我是女生！女生就是可以隨時都哭呀！」樂璇哽咽地說「老公，答應我，以後不管怎麼，我們也要在一起好嗎？」

「妳是指我和妳，還是指我和她們？」

「都要。」樂璇倔強回答「就算藝莉醬有天要回去日本，薇薇要回去台灣，我們也要在一起，一起5P、6P、7P.....」

我重重地呼了口氣，對了，我跟藝莉到底要怎麼辦？那天跟她聊過以後，我知道她不可能永遠不回日本。但想到要與藝莉分隔兩地，簡直就像要我的靈魂劈的兩半。

「對了，老公，我想起來了。」樂璇突然坐正了身軀，一面認真。

「我說過不喜歡用假陽具好嗎.....」

「不是啦！老公你也坐正！快點！」

樂璇嚷道，聲音在空盪的體育館裡揚起了回音。

我便坐正了身子，跟樂璇面對面，然後她執起我的雙手，咳咳兩聲，清了清喉嚨說：

「老公.....不，小果。」樂璇說「我愛你，我們在一起好嗎？」

原來是這件事。

我看著樂璇的微笑，心中昇起一種幽微的感動。

「我也愛你，樂璇。讓我們在一起吧。」

樂璇用力點了點頭，然後我們便相擁，相吻，相愛。

像我們無數次的愛撫，無數次的前戲，無數次的交合，無數次的高潮。

我跟樂璇，仍然深愛著對方，以及對方眼裡的這一個世界。

我看著樂璇的雙眼，下定決心。

從今此後，當她想我，我一定會用盡辦法站在她面前。

就是這個想法。

數個月後，當我死去的時候，仍然留在我的心裡。

卅 | Πανδώρα | 潘多拉 完

楔 | 之二

從〈壹伍〉到〈卅〉，字數與篇幅其實沒有比〈序〉到〈壹肆〉長太多，但卻花了我更多的時間與心力。

第一原因當然是日常工作愈來愈繁重，寫作的時間愈來愈少。

第二是諸位女角的故事線愈見分明，而敘事角色只有小果一人，要處理的細節、伏線、背景也愈見交錯龐雜。

第三是故事的主題日漸嚴肅，行文更令我深思熟慮。

對了，還要加上糖份，有好幾次，我真想寫小果跟女生們倒在床上，然後就立刻下一回。

但我沒有（每一次）都這樣做，因為這是一個甜故。我再三提醒自己。

這是一個甜故，再多的情節也只是綿上添花，這始終是一個甜故。

英國小說家毛姆說過：「要想創作一部結構完整，不同章節與整體關係恰當的巨著，需要一生的努力。只有將寫作當成人生的主要工作的人，才能創出這樣的作品。」

過去這三個月，我深深感受到這番話是何等的真理呀，而很明顯，我的職業不是寫作。目前約四十五萬字當中，我相信並不是每一段、每一章節也品質優良，當中絕對有需要改進的篇幅。錯字，贅句也無暇改正，為此，不才深感歉意，而特別感謝仍然支持的讀者。

故事已經進了約一半，接下來是京都篇。

喜歡日系風物的讀者們請勿錯過。

柚木
2016

卅 | τεοκλς | 艾狄俄喀力斯 α

卅 | τεοκλς | 艾狄俄喀力斯

「跟小翼道別了嗎？」我替樂璇綁好深紅色的圍巾說。

「說了！」樂璇舉手像小學生般回答「我還說好了要買一套浴衣給她穿呢！」

機場的離境大堂裡，我姐穿著時尚的burberry經典黑色風衣，拿出傳說中的七大神器之首：「港女自拍棍」，將棍端拉到最長，然後大喊：

「拍照啦！女仕們看這邊！」

我姐一聲令下，將手機的屏幕照向我們。樂璇、藝莉、泚澄便立刻純熟地各就各位，擺出V字手與甜笑，森琪與絲明也被拉進了鏡頭，展露生澀的笑容。

「等一下！靜蜓你怎麼站著啦！快過來！」

靜蜓站在鏡頭外看著我們，一言不發，直到我姐招手。她才走過來，也看著鏡頭擺出笑臉。

「好！換鬼臉了！琪琪明明你們不是老是同一個表情啦！」我姐樂此不疲的連按拍照鍵，樂璇完全示範何謂變臉，森琪有點拘謹，絲明則完全是搞不清楚狀況。

「到底昨天晚上，訓話要我們不要抱著旅行心態的誰呀.....」我吐糟說。可是她們圍在我姐的手機旁邊，邊看照片邊大笑，已經沒有人在意我說什麼了。

我對來送行的靜蜓說：「麻煩妳過來了。」

靜蜓還是掛著那柔和的微笑回答：「你們浩浩蕩蕩的遠征，有個人送行總是好的。」

「那我們到了日本之後，這邊的事情就麻煩妳了。」我說。

「別客氣，都是小事。」靜蜓回答。

陽光明媚的早上，六個女生加上我一個男生，再加上靜蜓，從學校出發到了機場，準備前往日本京都，出戰世界體操青年賽。

「好！時間差不多！我們去辦登機吧！體操隊出發！YEAH！！！！」

我姐舉手大叫，樂璇也搖著森琪的手興奮吶喊。

這什麼鬼遠征，根本就是畢業旅行團好嗎？

「小果！你走快點呀！不等你啦！」我姐走在最前方說。

「妳們給我回來把行李拿回去！！！！！」

我推著六人份的行李說。

Ω

「你在傳簡訊給誰？」

我們排隊等候登機之際，藝莉突然攀著我的手臂，用捉姦的笑容打量著我的表情。

「就……」我下意識地別開了屏幕「我也是有朋友的嘛。」

「哦～朋友・ともだち。」藝莉刻意誇張地點頭。

「藝莉醬……」我用求饒的眼神說。

「哼哼～幫我跟鹿儀問好吧。」

說完她笑笑便去跟絲明聊天了，我暗自鬆了口氣，直覺告訴我，藝莉正在享受她老公的痛腳被她抓到了的成功感。

但她搞錯了一點，我正在輸入的告別短訊，不只會傳給鹿儀，還會傳給伶馨。

伶馨很快就回覆了。

【到了日本多拍照片給我看吧。不用擔心我，我答應過你的。】

至於鹿儀，還是老樣子，已讀不回。

我順便傳了短訊給雨薇，告訴她我們要出發了。

雨薇回到台北後，偶爾還會跟我隔空談情，但她說國家隊的集訓真的太累，便愈來愈少上線，說就等在京都碰面云云。我也不知道她到底什麼時候出發，到底出發了沒有。

上機後，我們按照事先抽籤決定好的位置坐下來，樂璇，藝莉，森琪坐在一列，我跟絲明，泚澄坐在另一列。我姐習慣上機就戴著眼罩耳機睡覺，她便一個人坐在另一角落。

飛行時間約為三個半小時，第一次坐飛機的絲明格外緊張，起飛時的離心力令她緊緊撲住我的手臂；泚澄則油然自得地披著毛毯，翻閱時裝雜誌；供餐的時候，樂璇還跑過來跟我交換果凍（因為她討厭草莓口味）。總之，就完全沒有面對世界級賽事的氣氛。

「我還是第一次跟同學跨國旅行呢。」泚澄放下時裝雜誌說。

「不是第一次跟老公去旅行嗎？」我握起泚澄的手說。

「嘖，都二十歲了，就別老是家家酒遊戲，要來這一套就認真求個婚吧。」

「可是澄澄不是叫過了嗎？」

「那是我在.....嗯，那個的時候啦。」泚澄說著便耳根稍紅。

「那現在也可以吧.....」我將左手伸進她的毛毯裡面，輕撫著她的長紗裙，以及裡面的大腿。

「嘖，坐個飛機也不安份.....」

泚澄曖昧微笑說，卻沒有阻止我，只是張望周圍有否其他人的注意。

我望向吃飽了兩份飛機餐（絲明吃完一份說沒有飽，叫我問空姐多要了一份）、靠在我肩上睡去了的絲明。我也偷偷地摸了摸絲明的大腿內側，她睡得正沉，完全沒有反應。

「正因為是坐飛機嘛，」我用手背來回拭擦著泚澄的大腿「三個小時老是坐著，又有你們兩位美女，可不要怪我胡思亂想。」

「真是的，」泚澄坐久了也伸展著手臂「澄澄我就不喜歡那種突如其來，想做就做的Sex嘛。」

「那麼.....」我探頭到泚澄的耳邊，輕聲說「老公想要澄澄，可以嗎？」

「不好意思呢我親愛的老公，今天才第三天。」泚澄擦了擦我嘴唇，用強硬的語氣回答。

我吻著她的指尖說：「.....真的需要算得那麼清楚嗎？」

「唔.....你還有小璇、藝莉醬、琪琪，以及你身邊的明明呀。」泚澄指了指我身邊的絲明說。

我看著泚澄毫不退讓的堅決，落得一臉被擊倒的沮喪。此刻我感受到男人的性慾是何其的麻煩，一旦萌芽了對象，就始終扎根於內心。就像我仍然記得第一位性幻想對象，是中學一位長得不怎麼樣，但胸部頗大的英文老師。此刻的我更覺可憐，因為我想要的她，就坐在我身邊，觸手可及。

「哈哈哈哈哈，看你這樣子。」泚澄掩嘴吃吃笑了，雙眼樂得眯起成兩道弧線。

「有那麼好笑嗎？」我冷眼說。

「就好像有個身家千萬的富翁，告訴我出門剛好沒帶錢，不能坐車，只能走路回家那麼的好笑。」

「真是高妙的比喻呀.....」

「沒辦法，我那時候說一個禮拜，你就硬要五天，是你自己定的時限呢。」

「好啦好啦～是我錯，明明我們一起抱頭大睡吧。」

「幹嘛自暴自棄呢？」泚澄幸災樂禍地笑了，然後「不過呀，我們說是每隔五天才做愛，如果不是做愛就不受限制了吧。」

「哈.....？」

一瞬之間我意會不來，泚澄卻拉起了毛毯蓋住腰部以下的位置，雙腿慢慢張開，然後將我的左手夾在兩腿之間。毛毯之下，我輕撫著光滑柔軟的大腿內側，順流而上，爬向神秘三角地帶。

「唔.....」泚澄嘴角淺翹，像酣睡似的緊閉雙眼，哼著舒爽的低吟，她說「啊可是、我有個問題想問.....」

毛毯之下，我的手背輕碰內褲的盡頭，綿質的觸感散發著溫熱，我用指骨不徐不急的摩擦，柔軟的布料逐漸滲出了水濕。泚澄舔了舔唇上的桃色唇蜜，悄聲說：

「如果.....丫.....」泚澄握住我仍然放在她大腿上的左手「坐在你旁邊的不是我，你還會想要嗎？還是對象不重要，我只是你洩慾的對象之一？」

我按捺著加速的衝動，以穩定的節奏褻弄著泚澄的私處。聽見「洩慾」這個多少帶點侮辱性的字眼。我便打醒了精神，知道這個問題不能隨便回答，我琢磨著說：「雖然是『剛好』，但卻是必然。」

「哦？」泚澄張開眼，揚起眼眉，似乎很感興趣。

我續道：「我們來假設一下別的可能性吧，如果坐在我身邊的是琪琪？琪琪的細腿可沒泚澄那麼好摸，跟她調情說不定又會哭鬧；如果是藝莉醬？那更不可能，妳大概不知道，她向來不偏好在外面做，特別是公眾場所；小璇就則相反，可能會直接拉我進洗手間，連調情的機會也不給我；明明嘛，妳也看見，她第一次坐飛機怕得很，我連呵護她也來不及呢，怎麼會跟她調情。」

我說著，邊將手掌翻轉，勾起雙指，按在泚澄的內褲上，用指尖劃著圓圈。內褲已經確實地濕潤了，泚澄雙頰昇起了赭紅，嘴邊嗯嗯哼聲，她抓緊我的手臂說：

「唔、唔哼.....慢點啦.....果然，男人為了性慾，就會變得能言善道.....那為什麼一定在飛機上面做愛呀？」

「老實說，這是每個男人都有過的幻想，尤其是對空姐。」

我見泚澄不斷呼氣，似乎十分受用，便輕按內褲底端的最濕溼處，壓進泚澄的蜜縫裡，來回拭擦，愛液滲透內褲，沾滿了我的指尖。

泚澄責打我的手臂說：「丫～我還打算畢業後去投考空姐呢.....嗯」

「會不會太適合了？」我幻想著泚澄穿起空姐服，手套短裙，長腿黑絲「可以給我一點特別服務嗎？」

我抓起泚澄的手，放到我的褲檔上。泚澄會心微笑，搔了搔我不知不覺已挺起的褲檔，正當我以為得逞了，泚澄卻把手收回去：

「你想得美，那味道你以為能散得掉嗎？」

飛行時間已差不多一個半小時，擠逼經濟艙都已經安靜下來了，空姐也躲起來休息了。在東海上

空飛行的空中密室裡，就只有引擎的低鳴。

「真不懂你們這些男人，只是我舒服，又不是你舒服.....啊.....為什麼還是這樣做？」

「看著澄澄興奮的樣子，是很賞心悅目的。」我親吻她的嘴唇說。

「丫呼.....等一下、不要——！」

我擅自翻開汙澄的內褲，掃過她柔軟的陰毛，直抵濡濕的器官，指頭淺淺地插在陰唇之間，刺激著前庭的肉壁。汙澄腰間一震，抓緊我的手臂，喉間跟張地嚙動。

「唔——呀.....不要再進去.....會叫的.....嗯、嗯唔.....」

「那就是說，不進去就可以了嗎？澄澄的小穴好濕呢.....」

我在汙澄被羞澀染紅了的耳邊說。暖熟的肉穴分泌著粘粘的體液。我將愛液抹在陰唇上，四指並用，刺激著整片肉瓣。

「啊、是可以啦.....啊、可是你要弄到什麼時候、我可不要潮吹.....濕了很麻煩的、嗯、呼.....」汙澄嫵媚地說。

這該說汙澄冷靜還是理性呢？我看著她享受著下體被愛撫的笑臉，低聲說：「就一直弄下去讓澄澄都舒服呀，老公想摸一下澄澄的小豆豆，可以嗎？」

「嗯.....你喜歡就摸吧，不過記得要輕一點，不然立刻停止喔、噢.....」

我的指尖向後退，觸碰著陰唇上方的小突觸，原來軟軟的組織，幾下拭擦便充血突出了。汙澄腰間如坐針氈的蠢動，我的右手握住她毛毯上的雙手，旁人看來，我們只是依偎的愛侶，沒人想到毛毯之下是別有一番春意。我說：「這樣呢？舒服嗎？」

「嗯、好舒服小穴都麻麻的.....呼、呼.....哼」

陰蒂受到刺激，更使她愛穴微張，淫水更加源源不絕，毛毯之下凝聚了醉人的暖意。汙澄繼續嚙嚙細語，像經歷一場愉悅的春夢，我輕吻著她說：

「就算這樣也不會想要嗎？不想被老公插入去嗎？」

「小聲點啦。當然會想呀.....哼、花心都有種酸酸的感覺，好想給老公.....可是、嗯、說好了要等五天嘛，五天後老公就可以盡情做了，不是比較期待嗎，哎丫.....」

我此刻實在很佩服汙澄的意志，正因如此，她才曾經如此有毅力想去改變阿軒吧。相對態度十分溫順的我，如果能夠遵從與她的小小約定，又偶爾來點小情趣，我想她一定會很高興。

我靠近汙澄呵氣綿綿的臉，便想跟她說點情話：「好吧，那就後天再——」

我右手邊傳來輕微的聳動。我驚覺回頭，左手從汙澄的毛毯下抽回來，裝作若無其事，望向身邊的絲明。她張開惺忪的雙眼，擦著眼睛說：「小果.....我想尿尿.....」

「要我陪你去嗎？」我笑說。

「嗯……」絲明點頭說。

我望向泚澄，泚澄臉上氤氳未消。她拉好了毛毯說：

「別對明明亂來哦，在飛機上發生性行為可是犯法的。」

卅 | τεοκλς | 艾狄俄喀力斯 β

「皆さん！日本へようこそ～」
(各位！歡迎來到日本～)

剛步出入境大堂，站在關西機場的鋼鐵支架之下，藝莉便像女子團隊的Centre，舉手劃出一個半圓，為我們介紹她的祖國。

「這個歷史性的時刻我們當然要大合照！各位準備！」

我姐再次拿出她的神器與手機，又拍了無數張團體大合照。

我注意到身邊的森琪低著頭心事重重，握著手機一言不發。我拍了拍她的頭頂說：

「還在擔心家裡嗎？」

森琪點了點頭，舉起手機說：「我特意申請了海外通話，雖然很貴，至少可以讓我爸媽能打電話給我，但一看電話費單，就會發現了.....」

森琪心驚膽戰地訂了機票後，到頭來還是繼續訓練，收拾行李，隨團到了當下的關西機場。她始終仍是悶悶不樂，我搭著她的肩膀說：「瑤瑤呢，她有說什麼嗎？」

森琪搖頭說：「我也沒有跟她交待，她也沒有問。」

「那就別想太多，反正已經來了嘛。」

森琪嘆了口氣，概嘆地說：「對嘛，反正等我爸媽發現之後，也不會真正跑到日本來抓我——應該。不過等我回去之後，就會禁止我再碰體操，再跟你來往了。」

也許森琪是在杞人憂天，又也許這是真的，我看著她那心如死灰的雙眼也不覺心酸，我便牽起她的手說：「那我正式跟你爸媽說，我們開始交往吧。」

森琪童稚的兩眼一呆，便笑說：「很難吧，我爸媽對我都這樣，對夫婿的要求更高了。除非.....」

「除非.....？」

「你去追瑤瑤吧，我們就可以不倫之戀了。」

聽見這個詭異的解決方式，我推了推森琪的額頭，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各位，我們要正式向京都出發了，我們去買JR車票吧。」

充當導遊的藝莉，指向遠方的JR售票處的綠燈箱說。

我推著行李，牽起森琪的手，在熙來攘往的機場中隨大隊前行。

我也是第一次來日本京都，身處陌生的國度，前往未知的城市。森琪的焦躁感似透過小小的掌心流進我的身體裡。

Ω

京都・きょうと。

一千三百年歷史的日本古都，世界級的名城。

平安時代的京都被稱為「平安京」，由當時君主桓武天皇定為日本國的首都。從七世紀至十八世紀，都是日本天皇的居住地，在德川幕府興起之前，一直是日本的政治、經濟、行政中心。

直到德川家康以江戶／東京為其統治根據地後，京都才開始逐漸在日本歷史上退場。十九世紀末，明治天皇遷都東京，京都便成為旅遊指南書中的歷史名城。

以人口計算，京都目前是日本的第七大城市，市內共分為十一區。二戰期間，京都是相對少受戰爭侵害的大城，市內至今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古蹟，如金閣寺，清水寺等大型寺院就十分有名。

日本政府極力保護京都的古建築，甚至限制了京都新建築的高度，以保持京都的舊日本風貌。以建築物為基礎，京都亦保留了傳統的日本文化，例如藝妓，茶屋，舞蹈。

寂靜無聲的JR車廂經過關西的市郊，日本的民屋多以灰白為主調，遍佈在延綿的植被裡，冬日之下顯得份外憩靜。我望向身邊的藝莉，她支著頤，看著窗外。

自我與藝莉認識以來，我們在體操隊裡的關係突飛猛進，幾乎沒有不親暱的時候，也常常在她改造成和室的小公寓裡相聚，致使我都已經忘了，她其實是流落他方的異鄉客。

她的側影此刻與流淌的景色融為一體，深棕色的長髮，黑色的針織冷帽，淡灰色的厚絨外套——來自日本的藝莉，這才是最原本的她。

從玻璃上的倒影裡，藝莉明媚的雙眼發現了注視著她視線。她回頭望向我，悄聲問：

「どした？」（怎麼了）

出發之前，藝莉隨口說過她不太喜歡京都以及京都人，也已經很久沒到過京都了。

比賽在即，躲開父親眼光回來的她，心裡也許又是另一番滋味。

我什麼也沒說，只是握起了她的手。

從大阪關西機場，乘坐JR的京都線前往京都，可謂既環保又快捷。我們到站下了車，拖著行李，步出了極具現代感的京都車站，看著京都市裡喧囂的人群。

藝莉早已預約了前往旅館的包車，我們便站在路邊等著，看前車站外非常現代化的街道。我不禁對藝莉說：

「怎麼.....跟我想象中的京都好像不太一樣？」

「是嗎？」藝莉失笑說「你以為京都是怎麼樣的？」

「就是像大河劇（注1）裡的那樣，到處都是小木屋，然後就每個人都穿著和服木屐.....的那種樣子。」

「哈哈，那是因為旅遊書都只會推介東山區那邊的祇園、伏見吧。實際並不是那樣喔，京都大部份地區都已經是很現代的城市了呢。還有，那不叫『小木屋』，叫『長屋』，ながや。」

聽著藝莉娓娓道來，我微覺訝異地說：「藝莉醬不是說很久沒來京都了嗎.....？」

藝莉聽見我這樣說，小嘴一動似乎想說什麼，卻又眼珠溜溜說了：「那我終究是日本人嘛。哎，那台車.....我看看車牌，對了，是這一架，各位，上車了囉！」

上車以後，樂璇一臉期待的問：「藝莉醬藝莉醬！我們的旅館到底是怎樣的？」

藝莉便回答：「我先預訂了一個禮拜的和室旅館，在祇園那邊，就是老公你剛才說的那種老街，期待吧？」

「嘩哈哈哈哈哈不愧是藝莉醬！太懂我的心了！司機！早<早<（快點快點）。」樂璇卻搶了我的對白說。

正如藝莉所說，京都市中心其實已經非常現代化，雖然沒有東京大阪那樣繁華，但也絕對不是我們印象中的老城，街上也鮮見有人穿著和服到處跑，更別說什麼藝妓了。

「這邊就是東山區了，然後再過一點就會看見你所說的那種風景。」藝莉指了指窗外說。

隨著車子前行，時間彷彿開始逆流，街道兩旁水泥建築的民居，開始夾雜古色古香的日式木1屋，木造的門框，紙製的障子門，小巧的櫓角。百多年前的時空逐細侵蝕我們身處的現在，令我們重回舊時的日本。

我們在某大街下了車，眼前是一座古裝劇場景般的府邸，藝莉說：

「這就是我們下榻的旅館了，大家還滿意嗎？」

「嘩——」

我姐、泚澄、森琪站在白色圍牆外，看著起落有致的灰藍色屋簷，發出同樣的讚嘆，而絲明也睜了眼睛十分驚奇。

因為京都舊城區的走道狹窄人多，車輛不便出入，我們便從後門內進。穿著和服的女侍跟藝莉確認過後，便要我們換過拖鞋，引我步進室內。我們走過一塵不染的緣側，欣賞精緻的庭園水池，步上二樓的樓梯，終於來到我們的房間。

藝莉訂了三個房間，兩間三人和室，與一間單人和室，我看著佔據了單人房的我姐說：「為什麼

你有特別待遇？」

「這可是我自己出錢的，而且.....」我姐搭著我的肩頭，在我耳邊說：「你們晚上『很忙』吧，我怎麼可以打擾你們呢？藝莉醬！這裡隔音應該很好吧？」

藝莉不虞有詐只是回答：「對，當然，因為是旅館呀.....」

「如果安全套不夠，記得來找我——呃啊！」

我差點就把我姐從二樓上踢下去。

「啊~~終於到了呀~~~」

樂璇進了房間以後，便立刻大字型的攤在榻榻米上。

「你自己來收一下行李好嗎！？」

我將樂璇的行李箱拉到房間的角落，而與我們同一個房間的森琪，則打開了窗戶，窗外正對著一樓的庭園，午後的寒風柔和的送進了和室裡。舟車勞頓過後，抵達旅館的霎剎，的確有令人有先倒頭大睡的慾念。

但當然，我們的隊長不會讓我們這樣做。

「好！」樂璇剎地坐起了身子「老公！琪琪！都收拾好了吧！聽我指示！立刻把衣服脫光光！」

「啊.....？」森琪小臉一紅，似乎是想到別的事情。

「來到京都，當然是要馬上換浴衣呀！」樂璇拉起我們的手大叫。

Ω

「欸！有賣木刀呀！我要去我要去！我要買『洞爺湖』！」（注2）

說著，穿著淡黃色浴衣的樂璇，便拖著穿著粉紅色浴衣的森琪，衝進了滿是旅客的小老店裡。不過真的會有那種東西嗎？

我們放好行李，登記過後再去換浴衣，步出旅館已經是下午四時多了。我們身處京都，又加上是冬天，黃昏的斜陽把熱鬧的老街照得更像是不真實的歷史場景。藝莉、泚澄、絲明去看紀念品了，剩下我和老姐站在路邊。我對她說：「我們不是來比賽的嗎？」

「嗯.....」我姐穿著淡藍色浴衣，咬著一根巧克力香蕉回答「預賽在下禮拜五，還有六天時間，明天去看場地，順便熱身也還有五天時間，以她們目前的水平，要進決賽沒有難度，所以~就先好好玩玩嘛。」

但如果只有六天就要比賽，其實也算時間緊逼。我姐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她擺手說：「別擔心啦，小璇一定要能進決賽，就算最壞情況只有她一個人進決賽，所我們也可以厚顏無恥地隨團留到第三

個禮拜，你有大量時間可以陪後宮喔，而且全都是浴衣上陣，不興奮嗎？」

「我開始懷疑，你之前認真都是做做樣子，達成目標來京都以後，就放任比賽不理了——」

「是章魚燒！待回見！BYE～」

我姐像狗一樣對著章魚燒的擺攤衝過去，完全罔顧了我的憂慮。

我看著木刀店，樂璇短時間內似乎不打算放棄洞爺湖。我便朝著記念品的方向，夾雜在接踵摩肩的旅客群中，去尋找藝莉她們。

在樂璇的強逼之下，我也配合著穿起了灰色的浴衣，再加上茶色的羽織，帶點厚點的布料穿起來尚算舒適，但乍看之下就有點像大叔，我看起像日本人嗎？應該不可能像吧。

碰。

突然，某個急步前行的身影撞向了我的肩膀。我腳步一晃，讓開了路，回頭一望，卻是個穿淡紫色和服，編著髮髻的女生，她拿著巾袋，腳步趕急，看她穿著木屐的優美細步，便知道是地道的日本女孩。

我不禁多看了幾眼她的背影。這時候，從她的巾袋裡，晃出了一根有著淡黃色雪花狀裝飾的髮簪，掉在地上。

我本想把她喚住，卻又想到自己日語不怎麼流利。便走回去，撿起地上的髮簪，猶豫了片刻後，決定追上去。

還好人流擠擁，她再急也沒走多遠，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她驚覺回頭一望。

咦。

藝莉醬？

不，只是她長得很像藝莉。

家貓般的圓眼，尖細的下巴，細薄的嘴唇，但她的皮膚比藝莉還要更白，夕陽之下，是近乎病弱的蒼白了。她看著我這位陌生的路人，帶點懼怕地說：

「ど.....どのようなご用件でしょうか？」（請.....請問有什麼需要幫忙嗎.....？）

我茫然困惑，是敬語嗎？不單如此，她的口音有點獨特，不像跟藝莉般柔和清脆，而抑揚頓挫得有點造作。

她見我沒有回應，打量我一身偽日本人的打扮，才領悟到我是旅客，便試著用蹩腳的英語跟國語說：

「You say...speak, talk English? 說，中文？」

我遞出手中的髮髻，再用英文回答：

「你的東西掉了。」

我原來還擔心她會否聽得懂，但當她看見髮髻，便「丫」了一聲，驚訝地掩起了嘴，立時將髮髻拿回去，確實地放在巾袋裡。她欠身敬禮說：

「おおきにありがとう！！」

我再次困惑地著看她，「ありがとう」我當然知道是「感謝」，那「おおきに」是什麼意思，是「大」嗎？她是在說「大感謝」？

她看著我不知所措的臉色，便將手伸進巾袋裡，翻找了一回，將一個綿白色的御守護身符放在我的手心裡。我意會到這是她的謝禮，趕忙說：「呃，我不需要，那只是小事……」

可是她卻帶著婉美的微笑，微冷的雙手捲起我的五指，令我握住了護身符。我知道那是叫我不拒絕，而我也知道對太過拒絕日本人的好意是大忌，便只好點頭感謝。

然後，她便帶著微笑，揮起手揚了衣揚淡紫色的衣袖，消失在人群裡。

我看著護身符，上面沒有任何文字，錦白的布料用紅繩綁緊了，裡面摸起來是木片一類的硬物。我隨手將護身符收進衣袋裡，回想著那女孩的細節，不單樣貌、連年紀、身材、高度都跟藝莉有幾份相似，只是氣質更為古雅。是巧合嗎？還是說日本人都長很像？

我信步在街上走著，然後看見了泚澄與絲明，加上迎面走來的藝莉。

藝莉剛好也身穿深紫色的銀杏花樣浴衣，一瞬之間，藝莉的身影，跟剛才穿著淡紫色和服的女孩重疊了。

「我們逛完了喔，老公你餓了嗎？去吃飯吧，小璇呢？咦……？喂，老公？你還好嗎？」藝莉在我眼前揮起手掌。

「哈，沒事，藝莉醬穿浴衣太漂亮，都看得出神了。」我抱了抱她的纖腰說。

「剛才已經說過了呀，要稱讚的話，再想一句新的好嗎？」藝莉笑說。

「藝莉醬，『おおきにありがとう』是什麼意思？」

藝莉幾乎不用思考便回答：「也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非常感謝）的意思，怎麼了，是有人跟你這樣說嗎？誰呀？」

雖然藝莉並不是質問，但我也隨口回答：「不，只是聽見路人在說而已。」

「哦～」藝莉理解地揚起下巴「那是京都方言啦，就是所謂的『京言葉』，不過京都人都慣了說『おおきに』（感謝），那麼鄭重的『おおきにありがとう』（非常感謝），是發生了什麼大事吧。」

我聳了聳肩膀，牽起了藝莉的手。

「誰知道呢。」

注1 大河劇：日本放送協會NHK每年製作的長篇歷史連續劇，題材多為戰國或幕末時期的歷史人物，現正播放的大河劇為《花燃》，2016將會播放的為《真田丸》。

注2 洞爺湖：漫畫《銀魂》主角坂田銀時使用的武器，外型是一把單純的木製武士刀，刀柄刻有書法體的「洞爺湖」三字。

卅 | τεοκλς | 艾狄俄喀力斯 γ

樂璇與森琪洗完澡，從澡堂回到房間。樂璇雙頰都泡紅了，朦起眼睛像喝醉了大叔。樂璇穿著藍白相間的經典旅館浴衣，一屁股坐在我面前說：

「嗚嗚.....吃得好飽哦~老公幫我吹頭髮~」

「你這樣明天還怎麼去看場地，怎麼熱身呀？」我拿起吹風機，吹起樂璇輕柔的及肩短髮。

稍為逛過祇園的老街後，我們在藝莉的帶領下，吃了有名的鰻魚山椒飯。樂璇跟我姐（加上默默猛吃的絲明），幾乎吃遍了店家的每一道小食——對了，到底最後花了多少補助來結帳？以這行人的兇暴，我們到了第三個禮拜會不會只能吃便利店了？

「放心啦放心啦~托安倍先生的福，日本円很便宜」樂璇從大叔變成了老太婆「而且預賽這種東西，本小姐隨便轉個圈就把頭三名撈回來了。」

「你還是謹慎點好.....」

樂璇的狀態一直很不錯，尤其有了兩薇當假想敵以後，她的動作以往更精準煥發了。而且最近兩個月，她是以奧運為目標，一直操練女子四項，世青賽只是出戰自由體操與平衡木，對她來說的確是相對「輕鬆」。

樂璇哼著歌，等待我把頭髮吹乾，她回頭對森琪說：「琪琪~我們來3P好不好~啊！」

我敲著樂璇的後腦說：「別隨便把這種事掛在口邊好嗎？」

森琪卻都已經習以為常了，戴著黑框眼鏡的她，只是塗起了晚霜看了看我，一臉疲態地說：「可是我真的很累，已經想睡了呢.....」

「唔~~~這樣呀。」樂璇在榻榻米上伸展著雙腿「不過我也是，呵欠~又飛機又鐵路又車又老街又鰻魚飯.....你不介意忍一個晚上嗎？明天再讓你射個夠好嗎——啊！不要老是打我啦！拿洞爺湖砍你喔！」

值得一提的是，那家木刀店真的有賣洞爺湖。

「就算要我忍到妳們比賽完結也可以，你們是選手，不只是旅客，還是先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吧。好，吹乾了。」我放開吹風機說。

「哼哼老公說得那麼偉大，」樂璇笑說「那如果我每個人都在決賽上有名次，我們就來6P，要全員中出喔~」

「那我可真的樂觀其成呢。」我捏了捏樂璇的臉頰說。

「呵~~~~欠！那就，睡覺吧，晚安~」

樂璇稍稍鬆開了浴衣的綁帶後，便一頭腦倒在床墊上。我走到牆邊關暗了燈，便躺回樂璇身邊，

能說睡就睡的她已經咕咕起呼了。

我望向在我另一側躺下來的森琪，她滿懷心事的看著手機，我說：「沒有異樣吧？」

森琪搖了搖頭，用床邊話的語氣說：「我爸媽大概每四五天才會找我一次，我來日本之前去見過他們，所以.....沒那麼快。」

我輕撫她被發光的屏幕照得像雪原的小臉，說：

「我不會去追瑤瑤的，還是琪琪比較可愛。」

「是嗎。終於感受到姐姐的魅力了嗎？」森琪用充滿睡意的雙眼看著我。

我幫森琪擱去眼鏡，她放下了手機。我們抱著對方又吻又摸，親熱了好一回，她才說：「不過姐姐真的累了，明天才給你這死小孩好嗎？」

「當然可以，晚安了好姐姐。」我輕拍森琪的屁股回答。

然後森琪便捲起被單，老樣子用嬰孩似的姿勢，縮起來睡著了。

我看兩女都沉沉睡去，便也放鬆身體，準備入睡。我看著陌生的木版天花，躺著陌生的床墊，難免有點渾身不自在，腦裡不覺浮現起比賽與日程，再然後，幽暗的夜裡，我眼前再次出現就那京都女孩的身影。

京都方言，淡紫色和服。

落日之下，古雅的宅祇與長屋之前，她站在石板街旁，溫婉嬌弱的微笑，慌張卻有禮的姿態，藝莉一般的俏臉，她像白百合般的手腕——這恍惚是電影裡唯美的畫面，揮之不去。

她給我的護身符，仍小心的收在褲袋裡，如果這只是一段偶遇的緣份，就讓它藏在我心裡好了。

欸嚕。

我的手機突然收到了短訊，驅散了我的胡思亂想。

我拿起一看，卻是藝莉的訊息。隔壁的房間毫無動靜，我以為她們三個也睡了。

【藝莉小公主：睡了嗎？】

【果：差不多了。妳呢？】

【藝莉小公主：噢～沒有在H嗎？（笑）】

【果：小璇琪琪都睡死了，我只能幻想藝莉醬來解決了（哭）】

【藝莉小公主：變態！！！！！！！！！！】

我耳邊彷彿若有藝莉的尖叫聲音，她又再傳來訊息說：

【藝莉小公主：我在你房間門外，你出來嘛。】

我有點意外，本想問為什麼，但還是小心從樂璇與森琪中間挪出身子，披上羽織，偷偷摸摸地走到玄關，穿上拖鞋，拉開紙門。

才閃出了房間，藝莉果然便站在我眼前。

「藝——」

「噓。」藝莉舉起食指，拮在我的嘴唇上，示意我安靜。

她還是穿著深紫色的浴衣，配上深紅色細束腰，白天綁成髮髻的長髮放下來垂在背後。她微笑著牽起我的手，領著我下了樓，走到一樓的緣側上。

藝莉穿上了白色的軟襪，用優美的滑步走到緣側的木版上，深紫色的身姿不帶一點最細微的躁音。

夜靜如水，月色皎潔，緣側外是淒寒的小庭園。我被藝莉牽著，繞過陰翳無人的走道，來到旅客較內側的一間小房間。

藝莉拿出懷中的鑰匙，打開紙門的鎖，牽著我進去了。

那是一個跟我們的三人房大小相若的房間，房內空無一人，沒有亮燈，卻燃亮了數個紗紙燈籠。中央位置的榻榻米上，放了一席傳統的會席料理，旁邊則放著床鋪。

藝莉回身鎖上了門，恭敬地抬手說：

「どうぞ（請）。」

看著藝莉彷彿化成了真正侍酒女，我不敢笑了，抱起她搔著腰間說：

「什麼東西啦？是要採排時代劇嗎？」

「丫！！不要搔啦.....哈哈，癢死了啦.....不要啦！！」

我跟藝莉打鬧著，便跌坐在榻榻米上，藝莉被我搔癢得滿臉通紅。我停了手，她才回氣說：

「嘖，枉費我偷偷預訂了小房間與小酒席呢，真不懂風情呀。」

「偷偷預訂.....？」我驚訝說。

「是用我自己的錢，不是體育部的錢，不用擔心。」

藝莉端雅地跪坐榻榻米上，握起清酒瓶，倒了兩杯酒，遞給我其中一杯。我接過說：

「妳不是說.....父母沒給妳太多的生活費嗎？」

藝莉捧著酒杯呷了一口，然後說：「我有兩個戶口：一個是海外，由我們父母定時匯款；另一個，是只能在日本本國能動用的國內戶口，那裡面是我從小父母就幫我儲蓄的資金，從我高中時期開始，就可自由取用了。」

「那就是說.....」我呆然道。

「就是說，只要我有錢買機票回來，我就真的是お姫ちゃん（小公主）了。」藝莉倒著酒說。

這樣輕描淡寫說出自己是人性勝利組，真的好嗎？

我舉杯品嚐著散發著幽香的溫酒，醇厚的釀造甜味在我的鼻腔裡飄散，原有的睡意轉化成輕盈的舒緩感。藝莉捧起角鱈托盤上的冷豆腐，餵到我嘴邊說：「啊——」

我張嘴吃進嘴裡，豆腐的軟涼與醬汁的醇味配合得天衣無縫。藝莉著說：

「怎麼樣？做日本人還不錯吧。」

我用筷子夾起另一道湯煮白蜆，白蜆的鮮味同樣無與倫比，我說：

「妳不是老說不特別喜歡京都嗎？」

藝莉吃了一口枝豆，靠在我的身邊說：「那是.....因為我家裡的問題啦。而且即使對日本人而言，京都人也是特別的難相處。」

家裡的問題？我只知道表面持家有道的藝莉，背後是家財萬貫的財閥千金，也知道她出身貴族家系。但實際是如何的高貴，我仍舊不得而知，大概她說了，我也未必會有概念。

我又再想起今天遇見的京都女孩，短短半天，京都沒有任何令我討厭的面向。我便不自覺說：「是嗎？我倒是不覺得.....」

「你是來消費的旅客，店家當然你對客氣，可是真的相處就不是了。」

藝莉幾杯暖酒下肚，耳根便漸漸紅了，姿態也變得稍為隨性。我挽住她的腰間，吻著她微燙的臉頰說：「藝莉醬是想說自己才是最好的嗎？」

「哎丫~」藝莉卻縮著躲著「先吃完啦，都點了嘛，難得老公你來日本，就陪藝莉醬好好享受一下嘛。」

盤上的食物都是點到即止的小菜，但每樣食材的特質都被調配得難以想象的出色。我對藝莉說：「藝莉醬.....果然還是想回來的吧。」

藝莉捧著酒杯，微醺的妙目細看著我，只是說：

「日本人嘛，無論這個國家有多少痴狂的習性，靈魂還是屬於這個島國的。」

我看著她的感慨，知道她等於回答了：終有一天，她會離開體操隊，回到日本。我執起在她紫色衣袖下細白的手，將她拉到我的胸前，近距離欣賞著她的清秀，恍惚的燭光照得她像畫卷上的美人，我說：「真是美麗的大和魂。」

「不止大和民族，每個人都應如此，都應該有靈魂的安身之處，不是嗎？」

藝莉帶著多少醉意，主動抬起嘴巴吻上來。我抱著她一身深紫色的柔軟布料，在清寂的和室裡跟她細吻，也許連我也醉了，藝莉的嘴巴總有種特別的甜味。

藝莉慢慢跨坐到我的身上，撫著我的頸間說：「老公今天有做過嗎？」

「沒有呀，坐飛機怎麼可能做愛呀。」

泚澄應該不會跟藝莉說.....嗯，應該不會，希望不會。

「哼，哪知道你呀。」藝莉修長的眼睫毛勾勒著她的媚眼。她吻著我的頸邊，小嘴唇像粉砌的和菓子：「那麼、老公在日本的第一次，可以獻給藝莉醬嗎？啊.....」

我將藝莉抱放到床墊上，親向她的腮邊，她的身體混雜了酒氣、香皂味與發情的體香。藝莉撓人的輕呻著，浴衣領口露出的頸間瞬間變得格外色情，我性急地愛撫著藝莉的身體，摸向她的胸口，卻發現隔著浴衣的手感，與我預想有別，這份出奇的柔軟.....

藝莉伸手稍為鬆開腰紐，胸襟的無聲滑開，我便看見一對紫色布料掩蓋的乳側，夾成了一道起伏的山谷。她帶著迷人的微笑說：「你沒聽說過，穿浴衣、和服的時候不能對內衣嗎？當然這不是真的，今晚是特別優待.....丫、嘻.....嗯.....啊」

我握起深紫色的衣料，裹著一對乳峰，故意用衣服的質感摩擦藝莉的雙乳。藝莉嘴角含春，滿身酸爽地輕扭，一雙大腿不安份地互相抵弄。我左手移開她的膝蓋問：「難道下面也一樣嗎？」

藝莉用明知故問的語氣說：「你自己去看呀.....」

我挽起藝莉的小腿，拉開她浴衣的下擺，分開她的雙腳。明滅不定的燭火之下，藝莉腿間同樣一絲不掛，美麗的陰戶像一朵盛放的紅花，我低下頭觀賞著這神奇的器官，墨色的陰毛，弧形的陰唇，我毫不猶疑地吻上去。

「呀——！老公.....變態嗯、啊、不要發這種聲音啦.....不要、丫」

我撫摸著藝莉敏感的大腿內側，親吻著她的陰蒂，用舌頭挑逗得勃起，使用雙唇覆蓋，然後吸啜，故意啜得吱吱作響。藝莉抓住我的頭髮尖叫起來，溢出的愛液散發著輕微的體味。我放開口，用指頭輕拭突出的小肉點說：

「真的不要嗎？藝莉醬這裡看起來好想要呢.....」

藝莉掩著臉回答：「哪有啦.....老公吸藝莉醬的.....好變態.....呀——喔——！！」

我說：「都翹出來了，藝莉醬的什麼呢？」

「小豆豆.....小豆豆會、丫.....嗯.....好過份、哎丫——」

我又舐了一回，藝莉顫抖的淫穴已經完全盛放了，飽滿的外陰上滿是淫水。我挺起身，解開身上的衣物，脫下內褲，執起已硬不可耐的陽具，掰開藝莉的雙腿，拈在她的前庭上前後摩擦，藝莉喘出需索的呵氣，噉起嘴說：

「老公不準欺負藝莉醬啦，快點.....呀.....」

「藝莉醬不是知道老公喜歡聽什麼嗎？藝莉醬快說。」

「呀.....」藝莉胸口起伏不已，呼著喘息「小穴穴好想要.....老公快給我嗯.....」

「用什麼插進去呀？藝莉醬比較喜歡手指頭還是.....」

「雞雞啦.....老公快用雞雞插小藝莉.....丫、雞雞哎呀——啊！丫！丫啊！」

忍耐以久的我，終於進入了藝莉的體內。我像在酷暑尋見冰冷可樂的孩子般，用陽具愉快地抽插著藝莉的淫穴，充滿淫汁的緊窄肉壁包覆著我的龜頭。我拉開藝莉的衣襟，用掌心抹著一對豐乳。

「老公.....丫——！那麼猛烈、藝莉醬、啊.....會、哎呀.....」

絕妙的快感吞噬了我的身心，適度的酒精令我的神經更為敏感。我的胯下不斷撞擊藝莉的私處，暖暖的體液沾滿了我倆的陰毛。藝莉軟在床墊上，攤開雙手，臉上帶著酒醉的微笑，我每插一下，她便淫叫一聲。我揉捏著一對赤色的乳頭，說：「今晚的藝莉醬好工口呢，弄得老公的雞雞都特別硬了.....」

「嗯.....才沒有.....丫哈.....哎丫哎呀——啊——！！」

藝莉口裡說不，可是當我的小莖撞到花心。她卻輕輕挺動腰肢，窄軟的淫腔緊壓著我的馬眼，我漲痛地勃動著，抵弄藝莉的深處抽搦連連，囤積了一整天的性慾開始暴增。我挽著藝莉的雙腿，插到最入說：「藝莉醬不覺得嗎？小藝莉都緊成了這樣了.....」

「呀、丫、是老公太漲啦.....丫、哈、呀哈——不行啦、丫、哎呀！」

藝莉抱起我的肩頭，眯起雙眼迎來高潮的前奏。我凝神挺起腰間，猛烈地頂向藝莉的盡處，龜頭酸麻慾裂。我吻著藝莉說：「藝莉醬知道老公的龜頭裡面有什麼嗎？想要嗎？」

「我要.....呀、小藝莉要老公的.....丫、精液.....老公啊！啊呃哎丫丫——！！」

我的小莖戰抖，湧洶的精液洩進藝莉的陰道裡。藝莉緊抱著我劇烈亂叫，小穴搖動著抖出陣陣潮水，嘴巴閉合不停，紅潤的雙頰說：「比平常還多呢.....老公才最工口.....嘻.....」

我坐起身子，離開了藝莉的身體，陰戶上漏出新鮮的白濁。藝莉拿起旁邊的毛巾，她跪在我面前，一邊吻著我，一邊用毛巾抹淨我的下體。燭火之下，藝莉高潮過後的臉如火燒般美。她輕撫我的小莖說：「還硬著呢.....」

「因為還有很多要射給藝莉呀。」

藝莉羞著輕拍我的肩膀，然後俯下頭，親著我的莖端，仔細地吻乾淨了莖上多餘的體液，張嘴小嘴含啜起來，令我帶著剛射精完的酸痛，卻又不能自拔地繃緊了。

「嗯呼……哼……咻——啜嘍……嘍、嗯……」

藝莉披著浴衣的後頸優雅地起伏著，櫻桃小嘴用力吸吮，舌頭捲擦我的龜冠，香涎取代了愛液，潤滑著我的莖身。她抬起眼，將嘴唇貼在冠狀溝上，著迷地舐動著：

「老公……嗯……老公最壞了、啜、嗯……一直亂跳，藝莉的嘴巴很舒服嗎？」

「舒服死了。」我握著藝莉的玉手回答。

「哼……那到老公說了，老公喜歡藝莉醬……唔啾用嘴巴做什麼……？」

藝莉再次嚙著我的龜頭，眯起眼睛，專注地用舌頭舔著我的敏感處，前列腺液無法停止地滲漏，紅根暴現的硬物準備再一次的噴發。我回答：「老公喜歡在藝莉醬的小嘴巴裡射精，喜歡看著藝莉醬把老公的精液咕嚕咕嚕地喝乾淨……」

藝莉口裡無暇回嘴，便捏著我的大腿。根據我的經驗，要說服藝莉吞精，需要視乎她的心情與做愛時的氣氛，而我看著藝莉眼裡水汪汪的情慾，我便鼓足血液，將小莖挺漲。

「唔呼——呼啜、啾……嘍呼……唔——啜呼……」

藝莉伸手溫柔地套弄我的根部，嘴腔使力吸套，玉舌快速挑動，摩擦馬眼與陰莖相連的部位。我的龜頭癢得滾熱，緊繃的海綿體幾下跳動。我捏了捏她的臉頰，便將精液餵進了藝莉的嘴巴裡。

「唔——！唔……呼……唔嘍……」

雖然沒有第一次那麼激烈，但也足夠藝莉微微鼓起雙頰，她擠著莖身，吻去馬眼滲出的小白滴，用手掌掩起嘴巴，含羞搭搭地乜斜著我，然後喉間鼓動，便吞去我的精華，吐了吐滑溜的舌尖。

我為她倒了杯酒，她接過一口乾盡，嗽了嗽口便喝掉。我解開她浴衣的腰帶，紫色的浴衣像破開的蛹，我愛撫起藝莉腫漲的巨乳，舔吻著她勃硬的乳暈，用掌心撫摸她滿是粘液的私處。藝莉再一次叫出嬌嗲的吐息，她握住我無法垂軟的陽具，笑說：「嗯呼、嗯……還想要嗎變態老公？丫——」

我讓藝莉轉過身，她便嬌笑著趴在床墊上。我撥開浴衣的下擺，低頭吻了吻她白嫩的屁股，便挺起陰莖，再次從後侵佔她的淫穴。藝莉的感受到我的熱力，滿是精液與愛液的小肉洞便敏感地痙攣。

「哦丫……嗯……老公——呃……哎呀丫呀——！」

我用酸痛的陽物抽送著藝莉的美臀，擠出的濁液流滿了藝莉的腿間。藝莉習慣了我的節奏後，便也開始溫柔地擺動下身。我探手捂住兩顆拋動的軟乳說：「藝莉醬愈來愈會動了，小藝莉粘粘的好舒服呢。」

「都是你、嗯……射那麼多、呀呀啊、丫！丫！」

藝莉浪叫著縮起小腹，深處的肉壁套壓著我的龜頭，令我又有了繃緊的快感。我傾前身子，壓在藝莉的背上，揉搓著軟膩的乳肉，拉扯緊皺的乳頭，猛插得小穴響起了液體被攪動的撲撲聲。

「丫啊.....老公、小藝莉想尿尿.....哎呀、小藝莉要、呃、呀」

我便按著藝莉的肩頭，要她上半身伏落在床墊，翹起屁股與性器。我握緊她的腰肢，以近乎垂直的角度深墾著她的嬌蕊，藝莉閉上眼抱著枕上，愉悅得小舌翻吐，我摸向她的腰間，玩弄著仍然勃起的小紅豆，哄著她說：「藝莉醬快尿，老公最喜歡看藝莉醬尿尿了.....」

「呬呀——不要丫、不要呀.....！哎呀——壞掉啦、壞掉啦——」

藝莉股間突然劇烈地痙攣起來，穴肉劇烈收縮，纏繞得我的陽具一陣酸麻，小尿孔噴出一道道溫熱的泉水，淋濕了一大片床單，昇起了淫慾的異味。我專注頂弄了幾下，下盤挺緊，馬眼灼動，將剩下的精液都射進淫腔裡了，射得藝莉的全身顛抖。

「哈、呀——老公、老公死老公——哎呀、燙死小藝莉啦、哎丫啊啊啊啊！！！」

藝莉潮吹得像昏厥了，攤軟在床墊上。我拿起抹毛，本想替她抹乾淨身體，可是當她把身體翻回來，淡黃色的燭光拂過她皮膚，香汗的水色、腹部點點的水珠、從秘裂中流出的濃精、豔紅色的乳頭、豐盈的乳肉、深紫色的衣袖、失神而滿足的微笑。

她注意到我停了手，吁著氣問：「怎麼了嗎？」

我低下頭，虔誠地深吻絕美的藝莉，對她說：

「素敵ね，えりちゃん。」

叁壹 | τεοκλς | 艾狄俄喀力斯 完

叁壹 | δυλογος | 希杜諾各斯 α

叁壹 | δυλογος | 希杜諾各斯

三月初的京都氣溫很飄忽，日間沒有太陽的話，可以維持只有5~10度的低溫，但相比我們城市那種悶翳的濕冷，京都的空氣更為清新乾燥，臉上的寒意也更為舒適。我幫樂璇穿好深綠色的毛織手套。她看著廣闊卻密雲的天空說，呼了口白氣說：「這樣會不會下雪呀？」

站著販賣機前的藝莉卻回答了：「不好意思呢小璇，京都很少會下雪，即使對日本人來說，雪裡京都也是難得才有的勝景呀。」

「咧~~~~四月才有櫻花。」樂璇噘著嘴道「那我們豈不是什麼也看不到嗎！！為什麼世青賽要定在三月呀！！！」

「因為體操總會可沒預想你要看雪看櫻花呀.....」我對樂璇說。

「唔~~~~呼，老公，幫我開。」

藝莉把罐裝熱咖啡交給我，我隨手便拔開拉環，然後遞還給藝莉。藝莉也說什麼便接過喝起來，然後走到公車站前看著時刻表。

「喂.....」樂璇然後貼向我的身邊，冷眼說「我怎麼覺得你跟藝莉醬感情變好了？」

我警戒地看著樂璇說：「怎麼會呢，我們一直都很好呀。」

「是嗎？我總覺得愈來愈有夫妻相了.....」

「那也不是這兩天的事情呀。」

昨天晚上，我跟藝莉進行在日本的「初夜」後，為免引起各種可能的騷動（例如半夜樂璇發現我不見了），我們沒在小房間裡共度春宵，我也偷偷地回到自己的房間裡，抱著森琪一覺到天明了。

我看著藝莉的側影，其實我真的不如此覺得。不話給樂璇這麼一說，藝莉回到日本以後，又好像真的自在不少，始終，不用再困在那異鄉的小和室公寓裡。

「嗚~」樂璇一呶嘴便揮打著我的手臂「老公不要小璇了呀！！老公要拋棄正室了呀！嗚嗚嗚嗚嗚要跟藝莉醬雙棲雙宿要把小璇丟回去自己留在日本了呀呀呀呀呀呀！！！」

「看來你今早精神不錯。」我抱住樂璇的肩頭，讓她埋在我的胸前撒嬌撒個夠。

「各位車來了~」藝莉招了招手說。

在京都的第二天，按照我姐的指示，我們一大早便坐公車去視察比賽場地。據藝莉所說，京都市體育館位於京都市右京區，從我們下榻的祇園過去，最快速方法是巴士。我望向站在一旁穿著歌德式 Lolita 的絲明，她專注看著手中的京都市地圖，上面有錯綜複雜的馬路、鐵路、地鐵路線圖。

「看得懂嗎？」我問她。

「看不懂。」絲明很誠實地搖了搖頭「鐵路很簡單.....可是巴士好像有點太複雜了。」

巴士到了，我挽起裝著眾人體操服的大提袋，在藝莉帶領上了車，前往車程約需三十分鐘的京都市體育館。

離開了深具古典美的東山區，回到現代的生活化城市，京都市體育館看來比我們想像中樸實，就只是一個有著簷頂的大型方塊空間，周圍都已經貼起了「世界體操青年錦標賽」的海報與幡旗。

訖澄進去前跟我說：「總算有點大戰前夕的氣氛了。」

我對她說：「那你緊張嗎？」

訖澄沒有回答，只是了然於心的微笑。

我姐與藝莉登記後，我們便步入體育館，雖然外表看起來其貌不揚，但場內的設備還是非常精良，即使只是市級的體育館，比我們大學那老舊又鳥不生蛋的比賽場地好多了。站在那耀目的射燈之下，看著二千多個座位，幻想到大賽那一天，場上或許坐無虛席，我們也感受到了戰前的緊張。

我姐也板起了教練臉，她拍了拍手說：

「剛才我跟大會確認過了，直到預賽之前，只有場地沒其他人使用，我們每天都可以在開放時間來練習！離預賽還有五天，時間緊逼，各位馬上去換衣服吧！小果，去幫忙設立設備。」

Ω

「琪琪！好了嗎？」我姐在場中心催促道。

森琪穿著體操服，我從後推壓拉起她的雙手，令她彊緊肩膀的筋骨得以放鬆。我問她說：「可以了嗎？」

森琪無言點了點頭，眉間卻像不太情願。我知道森琪的壓力是所有人當中最沉重的，我不忍摸了摸她的小臉，我姐嚴厲的目光卻令我如芒在背。

練習時不能親熱，我當然知道。

我拉起了森琪，拍了拍她的頭，對她親切地笑說：「加油。」

森琪也知道現在不是撒嬌的時候，便也像離開父親上學去的小女孩，乖乖的回到場中心。

「該吃飯了，幫我們買一下便當好嗎？一共六人份。」我姐走過來說。

不覺間便到午後。一整個上午，我姐都在催逼著她們在體育館裡訓練，令她們儘快熟習場地，發揮應有的水準。相距了幾百公里，我們又好像回到日常的訓練模式，作為人事經理的我無事可做，便

充當起茶水以及醫療兵。

「好吧，那我跟明明去.....」我拿起外套說。

「給我自己去！」我姐卻喝道。

「明明又不是隊員——」我反駁說。

「總之給我自己去！」我姐大喊，然後又壓低聲線說「她們昨天玩了一整天，今天難得有了比賽的認真，你要別搞亂氣氛，談情說愛等晚上好嗎。」

我嘆了口氣，雖然這個滿肚子京都小吃的女人沒資格教訓別人，但也說得有理。

「那我到底要去哪裡去買.....」

「就給我自己去google好嗎！」

我姐不耐煩地說，然後被把我趕出了體育館。

要我這來自異國的陌生人去買便當，到底該到哪裡去買？我拿出手機，還好昨天一下飛機，藝莉就幫我們申請了短期網路。我開啟google，先輸入最最簡單的「7-11」，噢，太好了，有一家店就在不遠處的十字路口，「セブンイレブン - 西京極運動公園分店」，路程只有4分鐘。

日本的7-11生活功能極之齊全，是時候給她們見識見識了。

我身處西五条通大道，朝向左方出發。京都的街道很是安靜，雲層比昨天厚了，日光像是飄浮在空氣的稀薄水份，街道的兩旁種了不少樹木，但枝葉都已落盡，並列的枯幹更增添了幾份寂寥，除了微弱的風聲以外，就只有來自疏落的車聲。

右京區是很日常的住宅區，房子分佈疏落，以公寓為主，造型不一，有的非常古典、有的偏近洋式、有的極具現代感。即使沒有古蹟名聖，寬闊的天空與寧靜清新的空氣，也足夠令人心曠神怡。我們那狹小的城市與之相比，簡直就是鋼筋水泥地獄。

我再次想起藝莉總是掛在嘴邊的提議，如果我不是拖了一整個後宮，我或許真的早就答應了。

如果藝莉是下定決心，我當然非常願意從此以後也跟她一起生活，無論任何形式。

不管我去哪裡，樂璇也會跟著我，絲明說不定也是，但森琪就很難說了，其實很愛冒險好動的泚澄也是。如果把雨薇、鹿儀、伶馨也納入考慮範圍的話，情況就更複雜了。

正當我思前想後，我卻看見了某個身影，令我停下腳步。

她站在十字路口的另一邊，等著綠燈。

深紫色的高級和服，藍白花色的束腰，暗珠紅色的圍巾，插著櫻桃色髮簪的髮髻。

怎麼可能.....太巧了吧。

但真的是她。

她手裡拿著跟昨天同樣的巾袋，站在馬路旁邊，轉綠燈了，她邁出穿著草履的腳步，橫過了班馬線，向我身處的方向靠近。

她似乎沒有發現我，不過這也對，又有誰想到，只有一面之緣的旅客，隔天又會在城市的另一個角落巧遇？

應該裝作沒看見嗎？她低垂著眼眸，凝神漫步，與我之間的距離不斷縮短。我握了握褲袋裡的護身符，就讓她走過去吧，就讓我們的緣份僅止於擦肩而過——

「こんにちは。」（你好。）

但我打招呼了。

她像昨天被我搭話時那樣，腳步一震撼了一跳，圓滾滾的雙眼望向我，綻放出訝異的神色，然後舉起衣袖掩住了失笑的嘴角。

回神過來以後，她雙手在膝前交疊，向我禮貌地深躬，一貫起伏抑揚的京都口音。

「こんにちは。」

我們在無人的冬日街頭相視而笑，然後呢，我應該說什麼？問她的名字嗎？直接要她的電話？

還是說，問一下附近還有什麼能吃的？除了7-11以外。

叁壹 | δυλογος | 希杜諾各斯 β

聲明：本故事因劇情需要所使用之京都方言、乃參考若干文法講義、語言範本、方言轉換器，再輔以人手翻譯而成。並非來自真實京都弁使用者或專業言語學者意見。如有錯誤或落差請指正，萬分感激。

京言葉，又稱京都弁，或京都方言。

但當我們回顧歷史，當京都仍然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京都方言並不是「方言」，而是日本的「國語」。直到江戶變成了東京，東京成為了首都，東京方言又取代了京都方言，而成為了標準日語。

我看著羞澀無語的她，腦裡的日語字典像被搞碎成紙漿了，我勉力打撈出片字隻語：

「何をしでる？している？ここに？」
(在做什麼？正在做？在這裡？)

我逐字推砌我想表達的意思，我尷尬地觀察著她的反應，試圖理解她有否聽懂，她注視著我，圓融的黑色雙眼像寺院裡高雅的佛珠，體貼地笑說：

「うちは、何をしていますか？ちょっと、なんやを買うつもりどす.....」
(我在做什麼嗎？我打算去買點什麼.....)

呃.....

我花了好幾秒，才意識到「うち」是「我」，「なんや」是「なにか」，「どす」是「です」。

不。

再這樣下去，別說買便當。

簡直要變成「日本語教室」或是「京言葉教室」了。

我決定還是用英語跟她說：「我想去買午餐，妳知道哪裡有好吃的午餐嗎。」

可是她的英語水平似乎不太好，她瞪著雙眼，然後開始浮現焦急的神情。她舉起雙手令人難以理解地輕輕揮舞，才用帶著典型日式口音的簡單英文說：

「午餐嗎？這邊，這邊。」

說著她便側過身子，是要我先走的意思嗎？

而這當我猶疑之際，一襲柔軟的冰冷感，卻擒住我的左手。

是她的手心。

她似乎是見我不懂反應，便決定以行動代替言語，直接握起我的手，令我不自覺地跟著她往前走。

她牽著我的手，我看著她的背影漸漸入神。她身穿的不是浴衣，而真的是正式的和服，也就是在白色的長襦袢之外，加上深紫色的絲質着物，再用藍白相間的腰紐綁起了寬大的背結。她的步法與藝莉同出一轍，穿著白軟襪與黑色草履的小腳踝交錯細步，大腿與臀部在下擺裡像暗湧般聳動，領口後故意展露的雪白後頸詭異地引人注目。

樂璇訕訕她們穿起浴衣當然也千嬌百美，但就只藝莉與她，會有這種極緻古雅的美態。

「這裡。」

然後，我們在一家大型的便利商店前停步，相比7-11，這家便利商店更具規模。

「啊！」

她又突然叫了一聲，然後慌忙放開了我的手。

她雙頰浮現起顯眼的紅暈，看著她的害羞。我胸口的寒意都像融化成暖流，而對女性已經深具經驗的我，以最冷靜的語氣說：

「我也不知道要買什麼，妳可以進來幫忙挑選嗎？」

她別開眼睛看著地上，然後便像人偶似的點頭。

我們步進了便利商店，商品種類多得幾乎是一家小型超市。她教我在哪裡挑選急凍便當，又教我如何向店員要求加熱，如何留意那些商品可能會有優惠。

等待便當在微波爐裡加熱的時候，我發現她在零食區前徘徊。

「你喜歡甜食嗎？」我問。

她臉上一紅，沒有回答。

「妳喜歡哪一款？算是謝禮我買給妳吧。」

她驚訝地看著我，好像我是世上第一個會請她吃零食的人，她用拙劣的英語回答：「不、不用、這個、那個、沒有需要……」

「完全聽不懂。」我笑說「就買嘛，妳喜歡什麼？」

她伸手忐忑地扣握著手腕，猶疑了一會，便指向了草莓口味的Pocky。

我俯身一看，卻發現剛好在促售，買兩盒會比較便宜，我便拿去結帳了。

一連加熱七人份的便當需要點時間，我便買了罐裝橙汁，跟她一起坐在店裡的小茶座處。她感激

地接過我給她的草莓口味Pocky，她俐落地拉開紙盒，撕開錫箔包裝，抽出其中一根，將草莓糖漿的那一端咬在齒間——

啪噠。

像清脆的心跳。

雖然她的表情還是那麼內儉，但看得出品嚐草莓味Pocky是她的賞心樂事。

她眼角一動，發現我窺視著她的動態，她便輕咬著Pocky的斷口，一時沒有動作，然後她拿出手機，典型的日系純白色的長方塊機身，她在屏幕上用指尖書寫，然後在桌面上滑給我。

我接過一看，是可以手寫輸入的翻譯軟體。

【ありがとう（感謝）】

我喝了一口橙汁，然後便抹去她的字句，也開始書寫——

【不是おおきに嗎？】

她接過一望，眼睛一眨，竟然惱羞成怒，用手腕推向我的肩膀。我完全始料不及，笑著差點失去平衡，橙色的汁液都濺在罐緣上了。

她咬著pocky，又再飛快地書寫了什麼，遞給我一看。

【在京都長大，說話改不了京都弁（哭）。】

我注意到，她書寫的倒是標準日語，是因為沒有京都弁翻譯軟件吧。我寫道：

【不要害羞，非常可愛，聽起來很優雅。】

她看著我交給她的字句，不敢注視我的她，嘴角泛起了微笑，然後又再書寫。

【你是哪裡人？是來旅遊的嗎？】

【不，我不是來旅遊的，我是大學體操隊的工作人員，來日本是為了比賽。】

然後，我又告訴我出生的城市，我問她知道在哪裡嗎。她回答：

【知道，很多高樓大廈，夜景很有名。比賽？你要比賽嗎？】

我搖了搖頭，便寫下：

【不，不是我，是我的女友們。她們都是選手。】

她看著屏幕笑了，用奇異的眼神看著我。

【女友『們』？是指你有很多女友嗎？】

【是的，其中一個是日漢混血兒，她在日本長大的，要不要介紹給你認識。】

到底店員看著我倆，會有怎麼樣的想象？兩個人都不說話，只是互傳手機，一個口裡吃著草莓pocky，一個喝著橙汁，其中一人更是穿著正裝的和服女孩。

【真的嗎？】她眼裡帶著看見了有趣事物的欣喜【那麼為什麼你會有那麼多女友？】

【因為，我愛她們，她們也愛我（應該）。】

然後，她便握著我手機，若有所思好一會兒沒有動作。

我以為是我寫錯了字，或是翻譯出錯，令她無法理解我的意思。但她還是低下頭，默默寫下：

【那麼，你還會交更多的女友嗎？】

當我看見這句話，溢於言表的曖昧，她嬌澀的笑容，也令我不無驚訝。她不是已經知道了嗎？我並不是日本人，更只是過客。

還是說，這正是她想要的？

我思考了片刻便寫下：

【妳到底是誰，是學生嗎，還是.....？】

她拿著手機，拉了拉和服的衣襟，對著玻璃半透明的倒影整理著髮髻，然後寫下

【我是藝妓，晚上才工作。】

藝妓。

就像在電影、電視劇裡，臉上頸間塗滿白色顏料，在高級藝館、待間、茶間中表演傳統歌舞的女性。

她臉上初次綻露出自信的微笑，好像肯定了我的想象。

這一次她沒有把手機交給我，當她確定我讀完她的上一句話，便再次寫下：

【恋音】

無法翻譯的漢字，略帶孩子氣的字跡，像名牌一般在她的襟前展示。

然後她收起手機，雙手疊在膝上，看著我說：

「れお。」

她的聲音很動聽，尤其是「れ」這個音，舌尖掂動，嘴腔擴闊，聲帶輕輕震動發出「e」音，簡直像飄落的花瓣那麼輕盈。

「れお。Re-o-」

我嘗試用最貼近她的語氣，呼喚她的名字，令她莞爾淺笑，音節終於突破了無聲交流的心意。

當然，我的發音比她的難聽多了。

Ω

「好吃！這很好吃！為什麼呀！尤其這急凍雞肉！太美味了！這真的是便當嗎！？」

體育館的公共休憩空間裡，樂璇用中華一番等級的眼神，狼吞虎嚥地便當盒中的飯菜掃入嘴裡。

「有需要那麼誇張嗎……？」

我沾去樂璇唇邊的飯粒放入口中。雖然這便當的確切出乎意料之外的好吃，不但沒有任何急凍品的劣質防腐味，而食材放進嘴裡也算味美鮮嫩。

「果然你想去買，就還是會買得到不錯的便當嘛！」

我姐將吃光了的便當盒交給我，搭著我肩頭說。

「這不管誰都做得到好嗎！？別在暗示我是連便當也不懂買的弱智！」

雖然這是托了戀音的福，才買得到塞得住這群女生的便當。

藝莉吃完了便當，用暖水壺泡起了綠茶，來到我的身邊坐下來歇息。她用尋常的語氣說：

「我聽說你一個人去買便當，還以為你會去買7-11呢。想不到你會懂得去這別的便利商店呀。」

「呃……沒有就剛好有經過，其實還算很近的。」

本來，我打算事不宜遲，立刻跟她們介紹戀音，戀音卻拒絕了，她跟我說：

『我下禮拜會有劇場演出，到時候請過來觀賞，再正式拜見你的女友們吧。』

我想，也許是戀音的性格跟絲明一樣很怕生，要她一口氣認識那麼多外國人，或許很有壓力。

「對了，」我從塑膠袋裡拿出草莓味的pocky「因為買了七個便當，所以這是贈品，要吃嗎？」

我買的兩盒草莓味pocky，戀音只要一盒就心滿意足了，剩下的一盒就給了我。

藝莉順手接過pocky，雙眼透露出始料未及的表情，就像經過海關時才發現護照過期了。

「藝莉醬？」我奇怪藝莉的反應。

「沒事。」藝莉稍一搖頭。

然後我便替她拆開了包裝，拿出沾滿了粉紅色凝固果醬的餅乾條。

就像情侶之間常有的把戲，我將pocky舉到藝莉的嘴邊，然後說：「藝莉醬～嘴巴，啊——」

藝莉看著我的傻臉，便噗哧一笑，便張嘴含住pocky的尾端。

她並沒有果斷咬斷，只是像嚙住一根探熱針。她拿著包裝盒紙盒，翻來覆來像檢視著什麼，我便說：

「藝莉醬不喜歡草莓味的pocky嗎？」

「也不是……只是很久沒吃了。」

藝莉啪躑啪躑地吃掉了pocky，但在那之後，她就再也沒有碰過那粉紅色的紙盒。

叁壹 | δυλογος | 希杜諾各斯 γ

「丫丫丫丫痛死了!!!到比賽前每天都要這樣嗎？」

樂璇用屍體般姿態，全身攤軟在旅館的榻榻米上，我拿著藥膏替她推拿著身體的肌肉。

「其實也不是，我們也不是每天每個時段都可以在體育館練習，好像預賽前的那天，就一整天都已經有團體佔場了。」

我們不是唯一的體操隊，場地還得給予其他隊伍使用。對了，也許會碰到雨薇呢？為什麼她還是杳無音訊？

「呃呀呀呀呀唉呀.....那就是說直到大後天才能休息嗎？」樂礎抱怨道。

「只要你不是老是吃太飽，像昨天那樣，身體負荷得來就不會這樣。」我回答。

「呀呀呀呀呀呀.....」我推擠著樂璇的大腿，她繼續發出怪叫「可是這裡的東西太好吃了，怎麼可能忍得住.....呀呀呀、就像今天的那個便當，明天記得給我買同樣的，呃呀呀呀。」

「為什麼又是我去買呢？這種事情不是應該分工合作嗎？」

「我們要練習，花姐更是教練，你不會想明明陪你去吧，我看你們就直接去時鐘酒店了。」

「就算我跟明明去啲啲啲又有何問題.....呀！」

樂璇突然像小魚似的翻身，捏向我的睪丸，叫道：

「不可以呀！我跟老公在日本都沒有做過，怎麼可以讓別的女生.....等一下，你這表情，該不會已經.....」

我低頭抱住樂璇，用舌吻來搗住她的嘴巴，阻扯她的追問，她先是亂打了一回，扭打了一會才讓我亂摸她的身體。我擠著她浴衣裡的美乳說：

「所以我跟妳做完之後，就能得到了與跟其他後宮的做愛許可了嗎？」

「哼哼，那要看老公你的表現.....對了，琪琪、琪琪！要3p了呀，琪琪.....？」樂璇轉頭呼喚。

我望向森琪，她洗完澡回來就躺在床墊上，就在我幫樂璇塗藥膏、親熱的時候，她握住手機，靠在枕頭上，像昏迷一樣睡去了。

「琪琪~不要睡啦，起來做愛啦！」

樂璇爬過去推了推森琪的肩膀，到底有誰會因為這一句話而起床？

「好啦好啦，就由她睡吧。」我像前一天的晚上那樣，替森琪擇掉了眼鏡「第一天要習慣新場地，大家也累了吧。」

才沒多久之前，藝莉她們也跟我說晚安了。

樂璇好像不死心那樣看著森琪，這時候我的手機屏幕一亮，收到新的短訊。

我拿起看了一眼，樂璇卻爬到我身上來了，她用掌心摩擦我的腿間說：「琪琪好弱，這樣就睡了，那老公我們來二人世界吧。」

我若無其事地放下了手機，將樂璇壓在榻榻米上，掰開她的雙腿。來到日本以後，我還沒有跟樂璇親熱過，這對她這自命正室的女友而言，實在說不過去。我對樂璇說：「那妳可別吵醒琪琪了。」

樂璇嬌笑著掩起嘴巴，眼裡是鬼靈精怪的情慾。我進入了她的身體，她愉悅地閉起了眼細味著快感。

「唔.....唔.....唔.....丫——哎呀！！」

這小淫娃還是得意地叫起床了，不過就算森琪醒來了也不要緊，就加入戰團吧。

「哎呀.....老公不要分心啦.....」樂璇抱著我肩膀嗲語道「快點.....」

「是是是，不好意思。」

我拋開剛才短訊的內容，在樂璇充滿肉慾的身上埋頭苦幹起來。

【恋音：明日、昼食を用意するがありますか？】

(戀音：明天要準備午餐嗎？)

Ω

隔天的體育館裡，過了大概午後，我姐還是用同樣的語氣搭著我的肩頭說：

「老弟，可以去買同一家的便當嗎？可以的話，今天就換一下口味。」

「還敢要求口味呀.....」我故作煩厭說。

「當然呀，老是吃同一種口味，很容易就會生厭的。」

我姐堂而皇之的說完後，便又是我一個人披起了外套，步出了體育館。

今天的京都比昨天又更冷了，上班日的下午，多半是民居的右京區還是依舊冷清，我的腳步卻在撲面的寒風裡不覺加快了。

因為我知道她在等我。

我火速來到便利店門前，便看見了她獨自佇立的背影。她今天穿著梅花色的小紋和服，配搭深紅色的腰紐，外披紫色方塊格紋的羽織。

今天的她妝容明顯更為嬌豔，嘴唇上染了淡紅，一洗她過份蒼白的氣色。她看見我便雅致地微笑，然後向我欠身點頭。

「為什麼不進去？」我問。

「因為，」她用簡單的京都日語說「我在等你。」

她的虹膜裡彷彿流動著晨間的露珠。我嘗試偷偷用食指輕碰她的尾指，她冷冰的指尖像感受到更冰冷的感覺，倏然縮開，才又發現那其實是來自我的溫暖。

我握起了戀音的手，摩擦著她像沾滿雪粉的掌身，試著她的掌心溫暖起來。

「你的手為什麼一直很冷？」

「我也不知道，一直，很冷。」她微笑回答。

我牽著戀音進了便利店，想去選購跟昨天一樣的便當。

但我們到來到同樣的選購架上，便發現應該放了便當的位置上卻空無一物。

戀音上前詢問店員，然後就回來拿出手機，用翻譯軟件寫下了：

【店員說供應商出了問題，所以今天沒有那個牌子的便當】

我點頭表示理解，人生中偶爾會出現這種意外。我看著其他牌子的急凍便當，想著是否要叫戀音替我再挑選之際，戀音卻寫將手機塞進我中心，屏幕又是另一句話：

【還是，來我家，我幫你做一點能吃的？】

Ω

原來如此。

正因為戀音居住在右京區，所以才剛巧會在這裡的街頭跟我碰面。

她的公寓就在那家便利店不過幾個口路，在某種典型住所大樓的一樓，開門進去，陳設類近藝菀的小和室，只是幾乎沒有雜物，家俱更老舊也更自然。

我收起手機。剛才我發了信息給我姐，說那家便利店的便當貨源短缺，我必須再去尋找別的食物，要她們先餓一回兒。

戀音進屋便脫下羽織，從冰箱中拿出一大盤食材，重新翻熱雪藏的冷飯，拿出一大包海苔，走到流理台前拿起刀子，開始俐落地製作起飯糰。

我看著她像開滿了梅花的背影，看著她髮髻下晃動的頸後髮絲。我突然開始思考，日語裡有沒有

「妻不如妾，妾不如偷」這句話，或類近的說話？

我當然還是把藝莉她們放在心裡，但戀音是第一個與我真正的生活沒有任何交集的女生，她既非體操隊的成員，更為學生議會什麼諸如此類奇怪的人員，只是一個在路上偶遇的異國女孩，我跟她之間可能在過一天就會變成過眼雲煙，而她跟我也很清楚這一點。

就好像一趟突如其來的旅行，我跟戀音只有每個當下。

我從後抱住了戀音。

她剛好完成了一顆飯糰，她並沒有掙脫，我感到她腮邊的滾熱，或許她的臉上正在微笑。我握住她的手腕，沾了水的肌膚像剛洗淨的玉器，我無法抗拒地想到藝莉，我好想跟她們共處一室，不是因為想要多人性愛，而且我相信，單是她們站在一起，就已經是絕妙的畫面。

「你，不用回去嗎……」

戀音問了。我注意到她所說的「回去」帶有的歧義，我回答說：

「要呀，但不是現在。妳先做完吧，我肚子都餓了。」

她低笑起來，將一塊鮭魚刺身放進我的嘴裡，然後又迅速地處理著食材與米飯，沒幾下，紙盤都是做好了三角飯糰。她洗淨手上的飯粒，在我的懷裡轉身，腼腆的低著頭，雙手似乎不知道該放哪裡，便相握收在胸前。

我湊前嘴唇，輕微著她。

她的嘴唇跟她手心一樣冰冷，軟軟的像極了果凍，正當我疑惑她的口腔是否同樣冰冷，她溫暖的小舌頭便打破了我的猜測。我緊抱她一身柔滑的和服，吻得戀音的呼吸愈見紊亂。

我用形狀興奮的褲檔貼向她的臀部，感受到熱力與硬度的她羞著柔聲輕呼，我再伸手揭開她的下擺，她卻又身子一震抓住了我的手。

「今天，不要……」她噤聲說。

「也是，時間不夠，我也沒那麼快呢。」我說。

她啐了一口推著我的肩膀，然後便跟我繼續相吻。我們的舌面互相抵擦，她的吻不算生澀但並不急進，看來也並非沒有經驗。戀音輕撫我的肩膀，然後卻要我跟她換了位置，讓我背靠著流理台，眼裡都是無限的溫情——這種眼神我已經看過很多次了，無法言喻卻不言自明。戀音像一盞初生的花卉那樣跪下來，解開了我的褲頭。

我牽著她的小手說：「戀音醬……這樣真的可以嗎？」

我並非要偽裝正人君子，只是驀然覺得上天實在太眷顧我了。戀音卻搖了搖頭，囁嚅著說：「ええよ……」（可以喔）

戀音拉開我的內褲，因為接吻與擁抱，下身早已有了反應。戀音並沒有因為看到男生的性器而驚

惶，反倒是非常體諒（？）地揚起嘴角，伸手套弄，她手心特有的冰冷感令後腦一麻，小莖像忠實執行命令的機械般抬起了。

「我的手，是不是太冰了？」戀音抬眼看著我說。

「是有點……」我誠實的回答。

戀音呶起了嘴巴，也不知道是表示自責還是嫌煩。她輕柔地撫摸著我的下身，令我完全勃起之後，然後便張開小嘴，親吻著我的莖端，兩片小嘴唇滑過我的龜頭，我漸漸融入了她嘴腔的溫暖裡。

「嗯……」戀音含住了沒幾秒，弄濕了我的前端便放開口「有點大……嗯呼、啜……唔……」

我並不喜歡自我欺騙，我想這多少是一點恭維話，又也許是戀音對這一套生疏了。她再次把我的硬物吸進嘴裡，略顯生硬地舌吐著，但當柔軟的唇肉擦過我的龜冠，我還是舒爽得不住跳動。

「嘻……哼……嗯……嘖啜呼唔……咕唔……」

我興奮的反應像鼓勵了戀音，她的小嘴不覺加快，軟滑的嘴部前後吸吮，嘴裡的小舌頭舐擦著我的馬眼。每含弄一回，她便又停下來，擦擦嘴角的唾沒，便又繼續張嘴。

「呼……唔……啜啜、哼、哼……嘖唔……」

戀音的舌技既細膩又精準，吸啜與舔弄的時間點配合得天衣無縫，令我的快感確實地暴增。每當她的舌尖劃過我的龜頭，繃緊敏感的小莖便有了射精的慾望，我撫向她雪白的臉頰，她小心地放開了嘴巴，輕聲問：

「要出來了嗎……？要在哪裡……？」

我摸摸她的頭髮說：「妳幫我用嘴巴，我就很心滿意足了，射在哪裡都沒關係……」

她挽起無限嬌美的甜笑，又再嚙住了我的性器，這一次她認真地手口並用，啜弄得小莖一陣強烈的酸麻，玉舌不斷繞著龜頭打轉，一股熱氣湧溢而至。我扶住戀音的後腦，小心稍一推進，令她的吞根不自覺地吞嚥著。

「唔咕——呼……啾！唔——！啾——嘖——！」

我的跨下吹來戀音的呼息，還有莖身與戀音嘴唇摩擦的聲音，漲硬到極緻的小莖蓄勢待發。我捏了捏戀音可愛的臉頰，她抬頭看了我一眼，又水靈靈的低下頭去，閉上雙眼，手脆急速掙動。我的馬眼瞬間滾熱，抖動的陽物被戀音的兩片朱唇緊緊含住，一股又一股的精液全射入她的嘴巴裡。

「咕……唔……呼……唔……」

戀音閉著眼，雙頰撲撲通紅，輕巧地按摩著我的下身，讓我安份地發射後，便吐出了亮晶晶的紅根。她伸手擦了擦唇邊，掩起小嘴，咕嚕幾聲便吞去了我的子孫。

「えげつないわ……」

我微感訝異地看著她，但戀音卻好像不覺得那是怎麼一回事，只是像被我欺負似的噘起小唇，說了句我完全聽不懂的日語。又要去請教藝莉了嗎，但一直問的話，冰雪聰明的藝莉一定會生疑。

我扶著戀音站起來，她打開水龍頭漱了漱口。我看了看手錶，還算是可解釋的範圍內，戀音察覺到我要離去了，便不捨地依在我的懷裡。我抱著她說：

「不跟我去體育館嗎？她們都很友善的。」

戀音卻還是果斷搖頭，捧起她親手製的飯糰交给了我，嘴唇久久地吻在我臉旁，仿若要把唇印烙下來，然後便微笑說：

「明天見。」

叁貳 | *δύλογος* | 希杜諾各斯 完

叁貳 | Ψευδολόγοι | 瑞杜諾各 α

叁貳 | Ψευδολόγοι | 瑞杜諾各

「嗯.....丫嗯.....小果、丫唔.....那裡.....好棒、嗯唔.....」

我坐在房間的榻榻米上，一手抱挽住泚澄的纖腰，看著她雙手反撐在地上，張開雙腿，濕潤濡紅的小穴騎乘著我的陽具。她的旅館浴衣從中趟開，另一隻手愛撫著她優美的裸體，摸玩她盈盈可握的雪乳：「澄澄，妳好漂亮，呼，妳這動作令老公很興奮呢——」

「唔丫.....我知道、丫啲~、丫啊~、啊，老公好硬.....啊~」

泚澄一雙迷人的長腿撐成M型，曲線流麗的腰臀上下騎動，穩然有致地用肉腔套動著我的硬物。泚澄愛液洩流的蜜穴正對著我，讓我清晰看著她的私處如何被我的陰莖插入。

「丫呀、啊.....老公、丫呀小穴穴好舒服、澄澄要、丫唔~~澄澄想動快一點、啊~」

泚澄泛汗的嬌軀像一片軟白的布絹，每一下起伏的節奏令人賞心悅目，令我急色地用雙手不住撫弄，沿著她的乳房捏起她充血的乳頭，再摸向她纖秀的腰肢，來到嬌柔的大腿內側，再捧起她彈性的臀部：「澄澄這樣好色，老公好喜歡，再動快點，讓我看妳的小穴穴被老公射滿。」

「呼、啊.....、丫~！小果老公好壞、丫呀~啊啊、要來啦——！啊」

泚澄的雙腿像翅膀般翻動，被我抱著的屁股下盤開始加速，抽搦的陰戶從上而下急速騎弄，滾熱的肉壁刺激著我的龜頭，我本來正值晨勃的小莖一陣狂喜像的快感。我也主動撐起腰間，戳向泚澄的花心。

「丫呀、丫啲~丫啊、呀——！！呼、啊丫！」

我的陰莖騷癢，便在泚澄的身體裡激烈的噴洩著。泚澄美妙的羞頰閉起眼，皺起眉頭高潮地嚷呼著，被我的莖身撐開的肉穴湧出一股股淫水。我挺起身，抱住泚澄的腰身，把她擁入我的懷中，讓她重新抱住我的肩頭，與我一起在極致的快慰中相吻著。

「啜.....啜.....呼.....呼、啊.....好舒服，小果你今天真的好硬好厲害，我說真的。」

泚澄帶著餘韻的俏臉吻著我說，我很自然地反詰道：「所以平常就不厲害吧。」

泚澄抵著嘴，用嬌羞滿足的微笑說：「你知道我的意思的。」

我捏了捏她她的屁股：「因為澄澄的騎乘位太色的，特別是這種反手式。」

泚澄揚了揚眼眉，倒像有點得意地說：「不錯吧，那五天後我們再試一次？你可別要我再提醒你呀，老實說很害羞的.....」

「不、這.....」我趕快說「我沒有忘記呀，只是、只是.....」

泚澄卻戳了戳我的額頭：「你少騙我啦。好啦，我知道，這兩天其實大家又忙著玩又忙著訓練，忘了日子是很正常。我沒生氣啦。」

我再無話可說，繼續抱住泚澄溫暖的身軀，讓她在去沖身再稍為跟我溫存一會。

今天是我們與泚澄的「第五天」。

所以今天早上吃過簡單的早餐後，泚澄就用有點尷尬的語氣來問我，水泳部那邊收到了體育部的一些文件，想問問我的意思，要不要去她們的房間。我先是有點不明所以，水泳部與體育部之間的文件，與我有什麼關係呢？

後來泚澄紅著臉，乾咳了兩聲，說藝莉與絲明去泡澡了，所以房間只有她一個，我才猛烈回想起來。

我應該早就想到的，因為吃完早餐簡單休息後，從早上十點到下午，體操隊都必須要練習，晚上回來後，所有人都已經操練得奄奄一息。

我與泚澄想要獨處的話，就只有在早上開始訓練之前。

儘管我們仍舊進行得非常美滿愉快，但一份內疚的涼意終於在我心中開始發芽。

我竟然不知不覺間冷落了泚澄，就連她一直默默記住與重視的親密時間，我都一時忘記了。

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Ω

我當然知道這是什麼回事。

我心不在焉解開儲物櫃的密碼鎖.....啪呷，櫃門紋風不動，密碼弄錯了。我冷靜下來，重新扭動體育館儲物櫃的密碼鎖，打開櫃門，摺好樂璇她們脫下來的便服與外套。由於我們是以體操隊的單位使用場地，我們分配到儲物櫃只有這一格，我小心翼翼地整理眾人的衣物，避免搞混。

當我觸碰到她們的衣物，便突然覺得像正觸碰她們心靈的某部分，猜忌也好，疑惑也好，也都是因為我在隱瞞與戀音的關係。

雖然戀音也說了下禮拜就跟她們正式見面，但我想，應否要把時間提早一點？

我蓋回儲物櫃門——蓬，突然有人後抱住了我。

沒有腳步聲也沒有任何聲響，我先是吃了一驚，但我立刻注意到那雪白的雙手。

「サプライズ～(Surprise)」她用非常不標準的英語說。

「京都人也喜歡這一套嗎？」我也用非常不標準的日語笑說。

選手休息室只有選手才有使用權，鑰匙只有有兩把，就給了我跟我姐，我剛才沒把門上鎖，讓戀音得以潛入。

今天體操隊只能佔用下午三時至晚上七時的時段，她們也預先準備了休息時間的食物，本來，毋須買午餐的我，跟戀音少見一天也並無不可，可是戀音就堅持要來。

「会いたい（很想你）……」戀音還是老樣子纏綿著說。

她把臉貼在我的背上，臉頰的溫暖透過背項，傳到我的胸腔。

我轉身走到門前，確定戀音進來以後有鎖好門，便牽著她坐在長木椅子上。她今天似乎是不用工作的緣故，便穿了非常低調的墨綠色浴衣，外披深藍色羽織與深紅色厚圍巾。她將餐盒放在我的大腿上，打開盒蓋，裡面是她最擅長四顆手握飯團。

「あ～～」

戀音笑意盈盈地將飯盒捧到我的嘴邊，我咬了一口。日本的食物從白飯到鮭魚，都總有著獨一無二的鮮美。

她看著吃得滿意，又一臉淘氣搶去我吃了一半的飯糰，放進自己嘴裡吃掉。

我抱住她的腰間，溺愛地輕吻著戀音，吻去她軟軟的嘴唇上的海苔屑，我說：「戀音醬，我現在就帶妳去見她們好嗎？」

戀音看著我眨了眨眼，似乎覺得我的話難以理解，然後卻搖了搖頭：

「現在，不要。」

「可是，戀音醬……我不想騙她們，而且正因為我真的喜歡妳，才更想讓她們也知道。我不能再這樣了。」

「說過了，下禮拜不是嗎？」戀音懇切地說。

「但她們現在就在外面，只要戀音醬跟我出去……」

「不要。」戀音卻堅決地說，緊挽著我的手臂。

我知道戀音的性格很羞澀，外語也不好，我一直照料性格跟她類近的絲明，可以體會她會因為要跟外國人溝通而感到惶恐，但看她如此堅決的眼神，不免又覺得奇怪，她察覺到我心裡的疑惑，握著我的手說了：

「我，不能戀愛。」

「嗯？」

戀音為了跟我溝通，會使用比較簡單短小的日語，所以我幾乎不會誤會她的意思——不能戀愛？

「我是藝妓，藝妓是服務客人的，お母さん說，如果客人知道了，生意會不好。所以、所以.....」(注1)

戀音說著，聲音便咽哽起來，我輕撫著她冰冷的手心。她繼續說：

「我有戀愛過，但都只是偷偷的。所以，不能讓其他人知道。你的女友們，可以在我表演時，當成客人來認識，但現在，不可以。」

原來是這樣。藝妓無論繼承多少高尚的傳統，社會如何看待她們，職能上來說只是取悅男性的女性，而為了保持客人心中的印象，所以就不能戀愛。戀音輕盈的小手落在我的手心裡，像突然有了千斤的沉重。

「我明白了。」我輕撫她強忍住淚水的臉頰「唉，那就聽妳的，妳想去見她們，再去吧。」

只是我又要一再拖延了，不過——「小果來京都不到一個禮拜，已經有了新的後宮，而且每天幽會」——這個真相也太真異想天關了，應該不易推測。

不過我仍然非常擔憂，這樣子分神下去，我怕下一次令我的內疚就不只是泚澄了。

戀音帶淚微笑，再一次和我相吻，就像要珍惜一分一秒那樣細緻的吻，就想要提醒必須珍當下。我愛撫著戀音纖巧的腰間，她將雙手放在我的大腿上，溫柔地撫摸我的腿間，令我恰如其份地勃起了。我放開口，看著她吻得泛起紅暈而惹人憐愛的臉，正當我期待她會像前昨天那樣，低下頭來，幫我溫柔地用口。

戀音卻靠在我的懷裡，用微弱卻清晰聲音說了：

「今天，可以。」

注1：傳統上，年輕女生要成為藝妓，就得先入住「置屋 / おきや」，置屋的主管是年長的藝妓，被尊稱為「お母さん / 母親」，負責出資培訓年輕的藝妓，安排藝妓表演的工作。此外，「藝妓不能戀愛」純粹是本人的杜撰，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叁貳 | Ψευδολόγοι | 瑞杜諾各 β

我扶起戀音的雙肩，觀察著我所意會到的，是否就是她所表達的意思。她執起我的手，順著她肩膀遊下去，撫過柔順的布料與身體的曲線，然後牽進了她腰後的束腰綁結上，帶領著我鬆開綁結。

「戀音醬，妳確定嗎？真的.....要做樣嗎？」

我當沒告訴她，是因為有額外的心思阻礙了我的慾望。

戀音卻非常堅決地點頭：「我，假期不多，要表演練習的日子，我不能這樣。所以，今天想做。」

戀音用簡潔清晰的京言葉短句說著，像定義時節的俳句季語。我默然片刻，然後繼續解開她腰上的綁結。

腰帶無聲落開，墨綠色的浴衣衣襟像蝴蝶的翅膀般鬆動。我立刻注意到一道意料之外的深刻乳溝。戀音這幾天跟我見面的時候，總是穿著各種厚重的正裝和服，手腕與頸脖碰著也很纖細，跟她擁抱也覺得很輕盈，此刻眼前的粉紅色乳罩，與裡頭的豐乳，可真教人喜出望外。

戀音注意我的視線，便紅著臉別開頭，我將手伸進她浴衣裡，笑說：

「這才真正的サプライズ呢。」

「什麼啦.....」戀音羞著說。

「有E-CUP吧？」我吻著她的腮紅說。

「我沒注意、大概吧.....嗯~呼.....」

我的嘴唇在戀音的肌膚上遊移，吻著微暖的頸際肩膀，翻開她上半身的浴衣，隔著絲質的乳罩輕搓她的雙峰。她扶著我的手臂，鼻頭呼著緊張的氣息，嘴邊卻叫出了軟綿綿的輕吟，我解開玉背上的乳罩扣，脫去她的胸罩。

沒想到戀音不但長得像藝莉，連身材也堪比，一對尖挺豐盈的巨乳像白裡透紅的雪丘，頂端是櫻花色的乳尖，仍未勃起的乳頭恍若兩點糯米團子，雖然就大小而言仍然無法超越絲明，但視覺上的美感衝擊還是驚豔絕倫。戀音舔了舔因呵氣而乾燥的嘴唇，柔聲說：

「好きやわ？（喜歡嗎？）」

「綺麗なね，大好きです。（好漂亮呢，我非常喜歡。）」

我撫起一對美物，觸手生溫的乳脂非常柔軟。我用盡十指揉動，享受乳肉被我的搓得變動不定，鼓起的乳峰充實了我的手心。我推擠著乳尖，令戀音感受到乳房被玩弄的快感。

「丫.....嗯嗯啊.....嗯呼.....啊哈.....」

除了我的名字以外，戀音不懂一句漢語，連呻吟的聲音無限嬌柔。我擠弄著圓潤的乳尖，令一對乳蒂勃起充血，櫻色的乳暈興奮皺緊，綻放出鮮豔的血色。我用掌心承托著乳緣，低頭舔啜起來。

「呀——！小果……輕點……啊丫……不要……」

我用舌頭繞著小圓點打轉，雙唇用力吸啜，輔以兩手接連握弄，戀音全身微微發抖，抱住我的後腦羞澀低呼。我放開口，看著兩顆小紅豆沾滿唾沒，變得嬌豔欲滴，禁不住又親了幾下，我夾住用姆指左右捏擦著，戀音抵著嘴唇低語：

「好過份……這樣弄人家、嗯……你都是這樣對你的女友們嗎？」

「還有更過份的呢。」

我探往戀音的腿間，手掌沿著她的小腹劃分她的內褲裡，指尖先是觸碰到乾爽的陰毛，然後便是一片濕潤的秘所。戀音張嘴「啊」了一聲，握緊我的手臂，但卻沒有阻止我繼續侵犯，我用指尖搔撥著她的前庭，讓淫水刺激更加充沛。

「都濕透了昵，好H呀戀音醬……」我揉著她的乳房說。

「那麼粗暴對人家的歐派，人家的身體當然會……嗯丫啊……啊——！」

我知戀音不是初經人事的無知少女，便使起更成熟的手法。將指尖挖進戀音的嫩穴裡，輕按著陰道入口的肉壁，戀音先有點劇烈的高呼起來，直到小穴流出更多暖暖的淫水，身子才軟軟地適應了我的挑逗。

「丫、丫呀——嗯……小果……那裡、要變得奇怪了……丫……」

我脫去戀音的內褲，讓她躺在長椅上，張開她浴衣下擺裡皎潔的雙腿。我攀在戀音的身子上，一邊愛撫她的胸部與下體，一邊喝她舌吻，看著她那瀟灑著情慾，卻又想盡量抑壓的痴態，我驚嘆那果然就只有日本女生有這種性感。

「戀音醬跟藝莉醬一定會成為好朋友呢。」我說。

「藝莉……醬？」

「就是我的女友之一，之前跟你說過的日本混血兒，身材跟你一樣好呢，只是沒戀音那麼溫柔，有時候會那野蠻就是了。」

戀音卻撫著我的臉頰說：「那麼……小果比較喜戀音醬，還是藝莉醬呢？」

「這個嘛……？」

有太多人以各種方式提出過同樣的問題，到底在眾多女生當中，我最喜歡哪一個？

很多女生大概無法相信，男人能夠平等地看待每一個女生，但的確如此。因此，我便回答了：

「都一樣喜歡呢，如果我選擇其中一個，那根本就沒可能。」

沒想到戀音卻竟然噘起了嘴，說：「不行，小果要選我。」

「咦.....？」

戀音解開我的褲頭，拉開我的內褲，反手套弄著的小莖，讓我慾火頻生，更迫不及待想要插入，戀音卻催促著說：

「說嘛，說比較喜歡戀音醬，說跟你的藝莉醬相比，更喜歡我，小果，快說。」

果然女生還是愛較勁的嗎？我只好將就哄騙著說：

「是了，我最喜歡還是戀音醬了。」

戀音的表情立刻轉陰為晴，挪動身子，讓我的下身對準她的肉穴，龜頭擱在她兩片陰唇上，她深呼吸然後柔聲說：「小果，戀音醬想要。」

我疼惜地吻了吻她的小嘴，挺進她的身體裡。

「唔——！呀.....小果的.....好熱.....丫、唉呀.....」

我跨在長椅上，挽著戀音的雙腿，以平穩的速度挺動，漲硬的陽具輾壓著淫肉。戀音的小脰與她冰冷的手心大相逕庭，既淫熱又舒適。戀音掩臉呼叫著，卻無法掩飾她的舒爽。我說：「戀音醬的小穴好舒服呀，好久沒做了吧。」

我以為戀音會似藝莉般接受我的淫語調校，誰知戀音卻輕輕點頭承認了：

「嗯.....おそそ.....好久沒有.....丫，舒服了哪、唔.....」

「おそそ」是京都弁的小穴吧。戀音配合著我的動作，乖巧地抬動下盤，讓淫穴契合著我的下體。我的馬眼被壓得戰意大振，緊窄的腔道令肉莖暢快頂透，提起狠勁加速抽插，淫穴被插得愛液淋漓。我不經意推到花心，本來嬌喘的戀音，便突然昂起首，喉間恍惚要窒息。

「呃、呃小果、小果.....那裡、不行、丫~丫~」

「戀音醬比我想象中還敏感呢.....」

戀音羞恥地咬起下唇，可是當我頂向她的盡頭，她雙腿一震，小花心還是包著我的龜頭陣陣抽搐，溫熱的腔壓令我的射精感暴增。我搓動著戀音胸前的挺乳，繼續緊密的突刺著。戀音的握住我的雙手，兩頰羞紅得似要暈厥，她有氣無力說：

「不要、真的不要、一直.....丫、丫戀音醬會、おそそ會變奇怪.....」

我感到戀音的嬌蕊搖動得更見劇烈，但沒有男人會在這個情況下憐香惜玉，只會變本加厲。我鼓足血氣，用腫脹的龜頭撞向戀音。戀音慘叫一聲，胯間一緊。我的下身突然感到一陣暖暖的水濕，只見一道細小透明的水束，從小尿孔裡洩射出來。

「戀音醬.....？」我驚喜地說。

「嗚.....我很會.....很會洩.....那裡一被頂就會.....會不會很奇怪.....」

戀音雙掌捂臉，用快哭的聲音說，在指間窺視著我的眼神。我抱起戀音的肩頭，陽物繼續深墾，對她說：「怎麼會呢，男生才最喜歡吧，戀音醬太可愛了太H了。」

「啊——小果.....最壞了，太過份啦、不要呀小果、呃丫丫丫」

潮水與愛液令我倆的下身柔蜜粘著，戀音初洩過後的淫穴也更為靈活，扭動的腰間不住痙攣，雖然嘴裡一直呵責，但反應卻愈來愈熟練，花心緊緊皺亂。我後腦一麻，我暴漲的莖首也開始迎來臨界。

「不、呃呀.....丫呀！好漲.....呀丫丫丫小果、可以的係.....射進去、可以喔、呀啊啊啊！」

我推起戀音的雙腿，腫硬的陽具激烈向前猛頂，戀音抓肩我的肩頭，既痛苦又愉悅的亂叫，緊窄又充滿彈性的肉穴令我的龜頭癢麻慾裂。我握緊戀音的雙乳，再一次壓向她最緊窄的花蕊，瞬間彷彿有一盤滾熱的沸水撥向我的下身，我陽莖搖動，將精液射進戀音的陰道裡。

「嗯嗯嗯——！！小果あついあつい（燙死了）！！」

戀音渾身打戰，嘴巴意亂精迷地哀叫，陰阜的小孔像是失控地漏出噴泉般的小水柱，收縮的陰道似要榨乾我身體的每一滴精華。高潮過後，戀音便起伏地喘著氣，我乘著小莖還硬著，便輕輕地挺動她粘糊的下身，她輕聲嬌笑說：「還想要嗎？」

「好想再要呢。」我誠實地回答。

「我也是.....」戀音正眼看著我，含情脈脈地回答。

「可是，」我依依不捨地說「我不能躲起來太久。」

——而且如果做太多次，體力不繼會招來她們的懷疑。

戀音聽見我這樣說，便又緊緊地抱著我，好像死也不讓我離開。我只好吻了一回又哄了一回，再清理好我們的身體，戀音依戀地說：

「那明天再見了嗎？」

我整理好的衣襟，對她說：「不行呢。」

「え.....？」戀音難以置信地瞪大了眼。

「明天我們不能使用體育館，而且.....再後天就是預賽了，所以我要陪著她們。」

戀音發出了孩子耍彆扭的低嗚，將頭埋在我的胸前，我說：

「反正我們很快就能公開了，不是嗎？」

戀音萬分不情願，依在我懷裡安靜了好一回。她的身體又再冷卻下來，掌心還是一樣冰冷。

「小果.....比較喜歡戀音醬，而不是藝莉醬，對吧。」

她像是要再三確認那樣說了。

我看著戀音真切的眼神，現在不是親熱要用情話助興的時候了，我也不忍心再說一次謊，只好回答：「一樣喜歡，不行嗎？」

戀音嘴唇一動，眼裡沉澱了某種慨嘆，撫著我的臉頰說：

「あほ（傻瓜）.....」

叁貳 | Ψευδολόγοι | 瑞杜諾各 γ

「明天就是預賽了呀，好不真實呢。」

來到日本京都的第六天了，雖然仍舊寒冷，但晨光綻現，旅館的小庭園也變得寧靜明媚了。藝莉穿起了棗紅色的浴衣，被著旅館的羽織，跟我一起看著竹筒清脆地叩動，隨口哼唱出古雅的日本和歌。

「真的不回家看看嗎？」我說。

「我家幾近要接近北海道了，而且不是在市中心，就算坐新幹線，要一來一回也很花時間。」藝莉說。

藝莉曾經跟我說起，她雖然不是北方人，但老家卻在北方。還沒有來日本的時候我並不理解，現在身處京都，我才想象得到日本的遼闊，而藝莉離家終究有千里之遠。

「而且，」她望向我說「你又不願意陪我回去啦～」

我知道她又在說什麼入贅的事情，我輕輕地走到她的背後擁抱著她說：

「但無論如何，我也無法取代藝莉的家人吧。」

這時候，我雖然萬分不情願，但我還是想起了我那白痴老姐。我一直說她白痴好像不太對，因為她其實是白痴、非常白痴，巨乳白痴，與極度白痴的結合——但她就是家人。樂璇也好，藝莉也好，與她並不是同一回事。

「如果家庭的力量大於自我，那只是被逼背負的負擔吧。」藝莉意味深長地說了。

「藝莉醬，妳是說，妳討厭父親嗎.....？」我試探地說。

「當然不是。」藝莉卻立刻否認了「我像琪琪，像大多數的女兒，一樣既害怕又尊敬父親，我媽跟我感情也不錯.....可是，我也說過，我家是舊公家，家族大得可怕。」

「可是藝莉已經是公主了吧。」

「公主才更可怕呢，整個家族就繫於你一個人手中，但你其實又只是一個女人而已。我家的家譜，簡直像樹木一樣複雜，而你的藝莉公主，只是那棵樹上一片小小的樹葉。」藝莉靠在我的臉旁說「而且，說到家人嘛，體操隊也是我第二個家，不是嗎，老公？」

「當然，公主殿下不嫌棄就好。」

我用風管吹乾了藝莉的早上洗完澡後的頭髮，吻著她柔軟乾燥的後頸說。

我站在女子服裝部的更衣室前，等到幾乎我以為更衣室當中有讓人自然消失的機關，她終於探出頭來。

「這、這.....小果、這樣.....」

「怎麼了？不用害羞呀。」

「嗚.....可、可是.....」

「不行呀，明明，妳不能再這麼害羞了。妳也說妳想穿一下普通的衣服，不是嗎？」

今天是世青賽預賽前的最後一天，因為今天的體育館由其他國家隊的隊伍所租用了，我們無法練習。

花姐卻說，既然無法練習，也倒不如放鬆心情。過去數天密集的鍛練之下，隊員們要訓練修正的細節都已經做過了，差那麼一天也不會大太差別，那今天就放假一天，所有人都可以自由活動。

她對我們所有人要下達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注意簡單飲食以及不能讓身體受害。

「我親愛的老弟，」我姐搭著我的肩頭，耳語著說「如果她們真的喜歡在比賽前跟你來一發，才有能發揮出潛能，那我准許你盡情中出喔。」

「.....怎麼我覺得妳這是從H漫裡看回來的情節。」

儘管我姐這樣跟我說了，今天我卻選擇沒有跟她們同行，而是選擇陪伴絲明。

藝莉與泚澄好像去參觀什麼寺廟了，樂璇與森琪則說想要去看水族館。我都覺得，如果我留在她們身邊，反而會讓她們跟說起比賽的事情，她們說到底是女生們，女生們之間的療癒也並非我的關懷能夠取代。

至於絲明，她其實沒有特別的行程，就跟我說只想在河原町附近到底看看。

這附近都是購物街，有不少商戶，我忽然想起絲明之前說過，她也想試著穿穿Lolita以外的服裝，便拉著她進了某大型衣服店的女裝店，給她選了一點衣服，就推她進去更衣室裡去了。

「沒關係呀，」我哄著說「明明妳長得這麼漂亮，穿什麼也不會難看的，就出來吧」

絲明總算拉開了更衣室的布廉幕，卻只是把頭露出來了，臉上總是桃紅色的羞暈。她說

「不、不是、這個.....我、我、我的.....背鏈拉不上去，胸、胸部太緊了.....」

「.....」

「擘、擘.....我不是、這、這個意思、小果！小果你不能進來啦.....！我是想、想換一件比較大的.....啊！！不、不行！！」

京都の試着室の巨乳猥褻の密室淫行——大敗北。

「真、真的.....要這樣子穿嗎.....？」

我跟絲明擾攘大概數十分鐘後，她終於換去一身繁雜的娃娃裝服，而再次穿上了難得一見的便服打扮。

絲明試好了一條淺翠綠色的碎花長裙，清爽的寬領口設計，居家的粗肩帶，略帶性感的領口，再擺上一件淺黃色的厚毛衣長外套，她修長又豐滿身材不但顯得清新甜美，更多了一份親切的初春氣息。

「這樣簡簡單單就我看了，要不要挑個帽子.....」

絲明一時不習慣這種打扮，只是像拜年看見親戚的怕羞小孩般縮起肩頭，兩腮的紅暈凝聚不散。我嘗試在旁邊衣架上拿下一頂圓邊帽，放在絲明的頭頂上。

「這、這好看嗎.....？」絲明在帽緣帶著嬌怯著問。

「唔.....」我認真考慮著，又把帽子拿掉放回原處「妳還是把金髮露出來比較好看。好吧，就這樣吧！大家一定會眼前一亮的！」

我帶著換了一身新裝，卻只是紅著臉無法言語的絲明，來到櫃台前付了錢，把紙袋裝起她本來的Lolita服，就離開了服裝店。

然後我們繼續在河原町裡漫步，絲明卻抱緊我的手緊不放，雙手快把我的手掌捏碎。我笑說：

「妳不用這麼緊張啦，跟平常一樣就可以啦。」

「很多、很多.....嗚、很多男生在看我.....」

我故且環顧一下河原町周邊的人群，是嗎？的確似乎有幾位當地男生也被絲明引去了目光，始終她那頭鉑金髮太顯眼了，而且她又的確是大美女，身材只要注意到的話更是畢生難忘。

「我還以為妳跟籃球隊那麼合作過，都已經習慣了。」

「才、才.....才不是啦.....我、我超、超害怕的.....那、那Lolita服.....本、本來就是用來遮住胸部.....」

話說，之前絲明成為籃球隊的女廣告代言人後，廣告商反應似乎不俗，又拿了不同的運動服來給絲明，要她拍了樣板照。所以我才用身心體會到（各個方面的身心），絲明穿著便服才是潛力無窮。

「好啦好啦，」我摸著絲明的頭髮說：「妳放鬆點吧，就是妳太甜美了，男生才愛看呀。」

「嗚唔.....」

絲明老樣子發出無法判斷是應答還是想反駁的嬌嗚。

我們信步來到跨過鴨川的四條大橋上，天空略有放晴了，午間的冬末日照很是暖和，水勢平靜的

鴨川流淌著。我與絲明站在橋畔，像多數旅客一樣，欣賞著京都鴨川河岸特有的古雅景色。

「來，明明，笑一個，哈哈，很好。妳看，很不錯吧？」

我要穿著便服絲明站在橋邊，以先斗町一系列的老店為背景，幫她拍了一張個人照。我將照片展示予她本人看，她也眨眼說著：

「.....是、是.....很好，這、這城市.....很漂亮。」

「嗯，的確是的。我看明明妳很也喜歡京都吧。」

我收起手機，挽起絲明的腰間。她遙望著河川兩旁車水馬龍的熱鬧景緻，確定地點著頭：「嗯... ..我喜歡、喜歡這城市的味道.....有點、香香的，而且.....很、很安靜.....每個人都、安份地生活.....所有事物、所有景色.....都讓我覺得自己像自然消失了.....很舒服.....」

我輕擁著絲明，細味琢磨著她的話。確實跟東京及大阪相比，京都更像一個超脫架空的歷史古城，現世所有時間流動，都似乎無法洗刷這城市淳厚渾樸、卻自有美感的氣質。就像那匯集市民祈願的八阪神社，那代表世俗風情的京都南座劇場，那就在我看見的巷道裡細步前行的戀音——

我吻了吻絲明的臉邊，專注地欣賞著她別緻的美態，笑道：「我記得妳也好像會一點日文吧？那不如我們就找個老房子躲起來不回去，一起偷偷在京都生活好不好？」

「這、這.....！」絲明卻臉紅著說「這不行啦、體、體操隊的比賽...小、小璇、藝、藝莉醬的比賽.....」

「我開玩笑的啦，」我捏著絲明的手背說「不過明明原來不喜歡跟我私奔嗎？」

「不、不是！我.....喜歡小果啦、小果你去、腳、我也、我也.....嗯.....啜呼.....啜.....」

我趁機從後吻起絲明，在京都美景的陪襯下，抱著在公眾環境全身繃緊的她，品味著她那小巧生澀的舌尖。

「好啦，我們去找個咖啡館好不好？」我抹了抹絲明的嘴巴說「這邊的洋食好像也很有名。」

「嗯.....好的。」絲明微笑著點著回答。

我們經過了四條大橋，朝祇園的方向走向，找到了一制在內街的咖啡館，推門內進，是古雅的黑桃木佈置，典型的昭和洋式設計。我們點了咖啡與糕點後，便享受著寧靜的午後。

「小果.....」絲明雙手握住裙擺說。

「怎麼了，還未穿慣吧？」我笑道。

「那、那我.....我以後偶爾能穿Lolita嗎？我還是很喜歡.....」絲明像要徵求我的同意般說。

「當然可以呀，按你喜歡的去穿就好了，明明不管穿什麼都很漂亮。」我回答說「那妳要吃什麼？」

「熱拿鐵.....巧克力蛋糕、三份.....嗚、你、不要一直拍嘛.....」

「嘿嘿，妳很可愛嘛。」

我拿起手機，隨手拍著絲明穿著新衣服的身影。我發現戀音傳了不少訊息給我，多半都是情話，以及她在置屋裡準備工作的照片，最後又開始埋怨我怎麼不搭理她。

我跟戀音今天無法見面，過去幾天那如火花似的親密兀然而止。我望了一眼絲明，她正好奇地閱讀著餐牌及老店簡介，便打開信息欄，回覆戀音說，我剛才正陪著女友買衣服，正在線上的她也回覆了。

【恋音：那你現在在哪裡？】

【我：祇園附近的某café裡。】

【恋音：噢，我剛好在那附近。】

我驚覺地望向窗外，但瞬間又知道不可能那麼湊巧。絲明看著突然抬起頭的我，便說：「怎、怎麼了.....？」

我差點想跟絲明坦白戀音的事情，但想到只告訴絲明一個又要她守秘密，只會變得更不公平，便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只是含糊地說：「不、沒事.....」

【恋音：你在哪一間店？】

我沒有回覆後，戀音又傳來了信息。我故且把地址傳送過去後，戀音再說：

【恋音：十分鐘後，你可以到後門嗎？】

【我：戀音醬，我也很想你，只是也不需要如此的.....】

【恋音：我有很重要的東西給你，拜託了。】

【恋音：不是借口，認真的。】

我看著戀音的訊息，眼前浮現了她穿著和服，以傳統日式語氣懇求的身影。

【我：那好吧，我只出來一陣子】

戀音回覆說好了之後，我便如坐針氈地喝著熱黑咖啡，絲明在我對面的吃著三人份的巧克力蛋糕，絲毫沒有察覺我的忐忑。咖啡的苦味在我舌間殘留不散，每喝一口都甘苦交集。

【恋音：我到了，後門】

我若無其事地用手掌掩著手機的屏幕，對絲明說：

「明明，我去一下廁所，需要點其他的東西嗎？」

絲明咬著叉子咀嚼著蛋糕，搖了搖頭。我輕吻她嘴角的巧克力污漬，便站起來步向店鋪後方的洗手間，再直接繞過了洗手間，步向堆放雜物的後門，我稍拉開老舊的門鎖，木門便鬆開了。

狹窄的後巷裡，戀音一看見我，便撲進我的懷裡。

她穿著高級深紫色振袖和服，頭髮也編成了島田髻，就差臉上還沒有塗上水白粉。她抬起頭，閉上雙眼。我低頭輕吻，她卻追吻得更為熱烈，我推著她的身體說：

「不、等一下、戀音醬，你來看我很高興，可是現在真的不行……」

戀音雙眼柔柔的彎成了兩道細弧，靠在我的胸前說：

「別這樣說，我也是，想了你一整天，看見你我也就滿足了。」

然後，戀音將手中的提袋交給我，我接過說：

「這是……？」

「我記得，你們明天比賽了吧，這是京都的名產。」戀音說。

紙袋裡摸起來是一個方型的盒子，我說：「這怎麼客氣……」

「我跟你之間，還要客氣嗎？」

戀音看著我的眼睛，如怨如慕得彷彿責怪又似依戀。不愧是藝妓，迷倒男人就是她們的職業。

告別之前，我們又擁吻了片刻。她才捨得放開我的手說：

「對了，這是和菓子，只能保存一個晚上，最好是今天晚上，或是明天就吃掉。祝你們旗開得勝。」

叁叁 | Περσεφόνη | 珀耳塞福涅 α

叁叁 | Περσεφόνη | 珀耳塞福涅

一片小小的陽光穿過格子窗，落在樂璇蜜桃似的屁股上，梯型的光塊沿著她臀部的曲線流下去，彷彿一片脫落的羽毛。

我注視這截明亮，本能地想延續性愛的快感，但我漲極的龜頭從後插入，被痙攣的小穴壓迫得既痛苦又酥癢。我輕揉著她的美乳，耳邊是樂璇高潮臨界的喘氣，身體裡就好像有數十個活閥被蒸汽猛然衝開——我射精了。

「丫～！哎丫～！哎丫～！哎丫～！哈啊～！！」

狗趴著樂璇的雙腿戰抖，陰道激烈抽搐，被濃烈的精液澆灌得淫聲浪叫。我輕輕摩擦向她的陰核，她便尿出了溫熱澎湃的潮水。

「呼……好舒服喔～～」

洩個夠本以後，樂璇便擺動身子，離開了我的身體。我立刻卷起髒亂的被單，塞進洗衣袋裡，再打開窗戶，連新鮮空氣流進來。寒風一吹，樂璇便打了個噴嚏，她抱怨道：

「窗不要開那麼大啦！」

「誰要你做個愛就要尿兩次呀！」我罵道。

「死老公叫我做小母狗嘛！那我趴著尿尿有什麼不對！誰要你射那麼多呀，都是精液的腥氣了呀。」

「又要妳死都要做的！還一直要我叫你小淫娃小母狗！我是配合你好嗎！？」

「子宮裡沒有老公的生命怎麼可能會贏呀！我可是為了比賽呀！乞～嚏！擤～～～」

「不要用乾淨的內褲擤鼻涕！給我衣服穿起來！」

咻咻。有人敲了我們房間的障子門。

「小果～小璇～你們好了嗎？」是泚澄的聲音。

樂璇大叫說：「早就好了啦！澄澄～老公早洩了呢～」

我穿好衣服，沒好氣地打開門，泚澄看著我煩厭的臉便噗哧笑了，說道：

「早安。哈，我從未看見男人做愛做得如此不忿。」

我決定換個話題：「……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到樓下一起吃早餐吧。」

今天是世界體操青年賽的預賽。

體操隊的命運之日。

身為隊長的樂璇，根據對她對性行為、精液、勝利之間的奇怪信仰連繫，一早醒來就逼我跟她交媾。我們完事以後，便來到旅館的餐廳，用過簡單而營養豐富的早餐。

我拿出昨天戀音給我的紙袋，在眾人面前拆開，藝莉便驚喜地咦了一聲說：

「是聖護院的『聖旬菓』呢～你怎麼會買這個。」

聖護院？聖旬菓？

「這是什麼？咖啡店老闆昨天說，吃了會什麼運氣變好武運昌隆，我才買的。」我編造著說。

「哈哈，沒有這回事。」藝莉笑說「不過是名產的確沒錯，欸～還是四季套裝呢。」

昨天我拿著戀音給我的手禮回到座位，跟絲明解釋，那是跟老闆閒聊之下買到的名產。天真爛漫的絲明沒有置疑，其他女生也更沒有在意一份名產的來歷了。

盒子上寫著「聖護院八ッ橋」，旁邊又有一個古風的「聖」字。藝莉打開盒子，裡面是一種三角形、像奄列似的和菓子。藝莉拆開透明包裝膠袋說：

「要解釋有點複雜，嗯.....總之，這東西就叫『旬菓』，意思是代表季節的和菓子，店家會根據季節而製作不同口味，因為品牌叫『聖護院』嘛，所以就叫『聖旬菓』了。像這種套裝的，就有一整年口味，這是抹茶、這是紅豆、這是黑芝麻、這是肉桂。老公，我開動了喔～」

藝莉說完，拿起綠色抹茶口味的咀嚼起來。我與其他女生也取來其他的口味，雖然只是傳統的軟麻糬與餡料，但它的香味、口感、甜度，還是有種傳統而簡潔的京都風味。

不過，既然是深愛甜食的京都人戀音挑選的京都和菓子，再好吃我不感意外。

「嗯～～～～～～」樂璇抱起雙頰一面幸福的說「為什麼只是肉桂卻會那麼好吃～藝莉醬！你知道這家店在哪嗎？我們比賽結束後再去買好嗎！！！」

「可以呀.....咦，怎麼只有一個抹茶口味的，是包裝出錯了嗎？」藝莉抹了抹嘴角的麻糬粉說「總店在左京區那邊，比賽完後我們一起去吧～」

「好呀好呀！」樂璇像小學生般興奮地舉手說「各位隊員！為了美味的甜點而歇盡全力吧！YEAH！！！！！」

運動場館的走廊外，傳來數以百計觀眾們交織的人聲，市立體育館由人煙稀少的訓練場，轉化匯聚了世界級體操選手的大舞台。

我搓緊森琪的雙手說：「深呼吸，對、深呼吸.....」

雖然根據賽程，下午才是高低槓、跳馬與平衡木的賽事，但這是森琪體操生涯中第二次的公開賽、第一次的世界賽。她一進場看見那麼多觀眾，便老樣子緊張得全身戰抖。我帶她進走道裡，要她依著我的指示深呼吸，儘管她照做了，卻連一毫升的緊張也沒有消解過。

「爸媽、爸媽.....已經六天沒有打電話給我了，太奇怪了，小果.....她們是不是發現了，然後放棄我了.....？」

森琪用啞啞的聲音說。根據森琪所言，她的父母每四五天，就會來電檢察她的近況，可是自她到日本以後，家裡就再沒有來過電話。

對於森琪的家事，我心裡依舊愛莫能助，作為她的男友與體操隊的人事經理，我便只好繼續鼓勵她說：

「可是只她們剛好有事，剛巧沒空，所以才.....」

「可是、可是，這不像我爸媽的作風呀，一定是發生了什麼.....」

森琪一方面不想父母發現，但另一方面又始終想扮演乖乖女的角色，父母的異動對她來說是最大的重擔。

「琪琪？你還好吧？」

藝莉從場內走進來，看著我跟森琪說。

森琪挽著我的手臂搖著頭。藝莉也知道森琪的家況，所以也沒有追問。

「我準備好出場了。」藝莉說。

因為自由體操項目的參賽者眾多，所以抽籤分成了A、B、C組，上午是A、B組的賽事，下午才是C組，而藝莉則被編成了A組的選手，樂璇則是C組。

「那藝莉醬呢？.....緊張嗎？」

藝莉一樣是隱瞞著家人來參賽的，只是她的家庭管制到底相對自由，也像已慣了把家族拋諸腦後。

「緊張嘛，多少會有一點。」藝莉回答「不過期待還是比較多，成為體操選手是我從小的夢想呀。」

「那就好.....」我放心說。

『自由體操A組選手，第一次召集，請到場中心集合。』

中央廣播傳來以日文及英文讀出的召集命令，我便跟森琪與藝莉回到場中。

場館不至於滿坐，但密集的人群還是有著無形的壓迫感，會場周圍的記者、攝影師、工作人員也營造了大戰前的肅穆。連一直很吵鬧的樂璇，也難得安靜地坐著。泚澄、絲明、我姐也一臉凝重。

「藝莉醬，打頭陣要加油喔。」樂璇執起藝莉的雙手說。

「知道了，我一定會陪大家一起進總決賽的。」藝莉氣勢如虹地握拳說。

然後，藝莉逐一跟樂璇、泚澄、森琪、絲明、我姐握手打氣。我姐真誠地鼓勵著說：

「藝莉醬，你的動作很細膩很優美，這就夠了。不要勉強做大幅度的高難度動作，這佔不到便宜。放鬆心情，好好發揮，我對妳有信心。」

藝莉點頭意會，謹遵教誨地說「知道了」。我陪著藝莉，來到場中心的體操軟墊旁邊，藝莉頭髮綁成了長辮，化了比賽用的淡妝，雖然口裡說不緊張，但她還是緊緊扣握我的手。

「我愛你呀，小公主殿下。妳一定可以的。」我故作閒話家常地說。

「是嗎，那我也愛你呢，老公。我一定會——」藝莉也用同樣的語氣回答「唔……！」

突然，藝莉眉頭一皺，笑容凝結，捂住了小腹。

「怎麼了？」我緊張地問。

「不……沒事。」藝莉勉強微笑「可能還是有點緊張，呼～我喝點水……」

我遞上水瓶，藝莉喝了幾口清水，便回復了原來的鎮定。藝莉苦練了大半年只為今天，只有參加自由體操項目的她，機會就只有一次，我可以理解她的畏懼。

藝莉是3號選手，在她之前分別是葡萄牙與南韓的年青選手。我們站在場邊，手握著手，心不在焉地看著兩位選手完成了體操動作，分數牌上打出兩個不特別顯眼的分數，然後——

『3號，藝莉選手，請到場邊準備。』

藝莉閉上眼，深吸了口氣，輕吻了我然後說：「見せてください（請欣賞吧）。」

我放手，讓藝莉走到12米乘12米的軟墊上。藝莉做好預備動作，對工作人員點頭後，便屏息凝神。

當音樂悠悠響起，她便挽起體操選手極緻專注的微笑，一舉手，便是以無數個日夜鑄造出來的完美體態。

音樂同樣是揉和了日式古樂與現代舞曲的輕快旋律。藝莉雙手高舉，在場中跳出了挺身空翻，完美落地，觀眾席響起了鼓勵的掌聲。

呼。我不自覺鬆了口氣，藝莉的表現向來以穩定見稱，只要她把握好節奏，第一個動作不犯錯，之後犯錯的機率都足以小數點計算。

隨著音樂，藝莉表演著她最擅長的單足平衡旋轉，不華麗但精準的空翻，來自美式啦啦隊的節奏感，再加上優雅的舞蹈動作，一身藍白色的體操服，流麗成了藍色軟墊上的一抹白浪，在射燈下舞躍出自如的美。

我抑壓著心裡的歡呼，又非常背德地暗自祈求，其他選手能否有一點點差強人意。那麼，以目前的表現，藝莉必定可以進入總決賽。

樂曲將近結束，藝莉在場邊立定，稍一閉眼，準備她的直立轉體空翻作為結束動作。以她目前的狀態，一定可以的，根本只是小菜一碟。

可是，藝莉卻沒有動作。

她靜立不動，緊皺著眉頭，豆大的汗珠從她的額上劃下來。

「小果！」

我姐驚覺到異樣，叫喊著衝到我的身邊，樂璇也急忙走到場邊。我的心跳在數秒之間突突猛跳，女子自由體操的時限是90秒，超時將會扣分，而藝莉的表演偏向慢節奏，所以時間無多了。

唻——刺耳的信號鐘響了，還剩最後10秒，可是藝莉在觀眾疑惑的眼光之下猶如被石化。

這不但打斷了她之前行雲流水的表現，也是在她身上前所未見的異狀。

我雙拳緊握，指骨響戰，卻又什麼也不能做——到底怎麼了！？藝莉醬！我的小公主！快動呀——藝莉醬……！

藝莉張眼了。

她呼了口氣，眼神凌亂卻堅定。

她舉起腳步，踢踢地面，身子輕盈躍起，向前撐手空翻，落地，借力躍起，抱身直立，旋轉，落地，舉手示意完成動作。

唻——時間剛好，差一秒就超時了。

「藝莉醬！！」

觀眾的一片喝采聲中，我們所有人尖叫疾衝到藝莉身邊。藝莉腳步恍惚地走出場外，撐不住就跌在我的懷裡，臉唇已一片蒼白。

「老公，好痛……」她喘著氣說。

「痛？」我大驚道。

「肚、肚子.....お腹、痛い、痛い（肚子、好痛、好痛.....）！」

藝莉眼皮抖動，咬著牙說完，昏倒過去。

叁叁 | Περσεφόνη | 珀耳塞福涅 β

我忍受切膚的心痛，抹去藝莉嘴角嘔吐出來的胃液。泚澄接過髒掉的抹布，清洗後換個新的。體育館的女醫護說：

「多分食中毒みたいです，すぐに病院に行ってください！」

我們望向除藝莉之外，最通曉日語的絲明，絲明翻譯說：

「是、是食物中毒，要立刻去醫院！」

食物中毒？

我望看面無血色昏迷了的藝莉，好好的為什麼會食物中毒？她有特別吃過什麼嗎？體操隊整個早上都在一起，她吃了什麼我們也有吃過，連那什麼聖護院和菓子，也是我們分著吃的——

「小果！」我姐喚醒了我的慌張「你跟明明立刻帶藝莉醬去醫院！你知道藝莉醬的身份證與護照在哪裡吧？」

比賽之前，藝莉已將私人物品交給我，收在選手休息室的儲物櫃裡。

「明明！」我吩咐道「跟工作人員說，先叫救護車到體育門前，等我拿到了護照就立刻送藝莉醬到醫院。」

嚇得花容失色的絲明頻頻點頭，開始用急促的日語指示著在場的醫護人員。

「我也要去！」樂璇抓著我的手大叫。

「不行！」「不行！」

我跟我姐異口同聲呼喝，樂璇難得畏縮地打住了話頭。

「小璇你是隊長……」我掩飾著顫抖的聲帶說「妳有責任留在這裡，陪琪琪、澄澄、再完成下午的比賽。藝莉醬不會有事的！」

樂璇眼角熱淚打轉，倔強地咬起嘴唇，但還是點了點頭。

我衝出醫護室，奔向選手的休息室，用鑰匙開了門，跪到儲物櫃之前，扭動密碼鎖，打開櫃物，翻找出藝莉的小肩袋。

不見了。

怎麼可能。

藝莉的小肩袋不見了。

我慌忙將櫃子裡所有的東西全翻倒出來。

樂璇的外套、森琪的眼鏡、絲明的披風、止澄的止汗劑、我姐的名牌手袋、甚至藝莉的毛衣外套也都還在，其他人的護照與身份證也都還在。

但唯獨沒有了藝莉的小肩袋、以及裡面的護照。

Ω

我在計程車的後座，剛收到絲明的簡訊說，藝莉已經到了京都市立病院的急症室，醫生檢查過後，已經開始替她洗胃。

京都市立病院位於西五条通，可幸地離體育館不遠，計程車一路前行，毫無阻礙，我卻心急如焚。

無數的問題像蒼蠅般在的腦裡縈轉。體育館儲物櫃的密碼是我第一天所定的，這幾天我沒刻意守口如瓶，但負責看管私人物品就只有我，印象中也沒跟多少人說過，我剛才再問過她們，她們都一致表示，今天早上還沒有進過選手休息室。

也就是說，只有我一個人進去過，將藝莉的小肩袋放進儲物櫃，但當藝莉出事後，我再回來，藝莉的護照卻不見了。

而且，要進選手休息室，就必先要有鑰匙，而只有我跟老姐有才有。

根據我姐所說，今早曾有日本隊的工作人員遺失了鑰匙，而問我姐借用——但就算如此，進去的那位日本人與我們毫無交集，就更不可能知道儲物櫃的密碼，以及儲物櫃裡面有什麼。

我到了病院門外，下了車，奔向急症室。在病人輪候室裡，絲明一看見我，便衝到我面前，她滿額汗水，結結巴巴地說：

「藝莉醬、沒有生命危險、要洗胃、之後再、再觀察.....他問我們要護照登記、還有藝莉醬吃過什麼.....！」

今早藝莉到大賽登記時，她的護照還在，所有我們問大會要了登記用的影印本，臨時權當身份證明文件之用。我將影印本交給絲明，絲明走到登記處，開始替藝莉辦理入院手續。

我望向遠處的救急病床，穿著白袍的醫生與護士在白紗之間穿梭奔波。聽見絲明說「沒有生命危險」後，我算是鬆了口氣，這一切都來得太突然，食物中毒，護照不翼而飛——

偶然？

不，又怎麼可能不是偶然。

藝莉恰巧吃了什麼髒物，再忘了將護照放在什麼地方。

只是這樣吧。如果不是這樣，那.....

「辦、辦好了.....！」絲明回到我身邊說「再、再等一回就會.....就會把藝莉醬轉送到病院、但... ..這、這是醫院臨、臨時通融.....！如果沒有護照、今天之內、還是.....我、我們還是得帶、帶、藝莉醬離開.....！」

「辛苦妳了明明，妳先歇一下吧。」

我執起絲明的手，讓她坐下來，撫著她喘息起伏的背項。我的眉心隱隱作痛，拿起手機，向樂璇及花姐傳達目前的情況，告訴她們藝莉並沒危險，要她們專心作賽。

【變態小小璇：藝莉醬的分數是13.033，暫時是A組的第二名，等她醒來了，一定要立刻跟她說！】

13.033呀，雖然能否晉級是未知之數，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高分。

撲嚕。手機收到新訊息，這一次卻是戀音。

【戀音：早安，我剛睡醒呢，你們有旗開得勝嗎？】

雖然是充滿溫暖的早安問候，但此刻我的只能強顏歡笑。我猶疑著再輸入：

【我：發生了點事.....我在醫院裡。】

【戀音：欸~~！??怎麼了！?發生什麼事了?】

我望向身邊同樣低頭握著手，收藏著各種憂傷的絲明，對她說：

「明明，我想去透透氣，順便買點食物，妳想要什麼嗎？」

絲明點頭回答：「沒關係，都可以.....我、我想喝點、咖、咖啡.....」

「如果藝莉醬要上病房了，就拜託妳先陪她，有什麼就立刻打電話給我，好嗎？」

「嗯、嗯.....」

我輕輕擁抱過點頭的絲明，便步出醫院之外。

我看著戀音的訊息，在功能欄中直接選擇了「撥號」。

Ω

大約是十數分鐘後，又一輛計程車停在醫院的門外，穿著素藍色浴衣與被風的戀音蹣跚步出。她走到我的眼前，把我緊緊擁抱著說，用哀憐的聲音說：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戀音別起了簡單的髮髻，趕急出門之下只化了極簡單的眼線與腮粉。我把她帶進醫院的飯堂，牽著她冰涼的手說：

「我也不知道，太突然了.....」

戀音低聲說：「既然，藝莉醬已經沒生命危險，別太擔心。」

我勉為其難的微笑。戀音貼上臉孔，用親吻安撫著我，又說：

「你，只有一個人嗎？」

我搖了搖頭回答：「不，還有我的另一位女友，她叫絲明，正陪著藝莉醬。」

「那.....其他人？」

「她們下午還要出賽，雖然醫院離運動場還算很近，但.....我不想影響她們比賽的情緒。」

說完全不影響是沒可能的。但如果樂璇一旦來了醫院，看見藝莉臥床不起，很難說她不會大吵大鬧說要死都要陪著藝莉，比賽什麼全都不管之類；森琪本來已經夠慌張了，更不用說；泚澄雖然算最冷靜的那一位，但水平不算突出的她，還是不應有任何動搖比較好。

我望看戀音憂心忡忡的臉色說：

「真奇怪呢。」

「怎、怎麼了.....？」戀音水黑色的眼珠透射出惶然不安。

「我們本來都亂成一團了，可是當我一見到戀音醬，倒真的有點平靜下來了。」

我要戀音過來，當然不只是為了自己的情感需要。戀音說到底是本地京都人，絲明的日語能力可能也有限，如果有戀音在場能幫上忙，這就最好不過。

戀音掩袖笑了，用像吟唱的京都腔調說：「お客さん、口が甘いわ〜」（客人你的嘴巴真甜呢〜）

「啊？」我聽不明白。

「噠，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這樣.....」戀音靠在我懷裡，又再將嘴巴粘向我的嘴角。

我抱住戀音的淺吻著，她的小舌頭像嬉鬧似亂翻。我輕撫她軟得像布料般的腰間，戀音的呼吸如旖旎春意，吻得愈來愈深。我趕快打住說：

「好啦好啦，這是醫院呢。我們先去看藝莉醬好嗎？」

「『我們』，我也要嗎？」戀音猶有豫色。

「對，一起去。」我握起戀音的手，堅定地說「我相信藝莉醬看見戀音醬，一定會很高興。」

戀音的面上浮現了某種微妙的表情，喉間一動，好像我這句話揭開了世界的某種真相。

「那.....既然你這麼說、好吧.....」戀音應著。

「那我先問一下明明，藝莉醬的病房在哪裡。」我對戀音道「再一起過去吧。」

我打了電話給絲明，絲明告訴我，藝莉暫時在二樓的病房，然後告訴我房號。

我跟戀音站起來，步向醫院內部。可能是因為要跟絲明見面了，戀音握住我的雙手似乎有掩飾不住的緊張。我們走過醫院充滿死寂感的走廊，步入升降機，然後按了2樓。

步出升降機後，絲明已在守候。她看見牽著我手的戀音，雙眼都瞬間像短路了，微微張開了嘴想欲言又止，我先一步說：

「這位是戀音，是我在京都的朋友，她是京都人，所以來探望及幫忙的。戀音醬，這位是絲明，她會不錯的日語，妳們應該可以好好交談吧。」

戀音向絲明行禮示好，而絲明也稍一點頭。我問：

「藝莉醬的病房在前邊嗎？」

「嗯，對.....戀、戀音小姐，請走這邊.....」絲明看見了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又變得戰戰兢兢起來。

絲明帶領之下，我跟戀音穿過醫院的走廊，推開了某中一扇病房的門。一般病房內有四個床位，但四個床位都空著。

在我感到奇怪之前，絲明以前所未有的聲線尖叫著。

「藝莉醬——！？藝莉醬！！？？？！」

「明明.....？」

我跟戀音徬徨不解望向絲明，絲明大驚慌張地走到門前，再次確認了病房的門號。她焦急地對我說：

「藝、藝莉醬、是在這個病房！但.....不見了、我一出來.....就不見了.....！」

我睜大眼睛的望向絲明，絲明跌跌撞撞衝出病房。我與戀音跟上去。她走到櫃台前用日語詢問醫護人員：

「那、那位叫藝莉的病人呢？醒、醒來了嗎？她、她去.....那裡了！」

醫護人員飛快地回答了一連串的日語，絲明回到我們跟前，驚惶失色地：

「怎麼會.....這.....小果、怎麼會、那個.....我肯定、肯定沒有聽錯.....」

「到底怎麼了？明明？」

「有人、有人、拿著藝莉醬的護照、替、替藝莉辦了出院手續、接接、接走了藝莉醬！」

叁叁 | Περσεφόνη | 珀耳塞福涅 γ

我像墜入水面被凍結封禁的冰洋裡——有人拿到了藝莉的護照？然後擅自擄走了藝莉？

到底會是誰？為什麼要這樣做？

先別說知道藝莉身處這所醫院，連藝莉回來日本這件事。除了我們以外，也應該沒有其他人知道。

是藝莉的家人.....？藝莉說過她每兩三天就會跟父母聯絡，她肯定父母不知道她在京都。

「小果！」戀音的手滿是冷汗「如果，只是剛才、才接走，那麼應該追得上去。」

我訝異地望看戀音，對！我怎麼會想不到。

藝莉說到底是病人，要把她搬走不可能那麼簡單，我對絲明與戀音說：

「對！我們快追！」

我們跑向樓梯，衝向醫院的地下一樓。

由於這是公共市立醫院，所以接待處、候症室、急症室都人滿為患。我跟絲明環顧一圈，沒有發現，也看不見類似是藝莉的身影。

「會不會是用車.....」戀音思度說。

「停車場！」

我領會過來，便根據指示牌跑向同樣位於地下的室內停車場。

我用身體撞向一道又一道的大門，奔跑的腳步聲劃破了醫院的寧靜。我推開出口的逃生門，來到黯黯的停車場裡，到處都是各種安靜停泊的車輛，沒有任何異樣。

唯有遠處突然傳來了引擎聲。

「那邊！」

我跟絲明追過去，便看見一輛黑色的高級轎車，駛出了停車場的出口，雖然我看見不見藝莉是否在那轎車上，但還是盲目地追了上去。

「哎丫！！！」

穿著浴衣不利跑動的戀音摔了一跤，我想扶起。戀音卻制止說：「你們快去！我再追上！」

我喘著氣，奮不顧身與絲明追向黑色房車遁逃的方向，沒命狂奔。

但儘管我是（退役）長跑運動員，又怎麼靠雙腿可能追得上車輛的速度。

我跑到停車場外的大街上，氣喘如牛的我，只能不甘地看著眼前空無一人的十字路口。我抹走額上的汗水，望向同樣喘不過氣的絲明。我見她握起了手機，心念一轉大叫：

「不要！不要跟小璇她們說……！先不要！」

她們還在比賽，如果她們知道藝莉出事了，那後果更不堪設想。

「丫！！！！！」

這時候，又是一聲尖叫，令我與絲明猛然回頭。

巫女？

十數個上身穿著淨白留袖，下身緋袴的女性，掛成一列，站在我們的後方。當中有的是年青的少女，也是上了年紀的老婆婆。

其中一個似是領頭的中年婦人，一手挾起了戀音的身軀。

另一手則拿著一把短刀，架在戀音的頸上。

「戀音醬！？」我感到血管裡血液奔竄，眼前眩光點點。

「你就是藝莉小姐那體操隊的負責人嗎？」

中年巫女出奇地說著漢語，雖然不標準，但至少能夠聽懂。髮髻斑白的她，從臉上的皺眉看去，至少有半百的年紀了。

她掩住了戀音的嘴巴，閃亮的刀刃拈在戀音白嫩的頸上，稍一用力便會割破戀音的頸脈。

「放開戀音醬！妳們、妳們是誰？！是妳們捉走了藝莉醬嗎！？」我咆哮道。

「請你們別再尋找藝莉小姐了。」

然後，中年巫女說了。

語氣聽似非常恭敬，但這句命令似的話，卻像敲響了我的耳膜，刺耳的幻聽激起我心裡的怒火，我像失控般的大叫：

「別說笑了！妳們是誰！把藝莉醬還給我！」

我感到有人用力抱緊我的腰間，拉住我的手，阻止我衝出去，是絲明嗎？

「我要你親口答應，不可再纏著藝莉小姐。不然，我就割下去，這女孩就沒命。」

她又說了，同樣的語氣，彷彿在宣告鐵一般的事實。戀音被挾持著，全身戰抖，無助的雙眼滿是

淚水。

「再說一次，想這女孩沒事，答應我不再糾纏藝莉小姐。」

我怒火中燒的看著這群巫女，要正面突破嗎？

不，不可能，戀音危在旦夕。

要先救戀音？要說出口嗎——

『我不會去找藝莉』

『我不會再糾纏藝莉』

『藝莉就給你們帶走吧』

他媽的！怎麼可能！怎麼可能說得出口！

我望向戀音，她嚇得流出兩行清淚，對我投以求救的眼神。

「不，我不會……」我極為痛苦的吐出音節。

「嗯？」那女人想要確認我說的話。

我深呼吸，讓冰冷的空氣灌入我乾涸的喉間。然後大吼：

「我不會因為任何人而放棄藝莉醬！絕對不會！別他媽的說笑了！我不管妳們是誰！我不管妳們把她收在哪裡！我就算要翻轉整個京都，整個日本！我也要找到藝莉醬！她不是什麼『藝莉小姐』，而是『藝莉醬』！！！」

眼前的空間似乎因為我的狂號而震盪，景物浮沉搖晃。我望向淚流滿面的戀音，她哀求似的搖著頭，對不起，戀音醬……

「哎喲～哎喲～哎喲～哎喲～哎喲～哎喲～」

出現了。

穿著粉紅色浴衣的醉酒女。

Ω

我沒看錯。

一個穿著粉紅色浴衣的女生，拿著一大瓶燒酒，醉得東歪西倒。

她腳步跌跌撞撞，在我與巫女之間橫過，一頭髮淡啡色的頭髮散亂得像流浪漢，遮掩了她的臉孔。

她不但無視了被挾持的戀音，簡直是無視了我們的存在。

巫女之後，是大白天的醉酒女？

「嘔~~~~~！！！！！！咳咳咳咳咳！」

她突然停步，捧腹嘔吐，可是卻什麼也沒有吐出來，只是乾咳。

這幅奇異的景象令所有人都茫然失措，又不敢輕舉妄動。

「な——！なんじゃ！お前たち！！馬鹿か！？」
(幹、幹什麼啦！你們這群人！？白痴嗎！？)

那醉女乾吐完了，背向著我，對巫女們莫名奇妙地發起酒瘋，但又好像沒看見戀音被挾持的險象。

她怒極將燒酒瓶丟向地上，啪咧！玻璃碎裂，酒液流滿一地。

中年巫女臉上初次出現了不耐煩的神情。

「あほ！！たわけもの！ぶす！」
(蠢蛋！垃圾！醜女！)

醉女看來終於罵夠了，搖搖晃晃地摸出一根煙，用火機點燃抽起來了。

咦，慢著，這個牌子的煙，不就是——

一直背向我的醉女，呼了一口濃煙之後，回頭一望，向我展露毫無醉意的微笑：

「ダーリン～お久しぶり～」(親愛的～好久不見～)

雨薇。

竟然是雨薇。為什麼會是雨薇？

雨薇帶著無畏的微笑，指頭一剔，手掌一私，煙蒂及火機躍向地上的酒液。火舌猛然燃動，巫女們尖叫走避。

同一時間，有人在醫院的二樓，掉下大量已點燃的線香花火與鞭炮。

火屑、硝煙、爆響。

「老公！上呀！」

真的是雨薇，是她那誘人得像妖精的口音。

「明明，你先躲起來！」

場面一片混亂，我奮身衝進四起的火花與煙霧裡，用身子撞向那個中年巫女。她低吼一聲，短刃脫手，我捉起戀音的手，將她往我這邊搶過來。

「妳們！！妳們到底把藝莉醬怎麼——！！」

我盯向那中女巫女大喝。地上火焰蔓延，炎煙飛散，大量的鞭炮與煙火繼續從天而降。巫女們看形勢不對，開始鳥獸散往一邊的街頭逃逸。

「戀音醬？沒事吧？」

我成功將戀音搶回來，死命把她抱緊，她發抖地縮在我的胸前。

雨薇卻冷靜地走到我身邊，踩熄了一部分的火種，然後拿出髮圈綁好了凌亂的頭髮。

「薇薇、呼，妳怎麼會、這個時候……薇薇——」

我相信再多的語言也無法形容我此刻的驚詫。我有太多問題想問，太多的疑慮，太多的訝異，反而只懂得叫著她的名字。她呼了口氣笑說：

「老公別急！我先要趕回去準備比賽！小絲明，幫我拿著！」

雨薇俐落地解開下了粉紅色的浴衣，丟向早縮在一旁的絲明。雨薇浴衣裡面，竟是以梅花為主調的台灣國家隊隊服。

「鞋子！」

雨薇再朝醫院的二樓大叫，剛才丟出煙火與鞭炮的窗戶，這次卻丟出了一對粉紅色的球鞋。

雨薇接過，脫掉浴衣的草履，穿起球鞋，踢踢腳尖說：

「老公剛才超帥滴！一定要把藝莉醬搶回來喔！」

說完，她往大街飛奔，一溜煙就不見了。

我、戀音、絲明，三人不約而同，抬頭望向醫院二樓的那個窗戶。

穿著淡橘色浴衣的她站在窗邊，手中拿著火機與沒用完的鞭炮，無奈地說：

「我是真的想來散散心呀，怎麼又搞成這樣，你們也太愛惹麻煩了吧？」

鹿儀煩厭地將鞭炮丟向我，正中我的頭頂。

Ω

「為什麼我也要跟你一起回去呀？」

計程車的車廂裡，鹿儀不耐煩的支著臉龐說。

絲明先陪戀音到警視廳報案，而我跟與鹿儀先回體育館。

我握起鹿儀豐軟的手掌，她皺起眉頭看著，卻沒有掙脫。

鹿儀不但穿起了橘色的浴衣，還綁了側辮，一副祭典女孩的打扮，與以往總是穿得性感帥氣的她大異其趣，但這應該是雨薇賴著她穿的吧。

「對不起，鹿儀，妳要罵我笑我，怎麼也好……」我對鹿儀說「我現在實在是……沒有辦法，呼、我……」

鹿儀的表情並沒有變化，但也許是我的錯覺，她的手心稍稍握緊了。她眼珠一轉，有點無辜地說：

「我、那個……也沒有說什麼吧。」

我在深吸一口氣，稍為平靜混亂的思緒。我問鹿儀：

「妳為什麼會來日本？是薇薇要妳來的嗎？」

「對呀，的確是她，」鹿儀嘆了口氣回答「是雨薇硬要我來的呀，每天都用短訊轟炸我的手機。唉也算了，我也當散散心吧。但依目前看，虧了你們，我的京都之旅，似乎要泡湯了？」

鹿儀說，她是前天晚上到埗，而雨薇則是昨天晚上到埗。台灣國家隊因行政編排出了差錯，所以變成了預賽前一天才抵達，錯失了熟場的機會，難怪我一直聯絡不到雨薇，這幾天在體育館裡，也沒看到台灣國家隊的隊員。

「那妳們……剛才為什麼也會在醫院，還出手相助？」

「這個嘛……」鹿儀沉吟著，似乎思考該如何解釋「因為雨薇昨晚喝太多了。」

「啊？」這個解釋讓我滿腦困惑。

「總之，是這樣的——」

昨晚到酒店之後，久被關在國家隊集訓的雨薇，第一時間當然來找鹿儀，溜去大肆吃喝玩樂。結果今天早上卻宿醉著，雨薇是B組的選手，A組不用出賽，台灣隊的教練便先到體育館登記，讓雨薇調用上午時間調整身體以後，才到體育館去作賽。

「宿醉了還能比賽嗎？」我問。

「她是雨薇嘛。」鹿儀說出了標準答案。

當雨薇抵達體育館以後，A組的賽事已經進行一半，即是藝莉剛出事以後。

雨薇拉著鹿儀來觀賽，兩人連昨天晚上穿著的浴衣也來不及換，便趕著到體育館。卻在體育館門外，兩人看見昏迷了的藝莉被推上救護車，也看見伴同上車的絲明。

雨薇吃了一驚，跑到體育館裡去，卻又被她隊伍的教練纏著說教，一時找不到正因藝莉的護照失竊而正到處查詢的我。情急之下，她決定也前往離場館不遠的醫院去。

「我有說過，要不要讓我去看，她留下來比賽。」鹿儀解釋「然後雨薇會怎樣回答，我想你也猜得到。」

「說的也是。」我想象著雨薇那熱血最強的衝勁。

B組的自由體操比賽尚有一個多小時就舉行，時間緊逼，雨薇臨時想到先在浴衣裡裡穿好隊服，再立刻召了計程車，直奔向市立病院。

而計程車下車的位置，當然就是地下停車場外。

「我們就看見了，你跟娃娃裝女生，還有那群巫女在對峙。大白天竟然會出現挾持人質事件呀，這位小果先生，你到底還要荼毒多少女生才甘心？」

鹿儀的調侃多少牽起了我內心對戀音的悔疚。的確是我們連累了戀音。

雨薇見對方人多勢眾，當機立斷，到附近的便利商店買了燒酒與大量煙火，準備執行她的火計。

「就是這樣。」鹿儀解釋完畢「接下來換你了，到底藝莉醬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連巫女都跑出來了，你終於因為亂開後宮而遭神罰了嗎？」

聽見鹿儀又再譏諷，我脫口回答：「那受懲罰的應該是我，而不是藝莉醬，或是戀音醬。」

鹿儀聽著我的回答，嘴角微動，定睛看著我，倨傲的神氣消失了，變得像被責備的小孩。

我回想短短一個早上發生的一切，完全理不出任何頭緒，巫女是食物中毒與護照失竊的元兇嗎？

而且，那中年巫女稱呼藝莉是「藝莉小姐」，藝莉的家族是舊公家貴族，難不成.....

但無論隱含了怎樣的事實，現實只有一個，那就是藝莉被劫走了。藝莉從我的身邊被奪去了。

「喂喂喂喂～手不要握那麼緊，會痛啦！」鹿儀卻突然驚叫。

我呼了口氣，原來我想著想著，不覺捏緊了鹿儀的手掌。她探起頭，窺看著我的神情，我看著她杏桃似的雙眼，她卻撲地冷笑了，然後說：

「唉～果然我還是會妒忌藝莉醬呀，人漂亮身材好，是公主又有好男友，一出事就全世界都出動去救她，妒忌死了。」

我心頭一緊，雙手握好鹿儀的手心：

「因為.....藝莉醬真的與我們經歷了很多。小鹿儀，我絕對不是說妳比不上她，但換了妳是我，

我肯定妳也一定會這麼做。她也是妳的隊員，而妳也是她的隊長，不是嗎？」

鹿儀皺起眼簾，凝神看著我，她也像有千頭無緒，無法言語，任由我握住她的手心。

市立病院與體育館之間的路程不算很遠，難怪雨薇也有把握能在短時間之間來回。我和鹿儀轉眼便到了，我們下了車，步進體育館。

我望向入口的直播屏幕，自由體操 B 組的賽事完結了，正準備開始平衡木的賽事。

鹿儀逕自步向選手區，我卻拉住了她的手。

「嗯……？」鹿儀問「你不去找你的後宮嗎？」

「不，先等一下，」我看著屏幕上的場內賽況「鹿儀，妳有薇薇在京都的電話號碼吧？」

「有是有，所以？」鹿儀為我沉重的臉色而感到奇怪。

「麻煩妳幫我告訴雨薇，」我看著鹿儀說「先不要說出藝莉醬的事情，麻煩避開小璇她們。」

我望向準備顯示版上的出賽名單，上面有樂璇的名字。

鹿儀思量著我的要求，說著：「你的意思是……」

「我在想，」我閉起眼，覺得連呼吸都變得無比難受「等到所有比賽結束後，再告訴她們這一切。」

藝莉醬，我的小公主殿下——

妳已經不在我們身邊了。

妳要我如何向所有人宣告這殘酷的事實。

叁肆 | Αλήθεια | 阿歷蒂雅 α

叁肆 | Αλήθεια | 阿歷蒂雅

「もう……！嫌いだ～なぜ私がそんなこと……！」
(真是的，討厭死了，我為什麼會做出這種事情呀！)

體育設備儲藏室裡，完事後的樂璇枕在我的大腿上睡著了。而藝莉，則說著我完全聽不懂的日文，但肯定是在抱怨。

她檢起旁邊淡綠色的高級蕾絲胸罩，穿起來，我則惋惜地看著一對深紅色的乳頭被遮起來。她又趴在軟墊上看著周圍，焦急地說：

「どこに……私のキャミソール……！」
(去哪裡了……我的小心……)

她在尋找衣服嗎？我回頭一望，看見剛才混戰時被脫下來了的紫色小背心，正落在我的背後。我小心掂起來，完全不懂日語的我，試著模仿樂璇的發音，呼喚她的名字：

「え……えり？你在找這個嗎？」

藝莉用討厭的眼神瞪著我，立刻把小背心搶回去，卻又發現我在打量她的乳溝，便轉身背向我，把小背心穿起來。灰色的陽光之下，她的背影隱藏著各種怒氣，我對她說：

「抱歉了，えり……ちゃん，是我沒看好小璇。」

我知道日本女生都會在名字後加上一個「ちゃん」（醬），去增加親密感，便試著說了。

「ひどいひどいひどいひどいひどい！！全部汚してしまった！！！！」
(好過份好過份好過份好過份好過份！全都弄髒了啦！)

她還是咒罵著我完全聽不懂的日語，是在罵我嗎？還是在罵樂璇？突然被一男一女捉住3P，生氣是理所當然的，不控告我們性侵犯已經算奇蹟了。

「藝莉……醬，」我繼續試探著說「我真的不懂日語，可以拜託你……」

「我沒錢！」藝莉兇惡地用漢語回答。

「啊……？」

「我家是很有錢！但看得我很嚴，在外地的我不能亂花錢！所以你以為我能資助你們嗎？抱歉呢，如果是為了錢，來找我當隊員，那你們要失望了！而且說到體操，更沒可能跟他們要錢！」

藝莉連珠炮發地說了，樂璇的睡夢被吵驚了而稍稍一震。

我說：「不好意思，藝莉醬，小璇睡著了，所以可否輕聲點.....」

藝莉氣結地盯著我，又盯著沉睡了的樂璇，然後說：

「我最討厭在外面做愛了！還要、還要把那些弄在我身上.....！衣服身體都髒死了！又不能立刻洗澡！你們到底做了什麼呀！煩死了！」

原來如此，她是在為這而生氣，不過聽說日本人都愛整潔，這也算可以理解。

「對不起.....」我只好一味道歉。

藝莉穿好了衣服，綁好了頭髮，站起來，準備丟下我跟樂璇自行離開，我看著她的背影，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便叫道：

「藝莉醬！」

本想回頭的她，卻因為已不想看到我而背向我，我說：

「體操隊目前的練習時間是禮拜五下午三點，山下二號體育場館。到時候見。」

然後，藝莉便頭也不回地離開了。藝莉氣質娟秀，但大小姐脾氣卻似乎也很重，不是那麼好相處。而且，雖然她沒細述，不過從她的話聽來，她並非樂璇想象的提款機，如意算盤敲不響了。

雖然藝莉說她想衝擊世青賽，但撇除剛才欲仙欲死的美妙性愛，她的態度總體來說仍然不算親切。

我輕掃樂璇的髮絲。樂璇，妳強行拐她進體操隊，真的好嗎？

Ω

藝莉醬，加入體操隊的你，幸福嗎？

我將她的紫色浴衣從牆上取下來，抱進我的懷裡，像愛撫那已經不存在的身軀，浴衣上仍然有著淡淡的花香。這浴衣不是租回來的，而真的是藝莉自家的浴衣，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我翻找浴衣的口袋與裡襟。生活習慣十分整潔的藝莉，連用過的廢紙，便利店的收條也會馬上拿去棄置回收，不留一點垃圾，根本沒有任何發現。

藝莉是在昏迷時被擄走的，她自己也不自覺，又怎麼會留下線索給我們。

「小果，你知道藝莉醬手提電腦的密碼嗎？」泚澄問。

泚澄負責搜查藝莉行李箱。我回答：

「不知道。但我以前用過她的手提電腦，那裡面應該沒她家人的資料。」

「是嗎.....」泚澄洩氣地說「藝莉醬的行李箱也沒有任何發現、都是衣服與化妝品。藝莉醬的手機、錢包都放在她平常的小肩袋裡面吧。」

「嗯.....全都被偷走了。」我應道。

如果這世上有人會稱呼藝莉做「藝莉小姐」，又會擅自搶走藝莉，那可能性只有一個。

藝莉的家人。

不知道用何種方式，也不知道用何種技巧，她們識破了藝莉的掩飾，得知她回到了日本，更知道她在京都的行蹤，對藝莉下了毒試圖擾亂她的比賽，也偷了她的護照，然後趁藝莉到了醫院，就把她擄走，再逼我答應不再尋找藝莉。

如果真相是這樣，我一時之間也無法接受原來她的家人都如此卑劣。我一直以為藝莉所描述的，只是大家族對她這位千金的嚴厲管教，但說到要綁架下毒，有必要做到這地步嗎？

「小果，澄澄.....吃飯了。」

森琪走來房門前對我們說，泚澄擠出微笑，從後抱了抱我說：「去吃飯了啦，先吃飯再想吧，老公？」

我知道泚澄難得會這樣哄我，便點了點頭，萬般不捨地放開藝莉的浴衣，將她掛回衣架上，拉好衣服上的每一道皺痕。

我們下了樓，步進旅館的飯堂。我在樂璇身邊坐下來，她便又噘起小嘴躲進我的胸口，閉上早就哭得紅腫的雙眼。

雨薇也搬進了我們的旅館，鹿儀也被她拉著跟過來。雨薇替眾人倒了味贈湯，鹿儀也故且幫忙分發著餐具，絲明則替我們拿來了前菜及清水。

我姐拿著平板電腦，專注地看完了錄像，用疲累的眼神對我說：

「我再三確定了，藝莉進體育館以後，就再沒吃過任何食物，只是喝了幾口水。藝莉喝的是大會提供的瓶裝水，大家今天也有喝過，所以，如果是食物中毒，不是無差別下毒，就一定是更之前的事。」

如果說在我們去體育館前吃過的食物，除了旅館的早餐，就是那盒聖護院的和菓子。

從體育館回來後，我不顧他們的勸阻，再吃了剩下兩份的聖護院和菓子，但到現在我也沒有任何異狀。

一盒10份的和菓子，大家也是分著吃，為何只有藝莉出事？

更重要的，這可是戀音交給我們的伴手禮。

戀音與藝莉素未謀面.....戀音為何要加害藝莉嗎？要如何做到？如何得知儲物櫃的密碼？護照失竊的時候，她不在體育館又如何——

坐在我另一邊的雨薇，握了握我不覺戰抖的拳頭，像提醒我要保持冷靜。她轉頭面向所有人，以前輩的語調說：

「好啦各位，我知道大家也很擔心藝莉醬，但如果元兇是她的家人，但我想，我們至少不用擔心她的安危。至少她們下的毒，也沒有讓藝莉醬有生命安危。」

真的會有人對自己的家人下毒嗎？但除了家人以外，也的確沒有更好的解釋。

「我們今天難得又再聚在一起，」雨薇拿起了白飯與筷子，語氣平穩地說「而更難得是，是你們體操隊每個人也晉級了，你們至少要先照顧好自己的身體，應付接著的總決賽。可能大家也未有胃口，但大家想想藝莉醬，如果她現在想著我們，也大概不希望我們連飯也不吃吧？吃飯吧，各位。」

樂璇放開了我，抹了抹臉上的淚水，抽著鼻頭，拿起筷子開始吃起飯菜。我們每個人低頭看著自己飯菜，一席間只有餐具碰撞的聲響。

這是我們體操隊歷來最安靜的一頓飯，但原本卻應該是充滿喜慶的。

不但樂璇順利高分晉級了平衡木與自由操隊，森琪表現略有失準，但也以高低槓的第五名晉級；表現恰到好處的辻澄也運氣不錯，以最後一名晉身跳馬的八強。

當然，還有堅持到最後一秒的藝莉。她以第四名的成績晉級。

體操隊每個隊員都成功突入決賽了。

妳成功了，藝莉醬。

妳知道嗎？

Ω

電話中，我聽見戀音背後是熱鬧的酒席宴樂，她說：

「真的不用我過來嗎？」

「不，不用了。」我溫柔地說「今天已經讓妳承受太多了。妳專心工作，然後好好休息吧，有什麼事情，我們明天見面再說好嗎。」

戀音一直想留在我身邊，但因為她晚上還要工作，所以她跟絲明報案以後，我便把她趕回去了。而且，我也不想這時候介紹戀音，更不想她陪我們一起鬱卒。

「嗯.....我會拜託京都的朋友，看看有沒有什麼方法。別太擔心，藝莉醬會沒事的。」

「麻煩妳了。」我說。

我跟戀音各自欲言又止地道了晚安，便掛了線。

戀音說，京都說到底不是小城市，要翻轉整個京都去找出一個女生，絕對不是易事。我們也沒有關於藝莉家族的資訊，只知道她的老家在靠近北海道的北方，但到底是在青森縣還是岩手縣，在那個城市那個地域，我也不得而知。

我跟絲明嘗試用藝莉的姓氏在網絡上搜尋。絲明看了半天，說的確有藝莉家族企業的相關資料，但卻沒有直接的聯絡方式。大財閥與舊公家，底細一定不會輕易曝光於人前。

我獨自坐在旅館的交誼廳裡，思忖各種可能性，但眼前有兩項最逼切的事實：第一、決賽在下禮拜舉行；第二、如果總決賽當天找不到藝莉，或藝莉無法出賽，那麼藝莉等於自動放棄參賽資格。

無計可施的悲觀化成了粗糙的沙礫，在我的血管中流動。我坐立不定，只好拿起入浴的工具，步向男子澡堂，脫下浴衣，拿著毛巾，步入滿眼迷霧的浴室裡，將熱水澆往身上，試圖洗刷身體裡的哀傷。

溫熱的空間裡迴盪著水聲，澡堂中似乎就有我一個，這旅館說到底不在京都市中心，價錢也不特別便宜。對旅客來說，現代化的大酒店應該更為舒適，所以不是旺季的現在，幾乎沒有像我們長期入住的旅客。

就在我這樣想著，澡堂的門打開了，不止一個人的腳步聲步進澡堂，不過晚上會進澡堂洗澡的人，還是比較多，是吧。

我擠出洗髮精再沖洗頭髮，進來的人經過我身後，踩在水窪上的腳步。

「お客様～これは特別なサービスです～」(客人先生，這是特別服務喔～)

「咦!?!」「ㄚ!!!!」

我嚇了一跳，回頭一望，卻聽見另外一個女生的尖叫。我抹去額上的泡沫，卻看見是兩人的肉體。

「不要跑啦小鹿儀～～反正都進來了嘛～～」

「為、為什麼是男子澡堂!?!」

我看清楚了，雨薇拉著鹿儀的手，而鹿儀卻想不斷掙脫。

雨薇全身赤裸，而鹿儀則包著浴巾。

「哎喲～～我忘了跟你說，藍色的布簾就是男生澡堂，紅色才是女生嗎？」雨薇繼續妖言惑眾地說。

「你、你、你……」鹿儀的雙頰，不知是因為蒸氣、還是羞愧、還是氣結而漲紅了。

因為這是老式旅館的緣故，所以男女澡堂的布簾都只有「ゆ」字，而以藍紅兩色分辨性別。我不知雨薇是故意說錯了顏色，還是拉著她就進來，總之看來鹿儀不虞有詐，又被雨薇耍了一次。

「反正老公都看過我們的裸體嘛，就一起洗囉，別害羞。來，小鹿儀坐老公旁邊，我們一起洗乾淨～」

雨薇按著鹿儀的肩膀要她坐下來，我望向只包著浴巾，滿臉通紅的她，她回瞪過來說：「看什麼啦？！」

「哎喲，小鹿儀不要那麼兇嘛，老公今天已經很辛苦了，對不？」雨薇從後抱上來，全裸而溫暖柔軟的女性身體，令人頓覺身心放鬆「還是小鹿儀看見老公會害羞？」

「誰、誰看到他會害羞呀！」鹿儀握緊毛巾的領口說。

「抱歉呢薇薇.....」我握住雨薇垂在我胸前的雙手說「我們難得重聚，妳比賽成績又那麼好。我都沒法好好陪妳，今天還要妳冒險去救戀音醬。」

雨薇個人四項的成績都名列前茅，只有平衡木比樂璇稍低而屈居其後。雨薇與樂璇的自由體操成績也都非常吃緊。

「別這麼說.....」雨薇搖了搖頭「老公的老婆也是我的老婆嘛，可能老公你會罵我，可是我覺得很非常非常非常刺激好玩咧。」

「薇薇.....」我轉身，用沒好氣眼神看著她精神奕奕的臉。

「你想想看嘛，」雨薇認真地說「這個時候藝莉醬會在想什麼？就假設她在家人的『保護』下，已經醒來了，身體狀況也還好。」

就像雨薇吃飯時說的，對方看來是藝莉的家人，那至少不用擔心藝莉的安危。如果藝莉身體恢復醒來，發現自己從我們身邊被奪走了，第一時間當然是錯愕、憤怒、哭叫著要離開——

「對嘛對嘛。」雨薇摸著我的臉說「就是被囚禁的公主殿下嘛～老公，小鹿儀，我們這次要一起去救公主了喔！Marrrrrrrio！Woohoooo～～！」

雨薇甚至模仿了瑪利奧跳起時的手勢。我帶著無力的微笑，握起雨薇的手無法語言。

花姐說，樂璇自今早看見藝莉昏迷，精神就已經很浮燥不安，下午到她撐到比賽結束，我再狠下心告訴了她這一切。

當她聽說藝莉醬似乎被她的家人擄走了，暫時尋不到下落，便「嘩啦」地崩出淚來，又哭又叫罵了半天，然後就只是流淚。我也好，森琪泚澄雨薇也好，跟她說什麼，她也只是點頭搖頭。

「對了，我有關於藝莉醬的線索喔。」

突然，雨薇卻揮起指頭說了。

「咦？！」「咦！？」

不單是我，連鹿儀也異口同聲驚叫。雨薇卻挪動身子，挪到我與鹿儀的肩膀之間，舉出了三根手指。

鹿儀不明所以，我花了一點時間意會過來，望向雨薇說：

「薇薇，妳是認真的嗎.....？」

雨薇卻睜起熒亮的雙眼說：「我從來都是認真的耶～垂頭喪氣也沒用呀！你們現在能知道藝莉醬在哪，裸奔出去救人嗎？」

「妳這是什麼意思？可以解釋一下嗎？」鹿儀來回看著我們兩人說。

我望向笑咪咪的雨薇，說：「薇薇妳來解釋。」

雨薇像變戲法般晃著三根手指：「I mean 3p, make love, no war~」

「就是這個意思。」「搞什麼我才不要！」

我對鹿儀說。鹿儀則皺眉放聲驚叫。

「薇薇，」我問道「妳是真的有什麼線索嗎？」

雨薇擺起認真的臉：「我怎麼會那這種事情來開玩笑咧～我只想覺得呀，欸，老公，小鹿儀，我們先來做個愛也不會花太多時間吧，這也是讓小鹿儀跟老公感情變好的機會呀！」

「我為何要跟他感情變好啦！」鹿儀望向雨薇，指著我喊道。

「小鹿儀昨天喝醉了，不是說偶爾也會想念老公嗎.....？」

「我、我才沒有！！！」鹿儀惱羞成怒地叫著「你別看我！我真的沒有說！」

我望向披著毛巾的鹿儀，她精妙健美的身材無法令我不想入翩翩。

「我就問妳，」雨薇繼續說「妳這段時間會想起小果嗎？想起小果對妳很好嗎？妳不是說有嗎？」

「那、那、那，」鹿儀臉容翻紅說「那妳只是問我會不會想起嘛！我當然是回想起呀！我、我也是人好嗎，有男人跟我做過愛，對我好過，又搞得我哭過那麼多次（鹿儀瞪了我一眼），會想起來就不行嗎？」

「哎～」雨薇拉起鹿儀說的手「小鹿儀妳別這麼嘴硬嘛，就一起來相親相愛嘛。」

「你們就慢慢做，我先——哎呀！放開我！」鹿儀想乘機脫身，雨薇又轉而抱起她的腰間。

「來嘛，做嘛做嘛～不管老公還是小鹿儀，我也好想你們喔。」雨薇移到我與鹿儀中間，一左一右拉起我倆的手臂說「而且，藝莉醬知道的話，也一定會希望我們一切如常，然後想辦法把她救出來，才不是一副性冷感性無能陽萎的樣子。」

藝莉醬，你會這麼想嗎？如果藝莉也在，她跟鹿儀會跟我一起.....

「唉，好吧。」「你幹嘛答應啦！你做別人老公的不懂得強硬點嗎？」

鹿儀對著屈服的我叫罵說，雨薇卻咯咯笑了：

「那我去把『清潔中』的牌子豎起來，你們等一下，不要吵架喔～」

叁肆 | Αλήθεια | 阿歷蒂雅 β

雨薇踩著啪躡啪躡的腳步，跑向了澡堂的入口。

我瞧向剩下來的鹿儀。她仍然圍著毛巾，頭髮用髮針盤編起來了，她斜著眼，狀甚不悅的看著別處，我試著牽起了她的手心，她掙開罵道：

「又怎麼了啦？！」

「那個.....」我靠近一點說「我只是想說，薇薇一定很愛這樣，跟小璇、藝莉醬、明明都試過，所以.....妳也不用太介意。」

「啊哈～」鹿儀擺出故作理解的表情「所以就是說，你3P經驗很多嘛～好性福哦小果先生。」

「妳應該沒有試過——」

「我當然沒有呀！」鹿儀瞪起眼說「我承認我曾經有段時間換了不少床伴，我腳踏兩條船也有過，可是3P什麼的.....我不像你們啦，那麼恩恩愛愛感情深厚。」

「那所以，妳也不用太緊張。」

「我、我才沒有，才沒有緊張！我只要想洗澡，你們要做就、唔、喂——唔.....」

我抱起鹿儀的肩頭，吻向她的嘴唇。她自然反應想要推向我嚷道，可是當我再吻上去，她也沒有抗拒，讓我靜靜地吻著。

「可能薇薇偶爾是有點冒進，」我對鹿儀說「但妳這些日子以來，也應該知道她對我們好，是認真的吧。」

「哼。」雨薇兩頰帶著紅暈「不然你以為我幹嘛來京都陪她呀。」

「我不知道妳會否擔心藝莉醬，」我再次握起鹿儀的手說，這次她沒再掙脫「但我真的很擔心她，如果薇薇真的有什麼線索，妳就當幫忙配合，我這樣說這可以嗎？」

鹿儀倒是收起怒容，沉著嘴角露出頗為意外的表情：「哎，你這樣也太.....哪有人要3P之前像你這樣愁眉苦臉的。」

「啊，」我也失笑說「有點搞壞氣氛了。對了，那，小鹿儀，我有想妳喔，妳都收我出發前的短訊吧。」

鹿儀的明眸凝視著我，噘了噘嘴：「是有收到。真是的，就算你這樣說.....」

我抱起鹿儀的身體，撫著她盤好的髮髻：「我一直想再找機會這樣跟妳親近，只是體操隊之前忙著訓練的事情，我實在分身不暇。」

「你也少來了.....」鹿儀歪起嘴角說「每次來看我訓練後，不是都有時間陪我抽煙什麼的，你是

怕被妳的好老婆藝莉罵而已吧。」

我慢慢拉開鹿儀捂在胸前的毛巾，她也緩緩放下手。我挽起她的腰間說：「小鹿儀，我真的沒想到妳會來京都。我想要妳，我現在好像在那天薇薇的房間裡那樣跟妳做。」

鹿儀別開眼，嘴尖又再意義不明的呶動：「你還敢說那天的事，而且現在我們是在3P.....唔、呼.....啾.....呼、你唔」

我再次將嘴唇按在鹿儀的臉上，輕吻她豐軟的紅唇，將她拉向我的懷裡。她雙拳亂敲了敲著我的肩膀，可是嘴唇還是喘息著張開，伸出舌頭跟我糾纏交疊，我伸手拿開身上的毛巾，握住她渾圓狀的美乳細搓起來。

「嗯.....你、你這人.....到底是要吻、還是要摸、唔、唔丫.....」

鹿儀身上包圍著洗澡水的氣息與天然的汗香，揉合出果汁似的甜味，我吻向她的腮邊，緊抱著她的身軀，掌心捂住乳肉擠壓。鹿儀還是叫著既反抗又酥軟的哀吟，我輕咬她的嘴唇，看著她變得水汪汪的眼睛：「小鹿儀妳有在想我吧，那是真的吧。」

「你、你都這樣對我了.....難道、難道你要我忘了你嗎、唔.....啊.....呼、嗯、啾.....呼、唔嗯.....」

我繼續對鹿儀情深舌吻，愛撫她豐碩的乳房，徐徐把她抱在我懷裡，她的雙臂擱在我的肩上。我摟著她那溫熱又充滿肌肉彈性的身軀，蒸汽開始像情欲般凝結在皮膚上，沾濕了我與鹿儀的身軀。

「嘩~~~~~你們終於按捺不住要開始了嗎！」

「什麼啦，是他、他突然就.....」

發動性愛結界技能的女主角雨薇跑回來說。鹿儀像如夢初醒想掙開我的愛撫，我卻死也把她攬我的懷裡，讓她難得擔任小鳥依人的角色，我對雨薇說：

「薇薇妳也是的，就別老是欺負人嘛。」

「那麼.....」薇薇牽起我的手「老公來欺負薇薇好嗎？啊.....！！」

雨薇提起我的手，深入她的毛巾下擺的腿間，我的手背碰到一片滿是溫暖粘液的軟肉，便曲起雙指，勾進了陰唇裡，用力按著她的肉壁，雨薇皺起眉頭，肉穴略嫌誇張地微微抽搐，我說：

「妳的反應也太誇張了吧.....」

「薇薇姐正步向性慾的成熟期，一個月沒碰男人，好想念這根喔.....」

雨薇脫下了毛巾鋪在地上，露出一片玲瓏浮凸的肉體，然後跪在地上，握起我勃起了的下體套弄著，跟我一起互相刺激對方的性器，我吻著雨薇，另一手卻抓弄著鹿儀的豐臀。她嚷道：

「啊——！！你這人怎麼這麼貪心呀！不要吻我、去吻雨薇啦、唔、啾咕唔——」

「哈哈小鹿儀被強吻的樣子好可愛，來，我們一起幫老公打手槍唄～」

我強行將舌頭塞進鹿儀的嘴裡，她只得嗚嗚反抗，卻被雨薇牽起了手，放到我的下體上。然後由雨薇引導著，握起我的紅根，前後撫弄，成對的手指令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感。我扶好鹿儀的身子，讓她跟鹿儀一左一右跪在我的身旁，再換個手勢，一雙手滑入兩人的股溝，指尖從後彎進兩人的肉穴摳動著。

「啊——老公……哎呀——再用力點、薇薇要哦、啊——」

「嗚……嗚唔——快放手、呃呀……我才沒說要——唔」

雨薇跟鹿儀都是深具經驗的對手，我便不憐香惜玉，兩手使勁，弄得兩人愛液橫流，肉壁被亂顛得顛三倒四，我左右隨意地吻著兩片迷醉的俏臉，兩人握緊我的陽物隨意掙動，我也低頭湊向兩對抖動的美乳，舔嚼著兩女的乳頭。

「嗯……嗯——！哎喲～～嘻、老公、是不是我的咪咪比較大咧～」

「丫呀——你——啊、啊——！要舔就舔不要咬啦！丫啊怎麼不聽——啊」

雨薇的乳型比較軟垂，下乳比較飽滿，淡紅色的乳頭充血了也比較外突；而鹿儀的則圓潤尖挺，兩點鮮豔的小乳頭如花蕾般綻放。我放過兩人的私處，擒著兩人的乳房，享受著雙重的軟乳，輕搔著兩人軟糖似的乳頭說：「薇薇跟小鹿儀都好誘人，都不知先要哪一個才好了。」

「決定不了就不要做嘛。」鹿傳嘲道。

「嘿嘿，小鹿儀是想先要吧～」雨薇抱向鹿儀的腰間說。

「別亂說啦！你們自己做也無所謂——啊！」

雨薇突然撲到鹿儀身上，鹿儀冷不防便被推倒，兩人像鏡子的成對倒影，面對面側躺在之前鋪好的毛巾上。雨薇伸手摸向鹿儀的小穴，指頭起伏，褻弄著鹿儀的愛液，鹿儀便羞極掙叫。雨薇對女性的技巧竟看得我血脈亢張。

「小鹿儀好濕哦……老公插進去一定很舒服的，小鹿儀是第一次3P吧。」

「妳怎麼又問啦，喂你來解釋、啊——不要——嗯——」

我用雙手挽起兩人的美腿，兩片嬌豔欲滴的淫穴教人垂涎三尺，好在兩人都是運動好手，身體關節都柔軟靈活。我便將兩人一左一右的小腿，都擱在我的肩上，然後便挺起陽具，先抵向雨薇的下身，一口氣插入她的身體裡，抽送起來。

「丫——！老公……愛死你啦、哎喲、哎喲」

雨薇全身一顛，閉起眼深呼吸，感受著闊別月餘的強烈快感，張嘴悅耳地淫叫，刻意收起小腹，用敏感的肉壁感受到我的小莖的漲硬。我另一手也沒閒著，摸向鹿儀的陰核，淫腔早已被雨薇雙指侵入的鹿儀更是滿臉通紅：

「你們、啊……嗚……這樣、這樣不行、丫、丫——」

「哈、哈老公、你看小鹿儀已經好想要了，你輪流做吧，讓薇薇也看看小鹿儀被插的樣子.....」

我遵從雨薇的指示，再推了幾下，把雨薇插得淫水四溢後，便嘎然抽出，然後挪動下盤。雨薇放開手，扶著我濕漉漉的陽物，讓我往旁邊一挪，便突入鹿儀的陰道裡，鹿儀無助尖叫，敲打雨薇的肩膀，可是沒幾下也就只得張嘴呻吟。

「丫、丫、丫、插什麼啦.....死變態、呃丫怎麼突然就插、丫」

「嘻.....好可愛喔、小鹿儀分明就是很舒服嘛、來嘛、幫薇薇姐用手、嗯.....」

失去了陽具的雨薇，慾求不滿地牽起了鹿儀的手，誘導著鹿儀的指尖去取悅她的陰核，但雨薇卻也沒有停手。我奮力抽插著得鹿儀哀哀浪叫的同時，兩人的手指同步撓動，迷朦的四目相互映照。我開始與兩人輪流交合。

「嗯——嘻~又到薇薇了耶.....呀、好漲喔小龜頭別亂頂、嗯丫、哎丫」

「不要又進來、呃、丫啊去插雨薇啦、不要啊不要、丫啊.....」

不知道在誰的花心裡，我的龜頭突然感到針刺般的滾熱，尿道口開始難以忍受地暴漲。我拍打兩人的屁股說：「老公要射第一發了，誰想要呀？」

「丫、丫呀——老公快射給小鹿儀，薇薇等一下再要.....」

「為什麼呀！？哎啊——你別、你別這樣、哎呀、哎呀——」

我不知道為什麼雨薇說我外射，但看著鹿儀那又倔強卻又被插得滿臉情欲的表情。我便狠下心腸，抽出陽物，對著鹿儀側躺的身體抖出了激射的精液。

「呀————！！！！怎麼啦！？嗚.....怎麼弄得我滿身都是呀！？」

鹿儀猛然縮開身子，可是已經來不及了，一束一束的白濁全都落在鹿儀的身體各處。鹿儀一臉的驚愕與厭惡，有那麼一瞬之間我以為自己太過份了，但雨薇卻立刻吻向鹿儀，塗抹著鹿儀身上的精液，雨薇說：

「老公也這樣對我做過，這樣就公平了，老公喜歡薇薇跟小鹿儀也一樣多~」

「嗚.....變態死了，你們到底還做過什麼.....臭死了這味道，嗚~」

鹿儀難得用一敗塗地似的無助說著，然後掙取雨薇的懷抱，拿起花灑淨著自己的身體。我從後抱住雨薇，把玩著她的雙乳說：

「太過份了啦薇薇，鹿儀那麼好強，你還這樣弄她。」

雨薇卻反起雙臂環繞我的頸間，吻著我說：「小鹿儀害羞的時候也很可愛嘛.....丫呀.....」

我把握時間，以背後位將挺硬的下身送進雨薇的淫穴，直插像呼吸般痙攣的花心，頂在陰道穹上翹然不動。我知道這是雨薇最受用的技巧，淫壁急劇收縮，緊緊吸啜著我腫痛的小莖。

「唉呀丫呀頂壞小薇薇啦、哎呀、哎呀快讓薇薇尿尿，老公快點.....」

我拉扯著雨薇變得圓突的乳頭，下身輕輕打轉，間或柔柔挺動，舒適的肉穴令漲硬的龜頭陣陣快感，急不及待又再要發射。我一下又一下地衝撞著雨薇的充滿彈性的屁股，我吻著她的香肩說：

「不行呢，要等我把薇薇射得滿滿才可以尿喔……」

「嗚……好過份、呃呀——哎呀小穴穴、小穴穴被撐開、呃呀、丫，小鹿儀～！」

仍然在沖著身體的鹿儀回頭煩躁地說：「怎麼了啦！」

「老公、老公欺負薇薇耶……快幫我呀。」

鹿儀眯起眼睛，用看表演的眼神瞧過來看著我跟雨薇的春宮。她走過來，跪在雨薇的身前，雨薇也抓住鹿儀的肩頭，這變成了我與鹿儀把雨薇夾在中間。雨薇抹了抹雨薇被陽物頂開了的陰唇，用不懷好意的語氣說：

「可是我看妳不是被插得很爽嗎……丫！」

我乘機一手捏著雨薇的左乳，一手捏著鹿儀的屁股。我猛挺著雨薇的下身，卻吻向鹿儀那高傲的紅唇。雨薇下身花蜜泉湧，只能昂起首窒息似的叫床。

「呀、呀哈老公好壞……插著薇薇又去吻小鹿儀……薇薇要吃醋啦、哎呀小龜頭、小龜頭不要再漲——」

我的莖端再一次迎來新一輪的高潮，便對鹿儀說：「老公要內射薇薇了，小鹿儀批准嗎？」

「問我幹嘛啦，你要射關我屁事，就射嘛。」鹿儀歪著嘴巴說。

「遵命。」

我回答說。然後拉動下盤，莖身飛速地摩擦小淫腔。插得雨薇失神似只懂喘著氣，嘴裡有一句沒一句地叫著老公，緊緊抱著面前的鹿儀。鹿儀也大概是第一次親眼看見女生做愛，也驚奇地看著雨薇桃紅的兩頰跟綻吐的小舌。我馬眼一緊，精液暴跳而出，注入雨薇的穴蕊。

「呀！呀丫丫呀——好熱唷、老公的……好多、嗯啊呃呀呀——」

雨薇的小腹誇張地痙攣著，透明的水花不斷從小尿孔裡噴洩而出，還潑濺在鹿儀的大腿上，然後便垂軟了身子伏在鹿儀身上不斷深息。鹿儀用已經懶得生氣的臉色扶著雨薇，雨薇卻像意猶未盡般親著鹿儀的臉。我拍了拍雨薇的屁股說：

「薇薇你還好嗎？我想再跟小鹿儀做一次，你自己先沖沖身子好嗎？」

「啊？」鹿儀詫異地說。

「嗯……沒關係，你們去做，呼～我沒事。」雨薇挺起身子說「感謝老公～射得小穴超舒服滴咧～小鹿儀也好好享受吧～！」

雨薇向我交換了一個眼色，她立刻就拿起毛巾，踩著啪嗒啪嗒的腳步走向澡堂的遠處。

「什麼.....我什麼時候說了，啊呀——不要、放開我！！」

便抓起鹿儀的手腕，她卻用滿嘴不願意的別開了臉，我說：

「好啦，這剩下我們兩個啦。」

「哪有啦，雨薇還在，還剛剛被你插到高潮了。喂喲，你真的要——」

我挽住鹿儀的大腿，讓她在毛巾上躺下來：「我想好好地疼一下小鹿儀妳呀。」

鹿儀板起貌似不悅的臉，噉著上唇：「你、你別再像剛才一樣射在人家身上，我其實不太喜歡那樣。唔、呼.....唔啾、啾啾.....」

我把鹿儀壓在地上，再次與她較量著成熟的吻技。我說：「那我這次好好會地射進小鹿儀的身體裡。」

「哼.....你、啾、嗯啾、都已經第三發.....啾唔丫.....、丫」

我扶好下體，溫柔地進入了鹿儀的體內，不能遏止的生理快感令她眼裡一陣軟膩，前兩發都十分激烈的我，便放輕了節奏，享受著鹿儀那隨著我的深墜，而陣陣搖動的嬌穴。

「小鹿儀的穴穴舒服嗎？都濕透了，好暖呀。」

「哎呃.....那、那是穴穴.....你那根插進來就會有反應、啊啊你白痴.....」

我推擠著鹿儀像豐圓的美乳，摘玩著她的乳蕾。鹿儀眯起了眼睛，偏著頭呻吟著，浮現著腹肌線條的小腹幽幽擺弄，細窄的腔肉回應著我的突入，滲出綿綿的粘液。

「那小鹿儀喜歡老公的雞雞嗎？夠硬夠深入嗎？」

「嗯唔.....那、你就別這種老公什麼的、丫，好幼稚、丫啊丫嗯嗯——！！」

我抬高鹿儀的雙腿，用龜頭頂向她充滿彈性卻又緊窄的深處。她慾火難耐的咬起嘴唇，我捏著鼓漲的乳肉，搖晃不定的乳尖摩擦我的掌心，鹿儀皺眉看著我，小穴無計可施地收縮。我低下頭，零距離直視著她嬌羞美豔的臉蛋，輕聲對她說。

「這樣薇薇就聽不見了，妳不用害羞說。小鹿儀喜歡嗎？」

「丫、你這樣、啊丫就算我說喜歡、啊呀那樣、丫啾、我說喜歡的話、啾嗯、丫、丫！！」

鹿儀腿間的痙攣一浪接一浪，臉上的氤氳從臉頰蔓延到耳根，雙眼朦朧如絲。我挺緊陽物抽送，澡堂的蒸氣令我與鹿儀粘稠交合的持續升溫。我放開鹿儀的雙腿，伏到她身上，零距離看著鹿儀的臉：「呼，要射啦，要射給小鹿儀啦。」

「唔.....啊丫、那就射呀、丫啊、丫、呼、啊丫是不是要射啦，啊丫」

「我想聽妳說想要，想聽妳對我說。」我緊扣住她的雙手說。

「唔——」鹿儀舔起嘴唇，咬起我吻著她的下唇「啊啾射進來、呀哎呀——你快射進來、啊、射給我」

鹿儀眩著雙眼，張嘴連聲浪叫，我用力作最後衝刺，用腫痛的莖首攻佔她的小窄穴，一次又一次的撐漲她的花心，馬眼的火燒化成了濃烈的漿液，灌進了鹿儀的身體裡。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嗯咕、唔嗚 - 呀丫丫丫！！！」

鹿儀尖叫叫床，洩出了一腔的淫水，下體無能為力的抖動。我用輕吻安撫著高潮的身軀，感受著我們水乳交融的私處。鹿儀用既矛盾的眼光看著我，又像在看著倒映在我瞳孔裡的她自己。

「我真的覺得跟妳做愛好棒，跟其他女生都有點不一樣。」

鹿儀全身乏力，惟有張嘴輕咬我的肩膀，撇著餘韻的眼波說：

「你有那麼多女友，我懷疑你根本對每個女友都這麼說。」

我還真的認真想了想，再對鹿儀說：「不，真的不一樣。我真的很喜歡欺負妳呢。感謝妳啦小鹿儀。」

「突然感謝什麼鬼啦——」鹿儀冷瞪著我說。

「小鹿儀！」我笑著打斷了她的話。

「怎麼啦。」鹿儀依舊是那麼不情願的臉。

「妳先別說話，我想好好地吻妳，真的。」

「什麼啦，這一唔.....啾.....啾、呼唔.....唔啾.....」

我吻起鹿儀的嘴唇，她那麼純熟的接應著。我們在餘韻中享受著熱烈的舌吻，舌頭與嘴唇互相交纏，那恍惚是另一一次性愛，充滿默契的交接。

我們吻了好久，直到我們都喘氣起來，還是那麼依戀地吻了又吻，我抱著鹿儀的身軀，她也緊抱著。我們熱切地交換著唇舌間無法抑壓的情緒。

「呼.....」我總算放開口「現在我心情真的沒有那麼鬱悶了，辛苦妳了。」

「你.....你這人，啾.....」鹿儀又吻了我兩口，使力拍打我的肩頭：「嘖，又說要疼我，然後又欺負人，又說什麼感謝.....這到底是做什麼啦。你還笑！」

我放聲笑著抽出身子，扶起鹿儀，讓她靠在我身邊，她不服氣似的別起了臉，又打了我好幾下，只是軟弱無力地倚著我身邊。我用暖水澆著我們的身子，她叫著說：

「別一直澆水啦！也不懂幫我塗肥皂嗎？」

「是是是。」我應著道便乖乖拿起了淋浴露，抹在鹿儀的身上。

「看你們恩愛的樣子～真幸福咧。」

雨薇在遠處沖好了身子，便說著風涼話走回來。

「好了。」性慾與愁緒得到宣洩後，我的大腦恢復了理性「你不說有線索嗎？到底是什麼？」

雨薇嘴角揚起了柯南般笑容，然後將盥洗盆拉過來，在乾淨的毛巾之下翻找，然後將一件物事捧在掌中。

短刀。

今天巫女挾持戀音所用的短刀。

沾了水珠的刀刃仍然寒光綻露，刀柄看來是非常高級的胡桃實木。

我驚訝地看著雨薇，鹿儀也靠在我身上，探頭好奇看著。

「為什麼你會……？」我問道。

「今天乘亂在地上摸到的，是那巫女用的吧。這裡有家紋，我想應該很容易查得到。」

雨薇翻轉刀刃，讓我看見刀柄的另一面。

刀柄有一個家紋烙印，形狀是六角型的雪花。

叁肆 | Αλήθεια | 阿歷蒂雅 γ

據說，在古時的日本，性工作者稱為「遊女」，而遊女的聚集地稱為「遊廓」，應運而生的料理亭、酒亭、歌舞伎、藝妓等表演工作與娛樂場所也聚集於此，因其繁華熱鬧，便又稱為「花街」。

明治維新後，政府頒行了《芸娼妓解放令》與《売春防止法》等整頓措施。時至今日，「花街」不再是色情場所，而是藝妓業者的聚集地，對外國人也是獨特的旅遊景點。

京都共有六個花街，分別是「上七軒」、「祇園甲部」、「祇園東」、「嶋原」、「先斗町」、「宮川町」。戀音所屬的置屋，主要出宴地點也位於祇園甲部，離我們旅館非常近，只消步行十數分鐘便可抵達。

我遠離大街上熱鬧哄哄的旅客遊人，獨自拐進一個小巷裡，沿著暗夜無光的窄道，按照戀音的指示，數算著後門的數量。

進入後巷，後巷的第五扇門。

是這裡了。

敲門要先敲下三下快的，再敲兩下慢的。

然後，我便聽見門門鬆開的聲音，低矮的後門像被風吹開那樣打開了。一隻雪白的玉手抓起了我的手臂，將我拉了進去。

穿過後門，我便身處在某個建築物的後方，遠處傳來煮食的香氣與廚具交碰的聲音，看來是廚房的後門。

我來不及說話，戀音便緊抱著我。

「終於又見面了，很想你呢。」

我初次看見戀音工作時的模樣，不但身穿著非常厚重華麗的高級留袖和服，編好了島田髻，面上也被水白粉塗得蒼白，嘴唇點上鮮豔的酒紅色珠砂。戀音發現我在端詳她的臉，便尷尬地笑了：

「這種樣子很奇怪吧.....對外國人來說，一定是很奇怪。」

「不，還是很美。」

與其說是美，不如只有以極高貴雅麗的氣質，才能駕馭這種妝容，能夠展露出毫無瑕疵又媚態萬千的微笑。戀音看著我，情深款款地把臉埋在我的胸前說：

「我還有四個酒席要去，晚點再去旅館找你好嗎？」

我注視著戀音的頭上的髮簪，問道：

「戀音醬，第一天我遇見你的時候，你還記得嗎？你掉了一根黃色雪花形狀的髮簪。」

戀音抬起頭，從廚房氣窗透露出的隱約燈光，令她的臉蒙上一抹老照片似的昏黃。她定睛看著我，我無法解讀她的眼神，只是握起她的手，對她說：

「戀音醬，請你放心，我是獨自一人來見你的，你知道嗎？」

戀音有點遲疑，但還是點了點頭。

「那麼，可以告訴我嗎，為什麼妳這要這樣做？」

戀音的雙眼在夜裡仍然閃閃生輝，我仍然緊握她的雙手，她的雙手依然冰冷，像她的身體裡根本沒有血液。

「我喜歡每一位願意跟我在一起的女生，戀音醬也好，藝莉醬也好，我也同樣喜歡。」我像禱告一樣說。

聽完我這樣說，戀音的臉上初次出現了冷笑，她回答：

「為什麼，我不明白……」

我放開了戀音的手，從懷中掏出用手帕包好了的短刀。

她甫一看著見短刀，便難以置信地瞪大了雙眼。我再將刀柄翻到有家紋烙印的那一端。

「這是妳髮簪的那個圖案，對吧。六角形的雪花。」

我永遠無不會忘記，就是因為那天她在人群中掉下了髮簪，我才認識了戀音。

但如果，這一切都是早有預謀的，如果、如果戀音接近我，是為了——

「呀～哈哈哈哈哈！」

突然，戀音卻開懷笑了，用和服的衣袖掩起臉，笑得合不攏嘴。

「戀音醬……」我等待著她的回答。

戀音優雅地收起留袖，努力止住笑聲，才說：「六角型的雪花，是京都市的『市徽』。我的髮簪圖案也是來自市徽，這把短刀，可能也只是京都市的紀念品。」

「是這樣嗎？」我茫然地說。

「嗯……」戀音握起我空著的右手，用柔和地語氣說「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可是，請你不懷疑戀音醬，我真的好愛好愛——」

不。

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失敗感，原來被欺騙被利用是如此心如刀割。

「戀音醬，你到底是誰？」

我將手伸進褲袋裡，再拿出來，打開手心。

錦白色的御守護身符。

Ω

聽完雨薇的解釋，我的腦袋像熟鐵似的被燒得發出紅光，令我失控大叫：

「不可能！！！！不可能是戀音！！！」

我們所有人聚在旅館的房間裡，圍成一個圓形。圓形中心的榻榻米上，放置了那把短刀。

而在短刀旁邊，是新買回來的聖護院和菓子『聖旬菓』。

樂璇、泚澄、森琪、絲明、花姐、雨薇、鹿儀。全都注視著我，每一個人的眼神，都像要強逼我接受雨薇的假設。

但不可能，為什麼要如此大費周章，為什麼——

先打破沉默的是怒氣沖沖，聽到一半已踏著腳的樂璇：「你、你.....老公！你竟然.....因為一個女人，就讓藝莉醬、這、這——！」

樂璇淚眼盈眶，她與其說是憤怒，不如說無法相信。我自辯著說：

「不！戀音.....戀音只是一個京都女生呀！這不合理！她為什麼要抓走藝莉，那些巫女又是什麼回事！」

「可是，小果.....除了這樣以外，沒有別的解釋了，不是嗎？」泚澄用理智冷靜的聲音提醒我說。

昨天晚上在澡堂裡，我看見雨薇拿出了短刀，看著上面的家紋，我便下意識說了：我有見過。

雨薇再問我在哪裡看過，我細想之後，便問答：

「這是.....戀音髮簪上的圖案？」

雨薇便開始詢問戀音的來歷。我也對雨薇和盤托出，如何跟她相遇，什麼時候開始變得親密，什麼時候半推半就就發生關係。

可是，一個晚上之後，雨薇今天卻召集我們，公布她推理過後的結論：

擄走藝莉的元兇，只可能是戀音。

我對這個假設無法接受，便問：「那戀音為何會知道儲物櫃的密碼？」

雨薇卻反問：「小果，你們在選手休息做愛的那一天，你有親眼看見，戀音打開門進來的時間點嗎？」

我的胸口好像有某些牢固的事物鬆脫了。

サプライズ。Surprise。

戀音的叫聲猶在耳，那天戀音突然抱在我的背上，而我則正開了密碼鎖，再去整理儲物櫃的物資。

「如果她早就到了體育館，只是埋伏在走廊裡，在門外監視，等你進去以外，就悄悄走進去，靜靜站在妳身邊，看你整理儲物櫃的物資，那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偷看儲密櫃的密碼，才假裝之後再到。那之後，她自己去也好，買通別日本隊的工作人員去也好，任何時候都可以偷取藝莉醬的護照了。」雨薇解釋著說。

我無言以對，無法反駁，就手法上而言，的確可行。我當日確實沒有看見戀音進來的時間點，如果她偷看完我的密碼，才來說Surprise.....

「小果，我也不想挖苦你，因為我覺得你一樣是受害者，」雨薇皺著眉頭說，又說：「那聖護院的和菓子，也是她送你的吧.....」

「這我已經想過了，」我急道「我知道妳要說什麼。一盒10份的和菓子，如果只有1份有毒，那就是『沒差別下毒』，戀音不可能針對藝莉醬——」

「可是，如果戀音早就知道藝莉醬的口味呢？」

雨薇說了，像針一樣的語氣。

我望向榻榻米上的聖護院和菓子，盒子打開了，同樣一式十份。

這是剛才雨薇去新買回來的。十份同樣分別為四種口味：抹茶、紅豆、肉桂、黑芝麻。

只是，抹茶的口味卻有兩份。絲明問過店員，說四種口味包裝的話，任何一種口味也只會兩份。

——噢，怎麼只有一個抹茶口味的，是包裝出錯了嗎——

我想起了藝莉嘴饞的笑容，打開盒子，她便先拔頭籌，搶去唯一的抹茶口味。

「怎麼會，怎麼可能，不可能是戀音，不可能.....」我不甘心地搖頭。

森琪卻像靈機一觸地想起了：「對了，我們以前到藝莉醬的和室裡，她也是最會沖煎茶抹茶，平常喝飲料，藝莉醬也幾乎只喝綠茶.....」

我的思緒變得像夢境般混沌零碎，卻莫名想起了一件事。很久很久以前，當我第一次單獨去足球

場找藝莉，那天，剛好碰到她跟鹿儀吵架，之後我便留下來陪她聊天，我到自動售賣機買了咖啡與綠茶——

——「綠茶。」藝莉不用選擇便回答了一——

「那她被巫女挾持.....」我用盡最後一份力氣，試圖挽回這絕望的真實。

「也很有可能是自編自導的一場戲，」雨薇說「她到醫院去找你，可能只是為了確定藝莉醬病房的位置，然後再引你跟小絲明去停車場，黑色房車可能只是利誘，你們會因為追不上，再加上挾持事件的戲碼，確保戀音的安全，而放棄進一步在醫院內搜尋。說不定，藝莉醬可能只是被藏在醫院某角落。」

——「會不會是用車.....」戀音思度說——

昨天，引導我們去追車的，正是戀音。

原來，全都是演戲嗎？

「那個.....我、我有一個問題.....」

這時候，一直沒有發言的絲明突然舉手了。

所有人的視線變成集中在絲明身上，她戰戰兢兢地說：

「可是，為什麼.....一開始，戀音、只是.....只是在路上碰到小果吧？小果、小果去買飯.....那、那時候、戀音剛好路過，如果那天.....那天.....小、小果沒有去買飯，如、如果那天，小、小小果沒有走那條路，她.....就、就不能短時間、親、親近小果、那麼.....之後的計劃，不就，不就泡湯了嗎？」

我心頭重新昇起了戰意。對了，不可能呀。

這一連串的計劃，都是建立我與戀音的「感情」之上。第一天我們只在老街逗留，那可能是早有預謀的跟蹤，但第二天，我卻在右京區閒逛，連我自己要去哪裡買便當也都不知道，戀音怎麼有可能「安排」自己遇到我？

「小果，」雨薇聽完絲明的提問，思考了片刻「從第一天起，戀音有給你什麼嗎？例如小飾物，小包裹，小盒子之類.....」

「小飾物.....」

黑色絲帶的死結終於解開了，揭曉出令人無法直視的真相。

我從褲袋中，拿出從第一天開始，便隨身攜帶的錦白色御守護身符。

雨薇接過，解開上面紅繩，倒出裡面的事物，那裡面不是護身符，也不是驅邪的小木片。

而是一個黑色的金屬方塊。

Ω

「這是GPS嗎？」

我將黑色的金屬方塊放在戀音的手心裡。

戀音的表情忽明忽暗，雙目像凝結成了無生命的琉璃。

「正因為有護身符，你才一直知道我在哪裡，妳才能假裝『巧遇』見我。我陪絲明去買衣服那天，妳才能知道我在哪間咖啡館後巷，說自己在附近，把有毒的和菓子交給我。」

——對了，這是和菓子，只能保存一個晚上，最好是今天晚上，或是明天就吃掉。祝你們旗開得勝——

妳還誘使我將和菓子分發給所有人。

藝莉就會拿起唯一一份的抹茶口味。

「戀音醬，藝莉醬對我很重要.....請妳將她還給我好嗎。」

我懇求著戀音的回應，她掌心收起，握起了那神秘的金屬儀器。

她抬頭望看我，所有事情都變了，本來溫婉的眼神，晶瑩的雙瞳，優美的微笑。如今都已經冷酷無情。她踏前一步，輕撫我的臉：

「小果，如果，由我來取代藝莉醬，可以嗎？從今以後我留在你身邊.....」

「不，戀音.....」我毫不猶疑地搖頭「妳絕對無法取代藝莉醬——」

喀。

我的後腦傳來震耳的悶響，然後而我眼前爆發出強烈的暈光，再又熄滅成無窮無盡的黑暗。

我的身體像失去了動力的發條玩偶，掉入黑色的漩渦裡.....

叁肆 | Αλήθεια | 阿歷蒂雅 完

叁伍 | Τελκηινες | 狄爾奇歷尼斯 α

叁伍 | Τελκηινες | 狄爾奇歷尼斯

「喂。」

我坐在旅館最角落的緣側，眼前是幽靜精巧的日式庭園，但我雙眼早已失去焦點。

我聽見她的呼喚，才抬起頭一看，是鹿儀。

鹿儀穿著印花長袖上衣T恤與牛仔褲，面上沒有展示任何情緒，只是穿著旅館的拖鞋，踱步來到我身邊站著。

「鹿儀，」我垂著頭說「你是來笑我的嗎？那就笑吧。原來只要一個女人能用肉體吸引我，跟我口交，跟我做愛，我就把藝莉醬都賠上了。」

剛才在飯堂裡，雨薇掂看著御守中的黑色硬物，然後發現硬物上有接口。我們找來工具拆開，就發現裡面是電路晶片，而且有電接頭。

鹿儀仍然沒有說什麼，卻低下身子，在我旁邊坐下來，把雙腳也伸到緣側外，踩著石階，若有思地說：

「我.....剛才一直沒有說話呀，不是嗎？」

飯堂裡每一位女生得知我與戀音的關係，再得知真相後，都對我投入複雜的眼神。訕澀的苦惱、森琪的迴避、樂璇的既驚且怒、就連絲明也扁著嘴，面露難色，那天在咖啡館裡，就在她面前，我就為了戀音而騙了她。

眾人如真空般的沉默令我頭暈胸悶，我便說要靜靜，離開了飯堂，一個人來旅館最角落的位置。

「說實在的，我也很想要嘲笑你，」鹿儀在我身邊笑說著「當我聽著雨薇解釋，心裡也覺得：『哈哈，這傢伙亂開後宮，終於中美人計了』。」

我無助地看著了鹿儀一眼，她卻揚起那英氣自信的微笑。

「不過呢，」鹿儀又說「我好像也沒有資格說你，不是嗎？我.....以前、也一樣呀。不，我比你更爛呢，明知跟那男人沒有未來，是我明知道的，卻還是埋頭衝進去，我到現在.....老實說，我還是會想他呢。」

鹿儀說著便把弄起自己棕紅色的髮梢，我苦笑說：「我.....不知道這兩者是否可以作比較，但...我現在真的很內疚，鹿儀。如果藝莉醬真的因為我而出事，真的因為我而有任何後果、那.....」

「只要把藝莉醬救回來，那就可以了，不是嗎？」

我感受到鹿儀直視的目光，令我無法避開。

「其實我同意雨薇的說法，我也覺得你是受害者。我也一樣，但至少我沒有自責，因為讓我再選一千次，我還是會選擇那段感情，那有什麼好內疚的呢？」

鹿儀的語氣恍若只是說著一段遙遠的往事，我卻像慢慢消融在她光芒萬丈的視線裡。

「你變得好安靜喔，」鹿儀笑著說「這一點也不像你呢。」

我再次苦澀地笑著：「這不好嗎？妳不是老是罵我對妳說教，又只是把話說得好聽。啊.....鹿儀.....」

鹿儀突然跪起雙膝，伸手抱住我的頭，讓我靠在她豐軟的胸口上：「如果你什麼也不說，我就沒法罵你了。」

鹿儀美滿的胸脯就在我的耳畔，我聞著她身上有甜醇的香水味。我抓住她的手臂說：「我.....會把藝莉醬救回來的。」

「白痴，」鹿儀拍了拍我的頭，笑著說「就憑你嗎？你連她在哪裡，戀音是什麼回事也不知道吧。」

「我是說真的，」我握起鹿儀的手，回答「妳也知道吧，我向來都是認真的，就像我對妳說過的一切。」

Ω

我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地趴在床墊上。

我的後腦很疼，像有一個凹洞，而裡面填滿了痛楚。我又馬上發現，雙手無反法動彈，手腕有被拉扯的灼動感，似乎是被索帶之類的東西綁住了。

「目を覚ました（醒來了）。」

有女生用日語說，是陌生的聲線。

我的意識逐漸恢復，直到我能夠辨認出眼前的空間。

我正身處一個大型和室裡，足比藝莉房間太好幾倍，可以算是個小小的會堂，而我正睡在大概房間正中央的床墊上。我掙扎著站起來，卻感受到有人拉起我被反綁的手腕，然後再聽見「咔嚓」一聲，我的雙手便突然被鬆綁了。

我被攪亂的意識像水裡的粉末般逐漸沉澱，對了，最後殘留的畫面，是戀音。

「小果先生，這邊請。」

紙門被俐落地拉開了，遠處的門邊撞到門框上，發出響亮的聲音。

我轉頭一望，是那天的巫女，齋持戀音的那一位。

但她並非穿著巫女裝，而是素錄色的浴衣。

她恭敬地在紙門旁邊正襟危坐，面上木無表情。有人拉了拉我的衣領，示意我站起來，雖然我的意識仍多少昏亂，但我仍然能站立。我的鞋子被脫掉了，只穿著襪子的我，步出床墊，踩在榻榻米上。

那中年巫女——現在她已經不是穿著巫女服了，該如何稱呼她呢——她見我移動了，便也站起來，背向我，開始細步前行。身後替我鬆綁的女生緊貼我的腳步，我無法不隨著那位曾經作巫女打扮的中年女性向前進。

身體開始移動之後，我步出房間，然後走到木製的走廊裡。我再次檢視身處的空間，木板十分踏實柔軟，走起來非常舒適，沒有一絲腳步聲，周圍的陳設古雅得非常徹底，除天花的紙燈罩裡的看起來是電燈以外，活脫是博物館中的偽造歷史場景，沒有插座，沒有電線，甚至看不出有任何合金製作的事物。

我像睡了一覺，然後穿越到幕府時代的日本。

走廊的紙窗全都關上了，但從紙上的夜色看去是深夜無誤，空氣的溫度也有格外的寧靜感。

眼前的中年女性與身後的另一位少女不發一言，押戒著我向前走。

我們拐過了幾個轉角，走廊上沒有其他人，曲折的程度令我無法想象建築物的大小。

終於，那女人在一對繪畫著墨風水山畫的拉門前停步，她姿態優確地下跪，然後輕輕將門往兩邊推開。

門後是一個深闊的和室空間，我不知道傳說中「天守閣」是多宏偉的建築空間，但對日本歷史知識非常貧乏的我，腦裡所想到的，就只有這個名詞。

中年女性帶領我步進，在這殿閣的前方中央，放置了兩席酒席，酒席的前方，是一位穿著華麗櫻紅色小袷的女性。

她背對著我，但就算她不轉身，我也知道她是誰。

我在酒席前方坐下來，席上是精緻華麗的美食。中年女性畢恭畢敬的為我倒酒，酒液流動的聲音打破了寂靜，但我並沒有任何食欲。

「……戀音？」

我看著櫻紅色的背影，說出唯一的可能性。那中年女性倒酒的動作，卻因為我這句而中斷了，好像我說出了不該說的話。

「阿鶴，別在意，他沒理由要在我的名字後加上『小姐』。」

是戀音的聲線，但卻是雖帶著口音、仍流利的漢語。

如果只聽聲音，你卻不會想到她是日本人，而跟我一樣只是來自某地的旅客。

那身影像一株盛開的櫻花樹，在榻榻米上挪轉過來。

我沒有絲毫的驚訝，與其說驚訝，不如說我有了猜對謎底的安然感。

不，更正，猜對了的是雨薇，而不是我。

戀音化了豔麗的妝容，病弱的氣質隱去無蹤，只有靈動的雙眼跟我的記憶完全吻合。她穿著高級的日式禮服，正襟而坐，跟我酒席相對。

那叫阿鶴的中年女性，便若無其事繼續倒好清酒，然後退到一旁，擔當侍女的角色。

「我唯一沒算好的，」她的發音標準得不可思議「是那叫雨薇的女生。我沒想到，你連台灣那邊也有後宮，而且是如此聰明活潑的女生。」

戀音舉起了杯，把酒液一飲而盡。

「我本來想為你準備一輪藝妓的歌舞，可是時間倉促，來不及了。」她說。

說完，她還是自顧自的喝起了酒，然後逕自倒起酒來，又喝了一杯，姿態落落大方而且面不改容。

「不過，我想你應該也沒有興——」

「藝莉醬在哪裡？」

我提出問題，打斷了戀音的話，以及她流暢的豪飲。

戀音放下酒杯，低垂著睛。我好像看見了阿鶴握起了拳頭，濃稠的沉默幾乎要搗塞我的呼吸。

戀音拿起白瓷酒瓶忽地站起來，阿鶴也隨之站起，可是戀音揚起手掌，阿鶴便硬生凝止動作，復又坐下。戀音走到我的酒席前方，坐下來，跟我只相隔不到三十公分的隔離，我好像再次聞到了她身上的淡香，以及摸到她那雪白的頸脖上，有我曾經愛撫過的體溫。

「你不想知道妾身是誰嗎？」戀音銳起眼角問道。

我沒有回答。

「那個只會害羞的戀音、身為藝妓的戀音、不懂漢語也不懂日語、滿口京都弁的戀音、曾經幫你口交吞精的戀音、你在她體內射精的戀音——以及你眼前的這位戀音，妾身到底是誰，你不知道嗎？」

わらわ——妾身。這是我從未聽過的自我稱謂，也不知道是否有特別的含意。

「我想知道。」我決定回應道「但我更想知道，妳把藝莉醬收在哪裡了。」

戀音直接舉起酒瓶，像喝水似的咕嚕咕嚕地喝起酒液。

然後，她重重呼了口氣，像抑壓著某種強烈的情緒。她臉不紅氣不喘，只是說：

「可以先聽妾身說一個故事嗎？聽完了以後，妾身就回答你的問題。」

我看著戀音的雙眼，本來圓潤溫和的黑色眼珠，此刻卻是已無底深淵似的黑洞。

但我沒有拒絕的條件與理由，只好說：

「好吧，妳說，我會聽。」

「藝莉的父親，並不是只有一位女兒。」

叁伍 | Τελκηνες | 狄爾奇歷尼斯 β

過去半年裡，我與藝莉分享著非常快樂的人生。

雖說我總是強調，我會盡量平等地關愛每一位女友，但無可否認，除了同居的樂璇以外，與我最親密的就就是藝莉——說到底，她嗜好不多，好靜居家，對我時而橫蠻時而溫柔，又善妒又體貼，作為人事經理也好，她口中的「老公」也好，我也一直用心照料這位人在異鄉、無親無故的日本女孩。

藝莉自加入體操隊以後，便鮮有提起她的父母，就算偶爾提起，也只是點到即止。藝莉像她切削的馬鈴薯一樣，揮起刀尖，咋沙，將自己從家族切割開去，然後掉進我的懷裡。我的藝莉醬。吾妻藝莉。

也許像辻澄所說，這只是兩小無猜的家家酒遊戲，但我知道藝莉是發自內心成為我的「老婆」。

因為，我是她目前至親的家人。

「你是.....藝莉醬的姊妹？」我用難以置信的聲線問。

戀音沒有直接回答我這個問題，卻用手臂墊在我酒席的几案上，準備說一段悠長的故事。她喝了一口酒道：

「幕府曾經統治日本七百多年。你知道嗎？」

「呃.....」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城市的歷史教育總是支離破碎，即使有世界歷史的科目，也都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好像直到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命運，都因為戰爭被網綁之後，人類才擁有真正的歷史。

「大概是距今八百多年前，」戀音說「源家的源賴朝建立了日本的第一個武家政權：鎌倉幕府，架空了以天皇為中心的公家體系，武士階層壟斷了日本的歷史舞台。直到明治天皇之前，一共有三個幕府，源氏的鎌倉幕府、足利氏的室町幕府、德川氏的江戶幕府——直到德川喜慶將軍實行大政奉還，明治天皇號令王政復古，幕府歷史才告終結。」

「呃，嗯.....」

戀音說得非常清晰，但什麼「室町幕府」，什麼「大政奉還」，卻像蜜蜂的展翅聲般在我的耳裡空轉。

「聽不明白嗎？不要緊，總之，就是曾經有七百年，有稱為『武士』的階級，奪取了皇室的權力，成為了日本歷史實際上的支配者，稱之為『武家』、連天皇也為之避忌。這樣說，你懂嗎？」

如果是只是權力交替，我當然能懂。我便似歷史學生似的點了點頭。

「在京都有一個叱吒風雲的武士家族，」戀音用輕盈的聲音說「王政復古之後，失去了武家的地位。明治維新年間，他們拒絕向西化的新政府出仕，而堅守京都的各式傳統家業。但在新政府捨棄舊時代的過程裡，漸漸失去了往日的地位，直到約五十多年前，家族只單傳了一位女兒。」

戀音的聲線非常冷靜溫柔，像那根本不是她自己的故事，她繼續說：

「那位女兒，與一名來自東京貴族公家的少爺相遇了，兩人相戀，然後私訂終身。不久，武家的女兒懷上了孩子。那位公子，就是藝莉的父親，而生下來的孩子，是公家與武家的結合——」

戀音舉起玉白的手，按在自己的胸前。

「正是妾身。」

我沒有沾一滴酒，但我卻感到心跳莫名加速，血液奔流。

戀音是藝莉同父異母的……「姊姊」？

「從一百年前開始，武家的天下注定會日落。」戀音闔了闔眼說「藝莉的父親——那就是按照血緣，我要稱之為『爸爸』的那個男人——將屆成年，要成家立室。明治維新之後，他的家族放棄公職，轉戰商界，成為了日本的財閥，以日本為根據地，銳意向全球發展。家族安排他迎娶一位漢族大商家的女兒，那就是藝莉的母親，湊巧生下來的又是個女孩，那當然就是你的藝莉醬。」

公家與武家的女兒——戀音。

公家與商家的女兒——藝莉。

「現代的日本有重婚罪，藝莉的父親只能承認一位妻子，他不會選擇風燭殘年的武家，理所當然選擇了能令家族扶搖直上的漢族妻子。」

戀音說起這一段歷史的時候，絲毫沒有半份哀怨，但這反而令我莫名的更不安。

「父親——好吧，我應該要這樣稱呼他——對我的母親一直照顧有加，也曾把我們接到他家族的別院裡，只一直沒有明言我們的身份。藝莉出生以後，我也以玩伴的身份陪著藝莉。還是孩童的我倆，不但從不知道我們有同一個父親，更不知道我來自兩個截不同的世界。」

「那就是……」我皺起眉頭「藝莉醬從不知道，妳是她的……姐姐？」

因為戀音兒時陪伴藝莉，所以她同樣會說漢語，也了解藝莉的口味，是這樣嗎？

戀音卻淡然回答：「姐姐也好，妹妹也好，也是只個源自血緣的稱呼，重要嗎？」

我仍然記得跟戀音初次相遇的驚豔，當她回頭，我便錯認了她是藝莉。

直到此時此刻，她臉上仍有幾分靜歛雅緻的氣質，確實與藝莉十分相近。

「後來我的母親決定了，與其寄人籬下，不如早日返鄉。」戀音繼續說，眼皮隱隱下沉「母親帶著我回到京都，跟我解釋原來那就是我父親，又解釋她為何要離開，為何要帶我回京都。母親讓我重新學會京都的一切，要我忘記東京與所謂父親的家族。我的母親五年前過世了，她亡故前跟我說：『戀音，這才是妳的家，這才是妳的日本』——然後，她留給我的，是整個京都跟武家的家運。」

戀音舉起酒瓶，卻發現酒已喝光了，便擅自取去我的席上的酒瓶，又再張口灌著酒，不知道是否酒精終於發揮了作用。她的笑容開始有點痴態，而聲音也開始戰抖：

「我的母親，是傳承了大和魂的武家女子，她懂得穿著和服、歌舞伎、藝妓、能樂、狂言、淨琉璃、茶道——母親的血，才是我真正的血，真正屬於我的日本。」

戀音沉重地呼吸著，聲音像黑夜的海潮般擴散。

她突然舉起手，用雙指輕碰我的胸口，處於緊張狀態的我身子一震，卻又發現那只是她的手。真的只是她的手而已。

「而你的藝莉醬，卻竟然跑去海外留學，去成為一個男人的後宮，去練什麼體操、參加什麼體操隊，更令人生氣的，是她竟然代表外國大學出賽，而不是自己的國家——她的父親，已經捨棄了武家的日本；而他的女兒，甚至去幫助異人，滑稽だ（愚昧可笑）！」

我窺看一旁的阿鶴，對於戀音的狂吼，她完全面不改容。

戀音發現我的眼神，她便轉頭望向阿鶴，然後手掌揚起。

阿鶴無聲稍一欠身，站起來，後退著，拉開拉門離開。廣闊的和式大廳裡，剩下我的跟戀音。

戀音灌喝著清酒，然後推開我身前的酒席，本來拈在我胸前的小手，充滿挑逗感的攀到我喉間。她像潛伏的動物般向我倚來，身上有華服的香氣與揮散的酒精甜味。

「小果ちゃん～你喜歡我嗎？喜歡我的京都弁嗎？喜歡我的藝妓打扮嗎？」

我第一次被這樣稱呼，寫成中文應該是「小果醬」，little jam？

戀音跨開雙腿。櫻花色的小袷之下，是純白色的浴衣，兩截白嫩的大腿，貼在我的膝蓋兩側。她雙手扶住我的肩膀，兩眼炯炯，卻泡滿微醺的嬌憨。我卻搖了搖頭：

「不，我還是不懂……」我茫然道「這跟藝莉有什麼關係？」

「我不討厭我的父親，他只是做了最適合家族的抉擇，」戀音深吸了口氣「令我最痛恨與失望的，是我母系家族的沒落；是我的父親不但沒有選擇我們，更沒有延續京都的珍貴文明，只把我們當成歷史的遺物，把我當成可以養在家裡的附屬品；藝莉長大以後，將是公家與財閥的掌權人，她有血緣也有財力，她有能力改變整個日本。」

戀音的語言無比認真，帶著醉意說得眉飛色舞。

她低下頭，靠近我的臉龐，我看見浴衣領口下深邃的乳溝。

「藝莉的父親剝奪了我母親的一切，我的父親捨棄我母親的一切。你覺得我應該視若無睹嗎？就算知道藝莉回到了京都，代表外國人參賽，我也可以拍拍手掌，為你們歡呼，再當你們是路過的過客一樣招呼周到，就可以了嗎？」

我無法阻止戀音吻向我的臉頰，邊吻邊說滿口狂言，她雙頰都是滾燙的酒紅。

「那、戀音.....妳到底想、想要做什麼？」我嚙著喉問問。

「我要藝莉服從於我，我要吞掉藝莉家族她父親的一切，將京都重新帶回歷史舞台。你是藝莉最愛的人，有你的話，我們就能說服藝莉了，不是嗎？」

被美酒佳人所環繞之下，我完全沒有一絲的快慰，甚至在戀音放肆的目光下愈感不安。

「如、如果藝莉不答應的話呢？」

戀音卻似乎預料到我會有此一問，她嫩白雙臂枕在的肩頭，張嘴往我口上吹了一抹酒香：「如果我能掌控她的一切，她所愛的人，她所愛的事物，她能不答應嗎？」

「不，這樣不對，戀音醬.....妳不能這樣。」

「為什麼？」戀音甜笑著，用妖膩的聲線說「我為了我自己的家族，為了我所愛的京都，奪回被藝莉父親所剝奪的事物，再次振興被遺棄的京都。我有何不對？」

我闔上眼，試圖平靜我超載的大腦與心跳，但戀音的狂想完全籠罩了我思緒，不，現在最重要的是——

「該妳回答我的問題了，藝莉醬到底在哪裡，我又到底在哪裡？」

戀音嘴角揚起了微笑，不失藝莉的楚楚動人，又更勝藝莉的濃豔，要非身處在這種氣氛下，我一定會為之傾心。

「你跟藝莉也還在京都。」戀音說「如非必要，我不會傷害任何人，包括你，包括藝莉，這不是武家女兒的體面。我只讓她受了小小的教訓，不過她已經沒事了。你知道嗎，小時候，阿藝最愛的，就是各種抹茶味的和菓子了。」

我還身處京都。

我去花街見戀音的時候是晚上，被擊暈時（是阿鶴做的嗎？）也是晚上。假設我只是暈迷了數個小時，那麼以時間換算移動距離的話，戀音說我還在京都應該並非謊言。

「我想見藝莉醬，可以讓我見她嗎。拜託了.....戀音醬。」

我執起戀音的手，看著她含情脈脈的雙目，先前一直偽裝得可憐動人的她，演技可謂完美無瑕。我不知道此刻的眼神，又是否只是另一輪的演出。

「わが宿の花しなべての色ならば、何かはさらに君を待たまし.....」（注1）

戀音用她特有的京都口音，吟唱出某種詩歌，那幽遠的哼音彷彿是掩埋山間的古老風聲。

「你很愛阿藝嗎？」戀音問我。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愛。」我毫不猶疑地回答。

「即使她在我眼裡如此大逆不道？」

「我相信她，我相信我的藝莉醬。」

「那麼，如果我仍然是當初跟你相遇的戀音醬，你親匿擁抱的戀音醬，你能一樣愛我嗎？」

戀音身子前靠，白色浴衣的下擺淹沒了我的腿間，她的雙臂在我背後交疊，豐滿的胸部隨著呼吸而起伏。我說：

「當然可以，我對每一位女友，也早有決心承受她的所有喜怒哀樂。」

「阿藝好幸福，如果這輩子先遇上你的是妾身。那麼，客人先生會深愛妾身眼中的世界嗎……？」

戀音說完，便深深地親吻著我。

注 1：

古典和歌，出自日本古典文學巨著《源氏物語》，〈第八回 花宴〉，大意为「如果我家的花只是尋常難看，我會特意致函邀請你來觀看嗎？」

《源氏物語》是日本平安時代（其時仍未有幕府）的巨著，作者為紫式部，故事講述皇子「源氏」因厭倦朝政，脫離皇室遊戲人間，享受男女情愛的故事。記述中有大量借物抒情，以物為喻的和歌，影響了及後千年的日本文學傳統。《源氏物語》的日語與現代日語甚有差距，據說連現代的日本學生也無法輕易閱讀。中文譯本也有多種風格，較著名的，有民初豐子愷的版本，與台灣林文月的版本，前者用古體詩翻譯和歌，而後者則以楚辭騷體。

叁伍 | Τελκηνες | 狄爾奇歷尼斯 γ

她似乎要將櫻桃色的唇彩烙在我的唇上，微帶舔性的唇肉有某種天然礦物的香氣，

「藝莉醬到底在哪裡？」我看著戀音說。

「客人真不解風情呢。」戀音故作嬌羞地說「妾身跟你說有用嗎？你連京都到底有多少座城也不知道吧？」

戀音說的是事實，我知道自己身處京都，但我到京都以後都陪著體操隊練習，根本沒有好好遊覽過京都。就算此刻戀音給我一個確實的地點，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地圖上的哪個角落。

戀音春情慾動地輕撫我的後頸，我卻努力維持冷靜地問：

「你什麼時候才會放走我跟藝莉醬？」

「你的話，什麼時候也可以，我本來打算騙你一輩子，也沒打算讓你見藝莉，但現在你來了也好，就陪我一起說服藝莉吧。」戀音回答「至於藝莉嘛.....」

戀音欲言既止，跟我四目交投，像賭桌上的老手般推敲著回答。

終於她才說：「我要她肯答應我的計劃，否則我不會讓她參與世青賽。」

「那可不行——呃呀！」

藝莉千辛萬苦晉級了，不讓藝莉出賽，那根本就要她前功盡廢——

戀音卻似乎料見我的反應，雙手突然使力，令我沒有背靠的身體呯地後向倒去，我猶有痛楚的後腦撞到榻榻米，再一次目眩暈飛。

「我說過了，」戀音執起酒瓶「只要控制了你所愛的人，所愛的事物。凡人有所愛者，皆受人所制。客人先生，你不明白嗎？」

「戀音醬，我求你了，這一點絕對不行.....」

我怨恨交加地看著跨坐在我身上，睥睨著我的戀音。

「你的意思是，」戀音帶著酒醉，得意地笑了「只要能讓藝莉出賽，你會答應我任何事嗎？就算毀滅天地也在所不惜嗎？」

「不，我覺得這不能用以來交換條件——唔！？咕——！」

戀音彎下腿，再次跟我軟唇交接，可是這一次卻有酒液從她的嘴裡溢出，帶著甜香的清酒灌向我的喉頭，我為免嗆倒，只能一邊嚙喝著酒，一邊抵擋著戀音的舌吻。

「哼.....」戀音擦擦嘴，伏在我的胸前「我可沒想到你會突然識破我的佈局，當下我只想到把你

抓回來，下一步要怎麼做，我可還沒想到呢.....既然同處一室，何不共渡良宵？」

無論我對戀音的想法採取何種態度，現在戀音已把握了主導權。不單是藝莉，連藝莉的護照也在她手上，我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

除非.....

我撐起身子，緊抱著她的身體，反客為主採取主動。她先是略微反應不來，然後才嘻嘻淺笑，擁抱著我唇舌並用——當然，她的舌尖已不再生澀，而是靈活翻卷得熱情如火。

「啜.....啾——唔、唔咕、呼——嘻.....」

我邊吻邊脫下戀音身上厚重的櫻色小褂，裡面是單薄但以高級布料所製的白色浴衣，我的雙手在戀音的上半身到處周遊。戀音滿意地笑了，索性盤起雙腿，夾著我腰後，腿間壓坐在我的胯上，軟弱的熱力令我馬上勃起了。

戀音察覺到有硬物頂向她的跨間，蛇腰便也像柳枝輕擺，她說：

「好會吻呢.....難怪能征服阿藝，她做愛的時候是怎麼樣的呢，好好奇呀~」

「『阿藝』到底是.....」我忍不住問。

「小時候我們的匿稱，她是『阿藝』，我是『小戀』，啊.....~」

我握托著戀音的雙乳，浴衣的形狀漲曲成美麗的球面。根據我豐富的經驗，我肯定戀音的上半身沒穿任何內衣，我輕握著從我虎口溢出的乳肉。戀音挺起胸部，乳端更為突出，腰間擺盪出令人把持不定的性慾。

「小戀最喜歡被摸歐派了.....客人先生，想插小戀嗎.....？丫！」

我輕吻在浴衣上透露出小點的乳首，戀音便渾身一震。我將手探進她的下擺，摸向她的腿間，上半身空空如也的她，卻還是穿起了內褲。我用中指按壓她的陰部，滲出了帶著濕氣的溫熱。戀音喘叫著，也伸手拉開我的褲頭，然後用嫩指輕掃我的小帳篷。

「客人先生變得又大又硬了呢、嗯唔.....插進來小戀會受不了的啦.....呼」

戀音把滿臉羞恥的淫慾演譯得淋漓盡致。她退後身子，隔著內褲握著我的陽物，低下頭，輕吻我灰色內褲拱起了的山脈，伸出舌面輕舐龜頭的部分，用內褲的綿質摩擦我的敏感帶，香涎在質料上沾濕了一片深黑色的水漬。

「唔.....啾、啾唔——客人雞雞的味道好重喔、令小戀好想要了.....唔」

戀音又用手伸進我的內褲裡，輕輕套弄著根部，令我的下身更為勃動更為繃緊。戀音水嫩的雙唇輕咬我突起的內褲之丘，抬起水汪汪的雙眼，吸啜著說：

「小戀想吃客人先生的大雞雞.....啾、可以嗎？」

我用奇妙的眼光看著戀音，她好像毫不費力就能切換人格。她見我沒有回答，便用面頰輕輕磨擦我的內褲說：

「雞雞好漲好暖喔，客人生先是不是準備了很多精液，要射進小戀的嘴巴裡啊……」

我莫名想起了樂璇。我一直以為就淫語方面，作為痴女的她已經無人能出其右了，可是……我必須承認，我錯了。

「可以呀，小戀……」

「噫，いただきます（我不客氣了）～」

戀音拉開我的內褲，讓深紅色的陽根挺立而出。戀音表現出又驚又喜的表情，用指小手握起晶亮的前端，捋動著龜狀溝，再用指尖輕按莖身，擠出馬眼裡的精前液。戀音湊前小嘴，從根部開始吻起，直到柔軟的雙唇覆沒了我的莖首。

「啜、啜……呼……龜頭好大，要吃不下了，啾、是小戀最喜歡的味道，……」

戀音的嘴唇靈巧的吸啜著我的小小莖，麻藥似的快感直衝腦門。我望看戀音，戀音卻含住我的龜頭，微微一笑，笑得既天真又淫穢。我胸口卻有種具體而難以抑制的不忿，我猛地跪起來，挺入了戀音的口腔裡，然後前後抽送。

「唔——！！客、客人……唔咕——好壞、小戀的嘴巴、咕、不是穴穴啦、唔！唔！嘖唔——！」

我挺動下身，毫不顧忌地抽插著戀音的嘴巴。她應接不暇地啜舐著進出的陽物，她急忙她吞嚥著因為硬物抵弄喉間而分泌的唾液，嘴邊是活塞運動所引起的摩擦聲。她雖然眉頭輕皺，可是嘴巴立還是吸吐著我的下體，令我小小莖裡的酸麻感瞬間暴增，跳動欲裂。

「唔呼……？」戀音制止我的動作，輕按我挺硬的莖前「客人先生要射了嗎？想射小戀的哪裡呢？嘴巴嗎？臉頰嗎？唔——！！！」

我不想白費舌唇配合她的演出，便再次深入她的嘴巴，前後抵弄她的舌面，一股液化的熱氣湧然而至。我抱著她滑滑的臉頰，股間一緊，便在戀音的嘴裡噴發出滾熱的體液。

「唔——！嘖嚙、唔——！！！」

戀音抓緊我的陽具，按摩著擠去我尿道內殘餘的精液，然後退後雙頰，用衣袖掩起嘴，再放開的時候，便吐了吐舌頭，讓我看見豔紅的小舌尖已經一滴不剩。她拿起酒瓶，用清酒嗽了嗽口，靠在我懷裡說：

「每次都在小戀的嘴巴裡都射那麼多，是很喜歡小戀嗎，看……雞雞還好硬喔～」

戀音再次用手套弄著我漲痛的下身，看著她意猶未盡的雙眼，我開始明白她是在享受，享受我的生理反應受她的一詞一語所操縱的快感。我驀然想起了日本神話中的「言靈」，戀音的淫語像輕柔的細線，透過我的毛孔，綁架了我所有的神經。

我輕吻著她的嘴唇，然後讓她轉過身背著我，拉開她洛衣的腰帶，翻起下擺，脫去她的內褲，撫

摸她濕溼一片的陰戶。

「唔.....客人先生要從後面插小戀嗎？丫呀哎呀.....弄濕穴穴了啦、不要插錯洞喔.....呀.....嗯.....」

我跪在戀音身後，用小莖塞進她的腿間，前端摩擦她的秘部，下身沾滿了溫熱的分泌物，性器的磨擦令她快慰的呻吟。我從後翻開的浴衣衣襟，握住著她與藝莉形狀相似的豐乳，然後握起陽具，插入了戀音的身體裡。

「丫！丫啊～哎呀.....雞雞好硬呀.....哎呀小穴穴裂開了啦.....啊呀」

也許是遺傳基因作祟，戀音的雙乳同樣飽滿得令人愛不釋手，乳尖像荀尖般翹起，隨著我的撓擦而充血，硬成了兩顆赤色的小石頭；小穴也同樣敏感，才被我插入就敏感地收縮，我頂開緊窄舒適的陰向，戳開窄小的花心。

「啊——！小花心.....哎丫！客人先生的大龜頭、哎呀、在猛頂小花心呀」

我下身猛撞戀音的屁股，粗硬的陽具前後插弄，拖出陣陣溫暖的淫水。戀音的身體愈來愈滾燙，頸後梢透紅的頸上點點汗珠。剛才的口交或許是演技，可是我知道她此刻的生理反應必然是真的，我便更賣力的突刺，戀音曲起腰間，從後靠在我的臉頰，扭動腰間，用緊嫩的腔肉壓迫我的下體。

「哈呀呀丫.....好舒服.....丫客人先再頂嘛、用大雞雞頂小戀的花心、哎呀、小戀最喜歡了.....要來啦、要來啦」

戀音溫熱的小穴不斷抽搐。我放開她的左乳，摸開腰間的陰核，在突出的小顆粒上捏按，戀音淫穴一緊，腰間一抖，便洩出了一道水液，滴落在榻榻米上。

「妳再滿口謊言，身體還是很誠實吧。」我吻著她的臉旁說。

「是客人先生的雞雞，嗯.....太會插、妾身才會被插得尿尿了啦.....呀丫呀丫」

我推倒戀音的身體，讓她趴在榻榻米上，我握起浴衣的腰帶，對她說：

「我想把小戀雙手綁起來凌辱，可以嗎？」

「唔.....客人先生好壞不過可以喔，小戀最喜歡被客人欺負了、嘻～」

我執起戀音的雙手，放在她的腰後，然後用白腰帶網綁起來，再打了三四個綁結，確保不會鬆脫，再抱起戀音無法撐扶的上半身，用力抓握著她的雙乳，下體作出最後衝突。她半閉著眼，感受著肉穴被大肆蹂躪的愉悅。

「好漲、哎呀呀呀漲死小戀啦、客人的龜頭那麼大，花心會癢死啦.....唔呀！！」

我拉扯著戀音柔軟的乳尖，用痛覺令她進一步沉醉在快感裡不能自拔。她滿臉通紅，玉舌輕吐，嘴裡亂叫不停。我埋首猛幹，漲硬的莖首一次又一次地衝擊戀音的花心，異常窄小又充滿彈性的嬌蕊一再痙攣。我看時間差不多了，便挺硬龜頭，讓馬眼再一次射出精液。

「丫呀——！！精液、喔丫～射滿小穴穴啦哎呀——！」

戀音的穴肉被燙得失控，又洩出大片的愛液，雙手被反綁的她全身軟倒，上半身匍伏在榻榻米上，雙眼紛亂著不住喘息。我拔出下體，微張的小肉瓣流出一抹白濁。她氣若遊絲的說：

「客人先生好厲害、小戀都、都滿滿了的、好啦、快幫妾身鬆綁……」

「那可不行呢。」我穿回褲子回答。

「什麼……？」戀音似乎沒聽懂的疑惑著。

走廊外響起了急遽的腳步聲。

戀音察覺到事情有異，做愛時的嬌羞瞬間消去，向我狠狠睜了一眼，掙扎著想起站起。我馬上抓緊她反綁的雙手，拿起她剛才脫掉的小襪，覆蓋在她身上，再用身體的力量迅速地將她壓住，令她動彈不得。

「阿鶴！阿鶴！！！！！」

戀音驚覺中計，只好對著拉門不斷大叫。

拉門打開了。

但進來的不是阿鶴。

而是拿著洞爺湖的樂璇。

她怒不可遏，來到戀音面前，刀尖揮向戀音的眉心：

「說！！！！藝莉醬在哪裡！！！！！」

隨著樂璇步進來的，是雨薇與訖澄。雨薇看見對峙的我們，便拍了拍我的肩膀，說：

「戀音捕獲成功。看來你還是不只會用下體思考嘛。」

戀音望看木刀的刀尖，從驚呆變成失笑。

叁陸 | Πολύφημος | 波里菲謨斯 α

叁陸 | Πολύφημος | 波里菲謨斯

據說，那時候的日本，正被外憂內患所困擾。

經歷了二百多年的鎖國政策，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走出混亂的戰國，靜享一片和平安定，但也像一艘停泊不前的船，在人類文明競爭上落後了二百年。

那一年，像魔獸似的黑船越洋而來，美英法荷等國競逐海上貿易霸權，看中了老舊停滯的幕府，日本臣民感受到歷史的巨輪開始轉動。

1867年，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受各大臣與時勢所逼，向明治天皇上奏，提出「大政奉還」(たいせいほうかん)。

天皇欣然准奏，在京都的二条城舉行大政奉還儀式，頒行「王政復古令」，從此，世上再沒有幕府、將軍、大名、武士。

1192年，源賴朝成為征夷大將軍，建立了鎌倉幕府，675年後，幕府時代於焉終結。

從此，日本舉步向前，明治天皇勵治維新，開啟了波瀾壯闊的新時代。

新時代來臨了，前進的代價是什麼？是時代捨棄了武士，還是日本人捨棄了幕府？

是人性還是必然？是天意還是偶然？

我看著戀音，她雙手被反綁，雙眼被黑布條矇上，耳朵被軟紙糰堵塞著。

長麻繩網綁著她雙手的手腕，然後穿過天花的掛勾。她的雙手被強行牽扯起來，像織悔般高舉拼起的雙手，跪在榻榻米的地版上。

「小果.....你在嗎，是你嗎？好可怕喔，你怎麼這樣對喜歡你的小戀啦.....」

她臉上雖然擠著微笑，但雙目不能視物，雙耳不能聽聲，始終掩藏不住緊張。

「小戀好害怕喔，你在嗎？小果.....你在哪裡？」

戀音的聲音仍然有奇妙的魔力，我胸口的憐憫心開始凝聚成微弱的酸楚。

我跪在她面前，拔去她耳朵的紙糰，她聽見身前有人，便茫然地笑著起頭：

「是你吧小果？你果然是對妾身對好的呀.....」

我輕撫她微燙的臉頰說：「是我，小戀。你快說到底藝莉醬在哪裡，她們就會放你離開。」

「嘻.....」戀音卻聽見了一個老掉牙的笑話「妾身很清楚，你們不會傷害我的。」

她仍然身穿昨天晚上的白色浴衣，鬆動衣襟令人看見白嫩的乳側，苦跪已久的雙膝已經泛血。

「因為阿藝對你們非常重要，而只有我知道她在哪裡，」戀音卻說「就算把我抓起來，就算虐待我，只要我不說，只要決賽前你們找不到藝莉醬，你們就輸了。你們是異邦人，簽證不可能無限期，有一天你們會離開日本，那麼，阿藝始終是我的。」

我無力地呼了口氣，戀音感到我的呼吸便笑說：

「呵呵.....你還是乖乖答應跟我一起合作，站在我的這一邊。小果，你想想看，這對你有什麼壞處嗎？大半個京都都是我的勢力範圍，加上阿藝的財產，你們不是也有好處嗎？小果.....」

我伸手，撫起戀音泛汗的臉頰：「我關心的只有藝莉醬。」

「那你就更只能聽我的。」

戀音用處變不驚自信的笑容說，我沒有再說什麼，站起來，離開房間。

房間外是陽光明媚的旅館走廊，雨薇與捧著飯菜的泚澄站在門外，看著我投以疑問的表情。我無奈地搖了搖頭。

「嘖，沒想到她嘴巴那麼硬。」雨薇難得浮現出沮喪的神情說。

「戀音很聰明。」我接著道「她知道我們一天找不到藝莉醬，一天也徒勞無功，所以死也不開口。」

「啊~~~~不得了呀，不得了呀~」雨薇抬頭，少見地苦惱著說「這我真的遠遠想不到，藝莉醬竟然還有一位姐姐，而是來自京都的復仇者。如果她說的是真的，關於藝莉醬父親故事，那可真的不好處理.....」

「那麼，要給她食物嗎？」泚澄看著我們說。

我差點忘了，從昨天晚上開始，我們就沒有餵戀音進食，過了一早上，她應該餓透了吧。我哀憐地對泚澄說：

「妳餵她吃飯吧，如果她要上廁所就再跟我們說。」

泚澄其實跟我一樣，也不同意這種逼供的方式，便帶著苦澀的表情拉開紙門，拿著飯菜進去了。

剩下我跟雨薇站在走廊，我們一起看著旅館空寂無人的庭園。

我知道，雨薇跟我都一樣，正忖度著戀音的身世與想法。

昨天晚上，我去見戀音，拿出GPS作為證據，戳破她的謊言，然後被擊昏抓走了一

其實，這一切都是雨薇、樂璇加上我的計劃。

我交給戀音的GPS是假的，只是雨薇找來舊椅子的椅柄，用線鋸切割出來的塑膠複製品。

真正的GPS用膠紙早就粘在我的頭皮上，掩飾在頭髮之中。絲明拆開了GPS，更改了編碼，便將GPS的效用據為己用。

所以，我是故意被抓走的。

絲明電腦一直追蹤我的位置，發現我被運送到了京都市郊的一座古宅。她們確定位置以後，馬上採取行動，進攻古宅。

我早知道她們會來，醒來以後，便小心地應對著戀音。

她們來到古宅，先放了點小火引開屋外的守衛，再潛入宅內大肆搗亂，擊暈各個穿著浴衣的侍女（根據雨薇所說，拿著洞爺湖的樂璇，戰鬥力令人嘆為觀止）。我們原先預期藝莉可能被囚禁在同一所宅邸裡，但雨薇在現場脅逼拷問過侍女們，也搜尋過不少房間，似乎並非如此。

那時候的我，則配合戀音得意的演技，與戀音翻雲覆雨，也發現她始終不肯透露藝莉的所在。

我便心生一計，反過來綁架了戀音。

到我們抓走了戀音，全身而退，回到了旅館，卻不管如何逼問，戀音還是一派相聲演員似的說嘴，絕口不提藝莉的所在。我們費了一番功夫勸止了樂璇揍打戀音，但樂璇卻堅持要把戀音雙眼蒙起來、雙耳塞起來，要讓她好好領教，更讓她不能聽見、看見我們的計劃及討論。

到了今天早上，樂璇見戀音沒有軟化，就說要把戀音吊起來，讓她不得好過。雖然我不同意樂璇的做法，但想到最重要的還是藝莉，這點皮肉之苦或許令戀音可能屈服，我便同意了。

「不過，我開始能夠理解你為何會中了她的計，」雨薇對我說「她真的長得很像藝莉醬，身材與皮膚都比藝莉醬更好，氣質也更優雅脫俗。別說是妳，我第一眼有也點被她迷住。」

我無奈地笑說：「如果薇薇妳是想安慰我的自責，那我真的要感謝妳。」

「如果我們從這位戀音小姐的角度去看，那她其實也很了不起。」雨薇突然說了。

「怎麼說？」我望向雨薇。

「戀音在京都來頭不小吧，說不定所有花街都是她的勢力，我們的旅館目前也可能在她的手下監視之內。她是靠這些就可以遊戲人間，吃喝終老了，她卻選擇去玩國盜遊戲。」

「就跟藝莉醬一樣，死也要做體操運動員。」

「看來你要小心你的未來岳父哦。」雨薇輕拍我的肩膀說「他的女兒們都不是好惹的咧。」

我沒好氣地拍了拍雨薇的手。這時候走廊上響起了啪嗒啪嗒的腳步聲，有人正急步跑上來二樓了。

「我想到了！我想到了！」

是樂璇，她奔到我們面前，像牛頓發現了地心吸力那麼興奮。

我跟雨薇望向樂璇，都注意到，她拿著一件不應出現的物事——

電動陽具。

就是樂璇送我的聖誕禮物。連同行李一起帶來日本的那一根。

「我要把假陽具插進那賤貨的臭小穴裡！一直開動，這樣她的小穴一定受不了！就會告訴我們藝莉醬的所在地！」

樂璇對戀音恨之入骨，一直都稱她為「那賤貨」，當然還罵了更多不堪入耳的髒話。

「別傻了。」我簡單地否定了她的提案。

「我不管！」樂璇用更響亮的聲線回嘴「我要用陽具插插插插插插死那賤貨！」

「這無補於事呀……」

我抓起樂璇的手腕，想奪去她手上的電動陽具，她卻敏捷地甩開了我的手：

「你懂個屁啦！」樂璇吐著舌頭說「不是有個大作家說過嗎！『如果故事開首提到了假陽具，那麼故事結束前它一定要插在女生的小穴裡』！」

「才沒有這回事吧……」我回答。（注1）

「如果你不讓我這樣做！我就換『洞爺湖』插進去！」樂璇表情認真地威脅說。

「我們的故事不是走獵奇路線吧。」

「哼！」樂璇不滿地用假陽具敲打著我「你怎麼老是護著她呀！她可是下毒害了藝莉醬呀！死小果！你說！到底誰才是你老婆！藝莉醬還是那死賤貨！」

「不是因為這一點，只是——」

「你根本就是跟那賤貨上床了，就不捨得了！我都還沒有跟你算帳，這最沒資格反對的根本就你！我打她又不行！綁起來你又反對！用假雞雞插她又想阻止！你到底有想過藝莉醬嗎！？」

樂璇對著我大聲呼喝指罵，說得眼眶都紅了。我牽起她的手想安撫她，她卻生氣地躲開了。

「欸～等一下，丫璇的提議說不定……值得一試。」

雨薇卻說了。

樂璇聽見立轉顰為笑，我卻無比驚訝。

我知道雨薇滿腦鬼點子，但她的設計從來都不會去傷害別人。雨薇接過樂璇手中的假陽具，端祥著陽具的形狀，然後歪起頭思考起來。

Ω

我拉開紙門，戀音仍舊被綑綁著，矇著雙眼，跪在榻榻米上，拔去戀音的耳塞。

戀音知道有人來了，嘴上便挽起了無所畏懼的微笑。

我在她面前跪下來，泚澄餵她吃了飯，應該有替她擦嘴，但嘴唇上還是有輕微的油光。我便湊上嘴唇，輕吻著她的櫻桃小嘴，然後舉起雙手，解開她的白色浴衣，愛撫她豐滿的雙乳。

「唔.....是小果嗎.....嘻、嗯.....丫、丫.....是要開始凌辱妾身了嗎.....啾」

我撫摸著戀音的身體，她一整天沒有清潔過，又跪了整個早上，身上散發出濃重的汗香。我輕捏著她敏感變硬的乳頭，探向她的腿間，輕撫她柔軟的陰毛，雙指稍一輕按小陰唇，愛液便涓涓滲流。戀音陶醉地吻著我，輕吟著說：

「哎呀～妾身可不介意哦，客人先生的話.....丫如何玩弄妾身也可以，呀這樣、嘿嘿、嚇死妾身啦.....」

我脫下褲子，挺出勃起的陽具，然後抱起戀音的屁股，讓她全身懸空，因為她的雙手被懸吊著，體重又很輕盈的她反而很容易能被抱起。我用下體抵向戀音的恥丘，龜頭輕掠著她的陰毛。戀音被綁了一個早上，全身似乎已筋疲力竭，便乘勢靠在我的肩上，吻著我的臉頰不住喘氣歇息，笑意盡是抖M的性奮——當然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演技。

「啊哈.....妾身什麼都看不見呢，客人的大雞雞好大好暖.....啊、客人插輕點、妾身一直忍著尿尿、丫～！」

我稍我便扶好陽具，對準對桃色的小肉穴，插入了戀音的身體裡，直抵淫腔的深處，抱著她的美臀搖動著，用傳說的「火車便當」體位，開始享受起戀音那可謂誘人的嬌驅。

「丫～～！唉呀.....客人插好深啦、妾身、丫、妾身好喜歡、丫」

我悠然挺動，讓戀音滑潤的性器變得滾熱，開始習慣我的節奏，發出愉悅的浪叫。戀音如我所預期般不會被我的凌辱所驚嚇，反而享受起性愛的快感，說出更妖媚的淫語。

我抱著她的臀部抽插著，然後輕按著她的小菊輪。戀音嘻笑說：

「客人想要妾身的小屁穴嗎.....今天還很髒、不行喔、改天再——噢呀呀呀呀呀！！！！？！？！」

」

戀音突然驚叫起來。

是真真正正的驚叫，她笑容退散，嘴唇驚惶失措地顛抖起來。

因為，她感到陽具不止一根。

一根正插在她的淫穴裡，而另有一根滾熱的陽物，在她的肛門前來回撫掃。

注1 原為俄羅斯文學家契訶夫 (Anton Pavlovic
Cekov) 的名言：「如果開場時牆上掛著一把槍，那麼終場時槍必定要射擊。」

叁陸 | Πολύφημος | 波里菲謨斯 β

「やめで！！不要！！小果，是誰、還有誰在——！！」

我初次從戀音的語氣感受到確實的恐懼，她雙手被反綁，大腿每寸肌膚都嚇得繃緊，用盡上半身的氣力往前傾，躲開覬覦著她屁股的陽具。

我吻著花容失色的她說：「小戀不是我的奴隸嗎，妳不能反抗呀。說實在.....這是小璇的主意，小戀。妳知道我很喜歡妳吧，我萬不得已，也不想看妳被另一個男人佔有。」

「不、這、嗚——」戀音用力搖頭「小果你、你喜歡我的話，嗚，你怎麼可以把我交給另一個男人，還讓他、丫——呀丫！！」

戀音再次發出驚叫，因為她感到有第三隻手，在使力揮拍她的屁股。

「我們真的想不到有什麼令你屈服，」我故意用罪疚的語氣說「小戀，我認識有一位台灣的朋友，他非常喜歡日本的賣春服務，我就跟他說，不如來我這邊——」

抵在她屁眼上的陽具，輕輕探入了半個龜頭，突進了她的菊輪裡。戀音還是像痙攣似的不住搖頭尖叫：

「不可以！！不可以這樣！！妾身、呼、妾身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小、小果、你叫他走，嗚——啊丫！！不要、不要！！啊！！」

戀音的後腔被插入了。我開始重新挺動，情緒波動使戀音的陰道變得更為驟緊，我的陽具感到一陣異常的快感。我吻著戀音驚恐的臉頰說：

「小戀被二穴插入了呀，妳想看看自己現在的表現嗎？」

「啊丫、不要、求你了、小果、丫呀——你要怎樣對我都可以、丫、但如果是別的男人——不要再插啦、嗚、屁屁那邊、放過我——！」

我見戀音求饒的表現，莫名的氣憤卻令我以狠勁猛插戀音的肉穴，令她張嘴慘叫，雙腿戰抖。淫水像被榨壓的海綿般滲出。我說：

「小戀妳說得對，既然我們有一天要離開日本，又無計可施，至少讓我們好好享受妳這麼色情的身體。」

「丫、小果、你是要回阿藝、對吧、你先放過我、丫啊！啊呀！！」

戀音掙扎哀求之際，屁穴上的陽具還是無法制止地突入，屁股不斷被擣打，淚水沾濕了矇著她雙眼的布條，布條的邊緣流出淚水。我說道：

「小戀，妳是認真的嗎？如果我叫我的台灣朋友先放過妳，妳會把藝莉醬還給我們嗎？」

「呼、呼.....小果、我、我只要想追求我心目中的京都，我只是不能放過阿藝的家族.....」

看著戀音認真的哀求，我多少有點於心不忍，便吻了吻她的臉龐。我卻又知道既然已經湊效了，達到目前更不可能停止。

我向戀音的身後打了個眼色，我便把小莖抽離了戀音的體內。

樂璇手上的假陽具，也同時抽離了戀音的菊腔。

穿著藍色浴衣的樂璇，用詢問的眼神望向悄悄站在我身後的雨薇，雨薇眼裡十分滿意，她扶著我的肩頭，也似被剛才性戲所影響到，雙頰撲撲通紅，還伸手套了套我我的陽物，咬了咬我的肩膀，用色迷迷的眼神打量著戀音。

雨薇想到，用假陽具套上我姐提供的安全套，用暖水泡暖了，偽裝成真陽具，侵犯戀音的後庭，看能否有什麼效果。

這當然只是忽發奇想，戀音說不定會「樂在其中」。

但看來，我們誤打誤撞，倒真的嚇到了戀音。

我鬆開繩子的長度，將戀音放下來。她全身赤裸，汗水津津的她跪在榻榻米上大口喘氣。我抹去她臉上的淚水說：

「小戀真的不喜歡嗎？不會只是在演戲吧？」

「嗚、真的不要。」戀音抵著嘴猛烈搖頭「我、我是武家的女兒.....我的身體只給我所愛的人、小果、你叫他走、我身體都給你、嗚——」

「那麼，藝莉醬到底在哪裡？」我認真問道。

「不、你、你叫他先走好嗎，我再說、那——」

我望向雨薇，她沉著臉卻搖了搖頭。我理解她的意思，這種把戲如果不是一時慌亂，可能會被拆穿，如果戀音反口，我們可不能重施故技。

我向手執電動陽具的樂璇打了個眼色，她瞪起怒目點了點頭。

「可是，」我輕吻著戀音的嘴唇「小戀妳騙了我好久呀，我實在是很難相信妳。妳現在就先說，藝莉醬在哪？」

我站起來，用紅腫的陽具輕拍戀音吹彈可破的俏臉，戀音嚇了一跳想要躲開，我用龜頭湊近她的嘴巴。她還是緊閉著嘴唇，搖頭哭道：

「不、不，小果你先叫他走，我、我要先聽到他離開，不然我不說，嗚.....」

我只好裝模作樣地嘆了口氣：「妳真的好過份，為什麼到這時候還要騙我呢。」

「我、我沒有、妾物沒有！客人先生！！等、等一下！丫呀~~~~！！！！不要、不要！！小果

、嗚唔！！！」

我馬上閃身到戀音的背後，抬起她的下身，分開她的雙腿，讓她被我抽插得淫水漉漉的小桃穴豁然翻開。

樂璇刻意發出如男性般沉重的腳步聲，走到戀音前方，用假陽具輕撥戀音的陰唇。

「小戀，」我在戀音的耳邊說「這是對客人我對妳的懲罰，我要看妳被別的男人凌辱。」

「YYYYY——！！？快停！！快停！！不要不要呀呀呀呀呀呀！やめで！！！！！！」

樂璇奸笑著，開始用電動陽具插入戀音的陰戶裡。戀音全身猛顛，發出令我、樂璇、雨薇也震耳欲聾的尖叫。戀音幾乎失控般嚎哭起來，雙腿亂踢想掙脫我的雙手，哀憐嚎叫著：

「嗚、小果，你、你殺了我吧，嗚.....我是武家女兒，我寧願死得體面，不是被別的男人凌辱、嗚，小果.....」

我知道日本傳統武士道確有殉死的傳統，戀音已花容失色，我生怕她是認真的，便故意抬頭對那不存在的「男性朋友」喝道：

「好啦！你先等一下！小戀快告訴我藝莉醬在哪兒，讓我聽一下她的聲音也好，好嗎？我就叫那位朋友先不要插進去.....」

戀音涕淚俱下，她扭曲的小嘴像被風吹雨打的葉片般抖動，終於才點了點頭，囁嚅著說：「電話、給我電話，我打電話給阿鶴.....」

雨薇馬上翻出她的手機，戀音哭著唸了一串號碼，雨薇照著輸了入，按下擴音器，電話馬上接通了，另一方傳來中年女性特有的濃厚嗓音，焦急地道：

「戀音小姐？是妳嗎？妳現在身在何處——！」

戀音聽見便應答道：「喂，阿鶴，是我，嗚、我沒事，只是——唔！？」

我立刻掩住了戀音的嘴巴，讓她沒法再說話。

然後雨薇關掉擴音器，將手機貼近自己的耳邊。

「喂，聽見嗎？你家的女主人，在我們手上。」

雨薇接替了戀音的角色，開始像綁匪般與對方交涉起來。

戀音瞬即止住了哭泣，即使她被蒙住雙眼，我無法看見她的眼神，我也知道她現在一定無比驚異。

「來交換人質吧，」曾在醫院與阿鶴交手的雨薇知道她會聽漢語，便流利地說了起來「把藝莉還給我們，我們就把戀音還你。」

房間裡一片靜默，我、樂璇、戀音也各懷心思地等待雨薇的交涉。

阿鶴似乎回答了什麼，雨薇便笑說：「放心，我們沒有傷害你家的主人，她正在，呵.....風流快活呢。」

戀音聽見雨薇的嘲弄，嘴角帶起一抹僵硬的苦笑。

「不行！不可收線，立刻回答。小戀的乳頭跟穴穴都是淡紅色的，好漂亮，我家的男主人正在好好疼她呢，你不希望看見這過程的影片在網絡上廣傳吧.....」

戀音聽見雨薇對阿鶴的威脅，便扭動身體試圖作最後的掙扎，但嘴巴被我掩住的她，再一次無計可施。

「好，達成協議，用這台手機聯絡，時間是今天晚上八點，地點由我們來決定。」

雨薇果斷地掛了線，收起手機，呼了口氣。

她跪下來，拉開戀音眼前的布條，瞬間重見天日的刺眼，令戀音眯起了澀紅的眼睛。

雨薇笑著抹去戀音臉上的淚水，然後親吻她的嘴唇說；

「哇塞～好啦，小戀，妳的小穴與屁穴也冰清玉潔呢。那才那男性朋友，在這裡呀。」

雨薇接過樂璇手上的電動陽具，拔去上面的安全套，然後按下開關，不知道什麼時候填充了電池的電動陽具，便像垂死的鰻魚般緩慢轉動著。

「你、你們.....」戀音眯著眼，適應著房間的光線，表情像喝了難喝的咖啡那麼苦澀「竟然、竟然，呼，小果，你竟然會做到這地步.....」

戀音回頭向投以被背叛的眼神，我倒是不以為然地說：「我說過的，目前我心目中只有藝莉醬。我喜歡小戀妳嗎，的確是。但如果妳傷害藝莉醬，就別怪我了。」

戀音歪起嘴角，自嘲似的說：「果然還是我母親說得對，當妳真正對一個男人傾心，才會發現男人都是負心漢。」

「夠了小戀，」雨薇在戀音面前蹲下來，像觀察著什麼有趣生物般說：「妳如果喜歡小果，那藝莉醬不正好是妳妹妹跟她的好歸宿嗎？為何還要這樣做，令大家都難過呢。姐姐我倒也想跟妳，跟小果一起3P呀。」

戀音垂著頭，黑髮紛亂她的發出一聲嘲笑：「小果沒有把我昨天晚上的話跟妳說嗎？換了是妳，妳的家族，妳的母親，妳所愛的城市都被捨棄了，妳可以當沒事發生嗎？別廢話了。要交換人質是吧，我都跪了半天了，就稍為讓我輕鬆一點。」

「哎.....」雨薇摸了摸戀音的鼻頭「那我還真的想把妳跟小果做愛的影片拍下來，拿去網絡上賣掉呀。」

「是阿鶴太緊張，才會被妳威脅到，」戀音笑說「我根本不在意，我可以掌控京都的神社、巫女

、置屋、僧侶、舞妓。妳把我做愛的樣子放上網，能威脅我什麼呢？」

「夠啦！！」樂璇怒吼道「別再跟這賤貨浪費時間！我就是要讓她不能好過！！你們走向，我要用假雞雞插死她！！」

我與雨薇上前，拉著氣結的樂璇。雨薇按住樂璇說：「算了，交易都成功了。藝莉醬還在她手上，我們.....先準備今天晚上的事情吧。」

叁陸 | Πολύφημος | 波里菲謨斯 γ

晚上六時，我拿著一壺日本酒，再次打房間的障紙門。

戀音雙手被反綁著，雙腿盤坐在榻榻米，仍然穿著那髒亂白色浴衣，雙眼靜閉，似在默想打坐。

黃昏的落霞透入房間裡，古樸的旅館陳設令戀音化成虔誠的修道者，心無雜念，一心一意。

我在這佗寂的氛圍中細賞著戀音的美態。雨薇說得沒有錯，愈看久了，她就愈像藝莉，只是沒有藝莉那份在都市成長的世俗親切，更像未經傭俗砥磨的精巧藝術品。

「呼.....時間到了嗎？」

戀音緩緩張開眼，我回答她說：「差不多了。」

戀音那散發著溜光的眼色眼珠凝望著我：「怎麼了，還是不捨得妾身嗎？客人先生。」

我將那壺日本放在我與戀音，倒了兩小杯酒。我對她說：「我仍然分不清楚，妳是否完全是騙我的。我仍然難以相信，頭幾天我跟妳的相處，完全只是妳的演出。」

「如果妾身說喜歡，你會相信嗎？」

「如果能夠被來自京都的妳喜歡，就算只有一瞬間的真心也好，那也是我的榮幸。」

戀音淺笑著，低頭望向我倒好的酒杯，我舉起來，餵她喝了一口。戀音說：「你知道嗎？日本舞當中，很多劇目也是單獨演出的，那當中沒有對手，沒有佈景，役者就只靠想象，去構想整個世界，讓觀眾一同感受到那看不見的心思，『見えない心の一端』，那麼役者就算成功了。」

「妳一定要如此不擇手段嗎？」

「那又有何問題呢？」戀音輕聲笑說「一生懸命，一心不亂。客人先生，你就夠膽說，過去這些年來，你為了爭取你想要的事物，你沒有傷害過任何人？沒有令人任何人難過嗎？」

「我——」

有的。

我想起鹿儀的痛哭，我想起伶馨的病痛，我想起訖澄的低泣。還有，森瑤的煩厭、森琪的怯弱，絲明的畏縮。

戀音見我沒有說下去，便了然於心般接著說：「當我確定阿藝真的來到京都了，才又發現她竟然是一位男生的後宮之一，說真的妾身也頗驚訝。她可是千金呀，呼風喚雨的財閥獨女，為什麼會委身於你呢。現在.....我倒能理解了。」

我伸手觸碰她那溫軟的臉龐，像呵護著某種原本碰不得的名物：「小戀，我知道藝莉醬的父親也許.....令妳無法原諒，但妳就真的不能重新與藝莉醬相處嗎？」

「可是，妾身為何要改變想法呢？就因為你很喜歡我嗎？這是理由嗎？」

「不足夠嗎？小戀。」我直視著戀音的雙眼問道。

「不足夠呀，小果。」戀音坦然搖頭「你很愛你身邊的那些女生們，以至去愛她們的世界吧，為何就不能連妾身的世界也愛呢？」

我低頭不語，又再次倒了一杯酒，舉起酒杯，送到她的嘴前，問道；「我們今天晚上之後，還會再見嗎？」

戀音呷著我舉起的酒杯：「你不會捨得我的，因為.....客人先生的心，早已被妾身這『恋泥棒』（戀愛小偷）盜去了，對嘛？」

酒杯中的清酒被戀音喝了一半，我決定把剩下的一半都喝掉：

「小戀，一直沒有妹妹在身邊的妳，很寂寞吧。」

戀音湊前嘴唇，輕吻著我，卻沒有再回答，只是帶著唯美的淺笑，然後靜靜闔上雙眼。

Ω

戀音的厚外套之下，是被反綁了收在背後的雙手，我輕抱著她的肩膀，像一對戀人，而樂璇與雨薇，則默默無語跟在我們身後。

我們決定在鬧市中交換人質的地點，是鴨川上的四條大橋。

雨薇說，鬧市公眾眼光密集，阿鶴她們才不敢亂來，而且就算有任何異狀，大橋就只有進或退兩個方向。我們也方便逃竄或應變。森琪、泚澄、絲明也早已匿藏在街頭的角落，準備後勤。

跟白天相比，三月的寒意更為刺骨，濃夜彷彿有無形的重量，令我們的呼吸都顯得更為困難。

戀音整個下午都果然沒有異動，安靜地吃了飯，洗了澡，靜待晚上交換人質。她這時候規規矩矩地倚在我的身旁，相比入夜後仍車水馬龍的河原町，我們一行四人顯得太過安靜，但不要緊，沒有人會想到，這整個城市的命運，可能正掌握在我們手裡。

戀音的話彷彿像荊棘般纏繞著我的心臟。跟不擇手段的她想比，原來我都一樣嗎？

我們步進四條大橋的橋首，立即看阿鶴正獨自站在橋的另一邊，我們前方約數十米外的距離。

她穿著不顯眼的深棕色和服，但就只有她一個人。雨薇拿出電話，阿鶴也拿起了電話。

雨薇對電話裡說：「你家的主人帶來了，藝莉醬呢？」

阿鶴盯向我們，我察覺到戀音稍一點頭。

阿鶴似對電話說了什麼，阿鶴舉起手指，指向她的旁邊不遠處的人群裡。

我們回頭一望，只是另一位穿著同樣暗色和服的中年女性，挾持著一個穿著深墨綠色浴衣的身影。

藝莉。

她面上帶著口罩，雙手收在身後，大概是被反扣住了。

藝莉看見我們，雙眼便泛起紅暈，即使在夜裡，我也看得她流轉的淚水。

「藝……！」

雨薇拉緊我的手臂，不然我已經衝出去了。雨薇說：「阿鶴說，我們同一時間釋放人質。我們放開戀音，她們也會放開藝莉醬。」

四條大橋仍然有不少行人，聚會談笑的青年，嬉玩喝罵的情侶，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演奏著結他的街頭表演者。我猜想這當中一定有戀音她們的埋伏。

我望向樂璇，樂璇跟我一樣，正焦急地看著藝莉。

我便翻開戀音的披風，解開了她手上的麻繩。

戀音向我報以微笑，說：「またね，御主人様。」（下次再見了，主人陛下。）

戀音開始往阿鶴的方向步去，我回頭一望，藝莉身後的少女，也替解開了藝莉的口罩，再推了她一把。

藝莉剛開始小心地向我們走來，每一步都我的心跳加速。雖然只是兩個晚上，但這是我們認識以來，第一次分別，第一次重逢。

藝莉鼻頭通紅，兩眼熱淚盈眶，卻又不敢張聲，她像用身體裡最後的力氣踏出每一步，終於，就在距離我們大概有十來步的距離之際——

「藝莉醬！！！」

樂璇淚流滿面大喊一聲，抱住了撲進她懷裡的藝莉，兩人緊緊相擁，我只覺得淚腺一陣苦澀，也握起藝莉的肩頭說：

「好了，好了，都沒事了……」

就在這時候，雨薇的手機響了，是阿鶴與她通訊的號碼。雨薇眉頭深鎖，按下接聽與擴音器。我們望向戀音，只見她拿著阿鶴的電話，透過擴音器向我們說：

「抱歉呢，打擾你們如此感人的場面。不過，阿藝，那麼多年沒見，妳捨得我嗎，不再陪我玩一回嗎？」

「夠了小戀！」藝莉放開樂璇，對著擴音器叫道：「妳別再亂來了！」

「如果我亂來呢，」戀音語氣平緩地說「妳會如何阻止？妳可以付出哪些代價？妳所愛的人嗎？妳最愛的男友嗎？妳父親給妳的財產嗎？還是.....妳這次特別回來的體操比賽？」

「不！小戀！不要——」

藝莉驚惶地張開眼，看來已意會到戀音將要說話的話。戀音果然打斷藝莉說：

「聽好了，阿藝，」戀音續道「妳知道在京都很爭議的寺院旅館計劃吧？我早就決定要對五位東京財團的首腦下毒，不會致命的，只是令他們有點難過；但如果妳阻止我，那麼我就會買通體操總會決賽裁判，讓妳直接落敗，無論如何都是最後一名。」

「馬鹿な！冗談はやめて！（白痴！不要說笑了！）」

藝莉雙眼怒睜，顫著眼珠說。我望向雨薇與樂璇，兩人都是一臉鄙夷。電話又再響起戀音的聲線：

「うちたつ小さい時の遊び、おもろいわ（是我們小時侯的遊戲呢，好懷念喔）～」

「不可以這樣！小戀！！不可以！！」

「我期待妳的選擇呀，阿藝。對了.....」

我望向大橋的另一端，阿鶴已拿出了櫻花色的羽織，讓戀音穿起來。她遙遠的目光正看著我說：

「客人先生，妾身其實也不捨得你喔，願能與您再渡春宵呢。有空就來找妾身吧。」

欸。掛線了。

戀音將電話還給阿鶴，雙手膝前端疊，向我們欠身道別，彷彿一場演出成功落幕了。

叁陸 | Πολύφημος | 波里菲謨斯 完

叁柒 | νδρομέδα | 安杜美達 α

叁柒 | νδρομέδα | 安杜美達

「藝莉醬～這邊還有喔，要吃一點肉嗎，這裡……」

樂璇難得充當起照顧他人的角色，一直往藝莉的碗上補充各種醬菜跟肉類。

藝莉換上了旅館的浴衣，盤坐在榻榻米上，捧起味贈湯，大大的喝了一口，然後看著樂璇笑說：

「好啦夠啦，我真的不餓，小戀她對我倒是不薄，至少食物都很豐富，而且我兩天前才食物中毒，胃不能吃太多，所以真的不用……」

「那怎麼一樣啦！」樂璇睜眼說「那死賤貨的食物能當食物嗎！？我們給妳的才是呀！快給我吃！」

藝莉失笑說：「不，真的不用啦，我再喝點湯，留點冷盤給我就好……」

「對！」樂璇突然鎚著手板說「我記得我們有買了牛奶吧，那對胃部會比較好，琪琪！幫我去拿牛奶加熱吧！澄澄，準備洗澡工具，明明也來幫忙——」

樂璇簡直像母親面對離家出走多年又重返的女兒，呼喚眾人打點一切。藝莉卻拉著樂璇的手，揚起聲線說了：

「夠了啦！小璇！妳先跟大家一起坐下來好嗎！」

「坐下來？」樂璇被藝莉這麼一喝，停止手中的動作，滾圓眼睛。

「對，妳先坐下來。我有些話想說，總之，對，妳先坐下來，大家……也都請聽我說。」

現場除了樂璇以外，還有我們一行人，包括我姐及雨薇，連鹿儀也被雨薇拉過來了。

樂璇眨著眼，便放下手中的飯碗，在藝莉面前盤腿坐下來。

藝莉用手帕擦了擦嘴，見眾人都安靜了，便推開小飯席，轉動坐姿，變成正襟跪座。

「各位，要大家因為我而招受麻煩，抱歉了。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非常抱歉）！」

藝莉雙手按在榻榻米上，額頭靠向地版，以土下座姿態向我們致意。

樂璇馬上慌張起來：「哎，怎麼、怎麼這樣……藝莉醬你快起來。」

可是藝莉卻不讓樂璇有這機會，繼續用懇切的語氣說：「因為我……家裡的關係，竟然要各位為我奔波冒險！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真的非常感激）！」

「藝莉醬.....」樂璇用不可思議的眼神看著拜揖的藝莉。

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該如何反應，說到底，在場就只有藝莉是日本人而已。

「好了，沒事就好了。」

花姐看大家都安靜了，便先靠上前，挽起了藝莉的雙臂，藝莉看著我姐，又是低頭說：「對不起，花姐.....不、教練，大家都難得晉級了，我這幾天的事情，一定也打亂了大家訓練吧。我真的、真的很抱歉！」

藝莉說著眼裡又冒出淚水，花姐抹著她的眼睛，用連我也沒有見過的慈祥面孔說：「妳是我的隊員呀，我絕對不會放棄妳的。妳的隊友也是，為了這一點我們早就不管一切。比賽的事情我們再說，今天晚上，妳就先好好休息。我們其他人也是，我們今天晚上別再忙東忙西的了，讓藝莉醬休息吧，知道嗎？」

花姐這麼一說，樂璇也就用力點頭，泚澄也說著：「對.....我們先好好休息吧，藝莉醬，要一起洗澡嗎？」

藝莉卻輕輕搖頭：「我.....待會再去，我有些事情.....想先跟老公，小果他說。」

藝莉凝重地看了我一眼，然後雨薇先爆發出爽朗的嬌笑：「呵呵呵呵呵~我們都很好說話，來來來，各位，我們都先把東西都撤了囉~讓老公安慰藝莉醬。」

雨薇說著，就與樂璇收拾起餐具與飯菜，樂璇看了看我，也難得沒有挖苦我跟藝莉的親密。我姐也拍著我起的肩頭說：「小別勝新婚呀。藝莉醬就先交給妳了。」

我握了握我姐的手掌點著頭。眾人開始站起來離開房間，包括一直只是坐在最旁邊，沒有插過一句嘴的鹿儀，也隨之站起來。

「鹿儀，不！隊長——」藝莉維持跪姿，轉身過來面對向鹿儀，低頭說「真的麻煩妳了！我聽薇薇說過了，我比賽入院那天，在醫院那邊妳也有幫忙！麻煩妳非常抱歉！」

儘管這一次不是土下座，但藝莉還是深揖著頭。是的，藝莉從沒正式退出啦啦隊，所以藝莉名義上有兩位隊長，一位是樂璇，一位是鹿儀。

鹿儀面露思索的表情，然後走到我身邊，拍了拍我的頭頂：「我只是來渡假，順便看望我這位小粉絲的。至於藝莉醬妳嘛，妳脫隊那麼久，我都懶得處置妳了，妳就給我看著辦吧。」

我知道這鹿儀來說，已經可以說是外交言辭那麼有禮。藝莉也大概深知這一點，又再跪著點頭說：「知道了！」

我抬頭望向鹿儀，對她予以嘉許的眼神，鹿儀揚了揚眼眉，貌似不甚在意就離開了。

所有人一個接一個離開，房間中，只留下我跟藝莉。

我盤坐著，藝莉跪坐著。一時之間，我們都竟說不出話來。

我們只分開了兩天，卻像有千生千世那麼久遠。

藝莉靜看著我，水靈的雙眼裡泛起熱淚，我心裡柔情頓生，靠上前抱上她——

啪！

咦？

怎麼這聲音有點熟悉？對了，上一次我聽見這聲音，是訛澄打鹿儀的那一巴。

咦？是誰打我呢？是戀音嗎？是敵襲嗎？是藝莉醬嗎？

怎麼可能呀哈哈，藝莉醬平常打我都是打情罵俏，這時我臉上火辣辣地痛，這是認真的掌摑，不是我們的打鬧，所以——

「死老公！！你竟然搭上小戀了！！浮氣！クズ！（花心！渣男！）還瞞了我那麼久！」

不。是藝莉。

藝莉雙眼流著淚，對我破口大罵，揉著發紅的手心。

「那、等一下、藝莉醬，」我慌張地說「我、我原先不知道.....她、她就是.....妳的，妳的.....姊姊？欸、等等！好痛——！」

藝莉說著又揮起手來，這一次我本能反應擋住了，她卻更歇斯底理地摑打我的手腕。

「如果不是小戀那就可以了嗎！嗚、我，小戀全都說啦！老公你這禽獸！！去買個飯就給被迷上啦！嗚！你為什麼第一天就不跟我說呀！！！」

「不要！等下、藝莉醬，你先聽我解釋！！是、是小戀她叫我、叫我先不要說，我哪想到，她竟然是——」

藝莉不是普通的生氣，見我用手擋住她的巴掌，就傾前身體雙手盡出，對我縮起的肩頭狂追猛打，邊罵邊哭，熱淚一直撥到我臉旁：

「嗚！！原來、原來連那『聖筍果』都是她買的！クズクズクズクズクズクズ！（渣男渣男渣男渣男渣男！）還在休息室裡做愛！嗚、如果，如果她要你瞞我一輩子，那你就永遠不說嗎！！？死老公！最低！」

「我絕對沒有這樣想，我一直說要帶她去見妳們，我也、我也很內疚呀藝莉醬——」

「嗚，你不知道.....我、我也有多怕，以後，嗚，以後都不能再見你，嗚.....不能再見到你們、嗚、無法參加比賽.....死老公、嗚.....」

藝莉哭得愈見淒楚，手也累了掩起臉來。我喘了口氣，上前抱起她掙扎的肩頭：

「對不起藝莉醬，是我錯了！是老公錯了！都是我.....都是我被下體控制大腦，才讓妳身陷險境。對不起、藝莉醬.....」

我抱藝莉抱住我的懷裡，她掩住臉縮在我的懷前，哭得全身顫抖：「嗚、嗚.....小戀起初還威脅我、如果我、我不答應她，她就對你、對體操隊所有人都下毒，讓妳們沒法出賽，再不讓我跟妳見面，要我父親用整副家當來贖我什麼的，嗚、嗚.....死老公，我為了你付出了那麼多，你.....差點、差點就丟了藝莉醬了呀！！你知道嗎！！嗚、嗚呀~~~~！！」

藝莉淘然嚎哭，我心痛著也雙眼濕潤：「很對不起，真的，藝莉醬.....都是我、是我，我不知道如何表達我的歉意，但這一次真的是我對妳不起。好啦，妳是不是要打我，那就打吧，如果妳真的能消氣.....」

我伸起藝莉的手，藝莉淚眼婆娑，皺起眉嗔呼著，還真的接連揮打起我的肩頭。我說好不躲不閃，承受了一系列的巴掌攻擊。

「嗚、嗚、嗚.....呼.....死老公、呼.....嗚、嗚.....我好想你、你知道嗎、嗚.....我一直都在想你... ..」

直到我臉頰與肩頭都泛滿疼痛，藝莉才終於把抑壓以久的怒火都發洩盡了，拉著我的胸口氣喘連連。我再次溫柔地抱上她的身軀，對她說：

「藝莉醬，我答應妳.....我絕對不會再讓妳身處這種危險了，以後不管哪個女孩叫我說謊，就算是小璇，就算是薇薇，我也一定會第一個跟妳說。我也不會因為任何事情而騙妳了，真的。我答應妳。」

藝莉抬起頭，雙頰是紛亂的紅霞，我抹著她的淚，低頭吻上去。藝莉敲了我好幾下肩頭，可是卻愈抱愈緊。我跟藝莉熱切地舌吻過，她才說：

「呼、呼.....老公，我真的好怕，好怕會失去你們。對不起.....老公，我知道你也一直擔心我，還故意被小戀抓走.....對不起.....」

藝莉伏在我的頸上，又再細細地哭了一回。我撫著她的背，說道：

「好了，妳回來了，妳回到大家身邊了。」

藝莉抬起頭來，她總算止住淚水，哭過的眼睛像寒夜裡映照月亮的湖泊，我抹著她的頭髮，她再次親吻著我，一點一點地細吻著我的嘴唇。我聞著她開始泛熱而升起蘭花香氣的吐息，也伸手摸到她的胸前，揉起那令我無比依戀的上身。

「丫.....老公、嗯.....哎呀.....、嗯呀.....」

我邊吻邊將藝莉壓在地上，貪婪地亂吻著她的臉旁，拉著她的浴衣衣襟，伸手握起她穿著胸罩的豐乳，握住她飽滿的乳峰把玩著，然後再次搗住她嬌吟的櫻唇。

「唔.....啜、唔丫.....啜、啜、唔呼、老公.....你想要我嗎？」

我微笑著，憐愛地撫起藝莉臉旁的秀髮，回答說著：「當然呀，老公我有兩天沒在藝莉醬身邊了

· 我好想妳的一切，妳的嘴唇，妳的咪咪，妳的屁股，妳的小穴，妳那口害羞的淫語。」

「丫啊.....、老公、嗯啜.....、可是、老公、可、可不可以.....先陪我去一個地方？」

叁柒 | νδρομέδα | 安杜美達 β

如果說白天的京都像一場永不結束的緩慢神祭，那麼晚上的京都就像銅鏡裡的倒影，澄澈平靜卻帶幾份不真實。

藝莉換起了運動服加大風衣，我騎上旅館借來的單車，抓好平衡，然後藝莉坐在後椅，緊抱我的腰間。

我們在無人的京都街頭前行，河野町的街道切割出狹長的夜空，略帶著藍色的街燈掠過我們的身上。

我們是偷偷出來的，因為如果給樂璇她們知道了，那麼她們又一定會說很危險，可能被戀音抓走之類的。

不過藝莉卻說，如果戀音有意在這時候加害於她，那麼就不會放她放得那麼乾脆，又不會說出那下毒的威脅。

我們從旅客的後街繞出到四条通，依著藝莉的指示轉向新京極商店街的方向，商戶差不多全都關門了，大道兩旁只有夜歸的行人。

我沿著大街往烏丸站的方向前進，藝莉一路沒有說話，只是緊抱著我的身體。

「啊.....到了，原來就在這裡，我從來都不知道呢。」

距離沒有比我想象中遠，我只騎了大概十分鐘左右的單車就到了。我們下子車，把單車停泊在路邊鎖好，我疑惑地說：

「是這裡嗎.....？我們好像之前有經過過呀。」

我們身處在四条通路邊的一個路邊神社前，名叫「八坂神社御旅所西御殿」，實木色的構造，傳統的神社簷頂，那當然不像八坂神社那麼熱鬧宏偉，而更是一個開設在路邊的商戶。不過京都有眾多就這麼簡單設在路邊的小神社，是自古以來京都民間留下來的遺風吧。

「我不是要找這西御殿，而是.....這邊『冠者殿社』。」

藝莉牽起我的手，來到神社的邊旁，我才發現那裡竟然一個深棕色的烏門，非常不起眼的外觀簡直像是隱藏秘道的入門。

藝莉走進烏居裡，面前是一列禁止內進的木柵，而木柵後有一個小空間，那裡面有供奉著一個古老深色的神龕。

藝莉與我並肩站著，默然靜思了片刻後，便伸起手，對著神龕拍起掌，用典型的日式神道禮儀，低下頭，閉上眼，祝禱起來。

由於我不懂得這儀式，也不敢亂模仿，便只是合什起來，試著排淨心思，也闔了闔眼靜禱。

直到藝莉再次拉起了我的手，然後她對我說：

「這是阿姨——小戀的母親，以前跟我提過的神社，她說她會到這邊參拜.....那時候，我不知道阿姨就是我父親的情人，更不知道，原來小戀就是.....我的親姊姊。」

藝莉看著神龕說，那與黑夜幾近融而為一的木製設置，彷彿就開啟原始的時光隧道，將藝莉帶回她的童年。

Ω

「我想，小時候的小戀，也一樣不知道她自己的真正身份。她也以為她的母親，是來照顧我們家族的家傭吧。大家都是孩子嘛，哪會想那麼多。」

我與藝莉沒有再騎上單車，而是沿路走回去旅館，快到旅館附近之前，我們不覺又繞了一點路，下了階梯來到鴨川河邊。

鴨川河畔沒有路燈，前方遠處是四條大橋附近的旅館及商戶，在夜風中亮著搖曳的殘燈。不捨晝夜的鴨川清脆流動，為藝莉的童年回憶添上靜謐的氣息。

「小戀小時候比我活潑很多，老是拉著我跟她一起玩，她最愛就是捉迷藏，而且身手又敏捷，腦袋也好。她與阿姨也總是說著京言葉，這也是為何我現在也能理解京都人的口音。」

我們在河畔坐下來，藝莉挽緊我的手臂，靠在我的肩上。

「我記得自我出身以來，小戀就在我的家了，她才比我大幾個月吧。這麼想起，阿姨跟母親，懷孕的時間應該是相近的。唉.....這麼一想，雖然我知道我爸年輕時就是那副德性，但果然開後宮的男人都不是什麼好鳥呀。」

這時我感到藝莉的目光正向著我，我回望過去，即使夜色深重，我仍然看得見藝莉的笑容。我只摸了摸她的頭髮說：

「終於看見妳認真的笑了。」

藝莉略啾起嘴尖，抽了抽鼻頭，又抱緊我的手臂說：「所以小戀跟我是一起成長的，她總是叫我『阿藝』，這你已經知道了吧。我們一起學習各種語言，一起玩著各種遊戲，直到7歲還是8歲左右吧。我不太記得清楚了.....有天我回到家裡，就發現小戀跟阿姨離開了。」

「我去問我爸媽，小戀呢？小戀去哪裡了？我媽沒有回答，我爸只說她們回京都了。我又問.....那小戀會回來嗎？我爸卻板成臉跟我說，『哪知道呀』。對了，我爸對我很嚴厲，但很少認真罵我或是生氣的，那是我少數幾次感到我爸的怒氣，我就不敢再問了。」

「後來小戀一定沒有再回來，我有問其他的傭人，他們都不太清楚，都說不知道。我們家裡因為大家族嘛，家人成員與管家傭人本來就多，有時候又會有親戚來我們這邊借住渡假的，所以不同的人也總是來來往往。小時候的我，過一兩個月很自然就淡忘了。就算長大後再來京都旅行，也沒有想到要找一位超過十年沒見的童年玩伴。」

藝莉目前所說，大致都跟戀音對我說的相吻合。我問道：「妳從來沒有懷疑過小戀的身份嗎？或是妳父母有透露什麼.....？」

藝莉垂著臉搖起頭：「我有幾次見過我爸跟阿姨在說話，都說得有點氣沖沖的，我自然就不敢多問。至於小戀，她也沒有留下什麼地址、信件給我，我們連一張合照都沒有。我上了兩年小學以後，又跟爸媽搬到東京去了，老家的事情就忘記得更快。我是偶爾會想起小時候有一位玩伴叫小戀啦，也記得有一位來自京都的阿姨，可是怎麼會想到她們有這種身份。你記得我說過吧，我本來就不擅長應付京都人，我說的.....就是小戀與阿姨呀。」

藝莉的確不只一次提過京都人的性格跟一般日本人不太一樣，也不大容易相處。我接著道：

「所以戀音母親去世的事情，妳也完全不知道嗎？」

藝莉用深沉地搖起頭：「完全不知道.....我爸完全沒有提及過。可是，你也要明白，身為大家族的當家，很多事情只能埋在心裡。我.....只能這樣替我爸辯解了。」

「妳要小弟以後該怎麼會面這位未來岳父呀.....」我故且打趣說。

「你就先想如何面對妳老婆突然多出來的姐姐吧。」藝莉說著，又擺出尖酸的目光「而且你們都有肉體關係呢，兩姊妹都給你弄到床上去了.....」

「關於這一點，請先簡單略過。妳先繼續說完小戀的事情。」

我擺起手，忍住不說出「姊妹丼」這個詞語。藝莉哼了一聲，抱緊我的手臂續道：

「老實說，阿姨對我沒有很壞，沒有恨我也沒有故意冷待我之類的，只是脾氣也跟小戀一樣，偶爾會有點野蠻放肆。但也許是我跟小戀到底是玩伴吧，我也會好奇問她京都的事情，她也跟我說過不少京都的事情，包括剛才我們去的『冠者殿社』，她就說.....那以前她當藝妓的時候，常去參拜的神社。她說，到那邊去，可以求眾神原諒女人的情感謊言。」

根據藝莉接下來的解釋，大概是這樣的：因為藝妓要討好男人，所以少不免要對男人說些不實的情話，甚至要靠各種甜言蜜語迷惑男人等等，所以定期就會到「冠者殿社」求眾神原諒，洗淨自己瞞騙感情的罪。久而久之就成為在花街工作的女性，除了八坂神社以外最常去的神社。

「當我從小戀口中聽見阿姨過世了，我第一件想到的，就是要去神社祭拜她的靈魂，然後就想到冠者殿社。我不知道這神社沒有安慰死者的能力，但.....我希望有吧，我希望阿姨走了.....也不要再那麼寂寞，不要再恨我爸了。不論是誰騙過誰也好。」

藝莉說著又鼻酸起來，聲音也顯得哽咽。我伸手擁實她肩頭：「如果小戀的母親知道的話，她一定會感謝妳的，藝莉醬。」

藝莉擦了擦眼角，說道：「說來也很神奇.....那天我肚子昏迷後，最後的記憶是醫院裡朦朦朧朧的白光燈，醒來以來，就發現自己身處在陌生的古宅裡，當小戀一進來看我，我就認得了。相隔了那麼多年，我還是脫口說出『小戀』。」

「她對我完全沒有不禮貌什麼的，只是說起她自己的身世，她離開我家以後的狀況，阿姨在幾年前過世了.....然後，就是要我跟她一起合作，要由她武家為首的京都集體，重新興起武家的地位，如

果我拒絕，那麼.....她也不會對客氣。

「而且她說，我所有的一切，本來就是她跟阿姨都應得的。」

然後，藝莉再沒有說下去，只是低著頭，把頭埋在雙膝之間。

我也沒法再說什麼，只是抱著在三月寒夜唯一溫暖的藝莉，暗自思量過後，還是決定問：

「藝莉醬，關於小戀要下毒那件事.....如果妳還沒有答案，可以先不用回答，但如果——」

「我已經想好了。」藝莉抬起頭看著我「我早就想好了。」

叁柒 | νδρομέδα | 安杜美達 γ

「不行！！這怎麼可能！！不可以這樣！絕對不可以！！」

一如我所料，樂璇聽見藝莉的決定後，立刻就在站起憤然怒吼。泚澄深皺著眉頭，森琪默然不語，絲明反應不來被樂璇嚇得全身一震，鹿儀繼續坐在一旁，彷彿充耳不聞。

「可是，小璇……」藝莉趕忙勸著說「我、我不能任由小戀她——」

「不！！我說了不行就是不行！！我不容許藝莉醬退出！！！」

我按住樂璇的肩頭，說著：「小璇，這裡是旅館，妳也別這樣叫喊……」

一夜過後，我們早上老樣子在旅館的飯堂裡集合，雨薇因為要重新回到國家隊進訓練，吃完早飯就趕忙走了。剩下我們一行人，則在早飯後來到暫時只有我們使用的交誼廳，聽著藝莉宣佈她的決定。

藝莉昨天晚上就跟我說過，她決定要阻止戀音。

換言之，按照戀音的條件，藝莉在體操決賽不會有公正的裁決，只會獲得最後一名。

所以，藝莉便說，她決定要直接退出決賽。這是反而是對所有人都最公正的做法。

「你，你也勸勸藝莉醬呀！」樂璇圓睜著眼，拉著我的肩頭「你不是體操隊的一份子嗎！？你怎麼可以讓藝莉醬就放棄就放棄！」

「可是……」我望向躲開眼神的藝莉「這是藝莉醬自己的決定，而且涉及到她的家庭——」

「那又怎麼樣啦！！」樂璇跺起腳「我們是體操隊不是嗎？！我們只要認真比賽不就好了嗎？！我們花了那麼多時間，那麼多心血，來到京都到底是為什麼呀！！」

「小璇，妳先不要那麼——」我見樂璇氣憤滿臉通紅，就想趕快安撫她的情緒。

「你們給我靜下來！」

一把意料之外的聲音震懾住所有人，是我姐。體操隊的總教練。

花姐臉上帶著我前所未見的嚴肅，走到我身邊，向來我招手說：「小果，你出來，我跟你說兩句。」

根據我出生至今的記憶，我也未錯見過我姐如此深沉。我深吸一口氣，跟著出步出飯堂，來到緣間上。

花姐看著我說：「藝莉醬的決定，是真的已經下定決心了嗎？」

我嘆了口氣說：「我一樣想辦法反駁及阻止過她，但她說，戀音終究是她的家族有關，如果她不

去處理，那等於背棄了她作為家族成員的責任。」

昨天晚上，當藝莉在鴨川河岸對我說起這決定，我第一反應當然是馬上反對。

然後藝莉卻反問我——所以你要任由那幾位財團首腦都中毒嗎？你對戀音行為要坐視不理嗎？

我說她一樣可以正常出賽，先不用那麼快下決定要退出。藝莉卻說，戀音雖然難纏，但她從小就是說到做到的人，那是武家的風範。就算她之後強行去參加比賽，如果她在裁判的不公正評分下得到最後一名，即使她輸了，那是一場不公正的比賽。到時受破壞的就不是她自己的比賽，而是所有人的比賽。

花姐抿嘴動唇深思著：「作為教練，我絕不會輕言讓隊員說退出就退出。就這一點而言，我是站在小璇那一邊的，你有想過任何方法嗎？」

「藝莉醬她說……」我望向一門之隔的飯堂「她能夠出線，回到京都，再能夠出線，已經心滿意足了——」

「不！」花姐喝止了我的說辭「我是問你，你有想到辦法，能夠讓藝莉醬正常出賽嗎？」

花姐罕見的逼問著我：「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不管戀音的罪行，任由她下毒。到時藝莉醬就能如常比賽，問題是……藝莉醬不想這樣選擇。」

花姐重重地呼了口氣：「能夠與那位戀音……談判之類的嗎？」

「我昨晚已經曾經跟藝莉醬這樣說過了……」我說「她回答說：『現在主導權完全在小戀手上，我們完全沒有條件去反制，因為我們重視的……就只有體操隊這件事』。」

花姐再度靜默，雙手不安份地交握著，對我說：「老弟，我從來都是那句話，我不打算干涉你們的私生活，群交又好，多P又好。總之，你給我好好看著她們，我要的是所有隊員都各安本份，在體操場上發揮最佳狀態。這次也一樣，我可以很無情地說，藝莉醬的家事，與我們無關，我只管體操隊的事。」

我面露艱難地回答：「就算妳這麼說——」

「妳說什麼啦！！！這到底關妳屁事呀！！！妳又不是體操隊的成員，妳給我閉嘴！！！」

門後突然再度傳來樂璇的怒吼。我與花姐趕忙再次推進去，卻看見森琪、泚澄、絲明三個女生，吃盡九牛二虎之力拖住樂璇的身軀。

樂璇怒目而視的對象，是鹿儀。藝莉卻站在鹿儀身前，擋起手臂，展示狀若保護的姿態。我注意到鹿儀腳邊，竟然有被投擲落地的紙巾盒。

「發生什麼事了！快停手！」花姐喝道。

「她——她、那叫鹿儀的！」樂璇被三位女生架住，指出顫動的手指，指向鹿儀「竟然敢說藝莉醬的壞話。」

我疑惑地望向鹿儀，她也轉眼看著我，眼裡卻毫無懼色，然後鹿儀說：

「難道我說錯嗎？」

「妳懂個屁啦！！」樂璇努力想掙開沁澄的緊抱「妳是之前輸了給我們不甘心！來離間我們體操隊的吧！妳根本就是奸細！間諜！！」

「小璇你先住嘴！」這一次吼叫的是我，我怕她再罵下去，就算鹿儀多麼老練，也不一定承受得住「鹿儀.....妳到底說了什麼。」

鹿儀處變不驚地聳了聳肩頭：「我只是說，妳們還吵什麼呢？藝莉醬這種狀態，上場也沒用，必定會是最後一名，因為她心裡早就投降了，沒差別呀。」

「才不會——」

「是的，鹿儀隊長說得沒有錯。就算我出賽.....我也不可能專心作場。對不起小璇.....我對不起作為隊長的妳，花姐.....對不起。」

樂璇正橫眉怒目，但藝莉那溫婉的語句，卻像一片片喪禮的白布，讓所有人都陷入死寂的沉默。

然後再一次，藝莉低著頭，忍住眼裡打轉的淚水。

Ω

「.....為什麼我也要來呢？」

我坐在公車的市立公車上，而坐我身邊的，是鹿儀。

她穿著深藍色的破紋牛仔褲與球鞋，深紅色的運動外套，領口的拉鍊大概到胸口的位置，裡面是淺黃色印花T恤。她百無聊賴似的把頭靠在公車窗戶上，豐盛的深棕紅色長曲髮簇擁著面無表情的臉，髮絲隨著行駛而輕輕搖動。

「因為，」我看著木然的側臉說「是藝莉醬要妳來的呀，我倒樂於看見她與妳終於能好好相處。」

車外流動的京都市景色下，鹿儀的表情的眼神也沒有任何變化，冬末明晰的陽光落在她帥氣的臉上，猶如有一副都市靜默的美麗人像。

「那.....為什麼你要坐我身邊呢？」

「因為，」我仍然看著她說「藝莉醬在澄澄陪著，小璇有明明與琪琪陪著，剩下妳落單了，相比其他人。妳應該更寧願我在妳身邊吧。」

鹿儀對我這答案看並不滿意，立即就說：「你難道沒有好一點的答案嗎。」

我意會過來，微笑說：「因為我想多親近妳呀，小鹿儀。」

鹿儀深棕色的瞳孔像秋天結果落下的橡實，用仍舊高冷的表情朝著我，說道：「隨便你。」

說著，我握起她垂在牛仔褲旁邊的手。她只看了一眼，就把目光別在窗外去，直接用後腦對著我，一副她不在意也不願意在意的神態。

我也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靜靜地握緊鹿儀的手，放鬆背靠在公車座位。

我與鹿儀坐在公車後方的第三行，前方三行的是藝莉與泚澄，再前面近車首處，則是樂璇、絲明與森琪。藝莉與泚澄好像一直在細說著什麼。

經過今早激烈的爭吵後，樂璇絕不退讓，藝莉卻無意改變想法，加上鹿儀引發的衝突，花姐也完全是一籌莫展。她說，這種氣氛去練習也沒有意思，決定再給我們一天的假期，但已經是絕對的底線了，今天過後，不論藝莉決定如何，要練習的人一定要回去體育館練習，不能再有任何爭端。

我並不覺單就一天的假期，就可以解決這千絲萬縷的問題，但既然可以自由活動，藝莉便提議大家既然都到了京都，就去名勝走走。

樂璇仍然氣得一言不發，只是在泚澄與我的勸說下，故且換衣服出門了。藝莉便帶著我們一行人登上公車。

經過約莫20至30分鐘的車程，到站了，藝莉示意我們都下車。

我們稍為離開了京都市，一路向南來到的伏見區。藝莉也對陸續下車的我們說：

「各位，歡迎來到稻荷山，いなりやま。」

叁柒 | νδρομέδα | 安杜美達 完

叁捌 | σμήνη | 伊絲墨涅 α

叁捌 | σμήνη | 伊絲墨涅

根據藝莉的解釋，稻荷山其實非常低矮，大概只有二百多公尺，所以即使對一般人來說，也是非常輕易就能攀登的山岳。而稻荷山也正是「伏見稻荷大社」的所在地。

「嘩.....」

站在著名的「千本鳥居」面前，樂璇似總算暫時忘記了懸而未決的憤慨，只是牽著森琪與絲明的手一起抬頭讚嘆。

千本鳥居，顧名思義就一千個鳥居，那當然是虛數，總之就是指非常非常多的鳥居。實際上稻荷山也有多少鳥居有不得而知，但經過了伏見稻荷大社的樓門，一路沿著石階步行，在墨綠陰翳的樹林裡，就能看著無數鳥居以壯觀排列，形成一條橘紅色的隧道。鳥居的橫貫構成了嚴密的簷蓋，連中午時份的刺眼冬日都無法滲進。

「澄澄，來幫忙拍照吧！！」

樂璇對泚澄嚷道，就與森琪跟絲明走進了鳥居裡，泚澄也拿起手機充當著攝影師。走進了千本鳥居當中。

我站在鹿儀旁邊，她也像旅客一樣抬頭觀察著鳥居，表情雖然仍是不動聲色，但眼神還是透露出讚嘆。我轉頭對看著登山路線圖的藝莉說：

「小戀不會突然跑出來襲擊我們吧？」

「很難說呢，小時侯我就老是被她作弄。」藝莉笑說「不過我覺得她如果要再加害我們，就不會等現在了。我們就在她的領地裡，除非離開京都吧，否則去哪裡也逃不掉。我們日文這叫做.....『鯨鯢の顎にかく』，就是『正在面對張開嘴捕食的巨鯨』。」

這是日本成語嗎？中文應該可以翻成「俎上之肉」之類吧。我們也確實是住在一般的旅館裡，根本般上不什麼保安，說不定連老闆跟待應也是戀音安插的線眼。根本防不勝防，藝莉這個「鯨魚」的比喻實在太精準了。

「呼.....」我放鬆胸口說「那我們先不要想小戀的事情吧，一想到就太可怕了。」

鹿儀抬起手臂，輕托下巴，一臉凝神思考的樣子：

「聽說鳥居是用來分隔『人』與『神』的世界.....」

聽見鹿儀這樣說，藝莉卻露出驚喜的微笑，探頭說：

「鹿儀姐姐竟然知道呀！對，日本傳統迷信的確是這樣。」

鹿儀立刻展露瞪眼反嗆道：「什麼鹿儀姐姐呀！我才沒比妳大多少！一年也沒有！」

「哈哈我很意外呢，」藝莉笑意盈盈地說「現在連日本的小孩也不知道有沒有這些神話了，鹿儀姐竟然知道呀。」

「誰是『鹿儀姐』呀，聽起來更老了好嗎！還有，我是來旅遊的，來之前做點資料搜集也很平常吧！」鹿儀哼起鼻頭說「雖然我不迷信，但那麼多鳥居排在一起，什麼劃分神與人的分界，一口氣走進去不會不吉利嗎？」

這不就已經是迷信了嗎——我差點想這樣說，但我知道現在不是擔任這種角色的時候。

「呵呵，不會呢。」

藝莉說著，就走上前，站在第一個鳥居的前方，她舉起手掌，放在鳥居的門柱上。

穿著深紫色針織連身迷你裙的藝莉，像極了路邊野生的紫羅蘭。

「日本神道的『眾神』跟別的國家不太一樣，比較像是靈魂般的概念，所以只要你懷著無邪的心，祂們也不會害你啦。」藝莉摸著鳥居，回頭對我們說「而且，這些鳥居其實都是用善信的捐獻建成的，所以可以說是買回來的商品，沒多少神聖的含意。」

我跟鹿儀也信步跟上藝莉。鹿儀看著朱赤色的柱身，也舉起手，像撫摸一個熟睡孩子的臉，小心翼翼地將手放在鳥居上，像在驗證藝莉所說的話。

我望向前方，樂璇她們已經不見了，隱約聽見的笑聲也愈來愈遠，大概走進了沿著登山路線，走進鳥居的深處。

藝莉舉步，走進鳥居的陰影裡，然後轉身面向我們。雙手負在腰後，倒著腳步逆行，零碎的陽光令她臉部明滅不定。

「真是古老呢，我的祖國。」

藝莉說著，身影隱入了恍如無窮無盡的鳥居裡，墜入了另一個遠古的國度。

「神道，巫女，八百萬眾神.....」藝莉邊走邊娓娓道來「從明治維新以後，這些曾經是社會核心的事情，就好像無聲的消失了.....想起來真是有點可惜呢。」

藝莉像歷史的領路人，我跟鹿儀步進了倒流時光的赤色隧道裡。

「你知道嗎，老公，」藝莉的聲線像老書本散發出來的樹木氣味「巫女與神宮曾經是非常有勢力的職業，可是自從國家現代化後，明治天皇甚至禁止民間有人擅自擔任巫女。對神職人員來說，會否真的是幕府的時候，會比較幸福呢.....」

我的歷史水平非常一般，當然並不知道。而我猜走在我身邊的鹿儀也不知道。

「在我出生之前，日本曾經有個資產膨漲的年代，那時候像每個人都是富翁，每個人都在感嘆：『啊～現代化，資本主義實太偉大了！』結果呢，不知道哪一天，像變魔術一樣，咻～大家又變回平

凡人了。」

山路開始緩步上攀，藝莉回身，背對著我們，我與鹿儀只能看著她的背影。

我知道，此刻在藝莉所沉浸的，不是我能企及的煩惱。我跟藝莉太親密了，每當她這樣子，我都會閉上嘴巴，靜靜陪伴在她身後，像耐心地吹涼滾燙的湯，靜待煩惱在她的腦裡消失。

可是，鹿儀卻開口問了：

「喂，藝莉，所以妳的意思是，妳也同意那位戀音的做法？妳一樣認為日本，現代化才是錯的嗎？」

藝莉聽見鹿儀的提問，抬起頭沒有回答，只在鳥居下漫步著，讓京都的陽光落在她優美的側臉上。

戀音所說要下毒的對象，是來自東京的財團，他們將是注資到相關的京都法人團體裡，令京都幾所寺院可以出租予旅客入住。

根據藝莉向我展示的新聞，那並不是是把寺院改建的酒店，而是繼續由住持或僧侶負責管理，招待旅客入住，提供膳食，那與其說是住宿服務，不如說是寺院生活體驗服務，而且索價不菲。最理想的情況，那既能夠為京都的寺院及市政府增加收入，也能推京都自古以來的佛教文化。

可是，戀音看來不怎麼同意理想。

千本鳥居的路段不長，最後一扇的鳥居落在我們身後，陽光豁然開朗。

藝莉站在我們前方的平地，等待著我與鹿儀的到來。她終於回答：

「我只是覺得.....最好的時代也有缺陷，最壞的時代也有希望，沒有哪一個時代比另一個時代更優越。我們只能帶著民族最深刻的靈魂，去抵抗歷史的挑戰，」藝莉帶著微笑說「即使是大英帝國，最輝煌的殖民時代都已經結束了，如果每個英國人都想著要時光倒流，有意義嗎？為何不去創造新的時代呢。」

鹿儀細聽著藝莉的話，稍為抬了抬頭，不知道是在深思，或只是在欣賞鳥居之間的午後光柱。

稻荷山整個山頭都各種的祭奉神社，我們被參天的翠竹樹木所包圍，眼前僻出的空地上鋪好了經歷無數風雨的石板地，石板地前方又是一個小小的奉拜所，樑柱簷角通體皆紅。

藝莉獨自走向奉拜所的神龕。然後像昨天晚上一樣，向著神明拍掌，合什，禱告。

我與鹿儀都沒說話，靜待藝莉禱告完畢，靜待藝莉獨自對神明的告白。

良久，藝莉才靜靜放下了手，回來我們身邊，雙眼像飽睡過後般清澈。

「但老公你放心，」藝莉牽起我的另一隻手說「時代再改變，藝莉醬我還會是藝莉醬。」

「我很榮幸呢。」我緊扣著她的手回答。

「鹿儀姐不要吃醋哦。」藝莉瞧向鹿儀說。

鹿儀冷眼瞪向我，一副已經懶得回應的臉，只是說：「我想抽煙了，這邊可以嗎？」

「哎喲呵呵呵～」藝莉像看見窘態似的竊笑起來「日本除吸煙區外，基本是完全禁煙，鹿儀姐你就忍耐一下吧。」

「真是的.....」鹿儀煩悶地揚了揚嘴巴。

「好啦，」我也牽起鹿儀的手說「妳就當戒一下煙嘛。」

鹿儀沉著臉我同時牽著藝莉，又同時牽著她，說著：「你要這麼明目張膽地腳踏兩條船嗎，渣男？」

我不禁笑了一聲：「噢，這還是第一次鹿儀妳承認我們之間的關係呀。」

鹿儀瞬即沒好氣地擺出無力的微笑，藝莉也粘近我的肩頭說：「對了，我也正好想問喔：到底老公跟鹿儀姐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妳問他。」

鹿儀立刻帶著置身事外的語氣，舉起手指指著我。

「那麼老公，請回答。」

藝莉那澄靜的雙眼瞪著我，散發出一陣黑煙般的殺氣，有那麼一瞬間竟然與戀音的眼神重疊了。我結結巴巴地說：

「那是.....聖誕時候的事情，等一下！藝莉醬，妳.....妳的眼神變成跟小戀一樣了，妳先冷靜點！」

「啊，果然是那時候，」藝莉還是帶著那官式似的堆笑：「所以那之後呢？為什麼鹿儀姐說你是她的『小粉絲』？你們多久會H一次呢？鹿儀姐是為了見你，才來京都的嗎？」

「妳問他。」

鹿儀維持一模一樣的姿勢，舉起手指指向我。我望向鹿儀說：

「那、等、等一下鹿儀，這全都要由我來的解答嗎？」

「鹿儀姐姐在問你呢，也沒否認跟你有H喔老公。你要跟你一直騙著的藝莉醬分享嗎？」

「我從沒有騙你呀藝莉醬，那真的是一言難盡呀！」

「我們3P過了喔，跟雨薇一起的。」

「喂！！！鹿儀！！！」

「啊，進度好快喔～」藝莉捏緊我的手掌。

「擘不要這樣藝莉醬！！」我望向眼神逐漸黑化的藝莉「嗚擘呀呀呀呀，我的手掌呀呀呀呀！！！」

「藝莉醬，小果，鹿儀！」

遠處傳來沚澄的叫喚，她拿著相機向我們揮手，走向我們說：

「擘～小果你一個人牽著兩大美女，會否太惹人羨豔了。」

我左手牽著藝莉，右手牽著鹿儀，兩人都是樣貌身材頂尖的美女。我決定不為此申辯，更用正彷彿從死神鎌下逃過的感激語氣說：

「嗚.....澄澄，妳來就好了，我可是不是伊藤誠呀.....」

叁捌 | σμήνη | 伊絲墨涅 β

稻荷山不高，鳥居卻多得有點泛濫。藝莉說，因為這稻荷山自古以來都被想象成豐收神的棲息之所，所以百姓都爭相供奉。

山路雖然曲折，但路線很明確，樂璇不用看地圖，便已經一股勁的闊步上山。我、藝莉與鹿儀及泚澄趕在後面，便遇到了體力不好而落後的絲明。

我叫藝莉她們先繼續往前，自己先留下來陪著絲明。我扶住絲明的手臂，撫著喘紅的臉頰說：「妳還好吧？需要先坐一下嗎？」

絲明張著總是呆呆的雙眼，用力吐了口氣，搖頭說：「不，我、我慢慢走.....慢慢走、就好了...」

「我還以為妳都換便服了，這會比較輕鬆。」我笑說。

絲明在哪天我陪她去買便服之後，她看來也有是逐步跨過心理關口，跟泚澄身高相若的她，便試著與泚澄交換便服來穿。這天她穿著大概是本來就是泚澄的天藍色吊帶長裙，帶著繡邊的收腿設計顯得她甚是高貴，綁成髮髻的鉑金長髮更具貴族味道。

「這.....這、呼.....這沒有關係.....小果、你、你先走啦.....」

絲明看來怕我拖慢了我，我遞著手臂給她說：「來吧，一起走吧。」

「好、好的.....」

絲明繞著我的手臂，就跟著踏上稻荷山的石階，絲明一路攀爬一路抬起胸口深吸著氣。我禁不住注視著她鼓漲起伏的巨乳：「明明妳該不會因為衣服太緊，所以才會喘成這樣.....？」

我看著前方，確定泚澄不會聽見。

絲明紅起臉揮打我的手臂：「不，不是啦！！這.....這與衣服無關！」

「是是是，妳說無關就好了。」

絲明扶著我的手臂，一步一艱辛地走著，然後又喘著氣問我：

「小果.....那、那個藝莉醬.....真的、真的要退出.....嗎？」

我呼吸著濃厚的林間氣息，沉默半晌然後說：「我當然也希望她不要退出，可是妳也知道.....藝莉醬的性格，倔強起來也可以很倔強。」

「可、可是.....」絲明拉緊我的手臂說「可是、藝莉醬.....努、努力了那麼久.....那樣、那樣.....太可、太可惜了.....」

「明明，」我絲明說「我一樣對她說過一樣的話。」

藝莉說，這正是戀音心思最可怕之處。以戀音在京都的勢力，大概可以再捉一次藝莉，又或是再次對她下毒，令她無法比賽。

然而，戀音給出的條件，卻是藝莉會在裁判被買通之下，直接獲得最後一名。這就等於說，藝莉再去參賽才沒用，繼續練習也沒用。

更令藝莉在意的，是這不是對她一個人的不公，是對整個比賽的不公。樂璇與雨薇會出賽自由體操隊，藝莉更不願讓比賽陷入不公平的境地。

「我、我、呼……」絲明深吸著氣「但、但是……藝莉醬她自己……她自己想、想出賽吧，不、不可能就、就這樣放棄的……」

我面前就是山徑的盡頭，藝莉她們大概都已經登頂了吧。我驀然覺得自己的腳步比絲明天沉重，更無法回答絲明的質疑。

我一言不發，跟絲明終於登上了稻荷山山徑的終點，來到觀景區處。

其他所有人都到了。稻荷山真的只是一座小小的山丘，而京都市卻幅員甚廣，我們只能從林間窺城市的一小部分，照位置來看，應該是下京區的一小部分。京都的房屋以灰白色為主調，密集而低矮，明淨的陽光照耀著凌碎參差的屋頂，像一片由民居聚集而成的湖泊。

樂璇站在觀景區的最邊緣，用力吸了一口氣，接著對著京都市大叫：

「死——戀——音——！！！！如——果——不——是——你——我——們——的——
京——都——之——行——就——完——美——了——趕——快——離——開——藝——莉——
醬——！！」

樂璇氣貫長虹地叫完後，換來是氣喘如牛的呼吸。有點灰蒙色的藍天裡響起了號角似的回音。

搞不好戀音真的能聽見呢。

風景就是這樣回事，能讓平常再口沒遮攔的人也不覺無言，好像再說任何話也只是顯得何其渺小，頓時都沒有人再說話，只是靜靜地看著眼前的京都，這片顯映著各人複雜心思的異鄉。

「小璇……妳聽我說。」

「不，我不聽！！！」

最先開口的還是藝莉，她走到樂璇身邊，握起她的手臂。樂璇卻像怕被大人責備的孩子，閉起眼掩起耳朵。

「小璇，我、我……能夠成功以體操隊的身份，回到日本比賽，再成功出線，我已經很心滿意足了。我從來沒有這樣奢望過，妳、妳其實知道的吧。」

藝莉拉住樂璇的雙手，讓她無法掩住耳朵，然後握著樂璇的手心說。樂璇緊噘起嘴，眼裡冒出淚水，搖頭說：

「我、我不接受，我說過了！我是妳的隊長、我不能接受藝莉醬妳就這樣放棄！是我找妳入團的！小果！大家都記得吧！藝莉醬是大家入團的時候，她就已經在了呀！！怎麼可以，怎麼可以這樣！！」

樂璇往我投來求助的眼神，可是我卻只能默默承受那無計可施的抑壓，並沒有回答。

「小璇妳不只是我隊長，更是我的好友，」藝莉凝視著樂璇說「所以妳應該更明白，如非逼不得已，我也不想退出，可是.....小戀的事情，我真的不能放著不管，她並不只是我的姐姐那麼簡單，而是她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也是由我的家族所造成的，這是我必須肩負的責任。」

「才不是這樣啦！！嗚～～不是這樣啦！！」樂璇急起來，跺起足說「這從來不是藝莉醬妳的錯，這從來就不是妳要管的啦，我、嗚～～～」

「可是我就不能眼看著小戀——」

「她下毒又好！嗚嗚、殺人又好！綁架什麼鬼的！！那就由她去做呀！！藝莉醬妳不要管啦，嗚～～～！！！」

藝莉苦澀地捧起樂璇淚頰，抹著她的淚水，宛如愧疚地說：「不行，小璇，這我真的做不到，我無法明知小戀要亂來，我也當做沒看見。」

「如果、嗚、嗚.....如果藝莉醬妳要退出！！」樂璇咬了咬嘴唇「那麼我也不玩了啦！我也不要參——」

「不可以！」

「小璇！」

我與藝莉同時喝道，樂璇大概也是始終不及我們會同時間開口，被嚇到的她一下凝住了哭相。

我走近樂璇與藝莉，沉著聲線道：「如果沒有了藝莉醬，小璇妳就更要上場，因為自由體操就只有妳一個了。」

「那有什麼意思啦！！」樂璇抹著眼淚對我說「藝莉醬如果退出！那體操隊還有什麼意思了啦！」

藝莉放開樂璇的手，別開頭，蒼鬱的稻荷山吹著微冷的寒風，陽光不知不覺變得略帶灰暗。

「因為，」我抓緊樂璇的肩頭「因為我們一直.....更是為了妳呀，小璇。我們一直以來，都是為了小璇妳能夠拿到金牌，能夠以體育部、體操隊的名義，拿到世青賽的金牌。所以，妳絕對不能說退出，不，連想不能想，否則——」

否則——我們所做過的一切，就等於毫無意義。

樂璇抽著鼻頭，淚水滾滾而下，她來回地看著我與藝莉，可是我們兩人都無法展現一絲歡顏。

「沒錯，」藝莉對樂璇說「小果說得沒錯，我們所做的更多是為了小璇妳，妳才是真正的奪牌希望

·我們從第一天開始，就期待著看妳站在第一名的舞台上，能夠一路戰勝所有對手，甚至戰勝薇薇，最後成功得到第一。小璇，我退出了，妳更要獲得第一名，妳知道嗎？」

藝莉說著聲線又再乾涸過來，眨著眼忍住這兩天她已流過太多次的淚水。樂璇看見藝莉的表情，卻又嘩啦一聲，撲進藝莉的懷裡淘哭來。

「嗚嗚~~~~嗚嗚、嗚我不要這樣！！嗚嗚嗚嗚、我不藝莉醬退出！！我不要啦！！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藝莉醬認輸呀，嗚嗚啊啊啊啊！！」

藝莉沉痛地閉上眼，抱住樂璇哭叫的矮小身軀，像一座慈悲的聖像。

我、森琪、絲明、泚澄，每一位體操隊的成員都無法上前，就連一句安慰，一句撫恤也無法說出。

在那之後，整個稻荷山都迴響著樂璇撕心裂肺的悲泣。

好像那就是神明對藝莉的回答。

叁捌 | σμήνη | 伊絲墨涅 γ

即使隔了一張桌子，即使她全身用風衣與圍巾包裹得密不透風，但花姐身上，仍然傳來硫磺的礦物味。

她大概也是趁這天的休假，去泡了一趟溫泉。如果是平常的我，一定會立刻吐糟，可是現在的我卻連調侃我姐的成氣也沒有。

她捧起桌上的熱拿鐵咖啡，用凝重的眼神說：

「不會改變決定了嗎？」

我怕再喝咖啡，今天晚上鐵定會失眠，便只是點了一杯熱蜂蜜花茶。我說：

「藝莉醬是這樣想的。」

我姐捧著熱拿鐵，窗外黃昏的天氣照進溫暖的咖啡館，我姐模特兒級數（不說話的時候）的臉浮現出美麗的輪廓。她說：

「我知道藝莉的身世比較複雜。她被抓走的時候，你們整團人四出奔波，作為教練的我，就已經非常苦惱。」

我沒有回答。相信這也是藝莉退出的另一個原因：她不想再因為自己，而拖累整個體操隊。

「你沒有什麼想說嗎？」花姐直視著我「你作為她的男友，體操隊的人事總監。」

我舉起杯，喝了一口對我而言太過濃甜的花茶。我皺了皺眉，清著喉嚨說：「正因為我是她的男友，我更知道她非常重視自己的家庭，她這次瞞著父母回來比賽，已經是底線了。小戀更是她家族的.....可以說是黑歷史吧，以她的性格，一定不會坐視不管。至於作為體操隊的成員，那就更簡單了，我跟妳的想法一樣，無論任何決定，都不可以影響體操隊的比賽。所以.....如果藝莉醬不想再糾結下去，那麼.....」

我再沒有說下去，然後望看花姐。她再次鼓起嘴嘆了口氣，然後整個上半身靠在椅背後，昂起頭吐了一口氣。

「說真的，這很可惜呀。」

花姐雙手放軟在椅柄上，向咖啡館的天花說著：「藝莉醬的身體質素其實不適合練體操，只是我一直沒有說白，反正體操隊本身就只有樂璇是常駐隊員而已，多一個藝莉醬我就照教吧.....首先，藝莉的胸部太大，平衡感天生不好，跳躍力也不算強，就別說樂璇那種神級的身體質素，她就連森琪那深厚的體操基礎也比不上，她的優點只是因為練過美式啦啦，所以肌肉彈性及持久力夠強，對音樂也有不錯的節奏感——這大半年來，她單靠意志克服身體種種缺陷，不斷進步，看到她在資格賽及預賽的表現，我是真的由心而發的感動呀。」

我姐甚少以那麼技術層面的角度，與我說起體操隊的事情。說到底，真正一竅不通的是我。

「姐.....」我只能這麼說「對於事情發展成這樣，我也非常抱歉。」

我才剛說出口，便又感覺非常陌生。因為我已想不起再上一次跟我姐道歉，是什麼時候了。這從來不是我們姊弟的溝通方式。

「你也是不用道歉，如果有誰真正要道歉的人，是那位戀音。」

我不覺望向咖啡館的京都遊人，那當中一樣也有不少和服打扮的女生，我不其然想到戀音會否混雜其中。

「我可以保證，」我對她說「我會確保小璇、琪琪與澄澄也會繼續比賽。小璇的情緒，我也會盡力去穩定。」

樂璇在稻荷山哭了老半天，我等她哭累了，便把她背起來下了山，她索性在我背上睡去。後來我把在她送到旅館的床上，她累極就繼續倒頭大睡了。

花姐用無可奈何的表情，喝了一口咖啡，然後收起手機說：

「這樣說吧。我作為教練，隊員能不能退出，要不要出賽，其實完全由我去決定。所以呢，我不批准藝莉醬退出比賽。」

「呃.....妳的意思是？」

「我不會替藝莉醬遞交退賽申請表，就算決賽當天藝莉醬不來比賽，我也只當她是因故缺席。」

「這樣啊.....」

就正如每個參賽者都要由團隊教練簽紙申請參賽，退賽也同樣。如果花姐一直不處理這項手續，那麼藝莉可說是「無法」退賽。

將近黃昏了，這位於烏丸站負近的洋風咖啡店卻甚是熱鬧。宮廷古典風格設計桌子與傢俱很是華美，連杯子是精巧的花瓷器，可惜我完全沒有心情去沉浸欣賞。

「就這樣吧，」我姐挽起手袋「接下來，你與藝莉醬要做甚麼也好，也要小心。別說我只有你這個老弟，藝莉醬也只有你這位『老公』了。訓練那邊，你如果沒法過來也沒關係，設備那麼些我們能自行處理。」

我擠出微笑點了點頭：「辛苦妳了。」

「別這樣垂頭喪氣了，」我姐站起來，在坐位前俯看著我說「之前你們亂來過多少次，最後不都是能化為為夷嗎？我等著你們跟我說，決定一把火燒了京都，把戀音直接解決掉呀。」

「妳以為我是明智光秀嗎？」

結果我還是忍不住吐槽著說。花姐咯咯笑起來：

「才不是，你有他那頭柔順的負離子長髮嗎？」

那不知道是哪一集戰國無雙遊戲的超現實人設吧，跟我一樣歷史知識貧乏的大姐。

我用淡然的回應我姐與我日常對話，目送她如常帶著笑容離開咖啡館。

我望向面前空下來的坐位，圍繞著我的是陌生的語言，我獨自身處在這歷史深厚得有如沼澤的古城裡，彷彿正緩慢被地無形的河水所淹沒。

落地玻璃窗外已泛起夕照，整個河原町幻化成一片金黃。我放鬆身體靠在椅背裡，想來在過去半年當中，我也幾乎沒有時間這樣真正獨處。

禮拜一至禮拜五都是體操隊的訓練時間，我就自然會到場陪著各位女生；禮拜六日不是單獨跟幾位女友約會，就是跟著樂璇拉著大伙大吵大鬧。

剛才藝莉說自己一個人靜靜，便自己留在旅館裡，我收到我姐要跟我見面的短訊後，便獨自來到這家咖啡館。

我再呷了一口那過甜的花茶，茶已顯得微涼了，茶液的味道頗為甘苦，我不打算把它喝完，可是又沒有離開的打算，窗外往來的人群像與我毫無關係的走馬燈。

「你怎麼不理我呢？」

「咦？是……？」

直到她的坐下來了，我失焦的目光才收窄焦距，在昏黃的光霧下，竟然是鹿儀。

「你怎麼這麼驚訝呢？不想看見我嗎？」

鹿儀坐在花姐原來的的位置裡，穿著一件深紅色的運動外套，裡面仍是早上那年淺黃色的印花T恤。

鹿儀的膚色本來就曬成一陣淺淺的蜜糖色，現在身處在夕陽的濾鏡之下，更像是初熟的小麥。

「不，不是……我只是，」我用那索然無味的花茶，來掩飾我的困頓「妳怎麼會在這？」

有侍應走過來把菜單交給鹿儀，鹿儀用簡單的日文婉拒了。她對我說：「路過呀。我見你一個坐著，剛才在窗外試著跟你揮了揮手，你完全沒理我呢。」

「啊，這……很抱歉，」我稍為低頭說「妳剛好在這附近。」

「難道在跟蹤你嗎？」鹿儀冷笑道「這本來就是最近旅館的購物區，不是嗎？我來京都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來找找有沒有適合啦啦隊、又可以可以批量訂購的球鞋。反正我都是體育部的成員了，用一點補助不要緊吧。」

「呃，是的……」

鹿儀那深棕色的雙目像顯微著我不穩的心思，我卻只能無力地回答著片字隻語。

「.....你看來沒心情跟我說話嘛，算了那我走了。」

「不！鹿儀.....妳、妳.....」

鹿儀瞬即不耐煩站起，我幾乎是神經反應般伸出手，去拉著她的手腕。鹿儀站住了，用冷冷的雙眼看著我：

「『我』怎麼了？」

我沒想到以下這句話，竟顯得如此沉重。我執起她的手心說：「妳.....不要走。」

Ω

我面前是一片深藍色的海域。

數百隻、不、甚至數千隻半透明的水母在我面前蜚遊，那似綿絮又似布匹的奇特形態在水中收放泅泳，在幽微的色燈勾勒出半透明的光軌。人間的重力無法束縛這些幽靈似生命體，即使牠們是在這有限的水族館空間裡生活著，也看來比我們來得自在。

「你看來倒是喜歡很海洋呀。」

在我身邊的鹿儀這麼說。我們正身處在京都水族館之中。

「我倒沒想到，妳會帶我來這裡.....」

「為什麼，」鹿儀觀察著水母的軌跡「你想說水族館這場所跟我很不搭嗎？」

鹿儀瞧了我一眼，在水族館幾近無光的環境下，我無法分辨她的表情。我坦誠地說：

「如果妳這麼說也是.....我對妳的印象一直都是陽光草地汗水，水族館.....對妳而言好像有點太深沉。」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來水族館。」

鹿儀簡單地回答了，只是沿著弧型的巨型水母水族箱往前，我跟在她的身後，恍如置身於深海之中。

剛才鹿儀說想我陪她去一個地方，我們便在坐上了公車，往JR京都站出發。我原以為鹿儀她是有什麼餐廳想去，可是出乎意料，她卻帶我來到京都水族館。

因為京都水族館位於真正的市中心，面積及佔地有限，與日本其他各地最有名的大型水族館相比，倒像是有點小型。不過作為來自另一個狹小大城市的居民，看見這整幅牆那麼巨型的水母水族島，還是不由得被震攝住了。鹿儀她並沒有解釋並沒有要帶我來，我們就像兩位尋常的旅客，在閉館前的最後兩小時，瀏覽著這人流不多，而氣氛很沉靜的水族館。

我想起我們城市裡也有一座以海洋為題的主題樂園，那裡面也設有一個不怎麼樣出色的水族館。我對鹿儀說：

「妳以前沒有到過那水族館，我們城裡的那一個？不是大家多多少少都會都會去過。」

我隨著鹿儀，穿過兩個不怎麼有趣海洋科學展廳，再次進入另一個大型的水族箱空間。這邊養飼是各種五彩繽紛的魚類，也有看來是深海魚的大型海洋生物，鹿儀抬頭，看著那由海水形成的隧道。她背著我說：「以前我總想跟他去各種地方，包括什麼主題樂園之類的，可是都被他拒絕了。他總說，遇上他公司或是老婆的熟人，那就麻煩了。」

我當然知道鹿儀說的「他」是誰。我稍為趨前，跟在她的身後，稍想著說：「那結果妳喜歡嗎？這水族館。」

鹿儀聽著我的問題，卻沒有回答，視線只是追逐著一尾貼近玻璃暢遊的尖細海魚。她帶著緩慢的腳步往前走，來到水族館最深處的水族箱空間。

她在一張長椅子上的坐下來，面前是一整幅如壁畫的水族箱，不同海洋植物與海魚在柔和的燈光下表演著千姿百態。

我也隨之在她身邊坐下，她沒有看我，只是說：「那你呢？」

我與鹿儀並肩坐著，一同定睛看著眼前這似乎有特殊意義的風景：「唔.....我總是說，我是城裡長大的孩子，對海洋總是有一份特別的傾慕，不過我已很久沒有去過海邊了。水族館嘛，我是不怎麼討厭，是另一種美感吧。」

我說完望向鹿儀，她仍沒有跟望向我，伸出她修長健美的雙腳，似是在放鬆著肌肉。

「果然跟我想像中一樣無聊呢。」

「啊？」

正當我以為鹿儀不會回答我，她卻說了。然後又道：

「水族館呀，」鹿儀的眼珠上反射著流轉的水色，她說「我早就覺得這種地方很無聊，不過就只是有一堆魚在游走游去而已嘛，而且牠們還被困在這種小空間呢。那麼喜歡看魚，怎麼不去學浮潛，去海裡看真的魚呢。」

「這.....可是，妳剛才不是說，妳一直想來水族館的嘛。」

「那時候我想，」鹿儀答道「跟他一起來，會不會就變得不無聊。不過看來這根本無關呀。無聊的就始終是無聊。你說得對，這種地方不適合我。」

鹿儀說著就稍稍低下頭，看來已經看夠眼前的遊魚。我凝視她在這種燈光竟顯得有點內斂的秀氣，我伸手撥起她微曲的髮鬢。她抬起眼望看我，我說：

「我以為妳是帶我來安慰我呢。」

鹿儀聽見我所說的，嘴角便帶起嘴弄的微笑說：「真是荒謬，把自己看得那麼高。你們體操隊出事了，我應該高興呀。之前每一次各種奸計把我打敗。看你身邊的她們一個個土頭土臉，我連開心也來不及。活該呢。」

我伸手捧起鹿儀的臉頰，捏了捏她的耳朵：「妳不是真的這樣想的吧？」

鹿儀擺出你奈我何的表情，回答：「不行嗎？我自問確實不特別小氣，但也未必有那麼大量。」

我懷著告解似的語氣說：「鹿儀.....我從來沒有打算要妳成為她們一份子什麼的，不，應該說，也許妳會發笑，但我個人的觀念上，也從沒想過要什麼後宮之類。如果妳真的討厭她們，無法跟她們相處，我也無話可說。」

「我也並沒有想成為你的後宮呀，」鹿儀理所當然的說，然後再露出恍然大悟地表情：「啊，所以你要趕走我了，就因為你的後宮們。你這渣男。」

「當然不是，」我苦笑說「而是.....妳也知道，我當然是很喜歡妳，但妳本來條件就很好，就算今天妳找到更好的對像，我也只好接受。不過.....如果妳仍然留在我身邊，我總希望妳能夠跟她們成為朋友。可能這有點難度，但妳多幾位朋友，應該不是壞事吧。」

我望向眼前的大型水族箱，那水族箱的魚群愉快地暢遊著。我忽爾想起那古老的寓言，雖然鹿儀說是這些魚類生活在水池裡不能說最自由，但一樣不需要受到大自然的威脅，也有水族館的專業員工及學者照料——你怎麼知道，水族館裡的魚並不快樂呢。

鹿儀抬起鼻頭，發出無奈又自嘲的笑聲：「你到底是覺得我也有多難相處？我也有不少朋友的好嗎？雨薇不就是其中之一了嗎。」

我搭起鹿儀的肩，吻了吻她的頭頂：「是嗎，原來是我們的問題呀。」

鹿儀握起我垂在她肩旁的手，帶起感慨的笑聲：「當然呀，妳那位親愛的訖澄擱了我的一巴，我都還沒有還回去呢。」

「妳都擱了我幾巴掌啦，不是嗎？」我笑說「而且，藝莉醬也狠狠地擱過我了，所以妳就不要那麼放在心上吧。」

「藝莉擱了你？」鹿儀皺起眉頭驚訝說。

我大概把那天晚上藝莉被釋放後，在房間裡發生過的講了一遍。鹿儀聽完就點頭說：

「Very good，我可以跟藝莉醬成為好朋友了。」

「是這樣嗎！？」

「呵呵，反正你身邊的女生嘛，樂璇我真的大概是沒辦法；」鹿儀想著說「森琪嘛，我也覺得她跟我不太能溝通；訖澄我倒是蠻欣賞她的，只是有些過節；那娃娃裝女生.....我不知道該跟她說什麼；至於伶馨，我跟她在學生會早有點交情，也頗佩服她的為人，大概就是這樣吧。」

我邊聽邊笑，突然覺得我身邊的女生們也真的千嬌百美。我說道：「那藝莉醬.....」

鹿儀拉著住我的手，輕輕靠在我的肩上：「我仍然是她的隊長呀，不是嗎？」

叁捌 | σμήνη | 伊絲墨涅 完

叁玖 | γερία | 雅妮莉亞 α

叁玖 | γερία | 雅妮莉亞

當我們來到入口處，藝莉面露出無比驚訝的表情，她瞪大眼睛說：

「哎、老公.....你怎麼會在這裡？」

儘管我也有點驚訝，因為我也並未預期藝莉會在這裡，但我轉念一想，又覺得這並不意外。我對藝莉說：

「是鹿儀叫妳來的吧？」

藝莉雅緻的臉容皺了皺眉頭：「所以.....是你們決定約我過來的？」

「不，也不是，」我自然牽起藝莉的手「我真的不知道妳會在這裡，鹿儀只是突然傳短訊叫我過來。相信我，如果是這鹿儀搞的鬼，我也不知道她想做什麼。」

藝莉老樣子握緊我的手心，她頗為心不在焉地說：「我也、也是收到鹿儀的短訊，才趕過來的...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約在這裡.....」

我抹著藝莉的髮絲，說道：「妳還在寫信嗎？」

藝莉憂心忡忡地點頭：「我.....大致的內容我已經寫好了，只是我不知道開首的說詞要說什麼。這種異常天開的事情，不好好想過認真的開首，是絕對沒可能抵達到大財團老闆手上的。」

藝莉對於戀音的行為所制定的唯一策略，就只能主動告發她的行徑，但問題在於，誰會相信一封突然寄過來的信，就相信自己將會被下毒？只會被視為是惡作劇信件。藝莉這兩天都在查找過去在她家族接觸過的正式信件，去研究會否有更具說服力的公文寫法。

我的手機收到信息，是鹿儀，我拿起來跟藝莉一起看：

【小鹿儀：如果你們是在外面遇到了，就一起進來吧。我在裡面。】

我望看了藝莉一眼，藝莉仍然是滿腹疑惑的模樣，看著我說：「那個.....這不會是你那鹿儀姐姐的算計吧？你們要對我做什麼嗎？」

我失笑地輕撫藝莉的臉頰：「妳覺得以鹿儀的性格，即使對我也會這麼坦率嗎？」

藝莉揚了揚眼眉，也認同道：「說的也是.....」

我對藝莉說：「那我們先進去吧。」

藝莉點著頭，有點不安份地說著「好的」，便跟我牽著手進去。

バッティングセンター・Batting Center。

也就是室內棒球練習遊樂場。

Ω

這是藝莉脫離體操隊的第一天，距離京都世青賽決賽，尚有四日。

我醒來時森琪與樂璇已經離開旅館了，她們大概是按照花姐的要求，老早集合前往練習。

我就像畢業後置身暑假第一天的高中生，完全失去任何行動的動機，要去體育館也不是，在京都閒逛也不是。我知道隔壁的藝莉大概是深思信件的事情，又不知該不該去打擾她，我茫然若失地吃完了早飯，就收到了鹿儀的短訊。

我完全不明白，為何鹿儀突然要約我去室內棒球練習遊樂場。我甚至不知道，原來鹿儀會打棒球嗎？

我更不知道，原來她同時還約了藝莉。

我藝莉走進去，裡面由鐵網分割成眾多深長的空間，出租給人們練習棒球打擊。場來此起彼落都是各種的棒球聲，落地或擊中的沉實聲響，看著藝莉那惶然失措的表情，她也似乎是鮮有到這種場所，我將藝莉領到某處鐵欄外。

裡頭的那位女生穿著深紅色的棒球外套，戴著頭盔，手執球棒，自動發球機射出一枚棒球，她便以矯捷的動作揮起球棒，球棒劃出一個半圓，像刀峰般砍向棒球，發出像木頭相撞的聲音——欸！棒球擊飛，飛向天花的某處，與ホームラン（Home Run，全壘打）的牌子擦肩而過。

「鹿儀……？」

藝莉訝異地喊了一聲。鹿儀按下暫停的按鈕，拿起一條毛巾，擦了擦臉上的汗。

「真是的，全壘打有夠難的呀。」

她將球棒架在肩上，棒球外套、白色T-shirt上衣，黑色短褲，配合她剛好穿著棒球外套的打扮，一副棒球好手的得意洋洋。她望向藝莉，藝莉卻困惑又意外地睜著眼睛。

「藝莉醬，」鹿儀看著藝莉說「來比一場吧。」

「啊！？」藝莉瞪起詫異的雙眼，支吾著說「為、為什麼……？」

「你是日本人，不可能不會打棒球吧，總之跟我比一輪，看誰先打到 Home Run。」

「這、這沒關係吧！」藝莉手足無措地說「我是日本人但我不會打棒球呀！」

這就像我們以為美國人一定愛吃漢堡，德國人一定愛喝啤酒之類的刻板印象嗎？

「別廢話了！」鹿儀喝著道「我叫妳就打！妳總有玩過吧！」

藝莉面露無辜的表情：「我.....我、小學當然有練習過，可是、那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那就是會呀，給我進來！！」

鹿儀突然抽起旁邊的一根棒球棍，把她丟到藝莉腳邊，藝莉再次嚇了一跳，握緊我的手臂。我望向鹿儀，但鹿儀完全沒有看我。

「老、老公、這到底——」

藝莉六神無主地向我求助，但我也是一樣困惑，而這時鹿儀又再次喝道：

「妳老什麼鬼公啦！別再裝可愛了！那做別人老公的，把妳老婆帶進來！！」

鹿儀像揮刀一樣拿起棒球棍，霍聲作響地指向我與藝莉的面門，凌厲的鷹目震懾逼人。我登時也拿不定主意，也只好說：

「那藝莉醬，妳就配鹿儀打一局吧，就打個球，我想也不會怎樣吧.....」

藝莉面有難色地看著我，我也報以無法理解的表情，但只好拾起剛去鹿儀丟到地上的棒球棍，將她就地牽進了打擊場的鐵欄內，拿起旁邊提供的棒球用具，替她戴起了頭盔與手套，然後由藝莉執起老舊的棒球棍。藝莉身穿著淡粉紅色的居家T-shirt與米色長褲，簡潔怡人的打扮與棒球員造型渾然不搭。

「動作快點！！！」鹿儀又再次叫道「別再唧唧我我了！有老公了不起呀！妳老公我也上過呀！」

我聽著一驚，急忙向鹿儀打起眼色，但鹿儀沒接受我的眼神，她仍只盯著藝莉，而藝莉果然往鹿儀回瞪一瞬間的怒目。我趕快說：

「沒、沒事的藝莉醬！來，深呼吸放鬆點。」我掃著藝莉的肩頭。

「沒關係的給我滾出去！！！」

鹿儀直接球棒指向我，我只好帶著惴惴不安的臉色退出去。一張張綠色的輕紗劃分了打擊手的位置，藝莉惶惑地步進了鹿儀身邊的位置裡，鹿儀蓄勢代發地笑了笑：「開始了喔。」

「等等等、等一下.....！」

欸。兩台自動發球機同步射出了兩顆棒球，鹿儀輕而易舉起揮起球棒，棒球被擊中飛出，這一次卻差強人意地往角落飛去。

「嗚——！」

藝莉則帶著慌張的表情，發出吃力的輕呼，自然反應地擺出了生硬的打擊姿態，球棒有氣無力地揮出，棒球理所當然地劃過了藝莉身邊。藝莉尖叫著躲開，白色的橡膠棒球擊中藝莉身後的鐵網，滾

落地上。

看著藝莉我不免有點擔心，鹿儀卻喝道：

「真沒用呀，這樣也算我的隊員嗎！？媽的，我當年怎麼會讓妳留在啦啦隊裡！？」

「鹿儀姐，妳不要這樣，擘呀.....！！」

自動發球機又發球了，鹿儀當然又揮棒擊中了，而藝莉與其是在打球，不如是在玩閃避球。

鹿儀卻彎起嘴角，大喝道：「嘖！藝莉，我早就看妳不爽了！恃著自己是日本混血！長得漂亮！咪咪大就了不起嗎！！去妳的啦！！」

我握起鐵絲網，藝莉慌張地望向鹿儀，球又到了。藝莉再次痛苦地揮起球棒，緊著眉頭回嘴道：

「我、我又——又不是自願長成這樣的！！我咪咪大又不是我的錯！」

「是妳的錯呀！怎麼會不是！妳脫隊了以後，都有幾個男生直接消失掉了！！妳以為他們本來是為了什麼才加入啦啦隊的啦！媽的！妳的那對大歐派呀！！」

鹿儀帶著顯然的怒氣揮動球棒，發出一陣空氣被強行撕裂的怪響，又擊中了。

相比之下，打擊率仍然的零藝莉，只得氣結地叫道：

「那又關我什麼什麼事！我難道要對所有對我胸部有興趣的男生負責嗎！！」

「我最不爽妳這種女生了！自以為漂亮，別人會讓著妳，就做什麼都可以！」

「等一下、鹿儀.....這到底.....」我終於也忍不住說。

可是不論鹿儀還是藝莉，看來都沒聽見我在後方擔憂的細語。

藝莉用終於忍不住的語氣，怒氣沖沖地對鹿儀道：

「妳！妳這樣說，妳不也是一樣嗎！？論霸道，我連妳一半也沒有呀鹿儀姐姐！！」

又輪到藝莉擊球了，她旋動肩頭，這次的揮棒勁道強了不少，可是還沒有擊中。

「但我會承認呀！妳會承認嗎啦啦隊的混血大胸女神！？我就是看不起那些只想上我的男人呀！妳會承認妳很任性！自以為所有決定就是最正確嗎？！」

「我根本就沒有——！！」

藝莉高聲嚷道。欸——打中了。她第一次擊中的棒球，但棒球以並不完美的軌道飛向角落。

「那妳為何要拖著小果支持妳的決定呀！他一樣也想妳留在體操隊裡不是嗎？」

藝莉回頭窺了我一眼，我還是地不知就裡地搖頭。藝莉顫著聲線說：「那、那是因為老公他明白我一嚇！」

「明白妳個屁股呀！！！」鹿儀喝道，突然用棒球棍打向身後的鐵網，發出令藝莉與我也嚇了一跳的巨響。「既然這樣，妳把妳老公讓我好了！至少我胸部不輸妳，對他比妳對他來得體貼！！！」

我張開口，意外地望向鹿儀的側臉，她還是一副『別期望我會正眼看著你』的高傲。

這時候，藝莉突然用力踏向地面，邁開強硬的腳步，狠盯向鹿儀：

「這怎麼可以！妳給我閉嘴！！胸部的我不跟妳鬥！妳說妳對小果比較體貼？！我看妳連體貼怎麼察寫都不會吧！」

「慢著，藝莉醬、小鹿儀.....妳們.....」

不過我的聲線似乎並不在兩位女生的關注範圍內。鹿儀揮棒喝道：

「妳身邊的那幾位樂璇、森琪、訢澄都沒有妳那麼會撒嬌，妳就以為自己沒有對手了吧！哈哈，我出現啦，又漂亮身材又好床技又好，你老公還很迷我呢～所以妳才討厭我吧！因為我有能力把妳老公搶走呀！！！」

「胡說！！妳有什麼鬼能力啦！！就是故作傲嬌，然後纏著小果而已嘛！妳別以為我不知道妳在想什麼！」

藝莉再次將怒氣發洩到球棒上，擊出一記好球，劃出流麗的軌跡飛到遠處。

「我裝模作樣也比妳撒嬌來得好！我的啦啦隊現在還好好的！妳的體操隊呢！？」

鹿儀維持她精準的高擊球率，一次又一次清脆地擊球。

「妳給我住嘴！別扯到體操隊的頭上呀！丫呀呀呀呀！！！！」

藝莉怒極尖叫著。撲。撲。數記棒球像炮彈似的飛向兩位女生，兩人都接連擊中棒球，只是離全壘打的牌子甚遠。

「我偏就是要說！！」鹿儀又擊出一記側打，叫道：「你們體操隊這一次可真正的兵敗如山倒呀，上一次氣勢如虹，擊倒我們啦啦隊的，真的是你們嗎？」

「這跟體操隊沒有關係！」藝莉反駁著揮起球棒「小戀要針對的人是我！只要我退出了，那些財團老闆的生命就安全了！」

「白痴！妳的那位姐姐如果騙你呢！？」鹿儀大喝道「就算妳告密，最後也一樣繼續對其他人下毒呢！妳對我敢這這樣頂撞！對那位戀音卻又言聽計從！你是看不起我嗎！？」

「我沒有！」藝莉大叫，聲音一陣戰抖「我.....不想放棄體操隊！但沒有辦法，我不能眼白白看著小戀去傷害他人——！」

藝莉似乎習慣了棒球棍的重量與發球機的軌跡，好幾次擊中後，又開始後勁不繼，又開始落空。

鹿儀俐落地揮棒擊打：「可是她現在不是在傷害妳了嗎？」

藝莉全身怔定，默然不語。我看著她的側影，她似是用心想過以後才回答：

「我、我、我一點也不重要，這——」

「妳不重要！？」鹿儀再次狂吼「媽的！？妳竟然敢跟我說這種話！？妳不重要？啊！？你知道嗎藝莉！我就是討厭妳這份偽善的退讓！妳不重要，會跟我爭男友嗎！？妳不重要，會想去參加體操比賽嗎？妳不重要，現在就給我丟下球棒走出去，不要跟我鬥嘴呀！妳不重要，就不要承擔你那姐姐的行為啦！妳那個部份不重要！？妳明明就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比我還重要！比妳姐姐戀音還重要！只是不敢說出來！要別人去哄妳去幫妳去遷就妳而已啦！死藝莉！少裝蒜了！」

鹿儀連續揮動球棒，口裡連珠炮發地說。藝莉張著眼，雙眼泛紅流轉出淚水。我忍住心痛的感受，沒有阻止鹿儀說下來——因為我覺得她說的並沒有錯。

「我、我不是這樣想——」

「所以妳才會被戀音牽著走呀！妳這白痴！妳心裡明明想擔任救世主，但又不敢去想去做！你明明想狠狠教訓戀音，卻只躲在那邊老公前老公後，等我們幫你鼓勵你！想著承受到足夠的難受就可以了！真是的，日本人都是這副德性的嗎！？」

「死鹿儀！！」藝莉突然尖叫「妳別再說到小果的頭上啦！！丫丫丫丫！！！！！！」

藝莉突然發聲尖叫，猛力揮起球棒，再一次擊中棒球，這一次的軌道顯得更加有力了。鹿儀警覺到藝莉的威脅性，下盤稍一下沉，一雙美麗的大腿略微拉開，穩住腰間，全身的打擊力更為穩固。

「妳跟妳姐姐根本就是一副德性！戀音以為自己是能改變世界的救世主，你又陪她發瘋！以為自己是要犧牲所有去拯救世界的救世主！媽的！兩姊妹都有夠胸大無腦！」

「妳！妳給我閉嘴呀死鹿儀！！」

淚眼彷徨的藝莉不甘捱罵，手臂猛烈揮動，我來不及看，球棒已經揮中了棒球。白色的棒球劃出了一道漂亮的斜線，射向天花前方的ホームラン，竟然差點就要中標。

「妳們兩個就是個公主病的富家女，把我們普通人的生活當遊戲。妳們有想我這些平民的感受嗎？！妳們知道我們一般人每天要花多少心力，才能做到我想要的嗎！？我是霸道又如何！？因為我沒有妳生下來就什麼都有！因為我不像戀音！生下來有半個京都任她玩，死藝莉！妳還敢跟我說妳不重要、我要退出啦、我是為大家啦、我沒辦法不這樣啦，誰叫那是我姐姐啦、但我不敢教訓她啦、噲噲噲噲噲~讓所有人都難過還裝偉大！？妳到底是有多公主病啦！」

我察覺到兩人之間的火藥味，也不安地說：「那、小鹿儀，妳也不用罵成這樣……」

可是看來為時已晚，另一邊廂的藝莉卻已經氣得滿臉通紅，張嘴大嚷著反駁道：

「丫丫丫丫丫！！給我住嘴啦！死鹿儀！你以為自己是隊長就什麼都說了算嗎！別覺得全世

界都欠了你呀！你自己白痴去貼男人！連身體都賠了就在那邊裝可憐！小果對你都已經千依百順了！你有種就去找別的男人要你呀！你根本怕別人的男人嫌棄你！有小果關心你連喜歡都來不及吧！都二十一歲了還在那邊裝淑女扮高傲！別笑死人了！」

「等一下，」我看事態有點不對頭，決定揚聲說「小鹿儀！藝莉醬！妳們都先不要這樣——」

「黙れ！我在想事情老公你別吵！」

「給我住嘴！你少在後邊碎碎念！煩死了！」

兩個女生同時對我大喝，如兩記巴掌直打到我的臉龐都僵硬了。

「去死吧死鹿儀！！我忍夠你了呀！傲嬌！女皇病！死破鞋！バカ！！！！呀呀呀呀！」

藝莉像失控的玩偶，開始猛力揮起球棒，一邊呼喝大叫。

「大叫有用嗎！！連球棒也不會拿的有什麼資格罵我！富二代！公主病！大胸妹！白痴藝莉！」

鹿儀則像狂暴的戰士，球拍霍霍作聲，像要邊罵邊直接把棒球擊碎。

「我就是罵妳！！妳以為自己很了不起嗎！？還是不去貼男人！我是有錢又如何呀！我是有大咪咪長得漂亮，但我至少不像妳這麼白痴呀！」

「我喜歡如何對男人關妳屁事呀！從我的角度上是我搶掉妳跟小果相處的時間呀！」

「少自以為是啦死鹿儀！沒小果要妳！妳早就被玩弄到一文不值啦！全就被男人用完即棄啦！！！」

「妳不是一樣！妳有種就別回日本聽妳爸的要求繼承家當，坦白你想要玩體操！要他自己收拾自己私生女！別賴著朋友跟男友在裝可憐！！！」

兩人不斷叫罵，惹得不少人也探頭窺看，但看見美不勝收的兩個女生，卻以氣勢凜凜的揮打互相拼勁，又令其他人嘆為觀止。

叮。

時間到了。自動發球機發射完畢，結果是兩人都沒有擊中全壘打的牌子，只好氣喘累累地放下球棒。

兩人互相瞪著對方，已經累得無力叫罵了，我走上前抹起藝莉的手臂，擲去她的頭盔，抹了抹她滿頭的汗。藝莉搭著我的肩膀，按著胸口平順氣息，看著鹿儀說：

「死鹿儀.....妳最後、呼，最後不也是沒打中.....！」

「哼，至少我沒喘成妳這樣～」鹿儀氣定神閒地喝起水「妳這樣也算是運動員嗎？！」

鹿儀也放下了球棒，抹著頸間的汗，然後她卻走到我的身邊，難得地挽起我的手臂，濃烈的汗氣

體香令我虎鞭一震。

藝莉看見便冷笑了，哼的一聲：「裝什麼溫柔，以前小果牽妳的手，妳也要罵他，現在撒個屁嬌呀！？」

鹿儀卻擺出倨傲的微笑：「小果既然也喜歡我，我也喜歡他。妳憑什麼管我，人家老婆早就不止你一個，怎麼樣？妒忌了嗎？不甘心了嗎？」

藝莉丟開球拍，走過來握起我的手掌，情深款款地說：「老公～我喝了，幫我買水可以嗎？」

我自然不可能拒絕藝莉，她就算要買水星我也會去找NASA，但此刻夾在兩位女生之間，正想說：「這、當然可——」

「哎，小果～」鹿儀故意用她豐挺的胸部壓向我的手臂，在我耳邊柔聲說「我想去洗個臉呢，要不要陪我去。」

藝莉白了鹿儀了一眼，又再靠近我一點說，甜絲絲地：「老公，滿身都是汗了，我想去沖身喔，你知道附件哪邊……可以嗎？」

藝莉擺出那既優美又纏綿的暗示眼神，都是每次我跟她歡愛時她的習慣。鹿儀又再我的手臂再抱緊了一點，直接把我的手臂夾在她穿著小背心的乳溝裡說：

「我昨天沒有睡得很好，對了……你上次跟我泡澡的那間澡堂，現在可以泡個澡，再回房間補眠嗎？」

「老公——」

「小果——」

「妳們都給我等一下！！」

我認真地高聲叫道，藝莉與鹿儀都打住了嘴，止了表情凝視著我。我深吸了一口氣，揚起聲音說：

「藝莉醬！小鹿儀！這都不是妳們兩個該吵架的時候！我完全搞不懂妳們在做什麼，妳們誰鬥嘴贏了怎樣呢！？真是的！這到底搞什麼！我都喜歡妳們兩個呀，你們都知道的呀！戀音也好，體操隊也好，一樣沒法解決呀！妳們到底在比什麼啊？有什麼意義嗎？為什麼你們就不能好好相處！以前啦啦隊要吵，八卦館要吵，來到日本也要吵！我已經搞不懂了！你們怎麼才可以好好相處！妳們為什麼都這樣！？」

藝莉與鹿儀聽我說完，兩人卻互相無言對望，然後幾乎同時地舉起手

「這是她一直在罵我！」

「誰叫她這麼任性！」

「哎哎哎……」

叁玖 | γερία | 雅妮莉亞 β

「妳到底為什麼會打棒球呀？」

我靠在高級壽司店的椅背裡，望向鹿儀。

鹿儀望向我，英氣的臉上展現著我像問了「為何1+1會等於2」的眼神，說：「我當然會各種各樣的運動呀？不然你覺得我唯一會的就是美式啦啦嗎？生下來就有那麼好的運動能力了？」

我再次被鹿儀的言詞輾壓得無言以對。想想看也是對的，美式啦啦隊在我們城裡不是熱門的運動，她不可能是從美式啦啦隊開始的。

我喝了一口熱茶，鹿儀甘美地品嚐完一份高級金槍魚壽魚，也喝了一口茶，又看著我失笑說：「你不要陷入不講話模式了嗎？又要我安慰你了嗎？」

「唉。我竟然有點認同妳，妳剛才想說的都是真的。」

鹿儀不以為然是抬了抬眼睛，用優雅的手勢捧著綠茶杯，又呷了一口：「嗯哼，我有說了什麼嗎？」

「妳說關於藝莉醬的一切呀。」

在棒球室的激戰過後，已經到了午餐時間，心中有氣難下藝莉似乎故意要宣示某種脾氣，就帶我們來到一家頗為高貴的壽司店，把她戶口的銀行卡丟給我以後，說我們隨便點餐，她就去到廁所去了。鹿儀則倒是老實不客氣，開始對老師傅點起各種高級壽司。

「啊哈。」鹿儀點了點頭「所以你被我說服了，你終於明白你家的藝莉醬，到底有多公主病。」

我抱起雙臂，皺起眉頭說：「我不認同妳用『公主病』這個字去形容她，妳也要知道，不算最近才歸隊的澄澄，藝莉醬已經算是體操隊裡比較接近正常人的一位了。我對她絕對沒有一點挑剔一點不滿，她又溫柔又體貼又愛順著我.....只是，妳說她這次的處理方式，至少面對小戀的事情上，確實... ..她有點太軟弱了，然後又用退縮的方式，逼著我們只能跟隨她的軟弱。她的事情.....不只是她自己的家事，也是體操隊的事情。唉。你說我自私也好，我的確不希望藝莉退隊，我同意我姐，戀音就算殺人放火，又關我們什麼事呢？」

我又再次發出一聲深刻的嘆息，鹿儀靜靜的聽著，並沒有回答。恍似沉思過後，才對面前說：

「うに，ありがとう。」(海膽壽司，麻煩了)

壽司店老料理師傅面容枯槁，彷彿是世外高人，他中氣十足地回了一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便低頭料理起來。

雖然藝莉將銀行卡交托於我，我已手執無限的金錢，但我卻無甚食慾，只是喝了口暖水，對鹿儀說：「妳不打算表示什麼嗎？」

「沒有。你要不要吃壽司，海膽很好吃的呀，待會我分你一份。」鹿儀對我說。

我沒好氣地說：「所以妳約藝莉醬出來，把她罵了一頓，再賺了一頓高級壽司就是了。」

鹿儀卻抿了抿嘴，露出理所當然地表情：「你認識我的第一天，就知道我很會罵人了吧。那就是我對藝莉真實的想法，我要說的說完了，你之後要怎麼處置你的老婆，甚至你要討厭我，我也沒所謂。」

我握起鹿儀在吧台桌下的手，說：「我怎麼會討厭妳，小鹿儀，妳需要我的，對吧。」

鹿儀挽起一抹禮貌似的微笑，回答說：「那我以後可以盡情折磨藝莉醬了喔，你也不會有異議，對吧。」

我用投降的語氣說：「小鹿儀……」

「哈哈，我回來了。」藝莉從我身後走後，坐在另一邊的位置裡「你們有點了什麼了嗎？嗚欸，我也好久沒有吃壽司了，老公你點了什麼？」

藝莉興致勃勃起拿起面前的菜單。我說：「欸，我還沒有——」

這時候老師傅向鹿儀呈一份兩件的海膽壽司。鹿儀點頭接過，藝莉卻瞪起眼說：「欸，鹿儀姐姐你竟然點了那麼貴的海膽壽司！」

「我可不會分妳喔。」鹿儀用竹筷夾起壽司，示威似的說。

「呸！還不是用我的錢。」藝莉呶嘴說「老公，我們也來點吧！你要吃什麼都可以呀，多貴都可以！！」

「哎……」

我坐在兩位女生中間，用指頭搔了搔眉頭。

Ω

藝莉站在路旁，抬頭凝望粉藍色的天空。

我倒發現，我似乎良久沒有這樣端詳過她美麗的側臉。過去這大半年，我們不是忙著訓練，就是忙著體育部的事情，幾乎沒有一刻真正的空間，就算我跟她在她的和室裡共處，也難免說起體操隊的事情。

這般百無聊賴，無所事事的日子，能讓細賞藝莉的日子，在我們認識之後，似乎從未有過。

京都的春日天空渲染著一抹抹雲絮，藝莉巧克力色的長髮編成了優美的側辮，她總有流光的瞳孔染上了晴空的蔚藍。我不其然想，京都天空的顏色，與日本其他地方的天空顏色會有差別嗎？藝莉內斂恬靜的性格深處，又到底隱藏著甚麼樣的想法，或是掙扎？

「怎麼了嗎？」

藝莉終於察覺到我的視線，對我微笑問道。我牽起她的手，回答說：「沒什麼，就覺得妳很好看而已。」

藝莉挽起坦然的笑意，她說道：「好可惜呀。我還是在想著小璇她們，甚至薇薇也在努力練習，可是我們.....似乎就只是在胡混而已。」

此時此刻體操隊的眾人應該在練習場裡，經歷著無數次的空翻，無數次的摔倒。

我們三人剛離開高級的日式餐館，剛才坐京都市巴士回到了河原町，鹿儀經過便利店進去買煙了。

「好了，走吧。接下來要去哪裡嗎？」

我與藝莉身旁的便利店自動門打開了，鹿儀走出來，收起剛買好的香煙，雙手插在棒球外套裡。

剛才鹿儀說沒有煙了，就進到經過的便利店裡去買，我與藝莉便在門外等著。

「我沒有特別的想法，」我回答鹿儀「就看妳們兩個呀。」

「欸，你是男生，給一點主見好嗎？」

「我真的.....」我面露困難地說「沒有想法。」

「真的是，」鹿儀突然對藝莉說「你男友靠不住呢，平常做愛卻那麼積極。」

藝莉聽著好笑，雖然沒有接話還是掩起嘴來，我不忿在藝莉面前被取笑，回嘴說：

「好呀，就直接回去做愛呀，要不要3P？」我模仿雨薇舉起三根手指頭。

「不要。」鹿儀卻不屑的立刻回絕。

「老公你這樣問，哪有女生會答應啦」藝莉勸著說「好啦，你們別在路邊說奇怪的話了，那我們就先到處逛逛吧？我也先不想回到房間裡去一個人待進.....鹿儀姐，妳要先回去嗎？」

藝莉冷著臉說，我想她心中對於鹿儀還是有氣，只是出於禮貌而問。鹿儀繼續是一副愛理不理的表情，只是走在最前面：「那就走吧。」

河原町馬路上仍然是穿梭往來的車輛，遊人旅客絡繹不絕。我們三人隨意地街旁漫步，鹿儀偶爾就各種事物店鋪提問，而藝莉如導遊般義務性質地回答。我走在藝莉與鹿儀兩位美女中間，本來想說這樣會否太礙眼，但見她們兩人難得也沒有再鬥嘴的跡象，也決定安靜地享享齊人之福。

「咦.....那是，明明～！是我們啦！」

我們走著走著，藝莉卻突然停步，在購買街的路口揮起手來。

我順著她的叫喊看去，卻見不遠處有一名帶著淺藍色圓邊禮帽的女生，理著一頭無法掩飾的顯眼

鉑金色髮髻，身穿輕便的針織風格黑白雙色短袖長紗裙。

絲明聽見藝莉的叫喊，卻像在林間被發現的小動物縮起肩頭，僵硬著可愛的圓臉。我們三人走過去，她用驚異的大眼打量著我們，戰戰兢兢地說：

「小、小果.....藝莉醬、鹿、鹿儀同學.....那、你們、你們好。」

絲明用奇怪的目光投向我，我當然明白她的疑惑。我無法解釋太多，也只好問道：

「怎麼只有妳一個？妳要去哪裡嗎？」

絲明平常都總是跟著我，充當我在體操隊練習時的助手的助手。今天我沒有去體育館，也不知道絲明的動向，我以為她是跟著體操隊來著。

「我、我.....我有一個、地、地方、想去.....」絲明回答道「小果、你、你們要、要一起來嗎？」

藝莉看了我一眼，帶著饒有趣味的表情，大概她跟我都想到同一件事。平常深居簡出的絲明，竟然有地方主動想去，還會敢一個人離開異地的旅館？

「當然有呀，」藝莉朗聲回答「我們正愁著沒事做呢，明明妳要去哪裡？」

絲明被這麼回著，雙手在裙擺前緊握著，雪白的雙頰卻淡淡泛紅，答道：「那、那個我、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喜歡，那個.....因為.....」

鹿儀似乎有點不耐煩地皺起眉頭，我不知道該如何向她解釋有時絲明羞澀起來，真的會連話也無法說完整。我決定反客為主，問道：

「明明妳不用介意啦，我們就去吧。妳要去哪裡？地址呢？」

我知道這樣問的話，絲明大概會她的手機拿出來——果然，她抽出手機，一邊翻找出定位地圖，一邊似乎忍不住好奇地問：

「小、小果，你、你們剛才、剛才去了哪裡.....嗎？」

我正視絲明那總是對我無限信任，對我無限依賴的一對圓眸，答道：

「明明妳待會要不要來4P——呃嗚哦丫！！」

「就說了你不要這樣問女生，白痴老公！」

「P你個頭啦！我不才說了不要3P！」

「嘩、嘩嗚、你們、請不、不要這麼大力打、小、小果——」

原來是猫カフェ。貓咪Cafe。

「妳就放鬆點嘛，牠看來很喜歡妳呀。」

「.....」

我對鹿儀笑著說，她卻面無表情，端坐在椅子上，一頭有點胖墩墩的三色貓平趟在她併著的雙腿上。鹿儀看了看貓，貓只是打起呵欠，動了動尾巴，並不算離開鹿儀的大腿。

「妳不喜歡貓嗎？」

「當然也不是不喜歡，只是.....」鹿儀伸出手，小心放在貓的背上「有點不知道該做什麼.....喂，你要拍照先說好嗎？」

我拿起手機，攝影著「鹿儀+貓」這難得一見的場景。我向鹿儀展示我拍下來的畫面：「這很可愛呀，妳要不要來扮一下貓手？喵。」

「不要。」

鹿儀果斷地拒絕了。

「哈哈哈哈哈，鹿儀姐跟貓粘在一起啦，這畫面很可愛呀。」

藝莉回來了，在我身邊抱著坐墊說。我向鹿儀打起眼神說：「看吧，藝莉醬的意見也一樣。」

鹿儀的嘴角似有還無地動了動，又低頭看了看她腿上貓，貓還是沒有打算要離開鹿儀的大腿，而且還是闔起眼看來要睡著了。鹿儀用總結的語氣說：

「神奇的生物.....」

「明明呢？」我問藝莉。

「她在那邊跟一堆貓玩得很開心呢。」藝莉回答。

「明明她.....」我望向藝莉說「對貓說話的時候，是正常的吧。妳也聽見了吧。」

藝莉確實地點頭同意：「對，我也注意到了。說實話，讓我.....嚇了一跳。」

我露出放心的表情：「那就好，我確實沒有幻聽。」

我們三人在新京極巧遇絲明，便就順理成章跟著她到了貓Cafe。日本的貓cafe非常有規模，不但佔地寬廣，而且陳設燈光也很舒適，貓的數量有數十隻之多，不少也非常親人。絲明一進來開懷得不亦樂乎，這對她來說絕對是天堂吧。

我與藝莉也不討厭貓，便也跟各種貓咪逗玩起來，反而是鹿儀，似乎是第一次來到這種地方，也似乎很久沒有碰到貓了，顯得有點不知所措。

「噢，牠跑了。」

鹿儀摸著摸著，她雙腿上的三色貓就突然一躍而來，從她的大腿上跳開去。

藝莉也摸著路過腳邊的一頭灰貓，對鹿儀說：「貓會跳到妳的大腿上，證明她很喜歡妳呢。」

「那牠為什麼要跑掉呀？」鹿儀認真地問。

「貓就是這樣子的呀～」藝莉嬌笑著回答「牠們就是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才這麼有趣呀。對吧，小貓咪？」

藝莉跟腳邊的灰貓說著話，搔著貓的下巴，貓抬起頭露出像微笑一樣的表情，然後就走開了。

「這樣呀……」

鹿儀抱起肩頭，像在思考著什麼，然後就執起旁邊的一根像鹿尾草般的逗貓棒，站起來走到我們身旁不遠處，將逗貓棒伸向那邊趴著的一隻黑貓。

可是貓並沒有理會鹿儀。

我與藝莉看著好笑，也來到鹿儀身邊。我打趣說：「這頭黑貓似乎就真的不喜歡妳了。」

鹿儀皺起眉頭，像不服氣似的，又把逗貓棒伸出去，這次快到碰到黑貓淺紅色的鼻頭了，可是黑貓就是視而不見，彷彿鹿儀跟逗貓棒也不存在。

「加油喔鹿儀姐，妳一定可以令貓喜歡妳的。」

藝莉振起雙臂說，鹿儀擺出白眼：「是妳的話就別嘲諷我了。」

鹿儀又換了另一個角度，嘗試把逗貓棒再伸出去，可是黑貓仍然是不為所動。我見鹿儀似乎有點不甘，便靠到她身邊，抱住她的肩，安撫著握起她的手臂說：「來吧，或許妳再輕柔一點……」

鹿儀貼在我的肩前，碎碎念似的說：「好麻煩的動物呀，讓人完全搞不清楚。」

「對，所以我們經常說女人跟貓是一樣的。」

鹿儀在我臉旁冷冷地直視了我一眼：「我可不認同，我就很好懂呀。你不覺得嗎？」

鹿儀理所當然的表情讓我無法判斷那是否演技，我只好失笑說：「……虧能妳能說得出來。」

「那、那個……貓、貓、不是、這樣、這樣……你們、你們要用……好奇心、引誘、引誘牠們……」

正當我們三名人類都圍攏在一頭黑貓之前，絲明過來了。她逕自接過鹿儀手中的逗貓棒，鹿儀望向絲明的表情就像看見了另一隻貓，挪後身子讓絲明靠前。

只見絲明把逗貓棒放在黑貓的前方，先是放著沒有動作，大概靜止了一至兩秒後，再突然收起手

臂，逗貓棒便瞬地縮後。

黑貓原來視無睹的臉，開始注意到眼前的異象，圓滾滾的瞳孔望向逗貓棒。

藝莉「哦～」地輕呼起來。絲明解說般說：

「貓咪、貓、都都、都有狩獵、的、本性.....所以、你要、要用.....就是、讓他以為是獵物的.....的、的東西，去引、引誘牠跟、跟你玩.....」

絲明再次把逗貓棒放在黑貓前，然後依樣靜止了兩三秒後，再突然抽走。貓的視線開始追蹤起逗貓棒，站起前肢，大概絲明重覆到第四次動作之後——

「喵嗚～！」

黑貓突然撲向逗貓棒，開始啃咬起前端的毛絮。絲明把逗貓棒還給鹿儀，怯生生地說：「就、就是這樣.....」

鹿儀接回逗貓棒，仍然是一副不知如何應對絲明的神色，只是微微點頭說：「啊，謝謝.....」

鹿儀按著絲明的教學，把逗貓棒以隨機的頻率靜止及揮動，成功讓黑貓在平台上轉來跳去。

「我還是覺得鹿儀妳跟貓其實很配呀，明明妳說對吧。」

我對鹿儀說著，搭起絲明的肩頭。絲明驚惶地緊繃起肩頭，支支吾吾地說。

「那、那個.....我、我.....想、也不、不壞？鹿儀同、同學.....」

「所以說，」鹿儀無視了絲明說「這真的又神奇又麻煩的生物，牠們根本就很喜歡這根逗貓棒嘛，怎麼一定要我們先引誘牠們、這——」

「丫！！！！我想到了！！！」

突然其來的尖叫令我、鹿儀與絲明都吃了一驚。我們回頭看去，驚叫的竟然是藝莉。

藝莉從地上站起來了，叫聲甚至引來了貓Cafe場內其他客人的注視。她俏臉飛紅，復又跪下來，抓緊我的雙臂說：「老老公公！我、我想到了！」

藝莉的眼珠左右奔動，像被不同的想法所擊盪。我也抓起的手臂說：「おちついて（妳先冷靜點），怎麼了，是小戀的事情嗎？」

「對、對的！」藝莉連忙點頭道，用抑壓著激動的語氣說「我怎麼之前一直沒有想到，原來是這樣呀。感謝妳了，鹿儀姐！感謝妳了，明明，這都多虧了妳們。」

「我？」鹿儀難得露出真正困惑的表情。

「我們.....」絲明雙眼瞪大，一樣也是大惑不解。

「對、因為妳們，因為那頭黑貓，這應該行得通！都是多虧妳們。」

我們不自覺回頭望向平台的黑貓，只見牠已經抱起鹿儀已放開的逗貓棒，用臉頰快樂地磨蹭著，完全無視了面前這四位即將決定京都命運的人類們。

叁玖 | γερία | 雅妮莉亞 完

卅 | Νέμεσις | 涅墨西斯 α

卅 | Νέμεσις | 涅墨西斯

古代日本人相信，天下萬物皆有神靈。

天之神，海之神，地之神，風之神，太陽之神，樹木之神。

眾神環顧的人間，必須對世間都抱持崇敬之心，順應神明的心意，否則便會招來惡果。

後來，我問藝莉，可是現代的日本已經發展得如此先進，妳相信神明仍然存在嗎？

藝莉只是說，如果根據日本神道教，神靈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不論世間如何變化，靈魂中的荒魂或和魂，也始終存在。

我與藝莉身處八坂神社。

祇園區只要是白天，遊客就像源源不絕的河溪般川流不息。我們站在「舞殿」前方，抬頭望看殿閣的簷下，掛起了三圈古式白紙燈籠，燈籠以倒金字塔的方式，從下而上遞增，產生出宗教儀式似的壯嚴高貴。

每個紙燈籠都寫著日文，我問藝莉：「燈籠上日文的是什麼意思？」

藝莉聽見我的問題，用意味深長笑容回答：「那都捐款贊助商的名字。」

「.....所以只要我大撒幣，就可以得到眾神的眷顧了嗎？」

「哎，」藝莉挽著我的手臂說「神社要有人管理，神職人員也要吃飯的，外觀弄得漂漂亮亮，來的旅客多，祈福的人多啦，不止神社收入增加，也能導人向善啦。這樣想不好嗎？」

「唔.....」我沉思著說「由作為日本人的妳口中說出來，總覺得有點微妙。」

「至少京都的神社的確是這樣呀，又優雅又會賺錢又能顧及到傳統文化。」

藝莉語帶嘲諷地說，我反詰著說：「妳是故意的吧藝莉醬，搞不好她就在我們旁邊偷聽著呢。」

「呵呵，」藝莉笑起來說「那我可要繼續說她的壞話呢。喂！小戀，妳竟然把妳妹妹的老公給睡了，要爭玩具這也不是這樣的吧。」

「.....我是性玩具嗎老婆大人？」

我碎碎念著，然後環顧周邊擠擁的人群，並無異狀。

「不過我真的想問呀，老公，」藝莉拉住我的手心「小戀她身材好嗎？是跟我一樣的嗎？這我真的不知道呢。」

「這個嘛……」

我回想起戀音那絕對不下於藝莉的美好肉體，被藝莉那溫婉卻堅毅的眼神直視著，想著該如何回答。

「欸，老公你怎麼不說話，難道是比我還好嗎？你最喜歡巨乳了，難道小戀也是有著巨乳來著？」

藝莉說著就竟顯得有點情切，我心頭也不禁慌亂，愈來愈難找到合適的回答——

「お待たせ（久候了），兩位在京都似乎過得很愉快呀，真是我的榮幸。」

還好。她來拯救我了。

「她來了，」我對藝莉說「妳要直接問她嗎？」

「不用了，有機會我親眼看看就好，」藝莉收起笑容，望向前方「別來無恙嘛，我最親愛的姐姐。」

戀音就站在舞殿旁邊。

她身穿著灰藍色浴衣和服，外披純白色羽織，帶著優雅的微笑，以美麗的細步向我們走來，她身穿著和服所自然綻露的和式貴氣，令不少遊客頻頻注視。在旁人眼中，我們三人一定只是相約在八坂神社裡碰面的普通朋友。

「我們要用姊妹相稱了嗎？」戀音依舊用溫和不失嘲弄的語氣說「這倒像置屋裡的生活呢，阿藝，妳身段也很好，要不要來當藝妓？」

「我這年紀，當不上了，」藝莉回答說「我玩玩體操就好。」

「哦呵，看來……」戀音又往前數步，與我們相距只有約莫兩三米「今天你們找妾身出來，倒是來者不善呀。」

我隱約看見在戀音身後不遠處，正站著她的僕人阿鶴，低垂著臉，散發著關注戒備的氣息。

「小戀，」藝莉放開我的手臂，靠前說對戀音「過去這段日子裡，我是真的不知道妳就是我的姐姐，是我爸的另一位女兒。這件事情，妳知道比我要早，我很想很知道，妳之前有想過找回我這位妹妹嗎？有想過至少幻想過有妹妹、有家人的生活嗎？」

戀音低斂白皙臉本來帶著微笑，隨著藝莉的話而顯得冷酷困惑。她終於沉著臉回答：「我的家人，就是我的母親；我的家人，就藝妓置屋中的同伴與姊妹。妳嘛，我承認我之前想起過妳，可是，如果我能再遇到妳，我會——」

戀音說著就打住了，墨色的雙眼凝視著藝莉，像要看透她的魂魄。藝莉也繃緊著臉說：

「妳會……」

「我會好好地教訓妳一頓，讓妳知道，就算我沒有妳，就我媽跟我都被妳父親拋棄了，我還是可活得好好的。」

藝莉雙肩一垂，吁了一口氣：「這一點，妳真的跟我一樣。我們都是遺傳自父親的吧——我們都不懂得坦率呢。」

「是嗎？」戀音不置可否地說。

然後，藝莉從裙袋中，拿出兩件物事。

「小戀，這是我的銀行卡，以及我的存摺印章。」

「這……」戀音皺起眉頭，看來一時無法理解。

「我們來比一場吧，」藝莉對戀音說「如果我輸了妳贏了，我所有的財產，包括我爸給我的、我媽給我的，全都任由妳使用。而且，我會協助妳的所有計劃，妳要復興武家也好，吞掉我父親的企業也好，全都聽妳的。」

戀音默默聽著，由不可思議的表情，終於豁然開朗，然後露出燦笑，輕喚著：「啊……原來如此。我懂了，那麼如果是我輸了的話。」

「以後就全都聽我——」

「——全都聽妳的。」

藝莉與戀音異口同聲的說著，然後相視而笑。

這就是藝莉昨天靈光一閃想到的計劃。

只要我們一天還身處在京都，我們就無法逃離戀音的擺佈，不論我們想著如何談判如何反擊，也只能順著戀音的步調走。

然而，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得更遠大，想想戀音真正的意圖，那麼就可以分反客為主。

戀音刻意針對藝莉，除了個人感情因素外，藝莉的家世對於戀音而言，對她所謂武家復興的狂想而言，確實是一大助力。

要引誘貓，就必須先引發貓的狩獵心。這是藝莉從絲明身上學會的道理。

八坂神社人流如鯽，到處都是喧囂的人們，致使神社不像供奉神明的處所，而更像俗世的公眾劇場。

藝莉收起展示過的銀行卡，此刻手中所掌握，正是這個城市與我們的命運。

「小戀，」藝莉對她說「我們已好久沒有一起玩了吧。」

戀音帶著精巧無瑕的微笑：「對呢，好多了年，我還記得在妳家的後院，我們玩得很開心呀。那時候，妳總是說我欺負妳，而我母親，總要我讓著妳一點。」

藝莉臉上稍稍閃過一抹憂傷：「說真的，我是真的很敬重阿姨.....也就是妳的母親的。關於我爸對她做的一切，我是真的很抱歉，這點我可以保證。」

「妾身感激。」戀音輕輕頷首「可是她已經不在了。」

「這都是我們父母留下來的因緣，」藝莉若有感慨地望向舞殿「似乎到最後，不是妳來斬斷我的執著，就是我來斬斷妳的執著。」

「わが恋は、ゆくへも知らず、はてもなし.....(我的戀情呀，未知去向、也無有終點)，」戀音隨口吟唱出一段音節幽婉的和歌(註1)，又轉眼向著我說「客人先生，你會成為妾身的終點嗎？」

戀音絕美的臉容再一次令我感受那份被玩弄的淒楚，我望向藝莉，藝莉卻只是看著我，似乎在跟我說，這必須是由我來回答的問題。我說：

「小戀，我是運動員，是練長跑的。」我對她說「對我來說『終點』並不存在呀。」

藝莉聽完我回答，對報以肯定的微笑，然後接著說：「れちゃん(小戀)，も一度遊びまそ(再來玩一次吧)。」

「ええわ(可以哦)～」戀音回答「不過我看，要一起玩，不只有你們兩位吧。」

果然被發現了，可能一開始戀音就已經知道了。

我的目光投向戀音身後，點了點頭。

「當然呀，藝莉醬是我們體操隊的隊員，從前是，現在是，未來也是。妳要奪走我們的藝莉醬，得先問過本小姐呀。」

樂璇邊走邊說，與森琪、泚澄、絲明一同從戀音身後的人群中步出。

「還有我們，我們也決定要參一腳。首先藝莉醬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放著不著，而且戀音小姐想借藝莉醬破壞體操比賽吧，那作為參賽者之一，我也不能袖手旁觀呀。」

人群的另一邊，則是雨薇與鹿儀，加上我與藝莉，變成我們三方包圍著戀音。

戀音卻完全沒有一絲的懼色，稍作環顧眾人後，又再次望向藝莉。

戀音漆黑的眼珠裡，卻散發出某種我無法描述的悱惻，她對藝莉微笑說：

「這樣才對嘛，這才是我最親愛的妹妹。」

註1：出自：《古今和歌集・卷第十二

恋歌二》・完整原文為：「わが恋はゆくへも知らずはてもなし逢ふをかぎりと思ふばかりぞ」。

卅 | Νέμεσις | 涅墨西斯 β

「到底為什麼我也要被拖進來呀.....？」

也許是春天的緣故，京都的天空總是帶著平淡的粉藍色，即使是雲片也格外輕盈。

鹿儀雙臂靠在露台的木柵前，腰間傾前，指間夾著燒了一半的煙。她身上披散著濃重的焦油味，像一片粗糙的披風。

「妳就那麼想一直聽我對妳情話嗎？」

我則背靠著木柵，陪她抽煙著。鹿儀向我展現像要罵髒話的錯愕表情，然後又抽了口煙，吐出霧霞說：

「就算你再喜歡我，我也沒必要一定要幫你的藝莉醬吧。」

「妳身為她的啦啦隊隊長，昨天找她出來教訓了她一頓，不是為了這一點？」

「不是呢.....」鹿儀用另一手抓了抓頭髮「我就是看她不爽，想取笑她而已。」

我昂天大笑，聞著鹿儀瀰漫全身的香煙味：「那妳以後可以盡情取笑她了。」

「這次你們到底又要搞出什麼事情呢？」鹿儀側起眼睛望向我「不會又要漆彈槍決戰吧？」

我深呼吸放鬆腹腔，說著：「我也不知道，不過據藝莉醬所說，小戀最喜歡的遊戲，只有一種，那就是——」

「喂，小果，要吃午飯.....哎，鹿儀同學，妳也在呀。」

我與鹿儀身處在旅館二樓的露台，這裡既是住客可以自行晾衣服的空間，角落也是一個小小的吸煙區。

鹿儀轉身回落，把快抽完的煙蒂滅掉，望向站在露台入口的泚澄。鹿儀說：

「怎麼了？妳不打算邀請我一起去吃午飯嗎？泚澄同學。」

泚澄溫婉平靜的笑容稍收斂成冷峻，她先瞄了我一眼，又對鹿儀說：「怎麼會呢？儘管我仍然有點驚訝妳會留在小果身邊，但我還是會期待能跟妳好好相處呀。」

鹿儀舉步向前，我也只好跟上去。我屏息靜氣，目光來回觀察眼前這兩位女生：

穿著鮮紅色棒球外套與牛仔褲的鹿儀，穿著深藍色輕紗上衣與灰色長裙的泚澄。

鹿儀來到泚澄面前，兩人四目相對，凝靜深沉的氣氛像回到聖誕校園之前，兩人在運動場前的對峙，我彷彿還能聽見泚澄打在鹿儀臉上那一把掌。

「唔.....妳真的好漂亮呀，是這傢伙的後宮團中最美的了吧，」鹿儀注視著泚澄「妳跟小果做愛的時候，高潮的臉是怎樣的呢？」

我訝異地望向鹿儀，又望向泚澄。泚澄皺了皺眉，確定沒有聽錯後，雪白的雙頰稍作泛紅，然後說：

「妳想要看的話，下次我給妳看呀。我也想看妳的呢，鹿儀姐姐。」

泚澄微笑說畢，鹿儀也帶起帥氣的冷笑，用進逼的目光瞪了我一眼，又對比她稍高了半個頭的泚澄說：「來讓我們好好相處吧，泚澄妹妹。」

鹿儀與泚澄相視莞爾，再一同轉眼望向我，似乎要我為她們這段對話劃下註腳。我清了清喉間，說道：

「.....我可以去吃午餐了嗎？」

Ω

在旅館的門前，我擁抱著藝莉，撫著她的背項說：「那妳好好加油吧，不要受傷了。」

藝莉抱住我的肩頭，貼著我的額頭說：「不會的，老公別擔心。你真的不跟我們去體育館嗎？」

「我在的話其實也做不了什麼，而且這幾天下來，我也想要好好安靜放鬆一下。」

「你是想去跟鹿儀姐約會吧？」藝莉眯起眼說。

我揚起眼眉：「這是否成為了以後妳們每個人用來取笑我的梗呢？這倒顯得鹿儀有點無辜呢，而且她剛才說了，她想自己去玩柏青哥。」

鹿儀跟我們一起吃完午飯後，說要獨自行動就跑了。

「嘿嘿，」藝莉輕吻我的嘴唇說「誰要你最近幾天跟她那麼好，我都要吃醋囉。」

「不管妳吃不吃醋，」我抱住她的腰間，故意放輕聲線說「我還會吃掉藝莉醬的。啊~」

藝莉羞紅著臉嬌笑著，輕拍著我肩頭。這時候在旁邊一直看著的樂璇，終於忍不住過來說：

「好啦好啦！！你們兩小口子別再調情了，正室在此！隊長在此！時間到啦，要去訓練啦！快點！」

樂璇過來拉走了藝莉，藝莉故意做出順從的樣子，向我吐了吐舌頭，說道：「那今晚見啦老公。」

「好的，訓練加油。」我向藝莉揮手說。

藝莉被樂璇拖進了眾人當中，作為體操隊教練的花姐再次對樂璇、藝莉、森琪與泚澄說起今天的

安排。

戀音答應了藝莉的提議。

戀音說，她要花一時間去籌備，明天我們就將會與戀音「比試」。

比試的內容，形式，時間，地點，全憑戀音決定。戀音以武家的尊嚴保證，那是對我們雙方都絕對公平的條件。

戀音沒有先揭曉比試的內容，但藝莉說，戀音大概只會進行她最喜歡的遊戲——

捉迷藏。隠れん坊。

那是她孩時與藝莉樂之不疲的孩戲。

我們仍然有大半天的空餘時間，藝莉就決定要重新投入體操隊的訓練，她說，就算只有半天也好，這她是目前最想做的事，最決心要做的事。

午飯過後，體操隊全員再次前往體育館訓練。

我遠處看著她們，突然覺得這場景雖然親切但又如此的遙遠。這對於我們應該是日常的情景，竟然是建立陽光無法穿透的陰影之下。

我一個人回到旅館中。我對藝莉所說的話並不是謊言，經歷了過去這幾天的變故，即使是我也希望可以完全放空，平靜身心迎接即將而來的決戰。

再過一天，我們又再一次面對體操隊，以至藝莉本人的命運。

寂靜的日式旅館走廊裡，就只有我一個人腳步聲，我不覺停下步來，閉上眼，呼吸，吐氣，再次張開，眼前的世界仍不是它看來那麼樸實平靜。

我回到房間裡，在無人的榻榻米上坐下來。藝莉回到體育館訓練了，樂璇為此樂不可支，雨薇今天也繼續國家隊的訓練，鹿儀就算不在柏青哥店裡，也在前往柏青哥店的路上——這彷彿是我們最完整的日常。至少有那麼半天的日常。

我走到房間的洗衣籃處，裡面是我、樂璇以及森琪的替換下來的日常衣物。這家旅館沒有提供洗衣服務，這就變成了我們輪流負責的工作，我提起洗衣籃，前往洗衣室。

洗衣室位於地下的角落，我再次獨自在空寂的走廊中前進。這家旅館入住的客人本來就不多，我甚至懷疑過去數天以後，住戶就只有我們這團人。

我來到洗衣室內，老舊深色的木牆身圍築而成的房間，其中一面牆排面成兩層的滾筒式洗衣機。我卻發現其中一台已經在運作當中，裡面拋盪著與泡沫糾纏成團的衣物，發出像雨水般的聲響。

我隨便選擇了其中一台洗衣機，把我們三人份的衣服都丟進去，然後用日元硬幣買了洗衣劑，開啟洗衣機。在另一邊牆的木製長椅上坐下來，看著衣服在黑色的漩渦中被沖刷迴轉。

人迎來恐懼的時候，不是面對，就是逃避。我聽著那如浪濤般洗衣機轉筒聲，驀然覺得我也許應該選擇逃避的解答。

從樂璇要建立體操隊，到Maple Speed到校園戰爭，我們就差一步，就可以完成我們的志願。

我是否從一開始就應該站在樂璇那一邊，要求藝莉不要理會戀音的惡行。她要毀滅京都也好，鑿沉江戶也好，或許我們置之不理，不冒上任何賭上體操隊命運的風險，才是正確的？

「咦.....小、小果.....你、你沒有去、去體育館嗎？」

她細柔的聲音打斷我空轉的思緒。我一樣意外地望向絲明，她穿著酒店的藍白色浴衣與拖鞋，鉑金色的頭髮盤成了髮髻，手中捧著衣物籃，正呆呆站在洗衣房的門前。

「對.....我沒有陪她們一起過去，」我拍了拍我旁邊的位置「妳呢？」

絲明是隨團的助理，前幾天我陪著藝莉，主要也是她代替我的各種雜務。絲明穿著浴衣的細步走來，在我身邊坐下來。我瞧著她那圓圓的臉，她深棕色的瞳孔看了看我，又慣常地躲開視線說：「我、我.....花、花姐問我、今天、要不要，休、休息一下.....那、那我想就、就房間.....有點亂，就.....所以、沒有陪她、她們去。」

「哦哦，妳也累了吧。」

根據藝莉的說法，我們當然沒有什麼好準備的，就用自己的方法做好一切打算就好了。

我抱起絲明的肩頭，她那害羞怕生的性格大概十分苦惱吧，她這顆比宇宙還更空靈的腦袋其實很難看透。我繼續吻著她的額邊說：

「妳就別想太多了。藝莉醬能下定決定重回體操隊，妳也應該很高興吧？」

絲明抿緊嘴唇，紅彤彤的臉用力點了點頭：「嗯、嗯嗯！我、雖然、然、很害怕.....明天、明天的事情，可、可是、可是藝莉醬.....她今天的笑容、是她的笑容.....我真的很、很高興！」

絲明的親切溫柔令把她抱得更緊，搵緊她的手臂說：「妳也不用緊張啦，我們經過了那麼多。是妳擊敗小鹿儀的呀，連啦啦隊的女皇都輸給妳了，妳才不應該害怕呢。」

我撫著絲明手臂的雙手，漸漸落在她的手掌上，我把穿著和服她的擁在懷裡，握緊她的雙手。絲明也像排解不安般，輕揉著我的手心：「這、這我不知道.....我、只是、只是.....希望.....藝莉醬，可、可以.....跟戀音，再次、再次和好，而不是、不是這樣。」

我把臉稍為埋在絲明的頸間，她頸上有淡淡的旅館肥皂香氣，她是早上入浴的吧。我跟她執手相握，回答：「我當然也是這麼想，只是她們兩個之間的事情，太過.....超出我的想像了。」

我抬起頭，絲明稍稍轉頭，看了我一眼，又霎地低下略帶憂傷的眼廉。我知道這是絲明想要徵求我意見時的表情，她說：

「戀音、她、她的的眼神.....太、太過，太過哀傷了。」

「哀傷？」

「對，我、我我、看過很多次.....那些、那些.....孤兒院裡的、裡面的、孩子。」

卅 | Νέμεσις | 涅墨西斯 γ

孤兒院裡的孩子。

我眼前的絲明——近在我眼前的絲明，我凝看著她深棕色圓潤的瞳孔，她也是孤兒院的孩子。

關於她的過去，其實我從來沒有仔細探問，又或是說，我仍然沒有找到該如何詢問的方式。我只知道她與伶馨一同長大，直到孤兒院結業關閉仍沒有被領養。

「孩子們的眼神……？」我試著問。

絲明輕輕點了點頭，又垂下深重的眉頭，指尖輕揉著我的手背。她說：「孤兒院的孩子、子……有、有、兩種……第、第一種、是我、跟伶馨這樣……被父母遺棄……有記憶以來……就一直在孤兒院裡了、另外、一、一種……就是、就是，他們的父母因為不同的原因……犯犯、罪了、或是逃亡……或是意外離世，最、最後變得沒有父母……」

洗衣機的滾筒仍在轉動，紋動的衣服與水流混雜出亂流般的雜音。絲明繼續說：

「說、說實在的……我、我跟伶馨、這種、這種可能還好……因、因為我們記憶中，就沒有……沒有父母、要難過、要痛恨……也、也不知道要如何去痛恨。可、可是、第二種孩子……他們、他們有時候……會變得、很可怕……」

「可怕？」我忍不住插嘴。

「嗯，」絲明用力捲抿嘴唇，似在尋找最適合的用詞「他、他們……一開始來到、來到孤兒院、會很難過……會一直哭……發、發脾氣、跟人打、打架……可是、再過、一年、兩、兩三年……他們就會變得、臉、臉無表情……最後、最後他們……就算、就算重新學會了表情，可是、可是……眼神會悲哀得、很、很可怕……」

我的思緒循著絲明的語句去想象，聽見她說『重新學會了表情』，我卻不寒而慄。

我眼前浮現出戀音的神態，那一顰一笑、一喜一悲、裡素淡雅的時候，化上藝妓妝容的時候。

「戀音……戀音小姐，」絲明的眼珠抬起來，窺看了一眼我的表情，又垂下去「她、她的眼裡……有那種孤兒們的眼神……突然被遺棄之後、到最後只剩下哀傷的眼神……」

絲明看我沒有回答，又繼續握緊我的手說：「我……我、我一定、一定會站在體操隊、這、這一邊……也一定會支、支持藝莉醬……可、可是……雖然，我、我也不知道，小果、你們跟戀音、小小姐……的細節，但我也是……孤兒、我不想再看到……更多人、有、這種、這種眼神。」

如果戀音把她精巧臉上的水白粉都抹去——面具之下、是否仍是面具？

絲明說完，鼻頭倒抽了一口涼氣，細薄的嘴唇稍稍彎垂。我緊抱著她的身軀，輕吻她的頰旁：「明明妳真的太善良了，只是……小戀她的問題，她與藝莉醬還有藝莉醬父親的問題，我也無法偽善到可以想象她能一下就放下。或許……就像妳說的，被遺棄或是被父母傷害過的孩子，比沒有父母的孩子更悲哀呀。」

絲明的耳朵稍稍泛紅，大概是因為被稱讚了吧。她只是老樣子搖了搖頭：「我、我不知道.....我、我當然有.....有幻想過、自己、自己有父母、有家庭.....會、會怎樣，可、可是.....我、我真的.....想不出來。我、我.....呼、小果、那、唔啜.....」

絲明說著說著，舌頭又開始打起結，我便照樣拈起她的下巴，讓她轉頭過來跟我相吻，用我們舌尖的相碰找替言辭。

「唔.....啜、呼.....小果.....唔啜.....呼、丫唔.....」

我溫柔地舌吻著絲明仍有幾份生澀的小嘴，雙手自然在她的身軀上隨意遊走，隔著浴衣愛撫她豐碩的雙乳。我放開口，看著羞紅委婉的她，說著：「明明妳不用再去想象了，妳已經有我們了呀。我也許沒有資格用『家庭』這麼隆重的字眼，妳只需要記得，妳已經不是一個人了。」

「嗯.....」絲明靠在我的懷裡，用力認真地點頭「我、我知道！我知道的.....」

啪嗒。洗衣機停止了。洗衣房裡再次充滿午後的寧靜。

「好啦，衣服洗好了、那——嗯？明明.....」

我本來想放開絲明，起去處理衣服，絲明卻拉緊我的雙臂，身體緊緊壓靠著我的胸口，她透紅的臉蛋完全不敢看我，只是瑟縮在我肩上：「我、那.....那、我很、我很久.....沒有、沒有給小果抱過了.....我、唔啜.....、呼.....啊.....」

我微笑著再次疼愛著絲明的香唇，然後開始鬆開她浴衣的腰帶說：「在這裡真的可以嗎？」

絲明雙臂環抱起我的肩頭，用盡全身的羞怯緊擁著我：「可、可以的.....丫~ 唔唔.....小果、唔啜、啊恩.....」

絲明的一句「可以」溶進了我倆唇間的體溫裡，我一邊細吻著她可口的蜜唇，一手挽起她的大腿，讓她轉身跨坐在我的身上。微寒的空氣顯得絲明的身軀的特別溫暖，我解開她的衣襟，握玩起她穿著綿質胸罩的巨乳：「不是說了穿浴衣就不穿內衣嗎？」絲明雙頰染成了蜜桃般的胭脂色，兩眼又羞軟綿綿地眨動著，吻著我的嘴唇呼著靄暖的嬌呼：「嗯.....唔唔、那、會、會冷、丫呀~、唔呀.....」

我的雙手滑進絲明的浴衣裡，撫摸著她細絹如雪的肌膚，沿著她優美的腰間摸遍她敏感的大腿，然後又回到她的背上，解開她的胸罩扣，翻起她胸罩，挺在我眼前的，再次是令我窒息的豐碩乳峰。我輕揉著絲明沉甸甸的下乳，她便抓緊我的肩頭斷斷續續的呻吟。

「丫唔、丫啊.....小果、唔~ 啊.....丫——」

我的雙手把玩著絲明豐滿的乳房，指間掐揉她彈性充足的乳肉，看她淡櫻色的乳頭勃翹起來，張口便含住在嘴裡舐弄。絲明老樣子又羞又受用地貼向我的身體，柔弱的腰肢自然貼向我的腿間，令我鼓漲的下體更為性奮。

「哎唔~~小果、丫唔~~、丫、丫呀.....你的那個、啊.....」

我揉弄著絲明碩巨的雙峰，輪流品嚐她皴硬的乳暈，用舌頭盡情地舔撥著她突硬的奶頭。我說：

「呼，我也受不了啦，我要進去明明妳裡面啦。」我抱住絲明的身軀，拉開自己浴衣的下擺，脫去內褲，展現出一柱擎天的硬物。絲明早已嬌澀低著頭，任由我擺布她的嬌軀：「那、那、還是.....輕、輕點.....丫.....丫啲.....」我抹開絲明內褲的三角布，露出她嫩紅色的陰戶，用指頭稍稍刺激她早已濕潤的門庭，調整我們腿間的位置，我勃硬的陰莖便緩緩地挺進了絲明的嫩穴裡。

「嗯呀～～恩、恩唔～～、丫呀、小果、呼、你的.....啊、好熱、丫」

絲明叫著混雜了痛楚與舒適的嬌鳴，皺著可愛的眉頭動起腰身，暖洋洋的腔穴開始騎乘我的下身。我也配合地動起腰，一邊撫玩她搖晃的爆乳：「明明的小穴穴也是呀，好濕潤好棒。明明舒服嗎？」絲明尚算流暢的擺動令我的下身快意盎然，我捧著她雙乳的手掌更為使力，乳房的刺激令她腿間騎動得更緊密：

「哎呀.....丫呀、舒服、丫唔、小果、唔恩～～啜、啜啣、丫～～！！啊！」

我熱烈地吻著絲明淫呼的雙唇，抱緊著纖腿一陣挺弄，絲明攬緊我的肩膀尖叫嬌嚷，緊緻的肉壁被我的陽具刺激著收縮，滲湧出粘熱的愛液。

「啊～、啊呀.....呼、小果、丫.....小果的、唔呼、好裡面.....」

我猛進了一輪後，又故且放緩下，讓漸入佳境的絲明輕柔地用她稠熱的肉壁，前後騎套著我的性器。我抹著絲明臉旁的汗珠：「明明愈來愈會騎啦。」絲明把頭埋我的肩上躲開起她的表情，下身卻繼續動作，隨著我倆的結合而輕吟：「恩.....、恩唔.....小果.....總、總是要我、在、在上面、恩啲... ..」

是嗎？其實我沒有這種想法，是因為這樣最方便把玩絲明美滿的巨乳嗎？我笑著抱起絲明的屁股，在她耳邊說：「那我來換個姿勢吧，明明抱好哦。」

「哎、那、那個、擘、小果.....」

我雙手凌空抱起絲明，快速轉身過來，把她放在洗衣室靠牆的木版坐椅上。絲明背靠牆壁，下身翻起，我掰著她汗濕的大腿，發癢的陽物主動進攻起她嬌羞的嫩穴。

「恩丫～～、唔丫、哎啊.....啊、丫.....、嗚、哎啊！」

失去了主導權的絲明嚷起更嬌羞的叫床聲，不時咬著嘴唇又忍不住發出動人的鶯吟。我伸手抓起她漲鼓鼓的雙峰，用指頭搔起她的乳頭作最後衝刺。

「丫唔、嗚、裡面——小果、你的、啊啊～～、裡面、丫！、丫～、哎丫丫丫」

我揉握絲明拋動的巨乳，繃緊的下身插送著她的最深處，她緊緻肉壁收縮著，我的莖端稍一酸麻，缺提的快感便急湧而上，在她的身體裡爆發著。

「嗚、嗚唔～～小果、唔、丫、呼、唔丫～～小果的那些、丫嗚、好熱、呼.....」

我俯下來攬抱起絲明，用身體安撫著她同時迎來高潮的身體，讓她一邊蹙眉嬌呼，抖動的下身洩起綿綿的淫水。我吻著她的額頭，將一股股滾熱的精華舒適地送進她的身體裡。我說道：「跟明明妳做還是非常舒服呀，妳的這對大咪咪總令我無法撐太久呢。」絲明一如每次激烈過後，總會陷入暈眩

與惱羞的漩渦，上氣不接下氣的碎碎諗道：「嗚、那、我.....那、嗚.....小果、嗚.....裡面、好多、嗚.....」

我則按摩她的身體各處，讓她舒緩下來，再仔細地清潔好我倆的身體，重新穿好酒店的浴衣。我坐下來，扶好絲明靠在我的懷裡，撫著她稍有歪斜的髮髻，我們眼前洗衣機裡是未收拾好的衣物，午後的陽光開始黯淡下來，老舊的旅館洗衣室死寂無聲，像一幅色調陰沉的靜物畫。

「明明.....」我輕喚著，然後沉思良久，才又再說：「如果，我說，只是如果，有一天妳能重新遇見妳的父母，妳會.....說什麼？」

絲明靠著我的臉龐微微挪動，鉑金色的髮絲散發出汗水蒸發著的香氣。她嘴唇稍為張開，又闔上來，如此猶疑了兩三次，才終於說：

「我.....我、不知道、想、想不出來.....我現在、現在只、只想.....想著你們的、你們的事情.....」

我微笑起抱緊絲明，握起她的雙手說：

「就假設一下嘛。」

絲明閉上眼，看來在認真地深度思考，終於才說：

「我、我、我可能、可能會說.....已經有我愛的人、也有愛、愛我的人.....即使、你們、你們是我的父母.....也無所謂、真的、對、對不起。真的、很.....對不起。」

絲明說著，喉間竟嚙動哽咽。

卅 | Νέμεσις | 涅墨西斯 完

肆壹 | Θήβας | 底比斯 α

肆壹 | Θήβας | 底比斯

或許是我的錯覺，我覺得今天京都的陰天格外陰沉。

我已看慣的京都天空慣有的灰濛天色，但此刻在我們頭上雲層散發著更不祥的氣息。

「妳真的決定要這樣做嗎？」

我對雨薇這麼說著，她卻老樣子擺出堪比明媚陽光的微笑：「當然要呀，上次你們的校園戰爭說是你們學校的事，不讓我參加，我就已經很失落了耶。這次小戀音說要破壞體操比賽，那麼這我可不能坐視不理啦～」

我沒話可說地抱起她的肩頭，雨薇卻故意擺出「你奈可我不何」的笑臉。我望向在遠處抽煙的鹿儀，這次最可以置身事外的卻反而是鹿儀。

「可是……」我還是認真地說「我們輸了的話——」

「不，」雨薇也抱起我說「你們不會輸的。」

雨薇燦爛的目光直視著我，那簡乎足以照耀我內心所有的憂傷。我沒好氣地說：「妳倒是如此肯定呀。」

「是的，」雨薇迎向我，撫著我的頭髮「我知道你們一定不會在此停步，不論多少代價，不論多大付出。你們一定會阻止小戀音，然後堂堂正正地站到體操場上。會否勝出不是問題，問題是如何勝出——就像我早就知道，今次的世青賽，自由體操的冠軍不是我，就是丫璇，就看我們如何戰勝對方。」

目前以預賽的分數排名，樂璇確實是擠下了雨薇，可是我們都知道雨薇的穩定度高於樂璇，這場對決的勝負還是未知之數。

當然，前題是我們可以戰勝戀音。

我帶著純正的友情與感激，擁抱著雨薇，對她說：「除了感謝以外，我已經不知該說什麼了。薇薇。」

雨薇輕輕吻著我的嘴唇：「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說愛我，用做就可以了啦。欸，妳說對吧，小鹿儀。」

鹿儀帶著一身煙味回來，用冷淡的表情說：「妳說到最後就一定要是這種話題嗎？」

我見雨薇難得被吐槽，也禁不住笑了。雨薇卻吐了吐舌頭說：「這可是我認真想出來的punch line耶，怎麼你們都這麼冷漠了啦～！」

我放開雨薇，對鹿儀說：「妳還真的一副幹架的模樣呀。」

鹿儀穿著深紅色的棒球外套與緊身牛仔褲，手中握著一根棒球棍。

我不知道她根棒球棍是從何而來的，但總之她今天一出門就拿在手裡了。

鹿儀漫不經心地吁了口氣，把棒球棍擱在肩頭上：「戀音沒說不能攜帶武器呀，如果能一棍把她打暈，這不就省事了嗎？」

「.....那說到底是藝莉醬的姐姐，妳到底在想什麼。」

鹿儀擺出冷傲的笑容：「陪你們這群人亂來，還是做最壞的準備比較好。待會如果她說不能帶武器，那我就不帶吧。你放心啦，不會傷害你的老相好。」

看著鹿儀挖苦的表情，我只好說：「問題是我不認為妳這樣一棍把她打暈，就可以簡單解決問題呀.....」

「啊，她們來了。」

雨薇望向台階的下方，是體操隊的成員來到了，樂璇、藝莉、森琪、泚澄與絲明，由樂璇領頭步上楷梯。

樂璇正身穿著日常寬身的練舞服，外披一件趟開灰黑色的男袴——而她正把木刀「洞爺湖」捍在肩上。

「.....樂璇小姐，」我冷眼說「請問妳帶木刀過來是什麼意思呢？」

樂璇咧起嘴，擺出更木劍八般猙獰的詭笑，大言不慚地說：「不管待會要比什麼，一刀把戀音砍掉，不就省事了嗎？」

我自然地望向鹿儀，果然她也正在望向我，以深以為然的肯定眼神透露著『我不就說了嗎』。

Ω

東本願寺。

京都市內最宏偉莊嚴的寺院建築群之一，由鼎鼎大名的德川家康所建立。

我們穿過正殿的大門，步進肅穆的寺院迴廊，古奧深沉的巨木廊柱下是為數不多的遊人。

大概是受到現場氣氛所影響，即使樂璇也低調地垂著木刀，一言不發地往前走著。

「還好吧？」我靠到藝莉身邊，輕聲問道。

「嗯.....」藝莉心事重重地輕點頭著「花姐也只是說了千萬別受傷，什麼也不要想，做你們想做的事情等等。」

「呼……」我悄悄吁了口氣「看來這一次連我姐也很很頭痛呀。」

藝莉同意地又再點了點頭：「花姐始終是教練，反倒是要她為我們這一眾隊員操心了。」

我們倒早本來打算整行人一起離開酒店，我姐在出發卻叫體操隊的所有現役成員都留下來，說有話要跟她們說，要我、雨薇與鹿儀先離開。

我實在不知道我姐要說什麼，但正如藝莉所強調，她終歸是體操隊的教練，這次的京都世青賽是她的心血，最後卻竟然要如此繫於一線，她心中也大概是五味雜陳。

「是這裡了吧？」

我們沿著昨天收到的指示，經過迴廊，來到一個幾乎沒有任何遊客的角落，面前是一座較為不起色的佛堂，佛堂大門上了鎖，古雅的鐵鎖上有一個六角型的雪花花紋。

藝莉上前察看，然後點頭說：「是這裡了，我們進去吧。」

藝莉拿手握起門鎖，輕輕敲了三下。

不到片刻，我們聽見門後傳來腳步聲，門縫打開，一把古老的門匙從裡面穿出，開啟了鐵鎖。

兩甜老舊厚重的佛堂木版打開，門後是飄揚著焚香味、瀰漫著燭光的陰翳空間。

「諸位，請先脫下鞋子吧。」

站在門邊迎接我們的是穿著深綠色浴衣的阿鶴，而在佛堂榻榻米的正中央，是穿著巫女服，正襟而坐的她。

Ω

勾玉。

佛堂的窗戶都下著竹簾，堂內只有佛壇上數盞暗燈以及滿室的燭光，我們像瞬間進入了不分晝夜的異世界。

我們所有人橫成一列，用日式的禮儀在榻榻米上跪坐下來（即使這姿勢實在不太舒適），面前是剛才侍女放在我們面前兩個長木盤。

木盤上是一列青藍色的勾玉，穿上一道暗紅色的朱繩，按我們的人數排好了。

我們這邊共有8個人，所以共有8顆勾玉；而戀音面前，則只有1顆。

戀音上身是潔白的巫女小袖，下身是朱紅色的長袴，面上的妝容也更為淡雅，純黑的長髮綁成潔淨的長馬尾。

「決勝方式只有一項，在時限前失去所有勾玉的隊伍，即告落敗。」

「這樣的話.....」藝莉皺起眉頭說「小戀妳只有一個人，也就是說.....只要把妳的勾玉搶去了.....」

「沒錯，」戀音用官式的微笑說「那妾身就落敗了。」

我感覺到我身邊的樂璇轉頭過來看了我一眼，但我的視線卻離不開戀音，面前在影綽的光線蒙上了無限謎團的身影。

「妳確定這是公平的對決嗎？」藝莉試著問。

「啊，是哦，」戀音卻嬌聲燦笑起來「你們人多勢眾，那一定會旗開得勝呢。」

我看著藝莉在腿上的雙手憤然緊握，我則突然領會到傳說中的「京都人腹黑話術」——你們人多反而是弱點呢，白痴。

我把手放在藝莉緊握的拳頭上，說道：「好了小戀，既然妳說得規則如此簡單，那麼就開始吧，別浪費時間了。」

「可以喔，」戀音笑著用柔軟的京都口音回答：「客人先生，請手下留請呢。阿鶴，來安排吧。」

話音剛落，戀音就伸出如雪花般的手，無聲抄起勾玉，再就難以置信的優美姿勢站起來。我們每個人也一樣執起面前的勾玉，再手忙腳亂地解除跪坐的姿勢。戀音看我們都起來後，便輕輕點頭作揖，準備轉身離開。

「對了，小戀——」

正當戀音準備離開，藝莉卻喊著，戀音停下腳步，側身望向藝莉。

「我可以再加一項條件嗎？」藝莉握緊手中的勾玉說「如果我們能勝出的話。」

「哦呵，」戀音發出饒有趣味又帶幾份嘲諷的嬌笑「請說吧，妾身聽著呢。」

藝莉嚥了嚥喉間：「我想，如果可以的話，請小戀妳.....不要再離開我了。」

肆壹 | Θήβας | 底比斯 β

「這裡是.....？」

我們一行人身處在京都東北方的市郊，眼前是一座寂靜的京都式寺院，寺院佔地甚廣，背後是翠綠的山丘，一座五層高的古典樓塔拔地而起。

「円和覺寺。」藝莉走到門牌，唸出寺院的名字。

「京都有這個地方嗎？怎麼我完全沒有印象。」泚澄問。

「京都那麼多古剎，」我隨口說「總有比較鮮為人知的吧。」

「不.....」泚澄搖了搖頭「我之前一個人來的時候，很仔細地看過旅遊指南.....我沒印象有看過這名字。円和覺寺.....」

「泚澄、泚澄同學是.....」絲明拿著手機，開口說「有道理的，衛星地、地圖上，沒有、表示出這個地方.....」

我皺起眉頭，靠近拿著手機定位的絲明，按照地圖的標示，我們身處在一片綠色的山林範圍裡，但上面沒有表示出任何建築物。

我再次望看眼前這完全沒有一絲氣息，近乎死寂的寺院。心裡突然昇起一份涼意。

相比京都市內眾多的古寺，儘管歷史悠久，但多少仍有民眾往來殘留的人氣，仍然與俗世有隱約的聯繫，但眼前的「円和覺寺」卻像完全被割裂於人世之外，更像被時間之海淹沒了千年的廢墟。

藝莉走在最前，站走深棕色大門之前：「這其實不難想象.....你們能確定，京都地圖真的把每一座建築物表示出來了嗎？市區就算了，如果是稍為離開市區，有人要刻意隱瞞家族或是宗教團體的資產，只要把它從地圖上抹去就可以了。」

「那麼說，」鹿儀沉靜地說「我們被帶到一個不存在的地方？」

喀碰——！喀碰——！

就在我們快要失去在地球上的存在感之際，樂璇突然一馬當先，走到円和覺寺的大門前，拉起門環用力敲起木門。

「喂！！！！死戀音！！！」樂璇一手將木刀槓在肩上，高喊的聲線劃破了山間的恬靜「我們到了啦！！都不來出迎接我們一下嗎！！！」

樂璇響亮的聲音在山間消散，然後仍然是沉默，就在樂璇想要拉起門環，再大鬧一次之際——

門打開了。

裡面步出兩位穿著整齊深色和服的中年侍女，帶著典雅精緻如面具般的微笑，用正宗的京都弁日

話說：

「歡迎眾多位客人們，請往內進，戀音小姐已經久候了。」

樂璇大概是想象過各種末日大戰的場面，但沒想過會出走兩位有禮的京都美人，她眨著眼不懂回答之際。藝莉上前用她流利的母語說：

「感謝兩位迎接，抱歉剛才製造出失禮的噪音，我們是來找小戀.....不，戀音小姐的，請問我們可以進去了嗎？」

「是的，」其中一位中年侍女說「各位都請進。不過，戀音小姐希望各位可以先再稍為靜候，目前她正在專心一致地頌經。」

「頌經？」藝莉問。

「是的，」另外一位侍女用無瑕疵的儀態回答「這裡安放著戀音小姐母親的靈位。」

Ω

我們現在終於明白，為什麼戀音早上我們先到東本願寺會面，然後再由她安排車輛，接送我們到比試的場地。

那一來是因為東本願寺沒有空間讓我們胡來，二來是更因為「円和覺寺」在地圖上根本不存在，我們無法自行前往。

「我總覺得，」我走在眾人之後，對我身邊雨薇說「戀音特別選這個地方，不只是因為她母親的關係，還有其他原因。」

「呵呵，」雨薇歪嘴笑說「被女人狠狠地騙過一次，就終於怕黑了吧。不過這也沒有辦法，我們來都來了，走一步算一步吧。」

雨薇說得卻是沒有錯，我們提出的條件本來就是場地、方式、時間都由戀音決定。目前我所得知的，就只有佩戴在我們每一個人頸上的晶藍色勾玉。

——放心喔，那不是什麼貴重品，只是便宜但堅固的旅客紀念品而已。妾身也不會上面下毒，下詛咒之類。不過建議你們還是不要吃下肚，呵呵——

根據戀音的說法，這場對決將會以搶去對方的勾玉為方式，但她說更多細節，會等我們到了比試場地再解釋。

円和覺寺的內部顯然比京都很多寺院都得古朽，我們從正面內進，穿過正殿前的內庭，地面的石砌路，路旁的燈塔都長滿了青苔，各種木製的建築、在大殿後方的樓塔，從木頭與瓦片的色澤去看也浸滿了歷史的痕跡。

除了帶領我們往前的兩位侍女外，我們寺院內沒有看見任何人。

「請進。」

兩位侍女帶領我們進入已打開門的正殿，戀音再次身處於佛象之前，她依然穿著簡潔純淨的巫女服。她端站著正面朝向我們，微笑說：

「久候了。問候之類相信大家也不用多說吧，那麼我們正式開始來捉迷藏」

果然一如藝莉所料。我下意識望向前方左側的藝莉，但她並沒有注意到我的眼神，只是專心地聽著戀音的話。

「再重覆一次，」戀音說道「被捉到的就輸，捉到對方的就贏。那麼怎樣才算『捉到』呢？就是這塊勾玉。」

戀音從巫女的長袴中取出一顆跟我們頸上完全一樣的勾玉，然後綁在她的頸上。

「你們只要成功搶到妾身的勾玉，就算你們贏，如果我把你們全員所有人的勾玉都搶去，就算輸。比試範圍是整個円和覺寺，除了已上鎖的房間外，所有空間均可以自由進入及開門關門，容許任何匿藏及埋伏方式，包括藏身於地版之下，爬到屋簷之上，都隨便你們。」

「比試時間共兩天，每天分兩段，上午十時至中午一時、下午三時至晚上八時。如果今天沒有結束，就明天繼續，每時段的開始與結束都有會敲鐘聲。」

「綁住勾玉的這道細繩其實很脆弱，很容易就會斷絕，勾玉只要掉在地上也算輸，大家請注意。比試過程不限任何手法，樂璇小姐跟鹿儀小姐都有帶武器吧，那沒所謂，都可以。妾身是不希望要受害啦，但如果你們不容氣的話，妾身也自然不會客氣。如果要說唯一要注意的話，就是要注意不要弄丟勾玉，無論任何情況下，只要從頸上把它弄下來，就算你輸。這很簡單清楚吧？有問題嗎？」

戀音一口氣說完，躊躇滿志地望向我們所有人，這時藝莉與雨薇幾乎是同時間地舉起手。

兩人互相注意到對，藝莉向雨薇示意，要她先問。雨薇清了清喉嚨說：

「如果我們在比賽以外，因為『各種原因』而丟失了勾玉呢。」

雨薇特別在「各種原因」上加重語氣，我頓時明白，戀音說只要在失去勾玉就算輸，但沒說一定要在比試時段。

戀音似乎看穿了雨薇的擔憂，說著：「放心喔。如果你們真的那麼不小心，再給妳一顆就好。雨薇小姐，妾身可沒那麼妳想得那麼小心眼，要使詐的話，有整兩天給妾身慢慢玩呢。好了，阿藝，妳呢？」

藝莉以不愠不火的語氣問：「那如果兩天後，我們還是沒有分出勝負，那結果會是……？」

「結果會是妾身勝出，」戀音說道「你一共有8個人，如果給你們兩天時間也搶不去妾身這麼一塊勾玉，那當然視你們為落敗。我想這樣合理吧——」

「等一下，」泚澄插嘴道「如果是妳一直躲起來不被我們抓到，那豈不是我們一定會輸。」

「哎喲，」戀音扮出一副受傷的表情「怎麼妳也這麼看妾身呢，泚澄小姐。妾身在你們心目中有那麼陰險嗎？人家倒是想好好跟你們玩，而不是躲過兩天什麼人也不見呀。阿藝，妳應該知道我的性格吧。」

戀音說完望向藝莉，藝莉便沉著臉，向泚澄點了點頭。

「好了，還有問題嗎？」戀音露起皓齒笑說「沒有的話，現在是九時多分，還有二十分鐘時間左右。鐘聲一敲響，比試就即時開始。對啦，這寺院也沒有什麼機關，暗門，密道，神秘密室之類，不用想太多，這真的只是傳統的『鬼ごっこ』（鬼抓人）而已，你們就趕快熟習環境吧，不然.....很沒趣的。呵呵。」

Ω

鹿儀打開塔樓的木門，探頭進去，從下往上望。

「怎麼樣？」我站在她身後，替她拿著棒球棍。

「不怎麼樣，」鹿儀沒有回頭，只是看著塔樓內的環境說「很老舊的建築物，全都是木頭的味道，看來完全沒有燈，窗戶很少，光線也不好，裡面是一層層轉著往上的樓梯。唔.....」

八比一的對決。我、樂璇、森琪、絲明、泚澄、藝莉、雨薇、鹿儀 vs 戀音。

樂璇剛才步出大殿，就一直不忿的大叫「憑什麼那死戀音！是看不起我們嗎！她真的覺得可以以少勝多嗎！」。我與藝莉都默不作聲，因為我們知道，戀音絕對不是任時起意的人，從她接觸剛到京都的體操隊，對我施以美人計，幾乎每一步都計算精確。她唯一的失算可能只有雨薇的存在，否則今天我們連藝莉也贖不回來。

她所訂下的對決條件，一定是對她絕對有利。

我們離開大殿後，就分為四組，各自去視察円和覺寺的環境。我與鹿儀分成一組（因為她不想跟任何人一組），來到大殿後方的塔樓，那是京都大型寺院裡偶爾會看見的塔樓，一共有5層，頗像是八坂之塔的「迷你版」。鹿儀打開沒鎖上的門，試著進塔內視察。

「還是不要好了，」鹿儀最後下結論，回頭對我說「裡面移動不方便，就算我們躲上去，戀音跑上來捉我們，那就更麻煩了。」

我點頭示意理解。目前距離比賽大概還有十分鐘，論對寺內地理的熟悉度，我們必然鬥不過戀音，但至少要避免走入危險的位置。

「我想，我們還是先呆在空曠的大前庭會比較適合吧，那至少沒有任何遮擋物，小戀要攻過來就無所遁型。」我說。

鹿儀關上塔樓的木門，回頭來到我身前，明亮銳利的雙眼瞧著我，說著：「這一時之間或許可行，可是如果妳真的死不攻過來？別忘記時間到了就算她贏，雖然她說不會濫用這規則，但你覺得你身邊的好女友們沉得住氣嗎？像是那位叫樂璇的，或是你最愛的藝莉醬。」

我挑起眉頭，樂璇自不待言，藝莉有時也沒有她表面看來的冷靜。我默然不語之際，鹿儀突然舉起蜜色的雙臂，勾起我的肩頭，用挑逗的眼神望著我。

「怎、怎麼了嗎？」我心思都在思考比試的事情，沒想到鹿儀突然演這麼一齣。

鹿儀身穿著深紅色的棒球外套與牛仔長褲，外套下的上身是白色露腰的貼身小背心，豐滿的胸丘挺向我的身前。鹿儀說：「難得你身邊一個女人也沒有哦，突然能夠獨佔你，讓本小姐有點優越感呢。」

「是、是.....這樣嗎？」

我聞著鹿儀身上水果般的飄然體香，她的嘴唇瞧上來說：「怎麼樣啦，眼睛一直瞄我的胸，想揉嗎？人渣。」

「妳，哎，小鹿儀，」我嘗試保持冷靜「妳就別在這時候作弄我了。」

「就算我在作弄，你真的不揉我的胸嗎？」

鹿儀幾乎是不用思考就回答，然後收起她那嘲弄的微笑，她難得的靜斂臉上莫名有一種幽怨，彷彿我真虧欠了她什麼。她美好的曲線就在我身前，那比手心稍稍豐翹的彈性與手感，只要我一伸手——

「小果、小鹿儀，我們回來喔～～！」

雨薇的叫喚令我與鹿儀的身體充滿默契地分開，我將棒球棍還給鹿儀。雨薇與絲明一組向我們走來，我說：

「有發現什麼特別嗎？」

「沒有，」雨薇若無其事地說「古井口也被封起來，的確如果小戀音所說，這麼沒什麼機關，我想她真的想要一場實力比試。對吧，小鹿儀」

雨薇用充滿暗示的眼神來回掃視我與鹿儀，我瞬間明白了，她剛才的高喊是故意的。

我故作若無其事，走向低著頭的絲明，牽起她的雙手：「還好嗎？」

絲明穿著輕便的連身深藍色及膝紗裙，我不敢這套衣服很方便移動，但我想這已經她所有衣裝較為輕便的一件。絲明繃緊著臉點了點頭：

「還、還好.....我、我想、戀音一、一定、會從引我們去、去.....不同的建築物內部，再、再再、攻攻擊。」

我看絲明的表情一點也不還好，便輕吻她的額頭，搓起她的手心，安撫著說：「妳別緊張，沒事的——」

「啊，她們回來了。」

止澄與藝莉，樂璇與森琪。兩對女生剛好都同時回來了，樂璇臉上的不忿仍未消散，她舉起木刀說：

「各位！我認真想過了，我同意藝莉醬的話法，無論如何！我們先不要分散，最好是能夠把戀音包圍起來。我們最大優勢就是人多，所以絕不能被死戀音逐個擊破——」

噹~~~~！噹~~~~~！

円和覺寺的鐘聲響起了，如同一陣從天而降而帶著重量感的風，吹響著我們的聽覺。

我們所有人頓時沉默不語，環顧四周，連樂璇也架著木刀，戒備著望向大殿的方向。

鐘聲過來，是山林間細碎的風聲與草木聲。

戀音出現了。

戀音毫無先兆地在前庭旁邊一所平平無奇的房子中步出，然後微笑著從我們面走過。

她頸間繫著勾玉在日照下閃著藍色的光。她經過我們所有面前，對我們點頭微笑，大模大樣地往大殿側翼的方向步去。

「死戀音！！！！給我站著——！！」

「慢著！小璇！妳剛才自己不是說——嘖——真是的！！！」

我對著往戀音飛奔過去的樂璇大喝。

肆壹 | Θήβας | 底比斯 γ

「小璇！不要再追了！！」

樂璇一馬當先，衝前追趕著戀音。戀音頭也不回，腳步翻躍，巫女裝的紅白身影跳上大殿側翼的緣廊，滑進內庭當中。

「嗚、死戀音——」

大概連樂璇自己都很意外，體能如此不俗，而且向來擁有短跑爆發力的她，竟然追不上穿著草鞋，輕盈地石梯與木柵之間跳躍的戀音。

我們跟著樂璇追進了大殿旁的內庭當中，樂璇在走廊中剎下步來，眼前是陰天下光線沉緩的日式庭園。

我回頭一望，跟進來的只有藝莉以及森琪。藝莉稍喘著氣，對我說：「明明她跑不快，有薇薇與鹿儀在外面，應該沒有問題的。」

我呼了口氣，儘管我們才說不能被逐個擊破，可是現在我們的隊伍已經一分為二了，如果從原路回去——

我們身後剛穿過一處陰暗的走廊，兩邊都是關上的舊紙門。我心裡一沉，這似乎已經戀音計劃的一部份。

「死戀音！給我滾出來！我就不信把整個房子都拆掉，你都能躲一輩子！！」

樂璇卻似乎不打算去理會戀音的空間詭計，隨意把眼前不同房間的紙門拉關踢開，拿著木刀燥動地揮舞。我走上前，從她身後抓住她的手腕：

「夠了！小璇，妳再這樣亂來，第一個敗陣的就會是妳。琪琪，你們來負責看住小璇。」

「嘖。」

樂璇難得對我露出真正不耐煩的表情，她用力吐了口氣，用木刀點著木地板：「不然呢！？我們就一定要給她牽著走嗎！？」

「對喔，樂璇小姐說得對，這連熱身都算不上呢。」

我們回頭一望，戀音就出現在我們剛進去穿過的走廊位置盡頭，樂璇一頓地幾乎就要衝過去，但戀音瞬又消失在走廊的轉角裡。

這次我強行將手臂擋在樂璇面前，藝莉也拉著樂璇的手臂：

「小璇，小果說得對。論速度與對這些佈局的了解，我們是比不過戀音的，但我們小心一點，至少能看看她的手法，她一定是有弱點的。」

「呼，嘖……」樂璇似乎在盡量抑壓住自己體內奔騰的怒氣，嘴上難耐地抵動著。

「小戀……忍者嗎？」我忍不住問藝莉。

藝莉微蹙著眉頭回答：「所謂的忍者，其實是情報間諜。只要你身體夠敏捷，平衡度好，能輕鬆掌握地型，善於攀爬或是匿藏，那麼你也可以是忍者。」

「各位，」一直沒有說話的森琪說「可能我們先從這邊回去吧，我剛才才有來看過這邊，這邊穿過去會有一個池塘，繞過去就回到前庭裡跟大家集合了。」

我以詢問的眼神望向藝莉，藝莉點頭說；「既然我們都進來去，先小心前進吧。小戀她一定有弱點的，大家別太繃緊。」

我們四人在默不作聲地走廊中前進，這種眾人各有心思又焦慮的氣氛非常抑壓。我嘗試留意四周的環境，觀察戀音有可能匿藏的空間，可是日式舊宅的設計本來就以自然粗糙為尚，當中實在太多暗角或是難以察覺的細緻空間，令人無法一目了然。

正如森琪所言，我們穿過緣側之後，來到一道架設在池塘的走廊木橋上，池塘長著平靜的大荷葉，碧綠色的池水無紋如鏡。我見樂璇握緊木刀，為防她亂來便決定走在她之前。

「小果，小心——！！！」

我走進木橋之上，藝莉突然急喊，從後把我撲倒在地。我反應得來之前，整個人已經仆倒在地版之外。

「媽的！！！嗚！你有種就下來！！！」

我聽見身後傳來木刀揮動的破音，我急忙轉身一看，竟見木橋的簷頂上，倒吊著一個紅白兩色的人影，她用小腿勾在樑柱上，整個倒垂下來，劃了一個半圈，然後身體躍出去，雙手握到另一個樑柱上，一下攀回樑柱上去。

「呼，你們反應倒是蠻不錯的。」

戀音半跪在樑柱上，身體完全沒有一絲動搖，那看來不到20公分寬的橫樑，對她來說只是平地。

所以剛才戀音是從上方突襲，倒吊下來想要搶去我的勾玉，結果是在我身後的藝莉反應快，一下先把我撲倒。

我與藝莉在地上站起來，她立即確認我頸上的勾玉仍然存在，然後抬頭叫道：「小戀妳……身體功夫完全沒有退步呢。」

「當然，」戀音扶著旁邊的直樑站起來「這可是小時候妳讓妾身學會的技巧。」

「慢著——你別走！！琪琪！？」

樂璇舉起木刀指嚇，可是刀身長度的明顯不足夠碰到戀音，這時候森琪突然跳到橋道的木柵之上，

斜躍向上捉住樑柱，雙手一撐便站在樑柱上，與戀音相對。只是森琪如果不扶著木簷就無法站穩。

「喔呵～」戀音回頭擺出饒有趣味的表情「小妹妹你要跟妾身對決嘛，那倒是勇氣可嘉。」

聽見戀音這麼說，正當我心裡大叫不妙之際，果然下一秒森琪就紅著臉怒吼：「我年紀妳大多了！！妳才是小妹妹好嘛！」

「那好吧，」戀音攤開雙手，不置可否地說「那抱歉了大姐姐，哎咿——！！」

森琪在我驚呆的注視之下，忽爾從樑柱上試圖撲向戀音身上，那種跳法完全沒有考慮到落地狀況。我帶著體操隊一直陪伴她練習高低槓的本能，衝到森琪的下方。

只見戀音在樑柱上一轉身，腳步輕鬆一躍，就跨跳到另一個樑柱上。森琪雙手伸手，將原來戀音站立的樑柱當成是高槓，雙手握緊樑柱，往前以360度大迴環的幅度往前劃，再一次躍向戀音的位置。戀音第三道樑柱上站定之後，似乎沒想到仍未擺脫森琪，她輕啐一聲，身體搖搖晃晃地躲開，森琪再成功第三次捉住樑柱，艱辛地抱到樑柱之上，扶著屋簷與戀音面對面。

「呼……」戀音揚起眼眉：「倒少看妳了。」

森琪咬著牙沒有回答，她滑出左腳，試圖像戀音一樣在樑柱上站立。我知道那對她一定不容易，她即使在操隊當中也沒有太多訓練平衡木的經驗。

「我也有一位妹妹，」森琪平靜地說「她一樣比我厲害多了，我總是在想，我這姐姐到底有什麼用呢。」

戀音往後收起雙手，腳步踩在樑柱上，似乎準備下一步的動作。我叫道：「琪琪，小心！小戀想要搶掉妳的勾玉。」

「那結果呢，」戀音擺出甜膩的口音「最後妳有想到嗎？大姐姐。」

「沒有，」森琪也終於在樑柱上維持了平衡「但我想，身為姊妹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將自己的罪疚，加於另一方身上。」

「罪疚……」戀音的官式笑容瞬間沉凝下來。

「對的，」森琪注視戀音說「不論我們的決定是對還是錯，要負責的只有我們自己——咿丫！！」

戀音沒待森琪說完，白色的身影毫無預兆地躍向森琪。森琪卻沒有躲開，箭步往前想與戀音正面猛撞。

「嘖！」

瞬間戀音與我都明白了，森琪的目標不在戀音的勾玉，而是想將勾撲到落地，地上無論如有我、藝莉與樂璇三人。戀音只需要一次失手，我們就足以成功。

「嘩呀——！」

「琪琪！！」

戀音的架勢衝到一半，剎然點起腳步，身體往另一道樑柱去躍走。森琪卻收不住衝勁，身體終於失去平衡，撞到樑柱後再往地上掉落。我們三人同時驚走，而我則飛快挪步到她的落點之下，一把將她接住。

樑柱比高低槓還要高，她柔軟身體加上落下的速度，還是令我稍為站不住腳步，一下往後跌落在地。森琪喘著氣在我懷中抬起頭，我立即檢查她頸上的勾玉，還好仍在。

「果然一對一不是我的強項，」戀音坐在樑柱上雙頰稍紅，俯視著在地上的我們「不過以熱身來說，你們的表現還算可以，掰啦～」

戀音說完，站起身來，靈巧的腳步果真像傳說中的忍者一樣，在樑柱上連接跨躍，就消失在屋簷的另一端。

「琪琪，妳沒事吧？」藝莉走過來，扶起我們兩人。

我們地上站起來，森琪拍了拍手上的灰塵，拿起手臂一看，那裡呈現一道衝擊過後的紅印：「有點撞到了，不過不礙事的.....大概。」

樂璇放輕戒備的身體，沉著臉說：「我也必須承認，那死戀音.....真的比我想象中要厲害很多。」

藝莉抱起肩頭，柔聲說：「確實.....小時候我跟她玩，只要她一跑到樹上去，我就沒撤了，而她一次都沒有樹枝上掉下來過。坦白說，其實我從來沒有成功在捉迷藏中贏過她——不，只有一次。」

肆壹 | Θήβας | 底比斯 δ

「妳就真的、呼、真的不能讓我贏一次嗎？」

「不是我不想，是妳沒有辦法呀，阿藝。」

藝莉——7歲的她望向庭院的樺樹；戀音——同樣也是7歲的她，悠閒地坐在離地數呎的樹幹上，懸空雙腳，一手扶住樹幹，另一手老成攤出與年紀不符的手勢。

藝莉已經努力地追趕著戀音，沒有半小時也有二十分鐘。她滿頭大汗地喘著氣：「阿姨、呼、阿姨說妳要讓我的呀！」

藝莉知道把對方的母親搬出來並不公道，但這是7歲時的她，我們就故且體諒童言無忌。

「妳知道，」戀音睥睨著樹下的藝莉「我還沒有盡出力吧。如果我這樣還要讓妳，就算妳捉到我了，妳會開心嗎？」

藝莉氣鼓鼓地撐起雙臂，喘息著的嘴巴完全無言以對。她愈想愈氣，氣得雙頰都漲紅了，她最後決定一言不發，一腳踢在樺樹上。

藝莉也不知道她家中的這棵樺樹有多久歷史了，但總之她用盡力的踢擊完全沒有令樺樹有一絲的動搖，反而是她球鞋中腳掌泛起痛楚。

藝莉忍受著腳下痛楚，轉身離去。這時候，戀音倒是「咦」了一聲，說道：

「欸欸，阿藝，妳不玩了嗎？時間還早呢。」

「不玩啦不玩啦！！」藝莉頭也不回地向前走「老是我輸，有什麼好玩的！」

戀音皺了皺眉頭，她從樹幹上站起來，呼吸口氣，穿著棗紅色浴衣的身子輕盈往前一翻，踩到軟實的草地上，她有點不穩地往前跌了兩步，對藝莉的背影說：

「可，可是——！我母親要妳陪我玩的呀！夫人跟老爺也是這樣說的呀！」

藝莉噘起嘴尖，忍住卻要回頭的衝動，還是繼續往前走，直到——

「阿藝阿藝～！來玩嘛，好啦，頂多這一次，我就不爬上爬下的，我不會爬到梯子上也不會跳到樹上去，範圍只有平地好不好。」

直到戀音跟上來，勾起她的手心。

Ω

「澄澄，你的後面！」

泚澄聽見我的高喚，她幾乎是反射性地回頭，就在不到一秒之間，她身後障子門刷地拉開，戀音現身。

幾近完全入黑的天色下，她伸出手來抓向泚澄的頸間，泚澄縮後，慌亂之間向下摔，整个人倒在榻榻米上。

戀音見一擊沒有得手，又立刻拉回障子門，門後的晦暗得幾乎看不見的剪影往右方遁去，無聲消失。

我與絲明趕到泚澄身邊，她抓住我們的手臂：「不，我沒事——等一下，戀音還在——」

泚澄拿著我與絲明的手臂，我與絲明馬上望向障子門——什麼也沒有發生。

幾乎已經沒有陽光的和室大廳，我們三個人屏息靜氣，看著眼前像隨時會張開大口撕咬的障子門，但沒有任何動靜。

「你們沒事吧？小果，丫澄？怎麼了嗎？」

雨薇從我們身後衝來，藝莉與森琪上前，拉開我們面前的障子門，門後只是空寂無人的走廊，戀音早走遁逃。

「抱歉，」泚澄站起來，拉了拉她穿著女裝絲白T恤「是我太神經過敏了。」

我上前輕輕擁抱泚澄，撫著她的背以示安撫。站在眾人最後方的鹿儀說：「你們呀，完全被識破了呀。這樣下去就算糾纏到明天，妳們也必敗無疑。」

我們眾人默然不語，即使是平常一定收不住嘴皮的樂璇，此刻也只能緊皺著眉心。

確實是如此，現在大概已是晚上7時左右。

捉迷藏至今的戰果是：0：0。

戀音沒有搶去我們任何人的勾玉，而我們也沒能搶去任何戀音的勾玉。

我們從白天開始，一直嘗試不同的戰術，包括守株待兔、以體能最弱的絲明作利誘、派藝莉與雨薇佯攻再埋伏，我們地氈式搜索試圖將戀音逼到死角.....但戀音就是不上當，總是能在剛好的時間點全身而退，而且對円和覺寺構造極為了解的她，總能神出鬼沒。

自此早上我們第一次交手之後，戀音的進攻顯然保守得多，每一次現身她都只是滋擾般突襲，待我們被牽動之後，大概會再嘗試偷襲兩三次之後，便又如煙霧般隱去不見。

由於遊戲規則是只要我們沒能搶去戀音的勾玉就算數，如果這種情況一直僵持下去，我們絕對沒有勝算。

「我看時間差不多了，」藝莉對眾人說「也完全入黑了，留在室內很危險，接下來先回到後院吧。」

我們起初以為由早上到晚上，至少有七小時的時間，無論如何，我們總能找到戀音的破綻，但我們也許有點過份天真了——就連光線，也是我們的敵人。

現時是京都的三月，下午大概五點多就會是黃昏，到六點幾乎已完全入黑。如果在市區當然沒有問題，但円和覺寺顯然只有少量電力，寺內大部份地方連燭火也沒有，日照消失以後，我們一進入各種室內範圍就會漆黑一片。這種古宅氣氛險森不說，戀音的戰術更是讓我們鬼影幢幢。

我們一行人聚在一起，互相防備著，快速地穿過我們身處の後殿走廊，回到後院之中。可幸的是後院的小燈塔都點著幾點燭光，這讓所有人都不禁鬆了口氣，特別是緊緊抓住我手臂的絲明。

啾噠。

本來各懷心思而一聲不響的我們，突然被一種清脆的聲音引起了注意力。

卻是鹿儀逕自拿出香煙，打起火機抽起來。她同時被七對眼睛注意著，也不免有點失笑：「怎麼了？這邊禁止抽煙嗎？沒關係吧。」

雨薇只是苦笑著搖了搖頭，鹿儀便自顧自地呼吸起來。我牽著絲明的手來到藝莉面前，問她說：「有什麼想法嗎？」

「暫時沒有。」藝莉抱了抱畏縮怕黑的絲明，又對我說「我早就知道小戀很難對付呀，落得這種局面嘛，可能我有點悲觀，但也並不是意料之外。」

藝莉說著，便抬頭看著後院的五層樓塔，就是我白天與鹿儀堪探的那一幢，狀似若有所思。我說道：

「比賽尚未結束呢，我們也許——」

咚~~~~咚~~~~咚~~~~

寺院深處響起來了渾厚的鍾聲，彷彿是佛像在走動的腳步。晚上八點了，比試的第一天結束。

絲明嚇得抓緊我的手臂，而藝莉則帶著嬉笑說：

「聽呀，結束了。」

「只是第一天而已吧。」我嘗試放輕語氣說。

「哎，」藝莉舉起雙手，伸起懶腰「大不了，就跟著小戀一起在京都謀反，來個二次王政復古，重建武士之國嘛。我可是日本人耶老公，我可不能完全說沒有道理的。」

「是這樣嘛？」我牽起藝莉的手「那我是否要準備剃那種奇怪的武士頭。」

「這個嘛.....」

正當藝莉認真地端詳我的髮線，大概是在我想象我剃頭之後的模樣。我們注意到在佛堂那邊亮起了明亮的燈光，大門打開，數位穿著正裝和服的侍女優雅步出。

領頭是好久不見的阿鶴，她依然穿著一套竹綠色的華貴正裝和服，來到我們面前，以端莊得體的週氣說：「各位戀音小姐的客人，今天辛苦了。我們已為各位準備了豐富晚宴及下榻之處，如諸位不嫌棄，請跟我們內進。」

我見我身邊的藝莉笑著重重了嘆了口氣，大概是她真的感到拿戀音沒辦法了吧。

「喂，小璇，」我對前方的樂璇說「妳是隊長，今天晚上就在這邊住一晚，沒異議吧。」

「隨便了啦！！」樂璇煩悶地說「我只想喝飽睡足，明天把那死戀音扁一頓！」

我們當然都知道這是同意的意思，眾人便舉步跟著阿鶴步向佛堂。

我與絲明也正要跟上去，卻見藝莉又回頭看了一眼塔樓，我問道：

「怎麼了嗎？」

藝莉歪了歪頭，也跟上說：「唔.....沒事。」

肆壹 | Θήβας | 底比斯 ε

「唔——嗚、唔~~~~」

「妳這到底是什麼表情？」我忍不住說「妳要讚美就大聲說出來，不論是小戀還是阿鶴，我相信她們不會在意的。」

樂璇坐在我旁邊，口中嘴嚼著剛放進口中的生魚片，臉上的五官繃緊扭曲成怪異的神情，吞下去後才說：「不行！我說不出來，這裡是敵人的大本營，就算是這麼美妙的食物，我也不能這樣稱讚敵人！！」

「妳到底是幾歲.....」我冷眼說「誰會在意妳稱不稱讚敵人，而且菜色這一點根本跟小戀無關——哎算了，妳喜歡吧。」

「唔嗚~~~~唔喔、嗚——！！」

樂璇又吃了一片雕魚片，握緊雙拳發出「介乎於絕叫讚嘆又不可以表達出來因為這會滅了自己威風」的矛盾表情。

我們身處在一個和室大廳之中，這裡依然沒有電燈，只點燃了滿室明亮的燭光。我們剛才問過侍女，這裡連為手機充電的插頭也沒有，似乎円和覺寺是真正的隱世古剎，即使佛堂也只有簡單的電燈，除此之外幾乎沒有鋪設任何電力系統。

在我們八個人面前的，則是極盡精緻的懷石料理，我們東奔西跑了一整天，每個人都抵不住美食的誘惑，自然都紛紛動起筷子。美好的食材下肚以後，再加上佐料的上等清酒，我們一整天無功而還的頹唐氣氛才終算有點舒緩。

「妳還好吧。」我對身邊正靜靜喝著蔬菜湯的森琪說。

森琪從剛才開始就一直很安靜，臉上總是一臉木然，即使對她來說，這太實在太過安靜。

「我在思考，如何才可以打敗戀音。」森琪放下湯碗，以沉靜的聲線說「論這種爬上爬下的戰鬥，可能這邊最擅長的就只有我了。」

我窺了一眼我另一邊的樂璇，她繼續沉醉在食物的味覺饗宴與不能稱讚敵人的天人交戰裡，並沒有注意我與森琪的對話。

我握了握森琪的手說：「別這麼想，我想我們最後即使有辦法擊敗小戀，那也不能只靠一個人的力量。」

「或許.....」森琪卻突然正眼看著，話鋒一轉「我只要落敗了，不用參賽了，那對我說其實更輕鬆。」

我知道森琪又再想起她家裡的負擔，我卻覺得單是對付擋在我們眼前的戀音，已經足以消耗掉我們的意志，任何人也不應該再思考多一個難題，便只是拍了拍森琪的頭髮，沒有把她的話題接下去。

「哦哦 ~ ~ ~ 這邊風景不錯耶，我看看，小戀音不會突然從旁邊跳出來吧 ~ ? 」

晚飯過後，阿鶴為我們安排了住處，是位於側翼二樓的兩間和室，那都是白天時鎖上的房間。

雨薇打開和室另一邊的障子門，原來外面就是陽台，陽台是深山裡的夜景。今夜是滿月，清麗的月色點染著靜穆的山林，深綠的山坡與植坡籠上一層半透明的月白，夜幕的深處往我們吹來清爽的夜風，像一片隱藏著精靈國度的幽遠幻境。

我跟隨雨薇來到陽台上，她果真抬頭四顧，戒備著陽台的各處。我搭住雨薇的腰，笑說：「妳白天不是問了嗎，現在偷襲我們可不算數呀。」

雨薇靠過來，俐落地往我臉上吻了一口，卻突然說：「哎喲，我好久沒有跟小果你一起睡了耶。」

我們因為有八個人，所以兩個和室一定是足夠的，不過現在我回頭望向室內，卻只有鹿儀一個人趟在床墊上，雙手執著橫放的手機，看來是要趕在手機沒電之前玩玩電子遊戲。她大概是感受到我的視線，動起裸著的腳掌說：「不用管我呀，你們繼續吧。」

我猜剩下來樂璇、藝莉、森琪、絲明、泚澄應該是在隔壁的房間，而鹿儀只是「自動自覺」被分配來到我們這邊而已。

我與雨薇回頭來，相視一笑，我也不避忌地吻著她柔軟的嘴唇，她也大方地張嘴，與我熟練地舌吻著，我抱住她溫柔的身軀，輕輕撫著她身處各處美好的部份。然後，我們才終於放開口，我看著她被吻得嫣紅的臉頰說：「明天還要決勝負，後天就是世青賽決賽了，總覺得還在親熱有點不太對。」

雨薇用力抱了抱我，把頭埋在我的頸間，深呼吸了好幾口氣，之後正視著我說：

「真的呀，連我也感受到壓力呢。你說呀，如果我們可以什麼都不管，永遠留在這麼美麗的京都，每天就跟小戀音、藝莉醬打混，偶爾做做愛，再偶爾來個大亂交，那該多好呀。」

「不像妳會說的呢。」我環抱著雨薇說「我以為妳一定是最後才灰心喪氣的那一個。」

「這是兩回事喔 ~ 」雨薇點著我的鼻頭說「我說的不是灰心，而且把現實的一切都放下的那種釋懷。小果，說真的，你知道.....把一整座京都擯在自己身上有多沉重嗎？」

我看著雨薇調和了燭火與月色的雙眸，當然知道她說的意思。我呼了口氣說：「那是小戀她自己的人生.....她母親的過去，藝莉醬父親的過去。即使她放不下，我們沒有一個人能有資格要她放下。」

雨薇稍稍放開了我，用饒有趣味的眼神看著我：「欸，小果，如果你沒有認識過我們任何一個人，而小戀音真的是你的女友或是內人，你會怎麼做？」

戀音是我的女友或是內人？

我突然無話可說，發現這真的是我沒有想象過的狀態。

「你對小戀音的愛，可以比整個京都還更寬廣嗎？」

雨薇伸手撫向我的胸口，我疑惑地望向雨薇，喉間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呵呵。」雨薇似乎發現我的窘態，又綻起明媚的笑容，轉頭對房間說：「欸，小鹿儀～今天晚上要來3p嗎？」

「不要！」鹿儀頭也不回地拒絕「你們找隔壁的吧。」

我握起雨薇的手，說道：「好啦，今天晚上大家都好好休息吧，阿鶴說這邊有露天溫泉，我就不客氣地去享受一下。」

「嘿，小心妳的小戀音來偷襲你喲～」

雨薇老樣子揮起惡作劇的指頭說。

Ω

「呼呀~~~~」

我一個人泡在不算寬廣的石砌溫泉裡，頭靠在池邊鋪好的毛巾上，在裊裊升騰的水蒸氣之下，看著夜幕中的月色。

在侍女的帶領之下，我穿過円和覺寺後院的走廊，那裡設置兩個溫泉浴室，正好可以分開男女使用。我一個人老舊的更衣間中換去衣物，然後一個人步出溫泉，沖完身體，泡進溫泉當中。

散發著微弱礦物味的池水淨滌著我全身的疲憊，那自然不是只是肉體上，更是精神上的。

從晚飯開始，戀音就沒有現身，我不知道她是否一樣在休息，或只是想迴避與我們有任何接觸或衝突。

雨薇的話在我腦海中縈迴著，關於戀音，關於還有不到48小時就會展開世青賽決賽。

我放鬆胸腔，舒舒地吐出一口氣，聽著有節奏的水聲，嘗試暫時拋開一齊煩惱，盡量讓身體得以恢復。

刷。

「曄啊，這、這邊是男生，那、那——」

溫泉間的門突然被拉門了，全心沉浸在思緒當中被嚇了一跳，坐直整個身體，反射性地想掩住腿間的重要部份。

「沒有吧，」她站在門前說「這沒有分男生或是女生呀，那侍女也沒有說.....也可能是她說了我聽不懂吧。」

「那、那.....哎，也好像是這樣。」

「在日本男女混浴不是很平常嗎？你有需要這麼大驚小怪嗎？」

鹿儀全身一絲不掛，她反手帶上了門，手中拿著一道毛巾，來到溫泉前方，稍為用腳掌沾了沾水溫。

鹿儀盤起了少見的髮髻，幾縷棕紅色的髮絲自然垂在臉旁。由於我是坐在池水當中，我此刻正仰望著鹿儀那勻稱得像藝術品般完美的裸體，豐挺渾圓的乳房，淡棕色翹突的乳尖，稍稍曬黑了小蜂腰，健美流麗的大腿，有修剪過但稍顯凌亂的陰毛，兩腿之間深紅色的雌卉。我努力地重組大腦中的語言功能：

「那個……嗯，也許吧。」

說到日本的混浴傳說，我可真的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倒要去問藝莉或是戀音了。鹿儀卻揚了揚手說：

「你讓開點啦，而且你這種眼神就肯定是失禮了吧，別盯著看了。」

我說了聲「不好意思」便稍為讓開了身體，讓鹿儀低下身，雙腿探進我身邊的泉水當中，看她在池邊鋪好毛巾，轉身下來把頸部以下埋進水中，然後發出了吁長的一聲：

「嗚啊……」

我在旁邊不禁放聲笑，說著：「哈哈，想不到妳也會有這一面呀，像個大叔一樣。」

「嘖，」鹿儀半閉著眼「你別吵啦。本小姐我可是在渡假，陪你們玩什麼捉迷藏，已經有夠累了……雖然我也沒有做什麼。」

戀音大概也知道鹿儀並不好惹，今天數次突襲都沒有以鹿儀為目標，結果她拿著棒球棍一整天，大部份時間都是負責殿後或是防守，或是吐槽我們的戰術。

我也重新趟下來泡進泉水中，與鹿儀並排著浸浴在池湯裡。我說：

「我看妳倒是玩得挺開心的。」

當我這麼隨口說完，我以為鹿儀會隨口自然地反嗆回來，結果卻沒有，我不禁轉頭過去，卻見鹿儀已先一步轉過頭，正眼看著我。

鹿儀杏仁般的雙眼正視著我，深棕色瞳仁依舊颯颯明亮，她並非在微笑或是在瞪看。如霧的水氣之下，她平日那總是有點逼人的氣質顯得甚是柔和。

「真的嗎？」

鹿儀細看著我良久，才輕聲道出這麼一句話。

「難道不是嗎？」我笑說。

「我是.....」鹿儀沉吟道「認真的。這是一個問題。」

我動著眉頭稍想了想，回答說：「真的呀。我認識妳以來.....唔，我們認識的過程有點曲折，總之呢，我認識妳那麼久以來，妳不是在一抽煙，就是一直處理啦啦隊還有聖誕舞會的事情，我是不知道妳平日到底是在做什麼啦，有什麼娛樂之類的，不過我覺得，現在的妳這樣也不錯吧。」

鹿儀聽著，平趟的身體轉換為側臥著，形狀飽滿的美乳半泡在水中，在水面上勾出的腰身像一道蜿蜒的海岸線。她眨著眼說：

「確實跟你所說的一樣，我平日沒有在做什麼。我都是在忙著，啦啦隊的工作，學校的活動，這樣一來.....我就可以忘記很多事情。」

我知道她說的是她仍然未能忘記的過去。我伸手抹起她臉旁的髮絮，輕撫著她開始泡紅的臉頰，我本來就說點什麼，但我決定直接吻向她的嘴唇。

我原意只是輕輕親吻，但當我接觸她到豐潤的雙唇，她便主動地探出舌頭，我也配合著應對，跟她的舌尖纏綿繞轉。接著我的手再也忍不住，撫摸起她在水中的嬌軀，握揉起她彈性豐盈的乳房。

「你這樣子勃起，不是違反了混浴的禮儀嗎？」

鹿儀伸起食指，觸碰在我已經堅硬地豎立起來，突出水面以上的莖端。我挽住她的腰間說：「我跟妳又不是日本人，這裡又只有我們兩個，應該沒有關係吧。哎嗚——」

鹿儀沒有回答，原來逗玩著我頂端的指尖，變成抓起我整根下身，用溫柔的力道套弄起來，那舒適確實的快感令我不禁輕吟。她才歪嘴笑說：「呵，這可是你說的呀，如果這造成什麼文化衝突外交風波，都是你雞雞的錯，我可不負責喔、嗯啾.....、啾、啾.....呼、啾.....」

鹿儀手心握緊我的下體，流暢地上下捋動。我緊抱起她的身體，撫玩著她的雙乳與屁股，細吻著她開始喘息的嘴唇「嗯啾.....啾啾、啾.....、丫唔、哎唔~」我的雙手揉握起鹿儀沾著池水的乳肉，用指頭撥搔著她漸漸皺硬的乳頭，另一摸向她的兩腿之間，探索著她的蜜戶與陰核「哎啊.....呼、唔.....、你這樣、別動、呼.....嗯啾.....」

我與鹿儀互相用手刺激著對方，她突然抓緊我的下身，一手按住我的肩頭，整個人翻身離開水中，整個溫熱的肉身壓到我的身上「啾.....啾啾.....呼、啾啾、啾啾.....」鹿儀與我悠長的舌吻令她雙頰燙紅，直到她放開口，雙唇從我的口中吻到我的頸間，然後像魚般的身體一點點地滑下去，一口一口地吻到我的胸前，到我的腹部，再到我挺立的陽具上，張口吞沒了我的分身「啾...、啾啾.....、啾啾.....啾啾.....嚙啾、嚙啾~~呼，不在我口裡射出來嗎？」

鹿儀把我大半根性器含弄了好一回，放開口握住說著。我撫著她汗濕的頭髮，答道：「我們明天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想一次就好，而我想射在妳的身體裡。嗚——」鹿儀舐了舐絳紅的雙唇，嘴巴又再一次套住我的硬物，熟練地舔弄吸吮，逼得我需要一再忍耐著爆發的衝動「啾唔、啾唔~~咕、唔.....人渣，你明明就快射了、啾唔、呼、啾~」

鹿儀的唇舌急攻了我一輪，還是被我用意志力撐住了，她終於放開口，又再一次咬著嘴唇爬上我的身上，這一次她用自己已經濕潤的腿間貼在我的性器上：「呼，啾.....、你想進來嗎？啾唔、想插入到我的身體裡嗎？」鹿儀散發著性器體味的雙唇強吻著我，滲著愛液的肉瓣磨擦著我的陽物，我抓起她圓翹的雙臀，我說：「我想插妳，小鹿儀。讓我用雞雞插妳，在妳的小肉穴裡射精。」鹿儀雙頰

喘紅，雙眼似怨還慕地盯著我，紅唇吐出溫熱的暖氣，她伸手扶好我下體的位置，小穴便套上我漲硬的陰莖。

「唔丫.....、啊、丫呀~、呼、啊丫~、嗯、那裡、丫！」

當我從下而下挺滿鹿儀的蜜腔後，她便抬起身體，雙掌按著我的胸口擺起腰間，俐落有致地騎乘著我的陰莖「啊.....、丫呀~、啊、丫呀你先不要、丫、人渣——」我舉起穩穩地起握住她盪漾的雙峰，隨著她腰間的動作而揉弄，同時也主動地抬弄下身，挺插著她收緊的肉腔「丫啊、丫呀！啊丫~~、丫呀~！！呼、呼.....啜.....」

鹿儀在我身上騎動著下盤，被我勃硬的陽具一再頂突著她的花心，她溢著淫水的蜜穴迎來一陣悅愉的收縮，幾聲受用的淫嚷過後，便又暫緩了動作，低下頭來親吻著我。我撫著她汗津津的玉背說：「舒服嗎？」鹿儀敲起我的胸膛：「你快射出來啦，明明就忍得很痛苦、丫~~」我昂起下身，輕輕抽送著鹿儀的陰道，抹著她通紅的雙頰：「怎麼可以隨便就射呢，我們要貯到最滿足再給妳呀。妳轉過身，這樣——」我讓鹿儀從我身上翻下來，讓她雙膝跪在池水當中，雙臂撐在池邊，我跪在她的身後，握著她水濕的屁股，從後進入她的體內，開始最後衝刺。

「啊丫、丫~~！！嗚、啊、啊！裡面已經、丫呀~！！」

我漲癢的陰莖在鹿儀的淫穴中猛挺，雙手握搓著搖動的乳峰，前端一直抵達她深處的要害「啊呀、哎唔、丫呀~~！哎丫~！！啊呀！」我的下身碰撞著鹿儀結實豐翹的圓臀，夜色中響起我們肉體之間的啪啪作響，以及鹿儀愈來愈柔軟的叫床「丫~、丫呀！啊、你快射、嗚、硬死啦、啊——丫啊~~！！」我捏著鹿儀勃硬的乳尖，深呼吸著用性器確實地抽送她的肉腔，她敏感的肉壁緊繃起來，愈來愈潮熱的陰道令終於失守，在她的身體釋放出滿溢的快感。

「哎喲~~！！！！丫呀——、嗚、啊~~！丫呀、嗚、啊——！！」

我的下身在鹿儀的蜜壺裡大肆噴發，鹿儀低下頭來，發出似野獸般的低吼，跪著的雙腿悄悄顫抖著，雙腿間洩起高潮的水花「唔.....、唔呼.....呼.....嗯.....、呼.....」我安撫著她汗水交融的肌膚，按摩著她繃緊的頸間與腰肢，然後才慢慢與她分開，又再一次一起泡進溫泉裡。我乘機抱起她難得姿態嬌弱的身體，輕吻著她的額頭。我說：「辛苦妳了。」

鹿儀臉紅帶著未退的餘韻，嘲笑說：「辛苦什麼啦？讓你射出來是易如反掌。」我對於她的倔強不置可否地笑著，吻著她的嘴唇說：「不，我不是說這一點，而是妳這一次其實幫了我們不少忙，包括陪著我也是。我知道的，感謝妳，小鹿儀。」鹿儀抬起熒亮的雙眼，哼了一聲說：「你們男人真的就只有在這種時候，才會說出那麼動聽又那麼真誠的話。」我也說：「妳不也只有在這時候，才會認真聽嗎？」

鹿儀聽罷，只是帶著微妙的笑容沒有回答，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之後，就掙開了我的懷抱，在池水中坐直起來。我也感受心臟的鼓動開始沉重，便與她一同坐起來，她用毛巾抹著身體，若有所思地說：

「既然我都在這裡了，你就真的只把我當成你的其中一位女友來疼愛.....或只是射精用的性伴嗎？」

夜風中吹過細碎的草葉聲，我有點茫然，問道：「什麼意思？」

鹿儀定睛看著我：「難道你就沒有想過，要好好利用我，來認真贏過戀音嗎？」

肆壹 | Θήβας | 底比斯 完

肆貳 | Ηρόστρατος | 黑諾斯達托斯 α

肆貳 | Ηρόστρατος | 黑諾斯達托斯

我打開佛堂的門，明淨的晨光之下，芬芳的檀木香撲鼻而至，她果然端坐在佛壇之前，仍然穿著正裝的巫女服，閉眼默然冥想。

「你怎麼知道妾身在這裡？是侍女們跟你說的嗎？」

戀音身體紋風不動，只是張開雙眼，往我看了看。

我來到她的身後稍遠處，在清擦得發亮的木地板上坐下來：「不，沒有任何人跟我說。我剛才一覺醒來，只是覺得妳會在這裡，結果妳就真的在了。如果妳在.....忙的話，先不用管我。」

接著戀音好一會沒有說話，也沒有頌經敲經之類，良久維持著正坐的姿勢。

我看著戀音的背景，清澈的陽光照曬在她穿著巫女服的背上，那種衣料的雪白純淨得完美，比白紙更平滑、比雪更柔順，我第一次看到如此舒服的白色。

「您們昨天睡得好嗎？阿鶴有招待不周嗎？」

直到連我幾乎也進入冥想的昏沉裡，戀音才轉過身來，對我點頭說。

「非常好，」我回答說「我們自己住的酒店都沒有這麼好的料理，溫泉也很舒適，我想大家也休息得很好。」

「那就好，」戀音漆黑色的雙眼凝看著我「你來找妾身，有什麼事情嗎？」

我仔細想著各種言辭，與戀音很典雅的精緻面孔對視著，她似乎不介意我突如其來的沉默。我們相對無言了片刻，我才終於說：

「可能這個問題有點失禮，如果有冒犯的話，請妳告訴我——小戀，請問妳有談過戀愛嗎？」

戀音的臉上浮現出比瓷器的裂紋更難察覺的僵硬，她與藝莉極為相似的眼眶以微量的幅度輕皺：「.....什麼意思？」

「就是我字面上的意思。」我對她說「我想知道，小戀妳之前的戀愛經驗。鑑於我們之間的肉體關係，我知道我並不是妳的第一個男人，那麼，我可以假定妳有談過戀愛？」

戀音的表情需要維持著帶著穩定的優雅，可是我總覺得她的雙眼變得更深沉。

「既然你已經假定了，為什麼還要來問妾身呢？呵呵，是因為妒忌嘛、客人——」

我揮起手，打斷了戀音那瞬間生成的藝妓演技。我說道：「不為什麼，只是我想知道而已，我對這種事情其實不太在意。妳現在看見我所有的女友們，無一例外地我不是她們的初戀，藝莉醬也當然

不是。」

戀音有點歪起頭，似乎無法理解我的話。我繼續說下去：

「我恐怕的是，」我注視著戀音「我不但不僅會是妳的初戀，而且，假設我是妳的男友.....將需要與妳的妹妹藝莉分享。」

戀音浮現出一抹冷笑，拿起巫女的小掩了掩嘴，才說：「呵呵呵.....客人先生。妾身是『戀泥棒』（戀愛小偷），你的心果然被妾身偷去了。妾身實在感謝你的專情與投入。不過呀，什麼男友不男友的，這個對我們身為藝妓來說，不過是花街弄巷的怪談罷了，既無初戀，談何分享。」

戀音那細膩婉轉的京都口音如歌謠般流轉，我鎮定心神，繼續說：

「小戀，妳失去的已經有夠多了。」

戀音沒有接話，只是再次無言的注視著我，然後我再說：

「作為藝莉醬的男友，作為妳口中的『客人先生』。不論是為了藝莉醬、或是為了妳自己——不要再讓我們失去妳，也就是小戀妳自己了，好嗎？」

Ω

樂璇站在樹蔭之下，碎裂的陽光照著柔軟的烏黑頭毛，聽完我的想法後，她幾乎不用思考便說：

「嗯，這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結。」

「啊？」

我無法相信有一天我竟然會聽不懂樂璇說的話，不是因為她太過胡來，而是我真的知識量不足而聽不懂。

「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樂璇裝出專家般語氣說「這是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的重要理論之一。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我們對於自己同性或異性的父母，會有天性近乎情慾及動物性的情感，兒子對母親會戀慕、對父親會競爭仇視，這種情緒在成長的過程中，會因為我們的經歷而形成複雜糾結的潛意識，進而成為我們的心理動力，再影響我們成年以後，乃至終其一生的行為模式。」

「慢著！」我舉手打斷樂璇的話「妳是從哪裡學來這裡東西的？漫畫裡面嗎？」

樂璇對於我的質疑，卻大大的張起詫異的雙眼：「你這是什麼屁話啦？妳連自己老婆的本科是什麼也忘記了嗎？我可是心理學系的學生呀？」

我的胸口彷彿被大炮重擊了一個大洞。對，樂璇是心理學系的學生！我完全忘記了這一點。樂璇嘲弄著於我恍然大悟的神色：

「喂，這一點在故事的第四章 <肆 | Πίστις

「皮士緹斯」裡面就已經提到過啦，是不知道多少個章節之前的人設伏線了，你回去重看吧。嗚哦，老公你真的變笨蛋了，笨得成為了人型射精兵器了。」

「.....作者弄這麼一個伏線出來，就是為了吐槽我嗎？」

樂璇綻露出得意的笑容，解釋說：「也不是啦，我們這段對話是2024年修訂版新加進來的，作者柚木重寫戀音的故事之前，也沒有想到過一點。所以你也不用太有壓力。」

「嗯，好吧，」我點頭道「這樣我稍為釋懷了一點。」

「總之呢，」樂璇一邊戒備地看著樹後，一邊跟我解釋說「所謂『俄狄浦斯情結』是指我們與生俱生對父母的情緒，會轉化為我們日後的思維模式，而且會涉及所有的對象。比如說呀，很多男生都不喜歡父親對吧，那就會影響到你對於長輩啦、老闆啦、地位比你高、權力比你高的人啦也一概討厭，亦會影響你對工作、權位以至家庭位置的態度；而如果你那麼不幸，有一個你不喜歡的母親，對於你的女友啦、你的姐姐啦，女性朋友啦、甚至所有親密關係，都會有一種很深層的排斥。」

「那似乎我跟母親的關係很正常。」

「不一定喔，」樂璇說「你有那麼多女友，反而可能代表你習慣了過份付出，習慣了把其他人難題抱上身，其實你沒有得到岳母大人很好的照顧，而是你在照顧岳母大人——當然，這只是理論啦，後來也有很多科學研究啦、心理學理論啦，去反駁Mr.弗洛伊德的見解。事實上人的心靈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我從樹叢間望向獨自站在後院的鹿儀，問道：「那麼這跟小戀的事情.....」

「那死戀音嘛，」樂璇吸了口氣說「如果套用俄狄浦斯情結的模式也可以解釋，不過因為她的家庭狀況呢，會有點複雜。她對於父親、也就是藝莉醬的父親的感情，可以是雙重性的，非常痛恨又非常渴望；至於對她的母親，也是一樣，既尊敬同時又暗裡怨恨。」

「等一下，這怎麼可能，」我皺起眉頭「小戀會怨恨她的母親.....？」

「噓，靜一點，她來了。」

Ω

鹿儀一個人站在後院中，將棒球棍立在雙腿之前。

戀音一個人悠悠地走近，說：「鹿儀小姐，今天是你來做利誘呀。妾身想他們這招已經用爛了，沒想到你還願意配合。」

鹿儀脫下了外套，只穿著白色露腰背心與牛仔長褲，她揮起棒球棍輕敲手掌：「不知怎的，我就是想會一會妳，試一下跟你單挑，看看誰會贏。」

戀音轉起腳步，留意著周遭的景物：「唔.....讓妾身想想，她們會埋伏在那裡呢？那邊的樹叢嗎？我看塔樓後面也有可能，樂璇小姐是主力，應該不會那麼容易現場，應該會在那邊較遠處的後院林中吧？如果妾身有破綻，衝上來的，應該是絲明小姐、森琪小姐，以及雨薇小姐嗎？」

鹿儀沒有透露任何表情，只是抿了抿嘴：「不知道呢。」

戀音雙手交叉向前，擺出一個駕勢：「那麼，既然鹿儀小姐妳賞面，就開始吧。」

鹿儀凜然的臉上呼了口氣，揮著棒球棍在戀音面前開始踱步，繞著戀音的身體轉圈，然後戀音一樣動著腳步，提防著鹿儀。

鹿儀大概繞著戀音轉了一個半圈，突然就箭步上前，棒球棍從上而下，猛力砍向戀音。

「欸！鹿儀小姐，你是真的想殺了妾身啊——」

戀音閃身躲開，鹿儀的棒球棍砍在石地板上，發出厚重的沉響，一擊落空，但鹿儀沒有停手，腳步轉過去繼續用棒球棍揮向戀音的胸口。

「啣～」

戀音這次卻不避不躲，她身子迎向鹿儀一挫，輕喝一聲，雙掌舉向鹿儀的腰腹，鹿儀驚呼著，身體已被戀音借勢翻側。她重心不穩，整個人摔倒在地。

「嗚呃——」

Ω

「鹿儀——！」

我驚叫著想衝出去，卻被樂璇拉住手臂。

「你別吵了啦。」

Ω

鹿儀摔了個人仰馬翻，她搖了搖頭從地上站起來，撿起掉在身邊的棒球棍。她拍了拍手臂的塵土，問道：

「呼～這是什麼？柔道嗎？」

「對喔，」戀音鬆動起柔軟的肩頭「妾身從小已是柔道黑道三段了。」

「……」鹿儀皺起眉頭「怎麼那傢伙身邊就沒有正常一點的女生呢？」

(「乞嚏 - !」)

「包括妳在內嗎？鹿儀小姐？」戀音隨意地翻動玉白的雙掌「順帶一提，妾身從小就練習各種傳統的日本技藝、包括柔道、忍術體術，空手道唐手、劍道、弓道、舞蹈、書法、三味線、廚藝，妾身也真正的職業巫女。鹿儀小姐，妳怎麼看？」

「我是不懂得這麼多。」鹿儀回答「可是我聽起來，妳的日子一點也不好過。」

「這可是身為武家女兒的必要負擔，是尊貴的重量。」戀音說。

「我還是不懂得那麼多。」鹿儀搖頭「再來一次吧，我的勾玉還在呢。」

戀音擺出好奇的表情：「嗯哼，鹿儀小姐跟昨天不一樣呢，看來好幸福喔？還是說.....昨天晚上跟客人先生處得很好？」

鹿儀忍住臉紅的本能反應，她眯起眼睛說：「所以妳昨天晚上在偷看嗎？」

「呵呵。」戀音開懷地笑了「沒有啦，這是女人的直覺，結果猜對了。欸——！鹿儀小姐妳也太奸詐了吧～」

肆貳 | Ηρόστρατος | 黑諾斯達托斯 β

鹿儀趁戀音說著話，揮起棒球棍就向戀音雙眼擊去。戀音口裡雖然求饒，但身子一低就躲過了，再挺身向前抓向鹿儀的頸間。

鹿儀發現戀音的動作實在敏捷得驚人，她咬緊牙關，強行收起手中揮棍的力度，轉身用背頂往戀音撞過去。

「鹿儀小姐，這樣可不行喔，體術最基本的要義就是如非必要，千萬別背向對——」

戀音正想出手拉斷鹿儀頸間的掛繩，卻察覺到身後有異，腳步一蹬就往後退。

就在戀音剛好往退後的瞬間，木刀劃過她的身前，差點就要砍在她的肩上。

「妳說得沒錯，可別背向對方。不過呢，我可以沒有什麼劍道訓練，都只會亂砍一通耶，可以吧。」

戀音接連退了幾步，喘了口氣：「吁.....原來如此，妾身真沒想到呢，雨薇小姐。」

執著洞爺湖木刀的，並不是樂璇，而是雨薇。雨薇沒有讓戀音歇息的機會，向鹿儀打了個眼色，木刀又再一次往戀音執去，這一次鹿儀也一同配合，用棒球棍追夾擊起戀音，但戀音臉上仍然帶著微笑，輕鬆地閃躲過兩人毫無章法的攻擊。

「小鹿儀！她要溜了，那邊——！！」

戀音知道鹿儀引她單挑以後，就會開始進一步圍攻，便又再準備再一次遁逃。她從後院轉身跑向佛堂。

戀音便走便喊：「妳們二對一也太小看我了，至少是來個四對一、或是——」

「你倒放心，」鹿儀喝道「這絕對沒有小看妳。」

鹿儀奸計得逞的眼神戀音瞬間驚覺，同時佛堂的門、側翼走廊的房間的門都打開了，絲明、泚澄與同時衝出，然後樹叢後方的泚澄與藝莉也一同現身。

「擘，阿藝連你都——唔咕～！」

一共六位女生成功包圍住戀音，泚澄撲上去，戀音一彎身就躲過；森琪從走廊上跳下來突襲，戀音仍然是神態自若地出掌，拍向森琪的肩頭卸去她的衝勁；雨薇的木刀與鹿儀的棒球棍緊接而去，戀音還是成功在眾人的身影之間躲得遊刃有餘。

「六對一嘛，」戀音笑道「這樣可不行、雨薇小姐得罪了。」

「欸——」

戀音倏地竄向雨薇，雨薇無法理解地驚呼，手中的木刀自然地往戀音砍去。戀音卻側身閃向雨薇

的身旁，精準地握扣住雨薇的手腕，另一手奪去她手中的木刀。

「這是奪刀術喔，說實話要是真刀，妾身也不一定有把握，還好是木刀。」

「糟了。」藝莉見狀高喊「各位，我們先散——」

戀音奪去洞爺湖，用刀背向雨薇背上一挫，雨薇哎喲一聲，戀音伸手到她的頸間，勾玉的繩結瞬間斷裂。泚澄見狀憤然上前，可是戀音用木刀突向泚澄的腰間，泚澄見狀一側身，戀音順勢抹向泚澄的頸際，又是勾玉落地的清脆聲音。

鹿儀見勢頭不對，立刻擋到戀音身前，拿起棒球棍試同迎戰戀音的木刀。戀音帶著微笑，揮刀往鹿儀斬去，擊中鹿儀的棒球棍，衝擊的力道卻要她幾乎拿不住棒球棍。鹿儀驚叫：

「媽的，妳這是什麼力道。」

「那純粹是因為你握棒的方式不夠穩啦，鹿儀小姐。」

戀音再度出刀，鹿儀知道硬碰不是辦法，不覺後退一步，可是戀音卻又改變方向，追上了正要轉身的絲明與森琪，兩次手出抹向兩人的頸間。

絲明與森琪走避不及，跑了兩步仍然渾然不覺，沒發現自己頸上的勾玉已掉落地上。

「好了，剩下來的——」

戀音回身，衝向狀甚慌亂的藝莉。藝莉見雨薇、泚澄、絲明與森琪都已經敗陣，一臉艱難但也只好轉身就跑。

戀音帶著得意微笑，腳步飛快疾衝，就快要捉到藝莉的背後——

「呃呀！」

戀音突然感到頸後一陣重擊，眼前的視線產生異常的暈眩。她剎停腳步，搖了搖頭，奇怪地回望後方。

「呼～」鹿儀完成揮棒「本小姐可不懂妳那什麼鬼劍道，我就只是會打棒球。」

戀音看見地上一顆掉落的勾玉，而鹿儀的頸上卻空空如也，她再次摸了摸自己後腦的那一點發燙的疼痛，她才明白過來：

鹿儀自行取下了頸間的勾玉，當成棒球揮打，瞄準擊中她的後腦，阻止她無法再追截藝莉。

戀音眯了眯眼，撫著後腦痛楚的位置，說：「鹿儀小姐，其實妳摘下勾玉的瞬間，就理應失去比試資格，不能再攻擊妾身。」

「啊，是哦。」鹿儀擺出不打算講道理的語氣「那不好意思喔。妳要不要繼續去追藝莉呢？」

戀音回頭一望，藝莉早就逃之夭夭，她望向眼前已有五人敗陣，支起腰間說：「算了啦，快到午

飯時間了吧。大家吃好好吃飯，下午時間多的是呢。」

Ω

「啊，就這樣就輸了呀。接下來呢，我們變成要坐觀眾席了嗎？」

雨薇盤坐走廊的邊緣，膝上放著木製的便當盒。她一點也沒有落敗後的失落，反而吃午飯吃得甚是開懷。

早上的比試時段結束後，侍女們向我們分發了高級的木盒便當，本來是一樣安排了我們在室內用餐，但不知道是樂璇還是雨薇閒聊之下，就變成了大家一起到和室的走廊外用餐，倒是有幾份像中學生旅行野餐的氣氛。

目前是戰果是，雨薇、鹿儀、泚澄、森琪、絲明都被摘去了勾玉，而剩下來仍然有比賽資格的，只有我、樂璇跟藝莉。

可想而知，晚上會是三對一，由我們三人對戰戀音的終局之戰。

「觀眾席嗎？這方面小戀倒沒有說，」我對雨薇說「我也不知道，她大概會再有安排吧。」

「欸，小鹿儀，那待會陪我去洗溫泉吧，昨天晚上我太累了就睡掉了哈哈。」

坐在雨薇旁邊的鹿儀專心地吃著便當，一直沒有搭話。她聽見了便窺了我一眼，便故作淡然地噙了一句說：

「大白天洗什麼溫泉啦。」

「哎喲～～別害羞嘛小鹿儀來一起洗嘛～～」

雨薇說著又再開始跟鹿儀撒起嬌來，我便拿起便當，暫且站起來，來到獨自坐著的藝莉身邊。

「你倒是吃得很乾淨呀。」

我看藝莉的便當盒都幾乎吃光了，顆飯不留。藝莉微笑說：「托剛才那緊張感的福，我食慾不錯呢。倒是老公你沒吃完喔，要給我嘛？」

「不要，我還要吃。」我回答。

「小氣呢。」藝莉啐了一口，又說「不過，京都真的很漂亮呀，說真的。」

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正對著後院，那古老的樓塔屹立在晴空之下，京都難得的蔚藍天空散發平靜的氣息，石砌的地板，積著枯苔的燈塔，在雲絮在靜默的初春空氣。京都的時空似乎有某種隱晦但柔軟的延展性，我們此刻看見的風景，與千年前大概也一樣相同，那漫長的永恆性正與我們細語著人間如朝露的短促渺小。

「所以妳開始後悔了嗎？」我問藝莉。

藝莉緩緩搖了搖頭，她深棕色的雙眼望向我說：「如果說重新遇見小戀後，我有領悟到什麼，那就是.....在這人世間，重要的只有我們。除此以外，什麼也不重要。」

「即使.....」我用最不帶任何疑惑的語氣說「即使之後小戀會進一步怨恨妳，也在所不惜嗎？」

「是的，」藝莉堅定地點頭「作為她的妹妹，這也許是我能為她做，也是只能為她做的一件事，或許這只是我一廂情願的任性。但說到任性，我們兩姊妹也不惶多讓，對吧。」

「真的，」我也不禁笑說「今天之前，我完全沒法想象我的藝莉醬，會決定做出這種事。」

「我可能會因此下地獄去喔，」藝莉打趣說「老公要陪我一起去嗎？」

「もちろん（當然。）」我回答。

「ありがとう（感謝）。」

藝莉溫婉地笑著，像一位在日本活得歲月靜好的平凡女生。

肆貳 | Ηρόστρατος | 黑諾斯達托斯 γ

即將入夜的天空是一片彷彿憂傷的蒼藍。今天的京都意外地乾燥，陽光將円和覺寺淨滌了一整天，現在溫度稍降，空氣呼吸起來甚至有點刺鼻。

「逃來逃去，還是終究要引妾身來這裡對吧。樂璇小姐在塔裡面埋伏著嗎？」

我與藝莉氣喘吁吁地站在後院的塔樓前方，戀音雖然臉頰也帶著喘紅，但都我們兩人輕鬆得多。

「呼……」藝莉深吸了一口氣，抬正身體「我倒真的有點慚愧，我說到底也是運動員，體能卻不及妳呀，小戀。」

戀音聳了聳肩：「嗯哼，妾身倒覺得你們表現得不錯呀，特別是客人先生。你很能跑呢。」

「我以前是田徑隊校隊的成員，不過現在退役了。」

戀音高舉雙手伸起腰懶，活動筋骨，然後說：「來吧，趕快結束吧。跑了一身汗，這樣子吹冷風，大家都很容易會感冒的，爾等皆是我復興武家的重要成員，妾身倒會甘願好好照顧你們。」

戀音說著步向我們，我們自然的的往後退，直到靠到塔樓的木門上。

我與藝莉相視一眼，以堅定的眼神點了點頭，拉開木門，閃身進去塔樓當中，關上門後，便馬上靠著僅餘的微弱晚霞，跑上狹窄老舊的樓梯。

塔樓的內部是完全的中古時期木建築，內部沒有任何照明，整個架構都非常擠逼，盤旋而上樓梯非常陡斜，在我與藝莉的攀登下，發出沉啞的木質聲。

「哎喲——」

藝莉跑在我的面前，她不慎在上樓的過程稍摔了一跤。我在下方扶住她的身體。

「還好嗎？」

「快，她進來了。」

藝莉咬牙繼續跨步往上，我回頭望向下方，門打開了，幽渺的身影滑進塔內。

塔樓除了最頂層的窗戶皆蒙上障紙了，內容陽光已幾近散盡，我與藝莉稍為習慣了黑暗後，順著樓梯繼續往上，終於來到最頂層。

塔樓的頂層可以說是一個小小的觀景台，六邊型的空間沒有紙門也沒有窗戶，只設有防護的木柵，可以360度看見圓和寺的景色。

我們身後傳來緊隨而至的腳步聲，那來得比我們想象中快，果然沒多久戀音便從階梯探出身來。

「好了，樂璇小姐呢？」戀音抬頭望向簷頂「妾身以為她會在黑暗中埋伏，或是從上方跳下來偷

襲，卻竟然不是呢。」

戀音才說著，毫無預兆地衝到我們與藝莉身前，我們兩人各自往左右閃開，戀音第一擊暫且沒有得手。

頂層的空間不大，可以躲避的空間所餘無幾。天際的晚霞完全轉黑了，即使是完全開放的頂層近乎沒有光線，黑暗中我們最能清晰看見的，只有各自的雙眼以及頸上的藍色勾玉。

「你們上午犧牲了所有同伴，」戀音娓娓道來「引妾身與你們三人對決，整個下午到處逃竄，最後引妾身進來這沒有逃跑路線的塔樓之中。如果樂璇小姐是想從後包抄，或現在正待在塔樓的門前，那麼妾身還是得說這是行不通的。還有不到兩個小時比試就結束了，只要妾身守在這塔樓裡不出去，最後樂璇小姐搶不掉妾身的勾玉，那輸的還是你們。」

「完全被看穿了呀，藝莉醬。」我說。

「對呀，」藝莉也嬌笑著點頭「所以下午的時候，小戀妳放過我也是故意的嗎？」

「那倒不是呢，」戀音摸了摸自己的後腦「鹿儀小姐那一擊是真的很痛，妾身當下是快暈掉咧，現在的後腦也腫著呀。」

「那麼我事後倒得認真感謝一下鹿儀隊長，她最近對我們都很客氣，很配合我們呢，老公。」

我當然聽出藝莉的言外之意，我只好說：「我還是那句，小鹿儀她也玩得開心呀，有何不可呢。欸——」

戀音趁我與藝莉對話著，又忽然撲向我這邊，她那如鬼魅般的敏捷度令我驚呼，急忙提起腳步躲開，這一次她可真的差點碰到我的頸間。

我與藝莉又再次退到登樓的階梯位置，戀音說道：「怎麼了，結果你們的策略仍然是逃來逃去嗎？這樣只是浪費時間而已。」

「我說要答謝鹿儀隊長的，」藝莉說著「其實是指這件事。」

這時候，藝莉從褲袋中掏了一件金屬的物事——

鹿儀的火機。

「阿藝……」

戀音神色驟變，她終於察覺到事情並不如她所想象。

「小戀，」藝莉問道「妳讀過有一位作家，叫三島由紀夫嗎？」

Ω

「欸哈哈哈哈哈，」樂璇站在前圍，張嘴發出老樣子狂妄的大笑，雙手將洞爺湖架在肩上「果

然本小姐還是適合這種角色呀，什麼鬼捉迷藏躲來躲去的，煩死了，而且一點都不有趣！」

在樂璇身邊的是所有已落敗的參與者，此刻只有樂璇的頸上，仍然掛著藍色勾玉。

「丫璇，」雨薇拍起樂璇的肩頭說「大致已經準備好了。」

樂璇面向站在另一邊的鹿儀，對她說：「嘿，啦啦隊的，妳這次沒有什麼意見嗎？」

鹿儀依舊是倨傲的語氣，搖著頭說：「沒有。我是有點意外，為什麼我家的藝莉，跑到你們那邊去，就會變得如此殘暴呢？體操隊的。」

「哈哈哈哈哈，」樂璇朗聲大笑：「鹿儀隊長，那會不會只是因為，妳太少看了藝莉醬。而且，這是殘暴嗎？難道不是愛嗎？」

鹿儀若有所思了片刻，沉聲說：「愛與殘暴並不一定是對立的，以愛為名的殘暴，比單純的殘暴更惡劣呀。樂璇隊長，」

眾人站在前院裡，看見大後方的塔樓上，突然閃出了一點微弱，但在黑夜中顯眼的火光。

「看見了！」訖澄說「小璇，是藝莉醬的信號。」

「好！！這句對白我很等久了！！諸位，敵は円和覺寺にあり（敵人就在円和覺寺）！」

樂璇放聲大喝，木刀直指向整座円和覺寺。

Ω

今天早上，在我前往佛堂去尋找戀音之前。

我們八個人聚在昨夜下榻的和室當中，鹿儀說完了她的計劃，問道：

「這樣至少可以誘使戀音進入塔樓當中，那裡面沒有燈光，摸黑亂鬥會對你們會比較有勝算，對吧？」

「嗚哦～」雨薇輕呼「那就是說，我們大部份人都會成棄子嗎？」

鹿儀半盤坐在榻榻米上，單膝抬高，她說：「這沒有什麼棄子不棄子，我們美式啦啦隊的體制當中，總有人要當人塔的底層呀。不是嗎？」

根據鹿儀提出的計劃，我們這麼跟戀音纏鬥下去是毫無勝算，唯一有可能的方法，是將誘敵作戰最大化。

她認為我們人多根本沒有用，而且戀音一定會有戒心，覺得我們隨時都有埋伏，那倒不如把人頭都送出去，讓戀音收獲勝果，然後將對戰的人數削減至三人甚至兩人以下。

出於自然的人性心理，戀音自然就會覺得，反正都差兩三人而已了，不如就現身與你們正面對決

· 直接end game 。

而這項作戰，會由戀音最有戒心的鹿儀打頭陣，由她親自去挑釁戀音。

「所以說，」藝莉問道「最後的決戰場地，會是那座老塔樓裡面嗎？」

鹿儀稍為思索後說：「我想不到有更佳的選擇。夜晚入黑之後，塔樓會完全沒有光線，就算有也很微弱，場內空間狹窄，即使對戀音那種忍者體術來說，也是不容易應付的吧。」

「那麼，」我問道「鹿儀你覺得誰要留下來跟戀音鬥。」

「這倒沒所謂，」鹿儀坦然說「我想即使對你們而言，身手也不會比戀音更好。我只覺得，最少要有兩個或是三個人，引戀音進塔樓之後，有人要守在門外，包抄也好，尾刀也好，總之要將戀音逼到她身手無法施展的狀態，再趁機摘去她的勾玉。」

鹿儀說完，我們都陷入沉思當中。我當時的直覺只認為，這似乎不是特別出色的戰術，但確實重新掌握主導權。

「請問，鹿儀同學，」泚澄異常客氣地舉起手「妳覺得，就算一切如妳所想，我們最後有勝算嗎？」

「我不知道，」鹿儀誠實地搖頭「就算大家加起來八個人一起圍攻戀音，我也不見得有勝算。我還是那句話，如果能一棍把她打暈，那是最簡單的。如果不行的話，我也想不出有任何更佳的方法。」

「嘿，這句話我倒同意，我也想一刀砍死那戀音就算了。」

樂璇百無聊賴地側趟在最旁邊，把玩著頸中的勾玉，她原來對於鹿儀的計劃似乎不以為然。

「兩位隊長，就算你們說的都是對的，」藝莉溫柔地笑著「但我們連小戀的衣袖碰不到呀。」

「那就拆掉整個円和覺寺！」樂璇氣結地嚷道，拍著榻榻米地板說「沒有說我們不能搞破壞吧，對啦，把那死戀音引到塔樓裡，然後拆掉整個塔樓把她活埋！計劃通！」

絲明聽著樂璇的狂想，卻似乎認真想起那場面，臉色鐵青著掩起了嘴巴。我趕忙說：

「別說傻話了，妳以為跟我姐說的一樣，我們真的是明智光秀嗎？」

「明智光秀？」

發出反問的人出乎我意料之外——是藝莉。

我也很意外地望向藝莉，我愣著道：「明智光秀.....就是那個燒了本能寺的歷史人物，是貴國的歷史故事——」

「不，我知道，我當然知道。」藝莉雙眼陷入沉思著中，舉起手掌打住了我。

我們所有人注視著藝莉，而藝莉全身凝靜了好幾秒，才回過神來，終於深吸了一口氣，說：

「各位，我親愛的朋友與愛人們。請問.....你們願意跟我一起成為惡鬼嗎？」

肆貳 | Ηρόστρατος | 黑諾斯達托斯 δ

火。

毀滅之火。光明之火。

火是文明的契機，也是災劫的起源。

藝莉取出我們預先撕碎溫泉毛巾製成的布碎，用鹿儀的火機點燃起來，再丟棄到塔樓的四周。老舊的塔樓到底都是灰塵及木屑，乾燥的木材幾乎是瞬間點燃起來，如蛇般開始蔓延。

戀音的臉初次出現了憤怒、怨恨、困惑以及驚呆所混合而成的猙獰，她用幾近沙啞的日語說：「妳、妳.....到底、到底在做什麼？」

藝莉點燃了一輪了布碎，又再接過我交給她的新一堆，繼續點燃，用日語回答回答說：

「比試還沒有結束，做什麼都可以吧。妳定下來的規舉裡面，沒有說不可以破壞建築物。」

藝莉點起了一片碎布，直接丟到戀音身前的地上。戀音沒有多想，上前就踩熄火舌，我想趁機往前。想摘掉她的勾玉，戀音急忙站起身來退後，藝莉這時候又已經點燃好幾個火頭，火炎開始從地上爬升到樑柱上。我們四周瀰漫出充滿壓迫感的熱力。

「你、你們——！！你們知道做什麼嗎！這是有一千二百年歷史的円和覺寺，經歷了應仁之亂和戰國時代仍然留存下來的円和覺寺！！」

戀音雙眼泛紅，咬牙切齒大聲怒吶。地怒皆著我與藝莉。藝莉已經點燃了所有的布絮，塔樓頂樓的火種已經快燒塔頂的橫樑。

「不，」藝莉冷靜地搖頭「這些我一點也在不在意。」

火炎逐漸焚燒，木頭開始併發被燒毀的裂音。戀音悽白的臉在火光之下更似失去血色的幽靈：

「藝莉！汝.....汝乃大和民族的女兒，汝乃八百萬諸神——」

「夠啦！戀音！」藝莉放聲高喊「不要再撒嬌了好嗎！你別再在我面前的鬼扯！這一切根本從來就不重要！京都不重要！祇園不重要！円和覺寺不重要！幕府的歷史更不重要！！妳想要的，從來不是這些呀——！」

藝莉緊握住我的雙手，尖叫的高喊在夜空中盪起了回音。戀音扭曲的臉頰張嘴無法語言，焚燒的樓閣圍繞著搖晃的身軀，她飽含著火色與淚水的雙眼有如身處地獄。

「妳.....！」戀音抽噎著高喚「妳懂什麼！妳不知道我花了多少心血——」

嘩啊~~~~~！！！！

這時從塔樓下傳來的各種尖叫與吵雜的人聲，戀音大驚失色，轉身步向暫時未燒起來的柵邊，望

向下方的寺院。

寺院不同各處都昇起了黑煙，有屋簷的角落已經焚燒起來，一眾穿著浴衣與和服侍女爭相走避。

戀音回頭過去，用看著惡魔的眼神對我們怒目而視，我們逼近上前。我說：

「火都是小璇放的，她從來就沒有埋伏在塔中，而且還有比試資格。你不用擔心，為什麼我們要辻澄雨薇她們先退場，就是因為了確保可以救走所有人。」

「嗚哦——！！！！」

戀音忽然狂怒地吼叫，張手向我撲過來，我選擇不去躲避，反而上前抱緊她的身體。她用盡所有攻擊方式，雙手對我的臉不斷抓鎚。我使力緊攬著失控的她，戀音卻開始想要掙脫。火焰已經焚燒到塔頂的橫樑，熱力令我渾身發汗。我大喝：

「藝莉醬，快！」

「你們這群惡魔！！」戀音對我不斷又打又踢，劇烈哭喊「我、我詛咒你們——！我要你們全都下地獄！！我要你們——」

「得罪了，小戀。」

藝莉深吸一口氣，雙手交握成拳，敲向戀音的後腦。

戀音喉間發出怪叫，雙眼翻白，一下子暈倒下來。我立刻蹲下身，藝莉幫忙將戀音失去知覺的身體推向我的背上。

「來一起下地獄吧。」我揹起戀音，對藝莉說。

「はい，一緒に。（好的，一起去吧）」藝莉笑著應道。

Ω

那是夏夜的祭典。

在日本城鎮常見的河岸兩邊，有不少市民參觀完祭典市集，就來到河堤上散步、閒聊、有一雙一對的情侶，也有溫馨美滿的家庭。

藝莉的父親帶著妻子與家僕，駕車旅行車來到河邊，直接架起了餐桌，放置各種時令的果子與美酒，與親友僕人一起開懷閒聊。

「喂！！阿藝，妳跑到哪裡了啦！！」

7歲半的戀音與身為僕人的母親也跟來了，她其實也不清楚母親與老爺的主僕關係是什麼一回事，但老爺雖然有點威嚴，對所有人還算客氣，母親也似乎樂意繼續在這個家庭裡工作下去。

而她呢？她也是覺得還好，雖然母親總提醒她是京都的女兒，總跟她練習京都語，但有藝莉作伴，其實她也不寂寞。反正，藝莉很好欺負嘛。

戀音穿著粉紅色的浴衣，在河岸旁邊的樹林邊緣叫喊，可是裡面還是沒有任何動靜。

奇怪了。她想。藝莉何時這麼會玩捉迷藏的？每次藝莉躲一躲就會被她發現，她根本不懂隱藏自己的氣息。

「喂！！阿藝！！妳到底在哪啦？別跑太深啦，待會又要被罵了啦！」

大人在河邊借醉閒聊，戀音跟藝莉兩個小女孩就在河邊追逐，藝莉的母親總提醒她們別跑到河裡去。兩人玩了一會，便猜拳決定了戀音當鬼，藝莉去躲起來玩捉迷藏。

戀音閉上眼數了五下，再張開眼，正好看見笨手笨腳的藝莉，彎身躲進了樹林裡。

戀音胸有成竹地在樹林外側搜索了一回，卻沒有發現藝莉穿著深紫色浴衣的身影。

「阿藝～～喂～～！！」

戀音張聲叫喚，可是又戒備著回頭，望向河堤上的大人們。有好幾次她們玩捉迷藏跑太遠，事後都被罵得一臉灰。

戀音隱隱覺得有些不妥，她在樹林外探頭探腦，還是看不見裡面有任何動靜。

「呼……」

戀音深呼了一口氣，決定撥開雜草與低矮的樹枝，走進樹林之中。

樹林之中一片漆黑，戀音集中注意力前進著，各種煩人的蚊蟲她滋擾著她的皮膚。她抹著額上的汗氣，喚著：

「喂喂，阿藝，你到底在哪啦？快出來啦，待會又要被老爺罵了啦！」

樹林中仍然只有昆蟲的低鳴與她自己的腳步聲。她不斷回頭，大致記住進來的方向，仔細地搜尋著藝莉紫色的身影。

「阿藝、阿藝，咦……阿藝！？」

戀音走著走著，突然注意到地上有一團深紫色的物事。她驚恐地上前，卻發現是藝莉軟軟地趴倒在地，她連忙拉起藝莉無力的身軀：

「喂！阿藝，妳醒醒！怎麼了嗎！喂——」

戀音一片混亂，腦中閃過各種被責罵的場景，跪在地上著急地搖著藝莉的肩頭。可幸的是，藝莉終於醒過來了：

「啊……小戀？嗯……？」

藝莉眨了眨矇矓的雙眼，昏昏沉沉地轉醒過來，她摸了摸自己的額頭。戀音說：

「妳怎麼了？發生什麼事了嗎？」

「我好像.....跑進來之後，唔.....額頭就撞到了什麼.....」

戀音抬頭一看，發現在藝莉倒下來的位置正上方，長有一根橫生的低矮樹幹。她要不是剛才看見藝莉的身體就跪下來，可能她也會在黑暗中撞上去。

「呼呀，嚇死我啦。」戀音明白過來，抱住藝莉說「我還以妳怎麼了，原來妳是太笨而已，呼...」

戀音緊緊抱住藝莉的身體，哽咽著不住喘氣。藝莉在黑暗沒能看清戀音的臉，她倒是處變不驚的嬉笑，然後伸手拍向戀音的肩頭。

「好耶～捉到小戀了。」

那是戀音與藝莉玩耍的規則，當鬼的人當然要去捉人，但如果當鬼的人被拍到肩頭，就算輸了。

那是藝莉唯一一次成功捉到戀音。

Ω

當戀音再次張開雙眼，在她面前的，是比地獄更殘酷的場面。

躺伏於山野之間整座円和覺寺陷入火海，佛堂、側翼、塔樓、後院，所有的走廊，全數被赤色的烈焰吞噬。火炎席捲著所有的建築，在黑夜中發出熱氣翻騰的呼號，猶如一頭被釋放的失控魔獸，將一千二百年的古蹟蹂躪成無形的飛灰。

戀音從石地板上爬起來，顫抖著匍匐向前，淚眼縱橫地跪倒在地：「嗚.....為什麼、為什麼妳們要這樣做、嗚.....為什麼.....我母親的牌位就在裡面.....阿藝、我、我不會饒恕妳.....我不會饒恕妳們.....」

我們所有人站在戀音的身後，在鹿儀等人的協助下，侍女們與阿鶴都已經全數撤出了。目前火勢太猛烈，她們也做不了什麼，只好先通知當地的消防署。

這是藝莉的計劃，可以說是鹿儀版本的極端化。

藝莉決定，一把火燒了整個円和覺寺，即使她知道戀音母親的牌位就在寺中。

我們引戀音到塔樓上，非但不是為了將她擊敗，最大原因反而是要確定她的位置，在最後帶她安全離開現場。

藝莉臉上仍然沾著黑色的灰屑，她來到戀音面前，陪她一同面對面跪下來：

「小戀，妳要不要饒恕我也無所謂，但我希望，妳要先饒了妳自己。」

藝莉抱住戀音的身體，戀音想要搖頭掙脫，但似乎已哭得沒有力氣。

「嗚.....我不懂、嗚.....我不懂，妳到底在說什麼.....我不懂.....」

藝莉緊緊地攬抱住戀音，撫著她的背，雙眼含著淚水。

「阿姨的牌位可以重設，円和覺寺也可以重建，可是小戀，我不能失去妳，我不能失去**真正的妳**，不可以這樣的，小戀。我不想失去妳了。」

戀音仍然一股勁地搖頭，嘴唇顫動像孩子般哭著：

「我還是不懂，我.....嗚、我.....是京都的女兒，嗚，我是母親是武家的血脈.....我要重新振興武士的精神、我、嗚——」

藝莉解下自己頸間上的藍色勾玉，然後，再解下戀音頸上的藍色勾玉。

藝莉流著淚，攬住戀音烏黑的長髮，她耳邊陪著她低泣著。

「不是這樣的，小戀。妳就只是小戀，妳就是我的親姊姊戀音。父親拋棄了妳，阿姨那麼早就走離開，這都不是妳的錯，妳知道嗎？這都不是妳的錯呀。」

「嗚、嗚.....我、我.....妳到底在說什麼、阿藝.....嗚、嗚.....」

戀音依舊用力搖頭，火光點燃了藝莉與戀音臉上的淚，兩人的臉上像燒起了劇痛的豔火。藝莉深吸了一口氣，說道：

「小戀，
妳不需要把整個京都擯在身上，也會有人愛妳的；
妳不需要復興幕府，也會有人愛妳的；
妳不需要向父親復仇，也會有人愛妳的；
妳不需要學會武士的所有知識，也會有人愛妳的；
妳不需要毀滅現代化的日本，也會有人愛妳的；
妳不需要承擔阿姨的怨恨，也會有人愛妳的。」

小戀，就算妳承認自己被捨棄，被冷待，被孤獨折磨，被遺棄在世界上，
得不到父母親的愛，對一切也無能為力，也沒關係的，
就算這裡是地獄，就算世上充滿惡鬼，也沒關係的，
仍然會有人愛妳的呀；
因為我，仍然會愛妳呀。」

藝莉一句接一句地對戀音訴說，戀音一句接一句地聽著，緊抱著藝莉放聲痛泣。

這只是理論。

我們沒有讀心術，或許就算有，我們也無法完全讀懂任何人。

戀音從小就沒有正常的父母認知，她知道父親是父親，是在被母親帶回京都之後。

我們沒有人知道到底戀音的母親是如何指導戀音，但肯定的是，她將一套綿密的京都歷史，強加於戀音之上。

戀音總是透露出對母親的敬意，對父親的痛恨——然而，如果事實是相反呢？

如果戀音心底裡真正想要的，反正是能夠留在藝莉的家中、留在她真正的父親身邊；如果，奪走了她一切的，反而是她的母親，以及京都。

假若，戀音除了童年與藝莉相處的時光外，她所有對人的感情只是一套等同於演技的公式，源自於她的母親賦予她的藝妓身份。

如果戀音捉走藝莉的所有計劃，並不是復仇，而是求救。

假若——

轟隆。

寺院內五層的塔樓在焚燒下倒塌，像一道被斬殺而墜落的火龍。

戀音沖天的哭聲與円和覺寺焚毀的焰聲混雜為一，在京都的夜空下悲痛地回盪著。

肆貳 | Ηρόστρατος | 黑諾斯達托斯 完。

肆叁 | νθεία | 安提爾雅 α

肆叁 | νθεία | 安提爾雅

「快點！！要截止報到了！！」

我高喊著在體育館前下了車，連同樂璇、藝莉、泚澄、森琪沒命地向前飛奔。

「來、來得及嗎！？」森琪慌張地問。

「來不及也要來得及呀！」我高喊著，已經無視我充滿矛盾的邏輯了。

早上

10:28，離世青賽決賽報名還有兩分鐘，我們卻在京都市立體育館對面馬路前下了車，一個男生與四個女生全力場館中狂奔，引起不少行人奇怪的注視。

「嗚！！」樂璇皺著臉大叫「為什麼我的腿會這麼累，這不正常呀！！」

「因、因為！！」藝莉喘起氣回「我們昨天與小戀纏鬥了一整天，跑了一整天，你們也在火場中幫忙疏散了一整晚，累是正常的。」

我望向體育館大樓上的時鐘，媽的，10:29，只剩一下分鐘了。

我們連緊張的時間也沒有，我與樂璇拉開大門，衝進體育館裡。在工作人員的側目下拔足狂奔。

「有其他方法嗎？」泚澄喊道。

「別想這個了！也別說話了！盡全力跑！！」我尖叫道。

09:30。開放選手報到。

10:30。選手報到登記截止，所有選手須開始進行基本體檢。

11:00。世青賽決賽開幕典禮，各團隊選手依次進場。

11:20。典禮完畢，所有選手宣誓。

11:45。跳馬決賽第一次召集。12:00。跳馬決賽第二次及最後召集。

12:05。選手登記並開始抽籤決家次序。

12:10。跳馬決賽開始

12:45。高低槓決賽開始。

13:00 · 午飯時間一個半小時。

14:30 · 下午比賽重新開始。

然後，15:00 是平衡木決賽。15:45 是自由體操決賽。

16:20 · 所有比賽結束。

16:45 · 完成所有上訴及覆議過程，公佈所有得獎者最終名單。

17:00 · 頒獎禮。

這是世青賽決賽的日程，我與花姐早就背得滾瓜爛熟了。我們不是兩薇那種國家隊，可是經由過往登記紀錄、由領隊負責登記。

作為業餘隊伍的我們，如果沒能逐一在 10:30 前完成選手登記，那就完蛋了。

「看，看見了！」藝莉指向前方的登記櫃台「老公，你跑最快！你、你上去先拖住時間——！」

我們原本的計劃是，在與戀音的比試之後，就可以從円和覺寺坐車回來。戀音預先亦已經聲明，如果是我們勝利，一定會將我們送回比賽場地。

問題在於，昨晚的那場円和覺寺大火。

火災焚燒了大半晚以後，在消防隊撲救下終於熄滅了，沒有任何人命傷亡。不過，突然發生這麼一場大火，警衛隊卻派來了警員，在今天早上對我們逐一審問。

由於事件太過曲折，我們很自然眾口一辭說什麼也不知道，那是自然發生的走火。

實際上警員也想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懷疑我們，我們既是外國人又語言不通，不過由於我們是旅客及運動員身份入境的，從早上七時起，單是處理文件及程序，就快了花兩個半小時。

到我們離開警衛局，已經是九時多事情，阿鶴馬上安排車輛送我們回京都，但這本來就是上班時間，一進京都市以後又難免會塞車。

結果就造成了現在這個局面。

「嗚——！！！」

我揮動手臂，用盡意志力鼓起雙腿的力氣，朝向櫃台飛奔。櫃台的兩位女職員驚呆地看著我，將近是飛撲到桌上，我說：

「登、登記、體操隊——」

我望向桌上的電子時鐘，那顯示著10：31。

我立刻全身如遭電擊，雙手重重地敲在桌面上，用哀求的語氣說：「抱歉了，我們、我們交通、

出、出了點問題，求妳們——」

「先生，你先冷靜點！」其中一位女職員終於忍不住用英語說「你們要登記報到嗎？這裡就可以了，別緊張好嗎？」

女職員拿出平板電腦，展示著登記系統，這時樂璇與藝莉也一左一右地衝到我的身邊。樂璇尖叫：

「啊！！！！超時了！！！！啊——！！！」

「妳先別吵！！」我喝止住失去理智的樂璇，問道「現在仍可以登記嗎，沒有截止嗎？」

「當然可以呀，」女職員說「時間還沒有過.....啊，你是說原來的時間吧？剛才突然停電了十數分鐘，所以公平起見，所有時段都延遲了20分鐘。你們沒有收到電郵或信息通知嗎？」

我們所有人面面相覷，一時無法解釋因為我這兩天都在困一家千年古寺中，所以手機全都沒電了，今早在警衛局我們只一心趕快完成文件程序離開，也沒想到要為手機恢復充電。

「啊，你們終於來了，呼，沒事吧？我有傳簡訊給你們呀，你們都沒有收到嗎？」

在走道的另一邊，花姐現身了，她繃緊著臉，壓抑要責備我們的衝動。

「這個.....說來話長，」我代為回答說「小璇，藝莉醬，你們來先登記吧，可以鬆一口氣了。」

藝莉同意點頭，與樂璇、森琪及泚澄，用平板電腦開始填寫報到登記的程序。

我來花姐面前，大力地吐出一口鬱悶，扶著她的肩頭說：「唉呀，這一次真的是.....如果妳知道所有來龍去脈，一定又會說我們太亂來了。」

「是喔，又生事了吧。」花姐見怪不怪地抱著雙臂說「不過我看你們全體安全達陣，所以跟那位戀音的比試，是勝出了嗎？」

「算勝出也算平手了.....不過，真的是一言難盡。」我搖頭感嘆「我剛才還真的怕我們最後竟然會趕不上，想不到會停電，運氣不錯呢.....怎麼了？」

花姐聽見了，定睛看著我，宛如在質疑什麼，之後才說：

「那真的不是你的另一位女友嗎？」

「啊？什麼意思。我的女友？」

據我所知，不用趕時間登記的雨薇與絲明會稍後就到，鹿儀說要先回旅館梳洗休息，她們都不可能與花姐有任何接觸。

我滿腹困惑，藝莉聽見了關鍵字「女友」，也轉頭看著我。

「停電那不是意外，」花姐說道「那是你的朋友幫忙拖延時間，她叫什麼名字呢.....跟琪琪很像

的。對了，森瑤。」

Ω

花式溜冰世青賽。

今年的主辦城市，是北海道的釧路。

——我搭著森琪的肩膀說：「瑤瑤呢，她有說什麼嗎？」——

——森琪搖頭說：「我也沒有跟她交待，她也沒有問。」——

——爸媽、爸媽.....已經六天沒有打電話給我了，太奇怪了，小果.....她們是不是發現了，然後放棄我了.....？——

「我是體育部的主席，私人花點旅費，來監察一下成員是否有在認真比賽，這不過份吧？」

森瑤穿著黑色的運動外套與長褲，冷靜地站在走道的盡頭。

我們體操隊已完成了報到登記，看著毫無先兆現身的森瑤，竟然怔怔地沒有一個人說得出話來。

「你們怎麼了？」森瑤也察覺到有異「要經歷了什麼事情嗎？」

確實經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樂璇她們大概暫時恢復不了正常的溝通對話能存。我決定踏前一步，握起森瑤的手，致意最純粹的感謝：

「瑤瑤，非常感激妳過來，還幫了我這麼大忙。」

「唔.....」森瑤沉吟著，探頭望向我身後的森琪「她應該沒有察覺到，我爸媽以為她是來陪我比賽的，那麼我跟著她來，隨便拍點合照回去也好交差，反正我爸媽應該不懂哪裡是京都，哪裡是釧路。」

原來如此。為什麼森琪的父母沒有跟她聯絡，是因為她們都「放心」讓她跟著森瑤來到日本。

我吁了口氣，放開森瑤的手：「不管怎樣，這終究還是得靠妳。我們這次經歷有點一言難盡，她們快要比賽了，先讓她們好好比賽吧，我們再說。」

森瑤報以彷彿預先練習好的冷笑：「你們有哪次不是一言難盡呢？不過就這樣吧，你們先去。我作為體育部主席，希望各位隊員旗開得勝。」

Ω

「嗚喔~~~~~」

「人好多喔~~~~~」

「真的.....」

「呼，有點緊張了……」

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壓迫感。

我們從未置身在一個完全坐滿了人的體育館當中，即使只是站在場邊，而毋須上場比賽的我，也感受到與這是與地方預賽、準決賽完全不一樣的氣氛。

體操隊的四位完成的體檢，重新穿著體操隊長，簡單熱身之後，重新進入即將上場的狀態。

當我們步出走道，來到會場旁邊，她們四人同時驚呼著不同程度的吃驚。

場中央天花的燈光太明亮，我們無法看見坐位上每一個人的臉，但當她們任何一個走到體操的軟墊上，那數以千計的目光便聚焦在她們的肉身之上，即是一個眨眼，也承載了由期待與品評所化成的重量。

站在我身邊的森琪緊緊抓住我的手，掌心傳來緊張的戰抖。這令我非常擔憂，眾多世界級的一流選手，都在決賽上因為群眾壓力而失手。

「妳們看，妳們看，是薇薇呀，嗨～～喂，哈哈，她也揮手了～」

我循樂璇的目光看去，只見雨薇所屬的台灣國家隊，就站在場館另一端，而身為國家隊隊長的雨薇，正穿著梅花色體操服，帶著盈盈的微笑，向我們揮著手。

雨薇的表情看來並無大礙，但我知道她陪我們歷險了這麼一趟，一定不可能沒有任何疲憊。看見她依舊明艷的神態，我才終於放心下來，雖然這樣想似乎不太雪確，但我還是默默祝福她能夠有好成績。

就在樂璇開玩笑向雨薇飛吻之際，一位工作人員來到我姐身邊，向她遞上了一張列表。我姐說著「どうもありがとう（非常感謝）」接過，再向我展示著說：「出場次序。」

我接過一看，經過抽籤之後，我們四位體操隊員確定了出場次序，我立刻搜索高低槓的一欄，便立刻鬆了口氣，對我姐說：「還好，琪琪不是第一個上場。」

「我同意。」我姐凝重地點了點頭。

最先迎戰跳馬的訖澄是五號選手；然後上場的森琪是七號；樂璇在平衡木項目中是二號選手；而最後的自由體操項目，樂璇與藝莉則分別是五號及一號。

我將次序表交給她們四人，她們都各自以凝重的表情尋找自己的位置。而樂璇卻突然拉起我的手腕，拉著我走到旁邊，在我耳邊輕輕地說：

「老公，我問你一件事喔，那認真的。」

我望向樂璇，她皺著眉，似乎有難言之隱，我心頭不其然一重，問道：「什麼？身體怎麼了嗎？」

樂璇帶著低沉的臉色，對我輕聲說：「我們要不要做愛？——啊！！！！別打我！！！！全世界都看

著呢！！」

「我應該用煉獄之火把妳烤一烤.....」

我收起剛敲在樂璇頭上的拳頭說。

「什麼啦！！」樂璇跺腳說「以前每次比賽之前，老公你都會跟我做愛，然後體內射精！！把精液滿滿的射進小璇的身體裡！！帶著老公的生命才能贏呀——啊！！又打我！！虐妻啦！！」

我環顧四周，很好，似乎沒有人聽得懂。

不過我看樂璇又回復到平常的胡鬧，也不禁鬆了口氣，證明她不管身心也準備好上場發揮了。

叮鈴。

比賽開始的鐘聲響起了。

連碎碎唸著要真性中出的樂璇也不敢安靜下來，捉緊我的手臂，看著場館中浮現出微妙的騷動。

體育館的液晶顯示屏上，展示了跳馬項目八位選手的名字。

作為第五號選手的訖澄，脫去了身上的運動外套，高挑的身材包裹著一身藍白相間的體操隊服。我姐對她說了最後的囑咐以後，訖澄走到我身邊，跟我輕輕擁抱，然後吻了吻我的臉頰。

「小果，」訖澄微笑說「澄澄終於要上場了。」

肆叁 | vθεία | 安提爾雅 β

其實，這個故事可以到此為止了。

當泚澄、森琪、藝莉、樂璇，一個接一個步進體操隊場上，在上千人面前展現這半年來苦練的成果，然後得出各種分數。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 16：12。無論勝出或落敗，比賽都已經結束了。

這個以體操為主題的長篇故事，終於可以告一段落。

「是嗎？你是這樣覺得嗎？」

坐在我對面的森瑤這樣說。她身後的磨紗玻璃披著明黃的斜陽。

我們坐在體育館的休憩區裡，我們之間隔著桌子。我喝著瓶裝無糖麥茶，她喝著罐裝咖啡，那是我請客的，這也是我目前唯一能報答她的。

「我說的告一段落，」我對森瑤說「那是指藝莉與戀音之間，體操隊奮鬥了那麼久，這一切都終於落幕了。」

比賽結束後，我請森瑤跟我來談一談。

事實上，我需要有人聽我抒發，我需要把我們到京都以來的經歷，都全部說出來。

森瑤早了一個禮拜前就來了日本，帶領隊伍在北海道作賽，她當然知道我們在京都，但不知道我們在京都的遭遇。

當我說出有一個女孩叫戀音，而她是藝莉同父異母的姐姐，她一樣露出少見的詫異，抵起嘴尖像要說出「荒謬」。

不過，即使這無比荒謬，但依然是事實，我將整個過程，都跟森瑤和盤托出。

說到最後，當我覆述在大火之下，藝莉抱著戀音所說的告白，戀音那呼天搶地的哀泣。森瑤帶著苦惱的語氣說：

「但如果，你們的假設是錯的，而戀音接下來，真的要你們都下地獄呢？」

「這一點我本人也有認真想過，」我誠實地回答「我想藝莉醬也沒有100%的把握，但妳知道嘛，有時候，我們不論愛或是恨，那也只是種直覺。別人要恨我們或是愛我們，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不過如果我對你的愛是如此誠懇，那為何不嘗試付出呢？我想這是藝莉醬的想法。」

我回想起藝莉在塔樓中決定點火的瞬間，那個無比堅定的神情。

「我對於你們行為故且不評論，」森瑤依舊理性地說「但你們體操當中，藝莉、泚澄，這兩位我還是真心很佩服的。」

「哦？」這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妳姐先不說，小璇不算嗎？」

我這麼一問，森瑤面露複雜，她靜默了片刻才說：「樂璇同學.....如果她一開始就放手讓藝莉離隊，這豈不是什麼也不會發生嗎？」

「不，這並不可能 - - 」

「為什麼不？」

我瞬間反駁，森瑤同樣瞬間質疑。她繼續說：

「藝莉出賽與否，最後能否獲勝，其實她無關，不是嗎？她硬要把所有人網綁在一起，才會讓你們一度如此痛苦，不是嗎？」

「小璇.....一直以來都是如此任性呀。」

「真的只是這樣嗎？從硬拉我姐入體操隊，從強行要體育部脫離學生議會，到槓上鹿儀的校園戰爭，到這一次堅拒與戀音妥協。你難道一次也沒有怪責過這位正室嗎？」

森瑤再一次直接質疑，我緊握拳頭，莫名有一份隱約的坐立不安。森瑤似乎注意話說太過，便軟化態度打圓場說：

「算啦，先別說這些，至少現在事情解決了，我姐也沒有任何意外，我知道這些已經夠了。」

我也轉換心情，真心真意地對森瑤說：

「雖然我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但我以體操隊人事經理的身份，向身為溜冰隊隊長及體育部主席的妳致上萬分感激，也再次恭賀你在溜冰世青賽中勇奪冠軍。」

森瑤臉上總是浮現出一抹禮貌性的、淡然的微笑。她那微圓的臉再次與森琪的臉重疊了。

「感謝，不過有一件事，我想應該只能跟你一個人說。」

「什麼？」

「這次來京都，起初不是我的想法，實際上我爸媽以為我姐一直跟著我，我不用特別親身北海道繞來京都。建議我來京都看你們的、特別贊助我旅費的，是你認識的——**伶馨**。」

我全身如驟然石化，是伶馨？

我來日本以後，定期會用短訊與她聯絡，關心她的病況，說說比賽的成績，但完全沒有提及戀音的事情。

「她.....伶馨她跟妳說了什麼？」我問道。

「她只是說，」森瑤想著覆述「『妳要不要順便去京都，或許，他們這一次的遭遇有點險惡』。」

」

「啊.....」

我背靠在坐位裡，重重地吁了一口氣。我雖然什麼也沒有跟她說，但她應該察覺了嗎？

我與森瑤一時之間無言以對，她靜靜地喝了一會咖啡，終於先開說：

「你沒有想過以後的事情嗎？例如跟我姐結婚之類。」

「呃.....」這問題完出乎我的意料「瑤瑤，怎麼妳比我早上遇到的日本警察更難應付。」

「我爸媽可不希望我姐只是個小妾呀。」森瑤冷笑說。

「也不會是小妾啦，妳到底在想什麼。」我立刻否認。

「所以你還真的沒有想過比賽後的事情。」

森瑤為我下了總結，我卻無法反駁。

從我在更衣室中遇上樂璇開始，從她開始朝京都進發，從藝莉、泚澄、森琪、絲明加入我們的陣營，從雨薇、伶馨、鹿儀開始在我們眼前穿梭——

我們所經歷的，都是為了剛完結的體操世青賽。

「有點空虛，是吧。」森瑤諒解地說了「辛苦了那麼久，付出了那麼多心血，終於拿到了冠軍，掌聲卻一下就沒了。我完成花式溜冰賽的時候，也有這種感覺呀，搞不好到明天，已經再沒有人記得第一名可是我們呢。」

歷年來眾多奧運金牌選手，有時候下場也非常潦倒。

當運動員退役了，當運動場上再也看不見妳的影子。曾經的榮耀並不能換來生活的所需。

當有一天，樂璇必須離開那十二米乘十二米的體操場.....

「啾啾啾啾~~~~原來你們在這裡呀!!!死老公!!!少看你一回又把妹了!!藝莉醬可又要吃醋了啊!!!」

我在思緒中出了神，在我察覺到身後的腳步聲之前，樂璇已經從後將我一抱入懷。我的後腦壓落在她柔軟堅挺的美乳上。而跟在樂璇身邊的，是體操隊的所有成員。

森瑤看見我身後的陣容，便立刻站起來說：「那麼我是時候回去了。」

「瑤瑤！等一下！」藝莉與泚澄卻瞬步上去，攔住了森瑤「我們一定要好好報答妳。」

「不用了，這些客套話，妳們的另一半剛才已說了太多遍。」森瑤向我揚了一眼。

「不，我們是認真的。主席大人，主席閣下！至少陪我們吃個飯吧，藝莉醬請客，想吃什麼就有什麼！」泚澄難得面帶亢奮，挽起了森瑤的手臂。

「對呀對呀對呀對呀！！」說到食物，我身後的那頭小惡魔又叫嚷起來了「懷石料理！築地直送海鮮！全部都個吃個夠本吧！！！！」

我望向站在樂璇身邊，一直默不作聲的森琪，她仍然低著頭，似乎已放棄在這個場合下與森瑤溝通。

「可是……」森瑤看著最難以拒絕的藝莉與泚澄，瞬間面有難色。

「對，澄澄說得沒錯，有我在，瑤瑤妳想吃什麼有什麼，來～」藝莉抽出手機，將屏幕迎向森瑤「這都是京都最高級的料理店，妳來挑一間，我們一起去慶功吧。」

「哈哈哈哈哈做得好藝莉醬！！！」樂璇向前揮出食指「快把瑤瑤綁起來！！我們今天晚上就連同花式溜冰隊的份，一起大肆慶功！！Party Hard！！！！！」

樂璇的大叫令我的耳膜又再疼痛，她察覺到我皺眉的表情，便呵呵笑著，吻了吻我的耳蝸，雙手滑向我的胸口，伏在我的肩上，撒嬌地用臉頰輕輕磨擦我的腮邊。我握起樂璇的雙手說：「終於都結束了呀。」

「才沒有呢。」樂璇笑著回答。

我看著樂璇意味深長的微笑，倒是發自內心地感到好奇：「那還有什麼？」

樂璇聽見我的提問，不懷好意地呶起嘴，兩片小臉蛋透出紅霞，嘴唇湊我的耳邊，輕輕地說了：

「我早就想好了啦……我們大獲全勝以後，就立刻吃飽睡足，然後找一個晚上，不，要一整天的時間——」

「什麼？」我聽不見最後的單詞。

樂璇向我的耳邊吹了口氣，像性欲一樣撓人，然後清楚說了：

「我們要來盡情啪啪啪，做愛大亂交！」

樂璇滿眼都是逼不急待的興致。我便捏了捏樂璇的大腿，她便繞過身竄進我的懷裡，不時發出嬌羞美滿的笑聲。

我知道她現在腦裡的性幻想，一定比身為男人的我還要活靈活現。

對了，至少還有這回事。我都差點忘記了，這是一個甜故。

即使世青賽已經結束了。

即使體操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績。

肆叁 | νθεία | 安提爾雅 γ

12.166。

「哎呀～輸了呀。」

泚澄看見解開馬尾的橡筋圈，鬆綁棕色的頭髮，當她看見顯示屏上的分數，伸起了懶腰說。我姐說：「這已經是妳的個人最佳成績，妳做得非常好。」

泚澄大方地接受我姐的稱讚，帶著微笑回答：「我知道呀，沒練習兩天還能沒失手，已經比我想象中好了。欸，14.000，薇薇也太厲害。」

我拿起外套，披在她裸露的肩膀上，然後握起她仍然殘留著鎂粉的雙手，輕輕親了一下她的嘴唇，對她說：「感覺還好吧？」

「唔……」泚澄轉了轉眼珠，仍然帶著微笑「就是有種成就了心願，又少了個遺憾的感覺。」

「那就好了。」

我與泚澄執手相握，站在場邊，泚澄是第五號，接下來還有三位選手，但12.166這個並不突出的成績可謂毫無勝算。不過，從來沒有奪牌希望的泚澄，能在決賽上場，能與國家隊級數的雨薇同場較量，仍然能發揮出個人最佳的成績，也算是一種成就解鎖吧。

「接下來是琪琪了呢。」泚澄說。

「嗯……」

說到森琪，我們都望向選手坐位的方向。

森琪坐在椅子上，手上拿著塑膠水壺，低頭默然，身邊的是絲明。森琪剛才說，讓她比賽前自己一個靜靜，我們便只讓絲明陪在她身邊。

「她還好嗎？」泚澄免不少擔憂地說。

「我也不知道……」

在跳馬比賽結束以後，大會將休息十五分鐘，然後是高低槓決賽。

但此時此刻，森琪那漠然的表情，好像全世界都靜音了，她對於比賽與世界一切，似乎漠不關心。

「好啦！琪琪，快站起來！接下來可是妳的show time了！！！」

樂璇罔顧森琪被情緒所包圍，逕自執起森琪的手，把她從椅子上拉起來了。我、藝莉及泚澄見狀都上前試圖制止，可是樂璇抱起森琪的肩頭，雙頰泛起她亢奮時慣性的胭脂紅，滿臉容光煥發，抱起森琪肩像嘉年華會的表演人員左右擺動，叫嚷道：

「什麼啦！現在可是比賽呢！這樣死氣沉沉的可不行呀！要士氣！要激昂！來，琪琪跟我一起喊：如果我們輸了！我們就燒了——唔嗚！」

我立刻掩起嘴樂璇的嘴巴，用警告的語氣在她耳邊說：

「妳腦袋進水了嗎？我們昨天是真正的縱火，那可不是開玩笑的。」

「咧～」樂璇大概也知道自己說錯了話，吐了吐舌頭「就提振一下士氣嘛。」

「澄澄，妳來看著小璇，比賽在進行中，大家認真點。」我下命令說。

澄澄點了點頭，就按著樂璇的肩頭，勸著不安份又收不住興奮她先到旁邊。

唸——

跳馬項目結束了，最終分數在整理當中，現場工作人員開始架設高低槓，準備下一輪的比賽。

森琪仍然低垂著頭，沉思不語。我望向我姐，我姐也知道這時候的森琪，需要的可不是樂璇那充滿蠻勁的鼓勵，便對我向森琪揚了一下頭。

我來到森琪身前，在她嬌小的身軀前跪下來，無言地握起森琪的手，我思索著，本來想對森琪說點貼心而輔導性質的話，森琪卻先開口了：

「小果……結果……又是瑤瑤在幫助我們嗎？」

跳馬比賽過後，場館中氣氛被炒熱了，原來麻麻密密的人群彷彿是暗夜中的森林，四方八面傾瀉出喧囂的人聲，但森琪那囁嚅的聲音，卻異常清晰地傳進我的耳裡。我知道森琪那跳不出迴圈的心思，說道：

「是的，這次又是瑤瑤在幫助我們。」

森琪身體微微發出，吐出一口沉重的氣息：「小果、我……我一直告訴自己，我不應該在這麼想，可是不行。那就像有一把聲音在我腦裡，說我自己很無用，又要靠妹妹來救我，我做姐姐的，總是要靠瑤瑤的幫助。我知道自己不該再這樣想，可是腦裡的想法就是止不住。」

森琪與戀音的相貌並不相似，但此刻兩人的臉容，卻在我眼中驀然嵌合。

也許森琪就是另一個平行時空下戀音，戀音正因為無法接受一無所有的自己需要被愛，才選擇以京都為由，去仇恨整個世界。

我溫柔地握緊森琪的雙手，說著：「但如果，我們就承認自己是如此脆弱，如此需要別人的幫助，這也沒有不好吧？」

森琪孩子般的雙眼泛起淚光，她似乎也想到昨天晚上的戀音。她吞嚥著喉間說：

「我就這麼一輩子都無法成長，要活在瑤瑤的陰影下嗎？」

我暗自垂下眼簾——如果是戀音這樣問我，如果是鹿儀這樣問我，如果是伶馨這樣問我……

「不是這樣的。」我搖頭說「是妳能終於能承認這一輩子，都願意跟瑤瑤一起生活。」

Ω

還記得，森琪會學習高低槓的原因，從最一開始其實因為她的父母。

因為課外活動的成績會有利學業，因為高低槓可以作為升學的踏腳石。

因為身為長女，因為無可置疑的身份——所以必須要逃避父母的耳目。

比賽開始了。

七號選手，森琪。

「琪琪，深呼吸。」

我抱著她的腰，助她上了槓，她跟隨我的指示，雙手握槓，閉上眼，深呼吸。

「什麼也不要想。」我對她說「只要記住我這句話。我們從今以後，跟小璇、跟藝莉醬，跟瑤瑤，都會永遠在一起。」

「永遠。」森琪點頭說。

唸。口哨聲響起。

我放開手，森琪那嬌小的身軀再一次握起高槓，引體上升，然後在槓上倒立，像雕像般凝動，場內鴉雀無聲，數以千計的目光，都觀看著這位毫不起的女生——

森琪她仍然會記得，最初她加入體操隊的原因，是因為單純的反抗嗎？

不喜歡聽從父母嚴密監控的她，不喜歡森瑤如影隨形的她，不喜歡被當成小妹妹的她——此刻正從高槓上向下俯衝，雙腿像優美地向左右分開，身體360度迴旋過後，完成了她最擅長的其中一個動作：分腿迴旋(Stalder Swing)，然後再重回高槓之上。

女子體操四項之中，高低槓是最難入手、最依靠訓練的項目。

我姐說過，森琪其她擁有比其他人好的動態視力，換槓幾乎不會失手，最大的強項是迴旋。

我站在高低槓旁邊，一如既往充當森琪一旦失手下落時的人肉安全網。只看見森琪一次又一次的迴旋、換槓、分腿迴旋、再換槓、迴旋、在兩槓之間飛躍，橫槓帶著餘震抖出霧狀的鎂粉，完全沒有瑕疵的動作，現場觀眾接二連三地為這沒有名氣的選手發出驚嘆——

森琪的雙手從高槓處鬆開，身體拋向空中，在白燈光下，迴轉出一朵令人眼花瞭亂的藍白色殘象

720度抱膝後空翻落地。

這是森琪苦練了無數次的落地動作，失敗過無數次，也成功過無數次。

而這一次，當森琪從空中掉落，一雙腳板踩進軟墊中，在那彷彿天造地設的凹陷裡，她的小身軀從動態到靜態，如百合花般茁壯綻放。

當她高舉雙手，示意完成動作後，場館中爆發如雷貫耳的掌聲，可是森琪卻渾然不覺，只是帶著失神的步伐走向我，我拿起毛巾披在她的滿是汗水的雙肩上，我挽著森琪的手臂，離開比賽範圍。

森琪將頭埋在我的胸口中，閉上了雙眼喘著氣。有再多充滿尊敬、讚賞、嘉許的掌聲，森琪也置之不理，只是向我問了一句：

「小果，我以後還能夠玩高低槓嗎？這是最後一次了嗎？」

我冒著眾人的目光，低頭吻開她的額頭，輕撫著她因為體溫而發燙的髮絲，對她說：

「怎麼會呢，仍然會有下一次呀。」

我望看洶湧的觀眾們，然後，我就看見了。

是森瑤。

我難以形容她的位置，但她的確在眾多觀眾當中。

她從位置上站起來，抬起雙手，與大部分的觀眾一樣，向我懷中那位剛完成了精彩表演的體操運動員，獻上最真誠的掌聲。

對森瑤來說，森琪此刻已經不只是她的姐姐，不只是她的家人，也不是她管領的下體育部成員，只是一位克盡己力的運動員。

我抬起頭，望向計分版，14.866。

排名第一。

本來已經喜出望外的觀眾們，再次爆發出激烈的掌聲。

接下來，就剩藝莉與樂璇了。

肆叁 | νθεία | 安提爾雅 δ

「啊呀 ~ ~ ~ ~ ~ ~ ~ 我也終於可以喘一口氣啦 ~ ~ !!」

高低槓比賽後是午飯時間。下午將會進行平衡木與高低槓比賽。

會場的人潮暫時散去，場內的各個工作人員輪流換班，休息的休息，吃飯的吃飯。

花姐拿著現場分發的便當盒與瓶裝水，在我身邊擁軟全身地坐著。我笑說：「妳有這麼大壓力嗎？」

花姐左顧右盼，用只能對我說的語氣道：「老弟，我可是教練兼領隊，弄了那麼多手續，申請了那麼補助，如果最後一面獎牌也沒有，那我會很麻煩的。澄澄落敗是必然的，我不怪她，但琪琪現在有獎牌了，而且是大多數是金牌，我已經很好交待。」

對了，我姐是受薪階層，她目前是靠體操教練這一行吃飯的。我也笑說：「這不是寫在牆上的嘛，妳對我們那麼沒有信心嗎？」

「喂喂，」花姐冷眼看著我說「你們這團人三天不到兩天就去鬧事，搞什麼京都大對決，我怎麼可能放得下心呀。還好你們又一次全身而退，說實說呀，這之後不會再有下一次了吧？」

「下一次.....」我想著說「世青賽都結束了，還有什麼下一次？」

花姐對我報以狀甚無知的眼神：「當然有呀，這世上還有無數的體操比賽，有小璇與琪琪在，都是撈獎金的機會。」

「所以她們都只是妳的生財工具嗎.....？」

「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的，而且獎金她們也有份。體育是一項專業，老弟，別都以為都是你的後宮遊戲。」

「你也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說，」花姐再一次認真問「這種事情，可以不要再有下一次了嗎？」

我停下筷子，凝神想著。伶馨之後是鹿儀，鹿儀之後是戀音，應該沒有下一次.....了吧？

「哎好啦，」花姐坐直身子「不要那麼負能量，先來好好吃飯吧，下午的比賽，你沒有特別要擔心的吧？」

「擔心？」我失笑「我只是擔心小璇那傢伙太興奮。」

森琪比賽結束後，說很累想要休息，就由絲明陪著她去醫療室，讓她全心放鬆睡過夠。

仍未上場的樂璇，這時候卻已跑去台灣隊那邊雨薇，兩人聊得手舞足蹈興起采烈，連一眾台灣眾員也默默地看著奇怪。

「欸，老公，花姐，只有你們呀？小璇.....啊，她去哪邊了。」

藝莉剛才拉著泚澄去外面吃當便，我想她們女生之間想呼吸場外的空氣，便沒有跟著去。

「妳吃完飯了嗎？」我拉起藝莉的手說。

「吃完囉～」藝莉握著我的手說「澄澄想到外面一個人走走，所以我就先回來。」

泚澄的比賽結束了，也沒有得到名次，理論上她隨時可以離開，不過她大概也需要一個人獨處的時間來好好沉澱。

「好，」花姐站起來說「我先去吃飯，不打擾你們兩口子了。」

花姐站起來，把坐位讓給藝莉，藝莉說著感謝在我身邊坐下來，笑意盈盈地看著我。我繼續吃著便當說：

「怎麼了嗎？」

「老公你是弟弟欸，而花姐是姐姐，」藝莉微笑說「我怎麼一直沒有在意到這一點。」

「唔.....」我揣摩著藝莉的話：「如果妳是在對比我們與妳跟小戀之間，我想這不太妥當。始終我跟我姐的相處，從小就真的像平輩的朋友一樣，別說妳，連我自己也不太在意。」

藝莉穿著體育服，披著她慣穿的紫色外套，高舉雙手說：「我冷靜下來以後才發現，原來我突然有了姐姐，我的自我認知一直是獨女，也沒想過我有一天會成為妹妹。我之前對於小戀那麼措手不及，也可能是因為這一點吧。好想去找攻略喔，這世上有沒有〈如何成為妹妹〉這種教科書呢？」

「沒有吧，」我失笑說「怎麼可能會有呢，就算有妳也有不要去讀，攻略可不會要妳放火燒掉妳姐的財產。」

「別說得好像只有我的責任一樣！」藝莉瞪起眼睛說「老公你也有份放火的，還提議用溫泉的毛巾作燃料，吩咐小璇去收集枯葉樹枝助燃呢。」

「我們要互相告發嗎，老婆大人？」我擺起笑容說。

「不用啦，我去找我爸，來個勝率100%律師團，你掰不倒本公主的。」

藝莉擺出得意洋洋的表情，然後把頭枕在我的肩上靜默下來，我趁機趕快吃完便當，喝起水抹著嘴吧。我握起她的手心說：

「我一直想說，妳之前說要退出體操隊，還提出身家財產去幫助小戀。藝莉醬，其實妳重新見到小戀，是很開心的吧。」

「是的，非常開心。是火燒不滅那麼的開心。」藝莉誠實地點頭，然後下巴墊我的肩上，靈動的雙眼看著我說「記憶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這幾天我童年時跟小戀的相處愈來愈鮮活，那好像就是只是昨天發生的一樣。我們以前怎樣再玩，在家裡那邊捉迷藏，被罵的時候如何為對方掩飾，怎麼分

享和菓子，我突然全都記起來了，之前一直以為自己忘記了的。」

「那之後呢？」我問藝莉「之後妳跟小戀，要怎麼相處？」

昨天晚上的大火之後，阿鶴安排我們到円和覺寺鄰近的空置舊屋過夜，而戀音則由她先接走。我們不知道她把戀音接到哪裡去，也沒有問，至今也沒有新的消息。

「我怎麼知道呢，」藝莉嘆氣說「她可是親口說過，不會饒恕我，也要詛咒我下地獄，她要繼續恨我，斷絕跟我往來，我也無話可說。但如果.....如果小戀她仍然願意跟我相處，我一直會將她當成我的至親，從此以後不會再讓她離開我。」

「呵呵，連我聽起來都有妒忌了。」

「喂喂，」藝莉冷起臉，正眼盯著我「你這傢伙可是跟我們兩姊妹上過床的呀，嗯？敢說妳不想吃姊妹丼嗎？不感謝我還說這些？是我需要妒忌吧。」

藝莉一邊說一邊捏起我的大腿，我喊著痛道：「是是，對不起了老婆大人，是我錯，但我那事前就真不知道那是妳姐姐.....」

藝莉哼了一聲，撫起我的大腿說：「如果我跟小戀一同掉進鴨川裡，你會救誰呀？」

「什麼鬼啦！！」我忍不住失笑嚷道「這是妳該問的問題嗎？藝莉醬，老婆大人，公主殿下，也太low了吧！」

藝莉被我的反應逗得嬌聲鶯笑，然後又收起笑容，用嚴肅的臉靠向我耳邊：「老公，我還有一個問題哦。」

「是的。」我放下手中的塑膠瓶，深呼吸準備迎接藝莉的質問。

藝莉咬了咬嘴唇，輕輕吁了口氣，在我耳邊用平靜的聲線說：

「我現在.....突然好想做愛喔，老公，我們去做愛好不好？」

Ω

說來奇怪，這還是我初次隔著體操服愛撫藝莉的身體。

「嗯.....呼、啾.....嗯.....老公.....嗯呀丫.....」

我與藝莉身處在體操隊分配到的休息室裡，藝莉主動環抱著我的肩頭，跟我激烈地纏綿舌吻。我用舌尖回應著她格外靈動的小舌頭，雙手握向她的雙峰，摸在手中的體操服獨特的彈性質感，充滿延展性的物料，以防走光的胸墊。藝莉美乳的形狀本就十分適合本來就十分適合掌心，我用指尖搓掐，藝莉吻著吻著，呼吸就轉化成呻吟了。

「唔.....啾唔——丫啊.....哎呀.....嗯~」

我勾起藝莉體操服的肩帶，衣料從她的肩上像散落的白花瓣般張開，綻開放出她那麼白嫩極美的身體，也許是她也是第一次被我脫去體操服，她仍顯得有點嬌羞，用手臂稍稍擋起了瞬間裸露的雙乳。我的雙手卻依然從她的手臂下滑進去，恭敬地握住了一對E-CUP的美乳，撫玩著圓潤的柔軟感，稍一搓玩，藝莉的乳尖便興奮充血了。我對藝莉說：「藝莉醬的咪咪總是那麼工口（色情）呢。」

「哎丫丫.....老公也一樣.....嗯.....おおきい（變大了）、呼、嗯」

我吻向她最敏感的腮邊，用指頭撥玩著乳蒂。藝莉在我耳邊叫出動人的嬌音，小手也主動地抹向我的腿間，探進褲襠裡掏出充份勃起的陽物，藝莉的掌心溫暖地卷握起來，靈巧地套弄我的龜頭，強烈的性刺激帶來舒適的酸楚，我更不由主的自揉著藝莉美乳，摘著糖果似的乳頭粹夾起來。

「嗯.....！！嗚、呼.....丫老公.....你先坐著，啜、啜.....」

我正專心地揉玩著藝莉的雙峰，她卻制止了我的動作，暈紅的俏臉跟我深深地吻了幾口，便挪身在我面前跪下來。我有點意外地撫著藝莉的臉龐，她卻輕呵著氣，扶著我的大腿，直頭吻起我的褲襠。我驚異地說：「藝莉醬、這、嗚.....」藝莉帶著體貼的微笑，在我長褲上用力啜吻，吻著那已撐起來硬物。藝莉伸手拉開我的褲頭：

「老公、藝莉醬變得好奇怪喔，好想要你的おちん○ん（小雞雞），可以嗎？啜啜.....」

我低下頭去，跟藝莉又輕輕舌吻，撫著她的乳房說：「當然可以呀，藝莉醬想要什麼都可以。」藝莉舐了舐嘴唇莞爾著，拉開我的長褲與內褲，露出我已勃立的陽物。藝莉帶著發情又崇敬的笑容，輕吻起我的下體。

「啜啾、啜唔.....啾.....老公好硬、啜唔～～咕唔.....」

藝莉在莖身上吻了一會，就把我的前端含住再上下啜弄，比平常更用力地細吮著我整根性器，嘴巴裡舐弄的巧舌發出嚙啾嚙啾地淫聲。我握著她的乳峰，搔起她翹硬的乳首。我忍耐著那飛昇的快感說：「好吃嗎？跟老公說.....」藝莉整張美麗的粉頰染得胭脂紅，如果是平常的她，一定不會理會我的挑逗，今天的她卻邊啜動邊回答：

「好喜歡.....啜唔～～老公硬硬的東西、啾啾～～藝莉醬喜歡、想一直吃在口裡、唔嗯～～唔啾——」

藝莉說完，緊緊套闔起嘴唇，飛快地吸啜起我的下身，柔軟的舌面摩擦我的龜頭。我的性器被刺激得不住跳動，我喘著氣緊握住長椅的邊緣，忍耐著一切可能的爆發。藝莉察覺到我的緊張，用雙手按摩著我的根部，緩緩地放開口：

「老公，要在藝莉醬口裡.....出來嗎？」

我的前端已經流滿體液，我捧著她發燙的臉旁，輕吻她沾滿香涎的嘴唇說：「我想要在藝莉醬身體的最裡面射出來呢。」

藝莉微笑著，回吻著我，握住我的硬物說：「好喔，那麼我想再品嚐幾口老公的形狀，可以嗎？」

我答允以後，藝莉又再次用香唇收納了我的下體，興致盎然地猛力吸啜，我只得再次運用古往今

來的意志力，抵受著藝莉俐落的口技，直到藝莉終於放開口，我拉著她從地上起來，抱著她熱烈地擁吻，說著：「藝莉醬今天好色喔。」藝莉環抱著我，呶了呶嘴說：「嗚、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好想要，好想要老公的一切、呼.....」

我把藝莉平放在長椅上我將藝莉推倒長椅上，拉著脫了一半的體操服，用力放下拉，剝出了她粉雕似的胴體，然後低頭吸啜著她櫻紅色的乳尖，左手則摸向她濕潤了的性器。藝莉抖起小腹，發出動人的淫聲

「啊.....丫.....老公.....那裡.....丫、好熱喔、哎喲.....」

我一手擠弄著藝莉的乳肉，柔軟生溫的乳脂充滿誘人的彈性，在我的掌心中漲溢成不同的形狀。我用指尖挑逗充血挺立的小紅豆，然後張嘴含裡嘴裡，用舌尖品嚐著皺起了的乳暈，蘭花似的體香撲鼻而至，乳頭與乳肉的刺激令藝莉腰間輕輕扭動，輕輕地嬌喘著。我抬起身子，用指尖勾勒著她愈來愈溫熱的外陰唇，笑說：「我可知道為什麼喔，為什麼藝莉醬會發情。」

藝莉一雙深黑色的眼珠羞得都軟了，腮紅由臉頰蔓延到腮邊到耳根，說：「為什麼.....？哎喲...」我雙手挽起藝莉的雙腿內膝，在休息室的長椅翻起她的下盆，一對瓷白而健美的大腿盡頭，是深紅色而沾滿愛液的陰戶。我靠前下半身，蹺起了陽物剛好輕觸到藝莉的門庭。我說：

「那是因為妳知道，可能未來要與小戀分享老公了，而小戀跟妳的美貌，妳的身材是如此相像。藝莉醬最愛吃醋了，現在就想要佔有我的全部，要用嘴巴盡情吃小雞雞，還想吞老公的精液，只是說不出口，對吧。」

藝莉被我說中了，嬌嗲地揮打我的胸口，我的雙手抱著她大腿，下半身蠢蠢待發地前後摩擦著她的腿間。藝莉嬌呼著，舔了舔水嫩嘴唇的說：

「老公.....呀～おちん○ん（小雞雞）.....那.....啊.....！哎呀～～～」

我用的下身貼在藝莉溢滿淫水的肉縫上摩擦，故意用前端抵碰她翹突的陰蒂，她整片肉穴已經濕溼準備就緒了。我說：「老公的雞雞現在是誰的？藝莉醬想要老公雞雞進去誰的身體裡呢？」藝莉嬌喘不已，雙手握緊長椅的邊緣，潮熱的蜜戶抬起主動貼磨我的硬物：

「哎喲～老公的雞雞是藝莉醬的啦、丫喲～要進入藝莉醬的身體裡、丫、要跟藝莉醬エッチ（做愛）、啊丫～～！！！」

我傾前身體，把劍拔弩張的陽物，一口氣送插進了藝莉的小穴裡，陰道的緊緻與溫暖令我神經的鬆馳了，全身都似冒了陣暖汗，非常舒適，我馬上帶著興奮的性欲，抽送得藝莉連聲淫叫。

「嗚～丫呀～啊丫.....好硬呀.....哎呀！」

我雙手繞到藝莉的胸，握緊一對即使平趟仍然堅挺的美乳，一邊抽插一邊揉搓，三點全力進攻，結果突入不了幾下，藝莉的小穴深處愛液如潮，濡濕窄細的肉壁緊緊地套著我的硬物，壓在我的龜頭一陣漲癢，我為舒緩突然暴漲的射精感，便索性頂向藝莉的花心。

「呀呀哎呀那裡、哎呀頂到啦——老公，好棒呀」

我的龜頭頂在藝莉嬌蕊裡，滾熱粘熱的穴肉隨更為活靈活現，隨著藝莉的淫叫而溫柔地抽搐，我

感受著酸爽的射精感，我抱起藝莉泛汗的大腿，按著節奏奮力戳插，陽具摩撚著著充滿愛液的肉壁，愈來愈漲的形狀抽插得藝莉嬌聲喘叫。

「嗯～嗯呀～哎呀丫呀——啊丫 - 丫 - 等一下、壞掉哎呀……」

我摸向藝莉在胸前晃動的一對雙峰，握在手中揉玩著美滿的乳肉，我的小莖愈戰愈勇，每一下頂到最深，漲痛與酸楚交集的性奮令我頻密的勃動著。這時候藝莉叫著拍打著我的大腿，我意會停下來，我問：「怎麼了？老公太用力了嗎？」

藝莉呵著暖暖的吐息，喘著氣說：「老公、從後面……好嗎？」我微微一笑，故意說：「趟著不舒服嗎？」藝莉淺笑搖頭：「我只是想……跟老公好好做愛。」我撐起身子，先行離開了藝莉的身體，扶著藝莉站起來，擁抱著她溫暖的裸體，站著吻了一會，她便乖乖地轉了身爬到長椅上，雙手屈曲，下半身蹺出蜜桃似的美臀。我挺出陽物，用前端綻開藝莉的嫩穴，整根突入了肉腔裡，扶著藝莉的纖腰猛頂。

「丫～～～～丫！丫呀！唔——哎呀、啊啊——！」

我用下半身撞得藝莉的屁股不斷顛動，小莖在藝莉的陰唇處一進一出，青根暴現外皮每一下都沾滿了藝莉的淫液，快速激烈的戳插弄得藝莉小穴發出了「咕滋咕滋」的水聲。

「啊這聲音好害羞、老公好壞……啊吻我……吻藝莉醬唔——」

我伏下身子，貼在藝莉香汗淋漓的背上，藝莉酣醉似的滿臉潮紅，偏起頭跟我熱切的舌吻著，我雙手探到藝莉的胸前，雙手滿滿地握好了一對拋動著的竹筍巨乳，用指尖搔著漲立的乳頭，下半身繼續猛攻，已經意亂情迷的藝莉也體貼地前後晃動腰肢，令小穴深受我的蹂躪。

「丫～老公哎呀、要壞掉啦～奧まで（最裡面）、丫呀、丫呀——」

藝莉全身滲滿了汗，休息室本身微冷的空氣也變得滾燙了，我愛撫著一對滑溜卻漲鼓鼓的雙乳，跟小舌亂吐的藝莉纏吻著。我知道藝莉已經到了臨界，便也集中火力，用漲癢龜頭頂撞著藝莉的花心。我吻著藝莉的耳邊說：「嗚、藝莉醬，老公要出來了，嗚——」藝髮鬢上都掛滿了香汗，濕潤的嘴唇吻著我的臉頰說。

「いいよ（可以呀）……呀……射出來，藝莉醬想要……嗯呀想要好多、呀」

我心中泛起一陣性慾與愛意的交融，向藝莉的耳窩吹了口氣說：「藝莉醬那麼想要老公的精液嗎？」我稍一放慢準備噴發的陽物，在藝莉的愛穴裡緩緩地拖曳，這已足以令藝莉敏感的膾肉不斷痙攣，藝莉嗯了幾聲，用軟膩嗓音說：

「呀丫……想要せいえき（精液）！、丫、丫呀，老公給藝莉醬的精液……啊啊啊啊啊！！」

藝莉誘人的淫語成功點燃了我馬眼的火屑，我雙手捏滿了藝莉的雙峰，緊貼藝莉的臀部，挺硬忍耐以久的陰莖，龜頭頂向藝莉的蜜穴深處，稍一挺動便爆發了，帶著強烈的快感將精液射進了藝莉的身體裡。

「嗚——丫丫丫呀！丫丫丫啊呀呀呀！！！！哎呀——！！」

藝莉的小腹劇烈地抖動著，肉穴不由自主地收縮著，洩出了大片的潮水，尿孔漏出兩三串水液，混雜著從陰唇邊溢出的精液，沿著大腿流得一片狼藉。我抱著藝莉攤軟在長椅上，跟她互相緊擁著。藝莉仍像意盡未盡，攬住我的頸間不住索吻，我愛撫她汗濕的全身，說道：

「老婆今天真的不得了，我真的有種被榨乾淨了的感覺。」

藝莉在餘韻中甜蜜著淺笑著，一口接一口地吻著我說：「有嗎？我看老公平常來過兩三發都不成問題呀。」

我抓起藝莉的屁股說：「不行啦，現在還在比賽當中，我姐大概已經發現我們溜掉了。我們抹一下身就趕快回去吧，午飯時間也差不多了。」

藝莉細喘著氣，埋首我的頸間說，突然用搗蛋的語氣說：「不要。」

「啊？」

「我說，やだ，不要。」

我還真的有點被搞胡塗了，我抹著藝莉汗津津的臉頰說：「為什麼.....不要什麼？」

「老公待會回去，」藝莉貼著我的臉邊吻邊說「就又要擔心比賽的事情，又要跟花姐處理場務，照顧著小璇比賽，憂慮比賽的結果，鹿儀下午又會來看比賽，瑤瑤又要跟老公討論體育部的事情，老公可能又會想起小戀。**藝莉醬都不~要~這樣**，我要老公是我的，我要老公現在永遠是我的，只屬於藝莉醬~哼哼。」

肆叁 | νθεία | 安提爾雅 ε

下午的比賽即將開始了。

先是平衡木，然後是自由體操。

「Oshu！」花姐擺出氣勢如虹的表情「小璇！藝莉醬！你們排除萬難，卦湯蹈火，就是為了今天！妳們是為自己能走到今天感到嬌傲！也要讓世上的所有人分享妳們的驕傲！為了勝利以後的懷石料理與直送海鮮！鼓足幹勁！去吧！！」

樂璇與藝莉跟花姐一起舉起雙手大叫：

「好的！體操隊必勝！！」

場內的工作人員開始架設起平衡木，花姐吩咐樂璇與藝莉先去熱身，泚澄與絲明負責輔助。她靠近我說：

「藝莉醬的狀態很好呀，你剛才.....跟她好好的『打氣』過了吧。」

我故作淡然地說：「看得出來嗎？」

「女人那幸福又性福的表情，是騙不了人的。」花姐說。

「那是妳老弟我的榮幸呀。」我回答著說「藝莉醬從小就教養成富家千金，生活中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妥妥當當，這可能是頭一次她那麼想要勝利，那麼想要靠自己的雙手去爭奪什麼。我能參與其中，真的是我的榮幸。」

熱身時段過後，平衡木賽準備正式開始。我走到樂璇身前，替她整理好頭髮說：「準備好了嗎？」

「哼！」樂璇趾高氣揚地說「隨時都可以啦！我管你們什麼國家隊，我一定要殺你們一個片甲不留！」

「我還來妳看還是謹慎一點好。」

「小case啦！」樂璇擺出老江湖的表情說「等著我成為平衡木與自由體操的雙冠軍！」

Ω

「啊.....輸了呢。」

樂璇垂著肩張開口，用意外又詫異的表情，看著計分版的成績。

我搭著樂璇的肩膀，拍了拍她剛抹去的汗水的頭毛以示安慰，說：「是第四名，已經算不錯了吧。」

樂璇的平衡木成績是13.300，只能屈居殿軍，但就一位只勉強練了半年女大學生來說，已很不錯了。而且，頭三名都是國家隊的選手，包括得到了亞軍的雨薇。

我望中華民國隊的方向，穿著運動服、綁著馬尾的雨薇也往我們看來，她向我們揮了揮手，再嬌美地嫣然一笑，舉起V字手，滿是旗開得勝的愉悅。

樂璇卻是「咧~~~~」的吐著舌頭。雨薇倒沒在意，反倒是呶了呶嘴，用食指輕按下唇，向我拋了個羞澀的媚眼。

「死薇薇!!!得意個屁呀!!!看我跟藝莉醬在自由體操把你幹掉!!!藝莉醬!我們來反擊啦!!!」

樂璇向旁邊吼去，藝莉正席地而坐，雙腿並拚，身體摺曲向前，抱著腳版，正默默做著自由體操比賽前暖身。

「嗯？」藝莉聽見樂璇的呼喚，便抬起頭來。

樂璇走上執起了藝莉的雙手，拉著她站起來了：

「我說，我們要把死薇薇在幹掉！你說對吧，來！聽隊長指示，對中華民國隊的方向做鬼臉！」

樂璇果真朝雨薇做出一個超乎物理等級的鬼臉，雖然敝體操隊隊長的指示至高無上，但藝莉似乎以敬謝不敏的表情微笑：

「小璇妳就放過我吧，我可不想在網絡上看見自己的醜臉呀。」

樂璇也當然清楚雨薇根本不會在意，便呼了口氣說：「真是的.....」

「沒關係啦，」藝莉對樂璇說「我們琪琪也得到了金牌，不是嗎？」

我回頭一望，森琪坐在選手席上，靠在絲明的肩上閉上了雙眼，身體完全沒有動靜，是還在睡嗎？從高低槓的比賽結束後，她就一直是這樣子，好像是工作結束了，就必須先關機冷卻的機械。

但高低槓的最終成績公布了，森琪無容置疑是第一名。

我們體操隊已經確定奪得了一面金牌。

「才沒有這回事!!!!」樂璇尖聲大叫「怎麼可以一面金牌就滿足!!!!藝莉醬你這樣消沉可不行呀!!!一定要有遇神殺神的覺悟!!!我們一定要把金牌銀牌把攬回來!!!!」

樂璇像某種激進的民權領袖，在我與藝莉之間憤慨地演說著她的宏願。

「是嗎？」藝莉溫柔地笑，輕輕地說「我倒覺得.....都沒關係了呢。」

「啊？」樂璇帶著聽錯了什麼的表情轉頭「什麼？」

「不～沒事～」藝莉擺了擺手說。

藝莉繞到我的身邊，挽起了我的手臂，體操隊下的乳側壓在我的手臂上，仍然堅挺柔軟。她與我執手相握，展露美麗的笑容。

她沒有說什麼，我也沒有說什麼，只是相視微笑。

唸————

尖銳的笛子聲再次撫平了場館中的鼓譟。

要開始最後的比賽了。

自由體操。

先上場的是藝莉，然後才是樂璇。

藝莉抽到了一號，也就是首名出場。這對相對沉著的她來說，未嘗不是好事，始終這是她第一次參與如此正規的決賽，沒有前一位對手的壓力，可能她會發揮得更好。

笛聲響起，場地工作人聲喊起了體操隊與藝莉的名字，是藝莉上場的時候了，她步向我，如同她的每一次比賽，稍稍輕吻我的臉旁，彷彿要祈願般說：「見せてください（請欣賞吧）」

我看著藝莉從選手區步向自由體操場，我卻感受到有一種開闊的釋然。

我知道體操並不是藝莉的歸宿，始終有一天，她會離開體操場；始終有一天，她會回歸日本；始終有一天，她要面對她那富可敵國的家族重擔。

藝莉並不是樂璇，體操隊並不是她的唯一。

藝莉站在自由體操場的正中央，這是較少見的開步位置，而這是藝莉的決定。

音樂響起，日式和歌結合了現代編曲的旋律，古老而纖弱的弦樂奏起，藝莉展示她柔美的雙臂，猶如蝴蝶似的翻起雙手。

場館中觀眾絕大部份是日本人，大抵是意想不到在國際性的體操場館內，能看見本土風格的表演，不禁此起彼落發地驚呼。

此時此刻的藝莉，不只有她喜愛的體操，也重新尋回她失去的戀音，更勇敢去爭奪她想要的、她想去愛的、她想去被愛的慾望。

藝莉的舞蹈動作套用自最典型的日本「舞踊」，以緩急有致的動作展現出良好平衡感。她跨開步，一躍而起，狼跳540，再落地然後挺身前空翻，再次用傳統的姿態迎接掌聲。

藝莉不論速度、平衡感、柔軟度都絕對比不上樂璇，她便選擇訓練大量的旋轉與跳躍難度動作，再連接適量的空翻動作。相比有如馬戲團般渾身解數、讓觀眾看得觀眾眉飛色舞的樂璇，藝莉更像是古典時代貴族晚宴的表演者，如此不鋪張、卻又人優雅親切。

藝莉在彈墊上連續兩次前翻手向前，借助彈跳力，跳出屈腿加轉身720俯撐落地，再乘接反彈力舞起雙手。一抹體操服在她在柔軟的腰間下顯得有如乳白色的輕紗，伴隨著和歌的弦音，飄揚出美不勝收的暈光。

場館中響起了來自發自內心的鼓勵打氣與吶喊聲，那像是一種號令，令眾多觀眾開始用掌聲打起拍子。

「曄，藝莉醬竟然會……」

我身邊的樂璇也禁不住驚叫，包括我姐，泚澄、絲明，被人聲驚醒了的森琪，也來到場邊，以意料之外的驚嘆表情，環顧這突然因為藝莉而鼓動著場館。

藝莉臉上掛著汗水與微笑，努力地繼續完成她的體操動作，場館的掌聲令她節奏感更為細膩，更全心全意地律動著的肢體。

終於來到樂曲的最後，是快版的太鼓敲擊音，古雅混樸的節奏響起，藝莉躍到角落，單足站立旋轉720，前手翻一次，然後空中直體轉身360作為結束動作。

藝莉落地，展開雙手，群眾洶湧的歡呼，比得上剛才每一場冠軍表現的歡呼。藝莉慢步離開地離開體操場，樂璇立刻飛奔上去，熊抱起藝莉的身體，泚澄、森琪、絲明與我姐，也逐一上前的稱讚祝賀。

「えりちゃん！すごいいいいいい！！！！愛してる愛してる愛してる！！！！
(藝莉醬！！妳超厲害！！我愛妳我愛妳我愛妳！！！！)」

藝莉晃了晃眼，才於比賽過度專注的狀態中抽離。她眼角像如夢初醒地突然湧出了淚水，倒抽了一口氣，濕潤哽咽的喉間，抱住樂璇與森琪說：

「完成了啦……呼，我……完成了比賽啦……」

場館突然再次傳來成千上萬的歡呼，我們轉頭望向計分版，泚澄、森琪與絲明均不約而同地驚呼一聲。

14.033。

「嗚曄！！！」樂璇漲紅著臉高喊「14分！藝莉醬！！你有14分！！曄，這是亞軍，不！！可能是冠軍的分數！！」

我與花姐也看得目定口呆，我們陪伴藝莉練習那麼久，那絕對是超過我們想象的分數。

「是群眾的力量呢，論難度分一定不可能……」我姐用經歷過千辛萬苦的坦然說。

「對我也覺得。」我同意她的看法。

藝莉動作難度分不高，連接動作也不多，能夠達到14水平的高分，這多虧了她別具一格的舞蹈動作，以及群眾溢於言表的熱烈支持度，令評審在表演分數上有加分。

藝莉怔怔地看著計分牌，訢澄、森琪與樂璇全都擁上去緊抱起藝莉驚呆的身體。

終於，她雙眼的淚水終於融成長河，劃過她喜極而泣的臉頰，她向為她道賀的人逐一點頭致意，說著：

「ありがとう、本当に、ありがとう。」

(感謝你們、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就在這時候，我不經意瞥見了，在觀眾席上似乎有一個穿著粉紅色浴衣的身影。

肆叁 | νθεία | 安提爾雅 ζ

還記得，是樂璇身穿的藍白色體操隊制服吸引了我。

雖然體操隊的制服革新了一次，但藍白色的主調仍然不變，而每一次樂璇穿起體操服，那玲瓏性感的身體，總能吸引我的注意力。

一次又一次，我看著樂璇步上的體操場，演練著不同動作。

欣賞、渴望、奢求、喜愛、沉醉、崇拜、傾慕、仰望、佩服、關懷、憐憫、支持、羨豔。

這大概也無法完全形容，我對於樂璇的感覺。我對於她在體操場上，那無比耀眼的身影的情感。

來到今天，她終於站在決賽的場上當我看著看著樂璇穿著體操隊服，看著她腰間的藍色像海浪似的波紋，看著她步向十二米乘十二米的自由體操舞台。

我突然有某種非常幽微、卻又實在得無處不在的哀傷，好像一陣深灰色的海水突然灌進了我的胸口，我但我知道那是——

孤獨。

音樂響起，是最適合她的輕電音旋律。

樂璇揮起手臂，右手從腰間抹往空中，左腳伸往身後，簡單的舞蹈動作。然後，樂璇往前奔跑，小跳步，跳躍，前手翻一次、兩次、三次，空中前翻720度，落地。

樂璇揚起臉，望向觀眾微笑，場內再次響起掌聲——但這一次有點不一樣，不是那種單純的加許，不是因為森琪的技藝、雨薇的美態而發出的讚嘆，而是與某種更內在的歡呼。觀眾的獎聲隨著樂璇的動作接二連三的響起，與音樂的旋律融而為一，伴奏著她起伏的肢體。

當更多人走進我們的生命裡，當每一個人繼續往前。

藝莉、訢澄、森琪、絲明都在體操隊找到了更遠大的生命；伶馨、雨薇、鹿儀，森瑤，都因為體操隊的緣故，而迎來更豐富的經歷。

那麼，樂璇呢？

如果樂璇沒有了體操隊，她會是什麼？

熱烈的掌聲。樂璇轉身，小跑分腿躍步，狼跳360，落地，舞蹈動作，站定，轉身，挺身前空翻，落地，前手翻一次、兩次、跳躍，團身跳轉360，落地，單足直立轉身540。

體操四項當中，就只有自由體操，我能準確說出所有動作的名堂。

我幾乎每一天都陪伴樂璇練習，我熟悉她的每一個動作。從她的生疏，到她的熟悉，數以千計的失誤，數以萬計的成功，她一次又一次地演練著她靈活而具有彈性的身體。

樂璇掂起腳步，揚起腿一次又一次的自轉，芭蕾舞似的舞蹈動作，古典的舞步與現代音樂的結合，快速後空翻，落地，直腿後空翻，稍稍停頓，深吸一口氣，再一口氣，呼出，準備結束動作。

樂璇耗盡所有的善意甚至惡意，去堅持的體操之路，到底是為什麼？

還記得那一天，樂璇帶我走過一段小路，斜陽下的醫院裡，是樂璇昏迷了11年的友伴。

樂璇說，為了一直沉睡的小翼，她決定運用自己的身體，代替沉睡的小翼嘗試各種滋味。

小翼。樂璇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為了妳嗎？那麼、如果——

在射燈之下，體操隊服白得恍似透明了。

花姐曾經跟我分析過，樂璇除了身體的柔軟度、跳躍能力與平衡感以外，樂璇有肢體活動有著某種特別的反重力感：比美式體操運動員的生硬爆發力來得輕盈、比亞洲人的柔弱來得矯捷——有時候，我幻想著將樂璇的動作，分割成無限靜態的畫面，那會是怎樣的畫面？是否像文藝復興雋永的大理石石像？

掌聲。更多的掌聲。

樂璇調整完呼吸，原地單足旋轉360，立正，助跑，半轉體後空翻、後手翻一次、後手翻兩次，躍向空中直體轉身，同時再後空翻，落地。

那是以蘇聯前奧運金牌選手 Oksana Chusovitina 命名的轉體，動作不複雜，只是兩次後手翻，加上在後空翻當中加入垂直轉體。樂璇不擅長太複雜的花式動作，這一連串簡潔有力的轉體，對樂璇來說反而恰如其份。

在一片熱烈的喝采聲中，樂璇雙手高舉，音樂完結，比賽結束。

她全身放鬆，舒了口氣，在僅餘的時間裡，環顧著場館中所有觀眾，臉上是無比燦爛的微笑。

結束了。

樂璇的比賽結束了。

我知道在樂璇這輩子剩下的時間，她一定不會忘記剛剛過去的78秒。

而我亦多麼希望，樂璇能夠永遠站在自由體操場上，永遠表現出完美的動作。

即使那時候的我，仍未察覺將降臨在我們身上的命運。

Ω

14.933。

拋離目前藝莉排第二的14.033分。

場館內爆發出恰如其份的喝采與掌聲，相比藝莉為大家帶來的驚喜，樂璇表現更像是實至名歸。

「嘩哈哈哈哈哈，就說了本小姐一認真，什麼人都不是我的對手！！！」

「對呀對呀對呀對呀！！！！我就知道小璇妳最厲害！！獎金！獎金！！金牌獎金到手了！啲哈哈！」

樂璇是的第五號出賽，剩下還有兩個人，但都肯定不是樂璇的對手，之前的雨薇上場了，但她稍為失了手，分數甚至落後於目前排第二的藝莉。

花姐已經完全放棄了教練的嚴肅氣場，搭著樂璇的肩膀和應著，兩人就好像是冰釋前嫌的路飛與烏索普，擺動著身體看著計分版上的分數一臉陶醉。

「哈哈，我變第二名了，」藝莉站在我旁邊說「果然沒可能贏得過小璇呀。」

「怎麼我聽起來像在炫耀呢？」我微笑說。

藝莉平復心情過後，也勇於接受她超額完成的亮眼表演，此刻她肩上披著毛巾，帶著在場上戰勝對手的迷人自信，瞧著我說：

「沒有吧，我說的是事實.....咦，老公？怎麼了？」

藝莉說著突然緩下了笑容，擔憂地看著我。

「什麼？」我不解地問。

「你看起來.....怎麼有點難過？」

藝莉敏銳地看著我的雙眼，我握緊她的手，搖頭說：「沒事，只是終於都結束了嘛，呼，我也真的覺得，都結束了。」

藝莉挽起親切的微笑，給予我真摯的擁抱，她說：「辛苦你了，你陪我們走了那麼遠。」

我也無言地抱起藝莉，輕撫著她的背項。

我嘗試再次望向觀眾席，搜尋我剛才所看到、那似乎是錯覺粉紅色身影，卻一無所獲。

Ω

就是這樣。我們這隊來自大學的業餘體操隊，獲得了歷史性兩金一銀的佳績。

「咦咦？？真的有這麼大顆的海膽嗎？！」泚澄瞪大眼睛說。

「我自己是沒看過實物啦，」藝莉回答「不過我想是真的吧。妳們想吃什麼？琪琪？瑤瑤？」

頒獎典禮過後，得獎成員簡單給傳媒拍了照，世青賽終於正式結束，散場的人群把休憩區擠得人來人往，滿滿是辛勞過後準備放鬆的熱鬧。

「那妳們什麼不吃的嗎？鯛魚？鮪魚？」藝莉繼續主動地徵詢森瑤與森琪的意見「還是說我們就把菜單上的都點一份好了.....」

「那我要求再點數份鮭魚子～！」泚澄少有地展現出明確的食慾。

「OKAY～隨便吃隨便點沒有關係，瑤瑤、琪琪，鹿儀隊長，妳們也快來點什麼啦。」

藝莉用手機預約著緊接而來的晚餐。經過一論拉扯以後，森瑤逃不過盛意拳拳的藝莉與泚澄而沒法拒絕，而晚餐的內容，則是由藝莉預訂料理名店的即製活海鮮。

「看來，我也得必須承認，藝莉是比較適合你們體操隊。」

我跟鹿儀站在興高彩烈的體操隊旁邊。她早上回到旅館稍為休息過後，是下午平衡木時段才來觀戰的，散場過後，她就來找我了。

「藝莉體操上的節奏感，是在妳啦啦隊的麾下訓練回來的，」我對鹿儀說「藝莉能有今天的成績，妳可以給自己一點掌聲。」

「呔～」鹿儀冷笑著「你對著我就別那麼家家酒了，我可不是你那麼女友們，一定要哄著才開心。」

「不過呀，」我推了推鹿儀的手臂說「妳還是去稱讚一下藝莉醬吧。我總覺得，妳的肯定對她來說也很重要。」

「唔，待會吧，也許.....」

鹿儀有點困頓地低語著，而樂璇則已經不會失去能量的永動機，搭住森琪與絲明的肩膀。

「啊啦啦啦啦～～～本小姐大獲全勝啦！今天晚上我要喝得爛醉！！藝莉醬，把全京都最好的美酒都給我拿來！！」

然後，花姐抱著公事包，來到我面前：「手續全都辦好了，獎項跟獎金袋袋平安。今天晚上要慶功吧，吃飯那一輪我就老實不客氣了，之後晚上老弟你一騎當千的時段，我就先迴避囉。」

「妳想太多了啦，」我老實地說「想想看今天晚上要搬多少具爛醉的身體會比較好吧。」

「怎麼都好，」我姐向我伸出手「一直以來辛苦你了，你做得很好。」

我握了我姐的手，也點頭說：「妳也是，大家都辛苦了。」

「嗯哼，這位不正是.....啦啦隊的鹿儀同學嗎？」

花姐注意到站在我身邊的鹿儀。鹿儀知道花姐記得她，也只是因為之前體操隊與啦啦隊的過節，

也只好有點彊硬地微笑：

「是花姐吧，妳好。」

「哎，」花姐挑起眼眉「我弟的女友，似乎一個比一個厲害，一個比一個身材好又漂亮，我看...鹿儀妳是姐姐型的，那麻煩妳照顧我弟了。」

鹿儀用手肘撞向我說：「聽見了吧。」

「是是是～」我懶得糾纏下去。

「好！！都訂好啦！！在新京極的高級料理店！！我們先坐車回旅館梳洗，再一起去慶功吧！！」

藝莉忘形地舉起手機高喊，樂璇眾人也齊聲歡呼。

「那麼，」我問鹿儀說「妳要也一起先回去嗎？」

「不，我才從旅館出來，」鹿儀搖頭說「我就自己到處走走吧，反正我不是主角，晚點才到也沒所謂。」

「那妳要不要先陪去找一下薇薇——」

我本來想說，我們可以先去找中華民國隊的兩薇。她平衡木得到了銀牌，跳馬得了金牌，今天晚上也要慶功，我們離開前也可以先去祝賀她。

但就在時候，我一轉眼，就看見了一片在人群中極為顯眼的粉紅色和服。

我絕對肯定那是她的身影，她正在擠擁的人潮之前，獨自步向體育館的出口。

「呃，鹿儀，妳在這邊等一下，那我好像看見了——」

「你去吧。」

鹿儀簡潔地回答，她看我一臉遲疑，又說：

「我會跟大家說，你先去了找薇薇，然後再在外面來等我抽煙。你去吧，去找她吧。」

肆叁 | vθεία | 安提爾雅 η

我不斷說著抱歉，一邊避開乃至輕推開眼前的人群，細步跑向體育館的出口。

我沒有看錯，真的是她，她來看藝莉的比賽。

從一開始，我甚至有種莫名的直覺，知道她一定會來。

我追著來到出口處，推開門，在金黃色的夕陽餘暉下，她的背影正徐徐步出體育館的範圍。

素粉紅色的浴衣，淡黃色的腰帶。空曠的場外送來了晚風的前奏，寒氣較我初來京都的時候退散了，空氣變得柔軟而溫暖，我朝空地上的背影喊了一聲：

「小戀！戀音！」

她停步了，背影似乎遲疑了數秒。

戀音回頭過來，白皙的臉上幾乎沒有一點妝容，她清雅的五官像古老繪卷中的丹青寫真。

「客人先生……」戀音回頭說「如果可以，再陪妾身一次，好嗎？」

Ω

每個城市都有屬於自己的風景。

經歷了無數日夜的盛衰、春夏秋冬的形塑、猶如在時空長河裡映照出的夜空星象——那是這個城市的歷史，這個城市的故事，這個城市在廣闊的未來裡，絕對不能拋棄的記憶。

彷彿是信仰中的神話，這片風景，必須是城市中一切事物的起源。

「好漂亮。」我對身前的戀音說。

「是呢……」戀音的聲音比一道細線還要輕。

我與戀音身處鴨川河岸，黃昏將近，天穹像那一片弧型的透鏡，折射出漸變的晚霞，暗藍色的河水平靜流過長滿小綠草的河邊，低矮得有如海岸的河畔上有孩子與市民在休憩。

我看著戀音的背影，她粉紅色的浴衣上原來有著大型花朵的細緻暗痕，隱隱透露那高貴的手工藝，但加上束著她腰間的淡黃色闊腰帶，卻令她看起來格外單薄。

尤其是，當她在站在盛開的櫻花樹前。

距離慣常的三月花季仍有至少大半個月，但鴨川兩旁好幾株櫻花都提前開花了，是因為天氣提早回暖了嗎？繁勝的櫻花瓣完全盛放，被夕陽融化成一片濃重的雲，染上金黃色的櫻色花團籠罩著老朽的淡棕色枝葉，飄落的櫻花瓣偶然會擦過戀音的髮際與肩膀。

「原來這麼美麗的城市，卻從來不屬於我的嗎？」

戀音細聲說著，我走近到戀音身邊，在盛開的櫻花樹下，對她說：

「或許，這個世界從沒有任何事情是屬於我們的。」

戀音舉手，在飄落的花瓣間輕柔揮動，像要抓住那櫻花散落時的無形軌跡。

「多麼可悲呀，」戀音說「我們在這個世界原來一無所有，卻以為我們可以擁有所有。這個城市，這道河岸，這株櫻花，原來全都只是妾身的妄想，只是一片鏡花水月似的假象。客人先生，你知道嗎？你所認識的一切，被完全顛倒過來，甚至被抽空的那種悲痛。你明白嗎？」

戀音踏著青草發出細碎的腳步聲，側著臉對我說，她失去神彩的雙眼像無光的空洞。

我驟然領會到，為何鹿儀剛才那麼堅定，要我來追戀音。

也許是鹿儀看出了戀音與她的相似之處，她們都曾經耽溺在某個錯愛的世界裡，而她們多麼希望，錯的只是世界。

「或許我未必能完全體會妳的痛，」我如實對她說「但我相信藝莉醬，我相信她對妳的愛是如此珍貴。妳不應該如此痴迷於京都的過去，而妳的母親給妳的，可能只是已經逝去的年代，小戀——」

「但那是妾身——那是**我**的所有呀，」戀音雙手緊握，聲音難受得像要嘔吐「我母親給我的世界，就是我的所有。我的父親拋棄了，阿藝沒有回來找我，過去那麼一段長時間裡，京都就我所有的世界。你說我是痴迷，但為何不能痴迷？京都有那麼多重重要的古建築，卻只是用來招待外國的遊客；有侍奉著諸神的神社，卻只是賣紀念品來賺錢！神宮、巫女、藝妓、武士、全都成為不切實際的笑話。我只是看不下去而已，京都不應該是這樣，日本不應該是這樣……！我只想京都變得更好而，難得這樣也不可以嗎？」

是的。的確如此。

不只是日本，不只是京都。

這個世界上還有更多的城市，在不知不覺間遺失了的靈魂，曾經的輝煌從此煙消雲散，就算城裡的人再努力，也再去回不去了。

永遠永遠回不去了。

戀音的眼淚終於收不止，她紅起眼眶，在我們面前滴下淚起來。

「我到底是什麼？我已經什麼也不是了。我無法拯救京都，我無法復興幕府，原來——我只是渴求著我父親的愛，我只是想要被阿藝擁抱。原來到最後，我竟然什麼也不是。」

戀音終究是日本人，她的口音還是軟軟的，每一個音節像沒有重量，像每一片悄然綻開又將殞落的櫻花。

「你知道嗎，客人先生，剛才我看見阿藝在體操場上的表現，我真的好難過。原來阿藝是那樣的漂亮，比我想象中更遠遠的漂亮，當她穿著那套藍白相間的體操服，當她在射燈下跳起舞步，我沒想到.....會如此好看。真的，為什麼呢，為什麼會是這樣，為什麼我會那麼嫉忌阿藝。原來.....我是如此的不如她，我曾經相信，我是武士的女兒，有著堅毅又美麗的靈魂——原來，我卻只是害怕會忘記母親。」

戀音眼前落下豆大的淚滴，像融化了的夕陽，伴隨落下的花瓣，一點一點偷走她過去生存的力氣。

「京都是我最後對母親的回憶，她在這裡擁抱著我，她在這裡教導著我。我只能夠透過殘留在我身上的這一切知識，實現我母親對我的遺願，去記得我曾經有過的母親。如果我連這都失去了，我到底是什麼、嗚、我.....」

我走上前，握住戀音的肩頭，突然發現戀音的身材始終是大和女子的纖巧，或許是她的和服太單薄，她顯得有點瑟縮，像要把自己的身體收藏起來。

「這是藝莉醬的話，」我對戀音說「『時代必然會前進，最好的時代也有弱勢的人群，最壞的時代也有最寶貴的希望』。」

淚水已經注滿了戀音深黑色的雙眼，在那深不見底的瞳孔裡，我看見了她對母親的追思、對祖國的愛恨交集。她能搖身一變成為藝妓，也能穿著巫女服與我們一決高下，她擁有屋敷、和室、澡堂、大吟釀、數之不盡的振袖和服、神奇的體術，古雅的和歌，公家與武家的結晶。

「小戀，屬於我們的，就只有我們而已。」

戀音雙拳緊握得戰抖，身體裡壓抑著無盡的悲傷，她像失去了引繩的傀儡木偶，只能靠自己顫顫巍巍穩住身體。

「如果我們運氣比較好，」我握著她的肩頭，繼續說「就能找到愛我們，或是我們所愛的人，可是如果那麼不幸並沒有。在這不屬於我們的世界裡，我們就只剩下自己了。藝莉醬所說的『寶貴的希望』，我相信是指我們每一個人，即使我們都是如此脆弱。小戀，妳很喜歡京都嗎？」

戀音抽泣著，無聲地點著頭。

「即使屬於武士的時代已經過去、即使京都只是一個旅遊城市、即使妳再無法改變京都、即使妳會忘記母親、即使妳是如此的孤單、即使妳是如此的需要父親與藝莉的愛、即使妳曾經相信的只是幻象.....妳也喜歡京都嗎？」

「是的.....」戀音咬著嘴唇上的眼淚，繼續頷首「我仍然喜歡這個城市。」

「那麼，京都最珍貴的事物，並不是京都本身，而是愛著京都的妳呢。小戀。」

戀音舉起雙手，掩起臉龐，發出痛徹心扉的哭泣。

京都曾經擁有的一切，京都仍然擁有的一切。

全都在戀音那小小的掌心裡。

「所以.....小戀，妳知道嗎？在我眼中，妳跟藝莉醬一樣漂亮。不，跟我認識的所有女生，我深愛的所有女生，也一樣漂亮呀。」

落日西沉，微風無聲地順著斜陽席卷而來，吹向戀音身後起櫻花樹，櫻瓣沙沙作響，如雪般漫天飛舞，一片又一片的劃過戀音的臉。戀音驚覺地回頭，淚眼婆娑的目光既驚且恐，單薄的身影彷彿將要被櫻瓣所掩沒——

然後，那也許是我的幻覺。

戀音在壯觀的櫻吹雪裡，隨著風與櫻花的流動，以手掌為扇，以手臂為袖，舞躍著某種最傳統而遠古的舞蹈。她面上仍然淚流披面，似乎為萬事萬物而哀悼，又宛若為這片景色而感動，粉櫻色的身影與身後的櫻花樹、飄散的櫻花、微涼的夕照、以及鴨川兩岸早春的草地，與過去一千多來的景色融而為一。

我突然有了某種恍似乍然在夢裡醒來的錯覺，發現這不完整的世界裡、在遺忘與記憶的間隙裡，有著極致的美，也有著極致的惡，有時候是兩者皆有，又有時候，只是純粹得近乎一無是處的當下，以及我們那顆微弱卻至死不渝的真心。

就像我眼前的京都，與戀音。

肆叁 | vθεία | 安提爾雅 完

本章節中所有體操動作及計分方式均為杜撰。

肆肆 | πiónη | 艾庇娥涅 α

肆肆 | πiónη | 艾庇娥涅

嵐山溫泉。

據說，嵐山的天然溫泉都具有弱鹼性，再加上微量的礦物成份，所以泉水會呈現出淡淡的乳白色，散發著清爽的岩層氣息。

只要在泉水浸泡30至40分鐘，就能消除身體上的疲勞，包括各種肌肉及關節的疼痛，都可以得以治癒。

我不知道這是否真有其事，但我當再次身處在嵐山杳無人煙的深山，浸泡在寬廣的天然溫泉浴池裡，欣賞在澄藍的天色下嫩綠的樹葉與春日盛開的黃色鮮花，再有傳統風格日式木造及石砌裝飾，圍板外更有青蔥的山丘。下午怡人的涼風吹來，我感到的不但是身體正在復元，過去一段時間的精神壓力，也漸漸得以復原了。

但就在這種高雅脫俗的景緻之下——

「來吧！！老公！！快點來盡情啪啪吧！C'mon, I am rrrreaddy to f**k！！！」

樂璇全身赤裸，三點盡露，抬胸挺腰，雙手高舉，毫無羞恥心地屹立在泉邊，對池中的眾人展示其毫無底線的氣魄。

「.....妳這樣看起來，就只是個變態而已。」我悠閒地說。

「啲呵～～～我來啦！！！」

「擘～～小璇，妳小心點啦，嗚擘～～！」

樂璇大概以為這裡是游泳池，她居然一躍而起跳進水池中，但溫泉水淺，她重重落地所濺起的水花，全部灑到旁邊的泚澄與絲明身上。

「嗚喔，明明，妳的乳房好巨大喔～～～這麼漂亮的大乳房，不讓我摸一下嘛，呵呵呵呵～～～」

「擘哎、小、小璇、等、等一下、那邊、那邊不行、哎擘～～～！！！」

我趟在池另一邊的對面，用看戲的表情看著樂璇跟泚澄與絲明打鬧，然後說：

「還好這裡沒有別的客人，不然真的會趕出去了。」

「欸，如果這裡有其他客人，你才是第一個會被趕出去的吧～」

我身邊的兩薇回答了，她一樣是全身赤裸，跟以我同樣的姿勢泡在池水中。為什麼她一樣是裸體

· 跟樂璇比起來氣質就天淵之別呢。

「男女混浴不是日本的傳統嗎？」我偷走了鹿儀的對白。

「沒有哦～」雨薇淺笑說「這傳統在明治維新時早早就終結了耶，連小戀音大概也沒興趣要復興～」

目前這家坐落於嵐山深處，距離京都市有一個半小時的溫泉旅館只有我一行人，我們在午餐前到埗，吃完了午飯後，便決定一同去泡溫泉。

現在我身處鹼性溫泉當中，就泡著我、雨薇、泚澄、絲明、樂璇，旁邊另一個暖水池當中的，則是藝莉與森琪，鹿儀她也在，只是先去蒸桑拿浴。

雨薇昨天跟自家隊友慶功後，聽到今天能夠享受隱世的溫泉旅館，還是跟我們一起行動了。

她此刻地深泡在池水當中，偶爾吁著幾口氣，紅紅的臉上帶著舒緩又甜美的笑容，我說：「原來每個女孩泡溫泉，也會露出這大叔般的表情呀。」

「哎喲～」雨薇眯起眼說「我不比你們輕鬆呀，人家是國家隊的成員耶，而且最後輸了給丫璇跟藝莉醬，我也是會失落的好嘛。」

雨薇個人包攬一金一銀的亮眼成績，但自由體操也是雨薇的強項之一，她最後卻獎牌也沒有，這對她來可能也甚是意外。

蓬。桑拿浴室的門打開了，裸身的鹿儀抹著身上的汗，不慌不忙地看了看分佈在兩個池中的我們，跟我打了照面，又一言不發去沐浴區先開始沖身。

「人到齊了喔，」雨薇向我拋著媚眼說「老公不把毛巾拿掉，開始做愛做的事了嗎？」

是這樣的。所有女生們目前都是赤裸狀態，而唯有我在腿間蓋了一條毛巾，遮蓋我的重要部位。

「我這是怕妳們尷尬，」我對雨薇說「妳們終究是女生。」

「哎喲好體貼唷～」雨薇合什雙手「可是機會難得耶，我數看看喔，我、小鹿儀、藝莉醬、丫璇、小絲明、丫澄、丫琪——嗚喔，有7個女生耶，老公你可以來個8P呢，這是多少男生夢寐以求的仙境咧～」

「沒有吧，」我擺手說：「說實的，大家也累了，比賽結束，先好好放鬆休息吧。」

「嗚耶～」雨薇噘起嘴，裝起可憐的臉「那麼多美好的肉體就在你面前，你雞雞都不硬一下，不覺得很不尊重嗎？」

我看了看眼前所有女生們千嬌百美、應有盡有的體態：樂璇柔韌的腰身、泚澄優美的長腿、絲明洶湧的巨乳、鹿儀矯健的肉感、森琪嬌小的比例、藝莉雪嫩的膚色，還有我身邊甜美膩人的雨薇。我回答：

「我得說，妳們的裸體我都不只看過一兩次，而且我也不是剛發育的年青人，能把持得住的時候

· 還是把持得住的。」

「老公在炫耀了喔，一副想要我們再要的態度，好父權喔～」

「別亂說了，」我露出不以為然的表情：「而且作者說寫群交很累，一點也不好寫，所以不了。」

「啊，什麼意思？」雨薇不解地說。

「沒什麼。」我隨口說。

鹿儀沖完身之後，決定來到我們這邊的弱鹼溫泉，她默默地無視了眾人，獨自在角落裡泡浸下來，又一次露出那經典的大叔表情。

「我以為會看到小戀音呢。」雨薇伸起雙手，枕著後腦說。

「這一點嘛……」我語嫣不詳地應著。

其實我原來也是這麼以為。

昨晚上我們盡情在食店裡大肆慶功，吃喝得人仰馬翻（酒醉陣亡名單：樂璇、藝莉、泚澄、花姐），今早藝莉卻元氣滿滿地跟我們說，她知道有一家在嵐山深處名不經傳的天然溫泉酒店可以招待我們。

而我昨天在比賽後離開體育館，與戀音碰面之後，她還是獨自跟我告別，並沒有跟我交代任何下落。我還隱隱以為，這家溫泉旅館與戀音有關。

不過到現在，我們沒有任何能見到戀音的跡象。

「哎，老公在想小戀音嗎？我看看喔，雞雞有大起來嗎……？」

雨薇乘機去拉我的毛巾，我按住她的說：「妳也別像個痴女一樣。」

「老公老公老公！！」這時候另一位痴女也來到我身前「這邊只有你一個男生，要不要為大家表演看看？」

「表演？」我愕然地對樂璇說「表演什麼？」

樂璇卻站在我面前，拉住我的手臂，揚聲大喊說：

「各位朋友～小果他說，要為大家表演 fing jer 喔！！！」

「妳去死吧！！Fing 什麼鬼 jer！！」

「啊……？Fing jer……」雨薇愣笑著問「啥意思呀？」

「薇薇妳別學這種話——」

「老公！Fing jer！Fing jer！Fing jer！Fing jer！Fing jer！Fing jer！」

「夠了小璇，沒有人想要看——」

「Fing jer～Fing jer～Fing jer～」

「鹿儀妳給我住口，這像話嗎！！」

Ω

我離開乒乓球室，來到自動販賣機前，用零錢買了一罐溫暖的牛奶咖啡。

咖啡的封面是昭和風格設計，這與這所匿大的高級溫泉旅館不謀而合。招待我們都是穿著得體浴衣的日本人，都靠藝莉用有一定程度的京都弁跟她們溝通。藝莉至今沒有說這所旅館的來歷，而我們也充滿默契地沒有細問。

我打開瓶蓋，喝了一口不怎麼美味的咖啡風格飲料，吁了口氣。

泡完溫泉後，樂璇與雨薇便拉著眾人去打乒乓球（據說這也是日本泡溫泉的傳統之一）。樂璇與雨薇的球技本來就不俗，倒是技術普普通通的藝莉、泚澄與鹿儀被挑起了球癮，在裡面玩得不亦樂乎。

我一個來到無人交誼室，步向觀景陽台拉開門。

「咦？琪琪，妳在這呀？」

觀景臺外是靜謐的嵐山景色，深淺瀾漫的綠樹與盛開的綿色花叢。我發現森琪獨自坐在帆布椅上，她小巧的身體穿著有點過大的溫泉浴衣。

森琪抬了抬她的黑色粗框眼鏡，對我微笑：

「是你呀？她們還在打球嗎？」

森琪稍稍坐起來，讓出一點位置讓我坐在帆毛椅上。我回答說：「對呀，鹿儀輸得很不甘心呢。」

我遞出咖啡牛奶，森琪接過來喝了一口。她說：「我現在還是有一種好不真實的感覺喔。我竟然成功參與了世青賽，然後還順利得到了冠軍，我爸媽居然沒有發現。這明明是我一直以來夢想過無數次的事情，到它真的實現了，我竟然不相信。」

我靠前摸起森琪她吹乾以後總有點毛燥的長髮，對她說：「其實我有時候也有這種感覺，我們走了那麼遠，冒了那麼大的險，結果比賽半天的就結束了，那還真的一點也不真實。」

森琪放下咖啡牛奶，嫻靜的微笑著，然後像小孩子一樣張開雙臂。

我也微笑著，張手抱起她的身軀，她把頭深深地埋在我的胸前，又說：「小果，可以吻我嗎？」

我抬起森琪的臉，貼上她的嘴唇，跟她徐徐地相吻。她搭起我肩頭，吻得甚是投入。

「琪琪，妳想要嗎？」

相比與其他女生，森琪與我親熱得不算頻繁，起初她緊張的時候總會來賴著我，但後來比賽愈近，她就處於集中得近乎半封閉的精神狀態。

「不，並不是，」森琪搖著頭「我只是在想.....一些事情。」

「怎麼了？」我想著說「是我姐跟妳說了什麼嗎？或是瑤瑤的事情？」

森瑤會比我們早一步離開日本，她無意跟我一起行動，說難得來到京都，想順便去遊覽一兩天。

「都不是，」森琪凝住雙眼，看著我說「只是.....小果，感謝你，一直以來。」

森琪突然又用力抱起我，那不是任何肉慾或是愛慾上的擁抱，只是真誠的道謝。

我第一次在森琪身上，感受到了年長姊姊的氣息。

注：fing jer，可寫作「掏腚」。

肆肆 | πiónη | 艾庇娥涅 β

「喔.....」

當絲明抬起頭，她的雙眼便整片星空佔據了，彷彿一瞬間她的虹膜、血液與氣息，都流趟成為一道道絢爛華麗的星雲，在她的身體裡縈動併發。

「很漂亮吧，我剛才一看到，就拉妳出來看了。」

我與絲明來在晚飯的會館外，站在河岸的渡頭上，身前是在黑夜中清脆流動的桂川。旅館周邊沒有任何建築物或民居，我們像沉沒在山野的最深處，被嵐山蒼鬱的原生樹木所包圍，在完全沒有光害的環境下，我們方抬頭，銀河與繁星便給予了仰望者光芒。

「真的.....好、好漂亮.....嗚欸、那個、嗚.....」

絲明驚嘆地半張著嘴，視線在星系間不斷漫遊，不住發出驚喜的歡呼。

「妳看見什麼了？」

「星、星座.....是、是在城裡.....在、在孤兒院裡、也、也看不見的、星、星座——」

我緊握著絲明微涼的手，她目不暇給地瀏覽著夜空，連跟我解釋的時間也沒有，只是連連發出輕嘆。

我心滿意足地陪著絲明，細看著她那喜出望外的笑容，像孩子般雀躍的眼光。

我們剛才於會館中享用完高級的壽喜燒料理，就又各自去消磨時間：鹿儀與雨薇又想去洗溫泉、泚澄、森琪與樂璇則去了遊戲室、藝莉則去打點明天的事項。我一個人陪著絲明，她也沒有什麼特別想法，我不經意間看到窗外天上的銀河，就立即帶她出來看了。

「我倒想起了，」我對絲明說「我們之前有天說，不如就在京都住下來。」

絲明好一會兒才回神過來，眨了眨眼看著我，確認沒有聽錯，才垂著眼吞吐著說：

「那、那不.....不行，的，小果.....我、我們.....還得回去，學校、的、的事情.....體、體育部的事情.....」

對了。絲明目前是體育部的會計，也負責與學生議會聯絡。退一萬步說，就算今天體操隊原地解散，絲明還是沒法說退出就退出。

絲明的鉑金色微曲長髮在夜色中散發神秘的微藍，像一縷縷由晚風織成的白色輕紗。

「那我要藝莉醬把學校買下來，明明你在京都辦工吧。」

其實我那當然是笑話，絲明卻微張著嘴，圓呆的雙眼竟然認真地思考，才又說：「也、也是不行啦.....我、我們是公、公立大、大學、很、很多環節、也與政、政府有關.....這樣交、交易，她

父、父親一定會發現的。」

我笑著撫起絲明圓滾滾的臉，她大概以為自己說錯話，便鼓著嘴紅起臉起來。我輕吻她可愛的表情說：

「我知道啦，我說笑而已。我們怎麼可能留在京都呢，單是小璇一定會悶得發慌，我會下次她真的會把京都燒了。」

絲明這才展現羞澀的微笑，動著嘴尖俏聲說：「不、不會啦，我、我.....我想、小璇.....頂多會在.....河原町醉、醉酒鬧事、或、或掉進鴨川裡.....」

我愣住了。

絲明滿戴繁星的圓眸看著我，我幾乎無法相信剛才那句話是她說的。絲明竟然會接住我的話去吐糟樂璇？

「哎喲，小果.....」

我用力抱住絲明，抑制想要流淚的眼角。那總是怯生生的絲明，那總是默默跟著大家的絲明。

我撫著絲明紅彤彤的臉，又再輕吻著她，看著她那深邃而散發著星光的雙眼。

「小果先生，絲明小姐。晚安。」

「咦？」

「丫嚟——」

正當我絲明深深對望，忽然有人打開了會館旁邊的門，絲明嚇著縮進我的懷中——而這一次不是雨薇。

我花了片刻，才肯定我沒有認錯人。

是阿鶴。

戀音隨從的侍女。

我的思緒一陣短路，為什麼她會突然在這裡出現？那麼戀音也在嗎？

「小果先生，藝莉小姐請你跟我來。她也說，如果你在跟其他女生在一起的話，那就請一起過去。所以，絲明小姐，也請妳跟我來。」

Ω

論相貌及外表，阿鶴大概40來歲，是典型日本人的五官。

她跟戀音說的都是日語，只有多次與我們碰面對話的時候，才說著明顯有口音的漢語。

戀音從來沒有解釋過阿鶴到底是誰，我們也只能從常理去判斷，她應該是戀音的首席僕從之類，負責打點戀音的雜事。

円和覺寺大火那一晚，她仍然顯得十分冷靜——應該說，她恍似沒有冷靜與忠誠以外的情緒。昨天決賽早上，她仍然打點送我們回市區，完成戀音許下的承諾。

我跟絲明尾隨著阿鶴身後，我們從旅館某幢側翼離開，穿過一道矮牆的出口，來到了樹林之中。

樹林中一片幽暗，但奇怪的是，沿著兩旁燈樓都已經點上了蠟燭，形成兩行燭光形成的引路燈，照亮了我們眼前的石徑。

阿鶴要我們事先披上羽織外套，以防寒冷。我與絲明手握著手，略帶緊張在張滿雜草的石徑上走著。

我與絲明沒有說話，只是跟著阿鶴，注視著她褚色的和服背影，與戀音一模一樣的優美步伐。

我們默不作聲，大概走了十分鐘左右，眼前的森林終於開闢出一片景觀。

「藝莉醬……？」

絲明先我一步發出輕呼。沒錯，在我們眼前的，是藝莉。

不只如此，藝莉身後的，是一片遼闊平靜的湖泊，如一片無瑕的漆黑鏡面，映照著閃爍浩瀚的蒼穹。

「哎，我以為會很多人一起過來呢，結果只有明明嗎？」

藝莉站在探出湖畔的木浮橋上，橋上點滿了一個個羽白色的日本燈籠。

「怎麼了？你們怎麼不說話了？」

我與絲明說不出話來，是因為——藝莉穿起了正裝的紫色振袖和服，臉上化起了尊貴的妝容。

空氣中散發著湖水的清冽味道，聞起來像整片森林都安穩沉睡時的吐息。燈籠的簇擁之下，藝莉身上一襲紫色的衣料散發著高貴的霞光，如水墨般的黛紫色與層疊的金色雲紋隨著燭光而流動。米白色的寬腰帶，錦白色的浴衣內搭，深紅色的腰繩。她盤起傳統日式的髮髻，嘴上塗著朱紅的唇彩，雙頰是渾然天成的腮暈。

星空之下，湖面之上，美得令人屏息靜氣。

「藝莉醬……」我終於開口說「這是為什麼？」

藝莉帶著貴氣的微笑，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望向阿鶴，說道：「麻煩妳了。」

阿鶴點了點頭，走進湖畔小道的另一端。

我與絲明牽著手，靜靜地等候著，藝莉也靜臉容顏，偶然闔起雙眼，沉定心神，雙手穩穩地握在腰前，一刻也沒有放鬆過那優雅的儀態。

「藝——」

「噓。」

我禁不住輕喚，藝莉卻舉起食指，碰到嘴前。

燭光綽動，星海流轉。

終於，阿鶴牽著她的手前來了。

戀音穿著粉紅色的正裝振幅和服，一步一步，從湖的另一邊走過來。

在她身後，是兩行十數人提著燈籠的巫女，在夜幕下伴隨著戀音前行，她們每一個人都帶平和的表情，細碎而幾近無聲的步伐有點鬼魅，但卻又如此虔誠。

戀音一樣梳起了優美的髮髻，插著深紅色的髮簪，雙袖是上盛開的梅紅色繁花。她拈著阿鶴的手，以舞踊般緩慢而踏實的腳步向前。

戀音的臉浮現出艱困的表情，她緊抿著櫻紅色的嘴唇，強忍不願再一次流下的淚水。

「妳來了呀，小戀。」

戀音抽噎著鼻頭，輕輕點起頭，僵硬的聲線說：「是妳呀.....阿藝。」

「對，是我呢。請過來這邊好嗎？」

藝莉在浮橋上向戀音伸出手，阿鶴扶著戀音的腰間，讓她踏上浮橋。

戀音踩到浮橋上，湖面隨著她的腳步盪起漣漪，一圈又一圈地擾動著星河的倒影。

藝莉握起了戀音的手，她們兩人面對面，站在浮橋之上，紫色與粉紅色的身影，有如一將以天地為誓的戀人。

「小戀，對不起。」

藝莉以雍容的微笑說，戀音握住藝莉的雙手，雙眼又一次滴下無聲的淚水。

「是我的父親對不起妳，我代他向妳道歉。」藝莉娓娓說著「還有，是妳的母親對不起妳，她強行將對我父親的仇恨、對京都的執念加諸於妳身上，我也代阿姨對妳道歉。」

藝莉緊緊握住戀音的手心，戀音卻已泣不成聲，燭光映照著她比整個宇宙都更哀慟的雙眼。

「而最後要致歉的，是我。戀音，我真的很抱歉，在過去這麼一段時間，拋棄了妳。」

藝莉說到這裡，也收不住雙眼的淚水。她稍一停頓，呼了口氣，繼續道下去：

「在妳最需要我的時候，最想留在我身邊的時候。我都無法在妳身邊，我都沒有想過要去找妳。」

「對不起，真的。我在8歲那年，就應該去罵我爸，為什麼要讓妳走；我應該去跟我媽談判，為什麼不逼我爸讓阿姨跟妳留下來；我應該去找阿姨，要她把妳帶回到我身邊；我應該立刻就來到京都，把妳找回來；我應該要跟所有人說，妳是我唯一的姐姐，我不能丟下妳。」

「就算走入阿鼻地獄，就算闖遍十殿閻魔，我也不應該丟下妳一個。小戀，對不起，是我錯了，就算妳此生無法原諒任何人，也請妳原諒我，好嗎？」

戀音飲泣著，點著頭，抱向藝莉。

藝莉緊攬著戀音，輕撫著她的髮際，深吻著她的臉頰，在我與絲明的淚流不止的雙眼之下，像一對永不分離的愛侶。

巫女們分站於浮橋兩邊的湖畔，提著的燈籠投落在湖面上散開成暈量的光，藝莉與戀音那紫色與粉紅色的和服倒影，像神話時代中半人半神的化身。

「我想請你們每一位見證，」藝莉握起戀音的手，一字一句地說「阿鶴小姐，小果，絲明，諸位追隨戀音已久的巫女。小戀，請問妳可以再次成為我的姐姐嗎？我想作為妳的妹妹，永遠留在妳身邊，至死不會分離。」

是的。

我們好像都忘記了，除了愛侶，家人又何嘗不是一份莊嚴的承諾。

我們總以為那是理所當然，但我們又能否試著問一次我們至愛的親人。

你、或是妳，能否與我常在，能否永結同心，永遠陪伴我們渡過這短暫的生命。

「我會……」戀音啜泣著回答「我會成為藝莉妳的姐姐，我不會再離開妳了，阿藝。我一定永遠留在妳身邊的，從此以後……阿藝，我的妹妹，妳也不要再離開我了，好嗎，求求妳了，阿藝，我無法再失去妳，我無法再一個人了。阿藝，不要再丟下我。阿藝，永遠陪著我好嗎，我們永遠永遠，不要再分開了。」

那天晚上。在我們的見證之下，藝莉與戀音再一次相擁。

天地萬物，世間眾生，如夢又似幻，如露亦如電——

豈有如愛不滅者。

肆肆 | πιώνη | 艾庇娥涅 完。

肆伍 | Αργοναύται | 阿爾戈琉泰 α

肆柒 | Αργοναύται | 阿爾戈琉泰

我望向關西機場一號航廈的顯示屏，離飛機起飛還有約莫三個小時。

京都之旅要結束了。

我幾乎忘記了會有這一天。

就好像作為讀者，一整年間斷斷續續閱讀延續了一整年的長篇故事，終於迎來結局那樣遽然驚覺。對呀，只是作者願意寫下去，故事始終會有寫完的那一天。

「怎麼了，不捨得京都嗎？」

坐在我身邊的辻澄問。我發現她正認真地端詳著我的側臉，化了淡妝的臉上有優雅的薄胭脂，雙瞳像深色的琥珀，她穿著白色T恤與深藍色的毛衣針衣外套，下半身是深綠色的長裙。

「是有一點。」我決定如實回答。

「哦～？」辻澄對我的誠實看來有點意外「是京都哪一個部份呢？還是說.....你不捨得的，是你的小戀音？」

辻澄嘲笑似的用手戳著我的臉，我執起她的手說：「那倒不會，以後有藝莉醬了，我倒不擔心小戀。」

「是哦～」辻澄理解的點著頭，她又擺出認真的表情說「那天晚上.....你跟她們，真的什麼也沒也有做嗎？」

「沒有。」我再一次給出答案「那天晚上，藝莉醬跟小戀一起，我真的不打擾她們了。」

在溫泉旅館渡假，是兩天之前的事。

那天晚上，我與絲明從湖畔回到旅館，眾人都追問我們發生了什麼事，為何哭得兩眼都紅腫了。

我以語言表達能力的極限，覆述了我們在湖畔的見證。

結果是，我們那天所身處溫泉旅館，是戀音母系家族之下的資產之一，是每年會定期才會對外營業的高級溫泉旅館，也是戀音其中之一的住處。

藝莉最一開始聯絡的是阿鶴，她把心中的想法坦誠地對阿鶴說了。阿鶴便替我們安排好旅館的打點，再用借口請戀音到場。

據藝莉所說，阿鶴本身是戀音母親擔任藝妓時的伙伴，兩人情同姊妹，戀音母親過世前，就把戀音托付給阿鶴。

阿鶴一直以來忠心耿耿，對於戀音的想法與行徑，一直沒有半點意見。

或許來到最後，阿鶴心裡也知道，戀音能夠重新與藝莉一起生活，才是最好的歸宿。

「啊～」泚澄抬頭慨嘆著「這應該算是 happy ending 吧，雖然有種說不出的愁緒，但我們的付出至少也是值得的吧。」

「當然是呀，」我點頭說，我留意周圍的人群「澄澄，偷偷跟妳說，我從來不在意藝莉醬有沒有體操獎牌。這次能讓她重新找到小戀，才是我心目中最大的收獲。」

「不過呀，」泚澄又說「你不就沒有吃到姊妹丼了嗎？」

我失笑了一聲：「我沒所謂呀，這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跟兩個女生做愛而已嘛。而且如果這我真的想做，隨時都有機會呀，不是嗎？」

泚澄拍打我的大腿：「嘖，好過份喔，在你女友面前，裝都不裝一下。」

「嗨，Mr.後宮，可以幫我看一下行李嗎？」

我姐兩手掛滿大包小包走回來了，阻斷了我跟泚澄的對話，而且全都是各個名店的名牌，簡直是貴婦級的陣容，我忍不住著說：

「妳哪有這麼多信貸額？而且要如何上飛機？手提不可能吧？」

「哼哼～用托運就可以了」我姐卻抬起臉，得意地說「錢方面嘛，我去拜托了一下藝莉，她就把小戀音送來的一本支票簿交給我，說只要寫上銀碼就可以了，你這位後宮做得不錯喔，藝莉醬已經是金礦了，現在又有了小戀音，你有打算集資上市嗎？」

我聽著不禁皺起眉頭，結果原來連我姐最後的歸宿也是戀音嗎？

「咦耶？」放下她的戰利品以後，我姐拿著手機突然發出了驚呼「這是……？」

我姐認真看著手機，面上表情從病態的購買狂，轉換成了嚴峻的思考狀。我與泚澄也察覺到有異狀，我問：「怎麼了？」

「是國際體操總會（FIG）的電郵，」我姐用凜然的語氣說「他們說，已經認證樂璇、藝莉與森琪世青賽的比賽成績了。」

國際體操總會。我的心跳不禁加速，這難道是……

我姐續道：「嗯，得到認證後，就差奧委的甄選與提名了。」

我感到泚澄握了我的手心，她的手心裡有某種汗熱。

如果作為國際組織的FIG，已經認證了樂璇、藝莉與森琪的成績，那麼我們只要再向地方奧委表示參加甄選的意欲，之後如順得到提名的話，那麼她們三個就會——

「參加奧運？」泚澄倒抽著涼氣說。

我姐看著我們，嘴角勾起了像賭徒博得了牌面般的微笑，握著手機回答：

「現在還差奧委那一關，但那是你的樂璇大神嘛，經歷過京都這一切，我跟老弟你一樣，開始明白樂璇最不可思議的部份了。」

我好像鬆了一口氣，可是心跳卻依然慢不下來。

奧運會。四年才有一次的奧運會。

人類文明最偉大的競技場，數千萬人，數億人注視的比賽。

我們的樂璇竟然可能成為選手？

「呃呀~~~~！！你們在聊什麼啦！！！咦，老公，你臉上怎麼熱熱的，而且脈搏很快呢。怎麼了？」

我回頭望向撲在我背上的那個女生，圓滾滾的雙眼，夾雜著稚氣的臉，尖挺嬌傲的鼻樑，豐潤性感的小紅唇上有抹茶雪糕的殘骸。

一種強烈的不真實感迅速襲來。是妳嗎？真的是妳這傢伙嗎？

「到底怎麼了啦？」樂璇咬了咬我的鼻頭說「要吃抹茶雪糕嗎？」

樂璇身邊的是絲明與森琪，她剛拉著兩人去買抹茶雪糕，正是她手上正拿著甜筒，草色的雪糕已經舔成圓頂狀了。

「喂喂喂喂~~~~」樂璇看我沒有反應，轉而問泚澄「澄澄，妳把這傢伙搾乾淨了，所以腦袋已經變空了嗎？喂喂喂~~~~」

「沒有啦，我才搾得不夠乾淨呢。」泚澄竟然回答了。

「小璇！」我立刻打斷了泚澄的話頭「花姐剛收到FIG的回信了。」

「FIG？什麼東西？」樂璇舐了舐抹茶雪糕「喂——你不要搶我的啦！！」

我決定接過樂璇手上的抹茶雪糕，直到我將奧運會的事情，解說完畢為止。

Ω

「哎喲，那麼巧~我教練也剛跟我說了，我也得到了FIG的認證哩耶~小鹿儀你不吃嗎？」

兩薇滋味地品嚐著美式百匯上的奶油，七彩繽紛的水果與軟糖，實在與她如花的笑臉太相配。

「不了，我不喜歡甜食。」鹿儀拿著熱咖啡斷然拒絕。

「哼哼～」雨薇舔了舔嘴角的奶油「我要出戰奧運會了哦，你們要不要先找我拿簽名？搞不好之後會很值錢喲～」

雨薇早就是國家隊的成員，台灣對於體育的重視程度比我們的城市高太多了，奧委提名應該是她的囊中之物。

「那麼藝莉醬，」雨薇望向身邊的藝莉「我們說不定會在奧運會上再見囉～」

「這、這個、這實在是、這、這.....我實在是沒想到。」

相比起雨薇的坦然，藝莉倒一時未能接受自己將可能是奧運的種子選手。她愣愣的看著桌上，眼裡閃現著混亂的思緒，一定又在考慮家族裡的事情。

「是五輪（奧運會）呢，」戀音穿著淡櫻色的浴衣，披著深紅色的羽織，拿起長塑膠匙，挑出百匯裡的草莓放進嘴裡「這不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嗎？」

「是的，」藝莉似受教了的點頭「非常、非常、嗯、すばらしい（美好）的事情，可是、可是我沒想到會走到這一步呀，這、這不就是真的要跟我爸解釋嗎！？」

藝莉用無計可施的神情望向戀音，戀音卻揚起鼻頭說：

「喂喂，妳說過要跟他說妾身的事呀，結果只是開口說白話嗎？」

「啊小戀我不是這個意思啦.....」藝莉苦惱的抱了抱頭說。

對了，藝莉本來只是打算參加世青賽，一圓成為體操運動員的心願。

沒想到進了決賽，也沒想到奪得了銀牌，現在有可能要參加奧運，這一定要完全脫離了藝莉的想象。她會不知所措，也是合理的吧。

「那丫璇跟丫琪呢？」雨薇問我道「她們知道了有什麼反應？」

「小璇嘛.....」我回想起大概十分鐘前的畫面「唔.....就是小璇該有的反應。」

樂璇從我口中得知了自己非常有機會參加奧運會之後，先是花了幾秒回想「奧運會」是怎麼程度的世界大事，吸了口氣就抱起雙臂哈哈大笑起來，非常響亮的笑聲，途人都看過來了。然後她說：

——哈哈哈哈哈，就說了本小姐沒有辦不到的事情，太簡單了，哈哈！花姐！！來吧！我準備好了拿奧運金牌的地獄式訓練了！！——

接著我姐就叫我去找與雨薇、鹿儀，以及來為藝莉送行的戀音，叫我親口將消息跟她說。我便在航廈甜品店外的公用坐席區，找到了正分享著一大杯美式百匯的四位女生。

雨薇聽完之後，便淡然說：「果然是丫璇.....那丫琪呢？」

「琪琪嘛.....」我說「她握著手機沒有說話，可能也是擔心家裡的事情吧。」

藝莉聽見我的描述，便非常深有同感的點了點頭。

「別擔心啦～」雨薇拍了拍藝莉的手背「奧運會哩，絕對值得藝莉醬妳驕傲自豪哦～來嘛，聽薇薇姐的話，回去以後就跟丫璇與丫琪先慶祝了再說！」

雨薇說得沒錯。無論如何，以藝莉作為非正式運動員，加上只有不足一年業餘體操選手的資歷，能夠有機會參加地方奧委的甄選，已經足以引以為傲。

「喂，」鹿儀突然用手肘撞了撞我的手臂「陪我去抽根煙。」

鹿儀從牛仔迷你裙中取出白色盒裝的香煙，若無其事的看著我，她的要求甚至不是提問，是不打算讓我拒絕的意思嗎？

我看還有雨薇與戀音陪著藝莉，便「哦」的回答著，隨著鹿儀站起身，離開公用坐席區。

鹿儀走在我的前方，一雙穿著黑絲襪的長腿踏著平底球鞋。她對美式百匯沒有興趣，也沒有加入奧運會對話的她，大概是坐得悶了，便雙手舉起手伸了個大懶腰，緊身的白色T恤與運動外套向上揚起，露出了一截小蠻腰。

「你想去機場內的吸煙室？還是室外的吸煙區？」鹿儀回眸問道。

「都可以，我不太想抽煙，陪妳抽就好。」我回答。

「嘖。」鹿儀啐了一聲，彷彿在責怪我不領情。

我隨著鹿儀向前走，她沒告訴我目的地，直到我們走進了機場的吸煙室內。日本雖然設有大量的禁煙區，但對煙民卻非常體貼，如果有吸煙區的話，往往設置得非常舒適，就正如我們眼有前有大量坐椅，甚至是柔軟的沙發。

鹿儀隨便揀了張橫椅坐下來，點了一根煙，彷彿是呼吸新鮮空氣般吸了第一口，又問我：「你真的不抽嗎？」

因為我沒有煙癮，也怕藝莉跟泚澄不喜歡我身上的煙味，還是揮了揮手。鹿儀卻將她吸了一口的煙遞給我，嘴唇似有還無的微嘍著，說著：「陪我抽啦。」

肆伍 | Αργοναύται | 阿爾戈琉泰 β

鹿儀平常總是一臉冷傲，我實在不敢詢問她是否在撒嬌，只好接過她手中的煙，叼住吸了一口。

我雖然只是做做樣子，呼出了大部份的真煙，但煙還是那麼濃烈，我皺眉咳了兩聲。鹿儀晃著腿說了：「喂，她們以後能參加奧運，是非常厲害的吧。」

我想將煙交還給鹿儀，她卻沒有接過，我看著她的側臉說：「如果真的得到了奧委的提名，那是當然的，至少電視、報紙與媒體也一定會報導，我可無法想象小璇那傢伙上電視的情形呀。」

這是實話。我看除了體能訓練，必與要好好教授樂璇的公眾對答技巧。

鹿儀聽著，便用雙手反撐在椅上，蹺起了腿，純白色小T恤上的胸部曲線非常圓潤美麗，她若有所思地輕聲說：

「我這幾天一直在想，到底我未來到要做什麼。你說呢？」

我望向鹿儀，她卻只是微微抬起了頭，清澈的深棕色眼珠像神秘的水晶球。

「你的煙灰快掉地上了，」她淡然說「不要浪費我的煙啦。」

鹿儀從我手中接過煙，煙灰原來已經積得像半寸灰色的雪。她抖到面前的吸煙者專用煙灰箱裡，然後又叼上嘴吸了一口，半透明的煙纏繞著她的若無其事臉，彷彿她未提出過任何問題。

「也不完全是這樣。」我思考著鹿儀的提問說。

「什麼意思？」她手臂撐著大腿上，食指與中指夾著煙，尾指搔了搔臉夾。

「能參加奧運會當然是非常厲害的事情，」我看著前方玻璃幕窗外的停機坪說「但那也不等於一切，運動員的生涯始終是有限的。」

鹿儀聽著我的回答，沉默不語，只是又吸了口煙。

「就像我姐一樣，」我繼續說「她以前也像小璇，橫掃了本地的體操界，可是作為長女，最後還是得完成學業，出來工作，再輾轉來到我們大學裡擔任體操領隊。說實話，她的薪水其實不高，這次參賽的過程中，而且經常得為體操隊的開支先墊著一點資金。」

所以她總是為信用卡而煩惱，也一直約會男生，想趁機釣個金龜。

「琪琪嘛，」我驀然想起了每個人故事「她是法律系的碩士生，本來在畢業之前，就應該去考執業資格試了，為了體操隊的訓練，妳其實犧牲了自己的前途；藝莉醬也是，雖然她沒明確說到，但她畢業後也要打理家族的銀行生意，可是奧運會突然來了，完全打亂了她的生涯，妳也看到吧，她剛才苦惱的樣子。」

鹿儀一邊聽著，便像聽見不好笑的笑話般微笑：「你這麼說，奧運會對她們來說，反而是運氣不好。不是嗎？」

被她這麼一說，我倒是捏著下巴開始思考。如果像藝莉那樣，根本從來不打算參加奧運，這個時候確實需要苦惱。

每次說到這些事情，世界總會變得特別安靜。像窗外的飛機在跑道上移動那麼安靜。

「至於小璇，」我稍為放下心裡的糾結，繼續原來的話題「說真的，我也不知道，家裡沒有特別背景，未來退役以後會變得似我姐一樣嗎？我真的不知道。」

樂璇的未來會怎麼樣？

應該說，樂璇她的世界裡，有「未來」嗎？

她總是按照當下的想法任意妄為，她總是以個人的喜好勇往直前，她從來不顧及一秒之後的世界，即使會為身邊的所有人帶來無窮無盡的惡果，但又總伴隨著意想不到的奇蹟。

從她最初把藝莉拉進體操隊，到今天甚至能衝擊參加奧運會，也一直如此，這就是我姐所說的「不可思議」嗎？

「喂，」鹿儀的叫喚打斷了我的空想「然後呢？怎麼說到一半了。」

「什麼一半？」我莫名奇妙。

「其他人呢？就是雨薇、絲明、泚澄……」鹿儀說。

「哦，這個嘛，」我笑著意會過來「薇薇的外國人，她的路跟我們不一樣；明明是孤兒嘛，她能安然幸福的生活已經很不錯了；泚澄提過想成為空姐，我覺得也蠻適合。」

其實她們每一個也有自己的航線，就像每夜停泊在國際機場的客機，時候到了，就會各自向著不同的目的地啟程。

對了，還有伶馨。

我這兩天把體操隊的佳績用短訊跟她說了，她也回覆短訊道賀。關於戀音的事情，我想回去之後，再親口跟她說。

「唔……」鹿儀看了看手上已經快燃盡的煙，便壓在金屬版上的按熄了「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嘛，那我呢？」

我認真的端詳起鹿儀的臉，判斷那是她認真的問題，還是她只是又再玩弄我。

「小鹿儀，如果真的要說，妳可能是我最不擔心的，嗯，可能排在雨薇與戀音之後，但她們兩位是特例嘛。不管如何，我就不相信妳心裡沒有底。」

「嘖。」鹿儀笑著啐了一口，卻沒有否認「你就是到底也不喜歡哄我，是嗎？」

我抱起她的肩頭，把她的身子拉向我的身邊，撫著她棕紅色的秀髮。

「你也不喜歡妳身邊男人，把妳當作沒事就聽甜言蜜語的小女孩吧。」

「例如呢？」鹿儀擺出有興趣的臉看著我。

「倒如.....」我說「小鹿儀妳身材那麼好，人又漂亮又會跳舞，又是啦啦隊隊長又有魅力，要當明星也一定可以啦，我一定會成為妳的粉絲團團長。」

鹿儀聽完，別開眼睛看著前方，抿著嘴唇說：「唔，普普通通.....聽來沒什麼感覺。」

「我盡力了。」我老實地說。

「呼~」鹿儀抓了抓自己的頭髮「還有，我想問，你到底喜不喜歡自己的女友會抽煙？」

鹿儀平淡地問著。我倒真的沒有思考過，始終鹿儀她抽煙是抽得那麼自然，簡直是香煙品牌代言人了。

「這一點嘛，我沒有特別的想法，說到底這是很個人，不過我只能說抽煙的對身體不好，我還是勸妳別抽那麼多比較好。」

我這麼說著，鹿儀卻擺出驚異的表情：「我沒有說那『女友』是我呀！？」

「不是嗎！？」我更驚異了。

「你又沒有問過我要不要當你女友！又沒有講過我是你女友！你憑什麼默認、唔——」

Ω

在禁區入口前方，雨薇跟我相擁著，她把鼻頭貼在我的臉上，揚起鼻孔呼吸，像要透過氣味把我長期封存。她吻了吻我臉旁：

「欸~是煙味呢，而且怎麼好像有一點唇蜜的味道呢.....？」雨薇歪嘴笑著，撇眼望向站在一旁的鹿儀，在我耳邊說「剛才跟小鹿儀做了些什麼吧？」

「才沒有，」我伸手把玩著她淡棕色的微卷長髮「就只是抽煙而已。」

「挖(我)才不信哩~~」雨薇向我拋著媚眼，用指尖搔著嘴唇「薇薇也想要跟老公愛愛耶.....」

「我是說真的，」我苦笑說「那麼一兩根煙的時間，能做什麼呢？薇薇也知道老公的持久力吧。」

雨薇誇張地噘起嘴：「這要隔好~久~以後才能體會到了。」

我牽起雨薇的手說：「小別勝新婚嘛，妳之前不是一直這樣說。」

「也是啦～勾手指頭一言為定～！」雨薇開懷嬌笑，勾起了我的尾指「對耶，下次就換老公到台北好不好，我帶你去吃牛肉麵跟鹽酥雞，不然就回我在新竹的老家去玩.....對了，一定要一個人來哦～」

「好好好，」我看著雨薇那不懷好意的雙眼，便答應著點頭「那薇薇就在台北等我吧，我很快就會去。」

「好耶～」雨薇看了看時間，發現差不多了，再次跟我擁抱，埋首在我的胸前說「老公，薇薇會想你的，也會想大家喔～」

「老公也是，一定會非常非常想念薇薇的。」我像中學生那樣毫不害羞地說。

「那掰囉，到台北了我再LINE你。」

雨薇推著行李走向禁區，跟我飛吻道別之餘，也跟站在遠處的樂璇等人揮手道別，步進了禁區的人潮當中。

我回到樂璇身邊，樂璇繞起了我的手臂，看著禁區問道：「薇薇會跟我們再見吧。」

「當然呀，」我有點意外樂璇竟然會這樣問「怎麼了？妳也不捨得薇薇嗎？」

雨薇搭乘到台北的航班比我們大概早大半小時起飛，加上要跟國家隊的團員會合，所以雨薇比我們先進禁區，在那之前，她已經跟樂璇她們逐一擁抱道別了。

雨薇這一次回台北，要處理奧運與學業的事情，可能會跟我們分開好一段時間。樂璇望著向機場禁區的人流，眼裡有某種我看不透的思緒，她也會因為分別而哀傷嗎，還是感到我從未察覺的——

「啊～算啦，」樂璇舉起雙手「那現在開始又是我獨佔老公了！YEAH！！！」

我沒好氣地輕拍樂璇的額頭，她轉頭望向機場的另一角落。

「其實.....」樂璇沉思著說「有姐姐妹妹好像也不錯吧。」

「我可是有一位非常可怕的姐姐，實在不敢恭維。」我笑說。

我跟樂璇望向前方，在熙熙攘攘的機場當中，藝莉與戀音相對而立。

藝莉穿著配色簡約的便服，戀音穿著櫻花色的浴衣與紅色羽織。兩人面對面執起雙手，指間輕握著對方的掌心，說著我們聽不見的話，時而點頭，時而微笑。

「你說她們在說什麼？」樂璇問道。

「我也不知道，搞不好聽見也聽不懂。」我說。

現在藝莉與戀音跟我們說話的時候，都會說漢語，但兩人之間交談說的基本是日語。兩人地道的音節琅琅璫璫像風鈴的聲音，還是日語初學者的我，後來已完全聽不懂她們兩姊妹的對話了。

「唔.....如果我也有姐姐，或是妹妹，會怎樣呢？」樂璇說。

「我可不能想象世上還有另一位樂璇大神呀，」我說「不過多半又會成為我的後宮吧。呃呀。」

樂璇聽見便踩向我的腳，罵道：「哼，得意個什麼啦，你有那麼多女友，都是因為本小姐幫你穿針引線呢！！」

「是是是～」我抱了抱樂璇的肩頭「不愧是我的正室。」

「哼，知道就好啦！」樂璇孩子氣地揚起臉說。

「藝莉醬，戀音，時間差不多了！」

我姐喚著站在遠處的兩人，她們走向我們。戀音望向藝莉，似乎遲疑著想對我們說些什麼。藝莉點了點頭，推了推她的肩膀，戀音便上前說：

「各位，這次帶給你們那麼多麻煩，說了那麼多不得體的話，實在非常抱歉，祝各位一路順風，有機會請必務再來京都，妾身定必悉心安排。」

戀音向我們恭敬躬身，我姐卻豪邁上前拍拍戀音的肩頭：

「過去的事情就算了，以後我們來京都玩，都可以找妳吧。」

「當然可以，這包在妾身身上。」戀音欠身說。

我鄙夷地看著我姐，她眼裡已經充滿了金錢與名牌。搞不好她才是真正的京都毀滅者。

戀音又牽起藝莉的手，把她送到我們這邊來。戀音說：「那麼，就麻煩各位繼續照顧我這位妹妹了。」

「それでは（那麼）」藝莉來到我的身邊，對戀音說「またね（下次見）。」

「はい，またね（嗯，下次見）」戀音微笑著回答，然後望向我：「對了，客人先生.....或是，小果，可以借一步說幾句話嘛。」

我望向藝莉，藝莉就擺出「你就去嘛」的眼神。我便走上前，跟戀音來到一旁。

戀音在我面前交握雙手，款款微笑著說：「其實呢，妾身跟阿藝討論過跟你的關係。」

「跟我的關係？」我問道。

「那個，」戀音輕巧地說「你算是妾身的妹夫嘛，可是呢，我們之間又有過關係。」

我帶著有點進退兩難的語氣說：「這個.....首先，什麼妹夫不妹夫，老公不老公的，這都是我們之間的情話，小戀妳別那麼——」

「哦？」戀音突然睜起眼睛「你是準備要拋棄阿藝嘛，你果然是渣男嗎？」

「什麼『果然』？」我無辜地說「藝莉醬到底跟妳說了什麼？」

「妾身說笑的啦，你別在意。」戀音用衣抽掩起嘴，但如藝莉生氣時凌厲眼神一點也不像在說笑。她又說「那麼，關於我們之間的關係，你會.....介意嗎？還是因為阿藝的緣故，你想要先結束或是暫停？妾身拿不起主意是否該與你重新開始，阿藝她說，妾身來聽你的決定比較好。」

戀音說得有幾份隱晦，我認真想了想，才握起她仍然出奇冰冷的手說：「我當然不會介意重新開始呀，從頭到尾，就算小戀妳沒有借我施計，就算小戀妳不是藝莉醬的姐姐，我會做的還是一樣。」

戀音的眼神透過出幾份歉意，帶起委婉的微笑，雙手包覆我握住她的手，再一次向我鄭重點點頭。

「那麼，小果，妾身懇謝你的既往不咎，從現在起就有勞你對我們兩姊妹的關愛了，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請你多多關照）。」

我稍想了想學過的日文，也一樣對戀音行禮說：「こちらこそ、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彼此彼此，也請你多多關照）。」

「好啦，那麼妾身先留在京都，打點一下各種事情。妾身相信，我們很快就會再見。」戀音說。

「我也是，小戀，我非常期待下次跟妳再見。」

我與戀音再次相擁告別，然後我姐見我們道別得差不多了，便向樂璇打了個眼色，樂璇便振臂一呼：

「好！！體操隊要凱旋回歸了！藝莉醬！琪琪！澄澄！明明！！我們出發吧！！把金牌銀牌都拿給學生會去看吧！讓世人都對我們刮目相看吧！！！」

這是傳說中BBQ大結局嗎？

我們登機的時間已經到了，在戀音的揮手目送之下，我們推著行李往前，順便改成與我們同一班機離開的鹿儀，也尾隨我們向前走，一行人浩浩蕩蕩準備步入禁機。

「對了～老公！」走在最前的樂璇突然回頭說「打電話給靜蜓，告訴我們要大勝而歸吧！」

我依言拿出了電話，翻找出靜蜓的號碼，如果她有留意體育新聞的話，應該知道我們的比賽成績了，不過她的確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回去。

我按下撥號，把電話貼在耳邊，我以為會聽見撥號聲，可是——

『你所打的電話未有登記，請重新確認號碼再致電。』

咦？

我奇怪望向屏幕，的確是靜蜓的號碼，為什麼.....？

我再試了一次，還是同樣的語音。

我所儲存電話是空號，並沒有用戶使用。

「怎麼了嗎？」藝莉看見我臉上的異樣便問。

「嗯、有點奇怪.....靜蜓的電話是空號。」

「啊？」藝莉也訝異著「之前你們不是有打過嗎？」

「嗯.....」我只懂點頭「我與小璇有跟靜蜓聯絡過。可是.....」

「那麼奇怪.....？」藝莉也認真思考起來。

一個原來可以使用的電話，突然變成空號，只有一個可能。

原來的使用者已經捨棄了號碼，不打算再與登錄這個號碼的任何人聯絡。

「不要緊，」藝莉依舊體貼地安撫著我說「回去就知道了，靜蜓可能有自己的安排吧。」

無計可施之下，我便一如藝莉所說，打消了繼續致電靜蜓的念頭。

那位衣著樸實，平凡又不起眼，替我們打理著體育部與體操隊的女生——現在到底在做什麼呢？我懷著像飢餓感一樣的困惑，步進了禁區，準備離開這遠東的島國，回到我與樂璇的家鄉。

可是，我沒想到。

等待我們的，是即將解散的體育部——

以及我的死亡。

肆伍 | Αργοναύται | 阿爾戈琉泰 完

楔 | 之三

我非常深愛京都。

我並不崇日，不特別喜歡日式料理，不會排隊食一蘭，不想到日本工作，也不喜歡喧囂的大阪與擠擁的東京。

但無論任何時候，只要我從步出阪急地鐵，只要走在京都的大街小巷，我都有種發自內心的感動。

在這個城市裡，你能找到一千年前的古寺，昭和年間的料理，每年綻放的櫻花與楓葉，和服女孩與藝妓驚鴻一瞥的身影

還有僧侶、神社、繪馬、烏居、居酒屋、清水寺本殿舞台、逝者如斯的祇園白川。

但這個城市亦有健全的鐵路與巴士規劃、現代的咖啡館、裝潢簇新的購物商場。

京都的時間恍似是非線性的，而是一席圓桌的文化盛宴，展示著大和民族最優美與高貴的風景與氣質。

林夕在《約定》有歌詞：「凝住眼淚才敢細看」。當我十月中走到平安神宮前，看著眾多孩子在銀杏樹下嬉戲，午後的風吹過，那天的世界太美，真的，我凝住了眼眶的淚。

傳說京都人非常高傲，如果是真的我倒可以理解，因為京都人擁有的不是歷史名勝，而根本是歷史本身。

這一年我非常繁忙，作為非國際企業的員工，飛機竟然坐了五次，在東南亞各國間不斷穿梭。

台北、上海、新加坡、京都、吉隆坡 - - 每到一個異鄉，我都思考，一個城市最重要的到底是什麼？

是台妹嗎？還是上海妹？是美食還是小食？是繁華的夜景、還是帶著微笑的服務員？

回首我們生活的城市，曾經有過一百多年的獨特歷史，這裡有中西合璧的文化底蘊，這裡有世界首屈一指的效率與廉潔。

曾經在這個城市生活的人，每個人都充滿自信，相信有勞就有得，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保護身邊人有更好的生活。

從什麼時候開始，這些優越都變成了回憶，說起最好的時光，總是在以前？

不但如此，我們甚至開始放棄了希望，曾經抗爭過，曾經熱血街頭，最後只剩下了失望、無助與冷漠。

為什麼我們不能像故事中的戀音，千方百計重建曾經的榮譽？

為什麼我們不能為城市的一片景色而感動？為什麼我們提及土生土長的城市，再也無法驕傲？

記得我是從去前十一月開始寫作關於戀音的故事，至今差不多剛好一年。

整整一年過去了，加上我日常的工作，非常抱歉地說，京都篇的細節處理並不如我想象的好。

我原初一些的想法也不覺改變了，連帶故事中每個角色的伏線，我每晚都苦惱著故事要怎樣寫下去。

但我每一次都提醒自己，這是一個關於人物的故事。關於眾多的「女神們」。

尤其是戀音這個角色，戀音的所作所為不一定是正義，但我相信，如果每人能夠像戀音那樣愛著京都，世界說不定會更美好。

或許，我們的城市最缺乏的，正是戀音，以及戀音對故鄉的執著。

啊，京都篇終於完結了，實在非常漫長，不知道還有沒有多少讀者，但如果有的話，我誠懇地向您們道謝與感到歉意。

換下來將會是個故事的結局篇。

關於結局，我只能保證絕不會解散後宮。

但這個一個童話故事嗎？不，這是一個盡情啾啾的甜故嗎？也不是。（廣告：還有《詩懇》可供選擇）

故事的結局一開始就設想好了，甚至可以說因為有結局，才会有這個故事。

如不嫌棄的話，就請繼續觀看。

萬分感激。

柚木熱內盧
20161129

楔 | 之三 (2024)

楔 | 之三 (2024)

是次更新，「楔」的部份原沒打算改動或補充，但完成京都篇的修訂後，我覺得有必要交待幾件事。

一、京都篇的修訂比較大，是我預料之外，即使有看過舊版而有記憶的讀者，也請以新故事的眼光去看。

二、故事中「円和覺寺」是虛構地點，並不存在。另外，縱火是非常嚴重及危害他人的罪行，本故事因劇情而虛構，萬勿模仿。

三、京都篇不少原有的性愛情節於修訂過程中都被我刪去了，純粹出於更乎合故事氣氛及節奏所需，還望見諒。

四、戀音純為虛構人物，其身為京都人的設定及思想行為，皆屬杜撰，切勿對號入座。

感謝大家的閱讀、理解及支持
20240315

肆陸 | Ποσειδών | 波賽頓 α

肆陸 | Ποσειδών | 波賽頓

她拉起我的衣襟，揮手想將我推倒，強烈的怒意化為出乎意料之外的力度，令我失去平衡，往後跌了兩步。當我屈曲右腳，膝蓋未復元的腳患又發作了，強烈炎症產生了劇烈痛楚，我拖著左腳，想往後一步，扶住身後的圍欄穩住身體——

但我忘記了，這醫院的天台並沒有圍欄。

我右腳踏空，身體從醫院八樓的天台往外掉。

這一次我再沒那麼幸運，身後沒有恰巧出現的平台，直到著地之前，我的身體不會停止墜落。

我要死了？

原來電影、小說中都是騙人的，當死亡真正降臨，人不但不會有任何慌張或是恐懼，而變得非常純粹的冷靜，因為你知道這已經無法挽回，心的感覺會變得無比敏銳，瞬間感受到世界萬物的喜怒哀樂，不再糾纏人生的眾多悲歡離合。

剩下來的，是你最無法割捨的愛。

「小璇，要得奧運金牌喔。」

竟然是這句話呀。

我活了短短二十年的人生，遺言竟然是一句。

但也只有這樣，樂璇才會乖乖安份，拋開一切的愛恨，為了參加奧運而不再亂來。

我來不及看見樂璇的淚眼，也來不及對她最後一次微笑。

強烈的離心力衝擊著我的身體，把我看見的事物攪碎成無以名狀的輪廓，一種有別於黑夜的黑暗迅速籠罩著我，像要將我身體每一個部份都壓碎。我耳邊響起了空氣被切割的怪聲，我曾經生活在其中的世界，逐漸散落成無限微細的灰燼。

我身體裡的記憶也開始灰飛煙滅，在我的眼前像淚水般急速逃竄，從我的出生、我父母把我抱在懷裡、我姐跟我第一次打架、我上學了、我的初戀、第一次進入女生的身體、第一次分手——

然後，我遇見了她們。

如果世上有神，如果可以的話。

唯有關於她們的記憶，我希望可以至死不渝。

Ω

我已很久沒有看海了。

生活在城市裡，很容易就忘記了海洋的存在，忘記了海洋難以描述、深藍色的水面，像天空一樣無邊無際，彷彿延伸到世界盡頭那麼的廣闊。

如風的海潮聲，乘著海浪而來的海風。

「嗚嘩~~~~好舒服哦~~~~」

泚澄從馬路上看見海邊，便踏著鮮紅色的拖鞋細步跑向海邊，她身上穿著純白色的長紗裙在風中揚起，像一片飄動的陽光。

行人路邊都種了熱帶植物般的喬木，泚澄雙手靠在的石壁上，在樹幹之間探出頭去，定睛看著人工石崖下方的沙灘及海。她伸出頭，半個身子懸在半空，昂首呼吸著空氣中迎面而來的海腥味。我上前挽起她的腰間說：

「要掉下去了呀。」

「才不會呢。」泚澄回首微笑，金棕色的長髮拂著她的嘴唇。

我們從路邊上沿著斜路與樓梯往下走，步上海灘的瞬間，被太陽曬溫暖了的沙粒沾上了我們的腳丫與腳板。泚澄用拖鞋在沙面上大力踩了幾個足印，蹈起了幾陣輕沙，看著矇糊不定的鞋印，她便像孩子般淘氣地笑了：

「我真的好久沒有到了海邊了，哈哈哈哈，我們去玩水吧！！」

我在沙灘上找了個角落，將旅行肩包收在不起眼的雜草後，然後便被泚澄拉著手，衝到海邊，潮湧著的海水淹沒了我們的腳踝，泡滿了海水的軟泥像軟體生物般包圍著我們的腳邊。

「呵~~~~！！！」

泚澄挽起濕掉的裙擺，揮腿向我踢出水花，水花像碎裂的晶石般飛濺到我的身上，弄濕了我的短褲與T恤。

海邊除了我們之外，就只有好幾個遊人，看衣著都是附近的居民。始終這個海灘比較偏僻，要轉兩三次車才到，加上現在還是春季，天氣悶熱但不炎熱，又不是假日，沒有多少人會想要到沙灘吧。

當我看見泚澄那少見充滿童真的臉，又覺得這些都不重要了，我揮起腳，大力踢向水面，一大蓬水花撲向泚澄。

「哎呀！！！！」

泚澄笑著想閃開，卻躲避不及，白紗裙濕了大片。她接連反擊了好幾次，但她的細腿往我踢來的水花實在毫無威脅性，然後她便挽起背上的長髮，扭出過多的海水，她看了看身上的長裙，發現都已

經濕了一大片，身上預先穿上比基尼都已經若隱若現了。

「都濕透啦，還是脫掉好了。」訖澄說。

說著訖澄便彎下身執起裙擺，像翻動卷簾般捲起長裙，從肩上將捲成甜甜圈般的長裙脫下來，連同一對拖鞋一起交給我。她身上穿著白色的比堅尼，布料的邊緣有鮮紅色的針織襪線，兩片三角半承托出漂亮流麗的胸型，細腰長腿都上沾了水光，雖然膚色不可能比布料更白，但在春日的陽光下，訖澄白嫩的皮膚，還是綺麗得似是晶瑩剔透。

「好看嗎？」訖澄展示著她身上的比堅尼。

「非常好看，」我反問「不是說要裸泳嗎？」

「才不要，」訖澄取下手腕的橡膠圈，將長髮綁成方便游泳的雙馬尾「光禿禿在海裡游來游去，不就像被丟進海裡的垃圾一樣嗎？」

雖然訖澄早就說過不喜歡裸泳，但我還是再次思考著她的比喻。

「你不游嗎？」訖澄綁好頭髮，已準備好在海裡一展身手。

「不了，我泳術沒那麼好，也未在海裡游過，」我回答說「我在旁邊顧東西就好了。」

「是嗎？那我去了。」

訖澄甩動著手腳，稍為做了熱身運動，跟我輕輕親吻過後，便轉頭投身到海水裡去，用自由式划動起來。

今天海浪不急，春風徐來，訖澄沒幾下便順游到海灣中心。整個海平面像一片柔順的絨布，訖澄遠看像一根白色的縫衣針，裁開了這美麗的布匹，遺下一痕白沫。

我回到沙灘上坐下來，在沙灘上鋪了竹席，從肩包中拿出訖澄抹身用的毛巾，也清理了自己腳上的泥沙。我望著訖澄在海水暢泳的身影，也許是距離感所產生的錯覺，她游得比在學校泳池裡更快了。

無所事事的我从背包中拿出罐裝啤酒，拉開拉環喝了起來，因為不是剛冷好的，所以喝起來有點溫暖，但在悶熱的春天裡，一口啤酒還是能夠清除身心的鬱悶。藍天積蓄了不少白雲，間或透露著陽光，落在海面上閃成點點的粼光。

上一次看海是什麼時候呢？我真的已經忘記了。

我記得有好幾次，我跟樂璇、藝莉好像說好了要大伙到海邊去玩，可是最後還是因為各種事情而沒有成真，近日又要處理奧委的事情，大學的學業也不能放著不管，要全員集結的機會就渺茫了。

倒是上禮拜，訖澄說想我陪她一天——其實我隨時都可以陪她一整天，她這樣說反而顯我冷落她了——我問她要去哪裡，她想了想，便說：去海邊吧。

我們選了一個人跡罕至的小海灣，這裡甚至沒有救生員，附近也只有老舊的渡假屋。訖澄預先穿

好了比堅尼，像久未放風的小孩，從出發到車上到來到海灘，都像重獲自由那麼興奮。

在世青賽當中，泚澄雖然只是湊湊人數的預備軍，但她大概也會有壓力吧。而且，我們認識雖然不算久，但只有我倆私下約會的日子，實在少之又少。啊，開後宮就是有這種煩惱。

我望向海面，泚澄已從自由式換成了背泳，她宛若睡著了一樣躺在海面上，雙臂划動著海水，閉上了雙眼，她一定幻想著自己與整個海洋都融為一體了吧。

上湧的酒精催谷出我舟車勞頓後的疲憊，帶著睡意地的我在草席上躺下來，閉上眼睛，天空在我的眼縫縮成了一道小裂縫。我用手臂墊著頭，聽著海潮聲，睡著了——

——我好像做了個夢，夢見了她們。

——夢見了在各個時空之下，那經過我人生的她們。

——啦啦隊一躍而起在體操場上落地、老榕樹掛著藍色的星空變成一株壯麗的聖誕樹、在櫻花色的海岸綻開的日式燈籠、燃燒的白色的天空.....

——喂、小果.....

「喂喂，起床啦，你怎麼睡著了，如果我溺水了，要等你來救我呀。」

有人搖晃著我的身體，我發出深沉的呼息，驅散身體中的睡意，睜了睜迷矇的雙眼。我先是看見一對修長的美腿，滿身濕透的泚澄站在我身邊，用毛巾抹乾腰上的水份，然後使用毛巾把自己包裹起來，屈膝坐在我身邊。

「我餓了哦。」泚澄搖了搖我的肩膀。

「是是是～」

我應答著，從肩包中拿出預備好的麵包三文治與冷盤食物。我用叉子戳起了香腸，遞到泚澄嘴邊，她張開嘴咬去，嘴嚼起來，吞嚥以後，便又向我「啊——」地張開嘴。我便一邊喂她食物，一邊自己也開進食起來。

「如果我跟小璇一起掉進水裡，你會救誰？」泚澄咬著手中的三文治。

「妳也會問這種老掉牙的問題呀，」我笑說「當然是小璇把妳救起來呀，她泳術比我好太多了。」

「說的也是，小璇是我碰過泳隊以外，最會游泳的人」泚澄抹了抹嘴角的芝士醬「那麼，如果是我跟藝莉醬一起掉進水裡呢？」

「妳要每個都問一遍嗎？」我失笑說「不過.....藝莉醬泳術好像不太好？搞不好要靠妳去救她。」

「怎麼這樣，」泚澄氣著用拳頭推了推我的身體「你就不會回答『先救你嗎』？」

「我一定會救澄澄的。」我說「雖然我知道妳從未遇溺過。」

「真是的～」沚澄吃完了三文治，喝起了瓶裝綠茶「如果你就只有我一個女友，看你還敢不敢這種態度。」

我聽見這句話，倒是令不自覺深思起來。

如果只有沚澄、如果只有藝莉、如果只有森琪、如果只有絲明、如果只有鹿儀、如果只有雨薇、如果只有戀音、如果只有伶馨——

我的人生又會怎樣？

「小果，」沚澄手裡握著綠茶，靠在我的肩頭上「我跟你說一件事。」

「怎麼了？」我抱起了她披著毛巾的肩頭，撥去她耳朵上的海沙。

「阿軒前陣子有來找我，」沚澄低著頭說「他說，想跟我重新在一起。」

肆陸 | Ποσειδών | 波賽頓 β

當訖澄這樣說的時候，我眼前的海洋仍然疊泛著無數的波浪，風聲依舊，只是午後的雲層有點變厚了，陽光稍轉鄒溫和，吹拂著我與訖澄髮絲的海風送來寒意。

世界紋風不動，我嘗試感受訖澄臉頰傳到我的肩膀上的體溫。

「抱歉呢小果，」訖澄繼續說「阿軒並不知道我們的事情，我也沒有跟任何人說過……」

「不，」我拍了拍訖澄的肩頭「我理解的。」

訖澄不過是一位平凡的女生，她要如何跟其他人說起，分手以後竟然成為一個男人的後宮，而且她只是眾多女友的其中一位。

「所以，阿軒還以為我跟他分手以後，一直維持單身。」

我回想起那天在聖誕舞會裡，跟訖澄翩翩起舞的畫面。她那一套優美奪目的深藍色長裙，還有俐落流暢的舞步。就是在那種衣香鬢影，浪漫華麗的氣氛之下，我對訖澄告白了，而她也答應了。聖誕節果然比排卵期更危險。

我望向訖澄的臉，她是典型的正統派美女，甚至比藝莉更有說服力，毫無膩肉與稚氣的尖細臉孔，直挺白皙的鼻樑，那隱約淡灰色的雙眼，加上她高挑勻稱的身材，別說是空姐，就算是要成平面模特兒也絕對恰如其份。

「要你身處在這種關係當中，」我在她耳邊說「實在是委屈妳了。」

「呵呵，」訖澄聞言望看我笑了「請問你這是在退縮嗎？後悔將我追到手了？」

「不是，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我急忙否認「只是，只要澄澄你願意，你隨時可以尋找更好的關係。也許，至少是一段可以宣之於口的關係，而不是像我們這樣……」

訖澄聽著沒有說話，她放下了手中的綠茶，雙手抱著曲起的雙腳，無言地看著眼前的海。我放開了抱住了她膝蓋上的手，轉而想握起她的手，但不發一言的她，卻不覺令我有點遲疑——或許用訖澄的話，叫「退縮」。

訖澄至今並不知情，預賽那天阿軒發現她偷跑出來比賽，是因為樂璇故意打通訖澄的電話。我與訖澄能有今天這一步，阿軒會與訖澄分開，都是因為樂璇。

但我還是執起訖澄的手了，仍然沾著海水的手很溫暖。

訖澄對我嫣然一笑，用空著的手摟住飄舞的髮絲說：「其實跟體操隊一起真的很有趣呢。」

「是嗎？真榮幸。」我回答。

「真的，」訖澄點頭說「從一開始覺得你們莫名奇妙，然後有點想忤逆阿軒，所以一直參與在內，到經歷各種各樣的事情，怎麼說呢？你們遇到再奇怪的事情也認真去做，回想起來真的很了不起，

尤其是小璇、藝莉醬、琪琪。有時候我想，我能否像她們那樣呢？不過應該不行吧，如果面對戀音的是我，我說不定早就跪地求饒了。」

「可是，」我緊握著她的手說「就因為澄澄預賽跳馬的成績，我們才能得到學生會的世青賽資助；那時候與鹿儀的對決當中，也因為妳的援兵我們才能反敗為勝；還有在Maple Speed當中，妳也有幫助過我們，澄澄妳也很厲害呀。」

「你在稱讚我嗎？」泚澄雙眼帶著笑意的眨著「呵呵，我很久沒有因為學業以外被稱讚過了，尤其是跟阿軒一起以後，全部事情都得偷偷摸摸地做，嘿嘿，原來這樣被稱讚真的會挺開心呢。」

泚澄笑靨如花地莞爾著，我摸了摸她開始乾燥的長髮，海水蒸發以後令頭髮變得粗糙。

泚澄在預賽中意外得到世青賽的資格，從那時候起她就一直跟體操隊一起行動，雖然體操不是她的首選，但她也願意到京都參賽。

現在比賽已經結束了，她並不出眾的表現，則無法像樂璇、藝莉與森琪一樣在體操路上繼續走下去。

「澄澄，」我問道「妳還想留在體操隊裡嗎？」

「你想呢？」泚澄直視著我，微笑著問「你想我留下來嗎？」

我用掌心輕撫起泚澄的腮頰，用姆指抹去她眼角下的小鹽粒。她安靜的呼吸著吹到我的掌緣上，我的手滑向她的後頸，抬前她的嘴唇，吻下去。

泚澄的唇上有海水的咸味，陽光與風的氣息。她的吻依舊那麼穩重，在我嘴裡柔柔打轉的舌頭像要仔細品嚐我倆之間的空氣，薄薄的嘴唇一次又一次擦拭著我的嘴角，我的手從她手落到她的背上，輕撫著她的背項。

我們愈吻愈急，泚澄的嘴腔都濕潤了，與鼻頭的呼息一樣昇起了暖意。我抱緊泚澄的腰，想將她的身體抱到我的大腿上，她卻用手臂止住了我的舉動。

「哎……」泚澄抹了抹嘴角，雙頰兩片淡淡的潮紅「我想再去游一回，難得來到海邊嘛。」

「好呀。那我準備一下過夜的東西。」我說。

泚澄帶著淡然的微笑，站起來將毛巾交給我，抹了抹身上的沙粒，便迎向風海，再次走到岸邊，沉進水中，然後乘著海浪一路傲遊。整個海面只有她一人，她優美的泳姿像是統馭了這個海域的海神。

Ω

日落的時候，海面會呈現出另一種色澤。

如果說平常的海面是深藍色的液體，那當夕陽照耀，海水便像凝固了，一片碧綠色的琥珀折射著出暖黃色的晚霞，盪漾靜歛的水面恍若一塊天然瑰麗的寶石。

「好漂亮。」訖澄穿上了黑色的防風運動外套，與我並肩站在海邊。

海平線的盡頭是融化了天空的落日，間或有礁石似的海島，午後的密雲褪去了，夕日的餘暉染紅了整片天空，恍若是席捲而來的鮮橘色的風。

「我還打算欣賞妳在夕陽下暢泳的身影呢。」我對訖澄說。

「那會破壞這海面的，」訖澄說「而且這樣美麗的風景我要親眼去看。」

然後，我們便默默地看著夕陽，直到漫天蒼藍。

「好啦~~~~」訖澄滿足地伸了個懶腰「晚餐要吃什麼呢？」

「我早就準備好了。」我回答。

我牽起訖澄的手來到海灘上一個遠離行人路，而且不起眼的角落，那裡已搭起一個兩人用的深藍色防風帳篷，帳篷前燃起了一個簡單的營火，燃料是我剛才檢來的乾木，火焰熊熊地焚燒著，不時發出啪咧啪咧的聲響。

訖澄笑了一聲說：「這邊真的可以起火嗎？不會有警察把我們抓走吧？」

「如果真的不行再說啦。」我揮手道。

我們在帳篷旁邊坐下來，我把肩袋裡的食物都拿出，而訖澄則將雙掌伸到火前烘起來，用充滿童真的語氣道：

「好溫暖呀，好想把泳褲也脫下來放上去烘一烘。」

「可以呀，要不要我幫忙？」我馬上說。

「去死啦色鬼~」訖澄用手臂撞向我「快準備食物。」

「是是是~」

除了剛才吃剩的香腸、火腿、面包等等的食物外，我還另外拿出盒中的雞翼、薄豬扒、切好的牛柳粒等香菇等燒烤用的食品。我拿起一把長木籤，將其中一枝交給訖澄，訖澄先串起了牛柳粒，伸到火裡烘起來。

「準備得蠻周到的嘛。」訖澄期待地看著逐漸烤熟的牛肉。

「肉類方面是藝莉醬準備的.....」

「加油好嗎小果。」訖澄擠出冷眼。

燒烤其實是一種很麻煩煮食方式，需要不斷添加柴火，又需要注意食物的生熟程度，不能烤得太焦黑，人手不足的話，一次能烤熟的食物也有限。我與訖澄就像剛學會生火的原始人一樣，在開始變

冷的海邊，用各種現成烤熟的食物餵飽自己。

「嗚嗚～」泚澄喝了一口罐裝啤酒「飽了。」

因為我早知道泚澄的食量不大，並沒有準備太多食物，份量可謂剛剛好。入夜以後的海邊充滿了寒意，我們都不自覺挪前身體靠近暖烘烘的營火，我拿起大毛巾披在我倆身上，熒亮不定的火照得泚澄的臉影影綽綽。

她喝了好一些啤酒，臉色變得紅彤彤的，我依舊握起了她的手，寂靜的海岸漆黑得令人生怯，想起了下午的對話。我便說：

「澄澄，留下來吧。」

泚澄聽見了，便放了啤酒罐，雙手挽住了我的手臂，像眼睜似的靠在我的肩上。她說：

「想聽我跟阿軒的事情嗎？」

「可以呀。」雖然我對另一個男人不會感興趣。

「首先，阿軒這人，」泚澄挽起嘴角說「他真的很帥，比小果你帥多了。」

肆陸 | Ποσειδών | 波賽頓 γ

我努力在腦海中回想起阿軒的外貌，最後一次看到他是什麼時候了？好像正是世青賽的資格賽，他跟泚澄鬧翻了要分手的那一天，已是好幾個月之前的事情，我勉強只記得他頗為英俊，打扮入時，是年輕女生絕對會喜歡的那種男生。

「雖然小果你長得算不錯，」泚澄看著我的臉，水潤的嘴唇上反射著火光「但跟阿軒，還是差了那麼一點，他就是帥呀。」

泚澄說著又回頭望向營火，似乎在燃亮的空氣裡，能重新看透過去。

「我跟他是在前年的學生活動上認識，非常無聊的分組活動，但那時候剛進大學的我，便什麼都想試試，便跟朋友去了。在一堆男生當中，我一眼就看見他了，後來我們就互相攀談認識，他是我喜歡的型，從一開始我就很確定。」

剛進大學的泚澄是什麼模樣的呢？已經是金色長髮了嗎？

「我這不知道這是否就是『倒追』，但我對自己的外表還是頗有信心的，所以我們很快就在一起了。一開始當然很甜蜜，他也表現出喜歡我的態度，可是，當我後來試著參加不同的活動時，他就有點微言了。」

泚澄仍然握著我的手，語氣如常，就像中世紀的冒險者，在札營時說著家鄉的老故事。

「我的中學是沉悶的升學學校，每個學生都努力唸書，談戀愛都偷偷進行。進了大學，除了真正自由的戀愛，我倒想嘗試更多難得的事情，像瓷藝啦，箭道啦，話劇啦，不過，就像我後來跟你們說的，阿軒漸漸明言不喜歡我總是拋頭露面，尤其是經常要比賽或表演的那些活動，他都非常反對。」

泚澄的頭髮已經乾透了，微微乾燥卻尚且柔順的長髮壓在我的肩上。

「開始我也不太在意，偷偷瞞著他去做，後來有一次我跳水的時候弄傷了，得了跟腱炎，他以健康為由，就說以後除了跳水以外，禁止我去參加其他活動。」

泚澄得到跟腱炎加入體操隊之前的事情，在Maple Speed的時候因受傷而惡化，泚澄甚至躺了幾天醫院，我說：

「其實我也可以理解阿軒，即使是小璇也好，如果她每天跑去參加不同的活動，認識不同的人，我也會感到不安吧。」

「可是我們女生不是這樣吧。」泚澄微笑說「有幾次我認真問他為什麼？為什麼他把我管得那麼嚴？他都是說因為愛我，因為我是他的女朋友。呵呵，說起來有點蠢，那時候他每一次說『我愛妳』，我心就軟了。他說什麼都好。」

泚澄抬頭看著夜空，因為火光的關係，我們無法看見夜裡的星星。

「阿軒其實是個很好很好的男友，每次我受傷的時候，都是他在看顧我，他幾乎丟下了一切，一個人傾盡心力去照料我。那時候我甚至想，似乎偶爾受傷好像也不錯.....所以最初分手的時候，我真

的很心痛，為什麼會這樣。」

我當然記得。泚澄曾在樹林中抱著我，哭得呼天搶地。

「上禮拜，我下課後看見他在教室門外等我，」泚澄說「他說有些話想跟我說，顯得很禮貌，我便跟他到咖啡館。他對我致歉，以前那樣對我是太自我中心，他說他還喜歡我，想跟我重新在一起，這一次他會容許我參加不同活動了。他甚至跟我說，他有留意體育新聞的報導，知道我參加了京都的世青賽。」

「那妳呢？」我問道「妳怎麼說了？」

「我哦，唔.....」泚澄拿起啤酒喝了一口「突然看到他，他又這樣說，心裡便有點七上八下，每個女生也會吧。我說要他先回去，也說了下次就不要這樣等我了，要找我就用電話——不過離開之前，他突然握起了我的手，說了.....」

泚澄說著突然打斷，喉間微微地顫動，我緊握著她的手，她便抬起頭，看著我說：

「『我愛你』。」

泚澄說完便嘆了口氣，雙眼幽微地泛起了哀傷：「他這樣說完，我才發現自己真的再沒有以前的那種感覺，因為是我喜歡阿軒在先，是我一直在愛他，每次得到他的回應，我都真的戀愛了，真真正正的戀愛了。可是現在.....為什麼呢？是感覺過去了嗎？還是太多事情改變了什麼？還是他曾經讓我難過，所以我無法再一次愛他了呢？那種感覺.....唔.....」

「澄澄，」我放開泚澄的手，攬緊泚澄的腰，打斷了她的沉思「**我愛你。**」

泚澄聽著便微略低下了頭，淡紅色嘴唇上勾勒的微笑是那麼的美麗，彷彿散發出新鮮麵包的奶油香，雙眼低垂得那麼的卑微，又那麼的竊喜，她靠近我的胸前，將臉孔靠在我的頸間，低聲說：

「對了，就是這樣感覺。」

我看著泚澄，心跳久違地加速著，我撥開她臉旁的長髮，吻在她的唇上，然後分開，又吻了一次。我堅定地說：

「雖然我真沒有那麼帥，但我會更用心地照顧妳。真的。」

「我要的其實比較簡單呢，反正還有各種事情想試試看，」泚澄坦承地說「你像像這樣偶爾陪陪我，陪我說笑話，然後給我喜歡就好了，」

「那很簡單呀，比她們簡單多了。」我雙手抱向泚澄的脇下，抬起她的身子。

「對了，小果，」泚澄也順從跨坐到我的身上，纖瘦的十指按著我的肩膀「還有一件事。」

「嗯？」

「預賽那天，令阿軒發現我偷偷去了比賽的那通電話.....」泚澄用指尖撫著我的臉說「是小璇嗎？」

「這、這一——」我胸口像突然涼了半截，就像每一個被拆穿了的說謊者。

「我只是猜猜看啊。」訥澄咧嘴笑了「我一直覺得奇怪，怎麼會那麼湊巧。」

「呃，這一點，就是.....我也.....」

我要裝傻嗎？還是要直接反駁？

但訥澄的吻終止了我的徬徨。

「沒關係，反正那時候，如果我留在體操隊裡，我早晚就會跟阿軒分手，可是，如果真的是小璇，」訥澄輕吻著我的嘴角「小璇真的很幸福呢。你坦護了她那麼久，又一直帶著內疚照顧著體操隊裡的我，去滿足小璇的意願.....我可以變得像小璇那麼幸福嗎？」

聽見訥澄這樣說，我反而心頭一緊：「當然可以呀，一定可以的。」

「知道了啦，」訥澄美滿地微笑「你知道嗎，你有一個部份比阿軒優勝太多，而且澄澄我非常喜歡。」

「什麼？」我好奇地問。

訥澄拉開風衣的拉鍊，露出穿著比堅尼的身體，雙手抱著我的頸間，性感溫熱的身軀緊貼向我，如同下午那樣跟我深深地舌吻，然後忽爾咬了咬我的下唇，腿間的柔軟處似有還無地磨擦著我的下身說：

「這裡。」

螢火在訥澄身後閃爍，她背光的臉上是一對流溢著愛意與性慾的雙眼。我感到短褲裡下身帶著痕癢感昇起了，我脫掉訥澄的風衣，親向她微咸的頸間，一點點地吻到她的鎖骨處。我的雙手不自覺在她身上遊走，愛撫著她柔軟的美乳、捏搓著充滿彈性的臀部。

「嗯.....小果.....呼.....唔.....啊.....嗯唔~~」

我愛不釋手地撫掠她那盤在我腰間的長腿，訥澄擁抱著我，用喉間受用地輕呼著，然後我解開她比堅尼的肩帶，握起一對執手可握的雪丘，用掌心細握著，再低頭將鮮棗色的乳尖吻在嘴裡吸啜，輕咬著軟綿綿的乳暈。

「丫——哎.....唔~呀.....啊嗯呀~小果，那個.....」

訥澄在乳蒂的刺激下更清脆的呻吟了，下身更用力地磨擦著我的褲檔，比堅尼三角布傳來暖暖的濕氣，她撫著我的臉，叫喚著我。我便抬起頭，跟她交換著香涎，然後她呼著氣說：「小穴已經濕了呢，粘粘的好不舒服，幫我脫掉。」

「是是是~」

我應答著，訥澄便分跪著兩腿，雙手撐著我的肩膀抬起下半身。我解開她腰間的白色綁帶，她的

比堅尼泳褲便像一片剪紙般落下了，我探手進去她的腰間，細撫著她修剪整齊、短短而水濕的陰毛，指尖無聲從外陰滑進她的私處裡，在沾滿的愛液肉壁上地按摩著。

「啊丫——呃丫～呃呀……嗯呀……！」我吻著泚澄軟膩的乳側，指尖在陰道裡搔撥，除了她嘴裡的嬌喘外，她的身體裡沒幾下便傳來咕嚕咕嚕的水聲，穴肉散發出濃濃的滾熱。她略帶頓挫地喘息著，再次輕拍我的肩頭說：「小果……嗯……不要弄了啦。」

「怎麼了？」

「想要了……」泚澄又咬了咬我的嘴角，羞著道「……我要在下面。」

「好的好的。」我欣然抱起泚澄全身赤裸的身體，然後溫柔地將她放在沙灘的竹席上平躺下來「泚澄好會享受呢。」

「這樣真的比較舒服嘛，」泚澄枕在我的肩包上，營火的倒影在她眼裡恍惚飄渺「我喜歡躺著，然後讓你慢慢一點一點的做嘛……」

晃動的火色染亮了泚澄皎潔的胴體，身後傳來的海潮聲夾雜了柴木的煙灰味，她的身體好像散發出最原始的體香。我脫下褲子跪著，抱起一雙羊脂美腿搭在我的肩上，泚澄充滿柔軟感的下身翻出暗紅色的私處。我勃起得非常得完美，俐落地進入了泚澄的性器裡。

「啊——」泚澄鬨眉尖叫，腰間不覺抬起「丫丫嗯～嗯呀」

我雙手握緊泚澄的雙腿，下身深沉有致——用泚澄的話，叫『慢慢一點一點』的抽送著，用漲硬的肉莖摩擦著肉腔，而每當我確實地插入，她的小美穴便呼應著顫動，緊窄的觸感令我的下體非常快慰。

「唔、哈呼……小果、好舒服啊～嗯呀嗯、再深一點、啊！」

我吻著她性感的小腿，掌握我下身的節奏，碰撞著泚澄淌滿淫液的小穴。她舒適溫暖的蜜洞令我的馬眼開始發癢，剛好泚澄要我更深入，我便將下盤放前壓，一根陽具頂得更深了，泚澄張嘴浪叫，叫聲與浪濤聲交響共鳴。

「啊丫哎呀、碰到了啦最裡面、丫丫嗯、這樣、呀丫丫」

我握起泚澄充滿彈性的大腿，張開她雙腿，兩片陰唇隨著掰開，我盡量放輕力道將小莖戳到最深處，用那嬌小的花心舒服著龜頭的腫脹。我運起腰間打轉，全方位刺激著泚澄的腔壁，讓愛液汨汨洩出，再一次抽送的時候，泚澄已滿臉滿潮紅。

「丫呃……那裡——丫啊——嗯唔——啊丫丫丫！！！」

泚澄雙眼輕閉，小嘴唇無助地嬌嚷，包覆著我的淫肉猛然驟緊，花心輕柔地收縮著，先是洩了一輪豐沛的淫水，然後小尿孔也抖動著噴灑了幾縷水花，比我先一步高潮了。我放下泚澄的雙腿，俯身擁吻著的泚澄，她羞澀地說：

「嗚……一定是剛才啤酒喝太多了，你知道我平常沒那麼快的……你還未想射嗎？」

「因為澄澄叫我慢慢做嘛，所以，我才剛開始呢。」我如實回答。

「是嗎？」泚澄淺笑著抿了抿嘴唇「那麼小果.....你先坐起來。」

泚澄拍了拍我的屁股，示意我離開她的身體。我便在席上盤坐起來，泚澄撐起身跪在我正前方，先是傾出身子，主動地抱著我索吻，然後一張滑潤的嘴唇，便彎腰落到我的腿間，她親了親我沾滿了愛液，亮晶晶得像塗滿蜜糖的硬物，便抹起長髮開始細嚐。

「唔.....啜——啾、啾.....嗯、唔.....唧.....」

我跟泚澄約好了，最少也要每五天才能做一次，使得每次親熱時總有點規規矩矩，她又喜歡慢節奏的方式，所以她比較少會幫我用口。但泚澄的口技其實很細膩，吸啜與舐吻的力度也恰到好處，輕而易舉都讓我龐然勃動，充滿了爆發前的燙癢。

「嘻、」她放開了雙唇，微笑的嘴尖抵碰我的前端「好喜歡，不論是這個還是小果，也好喜歡...唔.....咻——」

泚澄再次吸納了我的半身，前後顫弄，嘴腔細緻地挑逗著我的龜頭，帶來令人悅愉的強烈快感。我在她的嘴裡無法自制地抽搐，直到我覺得差不多了，便讓她放開嘴巴，然後抱著她再次倒在席上，她也自行張開雙腿，勾在我的腰間，令我再次回歸到她的身體裡。

「啊.....唔.....小果、嗯你有帶避孕藥吧？嗯、唔.....」

泚澄一邊抱著我舒爽地叫喚，一邊在我耳邊提醒，我也舐著她的臉旁回答：「當然有呀。」泚澄聽見了，便放心地緊抱著我，腰間蓄意地扭動起來，讓我插入得更為如魚得水，她的肉腔也再一次痙攣著：「那你射進來——啊~嗯澄澄想要喔.....嗯呀啊.....射進來啊」

我運起下身的力度，緊抱著泚澄的肉體，猛烈地抽插著她滾熱的淫肉，射精前的昏暈感讓我全身滲汗，營火的火舌好像燒灼著我們相撞的下身。我用帶著刺痛感的龜頭擠向泚澄的深處，戳插著她的嬌蕊，聽著她心甘情願而悅耳的叫床聲，直到快感的臨界，便壓在最深處射精了。

「啊——啊呀——!!! 咿咿——呃呀!!!」

精液湧進了泚澄的花心，她緊繃著全身，兩頰滾紅，雙眼緊閉，喉間飢渴似的嚙動，再一次呼喚出高潮的哀號，勾在腰上的美腿觸電似的發抖，私處又再洩了不少潮水。

「唔、呼.....」泚澄的高潮維持了好幾秒才結束，她張開滿足的雙眼，雙腿軟軟的攤下來，在我的懷裡喘聲著。她抱著我，埋進我的胸膛裡「你這一點真的很對我的胃口呢.....好棒。」

我拿起丟在一旁的大毛巾披在我們身上，往開始微弱的柴火添了點新木頭，撫著泚澄泛汗的長髮說：「如果她們有澄澄妳這麼坦率就好了。」

「少來，」泚澄敲著我的胸口「那你就不要跟她們做呀。」

「呃，這個嘛.....」我莫名地語塞。

我與泚澄在毛巾裡相擁著，直到體溫逐漸冷卻，海潮聲開始掩蓋我們的呼吸與心跳。

「你還醒著嗎？」泚澄帶著睡意說。

「嗯，妳先睡吧。」我輕撫著泚澄的髮絲「等一下我抱妳回帳篷裡。」

「小果……」泚澄的聲線讓我想起了美夢「你會離開我嗎？像阿軒一樣……」

我輕吻泚澄的額頭說：「我不擔保我們不會爭吵，不會鬥嘴，可是，我覺得妳這一次跑不掉了。」

「真的嗎？」泚澄的聲線與夜風融成一體，吹進我耳裡。

「澄澄，我們至少會每五天見一次面吧。」

「好呀。」泚澄在夢的邊緣笑了「我等你。」

肆陸 | Ποσειδών | 波賽頓 完

肆柒 | στία | 克絲蒂雅 α

肆柒 | στία | 克絲蒂雅

☆ ~ Puella Magi Macaron Magica ~ 魔法少女馬卡龍☆

Ouvre les yeux et regarde le ciel, C'est le soleil.
張開雙眼望向晴空 烈日之下

Fermant les yeux reste l'obscurité, le courage perdu
閉上眼睛卻始終是黑暗 失去的勇氣

Pourquoi sur cette terre nous nous levons, Pourquoi controns-nous au vent
我們為何站在大地上 為何抬頭迎向風

LALALA BLABLABLA OUOUOULALALA
啦啦啦 啲啲啲嗚嗚嗚啦啦啦

Chantez ! Les filles innocentes !
歌唱吧 無知的少女

Marchez ! Avant d'être engourdies! Sentant l'amour avec le triste.
前進吧 在麻木之前 懷著愛意感受悲痛

La réalité sans magie, Le monde sans enchantment
沒有魔法的現實 沒有真心的世界

L'obscurité ne peut pas allumer, même si priez néanmoins encore perdant,
儘管祈禱也只會失去更多 陽光照不透的絕望

Les oiseaux volant qui blagent aux gens
空中飛翔的鳥 蔑視著卑微的人群

LALALA BLABLABLA OUOUOULALALA
啦啦啦 · 啲啲啲嗚嗚嗚啦啦啦

Chantez ! Les filles innocentes !
歌唱吧 無知的少女

Marchez ! Avant d'être engourdies! Sentant l'amour avec le triste.
前進吧 在麻木之前 懷著愛意感受悲痛

Pleurez ! Nuirez ! Avant d'être vieillies, les coeurs toujours des jeunes filles
哭吧 痛吧 在老去之前 少女們依然不變的真心

LALALA BLABLABLA OUOUOULALALA

啦啦啦·啾啾啾嗚嗚嗚啦啦啦

森琪目不轉睛地看著屏幕上的動畫，眼球上反映著絢爛的光影，嘴裡像唸唸有詞，雖然因為周末商場裡太吵鬧，我聽不見她的聲音，但我知道，她一定是跟著旋律唱起來了。

「Pleurez ~ Nuirez ~ Avant d'être vieilles ~」
(哭吧 痛吧 在老去之前)

如果詢問我的意見，《魔法少女馬卡龍》作為對象年齡十二歲以下的動畫，主題曲實在太過晦澀。

雖然旋律方面是典型的「動畫主題曲式」，編曲屬於套路，旋律也明快而易記，但即使配上了字幕，歌詞裡什麼「老去」「受傷」「無知的少女」的用詞，卻始終令人懷疑，這是否真的是孩子看的故事.....

「Les coeurs toujours des jeunes filles ~」
(少女們依然不變的真心)

森琪用著魔似的語氣，唱出了主題曲最後的一句，還意猶未盡的跟著旋律啦啦啦啦的哼了起來。我決定提出那埋藏了半天的問題：「這首歌到底是什麼語言？」

森琪盡情地享受完主題曲，抬頭瞧了我一眼回答：「法文呀。」

「為什麼是日本的動畫，卻要配上法文歌詞.....」

我無法不吐槽著說，但這也好像已經是慣用的手法了，就像這動畫的名字，也是古奧的拉丁文(Latin)。

「好啦，那麼接下來、要去.....」森琪擺動著腰間，放鬆剛才因為主題曲而全情投入的身心「嗚欸！？！？那、那是新出的魔法卡片嗎？小果！！別站著啦！！快跟我來！！」

森琪兩眼發亮，牽著我的手，把我拖向了自動卡片販賣機前。

在機器前方，已有幾個女小學生在排隊，身為24歲少女的森琪，卻若無其事跟在眾多未發育的孩子身後。

我望向卡片販賣機的頂端，那裡同樣有著《魔法少女馬卡龍~玫瑰花開之前~》動畫劇場電影的橫幅海報。

半小時前，我才剛離開放映這部電影的電影院。

所以我知道，這個動畫電影長達2小時。

劇情是說，三位魔法少女捨棄了魔法力量，準備以常人的身份重新生活，但升讀中學之前，危機又來臨了，而危機是——

我不知道。

因為看到那裡，我就睡著了。

完完全全的睡死了。

我睡得非常熟，還好在電影結束前有醒來，來得及看見三位魔法少女，合力解除了末世危機，也來得及沒讓森琪發現，其實我早就昏睡過去。

而電影結束後，她還是拉著我去專賣店，站在主題曲的動畫宣傳片前，又再聽了一次那莫名奇妙的主題曲。

今天陪森琪出來之前，我早就做好準備，在網絡上閱讀了《魔法少女馬卡龍》的背景資料。

所以我知道，這是近年孩子間最具人氣的動畫系列，尤其是在小學生之間大受歡迎，制作商也自然老實不客氣，發行了大量的精品，也有專屬的遊戲（魔法）卡片。

說來漸愧，我家的森琪雖然身為法律系碩士生，暨京都體操世青賽高低槓金牌，卻是這套動畫的骨灰級粉絲。

「小果，我沒零錢啦，給我～」

森琪拉著我襯衫的衣角催促著，我便從褲袋摸出了幾個硬幣，交到森琪手中。森琪便親自將硬幣塞進售賣機，扭動滾輪，欸，錫薄包裝的魔法卡片就掉下來了，森琪探手拿起，急不及待地把我拉到一邊，伸手拆開袋子，倒出包裝袋裡的卡片端祥起來。

「唔.....這張我已經有了，這也是，這也算是罕有卡種，唔.....」

「琪琪。」我喊了一聲「我餓了，可以去吃飯了嗎？」

兩個小時的午間劇場，已經令我飢腸轆轆。

「哦，好吧，」森琪心不在焉看著卡片回答「可是、等一下，我再抽一包。」

「喂喂喂.....」

「很快！等一下！」

我忍受著胃酸翻騰的感覺，看著森琪拿著我的零錢，又再次排在一眾女孩身後。

森琪的身高官方身高是148公分，現在的小女孩打扮也頗入時，她混在小學生身後違和感並不強烈，只像個過早發育的未成年少女而已。

但是我的錯覺嗎？森琪好像有一點.....身材變好了？

「嗚呀～～～太滿足了，」吃過午飯的森琪坐在我身邊伸著懶腰說「想不到還能買到馬卡龍最新的模型。還好今天有堅持向花姐申請休假。」

我坐在前行的地鐵車廂裡，替森琪抱著一大箱粉紅色的模型盒，感覺像帶了一整天的孩子。我說：「奧運甄選快到了吧，我姐不想放人是正常的。」

那天，當我姐聽見森琪要請假，臉色簡直像聽見別人要找她借錢。

「唔.....」森琪穿著黑絲的雙腿往前走「為了奧運，要訓練多久.....」

「啊？」

我帶著意外的表情望向森琪，森琪質地乾燥的頭髮垂落了，掩蓋了她的神情。

「如果我通過了甄選，就能參加奧運了吧.....但如果要參加奧運，還至少要訓練一年多。」

森琪的語氣帶著不作掩飾的黯然，簡直就像她已經厭倦了體操訓練。

「沒辦法呢，」我故作平常地說「誰叫琪琪是我們的主將，而且妳的實力確實是奧運級的。」

「是嗎？」森琪不置可否地回答「可是這樣一直下去，是不是該跟我爸媽說一聲呢？世青賽我們也是千辛萬苦才瞞住了，而且是有我妹幫忙，我可沒信心可以再瞞一次；我又不像藝莉醬那樣山高皇帝遠，可以比較任意妄為。」

「那麼.....」我乘勢試著問「要不要就直接跟他們說，奧運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他們說不定會非常高興。」

森琪聽見我的勸說，便轉頭看著我。

她戴上了隱型眼鏡，雙頰與嘴唇都化了點淡妝，而且選用了朱紅色的水潤唇蜜，配合身上的酒紅色緊身小背心與淡灰色的毛衣外套，下半身是黑色紗紡短裙與黑色絲襪，腳上是亮黑色的皮製短跟鞋，本來充滿稚氣的她，難得有點成熟而性感。

她眨動著一雙明亮大眼，然後說：

「其實我從京都回來之後——喂，轉車了。」

我轉頭一望，到轉車站了。

我一手挽起用膠袋裝著的模型玩具，一手牽著森琪下了車，然後到對面的月台上，剛好有車到了，我們便邁步跨進車箱裡，適逢周末假日，轉車站人潮湧湧，我跟森琪便被人潮擠到車廂最邊緣的角落，嬌小的森琪便索性抱住我的腰間，縮在我懷裡。

身高沒有180的我，與森琪的身高相差不到30CM，我的腹肋位置便感到女性身體才能提供的柔軟感。

我稍為低下眼睛，看見了森琪小背心上的兩座小圓丘，正壓在我的身上，皺起的衣領位置能看到孤型的乳溝。

我在車廂人群中悄悄地問：「妳身材是否變好了？呃呀！」

森琪卻揮拳打向我的胸口：「我身材從來都很好呀，有胸部也有屁股，少在嘲諷我啦！」

「是是是～」我哭笑不得地說「我的意思是，是否比之前又更好了，尤其是胸部.....」

森琪的身材其實不差，臉蛋也屬於可愛型，而且就正如她所說，胸部也恰到好處，屁股尤其堅挺誘人。只是我身邊有太多的正統派神級美女，令標準線提升到歷史新高，森琪這位官方認證蘿莉，就有點不太起眼了。

「是有一點.....」森琪卻輕聲回答了我的問題，把頭埋在我的胸前。

擠逼的車廂裡只有列車默默前行的沉聲。我依據記憶暗自比較，如個倒數的話，胸部大小的末三名分別是泚澄、樂璇與森琪。

但樂璇屬於剛好執手可握的飽滿美乳，泚澄屬於尖挺白嫩形的筍乳，所以排在最後一名，的確是森琪，但如果她身材真的有變好了——

「那麼.....」森琪卻突然說了「你喜歡嗎？」

「嗯？」對於她突如其來的提問，我來不及反應。

「如果我.....」森琪試探著說「胸部真的有變大，你會喜歡嗎？小璇跟我說過，你都喜歡大咪咪，就好像藝莉醬、薇薇、明明她們.....」

是嗎？其實我倒是沒有察覺到這方面的喜好，就算給樂璇說中了也好，這不也是每個男人生而所有的志向嗎？

「如果妳變得跟明明一樣，」我想起絲明那乳壓群芳的雙峰「就太可怕了——呃啊。」

森琪又用小粉拳教訓著我：「我是認真的啦！別糊弄姐姐我！」

「是是是～」我偷偷在人群中捏了捏她的彈性美臀「當然喜歡呀，怎麼可能不喜歡呢。」

「那麼，」森琪繼續追問「就算長大到.....變得不適合練高低槓？」

「呃，這個.....」

我望向森琪，卻發現森琪也抬頭看著我，深棕色的虹膜並沒有遲疑，也沒有軟弱。她是發自內心地提問著未來的可能性，然後尋求我的認同，如果我可以決定的話——

「琪琪，」我無法在躲避森琪透露的暗示「是否你家裡、或是瑤瑤對妳說了什麼？」

「不是，」森琪卻果斷否定了「她們什麼也不知道，連我妹夫不知道奧運的事情。」

「那麼到底為什麼.....？」

「我只是想要，」森琪再次把臉埋進我的胸口裡「想成為一個普通的女人。」

我留意到。森琪所說的不是「女生」，而是「女人」。

有人說過，女性的第一個大限在25歲。

在25歲之前的經歷，會像船尾的舵一樣，導向了女性的整個人生，不管是愛情也好，事業也好，想法也好，再那之後，就是無法回頭的成熟與衰老。

森琪繼續像說夢話般低語：「我想再長高一點，咪咪再大一點，氣質更性感一點，雖然我不可能比得上你的其他女友，但至少有你喜歡著我，我希望.....自己不太那麼像一個小女孩。」

——可是妳剛才花了我的錢，去買《魔法少女馬卡龍》的遊戲卡片吧，還有模型呢。

我活生生地把這些話都吞回肚裡，只是一如所有的情侶，伸手懷抱著森琪。

「我覺得.....」森琪猶豫著，咬牙說出她心裡的話「我覺得，走到世青賽已經夠了，以後偶爾玩玩體操倒沒所謂，但如果再參加大型比賽，繼續以運動員的日程訓練，瞞著家裡參加奧運.....這個、這個.....」

森琪鮮潤的嘴唇怯懦著，始終沒有說出她心裡的那句告白。

車停了。而我們仍然有數個站才到大學。

我與森琪稍微分開，讓其他乘客下車，然後——

森琪卻拉起了我的手，想將我拉出車廂，我投以奇怪的表情：「琪琪我們不是——」

「你要把這東西放在你宿舍裡嗎？」森琪踢了踢地上的模型盒「當然是去我家呀。」

到森琪的家裡？

我們認識以來，這還是頭一次。

肆柒 | στία | 克絲蒂雅 β

「放心，」森琪拿起鑰匙「我爸媽這時候都不在，至於我妹.....我不太清楚，不過也沒關係吧。」

聽見森琪的父母不在家，我到底還是鬆了口氣，但聽見森瑤可能在家，我還是不自覺拉整自己的襯衫。

喀呸。森琪扭開了門鎖，推門內進。

門後是寬敞而簡約的客飯廳，梳化、飯桌、小茶几、電視、地毯、櫃物上略帶凌亂的擺設與照片，白紗窗簾拉起來了，午後薄弱的陽光滲進廳內，森琪與我脫了鞋子放在玄關的鞋櫃上。森琪試著呼喊：

「爸？媽？瑤瑤？」

靜默。

「他們都不在呢。」森琪回頭看著我笑了，從鞋櫃找出了一對毛拖鞋交給我穿上。

我家也是一家四口，但家裡遠沒有森琪的家寬敞。記得森琪說過，她的父母都是公務員，是典型的行政精英份子，所以希望兩位女兒都學有所成，希望她們都進名校，未來也是精英份子。尤其是森琪，照預定的安排，森琪未來應該要成為執業律師。

我穿上拖鞋後，森琪便領著我步進她的家裡，我們經過客飯廳，地面是柔和的木地板，飯桌上有擺設用的花卉，電視旁邊的飾櫃上有不少全家福，當中還包括了森琪學士畢業時候的合照，靠牆的位置還擺放一台鋼琴，琴上鋪著薄薄的塵。

當我隨著森琪經過睡房的走廊，她們伸手推開其中一半掩的門，門後是無人而平實的睡房。

「我妹真的不在呢，應該在學校吧。」

這就是森瑤的房間嗎？看起來好整齊，床鋪摺得妥當，書桌上沒有多餘的物件。

「好了，這邊，請進。」

森琪伸手推開另一扇門，那就是她的房間了吧。

我不自覺地有點緊張，以侷促的心情，等著靜待森琪將門完全推開——

然後，首先我便看見了《魔法少女馬卡龍》的海報。

不，不只是海報，並不見得特別寬廣的單人房裡，還有模型擺設、抱枕、文件夾、筆記本、堆疊起來的遊戲卡片套裝盒，如果不是書架一系列充滿專業氣息的法律專書，我一定會以為這是小學生，或是初中學生的房間。

「模型先幫我放桌上就好了。」

森琪的睡床是靠窗的。她關上房門後，便爬到床上，稍稍推開了窗，讓涼風送入室內，吹起了女孩子房間裡中特有的清香，窗外是中層單位的街景。我將模型放在森琪的書桌上，而她的桌上已有幾個馬卡龍魔法少女不同造型的模型了。

「你就隨便坐，坐床上也可以呀。」

森琪從床上躍下來，閃身到書桌前的椅子上盤坐起來，開啟了電腦，處理著屏幕上的動靜。雖然她說我隨便坐就好，但因為房間裡只有森琪正坐著的那張椅子，我便只好坐在她睡床淡粉紅色的被單上。

「琪琪，」我看著她衣櫃上的海報「妳真的很喜歡這動畫呢。」

「當然呀，」森琪聽我提及她最愛作品，立刻從屏幕上轉頭「非常喜歡，喜歡死了，你剛才不是也有看嗎？很精彩吧，是不是？」

「這、這個.....」我當然不會說我其實睡死了「也還好，反正，就是小孩子看的動畫嘛——」

「才不是！！！！」

森琪聽見我這樣說，卻突然敲了一下大腿，激動地說。

「呃.....」我看著即使是世青賽，也並無如此激動的森琪。

「《魔法少女馬卡龍》才不是給小孩看的動畫！！」森琪義正嚴色地說「雖然故事是最老套的劇情，由娜娜、菲菲與莎莎、三人解決怪物的故事，可是你有注意到吧，她們都有一個心願——就是世界有一天不再需要她們的力量，而她們會重新成為平凡的女生。」

「呃、呀、呀，好像是.....這樣。」

娜娜、菲菲與莎莎分別是《魔法少女馬卡龍》的三位主角，可是到底是誰跟誰呢？我瞄了一眼海報，還是無法確定三個卡通少女的名字。

「剛才的劇場版也是呀！！」森琪彷彿正在爭辯著無可置疑的真理「她們都已經長大了，重新過平凡的日子了，可是世界還是要由她們來拯救，雖然她們真的很帥很漂亮，也做得很好，可是你沒注意到嗎，她們還是多少帶著無奈的！」

森琪雙眼圓睜，認真得彷彿是說著她自己的故事。

能夠拯救世界的力量。

卻只想重新成為平凡人的無奈。

我望看森琪的眼裡，好像隱約看見流淌著她眼珠上的熱淚，雙掌緊握，握在她黑色的短紗裙上。她逼視著我，彷彿拷問著我是否同意她的想法。

而當我苦思如何緩解氣氛，卻發現了另一個無法忽視的重點。

「琪琪，」我說「妳走光了，內褲是深藍色的.....」

因為森琪是盤坐著，所以她的短紗裙無法完全掩蓋她的腰間。

她的黑絲屬於連褲襪，即將私處與屁股也一拚包裹起來的那種，但即使如此，我還是能透視到深藍色的內褲，而森琪——

「嗚！！！死小果！！」森琪從坐椅上異常敏捷地一躍而起，撲向坐在床上的我「我跟你說正經事，你到底在看什麼啦！！！！」

森琪跳到我的身上又打又鎚，我手忙腳亂地閃避起來，混亂之間便抱住了她的身軀。任由她隨意吵鬧，直到她鬧夠了，扶著我的肩頭只是喘氣，我便緊抱著我像娃娃般的細腰，輕撫著她軟若無物的腰身。

「琪琪.....」我看著近在咫尺的森琪說，趁機問道「妳剛才在地鐵裡.....是不是想跟我說關於體操隊的事情。」

森琪坐在我的跨上與我相擁著，她的身體很輕，不像其他女生總是會帶著強烈的肉體感，能輕易勾起我的性慾，但她細薄可愛的小嘴唇，卻還是令我偷吻了一口，她沒在意地回答我的提問：

「小果，如果我說、我想.....我不會參加奧運了。」

Ω

我回想起森琪在京都的時候，在比賽結束之後，總是若有所思。

在溫泉旅館那天，她緊緊地抱住我。

回想起來，那更像告別的擁抱，是一位前輩對後輩的感激。

「在京都那時，妳已經決定了吧。」

森琪默默點頭：「是的.....我很早就決定了。」

森琪嚶嚶的細語像說著不為人知的秘密。但我聽著她懺悔般的語氣，帶點憂傷的眉梢，還在剛才在地鐵裡的對話，我便確定，這已經是在她心裡埋藏了一段時間的想法。

至於她決定的時間間，是在關西機場收到奧委甄選資格通知的時候，不.....說不定是更早，是在她在世青賽結束，得到分數跟金牌的當下。

「琪琪，」我又把她腰抱得更緊了一點「你是想遵從父母的意願嗎？」

森琪的學術成績很好，一直在體操隊與學業之間遊刃有餘，雖然預定今年考到律師執照，但其實可以押後一年，而且就律師之路來說，森琪還年輕著。

可是，森琪卻搖了搖頭。

「對於我爸媽，其實我已經沒意見了，當律師不是我的興趣，如果能有不錯的收入，那我也願意。小果，我並非因為父母的想法，而想放棄奧運，而是.....我真的不想再為那麼多事情費神與鬧脾氣了，我年紀不小了，以後做個普通的女人，不好嗎？」

普通。

這其實是很深奧的學問，到底何謂普通？

訕澄算嗎？絲明算嗎？鹿儀算嗎？還是說——其實我們的團長樂璇大人，也只是個普通的野蠻小女孩？

「先不說別的，」我摸了摸森琪的頭髮「如果妳要這樣做，小璇一定會抓狂的。」

「我可以繼續留在體操隊裡，跟大家一起，」森琪卻似乎已準備了答案「可是如果要參加更多的比賽，甚至參加奧運.....抱歉了小果，我可能做不到。」

我聽著，便抱住了森琪，將頭埋在她的頸間，愛撫著她的背，拭擦著她胸罩背扣的紋路。

我無法言語，是因為我理解，也同意森琪的說法。

「我自少就學高低槓，」我耳邊傳來森琪的聲線「後來被父母逼著放棄，還一直被逼去唸書，高低槓反而成為我的心願。去年看見體操隊的招募就趕來了，多虧了你跟小璇她們，我總算成為了隊員，大家說要以世青賽為目標，我也跟著大家一起努力，最後在京都拿到了金牌，我真的非常高興，真的，那金牌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仍然很喜歡高低槓，可是.....小果，那就已經是我想要的結果了。」

「跟你們一起那麼久，我毫不後悔，也很幸福，可是我接下來，可能要去走別的路。」

森琪呼喚著我的名字，我便抬起頭，她像瑟縮似的把身體緊貼著我，兩團嬌乳還是好柔軟。

「說到奧運，那真的太遙遠，而我其實只是個平凡的女人。」森琪淡然地說「我可能明年就會成為執業律師，靠處理案件度日，為父母盡養家的責任，然後偶爾參與體操隊的訓練，跟你約會，跟小璇約會，繼續是你熱鬧後宮的一份子，過著簡單的每一天。」

記得森琪第一次出現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錯認了她是妹妹，而森瑤才是姐姐。

不論是身型，樣貌，還是倔強的脾氣，她其實都像個小女孩，就連執意要參加體操隊，也像抵抗著父母的忤逆初中生。

但此刻當她放下了高低槓，放下了漫長的訓練，放下了對抗父母與森瑤的執念，看著她那坦然的微笑，我卻覺得突然對這位叫「森琪」的姐姐，有了依賴的慾望。

「哈，」森琪卻竊笑了「怎麼這種臉啦？不捨得我嗎？我又沒有說要離開你。」

我吻了吻她的眉間，稍稍抬起她的腰，將頭埋在她的胸前，呼吸著她的氣息。我的心頭有著確實而無法排解的難受，我靠在柔軟的乳丘上說：「琪琪，妳真的決定了嗎？」

「就像你說的。」森琪撫著我的耳腮「如果我直接說，小璇會抓狂的吧，而且她還興在頭上，每天都努力訓練，不過，總會有其他方式的，就好像甄選的時候故意失誤……」

森琪的身上散發著肥皂的香氣，毛衣外套與小背心也有著柔順劑的味道。我突然想起了她穿著藍白相間的體操服，在體操場的射燈下遨翔的身影，她總是那麼輕易就違反地心吸力，做出嘆為觀止的高難度動作。我想起了她堅挺的臀部，有點豐厚的肩膀，小巧可人的雙峰。

我既依戀又隨意地摸索著她的身體，然後就勃起了。

森琪感到腿間的異動，便低頭輕柔地親著我，然後我們開始接吻。我雙手探到她的裙下，抱握著她包著黑絲的屁股，百捏不厭的彈性令我愛不釋手。森琪伸出手，拉起了我身後的淡綠色窗簾。

「我還是第一次……跟男生在自己的房間裡做愛呢。」

肆柒 | στία | 克絲蒂雅 γ

我脫去森琪的毛衣外套，掀起她的酒紅色小背心，她戴著淡藍色的繡花胸罩，兩片貝殼狀的布料織著淡綠色的花紋，邊緣處擠出了圓潤的乳肉，我握起隨著軟布輕輕愛撫，森琪嬌噁了幾聲，抱著我的頸間親吻著我。

「嗯.....啾.....姐姐的胸部有變大嗎？啾.....嗯」

我熟練地回應著森琪並不進取的吻：「好像的確有一點呢，好柔軟呢.....」

這可不是哄孩子的話。我解開她背上的胸罩扣，捲起胸罩，掌心執起一對碗型的小乳球，雖然乳型仍屬小巧，但相比我剛認識森琪的時候，揉起來明顯更有彈性，乳肉也更有份量，就好像當天淡黃色的柑橘，今天已成熟飽滿得充滿汁液。

森琪細喘著輕擺腰間，胸脯漸漸溫熱起來：「改天能否變得像小璇那樣呢、嗯.....唔.....啊.....嗯——！好癢.....呀」

如果真的要比較，森琪現在應該比樂璇少了一個罩杯，沒那麼飽滿，但手感仍然良好。我低下頭，吻開森琪的乳尖，弧圓的美乳是一對微微勃起的乳暈，我含住深紅色的乳頭，恣意地用力吸啜，用舌尖挑弄在我嘴裡瞬間充血的小突觸，森琪似乎非常滿意胸前的快感。

「嗯.....嗯哼丫.....丫——哎呀.....丫——！」

我被森琪抱在懷裡，毫不客氣地把乳頭細吻得紅腫，再摸向森琪的裙下，彎起手包覆她的腿間，摩擦她的黑絲襪，溫熱的濕氣滲到我的掌心。她小臉翻紅的羞態令人看著便覺可愛，我笑說：「姐姐濕透了嗎？」

「你、你說呢.....丫這樣摸姐姐的身體.....當然、當然會濕呀、嗯、啾.....~啾、啾.....」

森琪半閉的眼裡滿是煙雲，小嘴卻吻得更急了，舌尖在我嘴裡亂竄，我將她的身體抱起，放躺到床上，翻起她的短紗裙，半透明的連褲黑絲襪把她的下盤包得密不透風，我從大腿開始，撫摸著獨特順滑的絲質，森琪便抬起腳掌，踩了踩我的嘴，嬌笑起來：

「原來你喜歡絲襪嗎？哎呀」

我握起她的小腳掌，咬了咬她的趾頭：「倒也不是，而且脫掉很麻煩。」

「那就麻煩你了，」森琪擺起長輩似的笑臉「幫姐姐把絲襪脫掉。」

「好吧，」我握起森琪的雙腿，張開她的腿間「不過我會比較粗暴哦。」

「什麼意思——噫呀——！？你、你在幹什麼——！！嗚嘩——！？」

我拉起森琪內褲上的絲襪，直到細網狀的布料變得緊緻，然後雙手使力——啪喇啪喇啪喇！單薄的絲襪應聲裂開，撕出了一個手掌大的缺口。我再用力擴張裂口，直到完全露出了森琪深藍色的內褲，便抹開她腿間的布料，將指頭壓進陰戶裡。森琪吃驚尖叫，我說：「我會買新的送給琪琪啦。」

「啊——變態.....丫死小果——啊呀裡面.....啊」

森琪的小穴本來就濕潤了，隨著我指尖的動作，便滲出了更多的愛液，粉嫩的穴肉看得我褲檔繃緊，下體脹得難受，我便脫去長褲與內褲，伏到森琪身上，細吻著她，她伸手執起我的下身，套弄著那挺拔的形狀。

我說：「琪琪妳弄我的指頭都濕透了呢。」森琪用指尖輕撫我的前端，反駁說：「你不也一樣，雞雞都硬了，而且前面還一直流出粘粘的那些.....」我便試著挑逗森琪說：「那姐姐要不要幫我用嘴巴？」

森琪抹了抹吻得髒亂的嘴角，便點了點頭，我便讓森琪枕在枕頭上側躺著，然後我再反方向側躺下去，把頭埋向她的下盤，再抱起森琪雙腿，擱在我的肩上，抹開她的內褲，吻向她濡濕的粉穴。森琪也張開口，含住我的陽物吸啜起來。

「嗯——啜、啾~~咕嗯——啾啾~小果你輕點.....姐姐怕咬到你、嗯」

我跟森琪並非第一次以所謂的「六九式」取悅對方，所以她很快就知道要訣，一邊享受著陰阜被舐吻的快感，再在喘叫之間啜吮我的下體，森琪短小的身材正好能讓她的私處正對我的嘴巴，我輕拍著她不合比例的豐臀，品嚐她只有些微體味的穴肉。

「咕唔——啊呃、小哥.....唉呀.....姐姐、嗯、姐姐不行啦、嗯——」

結果在我靈巧的舌技下，森琪的小秘穴瞬即興奮得紅潤擴張，而我的小莖也被她舐啜得脹硬，我解除了六九式的姿態，翻起身子，恢復成男上女下的位置，扶好她的腰間，蓄勢待發的陽物對準性器，龜頭輕抵著肉裂，沾滿愛液後，便插入到森琪的體內，異常緊緻的穴肉立刻令我酸癢大作。

「咿啊~~~！！啊~丫~小果你動那麼急.....姐姐會、嗚、哎呃啊~」

森琪的陰道仍是我碰過最緊細的，緊細得與她的年紀不相稱，我的腰間必須刻意用力，才能撐開她那緊緊粘扣的小肉腔。森琪被蹂躪的穴肉則報以劇烈的收縮，壓得龜頭爽快異常，我忘形往再推，頂進了森琪的最深處。

「呃丫——！！丫嗯丫嗯哎丫哎丫——」

森琪挺起腰間，伸出小舌輕舔粉唇，握著我的雙手張聲淫叫，我突頂著她的小花心，腫硬的龜頭壓向盡頭的肉蕾，陰道深處的濃熱令我飄飄欲仙，馬眼處騰升出強烈的射精感。

我稍為放慢速度，吻向眼角滲著淚的森琪，柔聲說：「是我插太急了嗎？不好意思呢，琪琪姐姐的穴穴太緊太舒服了。」森琪卻搖了搖頭：「沒有.....姐姐只是裡面太舒服了，你再用力點也可以...」

聽見森琪的鼓勵，我便再度挺起腰間，用陽具猛力插送，每一下都由淺入深，從前庭頂到森琪的嬌蕊，撞向她流滿淫水的跨間，她那緊緻的肉穴被我的插得滾熱，房間裡只有肉體相撞的咄咄聲，以及她愈來愈激烈的叫床聲。

「啊！啊！啊！丫呀、嗯丫姐姐、丫姐姐不行啦.....呀！」

我看森琪頸間與兩頰都漲紅了，便翻起森琪的小背心，握起兩團小粉乳揉搓著，一邊引動陰莖抽插她的小穴，再一邊用指尖撫掃一對漲立的乳尖，她用軟韌的腰間迎合著我的頂送，抽搦肉腔的令我的馬眼倏然漲熱，我精關失守，抬起她的腰間壓緊花心，勃動前端射出大量精液。

「嗚——！！唔嗯~~！！！！啊呀呀呀呀——丫丫丫丫~~！！」

森琪腰腹痙攣似的一抖一抖，外陰似有還無地摩擦著我的腿間，嘴裡尖叫，小愛穴淫水溢流，被注滿陽精的肉腔像融化了。

我俯身抱著森琪的身軀，安撫著她說：「抱歉了琪琪，一不小心就射了.....沒有弄痛妳吧？」正當我以為自己太粗暴，她卻搖了搖頭，用半失神的雙眼看著我：「沒有.....姐姐好舒服才對，好想再要一次.....嗯、啾啾」

森琪再次化被動為主動，似要獎勵我般獻上激烈的舌吻，我攬向她的背，抱起她那嬌小玲瓏的身體，脫去她身上的所有衣物，只遺下破損了的黑絲，然後坐在她的床緣，我讓她跨在我的下盤上，撫摸著她因為興奮而更漲軟的嬌乳，誘導她說：「那這次琪琪在上面吧。」

欲求不滿的森琪順從「嗯」了一聲，便在床緣站起來，轉過身子，背對著我，下半身蹲下來，我扶好她的腰間，看著她的翹臀降下來，漏著白濁的小穴靠近我上，她再自行執起我仍然挺硬的陽根，對準她的前庭，壓下身子，套沒了整根硬物，背向我騎乘起來。

「啊丫好硬喔.....嗯~啊丫——丫——」

森琪經常要在槓上做出屈體、迴旋等動作，腰間的勁道及得上專攻自由體操的樂璇。我懷抱著她的細腰，讓她蹲動套著黑絲的雙腳，她背靠著我的，反手抱向我的頸間，肉穴上下套弄，摩擦得我的龜頭又昇起了快感。

「嗯——啾、丫呀丫、不要、這樣、這樣會、丫~！」

森琪把後腦枕在我的頸上，側起臉與我濕吻，我挺硬陽具，突刺著她需索的小穴，空出的雙手則在她的胴體上到處遊走，揉玩一對嬌挺的小美乳，挑動敏感得起皺的乳頭，然後再輕碰她外露的陰核，當我稍為指尖輕輕搔弄那突出的小豆，森琪喉間便連聲嬌嚷，肉壁更是驟然收緊。

「唔——！！呼、不要這樣.....這樣弄姐姐、啊——哎呀——」

我見森琪哀叫著求撓，腰肢卻又動得更急，窄細的愛穴壓下來又提起，折騰我的龜頭脹癢不已，便更不放過她的小肉芽，一手握起她鼓起的左乳用力把握，另一手夾起勃起了的小豆豆又摸又搔，不經意地輕壓她的小尿孔，森琪香汗浹背，圓潤的屁股抵碰著我的小腹，一腔淫肉又滾熱起來。

「哎呀死小果.....弄壞姐姐啦嗯嗯唔——呀~哎呀」

森琪雙腿壓下來，坐在我的跨上，嫩穴與我的硬物合而為一，然後前後擺動下盤，令深處的肉壁抵擦著我的龜頭，潮熱的陰道令我舒爽得不住抽搦，馬眼也蓄勢待發。我勃著龜頭頂向森琪的花心，用手褻玩著她的陰核，森琪靠在我的身上不住亂叫，忽然她腰間一顛，大片潮水滲湧而出，尿孔也洩出了點點水花。

「丫啊啊 ~ ~ ~ ! ! ! 噫呀——呃丫丫丫丫丫丫 ! ! ! ! !」

我見森琪高潮了，便不再忍耐，握緊她的雙乳，勃動下體，再次射出滾燙的精液，從下方往上噴發的熱濁刺激得森琪屁股戰抖，潮水洩得更加激烈，我們的交合下身都濕透了，連森琪自家的粉紅色床單也濕了一片。

「呼.....唔.....呼唔.....死小果，等下要幫我把床單換掉呀.....」

森琪拍打著我的大腿抱怨著說，身體軟軟地驅在我的懷裡。我抱著她的身體，往後靠在床邊的牆上，我跟森琪很久沒有如此激烈的做愛，冷靜下來都有點筋疲力竭，淡綠色的窗簾隔濾了午後的陽光，柔和地照亮了森琪汗津津的雙乳，我再次細撫著那橘子般的淑乳。

「嘻.....」森琪吁了口氣，靠在我的頸間，帶點嬌傲地說「喜歡姐姐的身體嗎？」

「好喜歡呢，」我帶著射精後的疲乏感，靠在她的肩頭「跟姐姐做愛好舒服。」

「小果.....」森琪在乾燥的長髮撓著我的耳朵「我已經不年輕了吧。」

我抬起頭，看著森琪，突然發現她正堅定地凝視著我，那深棕色的瞳仁不再幼稚，而彷彿蘊藏著來自遠方的未來。

「怎麼會呢？」我摸了摸森琪的頭「琪琪仍然是個小蘿莉呀。」

我本以為森琪會像以往一樣，鬧脾氣大叫『姐姐才不是小蘿莉！』『姐姐可比你大呢！死小孩！』——但沒有，森琪只是微微一笑，吻了吻我的臉頰：

「感謝你呢，一直那麼疼愛我，我知道自己其實不比你們成熟，就只是高低槓比較在行，可是被瑤瑤欺負就沒撤了，體操隊遇上了問題也只會哭。我知道的，其實你們其實才是大哥哥，大姐姐，而我只是脾氣很壞的蘿莉而已。」

我心頭莫名一酸，把她抱得更緊了。

「娜娜、菲菲與莎莎，」森琪望向房間中海報「她們終有一天會長大，即使劇場版也會結束，她們真的會重新成為普通的高中生。**沒有人會知道，是她們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了全世界。**」

房間裡很安靜，我突然意識到，這就是森琪成長的家，就在這裡，就在這個房間。她從女孩變成少女，從被父母逼著學高低槓，到為了忤逆父母而苦練高低槓，到了今天，她又再願意為了平凡的生活而放棄奧運。

「琪琪.....」我對她說「可以請妳再考慮嗎，就當是.....為了我。」

森琪卻想也不想便回答了：「是為了你嗎，還是你怕小璇會傷心？」

我瞬即無法回答，她帶點得意洋洋的目光向著我。我說：「我想看琪琪妳繼續比賽，只覺得這樣太可惜了。」

「小果，如果我堅決不去參加奧運，」森琪在懷裡貼緊著我的臉頰說「你以後還會一樣照顧我嗎

？陪我去看電影、陪我坐地鐵回家、保護著我，喝醉的時候抱我回床上，不會讓瑤瑤欺負我……」

「當然會……」我點頭說。

「我可能偶爾會像孩子般發脾氣，又可能比你先一步老去呢。」

「琪琪，」我懷抱著她太過年輕的身體「妳在我心目中永遠是個小蘿莉。永遠都是。」

「那就好，」森琪用手輕撫著我的臉頰，無瑕淺笑「那就好了。」

肆柒 | στία | 克絲蒂雅 完

肆捌 | ρης | 亞瑞斯 α

肆捌 | ρης | 亞瑞斯

當我在椅子上處坐下來，我方驟覺自己只是二千五百份之一。

露天足球場難得全場滿座，一圈倒錐形的坐位滿滿是都人頭，四面八方湧起了浪濤似的人聲，所有人都有私語、閒聊、說笑、討論，二千五百種不同的話音產生了微妙的共鳴。

我們大學的足球場可以容納二千五百人，雖然不是國際級，但也算是城裡有規模的球場，除了供不同的體育社團用作訓練，也不時會有校際或社區球賽舉行，吸引不少學生或觀眾入場，但這裡始終是大學，位置不便，鮮有會主滿座。

這是我記憶中的第一次，超過二千個座位都坐滿了，據說還有人在場外排隊，碰運氣想偷偷混進來。

球場上綠草如茵，以深淺兩色種植的真草皮整齊列出，足球場的白線也似乎重新上了漆，是新的校際賽季要開始了嗎？我不是純正的足球迷，只偶然像C朗般思考人生——

「開始了，開始了！」

邊旁一位女生興奮地輕呼，不但用手拍打著她身邊的友人，也打斷了我的思緒，我重新將注意力專注到球場上，而這時候，場內響起了震耳的音樂。

I used to bite my tongue and hold my breath
Scared to rock the boat and make a mess
So I sit quietly, agree politely

典型的美式強勁節拍，高亢的電音聲音，爽快活潑的旋律，這是Katy Perry的《Roar》？我腦裡浮現歌手令人噴血的身材，但無遠弗屆的音樂再次令我回神，然後，歡呼聲響起了，二千人的呼喊彷彿震撼著蔚藍色的穹蒼——

I guess that I forgot I had a choice
I let you push me past the breaking point
I stood for nothing, so I fell for everything

啦啦隊以長方形的隊列，從四個角落列陣而出，所有隊員都穿著有名的鮮紅色隊服，女生是白色小背心配紅色的可樂字體印花，下身是紅白相間的超短百摺裙；男生則是同樣式的設計，不是短裙換成了長褲。隊員以與音樂節拍的節拍步出，據說有一百五十人的表演團體散滿了整個球場。

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
HEY—！
Already brushing off the dust
You hear my voice, you hear that sound
Like thunder gonna shake the ground

當音樂中響起一聲「HEY！」，啦啦隊同時腳步一蹬，雙手舉起，向場館的二千人吶喊，恍若帶著熱度的高呼席捲全場，觀眾們紛紛報以更激烈的歡呼，啦啦隊每個隊員都擺起了訓練有素的明亮微笑，開始表演出充滿力度的舞蹈。

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
HEY——！
Get ready 'cause I've had enough
I see it all, I see it now

當那些嘹亮的「HEY！」再次響起，啦啦隊員分成四個方陣，步向四個角落。而唯有二十個女生，像去蕪存菁般遺留在球場中央，她們像蠟像般低垂著頭，靜待副歌——

I got the eye of the tiger, a fighter, dancing through the fire
'Cause I am a champion and you're gonna hear me roar
Louder, louder than a lion
'Cause I am a champion and you're gonna hear me roar

最中央的那位隊員抬起頭，英氣秀麗的臉仰望晴空，淺棕色的長曲髮中分披在肩上，左頰繪上了銀幣大小的鮮紅色心型圖案，手臂上綁了一道血紅色的緞帶，挺起豐滿的胸部，一手撐著健美的腰間，一手直指向天，以響徹全場的聲音叫號——

「CHEER——LEADER！！！！！」

從啦啦隊出場開始，空氣中便飄揚著狂歡的火藥味，三月仲春的烈日，吹揚著青草與泥土的風，明快的腳步與音樂節奏——都被這位女生，被這聲高喊點燃引爆了，所有觀眾都舉起手報以熱烈的噓叫。

其餘的二千四百九十九人會否知道，她不是普通的隊員。

她是啦啦隊的總隊長，鹿儀。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You're gonna hear me roar

鹿儀屹立球場的正中央，在一百四十九位隊員的簇擁，隨著正唱到最高潮的歌聲，跳出抖擻熱辣的啦啦隊舞，口裡叫喊著一聲聲響亮的口號，指揮著整個啦啦隊，變換著不同的步伐與隊型，像一隊以赤紅色為靈魂的軍隊，演練著壯觀而雄壯的兵陣。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You'll hear me roar !
Oh oh oh oh oh oh oh

歌唱奏得更響了，啦啦隊密集的步伐震撼著整個場館，和應著軍令般的歌詞而舞動，草地、坐位

、牆壁，人群都跟隨著啦啦隊的舞步與拍掌聲而律動，陽光照落在站在正中央鹿儀身上，令她汗濕的肌色散發出紅潤的光澤。

Oh oh oh oh oh oh oh
Ro-oar, ro-oar, ro-oar, ro-oar, ro-oar

鹿儀帶著燦爛的微笑，嘴裡高聲疾呼，四周的隊友往她靠攏，敏捷地相互抱起肩膀，築起了人塔，舉起了鹿儀了身體。她單足站在其中一位隊友的掌心上，雙臂V字高舉，觀眾再次報以讚嘆的叫喚。

這還不夠，鹿儀隨著音樂的節奏，腳步一蹬，整個身子凌空翻起，360度空翻後，以屁股坐落在隊友的掌心上。

I got the eye of the tiger, a fighter, dancing through the fire
'Cause I am a champion and you're gonna hear me roar
Louder, louder than a lion
'Cause I am a champion and you're gonna hear me roar

音樂不斷澎湃地重覆，隊友散開讓鹿儀落地，她再次站在場中央，跳出了矯捷的舞步，抬起高聳的胸口，挽起自信的微笑，在臉旁比了個「V」，高傲地掃視著場內的每一位觀眾，場館內爆發出如雷的歡呼與掌聲。

我坐在中段位置，鹿儀看起來只有食指大小，但身影卻比任何人都更耀眼。

而我知道，此刻鹿儀已征服了場內的所有人。

包括男生，包括女生，包括她的隊員。

當然，也包括我。

Ω

每年春天，大學都會舉行啦啦隊匯演，邀請不同學校的正選或業餘啦啦隊，從中午開始接連演出。所謂「美式啦啦」是非常獨特的表演，她既不是競技，又不是單純的運動，當中也有舞蹈與雜技的元素，所以，除了想看性感妹妹的男生想看，連女生也非常感興趣。

由於匯演是學生活動，門票都是免費的，所以球場即使有二千五百個座位也好，也依然一票難求。那麼，我為什麼會張羅到門票呢？當然不是花好幾個小時，去排隊領取門票，而是因為我眼前的這位——

「唉呀~~~~痛死我了，唉丫——」

病人休息室中，鹿儀坐在床上，脫去了沾滿泥土的白色球鞋，將左腿擱在我的膝蓋上，我細心拿捏好力度，按摩著她的小腿與腳掌的肌肉，我摸起來充滿彈性的肌膚，卻令鹿儀雙手撐起腰，不住喚痛。

「呃丫——你輕點啦該.....都說了痛，你還是弄那麼大力！！」

鹿儀敲著薄床墊叫罵著，我卻像奴僕般捧著她的腿，子非魚安知魚之痛？我輕輕捏著她的腳版、腳踝與小腿不同位置，試著問：「這裡痛嗎？還是這裡？」

「都痛啦！！！」鹿儀皺著眉頭大叫「整隻腳都痛死了！嗚！！痛死了痛死了！」

鹿儀鬧著脾氣抬頭亂叫，我卻看得好笑，她發現我在笑，便揮起腳踢了踢我的胸口：「笑什麼啦死變態！」

「難得妳剛才還這麼帥氣，現在怎麼像個孩子一樣.....」

「你懂個屁，」鹿儀噘起嘴啐道「我為了今天的表演，可是練了幾乎大半個月，是每天練，每晚練，才有這種效果，你們當然看得好看呀，可憐我每晚都鐵了腿的回宿舍.....」

「也不只是好看那麼簡單，」剛才表演的餘威仍然殘留在我心裡「真的太帥了，妳又可愛又漂亮，簡直像將軍似的.....」

「哈，」鹿儀失笑說「你在說什麼啦？看傻了嗎？」

「總之就是.....」我輕撫著她的小腿說「我是頭一次看妳正式的啦啦隊表演，都覺得自己被妳征服了.....」

鹿儀凝眸看著我，雖然眉宇間還是那麼倔強，可是眼珠卻偷偷地軟融著，輕聲說：「什麼啦，這一哎呀！痛呀！！別捏那裡！！」

鹿儀的驚叫讓我連忙放開手，她又伸起腳踢了我兩下，似乎要把痛覺也傳到我身上才算公平，我拿起身邊的高效止痛噴劑說：「妳下午還要表演，要不要先噴止痛劑？」

鹿儀斷然搖頭：「不，這藥效有限，待表演快開始了再噴吧。」

「可是那不是還有一個多小時.....」

「那有什麼辦法，就只能先忍著呀，誰要我是總隊長，每一個部份的訓練我都不能缺席.....」鹿儀嘆氣說。

匯演由約莫十間學校共同演出，會持續整個下午，而比較受歡迎的隊伍，像鹿儀的啦啦隊，會接連演出兩次，雖然有中場休息時間，但休息時間也不過是兩個小時。

上半場的表演結束後，我便依約去找鹿儀，場地有限，病人休息室也當成一般休息室使用，坐在裡面的鹿儀一看見我，就撒賴著說左腿很痛，我便連忙幫她按摩起來，始終我服侍體操隊日子有功，要如何緩解女運動員的肌肉痠痛，還有頗有經驗的。

但不管我如何按摩，鹿儀卻還是大呼小叫著說痛，無能為力的我便只好繼續按摩著，她則繼續高高在上的看著我。我說：「那麼.....要不要我幫妳去買個東西吃？」

「你白痴嗎？」鹿儀直接拍起我的頭，罵道「沒看見我今天穿著露腰裝，再吃東西會有小腹的。」

」

「不要打頭！怎麼妳心情那麼煩燥了，不會是剛好一個月一次——」

「不是啦！！你這白痴！笨蛋！！」鹿儀雙掌敲起床板「我就要說了腳很痛嘛！！痛死人了呀！！！」

「是是是～」我無計可施地低著頭「那麼，要不要我陪妳去抽根煙.....？」

我這提議也並非亂說，據說煙草會有輕微的鎮痛放鬆作用。

鹿儀聽見我這樣說，卻反而安靜了，只是低著頭眨著眼，似是在沉思。

「怎麼了？不去抽煙嗎？」

「嗯.....怎麼說呢.....」鹿儀支支吾吾地說「就是.....嗯.....」

「嗯？」鹿儀的反應令我更好奇了。

「簡單說嘛，」鹿儀看著我道「就是呢，你的女友小鹿儀我呀，正在戒煙。」

肆捌 | ρης | 亞瑞斯 β

暖黃色的陽光照得鹿儀雙目生輝，我定睛望向鹿儀，鹿儀也凝視著我，我稍為皺起了眉頭，鹿儀也稍為瞪起眼睛。我們就像在分開後審訊後互相猜忌的罪犯同伙。

「戒.....煙？」我試著提問，好像那些陌生的單詞「是完全不抽煙了嗎？」

鹿儀稍為閃躲著眼光說：

「唔.....也不是說完全戒掉——至今暫時不是，但就是盡量減少，想抽的時候先不要抽，每日減低支數.....」

「那麼.....」我問道「今天呢，今天有抽到煙嗎？」

「有抽了三根，」鹿儀舉起三根手指回答「早上起來的時候，與表演之前.....」

鹿儀化好了妝，秀氣凜然的臉上既誠懇又悔改。我看著便忍不住笑了，鹿儀立刻惱皺著眼睛，用左腳不斷踢向我的胸口。

「笑、笑什麼鬼啦！！！我又沒說要立刻戒掉！！！」

「哈哈哈哈哈，那就不是戒煙嘛，現在才只是下午已經抽了三根，不就跟妳平常差不多。」

「還笑！！你去死啦！！反正還有煙剩下來嘛、而、而且、表演前我也會緊張好嗎！哎丫——！」

鹿儀急忙解釋的窘逼令我笑得更大聲了，她惱羞成怒地蹬起腳板踢我，踢著踢著便認真使起力來，也許是不覺觸到痛處，便又突皺眉尖叫著，小腿都戰抖了。我便摟住她的腳腕，再次用按摩著她的小腿以上的肌肉，她才咬著牙鬆開了眉梢。

「現在有好一點嗎？」我問。

「有好了一點，可是還是痛死了.....」鹿儀用力抵著嘴唇說。

「那到底.....」我輕按著鹿儀的小腿肌肉「為什麼要戒煙？」

鹿儀聽見我的提問，卻並沒有立刻回答，只是低頭，看著我為她按摩著的動作。

從我認識鹿儀開始，她便已經有煙癮了——這樣輕描淡寫地說我們認識也有些不對，因為我們認識過程充滿了曲折，從一開始我們根本就是敵人——總之，鹿儀早就是個煙槍，雖然不至於煙不離手，但基本上只要她沒事做，就會找地方吞雲吐霧。我不知道她一天會抽多少根煙，不過她那盒白色包裝的煙，總是沒兩三天就換新的。

「就.....為了健康著想。」

直到我以為鹿儀已經沒打算回答了，她卻淡然地說。

聽見她這個答案，我卻幾乎不用思考，便說了：「騙人。」

雖然戒煙最大功效的確是為了健康著想，但我從未聽說過，有煙癮的吸煙者，會在健康真的出問題之前，主動把煙戒掉，而據我所知鹿儀並沒有隱疾。

「什麼啦，」鹿儀噘了噘嘴「在你心目中我煙癮就那麼重嗎？不會為這種理由而戒煙嗎？」

「我不討厭吸煙的女生，」我回答說「而且我也懂得抽煙，所以少騙我了。」

我懂抽煙不過沒有沾上煙癮，進大學以後就幾乎沒有抽過煙了，要不是認識了鹿儀，我早就忘了尼古丁的味道。鹿儀聽著我這樣說，低頭又想了片刻，再回答：

「就是覺得.....」鹿儀有點猶疑地說「抽煙是那男人教我的吧.....那既然.....我現在是你女友嘛，就代表之前的關係要結束了。所以我想了想，便覺得.....嗯，就、不如.....試著戒掉好了。喂，不要停手，痛死了。」

「是是是，對不起。」

我聽見鹿儀真正的答案，手便不覺停下了來，抬頭起注視著她，她卻的表情卻依然沒有變化，只是催促我繼續按摩。

「其實呀，煙的味道真的不怎麼樣。」鹿儀彷彿自言自語地說「他以前說，抽煙就不要抽有添加劑的煙，什麼水果味、薄荷味，要抽就抽純煙，還要講究焦油的濃度與品牌。每次跟他見面，他總會給我抽他最愛的那種煙，我不知不覺就習慣了那味道，可是.....小果，其實一點也不好聞吧？那煙味。」

「哎？」我帶著多少驚愕，望向鹿儀。

「哎什麼？」鹿儀嗔道「你沒聽我說話嗎！？」

「不不不，」我連忙否認「只是.....妳很少會叫我的名字呢。」

這是實話，我們後來雖然經常碰面，而我的最大功用就是陪她去抽煙，但她不是一言不發，就是冷言冷語，就算對話，她也是「喂」「你呀」之類的叫我。

「那又怎麼？」鹿儀圓滾了眼「你不是叫小果嗎？」

「是是是。我是小果，I am small fruit！」我如下人般趕快回答「妳抽的那種煙嘛，味道我不評論，我只是覺得很濃烈，對身體傷害應該很大，的確是戒掉比好。」

「嗯.....」鹿儀呼了口氣，又墜進了沉思當中「而且女生抽煙的話形象的確不好，香水也掩飾不了煙味，經常會被別人以為是不良少女，而且會引起的慢性疾病也好像比男性更難處理，買煙的錢又貴，找吸煙區，打掃煙灰又麻煩。所以、嗯，還是戒煙是正確選擇吧？」

鹿儀像要說服自己似的，列舉出了各種理由，而且最後那句話，到底是設問還是反問？我無法辨

讀她的語氣，便只好附和說：「鹿儀姐加油，我支持妳。」

「什麼鬼，」鹿儀失笑說「你又沒煙癮，怎麼支持我？」

「呃.....就妳想抽煙的時候，我負責阻止你？」我提議說。

「你最好做得到，」鹿儀嘲諷地說「不過仔細想，其實從一開始，他就在騙我吧。」

『他』就是曾經與鹿儀有關係的那位男經理人，鹿儀是那男人的婚外情人。他曾哄騙鹿儀說，可以讓牠以藝人的身份出道，而且，是他教導鹿儀抽煙的。

「因為，」鹿儀自嘲似的笑說「哪有初出道的女藝人會明目張膽地抽煙，更沒有會不阻止自己的女藝人抽煙的經理人，甚至教她抽煙吧。對，他其實從一開始就在騙我，從來沒有打算讓我出道，一定是這樣，所以，我根本就被騙了，我戒煙是正確的。」

鹿儀半抬著頭，再次自白了戒煙的理由。

我卻不敢言語，聖誕到今都幾個月了，雖然鹿儀沒再跟他見面，我知道，『他』總是鹿儀的痛處。

「小果。」鹿儀喊著「你比較喜歡不抽煙的女生，還是抽煙的女生？」

其實我對這方面並沒有喜惡，但我當然知道鹿儀想要的正確答案。

「當然是不抽煙的女生，」我說「至少接吻的時候沒有煙味，而且能夠聞到女生身上自然的體香。」

「是哦.....唔～」鹿儀像鬆了口氣似的，撐在床上挺著懶腰「戒煙真的不易呀，我現在想到等一下要表演，就又想抽煙了。」

「那一定很困難吧，不然政府不會花那麼多資源宣傳戒煙。」我說。

鹿儀卻挽起坦然的微笑：「也不是那麼難，至少比忘記一個人來得容易。」

我看著她的笑容，不覺失神了。鹿儀真的很漂亮，而且是充滿著帥氣那種漂亮，她那銳利明亮的目光，尖細的眉毛，性感豐潤的嘴唇與驕傲自信的笑容，都帶著逼人的美麗。其實，即使就算是抽煙的時候，手裡夾了一根煙的她，還是有著獨特的美態。

「哎呀~~~~好想抽煙好想抽煙好想抽煙好想抽煙好想抽煙，怎麼辦呀怎麼辦呀怎麼辦呀怎麼辦呀怎麼辦呀~~~~」

煙癮發作的鹿儀就像賴著要玩具的三歲小孩，在床上抖著亂叫著。我便笑著放下了她的腿，挪動椅子靠前身子，對她說：「這樣好了，妳吹一口氣給我聞聞看。」

鹿儀眨了眨眼，然後便微笑著，嘴唇成圈，往我的鼻頭吹著「呼呼」作聲的氣息。

是煙味。

鹿儀在表演前抽過煙吧，其實煙味真的沒那麼容易散去。

「嗯.....？」我裝作揚起了鼻頭「好香呢，一點煙味也沒有，果然還是這樣比較好聞。」

「真的嗎？YEAH！」鹿儀難得表現得喜上眉梢「總算有成效了，真的嗎？呼~呼~我自己都聞不到呢。」

鹿儀舉起手掌對著嘴巴呵氣，靠到鼻前細聞著，但人類聞不到自己的口氣是常識吧，我便握起鹿儀的手，湊近鹿儀的嘴說：

「真的，我都聞清楚了，完全沒有煙味，非常清新。」

「呼~呼~那你再聞聞看~」鹿儀笑意盈盈地向我吹了好幾口氣「真的有香嗎？喂.....呼~嗯...
...啜.....嗯唔.....嗯.....」

我依言湊上鼻子，聞著鹿儀吹到我臉上的氣息，不知不覺間，我們愈靠愈近，先是臉龐、鼻子、嘴唇、然後是相碰的舌頭。我挽著鹿儀的腰，回應著她純熟的吻技，享受著她的舌頭與我的舌尖交疊戲玩，鹿儀吻了一回，便輕聲問說：「離表演還有多少時間？」

我看了看手機，便回答：「嗯.....大概四十五分鐘。」

「那麼.....」鹿儀靠前抱起我的頸間，抬起眼睛心算著「開始前五分鐘要熱身，開始前十分鐘集合，開始前十五分鐘再噴藥，那就是，半個小時了.....足夠嗎？」

「我就當然足夠了。」我撫著鹿儀坦露的腰間說「就怕小鹿儀妳不夠。」

「去死，」鹿儀敲了敲我的背「別忘記我的綽號、你最好給我撐夠三十分鐘，啾啾——嗯.....嗯呀.....」

肆捌 | ρης | 亞瑞斯 γ

鹿儀的綽號是「早洩女巫」，我愈來愈肯定這是她的自吹自擂。算了，我專注在鹿儀火熱的舌吻上，繼續感受著嘴唇親吻交接的濃情，手掌也從她柔軟的腰間，握向她的胸部，美式啦啦的緊身小背心令她豐滿的美乳更為圓挺，搓起來更具彈性。我雙掌齊出，撫玩雙峰，令鹿儀邊接吻邊輕吟。

「嗯～啾嗯、呀.....呼.....丫哎呀.....」

我掀起她的小背心，裡面是白色運動胸罩，一對豐乳被壓得鼓鼓的，恰好能把握在掌中感受那美好的豐軟感。不過，正當我想完全脫掉她上半身的衣物，鹿儀卻擋了擋我的手說：「不要全脫了啦，運動胸罩又脫又穿好麻煩的。」

我領教過鹿儀的熱吻，又摸索著鹿儀性感的身體，下身在褲檔裡勃起得陣陣腫痛，便急忙說：「可是.....我想看小鹿儀的身體呢.....」兩頰滿滿紅了的鹿儀卻說「白痴嗎？把胸罩掀起來就好了，這樣.....」

鹿儀交叉雙手落在肋上，雙手稍一用力，便將運動胸罩拉起來到鎖骨的位置，再將小背心捲起來，夾在運動胸罩的衣縫裡，裸露出一對肌色紅潤，圓渾高翹的碗狀美乳。對我說：「抑或.....你不想跟穿著啦啦隊服的我做愛？哎呀.....嗯.....」

聽見鹿儀的質疑，我立馬抱起了她的身子，與她一起倒躺在窄小的病人床上，繼續我們不眠不休的吻，再翻開她的超短百摺裙，拉開她的蕾絲內褲，在她屈縮雙腿配合之下，一片濕潤的性器瞬間被我摸在手中，我用指尖輕柔地掠著陰唇，她嬌哼著流出暖暖的愛液。我爭取時間，脫去長褲露出兵器，鹿儀躺在我臂彎裡，咬著我的嘴唇，柔聲叮囑說：

「小果，我的腳還在痛.....所以，你要一直在上面哦.....」

鹿儀的臉色總是比其他女生紅潤，即使平日子也有點淡淡的紅暈，現在動情就紅得更深了，似是兩片悅目的大紅花。我撫著她的雙乳，用虎口輕輕把玩，然後低頭吻著她溫熱的腮間，她身上傳來混雜了汗氣的濃烈體香，令我胯間不禁一抖，我吻到胸前，舐著兩顆深紅色的乳首。

「嗯～呀.....嗯.....小果.....呀、啊.....」

我啣吮著兩顆迅速充足挺立的乳尖，鹿儀喉間軟軟地低吟著，腰間摩擦著床墊擺動，我再用掌心摸了摸的性器，都濕透了，陰蒂也順利地翹出頭，我輕撩著蜜穴，盡量刺激出鹿儀的性慾，直到我看差不多了，便執起下身，挽起鹿儀的雙腿，陽具頂在柔軟的陰唇上，稍稍用力，我便沾著愛液，流暢地進了入鹿儀的身體裡。

「丫～丫～嗯唔唔丫啊、嗯、呀.....」

我先以平緩的節奏抽送著，感受著鹿儀嫩滑的小穴，暖意盎然的肉壁令小莖傳來陣陣快感，我一點一點地頂得更深，鹿儀濕潤的性器流著溫熱的愛液，隨著我的動作而溢滿了腿間，她臉上彷彿醉了，只是偏著頭溫柔地叫起床來，我看著她酣暢的神情說：「小鹿儀你這樣好可愛呢，平常就不要那麼兇嘛.....」

「我.....嗯丫才、才不是——哎呀嗯.....啊～啊呀～！」

我不知道是她是想說「我才不是可愛」，還是「我才不是兇」，但她急欲解釋又忍不住叫床的嬌羞令我胸口一熱。我壓前身體，堅硬的龜頭頂碰著柔軟的花心，鹿儀一雙大腿瞬間繃緊，昂首叫了一聲，又分泌了更多的淫水。

「丫——你怎麼、啊、哎呀、嗯、一直頂那裡——呀」

我卻伸手握起鹿儀胸前兩團晃動的乳丘，揉搓著的同時下身戳插她得深處，緊細的穴肉包圍著我的龜頭，隨著鹿儀小腹的擺動而抽搐，敏感更為緊緻，愛液也愈滲愈濃熱，她嘴裡的叫聲也漸變得楚楚動人。

「哎呀呀——裡面、嗯——啊呀！嗯～你不是～呀！」

正當我欺弄著鹿儀陰道的要害，她卻突然尖叫了一聲，腰間抬起，整腔肉壁戰抖著收縮起來，似乎有意無意地擺起堅韌的腰間，反客為主地用愛穴摩擦著我的陽物。我的馬眼不由得酸痛著，差點就失火爆發，我緊皺著眉頭撐住了，用膨漲的陽具繼續往前戳動。

「唔～！啊你慢一點、呀～啊啊……你慢點、不、別這樣——啊！！！」

鹿儀雖然拉著我的手臂求饒，但我的陽具卻感到她的肉壁像無法自制似的痙攣著，便立刻加緊力度，幾下頂突。鹿儀急促嬌喘，小舌舐著嘴唇呼叫著，當我雙手挑弄著她的乳頭，再一次用龜頭壓入她的嬌蕊，她便抓著我的手臂，下盤戰抖著高潮了。

「丫～～～！！！！噢恩——！唔——！！！」

鹿儀抵著嘴，想抑壓自己的叫聲，可是下半身卻不受控地劇烈戰抖，流出了潮湧的愛液，難耐的她只能挺著上半身低呼著。高潮過後，鹿儀呼著氣，皮膚滲出一抹滑溜的汗，令一對美乳摸起來更柔軟，仍未發射的我便再次挺動下體，鹿儀感到下身的異動，皺起眉頭嬌呼著：「你怎麼還未射啦……快點啦、嗚、嗯漲死啦……」我流暢地在濕漉漉的蜜穴裡突刺，對她說：「還未夠半小時嘛，所以我就撐著了，不過，小鹿儀……我也已經很想射了。」鹿儀不知道是羞還是怒，伸手揮拍我的腰：

「那、那你就射嘛！嗚……啊白痴……丫呀、丫唔啊……嗯、啾」

我放開鹿儀的雙乳，低頭抱著鹿儀在一次深吻著，她張嘴一邊呵著浪叫，一邊吻我的舌頭。她那總是熱烈的回應令我更不想就此完事，我下身綿密插弄了片刻，我放輕了動作，撫著她嫣紅處處的臉頰說：「一直在是我在上面也膩了吧，要不要換個姿勢？腳還痛嗎？」

她雙眼半閉著，呼著潮熱的氣息：「還有一點……你想什麼姿勢啦？要求真多……嗯、唔」我擰了擰她仍然充血的乳尖，便說：「能我讓我射到最裡面的……」她卻又啪地擱了擱的臉：「別說這種變態話啦……唔～你先拔出去……」

我便依言拔出了昂首高挺，沾滿淫水的陽物，鹿儀扶著我的手臂，轉動身子，在床上狗趴著。我當然二話不說爬上床跪在她身後，伏壓在她的身體上，探手愛撫她胸前的飽滿美乳，抹開她的啦啦隊百摺群，用堅硬的下身摩擦著她的股溝，她便偏起頭，細吻著我的嘴角，然後用怕了我的語氣說：

「唔——你別弄啦……別等一下弄髒了我的衣服、快點進來然後快點射啦……嗯嗚……丫」

其實我知道離表演開始還有時間，所以我才刻意百忍成金。我挺起勃硬得有點酸痛的下體，感受著鹿儀的濕潤的私處，壓進前庭之後，便再次一竿到底。鹿儀似有無意地抖下腰間，令我的龜頭著實地碰到她的花心，溫軟的穴肉又再縮噉。我伏在她的屁股上，沉穩有致地抽送，埋首貼在她的頸際，傾聽她動人的叫床聲。

「啊.....哎呀、丫丫嗯呀.....你快點、啊啊！不是、不——呀~」

我聽見鹿儀叫我快點，便不其然加速，粗熱的肉根亂駢她的穴肉，可是她卻腰間亂戰著叫苦。我呵了呵她的耳邊，撫著她拋動的豐乳說：「不是叫我快點嗎？」鹿儀卻晃了晃汗濕的長髮：「啊不是啦.....你快點射、別一直、丫、丫呀一直撐著.....」

我從鹿儀的語氣聽出了既難耐又焦急的情緒，可是她難得哀求的語氣，卻又令我有種衝動，向前抽插得更深，下體拭擦著愛穴的快感令我欲罷不能，在忍耐與爆發之間的矛盾感令我忽發奇想。我對浪叫著鹿儀說：「小鹿儀，妳是啦啦隊總隊長吧，快幫我打打氣，我就快點結束。」鹿儀聽見了，腮邊卻嬌怯著滑開了：「什麼啦.....死變態、啊人家、不是為了你、啊...！」我捏著鹿儀翹出的乳頭，抬起下身，往前壓向淫穴的盡頭，在深處的軟肉上打轉，小穴哀憐著地洩著淫水，她也只好喘急吁著：

「丫丫呀怕了你啦.....啊快射啦、快點射進來丫哎呀——」

鹿儀軟膩了的聲線說出鼓勵，我士氣大增地再次急攻，她卻閉起雙眼嬌喘著，小蠻腰像貓似的壓下去，屁股輕輕晃動，股間都沾滿了愛液與汗水。我知道她可能又要高潮了，便將龜頭頂到花蕊上，陷在肉穴的緊窄處仔細地磨礪，馬眼立時爆發出酸癢。她抬起頸倚在我的肩上，喘暖的氣息吹到我耳裡，連一聲聲淫叫：

「嗯呀啊小果射嘛、別忍了啦、快點射進小鹿儀裡面、啊丫丫」

我想世上大概沒有一個男人能抵受這種攻勢，也無法拒絕在她的體內射精的可能。我也同樣，只覺得雙手裡的一對美乳都脹鼓鼓的，小淫穴急速抽搐著，我腰間一酸，馬眼像水壩上破了的洞，酸爽地疾射出灼熱的精液。

「嗚——唔——！！唔嗚——！！」

鹿儀也許怕恣意地叫床會被外面發現，便抵起了嘴唇低嗚，腰間僵硬地戰抖，承受著被注入濃精的生理快感，收縮得緊緊的小肉穴又再一次洩出了洪水。我緊抱著她的身軀，感覺射了頗長的一段時間才結束。

「呼、呼、呼、呼.....」鹿儀伏在枕頭上，舐著乾燥的嘴唇，責怪著我說：「你啊.....弄那麼久，我腰都酸了，等一下出錯就唯你是問。」

我平順著胸口的心跳，離開了鹿儀的身體，拿起病人室裡擺放的紙巾，抹著她都是體液的性器。我說：「不會的，妳這麼厲害，才不會出錯呢。」

「你都是這樣鼓勵她們的嗎？」鹿儀全身放鬆，任由我照料著她的下半身「我是說樂璇、藝莉她們.....」

「為什麼突然這樣問？」我看著她的後腦。

「.....」鹿儀先是沒有回答，然後又搖了搖頭「沒什麼，就問問看。」

「妳.....」我從後抱著鹿儀，吻著她的後頸「妳在吃醋嗎、呃呀——！」

我才說完，鹿儀的手肘就往後挫擊，那麼不巧就擊中我的胃部，我不由得發出一聲怪叫。

鹿儀聽見連忙轉身，帶著歉意說：「哎.....沒事吧？不好意思，誰叫你亂說——唔.....」

我吻住鹿儀的嘴唇，貼在她的唇上好一回才放開。我握起她的手說：「因為她們都是體操隊員，我總得要鼓勵她們的，這不是什麼誰是正室之類——那其實都是小璇的玩笑話，我對妳們任何人的鼓勵，都是認真的。」

鹿儀垂著眉頭，眼睛躲開我的眼神，用一種像透露著秘密的語氣說：「那.....即使、人家已經承認是你女友了那麼久了.....也為你戒煙了.....都沒有一點.....優待嗎？」

我窩心地微笑著，抹著她稍亂的秀髮：「不如妳說說看，妳想要什麼樣優待。」

鹿儀扣握起我的手：「就.....隨便說我是比較特別的話，**就算是騙我的也好**，像『他』對我一樣也可以。」

我將鹿儀的頭靠我的懷前，對她說：「絕對不會跟『他』對妳一樣，所以我可以如實地說：小鹿儀，妳真的是我所有女友中我最不用擔心，也甚至是最佩服的，跟妳做愛也很棒，我是妳真真正正的粉絲，妳打我罵我，我也不會生氣也不會走。這樣可以嗎？」

空氣突然安靜了，鹿儀做愛時散發著的汗氣與體香也開始沉澱，她把頭埋在我的腦前好一會兒沒有說話，正當我以為她不會回答了，又聽見——

「**嗯.....可以。**」

我讓鹿儀靜靜地趟著歇息，清理好了她的身體，拉好了她的胸罩與小背心，讓她重新穿起丟在地上的內褲，捧起了她的左腿，在小腿上的肌肉上噴了高效鎮痛噴霧。然後我坐起來，將她的腳捧在我的大腿上，像剛才那樣輕輕地按摩。

「還痛嗎？」我問道。

「不痛了.....」鹿儀搖頭說「可是.....好想抽煙。」

「不是說要戒煙嗎？」我不免笑說。

「都是你，」鹿儀用腳踩了踩我休眠中褲檔「做完愛就更想抽煙了.....」

這是「事後煙」嗎？原來那不是男人的專利。

「有這麼一個說法，」我繼續按摩鹿儀的小腿，說著「情侶任何一方想戒煙的時候，就找另一方接吻。當然這通常是用在男生身上，但小鹿儀妳要不要試看看。」

「啐，」鹿儀失笑著捏向我的腰「這什麼鬼話。騙小孩嗎？而且如果你剛好不在，那我吻誰呀？」

「就.....等到我出現再來吻我呀。」

「哈？」鹿儀擺出小孩也不會相信的臉「那我不如直接去抽煙了。」

「要不要試看看？」

我這麼說完，鹿儀也坐起來，雙手用力按在我的頭，吻了我一口。

「嘖.....」鹿儀卻用厭惡的語氣別開頭「結果就是現在更想抽煙了.....」

「那妳再吻一次呀。」我拉著她的手臂說。

「省點吧，」鹿儀擺手別開頭去，雙腳懸向床邊「不過.....如果我真的戒煙失敗了，你會.....覺得我很失敗嗎？」

「怎麼會？」我按住她的肩頭說「這樣我繼續陪妳抽煙就好了。」

「別說得那樣理所當然，」鹿儀卻又敲著我的胸口「我是很認真的。」

「不，我也是，」我說「說實在每天一兩根煙殺不了妳的。那我們抽了再戒、戒了又抽，不就沒完沒了，不好嗎？」

鹿儀依然沒有回頭，我眼前只是一片棕紅色的長曲髮，卻傳來溫柔的一聲：

「白痴。」

肆捌 | ρης | 亞瑞斯 完

肆玖 | Αθηνά | 雅典娜 α

肆玖 | Αθηνά | 雅典娜

人單靠自己的雙腳，到底能走多遠？

我背著登山用的背包，從老舊的郊野巴士上跳下來，站在冷清狹窄的行人路上，我朝著地圖往前走，球鞋在粗糙的路面上發出了沙泥磨擦的聲音，路有點峭斜，走起來有點費力，好在現在是四月初，空氣溫暖而微風涼爽，抬頭看著蔚藍的天空也心曠神怡。

路就只有一條，所以即使我未曾到過這山頭，也不會怕走錯路，沒多久，我來到一個細小的老村莊，只有十數戶人家，大多是民居，但也有店鋪與旅館，看店的中年婦人與老先生都一臉日常，做的大概都是登山客的生意。

我依著她跟我在電話說的提示，來到一間小賣店前方，就看見她坐在店前的長椅上，正拿著香草味的小杯雪糕，另一手用小木匙勾起一小口，放進口裡舐去，還伸出舌頭舐了舐粉櫻色的嘴角。

「妳怎麼會在食雪糕了？也太少女了吧。」

我在她身邊坐下來，她滋味地繼續舐著那充滿甜味的雪糕漿，微笑說：

「不可以嗎？我也是少女呀，我跟絲明是同年的，這麼說來.....就是比鹿儀與戀音也更年輕呢，森琪更不用說了。我才是小妹妹好嗎，小果哥哥～」

「.....」我無言以對，只好說「我實在無法叫妳做『妹妹』呀，伶馨小姐。」

伶馨似笑非笑的眯起眼睛，冷冷地說：

「真沒情趣呀，事實我年紀也比你小，不是嗎？」

伶馨穿著暗紅色的綿質運動外套，下半身是深紫色的運動長褲，黑色長卷髮用髮圈綁起來了，跟以往她總是冷峻的黑色洋裝或西裝打扮，完全判若兩人。雖然我說「少女」只是笑話，但作為美女穿著這種平民打扮，感覺更親切了。

我伸手摸了摸她帶著淡淡腮紅的臉頰，溫軟的臉珠觸手生溫，臉色較我上一次見她時紅潤多了，而且已經完全沒有大手術後的虛弱感。我隱藏著心裡的哀傷，試著表現出欣慰的語氣說：

「妳看來精神不錯，那就好了。」

「是嗎，我倒覺得差不多.....」伶馨依舊淡然地說「準備好了嗎，那我們出發吧。」

伶馨吃完雪糕，將空掉的雪糕丟到旁邊的垃圾筒裡，然後拿起放到一旁的旅行背包，揹在肩上，身體有點纖瘦的她背著背包似乎很單薄。我問：「要我幫忙分一點東西嗎，我的包包裡還有空間呢...」

「不用呢，」伶馨挽起笑容「我自行背可以了，來吧，我們快出發。」

伶馨期待地握起我的手，往村莊深處的登山步走去，沿途有不少路徑圖、指示牌，以及提醒登山人士僅記安全的告示，然後，我們站在像魔境似的樹林外，旁邊的路牌寫著：「往山頂－648m」

六百米的高山，對於老到的登山人士來說當然小菜一碟，但對我們這種外行人而言，要征服這個山頭，也不是一時三刻的事情。不過，我事前做過資料搜集，這座山雖然高，但山勢不斜峭，登山客也不少，所以路應該還好走。

伶馨與我再次確定手機的電源後，便準備出發，她向我報以充滿信心的微笑，黑色眉毛下是一雙清澈的明目，我抹了抹她的頭髮說：

「真的可以嗎？」

「你覺得，」伶馨說「我會回答『不可以』嗎？」

我只好跟隨伶馨的腳步，踏上了登山步道。

樹枝的剪影與陽光灑落在伶馨的身上，她深紅色的背影走在林間，腳步穩健，看起來是一位那麼青春的美女，像一頭毛色鮮艷的小松鼠。

可是，我卻無論如何無法寬心，即使風和日麗，即使綠樹青蔥。

因為這個世界並不知道，伶馨的手術結束後，再接受了三個月的化療，但仍並無起色，甚至再度惡化。

伶馨知道，那已經目前醫學技術的極限，所以她決定，除了定期的身體檢查或舒緩性的藥物，已終止所有針對其病症的醫療程序。

她離開了那被塑膠膜包圍的無菌空間，停止所有令她嘔吐的藥物，也不再接受任何手術。

伶馨的生命隨時都會走到盡頭，而沒有人知道時間點。

包括我倆。

Ω

「表演場地？」

我從伶馨口中，突然聽見了這似曾相識又陌生的詞語。

「嗯，我決定用八卦館的遺產將館內再度重新活化，主要提供作為表演場地，像是古典音樂、歌劇、舞蹈等等，館內的中庭絕對夠面積作為舞台。」伶馨邊走邊說，氣息有點喘不過來，然後放慢了語速：「這倒是多虧了戀音小姐。」

「哦……」我瞬間意會過來「原來是小戀給妳的靈感呀……」

「與其說是靈感，不如說是決心。」伶馨笑道「八卦館的活化方案早就有了，基金管理人那邊定期就會問我。包括變成酒店啦、咳唔、咳呼……嗯，展覽場地啦，商業聚會中心啦，甚至奢侈品專門站等等。可是戀音小姐的故事令我覺得，八卦館應該做八卦館該做的事，那就是呈現它原有的美與華麗，就像京都一樣。」

我驀地想起了戀音，自京都回來以後，已有差不多兩個月沒見面了，據知藝莉也與她保持通訊，我也主要由藝莉口中得知她的狀況。還是說……我跟藝莉過些日子去見見戀音好呢？

面前又是一道石階。

現在我們大概到了200米的山腰處，還未走完一半的路，伶馨身體如常，我作為長跑運動員的體能也沒有異狀，可是我們面前這道階梯，看起來有點吃力。

「如果小戀知道的話，」我說「她一定會感到很有興趣。我倒覺得妳們兩人有點咬弦，應該可以成朋友的，下次有機會，我讓妳們見面。」

「好呀，」伶馨一口答應「我很期待呢，你後宮當中，我就差沒見過戀音了。」

伶馨走上前，踏上石梯，開始埋頭往上登，我本來想問她要不要先歇一下，但來不及了，她已經一股勁的走上了階梯，我只好趕快跟她在的身後。

我去日本之前，伶馨決定接受大手術，意圖根治她的氣管惡疾，但那時候的手術失敗了，其後伶馨一直以藥物與治療來抑壓病情。

所以從京都回來以後，我幾乎是第一時間就去探望伶馨。她家中的所有醫療設備都已經撤掉，而她最近也已經回到學校去，繼續學業以及學生議會的工作。

只是，她的病依舊藥石無靈、再沒有能夠100%減輕病情的手術與藥物。

石梯頗有一點斜度，我們一步一步往前走，調整呼吸，安靜地攀登，樹林間一時只有我們的喘息聲，山嵐輕吹，我頸間的汗泛起了一陣寒意，伶馨也用手帕抹了抹臉上的汗。

「咳——!!!咳、咳!咳!!!」

「伶馨!!!」

伶馨走著，卻毫無先兆地咳嗽起來，我瞬間大驚，急步跑到她到身邊，扶住她咳得折了腰的軀體，她掩住嘴不斷劇烈的咳嗽，咳嗽聲很嶙峋，乾乾的非常刺耳，像剝割著她的生命。我心痛地輕撫著她的背，直到她的身體安靜下來。

「呼……呼……」伶馨咳得滿眼淚水，看了看掩嘴的手帕，卻挽起笑容「還好，這次倒沒有咳出血呢。」

我抹了抹她眼角的淚水，卻笑不出來。我說：「要繼續走嗎？」

「當然呀，」伶馨點頭「難道走回去嗎——嗯？啜……怎麼了？」

我心裡有種再也無法抑壓的衝動，我抱著伶馨吻下去。

「沒有血腥味。」我放開嘴「只有香草雪糕的味道。」

「哈哈。」伶馨咧嘴笑了「你是在拍韓劇嗎？還是台灣清新小電影？」

我沒再回答，理順了伶馨剛才因為咳嗽而凌亂的髮絲，她也從背包抽出水壺，喝了一口，我們便繼續往前。

我們出發時剛過了中午，以我們算新手的速度，預計可以在黃昏的時候下山，所以我們大概有三個半小時登山，時間非常充裕，這樣伶馨也不會為了趕時間，而去催逼她那殘破的身體。

「嘩呀～風景好漂亮哦。」

伶馨朝著前方的景色喊道，我們登上了小石階，這邊剛好是一個平坡，設有為登山人士準備的簡單休憩區，雖然還未到達山頂，但欄外是已經起伏延綿的山巒，春天的天空與綠樹也格外鮮明悅目，彷彿一幅自然畫派的油畫。

伶馨走到欄杆前方，拿起手機將景色拍下來，然後向我招了招手：「小果，我們也來拍一張吧。」我走過去，站在伶馨身邊，她便倚在我的身上，讓我抱住她的腰間，舉起手機，像一般的情侶般自拍。

「嗯……」伶馨掃視著照片「好像有點呆呆的，我們要不要做別的動作？」

「例如呢？」我抱著她問道。對我們男生來說，每張照片一樣吧。

「就親吻，舌吻之類，嗯——唔、等、等一下啦，先調好角度，好了，來吧、嗯啾、唔——」

既然她說到了，我當然求之不得，抱著她的身子便吻下去了，說到舌吻，我敢說飽經舌戰。所以在我舌頭凌厲的急攻下，伶馨只嬌笑著應接，然後手裡的手機不斷連按，拍出來的照片會怎麼呢？我忽發奇想，伸手握起她的胸口，隔著運動外揉著她堅挺的左乳。

「嗯——這、這到底怎麼啦？哈哈……嗯、啾嗯唔～唔～」

伶馨雖然驚訝，但她瞟了瞟周遭只有我們，也任由我亂來了。直到她放下手機，我也才放過她的嘴巴與身體。伶馨打開相簿，短短十幾秒間已拍下了數十張照片，有我們親吻的，有我們相擁的，有我們舌尖交碰的，當然也有——

「嘩丫！！」

伶馨又驚又羞，突然掩起了屏幕，她噘起嘴回頭冷了我一眼，兩片臉龐跟耳根都紅了。

「怎麼了，給我看看。」我抓起她的手。

「不行，這、這太害羞了！真的不行！」伶馨笑說「原來我咪咪被摸時候是這表情呀……真的太有衝擊力了。」

到底是怎樣？但我要看的話，看真人就好了，所以我也沒堅持要看照片，只是抱著伶馨吻了吻她的頸間。她的後髮隨風飄動，散發著山野的草香。

「小果，」她在我懷前，帶著淺笑卻認真地說「有一件我想跟你坦白。」

「是的？」

「在你前陣不在我身邊的時候，我想清楚了一件事」伶馨握著我的說：「如果不是有這一個病，我根本不會愛你。」

我感到胸口一陣絞緊，但我依然再次緊抱著伶馨。

「最一開始，是因為我那段時間病發的很嚴重，」伶馨說著「卻突然跑出一隊名不經傳的體操隊，要組織什麼大型競賽活動，還需要用盡所有體育部門的預算。我身為主席，最初自然是持質疑意見，可是絲明跟樂璇一直堅持、一直固執要辦。我好奇之下，去看看你們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卻遇見了你，才有了之後發生的所有。」

從最初我也略感奇怪，為什麼伶馨每次主動接近我，都帶著一種彷彿最後一次的悲劇感。

「結果是你堅持要我活下去，」伶馨那深邃的深色雙瞳像怪責又像諒解「我有好多次都懷疑，我憑什麼要聽你的。就像我作為學生會主席，一樣多次覺得，你們體操隊憑什麼跟我對抗。」

「我也不知道.....」我坦誠地搖頭「時至今日，如果妳要追問我這一切的理由，我依然說不出來，但要我再選一萬億次，我也會對妳說同樣的話。」

「如果死亡不存在於我的面前，」伶馨感嘆說「也許你強行加諸於我的生命，就一無意義了。小果，我再問一次，我活不久的，你知道嗎？」

她聲音除了傳到我的耳邊，也飄揚成為山野的風，很輕很柔和。但儘管如此，我喉間無法遏止地咽哽。

肆玖 | Αθηνά | 雅典娜 β

她聲音除了傳到我的耳邊，也飄揚成為春日的和風。儘管如此，我喉間仍無法遏止地咽哽。

「我知道.....」我用力閉上了眼「我知道的.....」

伶馨說，如果根據目前的醫學統計，她的壽命不可能跟常人一樣，更大可能，是在40歲前過世。

我們此刻不過是二十歲出頭，仍在人生充滿朝氣的前期，而伶馨的人生已可能走了一半，甚至已看見終局。

「即使這樣，」伶馨問我說「你仍然不要緊嗎？」

我深呼吸一口氣，再次說：「是的，伶馨。不論妳的生命有多長，不論死亡何時降臨，只要妳願意讓我陪著妳，我也不會離開。」

「即使每一日都可以能是最後一天。」

伶馨平淡地說著，甚至沒有一點情緒的波動。陽光明媚，我卻低著頭掩飾我眼裡刺痛的陰影，點頭說：

「即使今天已經是最後一天。」

伶馨展露起明亮的皓齒微笑：「所以那天我決定了，以後我再也不管了。我要學不同的運動，我要參加不同的體育比賽，我要去登不同的山，我要去游不同的海，我不怕吃冷吃甜點，不再遠離人群怕空氣混濁。這才是生命該有的樣子。」

伶馨在我懷裡轉身，抱住了我，吻了吻我的嘴唇。她說：「恭喜你呢小果，以後跟我做愛，你能領教我的騎乘位了，是有史以來第一位男生喔。」

我抬起頭看著伶馨，看著她毫無瑕疵的笑臉，她卻伸手拭了拭我的眼角，讓我發現原來那裡有淚。我想掩飾我的悲傷，便低頭再吻著伶馨，她也吻著我，像溪澗流過礁石那麼溫柔的吻。

「還是說，」伶馨放開嘴，微笑說「你現在就想試試看嗎？我的腰功。」

伶馨那總有點懶慵的雙眼散發出獨特的挑逗感，修長的鼻頭下是兩片淡淡的嘴唇，她瘦弱卻玲瓏有致的身材壓在我的胸前，今天好像就只有我們這一對登山客，山裡都是野草萋萋，要在這裡野戰嗎，還是.....

「不是要先登頂嗎？」我握起伶馨的手說。

「唔.....」伶馨思度起來「也可以啦。而且你身上也沒有性慾的味道。」

「性慾的味道？」

「從少我就特別注意自己呼吸的空氣，所以我的鼻子非常的靈，」伶馨點了點自己的鼻頭「其實氣味有非常多的信息，一個男人想做愛而勃起的時候，會發出別樣的體味，那是像有點微弱的焦糖味，然後帶著海洋的腥氣。」

這是特殊能力嗎？我看著伶馨那不像在說笑的臉，卻無法想象那到底是什麼一種的狀態，又想到每次動情、身體就會散發蘭花香的藝莉。不過，她確實說中了，我並有沒有強烈的性慾，至少我無不想光天化日之下野外露山。我說：

「那我們還是先繼續走吧。」

「嗯。」伶馨和應著點頭。

我們補充了水份，伶馨再吃了點餅乾，便離開了休憩站，繼續往前走。

主要的山徑就只有一條，而且都有指示牌，因為這是正式的登山徑，路面雖然有時沒有石地，但也算好走，愈往上攀登，植被便愈見單薄，綠樹與雜草像海平面一樣往下沉，取而代之的是泥黃色的沙石及雜草。

我們盡量避免對話，以試著保持呼吸順暢。一路上伶馨咳嗽了好幾次，每一次我都站在她的身邊，撫著她的背，等待她的身體能夠再次無礙地呼吸這世界的空氣。

大概到了450米的位置，又有一個休憩站，伶馨坐下來，抹了抹臉上的汗，兩頰都像孩子似的喘紅著，用水瓶連續喝了數口清水，雙眼都疲憊地眯起來，我擔憂地說：

「不要太勉強了，我看還有時間，你要不要再多歇一回？」

「其實我也很想往回走呢，」伶馨說「到山腳找個小旅館，洗個舒服的熱水澡，然後跟你好好的做愛，可是還真奇怪呀，我就想繼續走下去呀。」

由於往上攀爬登了，我們面前的景色開闊了不少，陽光照在山巒上的明暗對比更強烈了，綠林看來像老舊的織布，吹來的風也變得更乾燥了。

「雖然我的腳有點酸軟了，」伶馨說「但我只知道只要繼續往進一步，那麼還是會走到山頂的，只要再提起腳就可以了。」

「妳這麼說，」我笑道「倒像我田徑隊的教練呢，記得他對每個操練長跑的學生，也是類似的教誨。」

「那有用嗎？」伶馨我的肩上問「你平常長跑的時候，會這麼想嗎？」

「那個嘛，」我因為要服侍體操隊，已很久沒有認真參賽「長跑到最後腦裡會累我一空白，什麼也想不到，就只是靠韌度往前跑已而。」

「是哦，」伶馨似乎領悟了什麼「那以後我可以和你一起長跑嗎？」

「當然可以呀。」

我抱緊伶馨的腰，她心滿意足地枕著我的肩膀。

——但我知道，長跑對伶馨來說大概不可能，而伶馨也很清楚我知道。

待伶馨身體充足歇息以後，我們繼續征途，剩下來概還有兩百多米的高度。也許是身體習慣了，又也許是路被我們走慣了，又也許是知道是終點在望，我跟伶馨也走得頗為輕鬆，順著蜿蜒起伏的山路，踏過這個座小山峰的背項，一路走到便到了頂端。

伶馨走上了最後一階石梯，跳到平整的泥石地上，喘著氣的她看見前方一根灰色的小石柱上寫著「648M」。她扶著膝蓋，大力呼了口氣，然後像電視上攀登了世界頂峰的登山家般張開雙臂，向著泛黃的天色喊了一聲：

「嗚喔~~~~~」

我跟在她身後，也站著理順呼吸，看著她那眯起雙眼，昂首向天，像大獲全勝的臉。

「怎樣啦？」伶馨發現我端詳的視線。

「沒想到妳也會發出這種聲音，會有這種表情。」

「是嗎？」伶馨擺出好奇的表情「那我平常是怎樣的？」

「就非常優雅，非常端莊，非常睿智，總是在幕後掌控一切.....」我回想一直以伶馨在我心目中的印象「而且，有種很奇妙的距離感。」

「所以.....我現在可愛多了嗎？」伶馨以明知故問的語氣說。

我從後抱起了伶馨，輕吻她汗熱的臉，然後說：「不但是可愛，簡直是可口。」

「哼哼，聞到了，」伶馨揚起了鼻頭「是性慾的味道哦。」

我便輕撫著她的輕腰，下身的確浮現隱約的衝動，但並不強烈，難道伶馨的嗅覺真的這麼靈？她笑了笑，張開胸膛呼吸：

「啊~~~~高山的味道就是不一樣呀。」

這不是我們城市裡的最高峰，但也算是薄有名氣的登山熱門地，附近的山丘都比這座山要來得矮小，所以放眼遠目都是蒼鬱平緩的群山，在輕微的煙霞裡安靜地躺臥著，像沉睡了億萬年的巨人。地平線上的最遠方是城市的邊緣，還能遍及一點海岸線，以及無盡的海洋。伶馨看著遠方說：

「我第一次來到這麼高的地方呢.....」

海拔六百米的風反而很安靜，好像我們已離開了地球，來到另一種空氣裡，俯視這渺小的天地。

「原來看著這種景色，」伶馨緊貼著我身驅「真的會想到很多事情，好像這輩子所有的記憶突然就湧出來了。」

「例如呢？」我問道。

「以前在孤兒院裡的記憶，第一次咳出血的記憶，第一次做手術的記憶，第一次接受藥物治癮的記憶，第一次被男生告白的記憶，第一次做愛的記憶.....父親死去時的記憶。還有很多次，我一個人想放棄生命時的記憶.....」

伶馨說著輕抒了口氣，似乎她的記憶太過沉重，必須稀釋到這高山的空氣中。

「但很奇怪，」伶馨又說「我以前真的覺得活著很難受，可是此刻知道自己隨時要死了，卻真的輕鬆多了。這麼說很奇怪，但小果，真的，我應該早一點放棄醫生的建議，跟自己確實地說『我要死了』，這樣可以真正的活著。」

我盡力緊抱伶馨的身軀，她輕撫著我交握在她小腹前的雙手。我說：

「也許死亡無處不在，但我希望妳記得，活著的是我們。」

「我當然記得，」伶馨回頭說「而你也一定會記得的，即使到了我們之間，只剩下記憶的那一天。」

「也許並非如此，」我說「也許除了記憶以外，我們仍然有更多事情可以創造。」

伶馨卻似乎想到什麼，突然噗哧一笑：「喂，你不是說你負責帶避孕藥嗎？」

我稍一愣住，然後輕捏她的臉龐說：「妳可以不要破壞氣氛嗎？小伶馨。」

「呵呵，好啦，小果，多謝你今天陪我走到這裡，」伶馨對眼前的世界說「如果我一個人的話，我一樣能走，但有了你，我真的很想活下去，至少我能聽你繼續說關於體操隊、關於雨薇、鹿儀、森瑤、戀音、藝莉她們的故事。」

「不只是這樣的。」我按著她的肩頭，對她說「而我也會將妳的故事，跟她們所有人說。」

「你覺得我的故事動聽嗎？」伶馨問「跟其他人比起來。」

「我們沒有任何人的故事是動聽的，」我說「只是這都是屬於我們、無比真實的故事。」

Ω

伶馨再次穿起了潔淨的白襯衫，深黑色修長的西裝外套與西裝褲，她坐在旅館山莊餐廳的鋼琴前，指頭在琴鍵上流動。

登山客本來就甚少會到旅館留宿，會留宿的也不大概不會特別到這裡用餐，目前除了我們以外，只有另一桌中年客人。

餐桌的陳設以木材為主調的中歐風味，入夜後窗外一片漆黑，令我錯覺自己置身於海拔千呎、與世隔絕的的名勝山莊裡。

伶馨開始演奏起來，她事先跟我說了那是莫札特的《第16號奏鳴曲》。她的指頭如舞動般撫弄鋼琴，輕柔的指法奏響著清脆、靈巧、甚至有幾份諧趣的旋律。我完全不懂樂理，也不懂演奏任何樂器，但看著伶馨的背影，聽著她流暢如清溪般的音色，我忽爾感受到古典音樂那份絕對透明的純粹。

伶馨的演奏引起了另外一坐客人，甚至是侍應生的注意，整個餐廳中無人作聲，專心聆聽伶馨指下的古典樂曲。室內的時間開始凝結，再順著那清澈的音色而變奏，時而活潑躍動時而涓涓細流，直到伶馨簡單彈完了第一樂章，時間才再次重新流動。

伶馨站起來，旁邊的中年客人讚賞起拍起手，伶馨一邊點頭致意，一邊回到我們的桌上，坐下來呷了一口香檳。

「為什麼妳不管任何時候，都可以這麼優雅呢？」我問。

「有嗎？」伶馨在柔和的餐桌燈光下說「倒如呢？」

「例如妳總是穿著一身優雅的西裝服，例如妳說的話總是別具深意，又例如妳會彈鋼琴……」

伶馨泰若自然地倩笑著，答道：「那不就因為我也是孤兒嗎？跟絲明一樣，我也喜歡閱讀，她自己發展出刺繡的興趣，而我則用學習鋼琴來消磨時間。至於穿著嘛，你猜猜為什麼？」

我看著那完美地勾勒出伶馨身體線條的白襯衫，說道：「因為這比較保暖？」

「呵，」伶馨淺笑了一聲「也可能是，但真正的原因，是我去看醫生的時候，鈕扣解開就可以檢查胸口，如果穿T恤就要用手拉起來，或是整件脫下，這比較方便，不是嗎？那當然，後來會配西裝外套，純粹是那順理成章比較好看。我也是女生，是愛美的好嗎。」

「妳提到明明，突然想看妳們交換衣服穿呢。」

「好變態的性癖哦，小果同學。」

「會嗎？」我應著說「我只想，或許妳可以嘗試更多不同的衣著。」

「然後再讓你親手脫下來嗎？」

伶馨說著，手肘支著臉頰，我感到小腿在桌下被她的腳尖撩動著。我舉起酒杯說：「不要作弄我了，伶馨同學。」

「嘿嘿，抱歉，」伶馨愉悅地笑著，跟我碰了碰杯「我就是忍不住想要試看看。我很期待的呀，對做愛這件事。」

「即使以現代的女性來說，妳說得還真直白呀。」

「我幾乎不能做任何的運動，」伶馨搖著酒杯說，金黃色的酒液折射悅目的光「做愛可能真的是最適合的了，因為做愛真的可以慢慢地做呀。」

女侍應生將我們的餐點送來了，伶馨說著感謝，不知道她有否偷聽到我們大尺度的對話。我等待應生離開以後，才又跟伶馨說：

「那我們甚至不應該來爬山，又吃了這麼貴的一頓費，整天在房間裡不就好了嗎？」

「這是情趣。」伶馨故作深意地說「男人總想著『做愛』是只有身體結合的時候，為什麼不試著有點想象力，去幻想對女生來說整個約會、談天到調情的經過，也是『做愛』的一部份呀。」

如果套用這理論，豈不是所有愛情故事也是甜故嘛——我剎停這太過出戲的妄想，用起刀叉，對伶馨說：「我已經急不及待要跟妳做愛了，小伶馨。」

伶馨舐了舐嘴唇上的酒液，回答說：「其實我也是呢，快等不及了。」

肆玖 | Αθηνά | 雅典娜 γ

伶馨脫去了內褲，全身赤裸的站在鏡子前方，將花灑拿起來，然後調好了水溫，澆向我同樣赤裸的身上，她說：

「水溫可以嗎？想不到這小旅館空間頗寬敞呀。」

「非常舒服呢。」我回答。

當溫熱的清水澆濕了我的全身後，我便接過伶馨手上的花灑，也依樣澆濕了她的身體，清水流過她鎖骨的長手術疤痕，淌過從她飽滿雪白的雙峰，繞到瘦削的小腹，再濕潤了深黑色的陰毛。

「你勃起了。」伶馨微笑說。

「這沒辦法呀，」我看著不知道什麼時翹起了陰莖「又是妳答應一起洗的。」

「我倒是不介意呢，對著我這身體仍能勃起，」伶馨伸手嘗試套弄著我的硬物「來塗肥皂吧。」

「怎麼會不行呢？」我伸手握起她渾圓的雙乳「妳的身體非常誘人呀。」

伶馨終止治療後，已經可以正常飲食，雖然仍然顯得有點過瘦，胸下的肋骨也仍然顯眼，但相比我兩個月前見她的時候已經好多了。

當然，那如毒蟲般劃紅色肉疤劃過伶馨的頸間，直到她左乳的上方。

熱水的蒸氣在浴室裡升騰，夕陽的晚霞從氣窗裡照進來，令鋪滿白瓷磚的浴室染滿了橘色的晚霞，伶馨手上淡紅色的皂液散發出清幽的花香。我們互相將泡沫抹在對方身上，香氣與溫熱加上伶馨的撫摸，我的疲勞感完全湧現到皮膚表層，才確切感到自己走了整天的路。

因為伶馨想在日落之前下山，登頂後我們只是簡單拍照留念便離開了，下山的路當然就顯得簡單多了，我們甚至能一邊手牽手聊天。回到山腰之後，我們用過晚餐，找了一家看起來很親切的旅館，要了一個晚上的雙人房。伶馨換過衣服，跟我一同享用完高級的晚餐，回到房間便準備洗澡，我說：「不如一起洗吧」，她回答：「好呀。」然後我們便鴛鴦入浴了。

「喂，別乘機一直揉咪咪呀。」伶馨說。

「呀，抱歉了。」我移開本來撫弄著雙乳的掌心，抹向她的腰間。

「還是，」伶馨倒是毫不避忌地用手洗抹我的莖身「你現在就想做？好硬喔……」

其實在熱水當中性器的感覺會比較遲緩，所以我只感受到伶馨掌心的溫柔，卻未感受任何快感。我攬向伶馨的腰，吻著她濕潤的嘴唇，試著將手探進她的腿間，用手心覆蓋在她的私處上。

「可以嗎？」我問。

「嗯……！」伶馨嬌嚷眉頭一皺，抓緊我的肩膀「可以呀、現在做也可——咳、咳！！咳——！！」

！」

伶馨湊近的嘴唇，卻突然爆發出那像不屬於她的咳嗽聲，她全身抖動，痛苦地挽住了腰，我惶恐地將她扶到廁所上，讓她坐下來，但她還是靠在我的身上，掩住嘴不住苦咳。

「咳——咳！！嗚唔——咳——！！咳、呃嘔——！！」

伶馨咳得比平常還久，我束手無策，只懂撫著她的背，突然，我鼻頭聞到一種刺鼻的腥氣。

從伶馨的指蓬間，滲出了鮮血。

鮮血流在她的胸前，小腹與大腿上，混著泡沫及清水，像一道紅色的絲絹，流到水溝裡去。

我看著伶馨，眉頭一陣陣抽搐，眼角難以想象地乾涸，發現她的臉模糊了，伶馨放開了掩嘴的手，嘴唇上流著一道赤絮，她伸出手撫向我的臉。

「不要怕，小果，千萬不要怕，」伶馨喘著氣說「**如果你怕了，我也會怕的。**」

伶馨又咳了幾聲，吐出殘餘的穢血，她嘴上的血像惡夢般散發著刺眼的色澤，我手足無束地拿起大束紙巾，抹去她嘴角的污血，血液在溫水中無法凝結，染滿了伶馨的頸間。

我一邊抹著，伶馨一邊用指尖拭著我的眼角，我才發現自己真的流下了眼淚。

我一再強逼自己的不要在伶馨面前展露出各種程度的哀傷，可是鼻腔還是昇起了充滿陌生感的酸苦。伶馨挽起了無力的微笑說：

「你不要哭成這樣子嘛.....這樣，你已經讓我這麼愛你了，**如果你再哭，我會害怕死去的。**」

我不知道如何回應伶馨那總是充滿機敏的言辭，我抹起肥皂，揉淨她身體上的血。伶馨也打開水龍頭，用雙掌盛滿了水，一口一口的吞進嘴裡，漱淨嘴裡。

我扶起了伶馨，拿起大毛巾披在她的身上，拭乾她的身體，她卻抱起了我頸間，與我相吻。她的嘴裡仍然有血腥氣，我伸手柔柔地按摩著她圓潤的下乳，她也掠起我的陽物套弄著。

「呼.....」伶馨放開嘴「抱歉呢，嚇著你了。好啦，快點來做愛吧、嗯~唔.....唔恩、啜」

我們離開了浴室，倒在旅館房間的雙人床上，伶馨伏在我的胸前，柔軟的粉唇從我的嘴角吻起，然後吻過我的臉頰、頸間、胸口、乳頭、腹部，像乞討憐愛的貓咪般舐著我的身體，直到她拉開我下半身的圍巾，扶好我挺立的下體。

「小果，」伶馨撫玩著我的前端說：「我的嘴巴剛才是不是很可怕？」

她把頭髮綁成了的髮髻，我伸手輕撫著她微微濕潤的髮梢，回答說：「才沒有，非常性感呀，如果能幫我用嘴巴就好了、呃呀.....」

伶馨卻真的張開嘴，把龜頭含住放進嘴裡，慢慢地吸啜著，舒服得我不覺輕呼。伶馨試著吮吻過後，向我投以詢問的神情：「咻——是這樣嗎？我以前怕咳嗽、不太會用嘴巴.....啜啜啜.....恩、嘖啾

~」

伶馨溫柔地呵護著我的硬物，嘴巴緩緩地上下挪動，吞吐身我的莖身，巧舌舐弄昔我的前端，太過仔細的刺激令快感湧現。正如她所說，一直注意保護呼吸系統的她，從來沒有為我口交過，這還是第一次。

「唔.....啜~、要一直、嗯、一直吞口水，好麻煩呢、嗯、啾、啾。」

我撫摸著伶馨流麗的髮絮，扶著她隨著吮啜而起伏的耳腮。我說：「如果不喜歡也沒關係，我已經想要小伶馨了.....」

「唔~~」伶馨卻搖了搖頭，含住我的下身不放「我想幫你用嘴嘛.....啜啾快點射進來、嗯啾啾——啜、啾~」

伶馨幽幽地看了我一眼，扶著我的大腿，還是那樣甘願地含弄著。美貌與智慧並重的她似乎很快就了解我的敏感帶，運起舌尖頻繁地摩擦著我的馬眼下方，刺激得我酸癢交關，莖端不斷脹勃，我感到身體裡的熱濁開始整裝待發了。

「啜啾~啾啾~咕、嗯唔.....嘖嘖嚕.....唔、怎麼還不射了？啾啾.....」

其實以我身經百戰的忍耐力，伶馨生澀的舌技還沒法讓我投降，但我看伶馨埋首努力張著櫻唇，小嘴裡啜得愈來愈急，舌尖催促著我的爆發，雙頰喘紅得嬌豔。我便挺脹起陽物，感受著伶馨為小莖帶來的酥麻，片刻我的眼馬便暖熱起來，我用指尖輕拂她嘴角說：「要射了哦，確定要射在嘴裡嗎？」

「嗯.....我要.....啾嘖、嘖啾——啜、嗯啾唔！？唔嗯！！呼、啾唔~！」

我如她所願，捧著她的下巴，帶著舒爽的快感射出精液，將一發又一發的濃漿洩進她的嘴腔裡。伶馨大概是第一次被口內發射，她先是用喉間驚呼著，然後抬起水汪汪的雙眼，似帶著幾份無辜，嘴裡的舌尖輕碰著我噴發中的馬眼。

「唔~~呼.....啜、啾啾.....原來跟聞起來不太一樣，好奇怪的味道喔.....啾」

我還未來得及教她如何處理，她已經吞去了我的精華，還呼了口氣，吻了吻我的龜頭，挽起微笑。我說：「我也不是一定女友幫我吞掉啦，藝莉醬就很討厭，每次都會吐出來。」

伶馨挺起身體，卻輕撫著我仍然抖硬的莖身：「沒什麼啦，嘴裡都是血腥味，就想用別的味道來掩蓋好了，順順嘗嘗你的味道嘛.....」

「那麼.....」我觸碰她殘餘著粘液的唇肉「以後還會想再嚐嚐看嗎？」

「這個嘛，我倒是不介意，但我理解藝莉醬的感受，」伶馨翻身下了床「我去漱個口，你去拿避孕藥給我吧。」

伶馨喝過水漱了口，接過我遞出的避孕藥丸吞服後，便解開身上的毛巾，裸身回到床上。

我關了房間的大燈，只亮了兩盞床邊的小黃燈，把她抱到懷裡，與她相擁著舌吻。我徐急有致地

回應著，一手揉著她的豐滿的美乳，一手摻入她的腿間，雙手並用逗弄著她的敏感帶。

「啊丫.....唔呼我今天是不是特別有反應？嗯、啊丫」

伶馨的愛穴都濕透了，我的指尖稍稍搜掠，便流出了滿指的愛液，我回答說：「好像是呢，濕得好厲害，小伶馨很想要嗎？」

我伶馨攬抱著我的頸間，雙腿跨開，莞爾低笑：「唔.....想到能用新姿勢嘛、可以開始了嗎？」我配合著背靠在床背上，抱向伶馨的屁股：「當然可以，我很期待呢。」

「哎喲！嗯.....丫——丫呀.....小穴會、啊~會被撐開啦、呀呢」

伶馨扶著我的肩頭，下盤優美得像海豚般收起，讓濕潤的性器壓向我挺直的陽物，溫暖的肉穴緩緩地套沒，沾滿淫水的肉壁擦過我的龜頭，再次喚醒了我的性奮。第一次女上男下的伶馨有點緊張，我的小莖才只插了半根，她的雙臂緊緊地撐著喘氣，我嘗試雙愛撫著她垂軟的雙乳，減輕她的不適。

「啊、哈、哈、呼感覺好不一樣喔.....嗯丫、啊呀丫」

伶馨深吸了口氣，下身頓然往下壓，小穴猛然套上我的陽具，我的龜頭也巍然頂到了她的花心，強烈的刺激令我也不禁低呼了一聲。伶馨雙臂懷抱著我，腰間擺動，開始浪叫著騎乘起來，我也動起下盤，借助床墊的彈力往上戳插她的蜜洞。

「唔~！這樣、丫好漲喔、唔、小伶馨的穴穴.....嗯好熱、嗯」

伶馨腰間靈巧地擺動著，雖然動作有點生硬，但緊致的肉腔仍然套弄得我爽快不已。我雙手握起她晃動的渾美雙峰，順著她挺腰收腹的動作揉弄，用指尖搔抹她櫻花色的乳尖，到乳頭充血挺立了，便張嘴吮玩，這成功逼使伶馨的細腰動得更急了。

「嗯~又頂到啦、哎呀小伶馨這樣、丫是不是太淫亂啦、丫」

「才沒有呢，」我捏著她皺起了的乳暈「我最喜歡這樣子的小伶馨了.....」

伶馨聽見，便捧起我的臉，雙頰潮紅的她向我獻上了情欲高漲的吻，腰間卻不忘渴求地扭動，柔軟充滿彈性的嫩穴蜷擦著我的陽具，然後又蹲起雙腿，更投入地騎乘著我挺立的硬物。

「丫~！丫呀~！啊丫——那裡、哎呀~撐得好漲、啊丫~——咳、咳！！」

伶馨喘息嬌嗔，享受著腰間的快意，腰間蹲得愈來愈快的她，卻又突然咳嗽起來。我連忙停止了動作，抱緊她的身體，讓她靠在我的懷裡，這一次雖然沒有嗽血了，但伶馨還是按著胸口深息著，她卻用沙啞的聲線說：「小果、呼、咳.....不要停.....不要停下來、啊對.....丫~」

她咳得雙眼泛淚，我心裡有著難以言喻的哀憐，小心將她抱起，放在床上，伏在她身上輕柔地抽送著。她張開雙腿，用溼熱的性器迎接我的進攻，我的龜頭漸漸累積了足夠的快感，準備再次爆發，伶馨抱著我的肩頭，吻著我嬌媚地叫著床。

「呼、啊.....沒事啦、丫啊小伶馨沒事啦、繼續插小伶馨、丫~再重點、嗯呀——！」

我跪好下盤，雙手握弄著她抖動著的水滴形雙乳，挺著灼癢的陽具猛攻，抽送得她的嫩穴一陣陣收縮，她抬起通紅的頸間叫出了動人的呻吟，舐著嘴唇，嘴裡隨著我的插入了暢快地呼著氣。

「呼呀～呼啊～哎呀……好舒服呀、小伶馨不行啦、嗯呀」

伶馨的花心滾熱起來，每次承受到我的碰撞便痙攣著，深處的肉壁洩著濕漉漉的蜜液。她不自覺地扭動著腰間，我也加快速度，直到馬眼火花四濺，我胸口一緊，與伶馨緊緊相擁，插入到她的最深處，戰抖著再次射精了。

「哈呀～～～！！啊丫～！！呃呀、啊丫～！！」

我盡力將身體裡的點點滴滴都注入她的體內，她哀哀地嬌呼了數聲，小穴瞬間搖動連連，潮水湧滿了我倆相合的下身，直到我們的身體在高潮的餘韻裡降溫，從性愛回歸到最初最溫柔的吻。

「唔、呼……好可惜呀，我本來想……騎乘的時候讓你射出來……」

高潮後的伶馨兩眼都朦朧了，臉上的潮紅仍未消散。她靠在我的懷裡沉穩地呼息著，我撫著她香汗津津的腰間說：「沒關係呀，待小伶馨歇夠了，小果可以再來呀。」

「嗯……那就好了。」伶馨闔上了雙眼，我也滅了床邊的燈「可是小伶馨今天已經累了，想睡了
呢……」

「那就睡吧，我會一直都在的。」

燈滅了，房間內被昏暗的夜色所籠罩，不過看來今晚有月亮，所以依稀有些白霧般的月色流過窗櫺，染白了伶馨枕在我旁邊的臉。

「小果，」她縮在我的頸間說「你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什麼嗎？其實不是死亡……」

「是什麼？」我的掌心撫掃著她的背。

「是睡眠。」伶馨說「因為死亡來的時候，我會真切感覺到，但如果是不經意睡意，就可以看不見明天了，連最後一句話都說不了……嗯……」

伶馨的聲線突然哽咽了，她走了一整天堅強的路，挽起了一整天堅強的微笑，卻始終無法守住此刻她收藏的淚。

「不會的，一定不會的。」我忍著喉間的乾涸，抹乾她流過鼻樑上的淚水「明天小伶馨張開眼，一定會看見我難看得要死的睡相，或是我在夢裡硬了的雞雞，你就會叫醒我，甚至直接用起嘴巴，在退房前再做一次愛……」

「嗯……好的，那麼，」伶馨願意睡去之前，再一次吻向我「我們明天見。」

伍零 | φροδίτη | 亞伐洛狄特 α

伍零 | φροδίτη | 亞伐洛狄特

我在客機裡醒來，經濟艙裡沉靜的氣壓像嚴寒的冬夜。

我望向距離有四個坐位外的窗戶，窗外是浩瀚的萬呎藍天以及雪白的雲，已經調整為飛行模式的電話顯示是時間11:23。我大概睡了四十五分鐘，看來錯過了飛機餐，那麼，差不多要降落了吧。

異常安靜的空氣令我產生了陌生感，仔細一想，我已經好久沒有單人遠行，平常身邊不是喧鬧的樂璇，就是其他女友，這趟旅途的一小時二十分鐘，是難得的獨處時刻，我是否應該要好好珍惜？

「各位乘客，航班現在即將降落桃園國際機場，請各位扣好安全帶。」

安全帶的指示燈亮了，傳來空中服務員的提醒。為何台灣女生說話的聲音總是那溫柔甜膩，我家的那位樂璇實在差太多了。

窗外的引擎聲變換著節奏，窗外的行雲也像加速掠過。我安坐位置當中，試圖減輕客途上自然而生的不安份，靜待飛機穿過厚厚的雲層，窗外出現廣袤的草原與田野，在春天陰沉的天空下，鋪滿了遍地是這片寶島特有的青鬱。

我想起出發之前，她提醒過我有心理準備，北部目前可能每天都在飄雨，尤其是臺北簡直是泡在濕氣裡，我未來這個禮拜可能都見不到太陽。

我說，那麼可憐？如果每天都下雨，豈不是會很憂鬱？

她說，那倒是還好，我都習慣臺北了耶，而且誰要人家的連名字裡面都有「雨」。

但她好像不是臺北人，而是新竹人，不是嗎？

Ω

重逢之前，你總會想象再見時的畫面，包括第一眼的微笑，第一句的問候，第一段的情話，那存在於幻想當中的期待，總是充滿著甜蜜。

所以當我拿著行李袋步出禁區，看見雨薇在欄外對我揮手微笑。我不其然加快了腳步，蹣過圍欄，在接機等候區的人群中，迎接她近乎是飛撲過來的擁抱。

「老公～！」

雨薇毫不避忌的叫著，帶著明媚的笑容一撲入懷。她上身穿著深綠色連帽印花長袖連帽衛衣，下半身牛仔短裙配黑絲襪，是那熟悉的身體觸感，是那闊別了一個多月的體溫，不過我先注意到的是她的頭髮。

「薇薇妳換髮型了？」

雨薇本來留著了一把微曲的淡棕色長髮，現在的她卻剪成一頭及肩的蓬鬆中短髮，髮色也由淡棕色，改染成偏灰色系的深亞麻色，頸旁兩邊的髮尾彎彎的向內卷，像傘菇般擁護著她那白皙的俏臉。

我拈起雨薇重新設計的髮絲，她卻抱著我的頸間，拈起腳吻向我，大庭廣眾之下以為只是那只是輕吻，沒想到雨薇卻擠出了舌頭。

「薇、薇薇.....？」

她完全罔顧我的驚訝，堅持將小舌吐進我的嘴裡，我抱住她的腰往後來跌了一步，只好也張開嘴與她纏吻，直到她似乎心滿意足了，才放開我，然後說：

「我要愛愛～」

「啊？」

雨薇的聲線依舊甜膩得像在剛出爐的鬆餅上化開的草莓糖漿。

「我現在就要～」雨薇抱在我身上，衛衣上突出的一對軟物壓向我的胸口「薇薇現在就要老公的ㄋㄋ～」

「支.....？呃，」我覆述了雨薇的發音，才知道她的意思「可是現在怎麼可能——」

「我不管～現在就要～」雨薇嘟著嘲唇嚷道。還好機場裡都是接機客，沒人注意到雨薇限制級的言辭「薇薇一個多月沒做喇、想到老公都濕了.....薇薇想要，但薇薇不會不說～」

「到妳家再做好不好.....」我期待的只有甜蜜，沒有情慾。

「唔~~~~~」

雨薇深皺起秀美的眉頭，嘴裡發出耍賴的嬌呼，頓起腳揮手敲著我的肩頭，在路人眼中我一定是被女友鬧脾氣的男友吧。但作為早就習慣應對這種莫名發情，又橫蠻無理的脾氣的男生，我知道只有一個解決方法。

「好好好.....」我與雨薇十指相扣「那薇薇說廁所在哪裡？」

「嘿嘿～我就知道老公最好。」雨薇笑著挽起我的手臂，邁起腳步走向機場的角落「好看嗎？」

「什麼？」我的頭腦剎那轉不過來。

「頭髮呀，」雨薇摸了摸散開的髮端「你不是問我剪頭髮了嗎？怎樣，好看嗎？」

「當然好看呀，比以前更可愛了。」我輕撫著她白嫩的頸際。「怎麼突然換髮型了？」

「因為喔～」雨薇深棕色的眼珠骨嚙一轉「我移情別戀了耶。」

「啊？」我再次表示不解。是否我的國語退步了（雖然從來未進步過）？一直無法理解雨薇的話。

雨薇帶著我來到機場廁所前方，推開無障礙廁所的門，確定裡面沒有人之後，就把我拉了進去把門鎖上，將我手上行李袋拉下去丟到地上，就猴急地抱向我身上，再次熱情地向我索吻，原本我真的沒打算一落機就起機，但既然都開始了，我也不客氣地撫摸著那闊別良久的性感肉體。

「我原來只打算拿老公當炮友，」雨薇雙頰泛起紅暈「現在我決定囉，要開始當老公真正的女友囉。嗯.....老公咪咪想要~你看.....」

雨薇伸手掀起了綿質衛衣，露出了淡藍色的半透明繡花蕾絲胸罩，一對D-CUP的豐腴美乳秀色可餐，兩點豔麗的乳頭也若隱若現，她還呶起小嘴，向我拋著媚眼，以肉體引誘著我，我卻故意只輕撫她光滑的小腹。我笑說：「雖然我也很想要薇薇，但薇薇也太.....你們是怎麼形容的？是『很騷』？」

「哼~！」雨薇卻擺起臭臉「如果你一個月多只是訓練，不能跟你的後宮做愛，然後碰到薇薇姐我，看你會不會把雞雞露出來，人家又不是你們男人，射了就解決咧耶，偶爾晚上濕得要命卻沒男人，那種趕腳（感覺）你懂嗎！！哼~」

雨薇仍然掀著她的衛衣展示胸部，卻像一位耍賴的露體狂，所以看起來有點可笑，不過我知道她想的是什麼，還是順她的意好了。

「嗯.....丫.....哎喲嗯啾~老公.....薇薇好想你喔、嗯~」

我握起雨薇雙乳，指尖撫弄著蕾絲的質感，按著她帶著重量感的下乳，雨薇瞬間就軟了身子，抱起我的肩頭細吻起來，我雙手覆蓋在她的胸上，連帶胸罩一起揉玩著她豐滿的乳肉，雨薇嬌吟著把手伸到我的褲檔，用掌心的溫暖摩擦著，令我立時築起了帳篷。

我解開雨薇的乳罩扣，釋放一對軟囊的美乳，孤漲的乳側向手臂散去，我揉在掌心裡，手感既豐滿又溫暖，還不時挑撥著兩點勃起了的桃紅色乳頭，乳肉的快感雖然令雨薇非常受用。

「丫呀呀喲——老公、不要一直玩咪咪啦，嗯丫~、丫薇薇好想要喔.....」

我解開了她牛仔短裙的鈕扣，問道：「那薇薇想老公怎麼跟妳做？」雨薇雙頰緋紅，兩眼情隨意轉，擺出嬌羞又美豔的媚眼，放開雙手，放下廁所板坐上去，脫去了短裙與裡面的藍色蕾絲內褲，分開穿著黑絲的雙腿，露出了修剪得整齊的陰毛，與微微張開的陰唇。

「老公.....」雨薇咬著指頭「薇薇都全濕了耶.....好想要ㄐㄐ.....」

我也解開了褲頭，抱起雨薇的雙腿，與她面對面擠坐在廁所板上，她那濕潤的花瓣觸碰著我勃起了的陽物，我的性慾立刻倍增。我說：「薇薇這樣會不會太變態了。」

「呼.....薇薇一個多月都是自己用手解決，那才變態啦.....丫~！」

我摸向她的陰戶，探到果然翹出了的小陰核，才輕輕一碰，雨薇便倒抽了一口涼氣，全身微微發抖，下身哀求似的擺動，我吻著水豔的雙唇說：「老公還沒看過薇薇自慰，要不要順便做給老公看看？」

「不·要~」

我原本打算繼續挑逗雨薇的性慾，想不到雨薇卻斷然拒絕，她扭起腰間，用滲著淫水的門庭摩擦我的莖身，兩眼幽幽地說：

「薇薇今晚再陪老公慢慢玩好不好~現在真的不行啦，老公先給薇薇好嗎、唔.....好想要老公硬的ㄐㄐ哪.....啊、老公、來嘛.....啊呀~!!!」

雨薇的嬌媚向來自不待言，但我還是頭一次見她發情成這樣子，看得我的性慾暴漲，我稍抬起來她的下半身，壓下陽物，插入了愛液泛濫的窄穴裡，她的肉壁果然剎時敏感地收縮起來，正當想我開始挺動，雨薇卻呼著靄暖的氣息說：

「老公、嗯啊~嗯、哎喲唉喲~頂薇薇最裡面好嗎？用力頂進去——嗚、喔~」

雨薇把我緊抱得全身滾熱，下身索需無度地擺扭，我鼓起腰間的力度，有求必應地頂向她的花心，龜頭壓向那悶燙的肉蕊，雨薇雙腿一緊，昂起頭張聲淫叫，吐著舌頭舐著嘴唇，大口地呼著氣，痴態看得龜冠痕癢不止，急慾抽送，她卻求饒似地說：

「老公、哎呀、不要動，頂著、丫呀、頂著小薇薇不要動喔、丫-喔丫、好棒~丫丫丫丫!!!」

我忍受著搔癢，還未抽插過一下，只頂緊在雨薇的盡處，她自行擺送下盤，緊細的花心主動摩擦著我的龜頭，只是幾下便淫液潮湧，整個肉腔都痙攣著，小臉通紅她突然浪叫起來，竟然先自行高潮了。

「哎丫~嗯.....終於真的能去了耶、」雨薇羞赧地淺笑，吻向我的臉「謝謝老公，哎呀——！老公？丫-等薇薇先回過氣、哎呀、再、丫——」

我再也按捺不住，抓緊她的雙腿，使用小莖抽插起來肉腔，剛高潮過的淫穴有種獨特的彈性，淫壁緊包著我的陽物，被我插得不斷戰抖，擠出剛從花心裡洩出的愛液，沾滿我倆的下身，發出淫穢的粘合聲。我抽送著說：「當然不行呀，那有這樣的愛愛，老公只頂著穴穴妳就高潮了，那老公呢？」

「丫呀~對不起嘛老公、哎呀這樣、啊、會插壞薇薇啦——丫呀——唔、啾——」

雨薇運用她國家級的柔軟度，抬起雙腿勾我的肩上，令我的陽物插得更緊密，龜頭每一下都戳到她窄細的閨蕊，狹軟的肉穴壓得我的莖端陣陣酸爽，我知道這裡始終是公共場所，便握起她的豐乳，緊抓著加速，以最快速度囤積射精感。

「嗯~~呀、老公、呀ㄐㄐ漲死小穴哩耶，射嘛、丫薇薇有吃藥喔、老公放心射哎喲~~~」

雨薇的叫床聲果然非同凡響，單是我耳畔的一聲聲淫叫，已足以令我精關鬆動，我快速挺動著燙熱的龜頭，撞向雨薇潮熱的愛穴，拭擦著沾滿蜜液的腔肉，直到我馬眼火花四濺，我摘起她勃硬的乳暈，用指尖揉夾著，下身一勃，便讓我的精液與雨薇的子宮久別重逢了。

「嗚——！！噯喲~~~！！老公射好多喔、嗚唔——！」

雨薇以又一次輕微的小高潮回應我的噴發，我雖然射精了，但因為太過趕忙，所以陰莖仍然興奮地勃起著，一臉滿足的雨薇咬了咬我的下唇說：「老公還想要嗎？」

「當然呀。」我把玩著她的美乳「薇薇自己偷偷來了兩次，老公還只一次呢。」

「嘻嘻，『小別勝新婚』嘛。」雨薇挽起動人的笑容。

「那現在薇薇夠了嗎？」我試著輕輕挺動帶著麻痺感的下體。

「唔.....夠了啦。」雨薇吃不消地敲了敲我的肩頭「我先帶老公去逛逛吧，然後.....今晚再讓老公『射好射滿』喔~」

伍零 | φροδίτη | 亞伐洛狄特 β

我坐在二樓的咖啡館裡，看著面前的落地玻璃窗，窗外是寬廣的敦化南路，是臺北市最繁華的街道之一，街頭上往來都是人群。雨無聲地落下了，雨絲灑落在玻璃上，像從天而降、數不清的透明毛線，街上綻放出一朵朵的雨傘花，也有不少人冒雨而行。我想生活在這個城市裡的人，一定都習慣了擾人的梅雨。

我並非第一次到臺北，每次到埗都覺得這城市帶著獨一無二的節奏。雖然是台灣的首府，人口也頗為密集，有各種商業中心及大商場，但仍難得有種平衡了優雅與懶慵之間的步調，就像——

「欸，又下雨了耶……」

——就像我認識的這位雨薇。她剛上完廁所回來，短跟鞋走在木版地上發出輕快的腳步聲，她回到我身邊的座位上坐下，拿起了叉子卷起了碟子中的青醬意大利麵，卻沒有放到嘴中，只是若有所思地看著窗前的雨絲。

「怎麼了嗎？」

已用餐完畢的我喝起了拿鐵咖啡，伸手輕撫雨薇的頭髮，雨天微灰的日光抹在她亮白的麗容上。她的新髮型愈看跟她愈配了。

「老公……」雨薇似乎缺乏食慾地呼了口氣「我覺得呀……」

「嗯？」我看著雨薇很凝重的神情，也不免繃緊了情緒「到底怎麼了？」

「我們要不要，」雨薇轉頭看著我「回家繼續做愛？」

「不，要。」我斷然拒絕。

「唔……老公……」雨薇把臉靠在我的肩上，撒嬌地摩蹭著，又咬了咬我的肩膀。

「昨天已經做了一整天了。」我看著她慾求不滿的眼神說「而且，不是說要去淡水嗎？」

雨薇聽見我的拒絕便呶起了嘴：「都下起了雨咧，如果還要去是可以啦，可是也許會沒什麼喔，而且淡水海邊很冷，還可能會感冒欸……」

「是嗎。」我呼了口氣「梅雨天也是挺麻煩的。」

來到臺北的第三天，果然是「天無三日晴」。

昨天也是同樣的天氣，我跟雨薇懶得外出，便窩在她租住的小套房裡，攬攬抱抱親熱依偎之下，竟然做愛做了一整天。我們之間的性愛當然說不出的美滿，但這樣下去對身體不好（大概），也無法掌握避孕藥的藥效，我便說今天要到外面透透氣。

「薇薇還想要老公的雞雞……」

但我身邊的這位小情人還是這樣說了。

「妳好好的一位大正妹，」我捏了捏雨薇的下巴「別老是把色色的事情擺在嘴邊呀。」

「我就只會對老公這樣～」雨薇歪起嘴角，握起我的手背愛撫著「我對其他人都規規矩矩是乖孩子喔，對老公才會是小·色·女」

「那小色女帶老公到處走走好嗎，」我抱住她的腰肢「難得到了臺北，薇薇不做一下老公的導遊嗎？」

雨薇卻得意洋洋地揚起臉：「哼，那老公難得到了臺北，不把小薇薇無限中出嗎？」

「呃.....」我笑著皺起了眉頭，實在無法回答。

「嘻嘻～我不是不想帶你去玩，」雨薇咬住蜜桃紅茶的吸管喝了一口「只是這種天氣嘛，其實我也沒想到要去哪裡欸。平常我們都在大學裡上課，不是去看電影、就是去吃好吃的，不然就是去café，就像我們現在這樣，唔.....臺北就是這樣子，像個小庭園，活著很舒服，可是其實沒什麼消遣。」

「是嗎.....」我沉吟著體會雨薇的話。

「欸！我想到了！」雨薇突然靈光一動「有一個地方可以帶老公去。」

「不會是時鐘酒店？」我揚起了眉頭。

「才不是～老公你這色胚。」雨薇戳了戳我的臉「雖然不是好玩的地方，可是我想帶你去看看。」

Ω

從京都以來，我跟雨薇分別了大概一個多月。

她當然一直嘮叨著要我來臺北，但我要顧著大學的課程，又要處理體育部與體操隊的事情。另一方面，雨薇輕易通過了奧委的甄選，正式成為奧運的種子選手，世青賽告一段落以後，也仍有其他的國際需集訓，一個月多來「千辛萬苦」才請了一個禮拜的假，又一直說穴穴很癢之類。我終於買了機票，越洋而來，緩解她獨守空繮的苦悶。

「欸？她們還沒有得到奧委的提名？怎麼會.....？」

自動駕駛的文湖線捷運裡，雨薇瞪起眼睛驚叫，劃破了鐵路車廂中的沉默，惹來了乘客的注視，雨薇輕輕點頭說著「不好意思」，然後埋首在我的胸前，放輕了聲線：

「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情？我都已經過了甄選整個月了耶。」雨薇關切地問道。

「我們的城市處理這種事情一直比較慢.....」我也輕聲回答。

「這樣子喔.....欸，到站了～」

車廂車下來了，雨薇牽起的我手步上月台，我們身處於某個非旅遊區的車站裡，與台北車站、西門町那種熱鬧的大車站相比起來有點簡陋。列車在我們身後離開了，現在還是平日下午三點多，架空的月台上只有數位路人。

「這邊這邊～」

雨薇一手拿著兩把傘，跟我依然十指緊扣，帶著人生路不熟的我，步向車站的出口。我們來到街上，雨粉飄落在我們的臉上，雨薇撐起了傘，然後將另一把傘也撐開了交給我，笑說：

「我們這邊比較習慣男女朋友各撐一把傘，然後在中間牽手喔。」

我拿起白色的透明雨傘，舉在頭上，雨點像星空散落了，雨薇領著我橫過馬路，走進大路裡的小巷裡，注重綠化的臺北到處都是綠葉成蔭的喬木，灰濛的天空依然有雨，清新的空氣夾帶著涼涼的雨水味。

道路的兩旁是低矮而憩靜的民居，不少人家放置著機車、單車與不同的盆栽，間或有一兩間陳設老舊的小店，周遭就只有我們兩人，除了雨水打在塑膠傘面上的聲音外，就只有隱約傳來的單車與腳步聲。

雨薇在錯綜複雜的小巷中行走自如，彷彿帶著我走向迷宮的出口。

「到了喔～呵呵，看來都下課了耶。」

「這裡是……？」

雖然雨薇說過那不是「好玩」的地方，但這確實出乎意料之外。

「我的國中。」

國中……就是中學嗎？

我知道台灣的中學分成兩階段，首三年是國中，後三年的高中，所以國中亦即是我們的中一至中三。也就是雨薇約莫十二至十五歲的時光。

雨薇卻放開我的手，收起雨傘，冒雨站在我的前方，沒有重量的微雨落在她的身上，在她衣服的表面上沾了一層細薄的濕氣。雖然臺北春雨瀾漫，但天氣甚是悶翳，她今天也一身春裝，上半身是穿著白色的彩色印花短袖T恤，配亮粉紅色的薄毛衣外套，下半身是蘋果綠的高腰短裙。

雨薇走到大門前，伸手推了推鐵閘，厚重的閘口只發出了牢不可破的悶響。雨薇說：「果然鎖上了呀……」

「妳想進去……？」我看著她的舉動問。

「唔……我記得這邊……好像，啊～有了，老公幫我拿一下傘。」

雨薇卻沒有回答，只是繞著學校外側古風的紅磚圍牆踱步，似乎搜尋著什麼，然後突然把雨傘塞

了給我，舉起腳版，用力踢向紅磚牆上中其一塊磚——撲！那塊磚頭竟然一下就往圍牆內掉了！在圍牆上剩了一個磚洞。

「咦、薇薇……！??」

雨薇縱身一躍，雙手高舉，腳尖踩在那洞上的同時，手掌也握住了圍牆的頂端，她「唔」的一聲使起力，便把身子引體上升到了磚牆上，翻身一滾，身體便跨躍到圍牆的另一邊了。

然後，大門的鐵閘鬆動，雨薇從內側打開了門。

「哈哈，那麼多年了，那塊磚仍然沒修好咧。」

我走進國中裡，執起雨薇的雙手，抹著她手心的細石說：「真是的，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雨薇卻在雨中燦爛地微笑：「蹺課的秘密通道啊，每間學校也有的，不然怎麼約會怎麼逃課～」

雨薇拿回傘重新撐起，然後走到圍牆邊，檢起把那塊紅磚塞回原處。我掩藏不住訝異說：「國中就開始『蹺課』了……？」

雨薇向我拋了個飛吻：「我就跟你說過嘛，人家以前可是不良少女咧，人長得漂亮又受歡迎，你不知道多少男生在這牆外等著我爬出去欸。」

蹺課就是我們的「走堂」，但我以為那一樣是自由的大學時期才會發生的事情，沒想到雨薇從國中開始就是老手了。

「嗚呀～～～好懷念啊。好久沒回來了耶，為什麼這裡可以完全沒變呀。」

雨薇對著操場與校舍慨嘆，說是國中，但比我們城市裡隨便一所學校都寬廣太多了，操場有空整的跑道與籃球場，校舍是殘舊的五層白色建築，學校沒有裡有任何人，即使操場上也是空盪盪的。

雨薇牽起我的手，帶著我步向操場：「會不會碰到學妹呢……？」

「我們這樣偷跑進來……不會有問題嗎？」我問。

「我是校友可以啦，就說大門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鎖就可以了。」雨薇笑著說，又突然揮起我的手來「老公老公～你快看那邊，那是一開始學體操的地方哦～！」

我朝她的角度看，操場的角落有一道不起眼的高槓。

雨薇笑著走到高槓下，高槓並不算高，雨薇舉起手掌，一跳步便握住了鐵杆，杆上都是雨水，但雨薇卻似乎無視了水滴的滑溜，輕盈地做了幾下引體上升，然後又前後拋盪身子，嘴裡吹著簡單的口哨，然後對我說：

「老公，把我接住，呵～～～！！」

「喂，妳不要突然——！！嗚呀、還好……」

我幾乎來不及反應，可是還好及時張開雙手，抱住了飛揚到我懷裡的雨薇，雨薇大笑起來跟我舌吻。我抹著她滿是水珠的髮絲，她說：「老公來吧，我帶老公去看著我以前上課的地方～」

雨薇又牽起了我的手，走進了校舍當中，竄進了無人幽暗的梯間裡，走廊上沒有開燈，晦明難分的白色牆壁與轉角有幾份陰森，但雨薇卻毫無遲疑，像趕上課（或逃課）的學生般細跑著奔上階梯。

「欸，教室倒是沒上鎖咧～」

雨薇步進三樓的走廊裡，從走廊上把臉貼在教室的玻璃上，窺視著教室裡空無一人的坐椅，又逕自打開了教室的門，揚手要我跟進去，她像小偷似的攝手攝腳地在桌椅間漫步，低頭用手指數著行列，然後忽爾驚喜地嚷道：

「是這張了耶!!!沒想到還在!!!真的假的!!!老公你快過來看!!!」

雨薇拉開了某個坐位的椅子，坐上去，拉著我的手，要我去看桌面上的某個物事，那是一—

『79.2』

有人用尖銳的利器在桌面雕刻了這個數字，但就只有數字而已。

「這是……？」我不明所以。

「這是薇薇我刻上去的，老公猜猜看是什麼？」

雨薇伏在桌面上，帶著美滿的笑容用雙臀抱著桌子，好像要用臉蛋感受桌子的質感與體溫，她抬起眼水汪汪的雙眼，期待著我的猜測。

我稍為思考著，但就只是個雙位數連小數點後一位，便說：「這怎麼可能猜得到嘛……」

「好吧，給你一個題示～」

雨薇坐直身子，帶著詭計多端的媚眼，挺起胸脯，突出彩色印花T恤上一對輪廓非常圓潤養眼的雙峰，用雙手揉了揉下乳，喉間發出充滿挑逗的低吟。

「該不會……」我靈機一動「是胸圍數字……？」

「Bingo!!」雨薇做出招牌的手槍手勢「這是我國三的數字啦，七十九點二公分，是我……快十六歲的時候，那時候才只有B罩杯呢。」

79.2公分到底是多少吋？體操隊的女生都比較纖瘦，我記得樂璇胸圍大約是30C、藝莉是31E、伶馨屬於正常體型，好像是33還是34，而最雄偉的絲明好像有35以上，而雨薇則在鹿儀與伶馨之間，呢……

「哈，不用算了啦，都多少年了……」

雨薇帶著悵懷的眼神，用指尖勾勒那粗疏的字跡。我想了想便問：「為什麼要把胸圍刻上去？」

「因為我想咪咪變得更大呀，」雨薇想也不想就抬頭回答了「那時候才剛開始真正發育，我的大小又不算很突出，便把數字刻在桌上，想著有一天能回來，看自己成長了多少.....」

雨薇站起來，無光的教室很昏暗，她的雙眼卻好像綻放著回憶的光芒，她提起我的手，放在她的胸部上，握起她一對柔軟的美乳，那樣輕輕的，沒有任何性的含意，要我感受此刻她那已成熟了身體。

「嗯.....」雨薇稍閉上眼，似在感受我掌心的溫暖「我現在是差不多83喔.....而且是D罩杯，老公，薇薇有長大嗎？」

「當然有，」我輕撫著她執手可握的胸部，輕吻她的臉頰「成長得非常好呢。」

「嘻~老公好會疼薇薇耶~」雨薇輕吻著我的指尖「那老公再跟我來，我來帶你去看以前的薇薇~！」

我沒好氣地笑著，便被雨薇拖著離開了教室。她的短跟皮鞋來回跑過走廊與梯間，敲響了地面上的白地版，奏出了那些年在校園的歲月。

她一再舉起指尖，指向校園不同的角落，帶我認識那仍未長大的雨薇——第一次被老師罰站、第一次被老師罵哭、第一次被男生告白、第一次窺看她暗戀的女生、第一次知道什麼是雙性戀、第一次與損友在角落與偷偷抽煙、第一次在學校裡與男生舌吻.....還有，第一次，知道自己要畢業了，要長大了，哭著與朋友在走廊裡相擁。

「老公，還有這裡哦.....」

我們來到校舍五樓，步上樓梯，走向梯階盡頭，我們眼前有一扇鎖上了的門，從門上的氣窗望看門外是風雨飄搖的天台，雨勢好像有點變大了，落了遍地淅瀝淅瀝的水花。雨薇迎面抱向我，輕聲說：

「這裡是.....薇薇差點獻出了第一次的地方咧。」

「啊？」

這裡除了是通往天台的梯間，也堆放了不少鋪滿塵埃的學生桌椅，旁邊有好像是荒廢了的水龍頭與盥洗盆。對了，這裡離教室夠遠，又是最高的一層，地點又夠僻靜，平常一定是情竇初開的學生們偷腥、幽會的秘密場所。

「那時候的男朋友呀.....」雨薇緊抱著我，埋首在我的胸前「我們下課後約在這邊，說著情話便開始吻起來，摸著對方的身體，哈，我跟他都還是處女處男呢，他緊抱著我說想要我.....」

雖然雨薇是說著她跟另一個男生的故事，但我知道那是朦朦懂懂的青春回憶，聽起來反而不像是她自己的過去。

雨薇繼續說：「我真的差點就給他了，那時候的我已經會自慰，知道自己想要，也很好奇男生硬硬的雞雞進入身體裡是怎麼樣的.....可是最後還是拒絕了。」

「為什麼？」我撫著雨薇的後腦，她的髮絲仍然帶著濕氣。

「當然是因為——」雨薇像賣關子似的眯起眼「未夠十六歲會犯法呀，也會變成了風化新聞的主角呀，哈哈哈哈哈。」

「呃.....」

我沒想到會是如此沒情趣的理由。

「別看我這樣子，」雨薇揮起指頭說「我也是滿有理性的。雖然呀，我的處女一到合法年齡之後就沒了～噢耶，歹勢，老公不想聽到這個吧.....」

「我倒是不介意。」我誠實地說。

「嘿嘿，好喜歡老公喔.....」雨薇再次投入地緊抱著我「雖然我們開始得很亂來，但這樣也沒什麼不好，我也認識了丫璇、藝莉醬、小鹿儀她們這些大美人，我也喜歡在老公面前當小色女。老公，如果你想要我的第一次，薇薇一定會給你喔～立刻就讓你插·進·來啲～」

「謝謝妳的錯愛。」我吻著她的額頭「但我真的不太在意那什麼第一次，我沒有那種情意結，現在這樣就已夠了。」

「嗯.....」雨薇在幽暗的梯間中低聲應道「老公，我有一件事想認真問你耶.....」

「怎麼了？」

綿密的細雨令梯間愈來愈暗了，雨薇低著頭，我幾乎看不見她的臉。

「老公可以留下來嗎？」雨薇說著「老公不要回去，留在臺灣跟薇薇在一起好嗎？」

伍零 | φροδίτη | 亞伐洛狄特 γ

灰色的天空像碎裂成密集的雨聲，淹沒了我與雨薇之間微不足道的距離。

雨薇緊緊地擁抱著我，她是認真的——我不需要花費任何直覺，便知道雨薇的心意。

「即使是我.....」雨薇柔聲說「也會有不想分別的渴望，也會有永遠佔據你的渴望。」

我聽著雨聲，那就像是雨薇的心跳。我回答說：

「薇薇，妳知道我的答案的。」

「我知道，」雨薇點頭道「但我不能不說的，我不能失去這種渴望。」

「可是，」我帶著試探的語氣說「『入台證』的期限只有三十天吧，你想我當非法移民嗎？」

「這很簡單呀，」雨薇柔聲說「花點錢先登記結婚就好了。那老公就會有居留權啦耶。」

「呃、這個.....薇薇妳是在求婚嗎？哈。」說著連我自己也笑了。我可遠遠來想到談婚論嫁的地步。

「不行嗎？這也是其中一個辦法呀。」雨薇卻說得理所當然「老公不想娶薇薇當老婆嗎？」

「這個.....」我只覺得有口難言。

「我們該做的都做過了欸，我很愛老公的，也很愛跟老公愛愛~」

「不過.....」

「薇薇以後每天可以陪著老公~老公隨時想跟薇薇做愛都可以喲。」

「可是.....」

「每天老公都可以在薇薇的穴穴射出來、也可以射在薇薇的嘴巴跟臉上~」

「但是.....」

「薇薇好想一直一直要老公喔，老公不要走好不好.....嗯.....啾啾、唔~呼」

雨薇挽起了我的頸間，鼻頭彷彿帶著香氣的呼息趨近我的嘴邊，我再次俘獲了她的熱吻，親吻她在我的嘴裡遊走的舌頭，勾舐著她盤纏的舌尖，她的膝蓋也不安份地挑摩擦我的褲檔，我也回應著用雙手輕擰著胸前的雙丘，推擠出柔軟的快感讓她滿意地呵著氣。

「薇薇，」我抹著她吻得滿是香涎的嘴角「我也很喜歡妳，人又聰明又漂亮，身材與床技又好，但妳也知道的，我不能這樣丟下小璇她們.....」

「嗚.....」雨薇扁了嘴「薇薇就是沒有丫璇重要嗎？」

「妳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的.....」

「那不然是什麼意思？」

「那是因為，」我拈著雨薇濕溼的髮梢「我知道薇薇比小璇要堅強，即使沒有我在，妳也一樣可以自己面對很多事情，但小璇她.....不一定可以。」

雖然從雨薇駕臨我們體操隊以來，我一直覺得她根本就是另一個樂璇，不過說到底是臺灣女生，相比之下，她還是沒那麼任性，也更為體貼，即使粘人也是充滿誘惑感。我能想象她一個人在臺北每天訓練、上課、閒時與我通電話說情話。

但樂璇呢？這次我離開一個禮拜，她當然知道我是去雨薇，便非常大方地說「沒問題」，還揚言要佔領要完全佔領我的宿舍睡房，在裡面每晚與森琪及絲明交歡——不過，如果我離開更久呢？甚至像藝莉之前想要離開體操隊那樣？從樂璇身邊脫離出去呢？那會.....

「好啦，別想了啦，」雨薇的軟語與輕吻打斷我的思緒「我雖然也是認真的，可是我也知道老公這時候不會答應，我只是想撒嬌而已啦，不用苦惱了.....」

雨薇捨棄了剛才咄咄逼人的語氣，抬頭看著我送來要我放心的甜笑，她眼簾下的體諒與溫柔令我怦然心動，聽著校園裡的雨聲，擁有了她那溫暖的腰間。

我突然真的有了留下來的衝動——雖然只是一瞬即逝，但我知雨薇始終是我心裡的那片安逸，就像春雨下撐起的傘。我捧起了雨薇的臉龐，再一次向她獻上真摯的吻。

「嗯、啾，」雨薇吻著吻著，呼吸便變得烘暖，摸向我的褲檔「老公，愛愛~」

窗外仍然下著雨，也許是我的眼睛已習慣了梯間幽微的光線，我看見雨薇杏桃似的眼眸裡流轉著動人的情慾，我愛撫著她溫熱的頸間，吻著她的腰間。我說：「要在這裡做嗎？不回家才再做嗎？」

「嗯呼~」雨薇喉間發生輕吟「我想在這裡.....給老公奪去第一次嘛~」

我本來想問「什麼鬼第一次」，抬頭又發現雨薇勾引著媚頭，在我耳邊吹了口氣，像說床邊故事般：「今天是薇薇第一次做愛啲~老公記得要溫柔點好嗎.....」

我突然意會到雨薇的詭計，翻起她的裙擺，摸向她內褲上，用指尖摩擦著三角位置，布料立刻就滲出溫暖的濕溼感：「薇薇第一次就濕成這樣了嗎？好色呢。」

「因為.....嗯~」雨薇低頭故作害羞地說「薇薇一直想著老公來自慰喔.....給老公一摸當然就濕掉囉.....」

雖然我知道是裝出來的，但雨薇那嬌柔又帶著情慾的表情，仍然令我像看見食物就會飢餓的犬隻一樣勃起了，午後梅雨的國中校園，應該不會成為另一段風化新聞的內容吧？我擁吻著雨薇，將她抱向一張學生桌上，讓她坐在桌面上，再分開她的雙腿，我在內褲盡頭上繼續輕搔：

「薇薇平常是想著老公來自慰的嗎？」

「嗯～～」雨薇抬起胸口，雙手撐在身後「對呀.....想著老公欺負人家、嗯抱著薇薇吻著薇薇，然後脫了人家的小褲褲，然後就——唔～」

雨薇說著自己的性幻想，卻又突然像無法自制地呻吟，那嬌弱又淫溢的叫聲足以令任何男人心跳加速，我摸了摸她泛燙的臉珠說：「可是老公沒看過薇薇自慰耶.....薇薇可以做給老公看嗎？」

雨薇聽著耳根倒真的瞬間透紅，我不知道這是收放自如的演技，還是無法掩飾的生理反應，她咬了咬嘴唇說：「不要嘛.....怎麼可以在老公面前做，太害羞了啦.....」

「如果薇薇不做，」我繼續愛撫她的腿間「我就不跟薇薇愛愛。」

「唔.....怎麼這樣～老公好壞～」雨薇帶著笑意噘起了嘴。

我拍打著雨薇的屁股說：「快點！薇薇不想跟老公愛愛嗎？」

「哎呀～唔.....」雨薇發嗲著扭起腰間「好啦、只做一下下哦.....呀～」

雨薇背靠在桌後的牆上，下半身懶懶地軟擺著，我替她掀起了翠綠色的高腰裙，露出了粉紅色繡花的白色蕾絲內褲，半透明的質料能看見性感的墨色陰毛，雨薇伸出右手，瘦美的指尖從內褲的上緣滑進去，指尖一點一點地沒入內褲的布料裡，直到她抵嘴舒叫起來：

「唔.....老公.....哎丫、唉喲～～不要嘛.....嗯～」

雨薇右手的手掌埋在內褲裡，指尖在內褲裡勾動起來，嘴角害羞地輕閉，卻又喘著氣連聲嬌吟，沒幾下便傳來濕溼的粘液聲，她的指節便動得更快。

「嗯、老公、丫～不要欺負薇薇.....嗯、小穴穴都濕掉啦、老公幫薇薇脫掉內褲好不好、嗯呀...」

雨薇空著的左手握起我的手心，櫻唇幽幽地說著，我順從她的意思，拉著內褲的邊往下拉，露出了濕透的肉穴，粘滿了愛液的布料甚至牽出了幾道粘液絲，她的中指指尖插入了陰唇裡，不斷前後搗插。

「嗯哼～嗯——老公、嗯.....老公好大喔.....唔～唔～」

雨薇一邊輕呼，一邊咬著嘴唇，說著她源自性幻想的淫語，指尖摩擦了一回小穴以後，又抽出來沾滿了淫水的指尖，撫摸著暗亮的陰蒂，又繞著陰唇打轉。

「呀丫～老公、不要插、嗯丫——哈呀、唔嗯、老公輕點嘛～好壞、咬喲、噉、嗯怎麼啦.....又說要看人家自己做、怎麼、嗯噉～」

近距離看著雨薇戲玩著自己的性器，一聲又一聲的「老公」不絕於耳，我感到小莖在長褲裡勃得挺硬之餘，某種難以言喻的強烈性慾瞬間湧現，我抱起了雨薇光滑的雙腿愛撫著，吻向她淫叫中的嘴唇。我說：「不是薇薇一直老公嗎？老公在這裡呀.....」

「唔、啾老公好壞.....呀、唉喲、雞雞弄得穴穴好舒服、丫別插、哎丫」

雨薇手臂依然不絕竄動，舐著舌頭與我的交疊，一句句栩栩如生的淫語彷彿我已正在跟她交合了，我隔著T恤揉了揉她的雙乳，撫著她動情的腮邊說：「薇薇平時到底在想什麼啦……？」

雨薇輕咬我的嘴唇，輕聲說：「就是……嗯就是、老公用雞雞一直插……插薇薇的小穴、嗚、人家才第一次，不知道啦……」

雨薇絕妙的演技令我馬上解開了褲頭，拉下內褲，抓起雨薇本來自慰著的右手，握向我的陽物，她「啊」的一聲輕碰著我的龜頭，沾滿愛液的指頭輕巧地搔撫著說：

「這就是……老公的雞雞嗎？好熱好硬哦……呀老公……記得溫柔點哦、人家的穴穴沒做過啦、嗯、哎丫~丫——！！」

我將陽物壓在雨薇的門庭上，前後沾擦著陰唇與陰蒂，急不及待進入了雨薇的肉腔裡，在前方輕輕抽送起來，雨薇緊抱著我的肩頭，既緊張又舒爽地浪叫著。

「哎呀——雞雞怎麼那麼熱哪、噫呀會燙死穴穴啦、噢丫~別那麼深、丫！！」

不知道是否心理作用，我竟覺得雨薇的嫩穴比日常還要緊窄，抽插起來特別舒適，充滿彈性的肉壁緊擦我的龜頭，我掀起她的T恤，握住桃紅色的胸罩揉玩著。我抽送不停地說：「薇薇第一次就好會做喔，跟妳想象的一樣嗎？」滿臉慾紅的雨薇卻搖了搖頭：

「不一樣啦、啊~雞雞比我想的……哎啊更大耶——穴穴也、哎呀也很舒服的耶、可是、可是、哎呀好奇怪耶、薇薇有種想尿尿的感覺……啊~！！」

我伸手摸向她外翹的小豆豆，用指尖稍一輕夾，雨薇便掩嘴全身一震，指尖抓掐在我的肩頭上，喘急地呻吟著，乳罩裡的雙峰也不斷起伏，我加快速度抽插，令她的肉壁剎時緊縮。我哄著她說：「小色女要潮吹了吧，來，尿在老公身上~老公也要射了。」

「呃丫~不要射、丫不要啦、羞死啦……老公、丫老公好壞、啊——！！！」

我解開雨薇的胸罩，搓握著一對戰抖的豐乳，下身猛然撞往她的花心，每一下都確實地貫穿了她的愛穴，我的馬眼灼灼地鬆動了，便加緊速度，插得雨薇響亮地膩叫著，腰間一陣抽搐，便緊抱著我高潮了。

「噫丫丫丫丫——！！！老公~嗯呀——老公！！」

我頂在陰道的盡頭，奮力將精液注入了雨薇的身體裡，射得她淫聲嬌呼，尿孔噴洩出可觀的水液，小穴也湧滿了濃熱的愛液。我的下體卻仍然硬不去，忍不住繼續在雨薇滿是體液的淫腔裡抬動著，她則吻起我的嘴唇。

「啾嗯……老公好過份耶、第一次就用雞雞把薇薇弄得尿尿了……嗯~老公還想要嗎？唔嗯……」

我把玩她飽滿的美乳，搔著兩點已經勃挺了的乳頭，鼓脹的乳肉隨著我的指尖變換著形狀。我說：「不是薇薇還想做嗎？穴穴還在動呢……」雨薇沒有否認，卻敲著我的肩頭說：「那也等人家……先吃了避孕藥再做嘛……」

咦？

大概是我的表情瞬間就變了，雨薇呿呿地嬌笑起來，她捧著我的臉說：「之後再服也有效啦，臉色也不用變得那麼快吧，還敢往人家裡面射那麼多耶，小薇薇會懷孕的啦、老公要娶人家哦～嗯～啾～」

這絕對是每個男人都想迴避的劇情，因此我決定用接吻將她的幻想拐回正軌。雨薇摸向我的腿間說：「老公.....我聽說雞雞除了能插穴穴，也能插進.....嘴巴裡，是不是真的？」我輕撫雨薇的唇邊說：「當然呀，薇薇想幫老公用嘴巴嗎？」雨薇垂首嬌羞地點頭：

「嗯.....想試試看，把那麼大的東西放在嘴裡的感覺耶.....」

我便拔出了陽物，搬開了一張學生椅，領著雨薇在椅上坐下，挺起沾滿體液的陽物，湊近雨薇的鼻頭，她舉手握起，嗅上鼻頭聞了聞說：

「好重的味道哦.....而且這樣看好粗好大耶，真的可以放進嘴裡嗎？啾～」

雨薇微笑著輕吻我的馬眼，卻沒有張嘴。我說：「薇薇試試看就知道了，薇薇乖，張開嘴巴說『啊——』」雨薇果然聽話地張了嘴，發出「啊」的叫聲，我便乘機將小莖放進了她的嘴裡，她含住我的前端，慢慢地吞舐著。

「嗯——咻～唔唔.....唔——咻啾.....老公～是這樣做嗎？」

雨薇擺出無知的表情，含弄得嘴角都是津沫，她的櫻唇啾得我都舒適的快感，我捏著她臉頰說：「對呀，薇薇好有天份呢，來繼續幫老公做，這次含深一點～」

雨薇轉珠著晶瑩的雙眼，像被稱讚孩子似的積極張了嘴，咻咻有吸啾我的下體，我逐少將陽具遮得更深，直到小嘴腔吞沒了我的大半根，她帶著幾運呼吸困難，仔細地吮弄起來：

「啾～啾啾～啾.....唔嗯——嗯呼、嗯啾.....」

雨薇舌尖舐得的龜冠快感爆發，莖身頻繁地抽搐著，她的巧舌柔柔地撥打著我的馬眼，啾含的嘴角與小莖摩擦作響，小手也溫柔地前後套弄，直到整根硬物再次雄糾糾地挺在她的眼前。

我說：「薇薇想老公射在嘴裡嗎？」雨薇卻抬眼想了想，又盯著我的龜頭像是猶豫了片刻，輕輕吻啾著我的馬眼說：「薇薇還是.....想要老公射進穴穴裡耶。而且讓薇薇試試看上面好不好.....？」

這應該沒有能拒絕的理由？我立刻雨薇交換了位置，坐在椅上，脫去了她高腰裙，她赤裸的私處依然濕漉漉地閃著水光，她張開雙腿跨坐到我的腿上，親著我的耳邊說：「老公不要一下頂太深喔...小薇薇會受不了的哦.....嗯、唔嗯.....」

雨薇撐好分開的雙腿，小穴壓在我的陽物上，塗滿粘滑淫水的陰唇與門庭前後摩擦生溫以後，便挺起下盤，扶好我的陽物，肉腔帶著穩穩的力度沉下來，原來她大概是打算慢慢地吞沒，我卻抱她的美臀，將她的腿間一下壓下來。

「丫~~~~!!!老公、嗚、啊——不是說不要太深、丫!這樣、呀——」

倏然突進的陽物令雨薇的淫穴一陣痙攣，愛液汨汨流出，我抬動她的屁股要她騎乘起來，然後解開她的胸罩，吻向她晃搖著的深紅色乳頭，揉著乳肉舐啜起來，雨薇靈巧的腰功令我的下身酸軟大作。我說：「這樣頂得太深了嗎？」

「嗯嗚.....好深呀整根雞雞、哎丫丫丫都頂到最裡面了啦、丫呀」

我脹癢的龜頭一次又一次的刺向雨薇的花心，窄小的軟肉覆蓋著我的莖端，再若有若無地打轉，弄得我的馬眼陣陣酸癢，本來已被中出了一次的小穴充滿著淫液，令雨薇騎乘得非常頻快流暢。

「丫咿呀——老公好脹呀、雞雞好脹哪.....哎啊~~捅壞小薇薇啦~嗯呀——！」

我摸玩著雨薇飽柔的美乳，下身緊密地與小穴抵碰，她套沒了我的整根陽具，摟住我身體前後摩擦，脹癢的龜頭插在她的嬌蕊處，異常濃熱的快感讓我倆忘形地舌吻著。

「嗯、啾~老公跟薇薇做了第一次、丫以後薇薇都是你的了啦、丫啊~以後老公.....啊啊-」

雨薇的呼吸再次急喘起來，忙亂地吻著我的她把呵氣吹到我的嘴裡，淫熱的小愛穴努力地摩擦著我的陽具，背上沾滿了滑潑的香汗，整個身體像一片粉紅色的花香，翻騰著濃重的性慾。我鼓起龜冠，戳向她的最深處：「以後薇薇都要老公嗎？都要老公的雞雞嗎？」

「要哦——丫薇薇要、要老公的全部、呀丫~!哎呀、壞掉囉、小穴穴要壞掉囉~~嗯呀——！」

雨薇的浪叫驅散了冷冽的雨聲，在空寂的梯間迴響，浪穴裡的淫肉戰抖著套弄我的下體，直到我後腦一熱，馬眼的射精感猛烈奔騰，便釋放射出第二輪的精液，被濃精激射的花心也搖動著高潮了。

「嗯呀呀呀呀呀~~~!!!老公!老公!老公!老公!哎呀呀呀呀呀!!!」

雨薇埋在我的肩頭，下身像如電擊般抖動，淫穴裡洩出大量的潮水，流在我倆緊合的生殖器與椅子上，性愛的餘韻溫暖著我倆的身心，雨薇像要禁錮我似緊擁著我，我倆的喘氣聲漸漸平息，又開始輕吻著對方，直到雨聲再次淹沒了整個世界，直到這場似乎不會完結的雨，落到時間的盡頭。

Ω

「噢.....」

雨薇步出捷運六張犁站的瞬間，抬頭看著天空，眼裡滿是無法置信的驚喜。

不過別說是她，連我也有點意外，和平東路上依然是車來人往，吵雜的車聲與人聲依然未有改變，但就有了那我們闊別以久的事物，正降臨在我們身上——

陽光。

「雨停了?真的假的?哈~」

雨薇看著在雲絮後乍現的藍天。地面上雖然有著仍然未乾透的雨水，但的確已經雨過天晴了，路上的行人也已收起了雨傘，機車客也脫去了身上的雨衣。

「啊～～」雨薇張開雙臂，伸著懶腰「愛愛完再曬曬太陽，實在太讚了啦～～」

「妳還是要把這些事情掛在嘴邊嗎？」我環抱著她的肩頭。

「嘻嘻～～」雨薇依我的懷裡「看老公剛才的表現就知道，你比較喜歡薇薇是個害羞的小色女喲～老公射了好多——」

「是是是～」我趕快打斷了雨薇在街頭上的淫語「老公最喜歡小色女薇薇了～」

「哈哈哈哈哈，」雨薇卻笑了起來「不過……老公真的不留下來嗎？」

「不行呢，」我輕撫她補好了妝的笑臉說「現在還不行，小璇她們還需要我。」

「好啦，那我就繼續做老公的小三吧～」

雨薇坦然的呼了口氣，然後轉身走向我的前方，走到陽光照耀著的行人路上，抬頭看著那久未露面的午後暖陽。看著她那純真豁然的笑容，我卻突然有了悔疚感。

「薇薇，」我跟在她身後說「抱歉了，要妳一個人留在臺北。」

「老公，你會再來看薇薇吧？不會這一回去……就忘記薇薇了吧？」

「當然會呀，我怎麼捨得薇薇呢。」我馬上回答。

「那就可以了呀，我知道這就夠了……」雨薇綻放了甜絲絲的笑容「薇薇會不捨得老公，也會一直想念老公的，也許會寂寞，也許會難過……可是我知道——『小別勝新婚』喲～」

我吻了吻她的笑臉，然後帶著混雜了愛的哀愁，握起了她的手心。她也牽起我的手，像要帶領我觀看這個重新有了陽光的城市。她踏過一片片的小水窪，踩碎了散落在地上的春日。

「那麼，薇薇，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去吃牛肉麵吧～」暖黃的日照交映在她的輪廓上「還有很多地方呀，比如說我的大學啦，我喜歡的酒吧，陽明山，貓空，九份十份，火鍋吃到飽～我全都要帶老公去一遍！」

雨薇大步往前走，帶我再次遊走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裡，帶我走過她走過的路與場所，與我分享她曾經的快樂與記憶。

然後，在這個城市裡的每一角落，都充滿了她的身影。

一直有她，一直等著我。

伍壹 | Δημήτηρ | 狄蜜蒂兒 α

伍壹 | Δημήτηρ | 狄蜜蒂兒

我勃起了。

如果「勃起」太難懂的話，我為大家解釋：也就是我的雄性外生殖器充血了，血液流進了海綿體當中，令本來柔軟得像軟膠的陰莖，膨脹成堅硬的棒狀物，如果再催谷性慾的話，就會產生精液，精液會湧入輸精管，在刺激敏感帶之後，海綿體會收縮，令陽具射出精液。一般來說，精液會有幾個歸宿，包括最常見的紙巾、手掌、浴室的水溝、以及女性的陰道——

不行，再這樣想下去絕對不是好事。

所以我站起來了，離開了她的身旁與體溫。

她望了我一眼，但並沒有追問，她大概只是覺得奇怪，並沒有察覺我的褲檔隱隱作痛。

她可是一個妙齡少女，而且身材還算不錯，長得也比她姐姐更成熟，怎麼我之前沒認真思考過。

不，算了，為了分散注意力，我打開手機的體感溫度計：5度。

5度？

在亞熱帶商業城市地區長大的我，極度懷疑這是否人類能生存的氣溫，也聽說這時候會看見唐詩詠狂啣瘦身丸，欣宜會狂吞七安士雪糕落肚，西伯利亞人開敞篷車遊街——但很抱歉，我就是只是一個普通人，平常有跑步習慣，性生活豐富，體質尚算良好，卻只穿著短由T恤的普通成年男生，所以我會發自內心地說一句：老天！這裡好冷！

我再次用盡全身的力道試圖推動門鎖，仍然紋風不動，簡單像連同低溫一樣被冰結了。

除了大門，房間裡就只有天花頂上的一個排風口，排風口正吹著極冷凜的風。我腦裡閃過眾多美國的特攻電影裡的畫面，然後開始心算我肩膀的闊度能否塞通風口裡。

然後，我望向坐在地上的她，但在我開口之前，她已經說了：

「不用看了，以我跟你的高度加起來，應該可以剛好打開那閥門。但你不夠力做引體上升，所以放棄吧，別費力氣出汗，之後只會更冷。」

「可是——」

「我是團長，她們不可能沒發現我們不見了，自己就跑去表演，所以一定會來找我，而一問工作人員之下，就會知道我們之前詢問過關於冷凍機房的問題，所以很快到處來找，聽著外面有腳步聲的時候，我們敲了敲門，她們就會發現我們了。」

「不過，」給她說了那麼一頓「我有點不服氣，如果我踩著妳的肩膀往上跳呢？那我豈不是能碰

到通風口，在那些跑出去嗎？」

「你是在戲弄我嗎？」

「不，沒有呀.....我是真的這樣想。」

「右腳。」

「呀？」我胸口突然有某種謊言被拆穿的寒意。

「你的右腳之前是摔傷過嗎？是膝蓋嗎？平常應該還好，可是最近三、四月的日子，濕氣重開始犯痛了吧？看你剛才穿溜冰鞋小心翼翼的樣子，你的左右腳的狀況似乎不太一樣，還是說，你左也有足夠的跳躍力？」

「呃.....」我用不可思議的眼神，看著坐在地上，瑟縮在厚風衣外套裡的她「瑤瑤，妳有在看《Sherlock》嗎？就是那套英劇，男神本尼迪·唔知點串演的那一套，現在已經演到第四季第二集了，雖然第三季有點亂，但這集還是很精彩的。」

「啊？那是什麼？」森瑤露出不明所以的困惑，反而是揚起了雙排扣風衣外套「你要不要繼續過來坐，兩個人粘在一起真的會比較溫暖。這對我們兩個都好。」

我看著森瑤劃出的空位，在風衣底下，她正穿著單薄的溜冰隊服。

如果我繼續坐下去，可又要跟她身貼身了。

我無可避免地想到她是森琪的妹妹，想到雨薇與鹿儀有時後笑話我跟她的關係——也想到，我們從未發生任何關係。

森瑤是幫助過體操隊跟森琪的大恩人，也是很好的女生，但.....我跟她真的不是那麼一回事。

到底為什麼，我跟她會在只有攝氏5度的密室裡共處，為什麼我們只有依偎在一起，才能保持溫暖？

為什麼我剛在她身邊坐下來以後，貼著她的身體竟然勃起了，一直勃起到現在。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Ω

為什麼會那樣，凡事總是有原因的。就讓時間回到兩天之前。

「十六人旅行車？主席大人，怎麼可能呀，我們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我看著眼前的森瑤，對於她突然提出的要求，感到極端的莫名其妙。

「嗯.....我想也是，」森瑤稍一點頭「我來找你，也只是碰碰運氣而已。我以為體操隊常外出比

賽，會有相熟的旅行車供應商。」

這是挖苦嗎？

我看著久未露面的森瑤，我原以為她突然興起來要看來森琪的練習，誰知道.....她竟然是來提出這奇怪的要求。

況且她現在貴為體育部的主席，為什麼不去拜托其他的團隊，像是啦啦隊呢？

「我們人數不算多.....」我照實回答「我們出去比賽的話，兩台的士就夠了。」

「是這樣呀，那你等一下，我先打個電話。」

森瑤拿出了手提電話，開始在我面前撥打，斷斷續續地說：「是的，體操隊這邊借不到.....我的.....那麼.....嗯.....好吧.....」

我依然帶著滿腦莫名其妙，轉身靠向欄杆上，望看體操場中心正在練習的她們。我姐發現了我的動靜，便向我投以詢問的眼神，我便攤開雙手，同樣表示不明所指。

「喂，麻煩你接一下。」

森瑤突然拍了拍我的肩頭。我才一回身，她的電話便已經遞到我的臉旁。

她臉上毫無懼色，雙眼似乎透露著我的應該接這個電話，我執起電話一聽，卻是那像是嗚咽的聲音：

「小、小果.....那、那個、森瑤同、同學、跟跟、我說.....」

「明明？怎麼會是妳.....到底怎麼了？」

我沒想到會在電話聽到絲明的聲線，她似乎甚為苦惱，然後說：

「她、她、說要.....學生、學生議會、這邊、幫、幫忙.....可是、我、我在忙，所、所以！小小果、請、你、你照顧一下她——」

欸。掛線了。

等一下，這是.....？

「好了，電話還我。」

森瑤伸出手。我自然地將電話還回去。

「絲明跟你說清楚了吧，工作所得的薪水三七分帳，學生議會提供的旅遊車的花費，也算在體育部的帳裡。真是的，你們讓體育部獨立，就真的以為一下就能切斷學生議會的緩助了嗎？所有體育社團之間本就能各自為政，硬要湊在一起了，總得建立個共用的資源庫吧。像我們現在要用旅行車了，要問哪個社團呢？體育部有人負責嗎？結果是我這位主席，臨時還得要回去拜托學生議會的人了。真

是的，下次開會倒得好好檢討你們。」

森瑤完全沒改正她隨口就能冷嘲熱諷，可是卻又總是說中要害的性格。

簡單而是，森瑤的花式滑冰隊要去表演，但體育部一時之間卻沒有旅遊車的租借聯絡，結果還是得用老辦法，就是找以往有充足資源的學生議會。

體育部自立門戶快四個月了，每個禮拜都會開一次代表聯席會議。但21個社團，單是討論如何統一行政程序、會議程序、場地分配程序，已經花完大部份時間，會議還不時會超時。

「好啦，總之就是這樣。我跟絲明說好了，待會她發車行的電話給你，麻煩你幫忙訂旅行車，也請你也幫忙一同跟隊出發，你算是當個監督，看著我們沒有亂花錢。」

森瑤不斷重覆著說「你」，我環顧四周，這附近能讓森瑤稱之為「你」的，就只有一個人了。

「我？」

我指向自己的臉。

Ω

『冰幻樂園』。

我翻開手中給外地旅客專用的介紹小冊子，上面都是精美的照片與插圖。

簡而言之，就是在某個大型的主題遊樂園裡，新興建了一個觀光區，裡面用各種神奇的科技，製造了人造降雪、冰雕、雪城堡等冰雪奇觀，在春夏之際吸引對冰雪有熱情的遊客們。

除了各種遊樂設施及景觀，也有不定期演出的冰上芭蕾舞音樂劇。

「怎麼樣？你能免費參觀樂園設施呢，不感到有那麼佔到一點便宜嗎？」

前行的旅行車裡，與我隔了一個走道的森瑤說。

她穿著白灰色的雙排扣風衣厚外套，衣袖露出了冰藍色的皺花袖，她是懶得換衣服，在出發之前就已經直接把隊穿起來吧？

「人造雪嘛……」我不情願地翻動著小冊子說「如果我想看的話，去找小戀就好了，她前陣有問我們要不要去札幌看雪，是真的雪。」

「真是幸福呀，後宮先生。」

森瑤這樣說完之後，只呼了口氣，全放軟在椅子裡，閉上眼假寐著。

我坐在十六座旅行車的車首，車子沉穩地在高速幹道上前行，離開了城市前往在郊區的主題遊樂園。而我的身後，則是另外十多位同行出發的花式溜冰隊員。

這是森瑤找回來的短期工作：遊樂園的花式溜冰音樂劇演出。

遊樂園的演出都是針對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我再翻了翻小冊子，雖然那是針對小朋友與年青人的音樂劇，但溜冰場地與舞台效果也是世界級的。森瑤只是一個大學生，單憑她在日本北海道的冠軍，就足以掙到演出機會了嗎——

我望向旁邊的森瑤，她已經從假寢，真的變成小寐了。

她閉上了雙眼，臉容斜靠在坐椅裡，有著稍圓潤的鼻頭與薄薄的小嘴唇，臉龐上有淡淡的脂粉，神態與她的姐姐像極了。

伍壹 | Δημήτηρ | 狄蜜蒂兒 β

「唔.....有點不太對。」

森瑤並未脫下外套，雙手甚至還插在口袋裡，就這樣穿起了溜冰鞋，在音樂劇場中央橢圓形的冰面上滑動起來。

她在冰上的姿態當然依舊妙不可言，腳尖只是虛不著力的幾下輕蹬，身體便像燕子般滑翔了幾道曲線，但她只滑了幾下，卻又停下來沉思著，蹲下來摸了摸地上的冰面。

森瑤招手，要遊樂園的男工作人員上前跟她說了：「冰太硬了，所以我滑起來流暢度不夠，可以稍為降低冰面的溫度嗎？」

「呃.....？」

那位男工作人員的表情就像我一樣，好像聽見了某種前所未見的專業，感到難以理解。

「你們平常是給外國人表現的吧，他們身材比較重，所以冰面可以很硬很冷，但我們都是嬌小的亞洲人呢，要調暖一點溫度呀。」

「嗯.....這個.....」

男工作人員向投以求助的表情。森瑤似乎有介紹過，我是大學方面的助理之類吧，我便也只好擺起溜冰鞋，以生硬的腳步邁到工作人員身前，我對工作人員說：

「這樣吧，有方法照著她說的方向去做嗎？」

工作人員回答了：「冰面的冷卻管應該沒有辦法，但如果把劇場冷氣調暖一點，應該可以.....」

「好，就這樣決定吧，」森瑤拍手說「那要怎麼做呢？」

工作人員又再說了：「那麼，請兩位跟我到後台來一下.....」

森瑤拉了拉我的手臂，便要我跟著她滑到場邊。

但為什麼連我也要跟上去呢？

Ω

「你們可是大學體育部的管理層，為什麼就不去跟不同的團體連絡一下呢？搞不好馬戲團會聘請你們幫忙呀？那可是非常不錯的工作，這樣你們體操隊就不用擔心退役後的事情了，不是嗎？」

「馬戲團.....」

我覆述著森瑤的話，腦裡莫名浮現樂璇穿著體操服，向前空翻跳過火圈，再向著觀眾「汪！」的

畫面。小母犬這角色也蠻適合她的。

「當然我只是舉例，但我是意思是認真的，你們應該趁還有世界賽冠軍賽的名氣，為未來好好籌劃，去教中學生做體操也好，報讀體育教師執照的課程也好。你們真的什麼也沒有想過嗎？」

森瑤站在我面前抱著肩，她令我想起以前的訓導主任，就算不是用訓話，單是盯著你便足以讓你自己有感到悔疚。

「呃.....暫時還沒有。」

森瑤「嘖」了一聲，在後台的走廊裡，用不失威嚴的輕聲說：「你是男生就算了，我知道身處在一堆美女當中很難理性思考，我姐也就更是算了，可是泚澄呢？絲明呢？那位號稱美貌與智慧並重的藝莉公主呢？真是的，你們就真的只會每天啪啪啪嗎？還是說.....你們以後就靠藝莉與戀音供養，白吃白喝一輩子？」

我有點意外原來森瑤也會隨口說出「啪啪啪」這種俗語，而我本來也想即刻駁嘴說「怎會每天啪啪啪，頂多每晚啪啪啪」——但看著森瑤的眼神，我決定還是不自討沒趣了。

「她們目前想先認真面對奧運吧.....」我帶著幾份心虛說。

「那奧運之後呢？」

森瑤馬上就反問了。雖然這在我的意料之內。

「這個嘛.....」

我本來打算說出森琪有意退出奧運的想法，但我卻還是先藏在心裡。

「不好意思，兩位請往這邊。」

剛才的男工作人員回來了，他拿著工作板對我們說。

森瑤暫且收起了嚴厲的神色，跟著工作人員向前走，而我也只好跟上去，我們來到後台走廊裡，在工作人員的帶領下來到了一間辦公室，然後他遞出一份文件，對我跟森瑤說：「因為我們進去操作環境機械需要登記及備案，所以作為要求方的你們，請在上面的簽名。」

森瑤毫不猶疑就簽上了名字，而我也無可奈何在上面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請跟我來。」

工作人員確認文件妥善後，帶著我們再次離開了辦公室，再次走進後台的走廊當中。我與森瑤在抑壓的氣氛之間前行，再於一間看來是操作室的門前停步。門旁上擁有按鍵式密碼鎖的門前停步。

「麻煩兩位等一下，我去找負責的工程師來開門鎖，他也更懂得操作機械付合你們的要求。」

工作人員這麼說完，便像突然需要上廁所的導遊一樣急步離開了。我望向森瑤，森瑤注視著那以九宮格形式編排數字的密碼鎖，似乎不打算繼續體操隊前途的話題上更進一步。

「那.....」我看著森瑤的背影說「瑤瑤，所以妳就找到了這次演出的機會了嗎？為了.....生活與前途？」

森瑤背對著我，凝視著門旁的密碼鎖，她聽見了我的提問，像要放鬆頸部般擺動脖子，好一會才回答：「也許北海道沒有京都那麼亮眼，花式溜冰聽起來也只是變魔術般的娛樂，但我們到底是世界冠軍，實力也夠，要表演一點哄大家開心的歌劇，還是遊刃有餘的。」

「瑤瑤，」我帶著僵硬的語氣說「妳決定要投身花式溜冰表演嗎？」

「不行嗎？」森瑤向我回頭一望「說不定我會一炮而紅，從此以後成為全職表演者呢？」

「我.....」對於女生的倔氣，我總是避之則吉「我們其實也都是試著看吧。藝莉醬一開始沒有想到要參加奧運，妳姐也沒想到能得金牌。」

「我倒是跟亂來的你們不一樣。」森瑤稍向前彎腰，細看著前方的密碼鎖「這密碼.....該不會就是『850』吧。」

「啊？咦，喂，等一下.....」

我來不及詢問及阻止，森瑤已經伸出手，按在密碼鎖上，連按了幾下密碼。

卡嚓。

竟然真的打開了。

「怎麼會.....」

我人生只有少數經歷能堪比此刻的驚訝，其中包括得知了戀音是藝莉親姐的當下。

「是油污。」森瑤推開了門說「大概技師平常手指都沾著油吧，所以只有8、5、0三個數字最骯髒，而且從骯髒的程度來看也可以猜得到順序。」

「呃，妳是Sherlo——瑤瑤？」

森瑤卻似乎禁不住好奇心，步進了門後的房間裡，我跟上去後，卻發現房間裡異常的冷，原來因為身處在溜冰場，場內與後台的溫度也已經夠冷了，只穿著短袖多少有點中伏，但這房間裡就更冷了，簡直像走進了冰箱。

森瑤環顧著房間中的陳設：「看來這裡是重點機房呢.....算了，還是出去吧，別亂來好了。喂一呀！！別放手！！！」

「咦.....？」

我跟森瑤進去後，因為沒有第三個人要跟著我們進來了，我自然就放手讓門關上。

啪喀。

門關上了。

而牆上並沒有看來密碼鎖，除了一個要用員工證才能識別的智能鎖。

Ω

就是這樣。

我跟森瑤竟然被困在這只有冷空氣與電腦的神秘小房間裡。

我不但冷得要命，而且我的勃起令我難受得要命。

森瑤從一開始倒是展現得非常冷靜，大概是因為知道始作俑者是她本人，所以並沒有怪責我把門關上了，穿著厚風衣外套的她並不怕冷，還分了一半的衣襟給我。

「為什麼妳要闖進來呢？」我剛才問她說。

「你看剛才那人的員工證，就知道是實習生吧。他要找人也不知道有沒有人要理他，不如我們自己調高溫度就算了，沒想到這邊的機器那麼老舊，連個液晶操控版都沒有.....更沒想到門是自動上鎖的。」

這可以說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嗎？

我一開始聽從森瑤的指示，靠在她的身邊，可是她身上那套精美溜冰服是如此單薄，甚至比體操服還更單薄。從手臂、肩膀、胸口到腰間，都透露著森瑤的身材，也許是寒冷令我的大腦控制生理反應的區塊變得遲鈍，我坐著坐著，竟然毫無先兆地勃起了。

「你走來走去到底是在想什麼？」森瑤看著我說「就說了別白費力氣想無謂的事情，很快就會有人來救我們的。」

「我只是.....」我的下體完全沒有軟化的跡象「坐著就想睡，就站起來走走。」

「那就睡呀。」森瑤臉上顯出更無法理解的表情「這裡又沒說不能睡覺。」

「那可要麻煩妳的肩頭了。」我隨使用調侃推塘過去。

「那也可以呀，睡覺而已吧。」森瑤像聽見了不好笑的笑話「你不是有很多女友嗎？到底在害羞什麼.....？」

我無言以對地捏著眉心，冷風吹拂著我的身體，外露的皮膚陣陣刺骨，可是我的腿間卻有一股不受控的熱力。我感受到只有青春初期才有過、性慾與理性之間互相拉扯的惶然。

但不像性慾，寒冷卻是很客觀的感受。我還是受不了刺骨的冷，才走了沒幾圈，又躲回到森瑤的衣襟裡，森瑤再次用外套披在我們身上，這樣至少不會被風直接吹到，感覺的確暖和多了。

我拼起雙膝，嘗試隱藏褲頭裡的硬物，為了繼續分散注意力，我繼續之前未完的話題。我對森瑤說：「瑤瑤.....妳未來真的要從事花式溜冰嗎？」

「不然呢？」她的聲音與我非常接近「不可以嗎？」

「不繼續參與花式溜冰了嗎？我是指.....運動層面的。」

「哼，」森瑤冷笑著說「既然我姐選擇任性，當妹妹的就只能選擇理性呀。」

「呃.....」

森瑤還不知道吧，森琪其實打算放棄奧運，重新肩負女兒的責任，只是還沒有實行與說準而已。

「而且我的人生也不是一夫多妻制的，不像你那邊，隨便一個藝莉或是戀音，就可以養起所有人了。我可一樣要工作，要掙錢的，花式溜冰？這個城市的人能夠學會溜冰已經很不錯了，更別說什麼花式了。」

我再次無法反駁森瑤的話。我是什麼時候學會溜冰的呢？一定是中學時與朋友鬧著玩去溜冰時學會的，但也僅此而已了。

「瑤瑤妳總是擔任成熟的角色呢。」我感慨地說。

「是嗎.....」森瑤不置可否地說「我總希望我能夠像我姐一樣，可以更任性呢？為什麼就沒有那麼好的運氣，可以任意妄為，可以有什麼都陪她發瘋的男朋友.....」

「瑤瑤，」我深吸了一口機房中冷冽難聞的涼氣「其實琪琪她決定了——瑤瑤！？」

原來說著話的森瑤，卻突然像晨間的貓，張開嘴打了個大呵欠，然後挽起我的手臂，靠在我的肩上，柔軟的黑色頭髮磨擦著我的頸間。

「別誤會，」森瑤用睏倦的語氣說「你絕對不是我的菜，我也不想跟我的未來姐夫來個不倫之戀。絕對不想。我只是覺得這樣會比較溫暖，而且我坐著也有點想睡了.....」

「呃、是的.....」

我對森瑤也當沒有過份的想法，一來我的女友已經太多了，而且我也不想每天被人教訓。但森瑤你知道嗎？在注滿了整個密室的寒風當中，妳溜冰服下一對嬌柔的胸部卻特別溫暖喔，那可是令我快凝結了腦袋，開始浮現出各種畫面，尤其是對性生活千姿百態的我來說，要隨便設想也太容易了——

「怎麼了？」森瑤用平靜的語氣說「你在緊張嗎？還是害羞了？」

「不，也不是，只是.....」

只是我勃起了。雞雞硬了。

「你忘記了嗎？」森瑤的身體在我的身旁上放鬆了。

「什麼？」

「你吻過我一次，而且也抱過我一次。」森瑤帶著幾份慨嘆說「還好那不是我的初吻。」

伍壹 | Δημήτηρ | 狄蜜蒂兒 γ

「你真的忘記了嗎？」

寒風之中，森瑤聲音再次傳進我的耳裡。

「怎麼會呢。」我搓暖著手心回答「我.....都記得。」

森瑤的話喚醒我冰封了的記憶。想起來，那的確是很遙遠的事情。

第一次是在溜冰場上，那一次森瑤充當我們的對手，我們面對在冰面所向披靡的她根本一無勝算，但為了把森瑤奪過來，我們各種荒謬的手段也用上了，包括在最後的關鍵處，我強吻了森瑤，拖延了她的攻勢。

第二次是在校園戰爭的時候，被鹿儀擊潰得各散東西的體操隊在林中流離，那時候看見森瑤的我，便緊抱著了她。

「想起來真是很久以前了呀.....」我呼了口寒氣「現在我們已經是世青賽冠軍隊伍了，有參加奧運的準資格了，但還真是亂來的一群人.....」

現在事過景遷，我們已經走了很遠的路。

遙遠的並不只是時間，而是我們最初單純的衝動。

直到今天，我們真的仍然享受這一切嗎？還是我們只是無法回頭而已。

「我第一眼就知道了，你們這群人絕對會帶來大量問題，」森瑤嘲諷似的說「那天我姐說要去體操隊面試，我勸不住只好跟著去，你知道是什麼嗎？當我看見你們的第一印象。」

森瑤說著更久遠的事情，說起他們兩姊妹突然闖入了我們體操隊的那一天。

「是.....什麼呢？」我的腦袋已經變得像果凍，完全無法思考「美女很多？哈。」

「是『一群路人』。」

森瑤毫不客氣地說了。

「呃、是這樣呀.....」

「『路人』是指你們的體育水平，我記得那時候的陣容是樂璇、藝莉與泚澄吧。」森瑤憶述著說「除了頗有名氣的樂璇以外，藝莉與泚澄看動作就知道完全不會體操，只是業餘的路人，甚至還比不上花式溜冰隊的部份隊員，你說，我怎麼可能同意我姊加入這種隊伍？」

「那真的是.....」我像被親戚笑話著童年的成年人，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回答「辛苦妳了，瑤瑤。」

「啊～也算了，」森瑤大大嘆了口氣「既然是我姐執意的選擇，我始終管不得那麼多。」

「可是，妳不是一直維護著琪琪嗎？」我腦裡浮現了眾多記憶「如果沒有你，妳爸媽早就發現了琪琪在練習體操吧。」

初賽的時候、體育部獨立的時候、京都的時候——太多太多了，在森琪於高低槓之間飛航的同時，站在地上以防她隨時失手的除了我，還有森瑤。

沒有森瑤，就沒有現在的森琪。

森瑤照舊不打算回答關於森琪的話題，可是此刻分擔著森瑤體溫的我，卻有點不由分說的逼人，決定追問：

「瑤瑤，其實……妳是想撒嬌嗎？」

有好幾次了。我總在設想，到底在森瑤眼中的森琪，是怎麼樣的？

外型像蘿莉的森琪，喜歡兒童向動畫的森琪，法律系高材生的森琪，作為父母掌上明珠的森琪，任性地加入了體操隊的森琪，一點小事就愛哭而鑽牛角尖的森琪，總是需要她在背後分擔的森琪。

但森瑤可是妹妹。在傳統的觀念的上，理應被照顧，被疼惜，有著哥哥姐姐作為楷模去追隨，得罪了任何人也有靠山，累了的可以撒嬌——理應是這樣，可是這一切她都沒法做到，因為她的姊姊可是森琪。

「撒嬌嗎？像我現在這樣？」

森瑤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只是把我的手臂挽得更緊了。

「呃……不然？妳覺得呢？」

「我是生理正常的女生，」森瑤說「也有談過戀愛，也有感受過男生身體的充實美好。你是男生對吧，能這樣子抱住男生的手臂我不知道算不算撒嬌，但有點安全感倒是真的。你是姐夫，就借手臂給我這小姨子用一下嘛。」

她的胸部依然柔軟地壓在我的手臂上，而我的褲檔仍然繃緊，但我卻感到性慾像日出時的潮水般消退了，接下來只要等待陰莖軟下去。

「妳不嫌棄就好了。」我莫名鬆了口氣回答說。

「那你呢？」森瑤靠在我的肩上說「你想為她們做什麼？」

「我……」

我的褲檔開始軟垂，房間不斷充填的冷空氣則愈來愈冷，我們被鎖在這裡面有多久了，有十五分鐘嗎？還是半個小時了？

「總是會有問題的。」森瑤的聲音穿過了寒流，流進我的內心深處，房間裡的燈光也更冷了。她

像正對失去了視覺的人，說著這世界的真實「總有問題是連她們也沒有人能夠解決：即使是神一般的樂璇、擁有金錢與溫柔的藝莉、端莊體貼的泚澄、堅強睿智的伶馨、霸道強勢如女皇的鹿儀、細膩溫馴的絲明、妖媚詭詐的兩薇、能夠顛覆整個京都的戀音，加上我跟我姐.....也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性慾消退以後，隨而代之的是睡意，在只有五度的密室當中睡著並不是好兆頭，但我的眼皮卻愈來愈沉重，森瑤婉柔的敘述更讓我想靠著她，好好的睡一覺。

「那到時候，你會打算怎麼做呢？」

像夢境般的困頓席捲而來。

到了那個時候。

如果到了那個時候，我會——

噠、噠、噠、噠。

是腳步聲。門外傳來了腳步聲。

我與森瑤都聽見了，乍驚乍喜地相看一眼，然後立刻放開了對方，從地上站起來，跑到門邊敲起厚重門版，發出沉實而響亮的嘈音，果然門外立刻傳來叫喚：「請問是有人在裡面嗎！！！」

「對呀，」森瑤也即時抬起聲線回答「我們在裡面！！我們被困在裡面了！！！」

「抱歉了，」是工作人員的聲線「我現在就開門。」

卡喀。

門開了，門外的光線照在我與森瑤身上。

工作人員似乎也鬆了口氣，立刻又跑開了，大概是要立刻去通知其他人，說已經找到了我們。

「呼呀.....總算脫險了。」

森瑤重新穿起雙排扣大衣，摩擦著寒冷的雙臂，盡快驅除身上的寒意。相比之下非常溫暖的走廊，也令我的身體與思想重新解凍，我呼了口氣吹暖快要冷僵的手心，消除身體的睡意。

「有時候想得太周到也不是好事吧。」我對森瑤說。

「哼.....這個嘛，」森瑤大概不打算道歉，也不欲提起她的過犯「你要留下來看嗎？」

「什麼？」我問道。森瑤突然轉了話題。

「我的表演，你要看嗎？」森瑤看著我說。

「能看當然就最好呀。」

雖然我早就對童話式的主題樂園、或是歡樂的歌劇表演失去了興趣，但既然遠道而來，又是森瑤的演出，我絕對有興趣想觀看。

「嗯.....那我叫他們安排個位置給你，」森瑤點了點頭說「對了，記得別跟我姐說。」

「啊？」為何最近女生的話題總是轉得令人措手不及。

「剛才我們在房間裡說過的那些，」森瑤的眼神往身後一揚「也別說我靠在你身上之類，我姐始終是女生，也是你的女友.....之一。」

「你這麼說，」我不禁覺得好笑「反而顯得我們真的做了什麼。呃呀！」

森瑤用力踩向我的腳尖，是真正的用力，我脆弱的指頭劇烈一痛，令我立刻慘叫起來。

「去死吧。」

她冷冷地撇下這一句，便走向走廊的另一端了。

Ω

森瑤即將表演的歌劇所講述的，是童話式公主與王子的故事，受困的公主，遠到而來的王子，排除各種考驗與艱辛，最後有情人終成眷屬大結局。

作為團長兼第一主將的森瑤當然是主角之一，由她負責絕大部分的高難度動作。

我原來頗期待她扮演公主的樣子，可是沒想到當公主出場了，森瑤卻還不見蹤影。

而當「她」真的出場了，卻比公主更為亮眼。

森瑤把黑色長髮綁成長馬尾，踩著金色的溜冰鞋，穿著中世紀貴族式的紫色雙排扣大衣、緊身褲與花領襯衫，作為王子的她甫主場便演出了最擅長的單足迴旋，看得觀眾歡呼拍掌。

歌唱方面當然是有幕後代唱，森瑤只需要配合時間，擺出帥氣的表情夾著嘴型對唱就可以了。森瑤雖然只是初次上陣，但功力深厚的她很快就習慣了演出的氣氛，整場大約二十分鐘的冰上歌舞表演，她絕對是最亮眼的那一位。

在魔幻華麗的燈光與布景之，森瑤化身成為童話故事的英雄，不論是迴旋、滑行、跳步，團體動作、雙人動作或是單人動作，森瑤那世界級的技巧，總是引來觀眾的激賞，在橢圓型的冰面展現出耀目的身影。

森瑤始終沒有回答我所有的提問。

她到底想繼續成為溜冰運動員嗎？她到底如何看待森琪？

也許身為妹妹卻又聰穎的她，已經有太多需要為姐姐解決的疑難，對於自己心裡的困惑，大概也

不一定有答案。

我看著森瑤精彩夢幻的演出，心想再次冒現她剛才對我的詰問。

如果有一天，她們面對連她們也無法解決的困難，我會怎樣自處。

那天看著森瑤在溜冰場上揮灑自如，將所有問題都拋諸腦後，盡情地表演。

她在冷氣房裡對我的話，卻逐字逐句刻在我的心頭，始終令我回想思考。

那天之後，我決定重新參與真正的長跑。

伍壹 | Δημήτηρ | 狄蜜蒂兒 完

伍貳 | ρτεμς | 阿緹蜜絲 α

伍貳 | ρτεμς | 阿緹蜜絲

也許因為我最近經常到機場，我開始覺得機場是個很美好的地方。

也許再過一百年或二百年，當科技更進步，機票的費用會更便宜，每個人都可以隨時坐飛機環遊世界——但現在還不能，所以買一張機票，預早兩個小時到機場，等待登上飛機，在空中的巨型密室移動到異國，這一切對一般人來說，仍然是非常難得而珍（昂）貴的經驗。

又也許，有部份人是懷著哀傷登上飛機，但就我所見，總是歡喜的比較多。不論是返鄉的欣喜，放假的興奮，或單純是享受旅行的樂趣，總令機場充滿了輕鬆朝氣的氛圍。

又或許是，當我們望看廣闊的停機坪，看著眾多飛機即將啟程到別的國家，或從異國返航降落，自覺或不自覺地，我們都感悟到世界很大，生活再艱苦，都總有角落能讓我們去遊歷，讓我們重新開始，讓我們覺得，人生仍然充滿可能。

正當我這雜七葷八的思考暫告一段落後，我望向機場的告示版，尋找她的班機。

咦，已經到埗了？

我瞬地從坐位上站起來，走過午後斜陽照曬的大理石地面，步向入境大堂的接機區，拖著行李箱的乘客陸陸續續抵達了，那她呢？她是不是也應該.....我打量眾多從禁區步出的旅客，卻看不見她的身影。

她是還在等行李嗎？還是在我剛才出神的時候，她已經步進大堂，而我沒有發覺。我四顧張望，哎，我忘記問她穿什麼衣服了，應該先問一下才對，還是說，她依然穿著那一身高貴的和服——

「喂，怎麼妾身跟你打揮手了，也還是不理妾身呢？」

有人拍了拍我的左肩，連帶著抱怨那樣說，那夾帶著地方口僻、發音方式不算標準的口音.....怎麼可能，我的確沒有看見她呀？

但當我望向她的瞬間，我就帶著驚訝明白了，是真真正正的驚訝。

驚訝得她舉起手掌，拍了拍我快掉到地上的下巴，竊笑起來：

「哈，怎麼這樣子啦，這表情是什麼意思？是妾身穿得很難看意思嗎？」

「怎麼會，絕對絕對不是，」我斷然搖頭「只是.....真的認不出來，真的認不出來。」

「くちがうまいあわ（嘴巴真甜哩），」她掩嘴笑說「難怪你有那麼多女朋友。」

「我是說真的.....」我細味著她這一身的打扮「真的非常好看。」

「真的嗎？」她放開行李箱，雙手高舉原地跳著自轉一圈，展示身上的新衣「妾身特意叫阿鶴去買了一大堆時裝雜誌，然後襯了老半天，還怕穿起來非常奇怪呀。」

「不會，真的太可愛了。」

「那麼，」她伸手撫向我的胸口，委婉了聲線說「我們要不要先來個キス（kiss）？」

「嗯……」我歪了一下頭「好吧。」

「呵呵，啾～お久しぶり（好久不見了）～～～～」

她跟我輕輕相吻後，向我欠身致意說。

「お久しぶり（好久不見了）。」

我也謹遵著應有的禮儀，向前欠身以有限的日文還禮。

戀音拖著匿大的行李箱，大概是剛從入境大堂裡步出，看來是的確因為我剛才胡思亂想，而沒注意到她的身影，但也有極可能，因為我先入為主地覺得，她仍會穿著和服現身，反而無視已變裝了她。

戀音抬起頭，金黃色的陽光照在她長長的直髮上。她的長髮依然烏黑濃豐潤，微微斜分的瀏海整理得整齊又不失可愛，長髮柔順披在肩上。

但除此以外，她全身上沒有一個部份的穿著，對應我印象中的戀音。

戀音上半身穿著淡焦糖色的長裙輕紗襯衫，輕盈的衣料上有著白色的斑點，領口是黑色的學院式繡花蝴蝶結，細薄的質料下，能看見她的吊帶小背心內搭與纖細卻豐滿的身材；下半身則是修腰的純白色百摺短裙，裙側拉鏈的位置繡著一系列細少的草莓圖案，一雙美腿穿著半透明的短襪，光滑細嫩的雙腳下是厚身的木紋涼鞋。

臉上化了櫻色淡妝的她，活脫脫就是走在東京原宿、京都新京極、或是大阪心齋橋也絕對不會感到突兀的甜美少女。根本就不再是我初認識的，那位古色古香、總是穿著高級浴衣、和服與羽織的武家女兒。

「先跟妾身去行酒店放行李好嗎？來，這是酒店的地址。」

我接過戀音的行李箱，她挽起我的手臂向前走，將手機遞給我，我接過手機一看——

「呃呀……怎麼連手機也變成這樣子了？」

「妾身以前不用手機的呢，你沒發現嗎？你們打電話交換人質，也是只能找阿鶴喔，」戀音笑說「手機也是新買的，現在不都是流行這種機殼嗎？キラキラですわ（閃閃發亮的喲）～」

戀音的新手機當然是最新型號的智能手機，而且買了保護殼，保護殼是亮粉紅色的，上面貼滿了各種裝飾用的假水晶，是閃閃亮亮沒有錯，但那像基因突變過度發育的水晶，實在看得我眼睛也累了。

「哦，妳訂了那麼高級的酒店呀？妳不住在藝莉醬那邊就好了嗎？」我看著手機上的資料說。

「有很高級嗎？」戀音緊抱著我的臂彎說「妾身是會去阿藝那邊住啦，可是難得來到嘛，也想在你們的城市裡好好逛逛，住市區會比較方便。」

我們的大學位於市郊，藝莉的套房距離市區確實有點遙遠。我點頭認同：「那說的也是啦。」

我的手臂傳來戀音嬌人的乳壓，她以前穿著和服能隱藏一對巨乳，現在穿起了時裝的她，身材就再也掩蓋不住了。戀音對著我挽起開懷的笑容，像情竇初開的初中生。

「放心哦～妾身有訂比較大的房間，客人先生陪妾身過夜也比較舒服嘛。還是說你不想陪妾身了？對啦，雨薇小姐也有教我喲，那叫什麼3p4p姊妹丼的.....呵呵呵～」

「啊、小戀.....」

我看著搖身一變成為了二十一世紀少女的戀音，心裡卻緬懷起那位京都街頭古樸優雅的藝妓。

果然還是讓她復興幕府比較好嗎？

Ω

容我再次為大家隆重介紹，現在坐著我對面的茶餐廳卡位裡，左邊一個菠蘿油、右邊三個小蛋撻與凍檸樂，打扮可愛入時，性感甜美的美女，是來自京都的戀音小姐。

她既是幕府時代武士貴族的後裔，也同時擁有公家華族的血統。如果算東山區祇園、以及其餘的京都傳統產業，她的家系在京都的勢力近乎隻手遮天。

但此刻的她，卻完全沉迷在手機的應用程式上。

「小果～」戀音將手機展示給我看「妾身想吃這個～ミーシェン，這邊有嗎？」

ミーシェンは.....我看著手機上的圖片，米線？絶対食べたいおすすめ香港料理5選？絶対要品嚐的五種推薦香港料理？呢.....男人一生，只為尋覓一個肯同自己挨_仔嘅日本妹？

戀音從手機App上訂來的推介酒店，自然坐落於最熱鬧的旅客區，她check-in放下行李後，又說著肚子餓，要我帶她去吃一點地道的料理。但眾所鳩知，我們這城市所謂的地道美食，都是自抬身價騙遊客的民間小食而已。

「米線.....要到特定的店家才有，而且那不一定是妳所想象的美味。」

「是嗎？看起蠻不錯呢。」

戀音接過手機，拿起蛋撻咬了一口，繼續閱讀著手機上的資訊。

自從我們離開京都以後，藝莉一直有與戀音保持聯絡，而戀音也總問我們何時再到京都，之前三

月底的時候，還問我們要不要去櫻花，四月又問我們要不要去北海道看雪。我原來也有點心動，想去完臺北後直接去找戀音，但又不放心體操隊，便一直沒有答應。

直到上禮拜，戀音突然說她買了機票要來找我與藝莉，雖然我有點始料未及，但這也的確比我們去京都要來得省事。

但她可沒告訴我，她已經跟上了時代的步伐。

「最一開始呢，」戀音說著「只是因為想跟阿藝聯絡，所以就決定了去買智能手機。結果用著用著，就發現，欸哦，原來資訊可以來得那麼快、人跟人之間真的可以24小時無間斷的交流。妾身就想呀，不如先來試試看全面擁抱這現代化的生活，看看感覺會如何。」

「那感覺如何，習慣嗎？」我打趣說。

戀音拿著咬了一半的蛋撻，認真思考著說：「其實.....也沒什麼，說真的。妾身不覺得，當拿著手機拍照，看著群組裡雨薇小姐與泚澄小姐的信息——啊哈，阿藝在Twitter讚好我們的照片了，好快喔——隨時知道京都那邊生意的狀況，之類等等。對妾身來說，會有什麼改變呀。」

Twitter？原來藝莉有Twitter嗎？我不使用所以不知道。

而且群組裡面的，是藝莉雨薇泚澄還有其他人嗎？我身為男友本體竟然被排除在外了！？

我正眼看著戀音，她也巧笑倩兮，用墨黑的圓眸回望著我。我說：「至少在我看來，妳快樂很多了。」

「就算妾身真的變快樂了，」戀音回答「也不是因為這一切。」

Ω

「欸！！！！小戀，妳來了啦！！！！哈哈！！！」

「お元気ですか～～！！阿藝，我來了我來了～～嘿嘿！！！」

我帶著戀音步進體操場內，戀音看著闊別兩個多月的藝莉，就甩下我不顧一切衝向藝莉，兩人笑逐眼開，雀躍地擁抱著。

我不徐不急步進場內，在場的花姐、樂璇、森琪、絲明，看著戀音耳目一新的穿著打扮，眼珠都快驚訝得快要掉出來。

「那是戀音，」我故且介紹說「藝莉醬的姐姐，京都過來的。」

藝莉抱住戀音，捧著她的臉，吻了吻她鼻頭說：「小戀妳變得好漂亮喔，我都要嫉妒了啦。」

戀音搭住藝莉的肩頭：「化妝品那些都是妳介紹的喔，都學著妳的呢，妳才是最厲害的。」

原來如此。難怪我從市區坐車來到大學的過程裡，愈看戀音愈像藝莉，大概是同一套化妝品及方

式的緣故。

藝莉牽著戀音來到其他人面前，戀音對眾人揮手說：「大家好，好久不見了。樂璇小姐，妳們別來無恙吧。」

樂璇整張臉仍然維持著定格的木無表情，她出奇有禮地點頭致意說：「呃，我們都很好.....有心了，戀音小姐。」

我驀然想起樂璇在京都的時候，喊得最多就是「死戀音」，現在卻變成「戀音小姐」了。

花姐悄悄來到我身邊問：「這.....要解釋一下嗎？有發生了什麼事嗎？」

「沒有呀，」我淡然地搖頭「這不是日本人的強項嗎？明治維新、和魂洋才。」

這時候藝莉帶著戀音來到平衡木旁邊，指著說：「妳要試一下嗎？搞不好妳一下就上手了。」

「體操嗎？」戀音欣然答允「好呀，妾身獻醜了！」

伍貳 | ρτεμς | 阿緹蜜絲 β

「嗚啊～呼，又掉下了，好啦，妾身放棄啦～太難了！」

戀音再一次試著空翻著落失敗，再一次從平衡木上失足掉下來，被我穩穩的接住。

藝莉上前扶起戀音，理順她的髮絲說：「好玩嗎？知道我們平常練習有多辛苦了吧。」

「辛苦是知道的，」戀音突然浮現不懷好意的笑容「不過好不好玩就——」

「嘩呀～～！！小戀，不要啦！哈哈，那是妳腳底的吧——哈哈！！」

戀音剛才脫下涼鞋，到平衡木上試著體驗，光著的腳板就沾了不少防滑的鎂粉。此刻她竟然用雙手抹起腳版的粉末，再拍向藝莉的臉，藝莉自然又叫又笑地閃躲著，被戀音弄得頭髮與臉旁都是白色的鎂灰。

我陪笑看著不亦樂乎的兩姊妹，同時卻感受到花姐在另一邊投以命令的視線，我接收並解讀後，便上前拉住戀音的手臂：

「好了，小戀。藝莉醬她們要練習了，我們先不要打擾她們，先走吧。」

戀音與藝莉聽見了，便也一同打住臉上的嬉笑。戀音說：「那妾身先走了，今天晚上妳會忙，晚點才回到房間對吧。」

藝莉調整呼吸，整理頭髮，點頭說：「對的。我今天練習會比較晚，待會還要處理課業的事情，可能要九點多才回房間，妳先讓小果陪妳吧。」

戀音便挽起我的手臂：「好哇～那麼妳加油喔。各位打擾了，大家都加油喔，じゃあね～！」

在場外的花姐與絲明也禮貌地也與戀音揮手道別，我便帶著戀音離開體操場，步進體育館的走道裡。

當我自然帶著戀音往前走之際，戀音卻突然剎住腳步，拉著我倏地轉回去，要我躲在轉角的牆壁。

「小戀.....？」

「噓～！」

戀音壓住我的身體，用指頭壓住我的嘴唇，她在牆壁的陰影下遮住鼻子以下，再小心翼翼地探出頭去。

「藝莉醬！說了多少次！空翻的時候腰要放柔軟！來，再試一次」

「知道了，好的——！」

場內傳來我姐教練式的叫喊，再來是藝莉以及樂璇、森琪各自訓練的腳步聲。

她們一次又一次在軟墊在摔倒、跌倒、攤倒，然後又再一次站起來，重覆再重覆各種的高難度動作。

戀音跟我縮在牆後，像奇怪的細作忍者一樣，從遠處看著三位女生的體操練習。我低頭窺看戀音，知道她水汪汪的雙眼一定在看著藝莉。

戀音帶著溫柔的目光，時而抑壓著緊張的輕呼，時而鼓勵似的微笑，眼珠上泛起一層薄薄的淚水。

「阿藝.....她很喜歡體操呢。」

戀音用只有我聽見的聲音說，我輕輕按住戀音的肩頭，說道：「是呀。她真的很喜歡，怎麼樣也不願意放棄。」

「妾身是陪她長大的，怎麼會不知道她的體質，要她那樣跳來跳去，又轉體又分腿的，她一定吃不了少苦頭。」

我默默地點頭認同。剛才戀音試玩平衡木，第一次就幾乎做到所有轉體動作，就差沒有她練習過平衡木上的空翻，所以一直無法在平衡木上著陸。

如果真的要用人份與身手去比，戀音的特殊背景可能會令她比樂璇更強。這亦可能是花姐示意我先帶她走的原因，不但因為她會影響藝莉練習的專注，甚至可能會造成樂璇與森琪的壓力。

「妳的妹妹，」我對戀音說「很值得妳的驕傲呀。」

戀音抽了抽鼻尖，稍稍點頭，用場館中的藝莉絕對聽不見的聲音說：「頑張って（加油吧）。」

Ω

刷。

「可以了客人先生，這件可以嗎？」

我回過身來，戀音拉開了更衣室的布簾。

「唔，不行.....」我直接搖頭「太隆重了，這是去晚宴舞會的吧。」

「哎，妾身覺得挺好看呀。」

來到戀音行程的第二天，我與戀音身處於購物商場的高級服務店當中。

戀音此刻換上了一身正式的女裝黑色西服，歐陸式俐落的黑色西裝外套，刻意寬腳的時尚西服長褲，戀音的黑長直髮編成馬尾。這是伶馨風格的打扮吧，但不知為何戀音穿起來令我想起職業殺手，隨時就會戴上黑色手套回收他人的性命。

「好看是好看，選個休閒普通一點的吧。」

「好吧～」戀音再乾脆地拉起拉簾，衣簾傳來蟋蟋蟀蟀的換衣聲。

昨天晚上戀音在藝莉的房間裡留宿，今早又陪我們一起吃過早餐，藝莉要去上課跟訓練，便繼續由我來擔任戀音的地陪。

我們又回到市區已大概是中午時份，戀音決定先直接去買她需要的行裝。

刷。

戀音再次拉更衣簾，我回頭一看，這次她穿著的一件漂染的吊帶連身長裙，灰白色的紗質配上大片鮮豔的綠色藍色，清爽的設計令顯得她細瘦的身體更為輕盈。戀音左右轉動，讓那隨性剪裁的裙擺輕盈翻動。

「這件怎麼樣？」

「唔……」我再次認真思考「這次是很不錯了，可是呢又好像有點……嗯，太過於文青？就是說，妳穿起來顯得太柔弱了？」

我幾乎能想象戀音穿著件長裙，在岸邊或是草地上彈著結他唱著流行曲。戀音呶了呶嘴尖看著我：「妾身柔弱起來就不行嗎？」

「不是這個意思，」我說道「還有其他選擇嗎？」

戀音回頭去看更衣間中推疊的衣服，又歪嘴笑說：「我有順便拿到比堅尼喔，還是穿比堅尼去就好。」

我無法不想象戀音那殺傷力驚人的身材穿起泳衣的模樣：「我當然是無所謂，但那是公眾場合，我還是覺得不要太引人注目比較好。」

戀音靠在更衣間的牆上，認真地說：「還是妾身果然穿和服或浴衣就好了。」

「其實也並無不可啦，」我也照實回答「反正就一定會有人穿著各種服裝。」

戀音稍想了棍，似乎在思索著什麼，突又轉身回去，拿起衣物說：「呼～再試一次吧，這次應該可以啦！」

Ω

「嘩～～～好多人喔！」

戀音站在嘉年華會的入口處，一下就被眼前的人潮震懾住。她緊抓住我的手，一副看見了世界奇觀的表情。

「好像明天就是最後一天了，」我對她說「所以大家都來湊熱鬧了。」

「京都的確實是很多旅客，」戀音驚異地說「但就算是祇園祭、時代祭還有お盆（盂蘭節）的時候，妾身也沒有看過這麼多人……」

我倒是以見怪不怪的語氣說：「我們城裡嘛，人是比較多，各個國籍、什麼樣的人的都有。」

這是我們城市裡，每年春天回暖後，在港口旁邊舉行的大型派對嘉年華。

入夜後，整個會場都是擠擁歡樂的人潮，巨型的摩天輪與機動遊戲之下，是五光十色的遊戲與飲食攤位，現場又有大型的音樂表演與酒吧玩樂區。即使入夜的海岸吹來微冷的風，但那種熱鬧繽紛的氣氛，足以每個進入場內的人，身體都會生出一種節日歡騰般的興奮感。

戀音牽著我的手，邊走進會場邊嘖嘖稱奇。她就是為了來參加這個嘉年華，才決定要買一套新的衣服。

試穿試了老半天，最後她穿起了貼身牛仔褲與黑色短皮靴，上半身是雪白的綿質女裝襯衫，外披一套西裝領口設計的深藍色休閒長袖外套，頸上戴起銀色的片狀掛飾頸鏈，梳起馬尾懸在頸後。如果不認識她的話，一定以為她是緊貼時尚，精於打扮的現代女性。

「嗚欸，是かんらんしゃ～！」戀音看著前方的摩天輪說「妾身還是第一次親眼看到。」

我頗為意外地說：「妳是說摩天輪吧。第一次看到？日本不也有嗎……？」

戀音卻冷眼盯著我，像我在取笑她一樣：「日本是有，在大阪跟橫濱，但妾身就是沒有親眼見過嘛，不行嗎？」

我攬住她的肩頭：「好好好，我沒有在取笑妳，那我們去坐吧。」

戀音期待地說好，就跟我去買了兩張票，排了十來分鐘的隊伍，終於到我們登上摩天輪的車廂。

戀音進去坐下來後，摩天輪緩緩轉動，我們面前的景物亦隨之徐徐沉落，港口岸邊的繁華夜景像一幅展開的畫卷，各種高樓大廈、商業中心、車水馬龍的幹道，如金黃色的血脈在夜幕下永不停歇地流趟。戀音雙手按住玻璃窗中，幾乎要把臉貼上，溫熱的呼吸在玻璃上吐出一朵朵霧氣。

摩天輪快要來到最高處，稍為停端下來，她著迷地俯察著這極端資本化與現代化的城市。她回頭對我說：

「原來你們的城市是這麼漂亮的呀。」

「漂亮嗎？」我不以為然地說「倒有很多人覺得在這裡生活壓力很大呀。」

「願意認真活著的人，」戀音微笑說「有誰是沒有壓力呢？小果，幫妾身拍照！」

戀音拿出的手機交給我（那一大堆粉紅色的水晶手感實在很差），要我幫她拍著以夜景為背影的個人照，然後她又拿起手機，靠到我身邊自拍起來。我看著她那麼熟練的動作：「妳倒是已經很會自拍了嘛。」

「藝妓基本上是不能拍照的。」戀音在我臉旁回答「可是妾身偶爾也是三味線樂手與巫女，妳會自拍的話，旅客打賞會更豪爽呀。」

我默默想起八坂神社的燈籠與稻荷山的千本鳥居，京都人果然都是用各種高雅的名目賺錢嗎？正當我胡思亂想，戀音卻突然吻起我的臉，又拍了張一自拍照。

「小戀，妳的相機還在拍、唔——」

這一次戀音直接吻我的嘴上，她那塗了花香唇蜜的櫻唇甜笑著說：「其實.....這不只是妾身第一次坐摩天輪，也是妾身第一張情侶自拍，都獻給客人先生了，那客人先生還要嗎？嗯、嘻.....嗯啾、嗯哼、啾.....」

我才這領會到，戀音即使買了智能手機，她還是一個人待在京都吧。藝莉不在她身邊，我也不在她身邊。

我抱住戀音溫暖柔軟身體，認真跟她舌吻起來，我們的舌尖在嘴間交纏。一陣熟悉又遙遠的感覺驟然回歸，我們上一次認真親熱，已經是她釋放作為人質的藝莉之前。

「啾、呼、啊.....客人先生、嗯啾.....、啾唔.....」

我對戀音身體的渴望像祭典的煙火般甦醒。戀音抱起我的肩頭纏吻著，我則把手伸進她的外套裡，撫摸起她的身軀，握起她衣服下豐挺的乳房。

「丫嗯.....、丫呀~、妾身的身體、唔嗯.....會有感覺的、哎喲~」

我一身挽住她的楚腰，手掌覆蓋著她乳峰，仔細揉玩著那飽滿的乳肉。我從她的唇間吻到頸際，戀音發出更綺麗的嬌吟。

「嗯喲、哎唔.....擘喔~~！咦，哈哈，嚇了一跳呢，客人先生.....要在這裡做下去嗎？」

我們目前位於摩天輪的最頂端，大概是轉動的過程中經過了支架的關節，車廂喀噹一聲，再一陣劇烈的晃動，打斷了我們勃發的春情。

我摸著戀音的頭髮，輕吻著她說：「如果做到尾的話時間不太夠啦，還是回酒店再做吧。」

「那如果不做到底呢？」戀音故意摸向我的大腿，指頭在我的褲檔前繞圈圈：「妾身可以幫你好好抒解喔.....」

我捏了捏她的臉：「妳這方面的演技倒可以指導一下藝莉醬。」

「阿藝的性格怎麼可能學得來，」戀音卻自傲地說「而且妾身也不要教她，這可能是我的獨門密技。」

摩天輪轉了半圈，開始徐徐下降，我與戀音在車廂中相擁著，她繼續著迷地看著那城裡華美的夜景，直到回到地上。

「呼～」戀音滿足地說「好啦，接下來有要做什麼嗎？」

「都可以呀，」我對戀音說「妳就當成這一樣是日本的祭典，放心去玩去吃喝就好。」

「ええわ，行きまひょ！（可以呀，去吧）！」

戀音拉著我的手，帶著小孩般嘗試新事物的欲欲若試，歡快地走向會場的攤位區。

我陪她幾乎把所有的遊戲攤位都玩了一輪，擲銀幣、水槍射擊、投籃遊戲、夾公仔機、射飛鏢（戀音的視力準確得驚人），不論大大小小的遊戲，戀音都看來是人生的初體驗，那至高無上的新鮮感令她樂不可支。不論勝負、不論輸贏，她都總是拉著我抱著我，發出純真的笑聲。

「吁～好啦，妾身渴了，去喝點什麼吧。」

戀音抱著在攤位贏回來的一個白色的卡通人偶，走向飲食區。我們買了簡單的小食及兩杯白酒，拉了個無人的吧台休憩著。

我吃著不怎麼美味的洋蔥圈，對戀音說：「小戀妳真的只來一個多個禮拜嗎？我以為妳會留久一點呢。」

戀音喝了一口白酒，也露出不怎麼樣的表情，她回答：「不行啦。妾身在京都其實很多工作跟生意要看著，全都塞給阿鶴的話，她會累死的，一個多禮拜已經是極限了。」

聽著她這麼說，我倒想起一個我偶爾會想到的問題：「對了，我一直想問，到底跟藝莉醬比起來，妳跟她是誰比較富有？假設我們把藝莉父親——也是妳父親的財產都算在藝莉醬身上。」

戀音拿著酒杯，倒真的想了起來：「嗯.....應該還是阿藝比較厲害，她父親是銀行家，家族的企業更是做跨國商貿的。妾身的母親家系留給我的，純粹是各種京都府內外的傳統產業，應該真的沒法比吧？大概。怎麼了，客人先生要挑老婆了喔？」

戀音又擺出質問的瞪視，我失笑說：「怎麼會，就算我真的娶了妳們兩姊妹，妳們的家族生意也與我無關吧。」

「是嘛？」戀音沒有收起鋒利的眼神，又說「妾身還打算円和覺寺重建成溫泉酒店後，找你當店長呢。」

「小戀對不起.....」我真誠地點頭道歉「不管如何，令妳要花費的還是我們。」

円和覺寺被我們放火燒到滅頂之後，戀音已在斥資重建，雖然大概要費時甚久，但據說她打算把寺院活化成家庭溫泉旅館，而戀音母親的牌位，也已經做了法事遷移到東本願寺。

戀音綻起笑容，放下酒杯抱起我的肩膀：「欠下的債當然要還，那阿藝跟客人先生，要用一輩子來還喔。」

我沒好氣地笑著，抱著她輕吻說：「我就怕一輩子也還不完呢。」

我們大概填完肚皮後，就繼續在嘉年華會中周遊著，偶爾駐足下來看看驚人的機動遊戲，又或是

觀看魔術或特技表演。我們走著走著，來到會場的另一端，戀音卻突然說：「欸，是日語歌曲呀。」

她這麼一說，我才注意到是前方不遠處是小型音樂表演區，場內散射著令人眼花撩亂的燈光，噴發著煙霧與水花，舞台佔地不大，但聽眾們都隨著搖滾樂的節奏，全身投入高呼躍動。現時表演著的一隊輕搖滾樂隊，看不出他們是哪一個國家的人，也不知道是否有名氣的樂隊或是業餘藝人，但他們倒是熱烈地唱著日語歌曲。

戀音拉著我走進表演區內，擠進隨著音樂節拍而律動的人群當中。她喜孜孜地說：

「_____ - !!!」

「什麼！？」

現場的音樂蓋過她柔軟的聲線，我攬著她的腰低下頭來，她才在我耳邊說：

「這邊氣氛不錯喔，我們可以看一下嘛？」

「當然可以呀。」我懷抱著她說。

然後，戀音也學著身邊的人群們，在演奏搖滾樂的時候，雙手高舉身體輕輕躍動；唱著流行抒情歌曲的時候，她又舉起手左右搖晃；英語饒舌樂手上場了，她又笑著舉手打起拍子。不同國籍的歌手與樂隊輪流上台，也有現場觀眾上台演唱的環節。現場的氣氛隨著音樂的節拍一次又一次推到高潮，戀音舉起雙手打著節拍，完全融入現場的氣氛裡，看得髮間都滲起了汗水。

「哈囉這位先生，妳女朋友是外國人吧？」

我們站在人群之中，卻突然有幾位穿著黑衣的女生來到我與戀音面前。我們有點措手不及，我不覺回答說：

「啊.....對，她是日本人。」

「那麼要不要上台來唱一首，什麼都可以呀，用mp3選歌就好，我們樂隊的樂手都可以配合。」

戀音既驚訝又驚喜得說不出話來，只是咧嘴笑著。我用日語問戀音說：「怎麼樣，妳想去嗎？也可以拒絕呀。」

戀音稍想了想，卻用英語問工作人員：「唱什麼都可以嗎？」

「Yes of coz ! Whatever you like !」工作人員也點頭回答。

戀音便在我懷裡轉身，說道：「我去去就回。」

聽見戀音的答允，工作人員喜出望外地立刻拉著她走，看著她的身影遠去，我才驟然想起：「小戀，不，等一下——」

可是我的擔憂已來不及了，台上一位的流行曲歌手已表演完畢，又再是觀眾上台獻技的環節。

工作人員帶著我認識的戀音，來到白色射燈照耀著的舞台下。

「まいど（大家好）・I am Reo from Kyoto・nice to meet you all。」

這位忽然現身的京都美少女點燃了觀眾的熱烈歡呼。說起來戀音的英語原來不錯，想起她當日誘惑我時表現得懵懵懂懂的英語，果然也是演技嗎？

戀音來到咪高峰前握住咪竿，咳嗯了兩聲完成試音，她回頭向身後樂手點頭確認。鼓手數起拍子，三聲倒數過後——

擴音器響起暴雨雷陣般行進的低音結他聲，粗曠的和弦開始轟鳴著每位觀眾的耳朵。

戀音抬起自信的微笑，在強勁的搖滾節奏中，用嬌柔但高亢的聲音唱起：

『開け放した窓に 廻る乱舞のDEEP SKY
AH 仰いで...』

我在洶湧的節奏中瞠目結舌，身邊的所有人都驚呼狂叫。我立刻拿出手機，拍戀音的演唱拍攝下來。

我剛才想叫住戀音，正是想跟她說別選什麼三味線經典和歌，那一定會令氣氛變得非常尷尬。

結果，竟然是中島美嘉的《Glamorous Sky》？

『「繰り返す日々に 何の意味があるの？」
AH 叫んで...
飛び出す GO
履き潰した ROCKING SOES
跳ね上げる PUDDLE
フラッシュバック
君は CLEVER
AH. REMEMBER』

戀音握緊擴音器，揚起平常總是軟膩膩的聲音，奮然演唱著這高昂的歌曲，她那純熟的高音與轉音竟然異常適合原唱者的聲線。

樂手身心傾注，猛力地敲打樂鼓，如挑釁著整個夜空的電結他聲，衝擊著會場所有人的感官。

『「あの虹を渡って あの朝に帰りたい
あの夢を並べて 二人歩いた GLAMOROUS DAYS』

戀音成功唱完了一段，泛起紅霞的俏臉用力呼了口氣，那甜美略帶緊張的美態，令現場觀眾再度猛烈歡呼。

戀音握好咪竿，稍側著身體，穿著皮靴的腳尖打起拍子。奔騰的重電音重新升起，她深呼吸，用更有把握的聲音，繼續明快地高歌：

『「明け渡した愛に 何の価値もないの？」

AH 嘆いて...

吐き出す GO

飲み干して ROCK'N'ROLL

息上がる BATTLE

フラッシュバック

君の FLAVOR

AH. REMEMBER

あの星を集めて この胸に飾りたい

あの夢を繋いで 二人踊った GLAMOROUS DAYS

眠れないよ!』

喝原唱成熟深沉的聲音比起來，戀音的聲音更為清澈也更為明亮，配合起這重搖滾的曲風，竟有種呈現著勇氣的壯麗。

她微笑抬起頸間，喉間輕鬆自如地唱出全歌最精彩的一聲高音，那如撕叫又似呼喊的尖聲，在突如其來變奏下，一下子挑動所有人的情緒。四面八方的所有人如海潮般舞動，力歇聲嘶地呼喚。

『SUNDAY MONDAY

稲妻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雪花...

FRIDAY SATURDAY

七色 EVERYDAY

闇雲 消える FULL MOON

応えて 僕の声に』

旋律的高潮過後，戀音始終臉帶笑容，穩然自在地駕馭起節奏，放輕聲線唱誦出那新詩般充滿個性的歌詞，穿著女裝恤衫與深藍色外套的身體與音樂合拍地搖晃，同時用眼神掃視起台下的人群。

對了。戀音從小是古和歌與三味線の表演者。對她來說搖滾樂反而是小菜一碟嗎？

『あの雲を払って 君の未来照らしたい

この夢を抱えて 一人歩くよ GLORIOUS DAYS

あの虹を渡って あの朝に帰りたい

あの夢を並べて 二人歩いた GLAMOROUS DAYS

GLAMOROUS SKY...』

在白光燈與翻騰的煙霧之下，戀音的腮邊臉旁都流起汗水，紅潤的臉龐帶著滿足的笑意，在頓挫響亮的結他聲中為歌曲完美收尾，用彷彿帶著遺憾與追憶的魅惑聲線，唱出最後一句 GLAMOROUS SKY。

餘音未了，結他聲嫋嫋消散。戀音再次喘了口氣，台下瞬間爆發鋪天蓋地的喝采與口哨聲。

戀音用笑容與點頭表示感謝，她搭起腳尖在在人群中看了一會，大概終於看了我的位置，靠近咪

高峰説：

「みなさんおおきに、愛してるわ（感謝各位、我愛你們唷。）」

伍貳 | ρτεμς | 阿緹蜜絲 γ

醒來的時候，我躺在戀音酒店的床上。

我帶著沉重的吟叫爬起身，酒醒了，但四肢與頭腦仍然說不出緩滯。我在床上坐起來，深深地呼吸著。

「噢……小戀？」

我身邊空空如也，戀音不見了。望向洗手間的方向，燈也並沒有亮著。

我望向酒店的時鐘，已經十點多了快十一點了，明亮的陽光透過紗窗廉滲進房間內，寬敞的客房除了我以外空無一人。

昨天晚上戀音上台演唱過後，立刻引來台下不少觀眾的熱烈回應，我去台邊找她的時候，她已經在跟眾多觀眾輪流合照。結果是身為男友的我，擔任起她的專屬攝影師。

戀音跟逐一上前的聽眾拍照、握手及道謝後，一臉亢奮的她意猶未盡，又拉著我去酒吧舞會區，一路喝酒舞動。到嘉年會半夜兩點要散場了，我們才離開會場回酒店去。

回酒店房間後，我們兩人帶著充滿酒氣與汗水的身體，一倒在床上就呼呼大睡了，連衣服也沒力氣脫，更別說親熱。

我找到丟在床邊桌上的手機，戀音約莫一小時前已傳來簡訊：

【小戀：妾身先去吃早餐喔，醒來後跟我說吧。】

Ω

我在一家舊式的冰室茶餐廳外，找到了戀音。

「おはよう・よく眠れましたか（早安・有睡得好嗎）。」

「小戀・妳……」

「怎麼了？不可以嗎？」

就如舊市區當中許多老式的茶餐廳，餐廳在室外行人路旁上，放置了老式的深木色大圓桌。

戀音正坐著，她面前是已吃完的即食麵與炒蛋，正喝著經典的茶餐廳凍奶茶。

這一切都並無不可——只是，她正穿著深紅色與黃色為主調的浴衣，浴衣上是斑斕的櫻花圖案。

我離開酒店徹底梳洗了一輪，但腦袋似乎仍未完清醒。我抓了抓後腦；「怎麼會，很好看呢。」

戀音束起了典型的髮髻，別著帶著櫻桃狀裝飾的髮針，淡雅的妝容正對著我微笑。我在她邊坐下來跟她輕吻。

「今早起來之後，」她說「就好想穿回浴衣喔。即使很抱歉，妾身還是要說，穿和服還是最舒服的。」

路上行人不多，可是幾乎每一個人都將異樣的目光投過來，望向這位在茶餐廳前坐著的浴衣女孩。我向侍應點了餐，握起戀音冰冰涼涼的手說：

「為什麼要抱歉呢，喜歡穿什麼是妳的自由呀。」

戀音喝了一口凍奶茶，指頭搓著我的手背，稍低下頭想了想說：「總覺得.....阿藝跟你那麼真誠地重新接納了妾身，妾身如果一點都沒有嘗試去改變，好像.....有點還不起你們的恩情。」

「不，怎麼會，」我立刻正色說「我們喜歡妳，絕對不是因為妳穿著和服或穿著便服，而是因為小戀是小戀呀。」

戀音眼簾稍垂，用試探的語氣問我：「即使妾身偶爾仍會覺得，幕府、武家或是傳統方式的舊日本才是正確的，也可以嗎？」

侍應把經典的茶餐廳常餐與熱奶熱放到我面前，我感受到他異樣的眼神。一個本地的男生跟穿著浴衣的日本女生手握著手，在茶餐廳坐位裡互相凝望著。

我看不透戀音的眼神，無法得知她瞳仁後的真實想法。我嘆了口氣說：

「那是屬於小戀妳的生活，妳如果珍愛的話。我們並沒有人要妳捨棄，我想我跟藝莉醬，還有薇薇或是澄澄，最關心的都只是妳是否快樂。小戀，如果要妳再一次翻倒整個京都，去復興妳內心想象的京都，妳會快樂嗎？」

戀音闔了闔眼，如禪定般靜穆的臉，細細呼吸以後，再慢慢再開眼。

「小果，」她喊著我說「你知道嘛，原來妾身真的無法離開京都呢。」

我撫著她雪白得幾無血色的臉，順著她耳際上的髮絲。她繼續說：

「這其實是妾身第一次離開日本，走得如此的遠。以前在日本偶然要去其他城市，妾身知道很快就可以回京都，所以沒有這種感受。」

「這次來找你們，妾身真的是非常的高興，能看到這麼多新的事物，新的玩意，新的感受。前天晚上住在阿藝的房間裡，那真的有一種回到了兒時的感覺，可以作弄她，取笑她，一起洗澡吃飯，睡覺前手牽手聊天。這是妾身在京都從未有過的幸福，妾身有很強的願望，想要繼續留在這裡，留在阿藝身邊。」

「可是妾身內心真的又有另一把聲音說，不行，不可以這樣的。這樣下去，妳就會慢慢忘記京都，忘記妳出生之地的生活。」

「忘記京都春夏秋冬的美，忘記京都的美食，忘記京都的公車與鐵路的路線，忘記京都祇園的腳步聲，忘記京都鴨川的水聲，忘記京都雨天的味道.....」

「妾身很想全心全意地愛著你們，但那是一種恐懼.....小果，**遺忘的恐懼。妾身愈愛你們，這種恐懼就愈強。**」

戀音邊說著，另一隻也緊捉起我的手，成對的手心似乎怕我會突然消失。

我無法語言，也只是輕搓起她的手，想著令她天生冰冷的手掌，會有一點溫度。

「好啦，客人先生。」戀音又轉換起美麗的笑容說「你的食物快涼啦，你先吃吧。待會.....妾身想在城裡走走，來陪妾身好嗎？」

Ω

原居地的記憶。新生活的替代。

我看著戀音在城市街頭，穿著浴衣漫步的背景。我想著我與藝莉，是否都不知不覺墜入了二分法的謬誤裡。

我們在京都終結了戀音的悲劇過去，讓她恍如得以重生，與我們親密連繫。

然而，這不代表戀音的過去要全然割斷，而我們給予她新生的愛，她也不一定能全然接納。

「你們的城市，」戀音說「倒是改變得很急速嘛，看來很多舊建築都拆掉了。」

我與戀音在市區中漫步，這範圍正是在進行重建工作的舊區，街頭仍殘留至少半世紀甚至一世紀前的矮房，但更多是拔地而起的新住宅及商業高樓。

平日的街頭很是清靜，春末的明亮陽光狹窄的天空間照在戀音身上，總是有點潮濕的港口空氣令她鬢旁冒起薄汗。她拿著手機，每覺得有趣或好奇的風景，就會隨手拍下來。

「我們的城市很小嘛，」我回答說「人口愈來愈多，土地有限，而且這是商業社會，新住宅能賣過好價錢嘛。」

戀音拿著手機，拍著一面牆壁上的塗鴉，說道：「你們不覺得不捨得嘛，舊的東西一下就沒有了。」

「我想總有人會不捨得的，」我陪在她身邊說「有時候我也會有這種感覺，覺得某些建築放著也很好看，一下子就沒有了，很可惜呀。可是，沒有辦法，我不敢說這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式，但這是這個城市的模式，大家都習慣了。」

戀音隨意地在街頭上亂轉，偶爾停下來看著各種櫥窗與貨品。我總是情不自禁欣賞起她的側臉，那份散發著純粹古典之美的氣質，配在這個新舊混雜的城市裡，卻有一份超現實又別緻的奇麗。

「妾身來這裡之前，」戀音走到我身邊，牽起我的手，腳下的草織拖鞋發出沙沙的腳步聲「阿藝

還說，妾身不一定會喜歡這個城市，她說這裡人很多，又很忙，跟京都差遠了。」

「那你說呢？」

戀音笑起說，回答說：「妾身回答，為妳為何不趕快回日本。她說，小果在這裡嘛，體操隊也在這裡，可能我回不去了。」

我聽著戀音的覆述，不動聲色地收起內心的憂慮。藝莉所說的「回不去了」可能只是玩笑，但如果認真去想，她未來要留在這裡生活，一樣是離鄉別井。

「小戀，」我說「藝莉醬一定想過要回到妳身邊的，不管妳在哪裡，我知道她一定有這個想法。」

戀音坦然地微笑：「妾身當然知道，這從來不是地點的問題，而是我們所選擇的路，又或是自願選擇的執著。」

我跟戀音走上了一段石砌的階梯，在民屋旁邊的一片公園引起戀音的注意，她用孩子氣的驚喜拉起我的手：

「哦～！是遊樂場啊，客人先生，妾身要去玩。」

我還是來得及答應，便被戀音拉進了那小型的遊樂場裡。我們本來就走步上一片斜坡，這裡大概是一片保留下來的綠化地帶，在一片小樹林旁邊，便是我們城市裡常見的兒童遊樂場，有著設計古板的塑膠製滑梯組、旋轉平台、簡單攀爬組等等。戀音將手機交給我，率先衝向了鞦韆，踩到踏板上。

「啲呵~~~~~」

戀音曲起腳，純熟地搖晃著鞦韆，鐵鏈連繫著的踏板前後擺盪，她自如地河操縱著離心力，不一會便與地面形成60度的擺幅。戀音終究穿著纏身的浴衣，我有點擔心地說：「小戀妳小心.....」

「大丈夫～！」

戀音充滿自信地輕喝，突然待鞦韆往前，她縱身一躍，在空中垂直180度轉身，在我面借勢著地，纖美的雪白小腿從浴衣下勾出來卸去滑行的力道。我不覺拍起手說：「這是妳昨天學到的技巧吧。」

「也算是吧，」戀音微笑說「我以前的忍術老師是位老爺爺，他開始訓練我的時候，就是在公園的鞦韆要我練跳躍動作的。然後.....妾身要玩這個，客人先生陪我！」

妾身又拉著我的，這次是衝上了滑梯組。我不覺看見指示牌好像有寫著「僅供10歲以下小童」——算了。戀音拉著我爬上最高一層，然後來到大概有兩米多高的滑梯前坐下來，我從她身後抱著她，接著我們這兩個分明是成人的使用者，便以非常短促的瞬間，從頂端滑落到地上。

「唉～」戀音坐在滑梯的末端，概嘆說「妾身一直在想，為什麼沒有真的給成年人玩的滑梯呢？建個五層、十層樓高，妾身是真的喜歡那『咻～』滑下來的感覺，現在人長大了，一下就沒有了。」

戀音那認真抱怨的俏臉令我忍俊不禁，我在身吻著她開始發紅的臉頰說：「妳喜歡的話，過兩天

我們去水上樂園。」

「哎，客人先生，」戀音回頭擺出了然於心的嫵媚笑容：「你是想看妾身穿比堅尼吧，好色喔。」

「等不及要看了，」我誠實地說，又站起來拉起戀音說「要再玩一次嗎？」

戀音卻搖了搖頭：「不，妾身想跟客人先生玩別的。」

「什麼？」

戀音轉身看著我，剔透的雙眼在陽光下流露出妖魅的神采：

「鬼ごっこ（躲貓貓）。」

Ω

「六、五、四、三、三、三、三、三、三 ~ ~ ~ ~ ~ 二、一、零。」

我實在忍不住做這種幼稚的把戲，可是這種年紀在兒童遊戲場玩耍捉迷藏，本身就很幼稚呀。對吧。

當鬼的當然是我，我被戀音要面向燈柱，閉起眼睛倒數著。

我張開眼回頭一望，遊樂場當中再沒有任何人，非假日的午前，大概所有孩子都還在上學吧。

剛才我閉起眼之後，只聽見一陣快速遠去的腳步聲，之後再無任何聲音。戀音果然是忍者嘛。

這兒童遊樂場佔地不大，甚至一目了然，我來到滑梯組下，漫不經心地喊叫：「喂～小戀，妳在哪呀？我來找妳囉。」

不知道她聽見了，會否嫌我演技太不投入。我探頭掃視了一下滑梯組下方的空間，戀音並不在。

「小戀～～美麗的小戀呀～～我親愛的小戀～～～」

我隨便叫著奇怪的口令，爬上滑梯組，上面也並沒有人。我下來之後，又來到公園的邊緣，探頭去看各種指示牌或告示牌後方，一樣也沒有人。

「呼，小戀，妳跑到哪裡去啦，怎麼找不到妳呢～」

戀音事前說好了，不會離開公園範圍步進入樹林，所以我又回頭望向公園裡。

公園裡仍然是一片靜恬，潮濕的空氣吹著幾絲微弱的風聲。我望向前方的攀爬架，攀爬架大概有半層樓高，由三面的繩網組成，剩下一面則是塑膠樓梯。上去之後是一個樹屋狀的有蓋空間，小小的窗戶以卡通風格設計，讓孩子可以探頭出來。

我故意忽略著那攀爬架的樹屋，裝模作樣地到處張望，但分明已再沒有可以匿藏的位置。

「喂，小戀妳去哪裡了，不會是回京都了吧？」我好像聽見了某聲嬌笑，然後我又故意說「不要躲得那麼好嘛，快出來啦，客人先生很想妳呢。」

如果忽視那些靈異小說、科幻小說中的想象，其實捉迷藏這遊戲，一般來說一下就可以結束了吧。

只要在限時限定範圍內，我們根本沒有掩飾的空間。我們要捉住某個人，找到某個人，只是時間問題。

但或許，躲起來的她，其實不想被我們找到。

如果尋找的時間能夠是無限，我們就能逃離必須選擇的恐懼。

我終於爬上繩網，在樹屋中看見雙腿並起來的戀音，她欣慰地笑著我：「客人先生好慢喔！怎麼這麼不會玩啦。」

我擺出落敗似無奈神情，爬進空間不大的樹屋，坐下來抱緊她的身體，故意說：

「嚇死我了，我以小戀真的消失了。」

我分明是按劇本演出，戀音聽著我這麼說，因為驚訝而紅紅的臉龐卻突然繃緊著，眼裡剎那泛起淚光。她用力抱住我的肩頭：

「客人先生.....感謝你來找到妾身。」

我掃起她的背，輕吻著她腮旁：「小戀，妳真的願意被我們找到你嗎？」

戀音水靈的雙眸流溢著暖暖的霞光，她靠進我懷前說：「小果，你還記得，你曾經問妾身，你是否我的初戀嗎？」

那是快兩個月前的事，在未被大火焚燒的円和覺寺佛堂裡，已經恍如隔世。我答道：「我記得。」

「妾身真的不懂回答，」戀音細語著說「我是藝妓，是不賣身的，但母親說，要成為藝妓就要了解男人的心，所以當我到合法年齡後，就一直推動我去跟男生發生關係。她沒有強逼我，而我以藝妓為本業，也真心相信母親的想法，所以我第一個男人，是一位周末來置屋幫工的大哥哥。妾身在他身上嘗到身為女人，身體上該去感受的一切，但回想起來，那更像是.....一項任務。」

「妾身並不後悔也並不討厭的這經歷，而我很多的經歷，都是在這種前題下發生。我第一次的下廚，第一次的演唱，第一次喝酒，第一次以巫女身份參與祭典.....都是因為京都以及母親。」

「如果我說要妳忘記這一切，重新開始，」我掃著戀音的髮際：「這一定不可能吧。」

「不可能的，那些過去已是妾身的一部份，就像妾身無法再將初夜獻給客人先生。」戀音看著我微笑說：「可是，這次來找你們，又讓妾身又了更多的第一次。第一次獨自出國、第一次親自打包行

李、第一次在阿藝的房間裡留宿、第一次嘗試體操、第一次去嘉年華、第一次演唱搖滾樂、第一次坐摩天輪.....雖然這聽這起來或許是詭辯，妾身跟你，卻也是第一次真誠地相戀，第一次這樣自由自在地在街頭散步。即使這對妾身來逆只是一場旅行，妾身樂意體驗更多的第一次。」

樹屋四面與屋頂都是吸熱的塑膠版，侷促的空氣夾帶著陽光的熱力。我們擠緊的身體相擁著，戀音輕柔卻溫熱的呼吸吹送到我鼻前。

「我找到妳了，」我輕吻她的額頭「小戀。」

「是的，」她在我耳邊美滿地回答「我被找到了。」

我捧起戀音紅彤彤的臉蛋，吻起她淡櫻色的薄唇，戀音再一次回應起我的吻，用舌尖表達著她渴求的親密。我伸手在她細軟的浴衣上撫摸著，戀音發出溫柔的輕吟，輕喘著說：

「お客さん、エッチしましょう（客人先生，來做愛吧）。」

「ええわ（可以喔）。」

我學著她常說的京都弁回答，戀音莞爾著繼續跟我舌吻著，再拉起我的手，引導我解開她纏緊的浴衣。我寬開她的腰帶，拉開她浴衣的衣領，伸手進她的胸前，握起她豐挺的巨乳，卻發現浴衣裡已是裸體。我有點驚喜地說：「小戀，妳.....沒穿內衣？」戀音貼吻著我的嘴唇，媚眼幽幽地說：「我們兩天都沒有做，妾身想今天就是一定會做了吧，這浴衣本來就有一層內搭，不用怕會走光。不過我有穿小褲褲喔。嗯丫.....呀丫~、哎呀.....唔、丫.....」

戀音的體貼令我性奮大作，我熱烈地吻起戀音的腮頰，雙手張開她的衣襟，握起她漲嫩的乳房，揉玩著闊別已久的美妙手感。

「嗯啲.....、客人先生、輕點、丫啲.....、嗯呀.....」

我吻到戀音的胸前，嘴巴一點一點地落到她的雙乳上，輪流含弄她兩片櫻紅色的乳暈，舐著她兩點急速皺硬的淡紅軟蒂。

「丫唔.....、丫、客人先生好色、丫~、嗯唔.....」

我盡情地舐嘗著戀音豐滿的雙乳，她泛汗的身體隨著快感輕擺著，叫著綺膩動人的淫聲。我受不住勃起的壓力拉開褲頭，戀音聽見了便柔聲說：「客人先生，妾身來幫你好嗎？」我稍為再鬆開一點她的浴衣，讓她更方便動身，說：「麻煩妳了。」戀音禮貌地回答：「客人客氣啦。」

我身體稍為放後，靠在樹屋的塑膠板上。戀音正跪著，替我解開長褲，拉去褲管，釋放出我已挺立的小莖。戀音握起莖身，指頭刺激了一輪前端，便款款地低下身說：「妾身要吃喔、啜.....、啜唔.....啜唔、呼.....啾唔、好久未嘗到客人先生的啦、唔.....」

戀音小巧的嘴唇收納我的硬物，積壓了兩天以下的性慾驟然鼓漲，令我在她吮弄下強烈的勃抖。戀音美麗的髮髻起伏著，費盡唇舌刺激著我的性器。

「唔、唔咻~~、啜.....、啜、客人先生、可以喔、唔、咻啾~~~」

戀音一口一口地細嚼著，我的陰莖昇起異常確實的快感，令我不覺按住她的髮際，她抬眼看了看我，微笑著又低頭得更深，幾乎用舌根的位置舐著我的下體。

「嗯啾……、啾、唔～！呼……唔……這樣就夠了嗎？」

戀音精緻的技巧之下，我輕呼在她的口裡先洩噴了一點體液。戀音吞去了，柔柔地吸吻著我的前端。我扶起她的肩膀說：「我想進入小戀的身體了。」

戀音用手輕握我的硬物，涼涼的手心溫柔套弄，似乎要確保我此刻強勁的硬度，說道：「可以啾，客人先生你坐好。」

戀音說著，就探手到浴衣的下擺之下，用優美的手勢拉下白色的內褲，然後張開雙腿騎在我的身上。我抱住她的腰間，看戀音張開雙腿，露出美豔的陰阜，套向我豎翹的陽具上，濕潤的蜜穴被硬物撐開，讓她嬌吟著動起腰間。

「啊呀、丫～～、嗯唔、丫～～客人先生在小戀的身體裡、哎丫～～！！」

我聽著她嬌羞的叫床，一手扶好戀音擺動的纖腰，另一手揉弄她拋晃的乳峰，埋頭吻起勃硬的乳尖，享受著下身被騎承的快慰。

「啊呀～、丫呀、裡面、哎啾～～、丫唔——、啊啾～～！！」

戀音賣力地騎弄了一輪，濡濕的下身洩出綿密的愛液，沾弄我倆貼合下身水聲作響。我鼓動陰莖，故意戳頂著她的花心。

「嗯唔～～、客人先生、丫、丫呀～、妾身會、丫呀～、妾身會、啊——」

我搓緊戀音飽滿的乳房，她柔韌有力的腰身頻繁地的律動，為我帶來急慾爆發的衝動。我稍制止住戀音的動作：「小戀妳趟下來吧，我差不多了。」戀音低下頭深情地細吻著我，回答說：「妾身也是喔，客人先生的雞雞好過份、啾……」我們一邊親吻著，一邊轉換姿勢，我小心地把戀音放在樹屋的膠地板上，完全拉開她浴衣的腰帶，張開她整片衣料，那嫩白纖美的肉體令我忍不住肆意撫摸，戀音攤開雙手，吐著受用的嬌音：

「啊、丫呀～～你這摸妾身、嗯丫……好害羞……丫呀、啊！！！」

我按捺不住的性器再次插入，化被動為主動，確實地抽送起戀音的嫩穴。戀音配合著揚起下盤，叫起美滿的愛意。

「啊丫、呀～、丫、好深、丫呀、裡面好深、丫、客人先生——」

我握緊戀音漲挺的美乳，細揉著她汗濕搖晃的乳肉，興奮地在她窄嫩的淫腔中插弄，讓她的肉壁緊縮著洩出更多愛液。

「丫呀、丫、丫！！裡面不行、呀啾、妾身不行啦、啊、丫——！！」

戀音叫得愈來愈嬌柔，我漲癢至極的小莖也再難堅守，我傾前身體，吻起戀音喘息的雙唇：「小戀、呼、要射進去啦——」小戀勝雪的雙臂環抱起肩頭，主動地迎起潮熱的下身，用嬌羞的鶯聲鼓

勵著：「可以呀、丫呀、客人先生、啊.....、小戀要客人先生的、丫呀~、要客人先生的精子、丫啊~~！！！！」

我在戀音的嫩腔中奮力挺插，深吸呼著迎來最極致的快感，被穴壁緊逼著的龜頭終於失守，在戀音身體中噴發出貯存了兩天的份量。

「嗯唔~~~嗚、唔~~、小果、嗯唔~、哎唔~~好多喔、唔——」

戀音皺起眉頭，承受我一次又一次猛烈地洩射，滾燙的精液灌灑著她久未被疼愛的花蕾，讓她的陰道自然地痙攣著高潮。

「丫呼.....哎喲、呼.....哎呀.....、呼.....啜、啜啾.....」

我們在餘韻中繼續擁吻，直到我們身上的汗水終於化為涼意。我抹著戀音嫣紅的臉頰說：「這是小戀第一次野外露出嗎？」

戀音咯咯笑起來：「呵呵，這裡算野外嗎？哎喲~」

我捏了捏戀音的大腿：「妳還沒有回答呢。」

戀音吸了口氣平復著身體：「這是.....妾身第一次在京都以外做愛，第一次在公園裡做愛、第一次在兒童的遊樂設施裡做愛，第一次穿著浴衣在外國做愛，第一次跟小果坦白了那麼多之後做愛。妾身把這麼多的第一次給了你，足夠嗎？客人先生。」

戀音再次展現那似演技又似告白的曖昧美態，而我只能再次無計可施地親吻著她。

Ω

午飯時間到了，本來平靜的住宅區，也突然滿是用餐、換班或是接孩子上課下課的居民。

我與戀音並肩走在街頭，匆忙的路人繼續驚視著她一身的浴衣打扮，而她似乎已習慣了。

「呵呵，妾身的Twittier上面反應不錯喔，昨天晚上的演出很多人轉發跟讚好呢。」

戀音昨天晚上除了跟支持者們合照，還公開自己的Twitter帳戶，在社交媒體的威力下，那似乎真的開始圈起粉絲了。

「話說回來，」我說「為什麼會是《Glamorous Sky》呢？這真的嚇了我一跳。」

「阿藝給了妾身一些流行曲的歌單呀，坦白說很多我聽完都沒什麼感覺.....可是這首真的不錯。妾身很喜歡那種暴烈感，嘿嘿，搞不好妾身該去學電結他。」

京都和服電音少女——我腦裡一下子掠過這奇怪的名詞。我笑說：「搞不好可行呢，會在京都引發新的風潮呀。」

「真的，」戀音才附和著說「如果妾身的Twitter帳戶人氣繼續上去，要推廣各種旅遊酒店生意

也更容易呢，搞不好過幾年可以吞併阿藝的家族囉。」

「哈哈，」我沒氣好地笑著「結果妳還是想著這件事嗎？那——噢，小戀？」

我們午間的人潮中走著，我正說著話之際，卻發現戀音的身影不見了。

我在人群當中停步下來，回頭看去，卻見戀音落在我身後，拿起粉紅色手機，笑著抬起頭。

戀音對我回眸一笑，她無聲指了指上方，用手機拍起照片。

我循她所指的方向看去，那卻只是尋常的高樓大廈。

到底她在看什麼？我不知道。只見晴朗的陽光下，人來人往的都市裡，戀音錦繡浴衣的身影駐足在稠密的街頭。

她烏亮的秀髮鍍上一層閃爍的流光，那琉璃般的雙眼，正著迷地觀察著這陌生又嶄新的世界。

這個有著戀音的世界。

伍貳 | ρτεμς | 阿緹蜜絲 完

伍叁 | ρμς | 赫耳密士 α

伍叁 | ρμς | 赫耳密士

絲明把手伸到背後，快速拉開她 Lolita 服的綁帶，垂下肩頭，拉開長裙的上半身截，再飛快動起雙腳，把已濕透的整套長裙脫下來。

滂沱的大雨之下，絲明此刻只穿著單薄的淺杏色胸罩，下半身是綿質的防護短褲。濺落的雨水澆濕她的全身，一頭鉑金色的長髮像溶化了奶油。

她站在即將暴發的溪流之前，厚重的雷陣雨雲即將席卷而來。

「來吧，小果。」

絲明無比堅定地說，然後就在我眼前，將她親手製作的 Lolita 服撕成條狀。

Ω

「喵 ~ ~ ~ !!」

「喵喵喵喵 ~ ~ ~ !!」

「喵！喵！喵！喵 ~ ~ !」

「等、等一下，你們冷靜點——別急！」

「喵 ~ ~ !!!」

「小、小果.....你別把、別把、肉泥.....放、放太低、會、會.....讓牠們.....太、太興奮！」

絲明履行了她出發往京都前的承諾，買了一大堆各式各樣的貓肉泥回來。

這天她跟我又來到流浪貓的義工工作站，下午過後恰好是小貓們的用餐及放風時間，工作人員將半個房間的流浪貓都放到後院之中，往由他們四處跑動，在陽光下好好活動翻滾，我們一眾義工則負責起餵食的工作。

儘管不是所有的流浪貓都放出來（大概是貓太多，要分批），但在義工站的後園裡還是被貓佔據了，似乎有三十到四十隻，我數也不數清楚。各種體形毛色的野貓到處亂跑亂竄，互相打架舐毛，又或是單純什麼都不做曬著太陽。牠們唯一想到而做不到的，就是要跳過後院的圍牆。

我身處在各種黑毛貓、虎斑貓、三色貓或是白色當中，先是負責放下一碗碗的乾貓糧，再來就是絲明買來的肉泥條，讓這些小怪物們品嚐著。

「嘩、你們別抓我的手，哎哎，你們冷靜點——」

我是第一次餵貓吃肉泥，我不知道其中的成份，但看來這對貓的吸引力是超乎想象。當我一剪開

肉泥，貓咪們的眼神瞬間就改變，群起張著口雀躍地喵叫著，奔跳到我面前要去舔舐肉泥，把我的手背都抓出血痕。

我手忙腳亂地望向另一邊的絲明，她穿著淡草色與純白為主調的古典風連身 Lolita 長裙，她一樣手執肉泥，可是很神奇把一眾貓咪馴服得貼貼服服。十數隻小貓端正地圍在絲明身邊，等著她把肉泥遞前，然後每隻貓都可以舐上一兩口，貓貓有份，永不落空。

「味道不錯吧？我們特地對京都買回來的喔，上面說化學成份會比較少呢，不過你們還是不能吃太多。來，再一口……」

絲明還是老樣子，一見到貓的瞬間，平常那總是畏縮繃緊的氣場一下就放鬆了，完全就像異鄉人終於回到了祖國。

「小果、那、你、你後面、那兩隻黑色的、分、分開！他們一下——」

絲明在旁邊叫喚著我，我回頭一望，卻是在兩隻黑貓在因為碗中的糧食而打架，我這奴材只好過僭越伸手過去，把兩位主子分開。

「要好好吃飯喔。咦你是新來的吧？還好嗎？你有點瘦喔，來吃多一點……」

絲明照舊完全不自覺地在兩種說話模式當中切換，對貓的說話流暢無礙，對人（包括我）卻仍會羞得結結巴巴。

而且，她似乎真的能認清這裡的每一隻流浪貓？包括住久了未被領養的，以及新被送進來的。

看著絲明那跟貓咪們打成一片的模樣，我開始懷疑她真的能夠跟貓溝通。

Ω

「哦，是你呀。」

我們完成了分發午餐的工作，義工們開始清潔起貓房中的設備，眾貓繼續在後院中活動著，而我則可以先暫時去吃午飯跟休息。

我坐在後院旁邊的長椅上，突然有一隻白貓跳上來，在我旁邊端跪著。

我看牠了幾眼，認出牠就是我跟絲明出發前見過的那隻白貓。我記得絲明好像特別看顧牠，說牠好像很久還沒有被領養。

我喊了牠一聲，牠卻似乎沒有打算理我，繼續跪在我旁邊，螢黃色的雙眼看著前方。不知道是否我的錯覺，我總覺得這白貓有一種特別的氣質，似乎就是這邊所有貓的領袖。我試著伸手搔了搔牠的背，牠並沒有躲開，可還是沒有看我或是靠近我。

「啊……小果、呵呵，你、你跟牠……成、成……成朋友了呀？」

絲明跟我一起退了場，上完廁所回來了。她看見白貓坐在我身邊，喜出望外的笑著。

「我倒不知道呢。」我又摸了摸貓背「妳要不要問一下牠。」

絲明便在貓的另一邊坐下來，構成了「我 - 貓 - 絲明」的景象，絲明把手背遞到貓的臉邊，貓倒親匿地用嘴頰摩擦起絲明的手。

「你怎麼還沒有被領養呢，快四個月了吧。你要熱情一點喔，別老是那麼兇，你可以找到很好的主人的。」

絲明撫著白貓的頭頂說著，白貓輕輕地喊了一聲，而絲明卻嘆了口氣，那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實在不得而知——不論是對貓還是對絲明。

「明明，」我倒說了「怎麼妳自己就不考慮去養呢？」

我記得這問題我問過不只一次，而絲明總是重覆著說我們學校的宿舍不可以養寵物，而她同時身兼體育部與學生議會的成員，對於學校的規則就要更敏感了。

「那、那.....因、因為、學校的規定.....」

果然絲明還是再次重覆一樣的答案，我卻說：「這是事在人為的吧。就說妳的宿舍沒有辦法好了，那麼可以先寄放在藝莉醬的房間裡，或是我們其他人的家中，琪琪與瑤瑤她們住得不遠，甚至說... ..養在體操隊的辦公室裡也可以呀。我們再過一年半就畢業了吧，到時我們多多少少也要找地方住，到時候就可以了。」

「不、不行啦，」絲明繼續反對說「貓、貓.....貓對空間、對.....熟悉的環境、很、很敏感.....不能這樣、換、換來換去的。」

我的確也是聽過類似的說法，但我還是說：

「可是明明，妳也總不希望妳喜歡的貓咪永遠都在這裡吧，如果有緣的話，為什麼不先領養呢。就好像這一隻。」

我揚手示意旁若無人跪坐在我倆之間的白貓，絲明皺了皺眉說：「這.....這、還是不行.....養、養貓.....是、很、很重大的責任.....我、我們就算之後.....之後.....會搬出去，那麼、那麼、那、那也是、之、之後的事.....」

絲明急著要駁解，又說著臉龐都泛起紅豔。我不想她又苦惱要爭論，便捏了捏她的後頸：「好啦好啦，我懂的啦。你也懂吧，對吧。」

我故且對白貓這麼說著，結果貓卻突然抬起頭；

「喵~~~~!!!」

白貓看著我，發出響亮的貓叫聲。我問絲明：「是什麼意思？」

絲明愣愣地搖著頭：「不知道。怎麼了嗎？」

絲明問了一聲，貓卻走前兩步，來在長椅的邊緣，望看積起烏雲的天色。

「喵嗚～～～！！！」

貓來回看著我跟絲明，又用力喊了一聲，然後跳到地上往義工站後院的另一邊走去，走到不遠處，又回頭看著我們。

「牠好像有事情要我們幫忙？」我對絲明說。

「那、那個……」絲明定睛想著「那、那我、我們跟上去……去看看。」

我們離開長椅，跟著貓走過去，果然貓看我們跟來之後，就繼續往前走，小小的白色身軀繞過義工站的屋舍，來到後方雜物房旁邊。牠走向後門處，伸手抓起那老舊的木板門。

「喵嗚～～！！喵～～！！！！喵喵～！！！」

貓一邊用爪子用成地抓著門板，一邊尖聲叫著。我來到牠身邊，木板門是上鎖的。我問絲明：

「牠是想出去玩？」

「可、可能是……？」絲明也有點疑惑「可、可是、這隻貓……牠、牠以前……不會這樣、不太……想離開。」

我嘗試低下身來，把白貓抱走，可是白貓後腿的力量卻異常地抗拒，堅持要奮力往前抓起木板門。我說：

「那會不會門後有什麼呢？」我說「像……是別的流浪貓？」

「這、這個、我、我不知道……」絲明走過來，蹲下身去摸起白貓的頭說：「到底怎麼了？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嗎？外面發生什麼了嗎？」

我突然注意到天色轉陰，這種春末初夏的天氣總是陰晴不定，梅雨說來就來，原來淡藍的天空此刻已成低矮的灰雲，如倒懸的海面般滲露著不穩定的光。

「明明，妳在這邊，我出去看看吧。」我強行把貓白抱起「來，你就別掙扎了。」

白貓萬不情願地抓起我的手背，我忍住痛楚把牠抱到絲明胸前。我看絲明抱好了白貓，便拉開門鎖，推義工站後門的木板門。

門後是一片林木，一路泥色的小徑通向林中，沒有任何特別的事物，也沒有我想象中的流浪貓，純粹是一片寧靜午後的樹林。

「嘩！！貓貓、你別跑——」

我聽見絲明一驚叫，才看不及回頭一看，卻是一團白色的影子倏然衝出，敏捷地飛撲進樹林中，在小徑中像獵豹中疾馳著。

絲明張口結舌地驚呆著，她大概是是在想著義工讓貓走失是天大的罪行。我卻管不得那麼多，牽起絲明的手說：

「追！」

伍叁 | ρμς | 赫耳密士 β

天色愈來愈沉重了，灰濛的雲層讓我有種難言的不安。

「牠、牠在那.....！！」

貓從絲明的懷裡突然發勁掙脫後，一股勁地奔進了樹林中，我們急步跟上去，追在貓的身後。

奇怪的是，貓一路往前，在快要消失之際，會停下來回頭等著我們，但我們快靠上去的時候，牠卻又再一次飛奔。

這麼來來回回數次的追逐，我們已不覺來到樹林的外圍，追著貓往前並下了一片山坡。

「牠、牠.....呼、呼.....」絲明體能向來不強，她努力挽著Lolita的裙擺一直跑「牠、好像、像...在引、引我、我們去、呼、去哪裡——」

義工站位於市區以外的市郊，這片範圍都是未開發的農田或是野地。

「啊，下雨了。麻煩了。」

我與絲明來到一片尚算開闊草地，散發著雨腥與泥土味的風吹來，夾帶起確實的雨水，沾濕了我們的身體。

我們冒著雨向前走，絲明身上的長裙漸漸濕透變得沉重，我只是穿著短袖上衣，連能擋雨的外套也沒有。

貓繼續往前奔跑，雨愈下愈大，最遠的山後傳來震耳的雷鳴，絲明緊緊握起的手。

「等一下，明明，」我們在雨下已經全身濕透「我們先回去吧，再找其他義工來幫忙。」

「不，那、可能.....我、我覺得、應該.....快、小、小果，你看——！！」

我們穿過了野草地，眼前出現的是一道河溪，河的兩旁都是未平整的河岸，淙淙的溪流在雨天下已顯得極為急湍。

「喵。」

白貓的全身也濕透了，整齊白毛變成一片片尖刺狀的軟髮，牠停在河邊，對我們一直叫嚷。雨勢愈來愈強，我與絲明幾乎快要綻不開眼，踩著已變得泥濘路的地面，來到貓所身處的河岸。

「啊——那、河、河河的中央.....」

我伸手在眼前擋住雨水，終於看見了在河道的中央，有一片小小的沙洲，而沙洲上卻竟然有一隻灰色的短尾貓。

我驚異地看著白貓，牠仍然帶著那像有幾份傲慢的表情，用尖銳老成的雙眼看著沙洲上的灰貓。

泥色的河水在雨天下開始急漲，對於我們人類而言，這種水流不會造成洪水，可是如果是那在淺沙洲的小貓，就是兇多吉少。

「明明，妳記得路吧，」我對絲明說「妳先回來求助，我試著到水裡——」

「不、不、這、這、來來來、來不及的——水、水流快要漲了！」

絲明用力抓住我的雙手，天空閃亮起灼眼的閃電，這陣雷雨比我想象中來得還更猛烈，河水的流量在短時間之急速飆升，飛湍的泥水甚至湧起白色的浪花。沙洲中的小灰貓發現自己的立足之地逐漸消失，開始著急起來，發出求救的尖聲。

「可是，這河裡到底……」

河道大概有城裡的三四道行車線那麼闊，我試著走下河坡，但完全無法估算河水的深度。我周圍張望是否可挪用的工具，可是這周邊只有幾所荒廢的老村屋，有沒有人居住也成問題，也並沒有已經開墾的農地。

「小果、我、我們下去吧、不、不然就——來、來不及——」

絲明在急噪的雨聲中叫喚著。我回答說：「不可能的，我們不知道水實際有多深，而且如果水流真的暴發起來，連我們也有危險——絲明！？」

絲明把手伸到背後，快速拉開她 Lolita 服的綁帶。

Ω

這簡直就是RPG遊戲中的支線任，卻沒想到在真實人生中出現了。

絲明所穿的每一件 Lolita 服，都是由她親手製作的。

或可正確一點說，她都會定期購買各種純色的長裙，再按照親自設計，或剪裁或刺繡出各種花色與圖案。

我曾經去過絲明的宿舍，房間除了學業或與議會有關的文件，就全都是各種針線組或是設計圖，活像是一間小型的製衣所。

從京都回來之後，絲明在我的勸導之下偶爾會穿穿便服，但那多數仍是各種形式的長裙。大多數時候，絲明仍總以 Lolita 服裝示人，而在我眼中，那亦始終是她最自在的裝扮。

此刻在暴雨之下，絲明卻親手將一套 Lolita 服，撕開拉成長條狀。我明白她的用意，便協助她狠心將整件典雅的長裙，拉扯破壞成一道綿長的布碎。

「明明，妳待會把其中一端綁到那邊的樹上，我會下河去——」

「不，我去！」

絲明打斷了我的話，我不解地搖頭反駁：「妳怎麼可能——」

「小、小果、你.....你會捉、捉貓、哄、哄貓嗎？」

絲明在雙眼在雨水下澀出了紅絲，反問著我。貓始終是怕陌生人的野生動物，我想象如果待會那頭灰貓救到手，卻又半路反抗的話.....

絲明見我沉默不語，卻突然抱向我，她柔軟的身軀濕得一片冰冷。

「沒、沒事的、小果——我、我們.....再危、危險的事情、都、都做過，這次、這次，也一定會.....」

在雨聲與雷聲之間，絲明的語言化成了斷裂的詞語，像禱告般敲打著我的耳窩。

我抱起絲明的背，不論是目前的客觀狀況或是她的體能，也不應該讓她去，但我卻說不出一句阻止的話。

我只好把身上僅有而且也已經濕掉的短袖上衣脫下，勉強套在絲明身上，我不知道那有多少作用，但她至少不會只穿著胸罩就到河裡去。

「感、感謝你.....小果、來吧、快、快點——」

我們急步來到河邊的樹木前，將 Lolita 長裙拉成的布料緊綁在樹上，然後另一端綁向絲明的腰間。我再三確定綁結牢固後，便跟絲明來到河邊，河裡的水位又比剛才我觀察的時候漲急，河中的沙洲已快被淹沒了。

我連要絲明小心的話來不及說，她已經直接踩進水中，混濁的河水湧撲到絲明玉白的身軀上。

「擘！！！！明明、妳別急——！」

絲明不算矮身材，但平常連太陽也不太曬的她，走到河邊水深及腰的位置，就幾乎因為急流而歪跌進水裡。我惶恐的大叫著，幸虧絲明還是一步一步的向前進。

雨勢完全沒有竭止的跡象，晦黯的天色掠過兇猛的電光，整片天空像被人搓皺著擠壓出轟然的雷鳴，深棕色河水咆哮著海浪聲的鳴叫，絲明那頭鉑金色長髮漸次靠近水道中央，水深卻已經沖及她的胸口。

「喵~~~！！！」

不知何時，白貓來到我的身邊，在我身邊發出一聲出奇響亮的叫聲。我驟然覺得有點不對，便用盡全力對絲明大叫：

「明明！水來了！小心！」

絲明在湍流中當然無法回頭，但她還是聽見叫聲音，雙手纏住布條——同時一片席卷的洪峰猛

沖過來，直推著絲明的肩頭。

那忽然湧出的浪頭淹過了絲明全身，她的肩膀稍一掙扎，身體卻失足沒進水裡。

河道奔流，絲明再也沒有從水中出現。

「不、這——明明！！！」

裸著上身我的一陣冷一陣熱，無法相信眼前的狀況。我慌亂叫喊著絲明的名字，拉著布條想把她從手中拉回來，可是水流太急了，我感到布料可能快要斷掉——

「嗚哦、咳、咳——！！！」

絲明再次站出水面，她的頭髮都幾乎泥巴掩蓋了，雙手死命地纏著布條，再逐步蹈水往前，來到差一點就要被掩沒的沙洲上。

絲明把小灰貓抱起來，塞進她身上的T恤裡，一手抱緊胸前的貓咪，身體抵抗著洪流，從雨下的河中走回來。

「嗚——明明，加油！快點！！！」

我叫喊著，赤裸冒雨的上身發冷抖戰，嘗試拉動那並不算十分堅固的布料，讓絲明可以盡快回到河岸上。

絲明的肩頭、臉龐、頭髮都沾滿泥污，她一手纏住布帶，另一手牢牢把灰貓抱在胸口，涉著那幾近泛濫的湍急河水，終於回到岸上。

「呼、呀、呼呀——小果、小果——！」

絲明除臉部外，全身都染成了泥褐色，我衝上去，扶住雙腿發抖的她。

她跪在草地上，把懷中的受驚發抖小灰貓放在地上，白貓看見了，立刻過來舐起小貓一樣濕透的灰色毛髮。

「沒事啦，明明，妳做得很好。」我趕快摩擦起絲明的肩頭。

絲明抱住我的肩頭，驚慌地喘息著，然後她那泥跡斑白的臉上，倏然展現開懷的笑容。

「哈哈、小果、哈哈！小果，我們做到了，我們救到了小灰貓啦！！啊耶！！！」

絲明握起我的雙手高舉起來，我呆若木雞地看著眼前的她，幾乎不敢相信：「明明……？妳……」

「怎麼啦？」絲明出奇地亢奮，正口齒伶俐地說「我沒事呀，剛才那水突然沖過來，我沉進水裡喝了幾口水，頭暈了兩下，還好我有抓緊衣服布條，呼～還好沒事。小果，你還好嗎？對啦，衣服先還給你，你這樣衣服都沒一件——」

「不不不不不不，」我連忙阻止正要拉起衣服的她說「妳先穿著，我不要緊的。」

我抹著絲明兩頰上的泥末，注視著雙頰泛紅的她。的確是她，確實是她，是我認識的絲明。

「呼，小果，」絲明又再次抱向我「沒事啦，我們先回去吧，貓貓們也濕著身體，要幫牠們先吹乾。對了，小果，可以問你一件事嗎？」

我嚥動喉間，絲明她終於也發現了嗎。我點頭說：「嗯，妳問吧。」

「我可以吻你嗎？雖然我嘴上都是泥，呵呵。」

「啊，嗯.....可以呀。」

絲明隨手抹走嘴上的污水，堅定耀目的雙眼細看著我，用力吻向我的嘴唇，一字一語清晰無比地說著：

「小果，我愛你。」

我望向在我腳邊的白貓，牠正抬頭看著我們在相擁親吻。

難道我變成貓了嗎？喵。

Ω

義工站是由鄉間的舊校舍所改建而成，所以體育更衣室當中的沖身間仍能使用。

我終於清洗完身體，離開沖身間，藍色的舊式長椅上放著義工預先為我們準備好的衣服。

我用毛巾擦著身體，聽見另一邊的沖身間裡仍然傳來的沖水聲，正冒著溫熱的蒸氣。

雨聲仍未停歇，透氣窗外是幽藍的天色，老舊的更衣室只有一盞枯黃的老燈泡，白貓與那頭小灰貓也已吹乾身體，正在長椅上捲成毛團沉睡著。

不知道為什麼義工沒有把兩隻小貓先領回貓房，可能他們直覺上覺得，這能安撫我們的情緒。

我們一身狼狽地從河岸回來，各自抱著一頭濕透的小貓（白貓很神奇乖乖地縮在我的胸前），義工們看見我們都驚呼起來，立即幫我們安排沖身及臨時穿著的乾淨衣服。

我在長椅上坐下來，用手輕輕摸起睡著了白貓，牠沒有被驚動，仍然與灰貓互相蜷縮身體寐寤著。

但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絲明為什麼不再口吃了，連那畏縮怕生的性格也改變了。

我按了按我的額頭，剛才那是我的幻覺嗎？不，不是的。此刻我嘴唇上，仍殘有絲明剛才吻過我

的泥土味。

啪躡。絲明沖身間裡的水聲靜止了，門打開來。

「欸、明明，妳……咦——」

絲明披散著水濕的鉑金長髮，只在肩頭上披著毛巾，身體其餘部份卻完全赤裸。

漲碩的巨乳、柔軟濃黑的陰毛、略帶水濕的肌膚。即使是我，也是第一次看見絲明如此毫不害羞地裸著身體，我一時說不出話。絲明卻溫柔微笑，來到我的身前，抱起我的肩頭。

絲明第一次主動地索取著我的親吻，同時摸向我的腿間。

伍叁 | ρμς | 赫耳密士 γ

絲明主動地把舌尖探進我口裡，我有點反應不來地應接著，她的手又拉開我跨前的毛巾，握起我未勃起的下體刺激著。

「等、等一下.....」我終於按住絲明的肩頭「慢著。對不起，明明，我想知道，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絲明意外地止住動作，收回手心迷惑地說：「什麼叫什麼回事？小果.....我們不來做愛嗎？」

絲明那極緻誘人的裸體就在我面前，帶著水點的一對碩乳單看著已秀色可餐。我此刻卻困惑大於慾望，說道：「明明，我、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可是妳注意到嗎？妳說話不再口吃了，連性格也.....也好像變了另外一個人？」

絲明抹了抹耳邊濕著的長髮，她皺起眼梢，思索著說：「口吃？沒有呀，我一直都是這樣呀？」

我注視著絲明深棕色的雙眼，她是在作弄我嗎？是一直以來都在偽裝嗎？可是絲明的眼裡看不出一絲隱瞞。我卻更為困惑地說：

「不是的.....不是這樣的。明明妳今早之前，還不是這樣的。」

發黃的燈光下，絲明凝視我苦惱的表情，雙手握起我的手掌，溫柔地說：「小果，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我這樣問好了，那麼你口中說的『之前的我』，是怎樣的呢？」

「我所認識的明明.....」我脫口說「妳——」

「嗯？怎麼了？」絲明等待著我說下去。

我半張嘴著，突然明白了什麼，嘆了口氣說：「明明妳本來.....說話會口吃，沒有一句話是能說完整的，總是『小、小小小果』這樣叫我；性格非常怕生，也非常畏縮，說話時不敢看人，總是很容易就臉紅，一副被欺負的模樣。也不敢與太多陌生人有交流，即使是對著我們體操隊，也是這樣.....」

絲明用安慰般眼神，反過來撫著我的臉：「我不知道為什麼小果你會這樣說，但如果你說的是真的.....妳卻不喜歡這樣的我不嗎？」

「明明，」我用最試探的語氣說「妳記得嗎？妳是孤兒.....妳是最後一個離開孤兒院的，伶馨比妳先被領養，最後孤兒院院長過世了，孤兒院關閉了，妳才只能離開了。一直以來妳都是一個人生活，妳記得嗎？」

絲明挽起安穩坦率的微笑：「我記得呀，我當然記得呀。然後我就認識了小璇，還有你，還有大家。我們在 Maple Speed 的時候第一次見面；在八卦館的時候，第一次讓我哭；聖誕節的時候，我瞞著你執行計策，擊敗了鹿儀；在京都的時候，我們在旅館的洗衣房裡做愛。我都記得的.....正因為我從小一個人什麼也沒有，我才會那麼的喜歡你們，那麼喜歡總是關懷我的你，對我花的時間比其他女生還多的你。小果.....你難道不喜歡我了嗎？」

絲明說著這假設，一下子紅了眼眶。我連忙把她抱住，撫著她的背：「不，怎麼會，我怎麼會不喜歡妳。只是、只是.....」

絲明再次勾起甜美的笑容，輕吻起我的嘴巴：「只是我真的不知道在小果眼中的我，原來是那樣的嗎？如果.....不，應該說，從此以後，你可以接受這樣的的我嗎？像愛以前『那個我』一樣愛我？我不再口吃了，也不再怕生了，就當我是來另一個時空下的絲明好了，你能做到嗎？」

眼前絲明的髮絲漸漸乾透，如銀河般的白金長髮披散在她潔白的身體上，那不食人間煙火的氣質，那如從童話書裡中走出來的純真。

「明明，不論妳是不是孤兒或會否口吃，」我說「只要妳仍然是妳，仍然在我們身邊，仍然還在我身邊，我一定能繼續愛妳。」

絲明聽著，露出寬心釋然的神情，雙手圈起來抱著我。她肩頭的毛巾滑落地上，令她變得一絲不掛。

「感謝你，小果，」絲明用臉頰貼著我說「可能『這個我』出現，就是想聽見你說這句話。」

「是這樣嗎？」我輕撫絲明那不再嬌澀的臉。

「是的，」絲明莞爾說「可能**原本的我**，一直很害怕如果有一天她能夠自立了，不再害羞了，不再口吃了，不再那麼楚楚可憐了，能夠與伶馨分庭抗禮了，能夠鼓起勇氣養貓了，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了，脫下 Lolita 服而穿起便服了。那麼她就不再需要小果你的關懷，而小果你也會離她而去。可是現在我都知道了，原來不管如何，你還是會愛我的。那就好了。」

我當然也想像過，如果絲明不是孤兒，那結果會如何。

我知道這是近乎無意義的猜想，就像如果我們去想象：泚澄沒有跟阿軒分手；鹿儀的藝人之夢並非被哄騙；伶馨沒有先天不治的病；森琪不是生在保守的公務員家庭；戀音沒有離開藝莉——這就像要重新計算整個宇宙誕生的結果，那無限的隨機性根本無法觀察，只要一觀察，就會塌縮成一葉障目的我執。

然而，我還是無法不這樣想，唯有對絲明，我總希望上天能至少再給她一次機會：口吃的絲明、作為最後一位孩子離開孤兒院的絲明、總是默默為眾人付出的絲明、單是仰望星空已經足夠滿足的絲明——可否至少給她一次機會，讓她有一般人、平凡人的幸福。

「我想如果我們注定會相遇的話，」我擁抱著絲明說「就算條件變得不一樣，我們還是找到能夠相愛的方法，至少**此刻的妳**，讓我如此相信。」

「我也一樣，小果。」絲明綻露起成熟的笑意「就算你變成另一個人，我還是會賴在你的身邊的。至少.....你還是會喜歡巨乳的吧，還會喜歡沒事就揉我的大咪咪。」

絲明執起我的手，放在她漲挺的乳房上。我輕握起那總是令我暗裡驚嘆的乳量，卻竟然有點內疚：「哎，不好意思了明明，以前老是欺負妳。」

絲明臉頰昇起羞紅，淡紅色的雙唇青澀地笑說：「那以後你就不摸我的胸部了嗎？丫唔.....」

「怎麼可能，」我立刻回絕，繼續搓起她的雙峰說「不過我真的很想知道，這到底是為什麼？是剛才.....淹到水的緣故嗎？」

「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吧，哎嗯~~」絲明帶著苦笑搖了搖頭，身體貼前感受我的愛撫「不說是女生的性格想法，就像貓一樣善變嗎？可能是救貓咪的時候情緒太激動，又也許我從來都這樣、只是忘記了，啊唔~、或許.....是貓咪報恩的顯靈？」

絲明這麼一說，我就望向身邊仍熟睡著的兩頭貓。我說；「貓還在旁邊呢。」

「沒關係吧，呼~」絲明柔喘著擁向我「平常貓在做愛的話，我們也會看呀。我們做愛，也讓牠們看吧。嗯啾.....、丫、啾.....小果、嗯.....」

絲明前所未見的露骨言辭，令我瞬間勃起了，我急色地捧起絲明的雙腿，讓她騎到我的身上，捧起她胸前一對巨峰邊吻邊揉。我說：「明明我第一次聽妳說色話，妳繼續說。」絲明張開雙腿跪到我身上，她其實頗為修長的腰間靠下來，雙手扶住我的肩頭說：「呼、那麼.....明明可以、哎唔~~可以要小果的雞雞嗎、嗯啾~~丫、小果、丫啾~」

我愛不釋手地揉弄著絲明豐滿的雙乳，捧盈著兩顆佔滿手掌心的乳肉，埋首在她乳溝中回答說：「當然可以呀，我很想插明明的小穴穴了。」絲明呵喘著氣，臉龐泛起胭紅的羞豔，溫熱的性器抵向我的性器，嫩紅的陰戶慢慢吞沒我的性器「啊.....、小果、丫唔.....好硬、丫呀、丫啊~！啊~！」我扶著絲明的腰背，讓她緩緩地騎上我的硬物，然後便動起濕溼的蜜腔，叫著嬌羞的淫聲，套弄著我的小莖「唔啾、唔啾~~、丫、丫唔——、小果、好深、哎呀~」

我一邊任由絲明盡情地騎乘，一邊舐啜起她兩片淡紅色的乳暈。我問道：「其實明明喜歡跟我做愛嗎？」絲明嬌羞起來，敏感的肉腔動得更急，深處粘熱的肉壁摩擦著我的龜頭，抱緊我的身體說「好喜歡呀、啊~~、丫~、啊嗯.....好喜歡被小果抱著、丫啊！小果、丫——！」絲明剛洗完澡再次滲出汗水，散發著花朵似的幽香，豐翹的巨乳養眼地晃動。我搔起她翹突的乳尖，下身配合著頂戳起她的肉穴。

「啊、丫呀、丫呀、小果~~丫、哎丫、呼.....小果你好喜歡我在上面呢.....」

絲明在我的戳弄之下，蜜腔迎來令她嬌吟的收縮。她稍停下來吻著我，我愛撫著妳絹滑的身體，回答說：「有嗎？」

「有喔.....我想大概十次有六、七次也是人家在上面。嗯唔.....」

絲明雖然沒有動作，但被我充滿的下身還是忍不住輕輕挪擦。我逗玩著她透紅的乳尖說：「那沒辦法呀，明明妳害羞的樣子讓我太興奮了，而且這樣可以看到妳這對大咪咪一直晃.....」

絲明羞紅著臉卻了然於心地嬌笑著，她說：「可是小果.....可以換一下嗎？我想從後面要，那很舒服呢。」

「是哦，」我抓起她豐翹的臀部說「妳之前都沒有說呢。」

絲明又再次低下頭，跟我深刻又交吻著。她說：「說不出來啦、啾、啾唔.....可是、嗯人家想從

面被小果插入、想被小果一邊抓住乳房，一邊做到最後射進來、啜，那很舒服、丫~~、丫啊~~！」

絲明的嬌態又令我禁不住誘導她的下盤，讓嫩熱的性器騎弄起我的下身，然後我再讓她先下來，扶住長椅後的牆壁，抬起兩片如雪砌的股瓣，如她所願從後插入。

「啊——！！小果、丫呀~！！哎啊~~！！好棒、丫啊」

我扶住絲明的纖腰，流暢地抽送起她溢著愛液的淫穴，漲奮的下體直頂到她的最深處，戳弄著她不斷蠕動的花心。

「啊呀、呀、小果、丫啣~~！！老公、啊嗯~~、哎呀~~！！」

我用雙手盛起絲明垂搖的雙乳，那沉甸甸的漲乳幾乎握不住，豐碩彈性的乳肉令血脈擴張，即將爆發的下身開始急速衝突。

「丫、丫呀~~！！丫呀、好深、丫~~！不行啦、哎啊~~！！啊啣~~！！」

我的陰莖絲明的肉壁裡猛烈急癢，便調轉力道，使力搓掐起她一對滴著汗的巨峰，莖端急驟地突刺著她的淫蕊。

「啊——、丫~~！！小果、小果、老公、啊、丫、丫呀呀呀呀呀呀呀~！！！！」

我低呼著她握穩絲明的雙乳，下體貼合著她最深處，往她身處裡噴洩出性奮的精液。絲明低下頭淫嚷著高潮，驚動得白貓起來看了兩眼，才又伏下身繼續睡。

「嗯啣.....呼、嗯啣.....呵呼.....哎啣.....好厲害喔、呼.....」

絲明雙掌扶著牆壁，身體在燈泡的光線下散發出水濕的嫩澤，我扶著她慢慢在長椅上坐下來，用毛巾清理著她因為潮弄得一片狼藉的腿間。絲明依偎著我，臉上猶帶潮紅地說：「小果老是弄我的咪咪，讓人家好羞喔.....」我整理著她臉旁濕透了的髮絮：「可是明明的咪咪，其實也很喜歡被摸吧。」絲明抿了抿嘴唇，才羞澀地點了點頭；「做愛的時候是啦.....啜、啜唔.....」

我們在餘韻中又細吻了片刻，恢復過來便穿起義工們為我們準備好的衣服。絲明綁好頭髮，摸了摸那兩頭仍在沉睡的貓：「小果，我們來養貓吧。」

「可以呀，」我樂見絲明終於下定了決心「哪一隻呢？」

「當然是兩隻都養呀，」絲明笑著說「倒是要想過好名字呢.....」

據說所有貓都會因主人所改的名字太可愛而不滿。我看著那兩隻即將得到新家的貓咪，隨想著各種可能的貓名。

絲明溫柔地撫著白貓的背，白貓稍醒來過，半張的雙眼望向絲明，伸起額頭碰了碰絲明的鼻頭。

「呼.....」絲明又來到我身邊坐下來，靠在我的肩上「洗完澡做完愛好累喔，想睡了。」

「妳先睡一下吧。」我將她臉蛋靠向我的臉旁「待會我叫醒妳。」

「好喔，好喜歡老公喔。」絲明甜蜜地說「待會我們、呼、呼.....」

Ω

「呼唔.....呼唔，咦！哎、哎.....小、小果、這、這——」

絲明終於醒來了。我們身處在義工站校舍走廊上，因為更衣室要洗關閉清潔，絲明卻睡得非常熟，我便把她抱起來，來到外面的走廊上，在兩張椅上坐下來，讓她靠著我繼續睡。她整整差不多睡了一個小時，雨停了，密雲消散，天色已開始浮現夕照。

「睡得好嗎？」我摸著她的頭髮說「義工說會為我們登記貓咪，簡單做完手續，就會轉移給我們了。」

絲明半張著嘴，愕然片刻後整張臉如爆炸般漲紅，結結巴巴地說：「那、那那那、那那那.....對、對呀、對呀、哎喲、我們、對喔.....我們、決決、決定了養貓了.....哎、那、小果.....剛、剛剛剛剛才，我們在裡裡面.....嗚、那個.....」

絲明說著便緊夾起穿著長褲的雙腿，她應該是感受到我們激情過後的餘感。我端詳起眼前這位再次說話結結巴巴、整張臉都羞得燙紅的絲明，失笑一聲又瞬間明白了，「剛才的絲明」已暫時離開，「原來的絲明」又回來了。我抱了抱絲明的身軀，安撫著她說：

「妳還好吧？記得妳救了小貓，在河裡回來這邊洗完澡，妳原來的 Lolita 服毀掉了，妳身上的是義工給妳的衣服。」

絲明默然點了點頭，只是雙眼比平日更低垂，眼神快要躲到宇宙盡頭去了，她說：「我、我都、都.....都記得。嗯.....」

我開始好奇，「不同的絲明」之間是怎麼分享著共同的記憶呢？嗯，不過這種事情想太多只會傷腦筋。我握起她的手說：「貓們的名字想好了嗎？」

「還、還沒有.....先、先暫時叫、小小小白或小灰.....這、這樣也可以。」

「那麼，」我想那也並無不可「其他的事情呢，準備好了嗎？」

「應、應該.....都、都可、可以.....貓砂、貓糧、那、那些我都.....都可可以、輕鬆買、買買到！」

我抹著絲明自然乾透，而顯得有點散亂的鉑色長髮。我決定故且問道：

「明明，可能妳覺得我以下這問題有點奇怪，但我想再聽一次：請問妳喜歡我嗎？」

絲明眨著眼睛，倒像要參透我這問題的玄機，然後卻深吸了一口氣，抬起雙眼，舌尖毫不打結地說：

「好喜歡。」

伍叁 | ρμς | 赫耳密士 完

伍肆 | Απόλλων | 阿波羅 α

伍肆 | Απόλλων | 阿波羅

我讀完了推理小說的最後一句，翻開最後的空白頁，確認這本書已經結束了，調整讀書時不覺緊張了的呼吸，闔上大概有三百頁的書，抬頭望着車廂內。

我們坐在較後排的位置，車廂左右兩列的椅子都幾乎滿座，現在應該不是旅遊旺季，但也有不少人正在通勤。

「呼.....嗯.....」

我望向在我身邊睡著了的她，她披著格子針織毛毯，睡得很沉，長髮掩蓋了她半邊的麗容。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剛把頭髮染了朱古力色，現在快要一年過去了，頭髮末端又長出了烏亮的黑髮，她並沒有補染，只是把過長的髮尾剪成恰到好處的長度。

我看著她落在玻璃倒影上的黑色長髮，以及窗外廣袤的農田與延綿的白色群山，如回憶般流逝的景色令我想起了戀音，她也有著同樣美麗的黑髮。

她的手軟垂在椅背上，我試著輕碰她的尾指，握起她的掌心，掌心如樂璇、森琪一樣，已起了一層薄繭，流轉的景色沖刷著我們在車窗上半透明的輪廓。

我突然幻想，如果我們身體不同部位也擁有記憶，她的掌心又會記得怎樣的畫面？

「呼.....呼、你.....都沒有睡嗎？」

她在坐位中稍轉著身，我以為那只是睡夢中身體的自然動作，沒想到她卻醒來了。

「我昨日預先睡過了，飛機上也有睡。」我搔了搔她的手心「吵醒妳了嗎？」

「唔.....」她仍然未沒有睜開眼，搖了搖頭「還未到嗎？」

我看了一眼車廂盡頭的流動文字顯示屏，仍然未顯示「札幌」。我說：「應該還有一段時間。」

「嗯.....那我再睡一回，」她拉了拉身上的毛毯，似乎累得連眼睛都懶得睜開了「花姐有沒有打來，或是在網絡上發瘋地找我們？」

「我不知道呢。」我笑說「我沒有信號也沒有網絡呀。」

「說的也是，我也沒有.....呼.....」

她說著夢話似的低語，又睡過去了。

我收起膝上的書本，小心整理著她披散在臉上的長髮，車廂中很溫暖，她酣睡的臉上浮現著兩片淡淡的嬌霞。我帶著虔誠的真心，親吻她那半閉的嘴唇，她似乎沒有察覺，仍然睡得正熟。

窗外是北海道壯闊而蒼涼的景色，佈滿密雲的天空帶著寧靜的氣息。

一點塵埃似的白點落在車窗上，逆風又吹來更多無聲的飛絮。

「下雪了哦，おひめちゃん。」

我在她耳邊說，輕握住這位公主殿下下的手心。

Ω

「嗚嗚.....原來是這樣子的，果然很壯觀，我也是第一次看見。」

藝莉轉身將手貼在車窗上，看著那巍峨的二世谷安努普利山（ニセコアンヌプリ），今年的氣候好像因為比較冷，旅遊小冊上標明有一千三百米高的雪山仍未融雪，一片灰茫的陰天之下，壯聳入雲的山巒上仍是灰白斑駁的冬雪，藝莉的深棕色瞳仁上映照著雪白的光點。

「妳的老家不也是在東北嗎？」我看著藝莉說。

「可是我現在是住東京的呀。」藝莉望了我一眼，又回頭看著窗外「而且我爸那麼忙，也很少帶我回老家，有來過北海道兩三次旅行，但沒有到過二世谷。」

我們到了札幌車站後，換到了函館本線，登上那似乎從昭和年代沿用到現在的老車卡，坐著慢吞吞的老電車，前往我們的目的地：二世谷町。

窗外飄雪如雨，藝莉著迷地看著名山，窗外已經是零度以下了，車廂內倒是很溫暖。藝莉穿著V字疊領的深紫色厚毛衣，緊身的深藍色牛仔褲與黑色短靴，婀娜玲瓏的身材非常流麗，我也轉身一起看著雪山，順手抱住她的腰間。

藝莉微笑著靠向我的懷裡，輕聲說：「老公在想什麼？」

我看著藝莉有點奸詐的笑容，便回答了：「當然是體操隊呀。」

「是哦～」藝莉故作誇張地點頭「那老公已經想到回去該怎樣解釋了吧。」

「我會說，」我捏了捏藝莉豐潤優美的下巴「是藝莉醬拐帶我出來的。」

「哎？」藝莉驚訝地掩起嘴「那麼巧，我也打算說是老公拐帶我出來的呢？」

看著藝莉那毫無說服力的演技，我緊抱著她說：「那沒辦法了，只好看她們想相信我們哪一個了。」

「一定是相信我呀，大家都知道老公差不多半個月沒跟我親熱，已經快瘋了。」藝莉共犯似的笑了，然後又問：「那你家的小璇大人呢？你怎麼跟她解釋？」

「小璇嗎？我在離開前在房間放了一張小紙條，她應該會理解的。」

「哦？上面寫了什麼？」藝莉好奇問。

我看著車廂中廖落的乘客，湊近藝莉的耳邊說：「『等我回來，再跟妳啲啲啲』。」

「わあ、さいてい～（欸，低級）」藝莉擺出鄙夷的嘴臉「你覺得可以用這句話而安撫小璇嗎？」

「不，怎麼可能。」我斷然否認「但至少起碼讓她知道，我還是會回去的吧。」

我能想像當樂璇一早醒來，發現我不見了，行李箱也不見了，再發現桌面有這樣的一張紙條，聰明的她心念一轉，推敲出真相後，應該會大叫「去死啦死老公！！！！什麼鬼啲啲啲！！！」然後揮手就把紙條撕掉。

「那妳呢？」我問藝莉「妳有跟我姐說什麼嗎？還有其他人……」

藝莉搖了搖頭，淡雅的雙眼裡滿是坦然：「我什麼也沒有說。」

我捧著藝莉的臉頰，輕撫著她略帶乾燥與柔滑的臉頰，她心甘情願的眼神盪漾著我心中的漣漪。這時候，電車傳來廣播，快要靠站了，我從行李袋中翻找出大衣、外套以及手套，與藝莉穿起了，拖著行李箱與藝莉下了車。

二世谷町一如北海道大部份地區，本來只是個鄉下的小農村，二世谷車站（ニセコ駅）也果然只是個兩個簡陋的月台，小小的車站裡老舊的陳設仍保留著大正時期的古風。我們步出車站外，穿著咖啡色大衣的藝莉張開雙臂，深呼吸著清新的寒氣，讓雪花飄落她的臉上。

「嗯唔～～～～～～！！好舒服哦～～～～！！！」

「會不會冷？」我拍了拍她頭髮上的雪粉說。

「有一點，」藝莉笑著回答，卻又挽起我的手臂，用身體緊貼著我「這樣就不會冷了。」

「現在就要去旅館吧。」我們緊握對方載著厚手套的手。

「嗯。」

我們都不熟悉北海道，所以決定走到路邊召了的士。上車後，藝莉用日文說出目的地，又一直與司機溝通，藝莉說著，卻突然停頓，肯首點頭說：

「はい（是的）！」

我好奇藝莉的反應，追問藝莉司機說了什麼，藝莉靠在我的身上回答：

「司機先生問，我們是否來旅行的新婚夫妻呀。」

「藝莉醬……」我沒好氣地看著笑意盈盈的她。

「如果否認的話，我可不懂解釋呀。」藝莉卻理所當然地說了。

我看著的士車窗的厚玻璃，上面沾滿雪水的痕跡，朦朧了二世古町的街景，只混成了一片流體狀的白。

距離奧委甄選只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與藝莉在未預先通知任何人、包括我姐、樂璇、森琪、泚澄、絲明等人的情況下，連夜收拾行李，買了兩張機票，飛往日本北海道新千歲機場。我們入境後，沒有購買及換上當地的電話卡與網路卡，因此，現在認識我們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倆的所在。

通俗一點說，這叫「私奔」。

二世谷町又名新雪谷町，位於北海道的東部，是著名的滑雪旅遊區，人煙稀少廣佈農田的城裡，經營了不少國際級滑雪場與大型旅館。現在已經五月中了，已經不是滑雪旺季，但因為風景優美及設施完善，還是有不少旅客。

我與藝莉下了車，面前的酒店以歐陸式設計。三角型的屋頂與木邊框的外牆像丹麥童話故事裡的民居，我們從路旁走進去，地面上已鋪了一層薄薄的雪。

我走進的酒店大堂，正值下午時份沒有太多人，我跟著藝莉上前check-in。藝莉與櫃台說了幾句，拿出她那張銀色的提款卡，櫃台人員接過一刷，很快就成功結帳，拿到鑰匙了。

「這到底又花了多少錢呀公主殿下.....」我看著藝莉收起提款卡。

「花不了多少啦，」藝莉卻笑說「而且這是屬於我的旅行，我有理由把錢亂花呀。」

我接過鑰匙與旅館的地圖，想著『花不了多少』到底是多少？到底藝莉跟戀音聯手的話，是否能夠操縱日元的匯率，從而征服全球？

旅館外表古雅，但內裡卻非常現代化，房間以低密度設計，走廊上非常深長，往往要走好一段時間才有一個房間，而我們所預訂的房間位於比較深入的位置，我倆走了好一回兒才找找到。

我用門匙打房間的門，開了燈，是非常高級精緻的和式廳堂。我在玄關放下行李後，藝莉脫了鞋子，走向房間盡頭，拉開透明的障子門，除了看見了雄偉的安努普利山之外，一種獨特而濃烈的味道，隨著室外的寒風撲鼻而至。

硫磺味。

房間的小後院裡，有著石砌的私人小溫泉。

「欸~~~~比照片上看來還更棒呀。」藝莉驚嘆著說。

透明的泉水正發出咕嚕咕嚕的水聲，這令我想到戀音的溫泉旅館，但這裡有著更精彩的景觀。在溫泉之外，是開闊的雪山勝景，白皚皚的雪巔像聖殿般充滿壯絕的壓迫感，屋簷外飄落著點點雪花，有的吹進了後院裡，落到泉上融化不見了。

藝莉脫下手套與大衣，露出她那一襲紫色的厚毛衣，伸起了懶腰說：「嗚呀~~~~好想立刻脫掉衣服就跳下去泡溫泉呀~~~」

我也脫掉了手套與厚外套，走到藝莉身後，環抱她的腰間，吻著她的腮邊，她「嗯唔」著在我懷裡軟了身子。我在她耳邊說：「那就脫光光然後跳進去呀。」

「真的可以嗎？嗯.....」

藝莉抬頭幽幽的雙眼，靠在我的肩上，側起臉吻著我。我們先是輕吻，然後是舌吻，我仔細品嚐著藝莉那久違了的舌頭，她也施起口技，細膩地用唇肉摩擦我的嘴唇。我用舌尖攪動著她嘴腔裡的香涎，她迷戀地跟我吻過一次又一次，我們的吻聲甚至掩蓋了溫泉的水聲。

「嗯啾.....老公.....嗯、啾.....哎呀，你的好冰呀，嗯啾.....」

我稍稍翻起她的毛衣與裡面的長袖薄綿衣，摸在她已經毫無膩肉的腰間，溫柔地愛撫著那健美的腰身。我對藝莉說：「可憐的藝莉醬，妳又瘦了呢.....」

「有嗎？啾，」藝莉依然眯著雙眼，吻著我的臉，動情的身體傳來淡淡的蘭花香「可是我都有好好吃飯呀，而且有時候訓練後餓了，吃得比平常更多呢.....」

「辛苦妳了，」我緊抱著她纖巧的身軀「從現在開始，妳就好好休息吧。」

「真的可以嗎？」藝莉在我懷裡轉身，揮起雙臂環抱著我的肩頭，撇起了輕柔的媚眼「老公不會想弄壞小藝莉嗎.....？」

藝莉難得帶著色慾的話題教我胸口一動，我緊抱著她的腰間，然後我們繼續那難捨難離的舌吻。我裝傻地說：「弄壞.....？那是什麼意思？是指藝莉醬的那個部位呢？」

「不知道哦.....嗯、啾.....嘻嘻.....」

我在寒風與硫磺味裡吻著藝莉，她柔軟豐滿的身體壓在我的胸口上，我忍耐著霎時昇起的強烈性慾，翻起她背上的毛衣，輕撫她雪嫩的美背，故意只勾動她的胸罩扣。

「呼.....」看來仍然吻不夠的藝莉咬著我的下唇「老公，藝莉醬餓了，先去吃飯好不好？」

「當然好呀，」我拉好她背上的衣服說「我也有點想念日本料理了。」

「吃完以後，再去吃點甜點點，逛逛酒店，就回來泡溫泉。」藝莉說著，與我走向房間，重新門好後院的門。

「那我可以跟藝莉一起泡溫泉嗎。」我緊握著她的手說。

「當然可以呀。我來侍奉老公喝清酒。」藝莉說。

「那喝完清酒，然後呢？」我湊近藝莉的耳邊。

「然後.....」

藝莉沒有把話說下去，腮邊稍稍染紅，嘴間抿嘴低笑，只是把我的手心握得更緊了。

伍肆 | Απόλλων | 阿波羅 β

自從藝莉在京都意外獲得世青賽自由體操的季軍，順帶獲得國際體操總會的成績認證後，我姐幾乎日夜無間，在體育館裡操練藝莉。

藝莉本來就不擅長傳統的高難度體操動作，京都的時候能夠進佔三甲，是來自其苦練已久及原創的舞蹈。我姐說，近年體操總會開始改變評分取向，不再著重分析運動員的單一動作難度，而轉而看重運動員的個人特質及整套動作的美感及心思，因此本來志在參與的藝莉，反而無心插柳。

但如果說到奧運會的層面，就不能單憑運氣了，必須要準備各種高難度的技巧，沒有人知道到了下一次的奧運，評審是否又會改變評分方式——我想起某一次，藝莉的動作又再失敗以後，花姐在她面前的訓斥。

但這並非藝莉所預計的未來吧？她想要的只是——

「原來你不喜歡抹茶口味的嗎？」

我回神過來，看著坐在烤肉爐對面的藝莉，她正把牛奶口味的雪糕放進口裡，然後閉上眼深呼吸，享受那雪糕在的舌頭上融化的甜美。

「不是，只是在想別的事情。」我坦誠地說。

「是嗎？」藝莉卻沒有深究，又嚐了一口牛奶味道的雪糕，以充滿感恩的語氣說「嗚唔～～～好好吃哦，我這幾個月都沒吃過雪糕呢。」

「為什麼？」我問道。

「怕胖穿不下體操服呀，」藝莉又了一口雪糕說「之前不是造了新的體操服嗎？新的這一套質料更好也更貼身，你沒發現嗎？從京都回來以後，我就算跟你們吃飯，也從不碰甜食呢。」

「說的也是，」我回想著說「可是現在——」

「不管了～吃了再算～」藝莉像剛擺脫了母親的小女孩，帶著笑意看著杯裡的雪糕「不過，在這種冰天雪地的地方吃雪糕，好像有點笨。」

我笑著也勻了一口抹茶的雪糕，放進嘴裡，冷凝的雪糕隨著體溫而融化，釋放出甘香的抹茶香，入夜後的北海道單是想象也知道是冰天雪地。我與藝莉在五星級的酒店中逛了一圈，便決定到烤肉點用餐。

「那要不要再吃幾片肉暖暖肚子？」我揚了一眼已經杯盤狼藉的桌面說。

「だめ（不要）～」藝莉呶起嘴巴說，又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腹部「已經吃了很多了，啊～如果是現在，一定穿不下體操服呢。」

「沒有關係呀，就不要穿嘛。」我說。

「是嗎？」藝莉察覺到我的言外之意，歪嘴揚起嘴角，兩眼晶瑩剔透「原來是這樣呀。」

藝莉然後一口接著一口地吃完了整杯的牛奶雪糕，心滿意足地付了帳，之後便離開了餐廳，走進紅地毯與仿煤油燈的走廊裡。藝莉挽著我的手臂，撫著在毛衣的小腹：「啊~~~好飽呀，老公你還我說瘦了，現在一下子就胖回來了啦。」

「有嗎？我摸摸看。」

我挽向藝莉的腰間，手掌再摸向柔軟的毛衣，撫下去的確感到小腹有點漲漲硬硬的，但我當然知道，對公主殿下必不能直言其非，我吻著她的嘴巴說：「沒有呀，還是很柔軟呢。」

「我不信.....嗯、啾.....嘻.....嗯、啾~」

藝莉在我懷輕輕掙扎，身體糾纏之間又跟我相吻起來，她抱著我的肩頭吻得忘形，跌了兩步背靠在走廊的牆上。我倆像美國愛情電影裡，那些在進房間之前就情到濃時的小情侶，我緊抱著藝莉溫暖的身軀，吻著她帶著雪糕甜味與烤肉味的粉唇。

「藝莉醬口裡都是肉味了，今天晚上藝莉醬胃口不錯呢。」

「哼哼~對哦，好像一直都很餓，嗯——老公.....別那麼急啦。」

我摸著摸著便忍不住，輕握著藝莉的下乳，藝莉嬌呼了一聲，卻立刻撥開了我的手。我牽起她手把她帶回房間，開燈後發現和室的桌面上，已經了放了兩瓶清酒。

「哎，已經送來了呀，」藝莉打開酒瓶，拿到鼻頭一聞「好香，似乎不錯呢。」

「藝莉醬今晚也要喝酒嗎？」我脫下外套說。

「當然要呀，泡溫泉不喝酒太無趣了。」藝莉放下酒瓶，走到庭院的玻璃格子門前，室內的燈光讓她的臉倒映在夜色之上「嗚欸，外面看起來真的很冷呢。」

我走到藝莉身邊，窗外是漆黑無垠的夜幕，雪仍然一直在下，點點的飛花飄到玻璃上，又融化沾成了冰。我問藝莉說：「那到底要怎麼脫光衣服，出去泡溫泉？」

藝莉轉頭看著我，側起頭帶著微笑說：「其實很簡單，就是.....直接脫光然後直接走出去。」

「啊？——藝莉醬！？」

我的第一聲驚訝是因為她的答案，而第二聲驚叫，卻是因為藝莉突然就拉起她的毛衣。

藝莉冷不防地掀開毛衣的下緣，雙手向上拉起，脫去了一襲如花苞般的紫色毛衣，把毛衣丟向地面，再然後解開褲頭，脫下牛仔褲，接著再脫去上半身的深藍色長袖薄綿衣。

「藝莉醬.....」

我心跳加速，看著她隨性地把衣服丟向地上，她卻只是回眸一笑，雙手繞到背上，解開了高級的白色蕾絲綠色繡花胸罩，又彎身褪下同款花色的內褲。

「衣服等一下再收拾吧。」全身赤裸的藝莉笑說，用手腕的髮圈綁好了髮髻，推開了玻璃門「嘩呀呀呀呀呀！！！！つめたいつめたいつめたいつめたいつめた！！！！（好冷xN）」

門縫才一裂開，來自雪國的寒風呼嘯吹進室內，一絲不掛的藝莉抱起雙臂全身抖動，尖叫著低頭走進露天的後院裡，拈著腳步迅速走進溫泉，然後把全身泡著去，又把泉水往身上潑去。

「呼啊~~~~好舒服~~~~」藝莉像大叔閉上眼，一臉放鬆，然後靠在池邊，看著我笑說：「老公不是說要陪我泡溫泉嗎？怎麼還不脫衣服啦？」

藝莉這一輪反常的放任令我措手不及，我看著她脫了滿地的衣服，才一樣脫去自己身上的衣物，但才只是脫了上半身，已經冷得不行了。

「嘻，脫快點就不會冷啦。」藝莉在溫泉裡看著我說「啊對了，不要忘記清酒呀。」

我脫去了長褲與內褲，全身赤裸地拿起了桌上的兩瓶清酒，步出了房間，轉身關上門。零度以下的空氣令我立刻打了個冷戰，飄落在皮膚上的雪花似是綻放了滿身刺骨的冰點，因為剛才與藝莉親熱而半勃起的陰莖，更是大為受罪。

「老公走快點啦，」藝莉饒有趣味看著我的狼狽「來這邊來這邊～」

我學著藝莉速度，立刻泡進溫泉裡，溫熱的泉水像注滿了我身體上的每一個毛孔，逐漸驅散寒意。藝莉看我冷得面目全非，呵呵笑著用手掌盛起了泉水，澆到我兩邊的肩膀上。

「還好吧？有沒有冷著了，」藝莉捏著我的肩膀「在這種環境下泡溫泉真的很棒呢，別有一番風味。而且，夜景好漂亮。」

我們房間的後院正對著安努普利山，白天的雪山夜裡已與夜色融為一體，只有山腳的滑雪場與旅館有幾許燈光，在山腳處織成如星座般的構圖。散落的村莊與農舍的燈火在平原上一路延綿，直到地平線的末端，散發著乳白色的光芒，隱約照亮天空的密雲。

後院裡飄著飛舞的雪花，從無光的空中落在淡黃色的燈色裡，落在我的肩上，落在溫泉當中，落在昇騰的蒸氣裡，一眨眼就消逝了。

「啊~~~~」藝莉靠在池邊，把頸部以下都泡進泉水裡「好舒服好舒服，全身疲勞都像不見了呀.....」

「藝莉醬累了吧，」我在水裡握了她的手「累了就好好休息吧。」

「嗯.....」藝莉沉沉地吟道，靠在我的肩上。

大約是戀音回去了京都，又過了一個多月以後。有天我照舊去照顧她們的訓練。距離奧委甄選只有一個多禮拜，在我姐的壓迫下，她們三個沒命的練習，恍似連喘息的時間也沒有。昨天中段休息的時候，我陪著藝莉，她卻突然在我耳邊說——

『我不行了，要逃跑了。老公陪我好嗎？』

我沒有訝異，只是問藝莉，她要去哪裡？

她說，愈遠愈好。當然是可以立刻買機票，不用辦簽證，連夜起行就最好。

我說，那就只能跑回妳的老家日本了吧。

藝莉想了想便說——

『就北海道吧。』

二十四小時前，我們剛在大學裡結束訓練。二十四小時後，我們已經身處到白雪連天的二世谷町。

「老公，請～」

藝莉拿起酒瓶，透明的酒液倒滿了兩個小酒杯，與我輕輕碰杯後，她舉杯一口喝乾，我淺呷一口，微溫的清酒散發著芳香，流過我的喉間。藝莉已又倒了一杯，又是一口喝乾，然後按住胸口呼了口氣。

「藝莉醬妳別喝太急。」我提醒說。她的酒量並不是很好。

「什麼啦，」藝莉卻像酒鬼般護住酒杯，又把第三杯一飲而盡「藝莉醬我就不能喝醉嗎？」

「不是這意思……」我抹著她臉上的汗水「是怕你明天宿醉頭痛之類。」

「沒關係呀，有老公在，」藝莉拿著酒瓶靠向我，雙頰泛起豔紅「老公會照顧藝莉醬的，是吧。呼～老公也陪我喝一點啦～」

「這我當然會。」我喝了一口清酒，抱住藝莉的纖腰「我當然會照顧藝莉醬。」

「好哦～好在我沒有回程機票，」藝莉放下酒瓶，抱起我的頸間「藝莉醬想待多久，老公也會陪我吧。」

「會哦，藝莉醬愛待多久就待多久吧……」我看著她在夜裡如星空的雙眼說。

儘管離甄選只有一個禮拜，可是我們卻只買了單程的機票。藝莉說，她想不到什麼時候回去才好，所以想到的時候再買——但這裡是北海道，就算買了機票，如果碰到風暴或大雪，也不一定可以立刻回去。

「呼～」藝莉將額頭貼在我的臉上「老公真好，藝莉醬愈來愈愛老公了。」

我的鼻頭傳來藝莉甜甜的、濃熱的呼息，我低頭輕吻她溫熱可人的臉頰，問道：「藝莉醬醉了嗎？」

藝莉眨著眼，在泉水裡稍一翻身，伏疊在我的身上，暖暖的胴體在水裡貼著我的全身，她跨開一對大腿，腿間壓在我的下體上，那片柔軟的熱力完全勾引出我的性慾，我立刻勃起了，擱在她的秘部上，她低頭張開嘴唇，與我的再次舌吻。

「啜~~啾、嗯唔.....啜呼.....啾、」藝莉的嘴唇與我相貼「老公猜猜看，藝莉醬到底有沒有醉.....啾、啾、啾~」

我們的舌尖在連繫的口腔裡纏繞，交換著混雜了酒液、泉水與雪花的津液。我在水裡愛撫起藝莉的身體，雙手在她的豐乳、腰間與屁股上遊走，她那動人的肉體令我更興奮了，充滿期待的下身在她的腿間不斷抖動。

「嘻.....啾、啾.....啊唔.....」藝莉舌尖輕撥我的舌頭「老公.....那裡好熱好硬一直搔著藝莉醬呢.....」

我拭著藝莉在我面前的臉頰，她的吐息裡有輕微的花香，瞳孔裡泛起了愛慾的暗湧。我說：「那是老公的什麼了？」

「唔~~」藝莉嗔著推了推我的肩頭「老公又來了，又要藝莉說色色的話了.....丫——！」

「當然呀，」我的手從她的股溝後滑向她的陰部「說淫語的藝莉醬最性感了，老公最喜歡滿嘴淫語又害羞的妳了。」

「不要嘛.....啾.....老公、啊好熱哦.....哎呀.....嗚、藝莉醬想要.....」

我抬起下身，前後挪動下盤，磨擦著藝莉的私處，即使在水中仍然感到陰唇的滑溜，藝莉雙臂我的肩上輕擺不安份的腰間，細咬著我的下唇，欲求不滿的低呼著，我壓下她的屁股，讓我倆的性器在水裡作肌膚之親。我說：「藝莉醬趕快說，老公也好想要藝莉醬，快忍不住了。」

藝莉眼珠羞著低轉，咬了咬唇說：「嗚.....おちんちん、藝莉醬要老公的雞雞.....啾、啾又熱又硬.....呼、又熱又硬的大雞雞.....」

藝莉一路軟語，一路輕吻著我，她的身體與臉龐霎剎滾熱了，透紅得無比嬌媚，我握著她垂纍的E-CUP美乳輕揉著說：「然後呢？要老公的雞雞怎麼了？」

「那個.....唔.....」藝莉別開了頭，似說不出來。

「藝莉醬很久沒跟老公做了吧，快點自己說啦.....」

我自行撐開雙腿，扶好她的下盤，泡在水中的陽具已對準她的小穴，藝莉的下半身像羞赧地似欲拒還迎，才蚊聲說了：「藝莉醬想要雞雞.....插小穴穴、嗚.....藝莉醬好想被老公插小穴.....呼.....」

「藝莉醬好乖哦.....來，雙腿再張開點。」

「嗯.....丫老公~ 哎丫——丫~！啊.....啾——啾！」

我挺出陽物，在溫泉與藝莉的性器合而為一，肉壁強烈的體溫令我的下體精神煥發。我抱緊藝莉的腰間便是一輪頂送，藝莉被頂得愛液亂流，也自行擺動屁股，前後騎乘我的小莖，享受著她久違了快半個月的快感，嘴裡一陣陣浪叫。

「哎啾——啾、好硬哦.....丫、丫好舒服.....老公藝莉醬好舒服呀.....哎呀~~」

藝莉習慣好節奏後，扶著我的肩頭，上半身在水中抬起，下身繼續在水中沉動著，讓我漲硬的陽物繼續頂著她的嫩穴，泉水隨著我倆的交合而盪起浪花，我扶著她腰肢的手往上移，握起一對出水芙蓉似的尖挺巨乳揉玩著。龜頭上穩增的射精感非常舒適，我對藝莉說：「藝莉好會動呢.....哪裡舒服了？」

「啊——嗯.....穴穴.....嗯呀小穴穴、老公弄得小穴穴.....哎丫哎啊——！」

藝莉的肉腔摩著我的陽物，穴壁上下套弄我的龜冠，刺激得我不斷勃起，不覺便頂到了藝莉的花心，窄細的肉蕾緊緊地收縮起來。我握緊她的乳肉，十指搓動不停，讓她享用最大的快感，藝莉嬌嘆了兩聲，穴肉敏感地抽搐著，竟輕輕地高潮了。

「呼.....」藝莉腰間輕扭幾下，便又伏到我的身上「老公.....藝莉醬撐不住啦.....嗯嗯.....老公還是好熱哦.....」

我吻向她我豔麗的嘴唇說；「老公在熱水裡也射不出來呢，要不要先上水？」

泡澡時做愛無法完事是常識吧？藝莉的公寓有浴缸，我們已經實驗過無數次，而每一次我們在浴缸裡溫存到差不多，藝莉便會說——

「嗯.....」藝莉點頭說「到沖身間那邊做吧，會比較溫暖的.....」

後院的溫泉旁邊設計了一個小小的沖身間，是木造的古風建築，供住客泡湯前後可以沖洗身體。我說：「藝莉醬要跟老公到那邊做什麼了.....？」

「嗚.....」藝莉媚眼如絲地把臉埋上來「做愛啦.....讓老公插藝莉的小穴穴，讓大雞雞插穴穴.....嗯哎啣——嗚喔~」

我無法抵擋藝莉的溫婉，又在水中抽送了幾下，才離開了藝莉身體，與她離開了溫泉，冷風襲來。我們像白痴般以最快速度衝進了沖身間，然後藝莉躺在木地板上，張開雙腿，我也趕快壓在她的身上，下身再次進入了她的身體裡，大肆抽插起來，讓我倆保持著濃烈的體溫。

「啊——老公輕點——哎丫——啊丫、啊丫藝莉醬、嗯——藝莉醬會壞掉啦——丫！」

開始凝聚的射精感驅使著挺動腿間，猛烈地在藝莉淫水滿溢的蜜穴中進攻，發痛的龜頭頂著她柔嫩的嬌蕊，寒風在我背上吹拂著，我倆下身卻異常滾熱。我握起她彈性拋動的雪峰，用指尖搔著深紅色的勃起了乳尖。藝莉受用著嬌聲叫床，小腹抬起配合，催促著我爆發了：

「藝莉醬想老公射進去嗎？想要嗎.....？」

「想要——嗯~想要.....嗯啊 - ！老公、丫——藝莉醬不行啦、丫呀.....！！老公~~藝莉醬想要——」

藝莉滿臉與頸脖似是醺醉般漲紅，張嘴吐著舌頭喘叫，看著我的雙眼既是羞澀又是濃情，洩滿了淫液的下身與我緊密相合。我脹癢交關的陽物充滿著酥麻，一下又一下地插入藝莉的深處，頂得藝莉淫聲亂叫，我忍受著馬眼的刺痛，囤積大量的愛意。我捏著她的乳尖：「藝莉醬想老公的雞雞做什麼了？在穴穴裡做什麼？」

「呼呀、呼呀——嗯哈、那個.....哎呀~！！哎呀——！！射、射精、嗯——藝莉醬要老公射精、啊——！！啊——藝莉醬想大雞雞、啊——在穴穴裡射精、哎喲——！！」

我聽著藝莉淫穢的告白，龜冠傳來強烈的性奮，全身泛汗的我已感愛不到任何寒風，只想繼續貪戀與藝莉的性愛，繼續抽送她那比溫泉更溫暖舒暢的淫穴，我頂到藝莉的花心上，藝莉緊張得滿身大汗，小穴痙攣著摩擦著我的陽具。我胸口一緊，小莖一酸，便不可收拾地射精了。我握起藝莉戰抖的雙手，跟她十指緊扣：「藝莉醬喜歡老公的這些嗎？嗯？」

「丫！！！！丫丫丫丫——喜歡、嗚——だいすき（好喜歡）~嗯——老公的精液、丫！老公——啊好多、嗚.....丫啊精液、好多——嗯呀」

藝莉在我爆發的同時也高潮了，腿間隨著我的內射而不住顫抖，肉穴驟緊收縮，小尿孔激烈地潮噴著，洩得我倆的腿間濕了大片。我鼓足血氣，將精液注入藝莉的軟肉裡，藝莉握住我的手，嘴裡乾燥地呼嚶出悅耳的淫語。

「呼.....唔啜.....啾、啾啾.....藝莉醬裡面.....呼、呼.....暖洋洋的.....嗯」

我們完事以後繼續在木地板上的擁吻，性愛的餘韻讓我們緊抱著對方，直到我倆的體溫也敵不過寒風，開始冷卻下來，我說：「好冷呀，要繼續泡溫泉還是回房間裡？」

「哼哼，真的好冷，」藝莉笑著回答「那沖沖身就回房間吧。」

我們在沖身間與簡單沖洗過，抹乾身體，便竄回了房間裡，室內的暖氣與室外的嚴寒彷彿是平行時空。藝莉走進同樣是和式設計的睡房，整理好了被鋪，只亮了床鋪旁邊的小燈，赤身裸體的我倆再次倒在被鋪上，互相愛撫。我輕抹著她美麗的雙峰，她充滿暗示地摩擦著雙腿，溫泉、酒精與性愛讓藝莉兩頰上的胭紅如果實般美豔，我讚嘆著說：

「藝莉醬今天晚上又變得超色情的呢。」

「有嗎、不就跟平常差不多.....」藝莉軟軟地轉著雙眼說「藝莉醬只想繼續要老公的.....嗯唔.....」

」

伍肆 | Απόλλων | 阿波羅 γ

當我依稀從夢鄉回到世界，我先感到的是某種奇異的觸感。

我的小莖正被人用手套弄著，乾燥溫暖的手心摩擦我的莖端，而在我重拾身體的知覺之前，我已經勃起了。這是.....？

我發出殘留著睡意的低呼，對了，這裡是二世谷町，是五星級溫泉酒店的和式套房。我眨了眨眼，眼皮開始抹淨我的瞳孔，房間裡是帶點灰沉的日照，被窩裡很溫暖——

「嗚呀.....」

我呻吟了，因為原來被撫摸著的陽物，傳來另一種觸感。

濕潤的口腔。

那嫩滑的小嘴巴，正溫柔地吸啜著我的生殖器。

「藝莉醬.....？」

我瞬間清醒過來，翻開被鋪，藝莉正扶著我的下身，低頭緩緩地用櫻唇啣弄。她發現我醒來了，便放開嘴巴，嫣然一笑，從我的下身竄到的臉前，伏在我的身上，抱著我的肩膀輕吻著我。

「おはよう（早安）。」藝莉用清脆的聲音說。

我抹著她嘴角上的香涎，看著她亮晶晶的唇端，抱住她赤裸的身體說：「怎麼學了小璇的那一套了？」

「咦，小璇會這樣做嗎？」藝莉睜著明亮的雙眼說。

「有時候會，尤其是當她比我早醒來.....一定要把我吵醒陪她的時候。」我用被害者的語氣說。

「哎呀，抱歉呢老公，」藝莉環抱著我的頸間，埋頭在我的臉旁，「我的確是想把你吵醒，可以原諒藝莉醬嗎？」

「當然可以呀，」我撫著她不施脂粉的臉頰說「那作為道歉，藝莉醬幫我吞——」

「不，要！！！！唯有這個不要！！！」藝莉突然轉身，在我懷裡轉身背向我，卻又好像發現了什麼「咦，這個.....」

「怎麼了？」我們在被窩裡相擁側躺，藝莉的後腦勺擋住了我的視線。

藝莉又再轉身回來，豐滿的雙乳墊在我的胸前，她手上拿著一個橙色的小盒子，打開盒蓋，搖晃著盒子，盒裡什麼也沒有掉出來。藝莉意味深長的笑說：「沒有了啦。」

那是避孕藥的包裝盒。樂璇早就訂購了一大堆。那當然是我居家旅行的必備良藥。

我輕撫著藝莉柔軟的小腹，看著鼻子快跟我相貼的她說：「昨天晚上妳把最後一顆吃了啦，妳忘記了嗎？」

「是嗎.....？」

藝莉端祥著已一無所有的盒子，似思考著什麼，又把盒子丟到一邊，再翻身俯臥到我的身上。

她跨開雙腿，小手抓向我仍然挺直的陽具，腰間靈巧的挪動，便感受她溫熱的陰戶，像一片柔軟的空氣，籠罩著我的莖身上，勾起了我晨間的性慾。

「那麼.....」藝莉將披散的長髮披到肩後，雙臂撐在我的胸前「如果我現在跟老公做愛.....藝莉醬是不是就會懷孕啊？」

「那個、呃.....」我看著藝莉的笑容「旅行箱裡還有避孕藥呀，我出發前拿了一大堆，所以、唔——」

藝莉低頭，深情的吻從天而降，阻隔了我將要說出的話。她那麼不經意地吐出舌頭，我被動地張開嘴巴迎接，她柔軟而充滿彈性的胸脯落在我的胸前，我們交疊著性器開始愈來愈熱了，藝莉沉靜地輕吻了好一回，放開嘴巴說：

「老公，讓藝莉醬懷孕好不好？」

「啊？」

我驚訝地看著一臉嬌媚的藝莉，有那麼一剎間我以為她的說笑，可是她那澄明剔透的雙目，卻令我感到從她的心跳上傳來的真意。大概我的表情真的很驚訝，藝莉「嗯哼」一笑說，在我懷裡撒嬌般磨擦著的身體。

「如果我懷孕了，那就不用參加奧運，也可以名正言順帶你去見我爸，然後我們也可以一起生活，這樣不是很好嗎？」

「可是、可是.....」我有口難言地說「生孩子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吧。藝莉醬已經想當媽媽了嗎？」

藝莉眨了眨眼：「我不可以當媽媽嗎.....還是說，老公不喜歡跟我繼續一起？啾、啾唔.....」

我的嘴唇上又是一輪熱吻，藝莉的吻像是暗藏著心意的唇語。我感到下身愈來愈燥熱了，小莖距離藝莉的愛穴只差毫釐，充滿了插入的欲望，可是，如果藝莉她堅持不吃避孕藥——

「公主殿下，如果妳只是不想參加奧運，」我撫著藝莉的屁股認真地說「就直接不要參加好了，無論小璇還是我姐，她們也沒有資格對妳的人生施加壓力。」

「嘻.....老公好聰明，都知道我在想什麼，嗯啾.....」藝莉的陰唇輕抵著我的龜頭「可是最大的問題，是我——想參加奧運呢。」

藝莉的身上傳來了蘭花的香氣，那是她性興奮時的特徵，愈興奮就愈是濃烈。

我早就知道了。這才是最要害的矛盾。

就好像，如果我們真的是私奔，根本不用擔心任何事情，跑到天涯海角的小村莊裡，每天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就可以——但並非如此，藝莉她只是一時的放任，時候到了，她還是得回去謝罪，然後參加甄選。

藝莉是千金小姐，是家族的掌上明珠，她不能浪費時間與心思在與血統不相干的奧運之上。可是，她卻想繼續往前邁進。

明知那不能去做，她卻想要去做。

「老公、呼.....」藝莉嬌喘著呼息「老公的那個.....好熱.....是不是又想欺負小藝莉了啦.....嗯.....」

我的雙手從藝莉堅挺的美臀上遊到她的胸前，在微寒的空氣中，握滿了溫暖的乳房，輕捏著她的乳尖，我親著她的腮邊說：

「藝莉醬一直想要受精嘛，那老公當然也就想射精了.....」

「唔~~」藝莉羞著躲了耳朵「別說這種變態的話，我只是想著懷孕而已.....丫——！！」

我抬起了藝莉的腰間，挪動下身，讓小莖精準地插進了藝莉的小穴裡，已經充份濕透了的淫腔非常舒適，令我不其然挺起下盤，輕柔地往上抽送著。我說：「可是老公想繼續中出藝莉醬呢，藝莉醬先不要懷孕好嗎，藝莉醬昨天晚上是怎麼說呢？想老公插進去之後，然後呢？」

藝莉皺起眉頭，撐著我的胸膛，屁股嬌羞地擺動，被填滿的肉穴彷彿想躲開陽物，可是扭弄之下卻插得更深了，藝莉嬌嚷著說：「嗯.....老公.....丫插進來、丫~然後.....射、嗯.....射色色的那些、啊啊——！！」

看著藝莉那情慾滿滿卻羞澀的臉，我托起她的雙乳，一邊揉弄一邊抬動下身，按著節奏上下進攻，晨早剛勃起的陰莖充滿幹勁，沉實地插入到藝莉的淫穴裡，頻密地頂著她濕成了一片的花心，頂得她垂著脖子嬌喘。我的小莖來傳來源源不絕的快感，我說：「藝莉醬真的有那麼想要老公的精液嗎？」藝莉輕皺著眉，雙腿跪穩在床鋪上，隨著我的頂突而配合著扭動下盤，流滿愛液的肉壁摩擦著我的龜頭：

「啊.....想要呀.....丫、藝莉醬、想被老公射進去.....嗯呀、丫呀——那就會懷孕、唔呀~~~！！」

我雙指擰著藝莉深紅色的乳尖，搔著挺立了的乳頭，把她一對竹筍狀的巨乳挺得透紅，鼓漲著美滿的彈性。我撐起下盤，用小莖更猛烈地插入藝莉的小穴，相撞悅耳的水音，藝莉濃稠的淫水流滿我的莖身，我準備好爆發前的衝突，對藝莉說：「可是，老公想繼續欺負藝莉醬呢，藝莉醬被老公射完之後，就去吃藥好不好？」藝莉全身滲滿了嫩滑的汗，腰間委婉地配合著我的插送而扭動：

「いいよ(好啊).....啊丫、丫呀——藝莉醬、裡面.....哎呀、好像、不行啦、哎呀丫丫丫——！！」

我又使力讓藝莉受用了一輪，使騎乘得腰間都累了的她伏在我身上，我們讓舌頭親熱過後，藝莉便趴在床上，而我跪在她的雪臂後方。離開了被窩的寒意令身體瞬間清醒，我扶好藝莉的細腰，握好身上唯一溫熱的部份，進入藝莉最溫熱的深處，伏在她的背上，放肆地從後抽送，享受著她的美穴，聽著她在我耳畔溫柔的叫床聲。

「喔呀.....嗯、嗯呀——呀、好漲呀老公、哎呀、小藝莉.....嗯丫、裡面——嗚、喔呀、呀——」

我撫著藝莉一對拋晃的垂乳，白豔的乳脂沾滿汗珠，擠握起來更是滑不留手，我累積好龜頭上的酥麻感，壓在藝莉的花蕊處，頂到肉穴的最盡頭戳插著，馬眼沒幾下便灼起來，小莖驟然鼓漲。我細吻著藝莉汗香沁人的腮邊，陽物攪動著她抽搐著的陰道：「藝莉醬，老公要射了，藝莉醬喜歡嗎？」藝莉唇間呼著燥熱的嬌呼，包裹著我的肉壁滾熱無比，意亂情迷地低語說：

「好喜歡.....哎喲——好喜歡老公.....喔喲、唔！啊 - ！啊呀——！！老公——呃、あつい（好熱）、丫呀～！」

我貼著藝莉充滿彈性的臀部，猛烈地抽插著她腿間的那片肉瓣，淫亂的愛液流過不停，沾得我們的私處一片粘滑。我的莖端埋在藝莉最敏感的肉蕾裡，以最後的努力亂頂她的花心，我感到龜冠癢痕難耐，馬眼的興奮度剎那突破臨界。我低嗚一聲，握緊藝莉的雙乳，便射出了晨間的第一發。

「啊呀呀呀呀呀～～！！嗚——唔、唔老公、嗚——！！」

我將藝莉期待以久的精液注入她的身體裡，她屁股不自覺地上下摩擦著我的腰間，嘴裡哀叫著高潮了，從小穴中洩出了溫泉水般的溫暖體液，然後雙腿一軟便倒在床鋪上，翻身過來攤開雙手。我投進她的懷裡親吻著，意猶未盡地握玩著她的漲乳。

「嗯、啜.....」藝莉吻著我說「老公好乖，真的射了好多給藝莉醬，唔.....裡面好舒服.....」

「好啦、」我好笑地看著難得充滿春情的藝莉「快去吃避孕藥。」

「不要～」藝莉耍賴著別起頭。

「藝莉醬，這不是能開玩笑的.....」我正色看著藝莉。

「不、要！」藝莉笑著把頭別向另一邊。

「快點.....」我拍打著她的大腿。

「不要不要不要、嘻嘻～～～」藝莉緊抱著我「再等一下、再等一下。藝莉醬好喜歡這種感覺，身體裡有老公的體溫的感覺.....」

我看著藝莉不懷好意的嬌笑。慘了，她可是認真的。

Ω

說起來，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如此清澈的下雪天。

我並非第一次看見雪，小時候聖誕節假，曾經跟家人在外國的大城市旅行，也曾經碰到過下雪。可是在城市裡，雪是一種災害：街上冰滑的路，店家門外堵塞的雪，私家車被冰結了的輪胎.....但這裡的雪卻不一樣，那好像只是生活的一部份，沒有人為此感到驚訝，也沒有人為此而有麻煩，甚至因為是難得的五月春雪，也有不少人拿著相機到處把雪景拍下來。

天空是某種非固體的灰色密雲，那不像雨雲那麼凝重，滲透著白色的微光，可是卻無法看見太陽還是藍天，一整片凍結了的雲凝上在安努普利山的頂端，無法分辨雲與空氣的界線。

二世谷町是鄉下地區，區內的大眾交通都得靠老舊的巴士，市民亦大多以自己的車子往來。下了一整個晚上的雪，地上積雪不厚，旅館附近的大街小巷非常安靜，不論居民還是旅客，也在雪花裡像幽靈一樣生活。

「我倒沒有想過真的會碰到下雪天呀，一般在這裡時節，北海道應該是綠草如茵才對，我還打算跟老公去踏青呢。」

搖晃的巴士車廂中，藝莉坐在我身邊說，她換上高領的象牙白色毛衣，外面是深紫色全身厚大衣，頭頂套上了棗紅色的冷帽，加上手套及雪靴，把自己包裹得密不透風，她雖然是日本人，但看來很是怕冷。

「但對我這種未到過北海道的人來說，」我接著說「這樣的天氣更合乎我對北海道的想象呀。」

「你不覺得，」藝莉看了我一眼，又望向車窗的民居風景「下雪的時候，腦袋好像特別清晰嗎。」

「會嗎？」我試著想著說。

「會呀。」藝莉回答「因為下雪太冷了，直覺上很多事情都不能做，連出外也可能很困難，你就只能好好的坐著，然後，腦裡只就只剩真正重要的事情了。」

看著藝莉的笑容，我伸手攬向她的腰間，讓她靠在我的身上：「是嗎？那現在妳在想什麼了？」

「唔.....」

藝莉只是沉沉地哼出了低吟，卻沒有回答我的提問。

她就這樣沉默著，倚在我的身上，看著窗外的二世谷町，直到我們要下車了。

「嘩咧，果然都是雪了～」藝莉走到欄杆上說。

藝莉今早跟我溫存梳洗過後，在酒店裡用過餐，查過地圖，便離開了酒店，登上了巴士，前往位於安努普利山山腳的市立公園。

步進公園裡，不論是小道、樹木或是草地，全部鋪滿了雪，雪勢從中午開如就轉弱了，時下時停。藝莉挽著我的手臂前行，來到公園邊緣的圍欄外，前方是廣漠的白雪，白茫茫的一片大地，極遠處依稀有一片密林。

「老公，陪我走走好嗎？」

藝莉突然回眸一笑，我卻不明所以。

「走.....？去哪裡？」我說。

我們四周都沒有人，沒有人會在這種天氣來公園，而且公園也只是個普通的遊憩地區，沒有任何設施。

「去那邊呀。」

藝莉舉起了戴著手套的手，指向安努普利山。

「啊.....？藝莉醬！？」

藝莉沒等我的應答，便跨起腿，靈活地跨過了欄杆，走到外面的雪地上。

「老公～快來～～」

藝莉在圍欄外拍著手催促說。我雖然困惑，但還是像她一樣跨過沒什麼作用的圍欄，來到外面的雪原上。

「呼~~~~」藝莉重重地呼了口白霧「好了，去吧。」

藝莉掀起我的手，牽著我往前走，一步一步踩在雪裡。

公園欄杆外的雪比城市積得更深，甚至有時會到腳踝位置，我們穿著從旅館租來的正式雪靴，在雪白的地上踩了兩行足印。

「藝莉醬，我們.....到底要去哪裡？」

雪下得很緩慢，但卻始終吹來了凜寒的風，呼嘯著我們的臉，劃出了似被刀片割傷了的刺痛。藝莉沒有回答，埋頭一步一步、又一步一步地向前走。雪原開始有了坡度，我們穿著手套的手緊握著，她牽著我的手，傾前身子，呼著氣，調整呼吸走上了雪丘。

藝莉步伐不快，但卻走得有點急，在雪深的位置更顯有點艱難。我漸漸需要調整呼吸，沒法再說話或是提問，只能跟著她一直走，一直走.....

雪消除了空間的距離感，我不知道我們離開了公園已經有多遠，距離安努普利山又有多近，我們像兩個在海上的飄流者，在天高海闊卻找不到方向感的大世界裡，以最基本的生存意志向前進，尋求那遙不可及的彼岸。

「呼、呼、呼.....」

我陪著藝莉走過一個又一個雪丘，前方是一片蒼森的樹林，雪妝如糖霜般令寒帶杉樹點點斑白。

藝莉走到面前最近的一株樹上，背靠著樹幹，大口喘著氣。

我抹著凝在她長髮上的雪花，她的雙頰泛紅了，在白皙的臉龐與天地之間，像兩片初生的星雲。我抱住她的腰間，無法制止親吻她的想法。

藝莉親切地回應著我的吻，然後說：「果然還是不行呀。」

「到底怎麼了？」

「我想.....用自己雙腳走去安努普利山，」藝莉呼著氣說，回頭看了一眼身後深不可測的雪林「我跟自己說，如果我真的能走過去，我就不回去了，真的真的不回去了，不參加奧運，也不回大學，繼續留在日本。」

藝莉抬頭靠在古老的樹幹上，用萬事俱休的笑容看著孤寂的天空。

我看著她水靈的雙眼，看著她眼裡那片高遠的雪天。

藝莉說下雪的時候，會想到真正重要的事情——那她想到的，是否就是逃離她身後的一切。

我突然覺得很難過。

「藝莉醬.....對不起。」

我擁抱著藝莉，對她說了。

「嗯？什麼意思？」藝莉平順著氣息，伏在我的肩上。

「小璇把你拉進來了以後，」我在耳邊說「我總是把事情想太簡單，也太放任小璇了，辛苦妳一直在我們身邊，陪伴著我與小璇.....辛苦你了，おひめちゃん（小公主殿下）。」

我們經常笑說藝莉是公主，尤其是她耍著蠻勁發脾氣的時候，但她的確是千金之驅，別說成為大學的學生了，就算把整所大學買下來也可以。

但她卻是我們體操隊的成員，卻是我的女友。

陪伴我們亂來，陪伴我們的樂璇大人，收拾出一次又一次的麻煩。

如果不是我們，她就不會碰見戀音，更不會面驗奧運所帶來考驗。

「沒關係呀，」藝莉卻淺笑起來「而且，一開始任性地要加入體操隊的，也的確是我自己，我已經習慣了各種責任，沒有關係。真的。」

我倆在蒼茫的雪上相擁，雖然我們穿著得很臃腫，我卻依然感受到藝莉的體溫，甚至是她的心跳。

在她那纖巧的肩頭上，正有著家族、戀音與奧運，到底是否比安努普利山更沉重？

我突然更深切地明白她今早的戲言——如果我懷孕了，然後我們也可以一起生活——是的，如果能夠換一個身份，藝莉想要的，也許是只是尋常的生活，有愛她的人，有她愛的人，然後成為母親，組

織家庭，過著純粹而平凡的生活。

有一天她或許能做到，但此時此刻，卻無法觸手可及。

「老公，」藝莉懇切地看著我說「我知道你身邊不只我一個，但如果可以的話，請你無時無刻都陪著藝莉醬好嗎？」

我胸口一緊，親吻著她那冷冷的嘴唇。

「當然可以，藝莉醬妳知道的，」我抹著她的臉容說「我非常喜歡欺負藝莉醬，藝莉醬的淫語我永遠聽不夠呢。」

「好過份，」藝莉拍著我的手臂，呶起小嘴羞笑說「好啦，我偶爾也替老公吞、呃.....那些色色的東西吧。」

飄落的雪在我倆之間的空氣裡流動，藝莉清秀皎白的輪廓還是那麼漂亮。從我在地下室裡認識她的第一次到現在，那沒有距離感、親切卻又澄淨的臉，彷彿凝固在雪國裡精靈。

「我愛你。」

除了這一句，我已經想不到其他的話了。

「我也是。」

藝莉雙眼幽幽的靈動，然後，我們又再次在雪地上熱烈地擁吻，用吞頭融化對方嘴唇上的冰冷，吻著吻著，我們突然感到某種久違的溫暖感。

陽光穿過了厚厚的雲層，像一片片煙霧般照耀在雪地上，間或甚至反射出耀目的烈日。我與藝莉慌忙掩著眼睛，逃到樹蔭之下，藝莉笑著伸出滿是雪屑的手心，看著明媚的陽光照在手套上。

「曄，出太陽了。果然這場雪不會下太久。」

「那我們趁未完全曬下來快回去吧，不然會雪盲的。」我對藝莉說。

「那.....」藝莉莞爾著抹起長髮「老公再陪我一起回去吧。」

「好的。」我應答著。

我們並肩牽起了手，準備循著一雙雙足印沿路回去。

「我是說，」藝莉在舉步之前「買機票回去吧，回去要向花姐好好請罪了。」

我看著藝莉美滿的微笑，那是我人生其中之一最幸福的瞬間。

伍伍 | Αδης | 哈帝斯 α

伍伍 | Αδης | 哈帝斯

醫院的窗戶外是青翠繁勝的綠樹，陽光照耀在翠綠的葉片上，曬出灼眼的嫩綠，金黃色絢爛的光點似是暗示春天將盡，而這城市裡漫長的盛夏，即將降臨。

我回頭一望，梯型的陽光穿過玻璃，照在她瘦弱的臉上，瘦骨嶙峋的臉龐有點駭人，她會感受到陽光的溫暖嗎？

據樂璇說，冬天的時候，護士會特別為她穿上更厚的衣服，真正盛夏的時候，她也會出更多的汗。

樂璇又說，她有時候也會「生病」，像感冒、發燒、皮膚過敏、喉嚨痛等各種輕微的疾病。又有時候，當樂璇說起各種色情或是緊張的經驗，她的心電圖會突然加速，像在回應著樂璇的話，像仍然對這個世界有回應。

但關於心電圖的那一點，我至今仍未有親眼見識過。

我回到病榻床邊，早上在護士的幫忙之下，她的長髮剛修剪過了，黑色乾枯的長髮像瀑布般披在她的肩上，心電圖以刻版的節奏發出「嘟——嘟——嘟——」的聲音，營養液偶爾傳來像雨聲般水滴聲。

她真的仍然活著嗎？

我知道如果這個問題拿去問樂璇的話，她一直會大發雷霆，抓狂地說「當然呀！！！你白痴嗎？！這種問題都要問？」

不過，直到現在，我還是無法排除這份困惑。

我無所事事地想了片刻，站起來，走到病榻前方的置物桌上，打開了蛋糕的包裝盒，拿出了一個小巧而形狀精緻，色彩繽紛的生日蛋糕，插上形式為數字「21」的蠟燭，拿出火機，點燃了蠟芯，火舌燃動，亮起了杏核狀的小火點。

「小翼，Happy Birthday。」

我拿出手機，播放出生日歌的旋律，捧著蛋糕來到小翼的床邊，將蛋糕放在她臉旁的床頭櫃上，燭火照亮了她的臉頰，「21」歲的「2」字上的圓弧開始融化。我笑說：

「抱歉呢，小翼，我知道自己唱歌很難聽，但這是小璇一再強調的吩咐，所以還是要唱一次生日歌給你聽，辛苦妳的耳朵受罪了，好，咳唔——Happy Birthday to You ~ Happy Birthday to You ~」

我像岩布仙尼般臉露尷尬的笑容，一邊打拍子，一邊唱出五音不全的生日歌，直到一曲既盡。

嘟——嘟——嘟——

我關掉生日歌的音樂，房間裡又再只有電子化的心跳聲，我看著蠟燭快滴落在蛋糕上，還是先吹熄了。

小翼沒有醒來。

她當然沒有醒來，她已經昏迷了12年。

「今天是奧委會的甄選，」我對小翼說「原來她們打算待甄選結束後，再來跟妳慶祝的，可是因為好像大會的安排比較混亂，所以延遲開始，我先把蛋糕帶過來了，之後小璇會再來替妳切蛋糕的。」

自從去年樂璇帶我來見小翼之後，她偶爾會跟我一起過來探望小翼，向小翼報告各種事情，記得從京都回來，樂璇還特別麻煩護士替小翼穿上了浴衣，還拍了照片。

「今天剛好是妳的生日，妳不覺得有點湊巧嗎？」我思考著說「這當中是否有一點命運的暗示呢？」

我背靠在椅子裡，拿起為了自己泡的花茶，靜靜地呷了一口。

「等一下藝莉醬、琪琪、澄澄與明明也會過來的，妳還沒有跟她們見過面吧，聽過那麼多關於她們的故事，是時候跟她們見見面了。小翼妳也很期待對吧。」

花茶的香氣在醫院裡飄散，讓滲透著清潔劑與藥物的氣味的牆壁多了幾份人性。

也許是我也習慣了陪樂璇到醫院，聽她在小翼面前說著不同的故事，而樂璇那喋喋不休的嘴巴，總是為不同的故事添鹽加醋，我就像志村新八一一樣，擔當著吐槽的角色，也不自覺適應了與小翼「對話」的節奏。

有時候我也不禁想，是否在樂璇的耳濡目染之下，我也開始感受到小翼的生命？

「對了，為免妳待會嚇到，也不知道小璇那傢伙之前跟妳胡謔了什麼，那我來重新介紹體操隊的團員。」

我拉近椅子，來到小翼的床邊，拿出了我的手機，像之前樂璇所做的那樣，將手機的屏幕對向小翼安詳的臉，打開手機的資料夾。

「我來看看，好的，就從藝莉醬開始吧。這就是藝莉了。很漂亮對吧，是混血大美女呢，而且身材也非常好喔，人又聰明又體貼，廚藝與家務也非常了得，只是偶然很喜歡吃醋，老是要我去哄她呢。」

後來因為照片太多了，我在手機中分門別類，我按下『藝莉』的相簿，裡面是數百張照片，從去年秋天開始拍下來：她第一次穿上合身的體操服、她布和室裡專心地煮食、晚上睡覺換上浴衣整理床鋪、與我在大商場裡閒逛。當然，也有我們在京都與北海道的合照，不少也是擁抱或是親吻，非常甜蜜。

「她看起來很端秀是吧，才不是完全這樣呢，她野蠻的時候呀，也總是揮著手やだやだ（不要不要）的亂叫。不過她的確是很好的女友，不管哪方面都是。呀，總之辛苦她了，又要承擔家族的重任，又去面對那麼多困難。希望她甄選會成功，不然我那天被我姐罵得那麼慘就不值了.....」

我慨嘆著說，從北海道「私奔」回來以後，藝莉沒有被罵，被罵得狗血淋頭的卻是我，我姐大罵說，身為人事經理的我竟然一兩句就跟女隊員私奔了，而且還耽誤了訓練的進程，最後如果甄選不上唯我是問之類。

「好了，接下來就是琪琪了，」我向在小翼臉旁劃動手機，打開『森琪』的相簿「就是她了喔，她比我年長4年呢，看不出來吧，一副初中生的可愛蘿莉臉，其實連身高、喜好與性格也像中學生呢，但她的高低槓的確很厲害，是世界級的，如果妳親眼看見，那一定能理解。可是.....今天以後，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了。」

前幾天晚上，森琪再次跟我提起，她想放棄奧運的事情，我一樣沒有同意、亦沒有反對。就我對森琪的認識而言，她甚少會如此確切地想去做一件事，但如果她確定要去做，那麼.....這就很難阻止。

她依舊想透過在甄選上的失手而落選，從而失去種子選手的資格，奧運說到底是很個人的事情，我們的體操隊有樂璇與藝莉就已經夠了。森琪是這樣想的。

「琪琪已經在準備律師的資格試了，我真的無法想象呀。小翼妳說，一個身高只有148的女生怎麼可以當律師？穿上律師袍都變哈利波特了，開庭的時候需要墊高腳嗎？不過，琪琪最近身材有變好是真的，咪咪愈來愈好摸了，拍照都有乳溝了——呀，對不起，妳應該不想聽到這些吧。」

我展示著森琪的照片，包括她在高低槓上的空翻，在「馬卡龍魔法樂園」裡與不同模型的合照，在她家裡的床上她倚在我懷裡的自拍，還有那麼像娃娃似的聖誕晚禮服。我劃動指頭，又打開了『泚澄』的相簿。

「這位就是澄澄了，很上鏡是吧，我們都說她別去當什麼空姐了，直接當模特兒吧，尤其是她不說話的時候，看起來總是有點Cool，但她私下其實很安靜很體貼的，而且從不發脾氣，那麼沒有架子的美女非常難得呀。她穿比基尼泳衣非常非常好看，這是她最常穿的白色比基尼，還有一套深綠色的，然後是.....」

泚澄三五不時也會找我陪她去游泳，能跟她鴛鴦戲水我當然求之不得，而正在練跑的我，也正好借此訓練肺活量，我們在海邊，泳池邊拍了不少照片，與我開啟了戀愛新一頁的她，亦會與像戀人般一起約會，看電影，下課了窩在圖書館。偶爾我們在公眾地方親暱，我甚至能感到周遭的男性向我投以帶有強酸性的視線。

「澄澄好像有去參加別的活動，像箭道、瑜珈等等，也在跳水隊裡偶爾出賽，而且大概是在體操隊鍛練過的關係，身體也沒以前那麼易受傷了。啊，小翼妳看，這是她跟我去看日落的時候拍的，很漂亮對吧，她怎麼會是我的女朋友呀，真的是太離奇了.....」

泚澄雖然仍掛名是體操隊的成員，但她已沒有參與練習了，她最初也只是湊人數的，能力與身材不適合，現在也只好退役了，或偶爾在體操隊裡與我一起充當助手的角色。我收起泚澄的相簿，再打開了『絲明』的相簿。

「呵呵，接下來這位可厲害了，鏘鏘～這就是明明了。怎麼樣，不得了吧，是比得上泚澄與伶馨

的大美女，而且身材是所有女生當中最好的。她身上的 Lolita 服都是她自己做的喔，真的每一件都不一樣。妳看，全都是她在玩貓的照片呢。她是非常神奇的一位女生，只有對著貓的時候，才不會口吃，更不會怕人，而且，我懷疑，算了.....不要想那麼多。總之我覺得她很可愛就是了。」

我在小翼面前展示絲明各種姿態的照片，從她以往總是一身華麗的 Lolita，也總是躲在一邊冷冷的默不作聲。到後來與我們稔熟之下態度才軟化了，也換下了對她來說像盔甲似的 Lolita 服，換上各種不同的便服，也不介意偶然因為她的好身材，不經意地露出一點點乳溝。

「話說回來，她真的很愛吃呢——千萬別跟她說，她會生氣的——然後把養份都吸收到胸部去了吧，這張是在吃飯，這張也是，然後這張也是，噢，這張不是了，是坐車的時候睡著了，靠在我的身上。哈，吃飽了就睡，像貓一樣，之後明明決定會隨團出發，前往參加奧運，她好像正在努力練外語，不過她那麼聰明，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了。」

絲明繼續擔任體操隊與體育部的財務官，也繼續她對讀書與針織的狂熱。那兩頭小貓我們領回來了，目前飼養在絲明值班的圖書館中，除絲明外也有其他學生職員照顧。從在暴雨天救貓那天起，只要我們單獨相處，兩位不同性格的絲明偶爾會毫無自覺地切換，這令我每一次跟絲明獨處，都有種在抽獎般的詭異期待。

「好了，體操隊成員這就全部介紹完畢了，這麼說來，我才真的覺得不得了，原來我們體操隊有那麼多獨當一面的美女——而且，全都是我的女友。」

我說完了最後一句，拿起了有點冷掉的花茶，又喝了一口。

我望看蠟燭已經熄滅了的蛋糕，想到應該就這樣放著似乎不太好，便拔掉了蠟燭，捧起了蛋糕，又放回包裝盒當中，等樂璇她們來到，就可以切蛋糕了。

伍伍 | Αδης | 哈帝斯 β

嘟——嘟——嘟——

小翼的心跳聲穩定依然，跳動的心電圖像某種謎語化了的信息，她是否想跟我們說什麼呢——

想到這裡。我突然明白了。

為什麼每次樂璇來到，總是吧啦吧啦地說過不停。

因為如果小翼仍然活著——即使是任何形式或意義上的——她一直躺在床上，一直規律的地心跳，一直表達著我們聽不見的信息。

如果是這樣，那實在太寂寞了。

我看著小翼安靜的五官，莫名抽了抽鼻頭。

「小翼，」我再次握起手機「小璇有跟妳提過吧，我們之後也認識了來自台灣體操隊的隊長，她叫雨薇，薇薇可真的是不得了，如果樂璇與雨薇聯手的話，我相信真的會征服全宇宙。」

我打開手機當中名命為『雨薇』的相簿，顯示出琳瑯滿目的照片，而那是所有相簿當中最香豔的一個。第一張照片就已經是我們在酒店那天的初夜，那天晚上我們與樂璇三人混戰以後，我們兩個又再浴室裡做愛，做完就抱著拍照——除此以外，還有她在我房間裡洗澡的照片，在藝莉的和室裡又是三人戰的照片；在京都我們與鹿儀輪流做愛的照片，在台北她的小套房裡做愛的照片，還有更多我們去時鐘酒店的.....全都清晰看見雨薇上半身的裸體。

「呃，抱歉呢小翼，我們太習慣溫存的時候拍照鬧著玩了，都變淫照相簿了，我再找找有沒有正常的。噢，有了，這是她穿著中華民國體操隊服的照片，這是她穿著聖誕晚禮服的照片，這是在她台北那什麼中正紀念堂拍的，這張是在淡水，這是在西門町.....啊，看著我都有點想念薇薇了，我今天晚上還是打個電話跟她聊聊天好了，甄選結束了，我可以再請假去找她了吧。」

上一次從台北回來之後，我與雨薇繼續「長距離戀愛」，雖然她忙著訓練與上課，一個禮拜也只是最多跟說兩三天電話，有時候還鬧著玩在電話裡淫叫，說自己正在自慰，要我自瀆給她看，雖然我是沒做過——但改天要不要真的試一下？我看著雨薇的豔照，也真的有點懷念雨薇的身體了。

「小翼，有時候我會想，那麼自由自在的薇薇，如果是其他人會怎麼呢？如果她是被男人騙了的鹿儀姐呢？如果她是對自己殘缺的身體無計可施的伶馨呢？如果她照興不成材姐姐的瑤瑤呢？如果她是繼承了半個京都，卻無法自處的小戀呢——哎呀，對不起，說太多了吧，妳都聽不完呢，好，就一個一個來吧，唔.....」

我閉掉『雨薇』的相簿，打開了『伶馨』的相簿，才發現裡面的照片有點稀少，雖然有百多張，但都是最近才拍下的，登山的時候，在八卦館裡陪她的時候，陪她慢跑的時候，在山澗邊般露營的時候.....她總是看著鏡頭，挽起自信陽光的微笑，或是被我親吻著眯起甜蜜的眼睛，但始終沒法掩飾她那帶著病弱的臉色。我為免太心酸，清了清喉嚨對小翼說：

「這位就是伶馨了，她跟絲明都來自同一所孤兒院呢，不過那故事有點複雜，就先不說了，她也

是我們學生會的主席。她美得比小戀更像貴族，比藝莉醬更像混血兒，可是.....就跟妳一樣，都有治不好的病。」

我已經得知伶馨的病是絕症，她的身體有著與生命緊綁的計時炸彈，或是明天、或許是後天，或是大後天，或是就是現在——我們就是這樣無能為力，即使知道心愛的人可能轉瞬即逝，可是我們仍然無法每分每秒留在她的身邊。我們始終是我們自己，無法完全分享或分擔其他人的生命。

「這樣好了，」我嚥動乾燥的喉間「改天我帶伶馨來看妳好嗎？小璇跟伶馨不熟，就別跟小璇說好了，你一定會很喜歡伶馨的，也許.....她會比我們更能了解妳呢。妳說好嗎，小翼？」

我對靜躺著的她微笑，然後劃動手機，打開名為『森瑤』的相簿，那是照片數量最少的相簿，包括在聖誕舞會以及京都時與我們的大合照，而當中最多的，是她表演時的照片。她當然不知道我在場邊拍了那麼多，但她穿著冰藍色溜冰服在冰面上的身影，實在太在美妙。

「這就是琪琪的妹妹了，不管怎麼看，她才是姐姐吧，小翼妳也是這樣覺得吧對嗎？，瑤瑤是花式溜冰一等一的高手，我想如果硬要比的話，瑤瑤大概有琪琪同段數的實力，只是花式溜冰不那麼流行，不像高低槓那麼常見而已。但論美貌、身材、體能，她絕對不能少看，雖然她嘴巴有點毒舌，但也是體操隊的大恩人呢。她現在是貴為體育部的主席了，理論我們都要聽她的，她不想混入我們的事情，結果倒成為了我們的領袖，這倒有點神奇。」

我想起那天與她被困在電腦機房的困境，想起她靠在我的身上說的事情，那好像是預言的話，到底只是她快冷得快睡著的了的夢話？還是真正的警示呢？之後我們各有各忙，除了在體育部的聯席會議外就很少見面。她依然刻意不向我打聽森琪，我望看手機，每次合照，她們兩姊妹中間總是至少隔了一個人。我嘆了口氣，轉而打開了『鹿儀』的相簿。

「呵呵，接下來這位就可厲害了，是真正鼎鼎大名的『鹿儀女皇』呢，是啦啦隊萬人之上的總隊長，也曾經是聖誕舞會的總召集人，小翼妳看看她的眼神，每像照片都很有煞氣吧？這到底是天生的，還是練出來的？但其實呀，她也可以非常小鳥依人呢.....」

別說合照了，一開始我怕她生氣，連偷拍也不敢，只是每一次都乖乖坐在觀眾席上，看她的啦啦隊表演，或是安靜地陪她抽煙。直到最近，我才敢自然的牽起她的手，才敢在背後抱住她的腰，才敢偷吻她的臉。鹿儀最近在努力戒煙，雖然還未能完全戒掉，但她會以此為理由，要我跟她約會，有我在她身邊督促，她抽的煙也減少了，反而我們靠在一起的合照變多了。

「戒煙應該很痛苦吧？我沒有煙癮我不知道，但鹿儀姐——嗯，雖然她的確比我大了一年，但我有時會叫她小鹿儀——努力了兩個多月，也還是心神不定，而且也是最近開始，她才能堅持在表演或練習前不抽煙。鹿儀的表演非常厲害，那種千軍萬馬的氣勢與體操的細膩相比，是另一種的神乎其技。聽她說，她好像還沒有放棄要當藝人呢？不過目標好像是轉移到舞蹈那一邊去了。」

鹿儀有意在明年參加各種演藝訓練，這也對，埋沒了她的表演才華太可惜了。我看著屏幕上她總故作高傲的臉，再想起她偶爾對我的溫柔，便會心微笑，我關上『鹿儀』的相簿，打開最後一個相簿：『戀音』。

「小翼，這就是小璇口中的『死戀音』了，當然，現在已經不是那回事了，妳看她的衣服，也已經由和服變成各種時裝了。照片看來與藝莉醬不太像吧，但如果看真人的話，小翼妳會發現她們其實很像呀，尤其是那種大家閨秀的氣息，以及能夠讓男人酥了骨頭的溫婉，到底她們的父親是怎樣的呢？真令人好奇呀。」

戀音月初的那次來訪大約逗留了一個多禮拜，礙著體操隊的訓練，主要也是由我陪伴著。戀音說，有天她在藝莉的和室裡留宿，晚上兩人在一個被窩裡聊天，結果藝莉累得只說了一句就睡著了。那個禮拜裡，戀音跟我走遍了整個城市，把她覺得好奇好玩的事物都紀錄下來，但最後還是回去處理京都的事務。她答應一定會再來，但沒有說定時候——搞不好藝莉的私奔，正是被戀音傳染的思鄉病吧。

「小戀現在還是在經營著不同的老店與傳統生意，偶爾跟我視像通訊，就跟我研究她身上的時裝，以及跟我分享在京都市、或是其他大城市碰到的各種新鮮事，這麼說，小戀倒好像是由古代穿越到現代的武家少女呀。小翼呀，如果妳醒來了，世界也已經變了樣吧？妳小時候，沒有看過這種智能手機吧？那妳要跟小戀一起好好努力了。」

我關起相簿，把剩下已經冷掉的花茶一飲而盡。

暖黃的陽光染得更濃了，我看了一眼手機，仍然沒有甄選的消息。

嘟——嘟——嘟——

我靜聽著小翼的心跳，藝莉有成功合格嗎？森琪是否如願落選，而樂璇——

「啊！」我突然醒悟，把椅子挪近小翼「我怎麼會忘記了，最最最最最重要的那位體操隊成員，千萬不要告發我喔小翼，我來為妳隆重介紹——『變態小小璇』。」

相簿的名字也的確叫『變態小小璇』。

而因為照片太多了，所以我早就上傳到雲端，竟然反而被忘記了。

我打開雲端相簿，那像馬賽克拼圖的照片之海讓我失笑了。

「怎麼會這麼多，真的呢，」我對小翼笑說「小璇那白痴，到底是什麼時候拍了那麼多照片的？」

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我們不論什麼時候也在一起，她的鬼臉，她的微笑，她的淫亂，她的暴躁，多不勝數的片段佔據了我所有的日常生活——

「到底該從何說起呢？」我看著小翼深思著「連我也說不上來了，是她帶給我一切，藝莉、森琪、泚澄、絲明、鹿儀、雨薇、森瑤、伶馨、戀音，再到她自己——小翼妳的摯友：樂璇。」

我放下手機，翻起小翼身上的被單，握起她的手心。

即使她的肌肉只似一層快乾透的海綿，但我還是感受到了掌心的體溫。

「小翼，如果可以的話，」我湊近她耳邊，似要祈禱地說「請妳醒來吧。」

根據樂璇所說，小翼她小學五年級的同學，正因為小翼的讚賞，樂璇才開始接觸體操。

如果樂璇是我的所有，那小翼就是所有的起源。

「我想。」我對小翼說「小璇也一定，很想跟妳分享這所有，剛才我跟妳說的所有故事。12年了，小璇始終陪在妳身邊，她一直想妳能親身經歷，能夠參與在內。小翼，如果可以的話，請妳醒來吧。」

嘟——嘟——嘟——

我呼了口氣，放開小翼的手心，小心把脆弱的手掌重新放回被單之下。

「對呀，」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最近我們又認識了一位朋友，她叫靜蜓——」

撲嚕。

我的手機響起來了。是樂璇。

「喂，」我馬上接聽「怎麼了？」

「呼——那個、那個——」樂璇的聲音上氣不接下氣。

躑躑躑躑躑躑躑躑躑躑躑——！！！！

是腳步聲，從電話另一端傳來密集的腳步聲。

我從坐位上站起來，皺起眉頭對電話裡說：「妳別跑了呀，不要跌倒，我可沒法扶妳呀。」

「不、不是——呼、白痴老公！！！！我、我過了甄選啦！！！！」

我聽見樂璇的喜訊，雖然是意料之內，但我仍帶著笑意望向小翼，然後繼續追問：「那藝莉醬呢？琪琪呢？」

「呼、呼——這、這正是我要說的，我在三樓的走廊上了啦，你出來！！呼！！你快點出來！！！」樂璇喘急氣地說，語音後仍然是密集的腳步聲。

「是是是，我現在就出來。別吵到其他病人呀。」

我掛上電話，收到口袋裡，對小翼說：

「我要去接小璇了，關於靜蜓的事情，就留給下次再說。」

我步向門口，握住門把，拉開門，正剛好要離開——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唸。

小翼的心跳聲怎麼……

我回頭一望，望看小翼，望看心電圖。

嘟——嘟——嘟——

沒有異狀。

是我聽錯了嗎？

病院裡斜陽依舊，小翼仍然雙眼緊閉。

大概是我聽錯了。

門外的飛奔腳步聲愈來愈近了，先讓我去迎接那位剛誕生的奧運種子新星吧。

然後再回來替小翼慶祝生日。

伍伍 | Aδης | 哈帝斯 完

伍陸 | ρα | 赫拉 α

伍陸 | ρα | 赫拉

晨間的馬拉松賽事總像是某種宗教儀式。

我站在起跑區擺動手腳，透過熱身運動喚醒身體，多虧了體育部的推廣，今年參賽的人數遠比往年多，差不多有200人吧？而且不少也是田徑賽事的生面孔。每個人神情都有點肅穆，大概跟我一樣，都是剛從被窩與夢鄉裡強行掙扎起床，臉上都染上了天空的灰藍色，還未日出的高空只有稀薄的雲絮，呼吸裡還聞得到清晨的露氣，校園裡的植披吹來涼意，實在不像是六月初的天氣。

對上一次參加馬拉松已經是去年的事情，那是在認識樂璇之前，仍然是田徑隊主將的我，不時會參加不同的賽事，但認識樂璇以及其他女生之後，根本沒時間及心情準備參加長途賽。

我做完了熱身運動，用力深呼吸，即將開始的是20公里的賽事，就長度而言，算是基本版的馬拉松，但由於是在學校裡進行，所以路線無可避免會有上下坡，考慮到斜路的因素，我希望最後完成時間仍然能在1小時30分以內，更最好能衝擊到1小時20分的成績。

我環顧四周，沒有太多我認識的人，有幾位是田徑隊的老手，至於她們嘛，藝莉、泚澄與伶馨聽說我要參賽以後，也分別說過要來看我打氣，但也許是時間太早了，而且打氣也的確沒必要一開始就到場。

至於我的那枕邊人嘛——

——咕呀~~~~咕呼——呼呀~~~~

我才一下床出門，她就立刻攤開手，把我的位置也佔去了，然後搔著肚子愜意地打著鼻鼾。今天不用訓練，我絕對相信她不到中午不會起來。

『注意，比賽將在五分鐘後開始，今天的比賽全長約20公里，沿途會有飲水站及救護站，如果沿途遇到身體有問題——』

要開始了呀。我雙腳原地蹈踏，觸感不錯。

為了今天的賽事，我刻意鍛練了大概一個月，才漸漸把長跑所需要的感覺找回來。

除了右膝上的關節有點炎痛以外，其實都一切如常。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5:58分，請有需要的各位對錶。』

我看了一眼電子錶，時間準確無誤，我跟眾多跑手一起聚到起跑線前方，滿滿的人頭羅織密佈，工作人員舉起了氣笛——

唵——

我按下手錶的計時器，跑手們同一時間舉步，地面傳來如巨石裂開似的密集腳步聲。我位處中段的位置，隨著人潮起跑，我使起腳步，地面充滿力度撞向我的腳版，我隨著人潮往前邁進。

「呼、呼、呼……」

我很快便調整好呼吸，晨間的空氣有點乾冷，流過喉間時有點發癢

我們從中央公園開始出發，沿著校內公路開始跑，前方是僻靜的研究院及宿舍區域，天空開始泛出橘色的晨曦了。我心不在焉地看著美麗的天色，腳步不徐不急，身體內部開始升起暖熱，背上也已經流汗了。

就現役的業餘運動員來說，我並非極具爆發力的跑手，也沒有那像特異功能似的速度，我依靠的是長期訓練下來的穩定性，尤其長跑，我習慣在前段保留體力，到後半段才逐漸加速。

我沿著大會的路線往前跑，瀏覽著熟悉而明媚的大學環境。太陽完全昇起了，明亮的晨光仍未顯得熾熱，身上的汗珠傳來了暖意，在橫過3公里的時候，腳上的肌肉也散發出意料之中的酸痛感。

坊間常說馬拉松說是講求意志力的運動，但我卻會說，那是講求「集中力」的運動，「一個半小時只做一件事不分心」，就算是其他事情也很困難。

過了大約4公里，經歷一段簡單的上山路，很多新手或是訓練不足的跑手也滯後。

滿身的汗水沾濕了我的全身，山上都是宿舍區，樹林成蔭，空氣帶著顯著的濕氣，陽光變得燥熱，間或有鳥的叫聲提醒早晨已經正式來臨，接下來，才是20公里賽事的真正開始。

但就在這時候，我突然注意到前方的一個女性身影。

她穿著黑色的單車貼身短褲，黑色的緊身吸汗長袖運動上衣，跑鞋是最實用的款式，鞋緣都是骯髒的痕跡了。看她穩定的動作與跑在我前方的速度，絕對不是新手。

這不是我注意到她的主要原因。

我帶著懷疑，腳下稍為加速，跑過了她的身邊，回頭一望——

「真的是妳呀，靜蜓。好久不見了。」

靜蜓拿下了黑框眼鏡，看來戴著隱形眼鏡的她看起來有點陌生。

可是從那端雅而平靜溫柔的神情，略為瘦削的臉容看來，我就確定是她了。

在長跑中交談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一不小心就會打亂呼吸的節奏。靜蜓跟我一樣滿頭大汗，頭髮綁成了長馬尾，圓圓的大眼瞧著我沒有說話，以如此瘦弱的女生來說，她的速度很穩定。

「呼……呼、好久不見。」

靜蜓果然不是新手，為免打亂呼吸，她先是吸了大口氣，然後再說出那麼一句話，又揚起下巴往前，雙腳稍一加速，就把我超前了——作為對手，我非常了解她的示意，她的意思是：不想現在說話

· 先把賽事完成了再說。

我也吸了口氣，不自覺地追趕著靜蜓的腳步，我並不急著把她超前，但卻也不希望被她遠遠拋離。

從我們由京都回來以後，靜蜓就卸下了暫代的行政人員工作，將所有職務重新交還給絲明及我姐。她本來就是唸經濟學科、從商學體系出身，所以這些簡單的職務對她來說並不費力。

還記得我在關西機場打電話給靜蜓，她的電話卻變成了空號嗎？

靜蜓後來解釋說，是因為電話號碼剛好解約，換了新的付費計劃，所以才斷了音訊好幾天。

後來靜蜓並沒有再參與關於體育部，以及體操隊的工作，只是在體操隊凱旋而歸的（再一次）慶功宴上，稍為有露過臉。靜蜓說希望專注論文寫作，所以不會隨便參加不同的活動。

聽絲明說，為了後續工作，她有聯絡過靜蜓好幾次，但也僅止於此了。就我個人的觀感來說，靜蜓沒興趣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我猶記得靜蜓平常都總是素色衣服，文靜整潔，埋頭專心撰寫論文的模樣，此刻卻是我眼前的長跑女健將，確實頗為出乎我意料之外。

陽光完全驅散了天空的殘雲，屬於夏天的炎陽照曬在我的側身上。我不知不覺看著靜蜓的背影往前跑，進入了馬拉松中段的「禪定」狀態，只感受到風、太陽、汗水、空氣、酸痛的雙腿與堅硬的石屎地——

唸。

我完成了首10公里的路程，我接過工作人員遞來的小杯清水，往嘴裡潑了幾口。我全身上下都連汗水都流乾了，風吹來甚為清涼乾爽，狀態比我想象中好，可以順利完成賽事。

可是，靜蜓真的很快。

女性的足部肌肉理論上天生較男性弱，因此相對而生的速度亦會較弱，即使有足夠爆發力也好，持久而言，還是男生比較有優勢，因此目前各項的賽跑世界記錄，男性記錄仍然比女生為快。

我一直在跟在靜蜓的身後，她那瘦弱的黑色細背像一道刺眼的陰影，烙在我的瞳孔裡。

從4公里開始到現在，其後差不多6公里的路，靜蜓完全沒有墮後過，更沒有疲勞的跡象。

我會比靜蜓慢嗎？

不。不能想這種事情。

馬拉松的「禪定」當中，最忌諱的是與其他對手比較，孰快孰慢，也會對心理狀態帶來影響。我抹了抹澀眼的汗水，繼續控制好呼吸，拋卻腳上的疲勞，專心想著只要前進。

靜蜓奔馳的背影在我眼前晃動，不過——

「小果~~~~加油呀~~~~」

是打氣聲。而且在喊我的名字。

大學裡不可能有20公里的直路，路線都是循環的。我朝剛經過的起跑區一望，只見藝莉、泚澄與伶馨站在集合處。三位美女靠在欄杆邊，伶馨與泚澄向我揮手微笑，藝莉還一邊揮動雙手一邊輕躍著。

為免解釋，藝莉不會在公眾場合叫我「老公」，她興致盎然地注視著我，看得笑逐眼開。對了，她認識我以來，也沒有看過我比賽的樣子吧。不單是她，連泚澄，伶馨，還有其他人也未看過我認真作賽。

我抓緊機會，向她們三個揮手回禮，然後沉了口氣，踏實心情，埋頭向前跑。

愛情的確會帶來勇氣。作為男生的我，還是有那麼一點倔強，在屬於自己的領域裡，必須在女生面前有一點表現。

而這只是其中一部份的動力。

另一部份的動力，是因為為了準備今天的比賽，我已經禁慾了三天。

想著性愛，總比想著落後更好。

伍陸 | ρα | 赫拉 β

跑步可能是人類最初始的運動。

有大約2700年前，最初的希臘匹克奧運會只有一項競技：被稱為「stadion」（στάδιον），參賽者齊集露天的運動場，在連續兩天的祭神日後，只容許有男性參與的古代社會競賽當中，每一個人也將赤身裸體，進行大約190米的賽跑。

人類從數百萬年前由黑猩猩族分離進化，大約於180萬年前出現了直立人（Homo erectus），成為能直立行走，自由以肌肉加速的物種。能單靠行家足部的物種不只是有人類，但人類是少數能夠單靠操縱雙腳的肌肉，在大地上自由奔馳的生物。

或者，追趕其他人。

我的上半身彷彿變成任由微風吹過的空殼，而腰部以下的雙腿則像穿著凱甲般往前奔跑。最後的5公里路了，選手們的差距變得明顯，等級相近的跑手們都維持著穩定的距離。

靜蜓仍然在我的前方。

她沒有回過頭，我不確定她是否得悉我仍跟在她的身後。

她也仍然維持著同樣的跑速，步伐始終不見有任何凝滯，我不知道她是否仍然有加速的餘地。早上七時的陽光非常明亮，照得大學裡的瀝青路上一片炫目，我忍受著汗水滲過眼精的澀痛，持續往前奔跑。

我一直沒有刻意衝刺，目前我應該維持在大約10至15名的位置，而我與靜蜓大概維著60米的均距。

前方是一段下坡路，我趁著雙腿得以稍為歇息的機會，將力道注入雙腳。

我乘著下坡的加速，將一直留住不用的爆發力全力灌注，雙腿加速的瞬間完全沒有遲鈍，疲乏感比我想中還輕，周遭的景物加速流過——就在這一瞬間，我超越了靜蜓。

就是這種感覺嗎——

雖然全身上下充滿疲憊，雖然我的雙腿好像有可能再也不能動。

雖然太陽曬得皮膚似燒起來，雖然道路的盡頭刺眼得近乎不能直視。

但我喜歡這種感覺。現在此刻的感覺。

當我跑得比以前更快了。當我奔跑的速度超越了其他人。

妳一定因為有過同樣的感覺，才仍然站在體操場上吧？

對吧？樂璇。

即使再老練的馬拉松跑手也好，也依然會擔心持久力的極限，擔心會否到了某一步後勁不繼，到了某一步突然不過氣——此刻我也是一樣，但我卻如此義無反顧，不顧一切的往前飛奔。

最後2公里了的路，排在頭幾名的跑手們都應該已經衝刺了吧。

我的爆發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雙腿無可避免也放慢了跑速，以最基本而穩定的步伐邁向終點。我沒有觀察計時器，但我想會比我預期的稍快速一點衝線。

再加上，當我想著還有2公里的路，就能看見藝莉、泚澄與伶馨，那令我的身心也有了另一層充滿拚勁的衝動——

有人在我身邊跑過。

黑色的身影。

靜蜓疾馳的速度揚起了一陣輕微的風，吹過我滿是汗水的頸際。

我無不驚訝地看著她再一次跑在我前方的的背影，加速是一回事，但在落後好一段路之後，再加速反超對方又是另一回事。

「呼、呼……呼——！！」

我艱辛地調整著一時混亂了的呼吸，腰間傳來一輪被扭握似般的劇痛。我搖了搖頭，抬起胸口讓更多的空氣流入氣管，維持著步伐的節奏。

我嘗試以最大的意志力，擠壓剩餘的爆發力，繃緊大腿與小腿充滿酸痛感的肌肉，猛力地蹬向地面，試圖帶來多的速度。

我右膝上的舊患也開始發作了，像火炎般焚燒的痛楚雖然不足減慢我的速度，但還是令我對再加速有點忌憚。

可是不行。

靜蜓不但擁有足夠的加速力，就連體力也明顯比我更為遊刃有餘。她的身影離我愈來愈遠，我的腳步像踩進了粘結的泥濘當中，無論我如何使力，卻始終無法縮短我與靜蜓之間的距離。

相比我氣急敗壞的心理狀態，靜蜓的背影卻似乎健步自如，完全沒有任何遲滯，我們兩人轉眼來到最後的200米，前方是白色橫額的終點線，工作人員、打氣與看熱鬧的學生圍觀在跑道外的兩旁。

我氣喘如牛地追趕著靜蜓，滿是汗水的上半身往前俯衝。即使是一米也好，即使是一分鐘也好，即使是那麼微少的希望也好，我也希望能足以掩飾我落後於靜蜓的速度。

唻。我的身邊響起了衝線的計時聲。

20公里的賽跑完結了。

我在緩衝區放慢雙腿的速度，看著始終在我前方的靜蜓。

她一樣衝線後不久便停了步，撕下身上的選手號碼牌，交還給工作人員，登記了最終的衝線時間·1:28:04。我跟在她的身後，也一樣按照工作人員的指示，確認了我最後的成績·1:28:23。

雖然這成績是我預期的範圍之內，但那也是我鍛練了好一段時間，才能跑得出來成績。我對滿頭大汗，皺著眉頭喘著氣的靜蜓笑說：

「想不到妳那麼能跑。呼、呼.....妳看來練跑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靜蜓拿起了預先放在休息區的水壺，如飢似渴地灌了一大口，搖了搖頭說：

「我只是偶爾跑跑，呼.....我不是特意去練的。」

「那麼你的真很厲害呀，」我訝異地看著靜蜓說「如果妳不加入田徑隊實在太可惜了。」

靜蜓依舊搖了搖頭：「我沒興趣。」

她這麼說的時候語氣有非常果斷，那簡直像一個女生拒絕一個男生。

靜蜓當初作為義工協助體操隊的時候，早就開宗明義說過，她旨在為其畢業論文的研究。

我們與靜蜓相處的時間不多，因為體操隊的事務而見面的時候，也不會刻意提到嗜好或運動。

儘管她說不是刻意去練的，但她的長跑能力與體質，也絕對並非一朝一夕能夠練就得來的。

「小果！咦、」我身邊傳來了藝莉的叫喚「原來靜蜓妳也在呀，那剛才跑贏了小果的，就是妳嗎.....？」

我稍轉過身，藝莉、泚澄與伶馨三人來到我的身後，我接過她們給我遞來的毛巾與水壺，平息著自己的身體。我喝著水，對她們三人說：「靜蜓很厲害的，從比賽開始她就領著我，我試過發力，也完全追不上呢。」

「真的嗎？」泚澄訝異地看著靜蜓「哎呀，我以為小果已經厲害的了，原來小果那麼弱呀。」

我冷眼看著泚澄將手搭在我肩上，得意洋洋地取笑著我。靜蜓是太過疲憊了嗎？她一臉冷峻，完全沒有慣常的文靜，只是不置可否地說：「小果他確很厲害.....呼，不好意思，我有點累，想先回去休息。」

看著她想要轉身離開的姿態，我自然而然地說：「靜蜓，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吃個早餐？我們也已經很久沒有聚聚了。」

「喂喂～」藝莉輕拍著我的手臂「你膽敢在我們三個面前約別的女生嗎？你好大的膽子呀。」

藝莉這麼一說，連伶馨與泚澄也深有同感地歪嘴笑了，我以乏力的表情說：「妳們三位不是來替我打氣的嗎，怎麼變成這樣了。」

「呵呵～沒辦法呀，誰叫你這麼明目張膽，」藝莉端莊地嘲諷著，又望向靜蜓說「不過靜蜓，小果說得也對，我們也的確很久沒見面了，要不要就跟我們一起去吃早餐？」

「不用了。真的。」

靜蜓挽起了冷冷的禮貌微笑說了。

聽著靜蜓這般回答，看著她這樣的神情，我與藝莉四目交投，一下子接不上話來。

靜蜓看著我們四人，可能我們面上都是不知所措的表情，她掃視著我們，卻突然加上了一句話：

「我不是喜歡男生的。」

Ω

從花灑沖下來的熱水洗刷著我的身體，我抹起沐浴液，清洗著身體上粘結的汗水。

昇著白霧的熱水完全釋放了我雙腿的疲勞，痠痛得近乎麻木的酸楚像融化了每一道肌肉，即使單純站著也有點微微發抖，我發現左腳的腳跟上破了一片指甲大的皮。才只是20公里的賽事啊，果然還是怠懶得太久了。

「馬拉松看起來真的好辛苦呀。」

我身後的門板外傳來了伶馨的聲線。原來她進來了嗎？我在水聲中笑著回答說：

「的確是很痛苦的事情，記得第一次參加馬拉松的時候，最後的幾公里簡直是無窮無盡，好像永遠也跑不到終點似的。」

「可是很滿足吧？」伶馨在門外問了。

「這個嘛……」我看著在頭髮上抹上洗髮乳，看著前方碧藍色的瓷磚牆，思考著說「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滿足感了。伶馨，你知道嗎，比如說籃球、足球之類的競技，我不是不會，但我都打得不怎麼樣。我從來沒有嘗試過爭取勝利的滋味，而我長跑也沒得過頭三甲。」

耐力可以訓練，肌肉的強度也可以訓練。但說來神奇，長跑跑手的最高速都是「天賦」的，所以得到頭幾名的往往都是某幾位跑手。

「那麼，你現在有什麼感覺？」伶馨的聲線在無人的沖身室裡響起了回音。

「現在嗎？」我揉著頭髮上泡沫「就只是想著，我竟然輸給了靜蜓。」

「你是看上人家了嗎？後宮先生。」伶馨馬上回嘴了。

「不，並不是，」我對門後的伶馨說「她也說了，她不是喜歡男生。我只是……有點在意輸給她了。」

『我不是喜歡男生的。』——那麼說，靜蜓是女同性戀者嗎？

樂璇與雨薇也不是單純的異性戀者，我對這種事情也見怪不怪。但我倒沒見過真正純粹的女同性戀者，而且那麼坦白地說出自己的性取向。

伶馨似乎沉思了好一回，再說：「可是，這不是很尋常嗎？馬拉松那麼多人跑，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冠軍當然很厲害，可是一般來說輸贏不重要吧。」

確實是如此。馬拉松對不是久經訓練的人來說，那已經可以算是極限運動，每年各種大賽上不幸出意外的也不計其數，能完成就已經很不錯了。

我吁了口氣，回答伶馨說：「我也不知道為何.....可能是這是我重新訓練以後，第一次重新參賽，沒想到會遇到靜蜓。她那意料之外的水準，勾起了我的鬥心.....結果，卻完全追不上她。這是意料之外中的意料之外。」

伶馨發出輕巧的笑聲：「呵呵，我真的沒想到，小果你也會執著勝負呀。你平常對著體操隊的大家都那麼寬容，總是安慰著她們勝負不重要。」

我突然覺得我與伶馨在做心理諮詢，只是我在洗澡，而她在聽著我洗澡。我說：「那只是一種輔導，說實在的，哪一個運動員上了場，不是想得金牌？不是想得好成績，我們或許可以在一段時間內調整心態，專注在比賽本身或是各種過程上，但說到底，沒有人不想贏的。」

「小果，」伶馨又叫喚著我「**你就那麼想要贏過靜蜓嗎？**」

「很想。」

我說完，關掉沖身室的花灑，抹著身體，門後再沒有傳來伶馨的話。

我擦乾身體後敲了敲門：「欸，小伶馨妳還在嗎？我要先出來，妳要不要出去。」

門後傳來伶馨的回答，卻稍遠了一點，似乎她已不是靠在門上：「你要出來就出來呀。」

「我沒有穿衣服呀，我的衣服在外面。」

「那沒所謂呀，」門後傳來伶馨的笑語「我看過很多遍了。」

「可是.....」我如實地說「我禁慾了三天，這樣看見妳的話，我可能會.....忍受不住。」

「呵呵，」伶馨用意味深長的語氣說「那你就更加要出來了。」

我深信伶馨的智慧與心思遠遠超過了我，我有點摸不著頭腦，也只好如她所言，解開門鎖，推開更衣室的門。

「那、小伶馨.....咦啊！！？藝莉醬、澄澄！！？」

門後出現不只是有伶馨，還有藝莉與泚澄也站著，始料不及的人數確實令我自然驚叫。

藝莉只瞧了瞧我的裸體，卻用寬心的表情說：「老公你別介意輸贏啦，那可能靜蜓比你練得更久，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訖澄也同意地點頭說：「藝莉醬說得對。說真的，我很同意小果你剛才說，上了場就想贏的想法，包括我還在練跳馬的時候，也一直想著至少有個季軍也不錯。可是呀，小果，上了場就專注要完成比賽，想象自己能完成結束動作，這也是你教我的。」

「哎……」我輪流看著三人「妳們兩個，一直在外面嗎？」

「對喔，」藝莉點頭說「從一開始就在了，伶馨同學要我們這樣做的。」

我望向伶馨那老謀深算的得意笑容，訖澄也說了：「她說小果你臉色不好，心情可能有點壞，就要我們也聽聽看你的想法，可能比較好。」

我臉色不好？我心情很壞？是嗎？從我剛才完成比賽，到陪她們吃完早餐，一路來到體育館的沖身室裡，我完全沒有差覺，她們也沒有給我任何提示。

伶馨終於說了：「可是看來也還好嘛，爭勝的慾望，說出來就好了，至少我們能承認。嘿，你這什麼眼神啦？我們不是相愛著的嗎？」

我用心裡的秘密被窺探的神情瞞向伶馨，藝莉也不打起我的肩頭說：「真的呢。老公，伶馨同學是關心你，你連感謝都沒有一聲。」

「那……抱歉，」我對伶馨說「感謝了，跟妳談完，我心情確實……輕鬆多了。」

「好啦，」訖澄突然望了我下體一眼「小果，聽說你禁欲了三天，對吧。」

「欸……對的，那……」

這時候藝莉與伶馨都望向訖澄，三人交換過眼神，臉頰不同的速率昇起紅暈。藝莉對我投以微笑說：

「三天的話，分成三份是剛好三個人嗎，可以這樣想嗎？」

「也應該不是吧，」伶馨偷笑回答說：「多出來會自然吸收掉呀，不然一個月就是三十人份嗎？可能小果只有一人份呢。」

「對，搞不好，」訖澄深有同感地點頭「我跟小果每五天才一次，有時候我覺得那跟一天一次其實也差別不大——」

「妳們給我慢著，」我嚴正地舉起手「妳們這樣公開談論我的性能力，又把我身為主角的我排除在外，不是真的『傾條撚』嗎？會否太過份？」

伶馨卻完全無視了我的控訴，繼續說：「可是……我沒有試過這樣……多人行呢，我身體會怕受不了……」

訖澄抓起伶馨的肩頭：「不會啦，我們也不一定要做到底。我們三個人一起動動手，小果一下就

發洩出來。」

藝莉也靠向我的我手臂笑著說：「對呀，伶馨同學不用擔心，我很清楚老公的，讓他放鬆一下就好，妳不參與嗎？」

「嗯.....如果只是簡單一點的話.....」伶馨點頭說。

「喂、等一下、妳們是什麼意思，什麼動動手、喂、慢著、妳們一個一個來、喂——！！啊！！救我呀小璇！！！」

Ω

夏夜的風總像一群無形的昆蟲，充滿著燥熱的生命力。

我穿著背心與短褲，在已入夜的校園裡奔跑。

馬拉松比賽過後三天，我雙腿的耐力已經恢復，痠痛也已經煙消雲散。樂璇剛入睡了，還不想睡的我讀著課堂的筆記，讀著讀著，便覺心不在焉，換了衣服，穿上了球鞋，便在宿舍前起跑，隨意跑到校園無人的馬路上。

大概跑了有10公里，身上流滿了涼涼的汗水，樹林傳來足以令人發抖的寒意。我磨擦在馬路上的腳步聲成了黑夜裡唯一的聲音。

幽暗的街燈照出我眼前的路，我想著那天靜蜓反超前的身影，腳下不覺加速，迎向撲面的風。

那天以後，我再沒有碰到過靜蜓。

不論是白天在校園裡，還是偶然在不同時候、不同角落裡練跑的時候。

她的程度絕對不是生手，一定有在默默訓練，只是我沒有發現而已。

我呼吸著帶有草青味的風，目無漫前地向前跑——突然，我聽見了，是腳步聲。

我停下來，回身一望。

身後是夜涼如水的空氣，夜色恬靜的校園。

我暗自期待，會在這裡碰見靜蜓。偶遇那個默默奔跑、鍛鍊自我的瘦弱身影。

或許我可以跟她分享——靜蜓，妳知道嗎？樂璇、藝莉、森琪.....她們每個人，也是一樣為了自己而努力。也許包括小翼在內，也正在死亡的邊緣奮力掙扎，維持鼓動那12年來的心跳。就像我們這些長跑跑手一樣。

靜蜓，妳知道嗎？也許是我害怕了，我開始擔心無法承受她們每一個人的生命。尤其是，那天森瑤跟我說的話，令我總無法安座。

所以我開始奔跑，這是我唯一會做的事情，這是我能夠努力的部份。

妳能理解吧？一直堅持獨自奔跑的妳。一定要能理解吧。

可是，沒有人。

也許是我聽錯了自己腳步聲的回音吧。我回頭轉身，繼續向前跑。

我懷抱著我心愛的每一位女生，朝著沒有終點的夜幕奔去。

伍陸 | ρα | 赫拉 完

伍柒 | Ζεύς | 宙斯 α

伍柒 | Ζεύς | 宙斯

每天鬧鐘響起的時候，是早上八時十五分。

據說世上有一種人，會自己把鬧鐘按熄繼續睡而不自知，但我至少不是這種人，而且我是容易入睡，也容易醒來的體質。每天只要床頭的鬧鐘一響，不論任何情況，我都可以完全拋卻睡意，瞬間甦醒。

我坐在床邊，伸了個懶腰，打了個呵欠，看了一眼窗外的陽光，今天天氣看來不錯。

然後，我會執行每天的第一個任務。

「小璇～起床啦，小璇～～～～」

我揚起聲線，推了推樂璇裹著被鋪的肩頭，她像昏迷似的張嘴打著鼻鼾，被我一推之下，發出了「咕呀」的怪叫，然後拉起被鋪，縮進無光的被窩裡，發出來自喉間的哀鳴：

「嗚呀……再、呀……一分鐘……唔……再一分鐘……天氣太冷啦……」

現在分明是六月中旬，盛夏陽光普照，連期末考試都快到了，又如何天氣太冷？

但對於樂璇賴床千奇百怪的理由，包括「我不想起來上廁所」「我醒來了世界會末日」「薇薇抱著我不讓我離開」等等，我已經聽慣不怪，通常我應對的做法是——

我站起來，來到床邊，拉著被鋪的末端，伸手用力一扯，發咧。

被單翻開之後，便是樂璇全身赤裸的身體。

「嗯～～～不要呀……再一分鐘……好想睡……嗯……」

樂璇抓不到得以遮蔽身體的被鋪，便將身體蜷縮起來，嘴裡繼續唸唸有詞，抗拒著身邊早已清醒的現實，閉著眼睛又開始繼續沉睡。我嘆了口氣，想著今天是禮拜四，樂璇早上沒有課堂（雖然有她也不一定去），所以必須要到體操場訓練，早上的訓練會以簡單的柔軟體操為主……但無論如何，我姐的地獄訓練餐單可是絕對不能忤逆的。

「呼……嗯……呼～～～～呼啊～～～～」

我們同居已經有大半年了，但我仍然不知道到底樂璇要睡多少個小時，到底幾點會想睡，到底幾點會醒來。

唯一肯定的，是樂璇絕對不是早起型的人，要將她叫醒，必須有一點特別的技巧。

我爬到到床上，低頭看著像海洋生物般捲起來的樂璇，用手扶著她的肩膀，翻開她的身體，在陽

光下是亮白的一對C-UP美乳，堅挺如竹筍般的形狀，配上兩點深紅色的櫻桃非常動人。再下去則是細巧玲瓏的纖腰，腿間略帶凌亂的陰毛與輕閉的陰唇，樂璇的身材不高，體格有點單薄，但性徵卻應有盡有。

單憑肉體而言，樂璇其實非常誘人，是那種即刻沒有巨乳長腿，也令人莫名男性有性衝動的女生，會想強行分開她的雙腿，將她壓在床上大肆蹂躪的女生——只要你不真正認識她，或者她不開口說話。

我伏在她的胸前，握起兩團可掬的乳房，揉弄著充滿彈性的乳肉，雙手指尖輕輕捻著兩顆半軟的乳頭，再用嘴巴吸啜，用舌尖舐著兩片綿花似的乳暈。

「嗯~~~~唔.....老公不要.....丫.....讓我睡嘛、再一分鐘，嗚.....丫~」

樂璇發出了嬌柔的呻吟。說實話，她做愛的時候反而是最溫柔的，這令我樂於嬉玩她的胴體，而昨天晚上我們並沒有親熱，現在我晨勃中的陽物正需要她的溫柔。我用手掌撫向她的私處，陰阜外側仍然很乾爽，但當我用指尖壓進前庭，豐潤的愛液隨著樂璇的叫床聲而流出。

「丫——嗚唔~~啊丫~~嗚.....老公丫~哎丫.....唔~~~~」

樂璇的敏感體質讓她小腹猛然收縮，陰道緊繃著洩出充足的愛液，順著我指尖的摳弄流到體外，本來乾爽的外陰也沾得濕潤了。樂璇拿起旁邊的枕頭，捂住自己的臉，掙扎著發出怪異的叫聲，我張開她的雙腿，看著她散著水光的外陰，低下頭來，輕吻她的陰核，細嚐那慢慢翹起的小肉芽。

「嗚唔~~~~!!!唔~~~~、嗯唔——唔嗯——」

樂璇拉著枕頭壓在自己的臉，下盤想逃離我的魔爪，卻被我抓住一雙大腿。我早就習慣了她私處的體味，隨意地舐著她的陰唇與陰蒂，中指同時壓在肉壁上按壓打轉，只幾下她便淫水成河，連床單都沾濕了，我拿開她臉上的枕頭，笑說：「妳要悶死自己嗎？」

樂璇卻用手臂擋住眼睛，雙頰嬌紅片片：「嗚.....小璇要睡覺啦.....老公別弄醒人家嘛.....丫、丫~~~」

我用力推擠著她的美乳，她張嘴又是幾聲淫叫。我說：「我姐不是說了嗎，妳再遲到的話，下禮拜就禁止我在訓練期間接觸妳們呀。」樂璇搖了搖頭，大概是「我不管咧」的意思：「那是你的事...你就只想跟藝莉醬啪啪吧.....嗚、呃呀——老公、丫——不要.....丫~~~~」

我脫下褲子，拿出精神清爽的陽物，壓在樂璇的肉縫上前後磨擦，性器相撞的快感讓我產生了更多的性慾，我將龜頭壓進樂璇的肉穴前庭，拉著她的雙腿，抬起她的腿間說：「老公早上雞雞硬成這樣，小璇做老婆的，應該要乖乖被老公強姦吧？」樂璇還是擋住自己的眼睛，縮著脖子亂叫：「嗚...又強姦人家.....啊~~啊——!!啊呀~~!!」

樂璇緊窄的肉腔帶給我的陽物充足的快感，我流暢而急速地抽送起來，使用晨勃時特有的硬度戳插她的小穴，拭擦著她滿是淫水的肉壁。樂璇彷彿無能為力似的張著雙腿，任由我不留情面地抽插她的性器。我把玩著她的乳肉說：「誰要妳每天早上都賴床，除了把妳姦了，我實在想不到別的方法叫醒妳。」

樂璇抬著小腹，隨著我啪啪作響的衝撞而叫床：「啊丫——雞雞.....嗯——哎丫——這樣、會姦壞

小小璇啦、呃呀——！！」我故意用陰莖挺到最裡面，壓在樂璇柔軟的花心上，她那淺淺的陰道太適合一下到底了，我享受著被肉穴包裹的性奮，撫著她的雙乳說：「那麼現在醒來了嗎？」

「嗚……」樂璇噘起嘴發出嗚咽「醒來了啦……這樣姦人家……早就醒來了啦，我要尿尿，抱我去～～」

樂璇揚起手臂，擦了擦惺忪但總算是睜開了的眼睛，然後又向我的張開雙臂。我挽著她的脇下，拉起她那輕盈的身體，樂璇緊抱著我的頸間，我抱起她的屁股，在性器仍然緊接的情況把她抱到廁所裡。

我將懶慵慵的樂璇在馬桶上放下來，拔出了性器，她饒有趣味的看著我沾滿愛液，翹硬得青根暴現的陽物，嘟起嘴唇親了親我的龜頭，微笑說：「啾～～老公早啊，小雞雞也早啊～～」

我脫掉上衣，拿起花灑，開水調著水溫，摸了摸她的頭說：「只是要尿尿吧？那就快點，我可不想遲到被罵呢。」

「嗯～～～～」樂璇傾前身體，扶在張開的手臂上，展示用力的表情，廁所裡便傳來水流的聲音「吁——好舒服～～」

樂璇上廁所完，我用花灑調好了溫水，直接澆在她的嬌軀上，她也配合著分開大腿，讓我用花灑沖洗著她的性器，溫暖的清水在她的肉瓣上流淌，她用指尖主動輕撫著自己的下體，柔聲說了：「老公……要不要繼續做呀？小璇被老公姦了一半，小小璇癢癢的……」

「當然要呀，但先洗一洗吧。」

樂璇盛著花灑的清水，抹了抹臉，也漱了漱口，然後從馬桶上站起來，貼在我的身上，用手套弄著我的硬物，跟我舌吻著說：「嗯、啾——嗯、啾、啾……啾嗯……老公，快點啦、小小璇還要～啊～～」

我掛起花灑，揉抹著樂璇濕透了的雙乳，美滿的形狀正適合握在掌心把握，我愛撫著她的身體，輕咬著她的乳頭，指頭在陰核上搔撥，讓她發出了妖膩動情的聲線。我使她轉身背向著我，扶著洗手台，抬起屁股，我拍打她堅挺的美臀，又重新進了入她的身體裡，再次享受陽物在她的小淫穴裡抽插的快感。

「丫啊～～啊～～老公 - ！老公 - ！哦呀——好舒服～～小小璇好舒服～哦～」

樂璇雙臂挺在洗手台的邊緣，配合著的插入前後挺擺臀部，蜜液淋漓的嫩穴反攻著我的陽物，套弄得我的龜頭陣陣酥密，每一下都頂入她的最盡處，用龜頭幾下打轉再拖出來，插得樂璇淫聲大作。

「哎喲～～哦喲——嗯——啊、啊呀……嗯喲～～」

我探手握住她胸前的兩顆嬌乳，握滿在手中大力揉玩，拉扯著她乳尖，樂璇柔軟的腰間主動地擺弄，每當我頂向前方，她的屁股便迎向後，讓我倆的性器都得到最大的快慰，我的龜頭掐在她的嬌蕊裡一陣漲熱，便拍了拍她的臀肉說：「老公要射了，要不要換姿勢？」樂璇輕扭著腰間，哼聲說：「嗯……今天小璇想一邊抱著老公舌吻，一邊被射～」

我聽見了，便拔出了陽物，樂璇站直身子，又轉身面向我，雙手扶著我的肩頭，屁股半坐在洗手

台上，張開淫慾漉漉的粉穴。我站在洗手台前，挽起她的雙腿，貼著她的身體，插入她的身體開始最後衝刺，用射精感快滿溢的龜頭猛攻她的淫腔，她環抱著我，忘形的吻著我，同時喉間嬌嗲的呻吟著。

「啊——丫~丫~~好熱喔.....老公的雞雞、啊——插死小小璇啦、嗚唔~、插死人家啦.....哎呀——」

我整根陽物壓進樂璇的肉穴裡，強行擴張著她那一腔開始收縮的淫肉，緊繃的性器令我抽送得更為爽快，暴增的快感凝聚在馬眼處，我握緊她的美乳，與她舌頭交疊，對她說：「小璇、呼，想要老公的射進去嗎？」樂璇兩頰滿是情慾的嬌霞，滿臉受用她的下身抽搦著，嘴裡呼著滾熱的呼息：

「要呀~~~小小璇要老公射精~~啊——老公快射、快點射——啊啊——老公、老公、老公——丫！！」

樂璇全身淫亂的扭動著，我愛撫著她軟若無骨的身體，下體忘形地抽插她緊細的嫩穴，讓她高呼的淫語與叫床聲直抵我的腦際，直我到下身一緊，龜冠在穴肉裡一漲，便恣意地射精了。

「丫~~！！哎呀~哎丫~~丫呀呀呀呀！！！！咿呀呀呀呀呀呀！！」

我的晨光第一發灌溉著樂璇的心田，樂璇腰間抖動，閉上眼睛舒暢地嬌呼，毫無顧忌地用尿孔噴洩著體液。我抱著她的屁股，直到我的發射完畢，離開了她的身體，樂璇的下身流出一道濃稠的白濁，她挽起了滿足的笑容，吻著我的臉：

「嘻嘻~~小璇被老公姦了，又被老公中出得滿滿的，好棒喔~~~」

「滿足了嗎？死變態。」我拍打著她的屁股「那快點洗澡出門，我也要去上課了。」

「OKAY~！！！」

樂璇精神抖擻地從洗手台上躍下來。然後我們便一起洗了澡，清理好身體，一起在鏡子前刷了牙，我刮著鬍鬚，她刮著腋毛與腿毛，輪流用風筒吹乾頭髮，用毛巾抹乾身體。

我穿上牛仔褲與簡便的襯衫。樂璇穿上成套的深藍色半透明蕾絲胸罩與內褲，再套上純白色的緊身T恤，穿上淡灰色麻毛短褲，又披上了水藍色的毛衣外套。

我看著她透露在白色T恤上的藍色胸罩說：「這樣不會走光嗎？妳的胸罩也是半透明的.....」

「應該看不出來啦。」樂璇將及肩的髮毛綁起馬尾「不過看見也沒差，就讓男生好好視姦一下吧。」

「真是慷慨大方呀，樂璇大神。」

「哼哼~老公可以隨便摸隨便揉，就不要吃醋了。啾~」樂璇向我飛吻著笑說。

我收拾好肩包與課本，檢查避孕藥的數量，待樂璇穿好球鞋以後，便鎖好窗子，打開浴室通風的抽風機，準備出門。

我關上宿舍的門後，樂璇抓起我的手十指緊扣，與我步出宿舍的走廊，走進升降機裡，來到大堂當中，經過無人安靜的交誼廳。

「今天我要吃熱香餅當早餐～！」樂璇像小學生似的舉起手說。

「那就去醫學院外的快餐店吧。」

我想著那前往那快餐店的路線，順便提醒自己記得要叫樂璇補吃避孕藥。

「今天我們午餐要跟誰吃呀？」樂璇又問道。

「早餐都還未吃，你就想午餐了嗎？」我沒好氣地說。

「就想想看嘛～」樂璇眯起眼笑說。

我推開宿舍的門，明淨的陽光照著我倆身上，我們緊握著的手心之間凝聚著溫熱，朝著校園裡出發。

早上九時零五分。

新的一天又開始了。

一切都美滿如常。

伍柒 | Ζεύς | 宙斯 β

「啊~~~~穿內褲好熱呀!!!!好想把小褲褲脫掉呀!!!!」

樂璇走在我的前方，揚起兩腳像失控的孩子般手舞亂晃，跳起了像土著求雨舞般的奇怪動作，我看著她那對在陽光下嫩白發亮的雙腿，說道：

「不是妳自己說要穿的？不是說因為奧運，所以會有狗仔隊來偷拍？」

「啊啊啊啊!!!好熱呀好熱呀，不如我現在即場就把褲子脫好不好？」

樂璇通過了地區奧委的甄選後，她正式成為了下一屆奧運會的「種子選手」——這個身份意味了很多事情，不只是一位運動員那麼簡單，還代表她成為了半個公眾人物，成為了運動界的明星、本地體操界的奇蹟、再加上她那單憑外表而言無容置疑的甜美，在最初幾天裡她真的惹來了媒體的追訪。

雖然我與我姐早就說好了，如果真的有媒體訪問，樂璇一概都拒絕。

對於口沒遮攔的樂璇，必須要寧枉勿縱，而還好樂璇本人似乎對成為了明星沒有興趣。只是，因為頭幾天真的有媒體來校園裡偷拍，為了安全起見，樂璇還是穿上了內褲。

『穿上了內褲』。對，這對大部份人來說是常識，但就我所記得，樂璇從聖誕節開始，只要有機會穿裙子或和服，她就一定不會穿內褲。

「丫呀!!!幹嘛打我屁股!!!」

我伸手猛力拍打在樂璇的翹臀上，然後說：「要脫就快點，我立刻用手機拍下來，然後賣給週刊雜誌，賺點獎金。」

「變態!!!變態老公!!!」樂璇皺起鼻頭向我投以鬼臉「不想想看，人家整個小穴被毛織品包圍著的感覺是多麼的難耐呀!!!」

「這一點不是每個女生都這樣嗎.....」我無法理解地說。

「早安，兩口子那麼早就在鬥嘴了嗎？」

體育場前是剛好也走到入口的藝莉，她還是那麼端雅地微笑著，手裡挽著裝著體操服的衣袋。我還來不及打招呼，樂璇便已經疾步上前，攔腰抱住藝莉撒嬌起來。

「嗚呀~~~~藝莉醬~~~~老公欺負我呀，他說要當眾把我的小褲褲脫掉，然後把我的小穴穴拍照片拿去賣呀~~~~!!!!」

「怎麼你好像說反了.....」我冷眼看著埋頭在藝莉腰間的樂璇。

「哎呀，是這樣嗎？」藝莉隨和地說「那老公今天要陪我們訓練嗎？」

「不了，我有一堂課一定要去。」我牽了牽藝莉溫暖的手心說。

「是嗎。」藝莉像姐姐般摸了摸樂璇的頭髮「不過你們最近都沒有遲到了，老公你到底用了什麼方法把小璇準時叫起床的。」

「這個嘛.....」我看著藝莉晶瑩的雙眼，猜想她是否明知故問。

「這個嘛.....」樂璇在藝莉懷裡抬頭，挽起藝莉的手臂說「改天藝莉醬來我們房間睡一覺，那就知道了～～」

「是嗎？可是老公那就要睡地版了吧，而且我才不會賴床。」

「那以後就由藝莉醬叫小璇起床，一定不會再賴床了啦，想著能跟藝莉醬親熱，小小璇一定會準備躑起來的～～～」

樂璇挽著藝莉，兩人聊著漫無目的的閒話，就走進了體育館當中，倒是沒有忘記向站在背後的我揮揮手話別。

我目送兩人的背影步進了體育館，轉頭準備步向教室，走出體育館的陰影後，陽光洶湧地照在我的身上，純正的夏日燒灼著我的皮膚。

這種天氣，的確是有點熱。

Ω

據我姐所說，大概因為沒有了大賽的壓力，樂璇在甄選時候的表現，比她在世青賽的時候還要好，所以在自由體操毫無懸念地得到了種子選手的資格，另外，跳馬、高低槓與平衡木也以恰好的表現與分數，換得了地區的配額。

每次我靜下來一想，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樂璇那傢伙是那麼了不起的人嗎？

報章媒體網絡連日來的報章我都看過了，『本地體操界真·女神』、『大學女種子體操選手一鳴驚人』、『依個體操囡囡好似幾好了』.....諸如此類的標題總讓我覺得有點陌生，文中所描述的那位「樂璇」，真的是我認識的「樂璇」嗎？維基百科又是否已經建立了「樂璇（女體操運動員）」的條目？

下課了，期末考試將至，我收起了眾多厚厚的筆記，離開教室。

中午的陽光比早上又烈了幾份，亮白的炎陽恍惚凝結了窗外的空氣。

這樣又一學年過去，想起來，我與樂璇是在學年初認識，雖然我們在一起還不到一年，但不論對我來說，對她來說，還是對我們身邊的所有人來說，這段日子已經完全改寫我們的人生——這樣說也太保守了，應該說，是樂璇親手替我們掀開了被稱為《人生》的這本書。

我離開教學大樓，前往體育館。我看了一下簡訊，今天訢澄、絲明與森琪也剛好有事情，看來今

天還是我、樂璇、藝莉、我姐這樣的午餐組合。

撇除奧運這一點，最近的日子反而是最安穩的，需要訓練的繼續訓練，不需要訓練的就好好處理自己的事務，而我則在身心靈慾各方面撫慰各位女生。

這種日子過得很舒服，但總是有點令人茫然若失。

是否我們之前的生活過份刺激了，還是說我輸給了靜蜓的打擊真的太大了.....

我走進體育館，步向場館中心，在走廊裡已經聽見腳步踐踏在軟墊上的聲線。我拿起手機一看，練習時間應該已經過了才對。

但當我步出走廊，我卻看見穿著體操服的藝莉，她正平衡木訓練著的前翻動作。她的動作雖然仍然很生硬，但看得出來平衡感已經大大改善了。

「藝莉醬為什麼要練平衡木.....？」我問站在場邊的我姐。

「暑假有一場小型的體操友誼賽，藝莉醬想參加，嘗試挑戰平衡木，」我姐有點心事重重地說「我本來想她專注奧運訓練的，但她卻死也不聽呢。」

「不好意思呢，」我笑說「我家的藝莉醬有點野蠻。」

我姐抱著肩，皺起了眉頭呼了口氣，不打算回應我的戲謔。

「那小璇呢？已經去休息了嗎？」我續問道。

「去沖身了。」我姐往休息室的方向揚了揚手。

我往休息室的方向走去，穿過走廊，來到休息室的門前，正常推門內進，卻聽見了某種微約卻清晰可聞的聲線——

啊.....嗯唔.....唔.....

叫床聲。

是樂璇的聲線。

那比她做愛時的叫聲舒緩而低沉。

唔.....唔——！！唔嗯.....

我放手門把上的手頓時遲疑了，細聽之下樂璇的叫吟愈來愈清晰，像傳說中海妖的歌聲，連帶我的褲檔竟然也不覺繃緊。

我以最輕微的力道扭開門把，將門版推開了一道小縫，把眼睛貼上去，窺看門後的狀況。我看見了——

樂璇背靠著牆壁，斜躺在長椅上，身上藍白花紋的體操服脫了一半，露出曲線流麗的上半身，一對美乳堅挺得非常美麗。她將右手伸進下半身仍未完全脫去的衣料裡，埋在腿間起伏勾動，另一手則拉扯著自己的乳尖，自行刺激自己的身體，提煉出令她禁不住呻吟的快感。

「嗯.....嗯～～嗚唔——唔.....呼、唔嗯——」

言談之間樂璇經常提及她會自慰，但因為如果她想要，我們就會直接做愛，所以我已很久沒親愛看過她手淫的樣子。相比她做愛時的嬌羞，手淫的她臉上散發著某種淫邪的氣息，輕皺著眉頭，不時舐著嘴唇，半閉的眼裡盡是流溢的性慾。

我看著她急驟的手腕與兩道玉白的雙腿，充血的下身也昇出了強烈的興奮感，伸手握住門把，大力推門——

「嘩YYYYYYYY!!!!!!」

樂璇發出了震耳欲聾的尖叫，整個身如遭電殛般劇震，手臂想掩住胸口，又手忙腳亂地想拉起了體操服，結果什麼也擋不住。她驚恐了一兩秒又發現原來是我後，卻立刻露出了鄙夷的表情「嘖」了一聲。

「媽的，別嚇本小姐呀，以後我性冷感了唯你是問呀。」

我走到樂璇的前方，居高臨下看著別起了頭的她：「妳怎麼老是不鎖門呢？如果有別人跑進來把強姦了怎麼辦呀？」

樂璇抬起腿踢了踢我的腳，冷眼回答：「現在體育館沒有開放啊，不算妳的話，就只有花姐跟藝莉醬在而已呀～到底是哪位變態會跑出來強姦本小姐呢？」

我解開皮帶，拉開褲頭，脫下內褲露勃起了陽物，遞到樂璇面前，握著她的下巴，抬起她一副意興闌珊的臉，將龜頭碰在她的嘴唇上，說道：「當然是我呀。好好強姦妳這小母犬是我每天的功課呢。」

「嗚.....老公你變了.....」樂璇噘起嘴唇，輕抵著我的莖端「變得好變態.....啾唔——咕唔～～咻——跟大雞雞一樣.....愈來愈變態.....啾——」

樂璇自然地張開嘴，含住小莖的前方，小嘴前後套弄，吸啜著我的陽物。她的小嘴腔總是很溫暖，而且在很仔細地舐弄我的性器，吮得滋滋作響，讓我愈來愈堅硬，帶著痕癢感漲得更急。

「嗯——老公.....嗯、啾～～雞雞上面有穴穴的味道.....嗯唔、啾～啾～」

樂璇的口交技巧是所有人當中最自然有力的，而且她每次含住我的陽物，舔著舌頭吸吮，半閉著眼睛胡言亂語的時候，總是讓我非常享受，那不只是肉慾上的，而是情感上的親密。我撫著訓練後汗濕未乾的頭髮，看著她那性感的小嘴唇，與我最敏感的生殖器緊密觸碰，吸弄著我漲硬了的龜頭。

「呼.....老公、好硬了呀.....嗯、嗯小小璇想要.....嗯唔～插小穴穴好不好～」

樂璇張開嘴，暖暖的舌頭撥弄著我的馬眼，在刺激中為我帶來強烈的射精感，但扶起樂璇的身體，輕撫她紅透了的小臉，與她纏綿著舌吻，品嚐她那靈動的舌頭，握住她飽滿的美乳揉弄著。我搔著

她突出的赤色乳尖說：「怎麼突然發情了？竟然還敢偷偷自慰？」

樂璇用手撫摸我的陰莖，呶起不悅的小嘴說：「穿內褲好熱好癢呀，而且訓練完了很想要嘛.....琪琪跟薇薇也不在，都沒有人當本小姐的性奴了.....」

性奴？原來森琪與雨薇是這種角色嗎？

我拉開樂璇下半身的體操服，把她脫過清光，摸向她那一襲凌亂的陰毛上，指尖摸向她的陰戶裡，果然都濕成了一大片。我讓她躺在長椅上，張開她的雙腿，用陽物對準她深紅色的肉穴，她依然用手輕撫自己的陰核，淫亂地輕擺著腰間。我說：「妳也是愈來愈變態了吧？到底有多想要.....？」樂璇嘴裡微笑低呼：

「唔嗯.....小小璇癢了嘛.....丫~老公插我.....插滿人家窄窄的肉穴.....哎呀——丫——！！啊丫~！」

我挽起樂璇的雙腿，讓下體沾上她豐沛的愛液後，龜頭頂在溫熱的陰唇上，然後腰間一使力，便插入到樂璇的肉穴裡，那熟悉而緊窄的腔肉非常舒適，十分適合被我大力插送，用興奮的莖端猛頂她的花心。

「啊——！！啊丫！！先不要頂那麼深、哎呀~！丫~！！嗯呀！！」

樂璇攤在長椅上，輕輕抬起了胸腹感受我的進攻，胸前一對尖挺的美乳抖得柔軟，誘使著我立刻執在手中揉玩，使起陽物猛插她的淫穴，頂得她口裡放肆地淫叫，愛液流得比剛才更濃。我緊握著她的乳肉說：「妳以為在房間裡嗎小淫娃？快點尿出來啦。」樂璇扭了幾下腰間，雙頰滿是潮紅：

「唔~ ~ ~好沒情趣.....丫~！死老公有種就不要射精.....啊丫、噫丫噫丫丫——嗯哦~ ~！」

看著樂璇欲仙欲死卻又不屑的臉，我胸口莫名有了燥勁，我放開她的雙乳，我將整條細滑的右腿抬到胸前，撫著她柔滑的大腿，漲硬的陽具猛烈地頂入她的陰道盡頭，另一手捏向她的陰核，刺激著那敏感的肉芽。樂璇小腹收縮，抓緊我的手腕求饒：

「哎丫！！那裡、那裡、不行——啊呀、啊呀——！嗯呀、老公、嗚.....不要頂最小小璇、呃呀.....頂壞小小璇啦、呀——！」

樂璇舐著嘴唇，眼角滲出了薄薄的淚水，喉間嬌嗲地叫著床，雖然嘴裡說不，可是卻擺著下盤，令我插得更深入，龜頭每一下都充滿狠勁地頂在她的陰道穹上，惹得淫水粘滿了我倆相撞的跨間。我將射精感快要缺堤的小莖壓進她花心裡，摩擦著她滾熱的淫肉：「老公要射精了，要用精液把妳的小淫穴射得滿滿的.....」樂璇嘴裡喘著呼息，雙手自行愛撫著乳丘：

「不行、丫~ ~不可以這樣、丫啊小小璇要被老公強行中出了啦——啊、啊呀——哎呀——！！要尿尿啦，尿尿啦——！！」

我驟急地抽插著樂璇的淫穴，樂璇舐著舌頭，在休息室裡淫叫連天，肉壁痙攣著把我的硬物套得更緊，淫熱的愛穴緊緊包覆著我的陽物，燙得我的龜頭一陣漲熱。我掰開樂璇的雙腿，壓向她的胸口，翻起她下體，陽具順著頂到最深處，馬眼癢極抽搐著，便在她體內射出了大量的濃精。

「嗚呀呀呀呀——死老公死老公死老公~ ~！！哎呀呀呀呀 - ！！」

樂璇抬起頭抵著嘴唇浪叫，收縮的穴肉洩出大片的水液，小尿孔也潮噴了幾縷水花，然後隨著我的內射而露出了受用的笑容，閉起眼睛滿意地呼著氣。我愛撫著她滿是汗水的雙峰，搔著她勃硬了的乳頭，罵道：「死小璇，又叫我不要射，看妳這死淫娃爽翻了的臉。」

我揮手拍打她的大腿，樂璇卻尖叫著笑了：「哎丫——不準打老婆！！老公不是也射得很爽。嘻嘻，穴穴好暖好舒服呀，這樣才是嘛.....老公，可以不穿內褲嗎？」

我退出了樂璇的身體，清理著我們的性器說：「隨便妳呀。快點去沖身，要吃午飯了。」

「哎呀～」樂璇敲了一下頭，在長椅上撐起裸身「我差點都忘了要吃午飯了呢，今天要吃什麼？」

「還沒想到，今天就只有我、妳、藝莉醬跟我姐而已。」我整理好衣服說「妳快要去沖身啦，這裡光著身子是為什麼.....？」

「好久沒吃炸豬排飯了，還是去吃拉麵好呢——丫！！」

我大力拍打樂璇充滿彈性的屁股：「快點去沖身！！然後把衣服穿起來！！！」

「不要那麼大力打我的屁股啦！！會有掌印的.....去就去嘛，咕～會射精很了不起嗎？」

樂璇跺腳說著，嘟囔著拿起毛巾，走進了沖身間裡，拉起了浴簾，然後便傳來了花灑的水聲，沖身間也昇出了淡白色的蒸氣，我靠在牆上，呼了口氣，舒緩著聖人模式中的疲憊感，突然又注意到長椅上沾有點點殘留的體液，正當我想拿毛巾抹乾淨——

刷。

「老公！！！我想到了，今天我要吃炒飯！！！」

「把浴簾拉起來！！！！還有等一下自己把地面拖乾淨！！！！」

樂璇被我這麼一喝罵，又「刷」地拉好浴簾把頭縮回去，那惡作劇級數的煩擾令我的更疲憊了，我坐在長椅上嘆了口氣。

唉。

怎麼跟樂璇在一起，每一天都這麼累人呀。

伍柒 | Ζεύς | 宙斯 γ

我看著漸次黯藍的晚霞，突然覺得，晝夜的變化是很神奇的自然現象。

當地球圍繞著太陽轉動，在轉動的過程中自轉，面對太陽的那一方是白天，而背向太陽的那一方是晚上，包圍著地球的大氣層再將陽光切割成各種色彩，變化出不同的天文現象。地球上的一切生物、植物、文明、甚至想法，均依照著晝夜的變化而流轉——但說到底，這只是有沒有陽光的差別。

當白天的時候，我們會走在陽光當中，觀看眾多五光十色的景物，感受陽光照曬在手臂上溫度，想像我們今天會遇到的人，思考著今天將要處理的事務，或者偶然去去很久沒去的咖啡館，趁潮濕之前把衣服拿出來晾晾，整個世界有如在海洋上跳躍、舞動著浪花的魚群——

夜晚到了，我們會走在無光的路裡，依靠著由電力啟動的照明系統，呼吸著變冷了的空氣，因為日夜溫差而吹來的晚風，晚間的淒冷，晚間的安靜，我們思考今天是否該完結了，今天該做的是否做過了，收起躍動的心，回去該回去的地方，洗一個熱水澡，聽一段音樂，或者與身邊的親友簡單閒聊，看著窗外明淨的月色，隱約的樹林與山，時間無形流逝，像一匹在無際的荒草地孤獨奔馳的白馬.....

只是一顆星球的轉動而已，世間萬物卻已千變萬化。

我們是否也是這樣呢？只是些微的變化，也會帶來永恆的改變。

「喂~~~~怎麼站在路中心啦!!!」

我身後響起了飛奔的腳步聲，我的腰遭受到了一整個女生重量的衝擊。我早就習慣了這份力道，站穩腳步，承受著背後的柔軟度，一圈手臂從後抱向我的腰間，我握起她的手掌說：「沒什麼呀，只是想著一些無謂的事情.....」

「無謂的事情？是想著今天晚上，要跟本小姐用什麼體位做愛嗎？老公好變態喲，今天早上下晚都都有做還想著——哎呀！」

我甩開樂璇的手臂，轉身敲在她的額頭上，打斷她的鬼話連遍。

「咦.....」

可是當我看見了樂璇身後，卻難掩驚訝。

「怎麼了？有什麼問題嗎？」樂璇卻抱在我懷裡說著，回頭望向後方。

我之所以的驚訝，並非因為我看見了什麼。

而是因為樂璇身後空無一人。

「不.....只是，藝莉醬呢？」

「她說有啦啦隊的事情要處理呀，就今天晚上不跟我們吃飯了。」

啦啦隊？對了，藝莉沒有完全退出呢。結果她跟鹿儀的關係真的變好了嗎？

大學校園裡夜色濃重，路燈照亮了粗糙的石版地，兩旁的學院有幾片亮了燈的窗，路中心除了我與樂璇深長的背影以外，再也杳無人煙。

「那麼.....琪琪呢？明明呢？澄澄呢？她們也有事情嗎.....？」我看著懷裡的樂璇說。

「嗯。」樂璇點了點頭「琪琪說要唸書，明明說與學生會有會議，澄澄什麼什麼社團的同學有聚餐。所以呀，今天晚上就只我跟老公兩個人吃飯了。」

「這樣呀.....」

一天的課業與訓練結束以後，我們多半都會一起吃飯，有時候是在餐廳裡，有時候是在藝莉的小和室裡，品嚐藝莉充滿家庭溫暖的手藝。

這樣剛好每個人都有事情，剩下我跟樂璇的狀況，已經好久沒有出現過了。

「怎樣樣？」樂璇擺出了不悅的表情「老公不喜歡跟小璇二人世界嗎？」

「當然不是，」我摸了摸乾爽的頭髮說「只是難得有點冷清。」

「所以我想好了！！！」樂璇像小學生般舉起「我今天晚上要親自下廚！！！」好好用料理溫暖老公的心！！」

「啊.....？」

「快走吧快走吧快去吧！！去買菜去買菜！！！！」

樂璇轉身燦爛嬌笑，拖起我的手在無人的校園裡飛奔。

Ω

「水沸了呀！！！水沸了呀！！！老公！！快給我火腿！！快點快點！！！」

「妳冷靜點.....」我翻找著樂璇的小肩包，拿出剛從超級市場裡買回來的火腿片「來，這就是了。噢，這是.....」

我將火腿片交給了樂璇以後，卻發現到小肩包裡，塞了一團注目的物事，我拿出來一看——

深藍色的內褲。

「哎呀！！！」樂璇跺腳說「老公你幫我打開嘛！！你給我包著的火腿片有個屁用呀！！水都沸了啦！！快幫我把包裝打開！！我要弄蛋白醬，手沒空啦。」

「等一下，這個先不說。小璇，妳又不穿內褲了嗎？」

樂璇站在電磁爐前方，一人顧著平底鍋與手中一碗蛋白醬，她換上了乾淨的水藍色短袖連身超短裙。我看著她手忙腳亂的背影，看著緊緊的布料包裹的小屁股，看著屁股上的夾縫與衣物，而我手中正是她今天早上洗完澡後穿上的內褲，那麼.....

「你看什麼啦！！快點把火腿片折下來丟進去！！！」

「是是是.....」

樂璇回頭對我怒氣沖沖地大喝，我只收好她的內褲，撕開了火腿片的包裝，然後將免治的火腿片丟進冒泡的沸水裡。樂璇探頭過來，滿意地點了點頭：「做得好！！大概熟了之後，就幫我撈起來切成絲，然後意大利麵也丟進去，要看好火候哦。」

我冷眼看著樂璇：「不是說妳親自下廚嗎？為什麼變成了我在煮.....」

「本小姐是負責最重要的奄列蛋皮，以及意大利麵的蛋白醬啦！」樂璇瞪起眼睛，理直氣壯的說「魔術師也只是負責最重要的戲法部份呀！其他準備功夫當然是要交給助手了！」

我一時之間竟然想不到適當的言辭，反駁樂璇的比喻。只好依循她的指示，將泡熟了的火腿撈起來，然後再把一大束的意大利麵放進去，往水裡撒了點鹽，再將火腿片放到砧板上，切成細條的矩型。

我與樂璇在大學裡的超級市場買完了食材以後，便回到了宿舍，來到在交誼廳後方的開放式學生廚房。大學生通常都很懶，寧願花時間去交際或者唸書，所以會認真煮食的人不多，我與樂璇分工合作下起廚來，根據樂璇擬定的菜單，今天的晚餐會是蛋白醬意大利麵以及火腿奄列。

回想起來，我從未品嚐過樂璇的廚藝，平常在藝莉的和室煮飯的話。樂璇偶然也會幫忙，但也只是簡單的功夫，真正的主廚還是藝莉。

我切好了火腿片，煮好了意大利麵以後，看樂璇正在打蛋醬，便拿出甘筍，想著順便切一切，丟到水裡先行煮軟。樂璇看見我的舉動，卻裝著害羞大叫：

「丫！！老公不要呀！！不要用甘筍插入人家的小穴！！那比老公還粗那~~~麼多，小小璇會受不了的啦！！！」

「.....信不信我捅妳屁眼。」

「呵~小璇特製蛋醬準備好了！！老公閃開！看小廚神樂璇大顯身手吧！！！」

樂璇把我撞開以後，倒掉了平底鍋裡的水，燙乾水份以後，下了花生油，拿起小木刮，用粘稠的蛋醬在平底鍋的表面淋塗出一片圓形，蛋醬遇熱凝結，滾油燒香了，昇起了好聞的雞蛋香。

我看著樂璇竟然有板有眼地料理著蛋醬皮，將火腿片放到半邊半熟的蛋漿上，把另一半的蛋皮卷起來，動手簡潔而純熟。我從後抱住了她溫暖的纖腰，吻了吻她的耳邊說：「想不到妳還真的會做飯呀？」

「嘿嘿~別小看本小姐呀！」樂璇得意洋洋地說「我在認識藝莉醬之前，也是有好好吃飯！好好活著的！」

.....所以認識了藝莉醬之後，就只依靠藝莉醬了嗎？好偉大呀，我的小公主殿下。

「是嗎？我還以為妳只會野外露出呢。」

我輕撫著她的小腹，雙手伸往她的揚在大腿間的裙擺，往上翻起，裙下果然是一絲不掛的私處，兩條白嫩的大腿盡頭就只有一叢凌亂的陰毛。

「哎呀！！別弄我啦！！」樂璇雙手忙著，只用手肘撞向我「人家熱嘛，反正都晚上了，沒有人會注意到啦！本小姐我又不是第一天不穿內褲，把小穴穴露出來又怎麼樣！也是要吃飯的呀！！」

「是是是，都給妳說.....」

樂璇幾下快手，又再做好了一份奄列，再然後兩份蛋白醬意大利麵，盛在碟中，端到廚房旁邊的小吧台上。

我拿好了餐具，與樂璇在吧台前並肩坐著，樂璇推著我的手臂說：「你快吃！！然後告訴我到底有多美味！！快點！！！」

正常應該是「告訴我美不美味吧？」，怎麼可以假設那一定美味呢？

兩份食物的賣相看起來非常平凡，就只是火腿奄列與蛋白醬意大利麵。

我拿起叉子，捲起沾上了蛋白醬的意大利麵放進嘴裡，嘴嚼起來.....咦，怎麼會.....是因為我對樂璇的手藝本來沒有期望嗎？那濃郁的醬料香，與意大利麵的柔軟度竟然配合得非常好。雖然不張揚卻，卻足夠引起食慾。

「咦，」我失笑說「真看不出來，還蠻不錯呢。」

樂璇卻捏了捏我的手臂，自行端起意大利麵吃了一口，抱著咀嚼的雙頰說：「老公、唔唔、你這種反應不夠啦！要像我這樣、嗯嗯——嗚呀！！！是小宇宙大爆炸呀！！是超新星爆發以後的星雲！！這、這像田野的烈日般強烈的美味，我的衣服都要破掉了！！！」

「.....這是《食戟之靈》嗎？」

我跟樂璇有一句沒一句的說著話，很快就把兩份食物都吃過清光。

「呼~~~吃飽了！老公，洗碗！」

我看著樂璇抱著肚子的急臉，沒好氣地看著她說：「我就猜到妳會這樣說。我拒絕。」

「不行~」樂璇搖頭「我是負責煮的，所以你負責洗，這很公平！！」

「我至少有負責做了一半.....那妳應該也洗一半才對。」

「快點啦！！」樂璇皺眉催促說「本小姐今天也是全套訓練，累死了！再也不要動了！！」

「是嗎？」我看了看樂璇晃著的一雙大腿，想了想說「那好吧，妳幫我把碟子拿過去，我就負責洗。」

「嘿嘿，啾～我就知道老公最疼我了。」

樂璇靠過來，仍沾著蛋白醬的嘴唇在我臉上親了一口，疊起碟子，捧到洗手台前方，將碟子放進盥洗盆裡，又把用過的平底鍋、砧板與菜刀放進去。她打開水龍頭洗了洗手，回頭對我說：

「好了，老公接下來是你的——丫——！！怎麼、哎呀——老公、丫啊～～」

我趁樂璇站在洗手台前背向我，乘她不備，拉起她的裙擺，手掌伸到她的腿間一勾，雙指便插入了她的肉穴裡，在濕潤的肉壁上攪動。樂璇沒想到突然來個突襲，腰間顫抖，連忙扶著洗手台的邊緣。

這樣正好讓我拉後她的下半身，完全推起她的裙擺，露出她的屁股，雙手前後夾攻，一邊刺激她的前庭，一邊撫摸她的陰核。樂璇嘴裡連聲淫叫，下身無助地擺動。

「死老公——丫哎丫～這裡……會有人經過——丫啊～～不要……嗚唔」

樂璇分泌充足的愛液很快便流滿我的指尖。我拉開長褲的拉鍊，露出輕易勃起的小莖，貼在她的身上，摩擦著她的股溝。我抱緊她前傾的身子，雙手隔著連身裙，握住一對盈盈可握的美乳，吻著她的頸際：「妳也會害羞嗎？那以後不要把內褲脫掉呀，這樣小小璇會被男生強姦的，尤其是我喔。」

樂璇全身被從後壓著，無法掙脫：「不要……嗚、啊老公今天……丫～已經姦了小小璇很多遍啦，嗚——快去洗碗、呃丫……」我挪動腰間，對準樂璇的小淫穴，揉著她衣服下兩團飽滿的軟物，一挺入洞。我抽插起來說：「老公先在小小璇裡射一發再洗。呼……小小璇好誠實呀，都濕透了。」樂璇扶緊洗手台，抬頭哀叫：

「啊丫——！！怎麼這樣……嗯～嗯——老公、哎呀——裡面、哎呀——」

抽插了十來下，我便感覺到樂璇進入收態了，整個小穴暖暖地緊繃著，隨著我的抽送而滲洩著粘滑的淫水。我當然知道這開放式廚房是公共空間，雖然很少人使用，但也隨時有可能有學生經過，便不再按部就班，猛烈地挺進到樂璇的花心上，用龜頭頂突她的盡處，在她緊窄的肉蕾上摩擦出充足的快感。

「嗯唔、嗯唔、老公——啊、啊小小璇會壞掉啦——啊呀嗯呀——」

樂璇的腿間洩滿了淫汁，每當我插入她的肉腔，撞在她的屁股上都會發出濃稠的粘液聲，整個嫩穴變得又熱又緊，充滿彈性的肉壁摩擦著我整根小莖，令我快速充填了充足的精液。我懶得解開樂璇長裙背上的鈕扣，胡亂揉著她雙乳，十指亂捏她的乳肉，也管不了是否有誤中她的乳頭或是乳暈。

「丫呀——喔呀——哎呀、老公的雞雞、哎呀……好漲……呀——快射啦——嗯、啾啾啾～～」

我俯身向前，探頭吻向樂璇的燙紅雙頰，吻著吻著便與她浪叫著的櫻唇糾纏不清。我一邊與樂璇舌吻，漲硬的小莖猛插她的蜜穴，雙手愛撫她的乳房與陰核。我舐著她嬌喘綿綿的嘴唇說：「小淫娃剛才還說不要，被老公姦了幾下就想要老公的精液了嗎？」樂璇似笑非笑地吻著我的嘴唇：

「嗯.....啜啜老公插壞小小璇了嘛.....啊現在.....啊丫小璇好想要老公的精液.....哎呀——老公射滿小淫娃呀、丫丫丫~哎啊丫丫丫——！！」

我埋首衝刺，奮力撞向她的充滿彈性的雪臀，漲癢到極點的莖端一次又一次的戳著樂璇的花蕾，頂得樂璇縮著腰間，整個小穴都痙攣起來。我感到縮動的穴肉摩擦著我龜冠，上湧的快感轉化為濃精，突破馬眼的守衛，灼動著潮噴而出，射進了樂璇的深處。

「呀丫丫丫——啊——老公~唔、啜~老公~~！！！」

大量的精液射得樂璇全身打戰，肉穴抽搐著高潮了，洩出的體液流滿了她的大腿，還噴了幾點在廚房的地板上。我抱著她的巧腰在最深處傾洩而盡後，便褪出她的身體，再急忙在料理台上抽出大量紙巾，清理著我們的下身。

樂璇用手背抹著被我吻得髒亂的嘴巴，拉起擺裙，抹著腿間流出的精液，冷眼看著我說：

「平常又老是罵人家不穿內褲.....沒事就抓著人家啪啪啪，最變態的是老公吧——聽我說話啦！！你洗什麼碗呀！！！」

Ω

我關掉了花灑，拿起掛在牆上的浴巾，抹乾身體。

我嘗試套弄陰莖，那帶著刺痛感的龜頭如深海生物般垂軟，毫無反應，看來這種性生活不是好習慣呀。

我穿上短衫短褲，步出浴室關上燈，回到房間裡。

「咦.....小璇？」

房間裡一片漆黑，剎那失去了光線還來不及習慣黑暗。我再喊了一聲：

「小璇？」

樂璇剛才跟我一起洗完澡，穿上衣服就出來吹頭髮。為什麼她沒開燈.....？

我帶著疑惑直到我的眼睛重新適應了黑暗，望向房間中央，卻發現窗戶上滲漏著淡淡的銀白光暈，散滿我的小宿舍，沒有亮燈的斗室充滿淨白的微光。

樂璇坐在床上，看著窗外，柔軟的髮絲鍍滿了月色。

我在她身邊坐下來，抱住她猶有餘溫的身軀，她靠在我肩上，指向窗上說：

「有月光。」

我看著樂璇圓滾滾的雙眼，她的雙眼裡注滿了皎潔的光霞，像兩片童話故事裡的湖泊。我輕吻她的臉，她卻出神似的說：

「現在這樣.....好安靜。」

月色似乎撫平了世間萬物的聲紋，連樂璇說話的時候，也難得那麼平靜。

「對呀。好安靜。」我覆述著說。

「老公.....」樂璇看著我說。

「怎麼了？」

我等待著樂璇把話說完，可是她只是盯著我看，一直眨著眼，一直注視著我。

有那麼幾秒，我錯覺她像失去了記憶的病人，正在重新辨認我的輪廓。

「不，沒什麼。」樂璇搖了搖頭。

我撫著樂璇吹乾了髮梢，與她溫柔而安靜地接吻。

「如果.....」樂璇轉身，在夜色中跨坐在我的身體上，緊抱著我「每一天都像今天這樣，老公覺得幸福嗎？」

我想著今天發生的事情——

是多麼平凡一天。

我與樂璇每天吵嘴。每天一起上學。每天隨意做愛。

每天相擁。每天相吻。

每天相愛。

「非常幸福。」

我看著樂璇，堅定不移地說。

「嗯.....那就好了。」

樂璇緊擁著我，輕吻著我的臉頰，柔軟溫熱的嘴唇呼著充滿愛意的呼息，從耳畔吻到我的頸間，從頸間吻到我的嘴唇。我愛撫著她的腰間：「小小璇又想要了嗎？」

樂璇的雙眼在黑暗中閃爍生輝，璀璨成漫天的星空——

「老公，我要。」

——我在無窮無盡的黑暗裡墜落。

我的靈魂破裂粉碎，在虛空中飄散成失重的眼淚。

可是眼淚再多，也無法化成樂璇眼裡的那片星空。

不，不只是如此。還有——

訕澄在海洋上遨遊的姿態——

森琪渴望成長的魔法力量——

鹿儀在草地上的熱血高呼——

伶馨在山巔透支生命的呼吸——

雨薇在台北街頭撐起的透明雨傘——

森瑤在冰面上搖曳生姿的冰藍色身影——

戀音在囂鬧俗世裡的回眸淺笑——

絲明在暴雨下堅定不移的勇氣——

藝莉走在北海道雪原上的足印——

小翼永恆不滅的心跳——

是的。我要死亡了。

這所有都將會離我遠去。

再也不是我觸手可及的世界。

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

還記得，那一天我們突然無法進入體育館——

伍捌 | Οδίπους | 俄狄浦斯 α

伍捌 | Οδίπους | 俄狄浦斯

「哎喲哎喲！哎喲哎喲！！
全都應驗了啦！！
現在我全部都知道了啦！！讓我從今天起
不再看見陽光吧~~~

我從頭看清楚瞭！從出生那刻開始
我所有托付終生的人們
我所有殺害的人們啊.....」(注1)

咖啡館的露天茶座上，沚澄拿著人手訂裝的劇本，全情投入地演繹著對白。

她的每一個字我都聽懂，但連結起來我就完全摸不著頭腦，這是.....什麼詛咒？

沚澄朗誦完了那莫名奇妙的劇本，對著我微微一笑，拉起了白色的長紗裙，行起了謝幕禮。

作為男友的我，當然不管一切，就算她朗誦的是拉丁文古希臘文希伯來文，我也要像現在一樣，雙手大力拍掌，報以熱烈的掌聲。

「謝謝~」

沚澄滿意地嫣然一笑，重新回到我旁邊的坐位上，與我並肩坐著。她拿起了冰咖啡喝了一大口，吁了口氣。我好奇拿起她放在桌上的劇本，名字是.....《俄狄浦斯王》？這是什麼.....？

劇本打開的正是剛才沚澄試演完畢的那頁，那才那串對白用紅筆畫了筆記。我看了又看，實在難以忍受心中的困惑，我還是忍不住問：

「不好意思呀澄澄.....這到底是什麼故事？我看妳演得很蠻投入的.....」

「哎？你不知道嗎？」沚澄睜大眼睛說。

「不好意思，我是滿身銅臭的商學院生，所以沒什麼文學素養.....」

「這是古希臘最有名的悲劇呀，」沚澄喝著咖啡說「『俄狄浦斯』是個被命運詛咒的孩子，他注定會殺了自己的父親，娶了自己的母親。他知道神諭之後，就一直逃跑，可是，最後在神推鬼使的情況下，一切還是都應驗了~」

「咦？」我突然憶起一段對話「小璇跟我說過呢，這是『俄狄浦斯情結』的那個俄狄浦斯吧，心理學家佛洛伊德的那個學說。」

「佛洛伊德.....德？」沚澄舌頭打結似的覆述。

「小璇的心理學系的嘛，所以她出奇地純粹這一套。她說呀，當一個人會殺了自己的父親，娶了自己的母親，即使那是無意識，那也代表我們心目中，都有先天壓抑不住的慾望，不論正向或是負向，只要我們仍有生存的動力，都必然會由此影響身邊所有人。」

我與泚澄忽然陷入了遼闊的知識海洋裡，各自沉思片刻以後，泚澄說：

「唔.....這跟我在劇社裡學到的有點不太一樣。導師說，『俄狄浦斯』的悲劇是在於無法逃離的命運，始終在憤怒與愛意之下，犯下預言中的罪行。抑或.....所謂預言或是命運，其實等於我們的慾望？生存的動力，是指創造或是毀滅事物的本能嗎？」

慾望。生存。創造。滅毀。命運。悲劇。

「嗯哼.....」各種詞彙在我腦海中的蜉遊，我暫且無法說出太完備的回答，便故作非常理解的點頭「總之就是很可憐的故事吧。澄澄妳要反串男主角嗎？會不會太漂亮英俊了。」

「角色還未決定啦。」泚澄不好意思地拍打著我的大腿「應徵會上我會試著演不同的角色，讓導演去選。」

泚澄從體操隊中退下火線以後，就遵從她一直以來的理想，積極參與各種社團，最近她正忙著參加戲劇社的演出。

今天是我們約會的日子，吃完了午飯以後，帶著劇本的她還興致盎然的在我面前即興演出了一段。

可是我事前只知道是西方古典戲劇，卻不知道是這種難以理解的故事，而且翻譯是否有點怪，什麼「哎喲哎喲」的，到底是什麼回事.....泚澄雖然全情投入，但演起來卻十分像是喜劇。

我將戲劇拋諸腦後，重新面對人生。我張臂抱住泚澄的細腰，將頭貼在她穿著綠色短袖輕紗上衣的肩上，往她的耳邊吹了口氣說：

「澄澄那麼漂亮，應該去演公主或者女主角才對。」

「這是悲劇啦~」泚澄拍了拍我的臉說「演公主不也是慘兮兮的，不會漂亮到哪裡去。」

「那麼，澄澄做我的女友就夠了。」我握起泚澄的手心，往她耳邊吹了口氣「那澄澄我們什麼時候回房間，或者去酒店.....」

泚澄聽見我的挑逗，耳根不覺泛起淡淡的腮紅。她放輕了聲線，握著我的手說：「別那麼急嘛...對了，我想去看小璇她們訓練呢，好久沒探望她們了。」

我放開泚澄，打開手機的日程表。因為樂璇與藝莉上午都有課不能缺席，所以訓練在下午才開始。我便對泚澄說：「那好吧，我先打個電話給我姐，確認一下——噢？」

撲嚕撲嚕。

正當我想打電話過去給我姐，結果我的手機就震動響起來了。

來電顯示人是：小花。

「你們姐弟.....」訖澄也瞠目看著手機「是心有靈犀到這個地步嗎？」

「當然不可能呀.....」我摸了摸訖澄的頭頂說「這到底.....」

我以既困惑又驚異的心情拿起手機，放在耳邊接聽。我連「喂」也來不及說，便是我姐焦急地大嚷：

「小果！？是小果嗎！？喂？」

「是的.....到底怎麼了。」我心裡更奇怪了。

「體育館鎖上了！！我的鑰匙無法打開！！！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我姐在電話的另一端張聲大叫，那並不是她平常耍白痴通期無交卡數的惶恐。

「等一下，」我牽著訖澄在椅子上站起來「我不懂？妳跟我一樣有鑰匙呀？為什麼會進不去！？」

「因為，」我姐似要哭起來的尖叫「有另一道鎖呀！！」

Ω

當我與訖澄趕到體育館的大門前方，我們都明白了。

而我與訖澄，也同時深吸了一口氣，互相握對方的手。我感到訖澄的手心滲著汗。

在體育館工作人員的出入口門上，纏上了一道有手腕粗細的鐵鏈，而鐵鏈前方有一個沉重的鐵鎖。

我與訖澄走到門前，我稍為用力拉了鐵鏈，而鐵鏈只是發出了冰冷而瑯瑯的聲響。

如果只計算體操隊的話，擁有體育館工作人員鑰匙的分別只有我跟我姐。

有人不想我們進入體育館，所以用大鐵鏈封閉了所有入口？

「後門也是嗎？」我問道。

「我看過了.....一樣也是這樣。」我姐以無計可施的表情回答。

「是學生會又搞鬼了嗎？」訖澄冷靜地思考著說。

「不.....體育館現在是體育部直接管轄的.....」

是伶馨嗎？但她以帶病為理由，將職權下放予其他學生，所以她應該不知情。而目前的體育部的

主席是——森瑤。

但森瑤為何要這樣做？就算我們的關係只維持於一般合作，她也沒理由要這樣做。

我立刻拿起電話，撥打森瑤的號碼，接通了，嘟、嘟、嘟.....

泚澄與我姐用緊張的眼神看著我，但這時候，電話的撥號聲卻被另一種聲響打斷了。

是另一通來電。

這一次來電人顯示是：鹿儀。

我以幾乎無法思考的腦袋，先斷掉了打給森瑤的電話，然後接聽了鹿儀的來電。

「鹿儀姐.....？」我說了一聲。

「這到底什麼回事呀！！！！！」

鹿儀的怒氣透過大氣電波，刺痛了我的耳膜。

我待耳朵的痛楚減輕，再次貼近電話，軟語說：「鹿儀姐妳冷靜點，到底是什麼回事——」

「冷靜！？」「鹿儀在電話裡怒吼「你叫我冷靜！？現在整個足球場都被封住了！！妳要我如何冷靜呀！？我們所有人都等著練習！！你們到底是在搞什麼！？這不是體育部的安排嗎！？」

足球場也被封住了？

也就是連啦啦隊那邊也.....

「鹿儀妳聽我說，」我趁鹿儀罵完了一輪，趕快說道「我們體育館也被人用鐵鏈封住了。我也正在了解是什麼回事。」

「什麼.....體育館也.....？」鹿儀聽完我說，語氣總算放緩了。

「我本來正要打電話給明明或是瑤瑤，」我對鹿儀說「妳先安排好啦啦啦隊那邊的，我再跟妳說好嗎？」

「這樣.....哎，好啦。你動作快點！！快告訴我是怎麼回事！！」

欸。鹿儀掛線了。

我的泚澄與我姐訝地注視著我，我對她們解釋了鹿儀的狀況。

「什麼！？」泚澄詫異著說「難道.....等一下。我去問問以前跳水隊的同學，看看她們那邊的狀況。」

泚澄也拿起手機，走到一旁開始通電話。我拿起手機，森瑤並沒有接電話，我決定先打電話給絲

明。

「噢！？老公與澄澄也來了呀？你們怎麼站在門外不進去.....」

正當我等著絲明接聽電話，樂璇與藝莉剛好也到埗了。

樂璇擺出奇怪的神情，而藝莉似乎也察覺到事情有異，皺起了眉頭默不作聲。

電話接通了。

「明明？聽見了嗎？明明？」我先不管眼前的樂璇與藝莉，急亂地說。

「出.....出事了，出事了！！！」

絲明自行回答了。看來已經她已猜到致電的動機，慌張完全不下我姐與鹿儀。

「明明，妳先深呼吸，」我對電話裡說，以一貫方式舒緩絲明的過度激動「一、好，再來，二...
...三。好了，現在仔細告訴我，到底是什麼回事？」

「體育部.....體育部與體操隊的支出帳目，」絲明艱辛地克服著口吃的疾病「被、被人刪改過了！！我、我這邊、這邊剛收到了律師信！！說我們體操隊.....虧空公款！！學校那邊，完全凍結了、凍結了我們的運作！！！」

我的呼吸一片混亂，身邊所有空氣像突然變成真空。

「啊丫丫丫——！！！！！！這、這到底是什麼！？什麼回事呀！！」

樂璇在我身後放聲尖叫，她終於也發現狀況了吧。

樂璇跑到我的身邊，拉扯著我的手臂，不斷大叫：「喂呀！！老公！！這到底是什麼回事！！搞什麼鬼，為什麼會這樣！！！」

「別吵了！！給我安靜點！！！」

我對樂璇大喝。

樂璇.....不，連藝莉，泚澄，我姐。也被我嚇得凝住了臉上的表情。

樂璇受驚地掩起了嘴，眼眶泛紅——對了，我很少會這樣喝罵樂璇。應該是第一次。

我想握起樂璇的手，但卻無法將手伸出去。我胸口混雜了窒息、混亂、急燥各種難過的情緒。

我整理著絲明的話：體操隊被控告虧空公款.....所有運作都被凍結了？

注 1

古希臘戲劇《俄狄浦斯》(Oedipus) · 作者為索福克羅斯 (Sophocles) · 約於公元前420年前完成 · 此處為1181 至 1185行 · 原文為古希臘文 · 英文翻譯為：

「O, O, O, they will all come,
all come out clearly! Light of the sun, let me
look upon you no more after today!
I who first saw the light bred of a match
accursed, and accursed in my living
with them I lived with, cursed in my killing.」

伍捌 | Οδίπους | 俄狄浦斯 β

森琪推了推粗黑框眼鏡，神色凝重，鏡片上倒映出文件上麻麻密密的數字與文字。

會議室當中，有我、樂璇、藝莉、泚澄、絲明、鹿儀、森瑤。我們所有人屏息靜氣，靜待森琪以認真的表情，讀完了所有的內容。

森琪讀到律師信的最後一頁，然後信手翻回第一頁，擱下了眼鏡，呼了口氣。

「琪琪.....這到底怎麼了？」藝莉問道。

森琪充滿童顏的小臉皺起了眉頭，她凝思了片刻，才開口回答：

「的確是『Appropriates』，是很典型的案例.....」

「Appropriates？」我追問。

「中文好像叫『挪佔』或是『惡意挪用』吧，」森琪用苦澀的表情解釋說「這次的原訴人，是政府的錢債罪案調查組，被告是我們體操隊一千人等，尤其是最後在所有財務報表上蓋了印章的明明...而、而.....瑤瑤，也可能會要協助調查。」

「怎、怎麼會.....!!!」

絲明坐在我身邊，捏緊我的手腕，哭得通紅的雙眼已流乾了眼淚。

森瑤則是凝結著苦惱的臉，同樣嘆了口氣。

我用求助的眼神望向森琪，可是森琪也一樣滿臉苦惱。

校務大樓的小會議室裡一片死寂，各體操隊員木無表情地若有所思。我從未見過如此安靜的她們。

剛才絲明向我慌亂地解釋了整個情況後，我立刻聯絡了森琪。她得知情況後，立刻從法學院圖書館裡趕過來。

森琪是準執業律師，就只有她能理解那厚厚的英語法庭文件。

「那麼.....」泚澄打破了沉默「我們現在要怎麼做？」

森琪嘆了口氣：「就按照一般的法律程序，待收到法庭的通知，就開始準備上庭。然後選擇抗辯或者認罪，抗辯的話就找律師，幫忙整理及收集證據，證明自己是無罪——」

「我們當然是無罪呀!!!!他媽的!!這到底是什麼回事呀!!!!」

樂璇努力安靜了半天，終於沉不住氣拍桌大叫，坐在她身邊的藝莉立刻抱了抱樂璇的肩，安撫著滿臉通紅的樂璇。

話頭被打斷了森琪卻異常冷靜，只是搖了搖頭：「我不是主修商業犯罪的，但現在從文件去看...所有證據都指向了體育部。包括財政報表，包括金額數量，就連挪用公款的時間，也與我們出發去京都的時間吻合.....坦白說，這不是很高明的犯罪手法，但卻留下了充足的證據，所以，即使benefit of doubt，我不見得脫罪的機會.....特別高.....」

「那不是我們做的呀!!!」樂璇激憤地揮手叫道「我們怎麼會做這種事呀!!」

森琪臉色一沉，瞟了我一眼，向我投以無助的眼神。我當然知道樂璇不是講法理的人。

「我插個嘴，」鹿儀開口說話了「所以，真正的元兇，是那位叫『靜蜓』的女生吧？」

當鹿儀這麼一說，我們所有人都默不作聲。

因為她替我們說出了心目中的答案。那是我們不願承認的事實。

案件整理下來，大致是這樣的——

今早，絲明在毫無先兆之下收到了法庭的律師信，內容是控告體育部在未通知學生會之下，挪動了學生議會的公款，作為參加京都世青賽的生活費及交通費。

那筆數字拆成了非常瑣碎的欄目，但組合起來絕對不是小數目，全都記錄在學生會的財政報表上，而所有財政報表，都有絲明的蓋印。而且法庭竟然取得了所有文件的影印本。

大學行政部收到了法庭通知，發現事態嚴重，也採取行動凍結了體育部轄下所有人員及隊伍的運作。

與此同時森瑤也聯絡上我了，說學生議會收到校委會的緊急通告，要她暫停所有體育部主席的職務，凍結體育部的運作。

但我們都心知肚明，我們沒有這樣做過。

我們的確有學生議會的資助，但只是那麼一點點的金錢，體育部剛草創，經由學生議會撥歸到體育部，再轉給我們體操隊的資助，大部份都用於世青賽的基本開銷上。我們在京都的吃喝玩樂，都是多虧了藝莉。

那麼，也就是說，有人偽造了我們挪用大量公款的帳目，陷害我們體操隊。

我們當中會管帳、同時能處理體育部與學生議會財政往來的人，也只有一個，就是我家最可愛的絲明。

如果絲明真的有看過所有文件，那麼她可能會發現有問題，但問題是根據絲明所說，她並不知道有相關文件存在，連看都未看過。

我們前往京都期間，接替她管帳的人，擁有她印章的人，也就只有一個——

靜蜓。

我用力呼了口氣，吐出胸口中抑壓已久，像廢氣似的雜質。

我試著閉上眼睛冷靜思緒，可是眼裡只有黑暗、黑暗與黑暗。

「喂。」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頭。我張開眼，望向走到我身邊的她。

「要不要去抽根煙。」

Ω

我吸了一口煙，濃烈的焦油流進氣管，我放縱地將毒素深深吸入身體裡。

半透明的煙霧從露天吸煙區逃逸到空氣裡，在午後的陽光中飄散，朦朧了我眼前的校園，卻始終無法令我崎嶇的大腦變得柔順。

我將煙遞給坐在我身邊的鹿儀。她卻搖了搖頭說：「不用了。」

我用意外的眼神看著她：「呃.....不是要抽煙嗎？」

「我在戒煙呀，」鹿儀挽起微笑「你忘記了嗎？」

我看著她晶瑩的雙眼折射著陽光，帶著疑惑說：「我當然記得。只是.....我以為妳身上有煙，那就.....還是會抽。」

「好啦，不騙你，偶爾還是會抽。」鹿儀淡然說「尤其是我心煩的時候，不過呢，最近我的確做到一整天也忍住不抽一根，也算是成功戒煙了吧。」

我看著指節之間的白色香煙，煙端燃燒橘色的火屑，升起了牛奶色的一縷白煙。

我又吸了一口，尼古丁令我繃緊的身體變得酸軟，吐出的煙霧圍繞著我的眼角，我低下頭，躲開澀眼的濁霧。

她的手卻無聲地撫向我的側額，讓我倚在她的肩上。

「小鹿儀.....？」我轉動眼珠，看著她不動聲色的側臉。

「如果.....」她悄聲地說，輕聲得幾乎無法聽見「你無法在她們面前軟弱的话，那麼.....還有我。」

我的喉間昇起了無關香煙的酸楚。我丟下只抽了半根的煙，用腳跟捻熄了，伸手抱住鹿儀的腰間，埋頭在她的頸間上。她的身體依然飄揚著成熟的汗香，與某種有著水果氣息的香水。

我緊緊地抱著鹿儀，愛撫著她的腰肢。她今天穿著牛仔布外套，上半身是黑色的薄T恤，下半身

是米白色的麻布熱褲。鹿儀也抱向我的肩頭，吻了吻我的耳畔，用平淡的聲線說：

「如果想要我的話.....也可以呀。反正今天我的練習也已經取消了。」

美式啦啦隊在聖誕節後就歸化成體育部的成員，平常要借用足球場練習，都必須要體育部程序式批核。現在體育部停擺了，即使是總隊長的鹿儀也無計可施。

「小鹿儀.....」我抬頭看著她淡然而美麗的臉「妳是什麼時候開始變得如此溫柔.....？」

鹿儀嘴唇像在風裡的花卉般輕輕翻動，眼珠低垂一轉：「這是溫柔嗎？我不知道呢.....只是，我曾經在你們面前有過最軟弱的時候，那麼.....如果、只是如果.....你需要我的話，我.....可以呀。」

我伸手輕撫著鹿儀嫣紅的雙頰，她緊貼著我的體溫傳到我胸口裡，化成了輕柔的心跳。我輕吻著她的紅唇，她也配合著回應，她那令我著迷的身體就在我的懷抱，我身體近乎本能反應地昇起跟她每一次的激情記憶——

但現在絕對有比做愛更重要的事情。我選擇放開手，再次捧著她的臉，她的眼柔柔地是軟化了愛與情慾。我微笑說：「感謝妳小鹿儀，但我沒事.....我只是，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怎麼做。」

她理解地點了點頭，靠在我的頸間：「現在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位叫『靜蜓』的女生吧。」

「對，」我點頭說「無論如何，一定要先找到她。」

關於靜蜓，我們所知甚少，只知道她是管理學系的，正在撰寫以非牟利團體為題目的論文——就只有這些。她是長跑運動員，但又不是田徑隊的成員。

「如果，」鹿儀說「她的確是元凶，那麼你知道原因嗎？」

「不.....」我搖了搖頭「這是最無法理解的部份。為什麼她要這樣做。」

鹿儀握起了我的手，眼神再次變得銳利：「恨意是一定要有原因的。就像之前我如此痛恨你們，是你們摧毀了我多年來的夢.....那麼，靜蜓這樣對你們，也一定有原因的。你仔細想想，到底是什麼？」

我抱著鹿儀，望看安靜的校園。

靜蜓正隱身其中的校園。

我回想起靜蜓那平凡、瘦削又不起眼的身影。我憶起她在我前方領先的黑色背影。

她的輪廓開始在我的記憶中溶解，纏繞成濃重的黑煙，將我包裹在迷霧當中。

伍捌 | Οδίπους | 俄狄浦斯 γ

這實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從未想象過這種狀況。

我、藝莉與沚澄面面相覷，一籌莫展地坐在管理學院的大堂。

在藝莉的堅持之下，管理學系辦公室印製了一份學士班學生連相片的名單，交給我們三個人。

管理學院不是大系，學士班大概只有不到二百個人。我們將名單分成三份，各自仔細的檢查著，我們翻來覆去，看了又看，把每一個學生的資料及名字都看了無數遍。都得出一個結論：

並沒有叫靜蜓的學生。

不論是名字，或是相貌，都沒有任何一位管理系學生，與我們所認識的「靜蜓」吻合。

沚澄翻起手機一看，閱讀剛收到的短訊，然後對我們說：

「花姐回覆了，她說『沒有』。她沒有靜蜓的學生證資料，或者其他的身分證明。」

「……啊。」

我發出了連我自己的也無法理解的低吟。應該說，一個心智正常的人類，如果面對這種情況，該發出怎樣的聲音？我實在想不到。

藝莉體貼地握起了我的手，她溫暖的手心的確起著幾份鎮靜的作用。但相反，我也從她的手心裡感受到了同等份量的不安。

我們所有人當中，包括我姐在內，也沒有靜蜓的身分證明。

根據我姐所說，靜蜓是在我們前往京都之前，在網絡上主動聯給我姐的。靜蜓希望以義工的身分，參與體操隊的工作，當時她對我姐說，她希望透過參與暫代絲明的工作，去研究非牟利團體的運作方式。

絲明不虞有詐，在離開京都之前，將她的印章交給了靜蜓。靜蜓藉此制造了所有的虛假財務文件，現在如果連靜蜓這位學生也「不存在」的話，那麼在法庭上，所有矛頭都會指向絲明。

如果這是處心積累……我再次想起鹿儀的話——

理由到底是什麼？

「我們所有人當中，有誰事先是認識靜蜓的嗎？」藝莉問。

我望向沚澄，她報以不知情的搖頭。我便對藝莉說：

「不，應該沒有，她說到底見過我們所有人。如果我們當中有人認識她的話，早就說出來了。」

我不敢說我知道身邊每一位女生的所有秘密，但她們在我面前，至少無法隱瞞各種情緒。如果有誰事先認識靜蜓的話，我早就應該知道了。

「會不會.....只是妒忌、或是討厭我們？」訢澄試著提出「就像阿軒、或者戀音之前的情況？」

「可是，」我搖了搖頭「阿軒或是小戀，至少也是與你們兩個有聯系。」

「我的意思是，只是單純討厭體操隊、或是妒忌體操隊.....？」訢澄續道。

藝莉與我深思著，然後藝莉率先說：「我們當然不能排除這個可能.....但整件事的感覺，我覺得靜蜓她非常刻意想要瓦解體操隊、或者體育部。也就是說，如果只是單純討厭的話.....有太多其他更簡單的方式，不需要如此折磨我們。」

我與訢澄安靜地聽完了訢澄的話，心中的疑惑更揮之不去。

靜蜓刻意偽造了假身份，滲透進入體操隊，早有預謀地陷害了體育部以後遁逃而去。那她針對的，單純就是體育部與體操隊。

靜蜓穿著黑色服在面前奔跑的身影再次浮現。

她跑得很快，我完全追不上.....

「對了。」我靈光一閃，在藝莉與訢澄面前倏起站起來「我想到了。」

藝莉與訢澄驚訝地看著我。靜蜓在我腦海中不斷奔跑，像在踐踏我的大腦。

「馬拉松比賽！！」我說「靜蜓之前報名參加了馬拉松比賽！！那就必須要有她的聯絡方式與詳細資料！！」

Ω

「我這邊其實沒有任何問題，」森瑤在電話中冷靜地說「可能是幸好首個財政年度還沒有過，我這所謂的主席，還沒有在財報上簽名。我所簽過的文件，都是一般的場地或器材申請，以及各種意見書而已。」

森瑤的花式滑冰隊本來就是財政獨立的，與體育部的資金沒有交集，這反而令擔任主席的她避過一劫。

「原來是這樣，」我拿著電話說「我還怕我們體操隊的事情，會影響到妳。」

森瑤沉著回答：「也不要這麼說，我當天決定接受你們的提議，擔任體育部主席，就有心理要承擔任何事情。現在反而是辛苦你們了。我的話.....我只不想有天真的要到法庭，而幫我辯護的是我姐。」

森瑤突然陷入沉默，我幾乎能想象她眉頭深鎖，想到法庭上與森琪同場就無法忍受的表情。我只好苦笑說：

「辛苦妳了主席。我真的不希望事情會發展到這樣，既然我們大確知道事源在於靜蜓，那我總希望有解決方法。」

森瑤用懷疑的語氣回答：「.....是嗎？」

我沒法回答森瑤的質疑，反而是想起另一件事：「對了，瑤瑤，那——」

「怎麼了。」

「不，沒事。」

我本來想對她說感謝，因為多少有賴上次被困在冷氣房時，森瑤帶來的反思，我才決定重投長跑比賽。

如果不是那一次剛好有參加校內的馬拉松，就不會剛好碰上了靜蜓。

不過，以森瑤的性格大概會覺得我為這種事情而感謝，會很囉嗦。

「你們有什麼要幫忙嗎？」森瑤沒在意我的含混，補上一句。

「暫時沒有，」我回答「有心了。」

正當我準備掛線，森瑤又喊住了我：「欸，那個，我想問——」

「嗯？」

「我姐，」森瑤用平靜的目光看著我說「說到底，她有幫上你們的忙吧？」

「幸好有琪琪呢，」我會心微笑說「她是法學院的高材生，不然單是法律諮詢費，我們就要破產了。」

「是嗎.....那，先這樣了。如果我這邊有任何消息，我再聯絡你們。先這樣吧。」

然後森瑤便掛線了，我收起電話，坐在我身邊的藝莉正觀察著我說：

「瑤瑤還好嗎？我們沒有連累她太多吧。」

「暫時應該沒大問題，」我重新握起她的手，看了看窗外的景色說：「瑤瑤其實幫了我們很多啊，我們有她這位朋友，能以旁觀者的眼光提點我們，真的太幸運了。」

「是嗎.....哎喲～」

我們坐在的士的後座裡，的士突然轉了個急彎，藝莉隨著慣性倒在我的懷中。

大約一個小時之前，當我靈機一動，想到靜蜓曾經參與過馬拉松，便趕回去找絲明與森琪身邊，要她們立刻找出當天馬拉松的資料。

當天的馬拉松並非是體育部主辦，但是由體育部負責宣傳、人手，及場地安排。因此靜蜓要登記參賽，遞交的個人資料必然會經由體育部收集整理。

我們也有想過靜蜓會申報假地址，但當初我在比賽上碰到靜蜓只是湊巧，事前靜蜓應沒有想到要隱藏身份。

我們依著翻查出來的住址，發現那位於大學附近的住宅區。

我們怕通知樂璇與我姐的話，事情會變得更一發不可收拾，決定先由我與藝莉去該地址查探。

我們來到靜蜓的居住地。原來我們打算直接上去敲她的門，看她是否在家。

但當我們來到靜蜓的樓下，卻發現她正在住宅樓下巴士站的隊伍裡候車。

我們在馬路的另一旁，看著靜蜓那戴著眼鏡，隱藏著情緒的臉，抑壓著衝到她身前的怒意。等待靜蜓登上巴士以後，我與藝莉立刻召來的士，尾隨在後。

「老公，」藝莉看著窗外的景色「我怎麼覺得，這路線有點熟悉.....？」

我輕撫著藝莉的手背，沒有回答卻沒法掩飾我一樣疑慮。

因為我知道藝莉沒有猜錯，而我知道這條路線。

這是前往醫院的公路。

「靜蜓.....她正在去醫院嗎？」

「看來是的.....」我回答說。

我們當然不知道靜蜓要去哪裡，直到我們發現了，靜蜓所搭乘的巴士正前往醫院。

「靜蜓.....要去探望親友嗎？」藝莉回道。

「我不知道.....」

難言的不安感在我的胸口裡發酵，催使我只覺跟藝莉就了這句話，而我知道這並沒有任何作用。

巴士停下了來，靜蜓就在醫院前方下了車。

我們也從的士上下來，保持著一定距離，遙遠地尾隨在靜蜓的身後。

出入醫院多了，會發現進入醫院的人有兩種腳步：一是來問症的病人，他們的腳步會很急亂，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救；二是來探病的人們，她們的腳步很堅決，因為她們將要面對的，可能是已成定數的死亡與離別。

靜蜓是第二種腳步。

我們看著靜蜓走進醫院的大門，在接待處的登記簿上簽了到，然後轉身走向療養院大樓。

我與藝莉等待靜蜓在在走廊的盡頭消失以後，也佯裝是探病的親友，走到接待處前方，護士依樣要我們在記錄冊上簽名登記。

我與藝莉默然不語，打開記錄冊，翻開靜蜓剛寫過的那一頁，望向她那一欄的探病記錄——

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種非常異樣的感覺。

並非不安。相反，是那持續以久的不安感，突然成為了現實。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的胸口裡就好像有一片深黑色、深不見底的湖泊。

每次樂璇鬧情緒的時候，我就好像墜入那片湖泊當中。

當去年沚澄受傷，阿軒爭執時錯手將我從醫院天台推下去，樂璇事後抱著我嚎哭。

當世青賽資格賽我們全員過關，夜晚樂璇抱著我因為感動而悲泣。

當我們出發到京都之前，樂璇哭著跟我互相訂下的承諾。

當在京都的體操場上，樂璇終於能夠達成夢想，揮灑自如的身影。

就在此刻，我終於看見了。

那片無光而濃稠的深淵裡，有一頭比世界還要龐大的巨型水獸，牠正在我的胸口裡沉重地潛行，無聲蟄伏，靜待時機將要吞噬我身邊的一切。

探病人登記：靜蜓 病房：3045

病人名字：小翼

伍捌 | Οδίπους | 俄狄浦斯 完

伍玖 | ρινύες | 厄妮露艾絲 α

伍玖 | ρινύες | 厄妮露艾絲

小翼站在彈床的旁邊，看著彷彿生出了羽翼的樂璇。

樂璇再一次躍起，然後抱起雙腿，又成功做出一個華麗的空翻，向旁觀的小翼比起了得意的V字手。

「嘩嘩嘩～～小璇妳好厲害～～」小翼拍掌說。

「那小翼也一起來玩呀，這很容易啦。」

「我，我.....我不會這個.....而且老師又不在.....」

「就試試看嘛～沒事的！」

樂璇再一次著網後，翻動身體卸去力度，滾到了彈床的邊緣，抓起了小翼的手，想拉著她爬到彈床上。

「可、可是.....」小翼不知所措的搖了搖頭。

「來嘛來嘛～小翼陪我玩嘛～」樂璇用力拉著小翼的手腕。

小翼拗不過樂璇，只好抬起手肘枕在彈床的邊緣，撐著身子爬到彈床上，被樂璇牽著走到了彈網上。樂璇與小翼面對面，互相執著對方的雙手，樂璇屈膝彈動的彈網，彈網反饋出彈出，她便牽著小翼輕輕跳躍起來。

「這一嚇！這.....好可怕～」小翼緊張看著腳下說。

「哈哈哈哈哈，很有趣吧～」樂璇與十指緊扣小翼的雙手「妳的腳也要用力呀，然後慢慢就會跳得更高了。」

「哦唔.....」小翼慌張地看著雙腳「這樣嗎.....擘呀！！！」

小翼學著樂璇的模樣，雙腳著網的時候便使起力，卻不覺太大力了，一下子跳得比樂璇更高。她驚惶著失去了平衡，緊緊地抱住了樂璇。

「哈哈哈哈哈——！！」樂璇大笑起來「小翼好厲害呀，跳得比我更高了呀！！！」

「嚇死我了呀，還說！！」小翼惱羞成怒，冷了樂璇一眼。

「小翼好色，還到處亂摸呢～」

「我才沒有！」

小翼急忙放了樂璇，慢慢掌握了力度，與樂璇面對面的跳著彈床，一對穿著體育服的女生像影子般共舞，手牽著手在空中躍動。

「呵呵，這樣小翼也飛起來了～」樂璇抱向小翼的腰間說。

「玩一回就算了呀，被老師發現就麻煩～」小翼搭著樂璇的肩膀說。

「小翼……」樂璇著迷地看著小翼的臉「妳好可愛，好想吻一口。」

「什麼？」小翼霎時滿臉通紅「我——唔！？」

樂璇沒有給小翼猶疑的空間，湊前就吻在小翼的嘴上，小翼雙頰紅得發燙，樂璇笑說：「怎麼樣？有戀愛的感覺嗎？」

「好柔軟……」小翼嬌羞地說「唔……呼……唔……」

樂璇跟抱著小翼，再次吻向小翼，直到兩人腳上的彈力逐漸減弱，從空中回落到彈網上。樂璇抱緊小翼仍未發育的身軀，與她在彈網上互相擁抱，以拙劣的吻，互相試探性別的愛的起點。

Ω

那是樂璇曾經跟我說的，關於「初吻」的故事。

樂璇說，她的初吻並非給了任何男朋友，也自然不是給了我，而是給了那年的小翼。

那年小翼跟她一樣是小學五年級，兩人在下課以後，偷偷溜進禮堂裡，跑到仍未收起的彈床上開始玩起來。

樂璇說，那時候的她，根本沒有思考自己到底喜歡男生還是女生（其實長大以後也好像沒有思考），看著小翼覺得很可愛，就吻下去了。兩人不懂什麼濕吻舌吻的，那是身體潛藏最本能的、對親密的人的愛。

我的手停留在3045號房的前方，距離門把大概有兩公分。

「老公……」

藝莉握住了我的手腕，看著我眉頭輕皺，她手中心傳來的力道，令我無法確認是想鼓勵我推門進去，還是制止我推門。

我們來到醫院，確定了靜蜓與小翼之間互相認識。

我們來到3045所位於的樓層，走過我們親自走過無數次的走廊，跟在靜蜓的身後。

然後，我與藝莉親眼看見，靜蜓一個人推開3045號房門，走進去。

我走到房門前，正準備自然推門進去，但當我望向此刻站在我身邊的藝莉。

我看見了她瞳孔裡散發著的憂傷，我知道我們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

如果我們開門走進去——那之後的後果，大概不是我們能想象的。

「那個……」藝莉悄聲說「有……不接觸靜蜓，而將事情解決的方法嗎？」

我沉默不語。藝莉果然冰雪聰明，她已經想到了後一步，直接逃避了靜蜓與小翼之間的關係。

「妳不想知道嗎？」我反問藝莉。

藝莉眉頭難受地微微顫動，低頭抵了抵嘴唇，又搖了搖頭。

「我也拿不定主意——」藝莉抬起眼睛說「可是，老公，我們可以回去說：『靜蜓馬拉松比賽的地址也是假的。我們找不到靜蜓，再想其他的方法吧。』」

這的確也是一個方法。

只是我與藝莉這輩子，就要永遠守住今天的秘密。

我看著3045房，為何會如此沉重。

那簡直就是傳說中的『潘朵拉之盒』，只要一旦打開了，就為天下蒼生帶來無窮無盡的惡運——
啪躡。

門鎖打開了。

「醫生！！！咦——你們？！」

我與藝莉完全來不及反應，吃驚地退後了一步。

靜蜓突然從裡面把門打開了，她的臉上花容失色，一臉慌張，可是看見我與藝莉以後，又轉變為怒意，咆哮起來：

「你、你們！！！你們為什麼還要在我面前出現！！！」

「我們只是——靜蜓！？」

靜蜓怒吼完以後，不贊一切將我推開，然後往走廊的另一端飛奔。

「老公！去看小翼！！！」

我的腦袋早已亂成一團，糾纏成無數拆不開的黑繩。藝莉的叫喊稍為喚醒了我，我牽起了藝莉的手，走進了病房當中。我們先注意到的是——

心跳聲。

小翼原來穩定的心跳聲，現在卻變得如鬧鐘般急速。

嘟 - 嘟 - 嘟 - 嘟 - 嘟 - 嘟 - 嘟 -

「120.....怎麼會.....」

藝莉恐懼著雙手掩嘴，看著小翼異常的心電圖。那綠色的電波急劇跳動，發出刺耳的巨響——

我們身後傳來一陣急驟的腳步聲，我與藝莉回頭一望，是醫生與護士趕到了，靜蜓則跟到身後。

醫生靠到小翼身前，拿起手電筒撐開小翼的眼皮觀察，然後又快速地檢查了小翼的身體，對身後的護士說：「準備轉到深切治療病房！！快點！！」

「小翼！！！」

靜蜓聽見了，立刻撲到小翼身邊，跪在病房的地上，握起小翼乾枯的雙手，貼在臉龐，眼角流下簇簇的淚。

我看著眼前的一切，聽著小翼急劇的心跳性，幾乎不能言語我，吐出了片字隻語：

「靜蜓.....這、這到底是.....？」

靜蜓本來慟哭的臉，聽見我的聲音，卻猛然轉過頭瞪著我。

我不禁後退了一步。

靜蜓雙眼通紅佈滿淚水，彷彿溶解了雙眼滿是濃烈的恨意，深棕色的瞳孔是從靈魂深處焚燒而生的鮮紅色火焰，轉化為刺眼的目光，直接燒灼著我的全身。

靜蜓咬牙發出了像野獸般低沉的聲音：「為什麼.....嗚——！！為什麼！！」

藝莉緊緊握住我的手臂，雙手不斷戰抖。

「為什麼——！！！」靜蜓怒視著我們「為什麼出事的不是你們！！為什麼出事的不是阿鈴那傢伙！！為什麼要是小翼——！！！」

阿鈴.....靜蜓連這個也知道嗎？

那是樂璇每一次探望小翼時填上的化名。

我曾經想過要問原因，但後來不知不覺就沒在意了。

醫生與護士拉開了靜蜓，拔掉病房中的各種儀器，推著床榻上的小翼離開了病房。

靜蜓跪在地上，看著原來是床位的位置空空如也，雙手戰抖撫臉，哭得雙肩戰抖。

「為什麼——嗚唔——為什麼——嗚嗚嗚嗚嗚——！！」

靜姍雙手掩埋了她的五官，發出似哭非哭，不似人形的悲泣。

伍玖 | ρινύες | 厄妮露艾絲 β

電話響起來了。是森琪的來電。

我拿起接聽。森琪便對我說：「小璇她睡著了。」

我捏著隱隱發痛的眉心，嘆了口氣說：「辛苦妳了。」

「不，別說這些，關於那個案件——」

「琪琪。」

森琪在電話裡冷靜地說著，卻被我打斷了。

「是的？」森琪問道。

「今天妳就先不用處理案件了，反正也不急在一天。妳先幫我陪著小璇好嗎？」

「.....」森琪沉默了片刻，然後又才回答「好的，沒有問題。」

「今天真的麻煩妳了，」我對森琪說「如果暫時沒有別的事情，就先休息吧，妳睡在我的房間裡就好了。」

「我知道了。」

「還有.....如果小璇突然想到要去找小翼，不論任何原因或理由，妳絕對絕對要立刻通知我，然後要她等我，知道嗎？另外，我們已經得知了靜蜓地址的這一件事，妳也絕對絕對不要說。」

「.....小果。」森琪喚了一聲。

「嗯？」

「一切.....都還好嗎？」

『一切都還好嗎？』——我們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身邊的一切：友情、學業、事業，理想、親人、愛人.....交織而成的生活，真的每一天都那麼美滿而幸福嗎？每一天都毫無瑕疵嗎？

「琪琪，」我對電話裡說「改天妳不用諗書，我們去約會吧。好久沒跟琪琪姐姐做愛了。」

「好呀.....」森琪低聲說「姐姐最近也剛好想要了。」

然後我們簡單的道別，結束通話。

我呼了口氣，將電話丟到床上。

坐在我前方書桌前的泚澄，握起了我的手，淡然地微笑說：「小果你真的好過份呀，竟然膽敢在澄澄我面前，跟別的女生約上床。」

我身處在泚澄的宿舍裡，坐在她的床上，反握著她的手心：「澄澄如果可以的話，就一起來呀。」

「嘻，可以嗎？」泚澄嬌笑說「對了，聽小璇與薇薇說，你經常跟她們多人行呀，我倒是一次也沒試過，也應該要試試看了。」

「也不是經常.....最近也很少了。」我深思著說。

泚澄的宿舍舊式的單人房，所以有點狹小，室內就只有書桌，衣櫃與單人床。下午四時多的昏黃晚霞穿著百葉窗，被切割了條狀的金黃色，其中有一道烙在了泚澄的臉上，我伸手輕撫她白嫩的嬌容。泚澄卻握起了我的手，吻了吻我的指尖：

「小果，可以跟我說到底發生了什麼嗎？」

我低下頭，沉重地呼了一口氣，像犯了重罪正是懺悔的犯人：「其實.....我也不完全知道，只是.....」

「你跟藝莉剛才去靜蜓了吧？然後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們去了那麼久，到底去了哪裡？」

泚澄溫柔的聲線像心理治療師，正按摩著我緊縮的胸口。

「然後.....我們去了醫院，小翼入住的醫院。」

「咦？」泚澄驚訝地掩起了嘴。

我深吸了一口氣，對泚澄說出了我與藝莉在醫院經歷的一切。

從小翼的病情突然加劇，從靜蜓那滿懷恨意的眼神。

「怎麼會這樣.....」泚澄聽完以後，露出以難以置信又難受的表情「靜蜓她到底是小翼的.....？」

「她沒有說，」我搖了搖頭「應該是說，她說完最後一句話，什麼也沒有回答就走了。」

「最後一句話是.....？」泚澄小心翼翼地窺看著我的表情。

我的胸口又再次緊理得要窒息。我輕輕拉動泚澄的手腕，以乾涸的雙眼望著她。也許是我的眼神太可怕也太無助了，泚澄喉間嚙動，站起來移動身子與我一起坐在床上，伏在我的肩上，緊緊地抱著我，用她的身體包圍著我。

「靜蜓她說.....」

我回想起靜蜓掩臉的雙手慢慢滑下來，露出那惡鬼似的雙眼——

『是阿鈴——是你們認識的樂璇殺了小翼！！』

Ω

關於小翼，我所知的其實不多。

我基本上只知道她是樂璇孩堤時認識的友人，也知道這麼多年來，樂璇仍然堅持會去探望她。

除此以外，小翼的背景、小翼的家人、小翼的其他朋友，小翼的意外細節，樂璇從來沒有主動提起，我也從沒有過問。

訢澄的雙眼瀰漫著淚水似的光暈，深灰色的瞳孔裡浮現出枯萎似的無力感，在她下了百葉簾的房間裡顯得帶著悽悲。

「可是.....小翼沒有死呀？」訢澄無法理解地說「而且，小翼不是因為車禍才變成這樣的嗎？」

「小璇是這樣說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詳細.....」

根據樂璇之前的說法，小翼是在她小學五年級那年，因為車禍而重傷昏迷至今。

——所以，從我懂事開始，我就決定，要替小翼活著，我要替不能活動的她，去嘗試所有的事情，體操也好，運動也好，性愛也好，我要替小翼享受人世的生命的生命，然後將經驗與感受帶回去。告訴她，體操真很有趣，3P真的好累哦。我知道她聽得見的，我知道的——

去年樂璇初次帶我去探望小翼以後，她向我訴說的想法。

樂璇的心意一直言猶在耳。那之後，樂璇不時會自帶我去探望小翼，包括前陣子小翼生日。

我一直知道小翼對樂璇來說無比重要，那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身影，彷彿是樂璇所信仰的宗教裡的神祉。

是只剩下了心跳的小翼，引領著樂璇的肉身往前進。

但如果，樂璇所說的一切都是謊言——

「小果.....別這樣。」

訢澄突然緊緊地抱著我，聲音打斷了我的思緒。

「我.....」我奇怪地說「怎麼了？」

「你臉色又變壞了，心跳突然變好快好可怕。」

訢澄的耳朵靠到我的頸旁上說。我意會過來，那應該不是我的心跳，而是我的脈搏。

我盡量放鬆呼吸，平復泚澄所說的「可怕的心跳」。我在害怕嗎？還是憤怒？那怕只是可能性，可是如靜蜓所說的才是事實，那麼——

泚澄扶著我的肩頭，跨坐在我的身上，她低頭輕吻著我。我抱擁著她那優美的腰身，伏在她穿著純翠綠色短袖T恤的胸前，她柔軟身體散發著清麗的香氣，多少安靜了我的思緒。我撫著她的背部說：「澄澄抱歉了，今天是我們的約會日，結果卻變成這樣。」

「呵呵，你知道就好了。」泚澄像小學老師般拉著我的耳朵「難得一天約會，你竟然還敢約別的女生上床，還敢陪其他女生去抽煙。」

泚澄是那種從來都不吃醋的女友，她那訓話令我淡然一笑。我貼在她衣服上柔軟的乳溝裡說：「雖然我知道這樣說很過份，可是此刻我真的覺得.....除了小璇以外，我有你們這些女朋友真是太幸福了。」

「你知道就好了，把約會日給我還來呀～唔.....啾。」

泚澄的身體輕柔地壓向我，與我相吻，她那薄薄而輕柔的吻讓我感受舒適的親切感，像滲雜了陽光的湖水般填滿了我的胸口，淹沒了我帶著沉積了一整天心酸，分解出微量的內疚感。我感到我再次勃起了，我拉著泚澄的衣緣，脫去了她的翠綠色T恤，我輕輕握向她戴著白色碎花胸罩的美乳。我問：

「我們現在還在做這種事，會不會不太好？」

泚澄報以體諒的微笑，摸了摸我鼓起了的褲檔：「但至少可以的話，男生還是射出來會比較舒服吧？對身體和心理都是。」

我解開了泚澄白色長紗裙的腰扣，裙子無聲地落在地上，我的視線與手掌一起在她的腰上遊走，欣賞她毫無臃肉而光滑的纖腰。我搔著她的肚臍說：「妳知道嗎，小鹿儀剛才也說過類似的話，我現在好想跟你們一起做，是不是太貪心了。」

「會呀。」泚澄欣然回答，將披在肩上的金棕色長駢撥向身後「所以你有我就應該要知足了。」

我解開泚澄的白色胸罩，勾下來放到一邊的桌上，一對美麗的尖筍狀乳房白嫩可人。我親吻著粉紅色的乳尖，吸啜著她的乳聞，刺激著泚澄的性慾。她扶著我的肩頭，腰間輕扭著，隨著乳頭的勃起而嬌吟。

「嗯.....呼唔嗯.....啊丫.....小果.....嗯唔.....」

我含住泚澄突出的乳蒂，用舌頭舐擦著她充血的小豆，雙手揉按著她執手可握的美乳。泚澄的呼吸享受著我的愛撫與吮啜，手腕也探向我的褲檔，解開我的褲頭，用溫暖的手心掏出我的陽物，套弄著讓我急速挺立。泚澄主動指示著說：

「小果，你往靠後一點。」

我依言在泚澄的單人床上挪後了身體，貼在冰冷的牆上。泚澄從我身上下來，跪在床前脫去了我下半身的衣物，扶著我的陽物，用手腕溫柔地套弄得更繃緊，吻在我的莖身上，舐向我的龜冠，張嘴吸啜我的前端。她那溫柔的口腔讓我戰抖勃動，快感油然而起。

「嗯啾、啾啾.....咻——嗯啾.....這樣等一下是不是會射得更舒服？啾啾、啾、啾.....」

泚澄細膩的嘴唇摩擦著我的莖端，令我敏感的龜頭漲得酥麻，沾滿香涎的小莖令她吸啾得更流暢，粉唇圈著我的龜冠，刺激著我蓄勢待發。我撫著她泛起春色的臉頰說：「澄澄的嘴巴那麼舒服，等一下一定會射很多呢。」泚澄安心地嫣然一笑，吻著我的馬眼上的透明體液：

「那就好了，待會要盡情射出來喔。嗯唔——啾啾.....唧～～唧——啾.....啾呼.....」

我的陽物被泚澄舔在嘴中，不由自主地隨著她的唇舌而興奮勃硬，直到我的龜冠催出漲硬了的刺痛感，我便對泚澄說：「澄澄，差不多了，過來我這邊吧。」泚澄放開嘴，擦了擦嘴角，便帶著微笑爬上床，落在我的懷裡。我們在淺窄的床上專注地舌吻，我脫去她的白色內褲，撫著她有點瘦削的屁股，指尖從股溝滑向她的私處，用掌心撫著她濕潤的私處，用指尖挑逗著她的陰唇。

「嗯.....小果.....啊——哎丫.....那裡、嗯.....」

我的指尖感受到暖暖流出的淫水，看泚澄的動情得差不多了，便讓她平躺在床上，分開她修長白皙的雙腿。因為單人床有點狹窄的關係，我必須稍抬起她的下盤，才能在床端讓我跪在她的跨前，對準她水亮的肉穴，泚澄嬌羞著說：

「這樣好害羞.....嗯呀——！嗯丫、丫啊、哎呀——丫唔——」

我傾前身體，進入了她的身體裡。我的陰莖撐開了緊窄的陰道，帶來強烈的暢快感，性愛的舒適令我全身放鬆，開始挺動腰間，抽插著躺在床上泚澄。我用堅硬的陽物戳著滿是愛液的肉腔，一邊撫著泚澄拋動的雙峰，讓她也分享著我的興奮。

「嗯——嗯唔～～哎啾.....呀丫、呀丫、丫啊——嗯呀——」

泚澄嘴裡說著害羞，可是還是抬起了腰間，配合著我的抽送而擺動下身，讓我流暢地深入到她的盡處。我的陽物因為口交的前戲而非常繃緊，泚澄的花心也因此顯得更異常細嫩，我輕輕地用龜冠打轉摩擦花蕾，泚澄的腰身已緊張地打戰，收縮的腔肉滲出更多的愛液。

「唔～～唔～～小果——嗚唔～～好熱——裡面.....哦啾～～」

泚澄雙手抓緊了床單，閉著眼睛受用地叫床，整張臉都通紅了。她的腰間擺弄著，收緊了的小穴摩擦我的陽物，我搔著她繃硬了的乳頭，掌心揉捏著她的雙乳，小莖緊密地抽送著，龜頭上鼓動著劇烈的射精感。我暫時停下動作，低頭親吻泚澄：「要出來了，澄澄想換個姿勢嗎？或許從後面.....」泚澄卻張開雙臂，抱住我的身體，搖了搖頭：「不用了，就這樣吧，這樣小澄澄最裡面好充實好舒服.....嗯——啊——你隨時都可以射喔.....嗯喔.....丫丫——」

泚澄的體貼讓我無以為報，只好專注心神，下身更有力地抽插，令她享受到更受用的快意。我握著她滲滿香汗的乳峰，陰莖勃癢到了極限，掌握好節奏，每一下都搗向她的花心，龜頭湧現出我無法用意志力忍受的酥麻。我抱緊泚澄，深情地吻著她喘息中的小嘴，用陽物壓向她的陰道盡頭，馬眼劇烈緊搐，便舒暢地射精了。

「嗯唔唔唔～～哎呀——嗚嗚嗚唔唔！！」

我腦袋中一片空白，抱緊訖澄汗濕的身體盡情地爆發著，不顧一切地將精液射進她的性器深處。訖澄承受著我的噴洩，痙攣的肉腔也戰抖著高潮，摟住我的肩膀昂首浪叫，悅耳的呻吟聲令我憐愛著她吻著的頸間，待射精結束後，再輕輕地用陰莖摩擦著她滿是陽精的溫暖肉壁。

「呼.....呼.....呼.....啾.....啾啾.....」

完事後的我倆在床上相擁，訖澄滿意輕吻著我的下唇，翳悶的小房間令我們滿身大汗，汗液冷卻為我們帶來了寒意。我輕撫著訖澄猶有脛色的臉說：

「澄澄，如果沒有小璇.....我們還會在一起嗎？」

訖澄帶著性愛後的疲憊，呼了口氣靠在我的懷裡，挽起了坦然而幸福的微笑：「說實話。我不知道呢.....因為記得那天，是小璇跟你一起，主動來跳水台前找我的。以小璇的性格，她是一定會這樣做吧，之後的各種事情也是。」

我想起那天在室內泳池裡，是樂璇向我指出了訖澄的存在。

那時候的她，是站在跳水台上，高高在上的金髮美女。

日落了，此刻在我懷裡的她蒙上了金黃色的輕紗。我握起了訖澄的手，吻著她因為練了半年體操而變得粗糙的指尖：

「是的，是小璇那傢伙帶來了這一切。是她改寫了我們所有人的人生。」

「小果，」訖澄閉上眼睛，靠在我的肩上謐息「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可是身為你的女朋友，身為小璇的朋友，你可以聽我說一句嗎？」

「是？」

訖澄安靜了片刻，像進入了夢鄉，然後說：

「我從來沒有恨過小璇，即使我知道很多事情是她在背後作梗，可能偶爾我也會難受、困惑、無奈過。可是事到如今，至少我還活活好的。我有你，也有大家，所以，不論接下來會發生的是什麼——請你務必要繼續愛著小璇。」

伍玖 | ρινύες | 厄妮露艾絲 γ

「小果.....小果，你的電話響了哦~小果.....」

我從深沉的睡夢中醒來，不經意翻動沉重的身軀，卻在狹窄的床上碰到了女生的軀體。我醒悟到自己正身處在泚澄的房間裡，眼前一片幽暗，只有百葉簾外照進了熹微的橘色路燈。

正當我掙脫想濃烈的睡意，摸不到放在泚澄書桌上的電話。泚澄的手臂卻繞過我的身軀，拿起接聽了：

「喂，琪琪嗎？我是澄澄，是的，他在我身邊.....我們早就睡了。妳等一下。」

是森琪.....？

強烈的危機感驅散了我的疲憊，我撐起手臂，立刻接泚澄放在我耳邊的手機：

「琪琪？是我，怎麼了？！」

「小璇她說要去看小翼！！」電話的另一端傳來的，卻是森琪壓低了的聲線，異常匆忙地連珠炮發「我裝著要上廁所，偷偷打電話跟你說，我攔不住小璇的，你快過來——不，小璇妳等一下，我還沒好——」

欸。電話掛線了。

那獨特的回音.....森琪是躲在廁所裡告密嗎？

我的腦袋像被潑了冷水般瞬間清洗過來，翻開被鋪下了床，拿起手機的時間一看，「22:49」，這早就過了探病時間。

「小璇要去醫院了？可是這個時間.....」知道內情的泚澄也在我身後緊張地說。

「不，小璇知道小翼原來的病房號碼，她可以偷偷溜進去」我下了床，火速穿上鞋子，披上外套「只是她不知道現在小翼已經病情加劇，被送到了加護病房。」

對樂璇而言，小翼仍正身處3045病房。

如果她到醫院以後，卻發現小翼被移送了——

「嗯！！那我們快去！！」

泚澄意會過來了，急忙應道。在黑暗中跟隨著我下了床，穿上長裙與球鞋，在白T恤外再披上了一件毛衣外套，拿起錢包及手機，便跟我一起離開了宿舍。

樂璇由森琪陪伴著，睡在我的房間裡，從泚澄的宿舍過去並不遙遠，如果剛才森琪還在我房間的廁所裡，那麼我們應該可以趕過去，或許還來得及。

「小璇發現什麼了嗎？」

我與泚澄牽著手，在夏夜微涼的校園裡急步往前。

「應該沒有……」我搖了搖頭「她什麼也不知道。大概只是心血來潮，想去看小翼而已，她每次生悶氣的時候都這樣，我早就料到了，只是沒想到，啊……會在這個時間。」

今天下午我與藝莉從醫院回來後，我倆一時間都茫然若失。藝莉說，她有些事情想要弄清楚，自己一個回房間就好了。我也不好說什麼，與藝莉分別以後，我知道森琪陪著樂璇，暫時不會出事，心裡埋藏著疑惑的我，就當是逃避也好，便決定先去找泚澄。然後，我與泚澄在房間裡親熱，出門簡單吃了個晚飯，困倦的我就直接在泚澄的房裡留宿了。

我以為，這一覺至少可以睡到天明。

我與泚澄喘著氣趕著步伐，我拿起手機，打電話給藝莉。

「喂？老公？這麼晚怎麼了？」

藝莉瞬間就接聽了，她的聲線有點倦意，但很清晰，似乎仍未入睡。

「小璇……她現在決定去找小翼！琪琪攔不止她。」我對藝莉說。

「怎麼會——！」藝莉驚叫著，比我預期中還更緊張「她們出發了嗎？」

「不，我與澄澄正趕過去，試試看把她攔下來。妳呢，妳在房間裡嗎？」

雖然藝莉就算趕過來也未必有用，但向來冰雪聰明的她，卻不禁讓我心理有點依賴。

「我……」藝莉帶著難言之隱地說「我……現在不在房間裡……」

「啊？那現在妳在哪……？」我的思緒比我的呼吸更混亂。

藝莉靜默了片刻，然後才回答：「我……正與明明在圖書館裡。」

「圖書館！？」

我詫異得停下了腳步，思考著是否因為腳步聲而聽錯了。

「嗯……」藝莉的聲線有幾份苦澀「我們正在新聞資料室裡找十二年前的報導——」

這時候電話傳來收到訊息的震動，我翻開電話一看，是森琪的信息：

『We on taxi』（我們在的士上）

沒想到，我竟要在一天之內往返兩次醫院。

白色外牆的醫院在夜色裡彷彿墓碑，既安祥而死寂。我與泚澄下了的士，衝向醫院的正門前方。因為有急症室與外科的關係，醫院是24小時開放的，我倆站在醫院門前喘著氣，略回過氣後，便故作平常走進醫院大堂裡。

我與樂璇一樣，已經無數次探訪這所醫院，完全熟悉探病的路線。我牽緊泚澄，若無其事在櫃台護士察覺我們之前，迅速步進大堂，然後閃身進了走廊當中，儘量壓低腳步聲，火速向樓梯步去。

「來不及了嗎……？」泚澄的聲線帶著幾份沙啞。

「不知道……琪琪說到已了醫院之後，就沒有回簡訊了。」我回答說。

當我們得知樂璇上了的士以後，也立刻走到大學外的馬路旁，截了一輛的士登上去，飛速駛向醫院，情況一如今天下午我與藝莉所經歷。只是追趕的對象，由靜蜓變成了樂璇。

我推開了後樓梯的防煙門，看著有幾份陰森的梯間，小翼原來的病房在三樓。我望向泚澄：

「澄澄，妳的腳傷現在有復發嗎？我們可能要用跑的……」

「沒問題，去吧。」披著長髮的泚澄有點慌張，但還是果斷地搖了搖頭。

我們步上階梯，開始往上飛奔，才跑了半層就開始喘氣了。

我與泚澄艱苦的呼著氣，盡量加速，而我右膝上的關節舊患又開始發作了，我忍住酸灼的痛楚，只希望能在樂璇打開房門之前，把她攔下來。

——為什麼要如此痛苦。

我在的士上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我會感到緊張，我會感到驚慌。

為什麼，我不希望樂璇發現小翼病情加劇了。

為什麼，我不希望樂璇與靜蜓有接觸。

為什麼我開始同意藝莉提議的做法：

我們就寧願裝著什麼都不知道，讓靜蜓人間蒸發，讓體育部解散，讓奧運資格被取消，讓我們折騰在虧空公款的官司當中。

——有什麼比這一切還更可怕？

「呼——呼……」

「澄澄？」

泚澄不像我那麼習慣奔跑，大概跑到二樓中段，她掩住了的腰間，彎腰扶著扶手，皺起眉頭不斷

喘氣。

「不用管我.....小果，你去追小璇，快點.....我回過氣，就過上來。」

「好.....好的。」

我知道訖澄只是承受不了橫隔膜的痛楚，點了點頭，決定先將訖澄丟下，然後繼續往三樓跑上去。我身上流著溫熱的汗，但瞬間又在空氣中冷卻了。

比一切都更可怕的——

不是靜蜓。不是官司。不是失去了場地。不是失去了奧運的資格。

而是真相。

樂璇一直隱瞞沒有告訴我們的真相。

我猛力推開3樓的防煙門，跑進走廊裡。醫院建築結構簡單，來過探病多次，我早就記在腦裡，我依著記憶中的地圖，跑向3045號房。

終於，我看見了走廊前方的她。

「小璇——！」

我用盡力氣大叫，希望阻止她的正準備推門的動作。

喀噠。

可是，來不及了。

樂璇將手放在門把上，眼裡一邊奇怪而驚訝地看著我，但手腕還是扭動著門把。

「咦.....」樂璇發現了異樣「為什麼上鎖了？」

我氣急敗壞走到樂璇身後，在她身邊的森琪正用慌張地看著我。

「為什麼打不開？」樂璇不斷扭動著門把「她們怎麼把小翼鎖在裡面了，這到底是——老公？怎麼回事——等一下，快放手！！」

我握住樂璇的手臂，拉開她抵在門把上的手，將她拖離了3045號房。

「小璇，現在已經過探病時間，你這樣會搔擾到其他病人，我們先回去吧。」

「嗚嗚呀~！！！！做什麼啦！！」樂璇帶著困惑甩開了我的手，眉宇間展現惱怒「我要找小翼聊天呀，躲在病房裡就好了。你為什麼會在這裡？我可沒有告訴你.....琪琪？」

樂璇疑惑地逼視著森琪，森琪逃避著樂璇的眼光別開了頭。我平復著奔跑過後的喘息：

「小璇，你聽我說，我們先回去好嗎？我回去再解釋……」

「解釋？解釋什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老公你好奇怪……琪琪？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樂璇來回審視著我與森琪。我看著樂璇眨動著的雙眼，看著明亮得太過銳利的瞳孔，盤算所有可能的理由與藉口——這時候，我身後也響起了腳步聲。

「澄澄……？」樂璇看著我的身後，訝異得張大了嘴「怎麼連澄澄也……到底發生了什麼？難道——不，小翼！！小翼！！！！」

樂璇眼珠一轉，眼眶一紅，回頭就突然迅步往3045號房撲過去。

「嗚——！！小翼！！」樂璇大手扭動著門把，揮手拍著門「嗚——！！開門呀，到底怎麼了！！有人在裡面嗎？！小翼！！！」

樂璇對著房間哭叫著，她大概是想到另一種可能性了。樂璇知道沒法打開門，急得哭出了淚，回頭又對我們怒號：

「嗚欸！！到底、到底——到底小翼怎麼了啊！你們一定知道什麼！！快告訴我——！！小翼到底怎麼了！！你們快說——小翼她到底——」

我伸手想抓住樂璇的手腕，卻被她異常用力的抵開了。樂璇淚眼縱橫，我只是覺得胸口牽心地痛，早就亂了分寸，喉間再次哽咽難言，無能為力地面對著樂璇的哭號。

「別碰我！！死老公！！快過訴我，到底小翼怎麼了！！為什麼房門會鎖上了呀！！快說呀！！嗚欸欸欸欸！！到底怎麼了呀！！怎麼你們都不說話——」

「阿鈴。」

樂璇在走廊的迴盪的哭叫聲，因為這個稱呼而瞬間寂滅了。

靜蜓從走廊另一邊的轉角出現，正看著我們每一個人。

樂璇流著眼淚的雙眼凝固了，微張的嘴唇僵硬靜默，怔怔地看著無聲出現的靜蜓。

靜蜓依然是淡漠冷峻的表情，她步向我們，然後，擇下了黑色粗框眼鏡。

「阿鈴，」靜蜓對樂璇說「妳還記得我嗎？我是**阿婷**。」

靜蜓踱步走樂璇，而樂璇仍然定睛看著靜蜓。

「妳大概已經忘記我了吧，因為那年妳是如此討厭我呀。但我可完全沒有忘記呢，關於阿玲妳，還有關於阿翼——在十二年前，咕呃——！！呃呀——！！」

「小璇！！！」

這一下變故來得太快，結果最先反應的，反而不是與樂璇靠得最近的我。

而且剛趕到了我們身後的藝莉與絲明，以及站在我身邊的泚澄。

「呃咕——呀丫——！！！！」

「小璇，快放手——不要這樣！！」

樂璇將靜蜓撲到地，捏住了靜蜓的喉間。

樂璇全身壓在靜蜓身上，靜蜓手中的眼鏡在飛到了遠處的地板上。

藝莉、絲明、泚澄三人尖叫著想拉開樂璇，可是樂璇面露著令人心寒的兇惡，用戰抖的雙臂吃力地握緊了靜蜓的頸間。

靜蜓痛苦的啞叫著，雙眼可怕地翻動，嘴裡吐出了唾沫。

「小璇……」

我走上前，抱住樂璇的肩膀，試著拉開她的上臂。

她向我回頭一望——那是我從未在樂璇身上見過的眼神。

如此絕望，如此憤恨，如此哀傷。

如此急欲想殺了靜蜓。

甚至比她在京都時，知道藝莉因為戀音卻想要退出體操隊的時候，還要兇崇千倍。

「小璇……」我再喚了一聲「可以告訴我事情的真相嗎？關於小翼的事情。」

樂璇的手臂軟化了，嘴角輕輕的抽搐著，兩眼無言地看著我。

我趁機拉開了她握住靜蜓咽喉的手，拉起了她壓在靜蜓身上的身軀

「小璇……」我對她說「無論如何，我仍然會愛妳，我仍然仍然會愛妳。請妳……告訴我好嗎？」

」

樂璇一言不發，緊抿著嘴唇，眼角流出豆大透明的淚珠，劃過她的臉頰，繞過她的下巴，如雨水般滴落到地上。

我將樂璇抱在懷裡，藝莉與泚澄扶起了靜蜓。

我注意到藝莉雙眼通紅，心痛地看著我與樂璇。

我當然知道為什麼。

剛才，當我與泚澄登上的士後不久，我便收到了藝莉的電郵。

她從新聞資料檔案中，找出一份老舊的報紙複印本。

報導是十二年前的，標題是：

<小五生高處戲耍釀慘劇 料終身成植物人>

伍玖 | ρινύες | 厄妮露艾絲 完

陸零 | καρος | 伊卡洛斯

我坐在深切治療部外的醫院走廊，遠離我深愛的任何一位女生。

醫院的走廊上空無一人，安靜得我自己連心跳也好像被淹沒了。我看著蒼白而死寂的廊間，突然產生了一種近乎預感的直覺，拿起了電話，撥打她的電話號碼。

電話的撥號聲持續了好一陣子，她似乎沒打算接聽，但也很難怪，始終已經快接近凌晨了，她很可能早已經就寢。正當我想要放棄之際，電話卻接通了：

「喂.....小果？」

她的聲音有點沙啞，帶著濃重的惺忪感。我帶著歉意地說：

「抱歉吵醒妳了，我只是.....想聽聽妳的聲音。伶馨。」

我呼喚著她的名字，好像要確定她的存在，電話中傳來像是微笑的呼息聲：

「沒關係呀、你們的事情我知道了.....」她稍為提高了聲音，似乎正打起精神「不過，如果要問學生會與體育部的事情，很抱歉喔，我也無能為力呢。我雖然是主席，但說到底只是學生而已，這次涉及到政府與大學行政部的決定，我也沒辦法改變喔。不過，呵呵，你們還真的很會惹麻煩呢，我以為京都那一次已經是極致了。」

伶馨太過刻意的嘲諷卻讓我感受到難言的溫馨。我當然知道即使伶馨也無可能解決這一次的事情，所以一整天下來，我始終沒有去找她詢問過任何事情。我回答說：

「伶馨，其實.....我已經知道了事情的真像，那是因為——」

說到這裡，我卻仍然說不下去，我望向遠處深切治療部的出入口，不覺又嘆了口氣。伶馨也沉默了片刻，然後才說：

「這次.....很困難嗎？」

伶馨向來七竅玲瓏，就算不知道內情的她，也許從我的語氣中已經推敲出局面。我說：

「是的，這一次非常困難，可能真的沒法解決。」

「是嗎.....」伶馨淡然地說「會比我的身體更困難嗎？」

「也許差不多。」我笑說「可能這小伶馨妳了解前因後果之後，就會說『哎呀，原來我活著是那麼幸福』的呀——這樣。」

「那我可真的要了解了解呢，」伶馨輕聲說「要來見面嗎？我今天晚上在學校宿舍呀。」

「明天吧，我現在在醫院，今天晚上應該沒有辦法了。」我說。

「醫院.....？」伶馨沉吟了片刻，聲音變得有點凝重「很嚴重嗎？要我現在過來嗎？」

「不，沒事。妳好好休息。」我說「明天見吧，我只是想聽聽妳的聲音。」

「啾～」伶馨向電話傳吻了一聲「那早安了，明天見。」

「哎，小伶馨.....」在掛線之前，我有種不由分說的衝動，喊住了伶馨。

「是的？」

「.....」我沉默了片刻，正從思緒深處中搜牽著言詞「哎.....我只是想說，有妳真好。妳說過，最初是妳出於好奇，來認識我們的吧。這真的我的運氣。」

「關於運氣這一點，我也這樣覺得喔。」伶馨溫婉地說「『活下去吧』，小果，明天見了。」

我們互相道了晚安，就正式掛線了。

我站起沉滯的身子，走到深切治療部前，推門進去，裡面是一系列的病房，病房門外有休息用的長椅。

訢澄、森琪與絲明都坐在長椅上，藝莉則有點不安地站著，看著站在更遠處的靜蜓。

靜蜓則看著病房的門，一言不發。她的頸間仍然有一圈紅印。

她們每一個人臉上都神色木然，可是又各自帶著疲憊的氣息，滲露著各自難言的千頭萬緒。

我湊近藝莉，看著她，她雙眼浮現著睏倦的紅絲，只是對我搖了搖頭。

我無法確切了解藝莉搖頭的意義，是跟我一樣，已經對一切都感到無能為力了嗎？還是單純說樂璇仍在靜蜓的病房裡沒有出來？還是說，我們已經失去了與靜蜓和解的資格？

啪躡。

病房門打開了。

樂璇雙眼通紅，低著頭步出了加護病院。

我依稀窺見了門後躺在病床上小翼，她的身邊放置了大量的醫療儀器，恍惚正用盡了一切方法，延續著小翼的生命。

「好了。既然剛好整個體操隊都到了，」靜蜓走到樂璇身後，掩上了小翼的病房門「那我們換個地方說話吧。」

靜蜓掃視著我們所有人。相比今天下午，她顯然已經冷靜過來，只是纖瘦的臉上仍帶著精神經歷

了過度緊張的虛弱感，她說：

「我突然想去高一點的地方看看，就去天台吧。好嗎，阿鈴？」

阿鈴——樂璇沒有回答，只是看著靜蜓，不.....

樂璇是看著靜蜓身後的門。在樂璇眼裡，靜蜓似乎從未存在。

Ω

靜蜓說，小翼確診是肺部萎縮，進而導致了心臟與身體機能出現問題。

靜蜓說，小翼肺部萎縮已成定局，醫生說已經沒有康復的可能，雖然短期可以儀器維持生命，但必須盡快找到適合的肺部用作移植。但肺部移植手術極其複雜，要找到適合肺部的程序也非常漫長，這可能性大概非常渺茫。

靜蜓說，小翼昏迷了十二年，一直存活至今已經是奇蹟，別說肺部萎縮，就算有其他身體技能衰竭亦不能逆始料未及。

自從今天下午醫院將小翼轉移到深切治療部，靜蜓一直在留在醫院裡，晚上她打算在醫院裡留宿，便打算到自動販賣機購買食物。深切治療部與3045號病房同樣位於三樓，她經過走廊時聽見吵鬧聲，走過去察看，卻竟然是我們一千人等。

靜蜓走在我們前方，推開了天台的門。

當我走到天台上，我突然有一種強烈的熟悉感。

這裡就是當天吐澄受傷的時候，我與阿軒爭執的那個天台。

事隔半年，天台邊緣的圍欄仍在整修當中。我眼前閃現往下掉的畫面，離心力所帶來驚懼仍然瀝瀝在目。

「呼~~~~」靜蜓抬頭望看星空，張開雙臂，深吸了一口氣。

夏夜的晚空很清澈，醫院附近都是沒有建築物的郊外，光害很少，天台上也只有入口處的一盞照明燈，散落在我們頭上的，是浩瀚的黑夜與星光。

「我一直很疑惑，」靜蜓回頭望向我們「到底人為什麼總是想走到高處，總是想登山，想建造摩天大廈，想走在懸崖的邊緣，想跳得更高。但後來，當我每次走到天台上，看著這種景色，我就明白了——對吧，阿鈴。」

樂璇從探望小翼開始，就緊握著拳頭，沒有說過、回答過任何話。

這是我認識樂璇以來，她維持了最長時間的沉默。

靜蜓對於樂璇的默然似乎感到很坦然，她推了推眼鏡說：

「如果妳沒有話想說，那我就直接說吧，阿鈴，妳以後不要再來看小翼了。」

樂璇站在我的前方，我窺視著她的側臉，她依然低著頭，沒有望向靜蜓。

不過，當靜蜓說出她的要求，樂璇緊握的雙拳卻開始打戰。

我試著伸出手，握向樂璇的手腕，可是，樂璇卻用力甩開我的手。從她的手上傳來力道帶著強烈的怒氣與恨意。

「.....為什麼。」

樂璇終於說話了，她的聲音很沙啞，聲帶上被刺穿了無數的小孔。

「為什麼？」靜蜓反問說「妳問我為什麼？為什麼我們要令妳們體操隊身敗名裂？為什麼我要令妳們辛苦建立的體育部毀於一旦？為什麼樂於看見屬於妳的一切都灰飛煙滅？為什麼我要妳如此痛苦？妳問我為什麼嗎，因為——」

靜蜓全身恍似散發出深黑的濃霧，如蛇般的瞳孔瞧看著我們。她續道：

「這是妳應得的報應呀，阿鈴。」

我這才發現，原來樂璇是如此矮小。

身高156的她，只穿著單薄的白色寬身舞蹈服與緊身長褲。

樂璇站在靜蜓前方，背影好像是未諳世事的小女孩，像在訓導主任前盡力辯駁的孩子。

「對了，你們仍然不知道吧。」靜蜓的視線繞過樂璇，望向我們「關於我們三個人的故事，阿鈴，阿婷，與阿翼的故事。」

我不動聲色，將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樂璇身上，留意著她所有可能的異動。

「阿鈴，」靜蜓說「如果妳沒有意見，就由我來說吧。」

樂璇沒有回答。

夜風吹過，揚起了靜蜓黑色的長髮，遮掩她半邊的臉，她雙手抱肩：

「不過，由我的角度說出來，可能會不太公允。因為，我是如此深愛著阿翼呢。」

Ω

「小璇——！！快下來啦，妳這樣.....很危險的啦！！」

小翼看著樂璇纖細的雙腳踏上前方的鐵架，雙手拉著上方的鐵杆，拉動身體往上爬昇，只是幾個

敏捷的動作，樂璇已經爬得比小翼還高了。

「小璇快下來啦！！」小翼著急地說「如果被發現會被罵的啦，像上次我們玩彈床一樣，小璇一嚇呀！！」

本來四肢都爬在鐵架上的樂璇，突然往半空中伸出了手，單靠左手左腳穩住平衡，半邊身體都騰空了。小翼被樂璇這一下突如其來的高難度動作嚇得尖叫，樂璇卻駕輕就熟的燦爛微笑了：

「哈哈哈哈哈！被罵而已嘛？那又怎麼樣！！小翼妳才快上來啦！！快日落了啦！！」

「我.....啊、哈哈.....」小翼不知道該怒還該笑，苦笑著抬頭望向樂璇「別胡鬧了啦！」

樂璇身子從空中擺回去，重新抓住了鐵架，像特技人般以俐落的動作往上爬。小翼抬頭望去，樂璇那小小的身體好像被泛黃的天空吸走了，彷彿失去了重量般一點一點往上升.....

在樂璇與小翼就讀的小學後山上，有一處老舊的休憩公園，公園裡除了各種老舊的遊樂設備以外，近山邊的位置上，還置有一個鐵製的小高塔，塔上除了是保安用的照明燈，也放置了各種樂璇與小翼也搞不清楚用途的儀器，聽學校的老師說，都好像是用來做科學研究的吧。

小翼抬看著朝塔頂的小平台愈來愈近的樂璇。剛學完了長度單位的她，心算著這到底有多高？五米嗎.....好像又不只這麼矮？十米嗎？好像差不多.....還是十五米？

「小璇，快下來啦.....」

小翼擔憂地望向樂璇，可是那已經太高了，她的聲線再也抵達不到樂璇的所在。

小翼與樂璇下課後，不時到後山的公園去玩，今天放學後，樂璇拉著小翼去了。兩人手牽著手，走上了山林小徑，樂璇卻指著那高塔說：

「我們爬上去看日落吧。」

小翼當然是吃了一驚，她想起兩人上次下課以後偷偷玩彈床，結果被老師抓到了，被罵了老半天，最後還要見家長，回家又被罵了一輪.....

但樂璇不管小翼的反對，逕自就往上爬。

「小翼！！擘喔！！我到頂了啦！！這裡好高喔，景色好漂亮！！！」

樂璇的呼喊從天而降，小翼將頭抬起，在牛油色的天色之下，她差點看不見樂璇變得高遠的臉，往後退了幾步，才重新看見了樂璇正對自己微笑。

「小翼！妳快爬上來啦！！這裡景色超級漂亮的呀！！快要日落了！快爬上來！！」

小翼深吸了口氣，用力高喊著回答：「不行——！！很危險的——！！小璇妳快下來——快下來——！！」

樂璇卻依然報以嘹亮的笑聲，低頭對小翼說：

「小翼你快上來！！！如果妳不上來！！我就不下去喔！！！」

小翼臉有難色地看著樂璇，低聲道：「怎麼這樣.....那可以這樣。」

「小翼！！快上來～快上來～小翼不上來陪我看日落，我就不下去！！！」

小翼雙肩乏力，嘆了一口氣，疲倦地看著樂璇那好像永遠充滿精力的臉。小翼想起，兩人小學二年級就認識了，樂璇總是那麼頑皮，老是弄東弄西的，偏偏又喜歡粘著自己，兩人都已親密得被身邊的同學笑話了，她上次還突然亂吻呢.....而且，阿婷也好像不太喜歡樂璇，她老是說樂璇是『把妳帶壞了』.....

「小翼～～快上來啦！！就陪我看日落嘛！！看完我們就下去回家！！好嘛好嘛～」

樂璇在高空呼叫著說，小翼帶著想不通又無能為力的困惱，走到鐵架前方，試著握緊那帶有鐵鏽的橫竿，她發現自己手心冒汗，掌心充滿了濕潤的不安感，但她知道，自己是永遠拗不過樂璇的。她對樂璇說：

「好啦！！怕了妳啦！！我上來以後，看完日落就立刻回去哦！！！」

「哈哈哈哈哈好呀好呀快上來快上來！！」樂璇拍手掌笑道。

小翼握住鐵竿，運起手臂的力道，將身體往上拉，向著樂璇攀爬了。

想起來，在大城市出生成長的她，還沒有親眼看過日落呢。

陸零 | καρος | 伊卡洛斯 β

小翼忍耐著膽戰心驚，抬頭牢牢地看著樂璇，不去想已經離開地面多高了，也絕對不去想為什麼吹拂在身上的風會愈來愈重。

鐵架做得很堅固，欄杆之間的距離很窄，即使是體能中規中矩的小翼，也能夠一點一點地往上攀爬，緊張又害怕的心情令小翼全身泛汗，風就吹得更冷了。

「小翼，加油喔，差一點而已喔～」

小翼雖然並不疲累，但仍未發育的胸口卻喘著氣起伏。她自出生以來，從未做過如此膽大妄為的事情——從未身處這樣的高度，從未曾與天空如此接近。

「手給我手給我～好了，呵～～～」

小翼終於攀到塔尖，樂璇蹲在塔尖旁邊，握起小翼的手腕放上用力一拉，小翼整個身子就撲到了塔頂的平台上。樂璇還未學會控制力道，小翼急著找到落腳點，兩人哎喲一聲，便抱在一起倒在平台上了。

樂璇乘機在小翼臉上親了一口，小翼羞紅滿臉，趕快爬開，在平台上坐起了身子，她原本想向抱怨樂璇幾句，可是當她看見眼前的景色，就啞口無言了——

這就是日落的顏色。

原來是這樣的——小翼無法形容此刻在眼前的世界。那好像是用美術課上的油彩繪畫出來的風景畫，又好像是電影用特效虛擬的國度，又恍似是夢境中的曾經存在過的幻境，但又好像比這所有更真實。

「很漂亮是不是？」樂璇來到小翼身邊，與她並肩坐著「我其實有自己來過看日落喔，所以才想帶妳來呢。」

「真的……好漂亮。」小翼讚嘆著說。

樂璇握起了小翼的手，靠在小翼的肩頭上。

兩人執手並肩，看著眼前隨風漸變的晚霞。

樂璇與小翼成長的社區並無特別，一樣是城裡典型的稠密住宅區，數不清的高密度住宅櫛比鱗次，永遠人來人往的街頭，被切割成幾何形狀的都市。夕陽將至，金黃色的陽光像融化了的長河，在外牆與馬路上流淌，沖刷出漸變的輪廓與灰沉的陰影，如此華麗又色彩鮮明。

「小翼，把妳的食指給我～」樂璇對小翼說。

小翼看著樂璇詭計多端的笑容，雖然完全無法她的想法，卻還是舉起了手，將食指遞到樂璇的面前。

樂璇握起小翼的手，舉到自己的嘴前，然後張嘴含住。

小翼感到心跳加速，血液湍流到耳根，讓她滿臉滾熱。她感到樂璇正吸啜她的指尖，那私密的舌尖正舐著她的指頭，直到完全濕潤了她的指頭，才放開口。

樂璇拉起小翼的手腕，將她的指尖送到平台邊緣外的半空裡。

然後，樂璇向小翼的指頭吹了一口氣——

小翼感到指尖上一陣輕柔的涼意。

「起風了。」

樂璇對小翼莞爾而笑，小翼看著樂璇。樂璇那眼睛笑起來時總像會說話，美麗得總是令她又妒忌又羨慕，可是，此刻她的眼裡卻像倒映著整個夕陽下的宇宙，從她的笑容裡，吹起來讓萬物都無法安份的風。

小翼靠前身體，湊起嘴唇，吻向樂璇。

樂璇帶著微笑，回應著小翼的吻，兩人的嘴唇互相磨擦，薄薄的小粉唇上比夕陽、比涼風、比宇宙還要更柔軟。

「我決定了，」樂璇看著小翼說「我要成為體操運動員。」

「咦？」小翼看著樂璇明亮的雙眼。

「因為，」樂璇說「這就樣可以要去更多的地方，可以跳得更高，可以在空中飛舞，可以站在眾人的目光面前，可以接受所有人的聲線，然後——我要將這些都分享給妳喔，小翼。」

「傻瓜……」小翼低聲說了。

夕陽下的風吹響了小翼的心跳，撲通、撲通，小翼感到整個人都像害羞得無比卑微，寧願再也不去看一眼樂璇；卻又幸福得像擁有了一切，只是想著樂璇，其他所有都不重要了。

「小翼，」樂璇雙頰像初熟的蘋果，對小翼說「我好喜歡妳。」

「我也是，」小翼承受著鼓動的心跳聲「我也好喜歡小璇。」

兩人四目交投，金色的落日在瞳孔裡變成一片漩渦狀的輕紗，樂璇與小翼不覺又靠近對方，繼續相吻。

太陽變成了一顆橘黃色的花蕾，無聲地落入城市之後。樂璇與小翼靠在對方的肩上，十指緊扣，看著這只屬於兩人的美景。

「啊啊～～～太陽伯伯下山了呀。」樂璇慨嘆似的說。

「呵呵。改天再來看呀～」小翼牽著樂璇的手說。

「真的嗎？」樂璇倚在小翼的肩上「小翼會陪我嗎？」

小翼看著那期待滿滿的臉，她有時候總不想對完全言聽計從，不想讓她完全看透自己羞澀的心意。

不過，小翼還是點了點頭。

「啾～」樂璇吻著小翼「我就知道小翼最疼我了！好啦，我們回去吧，不然被爸媽罵了。」

「嗯.....好吧。」

想著又要在高塔上攀下去，小翼的心就已經涼了半截。樂璇察覺到小翼很害怕，便笑說：

「那麼我先下去吧，小翼接著再爬下來，如果掉下去了，也有我墊著底呀。」

「別說那麼可怕的話啦～」小翼推了推樂璇的肩頭「趁還有陽光，快點下去吧。」

「OKAY～」

樂璇爽快回答，轉過身子，用屁股對著平台的邊緣，左腳往下探，踩穩了的鐵架，便一步一步的攀下去了。

小翼看著樂璇的身軀一點一點的下沉，看著她流暢攀爬的動作，不覺又佩服她的肢體能力。雖然在學校裡樂璇是讓老師們頭痛的問題學生，但沒有一位體育老師，能夠忍住不稱讚樂璇的體育天賦。

她回頭一望，夕陽已經快沒入到都市底下了，只在各大廈之間剩餘了幾點餘暉，天色異常地絢麗，絲絨般的雲絮，在晚風上奔馳閃爍的陽光。原來樂璇眼裡的世界是如此美麗嗎？

「小翼～可以了啦，我在妳下面喔，這樣妳下來就不怕了。」

樂璇的聲音從下方傳來，小翼戰戰兢兢地靠近平台的邊緣，那微縮了的地面令她倒吸了一口氣，全身繃緊。樂璇在下方高喊說：「小翼！別看下面！！妳轉過去，背著對我！！」

小翼全身微微發抖，聽從樂璇的指示，轉身背著平台的邊緣。樂璇又發號施令說：「好了，妳現在慢慢蹲下來，對了！好，好！停！扶好欄干，膝蓋慢慢向後動.....對了.....」

小翼的心臟突突亂跳，腦裡一片空白，深呼吸著後腿著小腿，伸到半空之外，腳掌亂探，摸索著立足點。樂璇繼續說叫喊著輔助：「小翼，你左邊有一根欄杆喔，可以站上去，再往左一點點，往左一點點.....」

小翼集中精神，努力排除多餘的雜念與會掉落的幻覺，小心地用腳探索著鐵架的欄杆。可是，她踩了又踩，卻還是踩不到樂璇所指稱的欄杆，連她仍然撐在平台邊緣上的右腳，也開始感到有點痠痛。

小翼不覺窺視到地面，那深淵似的高度令她趕快回頭，望向前方遼闊的天際。

這時候，落日只剩下了深橘色的一道圓弧。

陽光散落在大廈如魚鱗的玻璃窗上，反射出灼動的光點。

小翼看著這金光閃閃的世界，夕陽折射成一道道穿梭分裂的細線，宛若是飄散舞動的羽毛。她又想起了樂璇的微笑，樂璇的嘴吧，樂璇的吻，那麼溫暖那麼美滿。她轉身低下頭對樂璇說：

「小璇！！你看你看，好漂亮，這個，真的真的好漂——」

Ω

樂璇舉起手，捂向眼角。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她一直在哭。

她背對著我，一直沒有讓我發現她的眼淚。

「妳後來對警察與老師說了謊，對吧。」

靜蜓站在原來的位置上，看著樂璇說。

樂璇捂住臉，搖了搖頭，可是卻沒有給予任何回答。

「那天的新聞說，」靜蜓以抑壓著怒意的聲線說「小翼是一個人往上爬，然後失足往掉下來的，作為唯一證人的妳，卻說妳無法阻止小翼……」

是的。這就是報導的內容。

我稍望向身邊找出報導的藝莉，她抱住手臂掩起嘴，眼裡淚水打轉。

報導上說，小翼爬到公園的高塔上戲耍，下來的時候卻失足墜地了。

小翼著地的時候脊椎往下，令頭部，頸部與腰部受到重創，導致了腦溢血、盆骨碎裂、脊椎移位等各種損傷，雖然成功從危險期搶救回來，可是小翼已進入深度昏迷狀態，當時的醫生已經判斷，小翼就算醒來，也極有可能終身成為植物人。

當時，警察在現場找到一位受驚得無法完整說話的同行友人，她只是斷斷續續地說：

——快救小翼，小翼自己爬上去的，往下掉了……快救救小翼——

靜蜓說的是事實。

樂璇說謊了。

一直說了十二年的謊。

在我們面前訴說並非事實的記憶。

「從那時候起，我就覺得很奇怪.....」靜蜓用咽哽的聲線說「阿翼不是會做這種事的人，一定是妳，一定是妳這老是胡作非為的傢伙，是妳害死了阿翼的。是妳——讓阿翼從高處掉下來的！！」

靜蜓的聲線在夜空下咆哮，樂璇仍然戰抖著抽泣，搖著頭。

「為什麼出事的不是妳——！！」靜蜓憤恨地說「為什麼！！為什麼這麼多年後，妳竟然還敢厚顏無恥的組織體操隊！？為什麼妳仍然可以過得那麼快樂！！為什麼妳有愛妳的男友，有那麼好的朋友——阿翼她已經不在了呀！！阿翼她已經——！！」

靜蜓滿佈紅絲的雙眼，仍然湧出如泉湧的淚水，像古老石像上經年累月的雨痕。

「是妳殺了阿翼.....」靜蜓怒視著樂璇「是妳殺了阿翼.....是妳殺了我最愛的阿翼！！」

靜蜓的哭號撲面而來，是入夜降溫了嗎？我全身都在戰抖，我應該做什麼？這時候，我應該要走向樂璇，至少可以——

「不是的.....」

突然，樂璇抹去了眼角的淚，抽噎著昂首望向頭上的星空。

「.....什麼？」靜蜓不解地說。

「不是的.....小翼她並沒有.....」

樂璇彷彿在喃喃自語，但她的聲音太沙啞了，我與靜蜓一樣都無法聽清楚。

我試著悄悄走近樂璇的身後，我想抱住她戰抖的肩頭——

撲！

樂璇突然踩了一下腳，全身繃解，用淚眼向靜蜓回瞪過去，大叫道：

「小翼她才沒有死啦！！小翼她根本就沒有死呀！！！！」

陸零 | καρος | 伊卡洛斯 γ

樂璇呼號震動著四周的風。

「小翼.....」樂璇望向靜蜓大叫：「小翼根本就沒有死呀！！白痴！！！」

不單是我們每個人也無法反應，靜蜓瞬間也凝住了表情。樂璇扯起嗓子，對著靜蜓像發難的小孩子般繼續吼叫：

「妳懂個屁呀！！妳根本不了解小翼！！小翼才不是妳說那樣！！小翼沒有死啦！！小翼還活著啦！她還聽得見我們說話，她還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我一直陪著她呀！！妳呢！？妳懂個屁呀！！！」

我想起了，第一次陪著樂璇步入小翼的病房。

——嗨~小翼，我又來看你啦，還不只我一個喔，也帶朋友來了。小果，你自我介紹吧，放心，小翼聽得見的——

樂璇一直如此深信。

即使我每一次看見那在病床上小翼，都覺得只像個枯萎了的人偶。

身體沒有呼吸的起伏，手心裡只有微弱的體溫。即使她穿著的是病人服，即使她換上了樂璇特意從京都帶回來的和服。

除了那只是有聲響與波紋的心跳，沒有人能知道小翼仍然生存。

唯有樂璇。

「妳.....」靜蜓不解地看著樂璇「妳到底在說什麼？妳到底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是妳害她從高塔上掉下來——是妳永遠都不會醒來！是妳害死了小翼呀——！！！」

靜蜓歇斯底里地向樂璇叫喊，樂璇又再搖了搖頭，反駁說：

「那是因為妳並非一直陪著小翼！！一直在陪在小翼身邊的！！是我呀！！是我呀！！！」

樂璇將手放在胸前，尖聲高呼，那刺耳的叫喊聲在夜空中甚至激起了回音。樂璇用顫抖的聲音說：

「小翼第一次初潮的時候，妳在嗎！？是誰幫小翼幫上新的衛生綿！？是我呀！小翼冬天冷的時候，是妳幫她戴上圍巾的嗎！？是我呀！小翼生日的時候，是妳她慶祝生日嗎！？是我呀！！妳有帶小翼認識新朋友嗎？妳去旅行有帶禮物回來給小翼嗎？妳有認真聽過小翼的心跳嗎？！妳有認真愛過小翼？！妳有嗎！！！」

樂璇像失控了的精神病人，雙手揮舞，踩著腳向靜蜓喝罵。

我認識樂璇只有不到一年，但每次我陪著樂璇來醫院裡探病，醫院裡的護士與醫生都對樂璇見慣不怪。我不知道樂璇多久來一次醫院，但肯定已經有非常長的時間。

「妳憑什麼——！！」樂璇咬呀切齒地說「妳憑什麼自私地說小翼已經死了呀？！妳憑什麼覺得小翼永遠不會醒來！？妳憑什麼覺得小翼昏迷，就聽不見我們說話？！就不能跟我們一起笑，一起開心，就不能繼續活下去，繼續認識朋友！？妳有想過嗎？！真的覺得小翼『死了』的是妳呀，阿婷！真正害死了小翼的也是妳呀！！」

「妳.....妳說什麼？！」

靜蜓怒氣沖沖地急步走向樂璇。我與泚澄發現事情生變，相看一眼，立刻走上去，試圖擋在了樂璇與靜蜓之間，可是樂璇卻突然拉住了我與泚澄的手臂：

「你們說！！是吧！！小翼仍然活著吧！？」

我與泚澄轉頭一望，樂璇涕淚俱下，正以充滿哀切的眼神看著我倆。

我的胸口傳來強烈的搖動——這不是我所認識的那位樂璇。

她已不再是那個樂天爛漫，胡作非為，為了心目中的夢想勇往直前，總是能笑到最後的樂璇。

此刻站在我面前的她，充滿了頹唐不安的無助，兩個眼窩被淚水泡得紅腫，哀慟的眼眸似乎已看不見一切的事實，只是懇求著我們的回答。我倒抽了一口氣涼氣：

「小璇.....我們今天就回去好嗎？明天再——」

「快回答我呀！！！」

樂璇咬緊牙關，用力踩著天台的石屎地。

「你怎麼不說話了！！死老公！！為什麼你不說話呀！！」

「不，小璇，這樣——」

「澄澄！！你回答我！！小翼她仍然活著，仍然聽得見我們的，對吧！！」

樂璇看我沒有回答，又轉而逼問泚澄，泚澄有點退縮地看著我，支吾以對說：

「我也同意小果，現在已經太晚了.....所以我們先回去——」

「藝莉醬！！」樂璇轉悲為怒，回頭望向在她身後的藝莉「妳說小翼也仍然活著是吧，藝莉醬妳那麼聰明，妳一定明白的！對吧！？」

「我、我覺得.....」藝莉雙眼熱淚盈眶，憐憫地看著樂璇「我、那個.....」

樂璇又轉而跑到絲明面前：「明明，妳快說，小翼仍然活著！！小翼仍然活著呀！！妳都知道的，是吧？！」

「小、小璇、你、別、別這樣.....嗚、」絲明也被樂璇嚇得哭出了淚「我、不懂、不懂這些事——」

樂璇跑到森琪面前，將嬌小的森琪一抱入懷：「琪琪！！妳一定明白的，最疼我的就是妳了.....琪琪，小翼仍然活著的，對吧.....快跟我說、求妳了，琪琪——」

「小璇.....」森琪無力地看著樂璇「小翼她.....昏迷了。她什麼也聽不見，感受不到的.....妳別這樣，我真的不希望妳這麼難過——」

樂璇看著森琪，雙眼乍現難以置信的困惑，那如死灰的眼神之下，我們好像是她不認識的陌生人。

「你們、你們怎麼會這樣.....你們真的都不懂嗎.....？」

小翼的確沒有死去，只是看不見甦醒的希望。

我不知道是否如樂璇所說，小翼真的能夠聽見我們的話，也不知道小翼是否仍然有心靈的感受，伴同著我們前進。

我看著樂璇的身影，突然覺得即使我連靠近她都如此困難，她的世界是我如斯遙遠。

她一直信奉了十二年的神話是如此哀傷。

樂璇捂住自己的頭，張開嘴巴，突然發出了無法想象是女性的叫聲：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嗚、呃丫！啊呀！怎麼會呀！！！！嗚嗚嗚啊——！！！」

樂璇用力按著自己的額頭，兩腳痛苦地鏟著地面，雙肩猛抖得整個身體甩動著，像被無形的惡靈附身，嘴裡悽烈地哭叫，那刺耳暴烈的吼叫像要粉碎一切知覺。在她身邊的絲明與森琪也掩起了耳朵，別開頭看法直視如此可憐的樂璇。

我帶著沉重的心跳，走到樂璇身後，總算抓住了她的肩頭：

「小璇.....妳聽我說，沒事的，深呼吸——」

「妳現在知道了吧，」靜蜓的聲線卻從我身後傳來「是妳呀，真正害死了小翼的，是妳呀。妳以為陪在她身邊就可以贖罪了嗎？妳以為妳幻想小翼仍然活著，妳就沒有罪了嗎？不是這樣的。阿鈴，是妳當年的任性，令小翼昏迷了.....」

「靜蜓，快住口！」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才不是——才不是這樣呀——！！！」

我回頭喝止靜蜓再刺激樂璇，但沒有用，樂璇再次發難，從我身邊衝出去，撲向靜蜓。這一次我來不及反應，從後趕上去，拉住樂璇的手。樂璇卻竟然用整個身體的力量，撞向我的右腳，我膝上曾經受創的部位產生了劇痛，站不住腳，慘叫著整個人跌在地上。

「呃呀——！！」

樂璇聽見我的慘叫，轉頭哀泣地看著我。

在她的眼裡，我看見了自責、懊惱、無奈、哀求、恐懼、祈願——

她如此希望自己沒有傷害過小翼，而小翼仍然活著。

「嗚——！！是妳這傢伙！！」樂璇瞪向靜蜓「是妳說小翼已經死了！！是妳說的！！！！妳根本什麼也不懂——」

樂璇伸手拉起了靜蜓的衣襟，想將靜蜓再一次拖倒在地，而靜蜓身後就是沒有欄杆的天台邊緣。我急忙忍住腳傷的痛楚，撐著腳站起來，拐著腳跳步來到樂璇身後，用力分開了樂璇與靜蜓的身體，將樂璇強行抱住懷中，防止她再傷害靜蜓。

「小璇！！快停手！！」

「你滾開！！」樂璇怒視著我「你們全都不相信我！！你們都不相信小翼！！我要教訓那死阿婷！！她說小翼已經死了！！才不是這樣呀！！你滾開！你放開我！！」

「小璇——！！」我感到眼睛一片濛糊，喉間乾涸得像撕裂了「我知道是妳傷害了小翼掉下來，我其實知道的。」

「什麼……？」

樂璇詫異地看著我，瞪大了血紅得令人心痛的雙眼。

「我知道……」我動著顫抖的嘴唇「但即使是這樣……我也仍然愛你呀。即使是小翼已經昏迷不醒，即使小翼再也聽不見——」

「不是這樣啦！！！」樂璇拉起我的衣襟「才不是這樣啦！！你們什麼都不懂！！你們為什麼都不懂呀——啊啊呀呀呀呀！！！！」

她拉起我的衣襟，揮手想將我推倒，強烈的怒意化為出乎意料之外的力度，令我失去平衡，往後跌了兩步。當我屈曲右腳，膝蓋未復元的腳患又發作了，強烈炎症產生了劇烈痛楚，我拖著左腳，想往後一步，扶住身後的圍欄穩住身體——

但我忘記了，這醫院的天台並沒有圍欄。

我右腳踏空，身體從醫院八樓的天台往外掉。

這一次我再沒那麼幸運，身後沒有恰巧出現的平台，直到著地之前，我的身體不會停止墜落。

我要死了？

原來電影、小說中都是騙人的，當死亡真正降臨，人不但不會有任何慌張或是恐懼，而變得非常

純粹的冷靜，因為你知道這已經無法挽回，心的感覺會變得無比敏銳，瞬間感受到世界萬物的喜怒哀樂，不再糾纏人生的眾多悲歡離合。

剩下來的，是你最無法割捨的愛。

「小璇，要得奧運金牌喔。」

竟然是這句話呀。

我活了短短二十年的人生，遺言竟然是一句。

但也只有這樣，樂璇才會乖乖安份，拋開一切的愛恨，為了參加奧運而不再亂來。

我來不及看見樂璇的淚眼，也來不及對她最後一次微笑。

即使親手殺死我的是妳。

我也仍然愛妳。

我最愛的樂璇。

我希望永遠都可以深愛著妳的樂璇。

無論到哪裡去，我也希望有天可以回去到妳身邊的樂璇。

我愛妳。樂璇。

強烈的離心力衝擊著我的身體，把我看見的事物攪碎成無以名狀的輪廓，一種有別於黑夜的黑暗迅速籠罩著我，像要將我身體每一個部份都壓碎，我耳邊響起了空氣被切割的怪聲，我曾經生活在其中的世界，逐漸散落成無限微細的灰燼——

陸零 | καρος | 伊卡洛斯 完

陸壹 | Όλυμπος | 奧林匹斯

陸壹 | Όλυμπος | 奧林匹斯

我看見了。

金黃色——不，說是金黃色又不太準確，那應該說是一種近乎純白色的光。

非常飽滿而充滿著重量的光。正在強而有力地撐開我的眼睛，這令我想到，小時候跳到游泳池裡，在水中強行將眼睛撐開的澀眼感。

「哈囉。」

我張開雙眼，那接近白色的金黃色逐漸清晰，我眼前由一片渾濁的白光，變得具有輪廓，顯現出複雜的線條，各種深淺不一的線條構成各種形狀，慢慢地，緩緩地。我看見了眼前的事物。

少女。

「您好呀。」

她用日常而輕柔的聲音跟我說，好像我應該早就習慣了她的聲線，而能夠從她的聲音辨認出她的身份。

當我發現她正以俯視的角度看著我，我才察覺到，原來自己正躺在地上。

我撐起了身子，地板冷得觸手生寒。我搖了搖頭，試圖清醒自己的思緒，對了，我記得，剛才——

「妳是……？」

在我面前的她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坐在玉白色的階梯上，身上披著白色的布衣。那白色的毛衣剪裁得非常複雜，有如一片片大型的羽毛般包裹著她的身體，隱隱散發出亮光，看來是非常名貴的質料。

她長了一頭及腰的黑色頭髮，皮膚非常蒼白，鼻樑以下卻纏著深色得幾近不透明的黑紗，讓我無法看見她的全相，只露出一雙亮晶晶的雙眼，杏桃似的眼眶形狀非常美麗。

「你不知道我是誰嗎？」她坐在我面前的階梯上說，姿態看來非常悠閒。

她是誰？對了，我現在到底在哪裡？我抬頭一望——

我身處在極其華麗的大型宮殿裡，高聳壯觀的樑柱，圓錐形的穹頂，由大理石及我說不出名堂的石材堆砌的牆壁與窗戶。

窗戶外沒有任何事物，只是散發出那種令我醒來的白光。

「我.....」

我看著自己的身體，正穿著我離開宿舍時候的衣服。

「你，」那女生說「不記得發生了什麼嗎？」

我死了。

是的。

我的生命已經終結了。

樂璇將我從醫院的天台上推下來，我從八樓層高的高處掉落到地上。

我穿過了一片痛苦的黑暗，幾乎要撕裂了我的靈魂，在那一瞬之間，我回想起與每一位女生最珍貴的回憶——那就是走馬燈嗎？傳說中人死前的走馬燈？

「對了.....」我往自己合什的雙手呼了口氣「我死了呀。我已經死了。」

「嗯哼，」那少女對我的確認似乎很滿意「你記起來了。」

「那麼，妳到底是.....？」我抬頭望向眼前的那位奇異的少女。

她從階梯上站起來，身上的白色絲衣如融化的陽光般飄逸著，她赤著雙腳，步下了階梯，稍為與我靠近了點：

「那你覺得呢？你覺得我是誰？」

我看著她被遮掩了一半的臉孔，滿腦困惑，不禁說了：「妳.....是天使嗎？還是.....死神？」

「呵呵 ~ ~ ~」

她抱住手臂，清爽動聽地嬌笑著。

她的笑聲在宮殿中迴盪出微弱的回音。她笑了好一回，才又說了：

「隨便你怎麼想。好了，站得起來嗎？」

她向坐在地上的伸出了手，我抬起了腳，活動自如。但我還是握起了她溫暖的手，在她面前站起來了，站在我面前的她沒看起來那麼高，大概只到我的肩頭。她抬動眼珠，專心用力地注視著我，好像是期待以久，終於等到了我的出現，我被瞧得有不自在，便說：

「怎麼了嗎？」

「長得還可以嘛，難怪有那麼多女朋友呢。」

當她說完了句話，我的胸口竟然異常地難受，喉間乾涸起來。我拚命大口呼吸，忍住眼角差點就要流出的淚。我按住不住起伏的胸膛說：

「妳怎麼知道的？妳認識我嗎？」

「我什麼都知道呀，尤其關於你的事。」她卻理所當然地回答「想起活著的事情很痛苦吧。沒關係的，接下來，我來陪你走這一段路。」

「這一段路……？」

少女偏開身子，讓我看見了她身後的事物。

當我看見她身後的景像——

我的眼淚流下來了。

「哭吧。」

少女說。像神的預言般的聲線。

「哭吧。你是時候該哭了。」

在我眼前的，是一道只有四級的矮階梯，登上去之後是一道宏偉的大門，高聳入雲，幾乎看不見頂端，就似是教宗本座大教堂的穹門，上面有著各種精細而對稱的線條。

在大門的正前方，是我姐。

應該說，是我姐的雕像。

小花。花姐。

「來吧，去吧。」少女挽起我的手臂。

我的鼻子酸楚得快要窒息，眼淚滂沱而下，在少女的牽引之下，登上了階梯，來到我姐的雕像前。

雕像沒有底座，她就彷彿正站在我的前方，穿著日常的衣服，她用信用卡的簽帳額買回來的衣服，打算用來釣金龜的衣服。

她虔誠地站著，像低頭禱告的少女，臉容是如此的安靜，不再是那無大腦的白痴老姊。她在祈求什麼？祈求我不要死去嗎？祈求體操隊會化險為夷嗎？祈求樂璇與藝莉會順利在奧運會勝出嗎——

我抱住我姐的雕像。

姐，原來我已經好久沒有抱過妳了。

「姐……一直以來辛苦妳了，對不起，來不及跟妳說再見。」

我用哽咽的聲線說，輕撫她那冰冷而安靜的臉。她還不知道吧？累了一整天，在家裡睡著的她，應該還沒有得知，她的弟弟我已經死去了。對了，還有我的父母.....

「時間有限。」少女卻說「我們快進去吧。」

「進去？」我問道。

「她們在等著你呀，」少女拉了我的手說。

她們是.....？

少女牽著我的手，逼使我放開了不捨的雙臂，帶著我的繞過我姐的雕像，來到那高得看不見頂端的大門前。

我擦了擦眼淚，少女伸出手，像某種儀式似的將手放在大門前，那看來無比沉重的門扉，卻無聲地向內裡打開了。門縫後滲出了一樣的金色日光，照耀在我的眼裡，待我的眼睛再一次習慣以後——

是老榕樹。

是八卦館深處那棵亙古不變的老榕樹，粗壯蒼拔的樹根與樹根展現著無窮無盡的生命力，寬廣的樹蔭飄落著源源不絕的樹葉，以老榕樹為中心是柔軟的草地，像一片溫柔的湖水，吹起了帶著青草香的風，送來了鋼琴曲似的風聲。

我走到了草地上，溫柔的樹蔭遮蔽了過度刺眼的光，令我看見了——

是她們。

真的是她們。

圍繞著老榕樹的是一座座雕像，設置在圍成圈的底座之上，白色的大理石雕像都栩栩如生——不，那簡直不是雕像了，而真的是她們，就她們最美麗的時候，時間停止了作用，把她們最好的時候保存下來了。

時間靜止。她們永恆存在。

「去吧，」少女又再推了推我的背。

我舉起步，像在一瞬之間衰老了無數的年歲，每一步走都得非常沉重，非常緩慢。我帶著沉重難過得快要撕裂的胸口，蹣跚地往前走著，用盡生命最後的力氣縮短我與她們的距離。我來到走到第一座雕像前方。我看見了——

是氾澄。

她正從海洋中一躍之出，披著有如輕紗般透明的海水，身上穿白色的比堅尼泳衣，白皙勝雪的肌膚閃爍著陽光的明媚。她臉上帶著滿足的微笑。她終於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著生命的每一個瞬間，再也毋須承受太沉重的愛。我再往旁邊步去，我看見了——

是森琪。

她穿著『馬卡龍魔法少女』的戰衣。往前揮動手中的魔法棒，迎面抵擋某種看不見的威脅。她那仍然怯懦的臉上是如此堅毅，無畏無懼，身材矮小的她卻化身成史詩裡的英雄，可以迎面保護眾人，再也不只是躲在眾人身後。我再往旁邊走去，我看見了——

是絲明。

她穿著一身華麗的 Lolita 服，跪在眾多的貓咪當中，手中安撫著不同小貓，讓這些優雅又懶慵的小生命親近著她，讓她找回到生存的安全感。我始終看不透絲明的雙眼，妳是如此單純卻又如此神秘，但不論每一個絲明、任何的絲明，我也一樣能找到愛妳的形式。我再往旁邊走去，我看見了——

是森瑤。

她穿著那驚豔的溜冰服與溜冰鞋，像一朵在初春盛開的螢袋花，單足佇立，在高速的迴轉當中，凝住了虔誠的目光，她一轉身，世界彷彿也隨著轉動了，照顧了森琪那麼久，現在能夠放心一定很舒坦吧。一直以來，感謝妳的幫助。我再往旁邊走去，我看見了——

是雨薇。

她穿著青春洋溢的春天服裝，走在雨天的路上，手中拿著透明的雨傘，抵擋著從天而降的雨絲，笑靨如花用腳尖濺著地上的水花，天真瀾漫卻又深諳人情世故，再暴烈的雨天，也無法掩蓋她總是嬌媚的笑容。曾經有妳在我身邊，我真的太幸福了。我再往旁邊走去，我看見了——

是鹿儀。

她正穿著美式啦啦隊服，手上綁著紅絲帶，高舉雙臂，妙曼的身材如此氣宇軒昂，俏麗的五官氣勢如虹，她生下來就是舞台上的女皇，當她有天克服了舊愛的創傷，一定可以再次成為統禦千軍萬馬的女神。沒有我在妳身邊，妳會繼續抽煙嗎？偶爾一兩支其實沒有關係啦。我再往旁邊走去，我看見了——

是戀音。

她穿著精緻的粉紅色振袖和服，雙手端恭地在腿前交疊，綁著一頭秀麗的長馬尾，她抬起了娟秀的臉，靜靜地看著上方。是在等待飄落的櫻花嗎？枯萎的楓葉嗎？還是深冬裡的風花雪月？還是說，妳最希望等到的，其實是妳的父親與妳的妹妹？小戀，不論妳如何改變自己，其實穿和服的妳才是最好看的。我再往旁邊走去，我看見了——

是伶馨。

她穿著那套高貴的黑色女裝西服，走在花團錦簇的田園裡，沒有一點的病容，優雅的氣息，俐落的步伐，每一寸腳步都為世界帶來了再次重生的生命力，讓滿地的繁花綻放。小伶馨，沒想到我會比妳先走呢，但請不要急著來著我，請努力代替我活下去。我再往旁邊走去，我看見了——

是藝莉。

她穿著家常的圍裙，手裡拿著筷子與鍋子，嬌美的小臉低著頭，溫柔的臉頰上專注低斂，既用心又焦急地料理著飯菜，無形的香氣撲鼻而至，讓我有回家的想法。生於貴族家族的她，能親自為我們下廚一定很高興吧。妳在煮什麼呢？我好期待呀，好想再吃一遍呀。我再往旁邊走去，我看見了——

是靜蜓。

她滿臉怒容，扭曲的臉上洶湧出復仇的恨意，瘦小的身軀卻目眦盡裂，半張的嘴裡似乎不斷重複說著「復仇、復仇、復仇」，憤懣得近乎要撕裂她的全身，憤發著近乎灼熱的壓迫感。我雖然不完全知道到底妳與小翼、樂璇之間的故事，可是……請你原諒樂璇好嗎？求妳了。我再往旁邊走去，我看見了——

終於是妳了。

我們又再見面了。

樂璇。

她身穿著藍白相間的體操隊服，站在崇高的底座上，雙手高舉，手上是一個焚燒著烈焰的火盆，那熊熊赤焰照耀了她靜默的臉——不，是照亮了一切。

樂璇的生命之火照耀了這個世界。這所有的生命與故事。圍繞在她身邊的所有人。

我看著樂璇，眼淚湧流不息。

眼角中流著無法自制的淚水，小璇，小璇，小璇——我呼喚著妳的名字，如果希望能夠再次擁抱妳的身體，如果希望能夠再次與妳一起胡鬧，如果有望能夠再次進入妳的身體。在妳歡笑的時候，在妳哭鬧的時候，在妳疲勞的時候，在妳發情的時候。我好希望，能夠再一次回到妳身邊。

「我……」我用沙啞的聲線說「我真的已經死了嗎？」

「你覺得呢？」少女來到我身邊說。

「我不知道，」我仰望著樂璇的身影「我好希望能夠活著。」

「活著真的那麼幸福嗎？」那少女問道。

我離開之後，小璇妳會自責嗎？始終妳是親自將我殺死的兇手呀。但妳知道嗎，不論妳是女神還是惡魔，妳也是仍然是小璇。即使妳如此粗暴，干涉過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但又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找到對方。

小璇，活下去。

活下去吧。

然後，我發現了在樂璇的雕像旁邊，卻還有一個雕像的底座。

但那底座上卻空空如也。

「這個位置……」我對少女說「是應該留給某個人的嗎？」

「喂喂，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少女卻在我身邊說著「『活著真的那麼幸福嗎』？」

我回頭觀望，她們也都在這裡了，一共是十一位女生，環繞著參天的老榕樹，在青草地上各自展現了超越時間而達致永恆的靈魂。還有一位會是誰？我一直忘記了的會是誰？為什麼我會身處在這片如夢似幻的仙境裡？

在樂璇之外，在我的生命裡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女生。她是——

我望向一直用黑色的紗布遮掩著臉龐的她，轉身回答說：

「活著並不幸福。」

「是嗎？那為什麼你想回去？」她問道。

「正因為活著並不幸福，才需要我們。」我看著她說「正因為生命是不完美的，才需要橫蠻無理地前進的小璇，才需要承受著家族重擔的藝莉醬，才需要懦弱地鼓起勇氣的琪琪，才需要在愛與自由之間取舍的澄澄，才需要對姐姐又愛又恨的瑤瑤，才需要失去了家人而被我們關懷與欺負的明明，才需要再困難也迎風微笑面對的薇薇，才需要在疾病與死亡陰影中一步一步走來的小伶馨，才需要痛苦地對抗著傷痕與煙癮的鹿儀，才需要孤身一人捍衛著千年傳統的小戀，才需要帶給我們災難與惡意的靜蜓。」

「是嗎？原來是這樣嗎？」

少女走到最後一個底座前方，低聲自語思索著。

「至少，我是這樣覺得的……」我看著她恍如長著翅膀的背影說「**小翼**。」

Ω

當小翼再次轉身過來的時候，她已經摘去了臉紗。

「我以為，你一開始就會認出是我呢。」小翼說「畢竟在我生日的那天，你在我耳邊碎碎念了那麼多呀。」

小翼長得清秀而親切，下巴有點尖細，鼻樑尖挺，薄薄的嘴唇與堅定的眼神充滿成熟的氣質，烏黑修長的美麗垂落在她的兩頰旁邊，勾勒出絹白的肌膚，配合她的一身白衣，看起來像是沒有重量的神使。

如果她12年前沒有遇險，今天的她就會是這樣子吧。

「抱歉呢……」我對她說「我沒想到，會見到這樣子的妳。」

「你沒有想過嗎？」小翼微笑著說「如果我沒有昏迷，如果我仍然蹦蹦跳跳留在小璇身邊？你沒有想過，我仍然活著的可能性嗎？」

我看著她深棕色的瞳孔，心裡暗自將眼前的她，與躺在病榻上了無生氣的她對照起來。我再次致歉說：「抱歉.....真的沒有，我沒有想像過。畢竟，妳已經昏迷了那麼久了。」

「可是，」小翼走到樂璇的雕像前方「小璇說我仍然活著呢，她這傢伙如此堅信著，我仍然活著呢。」

「可是，」我反駁著小翼的說法「我現在不是已經死了嗎。」

「誰知道呢？」小翼意味深長地說「我沒有這樣說過吧。是你覺得自己已經死了，是你一直覺得我已經死了。」

我回憶起剛才小翼帶我一路走來，她的確沒有說我已經死了。

「那麼.....小翼，」我詫異於目前身處的境地，囁嚅著說「這裡到底是那裡？」

「我不知道，」小翼淡然說「也許真的是天國，也許是生與死之間的夾縫，也許是你的海馬體在變成腦漿之前的記憶殘渣，又也許，只是你的一場夢，我也只是你夢裡的幻覺。」

我看著小翼，思考著她提出可能：「那麼.....妳仍然活著嗎？」

小翼回到那麼空空如也的底座前，一躍而起，轉身坐在底座的邊緣上。她傾前身體，支著下巴說：

「活著有什麼好的？是小璇把我害死的呀，你不知道嗎？」

「我知道.....」我百辭莫辯地說「可是，她是因為愛妳，因為想把最美的景色獻給妳。直到今天，仍然想代替妳活著，代替她感受生命中的所有。」

「你連這樣也要替小璇辯護嗎？」小翼揚起了眼眉說「她做了那麼多過份的事情，任意妄為傷害了你身邊那麼多人，就連你自己也是被她殺害的——小璇難道就沒有半點罪孽嗎？」

聽著小翼這麼說，我氣餒地呼了口氣。因為小翼說得沒有錯。

樂璇手中的火焰燃亮了我們，但也同樣燒燬了某部份。

「可是.....」我沉思著說「就算小璇是罪無可恕，她仍然有被愛與去愛的權利呀。」

聽見我這樣說，小翼挽起了期待我說下去的笑容。我便繼續說：

「報應也好，罪孽也好，贖罪也好，自責也好——只要一天小璇仍然活著，就像每一個人一樣，我們也需要去愛，也需要被愛。即使我們的生命與世界並不完美，可是，這還不足夠嗎？這還不足以是我活著的理由嗎？」

小翼仍然溫柔地微笑著，坐在底座上俯視著我，沒有回答：

「小翼，到現在小璇仍然愛著妳，妳願意活下去嗎？」

小翼在底座上站起來，退步向後，站在底座的中心位置上。

「小果，」她第一次呼喚我的名字「麻煩你告訴小璇，我沒有恨過她。」

我看著小翼平靜而充滿寬恕的臉，眼淚再一次流下來。

樂璇，妳一直以來，也是否正等著這一句話？

「也替我跟她說，」小翼繼續說下去「那天我看過的景色呀，仍然殘留在我的記憶裡，那仍然是我這輩子看過最美的風景——對了，還有她的笑容。」

我的身邊開始浮現了金黃色的光，逐漸增強，小翼的臉容逐漸濛糊。

「還有喔，替我感謝她，仍然相信我活著，仍然相信我有一天會醒來，仍然相信我還她的生命裡。『感謝妳呀，小璇』——替我跟她說吧。」

小翼的身影也開始隱沒在光暈當中了，我的身體失去知覺。我注視著小翼的笑容，盡力記住她的笑臉。她說：

「我跟你一樣，一樣深愛著小璇，這一直沒有變。記得你剛才說過的話——即使我們每一個人也罪無可恕，也依然有被愛與去愛的權利。」

光暈愈來愈濃烈，淹沒了小翼頸部以下的身體，瀰漫向她的臉孔。

「小果，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在未來再見吧。」

光淹沒了所有，連我的身體也不見了，我想與小翼告別，卻無法發出任何聲音。

最後，我聽見了小翼從光的深處傳來的聲音——

「改天，讓我們一起再去看日落吧……」

消失了。

一切都消失了。

光，宮殿，大門，雕像，老榕樹，十二位少女的身影。

我懷抱著小翼的笑容，她對我的叮囑，還有，許多許多的生命與火焰與淚水與愛與寬恕——

陸貳 | χιλλεύς | 阿基里斯 α

陸參 | χιλλεύς | 阿基里斯

呼.....唔.....呼.....唔.....

這是什麼聲音？

呼.....唔.....呼.....唔.....

這聲音很熟悉，一起一伏的節奏，但我好像很久沒有聽見了，現在聽起來，倒像有點陌生.....

呼.....唔.....呼.....唔.....

聲音震動著我的耳膜，眼皮很沉重，現在是什麼時候？這白色的像霧一樣的東西是.....？那聲音的節奏令我很安穩，對了，我記起來了，那是——

我呼吸的聲音。

「小果.....？你聽得見嗎？小果.....！醫生！！！」

有人在喊著我，是女生的聲音。她是.....？

嗚——有人用強烈的光源照向我的瞳孔，令我的眼珠一陣絞痛，我想閉上眼睛卻也沒有辦法，不，我的頭腦好像不再屬於我了。嗚——！同樣的光源又照向我的另一顆眼珠，又是同樣的絞痛。這到底在搞什麼.....？

「聽得見嗎？如果你聽得見，動動你的左手食指。」

醫生.....？左手食指.....？

我聞到了某種奇怪的味道，我在呼吸的不是尋常的空氣，比一般的空氣要重，有某種輕微的化學物質甜味，侷促而無形的空氣流進我的胸口，又流出去。

我故且試著動了動左手的食指，卻發現食指距離我的大腦像有一千光年那麼遠，當我下達「移動」的腦電波，指頭卻似乎只有輕輕的顛動。

不但如此，我感到左腳非常滾熱，彷彿被放進了烘焙爐裡。

「好的，很好。」

醫生卻這樣說了。同時我好像聽見了女生的歡呼聲，而且不只一位女生.....

「你記得自己是誰嗎？記得的話，一樣請動動指頭。」

我動了動食指。

「可以說話嗎？如果想說話，請試著發出一點聲音，什麼也可以。」

有人替我解除了臉上的侷促感，我的鼻頭再次接觸到粗糙而熟悉的空氣。我這才發現自己的身體感覺像變成了汙泥般，連嘴唇也只能輕輕抖動，我的喉間非常乾燥，胃部被掏空了似的難受，這上下交困的感覺令我發出了一個詞語：

「水.....」

「醫生！！他說要水，水呢??」

我身邊喚出了另一把女生的聲音，這軟軟的口音，好久沒聽見了但又熟悉.....

「妳們安靜點，」醫生說「這樣好了，妳們先出去，我們會很快檢查完他的狀況。」

我的嘴唇觸碰到了吸管，我本能反應地吸啜起來，清水流進我的喉間，稍為舒解了我全身上下的難受。

「醫生說得對.....薇薇，我們先出去吧。」

薇薇.....？

另外說話的那位女生，妳是——

戴著手套的手開始觸碰到我的身體，開始檢查著的全身上下各處，我泥沼般的意識開始稍見清澈，眼前的白光也愈來愈強烈而清晰。

對了，我記得了。

「小\.....璇.....」

我嘗試再發出一點聲音，聲音沙啞連我自己也無法相信。

「先不用急著說話，」醫生說「你的身體狀況暫時沒有危急的狀況，但可能需要長時間恢復。」

我還活著.....是的，我還活著。

我從天台上被樂璇推下來了，墜入了一片黑暗當中，然後就失去了意識——不，我好像做了一個很冗長又很刺眼的夢，那是什麼呢？我想不起來了，好想哭——為什麼我會想哭？我的胸口一陣突如其來的難受，眼睛乾澀著流出了淚水。

「多.....多久了.....？」

我用僅餘的力氣提問。醫生聽見我的聲音，稍停止了手中的動作，然後回答：

「你指你的昏迷多久了嗎？我看看.....已經快一個半月了。」

Ω

「你的左腿骨折仍然未好，現在仍打著石膏，你可能什麼也感覺不到，因為前兩個小時剛好幫你打了點麻醉藥。」

醫生仔細檢查完我的身體，我才彷彿如長夢初醒。原來我的左腿骨折了嗎？

醫護人員替我的調高了背後的床墊，讓我看見眼前的一切。我正在身處寬廣的病房裡，房裡雖然亮著燈，但從窗簾上看來是白天。醫生又跟我做了簡單的對話測試，然後說：

「你的情況比我預期中要好，至少記憶與意識還很完整。但你的身體還未完全恢復，盡量不要移動你四肢或任何身體部位，摸到了左手裡的按鈕了嗎？如果有什麼需要或痛楚，按下去就會有護士幫忙了。」

我的左手裡的確有硬硬的方塊。我點了點頭，醫生便走到門前，打開門對門外說：

「妳們進來吧，記得他才剛醒來，妳們再高興也要保持冷靜，也絕對不要亂動他的身體。對了，妳們決定要親自跟他說那件事嗎？」

「是的.....」門外有女生的聲音回答「請由我們親自告訴他。」

「那麼.....」醫生沉吟了片刻「如果有任何異狀，或是情緒有任何波動，也一樣要立刻叫醫生。」

那件事.....？情緒波動.....？

女生向醫生道謝以後，醫生就離開了。

「老公！你終於醒來了呀，你記得我們嗎？老公！？你看得見我們嗎？」

醫生雖然說要保持冷靜，可是她大概沒有打算要遵從，她衝進房間裡，撲到了我床邊。

我看著她那難得憔悴的臉，嘗試挽起微笑，可是嘴角的肌肉卻有點不聽使喚。我說：

「薇薇.....妳怎麼在.....在這裡.....還有.....小戀.....為什麼——」

「擘~~！！老公你真的醒來了呀，嚇死薇薇了。小戀音，快通知大家吧！！快通知大家老公已經醒來了。」

「薇薇，妳.....還是先遵從醫生的意見，別急著抱上去.....」

「我不管我不管！！怎麼也要抱一下！老公！現在薇薇抱住你了，你覺得哪裡有痛嗎？」

雨薇罔顧醫生的吩咐與戀音的叮嚀，一把抱住我的身軀，我身體的觸覺還很微弱，只感到一團帶著體香而溫暖的柔軟物。但我的確不為此感到難受，剛才醫生說我昏迷一個半月了？那麼雨薇與戀音

一直在我的病榻邊嗎？

「妳們.....什麼時候來的.....其他人呢.....？對了.....小璇呢？小翼.....又怎樣了.....？」

雨薇欣喜地看著我，用手輕撫著我的臉。可是當我提及樂璇，她的眼裡卻流轉出獨特的凝重，往身後的戀音看了一眼，兩人無言相看片刻，最後才由戀音回答：

「聽說你出事以後，妾身與雨薇小姐也第一時間從臺北及京都趕過來的，來到的時候你已經躺在這裡兩三天了。其他人嗎？妾身剛剛已經用手機通知阿藝與森琪小姐她們了，她們應該也很快就會過來了。」

藝莉她們已經知道我甦醒了嗎？我繼續說：「薇薇.....小戀.....醫生說.....我昏迷了一個半月.....是真的嗎？我掉下去以後.....發生了什麼事.....？」

「是真的，」雨薇愛憐地捧著我的臉，眼框突然又泛紅「醫生原來還說，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醒來.....現在真的，太好了.....老公.....」

雨薇又伏到我的身上，抱住我的肩頭。我還是第一次看見雨薇的眼淚。

「薇薇別哭.....我認識的薇薇.....」我用緊繃的胸口說著「是不會哭的.....」

雨薇聽見便抬起頭，抽了抽鼻頭抹了眼角的淚，笑說：「哈哈~就太開心了嘛，只此一次喲~」

這時候戀音拍了拍雨薇的肩頭，換了她來到我的床邊，她雖然沒有雨薇那麼激動，臉上也是一片溫婉，她用冷冷的手心抹了抹我的額頭說：

「我也很好想抱抱客人先生呢，不過妾身我嘛，倒是會聽醫生的話，希望你盡快好起來。對了，小果，我與薇薇要先告訴你一件事。」

戀音看著雨薇，雨薇的笑容稍有點降溫，兩人之間的氣氛也瞬間變得沉重。

是剛才醫生提到的那件事嗎？到底.....？

戀音在被鋪裡握住我的右手，她那總是不和暖的手心，卻如她的聲線一樣帶著無限的溫柔：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那天晚上你從八樓的天台上掉下來，最後剛好掉在一堆建築廢料當中，那些廢料當中不少軟膠之類的，充當了軟墊，這樣才保住了性命，不過全身上下還是多處骨折了，然後陷入了重度昏迷狀態裡。」

『重度昏迷』的這個詞語令我想起了小翼，但我的腦袋仍然一片混濁，似乎未願意思考太沉重的事情。我對戀音點了點頭：

「原來如此.....太幸運了.....仍然活著.....」

「是的，」戀音點頭說「連醫生也覺得你很幸運，到現在為止，身上多處的骨折都幾乎治癒了，只剩下了左腿比較嚴重，還未能折石膏。」

雖然因為麻醉的關係，我的左腳感受不到痛楚，但卻依然有被火燒的感覺。

「可是，小果，」戀音握緊我的手「雖然你最後掉在一堆廢料上保住了命，但在掉下的途中，卻被一根外露的鐵架削到了。」

戀音的聲線變得小心翼翼，每一個音節都注意著我的反應。

我被鐵架削到了……？

「所以呢……」我問道。

戀音望向雨薇，雨薇點了點頭，戀音伸手到我的床後，替我在再調高了一點床墊，讓我幾乎是坐起來了。戀音繼續握著我的手，用謹慎的聲音對我說：

「鐵架削到了你的右腳腳板，直接削走了你的三根腳趾。醫護人員到你手術完結之後，才在廢料中找回你已經壞死了的三根斷趾……」

雨薇這時候也翻開了我的被鋪，讓我看見我赤著的右腳。

原本應該有五跟腳趾的腳掌，此刻卻只有孤零零的大姆指及腳二趾。

從腳中趾到腳尾趾，右腳的三根腳趾都不見了。

只剩下了已經癒合了，看起來有點畸形的皮膚切口。

陸貳 | χιλλεύς | 阿基里斯 β

與其說殘缺的身體會令人感到痛苦，不如說是當你帶著殘缺的身體重新生活，才會在生活中感到殘缺的痛苦。

「可以嗎？」藝莉憂心忡忡地看著我「那我放手了。」

「可以的。」我搭著藝莉的肩勝說。

藝莉放開了我的腰間，讓我自行扶著復建走道的金屬扶手，撐著只有兩跟腳趾的右腳，踩在地上支撐著平衡。我繃緊雙臂的肌肉，左腳的骨折已經差不多癒合了，可是石膏還未能折穿，所以左腳只能懸在半空。

我殘缺不住的右腳試探著平衡感，嘗試用腳板與剩下來的腳姆趾與腳二趾，在走道上單足站立。

「嗚……」

那比我想象中簡單，卻又比出乎意料之外的困難。

人的腳掌與其他動物的下肢不一樣，腳板與腳趾與有複雜的關節連接，因此人類不但可以單憑足部直立，也一樣向前行走及奔跑。相比之下，就算貓咪偶爾靠運氣用雙腳站起來了，也依然無法行走或是奔跑。

我用完整無缺的腳板支撐好了平衡，然後屈曲右腳的姆趾與腳二趾，扶好兩邊的扶手，試著往前小跳步。可是，那兩根腳趾，卻完全沒有帶來充夠往前的力度。

左腳骨折，右腳殘缺。

我無法單憑只有兩根趾頭的右腳，做出「步行」的動作。

我艱辛地撐著右腳，像雙槓體操運動員般，強行以雙臂的力度擺盪身體，讓我自己往前了一步，可是當用右腳再次著地的時候，卻忘了我失去了三根腳趾，那像在夢裡踩空了腳步的感覺令失去平衡，往前傾斜——

「老公！！」

藝莉眼見狀況不妙，立刻就衝進了復健步道，在我失去平衡之前及時抱住了我。我慌忙抱住藝莉的腰間，她今天只穿著短袖白T恤，豐滿的乳房墊在我的胸前，我的腿間湧現出闊別以久的暗湧。

我扶著藝莉的肩頭，站好了右腳，呼了口氣說：

「果然還是太急了，公主殿下不會跟琪琪告密吧。」

對於我的玩笑，藝莉只用難過而無法寬容的表情看著我說：

「對不起.....這時候.....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

藝莉低下了頭，看著我怪異的右腳，眼眶剎那通紅。我伸手抹去了她眼角差點要流出的淚水，輕吻著她緊繃的薄唇：「別又哭了嘛小公主，這一個多月妳不是一直在哭嗎？」

藝莉嬌憨地用手敲打著我的胸膛，卻只是搖了搖頭，緊抱著我，把臉埋在肩頭。

「喂喂，別亂來呀，醫生說了你最多只能做手部復健呀。」

訢澄不知道什麼時候也進來了復健室，她拿起靠在牆上的病人拐杖，與藝莉一起撐扶著我。我握好了拐杖，離開了復健步道，右腳穿上了拖鞋，名屬其實「彆腳」地往前走著。

「醫生說過了，」訢澄扶著我的右臂說「下禮拜你就能拆石膏，你就到時候再努力嘛。」

「是的.....」

我嘆了口氣說，在訢澄與藝莉的撐扶之下，從復健室趑趄著回去自己的病房。

今天是我甦醒的第二天，下床的第一天。

昨天我重獲意識以後，戀音用手機通知了其他人，我姐、藝莉、森琪、絲明、伶馨、鹿儀全都先後來探望我了。最柔弱的絲明與森琪當然對我又抱又哭，藝莉也抱住我了哭了良久；伶馨握住我的手看著我，一言不發地予以微笑；連向來不喜歡施捨溫柔的鹿儀，也帶著鬆了口氣的表情抱了我好一會。

我姐說，這一個月多來眾多女生輪流拜訪。出事最初的幾天，藝莉幾乎每天來坐著垂淚，雨薇到埗以後也是失魂落魄，戀音與伶馨則提供資金，將我移送到高級的私人病院裡去。

「我第一次覺得，原來我的老弟死了，」我姐笑著說「是會傷了那麼多美女的心呀。」

「包括妳嗎？」我問我姐。

我姐差點想用水果刀把右腳剩下的兩根腳趾都割掉。

昨天眾多女生都看望過我以後，醫生為我下了藥，再次檢查過我的身體，我仍未恢復過來身體很快又昏睡過去了。今天早上醒來，問過醫生後，醫生說可以試著稍為下床看看，但一定要用輪椅或是拐杖。

我離開躺了一個多月的床榻，在戀音、雨薇、藝莉與訢澄的協助下，上半身重新做著簡單的復健，也借了拐杖，一步一艱辛地離開了病房，到了醫院的庭院上呼吸新鮮空氣，然後由藝莉與訢澄陪著我，去找我的主治醫生面談。

我的主治醫生讓我看了身體各處的X光片，除了左腳的骨折較為嚴重而仍未完全康復以外，其他的傷處在我昏迷期間已差不多癒合了。醫生又讓我看了右腳腳掌的X光片，指著那驚慄的骨頭斷口說。

「說你幸運又好像不太對，但你要興幸墜樓的時候沒有傷到腳掌骨，不然現在可能連站立都有問

題。現在三根腳趾都乾脆地斷了，手術後傷口也癒合得很好，也沒有幻肢痛。」

「對以後的活動能力.....有什麼影響嗎？」我問。

「因為你的左腳仍然完整，也可以訂造有特別平衡作用的鞋子或是鞋墊，所以日常基本行走方面，在你康復後不會有太大的問題。」醫生思考著說「不過，如果是更需要雙腳配合的動作，可能就比較麻煩了，因為腳趾最大的作用，是『平衡』、『加速』以及『緩衝』。」

「平衡，加速，緩衝.....」

「舉例吧，如果你想跳舞，那就比較困難了。」

我的呼吸變得有點沉重，然後問道：「那麼.....如果是跑馬拉松呢？」

「那應該不太可能了。」醫生簡潔地回答。

那之後，我堅持走進了復健室，在藝莉的撐扶之下步上了復健步道，試圖用腳如常地行走。

可是失去了的事物，始終還是失去了。

我突然深深地感受到如此哲學性的事實。

「あれ（哎呀）？客人先生回來了嗎，午餐剛做好了。」

泚澄推開我的病房門，我才一步進去，就聞到了濃郁的香氣。

穿著櫻花色浴衣的戀音捲起了衣袖，綁起了馬尾，與雨薇一起在病房的茶几上，擺放好了幾份簡單的日式料理。雨薇也挽起了美滿的微笑，接替藝莉與泚澄的位置扶住了我，帶我來到茶几前的位置上坐下來。雨薇拿起了戀音最擅長的飯糰咬了一口：

「嗚欸，這太好吃了耶。藝莉醬，丫澄，妳們也趕快過來吃吃看～」

「是嗎？」藝莉也饒在趣味地坐下來「說起來我好久沒吃小戀的手藝啦。」

戀音從保溫瓶中倒出了野菜湯，盛好了五碗，端到我們桌前，呵呵笑說：「說來我們難得聚在一起，這點料理算不上什麼呢。」

我看著身邊四位來自各地的美女，每一個與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每一位都千嬌百媚。

那麼——

妳這時候又在哪裡呢？

Ω

森琪在電話裡對我說，因為目前大學那邊已經是暑假，所以我的病情對課業的影響基本是零。唯

一問題是期末考我完全缺席了，沒拿到的學分下學期就要重修，這可能會延誤到我畢業的時間點，不過想到我曾經徘徊在死亡邊緣，這應該不值一提。

至於學生會的案件，目前沒有轉寰的餘地。從那天晚上之後，靜蜓更不願意改變態度，她不讓她們去探望小翼，也不再與她們談論任何案件的細節。彷彿就像人間蒸發，回到只有她與小翼的世界。

所以，森琪也無從得知小翼目前的病情，她們只能從病人名冊上得悉，小翼仍然在生。

體操隊、體育部、以及體育部轄下的所有成員團體，於校內也依然處於停擺狀態，財政獨立而學校管不著的隊伍。如像鹿儀的美式啦啦隊，或是森瑤的花式溜冰隊可以在學校以外繼續表演，但其他原來就需要體育部資助的社團，就完全一籌莫展。

法庭的傳票還沒有下來，絲明作為虧空公款案的被告，每天都想盡辦法與森琪一起找出案件的破綻，可是體育部的主席是她，印章也是她的，靜蜓的學生身份也是偽造。所有的證供依舊非常不利。

「最壞的情況是什麼……？」我問森琪。

「最壞情況的當然是敗訴。」森琪回答「虧空公款的判決可重可輕，以明明的情況，監禁應該是不會……但最可能是一大筆罰款與社會服務令。當然，還有體育部、體操隊也不能恢復，連奧運的資格也會被取消……」

我昏迷了一個半月，事情仍沒有任何轉機。

「還要茶嗎？」

戀音拿起了茶壺，看見我拿著茶杯發呆便問道。

「哦……好的，謝謝。」

戀音拿茶壺倒好了熱茶，心滿意足地看著我呷了一口。我問道：

「小戀這一次要待到什麼時候？」

戀音放下茶壺，與我一起在床上坐下來說：「也還有三個月的旅遊簽證，還沒有到期，所以還可以待好一陣子，至少先好好侍奉客人先生吧。」

我捏了捏她白嫩柔滑的臉，她撒嬌似縮起了頸脖靠在我的肩上。我望向與泚澄聊著天的雨薇，她也說過國家隊暫時不急著練習，臺灣的大學也一樣放暑期了，所以可以逗留一段長時間。生活費方面，有戀音與伶馨根本不用擔心。

「我倒沒想過那麼快又能見到小戀妳呢。」我對她說。

「妾身也沒想到當再見到客人先生，你會變得像ミイラ（木乃伊）一樣呢。」

戀音是指她剛到埗的時候，看見我剛完成手術，滿身繃帶的狀態吧。我看著戀音說：「抱歉了，要妳擔心了，長途跋涉過來。」

「不只是妾身呀，大家也很擔心呢，尤其是阿藝喔。我們單是安慰阿藝，也花了不少功夫呢。你知道嗎，當妾身到埗當天，是極度氣憤。」

「生氣？」我訝異地說，我知道即使對戀音而言，要一位京都女生說出這麼激烈的言辭絕不輕易。

戀音深吸了口氣，板起臉皺起眉頭，雙眼緊盯著我，像要重演當天的情狀：

「當然呀。你竟然讓阿藝如此傷心？妾身是饒不了你的，就算你下地獄去了，我也要下去拉著你的おちんちん（小雞雞）把你拖回來！」

戀音狀甚認真的說著，我低下頭，抱了抱她的身軀說：「抱歉，要妳們都擔心了。」

「呼～」戀音吁了口氣，又揚起衣袖笑說「現在沒事就好了。在客人先生昏迷的時候，其實妾身有試過摸你的小雞雞喔。」

「啊？」

「妾身看客人先生那麼可憐嘛，就伸手到你的褲子裡試試看，或許客人先生就像以前一樣，突然醒來抱住妾身發情呢～結果啊，完全不行，摸了好久也還是軟趴趴的，用嘴巴啣了啣也還是不行呢～」

「.....」我無言地看著戀音「也許不是小戀妳，我早就甦醒了。」

「別這麼說嘛，」戀音笑瞇瞇地看著我「現在不是好好的～」

現在好好的嗎？我只是活過來了，而且，她們也一直沒有那回答，我昨天已追問了一整天的問題，到底——

我看著藝莉正用毛巾抹著我們剛用餐完畢的茶几，她那麼靜斂的臉容在日照下美不勝收，讓我的心頭漾起了難言的律動。戀音卻在我耳邊吹了口氣：「客人先生怎麼看著阿藝目不轉睛啦，是不是在打什麼壞主意？」

「才沒有.....」我沒好氣地笑說「我倒還沒有康復的那麼快。」

這時候訖澄過來拍了拍我肩膀說：「小果，我與薇薇問過護士了，石膏可以用保鮮紙包起來，那麼就可以洗澡了。之前都只能替你擦身子或是洗洗頭，今天你要不要好好清潔一下身體？」

「好耶～」戀音卻替我回答了，高舉兩手說。「那妾身也去，妾身也要去替客人先生擦背～！！」

「小戀妳想到哪裡去了.....」訖澄眨了眨眼，臉帶被誤解了的尷尬。

「欸，不～小戀說得有道理！」雨薇卻從訖澄身後竄出來了「讓我們一起替老公洗身子吧～這主意不錯！！藝莉醬妳說對吧？」

我望向藝莉，藝莉正好放下了抹布，回頭過來看著我們的對話。她與我四目交投，耳根滲紅說：

「可、可是.....醫生說過老公動作不能太激烈吧？」

陸貳 | χιλλεύς | 阿基里斯 γ

在戀音與伶馨的資助之下，我入住的醫院的確頗為高級，而且連病房也是獨立的，比我在大學裡狹小的宿舍還要寬廣。除了病床以外，還有沙發與茶几，窗戶也十分寬闊明亮。

「好了～可以了，哈，好像要拿去煮一樣呢。」訢澄拍了拍我的石膏腿。

「麻煩妳了。」我說。

訢澄撕去保鮮膜的末端，用手將透明的質料撫得貼服了，把我腳上的石膏包裹得密不透風，然後又再用一般的膠紙粘好，確保等一下不會有水滲進去。我的左腿除了繼續感到被石膏覆蓋著溫熱以外，其實什麼也感覺不到。

「客人先生，準備好了喔！請來洗澡吧。」戀音興致勃勃地扶住浴室的門檻，探出頭來對我喊道。

剛才訢澄提議我要去洗澡以後，戀音與雨薇好像久未放風的孩子，衝進了病房的獨立浴室裡說要準備。聽藝莉說，昏迷期間，一直由醫護人員替我清潔身體，而也許人在昏迷的時候生理分泌不太一樣，我醒來以後並沒有感受到身體特別的骯髒。

我拿起拐杖，在藝莉與訢澄的撐扶之下，走進了獨立浴室裡，那裡面原來大概是為了行動不便的病人而設計，所以雖然只有立浴設施，但空間卻甚為闊綽。戀音與雨薇在地上細心鋪滿了防止滑倒的白毛巾，然後在毛巾的中央放置了小膠椅，那就是我的位置了嗎？

「どうぞ（請來這邊）～」

戀音仍然綁著她浴衣的衣袖，誠懇有禮的服務態度好像回到了京都的小澡堂裡。我扶著藝莉與訢澄來到膠椅旁邊，正想坐下去之前——

雨薇卻伸手握住了我的褲頭，主動想要脫去我的短褲。

「薇薇……！？」藝莉比我先一步驚叫了。

「老公的腳不方便，當然要在坐下之前把褲子脫掉耶～」雨薇抬頭用媚眼看著我說。

由於我行動的確不方便，也無辦法阻止雨薇，便看著她敏捷地脫去了我的短褲與內褲。

我裸著下身，扶著訢澄與藝莉，在膠椅上小心坐下來，然後這一次，是戀音是替我脫去上半身的病人服。

「很幸福嘛小果。」連訢澄也不禁笑話了。

「呃……如果泡溫泉不算，」我也不禁忐忑不安地回答說「我也是第一次在那麼多的女生的見證下洗澡。」

「小戀，妳要當心老公的左腳，雖然那包了保鮮膜，可是……」藝莉緊張的叮囑著戀音說。

「放心啦～妾身是在置屋長大的好嗎？」戀音卻充滿自信的回答了「客人先生，妾身先替你弄濕身體哦。阿藝，澄澄，妳們先別出去，留下來幫忙吧～」

戀音說著，拿起被熱水泡濕的海綿抹著我的背，洗濕了我的上半身。雨薇則說：「我負責替老公塗肥皂啲～」

雨薇用塗滿了沐浴露的海綿，洗抹著我的手臂。昏迷過後，我的身體明顯變得瘦弱，在田徑部的時候鍛鍊過的肌肉好像被削去似的不見了，如果要練回來倒可能要花點時間。

戀音與雨薇合力清洗著我的身體，她們預先開了花灑在角落澆著熱水，令浴室中變得非常溫暖，瀰漫著淡淡的水蒸氣。

「妾身要洗下半身了喔～阿藝，澄澄，你們幫忙沖淨客人先生上半身的泡泡好嗎？」

藝莉與泚澄大概是擔心我的狀況，倒真的來到我的身邊，跪在我的身後與身旁，拿起毛巾開始抹著我的肩上與手臂上的肥皂泡。我驚覺赤身裸體的自己正被四位美女圍攏，四對溫柔的玉手在我身上的各處遊走，即使是身經百戰的我，也感到下身湧現出難以抱持的衝動。

「呃，小戀，其實也不用那麼多人，」我望看低頭抹著我腰間的戀音說「其實我自己也可以洗澡……」

「哎喲哎喲～老公害羞了耶？這畫面真是不得了耶，」雨薇拿著海綿，抹了抹額上的汗氣說「『四女共待一夫』～好色情哦，老公要不要勃起一下？」

「薇薇妳別說這種話，」藝莉沖洗著我的右手手腕說「老公的身體還未恢復呢。」

「是嗎？妾身可不這樣認為哦～讓妾身試試看……」

「擘……小戀，妳等一下，嗚呀——」

戀音突然伸出手，摸向我的腿間，溫暖的手心俘虜了我本來軟垂著的生殖器，這惡作劇般的手法令我措手不及——可是，我勃起了。非常充分的勃起了。

「呵呵～～這不是硬起了嘛，」戀音笑著說「嗚哦～好懷念的手感喔，是客人先生的小雞雞呢，好硬好熱，雨薇小姐，泚澄小姐，阿藝，你們快看快看……」

「擘～真的耶，老公勃起了耶～雞雞超健康的耶。」雨薇歡呼著說。

「妳、妳們……」藝莉看著我下身，耳根通紅地唸道「妳們到底在做什麼啦……！」

「小戀……妳本身就是這樣打算的嗎？」泚澄倒是冷靜地跪在我的身後說。

戀音握著我勃起了的陽具，手心上下套弄，我感到下體傳來非常強烈的敏感度。

那是我已經良久沒感受過的性興奮，就好像是中學時期因為宿營、旅行、或是各種原因而長時間無法自瀆，所抑壓下來的性慾。

「客人先生一個半月沒有H了呢。」戀音卻理所當地說「妳們身為女友不覺得很可憐嗎？」

「這當然是.....」藝莉歪著頭說，對於戀音似乎無法理解「可是，不是這樣子吧.....」

「好啦，你們姊妹別又鬥嘴。」雨薇摸了摸我的龜頭說「我們問問老公的意見吧～想做愛嗎？不想做愛嗎？老公請回答～！」

雨薇像是電視台的女主播，握起拳頭伸到我的嘴邊。我早就習慣了身邊有一大堆女生熙熙攘攘，有時候打鬧之下的多人性愛也不是新鮮事。

可是當我看著一臉期待的戀音，面有難色的藝莉，充滿著好奇的泚澄，還有眼前媚眼如絲的雨薇。我突然感受到浴室的水氣愈來愈熱了，濕透了身體像快要融化了，唯有陰莖異常堅硬。四位女生臉上都泛起了淡淡的腮紅，勃起的陽物在戀音的手心裡醞釀出舒適的酥癢感。我以被動的語氣說：「怎麼可能不想做呀.....」

「耶～～～！！」

「呵呵老公的身體好誠實耶～」

「到底在搞什麼啦.....」

「小果你還可以嗎？會不會太勉強了？」

泚澄按摸著我的肩膀，從後探過來看著我，我握起了她的手心說：「就像小戀說的，我一個半月沒有做了，澄澄沒有一點期待嗎？」泚澄卻揚起溫婉的微笑，臉上浮現出差紅：「也不是不期待.....只是沒想到會是現在而已。」

「可是、等、等一下！！」藝莉緊張地嚷道「老公的腳不能動呀，這時候不能亂來吧！！」

「安心啦藝莉醬～」雨薇說「老公只要雞雞能動就可以了。欸～小戀，我們一個一個來吧。」

「可以喔，妾身原來就是這樣想的。」戀音合什笑說。

「到底.....嗚！不要亂來呀！老公身體都沒有好——！妳們聽我說啦！！」

我看藝莉臉有愠色，憂心地看著我的左腿，過份不安地嚥動著喉間。我便握起她的兩手，將跪在毛巾上的她拉向我身邊，撫著她繃緊的俏臉說：「藝莉醬不用那麼緊張啦，我也很想跟妳們親熱嘛，就當是復健也可以，搞不好多做點愛，身體會恢復得比較快呢。」

「才不可能是這樣吧.....」藝莉輕推著我的肩頭。

「這一個半月也讓妳擔心了，」我看著藝莉既婉柔又著急的雙眼說「公主殿下今天不跟老公好好H一下嗎？老公想要小藝莉呢.....」

「什麼啦.....唔.....啾.....老公.....唔、呼.....嗚.....唔丫.....」

我趁藝莉眼珠低垂，便掀起了藝莉的短袖白色T恤，露出白色絲質蕾絲胸罩，我輕輕將雙峰握住，把玩過著柔軟的手感，再解開了背上的胸罩扣，釋放一對嬌羞的竹筍巨乳，揉在手中，一邊吻著藝莉，一邊用虎口拭擦她的乳尖，盡情懷念那充滿彈性的豐滿手感。藝莉扶著我的肩頭低聲嬌呼，身上

飄散著出沁人的蘭花香。

「呵呵～阿藝口裡說不，自己卻偷跑了呢，」戀音在我身邊說「澄澄也準備好了嗎？」

「這個嘛，呃，其實我是第一次與其他入一起做呢，所以.....我也不清楚要做什麼。」

「是這樣嗎？那澄澄跟我們一起先脫衣服吧。」

「好的.....」

我的身後傳來了泚澄羞澀的回答與衣服的蟋蟀聲，但我卻沒有分心，繼續疼愛我懷裡的藝莉，與她纏綿地舌吻著，直到她雙眼水汪汪的充滿愛慾。我再低頭輕吻著勃起了的深紅色乳首，拉開她黑色短裙上的拉鍊，連同她的內褲一起脫去，我輕碰她腿間的私處，陰唇都已經濕潤了。我說：「藝莉醬不就已經濕了嗎？」藝莉緊緊地噘著小嘴喘息：

「不就跟你一樣.....太久沒做嘛、嗯.....丫、老公.....哎呀.....嗯呀.....」

我拿掉掛在藝莉肩上的白色T恤，把她脫過清光，一手抱著她的玉背，另一手輕撫她的外陰，讓她繼續進入狀態，正當我也血脈亢張，準備插入之際。身後卻又靠上了一片溫熱的肉體，以及連聲嬌媚的耳語：

「老公～～別只是顧著藝莉醬啦，也理一下薇薇嘛，薇薇也想要～啾～啾、啾唔.....」

我自然地轉頭一望，兩薇卻已經抱著我的臉強吻起來，她依舊使出了進取而純熟的濕吻，張嘴挑逗著我的舌頭，她貼在我身上的兩團軟乳故意摩擦我的身體，又伸手套弄著我異常興奮的下身。兩薇吻了一回，輕咬我的嘴唇說：「好啦，老公現在是你自己說，想先要我們哪一個？老公最疼的果然是藝莉醬嗎.....？」

「我、我也不一定要啦.....」藝莉被這麼一說，反而羞赧地應道「小戀是不是很想要，還是妳先來。」

「好呀，阿藝不要，那妾身就先來吧～客人先生，妾身準備好了哦～」

戀音推了推藝莉的身體，藝莉倒是大方地離開了我的懷抱。戀音鬆開了浴衣的綁帶，讓尚開的衣襟披在她白嫩的身上，一對飽滿的巨乳垂在胸前，她媚態款款地靠向我。我不客氣地撫著她豐盈的下乳，依樣跟她舌吻了一回。我說：「那小戀想要怎麼做？」戀音拉著我的雙手說：「客人先生的腳不方便吧，那先跪在地上好了～來哦.....嘻，小心腳呀。」

戀音體貼扶著我，讓我離開了小膠椅，跪在鋪著毛巾的地板上，由於只是用膝蓋支撐，所以也不用擔左右腳的狀況。戀音則背向著我，翻起了浴衣的下擺，露出脫去了內褲的小穴，屁股貼向我的翹直了陽物說：

「客人先生從後面盡情做吧，妾身想要客人先生元氣滿滿的.....丫～對哦，客人先生再進來.....
哎丫——好硬.....丫呀丫呀——」

我扶戀音的腰間，在性慾的驅使之下，對準了她早已滲滿愛液的肉穴，戳入後便抽送起來，陰道獨有的緊窄與溫熱令我全身舒暢，龜頭上傳來陣陣甘美的快感，我恍惚重獲新生地振奮精神，一邊把

陽具插到戀音的更深處，一邊伸手抱在旁邊怯生生地看著的泚澄，對她又是輕吻又愛撫。

全身赤裸的泚澄扶著我的肩頭，雙頰飛紅著說：「嗚欸.....原來傳說中的多P，就是這樣嗎？好淫亂哦.....啾，看著別的女生做愛，感覺好奇怪.....嗯唔.....」我故意輕拍戀音被抽送得顛抖的屁股：「小戀，泚澄正看著妳呢。」戀音雙臂扶在地上，下身乖巧地配合我的突入而輕擺，低頭浪叫著說：

「嗯.....妾身好舒服.....丫好熱好舒服.....客人先生小雞雞太硬了啦.....丫啊~丫——」

我一邊抽插著戀音，轉頭繼續吻著泚澄，撫著她尖挺的美乳說：「那要不要換泚澄來試試看？小戀，妳先起來吧，換泚澄來了。」戀音停止了腰間的扭動，肉穴欲罷不能地前後套弄了一回，才說：「呼.....嗯.....好的~妾身知道了~」初次參戰的泚澄卻嬌羞著揮了揮手：「哎呀——我，等一下，等一下，欸.....！薇薇，別這樣。」

雨薇不懷好意地把泚澄推到我的身前，這時候戀音也自行與我分開，與雨薇合力把泚澄送到我的身前，讓泚澄照樣趴在我的前方。我扶起了泚澄的屁股，將沾滿戀音體液的陰莖，依樣插入到泚澄的小肉穴裡。泚澄大概是還正緊張，我才剛抽送起來，她的腰間已猛然一抖，慌亂地叫起床來：

「丫小果.....嗚、啊呀——你怎麼不說一聲就開始.....哎呀——輕點、輕點啦.....啊呢、哎呀」

雨薇與戀音一左一右地靠在我的身旁，看著我握著泚澄的細腰，急遽地突進著她的蜜穴。泚澄的柔軟而溫熱的肉腔被我的陽具拖帶出粘稠的愛液。雨薇著迷地說：「丫澄的身材好好喔，尤其是這美腿太棒了.....」戀音也附合著說：「對呀對呀，妾身就是欠了這樣的長腿呢.....」泚澄聽著也只是嬌嚷，美臀無助地配合著我的抽送前後晃弄：

「妳們.....嗚.....別取笑我啦.....啊——小果.....再輕點.....噫丫~這樣太深——哎呀啊呀——嗯唔——！」

我知道雖然泚澄喜歡慢節奏，但我始終分身乏術，便猛然頂到泚澄的深處，在花心上繞圈打轉，享受著她緊緻的蜜穴，讓肉壁滲洩出更多的淫水。我快慰地猛撞著泚澄的屁股，抽送得泚澄的小穴輕輕地抽搐著，嘴裡嬌膩地尖叫著。藝莉卻從後溫柔地抱住我的肩膀，提醒著說：「老公才剛好起來，別弄得太急啦.....」我握了握藝莉的手心說：「沒關係的，好了，泚澄已經洩了一點，該換薇薇了。」雨薇聽見便親向我的臉頰：「換我咧換我咧~老公小心別射出來喲~哎喲丫澄臉都紅成這樣了，還好吧？」

我離開了泚澄的身體，扶起了泚澄，她雙眼幽微，抹著臉上的汗點頭說：「呼.....可以的，只是這氣氛.....有點奇怪.....嗯！？啊薇薇.....怎麼.....？」雨薇在我面前抱住泚澄吻了幾口，我已經見慣不怪了，只是泚澄之前沒注意到雨薇其實也是雙性戀吧。雨薇握起泚澄的雙乳說：「丫澄真的是大美女咧~有空我也要跟丫澄做做看，好了，老公.....換薇薇姐上場囉，來.....雞雞準備好，哎喲！好棒...老公果然好硬呀，嗯——嗯喲——唔恩——」

赤裸的雨薇照樣趴在我的前方，讓我從後進入她的身體。我就如同應對泚澄與戀音一樣，在雨薇淫水充沛的肉穴裡戳插起來，感受著雨薇濡濕的嫩腔，雙手探前揉著她在胸前拋晃的豐乳，我那滾熱的小莖不覺已經有強烈的射精感，在我的忍耐之下腫痛不已，插得雨薇膩聲輕呼，肉壁不斷地戰抖。

「啊喲——丫喲、丫喲、啊呀插壞薇薇啦、啊老公、呀啊、老公」

我一邊抽插著雨薇，不時往左右胡亂吻著戀音或是泚澄，又或者將雙手從雨薇身手轉移到戀音的

巨乳，或是沁澄的大腿上愛撫，浴室中的水氣恍如發酵成濃烈的媚藥，讓我們都享受著緊密的性愛。戀音靠在我的手臂上說：「恩.....客人先生.....你弄得妾身也想要了啦。」沁澄也握緊了我的手說：「小果別亂摸啦.....哎呀你剛才把人家弄得那麼急.....我還沒有、恩.....真的高潮呢。」

我聽見了，猛攻了雨薇一輪，把她的小穴充份抽送到微略抽搐後，便又以同樣的姿勢換上了戀音與沁澄，再做了一輪，直到我的膝蓋也開始疲軟，整根陰莖沾滿了三位女友的體液而紅光乍現。我重新坐在膠椅上，雨薇低下頭，挽著頭髮吻了吻我的龜冠說：「啾.....老公要射了吧？啾唔.....一個半月的儲備呢，我們哪一個會中籤呢？恩欸——」

我盡力抵受雨薇的吸啜，看著面前滿臉春情的戀音與沁澄，她們都臉臉相襯只是傻笑。戀音說：「這妾身可拿不定主意呢，澄澄妳會很想要嗎？」沁澄抵了抵嘴吧說：「我是還好.....還是我們繼續做.....就看小果什麼時候忍不住，像俄羅斯輪盤一樣？」雨薇放開嘴吧說：「欸！丫澄好主意咧！這樣最刺激了~老公你說是吧~」

我聽著三人的胡言亂語，心裡盤算著，便牽起了一直靠在我身後、未有機會主動參與的藝莉。我把她再次抱在懷裡，吻著她說：「小公主想要吧？」向來看著性愛場面就把持不住的藝莉，此刻臉上已經慾紅片片，兩顆漲乳也白嫩透紅。我趁她羞著沒有回答，便抬起她的腰間，讓她跨坐我的身上，蓄勢待發的陽物抵向她的陰戶。藝莉嬌聲回答：「老公你喜歡啦.....恩呀哎呀——老公啊呀.....恩.....」

藝莉抱住我的頸際，腰間自然地放下沉，讓我從下而上，流暢地進入了她的小愛穴裡，已屆臨界的陽物滿滿地填充著她敏感的腔壁，漲硬的龜頭直抵她的嬌蕊，抵壓得藝莉的肉壁輕輕收縮。藝莉與我四唇相貼，屁股前後輕擺，肉壁摩擦著我的陰莖，隨著呼息淫叫著輕柔的叫床聲。

「啊、啊、啊、啊丫——老公，好熱呀，哎呀——小藝莉.....哎呀，被頂到最裡面啦，恩呀——」

我撫捏著藝莉的乳肉，配合著她腰間的擺動，鼓起漲熱的下體，拭擦著藝莉的淫穴深處最受用的部份，藝莉半閉上眼，緊貼著我的身軀前後騎乘，滑溜的淫水從肉穴深處湧流而出，滾熱的性器隨著她的浪叫而痙攣，驟緊的花心令我的龜冠劇烈的灼痛。我眼前一片暈眩，死去活來的快感瞬間爆發，擁緊了藝莉濕透的嬌軀，頂著她的最深處，異常激烈地勃射出大量精液：

「呷丫丫丫丫！！！！老公——！哎呀——！恩呀——！！！」

雖然我知道男人事實上不可能有一個半月的儲備，多餘的精液只會被身體自然吸收。但此刻我的陽物卻在藝莉的肉穴裡極端誇張地抽搐著，馬眼帶著刺痛噴出猛烈的陽精，全都射進了藝莉窄細的小腔裡。藝莉全身顫抖，抱著我發出了嗚咽似的哀吟，一雙張開的大腿緊張顫震，整個陰道與尿孔也失禁似的高潮了。

「嗚唔——嗚——啊啊呃.....老公.....哎呀——」

我在與藝莉同步高潮的歡愉中失去了時間感，直到雨薇與扶好了我的身體，用毛巾清理著我的腿間，沁澄也扶住了半失神地喘息著的藝莉。戀音失笑說：「嗚欸.....阿藝高潮成這樣子呢.....好誇張，到底客人先生射得有多激烈呀.....」雨薇卻嬌聲說：「也很難怪呢，老公睡了那麼久，我倒覺得藝莉醬好幸福哦，薇薇也想這樣被射一次耶.....」

我抱起了雨薇的腰間，吻向她的櫻唇說：「可以呀，薇薇也想要吧？」雨薇卻咬著嘴唇，摸向我仍然勃硬的下體說：「真的.....可以嗎？」我回答說：「當然呀.....我還想繼續呢，對吧，小戀，澄

澄？妳們也可以吧？」

「呵呵～～當然哦～～妾身也要侍奉客人先生！！」

「小果你還是先休息一下吧，哎呀——不要……嗯～」

「不……不行啦、呼……老公不可以這樣勉強——呼……嗚、頭好暈……」

Ω

我拿著病房裡的吹風機，仔細地把夾雜巧克力色的長髮吹得柔軟而有彈性，用手掌簡單地理順了，然後關上開關，吻了吻她的耳際：「頭髮吹完了哦，公主殿下還滿意嗎？」

藝莉隨手看了看自己的頭髮，有點責備地拍了拍我的大腿：「哼……什麼公主殿下啦，剛才你完全不聽我的話呢，還一直做一直做……早知道我就不讓你洗澡。」

我從後環抱著藝莉，柔聲說：「別這樣嘛，妳知道……我這次難得沒事，只是掉了三根腳趾，還能跟妳們親熱，是我的福氣呀。」

「你別說這種話……」藝莉的喉間隱約哽咽著，緊握我放在她膝上的手「真的不要再說了。」

「好了，不說不說。是我不好。」

我抱住藝莉的腰間，再也沒有說話，享受著午後陽光的寧靜。

我與四位女生在浴室裡混戰了老半天，本來就鬼靈精的雨薇與戀音就不用說，後來連矜持的泚澄竟也完全放縱。我隨意地在四人身上苦幹，隨意地發洩著性慾與體液，直到我們都盡興了，我才與泚澄跟藝莉正式洗完了澡，抹乾身體穿回衣服，離開了浴室。

泚澄是第一次如此勞累，吹乾了頭髮後，就直接倒在我的病床上睡去。我則拿起了吹風機，用我老本行的熟手，仔細地料理著藝莉的長髮。

雨薇與戀音仍在邊洗澡邊嬉玩，間或從浴室傳出笑聲。想來她們也緊張了一個半月，現在才終於有機好好放肆吧。

我埋頭在藝莉的頸間，呼吸著她混雜了肥皂味的幽幽體香。我說：

「藝莉醬，我有妳們已經很幸福了，我很愛妳們每一個，每一個也是。」

「嗯……」藝莉點了點頭「我知道的，我真的知道。」

「可是，」我發現自己的聲音變得像禱告般「我仍然必須回去她的身邊，為什麼妳們昨天都不回答？」

藝莉依然沒有回答，只是搖了搖頭。

昨天我恢復意識以後，一直追問她們同一個問題，但不論是她們任何一個，也沒有告訴我答案。

她們每一個人都來了。

唯獨是她不在我的身邊。

「藝莉醬，」我說「她到底.....怎麼了？」

藝莉默然不語，身體靜靜地呼吸著，然後才苦澀著回答：

「老公，你先答應我，你不會再出事了，好嗎？無論如何，不要再這樣了，我不是公主殿下，我不是小公主，我只是藝莉而已。如果你們都出事了，我其實什麼也做不了，只能哭.....我不想再這樣。」

「我答應你，」我全心全意地感受著藝莉的身體「無論如何，我不會有出事了。」

「嗯.....那就好了，老公，那就好了。」藝莉輕噎著點頭。

「那麼，藝莉醬.....到底.....」我再問一次，她們一直不願回答的問題：「小璇怎麼了？」

藝莉抹了抹淚珠，倒抽了幾口涼氣平順呼吸，努力抑壓像冷得發抖的身體。

「小璇.....她在你墜樓之後，把手腕都割破了，想要自殺。」

陸貳 | χιλλεύς | 阿基里斯 完

陸叁 | ρέσπης | 俄慧斯第斯

伶馨從黑色的薄毛衣外套中拿出電子匙卡，在門鎖感應器上一刷，顯示燈由紅變成綠色。

咔嚓。門開了，伶馨推開門把，向我遞出了電子匙卡，說道：

「這還給你吧。」

我拿著簡便的行李袋，看著伶馨的掌心，凝思了片刻回答：「不，就交由妳保管吧。」

伶馨似乎有點意外，不過她微微一笑，將門匙卡收回到外套的口袋，推門內推，與我一起步進宿舍房間裡。

她站在門前說：「嗯.....原來你的房間是這樣，跟我想象有點不太一樣呢。」

我回到闊別了兩個月的宿舍裡，將行李袋放在門旁的小櫃子上，那裡面都是我從醫院裡拿回來的個人衣服。我甦醒以後，藝莉與森琪從我的房間裡帶了一點衣物給我，她們不希望我總是穿著病人服。我對伶馨說：

「那妳想象中是怎麼呢？不好意思嘛，跟妳的八卦館相比，我們就是賤民。」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伶馨走到我的書桌前，打開窗戶通爽空氣「這比我想象中來得冷清呢，我以為你的房間會至少.....很熱鬧，很多女生的物品。」

我沒有回答，打開了廁所的門，開了燈，狹小的廁所清潔得很乾淨。聽說戀音與藝莉有定期上來替我整理房間，讓房間至少保持整潔的狀態。

我的房間雖然是單入房，可是就一個男人的生活而言其實尚算寬敞，之前她們還特別買了地毯與小茶几，把我的房間布置成她們隨時可以聚會、留宿的模樣。

下午的陽光穿過樹枝，照在伶馨身上，她站在房間中的剪影顯得甚是纖瘦。我說：

「抱歉呢，沒有什麼能招呼妳的.....」

伶馨轉身望向我，臉上掛著淡淡的微笑：「沒關係，我只是想看看你的房間，之前一直沒機會。」

伶馨走到我的床邊，摸了摸床鋪便坐下了，我也在她身邊坐下來。

「好安靜呢。」伶馨看著窗外說。

「是的.....好久沒有這樣安靜了。」

我入住了這個房間已經有一段長時間，雖然我偶爾仍然會回家，但在這房間裡的生活節奏，已經完全滲透了我的骨髓。

我看著眼前灰色的貼牆衣櫃，不同的櫃子裡存放了不同的男女裝衣服，還有不少女性內衣；牆邊靠著的幾把雨傘與小水桶，還有女生穿的拖鞋；書桌上面放了眾多不屬於我的文具，書桌的櫃子有不少拆開了的避孕藥，以及好久沒有用過的避孕套；床邊與書桌之間的空間，則放置了從京都買回來的木刀「洞爺湖」，絲明寄放著的貓糧及貓玩具，也有小置物櫃收藏了眾多的女生飾品，包括髮圈，髮針與指甲油等等。

對的，一切都如此安靜，空氣中沒有任何皺摺。

這泡滿了回憶的房間，正跟我訴說那無法改變的事實：

樂璇已經離開了。

「為什麼……」伶馨又再拿起了門匙卡「樂璇會決定將你的匙卡寄給我？」

「小璇她是很敏銳的女生，」我在伶馨身邊說「雖然我幾乎沒有跟她提過妳的事情，但她可能多少察覺到了。」

「所以，」伶馨把玩著手中白色的卡片「樂璇希望我在這裡住下來嗎？代替她的位置？」

「不，」我握起了伶馨的手「她或許並不是這樣想。」

「那麼，到底……？」

「小璇她也許察覺到，，」我看著伶馨低垂的側臉「我一直努力鼓勵小伶馨妳努力活下去，妳是我非常著緊的人。她將匙卡寄給妳，是希望妳就像她以前一樣，隨時可以跟我們一起生活，不再思考死亡，不再孤單一人，快樂地活下去。」

伶馨緊緊地握起了我的手，抬起充滿憂傷與關懷的雙眼：

「為什麼你覺得樂璇是這樣想的……？」

我伸手輕碰伶馨蒼白的臉，輕撫著她瘦弱的臉頰：

「因為……現在的小璇，也許比妳更希望可以死去呀。」

Ω

據藝莉所說，那天晚上當我從天台掉下去以後，她與訢澄嚇得尖叫衝到天台邊，發現我已經倒在一堆建築廢料當中，森琪暈倒了，嚇得絲明手忙腳亂。

訢澄相對比較冷靜，她拉著花容失神的藝莉，衝向天台的入口，對她說，這裡是醫院，立刻找醫生把我救起來。藝莉說，她那時候腦裡已一片空白，只是依著訢澄的說話去做。

更神奇的是，藝莉說，絲明那時候出奇地冷靜，像變了另一個人，一邊抱住森琪，一邊還說要醫生盡快準備手術室以及血包，她來看著森琪，還把我的血型告知了泚澄與藝莉。

(我聽到這裡，就知道到是「那位絲明」出現了。)

兩個女生半夜三更跑到急症室，拉著護士說醫院外有人墜樓了。醫生半信半疑跟著出去，在建築廢料中拉到昏迷了的我。那時我的嘴裡吐著鮮血，左腳上血流不止，醫生立刻找了來急救隊，將奄奄一息的我送進了手術室。

然後滿頭大汗的泚澄與藝莉又折回到了天台，兩人跑得汗流滿臉，抱起暈倒未醒的森琪，為免引起更大的騷動，她們把受驚過度的森琪抱到醫院中常見的長椅上，讓絲明陪著她歇息。

絲明又跟藝莉說，要趕快找到樂璇，否則很危險。

這時候，藝莉才發現樂璇不見了，而她雖然不懂絲明說的「危險」是什麼，內心也是焦急萬分。

藝莉去質問一直冷眼旁邊的靜蜓，樂璇到那裡去了，她又為何只是看著，什麼也不做。

靜蜓冷笑著說了：「這不就是報應嗎？哼，最好阿翼現在立刻就醒過來，看看阿鈴如何又害死了一個人——」

啪！

藝莉後來說，她完全沒有後悔打了這一巴掌，也不知道為什麼靜蜓竟沒有生氣，仍然只冷笑。藝莉又說，那之後她就再也沒有見過靜蜓，小翼的病房也總是鎖上了門。

至於她與泚澄，是終於在醫院大堂的尖叫聲中，再次見到樂璇。

藝莉與泚澄在醫院中找了好一回，也找不到樂璇，而我的手術仍在進行中。兩人疲勞不堪，決定到大堂去，買了食物與清水，正坐下來各自無言地歇息著。

「丫——！！！」

深夜的醫院大堂仍有不少等待急症的人群，前方的櫃台突然傳來了刺耳的驚呼。

藝莉與泚澄站起來上前察看，卻看見了——

樂璇。

她搶去了醫護人員寫字桌上的剪刀，揮手用刀峰將雙手的手腕都割破了。

她垂下手腕，將染血的剪刀丟向地上，雙手垂在身邊，湧流的鮮血瞬間沾滿了她雙手，像在她的手臂勒出了鮮紅色的繩痕，血液滴落地上，在白色的地板上濺出了點點血花。

「小璇！！？」

藝莉哀號著上前握起樂璇的雙手，試圖抬高她的雙手止血，遠處傳來了急救人員奔跑的腳步，渾

身發抖的泚澄也找來了一大束長條的紙巾，綁住樂璇手腕上不斷滲血的傷口。

可是，當看見樂璇的表情，藝莉再也忍不住，嗚嘩一聲失控地慟哭了。

藝莉看著樂璇，那時候她的臉上一

面無表情。

樂璇眨了眨渾圓的雙眼，臉龐上失去了所有的情緒。樂璇看著哭得不似人型的藝莉，只是問了一句：

「藝莉醬、我.....是不是做錯了？一直以來.....都錯了？」

Ω

出院後的樂璇沒有留下任何訊息，消失了。

樂璇將我之前交給她（應該說被她搶去了）的宿舍匙卡，放進了信封裡，塞到學生會的主席信箱裡，輾轉到了伶馨手上。

她取走了寄放在我房間的重要物品，包括存摺、較少用的信用卡以及護照，其他衣服、漫畫、牙刷及各種不重要的雜物，則依然原封不動。

樂璇沒有跟任何人告別。藝莉在隔了一個晚上後打電話給她，卻發現她的電話卡已經終止服務，到我的房間也找不到人。學校已經放暑假了，體操隊活動休止，也沒可能在任何場合上碰到樂璇。

最後就只有樂璇的家裡了。藝莉問我姐索取樂璇的住址，得悉所有事情始末的我姐卻說：

「藝莉醬，我當然可以給妳小璇住址，可是如果妳見到她，妳想跟她說什麼？現在小翼不知死活，小果仍然昏迷，她曾經割腕自殺，體育部、奧運的事情，完全都一片混亂，然後她決定躲起來不見任何人。妳要跟她說什麼？」

「我.....我會.....」藝莉無言以對。

「來吧，手伸出來，這就是了。」

我姐將樂璇家中的地址寫在便利貼上，交給了藝莉。

藝莉最後則選擇留在醫院裡，陪著昏迷了的我。

「真的不用我留下來陪你嗎？」

我與伶馨站在宿舍外的路口上，面對面緊握對方的雙手。我搖了搖頭：

「今天不用了，麻煩妳陪我出院，送我回到宿舍。」

「哼哼，我還以為，」伶馨說著「你讓我陪你回房間，是想跟我啪啪啪呀。」

我放開伶馨的手，溫柔地擁抱著她，輕吻她有點乾燥的嘴唇：「我不是完全不想，但今天真的先不用了，改天小伶馨再來我的房間坐坐吧。妳現在有我的房間的門匙，隨時可以上來了。」

「嗯哼，好呀～」伶馨挽起美滿的笑容「那我改天學她們一樣，拿衣服過來換。」

我們吻別過後，我目送伶馨的背影，朝另一個方向離開了。

暑假中的大學雖然仍有各種大大小小的活動，學生老師教授們也並非完全離開了學校，可是比學期中顯著寧靜多了。

我一個人走到太陽底下，校園顯得太過天高地闊，一時之間，我竟然想不到我能夠去哪裡。

因為有伶馨陪我辦理出院，我堅持要藝莉她們今天不用過來陪我，先回去好好休息。過去兩個多禮拜，她們輪流照顧我這位病人的飲食日常。拆了石膏以後，又陪著我做各種的復健，練習如何用殘缺不全的腳掌正常走路。戀音與雨薇看來是樂在其中或苦中作樂，藝莉與泚澄見我康復良好也很安慰，亦一起給予了我不少溫存的機會，但我總不希望一直只扮演被照顧者的角色。

既然都出院了，我決定一個人好好安靜。

我穿著老舊的球鞋，鞋裡有特製的鞋墊，充當我失去的三根腳趾，保持我走路時的基本平衡。拆石膏以後經過了幾天的練習，我總算是重新走出了正常人的腳步，只是左腳著地的時候，會有點仍未習慣的虛晃。

我漫無目的地向前，我應該要去哪裡呢？

曾經跟樂璇一起溫習的圖書館嗎？體操隊成員慣常去的咖啡館嗎？

可是，樂璇已經不在我的身邊了呀。

陽光照耀著我的後頸，輕微的灼熱感不斷提醒這帶著痛楚的事實。

不知不覺間，我發現自己來到體育館門前。

虧空公款案仍未解決，大門仍然被鐵鏈深鎖。我走到門前隨手拍了拍大門，門板報以沉重的悶響。

我隨意繞著體育館的邊緣踱步，無數的記憶碎片在我眼前浮現。這裡是我們的起點，從樂璇開始到藝莉，到每一位女生，她們都在這個建築物裡，烙下了不同的身影.....

咦？

走著走著，我突然發現體育館的外牆上，有某扇通風氣窗打開了。

通風氣窗的下方，推疊了數個紙皮箱。我走上前，打開紙皮箱一看，裡面都放滿了廢棄的文件。這樣推疊起來，正好可以充當墊腳石。我抬頭望向打開了的氣窗，那是正常人碰不到的高度.....

難道——

我的心跳猛然加速，扶在紙箱上，用剛康復的雙腿攀上去，踩上紙箱，將氣窗推到盡處，那樣剛好可以讓人先把雙腳伸進去體育館裡，然後屁股坐在窗緣上，再把身體滑進體育館裡。

「呃呀！」

裡面是走廊的位置，離地面有一點距離，我雖然預先放鬆了身體，但左腿著地帶來了不少的疼痛。我扶著牆上站起來，體育館的走廊一片幽暗，連基本的照明燈也關掉了。

撲。撲。撲。

走廊的深處傳來有人在軟墊在跳躍、落地的聲音。

那是我這一年來聽了無數遍的聲音。

我急步前進，走向聲音來源，走廊前方逐漸出現了亮光，有人！有人在體育館裡亮了燈，在體操場上練習！我幾乎跑起來，步向體育館場中心的入口。

然後，我看見了一個穿著寬身運動服的女生背影，在十二米乘十二米的軟墊上，做著俐落的柔軟體育動作。

「小璇！」

我喊了一聲。她轉身了。

陸叁 | ρέστης | 俄慧斯第斯 β

「哎呀，原來你出院了呀。」

我看著站在眼前的她，本來溫熱的心跳瞬間冷掉了。

「妳還真的不關心自己的弟弟呀.....還有，妳到底在這裡做什麼？」

站在體操場上的不是樂璇，也不是任何一位體操隊的成員，而是體操隊的教練本人：小花。

「你身邊妻妾如群，用不著姐姐來擔心了。」我姐回答「你問我在這裡做什麼.....？當然是練習呀。」

我姐將深亞麻色的長髮綁成了馬尾，穿著白色的寬身運動上衣與深藍色的短褲，露出了一雙頗為粗壯的大腿。老實說，就連在家裡，我也沒有看過她這副打扮。

「練習.....？」

「嗯，練習。我也是專攻自由體操的呀，老弟你忘記了嗎？」

我姐擺起笑臉，對我嫣然一笑，只化了淡妝的臉上被射燈照白了，散發著微弱的暈紅，頸上也滲著水亮的汗光。看來她已經獨自在這裡好一段時間。

她做完了放鬆身體的柔軟體操運動，在綠色的軟墊上立定，抬起左腳，單足站立，張開了柔軟度達180度的關節，保持著單腳一字馬的動作，右腳踩在地上簡單轉了一圈，完成了自由體操上常見的單足直立轉體。

她只是呼一口氣，又跑到體操軟墊的角落，以小跳步助跑，蹬腳躍向半空，先做出前空翻，借助彈跳的反作用力，又做出了720度的抱膝後空翻。

「呃呀！嗚.....」

她的空翻動作很乾淨俐落，可是落地的時候卻保持不了平衡，往後鏟了一步，不，是兩步。

我姐向我投以致歉的微笑，然後轉身，又回到角落，這一次的助跑過後，她成功做出了分腿跳步，全身立定，舉起有力的小腿，蹬在地上躍起，身體往前翻動，這不就是樂璇的拿手好戲「挺身前空翻」？

我姐身體旋動，眼見要成功著地之前，她的腳跟又再次失去平衡。

「哎喲~」

我姐這一次不只是往後跌倒，還直接一屁股坐在墊上。

我走到場邊，脫了鞋子，步上了軟墊，對坐著的她說：「還好吧？」

我姐苦笑了幾聲，直接全身趟在軟墊上，她喘息著，用手臂捂住雙眼，避免直視天台的射燈說：

「唉，我才不過比小璇老了五、六年，身體已經完全不行了呀。以前的我未必得贏得過小璇，但藝莉醬一定不是我的對手。」

雖然我不願同意我姐的話，但她說的是事實。相比樂璇天賦的彈跳力與平衡感，藝莉的肢體美感與氣質，我姐更像是擁有極強爆發力的短跑手，一雙大腿發達的肌肉足以令她具有足夠的彈跳力，造出各種俐落的騰空動作。

我在她身邊盤膝坐下來，拍了拍她那對已經鬆弛變粗了的長腿：

「姐妳老了，別勉強自己呀。」

「真的呀，」我姐也呼了口氣，感慨地說「以前這程度的練習對我來說小菜一碟，現在真的完全不行了。真不公平呀，為什麼女人就是老的那麼快呢？為什麼我只是退役了四年，就已經無法上場了。」

「我以為妳已經放棄想上場了。」我說。

就專業運動員的層面而言，我姐這種年紀也未必一定要退役，過了30歲還在參加各種大賽的運動員也大有人在，儘管女性運動員最輝煌的戰績，也往往在20歲左右的年紀就完成了。

我姐也是一樣，就我的記憶所及，她從中學時期已經參與過不少大型比賽，最後在大學時期，奪得了數個亞洲區青年賽自由體操與平衡木的桂冠，然後畢業就退役了。

「我也一直蠻好奇，」我姐側臥著身體，支著額頭說「到底身為弟弟的你，看著姐姐我在體操上場跳來跳去是怎麼樣的。」

「白痴呀。」我不用思考就回答了「妳本來就是一個白痴，在場上跳來跳去也就只是個『跳來跳去』的白痴。」

「是嗎，真沒眼光呢。」我姐冷眼說「那時候我可是被喻為本地體操界的明日希望，甚至比現在的小璇更有威望呢。」

「可是妳還是決定退役了。」

我姐翻身，攤開身體，像要擁抱地上的軟墊。

「那是因為我知道，如果時候到了，我還是要結婚，我還可能會生孩子，我想要好好談戀愛約會。我也許是出色的運動員，但不是那種能夠留名後世的偉大運動員，既然接受現實了，為何不早點準備好工作生活呢？所以我寧願成為教練，培訓更多的年青人。我不是你身邊那些獨當一面的女神們，你姐我呀，只是個普通的凡人而已。不過.....」

「不過.....？」

「我現在又有點想復出了。」

我姐又翻回來，眯起眼看著天花的射燈說。

「妳老了，」我笑著說「才剛說過，妳又忘記了嗎？」

「可是，體操隊不能就這樣解散呀。」

我姐望向我，雙眼堅定而銳利，她繼續說：

「這樣雖然很老土，但當我看見由小璇開始，陸陸續續來了藝莉醬，琪琪、薇薇、澄澄。這眾多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女生們，她們真的讓我開始幻想，自己也許也並不是太老，如果要練的話，還是可以趕得上的，或許我仍然能夠與小璇一較高下.....你們出事之後，我就在想，也許現在體操隊就只能靠我撐下去了。」

我姐看著我說。很多人說我跟我姐長得不太像，至少她是美女，我卻並非「帥哥」而只是「長得還可以」。她從小也並沒有展現出姐姐的姿態，很多時候表現得比較成熟的反而是我。

「姐.....妳是認真嗎？」我看著她說。

我姐往頭頂上挺直雙手，做出了瑜伽似的單足一字馬，又原地轉了一圈。她的直立自轉動作做得非常完美，那一定是她當年的拿手絕活。

「哼，怎麼可能。現在這樣已經我的極限了。」我姐自嘲地笑了「只是.....我也一樣曾經是冠軍，我也希望能夠重新回到場上。即使退役了，一定也沒有任何選手能忘記這種感覺，那不是自豪或是驕傲，而是——那時候的我，才是最真正的、最完整的自己。這是所有運動員的悲劇，我們圓滿的人生，注定是那麼短促，退役以後，我們會永遠失去那個部份。」

在我高中的時候，我曾經去看過我姐的比賽。

處於全盛時期的她穿著金色與紅色相間的戰衣，在十二米乘十二米的軟墊上施展各種高難度的動作。那時候我對體操了無認識，而在我心目一直是胸大無腦的她，表演起來也並不令我感動。

可是，她那身影的確仍然在我的腦裡。

那是她最美的時候，不論作為女人還是運動員。

「作為教練，」我姐放下長腿說「我無法代替小璇參賽，我只能令她走到在場上的時候，能夠成為最好的她，就像當年的那樣。所以我才需要你，去照顧每一位女孩的身心。」

當初我姐說過，她們都不是正式的運動員，對大賽與特訓也沒有心理準備，所以才需要有我這位人事經理。我姐看著我續道：

「小果，以下是作為教練的命令：**我將小璇交給你**了。你要把她帶回來，讓她身心完整地參加奧運。」

我姐理應與我有著相同遺傳基因的眼眸裡，散發出與我截然不同的盼望。

「妳知道.....小璇去了哪裡？」我試探著問。

「不，我當然不知道。」我姐斷然否定「連你這位『老公』也不知道，我這位『姑姑』又怎麼可能知道呢。」

「那為什麼妳知道，小璇還會回來參加奧運？這一點連我也不敢肯定了……」

「因為，」我姐說「是她跟小翼說，要成為體操運動員的，不是嗎？」

我突然有某種非常異樣的感覺。腦裡浮現了某種如夢境似的印象，我曾經抱著我姐啜泣——到底是什麼時候？是小時候嗎？

「怎麼這種表情了，」我姐帶著幾份取笑似的說「是想要姐姐嗎？可以呀，可是看咪咪，也可以揉咪咪哦～」

「……我對亂倫故事沒有興趣。」

「你想到哪裡去了，只是咪咪的話可以喔～」我姐挺出了胸部「對了，如果要比的話，我想我的乳型跟鹿儀是最接近的，一樣那麼渾～圓～豐～滿～」

「……我覺得是時候找行政部的人來，告訴他們有人偷偷溜進體育館了。」

「哎呀～老弟果然還是給一堆巨乳妹妹寵壞了～」我姐擺起手說。

「妳是在取笑琪琪嗎？」我反駁說。

「說到琪琪，對了，」我姐眼珠一轉著說「你幫我罵她一下，當初如果不想參加奧運，直接跟我說就可以了，那我就會直接省下時間，專心訓練小璇與藝莉醬。」

我聽到這裡，其中一個長久以來懸置的心鎖終於解開了。

甄選的時候，森琪如她所願，故意在高低槓項目上失手，失去了奧運資格。

放下世界級運動員的身份，重新回歸成為平凡的法律系學生。

森琪是我姐特別關注的愛徒，甄選之後，我姐一直沒有提及及檢討這一件事，只是暫時沒有再安排森琪的訓練。

「琪琪一直以為，她一直成功騙過了妳呢。」

「怎麼可能？」我姐揚起了眼眉「我寧願相信有高富帥會愛上我，也不會相信琪琪會失手呀，換槓對她來說比呼吸還簡單呢。好啦，你再讓我自己個玩一回去吧，我當教練那麼久，好久沒動動筋骨了。走廊裡有椅子，你照樣疊起來，就可以從氣窗那裡溜出去了。」

我姐在體育館裡打滾多年，也是管理人之一，她早就了解這幢建築物的細節，即使所有正式出入口都封閉了，她要自行創造一條秘道還是易如反掌。

我轉身離開自由體操軟墊，走到場邊穿起鞋子，準備循著原路離開。

就當我快要走到走廊入口，我身後卻傳來一聲呼喚：

「小果。」

我自然地回頭，停下步伐，望向我的這位姐姐。

「我以前曾經構思，將芭蕾舞融合到自由體操裡，可是我現役的時候，總會的規則還很保守，不會接受這種破格的動作，所以我一直沒有給任何人表演過。」

我姐站在軟墊的中心說著，聲音不大，但在空寂的體育館裡卻十分清晰。

「那一套動作，是這樣的。」

她往後退了幾步，往前助跑，躍起，垂直轉體720度，落地，伏臥翻身，雙腿如花瓣般舞動，前後翻滾，站起，單足站立，旋轉——然後又是旋轉，白衣翻動，美腿舉起，流麗的身影像一朵初春的百合，在這死寂的世界裡飄揚出無形的花香。

她大概旋轉了五至六圈，然後停下來，喘息的雙頰綻放著嫣紅。

她的雙手揚到腰間，指尖在腰間虛拈，掀起幻想中無形的芭蕾舞擺，低下頭閉上眼，雙膝輕輕下沉，行起了無聲的謝幕禮。

我姐的體操運動員生涯結束了，而我是唯一以及最後的觀眾。

陸叁 | ρέστης | 俄慧斯第斯 γ

我一個人在大學附近的餐館吃完了晚飯，放假的氛圍連帶校園附近也顯得太冷清。我隨便點了個食物，進吃的時候只想起了藝莉的廚藝與樂璇的意大利麵。

用餐完結後，我沒有任何地方想去，便信步走向宿舍，雖然我知道宿舍裡也是空無一人。

我回想起認識樂璇之前的單身日子，那段時光已變得像老照片般枯黃，恍惚是不合時宜的生活方式。那時候的我，晚上如果沒有課業要處理，多半也是與朋友吃吃飯，去圖書館借個書讀讀，回房間打遊戲或是打手槍，然後睡覺。

對了，我可以去圖書館——或許可以看見絲明，她在暑假期間仍然會當值，只是不知道今天晚上是否需要值班。

夜風吹冷，日間曬起來的暑氣很凝滯，也許快要下雨了。

我站在前往圖書館的分岔路口上，卻躊躇著舉不起步。

我想起絲明那靜斂貴氣的臉，想起她淡銀白色的頭髮，想起她那一對雙手無法揉滿的巨乳——我好想見她，可是此刻在我的腳步面前，卻像捲起了呼嘯的霜雪，我可以冒著寒風前進，然後擁抱同樣在風雪瑟縮的絲明。

但這樣好嗎？如果相見只是為了互相取暖。

呼~~~~~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夜空中突然傳來響徹的爆炸聲。

我抬頭一望，漆黑的夜空竟然爆發出五光十色的煙火。

一朵朵姘紫嫣紅的飛焰在空中綻放，以各種色彩點亮了天空與地上的建築物。

學校範圍裡當然明文規定不能燃點爆炸物，但在這種假期時節，偶然仍會有各種團體，或是嬉鬧的友人，晚上在學校後山的小河溪邊觸犯禁令，在碎石灘邊BBQ或是燃點煙火取樂。反正是主張自由獨立的大學校園嘛，校方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體育部儘管停罷了，學校還有其他團體在活動吧？我帶著微量的好奇心與濃重的百無聊賴，走進步向後山河溪的山徑裡。

穿過幽暗無人的密林，走在枯葉滿地的林間，我逐漸依稀聽見了女生們的笑聲。

在女生的笑聲當中間或會有男性的聲線，但還是以女性為主。

呼~~~~~咣咣咣咣咣——

夜空中又爆發出一輪煙火，火光穿著過參差的枝椏，落在樹林裡成了散落一地的七彩華晶，旋即

又在黑暗中寂滅了。看來是資金頗充裕的社團呢，能在一天晚上就燃放了不少的煙火。

我聽見河溪的流水聲傳入耳邊，偷偷摸摸地撥開樹葉，在暗角處看著眼前的聚會。

大概有數十人的男女生，在野地上築起了營火，互相在野餐談笑，是夏夜晚上的青春男女聚會。黑夜當中我不太看得清任何人的臉，但氣氛甚為熱鬧。

不認得任何人的我打算避開人群，獨自到溪邊隨意走走。我靜悄悄地離開了林間，黑暗中大概沒有人注意我的路過，我看著晃動的營火，踩著經年累月風化的碎石地，步向如淚水般暗自流動的河溪。

這時候，我卻在眾多的男女生當中，看見那獨一無二的身影。

所有的男生及女生都穿著便服，唯獨是她穿著淡橘色的浴衣，淡棕色的長髮簡單綁成了日式的髮髻。是戀音？不，怎她麼可能在這種地方.....？我本來只是留意這位女生一身奇怪的裝束，但當她不經意回頭一望，與我眼神相接觸後，我們都呆了片刻：

「小果？」

「鹿儀？」

對了，這件淡橘色的浴衣，鹿儀在京都的時候好像也有穿過，難怪我一眼就看出來了.....如果她在這裡的話，這些都是啦啦隊的隊員嗎？

鹿儀轉身向我走來，手上拿著瓶裝的啤酒，已經了喝了大半，我看不出她的臉色有沒有醉。我說：

「妳.....怎麼會在這裡？」

她沒有回答，只是打量著我的全身：「你出院了嗎？比我想象快呢，我還以為你要殘廢好一陣子。」

鹿儀最初幾天有來看過我好一兩次，但也許是因為藝莉跟訖澄總在我的身邊，即使在雨薇在，她總顯得有點拘謹，後來也漸漸沒有來了，她也在短訊裡提到最近有公演需要排練。我向她解釋了我今天早上才出院，晚飯後看見了有煙火所以過來看看。她喝了一口啤酒笑說：

「這是我們美式啦啦隊的年度慶功宴啦，這學期的表演基本都結束了，總得讓大家都開心玩玩。原來那些煙火真的那麼厲害呀，連在學校裡看得到.....」

「非常搶眼呀，怎麼可能看不到。」我看著鹿儀在夜裡仍然豔麗的臉「妳怎麼會穿成這樣？」

「這個嗎？」鹿儀踩在草鞋，揚起衣袖「這是戀音上次來的時候送給我的，說看我在京都有穿過。我是總隊長，今天晚上就穿特別一點嘛。怎麼樣，好看嗎？」

鹿儀大概是因為派對與酒精的關係，卸下了她平常那高高在上的氣質，難得少女地在地上轉了一圈，向我展示出身上的衣裝。我當然是立刻說：「非常可愛呀。」

「哼哼～」鹿儀滿意地笑了，又舉起酒瓶喝了口酒，眼珠轉了半响，似乎想到了什麼「對了，既然你剛好來了，就陪我玩一下那個。」

「什麼？」

鹿儀帶著微笑，回頭走到營火與友人身邊，在物資包裡翻找了一包長方形的物事，又回到我的身邊，另一手仍然拿著酒瓶，另一手自然地挽起我的手臂說：「走吧。」

「這……」

我拿起她塞給我的物事一看，是深藍色的日文包裝，裡面是「線香花火」。

就是那種非常幼細，點起來會閃閃發亮的遊戲用煙火。

「你的腳還好嗎？」

鹿儀挽著我的手臂走向河溪邊，腳下踩著沙石發出了沙啦沙啦的聲響，突然問道。

「妳是指……？」

「你不是斷了三根腳趾嗎？走路還好嗎？」鹿儀瞧著我說。

「這個嘛……其實日常生活沒有想象中那麼不方便，只是那裡看起來有點可怕而已。」

「真的嗎？就算走這種小石路也不會感到不舒服嗎？」

我用失去了三根腳趾的腳版踩在砂土上，的確是有點崎嶇，但仍不至於會失去平衡，只是所有重心都踩在腳版上，令腳版有點疲累。鹿儀看見我沒有回答，卻微笑說了：

「如果走不穩的話，可以牽著我啊。」

然後我們就牽手了。由她十指緊扣地領著我，走到河畔。

我們遠離啦啦隊的隊伍，在安靜得只有水聲的河邊蹲下來，快滿月了，月色照得河邊滿地是一顆顆蒼白的圓石。鹿儀期待滿滿地拆開了線裝花火的包裝，拿出其中一根，又遞了一根給我。從小提袋中拿出了火機，她剎有介事地看著我說：

「我、我已經沒抽煙了啦，這只是以前未用完的……」

「是是是，」我看她一臉認真，便笑著回答說「知道了。」

我接過她手中的火機，打亮了火苗，靠近她拿著的花火，湊向塗滿灰色的火藥的盡頭，火焰灼紅了燃料，瞬間便噴灑出煙火。

「嗚欸～好漂亮～」

鹿儀手中拈起線香花火的末端，金色的碎屑盛開出一片片轉瞬即逝的蕊瓣，倒懸著的燦光往上爬

升。鹿儀的臉上像籠上了一層暈黃色的輕紗，隨著晚風的流動或明或暗，兩顆暗棕色的瞳孔裡併發著孩童般的笑意，直到花火既盡。

「噢噢～這就沒有了～」

「再來一根呀。」我說。

「哈，怎麼說得要我抽煙一樣，你不玩嗎？」

鹿儀燦笑著又拿出了一根線香煙火，再次點燃了。我也拿出了另一根，把前端湊到她燃燒著的花火上，點亮了火屑，為她燃花更多的火蕊。

「你看你看～可以這樣喔。幫我拍一下。」鹿儀興致勃勃地說。

「妳白痴嗎.....？」

「快點啦！」

鹿儀大概從我的話中得到了靈感，點亮了線香花火後，竟然把末端用抽煙的手勢夾起來，咬到嘴邊，佯作成不良少女吸煙的模樣。我沒好氣的拿出手機，在難以測光的夜裡為她拍了照。

「哎呀——！」

鹿儀維持著這玩笑的姿勢，卻突然尖叫一樣，揮手甩開了線香花火。快燒完的煙火丟在溪邊，像掙扎的蟲子般抖動幾下熄滅了。我握起鹿儀的手捧到嘴邊說：

「看啦，燙到了吧，哪裡有痛嗎？」

「這裡.....」

鹿儀指著中指的第二根指節，雖然那麼一點點火花不會燙傷，但我還是輕輕親吻著的她指間，握緊了她的手心。鹿儀眨著眼看著我的舉動，雙頰在皎淨的月色下泛著酒精的嫣紅。我揉著她手背說：

「好啦，等一下就沒事啦。」

「還有很多呢，我們再燒一點吧。」

鹿儀與我在溪邊籍地坐下來，她靠在我的右側，身上來傳來淡淡的體香與體溫。我們燃點了一根接著一根花火，那花蕊似的小花火像有催眠的效果，讓我與鹿儀安靜地看著火花盛放，然後熄滅，又再盛放.....

直到鹿儀抱起我的手臂，枕在我的肩上，我的上臂感受到她豐滿柔軟的乳壓。

我看著她靠近在我臉旁上的嘴唇，便轉頭輕吻上去。她莞爾一笑，反過來溫柔地吻著我。

「你出院了.....竟然沒有去找她們嗎？」鹿儀的下巴墊在我的肩上，抱著我的手臂柔聲說。

我拿起了她身邊沒喝完的酒瓶，也喝了一口甘苦的啤酒：「發生了那麼多事，大家都累了。就讓大家都各自都靜靜吧。」

「哼哼哼.....」鹿儀在我肩上似幸災樂禍地笑了「你們不是無所不能的嗎？連半個京都也反轉了呢。」

「那證明了，」我低頭說「有時候惡意不可怕，愛反而才是最困難。」

鹿儀看著我，我不知道她眼裡看見了什麼，也許是我悲鬱的表情，又也許是我納緊的眉梢。她咯咯淺笑，伸起手背磨蹭著我的臉龐，我投以詢問的眼神，她卻說：

「以前你安慰我的時候，就是我現在這樣的表情嗎？」

我沒好氣地笑了。驀然想起，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每次我因為體操隊的事情而難以釋懷的時候，她總是在我身邊，最初當然是因為我們是「煙友」。但後來呢.....

「為什麼在我最無能為力的時候，小鹿儀妳總是會及時在我身邊出現？」

「不正是因為你迷戀我這位女皇嗎？」鹿儀雙眼亮晶晶地笑說。

「是是是，一定是了。」我順從著說。

「因為.....就像我之前說的，你無法在她們面前表現出脆弱吧。」她的聲音隨著溪水的流淌變成無比清澈「面對最愛的人無法堅強，面對失去最愛的時候變得不知所措。我以前也就像現在的你一樣呢。如果此刻在你面前的藝莉醬，是泚澄，是雨薇，是絲明或是森琪.....你能完全不想起體操隊的事嗎？會完全不感到心痛嗎？我們有時候最無法面對而去逃避的，反而是最愛。」

我看著眼朦朧夜色，好像在河的對岸看見了她穿著體操服的身影，嬌小的身軀正在河邊銀白色的倒影上舞動。

酒精融進了我的血液裡，令我的心跳輕微地加重。我對鹿儀說：「但我也很愛妳呢，小鹿儀。」

「感謝你的告白，」鹿儀嬌笑著說，又頭靠在我的肩頭「但我是負責與你一起受傷的那個人吧。」

「一起受傷.....的人。」

「在這世界上，能夠找到一位能夠與自己一樣受過傷，能夠互相理解傷口的人，其實比相愛還要更幸福。」

鹿儀遞起了一根花火，我拿起火機替她點燃了，她把火屑揚在空氣中，劃著無以名狀的軌跡，照亮了我們身邊淒涼的水氣。

「小璇.....」我吞嚥著哽咽的喉頭說「她也會需要這樣的一個人嗎？」

「任何人都需要。」

鹿儀雙眼直視著我，眼裡散落了溫柔的花火。

Ω

隔天早上，叫醒我的不是鬧鐘，不是樂璇拳打腳踢的睡相，而是滂沱雨聲。

那是夏季特有的雷陣雨，彷彿空氣碎裂成無限微細的透明矩型，敲打著這孤獨的世界。

我在床上坐起來，床鋪非常寬敞。我望向身邊空了的枕頭，對了，今天不用叫那傢伙起床。

我拉開薄錦被，望向自己晨勃了而撐起來的褲檔，赫然覺得男人的性慾是如此麻煩，麻煩在於此刻我只想不顧一切把鹿儀、雨薇、泚澄.....任何一位女友呼喚到我的身邊，即便我知道自己不應只渴求她們的肉體。

我像所有單身男士，無視逕自勃起了的陽具，抑壓著對女性肉體的渴求，步過灰暗的宿舍，走進洗手間裡，開始梳洗。

昨天晚上我差點想把鹿儀帶回我的房間裡，但也許正如她所說，能在世間找到一位同樣受傷的伴侶是如此幸福，這份充滿悲憫的幸福完美地啟動了我的聖人模式。我們在溪邊燒完煙火，享受親吻與擁抱的甜蜜，把她送回到啦啦隊的同伴身邊，便獨自回到無人的宿舍裡。

梳洗過後，飢餓隨之而來。我看了一眼玻璃窗上斑駁流離的雨痕，決定穿起拖鞋，拿起雨傘，獨自去解決我的早餐。

我也已好久沒有自己一個吃早餐，以往她總是我身邊一直嚷要吃這個那個，一時之間我卻要重新整理大學裡還有開的食店。

我步出升降機，穿過安靜的大堂。

但當我離開宿舍，步進雨水當中，門前卻出現了那意外的身影。

她撐著暗灰色的雨傘，靠在門邊陰暗處，傾盆大雨彷彿要壓倒她那拿著傘柄的瘦弱身影。

她在傘簷下的雙眼緊盯著門口，看見是我後便閃身而出。

「靜蜓.....？」

她是在等我嗎？可是為什麼.....雖然我們跟她之間仍然有眾多懸而未決的困境，可是此時此刻，她沒有理由要出現在我的面前。她抬起頭看著我，眼裡滿佈血絲，那頹敗的表情令釘住了腳步。以極其痛苦的語氣說著：

「阿翼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什麼你們還要這樣死纏著她.....？」

灰白色的雨絲模糊了她的臉，雨水敲響著我的雨傘，她歇斯底里的哭叫聽起來都有點沙啞。

「我不明白.....這、這是什麼意思？」我說。

她從衣袋中拿出了一封信，丟到我的腳邊。我無法理解這突如其來的一切，甚至無法思考這到底是羞辱還是洩憤。

我帶著滿腹的狐疑蹲下身，在被雨水洩沒了的地上，檢起了已經浸濕成半透明的信函。我拈起信紙，翻開那軟化了的紙張。

< 器官捐贈同意書 > 。

內容是醫院已為小翼覓得了合適的肺部，因為小翼昏迷無法作出合法決定，所以需要徵求家人或監護人同意。

同意書上的文字被大雨淋濕了，顯得單薄而扭曲。

但我仍清晰看見了肺部捐贈人的名字——

伶馨。

陸叁 | ρέστης | 俄慧斯第斯 完

陸肆 | πποδάμεια | 希波狄薇雅 α

陸肆 | πποδάμεια | 希波狄薇雅

我推開生鏽的老鐵閘，纏滿了枯藤的鐵架像一塊只剩下骨架的翅膀，滾輪在泥土地上劃出了一道細坑，發出低啞的沉響滑向側旁。

我步進荒廢了的操場裡，一整片枯黃色的泥地被昨天的暴雨澆濕了，現在仍未乾透。操場的四周依稀能看見白色的線痕。場上沒有任何籃球架或是龍門，難以辨識這是足球場還是籃球場，但都一定是孩子們嬉戲的場所。

雨後的陽光照下來，蒸起了溫熱的濕氣，周遭的山野傳來清爽的風，為仲夏的空氣送來不少涼意。驟眼看去，整座院舍由各種平房湊合而成，唯一突出的建築物是遠處的舊式供水塔。

我橫過無人的操場，步向院舍的入口，走上了大門前的臺階，暗藍色的木版門半掩著，啞了色的油漆都已經斑駁掉落，木紋裡的幽暗裡似乎能窺視過去。我伸手起了門環，小心拉開了有氣無力的木門。

裡面是凌亂荒廢了的院舍大堂，滿地是天花剝落的石屎與結成團的灰塵，靠牆處翻倒了幾張坐椅，如果不是發濛的窗戶仍然透著日光，這裡一定陰森得像恐怖遊戲裡的場景。

我前方有走廊的分岔路，還有另一扇半掩的大門，門縫透露著陽光。我走上前，拉開門把，眼前是內庭，內庭裡有兩棵綠樹，樹下仍有一張長椅，長椅的半邊木板已經腐朽了。

她坐在另外沒有腐敗的半塊木版上，翻著一本老舊的兒童故事書。

「呵呵呵呵，丫哈哈.....」

她好像沒有注意到我的出現，只是翻動著脆弱的書頁，旁若無人地嬌笑著。

我靠近她的身邊，她才終於抬頭看了我一眼，抵起充滿童真的微笑，又急不及待地低下頭，繼續閱讀她手中的故事書。我靠坐在她身邊椅子扶手上，輕撫她黑色微曲的秀髮說：

「這是什麼？很有趣嗎？」

「呵呵.....就是個給孩子看的故事啦。故事說，以前有一頭小豬，早上醒來，發現桌上最珍貴的玩具熊不見了，傻了的想去找，每見到小狗，小貓，小鹿都問一次，又幻想著有人把他的熊偷了藏起來了。」

她靠在我的大腿上，樂不可支地對我說，又翻了一頁。書頁都是舊式的印刷風格，圖片非常滑稽可愛，附有簡單的文字，每一頁都沾滿了一翻頁就會揚起的灰塵。

「然後呢？」我問她。

「我還未看完呢.....不過我知道結局。這本書我小時候已經讀過很多遍了。」

伶馨抬起頭，微笑著對我說。

我細撫著她被陽光曬暖了的頭髮，柔聲問道：「那最後怎麼了，小豬能找到玩具熊嗎？」

「最後嘛.....」伶馨隨手翻動著書頁，看著書頁的插圖又咯咯笑了「小豬發現，原來是前天晚上，抱著玩具熊睡著了，醒來以後忘了玩具熊就在被窩裡，才沒有丟不見，只是他忘記了。原來最重要的事物，就在身邊，他以為失去了的事物，竟然被他自己親手掩埋起來。」

「很有趣的故事嘛。」我說。

「對哦。」伶馨闔起書本「小豬還曾經以為小鴨把玩具熊弄壞了，打了小鴨一頓。為了尋找心中最愛，結果去傷害別人.....嗯哼~好童話故事呀。哎呀——」

伶馨拿著書本站起來，沒想到故事書的訂裝早已損毀了，書頁像碎片般從書皮中掉落，在鋪滿枯葉的地上散了一地。我彎腰想替伶馨拾起來，伶馨卻打住了我的手腕：

「算啦，沒關係。反正都修不好。」

伶馨蹲下來，將一片片蒙了灰的兒童畫像隨意堆疊檢起，與書皮一起放在她剛才坐著的木椅上。她回身看著我，舉起雙手懶慵的伸了伸懶腰，少有地穿著粉紅色短袖T恤的她，伸展出了非常誘人的曲線，一對堅挺的乳峰把T恤的印花文字都扭曲了，透露出裡面深色的胸罩。

「難得來到我的老家，不陪我走走看嗎？」伶馨帶著病容的臉上挽起甜笑「雖然已經一個人也沒有了。」

伶馨過來繞著我的手臂，我握起她的手心，看著眼前已通通荒廢了的院舍：「這裡.....已經關閉很久了嗎？」

「其實我也不清楚，」伶馨解釋道「我是大概在兩三年前接到院長的死訊，那時候我才從訃告知道，孤兒院已經關閉了，但詳細我也不得而知。」

我看著周遭的院舍上有著破損的窗戶，聽見伶馨的話，心底有了輕微的寒意，把她的手又握緊了幾分。

「怎麼啦？」她笑著問「原來你那麼膽小哦？」

「妳一個人走進來，不害怕嗎？」我反問。

「害怕什麼啦？」伶馨淡然說「我從有記憶開始，就住在這裡呢。」

這裡是伶馨成長的孤兒院。

當然也一樣是絲明成長的孤兒院。

我幾乎未曾聽過絲明仔細提起關於她在孤兒院裡的日常生活，只知道那時候她跟伶馨是朋友，在這裡學會了針織與閱讀。

伶馨被領養了，而絲明一直到成年為止，才離開孤兒院。

說起來，絲明離開了可能也不過兩三年，就已經荒廢成這樣了。

「我來帶你去看我以前的房間吧，」伶馨牽了牽我的手說「放心啦，不要害怕，現在我可是這裡的業主呢。」

伶馨前陣子動用八卦館的資金，把孤兒院的土地買下來了。她說，院長離世後，因為交通不便，又缺乏保育，所以這片廢墟一直無人問津，被拿到了土地拍賣場上。伶馨輕易動用一點金錢，就買了下來。

伶馨帶著我，走向內院的另一端，推門內進。裡面是一道走廊，陽光穿過老窗戶，投射出一道道淡白色的斜線，牆上有還有老舊的壁報版，綠白色的相間的老石地板上都是碎石與瓦礫，彷彿是世界末日後的廢墟。

穿著粉紅色T恤的伶馨帶著我往前走。她的下半身穿著深灰色的百摺高腰短裙，一對穿著淡藍色球鞋的雪白美腿搖曳生姿。我第一次看她穿得如此青春可人，甚至令我想起了雨薇。她這妙曼的身影完全驅散了走廊間的陰寒。

「這邊以前都是女孩子的房間呢，」伶馨揮手解釋說「在晚上關燈時間過後，舍監就會這廊上來回巡查。不過我有試偷偷溜出去，以前膽子還真大呀。」

我們經過一道擁有眾多房門的長廊，直到伶馨在其中一扇老木門前停下來了。

「好，就是這裡了.....」

伶馨伸出手掌，輕柔地推開門。

門無聲地開了。裡面就只是一個廢棄了房間，一樣都是滿地殘骸與泥灰，房間裡有一張生了鏽的鐵架雙人床，還有一張老舊的木書桌。玻璃窗戶已經破掉了，窗外樹木的枝葉長進了房間裡。伶馨走上前去，用手拈了拈嫩綠的葉：

「擘，連樹葉都長進來了，好強的生命力。咳！咳唔.....！！」

伶馨說著卻突然咳嗽起來，她從裙袋中拿出白色的手帕掩住嘴巴。我扶著她戰抖的身體，撫掃著她的背，這一次她的咳嗽並沒有持續太久，也沒有嗽血。

伶馨沉靜地抹了抹嘴巴，看著我微微一笑。又搖了搖沉重的雙層鐵架床，床上是看來質料較堅固的厚木版。她坐上去，要我也在她身邊坐下來，然後抬起眼，看著向陽的窗戶與染上陽光的樹葉說：

「結果我又回來了，我真的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回來，甚至買下這裡的土地。小果，你不覺得嗎？其實我們要走的路，早就注定好了，從出生到孩童的時候，那已經寫好了我們的生命，我們自覺或不自覺，都會朝我們以為能擺脫的方向去走。」

俄狄浦斯。我突然又想起了泚澄的劇本。那源於生命的遠古悲劇。

我們選擇了我們以為能夠逃避選擇的。

我看著伶馨因為疾病而白得虛弱的側臉，輕輕地抱了她的腰間。她繼續說：

「如果我們的生命也有觀眾，他們會否覺得我們可憐呢？」

伶馨是最能讓我無言以對的女友，每次跟她一起，聽她說著心中的想法，我都像失去了言語的能力。世間所有的悲苦，都由她的口裡說出來了。

「你呢，小果，」伶馨轉頭回來看著我，握起我放在她腰間的手「你最害怕選擇的，又是什麼？」

「我最怕選擇的.....」我看著她幽遠的瞳孔說「是要接受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建立於錯誤之上，而都毫無意義。」

「意義這一點，是由人所認知的，」伶馨端麗地頷首「訕澆的戀情、鹿儀的理想、絲明的恐懼，戀音的幻夢，森琪的志願，藝莉的堅持，雨薇的渴望——這有或沒有，執著或不執著，意義都是由我們去決定的。」

「即使連小翼的生與死，也是嗎？」我輕撫著她微冷的臉，捧著柔軟的臉龐，用沉重的喉間說。

「是你要我生存的，小果，」伶馨靠前貼近我的身體，親吻著我，然後柔聲說：「難道你想說服我，放棄拯救小翼的希望嗎？」

我在老舊的空氣裡，抱住伶馨溫暖柔軟的身體，她舉起手溫柔地按摩我的肩膀，把臉埋在我的頸間摩擦著。

伶馨在我昏迷的期間，就已經向醫院遞交了器官捐贈的要求，指名對象是小翼。

伶馨的呼吸系統有過大手術，所以無論是她的血型、肺部狀況、身體情況也一早在病人資料庫裡有了詳細記錄。醫院的主治醫生仔細研讀過後，短時間內就證明了伶馨是合適的肺葉捐贈者，而且隨時可以進行手術。

就算靜蜓霸佔了小翼，不讓小翼與外界有任何接觸，也無法拒絕醫生的診斷。

在目前未有其他合適捐贈者的情況下，伶馨是小翼唯一的生機。

我從昏迷中甦醒後，伶馨就簽署了正式的手術同意書。

現在就只要靜蜓同意了，完成所有文件程序，就可以進行移植手術。

「如果，」我擁緊著伶馨的身體，聞著她髮端淡淡洗髮乳的香氣，吻著她的耳邊說「如果妳因為這一次的手術而離開.....那麼，我應該.....」

伶馨的氣管本來就有頑疾，如果再失去肺葉，那對她的身體來說自然是重擔，讓她蒙上更沉重的死亡陰影。

「不，」伶馨卻搖頭回答說「你害怕的不是這一點。我答應過你，會努力生存，而你也知道。你害怕的，是別的事情。」

我稍為放開她的身體，看著伶馨那總是雍容的神態，我像要窒息般倒抽一口涼氣。

「是的，又被妳看穿了，」我坦白說「我害怕的，是即使成功救回小翼以後，小璇仍然會離我們而去。」

伶馨輕柔地抱起我，撫著我的後腦說：「但你仍然會愛她的是，是吧。」

我點了點頭，像在承認難以承受的事實：「對的，即使拯救小翼是一無意義，即使小璇再也不會回來，即使.....她仍然無法原諒她自己。」

「如果我們作出的努力是毫無意義的話，那麼對你來說，你為何仍然要選擇？」

伶馨執起我的手，帶領我的手掌，放在她豐實的右乳上。隔著T恤，我只感覺到溫暖而柔軟的乳肉，以及從她身體深處傳來微弱而確實的心跳。

伶馨的心跳宛如從透過我血液，共振著我的心跳，令我的心跳愈來愈重。我的掌心輕撫著她的胸脯，吻著她的頸間與嘴唇。她擁抱著我，回報我的吻。我們身邊的世界傾斜了，直到我們倒在那老舊的木版床上，盪起了如雪般的塵埃。

在這個傾倒的世界裡，我突然明白了伶馨等待的答案。

原來那答案就是最一開始的命題。

「因為，我們的生命其實並無選擇；又或者，我們從開始的瞬間，就已選擇了最後的結局。不論意義，不論對錯，我們只能決定走或不走下去。」

我說完，便吻向伶馨的嘴唇，她的唇間吐著溫暖的呼息，雙手軟軟地攤在身邊，恍惚只是在享受這廢墟中的陽光與頹敗。我掀起伶馨的T恤，露出她的黑色蕾絲胸罩，一對豐乳散發著溫潤的肌色。我勃起了，看著她眼裡奮不顧身的淒冷，我立刻就想佔有伶馨。現在就要，現在就把她據為已有。

「小果.....愛我吧，在我將要棄捨更多的生命之前，來毫不猶疑地繼續愛我吧。」

伶馨掀起我的衣服，解開我的褲頭，我脫去伶馨裙擺裡的內褲，用堅硬得難以想象的陰莖，奮力插進她的身體裡，不顧一切地抽送起來，讓伶馨在兒時的睡床上抱著我盡情叫床。她緊細濕潤的陰道渴求著我的愛意，為我帶來強烈的快感，稀釋了我的身體裡過量的憂傷——

伶馨簽署同意書的同時，也對靜蜓提交了捐贈肺葉的先決條件：

以匿名方式提交原有的帳目記錄，終止一切對體操隊與體育部的訴訟。

陸肆 | πποδάμεια | 希波狄薇雅 β

「在那之前.....」我看著她說「我可以先問為什麼嗎？到底為什麼妳會對小翼如此執著？還有，『阿鈴』、『阿翼』與『阿婷』這後背到底是、呃呀——」

喀嘍。

靜蜓腳步一轉，完全沒有預兆地揮起拳頭，猛力擊向我的臉頰。她是如此瘦弱的女生，可是拳頭上還是正常人類的力道。我目眩眼暈，眼前金星直冒，往後靠退了一步，嘴裡飄散出了血液的腥氣。我伸出手抹向嘴角，似乎是牙齒刮破了嘴巴內側。

我看著靜蜓堅握雙拳，雙眼直瞪著我，我本能的防衛心令我又再後退了一步。

相比起最初的憤慨，後來的恨意，此刻她的眼裡已黯淡無光。

「到底為什麼.....」靜蜓沉聲說「阿鈴已經失縱了，那為何你還要來死纏爛打？我與阿翼——到底在與你們有什麼關係！？為什麼你還是那麼自以為是！！要我接受那女生的器官捐贈！！」

靜蜓說到底最後，還是忍不住高聲怒吼。叫喚聲在醫院的走廊中迴盪。

我看著她的雙眼，兩顆眼珠有如隨著能噴發出絕望的深淵。

「因為，我想救小翼——」

「所以我說！那到底為什麼呀！！」

靜蜓拉起我的衣領，再次歇斯底里地盯著我。

「因為.....」我毫不退縮看著她說「因為.....我愛小璇。我知道小翼在她在心目中的位置，所以我不能就這樣置之不顧；伶馨也同樣，因為她愛的是我，她也知道小璇與小翼在我心中的位置。」

「愛.....」靜蜓握緊的拳頭不斷震抖「正是因為這一點！！所以阿鈴才害死了阿翼呀！你們可否不要那麼自以為是！！阿翼不是你們隨隨便便，想說救就救的玩物呀！！她不是為你們而生，不是為了你們而存在！」

這那一刻，我瞬間明白了靜蜓為何對我們、對樂璇恨之入骨。

靜蜓一樣深愛著小翼，但她卻無法拯救小翼。

也許樂璇是罪人，但靜蜓對她的不只有恨意，可能還有妒忌、羨慕、自責、悔恨。

——為什麼我沒法成為像樂璇那樣的人，為什麼我無法像樂璇那樣，明知自己害了小翼，還能大言不慚地活下去。

我嘗試想象靜蜓的陰暗，她會否最難接受的，反而是自己那麼深愛小翼，卻竟然不如樂璇。她仍然是小孩時代，那位被樂璇佔去所愛的靜蜓。

此刻在我眼前浮現的，卻是伶馨的背影。

由她最初一片深黑色的西裝，到昨天那鮮粉紅色的背影，每天都面對死亡的她卻仍然活著，偶爾還會走在我的前方。

就像我們最初的那段對話：追趕極限，是人類最基本的本能。

我深吸了一口氣，心跳驀然加速，與靜蜓的視線短兵相接，然後我說了：

「妳跟我一樣，都無法決定這一切的意義與終局。所以，我們來比一場吧，用最古老的方式。」

「什麼……？」靜蜓的眉頭瞬間扭曲。

「我們來進行一場比賽，」我對她說「就只有我跟妳兩個。如果我贏了，妳就要接受伶馨的條件，最重要的是讓小翼接受捐贈；而如果我輸了，以後就隨便妳，我會叫伶馨或是其他人，再也不管妳跟小翼。」

「哼……哼哈，」靜蜓的嘴角如抽搐般發出冷笑「我為什麼要跟你比？你在挑釁我嗎？你有什麼資格跟我談條件？」

「因為妳一樣沒有資格。就像妳說的，我們沒有資格拯救小翼；但妳也一樣，妳也沒有資格接受、或不接受小翼被拯救的可能。**靜蜓，妳跟小璇，其實是一樣的任性。**」

「你——！」靜蜓再次舉起拳頭，但這一次她止住了動作。

靜蜓聽著，眉心像抖動著不斷痙攣。她抑壓著憤恨，無言以對。

「我們就來比一場吧，」我繼續說「就讓勝負決定一切。靜蜓，**來跟我賽跑吧。**」

Ω

藝莉將盛滿溫水的水盆放在我的腳邊，跪下來低下頭，拿起在水盆中泡濕了的毛巾，抱起我的右腳。我用受寵若驚的語氣說：

「真的不用了，藝莉醬……我等一下去洗澡就好了。」

藝莉兩眼低垂，固執搖了搖頭，柔聲說道：

「就讓我好好幫老公你洗洗腳……而且，我好想認真的看看這裡。我之前一早不敢去看，怕看了就會哭，怕看了就會想去找靜蜓揍她一頓，怕我以後也無法原諒小璇……」

我還是頭一次聽藝莉說『揍她一頓』這種粗暴的用詞。看來我沒有跟她說我昨天被靜蜓打了一拳的事情，是非常正確的決定。

藝莉小心翼翼地捧起我的腳掌，放在她穿著長褲的大腿上，用白毛巾柔柔地按摩拭擦著我的腳版

，舒緩了不少我腳版上因為練習而產生的疼痛。她從我的腳踝開始抹起了，直到腳掌，直到我斷指的皮膚接口。

腳趾斷掉以後，醫生用我腳上的皮膚組織與人造皮膚縫補了傷口，癒合以後，看起來就像是一塊不規則的粘土。雖然我每次低頭穿鞋就會看到，但無論看過多少次，看起來還是很詭異。

藝莉伸出手指，輕撫著我的斷趾處，眉頭緊緊地皺起來，晶瑩的雙眼泛起了紅絲與淚光。我挽起了笑臉，摸了摸她的臉說：「公主殿下又要哭了嗎？」

「才沒有……」藝莉帶著哽咽的聲線搖頭「才沒有哭呀。」

藝莉呶起嘴，別起頭用後腦對著我，明目張膽地偷偷用手背擦著眼淚，再回過頭來，用指尖輕按斷指的位置說：「這樣會痛嗎？」

「說起來，」我想了想「真的沒妳們想得那麼可怕，好像因為神經線也斷了，所以妳用力按也是一點都不痛。如果硬要說有什麼感覺嘛……就好像有時候我們趴在桌上睡覺，壓住了手臂，醒來手臂麻痺沒有知覺，你想動手臂也動不了的感覺。」

「想動腳趾，卻沒有因為腳趾，而動不了的感覺嗎？」藝莉詢問說。

「對了，就是這樣，藝莉醬好聰明，」我搔了搔她的鼻頭說「所以，我現在走路，就只能用腳掌及兩根腳趾頭平衡……跑步也一樣，不過要跑步真的困難多了。」

藝莉像愛護著小動物，抱著我殘缺的腳掌，低頭說：

「為什麼……你要跟靜蜓賽跑，卻又不跟事先跟我們商量？」

我呼了口氣，在坐墊上坐直身子，收起右腳。溫柔地抱住了藝莉，吻了吻著她的頰旁，撫著她的背說：

「因為要是跟妳們說了，妳們多半也會反對。」

「我們當然會反對……」藝莉緊縮著雙肩「因為、因為……老公你根不可能會贏呀！」

我看著藝莉，藝莉正用責備、惱怒與深愛的眼神盯著我。

「但至少她答應了。」我握起藝莉放在她膝上的雙手「靜蜓答應了我的條件，那麼我仍然有機會——」

「這、這根本沒有可能呀！！」藝莉嗔道想甩開我的掌心「老公你就算雙腳仍然健全的時候，也沒辦法在馬拉松上贏得了靜蜓，現在斷了三根腳趾，那到底有什麼可能？而且你說，你昨天今天去練習，跌倒多少次了！！你到底在想什麼呀！！」

藝莉說著說著，竟然就開始罵起來了。我趕快抱住她的身體，她卻用雙肩掙扎了好幾次，才老老實實讓我抱住。

我在醫院與靜蜓達成協議之後，就將鞋墊放到以前慣穿的球鞋裡，重新穿起來，從昨天晚上起開

始練跑。

我之前花了兩個禮拜重新學習走路，又怎麼可能在一天之內重新學會跑步？即使我已經戴上了護膝戴肘等用品，也是在正式操場上練習，但昨天晚上我已經摔倒了無數次，受了不少皮肉之苦。

我安靜地與藝莉相擁著，聽著她因為惱怒而喘急了了的呼息平緩下來。

「我在想.....我能夠贏過靜蜓。」

藝莉再以用難過得不可思議的目光看著我，眼裡似乎在渴求我與她能再次遠走高飛。我撫著藝莉穿著薄襯衫的背項說。

「即使她跑得比我快，即使她比我多了三根腳趾。我這兩天一直在想，我能夠贏過靜蜓。這樣一來，我們就讓小翼有救，也能令靜蜓放棄攻擊體育部。」

「可是、可是.....你的腳已經.....」藝莉結結巴巴地說著，盡力尋找著反駁的言詞。

「但我至少還能跑嘛。」我笑說「即使再緩慢也好，我也仍然在跑。」

陸肆 | πποδάμεια | 希波狄薇雅 γ

我在炎夏的烈日之下，穿著慣用的球鞋，在上山的坡道上奔跑訓練著。

說是奔跑可能不太正確，我只是吃盡力氣，用殘缺的腳在瀝青路上前行。

我的左腳根本無法受力，即使我嘗試不斷改變醫生給我的腳墊位置，或是自行調腳下的腳墊厚度，我仍然無法像我未失去腳趾以前一樣奔跑。

每當我的左腳著地，我都要用獨特的力道維持平行，再立刻用右腳往前。與其說我是在用雙腳跑步，不如說我只是在用單腳自我折磨。

我跑了還不到三分一的路程，換了以前的我，那應該是可以輕鬆完成的路段，我現在卻已經有一種燃燒殆盡的絕望，橫隔膜也已經傳來難受的搖動。我看到旁邊樹下有一道長椅，便走過去先下坐下來。

夏日的大學校園風光明媚，綠樹成蔭的山林生機盎然，像美得不現實的油畫。微風吹來，我無力地靠在椅背上，深呼吸著平息身體。

「哈囉～終於等到你了，好慢喔。」

我轉過看去，卻有人在我身後的樹林裡步出。

絲明穿著純白色的紡紗裙，鉑金色的長髮綁起長麻辮，穿著短跟的棕色皮鞋，帶著溫和的笑容，背著雙手從林間漫步向我走來。

「咦，明明……」我一時有點錯愕「啊對了，是妳呀，**明明**。」

絲明始終帶著笑容，在我身邊坐下來，像貓一樣用頭頂碰了碰我的臉頰：「別說得我好像陌生人一樣啦，我一直都是絲明呀。」

對了，絲明今天應該也在圖書館裡當值，穿過這片樹林之後，確實可以到達圖書館的範圍。我握起她的說：

「妳在這邊等我嗎？」

「對呢，」絲明跟我並肩坐著說「有次小灰牠跑進來了，我進來看看，才發現原來從圖書館穿過樹林，可以到達很多地方喔。」

「明明，」我緊握她的手掌說「妳很擔心吧，妳會主動來找我，那麼我想妳一定擔心得不得了。」

「嗯……」絲明淡然點著頭「但我擔心你的，不是你會受傷，摔倒什麼的。我是擔心你，如果最後你真的輸了，你會很自責，而我們也不知道該如何去體貼你。」

我與靜蜓的比賽就在明天晚上舉行，我知道她們每一個位都已經知道了詳情。

「如果我能夠承諾。」我對她說「我即使輸了也不會難過，你一定不相信吧。」

「怎麼可能。連原本的明明，也不會相信呢。別說我了。」

「啊……」我失笑著說「可是，妳知道嗎？除了藝莉醬罵了我一頓之外，妳們沒有一個人來阻我喔。我昨天遇見有跟鹿儀見面，她只是拍起我的手臂說：『去給我贏吧』，就這樣。」

絲明聽著咯咯笑起來，夏日的炎陽照得她的紡紗裙像發光的羽毛：「鹿儀同學很愛你喔，你不要辜負她呢。」

「那麼妳呢，明明。」我望向她說「那麼聰明又沉著的妳，妳有什麼想法或是辦法嗎？」

絲明搖了搖頭，稍為收起笑容說：「不論是你比較熟悉的絲明，或是現在坐在妳身邊的絲明。我們也沒有任何計策，我過來，也許只是想告訴，不論結果如何，我也會一定繼續愛你的。就像你很久之前說，不論我變成怎麼樣，你都一定會愛我。」

我揚起左腳說：「那我對妳有信心，現在沒了三根腳趾，妳還是一樣膩著我呢。」

「那只是沒有了三根腳趾而已嘛……」絲明順口應道「又不是沒了……」

絲明驟然打住了口，腮邊紅了來稍別過頭，我當然知道她衝口想說什麼，便說：「沒有了什麼？」

「……雞雞。」

「妳還真的喜歡說色話呢，明明。」

「這都是我平常說出不口的話呀。現在換成我有機會，當然要盡情說呢。雞雞。」

絲明舉起手臂，要我靠在她的肩頭上，讓我的頭枕著她柔軟的衣料。平常總是其他女生枕住我的肩頭，現在倒是反過來了。

我們靜靜地聽著夏日的天籟。我說：「明明，老實說，有時候我會想念妳呢。」

絲明抿嘴淺笑：「你這麼說，原來的明明會想哭喔。」

「我不是說，」我繼續說「你們其中一位要取代另一位，而另一位要消失，而是妳的存在，會令我想到這世界仍然是無限的可能性，而不論我們成為怎麼的人，仍然會有人愛我們，或是有人值得我們去愛。」

「小果，」絲明也把頭靠來，枕在我的頭上「辛苦你了。要愛著我們每一個人，要被我們那麼多人去愛。」

「這太抬舉我了，我只是一個厚顏無恥地開後宮的男人而已。」

「所以你這麼厲害呀，」絲明說「現實要去愛一個人，已經是莫大的磨練，真的要盡心去愛每一

位後宮，那可不得了。」

所以這才是後宮甜故最超現實之處吧——我心裡想著。接著，我抬起頭：「好啦，明明，我要繼續訓練了，能練多少是多少。」

絲明與我一起坐正身體，她說：「我也是從圖書館裡溜出來的，要回去值班了。」

我們站起來面對面，絲明自然地抱起我輕吻。我說：「明明，待會見。」

「待會見。」

絲明在陽光下展現美麗的笑容，那麼明淨動人。

Ω

中午吃完午餐後，我與戀音站在藝莉住處前方的空地，現場除了我們以外沒有任何人，只間或傳來夏夜響亮的蟬鳴，或是涼風吹動地上樹葉的沙沙聲響。

戀音穿著素藍色的浴衣，手中執著一把日式的紙扇，雙目輕閉，臉上似笑非笑，然後嘴中唸起我完全聽不懂的日語。

「.....呵~~！吾賜汝形神強魄之驅！啣~~！」

戀音閉著眼，張開紙扇，輕拍起我的頭盧與耳旁兩側，又用神秘的手勢稍一舞動紙扇，再張開雙眼，對我說：

「可以了喔。」

「啊？可以了？」我不免有點意外「就這樣就結束了？」

「當然呀，」戀音收起紙扇說「你這什麼表情啦！好不尊重喔，妾身作為職業巫女，為你祈福應該是要收錢的，你還嫌棄呀。」

「哎.....」我想找點理由來反駁，可是還是得說「這.....好簡單呀，感覺不像有效果。」

戀音瞪了我一眼，擺出氣撲撲的表情：「妾身什麼設備都沒有呀，就有這把紙扇而已。沒有道符，沒有搖鈴也沒有さかき（柵），妾身已經盡了最大的靈力了。嘖，客人先生都不懂欣賞呢。」

「好啦好啦，」我抱起戀音的肩哄著說「妳已經盡力了，我知道的。感謝妳小戀。」

今天的午飯我跟藝莉與戀音在她房間裡用餐，說起晚上與靜蜓的比賽，藝莉仍然是冷著臉不願多說幾句。戀音卻突然說：

「啊！對啦，妾身想到了，我來幫客人先生你祈福吧。」

我與藝莉都不知道戀音所說的祈福是什麼，戀音卻拿起她平常用來搨涼的紙扇，拉著我離開藝莉

的房間，來到樓下的空地，要我跟她面對面站著

她深呼吸了一輪，閉眼冥想，說著那有點詭秘的古日語咒文，揮舞起紙扇施起法來。

結果不到一瞬之間.....我就變強了嗎？我踩了踩仍然是殘缺的腳掌，似乎並沒有呀。

「第一件事是，」戀音看我半信半疑的表情，卻極為認真地說「是客人先生你先自己要先相信呀！所謂心誠則靈，如果你不相信的話！妾身靈力再高也是沒有用的。」

「相信.....我能獲勝嗎？」

「不是！」戀音握著我的手臂說「是相信妾身對你的祝福是有用的，那是一種祈願，一種言靈，如此一來，客人先生才會有無比的力量呀！」

「我從來都相信——」

「才沒有！」戀音哼起嘴頭「別以為你們這些男人能騙過妾身，你們相不相信，妾身一眼就看得出來了。」

我深呼吸了一口氣，彷彿我也要動用傳說中的靈力，然後按住戀音的雙手，正眼對她說：

「小戀，我相信我能獲勝的！」

「不行，還不夠！再來一次！」

我再次深呼吸一口氣，握緊戀音的雙手，正念凝神，再次張開雙眼，說道：「小戀，我相信我能獲勝的。」

這一次，戀音只靜靜地看著我，然後稍稍上前將我抱住，委婉說著：

「小果，妾身不知道這世上有沒有神明，但這一次，妾身誠心希望，小翼小姐也好，樂璇小姐也好，都能獲得救贖。就算一點點也好，妾身也望能賜予你更多的力量。」

我撫著戀音的頭髮，她的臉上浮現出難言的憂傷，我想她其實跟藝莉一樣，都知道這是萬難的比賽。

「小戀，我知道這問題.....可能有點冒犯，但於妳而言，即使是小璇，也值得被拯救嗎？」

戀音放開我，在和服前交握雙手，莞爾著說：「被誰呢？神明嗎？還是.....我們？」

戀音伸手按向我的胸口，宛如要用手心解讀我的心跳。

Ω

我抬頭望看夜空，又是一個清澈無雲的晚上，如果站在天台上，一定也能看見星空吧。

夏夜的涼風吹拂著我的身體。我穿著短袖上衣與運動短褲，腳上是已經跑熟了的球鞋。

距離上一次參加馬拉松大概已有兩個多月時間。我再次站在山頂宿舍區的馬路上，大學中有多條圍繞各個校區的通路，平常會有接駁巴士或是私家車行駛，但現在是暑假晚上，幾乎沒有任何車輛會駛過。

「欸～這陣容真是不得了耶，好想來張大合照。」

正當我以糾結的心情看著眼前的上坡路，我身後的雨薇卻興高采烈地說了。

我回頭一望，被雨薇這麼一說，我才也覺得的確是『不得了』。

藝莉、森琪、絲明、泚澄、戀音、伶馨、鹿儀，雨薇。

一共八個女生分散在我的身後，各自說著話。藝莉則拿起小旅行袋一言不發，裡面是各種為我準備的物資，包括水瓶、毛巾與醫護用品，她用沒好氣地的眼神看著雨薇。雨薇卻走到伶馨身邊，拿起手機說：

「妳就是伶馨小姐了嗎？我就是雨薇了，幸會耶～我們來自拍照好嗎？」

「您好啊薇薇，我聽小果說了很多遍了。」伶馨優雅地說「要拍照嗎？可以呀。」

「是嗎～？希望老公沒有把我說得太色情咧。欸欸～小戀，妳要不要也來拍，妳也是第一次跟伶馨小姐見面吧？」

「對啊。初次見面，我是戀音。伶馨小姐好漂亮呢。」戀音穿著浴衣上前繞起了伶馨的手臂。

「好的，一二三～」雨薇拿起手機拍了照，又看著照片說「欸塞～這真是太厲害了耶，這麼多美女，而且每一個都跟我們的小果大人做過——」

「薇薇！！」

藝莉終於忍不住，用繃緊的表情向雨薇喝罵。雨薇嚇了一跳，急忙擺出致歉的神色。

「抱歉了公主殿下，一時玩開了。嘿嘿。」

我走到藝莉身邊撫著她的肩膀，安撫著她說：「藝莉醬妳放鬆點，沒事的，就只是賽跑，跑完就結束了.....而且，大家是熱心來支持我，熱熱鬧鬧的不是挺好嗎？」

那天我跟靜蜓約好了，用五天時間去準備。

五天之後晚上十時，我們會在校裡舉行馬拉松賽跑。

路線很簡單，就是繞著大學最外側的馬路跑一圈，路程約11公里。

最先到達終點的為勝利者，各自履行承諾的條件。

「知道可怕了吧，」鹿儀抱肘嘲諷著笑說「誰要你亂開後宮。八個女生就吃不消了嗎？」

「這樣看起來.....」森琪掂了掂腳，打量著所有人，呶了呶嘴唇「原來我真的長得好矮。」

「我之一直懷疑，」訢澄搭著森琪的肩膀說「我這才發現自己是最高的。」

「小、小果！加.....加油.....！」絲明無視身邊的後宮小圈子，緊握拳頭對我說。

我看著眾多女生喧喧鬧鬧，卻想起了那永遠矚門最大最活躍，如果大合照也一定笑得最燦爛的身影。

如果妳在的話，會說什麼？

——哼！！那死靜蜓看著我們這種陣容！一定會嚇得掉頭就走吧！！

是這樣嗎？妳會以為問題可以那麼簡單就解決嗎？還是說.....

——哈哈哈哈哈！好多美女好棒喔！老公！大獲全勝以後，我們就來10P吧！

我得要再重申一次，其實如果是一個男生對多位女生的多人性愛，男生會非常忙亂，有時候甚至高潮了，也沒有太踏實的感覺，因為你會難以確定自己到底是對哪位女生射了精。唯一好處是，對我這種巨乳控而言，可以一次品嚐最多的美乳。我不知道其他男人，但上次在醫院浴室的5P對我來說已經是極限了。

——老公！一定要贏呀！！小翼是活是死，就靠你了！

——別怕那什麼鬼靜蜓啦！！她不就多了三根腳趾嗎，跑步是比速度！不是比腳趾的啦！！

——老公.....去吧，我在終點等你。

一陣涼風吹來，吹響了周遭茂盛的綠林，發出如海潮般的聲音。

妳現在是這樣想著嗎？樂璇。

我身邊的登山小徑上傳來了腳步聲，逐漸靠近。

她們也聽見了，不約而同安靜下來，看著登山小徑的出口。

靜蜓獨自步出了小徑。穿著一身黑色單車服套裝，與馬拉松那天同樣。

妳綁著長馬尾，向我們掃視了一眼，沒有打招呼也沒有任何表情。

「起點就在這裡，終點是中央廣場的停車場。沒錯吧。」

靜蜓自行走向馬路上一道排水溝上，回頭望向我說。

我告別藝莉始終無法寬心的眼神，背向其餘七位女生的注視，走到排水溝上，與靜蜓並排。

她單膝蹲下來，做好了起跑的姿態。我看著她鍛練得精瘦的雙手雙腳，心跳變奏成沉重的旋律，但一樣像她那麼，蹲下來做好起跑的姿勢。

「先跑到終點就算贏，」靜蜓在我身邊說「不需要評判了。反正你不可能贏。」

我沒有回應她的輕蔑，只是說：「我來數三、二、一，就起跑吧。」

靜蜓點了點頭，在地上撐著準備起跑的雙臂。

「三——」

我開口說道，看著眼前無人的馬路。

「二——」

我撐起了只有兩根腳趾的右腳，好像聽見了身後傳來沉重的深呼吸。

「——！」

我與靜蜓同時疾步而出，奔向那決定命運的終點。

陸肆 | πποδάμεια | 希波狄薇雅 δ

黑夜裡的街燈充滿了異常的壓迫感，彷彿帶著迷幻音樂般的節奏，令我緊張的小腹傳來輕微的嘔吐慾。

即使我已經在球鞋裡墊了不少防護軟料，也用上了冰涼鎮痛貼，可是我的右腳腳踝已經傳來了清晰的腫痛。

一如大部份的長跑運動員，我最初加入田徑隊，並非我喜歡爭勝，只是因為我雙腿與肺活量比一般人更有持久力。卻不太擅長其他的球類活動或是游泳。

我經年累月對抗著長跑所帶來的身體不適，疲憊的橫隔膜，痠痛的雙腿，發腫的腳踝，被摩擦得生了水泡的腳趾——此刻的我，還需要再對抗一項：左右腳著力的不平衡。

斷了三跟腳趾的我，即使是在平地上奔跑，卻感覺像走在顛簸不定的船甲版上，每一次舉步都充滿著摔倒的風險。

我看著前方無人的馬路，賽事剛只開始了約莫十分鐘，靜蜓已經不見蹤影了。

更準確地說，在起跑不到五百米的距離裡，她已經在我眼前的一個轉彎處消失了。

上次靜蜓20公里馬拉松的速度是1:28:04，這就女性業餘跑手而言，是極佳的時間，乃至可以與不少職業跑手相比。現在是11公里賽事，連帶考慮上下坡路的因素，我預計靜蜓感夠在50分鐘之內完成，甚至更快。

「呼、呼、呼……」

而我呢？我用殘障的身體奮力追趕。最快完成速度是多少？

前兩天晚上我堅持跑完全程，最快的成績是1小時18分鐘。

差不多是我20公里馬拉松的最快完成時間。

雖然我的腳掌充滿著不協調的疼痛，但我仍然堅持往前飛奔，現在大概已經差不多過了一公里路。我經過了深夜無人的教學大樓，整所學校裡——不，整個晚上，彷彿只有只剩下我一人。

踏、踏、踏、踏、踏——我跟蹠的腳步聲摩擦地馬路地面，往看似沒有盡頭的前方奔去。

這不可能勝出。這不可能勝出。這不可能勝出。

我知道，我沒有勝出的可能。

在藝莉情深殷切的責備之前，我其實比任何人都人更清楚，以我這副身軀，絕對不可能贏過靜蜓。

我抹了抹額上的汗，右腳上的膝蓋開始產生燒灼感。

是前幾天雨天帶來的濕氣，舊患比我預計中發作得更早。

「呼、呼……」

我面前又是一段上坡路，通向另一個校區，我望向那曾經舉行過聖誕晚會的禮堂，腳步吃力地往上跑。她們衣香鬢影的身影再次閃現，那天晚上，她們實在太漂亮了，下一年的聖誕，還可以看見穿著晚禮服的她們嗎？

我忍受舉起腳步的沉重，眼前這片不起眼的小山坡莫名成為了難以征服的高峰，山頂的禮堂看來是如此遙不可及。

「呼……呼……」

我停步了。

我的右腳僅剩的兩根腳趾，幾乎已經累得麻木。

現在我的右腳，就只能用作站立，再沒有前進的能力。

不可以。不可以停在這裡。一定要上山。

我深呼吸數秒，靜待我的右腳重新恢復些許的知覺。

然後我繼續往上跑，繼續向前跑，灰色的瀝清地道像抵消著我腳步的長河，我每一步都舉步維艱。我又再有了剛從昏迷中甦醒下床時的痛苦，我的身體好像再也不是我的。

以靜蜓的體能及速度，她此刻應該已繞過了這個山頂，在下坡路上的拚命加速，可能已已過了5公里……不，甚至可能已經快完了一半賽事了。

根據我參加馬拉松多年經驗，如果真的要與對手在名次上勝負，到了這個地步，已絕對可以宣告落敗。絕對沒有任何反勝的餘地。

所以我必須要到山上，至少，一定要上去。

我咬盡牙關，幾乎是拖著腿，終於走完最後的上坡，來到山頂馬路轉彎的平地上。

我撐著微微發抖的右腳，右腳掌完全承受了我身上所有疲勞，此刻已疼痛如鐵。

我拐著腳，走向馬路旁邊的林間，靠在林間的燈柱上喘息著。

在我這休息期間，靜蜓到底又跑了多遠呢？

「呼……呼……真的，沒想到那麼累……只是差了三根腳趾……」

我扶著燈柱，用我慣用的吐納節奏，盡快平順著呼吸。

我像自言自語一般的聲線，隨著夜風吹到了幽深的樹林裡，隱入在燈光照不到的黑暗當中。

然後，只剩下了我孤獨一人的喘息。

直到風又吹起，吹回來的卻又彷彿是回音：

「我等了好久呢，差點睡著。還以為你撐不上來了。」

「不.....我說好的，就在這裡等。我怎麼可能會失約。」

我望向樹林的深處回答。然後又是回音：

「大家一樣是運動員，也一樣參加過不少大賽。說實話，我不喜歡你這樣做。」

我胃部的嘔吐感仍未消除，身體與腦袋都有點昏沉，聽見這樣的指責，我卻不由分說地回嘴：

「妳什麼時候有喜歡過我？我總是讓妳感到煩厭，也為妳帶來不少麻煩吧。」

沉默。即使我看不見她的臉，但我知道她正默然思考著我的話。

「也不是討厭.....應該是無法理解。而且，你身邊女友太多，不單是我，我想女生總不會希望成為小妾吧。對，真的無法理解。」

「我說過了，」我想起很久以前的對話「琪琪絕對不是小妾呀。瑤瑤。」

森瑤在林中徐徐步出，手中拿著一對滾軸溜冰鞋。

Ω

「好了，撐住點，可以嗎？」

我搭著森瑤的肩膀，穿上了滾軸溜冰鞋的雙腿踩在泥地上。儘管我已經花了數天去練習，但練習時並沒有預計到此刻的疲累，卻令我幾乎的右腳平衡不住，幾乎滑倒了。

「瑤瑤，妳抱緊我的腰，對了.....嗚，謝謝。」

我扶著森瑤，她的手臂用力抬起我的腰間，令我總算拿捏到了平衡度。她看著冷笑著說：

「如果你們體操隊是滾軸溜冰鞋的代言人，那你們一定能帶來不少廣告效益。」

「要說笑話，」我放開了森瑤的肩膀「就待所有事情都解決以後再說吧。靜蜓領先我有多久了？」

「剛才那個女生嗎？」森瑤想了想說「大概差不多十分鐘了吧。她跑得很快呢。」

「呼.....那我倒不能在耽誤時間，就算有溜冰鞋也不一定會贏。我要去了。」

「記得別讓人發現你在作弊呀。」

即使在最後，她還是不忘要對我來一記嘲諷。

但我已經不能再耽誤時間，我拿起預先藏在短褲裡的小電筒，亮著照向林間，然後踩動滾軸溜冰鞋，腳下的滾輪帶領我的身體以高速衝向下山的山林。

是的，我在作弊。

而且是賽跑比賽當中最卑鄙無恥的作弊方式。

我踩著森瑤給我的滾軸溜冰鞋，在樹林之間奔馳。原來穿著的球鞋脫下來了，用鞋帶綁成了雙截棍掛在我的頸上。樹木在我身邊呼嘯而過，我們的大學繞山而建，彎彎曲曲的馬路也一樣，只要直線穿過馬路之間的樹林，便可以按照原先計劃好的捷徑，追趕上那原來我絕對無法戰勝的靜蜓。

從第一天開始，我就認清了自己無法戰勝靜蜓。

但這場比賽，卻又是拯救小翼的唯一方法。

所以我前數天聯絡過森瑤，對她解釋了所有事情，希望她提供合適的溜冰鞋。滾軸溜冰是以雙腿的力道去作移動及平衡，所以相比跑步，這對我來說還相對簡單。

我一樣花了不少時間去練習，摔倒過無數次，也獨自在山林間探索出最合適的捷徑。

我早就預計到靜蜓會一直領先在我的前方，所以最後我只要脫去溜冰鞋，重新穿上球鞋，偽裝從最後拚命追上靜蜓，那仍然有勝出的可能。

這是我能想到最佳的方法——我甚至想過綁架靜蜓，逼她在同意上的簽名，但這樣一來，還不如用滾軸溜冰鞋作弊，製造出我以實力奇蹟勝出的假象。

「呃呀——」

我一不小心就幾乎就在撞在樹上。

雖然我私下已練習過無數遍，但終究是晚上無光的山裡，而我也不是滾軸溜冰鞋的高手，所以我拿著手電筒，即使盡量控制腳下的速度與方向，還是無法自由避開突然出現在我前方的任何一株樹木。

我抱住樹幹，撐住雙腿不至於在野地上滑倒。我前段自行奔山跑速度比我預期來得慢，就算穿上了溜冰鞋，也需要重新估算靜蜓已領先距離。

我穿過了下坡的山林，橫過馬路，又衝進了另一片山林裡。

剛才是最後一段上坡路，接下來的路段基本都是平地，我只要照原先預計的捷徑追上去，那就可以——

「嘩——呃呀！」

我顧著趕路，沒有注意到腳下的一顆岩石，滾輪卡住了，收不住的加速度令我整個身體往前疾衝。我慌忙抓住最近的樹枝想保持平衡，卻樹枝承受不住我的體重而斷了，還是摔在地上，撲了一臉的泥土，眼前一整片閃爍的流星。

我搖了搖頭，確認意識仍然清晰，扶著身邊的樹身站起來，林間翳悶的空氣令我的胃部強烈收縮。

然後，我右腳的斷指處又傳來刺痛。

我踩了踩右腳的溜冰鞋，刺痛很明確，可能是本來並非用在溜冰鞋的鞋墊，已經在運動中擦傷了腳掌。

我深吸了幾口氣，繼續劃過崎嶇的泥地與稠密的夜色，鼻頭與嘴間都是泥沙的草腥氣。我是不是落後太多了？這樣可不行，我必須要往前進。我必須要追上靜蜓，贏過靜蜓——

我往雙腿傾注力度，疾步加速，我跌跌撞撞又穿過了一片樹林。雙腿肌肉充滿濃烈的酸痛感，是我太催谷了嗎？我無法完全控制雙腿的節奏。馬路上空無一人，但我聽見了——

是靜蜓的腳步聲。

頻繁的腳步在遠處交錯飛奔，距離終點還有大概不到3公里路，這對靜蜓來說太簡單了，一下就能跑完。

啊啊啊啊啊啊——

我的腦裡傳來某種異常而低沉的叫喚，我再次衝進了樹林裡，再橫過這裡就可以了——就有希望在終點前方重新追上靜蜓——

「呼、呼、呼……」

我在迷宮的樹林之間擺動遊走，溜冰鞋的輪子傳來怪異的聲響，是泥石摻進了去了嗎？可惡，那已經沒有時間清理了。我祈求這雙鞋子還可以繼續撐下去，然後——

「嗚欸——！！！！」

我的右腳突然撞上一塊硬物，可能從泥土突出來的樹根。

黑夜像漩渦般捲起我的身體，將我整個人擲向密林的深處。

喀！

我的後腦撞在某種硬物上，劇烈的痛楚頸間從頸間流遍全身——

啊呀——不行——要站起來——不能、不能暈倒在這種地方——

「嘔~~~~~！！！！」

我扶著濕冷的泥土地，吐出了過多的胃酸。

這到底是什麼？我眼前一片隱約的光芒，然後又是扭曲的黑暗，一片白一片黑，不行——站起來呀——

啊啊啊呀呀——

她們在終點等著我。小翼在終點等著我。

我必須要戰勝靜蜓——

我的腿呢？為什麼不聽使喚，不行，快站起來，快點——

但就這在時候。我的身體離開了地面。

冰冷的黑暗在我眼前左右搖晃，我的胸口傳來體溫的暖意。

「嗚.....你是.....？」

有人將我揹在了背上，向前飛奔。

陸肆 | πποδάμεια | 希波狄薇雅 ε

「是誰.....瑤瑤.....？」

森瑤一定跟在我的身後，所以出手相助——不，這不太可能，而且以她的性格也不會像會這樣做——是其他女生嗎？也不可能，她們根本不知道我作弊的計劃。

揹著我的那人跑得頗快，身體開始喘氣。

「沒關係.....放我下來.....我可以自己繼續跑.....」

某種柔軟的毛髮摩擦著我的臉頰，飄到我的鼻頭，我的胸口非常繃緊。是剛才嘔吐帶來的後遺症，身上的汗水似冷非冷，林間的涼風吹拂著我，令我的意識更搖晃不定。

「真的.....放我下來.....不用幫助我.....我.....已經有太多人幫助過我.....這一次我想至少可以救小翼.....」

我聽著揹著我的人的呼吸聲，那喘息的聲音愈來愈沉重。

然後，我聽見了喘氣之間，夾雜了另一種聲線——

抽泣。

「你在哭嗎.....？不.....這不需要.....最近我令太多女生流淚了.....所以——」

我舉起顫抖的手，想撫向那人的臉，那人卻別開頭想躲開。

但我還是碰到了柔軟的臉頰，與溫熱的淚水。

等一下，這種觸感——難道.....

我撫著那摸起來有點圓滾滾的臉上，心跳猛然加速。

血液的奔流令我沉重的頭腦開始發痛，尤其是剛被撞擊過我的後腦。

我滿佈了疲勞、疼痛、麻痺、酸楚、昏沈與無力的身體像靈魂出竅，彷彿墮進了又一片夢境當中——

但這是她的體溫，是她的氣息，是她的臉龐。

還有她的眼淚。

我抹去她臉上的淚水，用沙啞的聲線說：

「小璇，別哭。」

Ω

那麼的一瞬之間，我突然想起來了。

我曾經做過一場很長很長，很真實很真實的夢。

夢裡我走在永恆的宮殿裡，走在老榕樹的草地上。

我看見了小翼，看見了其他十一位女生。

她們每一個都在我腦海的時間裡，留下了最美的身影，像不死的天上諸神，引領守護著我的人生。

而那拿著焚亮的火，像普羅米修斯般照亮我們的，正是妳呀，樂璇。

「是妳呀，小璇。」

我低下頭，緊緊地抱著她的肩頭。

讓她帶著我往前進。即使跌跌撞撞，即使步履不穩，即使沒有盡頭。

我也願意，讓妳帶著我往前進。

這是又是另一場夢嗎？不重要了——就算是這是另一場夢，在這沒有出口的黑暗裡，小璇，妳就是我唯一的所有。

我記起來了，她要我跟妳說的一句話。

「小璇……」我聽著伏在她的背上說「小翼要我跟妳說，她沒有恨過妳。」

是風聲？是枝葉的聲音？是喘氣聲？

不，是哭聲。

我揚起手背，抹著她滿臉的淚水。

「小璇，小翼還要我跟妳說——那天的日落，是她看見最美的風景。」

樂璇揹著我的身體，奮步前往衝，快速地穿過了一株又一株的樹木。

她的淚水像雨點般滴落在我的手背上，如一點點融化了的生命。

「她說，等她醒來以後，我們一起再去看日落吧。好嗎……小璇？妳說好嗎？」

樂璇沒有回答我的提問，只是一邊流著淚，一邊往前跑。

「不只如此.....小璇，我不只是想帶小翼與妳去看日落，還有.....」

我再擁緊了一點雙臂，把樂璇晃動的肩頭抱在胸前，她頸上的汗水蒸發後又傳進我的鼻頭。

是她身上如櫻桃般的香氣。我將頭埋在她的髮梢裡，對她說：

「還有，小璇.....我們再一次，陪藝莉醬下廚，然後坐在一起吃飯；」

「還有，我們再一次，陪澄澄去海邊游泳，去看她的舞台劇表演；」

「還有，我們再一次，陪琪琪去魔法樂園，陪她一起看那孩子氣的電影；」

「還有，我們再一次，陪明明去義工站逗貓，然後一起欺負她——」

如果夜空擁有淚腺，流淚的時候一定也是這種聲音。

她的眼淚像淹沒了整個世界，包括我記得的遺忘了的一切.....

但我還是喜歡妳的笑聲，妳那咧嘴而笑的傻臉。

小璇，別哭。

「還有，我們再一次，去臺北探望薇薇，陪她撐著雨傘在城裡亂走；」

「還有，我們再一次，陪小伶馨去登山，這次我們去更高的山，挑戰更美的風景；」

「還有，我們再一次，去看小鹿儀的啦啦隊表演，去為她的帥氣而歡呼；」

「還有，我們再一次，陪小戀去看京都的櫻花，陪她去買新的衣服；」

「還有，我們再一次，去看瑤瑤的花式溜冰表演，看她穿起那極美的溜冰服——」

我抱著她顫抖的肩頭，她的抽噎隨著她的心跳，透過她的背項，傳進我的身體裡。

我們的生命好像融為一體，在這黑暗無光的世界裡。

唯有由帶著罪孽的她，背著殘缺不全的我，奔往終點。

小璇，別哭。

「還有.....小璇，再一次——請妳再一次，回來我的身邊吧。」

啊——

悲鳴。

樂璇用盡生命的力氣，在我的耳邊呼號出異常淒烈的慘叫。

對呀。我們的生命都是如此沉重。

我們為了前進，背負了那麼多的罪孽與恨意。

我們那麼脆弱，那麼孤獨，那麼卑微。

卻還是要向前進。

即使執意孤行，即使別無選擇。

即使已經罪孽深重，即使已經罪無可恕。

還是要承受這最沉重的愛。

小璇，別哭呀——

我蒙糊的視線裡傳來了幽微的街燈，樹林開始隱去。清爽的夜風重新吹到我的臉上。

她停下來，將我卸到地上。

「小璇，別走——」

在我來得及張開雙眼之前，她的手掩住了我的眼睛，抹著我眼上的淚。

她嘴唇壓向我的臉，親吻著我。直到我們都呼吸著對方的呼息。

然後，她就離開了。

在她離開之前，在我耳邊說了一句：

「去吧。」

Ω

我清醒過來，發現自己斜靠馬路邊的樹幹上，眼前是空無一人的馬路。

我倏地撐起身子——意識一下子清醒，糟了！剛才我暈過去了。

我翻起手腕上的計時腕帶，我暈了快三分鐘。

我立馬脫去了腳上的滾軸溜冰鞋，重新穿上球鞋，然後衝進馬路裡狂奔。

我的雙腳——尤其是右腳，立刻傳來了反抗的疼痛。

「嗚呃……」

雖然那痛楚令我的頭腦昏沉，但雙腿的肌肉卻意外地緩和了不少，至少可以提得動腿，可以向前跑。

「呼、呼、呼……」

這是差不多是最後的八百米路了，只要繞過了這片樹林，就會是朝向中央廣場停車場的大直路，拜托，一定要追得上——

我提起似乎快要斷了的腳，奮命地衝向前方，然後拐彎——

看見了！

是靜蜓，她那黑色的身影就在我的前方，大概與我有二百米距離。

她大概是聽見了我的腳步聲，不覺也回頭看了一眼，驚奇的嘴裡唸唸有詞。

——怎麼可能。

如果我沒看錯，她說的一定是這句話。

我抬起頭張開嘴，急遽而貪婪地呼吸著，讓所有的空氣盡最快的速度洗刷著我的肺部。

求妳了。千萬不要再加速。

我逐漸追上了靜蜓的身影，兩百米，一百米，五十米——

她氣喘如牛的姿態不像她上一次那般沉著。大概她也想盡快衝線，所以濫用了太多的爆發力。此刻她拖著疲軟的雙腿，就在我的前方，只領先我那麼一點點——

追得上的。一定可以追得上的。

「小果~~~~~！！！！」

在作為停車場的入口處，她們正站在作為終點線的白線之後，對我揮手高呼。

我眨了眨眼上的汗水。啊哈，抱歉，視線蒙糊了，八個女生站在夜裡，還真的分不出誰是誰呢。

但不要緊，總之是她們就對了。

都是我最愛的女友們就對了。

「嗚哦——」

我低頭發出連我自己也無法了解的悶響，忍耐著右腳像被毆打過的劇痛，用盡力氣衝刺。

但我身邊的靜蜓也一樣向前衝，即使她已經爆發了所有的力氣，但仍然有一定力氣。

求妳了——就讓我贏吧——

求妳了——靜蜓——！

不！不管是誰也好，求妳了。小翼也好，樂璇也好！讓我贏吧——！

我咬緊牙關，雙手猛力揮動，試圖讓身體有那麼一點的加速度。就算是一點也好。

「呀丫——！！」

我的右腳腳跟傳來異常的劇痛，那不是腫痛，而是被撕裂似的痛楚——

「小果！！如果跑不動的就不用跳過來吧！！」

是誰的叫喚？

是雨薇嗎？是伶馨嗎？是訖澄嗎？還是森琪？

「來吧——跳吧！我們來接住你喲！！」

是鹿儀嗎？是絲明嗎？是戀音嗎？還是藝莉？

抑或，是妳？

——去吧。

我跳起來了。

在那之前，我好像對夜空發出了一聲叫喚。

發出了連我也無法理解的呼叫。

我呼喊著——

「小璇——！！！！！！」

我騰空撲向前方，終點停車場的白線就在我的眼前。

我的身體越過去了，然後——

「噯呀～！」「呼——」「好～接住了～」「老公超帥的耶！」「嗚欸……」「哎丫……」「大丈夫……？」「哎喲……」

我倒在數個女生的懷抱裡，其餘又有數不清的手接住了我的身體。

喘不過氣的我被八個女生簇擁著，我看著她們臉上的微笑。

「老公……」藝莉說了「是你贏了，你贏了哪……」

藝莉說著，微笑瞬間便瓦解成哭相，雙手掩臉喜極而泣。

我搭著伶馨與鹿儀的肩膀，縮起了痛得無法著地的右腳，只單足撐著左腳，回身望向終點線的前方。

靜蜓全身摔倒了，趴在白線之前。距離白線的邊緣只有一步之遙。

「扶我過去……麻煩了。」我對身邊的伶馨的鹿儀說。

她們抱著我的腰，讓我小跳步踱到靜蜓前方。

我小心鬆開伶馨與鹿儀的肩膀，慢慢在靜蜓的前方跪下雙腿。

「靜蜓……求妳了。」我對伏在地上的她說。

然後我才聽見了，她啾泣著的哭聲。

「請你讓我們救救小翼吧，只讓她接受肺部移植就好了，之後要怎麼做，就由妳自行決定。我們不會再干涉，就只是這樣，好嗎？」

靜蜓揚起了手，猛力敲向瀝青地面。

欸。

她那瘦小的手敲在地上，發出了弱不禁風的悶響。

「靜蜓，妳一定也想再次看見小翼的笑容吧。就算妳要繼續痛恨小璇也不要緊，至少讓我們去救小翼……」

那之後，靜蜓又的手又往地面敲了好幾次。

直到她的掌緣破了皮，滲出了鮮紅色的血。

她才抬起了頭，讓我們看見了她的淚流滿臉。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其後好一陣子，夜風中都只她的哭聲。

像孩子般失去了一切，已經不知所措的哭聲。

「求求你們……」

靜蜓看著我們，用乾枯的聲線說。

「嗚嗚嗚嗚.....救救阿翼.....」

陸肆 | πποδάμεια | 希波狄薇雅 完

陸伍 | Προμηθεύς | 普羅米修斯 α

陸伍 | Προμηθεύς | 普羅米修斯

「呼～～如果我能有這種身高就好了。」

我頭頂上除了溫暖的夏日以外，還來傳來了她的說話聲。我聽著便回答了：

「那不就變成身高180以上嗎？妳要成為了女子排球員嗎？」

「哼～」森琪伏在我的背上，環抱著我的雙手說「身邊一堆長腿女友，還敢對我說風涼話。」

長腿女友？我細心想了想，能真真正正稱得上是長腿的，應該就只有辻澄與鹿儀吧？戀音勉強也算是美腿，可是有點太瘦削了，不如辻澄與鹿儀兩人的豐腴健美。我對森琪說：

「妳不也是嗎？我已經算是傷殘人士了吧，還要我揹妳？」

「斷了三根腳趾是傷殘嗎？這我真的要翻翻法例。」森琪溫熱的小臉貼在臉旁「啊～如果我能有其他女生的身高，一定會超級性感吧～」

我與森琪下了巴士後，森琪卻賴著要我揹她。我依言做了，她那小不點的身材很輕盈，揹在背上沒有太沉重的重量感，我也已經習慣了殘缺的雙腳，一路走得很穩，反而是她的一對小乳峰透過小背心傳來的彈性非常可人。自從那天晚上，她初次與所有女生都同場以後，她好像有點介意自己的身高（但這根本就不是第一天的事），所以一直跟我碎碎念，如果自己能有再高一點有多好之類。

「是嗎？」我不置可否地笑說「那不如胸部再成長一點，發育成明明那種巨乳好了。」

「嘖～」森琪敲著我的肩頭「你不是說我最近有成長嗎？還嫌小呀？」

大概是怨念太深的關係，森琪最近的胸部二次發育得不錯，幾乎有辻澄的大小了，就是那種做愛用背後位，雙手往前揉起來也會有確實形狀的美乳。我回答說：

「我是巨乳控嘛，咪咪當然是愈大愈好。」

「哼～」森琪枕在我的肩上「是啊是啊，最好我能有明明的巨乳，能有藝莉醬的體貼，能有薇薇的誘惑感，能有小戀的古典美，能有澄澄的修長美腿，能有鹿儀姐的帥氣，能有伶馨小姐的貴氣與聰明，還能有一——」

我受不了打斷決定她的話，說了：「好心妳幾廿歲人就唔好咁多——哎啊～！」

森琪伸手輕擱著我的嘴：「什麼啦！！姐姐才只有二十幾歲，別亂說！！」

「是是是～」我抬了抬她的雙腿，繼續往前走。

「對了，小果……」森琪在我耳邊低聲說了「那個，有一件事……」

「怎麼了？」

「我後來問了我爸媽。」森琪的呼息吹著我的耳窩「原來你跟靜蜓賽跑那天晚上，瑤瑤她並不在家，晚上拿著滾軸溜冰鞋出去，而且衝線的那時候呀，你的臉上滿是泥土與青草屑……」

森琪這麼說完以後，卻又沒有再說任何話。我也沒有追問，只是朝著行人路繼續往前走，感受著她那麼嬌小的身軀傳來的體溫與柔軟。

她就這麼伏在我的肩上，像睡著似的，沉默了好一段時間。

那天賽跑結束以後，她們分工合作，將幾乎不能行走的我，送回到我的宿舍裡，梳洗過後我便昏睡過去，及後我還發了一場低燒，右腳像水壺般腫起來了。在她們的照料下，又是靜養了好幾天才恢復。

然而，她們再也沒有追問賽跑的過程，也沒有問我，到底最後是如何追得上靜蜓。

「啊～～～算了。」森琪又再說了，卻搖了搖頭，乾燥的頭髮抹著我的後頸「結局是好就可以了。」

也許察覺到箇中異狀的，還不止只有森琪。

雨薇、戀音、伶馨都那麼聰慧，她們也許都心裡有底，只是她們都選擇不去深究。

「不過，小果。」森琪抱緊我的肩頭，又說了「你跟瑤瑤……不會是、就是成為了……跟我們一樣吧？」

森琪的這份質疑倒令我立刻剎停了步。我轉過頭，發現她雙眼地認真的看著我，便沒好氣地說：

「怎麼可能呀，一來是我跟瑤瑤真的不是那麼回事，二是我也沒這種癖好，姊妹并是很性福，但我有藝莉醬與小戀就滿足了。琪琪，妳真的想太多了。」

「好啦好啦～」森琪挽了挽嘴唇「是姐姐想太多了。來，親一個～」

我輕輕吻著森琪湊起的小嘴，然後又繼續往前走。

直到我們來到醫院的入口前方，森琪也從我背上跳下來了。

對呀。

只是結局是好的就可以了。

Ω

我們又再一次來到醫院裡，走過總是過份安靜的走廊，推開房門探望病人。

不過這一次，我們要探訪不再是小翼，而是伶馨。

「這就是整份撤控書的影印本了，我們剛除法院那麼拿回來的。」

森琪將一份文件放在伶馨病床桌上，有約十數頁的撤控書上面都是密密麻麻而艱深的英文，我剛才嘗試看了一頁就快睡著了。

伶馨倒是放下使用中的手機，坐直了穿著粉藍色病人服的身體，伸出手翻開了文件，用一雙雪亮的眼睛仔細閱讀著，然後看著我們微笑說：

「果然跟我想的一樣。靜蜓為了偽造帳目，將原有的經費轉移到另一個海外匿名戶口裡，現在那些筆款退回來了，就沒有控告體操隊與體育部的必要了。」

伶馨後來解釋，道理就好比捉賊要拿贓，虧空公款當中所被虧空的公款，也總得有個用途。原來的案情是控告絲明捲款用到京都去，但事實上，是靜蜓另外開立了海外匿名戶口，將需要偽造的金錢都匯走了。

「對，所以現在整個案件都已經解決了，」森琪鬆了口氣說「我之前還怕來不及拿到律師執照，沒辦法上庭呢.....」

「呵呵，」伶馨倒是美滿地笑了「如果這是妳的律師生涯處女戰，那就太可憐了。」

森琪早就打算在今年內拿到律師執照，不過原來沒打算在暑假就參加執業試，靜蜓的誣告曾令她倉促提前了計劃。

「那麼.....」我問伶馨「手術那邊.....」

「啊，好的。」伶馨意會過來，轉身拉開床邊的櫃檯，拿出一份只有兩頁的文件，翻開然後拿起桌上的鋼筆，轉出筆尖。在簽名之前，她卻望看我與森琪：「我循例問一下，沒有人要反對吧？」

我望向森琪，她也看著我，然後又呼了口氣說，以生硬的演技說：「哎呀～我有點想睡了，想去喝個咖啡。小果你要喝什麼嗎？」

我笑著摸了摸森琪的頭說：「我不渴呢。」

森琪再沒有說什麼，向伶馨點頭微笑致意，就離開了病房。啪蹾，還體貼地把門鎖上來了。

病房中只剩下了我與伶馨，明麗的陽光照得她的床舖一片潔白。她看著我溫柔地微笑，挺起了背部，讓出身後的位置，讓我坐到床上，從後懷抱著她纖細的身體。

她暫且放下筆，握著我的雙手，湊起臉溫潤的嘴唇吻著我的臉頰，我也低頭呼吸著她身上的氣息，親吻著她的頸間，愛撫著她的腰間與柔軟的胸脯。

「這好像不是好習慣呢。」伶馨用變得嬌柔的呼息說。

「什麼？」我看著她那意味深長的雙眼。

「每次進病院呀，說到我的病情呀，我們就會親熱做愛。這樣做多少次才夠呀。」

「那小伶馨妳想要多少次才夠？」我吻著她的耳朵，搔了搔她的乳側說。

「呵呵，」伶馨卻優雅地笑了「你明知我是喜歡做愛的，倒不怕承認，也不會因為啪啪啪而害羞呢。」

伶馨雖然說得如此直接，但我感受到的卻不是性慾，而是為她的豁然坦率而感到寬心。

「小伶馨……」我虔誠地說「請妳在同意書上簽名吧。」

「好的。」

伶馨拿起鋼筆，在第二頁的最下方，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她的名字旁邊，已經有了靜蜓的簽名。

這是主診醫生方面對肺部移植手術的正式同意書。

現在雙方都已經簽名了，那麼手術就會排期進行。之前我們已詢問過醫生，以小翼目前的病情一定會優先處理，最快明天就會進行手術。昨天伶馨就為了再做一次手術前的身體檢查而入院。

伶馨簽完了名字，放下筆，翻好了文件。

我緊緊擁抱著她，低下頭，把雙眼埋在她的肩上。

可能剛才的太陽太曬了，闔上的眼我突然有某種突如其來的睡意，好想就這樣抱著伶馨，好好的睡上一覺，做一個好夢，然後再由她把我叫醒。

我們就這樣安靜的相擁著，伶馨靠在的懷裡，不時隨意地輕吻著我的臉。

房間一片憩靜，只有溫暖的日照與體溫。除了門鎖傳來幾聲沉響，可是剛才森琪離開的時候，不小心沒有鎖好吧。以及伶馨的手機也傳來了幾聲微弱的震動，可能是短訊吧。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麼幸福呢。」

時間無聲地流逝，直到伶馨柔聲問了這一句。然後，她又繼續說：

「我人生當中從未覺得如此幸福過，即使爸媽決定要領養我，即使我離開了孤兒院，即使我聽說我的病情有救，甚至乎……是當我們做愛的時候。我也沒有一刻，就現在這樣幸福過。那麼真真正正的幸福。」

伶馨的聲音與房間的陽光融為一體，照耀著我的側臉一片和暖。

「小果，你有感受過這種幸福嗎？」

我再收緊雙臂，細想著她的話。然後，我點了點頭。

「有的。」我回答伶馨「我有感覺過這種幸福。」

「是嗎？」伶馨說「是什麼時候？」

「就在.....小璇以前在我身邊的時候。」我向伶馨傾訴著說「記得她通過預賽的時候；記得她最初擊敗瑤瑤，把琪琪搶過來的時候；記得她準備前往京都之前；記得她有時候晚上坐在我的床上，安靜地看著窗外的時候.....那時候，我真的覺得我好幸福。但只是我而已，而不是小璇。」

我努力阻止自己懷裡身體錯認成樂璇，可是還是把伶馨把得更深了。我發現正以夢話般的聲音說：

「那之前，我一直有某種難以理解的心酸感，總覺得小璇是那麼的橫衝直撞，她到底是為了誰？為什麼她千方百計都要任性？為什麼她有時候會流淚？笑容都是那麼寂寞？抱著我的時候都是那麼孤單？我現在才明白了.....原來，她一直在自責。」

伶馨握起我的手，掌心裡傳來暖融融的溫柔。

「小璇一直在自責。一直希望用體操比賽與各種任性，來蒙蔽自己害了小翼的罪孽，以『替小翼活下去』的理由往前衝，以這理由的動力來感染我們所有人。她祈求小翼為會她為高興，為她激賞，為她創造的體操隊、體育部、奧運參賽權而鼓掌，這都是她的贖罪與自責.....小伶馨，有時候我會猶疑，即使如此，我還能去愛這樣的小璇嗎？」

在說出這句話之前，我也沒想到我會說出如此脆弱的话。

如果你最愛的女生背負著的是如此沉重的過去，相比家族，相比夢想，相比年華老去，相比虛假的愛情，相比恨意還更沉重。那麼你還能夠令她感到幸福嗎？

「可以的。」

伶馨卻回答了。

「可以的。就好像你愛著我一樣，愛著每日也可能會死去的一樣。你的小伶馨此刻是如此幸福呢，小果，你一定可以讓樂璇小姐，感受到同樣的愛。」

「是嗎？」我不覺在伶馨的頸旁笑了「真的嗎？」

「是的，」伶馨確定地點了點頭「一定可以的，我相信，樂璇同學也是這樣想——對吧，樂璇同學？」

我剎地抬起頭，發現伶馨不知道什麼時候，卻拿起了手機，轉頭望向病房的門。

門只是打開了一道縫。當我下了床，雙腳踩到地面發出腳步聲——

一陣急速步伐飛奔起來，在門後逃離了。

「是時候了，」伶馨看著我，放開了握著我的手，微笑著說「去愛她吧。」

陸伍 | Προμηθεύς | 普羅米修斯 β

我從樓梯的防煙門衝上去，熾烈的陽光令我霎時目眩，整個世界剩下一片白，白得我睜不開眼來。

啊。怎麼又是這樣。可以讓我休息一下嗎？

超過30度的中午陽光照曬在我的身體上，燒灼著我的身體與皮膚，連意識都幾乎要蒸發了。

我的視線清晰過來後，便看見一個穿著淺藍色連身短裙的身影，在我面前的空地上飛奔而去，奔向醫院的後山，她大概是想跑上山然後離開吧。

「嗚呀，小璇……」

我深呼吸了一口氣，忍受身心上下的疲勞，雙腳的各種舊患與殘缺，追向樂璇的背影。

我猜是這樣的。伶馨跟樂璇說了小翼會動手術的事情，希望她到醫院來跟她談談。樂璇大概不想見我們，但說到小翼的手術，她就不可能不出現。

我喘著氣，艱苦地奔跑著，與靜蜓一役，確實令我習慣了在沒有了三隻腳趾下奔跑，但卻終於不是正常人的速度與持久力。

樂璇從來不是短跑手，但她此刻卻以高速飛奔，一下子拉開了與我的距離。

「死小璇！！！」我忍不住放聲大喊「我因為妳沒了三根腳趾呀！！！妳可以不要跑那麼快嗎、咳嗚、咳——！！」

我昂起頭向天高呼，然後幾乎喘不過氣，我的聲音在被曬得滾熱的空氣中迴盪，樂璇好像有稍停下來，可是她並沒有回頭，還是繼續往前跑。

樂璇果然從醫院的後門跑出去，往一條沿山的馬路上跑著，那路並不如我們學校的上山馬路般陡峭，但一樣是緩緩向上的斜路。

「呼、呼、呼……死小璇！妳給我捉到的話——」

我的心臟已無法自制地暴跳，橫隔膜又再一次傳來反動的痛楚，那淺藍色的背影在烈日下愈來愈遠，像要隱入藍天白雲的晴空，就此消失不見。

我望向山路外的景色，是我們的城市，繁華的鬧市，慰藍的海岸，一切美好如常，一切歲月靜好。為什麼妳就不能停下來呢。

「呼、啊、呼——小璇、小璇、呃啊——」

我奮力地撐起腳步向前，悶熱的汗水濕透全身，我抬頭深呼吸，空氣灌進我的胸腔，眼前突然又閃起一片白。

我重重地摔在地上，沉重的地面擊中我的肩頭與側臉，我只覺天旋地轉，眼裡閃現著痛楚的眩光。我咳嗽著趴正身體，再次張開雙眼。

公路已空無一人，她消失了。

陽光普照，烈日當空，我眼前的景物都點燃起刺眼的白色火焰，天空、樹葉、地面、樹木、空氣，以不可挽回的痛楚為燃料，所有事物都在燃燒。

我低頭喘氣著，驟然失去了再爬起來的力氣。

我眼前地上的出現了滴落的水濕，那是汗嗎？還是我的眼淚？

她離開了嗎？想不到最後，我唯一追不上的，竟然是她。

「為什麼、到底為什麼.....」

我眨了眨昏眩的雙眼，她卻出現了，就站在我的面前，她跪下來嗚咽著說。

「為什麼、為什麼你不放過我呢？你身邊已經有那麼多女友了，我只是、只是你其中一位女友呀。對你不特別好、甚至會跟其他女生做愛、睡相又壞、衛生習慣又差、又任性又難照料.....你怎麼就不讓我走，一定要追上來呢、為什麼.....？」

我費盡我最後的力氣，在酷熱的地面上撐起身，跪在樂璇面前。

樂璇雙膝墜地，低頭掩臉痛泣著。我喘了幾口氣說：

「那是因為，我們都覺得，妳應該得到真正的幸福呀，小璇。」

樂璇聽著，沙啞的喉間哭得更为淒滄，似乎她那所剩無幾的靈魂，也要從她眼淚都流走。

「妳是所有事情的起源，」我對樂璇說「是的，妳騙了我們，妳騙了我們所有人。小翼的事情，妳真正的想法，這些全都是假的，妳比鹿儀更橫蠻，妳比戀音更險惡。妳連自己的罪行，連小翼的生與死也借來說謊利用了，可是即使如此——小璇，我們還是希望妳能夠獲得妳該有的幸福，妳可以愛到妳想愛的人。」

樂璇雙手垂在身前，披肩的頭髮散亂著，抽噎把身體中所有眼淚都哭出來，像在末日前懺悔的罪人。

樂璇終於抬起眼睛看著我，那紅腫不堪的雙眼裡，已不再是昔日的樂璇。

樂璇的所有狂妄、偏執、驕縱、都已經被掏空了，隨著蒸騰的陽光而消散，剩下來只有散發著餘燼的眷戀。

「可是，」樂璇哭著，用快啞掉的聲音說「可是、我已經什麼都不能做.....我已經什麼都不想做。什麼體操、什麼奧運、什麼體育部，這都不是我應得的。小果，我很清楚，靜蜓說得對，我憑什麼呢，我甚至害你的腳出事了，你以後不能再跑步了。這是我親手做成的呀。這都不是我應得的生活。我、我無法留在你們身邊.....」

「但妳就只能被懲罰嗎？小璇。妳回答我。妳真的這樣覺得嗎？」

「我不知道。」樂璇困窘地猛搖頭「我真的不知道，但就算是這樣，我能說什麼嗎？我活該是受到報應呀，不是嗎？小果。」

「或許是的，」我握起她的肩頭「或許妳真的應該被懲罰，**那我們呢？**」

我小心地抱起樂璇那慟哭淒楚的身軀，她是如此的瘦小，如此的脆弱。

「也許最一開始，這都是妳的任性，」我說「但我們卻因為妳而得到所有，我們的人生從未如此快樂過。藝莉醬、琪琪、澄澄.....我們每一個人都因為妳而走到現在，我們都有了快樂，有了歡悅，有了滿足，有了那麼多美好的經歷與朋友與愛人。小璇，妳憑什麼覺得只有你一個人要被罰。如果妳罪無可恕，我們也是共犯。小璇，不要再那麼自以為是了。」

樂璇無言抽泣著，伸手抓緊我的手臂。

「小璇，」我繼續對她說「這一切都是我們的選擇，從一開始就決定面對的選擇。藝莉選擇加入體操隊、泚澄與阿軒分手、絲明捲入學生議會的爭端、森琪躲避父母而參加比賽、森瑤成為體育部的主席、鹿儀捨棄了她成為藝人的夢想、雨薇承受與我們分離的孤單、伶馨要獻出她的肺葉、戀音放棄復興京都的執著——我願意為了妳去跟靜蜓比賽，這都是因為我們相信妳，相信妳所帶給我們的仍然是美好的，我們才會這樣選擇。」

「小翼也是，她爬到高台上去跟妳看日落，那正因為她相信妳，而且愛妳。」

樂璇抬頭向天，發出撕心裂肺的哭叫。

對不起呢，我不知道妳們現在身在何方。

在咖啡廳裡嗎？在小和室裡嗎？在圖書館裡嗎？在生與死之間的金色宮殿裡嗎？

請讓我代表你們發言吧，但這是我所相信的真相。

就像小翼對我說的，那天的日落很美，我知道她因為回頭而失足之前，她一定也是這樣相信。

相信著樂璇。

相信只要往前走，就會有更值得我們努力的未來，即使那是建立於悲劇之上。

「小果，嗚、嗚.....」樂璇抱著我哭訴著「我、我也許永遠無法原諒我自己，但你、你們真的可以原諒我嗎？」

「不如我問妳，」我捧住樂璇哭得一片髒亂的臉說「**妳能夠原諒我們嗎？**」

樂璇抬起淚汪汪的雙眼，難以置信地看著我。我繼續說：

「小璇，妳能否原諒我們不讓妳懲罰自己，不讓妳離開、不讓妳去死？」

「妳是否能夠原諒，可以無條件地接受妳所做的一切的我們？執意與妳一起承受一切的我們。原諒我們仍然想跟妳相處，跟妳相愛、原諒我們仍然想看見妳參加奧運，原諒我們仍然相信你值得被愛，值得去愛。原諒我們不讓妳自己一個承受。」

「妳是否能夠原諒，即使被妳傷害過，卻仍能如此不惜一切、任性地愛妳的我們嗎？妳可以嗎？小璇。」

「原諒我們，始終想要繼續愛你，可以嗎？小璇。」

樂璇臉上出現了我從未見過的錯愕，然後深吸了幾口氣，抬頭望向耀眼的炎陽，一邊放聲嚎哭，一邊發出震耳欲聾的大笑。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這樣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嗚、嗚、是這樣呀、哈哈哈哈哈哈！！原來如此、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嗚、嗚嗚、哈哈哈哈——」

也許確實是這樣。

為什麼愛是那麼痛苦，那是因為我們的愛與邪惡一樣，都應該得到被原諒被寬恕。

特別當我們是那麼執迷，那麼傲慢，那麼任性地愛。

為愛而犯錯，為愛而自私，為愛而受苦。

我們是否該祈求我們所愛的，不論是人或事物，都能原諒我們對他們如此執迷不悟的愛。

我緊抱起樂璇溫熱的身軀，抱著她汗濕的頭髮，聽著她對這個世界發出既哭且笑，既悲且喜的呼喚。

陸伍 | Προμηθεύς | 普羅米修斯 γ

「『阿婷』是我，『阿翼』是小翼，而『阿鈴』就是樂璇。這是我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演的小舞台劇的角色。」

靜蜓坐在醫院的長椅上，雙手交握著放到膝上，背部放鬆著稍稍往前垂。

她的臉上依然是那淡然卻冷漠的表情。我靠在牆上站在她前方，看著她那把黑色的長頭髮披在她的肩上，突然總覺得好像看見教堂裡那麼肅穆的修女。

「如果我沒記錯，」靜蜓回想著逆「那好像只是個很普通的情景短劇，也不只有我們三個人演出，但那就是我們三個在劇裡的稱呼。雖然我那時候跟樂璇就不熟，但因為小翼跟我跟樂璇都很要好，所以我們有活動的時候，經常會湊在一起，小孩子玩著，有時候就會用上這些稱呼……」

也許是我的錯覺，我總覺得現在說著往事的她，聲線顯得比之前的日子溫柔多了。

「我小時候是不是懂得別人交際的那種人……」靜蜓說著頓了頓，又說「好啦，其實現在也是。所以除了小翼以外，我真正稔熟的朋友不多。樂璇她則很好動，沒有太注意到我，所以，就算她跟小翼很要好，長大以後忘了我，其實是我的意料之內。」

我不其然想像著靜蜓、小翼、樂璇這三人組小時候的畫面。

樂璇一定是一直在小翼身邊哈哈哈哈哈，而完全沒在意那不起眼的靜蜓。

「小翼出事的時候雖然我也一樣只是小孩，」靜蜓輕輕吸了口氣說「但我一直知道，那是樂璇做的好事……爬到高塔上面去？那絕對不是小翼會做的事情。小翼出事以後，我哭了好久，也一直有來探望小翼。長大以後雖然記憶雖然淡忘，但我腦裡始終殘留著『樂璇』這個人的名字。」

「靜蜓……」我問道「妳從小就恨著小璇嗎……？那麼多年來，一直以來都是？」

靜蜓聽見我的提問，抬起頭看著我，然後呼了口氣，把靠在牆上，輕聲說：

「恨嗎？小時候我當然不懂這些……也沒想那麼多，只是知道我不能丟下小翼，即使她已經可能以後都不會醒來了，但同時間又很難受，我無法理解為什麼這種事會發生在小翼身上，這不是小翼該承受的事情——這種感覺一直以來都糾纏著我。每次看見小翼，我都很難過很難過，直到有一天，我在網絡上看見了你們體操隊的新聞。」

「啊……是這樣呀。」

我突然意會過來了。就像那時候，戀音在網絡上得知到藝莉會到京都一樣。

靜蜓也一定是看見了體操隊的相關報導，重新牽痛了樂璇這條刺。

「我一直知道『阿鈴』會化名來探望小翼，」靜蜓繼續道「但因為是不定期的，而我也不能每天待在醫院裡。最初我也想不到就算見到了阿鈴，又可以怎麼做……直到我看見了她穿著體操服，在體育新聞那得意洋洋的表情，還有諸多對她的讚美，我就知道我該做什麼了。」

靜蜓抬頭看著我。即使到此時此刻，她的目光仍然有某種壓逼感。

也許在她的最深處，其實從來沒有原諒樂璇。

「只要有了大學體操隊這道線索，就很容易知道樂璇在做什麼。大學也是對外開放的，我到了大學好幾次，跟縱過你們，也偽裝是想參加社團的學生，詢問過各種社團的情報。我愈問下去，心裡就像火燒一樣，為什麼——為什麼小翼只是攤在床上，害她的阿鈴卻能如此風流快活？什麼秋日祭，學生會，體育部獨立運動，為什麼可以如此明目張膽地享受生命……！！」

靜蜓繃緊著嘴角，充滿抑壓地逼問著我。

我突然覺得，說不定靜蜓這輩子，都會帶著這份恨意活下去。

「然後就是我聽見體操隊在找行政助理，我偽裝成是富有經驗的管理系大學生，而我也很了解你們體操隊的事情。你的姐姐跟我聊了一陣子，就答應了讓我加入。然後，就是跟你們見面的事情了。」

我應該回去訓斥我姐嗎？她果然是連學生證也沒看，就不虞有詐被騙了。

「每一次我看見樂璇，我都偷偷抑壓著想上去掌摑她，捏死她的怒意。尤其是看著她笑得那麼開心，身邊有那麼多人在關心她——但我知道這還不夠，所以我決定要毀了她的一切。一切。」

我突然明白了為什麼那時候的靜蜓總是沉默，大概是因為她那時候的腦袋只有復仇的恨意，說不上話。

「靜蜓，」我再次提問「如果手術成功了，可以請你不再怨恨小璇嗎？」

靜蜓看著我，凝視著我，然後說：「我愛的是小翼，從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就確定了。」

我沒有回答。靜蜓的神情是如此堅決。然後，她又說：

「如果今天易地而處，是我害得你的樂璇永遠昏迷了，而我卻每天都歡天喜地，不論我是多麼內疚也好。你會有辦法那麼心平氣和地面對我嗎？」

沉默。

我無法回答。

如果那生繃活跳的樂璇，因為靜蜓而永遠昏迷，甚至有生命危險。

我對靜蜓會——

啪躡。

小翼的病房門打開了，伶馨與樂璇一起步出。

「呼～」穿著病人服的伶馨伸了伸懶腰，挽起我的手臂「我們準備動手術吧。」

我握起了伶馨的手，看著樂璇與靜蜓。

她們兩人同時身處在闊不到三米的走廊裡，一個坐著，一個站著。

兩人都沒有望看對方，只是無言地將眼神投向對方不存在的位置。

Ω

靜蜓解釋說，小翼的家人因為要長期提供醫療資金，而且年事已高，所以金錢愈來愈緊絀。靜蜓沒有考入大學，早就出來工作，所以聯絡了小翼的家人，說會提供資金，但條件是成為小翼的監護人。所以我們如要進行移植手術，就必須要得到靜蜓的同意。

我站在伶馨身邊，她換好了手術服，躺在推床上。我緊扣著她的指間說：

「手術一定會成功的。」

伶馨帶著寬慰的表情，挽起微笑回答：「剛才我已經跟小翼打過招呼了，我也覺得.....手術應該會成功。」

我回身望向身後的另一張推床，床上的是小翼。

樂璇與靜蜓站在她的身邊，靜蜓握起了小翼的手，跪在推床旁邊，在小翼耳邊低聲說著什麼，又溫柔地輕撫著小翼的頭髮。

時間到了，護士推起小翼與伶馨的床鋪。伶馨輕輕放開了我的手，在我的目送之下，兩位女生被推進了手術室裡。沒多久，「手術進行中」的燈箱就亮起來了。因為肺臟移植的手術非常複雜，醫院估計需要超過12個小時才能完成，現在是早上十一點多，也就是差不多要到凌晨才會結束。

靜蜓沒有理會我們，逕自走到遠處的一張長椅上坐下來，靠在牆上閉上了眼睛。

我看著大概是想歇息而默默守候靜蜓，伸手摸了摸樂璇的頭髮說：「我們要不要先去吃點什麼？」

」

樂璇看了我的一眼，安靜的微微一笑，然後說：「好吧。不過，在那之前，我有些話想跟你說，我們到外面出曬曬太陽吧。」

樂璇這樣說著，便牽起了我的手，離開了手術室的樓層。

Ω

「小果，」樂璇對我說「我想離開一下。」

我們來到醫院的花園露台上，植物在充沛的陽光展現著柔和的嫩綠，樂璇站在我前方，看著前方

的景色說。

「是哦，」我簡單地說「要去多久？訓練的事情呢？」

樂璇伸起懶腰，回頭微笑說：「我也不知道喔，可能三個月，可能半年，看我狀況跟旅費吧。至於花姐那邊，我會自己跟她說的，不過我想她不會阻止我，我是體操天才呀，不是嗎？」

樂璇展現自信的微笑，卻是那麼溫暖柔和的微笑。

我上前按住她的肩頭，陪她一起看著面前的景色：「離開之前，記得跟大家好好道別呀，偶爾也寄點明信片之類的回來吧。」

「我會的，」樂璇握起我的手「你不問要我去哪裡嗎？」

我直接搖了搖頭說：「說真的，我不太想知道，我也不想妳為了讓我知道而去任何地方。妳想哪裡就去吧。」

樂璇轉身過來，帶著微笑抱起我的頸際，抬頭吻著我，但那更像是朋友之間的吻別。

「我會回來的。」樂璇說。

「我知道，」我撫著她圓滾滾的臉「從來沒有懷疑過，我也知道妳一定會步上奧運的舞台。」

樂璇閉上眼，似乎在想象更遙遠的未來。她說：「我可能過後天就出發了，明天我就回家收拾東西。」

「嗯，」我點了點頭「那麼明天還能夠大家見面呢。對啦，那今天晚上妳可以來我房間吧。」

「要做愛嗎？」樂璇燦笑著說「好呀。」

「當然呀，」我拍了拍她頭頂說「之後有一陣子不能跟妳做了，今晚要跟妳做個夠本呢，我會很想妳的。」

「我也是。」樂璇深深抱住了我。

「小璇，」我對她說「我會等妳回來的。」

陸伍 | Προμηθεύς | 普羅米修斯 完

陸陸 | δύσσεια | 奧德賽 α

陸陸 | δύσσεια | 奧德賽

我醒來了。

我獨自一人在房間裡，在床上坐起來，望向手機，目前是08:58，稍為早醒了一點呢，可能是昨天咖啡喝太多了。

我走進洗手間裡梳洗，穿起衣服，披起外套，快入冬了吧，早上醒來倒是有點清冷。

大概十五分鐘後，我整理好儀容，便離開宿舍的房間，來到樓下的大堂。

我打開個人箱信，裡面只有大學活動的廣告傳單，沒有任何信件。

今天又沒有樂璇的明信片了。

儘管我知道這不可能每天都收到，但明信片就這麼神奇的一件事，你收過一次後，就會有種奇妙的想象，想象每天都一定會有。倒退到一百或二百年前，這是否其實是社交媒體動態的雛型呢？

我關上信箱，步出宿舍，看著高遠的天空，沿著每周一至周六都一樣的路線往前。

樂璇離開已經有四個多月了。

Ω

「まいど，お客さん（早上好呀，客人先生。）」

「早呀小戀。」

戀音總是匿稱我為客人先生，但現在我倒真的是客人先生了。

戀音雖然沒打算永遠離開京都，但因為方便申請長期簽證，便直接在學校附近開了一間日式居酒屋，當然也會做迎合都市人的早餐或午餐生意。老闆娘由來自京都的她親自擔任，不但各種料理及裝設沿用地道的京都風味，配合她在Twitter上的人氣，生意也好像還不錯。

穿著淡紅色浴衣的戀音見我進來，便笑著迎上來說：「還是老樣子嗎？要喝咖啡嗎？」

「還是老樣子，今天喝茶就好了。」我點頭說，偷偷牽了牽她的手說。

戀音總說工作的時候不能有親密的舉動，就算愛侶也是。戀音笑了笑回答：「待會就來，客人先生請坐。」

我走進居酒屋內，卻見雨薇與訖澄已經坐著，她們的餐點也已經送到了，

「今天只有妳們呀？」我在雨薇身邊坐下來說。

「琪琪有課要上呀。」訢澄喝著熱茶說「明明也是，學生議會那邊有會議。」

雨薇一把抱住我的手臂，依舊粘人地說：「老公今天晚上有空嗎？可以陪我去參加派對嗎？」

「怎麼又有派對呀？」我失笑說「國際學生宿舍是每天都是 Party night 嗎？」

「當然呀！」雨薇答道「每天都有新朋友來，那當然是每天都是 Welcome Day！」

雨薇上學期以是交換學生的身份過來的，這一次她又用了運動員的身份申請海外調研，結果又住在國際宿舍裡了。

「有小璇的消息嗎？」訢澄問著我說。

「沒有呢。」我搖頭說「已好久沒有收過她的明信片了，也不知道她在哪裡。」

「我們再上一次得知道她的狀況.....是在南美洲吧。」

「對的，不過那是兩三個禮拜前的事了。」

樂璇因為周遊列國，沒法也懶得申請固定的電話卡，所以我們無法透過手機跟她聯絡，而唯一得知她信息的方法，就是等著她橫越半個地球寄回來的明信片。

她總會在明信片上面寫一些簡單的文字，或是畫著有點卡通的圖案，講述她最近的經驗。例如在沙漠裡遇見蛇、在深山中有十幾天沒有熱水洗澡、在酒吧打工的時候遇上黑幫的火併、潛水的時候看見海豚等等。我們曾經嘗試把她旅行的路線併湊起來，發現那真的完全隨機性的，根本沒有任何邏輯可言，不過這一點也非常樂璇。

「客人先生，餐點到囉。」

即使店內還有其他員工，戀音總是會親手把餐點送給我們。

「感謝啦小戀，對了」我對戀音說「藝莉醬剛才傳了簡訊給我，說提妳待會下午休息時，記得把綿被收起來。」

「呃，對喔，妾身差點忘了。好的，那麼你們慢用啦。」

戀音工作不會看手機，藝莉知道我每天早上都會這邊吃早餐，便透過我來傳話。

「好幸福喔，小果先生，」雨薇故意用胸部摩擦我的手臂說「享盡兩姊妹的齊人之福了，每天都吃姊妹丼吧。」

我喝了一口味贈湯，笑說：「才不是呢，藝莉醬的房間空間有限，我總是留下來睡的話，她們兩姊妹睡不好呢.....只有非常偶爾才會。」

戀音目前在住在藝莉的房間裡，但那確實並不是特別寬廣的和室，她們兩人關係又好，我反而變得不好意思經常去打擾她們。

「那就是有囉，丫～～薇薇也好像加入～！」雨薇又撇起嬌說「澄澄妳都沒有興趣嗎？」

泚澄卻嘆了口氣說：「我最近倒是有點忙，小果也知道的。」

泚澄目前是好幾個社團的幹部，包括泳隊、話劇社以及攝影社等，她的繁忙程度不下於開居酒屋的戀音。沒辦法啦，誰叫她做什麼都那麼投入呢。

「好啦薇薇妳別老是在鬧，」我對她說「快吃吧，時間差不多了，不然又被我姐罵了。」

Ω

雨薇因為是以運動員身份申請簽證，所以她必須要參與相關的體操訓練，目前她的教練是我姐。

說是教練，但其實我姐更像是與雨薇互相交流，吸收她在國家隊中受訓，以及各種參與大賽的經驗，套用於藝莉或是之後的樂璇身上。

「咦？藝莉醬.....小鹿儀，你們怎麼在這。」

早餐過後，泚澄要去上課，雨薇要去參加訓練，我們便朝體育館的方向前進，走到一半，卻看見藝莉與鹿儀站在路中對談著。

「早呀薇薇，早呀老公。」藝莉上前跟我輕吻說「我們今早在討論啦啦隊的事情啦，那反正我也要去訓練嘛，就等先薇薇妳來再一起過去呀。」

我望向鹿儀，鹿儀只是故作嚴肅地點了點頭。

目前藝莉同樣身兼體操隊與啦啦隊的成員，她最近到啦啦隊的參與率好像有提高了，搞不好對她來說，去鹿儀那邊反而是排解體操訓練壓力的方法。

「那麼來 change partner，」雨薇揚聲說「老公你去跟小鹿儀，我來泡藝莉醬。」

「妳可以不要凡事講得這麼曖昧嗎？」我對雨薇說。

「小鹿儀，」雨薇轉而去挽起藝莉的手臂「要跟老公好好相處喔。」

「嗯.....」

鹿儀又只是點了點頭，結果藝莉與雨薇都偷笑起來。

「我們要快點啦，」藝莉拉起雨薇說「不然花姐又罵人了。老公，先走喔，掰～」

藝莉與雨薇與我們告別，趕起步來往體育館那邊去了。剩下我跟鹿儀面對面，我忍住偷笑的衝動說。

「妳可以不要那麼嚴肅嗎？」我牽起鹿儀的手。

「我在藝莉醬面前是隊長，不只是你的女友，當然要有這樣的形象呀。」

我與鹿儀在校園牽手中走著，又笑著道：「我倒不認為藝莉醬是這麼覺得的，而且妳都快要卸任了，不是嗎？」

鹿儀卻若有所思地說：「對呀，還有一兩個月吧，不過新隊長的身份還沒有敲定呢。要不要給藝莉醬呢.....？呵呵，我開玩笑了，你不要這種表情。」

上學期快結束，鹿儀決定在學期前卸下啦啦隊總隊長的身份，之後只以一般隊員身份參與。

「別看藝莉醬這樣，她單是奧運的事情，都快瘋掉了。」

奧運資格恢復後，藝莉便又回到了沒天沒夜的訓練裡，如果她再要接任啦啦隊總隊長的話，就算有我和戀音陪伴，她也會精神崩潰吧。

「哎，跟她們說的一樣，你對藝莉醬還真的最偏心呀，」鹿儀啐了一口說「我也快瘋掉呀，你不關心一下我？」

「妳有哪個部份快瘋掉了！？」我張眼反問道。

「就、就、就.....」鹿儀一下也說不上來「就沒煙抽呀，之類的。」

「妳都快戒掉了，別鬼扯了。」

在我的各種協助下，鹿儀快成功戒煙了，大概就維持只有晚上吃完飯會來一根飯後煙的水平。

「我不管你！」鹿儀突然發起慫氣來「我總是有事情會瘋掉的，你關心一下我會死喔！唔、真是的~」

我只好走到半路中途，便跟鹿儀抱著舌吻著說：「好啦好啦，辛苦妳了，啦啦隊那邊的事情應該也不輕鬆吧。」

「真是的，」鹿儀稍紅著臉，冷眼瞧著我用指尖抹了抹嘴唇「好啦，你送我到邊就好了，你還有事要處理吧。」

鹿儀站住腳步，拉著我的手說。我回答：「對的，是體育部那邊的事情，要開會呢。」

「我從來不懂會議什麼的，」鹿儀擺出毫無興趣的神情說「你就加油吧。對啦，你下禮拜是否...就是、要去檢查腳傷.....要、嗯.....要我陪你嗎？」

鹿儀閃躲著眼神地提議著，她這種羞態總是令我又好笑又憐愛。我拉緊她的手說：

「當然要呀，沒有小鹿儀你我會瘋掉呢。」

Ω

「達7成票數通過，那麼這就決定了。今年的聖誕晚會，由射箭部、劍道部再加田徑隊合籌組，花式滑冰隊擔任表演嘉賓之一。沒有其他提案了吧，那麼今到此為止，散會。」

森瑤闔上文件夾說。在坐眾人在拍起掌示以鼓勵，我看了看時間，只超時了數分鐘，森瑤這種效率還是真是驚人呢。

不同體育社團的代表人在會議後互相攀談，我身邊的森琪拉了拉我的手，對我說：「是時候了，去吧。」

「妳確定要我由來說？」我對森琪道「不是由妳來說？呃呀——！」

「你給我去啦！」森琪用力捏起我的手臂。

今天每星期的例行體育部會議，所有體育社團都會派代表出席。已退下現役運動員的森琪接任了絲明的工作，擔任起體育部的文書會計，這可以讓絲明專心處理學生議會那邊的事情。

我與森琪站起來，來到森瑤面前。森瑤正與似乎是拳擊隊或是瑜珈隊的代表談笑風生，她瞧見我們上前，卻沒有特別在意，直到她的談話結束了，才拿起水杯，望向我們說：

「怎麼了嗎？又要新資金了嗎？」

「怎麼妳這麼想呢？」我忍不住反駁「我們也沒要太多吧？」

「新的平衡木、新的慢動作攝影機、新的跳馬台，」森瑤清晰道來「容我提醒你們，你們目前只是有三個隊員的小團隊，而樂璇這學期也休學了，我就睜一隻眼閉一眼，雨薇還是台灣過來的調研身份而已，其實也不應算進去，結果嚴格來看，就只有藝莉一個人算數。你們去年快花光了整個體育部的補助，我已經再批了三次給你們，已經很不錯了。」

我一下子無話可說，在森琪與泚澄正式退隊後，情況確實是這樣。

「妹，」森琪說話了「妳難道想我重新再加入體操隊嗎？」

森瑤看了一眼她的姊姊，拿起水杯喝水掩起臉：「好了，有什麼事嗎？」

我看了一眼森琪，她點了點頭。我便說：「是這樣的，去年我們不是主辦了 Maple Speed 嗎？那雖然花了很多錢，但反應很好，今年還有人在問為什麼沒有第二次。我想每年都舉辦當然不可能，但我想單是夜晚市集那一部份，可否今年以體育部的名義再試一次呢。這樣一來，體育團隊們也能有自己的額外收入。」

森瑤聽罷，想了想便說：「那你們要賣什麼呢.....啊，對了，是戀音的居酒屋。你們想靠那個賺錢吧。」

被看穿了。

我們體操隊的財政一直都很緊張，雖然體育部獨立了，那只代表我們能夠有更多自主權，但錢不會突然變多，也不可能每學期都參與像世青賽的比賽，我們都得想辦法增加收入。

再加上，因為上學期體操隊與體育部都停罷了一段時間，樂璇又不在，森琪與訢澄又陸續退出，我想身邊的女生們，都想找點事情來做吧。

「是的，」我與森瑤說「以小戀的手藝，我有信心可以比去年反應更好。」

森瑤呼了口氣，臉上略帶煩惱的表情，在行事曆上寫下了什麼。她說：「如果你們有意提案，就按既定程序來吧，我後天下午有空，你們拿提案書到主席室來找我。沒有其他的事了嗎？」

森瑤不慌不忙地這麼說著。說起來，下學年的體育部主席選舉好像要籌備了吧，森瑤會連任嗎？

森琪又拉了拉我的手，我只好清了清喉嚨說；

「還、還有一件事！」我對森瑤說「這周五晚上，請問妳有空嗎？」

「啊？」森瑤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

「我們體操隊想要紀念體操隊成軍一周年，也紀念一年前所有成員獲得世青賽出線資格，所以想去吃個飯。瑤瑤，妳過去幫助了我們很多，請問妳是否有空——」

「叫我主席。」

森瑤正視著我說，森琪卻翻了翻白眼。

我完全分不清森瑤那是戲弄或是認真或是嘲諷，但也以騎虎難下的語氣道：「主席，請問妳有空賞臉，參加我們體操隊的晚飯嗎？」

「我不是你的後宮呀。」森瑤說。

「我知道……」我懇切地說道「只是，我想大家看到妳，都會很開心的吧。」

森瑤放下水杯，抱起肩膀，用處理著某種公務似的厭煩呼著鼻息，來回我與森琪兩眼：

「既然你們特別來邀請我，好吧。」

Ω

快到午餐時間，我信步前往校園門口，經過前方一系列的校方專營店。

「哈囉，你晚了一點呀。」伶馨老樣子穿著整齊的西裝，已站著在等我了。

「抱歉，」我對她說「下課時跟朋友討論了一點事情。妳久等了嗎？」

「也沒有啦，是早到了一點，所以就去看看書了。」

專營店當中有一家校園書店，是專門售賣各種學術或消閒性質的人文系書籍。

我當然知道伶馨想說的，我便說：「她今天過得好嗎？」

「看來很不錯呀，」伶馨回答說「兩頭貓咪也很可愛，那小灰貓長大了，變得有點兇呢。你要去看看她嗎？」

「她工作的時候不行，」我說道「她看到我就會臉紅又羞得手忙腳亂，又進錯單又計錯價錢又弄掉書本的，我連書店都不能進去呢。」

「怎麼聽起來有點可憐，我是說你……」伶馨評價說。

「不會呀，」我說道「我很多時候也會去接她下班的。」

我與伶馨邊說邊來到那家書店的櫥窗外，在架上展示的書本之間，看見了穿著工作圍裙，在書店中打工的絲明。

絲明的那頭鉑金色長髮仍然那麼注目，她此刻正低著頭，處理著看來是進貨單的文件，往電腦中敲打著什麼。

那頭白貓則老神在在地端坐在櫃台前，絲明偶爾會伸手摸摸貓的背。

「這工作好適合她呢。」伶馨跟我說。

「是呀，」我笑說「也好適合兩隻小貓呢。」

新學期開始，絲明被推薦到校園書店裡打工，以她對書本的知識及電腦系統的處理能力，她根本就是生下來的書店店員。

而且店方也容許兩隻貓咪遷進書架裡，成為傳說中「貓店長」，據說吸客能力不俗，也成校園甚至附近社區的話題。

「你餓了嗎？」我握起伶馨的手「先去吃飯吧，妳今天的檢查好像會比較久，多吃點會比較好。」

「好呀，那掰掰啦明明。」

伶馨偷偷在地櫥窗外對絲明揮起手，但絲明似乎沒有看見，只低頭專心工作。

我跟著伶馨離開，就在視線快看不到絲明之際——

絲明抬起頭，對我投以淡雅自在的笑容，臉上帶著淡淡的紅霞。

我也報以微笑，只是不知道那是哪一位絲明呢。

陸陸 | δύσσεια | 奧德賽 β

「嗨，小翼。今天還好嗎？」

我拿著一束風信子，經過無人的走廊，再一次來到3045號房。

我推門內進，先映入眼中的是小翼床頭的花瓶。我原來以為花瓶的花早已枯萎了，但此刻卻插著一束白色鈴蘭，一顆顆燈罩似的雪白花蕾像聖誕節的掛飾，既優美又清雅。可能是靜蜓之前來過吧。

我從儲物櫃中拿起了另一個小小備用的花瓶，注了點水，也把我的風信子放進去，安置在那鈴蘭的旁邊。然後，我在她的身邊坐下來：

「之前靜蜓來過了，希望對妳來說不會太吵鬧。沒法呢，我跟小璇說好了，每個禮拜必須要找一天來看妳。好了，妳今天狀況還好吧？」

我傾前身體，握起小翼在被鋪裡的手。

規律的電子心跳我身邊跳動著，嘟、嘟、嘟、嘟——小翼手心仍然是似有還無的體溫。

「近來的天氣有點反覆，妳衣服還夠穿吧，千萬不要生病呢。」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也習慣了這樣跟小翼「對話」。

小翼的臉仍然像是乾枯了的人偶，乾燥而瘦弱的髮絲披在她枕頭上。她的眼皮與鼻頭依然沒有任何異動，她那麼沉靜地呼吸著。比死亡稍為堅強一點的生命。

「妳床頭的那株鈴蘭很漂亮，連我特定買了的風信子看起來都多餘了，希望妳會喜歡吧。」

去年伶馨與小翼的肺部移植手術很成功，經歷了十數個小時的漫長手術，伶馨的肺葉成功轉接到小翼的身上，解決了小翼肺部萎縮的危機。其後除了最初兩三次的併發症之外，小翼終於能夠好好接受伶馨的肺葉，繼續活下去。

可是，她依然沒有醒來。

又回到日復日年復年，一年四季的昏迷日子。

我摸了摸她乾燥的手腕，拿起床邊濕毛巾，小心地洗抹著她的手背。

本來這種工作必須由女護士來做，但小翼的專責護士看我來多了，知道是熟人，便也跟我說，偶爾可以用毛巾濕潤她太過乾燥的手。

「今天我去看信箱，都收不到小璇的明信片呢，」我握住小翼的手說「已經差不多半個月，第一次隔這麼久，希望小璇一切平安吧？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會回來呢？」

陽光流轉，一道金色的暖陽落在小翼的手心裡，她好像握住了一道金黃色的鍛帶。

自從樂璇去了流浪以後，每次我來探望小翼，都不禁很戲劇化地想：

如果在樂璇流浪的過程中，小翼醒來了，那會怎樣呢？

我多希望能出現這種畫面：樂璇風塵撲撲的到埗，卻發現小翼已坐病床上等著她回來，兩人相擁兩泣。走了很麼多的日子，經過了那麼遙遠的距離，兩人終於可以重聚了。

當然，世事總不是人所想那麼戲劇，那麼美好。

小翼依然沒有醒來。甚至我有時候很內疚，已經習慣了跟昏迷的她說話，而不再相信她會再一次醒來。

但我依然記得那個夢。

在我同樣昏迷了一個半月的日子裡，那片金光閃閃的宮殿。

是真的是我夢嗎？真的是錯亂的記憶而已嗎？

那位像天使般的小翼.....

「小翼，」我握緊她的手說「加油。妳一定會再見到小璇的，我們始終會等妳的。」

啾、啾、啾、啾——

喀喀。

敲門聲打斷了小翼的心跳，我抬頭一望，伶馨穿起病人服內進，她今天又要接受全面的身體檢查。

她看我投以微笑，也一眼注意到小翼床頭的白色鈴蘭。她走到床頭打量著說，聞著那花香：

「嘩～開得好漂亮呢，是你買的嗎，好有眼光哦。」

「才不是呢，」我說「是靜蜓吧。只有旁邊的風信子是我們買的。」

「是哦，」伶馨笑說「我就知道你沒這麼有心思，不過看不出來靜蜓也頗詩情畫意。」

我拉來了一張椅子放在我身邊，讓伶馨也在我身邊坐下來，她輕靠我的肩膀，跟我的十指緊扣。我禮貌地輕吻她的臉：「詩情畫意？有那麼誇張嗎？」

「有呀，」伶馨勾起彎彎的眼眶說「鈴蘭的花語是『重新開始』，看起來也很清麗。這實在太適合小翼了，小翼妳說是吧。」

伶馨仍然在打理那世界級的古蹟八卦館。她成功引入了不少活化項目，包括展覽、劇場活動、花卉博覽等，令八卦館多了很多慕名而去的遊客。本來就很懂得栽種的伶馨，又要經營八卦館各個壯觀的花圃，自然很懂得花語這種雅興。

伶馨的病情最近的日子都很穩定，嗽血的次數也明顯減少了。維持定期到醫院做身體檢查的她，也不時與我一起探望小翼。久而久之，她也習慣了與小翼「對話」。

伶馨伸手，握起了小翼的手心。她輕撫著她的手背說：

「今天小翼的手好溫暖呢，似乎心情不錯。對吧小翼？」

「呃……」我澄清說「應該是因為我剛才握過吧。」

「才不是啦，」伶馨駁斥著說「小翼的手真的很溫暖，才不是因為你啦。你真的不懂少女心呢。」

是這樣嗎？我也握了握小翼的手心，不還是一樣的溫度？

「最近身體還好吧？」伶馨笑著說「那就好了，我的肺葉很適合妳呢，加油哦小翼。我再也沒有更多的身體可以分給妳了哦，妳一定要加油，知道嗎？」

伶馨舉起小翼的手，親吻著她的手背，然後又小心將小翼的手放回被鋪裡。

我與伶馨握著手，她把頭靠在我的肩頭。坐在小翼的身邊，安靜地陪伴著她。

「好啦，陪我去做身體檢查吧～」直到伶馨伸了伸懶腰說了。

我點了點頭，站起來收好了椅子，再次整理好了小翼的被鋪，整調好了窗簾的光陰，與小翼告別說：「好啦，我與小伶馨先走了，改天再看你吧，還是要加油喔。」

伶馨也對小翼揮了揮手。我們站在床邊注視著的小翼。當然，她沒有給予我們任何回答，除了那死氣沉沉的心跳聲。

我與伶馨牽著手離開了3045號房，前往伶馨的專科門診所在樓層，依樣陪伴她完成了例行的身體檢查。

直到女醫生拉開了拉簾，我看著伶馨重新穿起未扣好的襯衫，露出了淡紫色的胸罩與可人的豐滿乳溝。

「醫生說我最近的身體還不錯，」伶馨扣著衣鈕說「可以試著去登登山，呼吸多點新鮮空氣。」

「那就好了，」我牽了牽伶馨的手說「下次我們找明明一起去吧。」

「哦～？」伶馨挑起了眼眉「哦哦，如果那傢伙走得動的話，可以呀。」

絲明的體能是所有人當中最差的，「負磅」也是最重，登山對她來說向來都不輕鬆。

我與伶馨離開了醫生室，走進了電梯裡，來到了醫院大堂。伶馨倚在我身邊說：「好啦，那老公我們現在要去哪？」我笑著吻了吻伶馨的嘴說：「妳說呢，妳想去哪裡？」

「今天由我來負責說嗎？」伶馨抿嘴笑說「去你的房間呀，來好好做愛。」

我們說著情話準備離開醫院。接下來，因為下午有體操隊的訓練，我必須要在場看顧著雨薇與藝莉，所以我還是得先回到學校去。

「噢。」

這時候，正要離開醫院的我們，卻在入口看見那熟悉的臉孔。

「哎？」伶馨也顯得有點驚訝「靜蜓？怎麼妳又來了？」

靜蜓手裡拿著一個衣物袋，與我們不期而遇。她戴著粗黑框眼鏡的臉依然不動聲色，這也不是我第一次在醫院裡碰到她，她舉起手與伶馨打了招呼說：「什麼『又來了』？我不懂.....我只是覺得最近天氣有點忽冷忽熱的，怕醫院的被鋪不夠，所以從家裡拿了毛毯過來給阿翼.....」

總括而言，靜蜓對伶馨的態度一直都很有禮。大概她也很清楚，就算她再痛恨我們，伶馨也的確是小翼的救命恩人。

伶馨聽見了靜蜓的回答，眼裡閃爍過某種綻放的光芒，銳利地撇了我一眼。然後又問靜蜓：「那麼.....靜蜓妳是剛到醫院嗎？小翼床頭的鈴蘭不是妳買的？」

「鈴蘭？」靜蜓眼珠巡視著我們兩人「那是什麼.....？」

那開得正盛的白色奇卉。

如果不是靜蜓買的話，那麼.....

在我們之前來探望小翼的到底是——

我的心跳聲如雷鳴般鼓動之際，伶馨緊緊牽住我的手。

「回去吧，」伶馨嘴角挽起了美妙又溫婉的笑容「小果，你快回去吧。但這次要帶著我一起哦，那麼久了，我也好想見見她呢。」

陸陸 | δύσσεια | 奧德賽 γ

我下了巴士，站在大學的入口處。

我看著眼前的世界，夏天的陽光，石白色的走道，各種建築物與植物輝映交織出變幻不定的色彩。空氣中的熱度，幾乎是凝靜的風，勾劃出這赫然出現我眼前的世界。

「怎麼了嗎？」

陪同我一起下了車的伶馨問。我搖了搖頭說：

「我只有突然有種很奇怪的感覺，好像時間又重新回來了。」

時間又回來了。又開始繼續流動。

「是的，」伶馨握起我的手心說「回來了，就又重新開始了。」

世界萬物都像航行的船，在時間之海上張滿帆，順著風往目的地航行。也許偶爾帆收起來了，船長不見了，找不到方向，但時間卻仍然流動，我們只能在浩瀚的海上終老。

或是等重新找到方向，我們再次邁向天與地的盡頭，到達彼岸。

我牽著伶馨，走進大學裡，陽光流進我們相握的手心當中，累積得愈來愈濃烈溫熱。

在從醫院回來的車上，我曾經問伶馨，會不會是我們想太多了？也許那株鈴蘭，其實是小翼的家人或是其他女友們，在我們不知道的情況帶來的。

伶馨只是搖了搖頭回答，我不是說了嗎？小翼今天心情很好呢。

是嗎——我問。

回去看一看就知道了。伶馨微笑著說。小果你別忘記，我身體裡的一部份，可是留在了小翼的身體裡哦。

我一直沒有計算過，如果從大學門口，徒步走到山下的體育館到底要花多久的時間。

這一次與伶馨一起走，來到大學體育館的前方，我拿起手機一看，大概要16分鐘。

原來只花了十六分鐘。

那我們到底要花多少時間去遇上對方？去認識了解對方？

再去互相相愛，產生磨擦，分開，然後又再相遇？或者就此不相往來？

還未到藝莉與雨薇的練習時間，所以此刻體育館的門是關著的，而也只會我跟我姐有鑰匙，所以再沒有第三個人可以打開這門口。

「小果，你看，你快來看～」

伶馨卻走到體育館的旁邊，向我招著手說。

我遁著伶馨的聲線走去，她走到體育館一旁的草地上，繞著牆角，來到一個打開了的通風窗口方裡。

就像上一次我姐偷進去的時候一樣，有人搬來了紙箱，在地上堆起了立足的台階，然後推開了通風窗，溜進體育館裡面去了。

又會是我姐嗎？怎麼可能。我立刻反駁自己的想法，她也有鑰匙呀。

「那我就不跟你爬進去了，」伶馨指著窗口說「你給我鑰匙吧，我自己開門。」

其實我也可以跟伶馨一起回到大門，再一起打開門進去。

可是，此刻我的心跳卻像一陣陣樂曲的拍子，驅動著我先把大門的鑰匙交給了伶馨，然後爬到紙箱上，撐起身體，再一次橫著身體穿過了窗框，竄進了體育館裡。

欸。我從窗戶上落到體育館無人的走廊裡。

狹長的走廊上滲透著午後的陽光，我的身體激起了一輪輕微的風浪，胃部像灼痛又像絞痛。我帶著痛楚的腳步，步向體育館場中央的入口。

體育館裡一片死寂，我像墜進了無聲的深海裡。

如果我們在另一個人身上所能使用的時間都是定數，那是否代表在死亡之前，我們其實是都在不知不覺之間，注定與所有人告別？

我孤獨地走在廊間，驀然想起了所有的片段。

那超過了記憶力負荷容量的畫面令我驟覺呼吸困難。我扶著冰冷的牆壁，大口呼吸——從我們相遇，一起生活，朝著預賽的目標進發，遇見更多的團員，前往奧運.....

我們由一個人開始，遇到了另一個人。

到又變成了一個人，等著另一個人。

我哽咽地抹著眼角的淚，在彷彿閃爍著回憶走馬燈的廊裡前進，撐著步步驚心的胸口，走到場中央的入口前方。

燈已經亮了，強烈的白色射燈照在場中央。

是她。

她穿著新造的體操服，白色像海浪般的底色，海藍色如海洋般的波紋。

萬籟俱靜。直到她那那骨細柔韌的玉背如羽翼般竄動，雙手緩緩地從一雙大腿旁邊舉起，抬到頭頂上，伸展全身上的肌肉。

萬籟依然俱靜，但我的耳畔卻似乎響起了旋律。

她在十二米乘十二米的軟墊分出右腿，單足佇立，單手舉起，以左腿為支點，旋動整個身體，在軟墊上劃了個圓圈——

風吹起來了。陽光落下來了。雨季又開始了。

她低垂著如禪修般的臉，帶著似有還無的微笑，像貓般向天花拉出柔軟的身體，隆起的胸丘，沒有膩肉的腰間，優美的大腿。

雨聲，風聲，腳步聲，每一位女生的微笑，她們每一位流過的眼淚與啾泣。

她挺直身子，往前助跑，跳出了完美無瑕的挺身前空翻，落地無聲。她掌管了那十二米乘十二米空間裡的所有細節。

我握過她們每一位的手心，擁抱她們每一位的體溫，她們的期望、徬徨、任性、夢想、抉擇。我們之間的爭執與和解，最後仍然留在對方身邊的坦然。

她助跑過後，跳出了單足轉體、直立轉體，挺身前空翻——數之不清的各種高難度動作。我的眼睛把她的身體攝錄下來，分割成各種凝靜的畫面，從動態到靜態，從一瞬之間到永恆，再組合成在我眼前輕盈落地，背對著我，流了一身閃閃發亮的汗，正在喘息的她。

「小璇！」

我不覺走到場邊，向她叫喚。

她沒有回頭，深吸了一口氣，再次在地上跳起來了，以不可思議的美態與動感，在空中留下了目不暇給的殘影，彷彿是一襲翻動的海浪，又似乎是染上了顏色的鬢鬚。

她不斷地旋動著，用盡身體每一寸的肌肉與皮膚，揮灑出她當下最真實的存在。

她回來了。是的，她回來了。

時間又開始重新轉動，我們再次在海上啟航。

我們每一個人，又要花多少時間，去重新等待另一個人的回來？

落地，呼氣，轉身，抬頭，睜開眼，看著站在她前方的我。

「嗨。」

樂璇微笑著說。

Ω

靜蜓看著小翼床頭的白色鈴蘭。她不喜歡買花，因為花總是會枯萎的，那總會令她想起，小翼又昏迷了更長的日子。

靜蜓再次在小翼身邊坐下來，握起她的手。

嘟 - 嘟 - 嘟 - 嘟 - 嘟 - 嘟 -

她從小時候就聽著這種心跳，甚至熟悉到超過真實的心跳。

那一波又一波電子聲響就是小翼的生命。靜蜓知道這樣想並不對，但她聽著這不自然的心跳，總是會覺得很安心。

她不愛說話，自己的生活也很平淡，沒有什麼能否與小翼分享的。每一次來到，就只是握著小翼的手，靜靜地陪伴著她。

「呼.....」

靜蜓坐著就打起睏來。今早她還要工作半天，中午下班後就拿著毛氈過來，來到病房裡，白天的天氣還算溫暖，她也只替小翼用毛氈鋪了鋪腳。

「呼.....」

靜蜓已經慣了就這樣在小翼身邊睡去，有時候她下班累了，還不想回家去自己一個人，就過來這邊陪陪小翼。雖然小翼的靈魂可能已經遠去了，但至少心跳與體溫還在這個世界。這能給靜蜓一點簡單的慰藉。

即使在睡夢中，靜蜓還是不覺緊緊地握住了小翼的手。

等待，等待，與等待。

這片手心，一握就是十二年。從期待直到放棄，從放棄到只能在心底裡希冀。

「呼.....嗯？」

靜蜓感到某種異動。

她睜了睜眼，搖了搖頭清醒自己不覺沉睡了的身體。

是什麼.....？

嘟 - 嘟 - 嘟 - 嘟 - 嘟 - 嘟 -

靜蜓本能地望向小翼的心跳聲，沒有異樣，是什麼？剛才感到的是什麼？

靜蜓低頭，望向在捧在掌心上小翼的手。

小翼的指頭在動。

「小翼……？」

靜蜓難以置信，捧著小翼那脆弱的手掌，似是正呵護著一頭垂死的小鳥。

又動了。小翼的指頭又動了。

「小翼！！！！」

一陣強烈的不真實感襲向靜蜓，但她還是趕快按了床頭呼喚醫生的按鈕。

她撲到小翼面前，握著了小翼的手，滿眼的淚水已盈滿而下。

然後——小翼張開口，呼了一口漫長的空氣。

如初生的嬰兒。

陸陸 | δύσσεια | 奧德賽 完

終 | 𤄎𤄎 | 眾𤄎

終 | 𤄎𤄎 | 眾𤄎

我知道這不容易。

即使對我們任何人來說，這也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是我們決定不再原地踏步，往前進的時候，那總是令我們苦不堪言。

我知道的。

「OKAY!!! 準備好了啦!!!」

負責發號施令兩薇大叫，我把眼睛湊近腳架上單眼相機的觀景窗，看著鏡頭裡的宴會長桌。

長桌的桌邊已經排好了十三個位置，兩薇、絲明、森瑤、泚澄、鹿儀、森琪、藝莉、戀音與伶馨分成兩邊，佔了九個位置，各自以預先排練好的姿勢，看著鏡頭展露微笑，呈現出像《最後的晚餐》的排位。

「一、」我按住快門說「二、三！」

咔嚓。

照片拍下來了，排位非常漂亮，九位女生千嬌百媚。

除了四個仍然空著的坐位，看起來有點礙眼。

「她們到好像快要到了吧？」泚澄問道「要不要先點蠟燭？」

「先不用吧，」戀音回答說「就等她們先到了再點呀，反正蠟燭燒得快。對了，泚澄小姐，妳幫妾身來再吹一點氣球吧，森瑤小姐也來幫忙好了~」

戀音說著，泚澄與森瑤點了點頭，便又走到旁邊去製作氣球了。

長桌的中心，放著一個大型的生日蛋糕。

蛋糕上還未插上任何蠟燭，仍未準備慶祝來者的誕辰。

人生如夢。一年夢似一年短，我們從一個夢，延續到另一個夢裡。

好吧。就當這是一場夢好了。

但即使如此，我還是很明白的。

藝莉、伶馨與絲明走到我的身邊。藝莉問：「老公，照片沒有問題吧？」

「沒有啦，」我看著她們三人說「都把妳們拍得非常漂亮呢。」

「真的嗎？」伶馨湊近我的身邊調著屏幕「我來看一下哦～嗯.....」

伶馨調出了剛才的照片，仔細地打量著，絲明倒是低聲說了：「我、我的臉看起來很圓.....就是.....很圓.....」

我笑著捏了捏絲明的臉，哄著她說：「明明是童顏巨乳嘛，當然是臉圓一點比較可愛吧～」

「小果！」森琪在桌邊收起手機，呼喚著我「她們在快要上來了，我們來準備吧～」

「好的好的。」我拉著絲明與伶馨的手說「我們去桌邊準備吧。」

我們來到長桌邊，幫忙擺放好各種餐具。我接過鹿儀手上的紙碟，對她說：「鹿儀姐今天不要表演什麼助興嗎？」鹿儀瞪起眼捏了捏我的鼻頭：「沒～有～今天的主角不是我，也難得大家聚在一起嘛，我就先不出風頭了。來～叉子也幫忙分一下。」

我接過鹿儀手中的物品分發著，與雨薇一起湊好了十三份餐具，整齊放在十三個位置前方。森琪又拿著手機叫嚷起來說：「來了來了，她們到走廊上了，大家準備好吧～！」

我與森琪默契地走到蛋糕前方，俐落地插上了二十二根蠟燭。

然後我們又一起回到原先預演過的位置上，一同拿起預先放置在座位上的彩帶響炮，在桌子的後方排成橫列，手中的響炮對準前方遠處的入口大門。

「好～」森琪看著手機上收到的短訊說「要準備推門了～！大家預備——」

我與九位女生都屏息以待，像儀仗軍隊般對向無聲緊閉的大門。

直到兩片門扉被緩緩的由外往內推，展開成門縫，再擴張成足以讓人寬闊通過的空間。

樂璇與靜蜓各自推著輪椅的手柄，將她推進了宴會廳裡。

她坐在輪椅上，訝異地看著我們。

我看了雨薇一眼，雨薇與我交換眼色，我們再與其他女生點頭確定，然後同時拉破手中的響炮——

「Happy Birthday！！！」

我們帶聲高呼，然後一連串清脆響亮的爆破聲群起彼落，五彩十色的碎紙與絲帶往前方噴發，下成了絢爛繽紛的雨，落了一地的華麗。

樂璇與靜蜓看見眼前的歡騰，也難得地相視而笑。

我望看坐在輪椅上的她，在不久之前才重獲生命的她眨了眨眼，像看見了太過美好而不真實的事物。

她安靜地看著我們每一個人，握起了樂璇與靜蜓的手。

她微笑著。如此美滿地微笑著——

我知道的。

生命真的很困難，從來沒有容易過。

不論是你的生命，或是我的生命，或是我們不認識的每一個人的生命。

當我們舉步前進，痛苦總會迎面而來。

但不要緊，就前進吧。

直到生命的盡頭，向前進吧；追趕吧，向前進吧。

舉步向前吧，走進生命的苦痛裡。

舉步向前吧，繼續走進更苦痛的生命裡。

直到生命的盡頭，我們這些沒有諸神庇佑的卑微眾生呀——

我舉起火柴，劃燃了，湊向蛋糕上的燭芯。

點亮了，那一顆微不足道的火。

《～奧林匹斯之火～體育部的女神們》 全文完

跋 | 有點長的後記 (但沒有故事那麼長)

跋 | 有點長的後記

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啊！終於寫完了！

因為太撻重要了，所以要說三次的三次的三次。

《~奧林匹斯之火~體育部的女神們》的全文幾近一百萬字，由2015年的6月中開始寫，直到今年今日，歷年大約是一年十一個月。

我最初希望打算只花大約一年多的時間，在2016年8月的里約熱內盧奧運前完成這個故事。那麼如果是這個故事的讀者，在看奧運的時候，就會想起樂璇與藝莉了 - - 事實證明，我太天真也太浪漫了。

結果，一寫就是兩年。

說實話，就網絡連載故事的情況而言，我覺得「兩年」這個時間長度對讀者及作者也不是好事。

首先，對讀者而言這真的太累了，我自己也是《海賊王》與《火鳳燎原》的讀者，所以也非常明白，而兩年也足夠一個中四學生變成中六學生，由大學三年級到大學畢業，違背了網絡小說講求快捷與觀眾回應的特質，有人可以推POST推足兩年嗎？我想就算有，也絕對不是多數。

至於對作者而言嘛，就是他媽的真的太撻累了！啊！！！！

過去兩年，除了出差、放年假旅行的一兩個禮拜，我是真的幾乎是每天放工以後，回家坐在手提電腦前面，一直寫一直寫一直寫，寫夠約莫3000字就修改，然後更新。有時候自己寫不滿意，改了又改，又會花了兩三天時間。

非FF，有好幾次我的母親走進我的房間，看見我又在打字，真的問過我：「你怎麼一直在打字，到底在寫什麼？」

我當然沒回答「我在寫甜故」，身為不孝子的我還是低頭默默敲鍵盤。

兩年了，歲月不饒人，四捨五入的話，我也步向三十大關了。

雖然我很喜歡這個故事，但有時候也不免會想，如果我用這兩年的光陰，去做其他的事情，是否會更好？至少會賺更多的錢？ - - 年紀到了，很難避免就真的會這樣想。

例如，我是否能夠去考好一直沒學好的日文，多花時間去應徵更好工作？

人生苦短，寫故就算能賺錢，賺得一定也不會太多，你不能怪我的自私。

這段期間我一直在想，是否應該要減輕創作量？或者至少不再寫那麼長篇的故事？

因此，這個故事完結後，我想我或許仍會寫一些故事，但應該就不會再碰這種「大長篇」，也應該不會再寫「校園+後宮」故事。小弟才疏學淺，從《巨乳游泳部》寫到《奧林匹斯之火》，真的想不到這類型還有什麼可以寫，我希望就算繼續寫故，也至少可以改變文類。

好了，回頭說說這個故事。

這故事的靈感是來自巴西里約奧運，但最最初最初的構思沒有敲定太多劇情，只給自己定下了幾項寫作方針：一、這個故事將包括十二位女角，儘量不分主配角。二、整個故事採用日本NHK大河劇式「四段結構」。三、除了最初的篇章以及有甜的劇情外，每個單篇的字數約為3000字。

我承認我有點取巧，因為小弟一再強調這是甜故，但其實這不是「典型的」甜故，雖然有H情節，卻又沒有一般甜故的故事特質。它既非多角愛情故事，也非熱血運動故事，世界觀的設定也平平無奇。我甚至早就沒打算要認真寫奧運，也不打算像一般的愛情喜劇，最後會結婚BBQ懷孕大結局。

如果你問我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我會回答，這是一個關於「前進」的故事。

以及關於前進所帶來的「痛楚」的故事。

在構思這個故事的時候，我總是在想：「如果前進是那麼痛苦？實現夢想甚至可能會傷害其他人，那我們還是要前進嗎？」

我找不到答案，所以請由故事中的12位女角，來為我們帶來解答。

猶記得五年前寫完《巨乳游泳部》的時候，我完全沒有多想什麼，故事就結束了。因為我知道，那是一個童話般的故事，故事的男主角與幾位巨乳女主角，一定可以開開心的生活下去。

可是此時此刻，我卻依然惦記著《～奧林匹斯之火～體育部的女神們》故事中的她們。這並不只是故事完結時的不捨，而是在我的筆下，她們每一個也有自己的困境，每一個也有脆弱無力的一面，也有流淚難過的時候，甚至有恆久的傷痕。她們每一位，都需要其他人的關懷。

我深愛著她們每一位。因此，我希望可以藉此對她們說一些作者的話：

藝莉醬。妳的人氣好像很高哦，老是擔重內外兼顧的角色，甚至牽扯出了戀音的故事線，真是辛苦妳了。來自貴族大家庭的妳，重擔一定比我們想象中來得更重，就跟小果與小戀好好努力吧。妳與小果去北海道的那一篇，是我覺得整個故事當中寫得最接近完美的篇章，記得要感謝我哦。

琪琪，妳是我第一次嘗試的角色，但很抱歉，我真的不太喜歡蘿莉，所以.....妳的H情節有點缺乏。不過，妳對這個故事的思想有非常重要的導引作用，也是體操隊的核心成員，以後偶爾繼續玩玩高低槓吧，千萬不要一直哭哦。

明明，妳的巨乳是我最喜歡的身材，我也一直想增加妳的H情節，但礙於角色分配及劇情問題，所以一直沒有成事。我會再修改看看，希望可以繼續欺負妳呢。還有，妳就好好跟小伶馨相處吧。

薇薇，妳是我非常喜歡的角色，但因為妳總負責在樂璇及體操隊不在場的時候去推動故事，所以妳是所有人當中唯一沒有陰暗面的女生，這使得妳的形象有時候會顯得比較單薄。不過，我覺得妳是我創作過最成功的角色之一呢，尤其是那一口臺灣腔，實在太地道了。

小伶馨，妳又是另一個我非常對不起的角色，妳的存在至關重要，沒有妳就沒有現在這樣的結局。但因為這是「伏線」，所以最初不能寫得太明顯，令妳的形象變得很曖昧，也可能令觀眾有點困惑，這一點實在是情非得已，但我也會想再修改看看。

小戀！妳簡直是我筆下的經典了！我第一次創作歷史感如此深厚的女角，一堆京都弁的講義非常考驗我的日文功力，但我還是把妳寫出來了。妳對這個故事的內涵非常重要，從個人到血統到歷史，第三部份完全是妳一個人撐起來的。以後我每一次去京都，都一定會想起妳。

澄澄，說實話，一開始我本來想將妳寫得比較冷漠跟無情，但不知道為什麼，寫著寫著就變成了現在這麼溫柔的妳。妳在故事中比較特殊，因為妳的感情線比較具體，也比較像是「一般人」，但亦正因為如此，我相信不少觀眾也非常喜歡妳。

瑤瑤～最初在我的構思當中，我的確有設定妳與小果的感情線。但想想看，其實男女之間的感情，不一定要體液交流咄咄咄，同樣可以因為面對同一個難題而互相扶持，每次都靠妳令體操隊絕處逢生，我向妳致上一萬分感謝。

鹿儀姐，哈哈，其實一開始妳連角色也不是呢。我最初只想為藝莉醬製造一個「敵人」，就是她的啦啦隊隊長，打算用完即棄，但在不知不覺之間，妳的戲份變重了，連名字也取了，也湊成了十二位女生之一。不知為何，在故事的中後期，妳是我寫起來最順的角色，大概因為我也是個「傲嬌控」吧。

靜蜓，妳是我創作上的破格，我第一次會這樣安排一個「奸角」，也是第一次把伏線佈得那麼遠，更是第一次寫女同性戀者。妳的存在是這個故事的「必要之惡」，就像因為有死亡，我們才會思考生命的意義，就在一點而言，妳才是這個故事的第一女主角。我不希望有讀者會恨妳，甚至應該去憐憫妳，這亦是我對「恨意」的想法。

小翼，妳是我創作上另一個大破格，因為我想寫沒有人會在後宮故事當中，安排一個從來沒有「真正說過話」，也幾乎從頭到尾只是趟在床上沒有任何舉動的女角。我用盡辦法將妳貫穿在整個故事當中，就像宇宙的重力系統，看起來不存在，卻是整個故事的中樞。對了，Happy Birthday。

小璇。對於妳，我能夠說的已經不多了，雖然我一直想將12位女角寫得平起平坐，但如果她們是女主角，妳就是女主角中的女主角。妳身材不是最好，不是最溫柔，不是最漂亮，不是最聰明，與小果也不是相處得最安份，甚至是悲劇的根源。但這就是妳，我們的女主角，樂璇小姐。

啊，這樣就完結了。

目前我會先默默地修改整個故事，始終兩年過去了，寫著寫著很多細節也不協調。尤其是第一部份「八卦館」的推理故事，那安排的確有點失當，我會重新修改得比較合理，整個故事修改完成後，我會在名字後加上[fin.]。另外，也會為各篇章的古希臘文題目寫一點簡單的注解。

同時間，我也真的要好好休息一陣子，重新專心正職的工作，再先去多賺一點養活自己的家人薪水，然後再處理各種因為寫作這個故事，而暫延處理好的事情，之後再打算要不要再寫新的故事。

但還是那句話，我應該不會再寫同類型的長篇校園後宮故，甜故的話會全數交由葉詩懇同學負責。那我會寫什麼？呵呵，目前是有一些構思，但需要時間去醞釀。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故事，也希望我能成功傳達故事的內涵。

更希望，大家能夠喜歡十二位女角。希望她們能夠活在各位的心裡。

如同永遠活在我的內心深處，帶領我們繼續向前進。

感謝大家的閱讀。希望仍然有機會再見。

柚木熱內盧
20170506

跋 | 《奧林匹斯之火》修訂後記 · 2024

跋 | 《奧林匹斯之火》修訂後記 · 2024

大家好。Long time no see，我是柚木。

先交代技術的事情。是咁的，這是新帳戶，舊帳戶的故事文章幾乎都轉移過來了。原因是，不知何故我「柚木熱內盧」的舊帳戶開通 Gmail 後，便無法再登入到紙言，結果我只能重新開一個新帳戶。

可幸我原有的文稿都是用 Google doc 寫的，所以沒有丟失任何文件內容，只是得花時間 copy & paste 到新帳戶這邊，再重新排版。惋惜的是，以前帳戶有不少讀者給我的親切留言，就全都丟失了。

然後，我必須說聲抱歉，出於個人的狀況，過去一段時間，完全下架了所有文章，沒有寫作，沒有修改任何故事。

從2019年到2022年，不但是「柚木熱內盧」這個身份，不論任何文字工作，我幾乎都無法處理。有時候打開文件檔，只寫了一段或數十字，就又無法寫下去。那段時間我恍惚茫然若失，不知道為何還要花時間寫作，為何還要虛構故事，為何在現實之外，還要說著這些想象出來的感受。

直到約莫2023年，我離開香港為止。

對的，我跟大部份香港人一樣，此刻正處於地球的另一端，香港的背面。

當我終於稍為安頓下來後，我很意外地發現，原來還有一部份讀者在尋找我的作品。即使我已關閉所有個人專頁，我還是透過不同的渠道，接收到讀者們想要閱讀眾多拙作的信息。

我重新打開文件檔，回頭去看自己七年前、九年前寫下的內容，才終於下定決心，重新修訂《奧林匹斯之火》這個長篇故事。

呼。我必須說。這比我最初預期中花上更多的精神心機。我原以為那只會是小修小補，結果卻不是，不少重要情節我幾乎由頭到尾重新改寫，然後牽一髮動全身，到京都篇我幾乎當成一個新的故事來寫。整個修訂過程，幾乎花了我三四個月。

回頭去看，我才發現當年二十多歲的我所寫的故事，是有如此多的沙石。又由於當年是連載，即使沒有所謂的截稿日，但也有種怕會寫不完，所以無論如何都硬著頭皮寫下來的蠻勁，結果很多部份的結構、節奏或是情節比例都非常失當，這次修改過程幾乎是大刀闊斧，特別是將多餘的性愛情節或色情對話都狠心刪掉。為了維持故事的整體性，這必須要向特別喜歡看甜的讀者說聲抱歉。

儘管如此，在完成是次修訂後，我仍然非常有滿足感。身為作者的我，也必須詭異地同意，《奧林匹斯之火》實在是有點魔力，裡面的人物不但讓讀者想讀下去，也讓作者會想寫下去。

《奧林匹斯之火》是來自「舊時代」的作品，這些後宮系、校園戰爭、無腦對話等等設定，今天都似乎不合時宜，連奧運會也似已不是盛事，而是避之則吉的國家財政陷阱了（笑）。晃眼數年，特

別是在2019年之後，很多想法自然都會有變，故事的情緒、內涵或是想法，也必然會改變。

我沒有完全 reboot

整個故事，每個人在不同階段、所經歷的每個時代，都有其不同風格，我甚至刻意保留了各種過時的「潮語 / 抽水 / 爛gag」，也算是一種見證。但如有讀過舊版本的讀者，我懇請各位嘗試忘記舊故事，把2024年的《奧林匹斯之火》當成全新的故事來讀，特別是從八卦館起的情節。

變化之外，有更多的是不變，如我對於角色的情感。我最喜歡的仍然是鹿儀、最難寫的仍然是絲明、最易寫的仍然是泚澄，寫得最成功的應該還是藝莉，而我最享受去寫的仍然是戀音。特別是對於戀音及絲明這兩個角色，目前新版本中的改篇，我倒非常滿意而且有成就感。

我當然不認為目前的版本是完美的，我沒有責任編輯，百多萬字的文稿都靠自己修改，必然仍有不少紕漏，而可能10年後，15年後，我再回來看，又會有另一種想法。不過，我想相比舊版本，現在的《奧林匹斯之火》，至少能更呈現我想表達的內容，也更精美更悅目。如果讀者發現當中仍然有不足，還望海涵。

很多很多年前，我說過《巨乳游泳部》就像童話故事，現在我才發現《奧林匹斯之火》也是另一個童話。在我們真實的人生當中，我們根本無法如此直視自己的愛慾、恐懼、軟弱、傲慢與執著，而我們的缺陷更並不單純，邪惡亦絕對不偉大。

還是那句老話，我不認為我的作品有什麼了不起、或有什麼大道理，甚至之前的兩三年，我曾經有衝動想把所有作品都刪掉。然而，如果問我透過這些故事想傳達什麼？那麼我會說，我希望讀者們能夠透過這些故事，找到存在於世的勇氣、希望與快樂，不論現實是多麼殘酷。

特此感謝在過去這麼多年來，仍然想辦法聯絡我，想尋找拙作的讀者們，如果沒有你們的信息，我真的不會重新動筆，也就不會有重新思考，重新磨練的機會。

可能有人會問，「柚木」還會寫下去？有新故事嗎？

我想是這樣的，「柚木」這個身份，我可能會暫時停用了，如果有新故事想寫，我更傾向用另一個身份去創作。我想，我們都需要 move on，尋找人生各個方面的新階段。

最後，祝願大家不論身處任何地方任何國度，也仍能是好人，仍能一生平安。

感謝大家的閱讀、支持及體諒。後會有期。

柚木
20240321